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伍册目錄

史記訂補八卷 〔清〕李笠撰 一
望雲寄廬讀史記臆說五卷 〔清〕楊琪光撰 一〇一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五卷附補遺一卷 〔清〕諸以敦撰 一三一
三國郡縣表八卷 〔清〕吳增僅撰 一八三
三國志辨微二卷續三卷附雜詠一卷 〔清〕尚鎔撰 三〇七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二十卷 〔清〕湯斌撰 三四九

〔清〕李笠撰

史記訂補八卷

民國十三年瑞安李氏刻本

史記訂補八卷

孫詒讓題耑

民國十三
年冬月瑞
安李氏積
經堂開雕

史記訂補序

太史公生炎漢之初其時挾書之律乍除古文傳記日以益出於是網羅舊聞撰次史記精心卓識前古無儔學者傳習既二千年尚未能盡通其讀如黥布傳云及壯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坐法黥三字句也讀者往往以黥布連讀於是坐法句義不了且與他傳傳首兼舉姓名下文但稱名者不合矣黥布車千秋黥車本非姓以習稱故與姓同耳張釋之傳云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虎圈至對甚悉十七字句也欲以至無窮者十二字句也此觀字義與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之觀同意謂嗇夫對上問甚悉者欲以誇示其口辨也讀者往往析二句爲四句於第一句之中代尉對句絕又於第二句之中觀其能句絕則文氣乖戾不屬矣倉公傳曰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故移名數句也左右猶今言始終橫豎當屬下讀左右不修家生猶言始終不治家產也上文云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游行諸侯不以家爲家左右游行諸侯不以家爲家卽此文所謂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也彼文左右正屬下讀是其明證張守節正義乃云以名籍屬左右是以左右屬上讀而二字爲贅文矣文士如吳汝綸輩誦史記終身顧不能正舊讀之誤吁可詫也往者杭縣馬君夷初語余瑞安有積學士李君雁晴盡讀其鄉先輩孫仲容氏玉海樓藏書專治太史公百三十篇卓有心得余心識之頃者李君刊其所著史記訂補成郵以示余以余頗喜治史籍嗜好比近屬爲弁言余讀其書引證賅博思理縝密馬君所言信不誣也往讀班書觀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數語田儋傳作懷王語項籍傳則作項梁語又濟北王安之見殺田儋傳以爲田榮殺之項籍傳則以爲彭越殺之彼此互異宋祁劉奉世何焯輩紛然議之余則謂懷王爲當時共主彭越時屬田榮作項梁與彭越者紀其實也作懷王與田榮者據其名也又高后紀記立孝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檢諸表則強不疑列於異姓諸侯王弘朝武列於外戚恩澤侯亦若自相牴牾不悟高紀書孝惠子者據當時詔令之文而諸表列於異姓諸侯王及恩澤侯者以諸人本非孝惠子所以紀其實也周壽昌不曉乃妄謂強不疑早死故不列諸侯王表矣昔史公稱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馬班良史猶有其遺意自非通識鮮不怪之今觀君書卷首所爲敘例十二事於後人所詆譏排擊史公者一一理董而求其所以然之故葢庶幾乎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余既服君之通識而又竊幸余治史之法之有同志也遂承君命書此以序君書若余於君說頗欲有所獻疑者他日當詳求教於君今姑不及也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長沙楊樹達識於北京六鋪炕寓廬之積微居

史記訂補敘例

史記一書上踵六經下蒙羣史六經自西漢而還承學之士奉為圭臬箋疏論述代有達人是以大義微言更數千年而不墜班氏因史公義例斷代為書而當時宏哲便為之作注迄於唐代無慮數十家顏監之注至集荀悅服虔等三十餘家之說發明義蘊披覽煥然范氏陳氏各承舊制撰為國史而年代寖近文辭益闡著易知魏晉而下無論矣注史記者今僅有裴參軍張長史小司馬三人而已小司馬所稱引前人音義亦僅有延篤徐廣鄒誕生劉伯莊四人而已(此外尚有音隱五卷不著撰人)諸家又皆非經學大師探討雖殷而於博物訓詁之識微闕如是以舛譌比見雖柳宗元龍城錄稱漢末大儒張昶撰龍山史記注唐書藝文志載許子儒王元感徐堅李鎮陳伯宣俱注史記玉海謂史

記之學有韓琬竇羣裴安時金史載蕭貢注史記一百卷今皆亡佚無從窺其得失要不足與荀服輩肩比也班書承襲史記班書多留古字而史記率改從今文注家之淺深亦可概見矣況史記自當代已無完書經褚少孫劉歆馮商等之補葺楊終之刪改乖戾蹐駁益難究詰而世之讀史者務覽其盛衰治亂之要其於字句音訓之閒率以為煩瑣而忽之遂令別風淮雨大義愈乖故後之治太史公書者不急夫詮注而急夫考訂也北齊顏之推書證以雞口為雞尸妬媚為妬媢隗林為隗狀此訂史之權輿也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洪邁(容齋隨筆)王觀國(學林)孫奕(示兒編)明程一枝(史詮)顧炎武(日知錄)諸儒踵而為之亦各有所諟正惟業之不專故遺漏猶多清初方苞之史記補正甄采綦詳而學識未宏也乾嘉以後大儒輩出訓詁聲韻之學遠邁前代其致力

於史記者若錢大昕之考異暨拾遺梁玉繩之志疑王念孫之雜志錢塘之三書釋疑王元啟之三書與月表正譌錢泰吉之校勘記張文虎之札記暨舒藝室隨筆研精覃思啓發奧尤為專門之學他如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趙翼之二十二史劄記暨陔餘叢考洪頤煊之讀書叢錄洪亮吉之四史發伏朱亦棟之羣書札記等皆足羽翼羣賢有功乙部笠少好史公書耽玩裴張馬注釋偶有結轖輒依誼證所及而論定之旋裒以諸家之說有合有離鑽研既久途徑粗通不揣檮昧輒事匡補凡再閱寒燠成史記訂補八卷橐本寫定爰綜全書撰例十二以資隅反非敢謂能紹錢王諸先生之緒也聊藉講習之勤錄待鴻才之商榷耳民國十四年孟陬瑞安李笠敘

一　繇經例

史公為文專取氣勢不事琢鏤閒有冗煩並形古茂不足病也如皆各(見五帝紀及大宛傳)愈益(秦本紀)尚猶(同上又貨殖傳)唯獨(惠景閒侯者年表)始初仍再(並曆書)咸各(自序)之類皆駢累出之似複而非複也齊世家云尚其後苗裔也既云其後則苗裔二字可省然陳杞世家亦云夏后禹之後苗裔則此非誤衍可知諸如此類當以虛實輕重之閒求之未易輕改然如殷紀云格汝眾庶來格卽為來而上下隔絕用之文不成義此類乃塙為誤耳審之義例證以經典然後孰為史公駢字孰為後人竄亂灼然可見矣

二　牴牾例

班固譏史公采經摭傳多有疏略牴牾今原其故蓋有二焉司馬貞刺客傳索隱曰太史公聞疑傳疑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此據單行本合刊本文少異殷本紀太甲下正義亦云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此其故一也

六國表敍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獨有秦紀又不載日月是六國存時各有史記秦政始焚毀之然天官書云余觀史記考行事自敍傳(各本無傳字)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則史公猶及見其闕文是以紀錄互異此其故二也秦本紀云韓王與韓非謀弱秦而韓非傳曰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此非秦韓史記互異之明徵乎徐孚遠以韓非弱秦即李斯譖非之辭載於秦史記說至當也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懼猶不足而可以畔乎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此類蓋亦在傳疑之例而王若虛滹南集辨惑以爲乖異矛盾豈曰知言

三　互見例

史臣敍事有闕於本傳而詳於他傳者是曰互見史公則以屬辭比事而互見焉以避諱與嫉惡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隱蔽其事而互見焉游俠傳不詳朱家之事而述於季布傳高祖紀不言過魯祀孔子而著於孔子世家此皆引物連類而舉遺漏者也封禪書盛推神鬼之異而大宛傳云張騫通大夏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又云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高祖紀謂高祖豁達大度而佞幸傳云漢興高祖至暴抗也此皆恐犯忌諱以雜見錯出而明正論也

四　叚託例

史貴翔實然亦有意主形誇詞務奇譎者不可以循名而責實也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呂覽淮南並以其事屬之夏禹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呂覽以爲養由基韓詩外傳新序又以爲楚熊渠子蓋一以形容禮賢之殷一以誇張術藝之精初非信有其事也若必覈其事蹟考其時代不以僨乎即如滑稽列傳淳于髡言大鳥不飛不鳴與伍舉語同苟不明叚託之誼何所適從

五　草剏例

史公攟摭傳記亦有草創而未及理董者裴氏集解於趙世家引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於魏世家引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云者當時人所稱猶史公謂武帝曰今上也而燕世家稱王喜亦曰今王何殊蓺語乎錢氏竹汀謂其雜采戰國書未及刊正得其恉已

六　雜錯例

左傳敍事往往一人而名字謚號迭出說者謂當時文法如此史公好奇亦有此等書法呂后紀云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加蒼犬據高后掖季布傳云高祖急漢王引去皆以修詞之故使呂后與高后高祖與漢王歧若二人王氏若虛梁氏玉繩輒加非難蓋未達體要也

七　異文例

三家之注其初各自成書或據別本或因避諱(如索隱本諱民爲人諱世爲系或爲代之類)是以互有不同盧文弨鍾山札記曰左公穀三傳經文多有互異後人別白註明今史記三家之註亦多異同如五帝本紀暘谷正義作陽谷南譌索隱作南爲殷本紀羑里正義作牖里周本紀居易無固索隱作居易今若不依三家之例必有改易遷就之失

盧氏之說允稱治當所惜二家單行註本今獨有汲古本索隱而已其集解本則盡失單行舊式且正文往往與注相剌繆未足依據也〔甘茂傳贊重彊齊楚集解引徐廣曰此當云見重彊齊正義云甘茂爲彊齊楚所重是裴本無楚字張本有楚字也今集解本亦有楚字則與注語不符矣〕故自索隱外欲明三家異文必於合刋本求之如鄭世家段出走鄢正義鄢作鄔商君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正義闟作鈒與盧氏所說諸條皆注有明文可探而得也其無有罅隙可尋者莫得而詳矣

八　異義例

項羽本紀馬童面之集解張晏曰以故人難視斫之故背之相如傳回首面內〔文封禪〕集解引韋昭曰面向也廣雅釋詁二偭偝也釋詁四面鄉也羽紀面字蓋與偭同夏侯嬰傳徐行面雍樹乃馳當從偝義〔漢書注同集解引應服說訓向非是〕田完世家淳于髡趨出至門

而面其僕當從鄉義方氏苞以羽紀面字亦作向義洪氏頤煊引田氏世家以訂羽紀俱未當也

九　正名例

禮記射義公罔之裘鄭注曰之發聲也左氏昭二十年傳鱄設諸杜注曰鱄諸勇士此一字之名上加語詞者也夏本紀稱帝降曰帝不降亦是此例〔論證詳訂補夏本紀〕晉侯重耳之名見於春秋經而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說見日知錄二十二卷〕春秋經莒展輿出奔吳而左氏昭元年傳云莒展之不立此二字之名省去一字者也管蔡世家贊稱叔振鐸曰叔鐸亦是此例

更有姓名之後附綴尾聲若秦本紀稱惡來曰惡來革宋世家稱公子鮑曰鮑革燕世家稱益曰益已五宗世家稱臨江王閼

曰閼于之類是也而諸家考證聚訟紛紜亦可謂不善推類矣今以來鮑閼益諸字延聲呼之自有革于巳之韻其或不符則時有古今地殊朔南耳人之言語自有緩急此爲聲餘亦可釋然矣梁氏曜北既知杞伯鬱稱鬱來爲聲之餘而疑鮑革閼于爲字之義何其蔽也〔論證又詳訂補燕陳杞宋五宗世家〕

十　辨諱例

君父之諱前人所重然臨文不諱古有明訓〔六朝時避諱最嚴然知識階級多知其無謂故雖以顏之推之拘謹而家訓風操篇亦頗譏切時人〕史遷達人儻不拘也遷父名談史記偶以趙談爲趙同孔平仲雜說遂謂史記無談字後學盲從奉爲定論不知晉世家兩書惠伯談李斯傳兩書韓談司馬相如傳滑稽傳並有談字自序傳且明云談爲太史公惠帝名盈漢人或以滿字代之史記年表晉田完世家大夫欒盈並作

欒逞而齊太公世家復書欒盈晉世家萬盈數也春申君傳盈滿海內矣范睢蔡澤傳進退盈縮亦並不諱盈字蓋談同聲同逞盈韻同史公偶取同音字代之如韓子難言篇董安于十過七術篇作閼于亦猶近人譯科倫布名或作可倫布初非有所畏忌也〔說又詳訂補齊太公世家〕梁氏志疑綜覈史文亦知談字不避而疑欒盈爲不應書猶未達也

十一　別裁例

史記組綴羣經而非經也貫穿百氏而非子也故凡六經之注諸子之文有不適於史記者不可不察也齊太公世家云齊君無知遊於雍林蓋史記以雍林爲邑名與左傳雍廩殺無知不同也〔秦本紀云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雍廩當作雍林人與齊世家一致後人依左傳改爲廩耳說詳讀書雜志三〕而集解引賈逵曰渠邱大夫則與史文牴牾矣此左傳注之不適

於史記者伯夷傳肝人之肉劉氏伯莊謂取人肉爲生肝正與文義相合而小司馬非之引莊子噲人肝而餔之以爲詮說則迂遠而難通矣（論證詳訂補伯夷列傳）此莊子爻之不適於史記者由是觀之史記信乎成一家言矣讀者勿爲注家所惑可也

十二　旁證例

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暨唐宋以前注疏家所引史記文與今本互有異同梁氏王氏諸儒據以校訂恆獲眞詮然亦當審而定之不宜苟存好異之見也而御覽引史多混班書（證見訂補項羽本紀）李善選注恆以肊改尤宜洞而明之庶不迷誤即如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集解引家語云衞人樊須字子遲集解引鄭玄曰齊人而邢昺論語正義引史記並以衞人齊人錯入正文此類亦宜留意

江藩漢學師承記三云錢坫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至臥榻問疾索求未刊箸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坫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今案獻之遺書已次第刊佈而史記注未見傳本豈錢氏絕學竟成廣陵散乎吁惜已

近人歸安崔適著史記探源勇於疑古而疏於考證亦有無證而憑肊删削者又其校改史文（俱其書非專爲校正史記而作但關於校訂者亦不少）多襲前人成說不加檢覈冒爲已有自用之病蓋無諱矣惟全書義例森嚴不無可取玆爲擇要討論其當與否願與學者共定之笠又識

史記訂補目次

卷一
五帝本紀第一
夏本紀第二
殷本紀第三
周本紀第四
卷二
秦本紀第五
秦始皇本紀第六
項羽本紀第七
高祖本紀第八
呂后本紀第九
孝文本紀第十
孝武本紀第十二
卷三
六國年表第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禮書第一
樂書第二
律書第三
麻書第四
天官書第五
封禪書第六

河渠書第七
平準書第八
卷四
吳太伯世家第一
齊太公世家第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
燕召公世家第四
管蔡世家第五
陳杞世家第六
衛康叔世家第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晉世家第九
楚世家第十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卷五
趙世家第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卷六
伯夷列傳第一
管晏列傳第二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
張儀列傳第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卷七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卷八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篇目次第悉仍舊貫所以便檢查也無說者十篇孝景本紀第十一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皆不箸錄

史記訂補卷一

五帝本紀

幼而徇齊　集解徇疾齊速也

並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叡慧皆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叚借徇爲濬濬深也義亦並通爾疋齊速俱訓爲疾今裴氏注云徇亦訓疾未見所出或當讀徇爲迅

案今本家語五帝德作齊叡大戴禮作彗齊孔廣森云高安本作慧齊叡疑譌到彗蓋慧之通借字說文嚖或作嘒以偏旁例推彗亦同慧矣裴氏以徇訓疾王冰注素問上古天眞論亦主其說非杜撰明矣疾有捷速之義見禮月令征鳥厲疾疏智者必捷速疾之與智義亦相足也漢書景帝紀注以敏爲材智疾速敏與疾義同疾之爲智亦猶敏之爲智也國策趙策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生也趙世家作徇智足證徇叡義同字通矣叡與睿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集注睿古文作睿說文谷部濬古文睿則濬叡亦古通用字叡既與徇字通故濬亦通作徇也

炎帝欲侵陵諸侯

案上文軒轅之時神農世衰索隱云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卽班固所謂參盧皇甫謐所云帝榆罔也又案下文云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左氏僖二十五年傳疏云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野孔穎達特加之後二字者蓋恐後人誤認耳又封禪書索隱引鄧展亦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近人章炳麟檢論尊史篇云古者王伯顯人之號或仍世循用不乃摭取先民與今歐羅

巴人無异是故商帝稱湯其後亳王亦曰湯也秦本紀集解及索隱嬴
氏祖曰秦仲則二世亦號秦中郊祀志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中仲同
笠謂吳太伯世家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
虞仲索隱云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所以祖
與孫同號亦是此例而梁氏習世家志疑以仲雍爲吳仲周
章之弟爲虞仲云無論仲雍君吳不當稱虞而一祖一孫詎
堪同號豈通論哉

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　集解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
名師與官

案張說非也左氏昭十七年傳家語辨物篇並云昔黃帝以
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王肅云師長也雲紀其官長而爲
官名也今案王說是竹書紀年亦云以雲紀官不聞復以雲

名師也師即爲官不云雲官者避字複也蕭書雖僞然語與
左傳台符必有所本史公特微异其辭義正同也且必如王
說與史文乃洽張氏誤涉上文以師兵爲營衞句以師爲兵
固矣

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索隱難猶說也
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詞則曰難又上文有死生之說故
此云存亡之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也　正義難音乃
憚反存亡猶生死也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造屋宇
制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

案順字冡下三句爾雅釋詁順陳也謂陳說天地之紀幽明
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也大戴禮家語五帝德篇占並作
故占疑是故之爛文又家語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
達死生存亡之說曰知曰達亦即陳順之意以死生存亡和
作一句者避說字複也小司馬云難猶說是矣然韓子說難
謂游說之不易辨難之義與彼無涉引以爲證則未是張氏
以難爲患難亦誤

依鬼神以剬義　正義剬古制字　梁玉繩史記志疑云古制
字作制若剬音端與剸同則剬乃制之譌矣　王念孫讀書襍
志云制與剬聲不相近無緣通用制字篆文制字作[illegible]隸作制
形與剬相似因譌爲剬

案文心雕龍原道篇云剬詩緝頌宗經篇云據事剬範並以
剬爲制紀昀說同疑六朝人俗書以剬作制亦猶今人以耑同端爲
專之比張氏所見本或爲六朝人所亂因疑爲古字耳

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　集解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徧字一

作尹　正義溉音既言帝嚳治民若水之溉灌平等而執中正
徧於天下也

案溉當爲既之借字張氏曲爲之說非也大戴禮五帝德徧
作獲孫詒讓斠補曰獲天下史記作徧天下義並難通以二
文參互證之此獲當爲護之叚字護猶云辨護也墨子號令
篇云養吏一人辨護諸門周禮山虞若祭山川則爲主鄭注
云爲主主辨護之也賈疏引尚書中候云堯受河圖稷辨護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辨護皆理
董監治之義笠案孫說是也家語云育護天下育護亦即辨
護之意但徧與護形聲並不相近無緣致誤徧蓋即辨之叚
音公羊傳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者惟泰山耳論衡明雩篇作
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足徵辨徧古字通也大戴禮當

依家語作護史記自作辨與彼字異義同亦猶尙書方命圮
族史記作負命毀族也集解引一本作尹說文尹治也爾雅
釋言尹正也亦並與理董監治義合左氏定四年傳以尹天
下猶辨護天下也
鳥獸字微　集解孔安國曰乳化曰字尙書微作尾字說文云
尾交接也
按凡尙書古字史公恆以訓詁字代之以明其義如克作能
協作合厥作其格作至殷作中孔作甚之類前人論之詳矣
若尾訓交接則史公用微字使其義轉晦矣今考說文尾微
也釋名釋形體訓同則以尾訓微非以微訓尾可知僞孔尙
書傳云交接曰尾其失甚遠裴氏所引說文郎涉彼文致誤
也顧成章西崖經說云鳥獸孳尾史記作鳥獸字微呂覽尾

生高注即論語微生高尾微蓋古通用字鳥獸孳尾言中春
之時胎卵孳生尙細微也若注疏之言將謂天下之物先乳
化而後交接矣天下安有是理乎此說頗塙當據以正注家
之謬
鯀負命毀族　正義負音佩依字通負違也族類也　張文虎
札記云佩負義不通疑作倍倍與背同義
案釋名釋衣服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荀子大畧注
佩或爲倍是古以佩通作倍也倍訓二與違貳義通故古人
又以倍爲背也負倍佩背聲義並相近尙書撰異四負聲咅聲古音同在第一之
咍部故正義以負通佩也漢高本紀項羽負約信陵君傳以負
於魏索隱並云負音佩晉世家負父之命出奔正義亦云負
音佩又刺客傳欲倍其約索隱倍音佩足證音佩之佩非有

誤也札記說未塙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
案上當作之以歷山之人句例之可知也新序雜事第一云
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
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雷澤之人即雷澤之漁者也
之篆文作㞢楷書或作㞢因剝落而爲上字耳趙世家鴻上
塞今本誤作鴟之塞說詳王氏穕志足見之上二字易誤也
謂之八愷　索隱左傳史克對季文子曰
案此史克代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詞見左氏文十八年傳
歌長言聲依永
案永與長異集解引鄭玄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蓋永訓長
言言永則含長言長不能含永永爲詠之始玉篇詠長言也

本此長言即長歌云言者避歌字複也尙書舜典長亦作永
漢書禮樂志長永俱作咏蓋上永咏虛用下永咏實用也咏
詠同字
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　集解徐廣曰一云齊說
殄行振驚衆駰案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
臣使之疑惑　正義僞音危睡反言畏惡利口讒說之人兼殄
絕姦僞人黨恐其驚動我衆使龍遏絕之出入其命維信實也
志疑云攷異曰僞讀如平秩南僞之僞南僞見漢書王莽傳
僞即爲字行爲聲相近段氏玉裁尙書撰異曰齊者讒之駁文
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僞玩張氏正義本只作爲張音危睡反
耳爲與行義同殄爲振驚朕衆六字連讀言盡爲振驚朕衆之
事也

案譏齊一聲之轉凡聲同者字通（說詳郝懿行爾疋義疏）一非駁文也僞當作爲凡字作本音讀者苟非難知之字注家皆不附音切正義有危睡反三字則張所本史記必原作爲可知不然音切爲贅矣又集解引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則裴氏所見本僞亦作爲也段氏說是爲字當斷句謂畏忌譏說殄滅作爲以使衆驚也段氏以六字連讀未塙

民各伏得其實　札記伏御覽八十一引作服

案伏通作服項羽本紀一府中皆慴伏下文作諸將皆慴服又䟽乃皆伏漢書項籍傳伏作服

夏本紀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　集解徐廣曰一作士　索隱按大戴禮見字疑是出字之誤作士又一解云上聲與身爲律度則權衡亦出於其身故云稱以出也

案稱以出卽謂身聲相稱以出也聲謂言身謂行卽言顧行行顧言之意上云其德不違其言可信故以律度爲譬謂能相稱以出也若小司馬云權衡亦出於其身則舉身遺聲矣說殊疏今本家語五帝德無稱以出三字可知稱卽指身聲而言故始署而無害於義大戴禮出字誤作上士上士（士出二字易誤說詳）禮記孔廣森云稱爲上德之士曲而無當又方苞史記注補正云稱稱量也惟其聲之稱以出故高下疾徐應律也惟其身之稱以出故動作威儀可度與上文欠闕合說亦未允

鳥夷皮服　集解鄭玄曰鳥夷東北之民搏食鳥獸者

案尚書禹貢孔傳云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釋文鳥當老反正義曰孔讀鳥爲島（古鳥島字通集韻三十二晧島古作鳥）是鄭孔說雖互異經文則同也今本尚書徑作島者蓋衞包依孔傳改史記鳥夷皮服亦古字之僅存者下文島夷卉服則經後人竄亂矣而裴氏集解此既依鄭注下文又取孔傳海島之說是無所取裁也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亦因其說疏矣

雲土夢　索隱案雲土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楚子濟江入於雲中（原作昭王寑於雲中今依金陵局刊本正）又楚子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南郡華容今案地理志云江夏有雲杜縣是

案諸本史記皆作雲夢土（札記引柯淩本耿秉本作雲土夢者蓋皆从索隱本改）小司馬作雲土夢者沈括筆談云唐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从古本小司馬唐人因據以改史記耳閻若璩江聲胡渭諸儒皆以夢在土下爲誤惟吳家尹白華前稿疑志引桂馥札樸並謂雲土卽雲杜爲漢江夏雲杜縣並謂古本蓋只作雲土夢字衍也太宗以誤本尚書頒行天下注家遂以雲土與夢分爲二澤不知爾雅釋地以大野大陸楊陓孟諸雲夢具區海隅昭余祁圃田焦護爲十藪若以雲夢爲二則十一藪矣左傳或言雲或言夢者皆省稱耳郝氏懿行謂夢卽爲雲雲卽爲夢是也雲夢旣可省稱故云雲土者卽雲夢土也文選七發游涉乎雲林李善注雲林雲夢之林雲土者亦雲林之比耳漢書地理志从古文作雲土（今本作雲夢土者小顏依史記改）故韋昭注云雲土今爲縣釋雲土不釋夢韋所見本土下無夢字明矣史記集解不箸別本故知自小司馬前皆作雲夢土與漢書不同也段氏撰異謂史漢俱作雲土夢亦謬

浮於江沱涔於漢
案漢書地理志漢上無於字尚書禹貢同釋文曰本或作涔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段氏撰異云古文無逸篇無淫於觀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領四于字此以浮領二于字句法正同今案如段氏云云則於字宜在涔上蓋浮字領句二于字亦宜各領二水方爲匀稱不應江沱涔三水連而以漢爲獨也當以漢志爲正程氏史詮亦云于字羨文也
終南敦物至于鳥鼠　索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華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
案漢書地理志長安華陰有太華山扶風武功有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索隱以華山爲敦物誤也豈華本作𠌶垂本作坐二字形近致譌耶然下文至于太華索隱亦云太華卽敦物

山則小司馬之誤昭然矣
至于負尾　索隱負音陪也　殿本史記考證字書負从力从貝與陪同與負別
案負通倍說見上已故漢書地理志作倍尾倍陪二字同从咅聲又倍訓重左氏僖十二年傳陪臣服虔注云陪重也是倍又通陪故小司馬徑讀負爲陪也負爲負之俗字宋本書恆如是作如姚本國策之類集韻十五灰倍注或作負方成珪攷正云負上譌力据類篇正字書强爲區別蓋齊東語也
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案乃汝義同尙書臯陶謨云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無女字史公乃汝騈用蓋亦在緐緟之例說在敍文一說史公以女代乃以乃代時乃字用爲語辭不訓女亦通

予帝予立
案表作帝杼索隱云一作宁疑予卽杼字之省宁則杼之段音耳
予帝不降立　索隱系本作帝降
案不蓋語詞郭璞爾疋釋地注不發聲云降云不降特聲之緩急耳孟子公孫丑篇孟施舍趙岐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則古人名原有此例周本紀悼王閎索隱引世本名毋各本與漢表譌作母涼閎涼古字通楚世家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大戴記帝繫姓作無康毋無與不並趙氏所謂發音也又如齊太公世家哀公不辰越王世家王不壽亦當俱在此例不然古人豈以不祥命名哉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
案方讀如論語憲問子貢方人之方謂孔甲好比方鬼神而事淫亂也沈約竹書紀年帝孔甲七年旁注云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事亦謂比方行淫亂與事淫亂義同又三代世表云好鬼神淫亂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云淫德好神則渾言之耳
遂放而死　正義國語云滿於巢湖
案國語無此語

殷本紀

殷契　正義括地志云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卽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云盤庚字也北冢曰殷墟
案竹書紀年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作冢者誤也局本已改正水經洹水注北冢又誤作此遂說詳徐文靖竹書箋又明陳

仁錫本史記正義文無竹書以下云云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

案下讀如羊牛下來之下封禪書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與此下字同四方下當有一至字或來字與下字偶不然自字爲不詞矣賈子新書諭城云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羅吾網劉向新序雜事篇五云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俱足證四方下必有脫字也

格汝衆庶來

案尚書湯誓作格爾衆庶無來字正義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是知格卽爲來爾雅釋言格來也不應用格復用來也疑史文原只作汝衆庶來以來代格猶尚書不格姦五帝紀作不至姦也

而以來字置在下者來汝衆庶於義一也後人涉尚書文復於句首妄增格字耳

帝中壬　正義仲任二音

案殷王皆以天干爲名太丁外丙太甲等皆如字何獨讀此爲任乎張說疑誤下文帝外壬各家亦不注音切

得說於傅險中　索隱舊本作險亦作巖也

案險巖古字通左氏隱元年傳制巖邑也巖邑卽險邑故正義引鄭語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也彼以巖爲險猶此以險爲巖耳游俠傳亦云傅說匿於傅險

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　集解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案呂覽求人篇云傅說殷之胥靡也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王逸注云傅說袌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於傅巖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傅說胥靡迺相武丁集注張晏曰傅說被刑築於傅巖王符潛夫論論榮篇云傅說胥靡而井伯虞虜也並以傅說爲胥靡與孔說异墨子尚賢中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尚賢下云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圜土爲罪人之居亦似言說犯罪而爰庸也僞孔傳以其賢遂言其代築供食撰而無徵矣史記蓋亦謂說爲胥靡與經典合爲讀如字不音于僞反也集解引孔說誤

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豐于棄道　集解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諸本皆作無非天時所常祀也

今依局刊本與書傳正然阮元校勘記謂書傳亦有誤俞樾羣經平議謂常上奪典字說頗塙祭祀有常不當持豐於近也　索隱祭祀有常無爲豐殺之禮於是以棄常道

案尚書高宗肜日嗣作司常作典豐于棄道作豐于昵故僞孔傳以司訓主以典訓常从平議說以昵訓近裴氏引孔傳不先注明異文以致與史文扞格不相入其蔽甚矣小司馬知舍書傳而解亦委曲不通今案孔傳斷句亦有錯誤俞樾羣經平議以罔非天爲句言王嗣位敬行民事罔非天所命也與余意暗合然以胤典祀爲繼絕祀讀典爲殄絕之殄與史用常字戾說實未允繼常祀者言繼續經常之祀所謂典厥義也毋豐於棄道者言毋豐厚於非道之祀所以防淫慝也與尚書豐于昵說徵不同段氏撰異謂史記爲今文尚書是也

靡靡之樂

案文選洞簫賦被淋灑其靡靡兮李善注靡靡聲之細好也
葢廣沙丘苑臺　正義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案自盤庚至紂不得有七百餘年疑有誤字今竹書紀年亦無此文
九侯女不憙淫　集解徐廣曰一云無不憙淫
案一作無不者無益語辭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毛傳無念念也抑無競維人毛傳無競競也左氏傳無寧字凡數見杜注皆云無寧寧也以此例推則不憙淫與無不憙淫聲之緩急耳其義同也
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志疑周紀作太師疵少師彊殷之樂官也此似缺疵彊二字不然則與上文稱箕子比

干為太師少師相混矣祭字衍周紀無祭字　崔適史記探原云持祭器者微子也見宋世家太師少師但持樂器奔周見周本紀此祭字因宋世家而衍也
案梁氏以太師少師為疵彊是也段氏撰異亦曾詳言之然謂其缺疵彊二字與箕子比干混則非也史記凡言太師少師者皆不指箕子比干與尚書父師少師不同也上文微子與謀之太師少師亦即樂官之疵彊也說詳宋微子世家梁氏誤涉尚書故有此惑又祭字亦非衍文周紀挩祭字耳說詳周紀崔說亦誤

周本紀

國於豳　正義括地志云豳州新平縣即漢漆沮縣
案地理志扶風有漆縣不當有沮字

季歷娶太任　正義國語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太任王季之妃文王母也
案陳仁錫本史記國語下有云字今考摯疇二國以下係國語注國語下當有注字
白魚躍入王舟中
案索隱本無王字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
案八百下疑衍諸侯二字論語微子疏引本紀諸侯二字亦不重
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
案馬驌繹史武王克殷引太公金匱云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與殷本紀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正合疵彊雖樂官

然廟堂之上禮動樂應春官太師小師（大小與太少古字通）掌大祭祀登歌是樂師之設所以明祀典樂師亡則祭祀廢矣疵彊懼禮器散失典制遂亡故抱樂器而并及祭器與微子之抱祭器用心各不同也後人疑抱祭器者為微子故於樂上刪祭字校者翻以周紀為是殷紀為衍祭字矣藝文類聚十二引史記樂器作祭器益足証史記樂上當有祭字類聚挩樂字耳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　集解薛綜曰旒旗名
案文選注云旃旗名此旒字誤
毛叔鄭奉明水　索隱明明水也舊本皆無水字今本有水字若惟云奉明其義未見不知明是何物也
案下文布茲贊采奉牲皆一字舊本是也洪頤煊讀書叢錄

云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於清汁獻涗於醆酒猶明清於醆酒於舊澤之酒也明酌曰明是明水亦可單言明不必增水字

衞康叔封布茲　集解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　索隱茲一作苙公明草也

案爾雅釋器蓐謂之茲徐說是也

召公奭贊采　正義采幣也

案爾雅釋詁采事也尚書皐陶謨載采采夏本紀作始事事此贊采者亦謂贊事也張說非（禮記注疏二十九樂記疏引作召公奭賁兵）

師尚父牽牲

案樂記疏引牽作率

膺更大命革殷　札記游王柯㝅本膺更下注監本作受四字葢校者所加今刪案此文亦本克殷解文選王元長曲水詩注引周書云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與史同今本逸周書失此十字而其注猶存更古作叜每與受相混

案夏本紀受家韋之後左氏昭廿九年傳受作更叜受古字通用惠棟左傳補注盧文弨龍城札記言之已詳張氏以叜與受混非也此文膺叜大命革殷下云受天明命用叜字所以避受字複也即周書具有明文亦不必强此就彼況廑見於李善選注烏足深信乎志疑於夏本紀受家韋之後下引周紀膺更大命一本作受一當作監葢梁氏所見者即札記所謂㝅本也（梁氏自言據㝅稚隆評林所謂柟本也）張氏以爲校者所加而刪去之是也

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

案樂記云封黄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禮正義引史記亦同此云封黄帝後於祝帝堯後於薊未知孰是

周公乃祓齋　正義齋音扎皆反

案齋當作齊（齋齊字通詩采蘋思齊注民釋文並云齊本作齋）生齊有前西扎皆二反故正義云扎皆反若本作齋無勞注音矣上文齊栗信哉禮書大昏之末廢齊也並以齊爲齋可證也始皇紀乃齋於望夷宮中統本作齊齊太公世家齋祓而見桓公毛本作齊知史記齋皆作齊秦紀齋宿始皇紀齋戒齋莊等與此祓齋並抄胥亂之也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集解韋昭曰震懼也

案汪遠孫國語發正云震亦威也對上動則威而言說苑指武篇兵不可玩玩則無威正用外傳內傳文六年共子何震之有賈逵注云震威也

阜其財求

案汪遠孫云求古賕字賕亦財也馬融本呂刑惟求云有求請賕也（釋文）此古求賕相通之證財賕與下器用作對文並案汪說是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潁陰建元格侯賢行賕罪國除札記引蔡中統游王柯本並作財是賕財義同也惠景間侯者年表樂平建元格請求柯本作賕韓世家索隱引系本韓萬生賕伯左傳宣十二年疏引世本（系本即世本小司馬避太宗諱改）作求伯亦求賕互用之證也

犬戎樹敦　集解徐廣曰樹一作樕駰案韋昭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國語注篤作樕）

案汪遠孫云韋氏訓樹爲立立惇二字文不成義復增性字以解之舊音云鄯州界外羌中見有樹惇益是犬戎主名其說是矣而亦不了宋公序詆爲臆說北史史寧傳寧謂突厥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新唐書王難得傳从哥舒翰擊吐蕃拔樹惇城樹惇城吐谷渾舊都益周時犬戎樹惇所居因以爲名今在甘肅西甯府西𡌛頭山北笠案汪說是樹一作橔者益與敦字相混致誤也

女三爲粲

案說文粲作效

公行不下衆　札記據韋昭注劉向頌及正義引曹大家則不字衍今删志疑說同

案此文上句云王田不取羣下句云王御不參一族疑此以不字爲語勢也國語語詞列女傳雖無不字但不可倒此尙書試可乃已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世本帝降夏紀作帝不降豈可盡以字義律之哉梁氏張氏之說未敢遽信

國莫敢出言

案國語周語國下有人字此疑挩上文芮良夫之諫云其歸鮮矣猶召公云其與能幾何上文國人莫敢言亦與國人莫敢出言語同小大雅譜疏引史記作國人不敢出言不莫義通足徵此挩人字也呂覽達鬱篇作國莫敢言彼文簡畧與國語史記不同也

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　集解韋昭曰爲陰所塡笮也

案國語及韋注塡俱作鎮塡鎮古今字高祖紀鎮國家撫百姓漢書鎮作塡吳王濞傳無壯王以塡之索隱塡音鎮攷一切經音義二十四引倉頡篇云壓鎮也笮也益韋注所本

原必塞

案國語作川原必塞與下文川原又塞合史記似挩川字然漢書五行志上下俱無川字漢書承襲史記則史記之誤舊矣或云師古注曰原謂水泉之本也原固含川字在內不必有川字

川竭必山崩

案國語五行志竝作山必崩此疑誤倒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　札記中統游本吳校金板基下無者字

案札記所引各本非也史公慣用二者字上文而見向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始皇本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封禪書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孟嘗君傳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史記用字有不避複者此類是也敘文辭重複已言之有避複者如五帝紀歌長言之類是也蔡澤傳云白公吳起以白起爲白公亦避複也校者任意增損罕得其常矣

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　集解徐廣曰一作最最亦古聚字

案上文客謂周最曰索隱最音詞喻反則裴本作聚小司馬本作最也正義於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句下作周最於周常不失重國之交句下作周聚已經後人竄亂未知所从刊史者當宗一本不宜前後歧出以徇注家國策文選過秦論亦作周最則作最爲是也左傳有郭最襄公十八年傳益亦取聚義最依字當作冣與聚同諸書多誤惟姚本國策魏策作冣玆据正

史記訂補卷一終

門生陳 準校

史記訂補卷二

瑞安李 笠學

秦本紀

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

案皇甫氏詮釋與史文迂遠不相屬依此說玉字應在妻上別爲一句不當綴女字上也其有舛誤甚明玩上文云帝賜玄圭此注賜之玄玉四字蓋爲帝賜玄圭作注疑徐廣本史記音義與單本集解出正文帝賜玄圭四字注引賜之玄玉又女上疑無玉字又出乃妻之姚姓之女七字注引妻以姚姓之女也後誤倂於此遂妄於女上增玉字耳粱氏志疑顧以爲玉女者珍之誤矣

實鳥俗氏 索隱以衍鳥身人言故爲鳥俗氏俗一作洛

案依小司馬說蓋以實訓爲也周本紀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亦當與此同義蓋實通作寔寔从是聲爾雅釋詁寔是也又作實亦同詩頍弁實維伊何鄭氏箋實猶是也楚詞抽思實沛徂兮王逸注實是也爲鳥俗氏猶云是鳥俗氏也下云實費氏說同小司馬云俗一作洛洛字當依通志氏族畧作浴何以證之秦詩譜疏引史記作鳥谷谷與浴古字通用老子谷神不死釋文谷河上本作浴谷卽俗之省文俗浴又同从谷得聲故可互用也若作洛則聲義胥戾矣

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 正義身體是鳥而能人言又云口及手足似鳥也

案志疑據人表从小司馬說以孟戲中衍爲二人疑鳥身上

挩中衍二字是也方氏補正以爲一人名號並舉引郭解翁伯爲證且曰果二人則其下玄孫中潏當爲何人之裔不知中潏之上已明云自太戊以下仲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則中潏不患無屬惟太戊卜御而妻之云云無指歸耳今補中衍二字則鳥身人言爲太戊御者皆中衍矣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太戊御又云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太戊可知秦趙世系並承中衍不承孟戲故史公大單敘中衍也又鳥身鳥噣並謂形畧似鳥正義後說近是世家云降佐殷帝則韓厥附會鳥噣以神其說欲感悟景公耳讀者幸勿以辭害意可也

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　正義地理志云西河郡皐狼縣也案孟增居皐狼而生衡父　方苞史記補正正義以孟增居皐狼而生衡父非也蓋宅皐狼孟增別號耳下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則人而非地明矣河西有皐狼縣則以皐狼居之而得名耳

案趙世家索隱云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皐狼而徐廣云皐狼地名在河西者案地理志皐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皐狼故云皐狼是小司馬亦以宅訓居與張守節說同其云名孟增號宅皐狼者宅蓋衍字不然其說前後抵牾矣若以爲宅之皐狼遂號宅皐狼則無此偁法故黃帝居軒轅之邱不聞號曰居軒轅也鄙意是爲宅皐狼者是猶於是詩葛覃曰是刈是濩疏曰於是刈之於是濩之爲猶使也易井爲我心側注爲猶使也又國語晉語爲後世之見之也韋注爲使也謂幸於成王於是使居皐狼也既居皐狼遂號皐狼故下句云皐狼生衡父也方氏之說

未塙

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　正義言申駱重婚西戎皆從所以得爲王王卽孝王

案爲宜讀於譌反與呂后紀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之爲同張氏增一得字釋之迂矣

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　正義括地志云野人塢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案野人盜馬食處因名焉

案韓詩外傳十云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

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

案是爲懷公四字疑在子圉立爲君之下與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語正相似後人誤移於此而衍子圉二字耳下文是爲康公是爲惠公是爲簡公等俱緊承立字可證此誤

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

案上而字與則同王引之經傳釋詞七云而猶則易繫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言見幾則作也僖十五年左傳曰何爲而可言何爲則可也準此則於晉而得矣亦言於晉則得也或疑上而字爲衍未然

秦兵遂東更晉地

案廣雅釋詁三更過也漢書張騫傳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注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丹水更其南義同

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

案文選西征賦注引史記使鬼作役鬼勞神作神怒亦苦民作人亦苦疑所據本異其民字作人則避唐太宗諱改耳

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

案此二語故作曲折與五帝紀贊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文情逼肖若以淺人爲之則此必無不亦難三字彼必無淺見寡聞者五字矣不傷緐重益形古茂此類爲近之（說見序例）

曲席而坐　正義案牀在穆公左右相連而坐謂之曲席也

案張說未明曲折也古者席地折席而坐令近已也下句傳器而食則推食食我之意

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

桉十字疑誤衍其時戎王未受女樂由余未降秦出余賢者安肯以曲席傳器之私惠而持其國之地形兵勢賣人哉使由余不賢有意降秦則女樂之受焉能數諫穆公亦何庸數使人閒方得之哉韓子十過篇於由余之秦之後有穆公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云云蓋後人取之而妄綴於此耳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

案李斯傳云幷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云或爲十二誤也文選上始皇書作幷國三十（疑是二十之誤）注引史記作益國十二開地千里李善所引蓋卽秦紀非斯傳也斯傳索隱以十二爲誤者亦以斯書作十二爲誤非以秦紀十二爲誤也秦紀本韓子斯傳卽襲李斯書故互異也然則史公何不折中一是以爲實錄故爲岐異使人無所適从乎曰益國開地蓋子書誇張由余之辭未必盡爲事實（志疑千里之地或能開闢益國十二未敢爲信）前後不同所以明其爲寓託耳（說又在序例）

外勸戰死之賞罰

案戰死不可行罰罰亦不得云勸罰字蓋誤衍漢書食貨志云秦孝公用商鞅急耕戰之賞商君傳贊集解引新序論曰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並足證此無罰字也

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　正義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

桉白起傳正義二十里作二十五里札記引柯凌本無二十里三字疑此或是後人妄增當以白起傳爲正

秦始皇本紀

將軍驁死日攻龍孤慶都

案此語倒裝謂將軍驁以攻龍孤慶都死也

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

案皆字疑涉上句誤衍

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

案翕疑卽合字之誤而複出耳御覽七百二十九引無或曰翕爲忽之聲誤

秦王爲人蜂準　集解徐廣曰蜂一作隆　正義蜂孚逢反準章允反蜂䖵也高鼻也（句疑有誤）文穎曰準鼻也

案蜂古或作鋒漢書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蠭（同蜂）生注蠭與鋒同後漢書光武紀盜賊蜂起注蜂字或作鋒鋒又通作豐聲轉爲隆史記五帝紀帝嚳娶陳鋒氏女漢書人表作豐大戴記帝繫姓作隆是蜂鋒豐隆四字並聲近字通論衡骨相

篇正作絜王爲人隆準高祖本紀隆準龍顏與此義同也張氏望文生訓以爲蜂蠆字謬甚高祖紀索隱及漢書晉灼注竝云始皇蜂目長準蓋灼注初涉楚世家商臣蠭目豺聲致誤小司馬不詧優承其舊耳凡史記注多襲漢書否則正義注非徒索隱然也亦當云長鼻不當云高鼻也㗤楚世家云蠭目亦非目蓋自字之譌自卽鼻字說文自鼻也皇部自讀若鼻段玉裁云自與鼻不但義同而且音同相叚借也是知商臣之蠭自卽始皇之蜂準亦卽漢高之隆準矣然其誤已久驟言之恐駭俗耳說又見高祖紀楚世家

秦兵吏誅遂破之　札記誅遂疑倒

案下文故發兵誅得其王與此竝以誅字斷句誅謂聲其罪而伐之張說未塙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

案文選過秦論注引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鍉爲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宮廷中秦楚之際月表銷鋒鏑索隱亦云秦銷鋒鏑作金人十二今本竝無鋒鏑字豈唐人所見本异耶抑誤涉賈生語耶千石作千斤非正義引三輔舊事云各重二十四萬斤百二十斤爲石千石凡十二萬斤得二十四萬之半或史記千上脫二字或三輔舊事誇言之耳廷宮當作宮廷說詳襍志

寫放其宮室

案淮南本經高誘注寫猶放數也放數今作仿效字異取以爲高

案取爲趣娋李斯傳作趣札記云元龜二百十八引作趍蓋趣之俗作

殺之無罪

案殺當作赦墨子非攻下云豖罪無殺孫詒讓閒詁據王校改作無赦蓋赦殺形近故易誤

人樂同則　正義樂音岳

案樂讀如憂樂之樂方氏謂人喜法則之晝一是也音岳非鼓樂字音岳疑此音爲他處錯簡

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

案下刻字疑於字之誤

秦之地可全而有

案賈子新書作三秦之地玩上文云山東雖亂則此可全有者非謂全秦明矣秦時已得天下有三字方明

常以　札記宋本毛本嘗以

案新書文選竝作嘗漢書項籍傳作常古常通作嘗

延及

案新書陳涉世家漢書文選竝作施及施通作弛爾雅釋詁弛易也郭璞注相延易是施延聲近義同也

以弱黔首之民

案新書漢書文選竝作以弱天下之民秦呼民曰黔首是黔首卽民不宜云黔首之民也然三代世表末褚先生坿論引傳云天下之君王爲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語更庬襍而不拘忌則此類竝在緐重之科非有誤舛

既元元之民

案既字當依新書作卽既卽形近易誤高祖紀蕭相國卽亦
漢書卽作既
項羽本紀
一府中皆慴伏　索隱說文云讋失气也音之涉反殿本音上誤衍慴字局刊據單本及王本删訂
案此與下文諸將皆慴服漢書籍傳慴並作讋據索隱云云
則小司馬本亦作讋也張氏札記疑索隱有挩文未然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
案於是猶云於時古是時字通尙書以時爲是猶此以是爲
時也晉世家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亦是此義陳涉世家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漢傳當此時作於是謂召
平於其時爲陳王徇廣陵也與上句於是梁爲會稽守不同
不然則語意乖戾且與下乃渡江辭複於是與乃語相仍

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
案王字衍云矯陳王命亦當云爲陳王柱國不當曰楚王也
且柱國官名封爵者可標以國號不可綴以王字如漢王拜
韓信爲大將脫曰拜信爲漢大將可也曰拜信爲漢王大將
則不可也而拜梁曰楚拜信不曰漢者梁時諸侯紛起各立
名號與信時不同也又梁勢足以自立召平因敗借資故特
冠以國號以示褒异下文陳嬰爲楚上柱國蓋卽項梁所爲
上柱國也秦楚之際月表項五端月云涉將召平矯拜項梁
爲楚柱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弟六堂邑侯功格云屬項梁
爲楚柱國並足證此無王字也漢書正作楚上柱國
孤特獨立
案漢書作孤立無特獨二字孤特獨三字義同累用不詞特
疑峙字之誤陸機文賦云孤峙獨立蓋襲此文
則與斗巵酒
案巵受四升不得云斗巵酒也豈謂與之一斗或一巵未定
之辭乎然上云賜之巵酒下云巵酒安足辭此非泛言可知
上文項伯見張良沛公奉巵酒爲壽魏其侯傳竇嬰引巵酒
進上與此一例斗蓋衍字漢書樊噲傳曰賜之巵酒賜卽與
也而無斗字
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　索隱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
案漢書高帝紀作紀成集注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與索隱
引異
皆以燒殘破
案漢書作皆已燒殘以字同已破字疑後人妄增

收其貨寶美人　札記御覽引作寶貨與漢書合
案上文項羽西屠咸陽亦云收其貨寶婦女此非誤倒可知
又漢書高紀籍傳並作貨賂寶賂義亦近史記不必盡同漢
書御覽引史毋不足恃如高紀醉臥作欲臥珍怪作奇怪並
混班書宜加區別
漢易與耳
案與古與舉通五帝紀與爲多焉集解云與一作舉呂后紀
蒼天舉直集解云舉一作與禮書舉若振槁卽易舉之意孟
子梁惠王下五旬而舉之此易舉之事也蘇秦傳五旬而國
舉索隱舉猶拔也此舉字之義燕召公世家龐煖易與耳淮
陰侯傳韓信爲人易與耳李廣傳胡虜易與耳並視此
有美人名虞　集解徐廣曰一云姓虞氏

案漢書作姓虞氏疑美人姓虞因名之曰虞歌云虞兮虞兮則似名非姓矣故史公云名虞者渾言之班氏云姓虞者析言之史漢固不妨互異徐引一說或即據漢書爲言或別本史記改从漢書耳梁氏志疑據以爲是云漢書全襲史記亦智者之蔽也

而不自責過矣

案此與下句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訂气不續矣字疑誤漢書作不自責過失貫下天亡我爲一句失矣形近易譌當據漢書正

高祖本紀

母曰劉媼　札記索隱本作母媼與漢書合疑曰劉二字衍

案張說非也父曰太公母曰劉媼二句對舉不得媘去曰劉

二字也媼爲女老通偁而老人不得通稱太公太公之義較媼爲狹故媼曰劉太公不曰劉也漢書高帝紀母媼二字連下嘗息大澤之陂爲一句史記則別有其先劉媼四字屬下句不可同論也張氏自知說有罅漏遂羿謂其先劉媼四字亦行豈以史記漢書比而同之乎索隱單本意重注釋其編列史文恆有減損所以便繕寫與剞劂也故只出母媼二字偶同漢書適巧合耳校者不辨乎此輕心好异字見其不爲古人恔也（論衡吉驗篇云高皇帝母曰劉媼奇怪篇云高祖本紀言劉媼嘗息大澤之陂皆有劉字可證）

則見蛟龍於其上　索隱廣雅云有鱗曰蛟龍

案此蛟龍謂或蛟或龍蓋太公望見未能辨悉蛟龍同類遂因龍而及蛟耳未必如廣雅所云有鱗龍也且廣雅之說亦非是王念孫疏證辨之云蛟爲龍屬不得即謂之龍古書言蛟龍者皆爲二物此說甚塙以史證之則更信矣漢書雖誤作交龍（交字誤說在志疑）而注家皆無訓釋則亦不以爲有鱗與否可知矣

隆準而龍顏　索隱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

案諸本史記始皇本紀並作蜂準長目小司馬蓋沿漢書灼注之誤然云蓋鼻高起又似以蜂準與隆準同義進退無據疏甚說又在始皇紀

不敢忘德　滹南集辨惑曰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案老父以相法告人而不責報所以爲惡且人皆好譽一言之褒樂於華衮以爲德亦情耳今人聞人譽已每曰託福夫我自致富貴譽者何與其非通言與此一揆古人文每於性情閒求之所以讀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言若拘以繩墨何乃

不達乎

秦人憙秦軍解

案解同懈呂后紀君知其解乎正義言哭者情有所思也憙懈俱就人心言沛公旣啗秦將以利又令所過毋得掠鹵故秦人憙悅而軍心懈惰也不然秦軍豈得無故解散哉

四月兵罷戲下　正義戲音麾許愼注淮南子云戲大旗也

案戲爲水名張氏引淮南注非也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劉伯莊顏師古亦同此說索隱辨之已詳茲不復贅

漢王跳　集解徐廣曰音逃　索隱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案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爲跳

案漢書注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與徐說合又云史記作逃今据集解索隱並當作跳豈如所見本與二家所見異耶又

荆燕世家　擇選兵備西界遂　跳驅至長安　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跳他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驅馳疾去蓋卽逃義說文云走趣也故如氏云逃謂走也其云通爲超則誤涉跳字本義與此無屬也說文跳蹶也一曰躍也徒遼切（索隱引作徒調反未詳）又超跳也並非此義小司馬疏耳又云跳獨去蓋本漢書晉灼注亦非塙詁跳逃並从兆聲故得相通俗徐氏如氏音義爲得

心善家令言　索隱晉鄒誕云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也

案羣臣不忘封號父之尊號何遽忘之蓋高祖天性素薄項羽欲烹太公曰幸分我一杯羹及得天下輒自詡曰某業所就孰與仲多其於父子之閒如路人亟乎待家令之發悟乃尊其父然此心善家令言者蓋私喜其推尊己所謂威重不行實獲其誅戮功臣之心耳未必感其發悟己心噫人固不可以無學也

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案高祖此語與項羽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云云何异然羽以豪邁之气出之劉季以嫚罵之辭出之此胸襟之不同也季自謂與羽鬥智吾觀其智未必過羽噫英雄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呂后本紀

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　札記御覽八十七引及下有用字

案高祖本紀云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與此句法相類外戚傳云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彼作三疊句與此不同故有用字御覽所引疑涉外戚傳致誤也

帝晨出射

案御覽引射下有雉字非也呂后名雉史雖不避雉字（說在王念孫讀書雜志）然惠帝親呂后子不當躬雉固也劉歆西京雜記云帝早獵不曰射雉漢書外戚傳射下亦無雉字

自起泛孝惠卮　索隱泛音捧泛也　札記泛不當仍訓泛疑覂之誤漢書武帝紀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字本作覂後通用耳

案漢書高五王傳作自起反卮泛與反聲近故得通用索隱文有挩誤難曉張氏改史文爲覂以牽合注語未塙

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　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

案徐云一無此字者蓋誤依漢書高后紀刪也不知漢書無爲字故無命字史記以有天下治與萬民命對舉治字實用謂天下治權也與漢書治萬民不同史漢不妨互异札記謂爲命皆衍未然

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　濟南集辨惑曰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

案王氏此說未達古人自有此等文法不可目肌議也左氏傳此類尤多恆於數句中名字謚號互舉錯出卽如宣十七年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成二年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若以近人言語繩之郤子獻子屈巫巫臣何嘗不似二人邪（說又見序文）

慎毋送喪毋爲人所制

案下毋字疑衍漢書外戚傳無當據正

高祖見子

案孝文本紀發近縣見卒與此見字同

孝文本紀

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

案方今二字與下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句辭複漢書無此二字讀者每疑此爲衍文笠謂此亦史文不忌緐重之證非有誤也高祖紀云今誠得長者往毋使暴亡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連用三今字亦是此類

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局本作帑

案父母妻子同坐便是收孥不得復云及也及疑爲乃字之誤

末有嗛志　補正索隱嗛者不滿之意與文義不協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注嗛快也漢書作慊亦快足之意　志疑嗛卽慊漢書作慊志義同

案方氏梁氏說是也莊子天運盡去而後慊釋文慊本作嗛樂毅傳先王以爲慊於志與此義同小司馬於此云不滿於彼云不慊並是不通訓詁之失顧氏日知錄亦言嗛爲厭足之意與方氏說同然以嗛爲慊之誤亦未然

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

案列女傳漢書刑法志緩上並無有字倉公傳云緩急無可使者亦可証此有字誤羨

得玉桮

案封禪書漢紀並作杯古字通也史記亦作桮宋微子世家彼爲象箸必爲玉桮項羽本紀不勝桮杓蓋不丕否古並通用耳

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

案人漢紀作民此作人者疑唐時避諱改也

皆以此令比率從事

案漢紀率作類顏師古匡謬正俗六云率有律音律類聲同故得通用考工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釋文率本又作類莊老申韓傳大抵率寓言也正義率猶類也

聞歌者所以發德也

案歌者與下句舞者偶聞字疑涉上蓋聞而衍漢紀無

孝武本紀

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

案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無而字札記云中統游柯作有笠案作而是也褚少孫補樂書而衞靈公之時云云韓子十過篇論衡紀妖篇俱無而字褚增一而字以爲承續詞與此正同

少翁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　集解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

案作侯人主方者是也後人誤以人爲入因增以字郊祀志亦作故深澤侯人主方殿本考證引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謂挩舍人二字亦未塙

使物卻老　集解如淳曰物鬼物也瓚曰物藥物也

案如說是下文祠竈則致物亦謂致鬼物非藥物藥物則不

能云使云致矣封禪書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郊祀志同師古曰物謂鬼神也秦本紀類物有害之者竝以物爲鬼物也齊悼惠王世家相舍人恠之以物而伺之索隱物怪物漢書注師古曰物謂鬼神扁鵲傳當知物矣索隱云當見鬼物参互證之知瓚說未塙

以少君爲神

案封禪書郊祀志竝作以爲少君神此疑淺人故易其辭以示異下文顧以爲臣賤書志竝作顧以臣爲賤亦是此類

用一梟破鏡梟　集解孟康曰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

案物字誤當从郊祀志法作百吏

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

案依文地當作也又上云上帝報享獲一角獸此符應合於天未合於地也蓋也與地形近又涉天字而誤耳書志竝不誤

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

案封禪書無疑之有三字郊祀志無疑之有書四字此分作二句與彼微異有讀爲又下文及羣臣有言老父封禪書同郊祀志有作又

病愈遂幸甘泉

案書志遂下竝有起字覸上云病少愈强與我會甘泉此病愈病少愈也有起字方與强字語气合

聞其音與人言等

案書志作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此音言二字妄易

皆嘗鬺烹　集解徐廣曰烹煮也封禪書集解云鬺亨煮也皆嘗以烹牲

牢而祭祀也　索隱言鼎以烹牲而饗嘗也

案徐氏小司馬說俱非也古烹享字通封禪書作亨亨卽饗也詁亨享字通亨同饗下文報祀大饗郊祀志作大亨此連下上帝鬼神爲一句鬺烹者謂薦諸鬺而饗之也郊祀志作鬺亨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爲得其旨裴氏不識烹卽爲享故於上帝鬼神下引服虔說改享祀爲祭祀又引或曰嘗烹酌也以曲合徐說謬甚矣師古亨音普庚反與小司馬烹牲亦誤同一轍封禪書鬺烹作亨鬺蓋誤倒

上幸雍　索隱以雍地形高故云

案索隱本作上雍郊祀志同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梁氏志疑云見封禪書漢志偶挩幸字師古遂造爲雍地形高之說以上雍連釋而小司馬襲之何無識也王氏漢書襍志亦云當作上幸雍下文云上遂郊雍卽其證笠案梁氏王氏所說甚是然顏監小司馬亦不應謬誤如斯疑漢書本作上上雍故師古以下上字爲時掌反貞所見本適與顏本同今本索隱漢志竝挩一上字耳札記引元中統本作上上雍蓋卽貞本也雍既云上則顏氏之說亦未可盡非也李將軍傳敢从上雍索隱引大顏亦云雍地形高故云上則上字亦當重文也蓋後人誤以爲複而刪去耳秦始皇本紀云上宿雍集解引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宿雍與郊雍幸雍上雍語同而指尊位之上字必不可始也

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

案嘗疑爲尙字之誤尙同上封禪書正作上又郊祀志作以接神人蓬萊無士字此與封禪書竝有士字依文似謂接神

僊與蓬萊方士然蓬萊士語不經見文與神僊複士當爲士字之誤或劉涉上文方士字誤衍也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　索隱郊祀志填星出如瓠故顏師古以德星即鎭星今案此紀惟上言德星則德星彘星也　札記各本皆同索隱本無其字據注似所見本本無其字

案張說未塙封禪書其作旗索隱云志亦作其也足證此作其者非誤（其誤之說詳封禪書瓠）封禪書郊祀志並作瓜然索隱引郊祀志亦作瓠

祠后土於下房

案房讀如阿房之房上文云明堂圖有一殿四面無壁非有上房下房也房古通作旁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房光侯表作旁光可證后土位下故祀於下旁耳

史記訂補卷二終

門生 張[illegible] 洪煥[illegible] 校

史記訂補卷三

六國年表

史記諸表舊多舛譌自清□訂表媾書梁氏志疑張氏札記亦特屬意諸表鉤深拂滯允稱鉅觀（並）於諸表畧無發明蓋於諸先生無能爲役耳非敢毀劉氏史通廢表之說也

諸夏賓之

案賓通作擯周本紀不顯亦不賓滅索隱讀賓爲擯楚世家賓之南海錢氏攷異云賓讀爲擯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　志疑讀字未安豈讀受命譜乎（見漢書年表敘）中

然文義未全與高祖功臣表敘云余讀高祖侯功臣同一語病

案詩牆有茨傳讀抽也太元元瑩抽理也是讀有抽繹理董之義史公作記抽理秦楚之際故曰讀秦楚之際也其抽理高祖時侯功臣故曰讀高祖侯功臣也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抽紬字同觀如說此與功臣表義訓昭然矣梁氏惑於說文言部讀誦書也之訓遂疑史公語病不知說文誦爲籀字之譌籀抽古通用段玉裁注說文序并言部本字辨之已詳茲不縷述

端月

案秦人避始皇諱改正爲端史公采錄秦史記偶忘修正耳讀者以艸創例視之可也

六月　韓王成韓始　程一枝史詮云始上衍韓字
案索隱本正作韓王成始與程說合然攷諸本俱有韓字殿
本作韓王韓成始與偁韓王韓信同例疑近是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淮南分三
案分下挩爲字以上文齊趙梁三句例之自明
孝文四　代三　太原王參叜號爲代王三年實居太原是爲
孝王
案實字疑涉下是字而衍古是實同作寔說在秦紀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余讀高祖侯功臣　志疑讀者讀侯籍也然文義未全
案梁氏說誤說見月表

平棘　孝文格　六年侯辟彊有罪鬼薪國除　志疑鬼上鈌
爲字
案本表成陽建元格侯位罪鬼薪國除與此正同年表敘事
其文甚質此蓋省字非挩文也
蘘頡　侯功格　太上憐之
案憐上疑挩皇字
博陽　孝文孝景格　侯遬　志疑漢表遬作遫
案作遬是遫籀文速字說在陳杞世家金陵局刊三家注本
已改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五據　元朔格　侯劉朡丑　索隱舊作艐音㔙劉氏音烏霍
反

案唐石經肉旁作月舟旁作月說在嚴元照爾雅匡名釋天故从舟从月
字最易淆譌高宗肜日說文玉篇並作彤可證也玉篇肉
部朡烏郭反正與劉氏音同是劉伯莊本亦作朡不从舟也
漢表作矅蓋即朡之誤索隱本朡譌作艐云舊作艐其誤正
與漢表相似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孝惠七　大事記格　大臣用張辟彊計　志疑史漢各處皆
作辟彊故匡謬正俗云辟彊前賢無釋當音爲開闢之闢彊場
之彊湖本此表作疆字笠案殿本同雖與顏說相合而似非元文不
然顏監何弗取以爲據乎但舊唐書禮儀志三作辟强師古于
漢書文紀趙王弟辟彊又注云辟禦彊梁猶辟兵辟非耳音必
亦其良反一說讀曰闢彊並通

案顏氏匡謬說是也衞康叔世家集解引賈誼書曰衞侯朝
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荅曰衞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
彊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賈子新書審徽周行下並無人字名下無荅字疆字並作疆燬作燬韓子外儲說右亦作周行人荅作對疆字燬字並與集解同蓋今本賈子有挩誤也今案戰國以來辟彊之名不必專屬天子故田完
世家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漢書人表作辟疆高祖功臣侯
者年表有平棘侯辟疆彊疆字通張良之子亦取此義也後
人不達通叚或書彊爲强故師古从而爲辟禦彊梁之說而
不知其與匡謬所言自相牴牾也楚元王世家立遂弟辟彊
索隱音壁彊又音闢疆蓋盲從顏注非有定見也索隱多舛漢書注顏
已見前

禮書

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
案所居不合與上句必也正名於衛語不相續疑所居句原在受業之徒句下錯簡置此耳謂受業之徒所居不合以致沈湮不舉故下云或適齊楚或入河海也又此篇前後多偶語此以不合不舉對舉也
二者相待而長
案荀子禮論篇作兩者相持而長持待古通用儀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古文待爲持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注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
驟中韶濩
案禮論篇驟作趨驟从聚趨有聚音故韓子十過顏涿聚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
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　正義輕猶薄言案知尠薄費

用則能畜聚所以養財貨也
案張說非也輕費用者謂不以財用爲重而以禮義爲務也故下云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楊倞荀子禮論篇注云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又云以財物爲用蓋出死要節似求死輕費用似耗財恭敬禮讓似勞體禮義文理似矯情故必孰知之方見其爲養生養財養安養情也此叚張氏正義皆委曲強辭不可从以楊注爲當又輕費用荀子作出費用可知輕非尠薄之謂矣
情勝之爲安
案王本作情性近是上云怠惰之爲安怠惰字偶不應情勝語側也又下云一之於情性亦可證
彊固之本也

案禮論篇韓詩外傳四固並作國
所以捐社稷也
禮論外傳捐並作隕
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
案所字誤涉上文所以一天下所以捐社稷而衍荀子議兵篇與外傳四並作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可證也
施鑽如蠭蠆　索隱鑽謂矛刃及矢鏃也
案議兵篇外傳四施並作鉇楊倞注云鉇與鍦同矛也此剛鐵爲矛憯如蜂蠆施蓋卽鍦之媘作鑽與憯聲義並相近小司馬以鑽爲實字非也
所以辨貴賤治得之本也
案辨與治義相近云辨貴賤復云貴賤治則語複矣禮論作

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楊注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參互證之治蓋卽始字之譌後人不知貴治之義因於貴下妄增賤字展轉緟寫遂復衍貴淺爲重文矣推尋誤迹則史文原與戴記同也得德古字通用
有特牲而食者
案禮論篇作持手而食者禮三本篇作待年而食者於義並通存參
大饗尙玄尊俎上腥魚
案上字誤衍集解引鄭玄曰大享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蓋上玄尊與俎腥魚對俎字虛用而以大饗二字領句也禮論作尙玄酒俎腥魚樂記樂書並云大饗之禮尙玄酒而俎腥

魚足證此誤
是謂太簇
案大當依荀子戴記作大
情文代勝
案戴記代作迭代迭一聲之轉也
不能則也
案禮論則作測古字通也下文入焉而弱禮論弱作溺亦此
例也然依義當以測爲則以溺爲弱楊倞注荀子並依字釋
之失其旨矣

樂書

性之頌也　集解徐廣曰欲音容今禮作欲
案頌蓋欲之形誤也性之欲與上文口腹耳目之欲也語意
同又正義云其心雖靜感於外情因物而動是性之貪慾也
是張本正作欲
級兆舒疾　集解徐廣曰級今禮作綴　索隱案下文其舞行
及遠及短禮皆作綴蓋是字之殘缺訛變耳故此爲級而下又
爲及也並依字讀義雖通恐違古記耳
案綴級一聲之轉故字得通借也下文作及者又級之婿作
或偶挩耳篇內如貫乎人情樂記貫作管天地欣合樂記欣
作訢布筵席樂記布作鋪廉直經正樂記經作勁類小大之
偁樂記類作律皆得其齊矣樂記齊作儕衛音趣數煩志樂
記趣作趨四伐樂記四作駟苞之以虎皮樂記苞作包將率
樂記率作帥之類皆聲近義通謂違古記未然
則性命不同矣　正義所祖之物既稟大小之殊

案正義所祖二字當从樂記疏作行殖
廣則容姦狹則思欲　集解王肅曰其音廣大則容姦僞其狹
者則使人思利欲也　正義狹聲急也其聲急者則思欲攻之
也
案容姦與思欲對王說是也正義謬極
石聲硜　集解王肅曰聲果勁　考异樂記硜作磬說文硜卽
磬之古文釋名磬罄也聲堅罄罄然案當作其聲罄罄然堅緻也論語子擊
磬于衛荷蕢言鄙哉硜硜乎硜硜猶罄罄謂磬聲也鐘磬皆以
聲得名鄭康成注樂記謂磬當爲罄蓋誤以磬爲器名不知磬
卽硜也
案錢氏以硜爲磬說甚塙然依字硜當爲脛脛與罄音同故
得叚爲罄罄之義王肅云聲果勁卽釋名所謂堅緻也依字
正誼磬當爲器磬則其聲故鄭氏以磬當爲罄也錢氏不別
磬罄亦疏
施惠之臺
案韓子十過篇論衡紀妖篇並作施夷之臺

律書

聞聲效勝負　考異效見也
案廣雅釋言効效之俗作驗也天官書其時宜效正義效見也越
世家馬汗之力不效集解徐廣曰效猶見也錢氏取後說於
義稍遜
含血戴角之獸　嘉興王元啟惺齋史記三書正譌云含血當
作含齒
案論衡奇怪篇云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是知凡有血

气之類通偁含血戴角者特含血之一種耳含齒未知所出
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
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
案三十八字作一句讀宋本及索隱本窘作君局刋从之非
也窘辱與侵犯二句並若作君則上下不倂矣且窘辱失守
侵犯削弱並指世儒闇於大較者而言索隱於窘辱失守下
引徐廣云如宋襄公是也亦謂其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以致
窘辱也非以窘爲君以君指宋襄也宋本偶譌窘爲君毛晉
張文虎精於校勘者亦並爲所悞故詳爲之辨焉
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
案九字爲一句全秦謂秦之全盛時也文選蕪城賦云嘗昔全盛之時朝鮮
傳自昔全燕時貨殖傳自全晉之時義並同

足追四馬
案四讀爲駟
言陽氣在上未降
案毛氏集解本降作條蓋涉下文條風而誤
箕者言萬物根棋　集解徐廣曰一作橫　攷異棋讀如荄橫
蓋核字之譌核亦有該音核之與荄亦猶箕之與棋也易箕子
之明夷劉向云今箕子作荄滋
案錢說是也爾雅釋艸說文艸部方言並云荄根而漢書五
行志云乃毓根核是核即荄也
夷則言陰氣之賊　集解徐廣曰一作則
案一作則則與賊義異則當爲財賊財古字通呂后本紀自
抉中野兮寧早自財漢書高五王傳財作賊

麻書
昔自在古麻建正
案尙書舜典在璿璣玉衡孔傳在察也
百草奮興
案上句云於時冰泮發蟄此云百艸奮興奮興猶怒生冰泮
發蟄非百艸奮生時也奮興當依大戴禮誥志篇作權輿爾
疋釋詁權輿始也王氏廣雅疏證以權輿爲其萌虇蕍之叚
音是百艸權輿謂百艸初萌也正與孟春冰泮時合太玄玄
圖云百卉權輿正用此文今原權輿誤爲奮興蓋有二故一
權字侵蝕爲藋管晏列傳管仲卒正義三權王柯本並作三藋因誤爲藋以權爲藋
遂以輿爲興矣二方言十二藋始也與雅訓合或史公以藋
爲權輿字因形近而誤爲奮興耳

各司其序
案釋詁序緒也下文序則不悆同
雖明習麻及張蒼等
案及疑爲如字之誤
天官書
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案天文志作後十七星
一外爲盾天鋒
案漢志作天蠭攷集解云一名玄戈正義引星經云若見不
見或進退不定鋒鏑亂起則蠭者鋒之叚音也蠭鋒字通說
見始皇紀劉伶酒德頌是非蠭起文選作鋒起
大角者天王帝廷　索隱援神契云大角爲坐候宋均云坐帝

坐也
案漢志天王帝廷作天王帝坐廷觀索隱所引疑今本挩坐
字
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
案漢志丈夫下有喪字疑淺人妄增也下文十餘二十餘里
與此並媘字法也平準書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亦同又酷
吏傳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
百里大宛傳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又云使
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亦可證古人文法矣而漢書杜周傳
遠者數千千下有里字張騫傳大者數百百下有人字與天
官書丈夫喪誤同一轍

封禪書

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
案雄雞當依郊祀志作雄雉此作雞者誤以雉爲呂后諱又
涉下文野雞字誤也（史漢不諱雉字如淳以呂后名雉故曰野雞非也辨在漢書雉志）然陳
倉二雉秦得其雌此云雄者集解引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
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則集
於城祠者謂葉君也（索隱云葉君即雄雉之神）又殷亦當从漢志作殷殷
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
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
事者邪
案始皇上泰山遇暴風雨秦紀補孝武紀數言之非譌可知
且信爲儒生百姓譌言則不得責其無德而用事矣譌當讀
曰爲（楚世家張丑僞謂楚王曰王念孫云僞讀曰爲譌僞字同）上言二世刻勒始皇所立
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參以始皇本紀則爲風雨所擊當
時蓋秘其事也加以秦法苛虐民何敢言政惟儒生疾其焚
書百姓怨其法故皆爲之宣言耳漢志譌作說足證譌非譌
謬之謂矣
居臨菑南郊山下者
案索隱本作下下者與漢志合小司馬引小顏云（今本云下誤衍以字）
（據漢注删）書下下謂最下也今本史記挩一下字合刊三家注者
并將索隱引小顏注亦去一下字以就之疏甚矣此與殷殷
作殷誤同
陳寶節來祠　集解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
案上文云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不當云應節來甚明此
節來蓋謂祠官來祠耳

常以春三月及時獄　雜志當依郊祀志作二月（志疑說同）時字衍
案三作二是也時獄二字疑誤倒書與志閒有出入不足異
也
長陵女子以子死
案以子死者謂因產子死也郊祀志作以乳死集注孟康曰
產乳死也可證鄦慎說文敹字者孳乳而寖多也子孳音義
同孳既訓乳故子亦爲乳也
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諸本置下衍酒字局刊本據志疑删是也）
案下壽宮二字衍所謂神君最貴者太一者汎言神君非專
指壽宮神君也補紀漢志壽宮二字並不重
亭鷊
案札記云北宋本作鷊亭與郊祀志合是也說在補紀

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

案墮字誤衍其一髯拔則弓自墮何待髯墮而後墮弓乎補紀漢志及論衡道虛篇並作龍髯拔句墮黃帝之弓又漢書司馬相如傳左烏號之雕弓集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頓頓拔墮黃帝弓亦一塙證也

河渠書

九澤既灑

案灑同洒爾雅釋丘望厓洒夷上洒下郭注並以洒訓深是九澤既灑亦謂九澤深濬也又詩新臺傳洒高峻也澤深則岸峻矣義亦相成然禹貢夏本紀地理志溝洫志並作九澤既陂上文亦云道九道陂九澤則此作灑者疑誤也

於蜀蜀守冰

案上文於吳於齊下並有則字例之文法不應此句獨無則字也溝洫志正作於蜀則蜀守冰當據正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攷異漢志史起言鄴田惡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乃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民歌之史記以引漳水溉鄴爲西門豹事誤志疑引漳水溉鄴溝洫志據呂氏春秋樂成篇以爲史起育史起譏豹不知漳水溉田語續滑稽傳謂豹引河水溉鄴也然攷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正月脩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水經注十云魏文侯以西門豹爲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又堰漳以溉鄴田與此書相合呂子恐不足據蓋二人皆爲鄴令皆引漳水左太沖魏都賦所謂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

案梁氏所證甚是今叟廣之陸翽鄴中記云當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堰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後史起爲鄴令引漳水十二渠灌溉魏田數百頃魏益豐實據武英殿聚珍本翽晉人所記正與酈道元左思合必有依據錢氏專信漢志竟忘旁徵疏矣

其後莊熊羆

案溝洫志作嚴熊無羆字

而望氣用數者

案封禪書補紀並云望氣者王朔李將軍傳云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並以王朔爲望氣者姓名此云用數聲之誤也溝洫志亦誤作用數

平準書

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　志疑漢志及索隱本黃上無一字札記引北宋本毛本同　方苞史記補正曰一黃疑當作十貫以字形相近而誤王孝廉曰黃疑萬字之譌王說較方爲長笠案依方氏說亦當云千貫陸賈傳正義云漢制一金值千貫

案一黃金一斤疑與上句無涉上文爲秦錢重難用故此云更令民鑄錢謂改鑄輕者一黃金一斤者又謂更定幣制以一斤黃金爲一黃金也故史漢內凡偁金百斤千斤者皆直云百金千金也說又在荆燕世家索隱引如淳云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引瓚注云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是其義也覲貞說知以黃爲萬亦非漢志挩一字宋本毛本並誤索隱本亦毛晉校故从集解本去一字

物踊騰糶　集解晉灼曰踊甚也　索隱如淳曰踊騰猶低昂

也低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糶三而舍一是也　札記糶乃躍之譌索隱曲爲之說

案張說未塙此以踊騰二字連讀與漢志不同漢志作物痛騰躍史記以踊代躍非以踊爲痛也踊騰猶騰躍下文萬物不得騰踊漢志作騰躍可證也故漢志物痛騰躍痛訓甚魏其武安侯傳非痛折節索隱痛甚也集解引晉灼注改痛爲踊非謂甚騰貴也如淳謂作貴作賤誤史記物踊騰糶謂騰貴出售也然如淳晉灼並注漢書而如亦云踊騰則漢書亦有二本也如本與史記同若惟改糶爲躍不改踊爲痛則狗尾續貂文不成義矣殿本攷證杭世駿曰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糶則宜屬下句歧頭之說不足從也若云糶字屬下作糶米至石萬錢則下句馬一匹百金亦當云賣馬矣其誤甚明

史發兵誅之

案吏字漢志同毛本作吏非也始皇紀云兵吏誅滅其國又云兵吏誅鹵其王可證

而坐死者數萬人

案而坐當依漢志作坐而上句云而公卿尋端治之而字遞下此句不應復用轉捩字也

初先是往十餘歲　志疑初先是往四字疊用殊乖文義當依漢志作先是十餘歲

案初先是疑是史公駢字往字誤衍耳說在序例及孔子世家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鋊原誤鎔依攷異志疑正

案漢志裏作質下文周郭其下志亦作其質是錢裏即錢質即錢下也

臣生與人無分爭

案分讀爲紛

布衣屩而牧羊　集解韋昭曰屩草扉殿本誤作屨草也

案漢書卜式傳作布衣屮蹻師古曰蹻即今之鞵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屩準此則史記屩上捝屮字明矣屮說文云古以爲艸字艸正對布言屩說文訓履正對衣言故小顏說是也韋說與許異疑非古訓陸氏廣韵云屩艸履也葢又誤承韋說

事下張湯治異

案云治異則事下二字可始云事下則不當出異字矣事下張湯治葢治即治其事也贅一異字則不合文法此異字葢

即下句異與客語誤複耳漢志正無異字

有腹誹之法以此　志疑此乃比字之譌以字衍　札記梁氏說正與漢志合

案以葢比字之誤比此猶視此也廣雅釋言視比也小爾雅廣言同　秦始皇本紀籍其門視此與此語正同梁氏張氏輕以班氏語改史公語曷若以史記語反證史記乎

西羌侵邊爲桀

案桀同傑說文傑敖也葢謂喧敖不恭也漢志無爲桀二字

縣官作鹽鐵原重鐵字誤今據食貨志及索隱本刪　器苦惡賈貴　集解臣瓚曰謂作鐵器疑鐵上捝鹽字民患苦其不好　索隱苦音苦楛反札記云當作苦音楛衍苦反二字笠案疑作楛苦反　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窳局刊本窳字不重音庾語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也局本有字　言苦其器惡而賈貴

也九字原錯簡在苦楛反下又買貴誤作買賣今並依札記訂又此九字殿本作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貴也

案五帝紀器皆不苦䀋集解䀋病也正義苦讀如盬音古盬麤也匈奴傳不避苦惡集解引韋昭亦云苦麤也同麤是苦䀋者麤惡之謂苦䀋叠韻蓋古之成語䀋與惡義近故此云苦惡苦又與呰義近故貨殖傳云呰窳也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䀋楛不便利者弱蓋叚楛爲苦而倒用之也苦䀋既可云䀋苦足見苦䀋苦惡非患苦其䀋惡矣瓚注及小司馬後說並誤

物故騰躍

案躍疑踊之誤上文踊騰漢志作騰躍上說見下文騰踊漢志作騰躍則史記躍本作踊也此或後人依漢志妄改耳

史記訂補卷三終　　　　　　　　　　　　　　宋高張　揚校

史記訂補卷四

瑞安李　笠學

吳太伯世家

歌鄭曰其細已甚

案左氏襄二十九年傳曰下有美哉二字杜預注云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觀前後文讚歎歌頌並有美哉二字此疑誤捝

非禹其誰能及之

案左傳及作修

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

索隱此以爲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使之人也　志疑滹南云左傳夫差使人立庭謂已蓋闔廬已歿夫差使人問己耳而史記何其不同也余謂是史誤又而字衍而即爾也　褋志而即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伍子胥傳旁記爾字因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从爲之辭耳

案史公采摭羣書閒參异說所以爲一家言也必以經傳繩証悖矣爾而駢用正與夏本紀乃女同例董份之說與余解乃女後說暗合𧨏𧨏熟玩史記義例方知其言不謬梁氏王氏說俱未塙

乃長晉定公

案秦紀及晉趙世家並言長吳此言長晉者亦傳疑之例也說在敘例公羊哀十三年傳曰吳主會也國語云吳公先歃

幷言長叟也左傳云乃先晉人與此同梁氏志疑謂先異於晉也未塙

齊太公世家

東海上人

案詩齊風譜疏引史記人下有也字

嘗爲四嶽

案齊風譜疏引嘗作世論語疏八引仍作嘗

立爲師　志疑詩齊風譜疏引世家作立爲太師呂子長見篇注同　札記大雅大明疏引亦同疑今本挩太字

案論語疏引亦有太字六韜文韜則只云立爲師六韜雖僞書然師卽太師書君奭序周公爲師孔傳師太師也可證詩大明云維師尚父周本紀云太公望爲師亦並以師爲太師則此無太字亦通

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案及上當據左氏莊八年傳補曰字

反而鞭主屨者茀　正義非佛反　志疑傳云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此以爲主屨者又謂鞭之三百恐非也費茀古通如魯幽公晉穆侯皆名費而穆侯之名亦作費幽公之名亦作茀可以互證

案左傳釋文費音祕與張氏音異成十六年傳其右茀翰胡晉語注茀引作弗集韻八勿茀分物切是茀有弗音張所本也然以魯幽公晉穆侯之名證之則陸氏音是也漢書古今人表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費音祕可知非佛反諸儒皆不以爲然矣鞭之三百及以徒人爲主屨此等與傳差异之處皆史記之刪裁也說詳序例梁氏必以史公爲非未免猶有蓬心

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　志疑索隱謂亦有本作雍廩雍廩乃人名此誤以雍廩爲邑名而云往游被殺妄矣

案梁氏不識史記義例以此類爲妄謬甚說已見前及敘例

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　集解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倍信殺劫也

案此語頗費解細繹之蓋信卽倍字之誤衍也禮書必信至教順然後桀之荀子禮論信誤倍是知信倍形近易譌劫許之者謂劫壇時則許之也倍殺之者謂背其人則殺之也倍字正對劫字故曰桓公後悔也且下云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所謂棄信者卽倍殺之事實也此不必預云倍信可知矣徐廣引一

說蓋知史文誤而改之益謬

愈一小快耳

案愈同愉荀子君子篇心至愈楊注愈讀爲愉愈一小快者蓋謂愉適一時小快耳

管仲頓首曰臣陪臣

案上臣字疑衍周紀與左氏僖十二年傳並無

桓公好內　集解服虔曰內婦官也

案左氏僖十六年傳云妾爲宦女焉婦官蓋卽宦女也

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

案郤克要齊者得叔子及合齊東畝二事也故左氏成二年傳齊之對晉辭同叔子後卽舉我疆我理東南其畝云云史記齊使之對不應獨舉叔子而遺東畝事也疑且子二語上

下有挩文

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　志疑董份謂太子下卽著仲姬戎姬有挩字是也（笠案殿本攷證亦云仲姬上應有挩字）　攷襄十九年左傳云諸子（內宮之號杜注）仲子戎子杜注曰二子皆宋女則依上文取魯女之例當挩取宋女三字而二姬字又子之誤史詮謂仲姬戎姬不言取者蒙上文徐孚遠謂大意言既立太子又寵仲姬戎姬並非

案諸說固非梁說亦誤仲姬戎姬四字蓋劈頭敘事法非有挩也吳太伯世家云吳大伯太伯弟仲雍陳杞世家云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其提句法與此正同姬謂姬妾非姓亦不必以左傳非此也

晉大夫欒盈　集解徐廣曰史記多作逞　志疑欒盈三見年表晉田完世家作逞避惠帝諱也此何以書

案此盈字亦當作逞與年表世家一例但盈逞聲近互用（昭廿年經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逞作盈）非因避諱也又集解引徐說亦有挩誤考田完世家索隱云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小司馬蓋卽用徐氏說也後人既改逞爲盈遂去注中逞字音義以曲合正文耳（後人以下文入曲沃集解引賈注爲欒盈故遂改逞爲盈）逞又通郢左傳衞公子郢古今人表作公子逞盈郢相爲去入說又見敘例

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莒

案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傳侍者曰不可公曰不得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杜注因是怒公）云云此不可下無公語則文气不完疑或脫公公不聽二字

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　札記獲字疑卽下文唯字譌衍左傳無

案嬰所不獲十七字作一句讀此文與襄二十五年傳异彼云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不唯與有如二字起伏呼應故唯上不能插入獲字此不獲與不肯應言不獲如此則不肯與盟也各具神吻惡可強同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鮮曰吾不可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杜注自誓不仕終身則終身不仕四字與不肯盟三字語同也若以爲史臣斷語不與曰字貫則大謬矣

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　志疑傳云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如史言則不見是二人矣

案崔雖不道豈有殺太史至三人之理哉史公蓋不以左氏

記載爲然故裁度言之耳若必罪史記不明言二人則不知史記矣參看敘例裁制條

魯周公世家

自揃其蚤

案蒙恬傳蚤作爪字通儀禮士喪禮蚤揃如他日鄭注蚤讀爲爪

爲與小人

案爲疑爰字之誤尚書作爰暨小人

煬公築茅闕門　集解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

案茅作第是也第同弟篆文作㚇與夷形近易誤（說文艸部茀字小徐本作㚇）

子幽公宰立　索隱世本名圉

案左傳文十六年疏引史記作圍誤與序例所引論語疏以
集解爲正文同釋文引是
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集解徐廣曰世本作微
公　索隱系本濆作弗音沸魏作微且古書多用魏字作微則
太史公意亦不殊
案左傳釋文引作魏公費云世本作徽公疏作嶶公瀆文獻
通考一百六十二作魏公漢書古今人表作魏公律歷志又
作微公考殷本紀微子啟索隱引孔子家語云微或作魏讀
从微音郟誕本亦然也則索隱所謂古書多用魏作微者謂
是也作徽盖誤
子厲公擢立　索隱系本作翟音持角反
案左傳釋文作厲公躍與持角音不符疑誤疏亦作擢

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
案左傳釋文引作鄭公具疑誤
子眞公濞立　索隱眞音愼本亦作愼公
案左傳疏釋文並引作順公順愼聲轉字通索隱讀是也文
獻通考亦作眞公
戲立是爲懿公
案左傳釋文戲作獻誤國語漢志可證也
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敬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
案牆垣當依書費誓作垣牆上傷牿與越逐敬復相韻叶此
牆字亦與攘字叶
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班未得殺
案班未得殺不當云遂殺之也遂上疑挩不如二字左傳作
不如殺之可證
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
案以上文子興立是爲文公下文子寧立是爲悼公子嘉立
是爲元公等句例之則黑肱上成公二字衍也
燕召公世家
在武丁則有若甘般
案尚書君奭武丁下有時字今以上文湯時大戊時祖乙時
例之則此句挩時字明矣
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人爲不足任乎天
下傳之于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
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　索隱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伯益而經

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　志疑盧學士曰索隱解
非當以已而以啟人爲吏爲句下兩已而文法一例若以益已
爲名則攻益奪之又何單偁益也凌稚隆曰凡已而俱屬下爲句
案盧說未塙若以已而屬下句則未名傳天下于益已而實
令啟自取之二句語不安矣以文法言之已而爲接續辭而
爲轉折詞已而語順而字意反也此言名則如此而實則如
彼名與實反當用轉折詞也疑益曰益已者亦猶帝降與帝
不降帝閼與帝毋涼之比發音緩急或在字先或在字後耳
今以益字延聲呼之則尾音自有已字左傳宋昭公弟鮑宋
微子世家作鮑革漢書栗姬子閼五宗世家作閼于亦此例
也下攻益奪之句單偁益者省字耳説又見宋微子世家及
五宗世家晉世家厲侯福索隱系本作輻焉輻音畢故尾聲爲焉今合刊本脫焉字或誤焉爲爲家失其義

管蔡世家

惟發旦賢左右輔文王　正義左右並去聲

案左右便是輔助之義輔字衍也周本紀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蕭相國世家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並足證左右下不宜重出輔字也易象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義同蓋後人於左右下本張氏義旁注輔字抄胥不知誤并入正文耳燕召公世家齊王曰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正義先後並去聲左右與先後義近

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　志疑徐氏測議曰伯邑考爲紂所殺未必文王有意廢立武王爲次弟其序亦及也方氏史記注補正曰紂烹伯邑考雖不見經傳但其後無封必早死無後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乃子服伯子附會之言不足據也余謂史公於下文云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蓋微弱久滅失傳耳不得肊斷其無後不封而殷道太子死立弟文王當殷時行殷禮故伯邑考死其子雖在舍之而立武王檀弓言舍伯邑考者省文也左傳潘尪之黨申鮮虞之傳摯亦省去子字史謂文王有意廢立似誤會檀弓之文方氏以爲子服附會亦非

案家語公西赤問亦載子服伯子語王肅注云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足徵邑考有子蓋邑考卒不立考子卽所以舍邑考也梁氏以爲省去子字亦未然

管叔蔡叔疑周公爲之不利於成王

案爲之毛本局本並作之爲考魯世家我所以爲之若此云云則作爲之近是

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

案此與下文怒歸蔡女疑皆當依左氏僖三年傳作蔡姬何以證之下句蔡侯怒嫁其弟索隱云弟女弟卽蕩舟之姬若上文無姬字此當云蕩舟之女不當云蕩舟姬矣

陳司徒招　索隱招或作苕又作昭並音時遙反

案招昭字通楚世家康王招春秋國語並作昭陳杞世家索隱云又一名苕則苕爲別名也此並音時遙反則招昭苕又俱爲韶之叚音矣

陳杞世家

弟平公鬱立　志疑春秋左穀作郁釐昭二十四年史公从公羊作鬱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音近釐來字通索隱本引譙周作郁來而釐來爲聲之餘如樂祁爲樂祁犂之類見左昭廿七

案梁氏此說是也而於盂已鮑革鬭于諸條獨不知聲之餘何哉

湣公子敕立　集解徐廣曰敕一作速

案敕當作遫說文速籒文作遫故徐云一作速也衛世家成侯速索隱云本作遫春秋成二年衛侯遫卒公羊作遫漢書曹參傳魏將孫遫周勃傳雲中守遫師古並曰遫古速字故春秋僖二十六年衛寧速襄廿年仲孫速定六年鄭游速公羊傳速並作遫此外古人名遫者甚多如孟孺子遫左傳襄十六年釋文戲陽遫衛世家左傳定十四年作遫魏昭王遫魏世家索隱引世本皆是也遫誤作敕經典亦有之如爾雅釋艸蘈牡茅釋文蘈一作蔌嚴氏爾雅匡名云隸省不爲遫而爲蔌失其旨

衞康叔世家

太子可毋行　志疑傳謂壽告伋使行杜注行去也此云可毋行是止其使齊矣似不合

案傳言使行者欲令其亡去此云毋行欲令其毋使齊欲其避界盜一也語反而意不背又此條亦可以裁制例視之

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三當作四說見攷異

案年字重非誤衍也晉世家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卽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與此同

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衞亂乃此矣　志疑吳世家載季札過衞事依左傳此所載矛盾不祇一以爲鐘一以爲磬之異也故滹南集辨惑云如前說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如後說是文子爲札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

安于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爲亂之徵是何乖異邪前說本於左傳當以爲是

案此以爲磬左傳吳世家以爲鐘者亦猶上文與太子白旄左氏桓十八年傳旄作旌也滹南與梁氏俱酷信左傳未知史公義法辨已詳敘例

子敬公弗立　索隱系本弗作費殿本此注挩

案弗費字通小司馬引世本所以廣見也志疑以弗爲費之挩未塙

子聲公訓立　索隱訓亦作馴同休運反系本作聖公馳

案聲聖音近字通左氏文十七年傳聲姜公羊傳作聖姜馳卽馴之誤馴訓字同說見錢氏攷异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　志疑世家言卽史公所作也而曰余讀何哉豈衞世家是司馬談作而遷補論之與

案讀謂抽理也說在月表梁說誤

宋微子世家

乃問於太師少師　集解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

案此太師少師蓋卽周本紀之太師疵少師彊段氏撰異謂太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卽太師摯同疵少師陽同彊與尚書父師少師不同說至當也裴氏妄引尚書微子孔傳而改父字爲太使之強合及觀下文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云云知與前說牴牾乃復注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不已惑乎乃氏補正亦云尚書父師少師注家謂卽箕子比干而太史公以太師少師別爲二人但未知卽

爲疵彊耳

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　札記舊刻毛本誤軌

案周本紀以姦軌於商國尚書作以姦宄于商邑是尚書作宄史記自作軌正史公引書叚借例也文選五等論姦軌充斥李善注軌與宄古字通

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雜志爲猶如也言如身死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札記云說詳經傳釋詞

案王氏之說非也下既云不如去上復曰如死於義殽復而不如上須加一則字語方足余謂爲讀爲僞前見僞之爲言虛也太元經元攡必著僞注僞虛也死而無益於治故云虛死終不得治也虛字正與不如字作抑揚又舊以去字斷句非也去遂亡三字連讀謂不如引去而遂亡也皆叚設司與齊

世家晏子不肯盟句法同參看齊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並案有字疑衍否則肉下當有之親二字而臣主以義屬故
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
子去遂行　集解駰案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
案裴說非也說已見上觀此云遂行則上文不如去遂亡爲
段設之詞非真亡可知王氏辨惑以上文遂亡此又云遂行
爲疑梁氏志疑以爲自箕子者紂親戚至此乃帶敘追敘之
法因孔子稱殷有三仁牽連書之勸行一語應前遂亡句張
氏札記以爲此段錯當在上文不如去下遂行二字即遂亡
之衍三說梁說較長紛紛聚訟俱未當也
目而觀之　志疑淮南集辨惑曰左氏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
史乃云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殆是

妄說
案說文目訓人眼變爲動詞訓視廣雅釋詁一訓見公羊桓二年傳服云
極視睛不轉者又以爲形容動詞之副詞也皆引伸之義耳
何有妄說左傳目字用本義此目字用以形容觀字虛實不
同也後漢書鄧惲傳注目擊謂熟視之也熟視與極視睛不
轉義同王濂南說謬又案小爾雅廣詁目要也於義亦通
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
案與雨偕下四字疑是後人旁注溷入注者以如訓而故云偕下
昭公弟鮑革　集解徐廣曰一無革字　攷異左傳無革字下
文亦有單稱鮑者則革爲衍文明矣周禮攻皮之工有鮑氏鮑
或作鞄从革此字蓋讀如鞄革之鞄後人溷入正文　志疑春
秋經傳及年表宋文公名鮑不名鮑革徐廣云一無革字是也

下文一稱公子鮑一稱鮑革衍革字案公子鮑見文十六年經傳
案錢氏梁氏說俱非也鮑與鮑革亦猶盜與盜已闕與闕于
聲之餘耳非誤衍也下文亦稱公子鮑者詳畧互見耳秦本
紀云蜚廉生惡來下文又云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惡來可稱
惡來革故鮑亦可稱鮑革錢氏過於求深以鮑讀如鞄革之
鞄溷入正文不知鮑字本易知故左傳釋文不著音切今云
讀如鞄革之鞄其音轉晦矣當無是理李富孫左傳異文釋宋公子鮑宋世家作
鮑革音義一無革字案下云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弟鮑革立並與傳
合則鮑與鮑革即一人也
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
索隱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爲多且傷中國之亂
闕禮義之舉單本作史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單本太上

有故字故云褒之也
案小司馬蓋以多爲侈古侈多字通侈猶欲大謂君子以宋襄欲
大且傷中國闕禮義而別以褒之也三字爲史公語委曲不
通莫此爲甚今案裴氏集解於或以爲多句下引公羊傳曰
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以多訓大是也呂覽知度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注多大也五
帝紀與爲多焉索隱多大也史公此文即本公羊說言襄公既敗矣而君
子猶或以爲大者蓋傷中國闕禮義之故而褒之也正與上
文修行仁義句應
宋襄之有禮讓也
案禮字斷句言宋襄之有禮在於能讓也舊以禮讓連讀非
然句首疑有挩字
晉世家

以此封若
案詩唐風譜疏引史記若作君
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札記宋本毛本于作干
案于作干非也古人名字相應于同迂廣也虞同吳大也說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上鄭世家成王封叔虞于唐集解引晉世家亦誤作干
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爲之驗　索隱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爲之羞慙也
案小司馬說委曲難从國語晉語荀息曰𢧵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史公正用此文死者蓋指獻公生者息自謂言雖使公死復生息亦不愧前言爲左驗也韋昭國語注云得其所任故不悔正謂獻公不悔耳趙世家肥義曰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云使死者復要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二字疑衍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亦足證索隱解誤

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
案末四字贅與上文不續左傳亦無此四字疑是後人注語溷入正文否則當作其荀息不負其言之謂乎
呂省郤芮曰　正義省音眚
案左傳國語省並作甥通志畧四作生省生並甥之通借字也省同眚書康誥釋文眚本亦作省呂覽當染王生墨子作王胜胜卽眚之或體是眚生互用之證也釋名甥亦生也甥之爲生亦猶生之爲眚省耳梁氏謂省乃甥之譌則上文奚齊弟悼子亦卓子之譌乎
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
案遂伐之亦虢射言非謂惠公遂伐之也觀下文白明遂上應有不如二字
君卽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
案起字斷句輕字斷句病猶患也見論語雍也下雖堯舜其猶病諸皇疏　輕謂輕忽言君卽不起患大夫輕忽已而更立他公子也或於病字斷句非
三賞之後故且及子
案故通作固魯世家咨於固實集解徐廣曰固一作故

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
案韓非子難一舅犯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雍季曰焚林而田偷多獸後不不字疑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文公曰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說苑權謀篇咎犯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雍季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及賞

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二說皆與史記岨峿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國語晉語同史記所謂毋失信殆指此乎然上文約退三舍以爲文公語不曰子犯語則疏矣蓋史公作世家非一時筆偶失檢點便成罅漏耳上文約退三舍誌疑亦云是子犯之詞

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

案鄭世家云詹聞言於鄭君曰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此文告上捝一尸字義遂不足

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

案穆公夫人救惠公秦女救三將先後若合符節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觀其避丸也

案毛本集解避作逃

必得蕭桐姪子爲質　索隱傳作叔子

案左氏成二年傳作蕭同叔子公穀二傳竝作蕭同姪子史記齊世家亦作桐叔何休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范寧注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云姪子之母孫詒讓逊林二蕭同叔子義云蕭同卽蕭桐依何說自是國名爲宋之附庸古女字皆繫姓焉補則叔子蓋齊侯母字子卽宋姓叔其行弟猶言叔姬叔姜耳公穀姪子亦謂蕭同君之姪或頃公自有適母而叔子爲姪娣皆未可知要子爲姓固與左氏同也李富孫左傳异文釋曰三傳旣所聞異辭故注亦各異桐同聲同姪與叔亦語音之異宜以左氏爲正崔適史記探源敀齊世家亦作蕭同姪子云各本作蕭同叔子此鐳顏从左傳敀笠案孫說是也左傳後出鄭漁仲六經奧論固有明文然史公世家不必前後一致李崔偏見未敢苟同也

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

案祖字衍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魏世家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孔子世家其先宋人周勃世家其先卷人先卽先祖此亦宜與諸處一例左傳僖廿六年疏引世家正作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風俗通六國亦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當據正

且商臣蠭目而豺聲

案蠭通作隆高也目當作自鼻之借字也蠭自卽秦始皇之蜂準漢高祖之隆準也說在始皇本紀或謂蠭目與豺聲對大誤高祖之龍顏隆準不對也越王勾踐之長頸鳥喙本或作鳥鳥誤不對也此何疑乎且豹虎食人其聲暴故以其聲爲形容也禽鳥喙銳故以其喙爲形容也蠭之目何所比方乎言其毒當云蠭蠆言其細當云蠭要矣

載祀六百　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　補正載如厚德載物之載商之德能載鼎其祀六百也

案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王肅之說甚是也方氏不識古訓繆逞肊說蓋深中元明空疏

之毒也賈逵以載爲辭亦非

乃復國陳後　札記王柯陵國陳倒

案國陳倒非也史公自敘云乃復國陳可證又齊世家已復

國鄭伯魯世家復國之鄭世家竟國之並同

孤不天

案爾雅釋詁天君也不天猶言不君也韓詩外傳六作寡人

無良蓋取詩人之無良吾以爲君之義也杜預注左氏宣十

二年傳不天云不爲天所佑望文生訓不可从

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

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

案上若字與下若字不同下若字依字說上若字訓及漢書高帝

紀若一郡降者封萬戸侯注若及也言擯斥於南海及如虞公之媵秦穆姬爲

臣妾以賜諸侯二事皆唯命是聽也鄭世家云君王遷之江

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則逕作及字矣

王困枕其股而臥

案殿本作困毛本局本並作因

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

案望亦怨也用望字避上文複耳齊悼惠王世家云非誅偃

無以塞天下之望謂無以塞天下之怨也外戚世家云景帝

以故望之索隱謂恨之也恨怨義同

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

案爲讀爲僞謂僞若將射使者以便還走出奔也左氏僖二

十五年傳僞爲子儀子邊盟者田完世家乞僞事高昭子國

惠子者與此語同或於爲字斷句非也殿本何字在罪字上

昭王亡也至雲夢

案也疑卽亡字之誤衍

還射圍之東　札記宋本圍譌國

案索隱本圍亦作國

解魏左肘　索隱解音紀買反

案索隱本無此音

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

集解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　札記

志疑云秦避莊襄王名豈有置楚郡之理案疑名楚二字後人

妄增

案張說非此蓋爲楚二字誤倒耳以滅楚爲句名楚爲郡云

爲句上云破楚國虜楚王未遽知其滅國也故以滅楚二字

實結云名楚爲郡然後知其不復以楚爲國數所謂滅去楚

名以爲三郡也

越王句踐世家

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

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案國語越語云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

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史記用此文而以先行

此者爲行者語不完疑有挩誤

乃發習流二千人刑各本挩人字局本从索隱本補　索隱虞書云流宥五刑案

流放之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有二千人也　正義謂先慣習

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　殿本考證徐天祜吳越春秋注曰

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卽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

札記習流謂水卒小司馬解爲流宥非

案習流與教士對小司馬說是也吳世家云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集解引賈逵曰死士死罪人又引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此越慣用罪人之明徵也且死罪人尚有三行之多流爲當時常刑安知越國之大無有二千人哉吳越春秋明云三軍潛涉以史記參之則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皆在其中矣何獨恃二千水卒哉左氏哀十七年傳云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可知笠澤之役三軍皆涉初無水兵之別也卽云以舟師勝亦當兼指教士君子諸御矣若惟指習流涉戰彼三等人者將从壁上觀乎將謂四萬九千人之衆惟以二千人摶戰乎攷証說妄

札記盲从亦謬張氏正義流利之說益無謂

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

案集解於所重下斷句非也當以效字斷句謂汗馬之力不見則何所貴於得晉乎

致產數千萬

案毛本局本千並作十札記柯淩十作千詳下文云致貲累巨萬平準書集解引韋昭曰巨萬今萬萬則作千萬爲近是

爲生可以致富矣

案生同產下文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倉公傳不修家生並同平準書皆致生累千金漢志作致產貨殖傳故善治生者漢傳作治產可證

鄭世家

誓言曰

案左氏隱元年傳無言字言字於義爲贅誓字从言鈔胥誤衍耳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

案既云其壻雍糾何須復言糾妻祭仲女乎蓋糾雖仲壻妻或繼室不避重言所以明仲女尚在也而雍糾之妄且愚無遯情矣予初疑祭仲女三字係糾妻下旁注展轉鈔寫淆入正文繼攷始此

史記訂補卷之四終

宋高張

史記訂補卷五

趙世家

是爲宅皐狼　索隱案諸如此說皐

案索隱號宅皐狼宅字衍說在秦本紀

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

案秦紀云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正義引古史考云王者行有周衞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各本豈下挩得字）此文索隱亦引譙周說（周作古史考）與秦紀正義同可知史文當云日馳千里不當云馳千里馬也馳卽長驅日千里卽一日千里安得贅出馬字乎且卽以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九字連讀亦文不成義此馬字爲妄人增入無疑矣風俗通六國篇

襲史文正作日馳千里

吾有所見子晰也　索隱知其名曰子晰也　史詮晰明也謂夢中明見子晰

案程說是也徐孚遠錢大昕諸人說同方氏補正曰所處也思夢中所見而言吾有處見子甚晰也與小司馬說並迂

大膺大胷脩下而馮

案馮下當依風俗通六國篇補上字上句大膺大胷對舉下句左衽界乘（界當作介乘謂甲而乘馬）方氏云介乘亦對舉此句亦當以脩下與馮上對也上文龍面而鳥噣與此句一例文選吳都賦猏豬馮隆劉注馮隆高皃蓋謂伉王下體長而上體高耳又王逸楚辭天問注以馮訓大於義亦通

今公仲相趙

案番吾君對公仲言不當指斥其名仲字疑涉上下文誤衍

大戊午爲相　集解徐廣曰戊一作成　志疑人表作大成午則戊乃成之譌韓策大成午從趙來是也

案梁說是韓非子內儲說下作大成牛牛卽午之誤也

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

案趙策以此爲肥義言簡襄主之烈作念簡襄之迹念字正對計字史文挩念字又涉下文今吾欲繼襄主之業衍主字文不成義矣

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正義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爲人臣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爲達理也　志疑國策作窮有弟長辭讓之節疑此寵字誤正義以貴寵釋之非也　札

記游本寵作窮與國策合正對下達字然正義據本巳誤

案寵古與龍通用（易師承天寵也釋文寵王肅作龍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何天之寵傳奏其通注龍傳又爲龍數）廣韻（澤存堂本）三鍾龍通也和也寵也則寵有與下通有字異而義同也非有外誤游本作窮蓋妄从國策改不然守節唐人所見巳如此游明明人何所依據乎（札記謂游本自元中統本出中統本不作窮而游本作窮其爲游明所改何疑）守節望文生訓固誤而梁氏張氏之說亦俱未當也

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　正義負留也言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爲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譴累也

案張說非也負何（同荷）也被也（數布傳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負猶被也）下句云任驁民之怨負正對任字也遺讀如遺世獨立之遺負遺俗之累者謂何儋（同擔）倍俗之愆也故下文云王旣定負遺俗之

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又云不和於俗不謀於衆皆倍俗之事也張氏以負爲留云是負留風俗之譴累而棄去遺字不說何拮据不過乎上文云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依張說亦不可爲訓商君書更法篇云有高世之行者固見負於世以負代遺字與此負遺之義不同也故商君傳作見非於世

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　正義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敖慢之民怨望也

案張氏此說亦誤驁民與上遺世對不應云隱逸敖慢之民也攷呂覽下賢篇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注驁亦輕也魏其武安侯傳諸公稍自引而怠傲漢書傲作驁師古曰驁與傲同此言有獨智之慮則不聽民言民怨其輕已故云任受驁民之怨也商君書更法篇所謂見驁史記作敖於民即此意也一說驁通作鰲莊子外物篇釋文鰲本作驁謂任馳驁過民之怨也有獨智故能驁軼萬民義亦通

以輔叔之議

案策叔上有公字下文云願慕公叔之義疑作公叔是

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

案策俗教二字互易於義爲長

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集解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

案此十四字似贊語今觀篇末贊語壓及王遷殊無足觀疑有挩文此十四字或贊語而竄入此處不然則褚少孫輩所坿益耳

至魯關下及　志疑及乃反之譌

案殿本正義及字斷句局本及字連下十年秦自置爲西帝爲句非也及反形近易譌韓世家三反於郢札記引中統本游本反並作及

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

案趙策常作當無數字今以上文布於治於二句例之則常蓋當字之誤又涉下數加句而衍數字耳

實而伐空韓　札記而猶則也見釋詞淩不解其義而乙之

案張說是也但趙策亦作而實殿本史記同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　志疑毛本聽作財與國策作才同即裁也倒句甚古　札記宋中統游王柯毛並作財國策作才淩本聽非

案趙策云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惟王才之則

策文與史文不同也以文法詞類覈之聽字與唯字同位賜字與財字同位安得以不同性之字強相坿合哉志疑倒句之說謬也若以才王作惟王財之之義倘有人能解哉諸本皆誤惟殿本承淩本不誤

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　正義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字衍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此爲張說所本其實非也墨子號令篇云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墨子言太守者非一處　國策趙策云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又云王則有令而臣太守又云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則太守之名先秦已有此何疑乎

不如遺春平君而留平都　正義括地志云平都縣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

案趙策平都作平都侯史記蓋因正義文插入平都字下遂挩去侯字下購平都因亦挩去侯字

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

案譌蓋謠字之誤風俗通六國篇作童謠曰可證又風俗通之作上誤參看五帝本紀

魏世家

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

案且猶抑也說詳釋詞

今貧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

案親謂近逼非親愛之謂也故下句云秦非無事之國也魏

策親作禍與下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語相應故此云貧強秦之親者意卽謂貧讓強秦近迫之禍也

隨安陵氏而亡之　正義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

案張說非隨猶從也易隨釋文隨從也詩既醉箋從隨也從有赴就之義廣雅釋詁三從就也檀弓下從而謝焉注從猶就也左氏僖二十六年傳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又三十一年傳臧文仲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並謂赴就之也無忌言王之使者出句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隣聽使者之惡之故必舉兵赴就安陵氏而滅亡之也又案廣雅釋詁三隨逐也謂逐安陵氏而亡之於義亦通

從林鄉軍　集解徐廣曰林鄉在宛縣　索隱劉氏云林地名

案鄉字衍魏策無鄉字蘇秦傳兵困於林中集解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是林卽林鄉故徐氏於世家列傳並以林鄉釋林也後人見集解不注明林卽林鄉逕出林鄉二字遂疑上文林下挩鄉字而妄增之不知索隱引劉氏亦明云林地名無鄉字也今索隱本出正文亦有鄉字蓋毛晉從集解本改耳李兆洛地理志韻編今釋云林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治案今無府治屬河北道

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　志疑策又字作無是　雜志與彊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彊秦鄰之禍韓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彊秦鄰之禍也

案梁氏王氏說俱未塙策文云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

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史公加一又字婚去然字無字以其功多於四字蒙下以禍字束上析言之謂其功既多於與秦伐韓之禍又多於與秦鄰迫之禍也史公慣用長句凡經籍原文數句而史約爲一句者甚多此何疑乎此以其功至禍也凡十八字爲一句與策文不同也正義云勝於與秦伐韓又與秦鄰之禍殃是也策府元龜七百三十六引史記又下有免字亦後人妄增不足據

韓世家

公仲謂韓王曰　索隱公仲韓相國名侈

案韓非子十過篇作公仲朋鮑本國策同姚本誤作明吳師道已辨之此索隱與田完世家集解作侈並朋之譌也多或作夠與朋字形近朋誤爲夠五帝紀與爲多焉集解徐廣曰多一作朋復誤作侈耳魏世家魏侈索隱云

毀多朋又作焉(甘茂傳集解引徐廣一作馮)聲同借用也
爲能聽我
案爲猶如也孟子書恆以苟爲連用爲卽苟也說在經傳釋
詞
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
案韓欲購秦伐楚陳軫欲間秦韓使秦怨韓韓交楚楚無緣
因秦之兵也韓策因作困謂困頓秦韓之兵是也
田敬仲完世家
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
案左氏莊二十二年傳風俗通六國篇是上並有曰字此挩
曰字則不成爲周太史語矣當據補
桓公使爲工正　正義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

案左氏昭二十九年傳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
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社注正官長也奚仲爲車正(定元年傳)公南爲馬正(定十年)少康爲牧正庖正(哀元年)並工正之類也
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　志疑晏孺子卽孺子荼
兩書其名直似二人矣不亦贅乎當是殺孺子母之誤
案齊世家云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
子是孺子母未嘗殺也依梁氏說亦當作逐孺子母不當云
殺也此蓋亦在錯雜之例說詳序文否則或殺下挩之字孺
子荼三字乃後人旁注展轉傳寫溷入正文耳
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　志疑齊世家依左傳以闞止卽子我
是也此言子我爲監止宗人下言田氏殺子我及監止並誤作
二人索隱糾之矣

案齊世家雖不曰子我爲監止宗人亦未嘗明言闞止卽爲
子我集解引賈逵云卽監止也係左傳注非史記注與齊世
家無知遊於雍林集解引賈逵曰渠丘大夫也圓鑿方柄同
爲乖戾讀者以傳疑裁制二例視之可也
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
案施非施布之謂德施二字並舉與下句刑罰二字對晉語
云夫齊侯好示務施注施惠也施之爲惠亦猶魏世家厚之
爲惠也(魏世家非有所施厚積德也魏策姚氏注厚劉作惠)並以虛字爲實字左僖二
十七年傳報施救患二十八年楚有三施釋文施並音始豉
反蓋皆以施訓惠也
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　集解徐廣曰盤一作墅　索隱系本
作班　志疑未知孰是

案盤或媘作般書甘盤燕世家作甘般般庚釋文云本作盤
般有班音故又與班字通用檀弓公輸般列子湯問作公輸
班墅蓋卽盤字之誤疑史記原作般故徐云一作盤今誤般
爲盤遂誤盤爲墅耳
襄子卒子莊子白立　索隱系本名伯
案風俗通五伯篇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
是伯白義同字通也伍子胥傳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
段干朋曰　索隱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
案吳師道校國策引後語作段干萌萌古與明通疑此朋爲
明字之誤明綸聲亦相近(古眞庚韵通)
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　志疑後漢書李膺傳注引史作寡人
之國雖小(札記引挩注字)

案文選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史記魏王曰若寡人
小國也韓詩外傳十作若寡人之國小也
寡人弗能拔　索隱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故聽齊拔之耳
案能同耐荀子正名能有所合謂之能注能當爲耐古字通
也詩漸漸之石箋豕之性能水釋文能本又作耐耐猶忍也
上云煮棗將拔齊兵又進故此謂不忍坐視其拔意欲折而
入齊耳故曰此特轉詞也小司馬以能訓勝倘失之一間
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　索隱逐謂
隨逐也
案小司馬說非也此逐字當從爾雅釋詁訓病當時韓魏並
從秦秦韓之兵不東則魏轉而不與韓同從秦矣秦病張儀
之失計故下云交臂而事齊楚也下文云魏氏轉秦韓即轉

秦從韓之謂也惡張子多矣即秦逐張儀也病惡義相近
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
案殿本三誤二
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東門　集解騆案左思齊都賦注
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是一門非耶
案姚本國策齊策作華章南門鮑本仍作章華又蘇代策作蘇秦
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索隱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
案耶語詞同兮小司馬說謬也趙世家王夢見處女鼓琴而
歌詩曰命乎命乎列女傳作命兮命兮乎耶義同耶兮聲同
耶之爲兮輓乎之爲兮更近矣齊策上二耶字並作邪枕邪
古耶字也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攷異說文郰魯下邑不从阜
案論語八佾云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是鄹郰字同文選長
笛賦注引史記曰孔子魯昌平鄉鄹邑人疑史記初作鄹後
人欲改从說文左傳而誤耳下郰人輓父之母同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案宋本無讓字是也嗣厲公謂厲公爲已嗣與左傳家語作
授義同也
亦莫敢余侮
案家語觀周篇作亦莫余敢侮此敢余二字疑誤倒詩莫我
敢承句法同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
之惡者也

案御覽三百九十引史記議人下有之非二字家語發上有
好字洽成對句
其後頌之魯亂
案其後下復用頌之二字駢累不可爲訓蓋亦在煩緟之例
家語古本篇久之有頌乃蘇與此同也平準書初先是各本是下衍往字說在本書鄭世家初往年並視此
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　索隱息者生也言上古
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衰微而始缺有閒也
案息通作熄故易革水火相息馬注息滅也釋文同孟子滕
文公下安居而天下熄意林熄作息史文明言大賢滅歿周
室已衰故云禮樂缺有閒小司馬離文委曲言之何歟或謂
依小司馬說或息下有挩文今案晏子春秋外篇云自大賢

之滅周室之卑也則索隱之謬不容辨矣

趨詳之節　考異詳同翔

案錢說是也墨子非儒篇晏子外篇並作翔孝經注不爲趨翔釋文行而張拱曰翔說又見禮記曲禮上鄭注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案中若羊不辭國語魯語下家語辯物篇搜神記十二並作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說苑辯物篇亦云得土缶中有羊此若字疑當作有不然若上捝一有字耳

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

案骨節可云骨不可媘云節魯語說苑節上並有骨字家語媘作其骨專車此作其節非也

粥羔豚者弗飾賈

案粥同鬻賈同價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

案謁敗不叶謁字義亦欠妥說苑說叢作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喙與口互文古韻又同部當近似又論語微子篇疏引世家婦下亦並有人字謁作謂謂敗古韻亦同部家語子路初見作彼婦人之請請蓋卽謂字之誤宋本作謁蓋後人从史記改也孫志祖家語疏証引盧云請當从史記作謁非

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

案御覽七百藝文類聚六十七引典畧玉並作之

眼如望羊　集解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索隱同

案汲古本家語辨樂解作曠如望羊王肅注曰曠用志曠遠望羊遠視也疑集解有誤說文䁹戴目也段氏注云戴目者上視如戴然諸書所謂望羊也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　集解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犫又作竇犫鳴犢舜華也犫字局本增　索隱家語云案困誓篇聞趙簡子殺竇犫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鐸竇犫則竇犫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慶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　志疑竇其姓鳴犢其字而其名曰犫以爲二人者誤削

案梁氏仍小司馬說非也王引之名字解詁云史記原文當作聞鳴犢竇犫之死而無舜華二字下文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亦當作鳴犢竇犫晉國之賢大夫也蓋鳴犢一人也竇犫又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以鳴犢竇犫二人並列孔叢子記問篇夫子及河聞鳴犢與竇犫之見殺也迴輿而旋皆本於史記而不及舜華或作鐸鳴犢犫魏志劉廙傳注引新序以趙犢犫晉鐸鳴魯孔某爲三人或作澤鳴犢犫說

苑權謀篇以晉澤鳴犢犫魯孔某爲三人而亦不及舜華惟家語困誓篇襲史記之文而妄改之曰趙簡子殺竇犫鳴犢及舜華且以爲二人則是以竇犫鳴犢爲一人舜華一人也後人又據之以改史記遂易鳴犢竇犫之文爲竇鳴犢舜華而原本不可復識矣然考集解云或作鳴鐸竇犫又作竇鳴犢舜華也蓋裴駰所據本作鳴犢竇犫其別本或作鳴鐸竇犫又或以家語改史記作竇鳴犢舜華耳後人惑於家語乃以改竄之本爲正文遂作竇鳴犢舜華遂與別本重複不知正文作鳴犢竇犫故集解記別本云又作竇鳴犢舜華若正文巳作竇鳴犢舜華則集解不須記此本矣據別本以校正文其作鳴犢竇犫明甚小司馬不能釐正乃據改竄之本而解之疏矣唐書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書辨證通志氏族略

皆沿誤本史記之誤並案王說甚塙琴操亦誤作竇鳴犢水經河水注五云昔趙鞅殺鳴犢仲尼臨河而歎則舉鳴犢以概竇犨耳非誤以爲一人也

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

案說苑權謀篇三國志劉廙傳注引新序子貢並作子路

竭澤涸漁

案涸卽竭不宜贅出說苑作乾澤而漁三國志注引新序作竭澤而漁乾竭義同涸似當作而也然呂覽應同云乾澤涸漁則魚龍不往則古人固有此等野樸句法說苑新序漸近時耳觀此亦足悟文詞因革

夫子蓋少貶焉　志疑史詮謂蓋乃盍字之譌是也家語在厄篇作盍

案蓋盍字通孟子則蓋反其本矣亦以蓋爲盍

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如顏濁鄒之徒　正義顏濁鄒非七十二人數也

案如顏濁鄒六字當連下頗受業者甚衆爲句言如顏濁鄒輩畧受業者甚多也張氏誤於徒下絕句遂疑史公以濁鄒爲七十二賢矣

梁木其摧乎

案殿本木作柱誤家語終記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可證

陳涉世家

固以怪之矣

案以同已

夜篝火

案說文繫傳竹部篝字注引世家作夜篝龍龐徐鍇引書多凴肊改不足據也下文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繫傳引作錁乎涉之爲王默默者也亦此類龜策傳卽以篝燭此地集解引世家亦作夜篝火篝篝字同（見集韻書作篝）足證火不作龍也

號令召三老

案漢傳無令字是

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獘可以得志於天下

案漢傳若下無楚字乘下有楚字是也若不勝卽根上楚雖勝而言無庸更出楚字甚明又上既以楚勝與重趙作對故重趙則兼乘秦楚之弊矣若但云乘秦弊則楚字無着矣

而遣上谷卒使韓廣

案漢傳使作史是

臘月　索隱顏遊秦云

案顏師古字籀此云遊秦未詳

欲擊秦軍定陶下

案漢傳作濟陰下

約從連衡

案新書始皇紀漢書並作離衡此誤

外戚世家

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巳

案紂上應據漢書補而字觀前後文自明

爲其主人入山作炭寒臥岸下

案說文屵部岸水涯洒而高者又山部巖岸也（文選長笛賦引同段氏改）

岸爲厓沭沈 蓋亙詳也此云入山作炭當非水涯且水涯之下何
能臥哉當从後訓謂寒而臥巖穴之下耳漢書揚雄傳探巖
排碕注巖水岸嶔巖之處也是則以巖轉訓水岸非此義也
閒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
案既云竇皇后復曰姓竇氏語煩沓矣漢傳閒下無竇字當
據正
丐沐沐我　索隱沐米潘也謂后殿本挩后字乞潘爲弟沐　札記
說文汏淅瀰也瀰淅也淅汏米也蓋淅瀰義同汏而汏米之汁
曰潘索隱以米潘訓沐疑上沐字乃汏字之譌或淅字壞文
案張說是也或疑米潘非沐頭之物余解之曰禮記內則三
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靧鄭注潘米瀾也左氏哀十四年
傳使疾者遺之潘沐注潘米汁可以浴頭則米潘沐頭其法

舊矣
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
貴幸其三弟皆封爲列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
侯三曰宜春侯
案史公敍衞皇后云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此云四
子誤又考青本傳宜春侯卽子伉也復云三弟何與蓋褚少
孫謬耳
入室見妬
案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云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洛賓王討武
氏檄室亦作宮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故得通用
楚元王世家
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
案則古與卽字通用漢傳作遂殺尚夷吾起兵遂殺猶卽殺
也徐孚遠疑則殺爲賊殺以君殺臣何庸賊之乎且下文趙
王遂起兵其相建德內史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與此
正同足證則卽爲遂矣徐氏未達古訓所說多謬
立遂弟辟彊　索隱音壁彊又音闢彊
案索隱後音是也說在將相名臣表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
人隱亂臣貴
案以上句例之將亡下當有必有妖孽四字然此言用人不
必及妖祥也上禎祥四字疑涉中庸文誤衍隱下疑挩而字
荊燕世家
太后賜張卿千斤金

案平準書一黃金一斤索隱引臣瓚云秦以一鎰爲一金漢
以一斤爲一金太后賜金千斤以漢制言之當云千金猶孟
子書所謂萬鎰百鎰也陸賈傳橐中裝賣千金正義云漢制
一金值千貫亦可證漢書荊燕吳傳無斤字當據改陳丞相
世家云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酈生傳云武遂侯平生詐
詔衡山王取百斤金叔孫通傳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蓋皆
後人妄增觀漢書通傳無斤字可知也且史記出斤字亦有
變通之例在如孝文紀太尉勃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
軍金二千斤朱虛侯金千斤云云是也說又在平準書
故劉賈雖屬疏
案漢書作疏屬
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

爲偉乎　索隱謂先發呂氏令重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者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案小司馬注蓋闇發晉灼之說然非也黃震日鈔云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故云權激者罪之非嘉之也觀漢書偉作危史公之用意更明矣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按若及也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加此說去方足昭劉澤之罪而不失臧否之宜矣考偉有奇異之義文選思玄賦偉關雎之戒女舊注偉異也文賦我亦濟夫所偉李善注引說文云偉奇也此謂事發相累禍善禍淫若有天焉故云豈不爲異也班史語明史公語微以意逆志斯不遠而

齊悼惠王世家

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擇爲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

案哀王二年高后立則哀王八年卽呂后七年也趙王幽死呂后紀作七年正月丁丑今云明年非也漢書高五王傳作是歲是也

酒酣進飲歌舞

案既云酒酣不宜復進飲也漢傳無飲字作進歌舞當据删

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

案歌何以曰言且下所言者非歌也歌字蓋涉上文歌舞字誤衍又曰上有已而二字則所言在歌舞後也漢書無歌字師古曰欲申諷諫也此誤昭然矣

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　正義皮音不　札記罷無不音漢書注罷音皮彼反又音疲此有脫誤

案不同否否有鄙音與皮彼反音同

蕭相國世家

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案蹤謂蹤跡之與發指示三字並漢書作縱字通顏監注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顏氏蓋誤以蹤爲名詞耳洪括隸釋曰蹤縱据漢人數碑固多借用顏注殆未然也

當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

案逃身遁者猶云挩身去耳漢書逃作跳字通跳在高祖本紀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蓋挩釋挩身之義也

上林中多空地棄

案地棄疑誤倒文選李陵答蘇子卿書注引史記正作上林中多空棄地當據乙漢書亦誤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

案乃下相國與上乃爲字複文選注引作遂下廷尉械繫之下乃字蓋遂字之誤也

曹相國世家

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

案破下奪之字當从漢傳補

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

案既云屬以則曰字衍也漢傳亦誤

留侯世家

毒藥苦口利於病　索隱見孔子家語

案家語六本篇說苑正諫篇並作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但淮南衡山列傳莊芷上書亦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則此作毒非誤也

桃林之陰　索隱晉灼云在宏農南門鄉谷中

案單本索隱門作閿漢書注門作閿南字在鄉下考文選西京賦注桃林弘農在閿鄉南谷中則作門作閿並誤也史記注南字置門字上亦誤閿鄉今河南陝州閿鄉縣

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从之

案从猶赴說在魏世家　言天下唯楚最強若立六國者是復合其折撓而赴楚也

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

案高祖从複道望諸將坐沙中語此一時所見非頻數之詞也何以云往往乎予謂往往猶皪皪也詩淇奧會弁如星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故韓奕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搕之正義云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說文玉部璂弁飾往往冒玉也段玉裁云往往歷歷也歷歷猶皪皪皆謂羅列明晰也蓋謂高祖見諸將坐沙中語歷歷非一處也於沙中於望見情景皆逼肖貨殖傳往往山出棊置索隱言如棊子往往有之義與此同

夫關中左殽函　正義殽二殽山也

案此與甘茂傳正義二並誤三局本已正

北有胡苑之利

案苑當从中統游本作宛謂大宛也胡宛字並與上巴蜀作對也注家謂牧養禽獸之苑未然

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

案此與陳丞相世家平受詔立復馳至宮語同漢傳夜上無立字

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案新序善謀篇夷作倫

呂后眞而主矣　志疑此語可疑高帝豈預知有呂氏僭制之事乎御覽百四十七引此文云呂后子眞貳主矣

案高祖以呂后爲戚夫人主者蓋母以子貴之義也趙王不立則呂后不廢故云眞而主也梁氏說非御覽亦不足據

然言有物　索隱物言精恉及藥物也

、案小司馬兼取如淳臣瓚二說非也辨見補孝武紀

陳丞相世家

分肉食甚均

案食字疑衍下云亦如是肉矣贊云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可證也漢傳無食字

陳平已前謝其兄伯

案謝告也

先生事魏不中遂

案漢傳無中字此中字疑涉上歸楚不中誤衍也不中與不遂義同孝武紀不相中得與此同誤說詳考異評點家皆以中字絕句以遂字連下事楚爲句非也

太后乃以爲郞中令曰傅教孝惠

案曰字疑衍

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案續列女傳王陵母傳以作巳字同又妾上有言字死下有也字史記省去言字語更急切陵母送使者遂伏劍而死計使者至陵處巳死故曰巳死也刺客傳田光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巳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與此同一說以妾以死送使者六字爲句義亦通
絳侯周勃世家
方與反與戰刦適　集解駰案適漢書作敵
案此條集解毛本與諸合刊本俱挩惟殿本有局本依毛本札記又不紀脫誤以致句讀不明適字誤連下讀作往適之適故亟爲之辨明
丞相箕肆將勳

案將下當从漢傳補軍字
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
案封字衍得侯卽爲封侯也漢傳無封字
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
案丞相議之四字誤複漢傳議作計不複宋祁校云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
梁孝王世家
于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志疑御覽百五十九引史曰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是曰兔園今本無兔園句
案漢書文三王傳襲史記亦無兔園四字疑此句爲李昉等所增非史文也文選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兎園李善注引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兎園也善注夙偁淵博如史漢具有明文當不僻取劉氏雜記是知兎園之名始見劉氏雜記非史文也不然善唐人所見巳如此昉以太平興國間修御覽何所徵據乎
逐其賊未得也
案下云逐賊果梁使之此逐字卽涉下文誤衍也漢傳無逐其二字
梁平王襄　索隱漢書作讓
案襄疑當讀爲讓刺客傳晉有豫讓之事集解讓作襄
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
案齊如者猶云一如也
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
案入見太后下挩曰字太后言至欲誰立皆盎等言也故下

卽承太后曰吾復立帝子今挩曰字賓主不晰文不成義矣
五宗世家
闕于　索隱上音過漢書無于字　志疑史漢紀表傳俱云臨江哀王閼無于字乃此兩書臨江之名皆作閼于蓋誤也
案梁說非也閼之尾音含有于韻曰閼曰閼于聲之徐疾耳與盜曰盜巳鮑曰鮑革一律也說又詳燕宋二世家
榮至毛詣中尉府簿
案府下當從漢書補對字
端心慍遂爲無訾省　集解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錢泰吉校勘記云漢書蘇林注但有爲無所省錄也句此疑衍　正義顏師古曰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訾財漢書注無錄字
案訾讀爲咨正字通訾與咨通無猶不也謂端心慍怒遂爲不咨詢

省㸔下文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毋收租稅去衞皆
不㸔省之事也

多設疑事以作動之

案作漢傳作詐謂以詐術聳動之也今案人所作爲謂之詐譌故作之爲詐猶爲之爲譌也爾雅釋詁載譌食詐僞也郝氏義疏云載譌爲作爲之爲食詐爲詐僞之僞足見詐譌者即作爲之事實也

齊有幸臣桑距

案桑疑當从漢傳作乘乘本作桒草書與桑字相似故易誤也

於是上問寄有長子名賢　志疑問乃聞之譌

案漢傳問作聞問聞字通鄒生傳鄒生問其將皆握齱（齷齪同）

漢書問作聞梁氏謂字譌非也

長男梲　索隱許愼說文（單本梲文字）解字云他括反字从木

案徐鍇本說文第一字下注云當許愼時未有反切故言讀若此反切皆後人所加今案大徐本用孫愐反切小徐本用朱翺反切雖梲字二徐本並云他活反又之說反而小司馬以爲許愼說文云則疏矣

三王世家

三十有二君皆來　索隱漢書君作師

案今漢書武五子傳君作帥索隱云作師疑誤

北州以綏　集解臣瓚曰綏安也

案漢傳綏作妥故注云妥安也言妥與綏同也若作綏無煩訓釋矣史記改妥爲綏復云綏安也非

所以褒親親

案親親者親其親也褒親親文不成義親親當作親戚與下骨肉先祖支體一例

列傳中㑺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

案既云世家不能得復云文辭可觀何也蓋少孫所謂列傳中㑺文辭可觀者謂贊中有文辭可觀耳然則三王世家贊蓋史公作非贋物明矣柯維騏謂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是也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索隱已下並見荀卿子

案今荀子勸學篇自作而無下白沙二句尚書洪範孔穎達疏引荀子亦有下二句孔與小司馬並唐人所見正同則今本有佚文也（大戴記勸學篇亦無白沙二句蓋後人依誤本荀子刪去之）說苑說叢亦載

此語惟麻作枲下句白沙在泥在作入

史記訂補卷五終　　陳　準校

史記訂補卷六

瑞安李　笠學

伯夷列傳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正義經史惟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槩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爲不稱說之也

案上云傳天下若斯之難而相傳許由逃隱之後又有卞隨務光者踵其事難易縣殊謂若無其人則何以見稱於世哉張氏說誤

其傳曰　索隱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

案呂覽外傳所載伯夷事與史公傳夷齊事異傳蓋舊傳耳非必指呂覽外傳也

肝人之肉　索隱劉氏謂取人肉爲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　朱亦棟羣書札記一肝人之肉乃古人倒字法猶云肉人之肝謂以人肝當肉吃耳

案劉伯莊說是也儀禮士昏禮贊以肝从注肝肝炙也肝爲肴羞之常故有生炙之殊跖暴行野性故劉氏知其取人肉爲生肝食不作肝炙食也盜跖篇一則曰膾人肝而餔之再則曰將以予肝益晝餔之膳則跖固嗜食肝者言其食人肉亦如食所嗜之肝形其暴盡致矣莊子文係就一人一時言狹義也此就其生平行事言廣義也朱氏必泥于莊子何異膠柱鼓瑟乎小司馬注更屬無謂說又在敍例

管晏列傳

有封邑者十餘世　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

案上文顯上人也下正義引韋昭云管嚴之子敬仲也今國語注挩此句說在黃丕烈札記嚴與莊義同漢人避明帝諱以嚴代莊後遂混用史記楚莊王漢書作楚嚴王可證也故管嚴卽管莊世本云莊仲山者名莊字仲山耳左傳文十一年疏云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此蓋變例耳如弟子傳莊何漢書儒林傳作田何子莊之比

上服度　正義上之服御物有制度

案服猶行也謂君上行法度耳張說恐未塙

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　正義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卽行

案是非未定故待秤量既云無道何須秤量乎衡古通橫詩齊風橫從其畝漢書刑法志合縱連衡並以衡爲橫也橫訓逆故衡命卽逆命也與順命對張說非

老莊申韓列傳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案抱朴子內篇塞難引同莊子外物篇云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容知疑當作容志躬矜卽驕气容卽態色志卽淫志也又莊子以爲老萊子語

莫知其所終　集解箸書九篇名關令子

案當作關尹子騆云關令者或有諱避歟

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索隱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

案今本莊子有庚桑楚篇云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居畏壘之山無篇名畏累虛也

說難曰　索隱難音奴干反言遊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

案上文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云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詰難之難當讀乃憚反與奴干音異一人之言前後岐異令人何所適从乎又案五帝紀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也以難訓說則更繆矣今綜上三說以奴干反爲正讀說難文自明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正義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爲難

案非吾下十字作一句讀言說之難非以吾知說之道有以說之爲難也下非吾辨之（諸本衍難字據韓子刪）能明吾意之難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皆仿此正義說非韓子注云不知而說雖

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亦誤顧廣圻韓子識誤云此文首三句三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說甚塙今从之

則見下節而遇卑賤　索隱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

案詩蹇裳序思見正也疏云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故凡云見者於文法爲被動格見下節而遇卑賤者謂吾將受君操節汙下之目而與卑賤相遇（遻猶會揚惲書辛與黷會義同）故云必棄遠也下文則見無心而遠事情與此句對亦謂將受君無心佐時之目而與事情相遠故云必不收也索隱云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與此解俱繆韓非子注亦有疵病此之不可不知也

案之亦此也莊子逍遙遊之二蟲又何知謂此二蟲無知也此句韓子作此不可不誓也或史公以之代此以知代察後人不識之字之義復據韓子妄補此字耳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正義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

案善議與明言對謂明於辭言長於論議也此用發奸摘伏之才故能推其惡也張說非韓子善議作禮義推作挑明言禮義何能挑惡乎蓋古以義爲議後人不識善義卽爲善議因誤改爲禮義耳

彊之以其所必不爲

案不下當據韓子補能字與下句不能已對

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索隱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　志疑韓子作能士之所恥是也

案此言役身涉世聖人尚不以爲庖爲虜爲汙則遇合之際非才士所可措施也仕士古字通設猶措施也韓子則作此設作恥與此語異而意同仕今韓子不作士則唐後人誤之耳

君聞之而賢之

案上之字疑衍韓子無

司馬穰苴列傳

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　正義比音卑必耳反　札記舊刻音各本誤作作疑卑比二字當衍其一

案正義音卑疑爲音畀之誤畀與也此連下其羸弱者爲句言分糧食多與羸弱者必上當挩一又字必耳反卽爲比擬

之義衞將軍驃騎列傳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最謂凡計也此云最比其羸弱者亦謂已之所得凡計與弱者比耳

孫子吳起列傳

君弟重射　索隱弟且也重射好射也　評林徐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非

案以重訓再則上文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不可為訓矣仍以小司馬說為是

逐射千金　正義隨逐而射賭千金

案逐讀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逐謂競爭也左氏昭元年傳諸侯逐進注逐猶競也後漢書馮異傳注逐爭也故逐千金即爭射千金爭猶賭亦即賭射千金也張氏以逐訓隨復於千金上加賭字釋之謬矣

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　索隱按謂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綜捲縮非也

案劉說固誤小司馬說亦非也文選史公報任少卿書沬血飲泣更張空拳李善注云李登聲類拳或作弮師古曰讀為弮者繆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弮非手拳也李奇曰弮者弩弓也漢書李廣傳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弮疑作也師古曰拳字與絭同並謂控捲之捲亦同弮也下句云救鬭者不搏撠控弮猶控弦正與搏撠對也若云屈指之拳與撠字不倫矣又搏撠謂搏擊其戈戟撠戟字通耳索隱云以手助相搏撠又云撠謂以手撠刺人官本手下衍持字與余有丁謂撠義當為擊俱誤

伍子胥列傳

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

案若下當依說苑正諫篇補之何二字上云若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也蓋子胥言我雖不敢望分國然奈何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乎脫去之何二字以若訓汝則語無結束矣

仲尼弟子列傳

端木賜衞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

案論語學而章正義引弟子傳作三十二歲

子胥以諫死　索隱王邵案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

案家語屈節解云申胥以諫死王肅注云申胥五子胥也王邵蓋據越絕書內傳陳成恆篇誤涉家語也又案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子貢曰夫子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

身死隱君之過則史公所載子貢之言非無所本矣胥傳胥死在伐齊之前或是子貢由吳入越之時何由斷其未死耶

以徼其志　集解徼結堯反王肅曰邀射其志

案家語屈節解作以邀射其志王肅注云邀徼其志

艮矛二

案越絕吳越春秋並作艮馬今案上云劍一劍矛類也又下文奉吳王亦有鈇盧之矛作矛近是

鈇屈盧之矛　索隱鈇音膚斧也鏞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

案柯本官本皆作鈌索隱云音趹淩本作鈇音趺札記云屈聲近缺而誤衍一本無是也並案鈇鉞之鈇廣韻在虞韻無趹音鈇當作鈌趺當作趹蓋越絕書吳越春秋鈇作屈後人

溷入史文耳知趹當爲缺者鈌廣韻屑十六乙穴切與屈字聲母不同聲同則字通（說詳郝懿行爾雅義疏）故小司馬讀鈌爲缺以就同紐明缺即屈字耳（司馬相如傳貫列鈌之倒景前漢書作列缺此鈌有缺音之證也）後誤鈌爲鈇遂改音缺爲音膚復增斧也之訓展轉延誤遂令本初面目入五里霧中此古書之所以難讀與又商君傳索隱云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今此云矛名者亦猶後人名劍爲干將耳

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

案之當依越絕陳成恆篇作陳獲七將軍爲一事陳兵不歸又一事也

公晳哀字季次

案哀當作衰左氏桓二年傳皆有等衰衰有等次之義故字季次說在王引之名字解詁（家語哀誤克次說在志疑）

顏無繇字路　集解音遙　正義音由

案音由是也家語正作由古人名字相應由字路亦猶仲由字子路也

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

案漢書儒林傳云商受易孔子以授魯橋疵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師承世次與史相反又子庸爲橋疵之字史云矯子庸疵者先姓字而後名與班書異也下文周子家豎光子乘羽諸人並同例惟馯臂子弘不曰馯子弘臂而與漢書先名後字例溷疑後人誤乙當正

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　索隱光羽字子乘（此條索隱殿本挩局刊本依單本補）

正義光乘字羽

案此與矯子庸疵周子家豎諸人稱謂一例說已見上小司馬言是也漢傳云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田何子裝子家是字子乘亦是字明矣左氏襄十年傳正義曰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文十一年疏同）如百里孟明（字）視（名）南宮長（字）萬（名）皆合此例也是史公所記爲古人正例孟堅用變例耳

漆雕開字子開　正義家語云蔡人字子若

案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証五云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蓋名啟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王引之云古今人表正作漆雕啟並案二王所考是也然啟依字當作启說文启開也啟教也启與若艸書形近故家語誤作子若（畢沅山左金石志十五孔廟從祀先賢先儒碑亦仍家語之誤）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　志疑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三歲此傳四十二歲（據檀弓上疏二字乃三之譌）而今史記作十三家語作三十六何不同若是觀弟子欲立爲師一事有若之年與孔子當不甚遠十三歲是　札記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各本挩四字今依北宋本毛本索隱注引作四十二未知孰誤

案論語學而正義引史記弟子傳正作四十三與檀弓疏合索隱本偶誤三爲二耳局刊依北宋本毛本是也梁氏謂十三歲是乃臆說不足从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禮也

案二語不續疑是旁注溷入

漆雕哆字子斂

案單本索隱出漆雕哆三字注云家語字子斂下漆雕徒父

索隱亦引家語字固此今家語名從字子文案此二条索隱官本並脫則小司馬所見
本無字子斂三字與漆雕徒父一例也
公良孺字子正
案索隱本無字子正三字注引家語字子正
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至余以弟子
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　滹南集辨惑論人者亦據其行
事而已豈必容貌之覩且遷所引雜說鄙事有不足信矣又豈
皆論語之所載也
案未覩厥容貌猶云未見眞相也此謂毀譽失實並爲未覩
其眞相耳王氏刻舟求劍何其固乎又史公明云弟子名姓
悉取論語弟子問弟子問或亦書名猶管子書弟子職之比
今佚去耳且孔子家語亦可稱論語或遷時眞本家語尚存

與論語參互依據豈小儒所得窺見耶而王氏以爲鄙事非
論語所載何其陋乎
商君列傳
困民而教
案商君書更法篇新敘善謀篇敎下並有者字今以下緣法
而治者句例之當據補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案漢書韓安國傳安國曰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
常用此語而少變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案十四字作一句讀有同又說詳孝武紀一句連用二者字
例在周紀

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　考證董份曰既云作爲又
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志疑王孝廉曰疑是築冀闕作爲宮庭
於咸陽　札記疑爲字一本作築校者旁注後人誤并
案作築不詞張說不辨自破矣秦本紀云秦孝公作爲咸陽
築冀闕王孝廉之言近是或曰作爲許字之誤以居三年許
爲句或曰作卽年字之誤衍存參
蘇秦列傳
逐十二以爲務
案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云逐什一之利
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
案趙策旃作氈字通
聽竽瑟之音

案趙策句下有察五味之和五字此上下文皆偶句从策近
是
六國從親以賓秦　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
爲賓而共伐之
案賓通作儐擯國策姚本作擯鮑本作儐賓索謂擯擊秦小
司馬似以賓爲賓客字云以秦爲賓者謂以秦外來之客耳
不知賓爲敬禮之人無有斥逐之義也
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
案蔽字疑衍括爲矢末見書太甲上往省括於度疏矢末卽
鏃與鏑字正對也韓策始去括鏑二字作遠者達胷近者掩
心
專心并力壹意

案魏策無壹意二字壹意卽是專心疑一本作專心幷力一本作幷力壹意後人誤合之耳

抱柱而死　雜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御覽人事部引作抱梁柱而死燕策莊子盜跖篇同

案論語學而正義燕策姚氏校引史記柱上並無梁字國策莊子與史文固有出入選注御覽每不足恃此蓋誤涉二書耳王氏所引未塙

其大上計破秦

案燕策作夫上計破秦疑此大字卽夫字之譌其字涉下其次而誤衍也張氏正義云大好上計策則詞不成義

爲木人以寫寡人　札記寫乃爲字之譌爲古象字燕策作象

案寫猶象也秦始皇紀寫放其宮室周髀秝經笠以寫天並是此義張說非也國策吳師道補注曰象一本作寫士禮居叢書影宋本國策亦作寫黃丕烈札記云寫字是

張儀列傳

必大關天下之匈　集解徐廣曰關一作開

案楚策作必開扃天下之匈黃氏札記云此當是策文作必扃天下之匈開關皆所記史記異文而誤入者關扃同義今按黃說是也然史大上疑無必字蓋策作必扃史作大關也單本索隱正作大關天下匈惟匈上偶挩之字耳

獨擅綰事

案趙策作獨制官事綰蓋官字之誤

方將約車趨行　正義趨音趣

案當云音促

夫趙王之狠戾無親　札記很戾各本很譌狠今改

案燕策亦作狠戾云狠戾者蓋亦孟子書很疾之比也局本改很未塙褚先生補龜策傳云勸以貪狠又云貪狠而驕並視此

雖大男子裁如嬰兒　集解駰按裁音在

案此裁字當讀爲纔後漢書馬融傳注裁僅也與纔同裴注音在蓋才之誤左傳慶父才史記才作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敘云裁日閱數人注裁與才同蓋才卽纔字也

言不足以采正計

案此計字下當有挩文燕策云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决事采與求計與謀義並同也今以計字屬上讀費解矣

軫將行不得待異日

案異日下當據魏策補矣字索隱於待字斷句誤也

臣主與王何異也　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

案小司馬說非也上云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此句正應其語也陳軫以爲陳述事勢務合於理無分彼此也徐孚遠云軫言已之爲秦王計不後於楚王是也

則秦韓之交可錯矣　索隱錯音措錯停止也

案錯猶置也謂棄置不理也策作廢廢亦置也見廣雅釋詁四及小爾雅廣言

樗里子甘茂列傳

智伯之伐仇猶　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以仇酋爲厹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

案說文口部𠯑臨淮有𠯑猶縣段玉裁注云見地理志韓子智伯伐仇猶非此縣也

昔曾參之處費至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案此段秦策在王曰寡人不聽也上疑史記錯簡

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

案此句賢信二字並舉信之誤倒當據秦策乙

甘茂曰息壤在彼

案秦策上文請與子盟下有於是與之盟於息壤八字讀至此句息壤在彼方有言猶在耳之感今突出四字何似讆語乎疑史有闕文

禽困覆車

案禽字古人有三說一以禽訓鳥如爾雅釋鳥二足而羽謂之禽是一以禽訓獸說文禽走獸總名从禸象形今聲禽离兕頭相似是一以鳥獸兼訓白虎通田獵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擒制也是鳥無覆車之理此禽字當从許說曹植詩名都篇一縱兩禽連以兩禽指雙兎亦是此義

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　集解徐廣曰過一作適　正義若二國皆事秦公則衞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

案過字當从適義依張說則與下文收楚韓語背

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　集解一云內句章昧之難　索隱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納章句之難

案依小司馬說須以行訓爲又以爲通僞也史公文不應晦澀如是也

夫項橐　札記索隱本大各本夫

案索隱本夫作大注云尊其道德故云大項橐恐是小司馬因誤本而曲爲之說局本據單本改大未塙夫大形近易譌燕策夫上計破秦蘇秦傳誤作大上計

重彊齊楚　集解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挩一字

案依裴氏說則史文當無楚字說又在敘例

穰侯列傳

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　索隱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　正義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

案正義與上疑挩不字否則張說謬甚

白起王翦列傳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

案此後五年昭王廿一年也秦紀昭王二十七年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與此異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

案秦紀作九城此作五疑涉五萬字致誤

廉頗易與且降矣

案與同舉詳前項羽紀

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句閒趙軍分而爲二

案此亦祝聃衷戎師左氏隱九年傳與闗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桓九年傳之故智也或以閒字連上讀非

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

案八九月者未定之辭蓋在八九月之交猶孟子書所謂七八

月之交非謂圍邯鄲有八九月之久也下文云居三月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又云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則圍邯鄲當是八月非九月矣然秦紀云五十年十月武安君起有罪爲士伍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則此十一月者亦十二月之交乎又本傳起遷陰密卽敘在八九月下不另立月亦正爲八九月爲渾融之辭耳

遷之陰密　正義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卽古陰密國札記國字疑衍密康公國也

案秦紀正義故城上有括地志云陰密五字卽古陰密國作卽古密須國也無密康公國也五字又周紀正義亦引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蓋古人引書閒以已意增損非必括地志原文也而本傳正義當

有括地志云陰密五字

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

案爲猶則也見釋詞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案此語今見莊子楚辭史公云鄙語者蓋古諺耳

孟子荀卿列傳

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　索隱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圜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圜鑿吾知其鉏鋙而不入也

案宋玉九辯云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古人引書不拘字句故小司馬微變其文也又離騷曰何方圜之能周兮又云不量鑿而正枘兮是宋玉所本洪頤煊曰說文無枘字依字卽是筍字

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

案作同詐見前謂先以詐術求合然後引之到同大道也

孟嘗君列傳

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

案齊策以爲蘇秦語

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

案而古通乃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曹世家而作乃淮陰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蒯通傳乃作而

君獨不見夫朝趣二字當依雜志乙市者乎　索隱趣音娶又音趍

案趍卽趣之俗作又音趍三字衍也局本已據單本刪

平原君虞卿列傳

槃散行汲　集解駰案散亦作跚　索隱散音先寒反亦作珊音同

案司馬相如傳㜸珊勃窣索隱引韋昭曰㜸珊匍匐上下也

乃穎脫而出　索隱案鄭氏原誤作玄曰穎環也脫音吐活反

案脫疑作說不然小司馬之音爲贅矣

劃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

案功下也字當移在勳下日知錄二十七云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　索隱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

案負親者卽謂趙之事秦不如韓魏耳趙郝自謂爲趙王解

釋其背負親瞎之攻耳小司馬說非

信陵君列傳

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　正義爲于僞反

案爲當如字讀張氏音非

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　集解徐廣曰一作羞

案爲與於字聲近字通莊二十二年左傳並於正卿釋文于本或作爲于於字同作羞非或云爲者謂令公子爲執轡枉車諸事也亦通

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

案日字複用說在序例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日知錄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案索隱舉之二字疑誤倒乙爲豪者之舉則與顧說同

春申君列傳

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

案秦策兩虎相鬬句不重此用重句則而字當讀爲則下文致至則危策作而危是則與而古字通也新序善謀篇與史文同

王休甲息衆二年

案秦策新序善謀篇並作二年姚本國策甲作申無休字

吳之信越也从而伐齊　索隱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

案從當如字讀從猶隨也謂吳既信越隨而伐齊耳秦策注云從舍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北師伐齊止得其義下从而伐趙同劉氏說非

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

案詳善也

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　正義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盖號諡而孟嘗是諡

案錢泰吉校勘記云正義然上當尚有文今缺笠謂並蓋號諡二句亦有誤

園死士俠刺春申君

案俠策作夾字同

范睢蔡澤傳

應襄王　索隱名法章

案此蓋後人坿記而誤爲小司馬注也單本無

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

案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引史記作賜范睢金千斤予謂千金近是下云須賈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若十金戔事耳何以疑其以陰事告乎

魏齊大怒使人笞擊睢折脇摺齒　索隱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脇而又拉折其齒也

案魯世家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折其脅公死於車公羊傳云拉公幹而殺之何注以手拉折其幹小司馬摺音力答反蓋以摺爲拉也拉折義同故鄒陽書云范睢摺脇折齒楊雄解嘲云折脅摺髂王篇髂腰骨

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　索隱椹者莝椹也質者剉刃也謂腰斬者爲椹質也單本爲作當無謂字

案此明云質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以質與要
對舉小司馬乃云謂腰斬者爲椹質豈貞所據本要質二字
互易乎單本索隱僅出正文當椹質二字無从校覈然一云
當一云待質要二字自是至當不易秦策亦同可證也考爾
雅釋宮椹謂之榩郭注椹斫木櫍也孫炎注椹斵材質也古
質櫍鑕三字通用則椹卽爲質矣（張丞相傳解衣伏質索隱引小顏云質椹也）又
周禮圉師射則充椹質注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
鈇與斧同則椹質又卽爲斧鉞矣（此對文則異散文則同）說文金部
鈇莝斫刀故小司馬以椹爲莝椹質爲剉刃也莝剉同刃卽
刀也
爲其割榮也　索隱割榮卽上之擅厚謂擅權也
案割榮謂割損其榮祿耳上云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故諸

侯苟擅厚其國必剝削其爵祿也索隱謬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　集解徐廣曰一作溉音同　索
隱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
案概與溉音同字通周禮春官大宗伯眡滌濯注溉本或作
概可證也溉與渼同義（說文渼灌溉也）溉於王心者亦卽尙書說命
啟乃心沃朕心之義也秦策作關另是一義索隱以徐音爲
非未達
奮擊百萬戰車千乘
案此二句當依秦策乙謂戰車千乘可以奮擊百萬所謂秦
得百二也今句倒失其義矣
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
考証徐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案蔡澤傳云北坑馬服則括亦號馬服也古人父子同名號
者甚多貞說似有據
行義不避難　集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訾（黃丕烈國策札記引作譽失檢）
案秦策作行義不固毀譽黃氏札記謂固卽困字之誤是也
訾亦當从策作譽
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　索隱噭音皎高
誘云夏育爲田摶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
時太史也
案據索隱音讀則小司馬所見本噭作皦與今本異也秦策
作太史啟司馬貞謂非襄王時太史是
樂毅列傳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

案既云竊觀不應復出見字也燕策云臣所以學觀者觀之
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新敘雜事三云臣所以學觀先王
舉措有高世主之心學觀猶竊觀舉卽舉措之媘文也錯措
古今字史衍見字明矣
先王以爲慊於志　索隱嗛者常嗛然而不愜其志也　札記
此慊當訓愜訓足
案燕策姚本慊正作愜鮑本作順義亦通新序作快其志則
此慊字之訓甚明也索隱謬
離毀辱之訓誹
案國策與新序並無誹字此疑衍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　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
里今故以書相告也　日知錄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

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非
案燕策云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新序同惟較語字作訟
史文更爲顯明顧說是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
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
案文選盧子諒覽古詩注引史記作欲予秦璧城恐不可得
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
案賢下大夫二字蓋涉下上大夫誤衍時相如爲繆賢舍人
未爲大夫故廉頗曰相如素賤人也趙王以爲賢者特心賢
之耳大夫二字贅而無當明矣
括母問奢其故
案奢字疑衍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案覽古詩注引作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
田單列傳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至立爲襄王
案此段不似論贊語疑是褚少孫輩所補否則係傳末錯簡
耳
求諸子立爲襄王
案此語未安疑立下挩法章二字
魯仲連鄒陽列傳
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
案趙策云百萬之眾折於外蓋誇辭耳
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

案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引史記並無謂字局刊本據
舊本史記刪去之是也
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
案上既云爲書下書字衍也齊策無當據刪此類史公抄襲舊文似不能與緐經例同論
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
案信同伸
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
案齊策及淮南汜論並云喪地千地蓋亦誇詞也梁玉繩刺
客傳志疑云魯地安得如此之廣正與余意合
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　索隱忌
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

案司馬相如傳吳莊忌夫子之徒集解徐廣曰名忌字夫子
索隱云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偁時人
以爲號耳而徐廣云字爲非與本傳所說自相牴牾今以下
句淮陰枚生例之忌字蓋衍生即先生之叔孫通傳先生何言之諛也漢書作生何
言之諛也可證又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集解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作張恢生所與夫
子並是尊偁小司馬後說近是也
而昭王疑之
案上太子畏之句無而字此句亦不應冠以而字也漢傳文
選並無
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
案索隱本卞和作玉人刖作誅與漢傳文選新序同今本史
記蓋後人依裴注改也下文卞和仿此張氏札記反疑單本

誤疏甚

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

案索隱本臏作臏與漢傳文選新序同段氏說文髕字注曰臏者髕之俗去鄰頭也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集解應邵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下畧　索隱商歌者謂爲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

案商歌疑是高歌之譌漢傳集注正作高歌文選作疾歌義亦近然嘯賦注引應說亦作商歌則其誤已舊矣

公聽並視垂名當世

案名讀爲明古明名字通欒殺傳曁先王之名新序作曁先王之明王坐明即公聽並視之效所謂公生明也皆對阿偏而言若以爲聲名則當云垂

後世今云當世則與垂字戾矣漢傳文選並作明

則五伯不足稱

案稱讀爲相稱之稱所謂五伯不足六也漢傳文選新序稱並作侔義同又稱揚字本作偁與侔字形近或誤侔爲偁復轉爲稱歟

故功業復就於天下

案就字誤衍復卽覆字之媘謂功業覆被於天下也後人讀復如又復之復故妄加就字不知此言聖王功業指武王之創業非中興之謂不可云復甚明也漢傳新序文選復並作覆無就字

故秦信左右而殺　志疑荆卿刺秦不中何得言殺漢書文選作亾尤非

案新序殺作弒

牽於帷裳之制

案裳漢書作廧新序文選並作牆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

案自欲使至求親近於左右云云一气貫注回面句上不宜冠以故字也漢書新序文選並無當據删又則士二字下亦當依三書補有字語勢方足

史記訂補卷之六終

陳準

史記訂補卷七

屈原賈生列傳

爲楚懷王左徒

案文選長笛賦注報任少卿書注引史記並作爲楚懷王左司徒

博聞彊志

案報任少卿書注引作博文彊志蓋文聞聲同又涉論語博我以文致誤也褚少孫補三王世家亦云博聞彊記君子者可證也

使於齊顧反

案顧亦反也見雜志顧反騈字

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

案行下疑挩曰字

眴兮窈窕

案殿本窈窕索隱本作窈窈局刊从毛本札記云蔡王柯陵本作窈窕笠案楚辭九章作眴兮杳杳王逸注云杳杳深冥皃也洪興祖補云史記作窈窈杳與窈字通是諸本作窈窕者誤也

易初本由兮　集解王逸曰由道也

案九章由作迪無王逸注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集解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案盛亦重也此言所任者艱重所載者盛大以致陷滯也〔載行〕而不濟耳任重與載盛偶舉與論語任重道遠語同也裴引王說繆

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

案爲字疑衍漢傳無

世謂伯夷貪兮

案上已云逢時不祥此不應復出世字漢傳無

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　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合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

案增字同層謂鳳皇見細德險阨之兆故搖動其重層之翮遠逝而去耳張氏說費解又搖增翮集解引徐廣曰一云遙志疑困學紀聞十二云顏注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王說是增擊蓋聲近致誤

庚子日施兮

案萬石君傳劒人之所施易集解引如淳云施讀曰移又田叔傳如有移德於我集解引徐廣曰移猶施也是施移古字通用也

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

案漢傳文選並作愚士此作拘者疑涉下囚拘致誤

刺客列傳

與齊戰三敗北

案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曹沫切亡貝不死三敗之辱注引史記云與齊戰三戰三北

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

案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引史記皆作以是也當據正

然是者徒深知政也
案徒與獨聲近義同華嚴經音義下引劉熙曰徒猶獨也政自謂市井之人獨嚴仲子深知之耳韓策無者徒二字文情稍遜
因自皮面決眼
案文選別賦注引史記作因自破面抉眼破蓋披字之誤續列女傳曰聶政自披其面御覽五百十七引史記亦作披面披皮義同說在雜志決作抉與韓策同然索隱明云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則史策自異善注不足據
荊軻雖游於酒人乎
案乎疑中字之譌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太善矣則不可

案下則字義與若同用則字者避若字複耳則訓若王氏讀書志三之二說證甚詳茲不贅
慫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索隱燕丹子（宮本作燕太子篇）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鼃（宮本作鼃誤）太子捧金丸進之
案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引燕丹子曰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
案燕策作年十二
以其所奉藥囊提軻也
案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索隱云蕭該音底提者擲也提軻下策無也字此疑誤衍

中桐柱　札記策無桐字疑衍毛本作銅字殿本同
案正義引燕丹（宮本誤太）子云入銅柱火出（文選注同）文選盧子諒覽古詩云揮袂睨金柱金即銅也是秦廷以銅爲柱有明徵矣若云中桐柱則不見匕首之利策無銅字蓋媘文不可以例此
李斯列傳
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正義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
案秋亦時也張氏望文生訓非信陵君傳朱亥曰此乃臣效命之秋也謂效命時也諸葛亮後出師表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亦謂危急存亡時也後漢書班彪傳上文選七啟注並云秋猶時也

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案文選諫逐客書二十作三十
而願忠者衆
案以上四寶者多句例之疑而字衍文選無
身殆傾危
案殆疑爲逮之聲誤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　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
案小司馬說非庶幾謂苟免也此謂忠臣不避死而苟免與下句孝子不勤勞而見危句偶故曰各守其職也小司馬謂斯言己亦庶幾忠臣則與下孝子句不侔矣
計莫出於此

案出猶逾也過也莫過於此者言無有勝於此也吳王濞傳云臣愚計無出此義同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

案深字疑衍此以庸人盜跖對舉上言庸人不釋布帛盜跖不搏鑠金此承上謂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而盜跖之欲淺百鎰之利也不云百鎰者蝫辭也後人誤於利下加一深字以利深與欲淺對則以庸人之心重爲句不辭甚矣下云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葢亦後人妄增以應上鑠金百鎰句也

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索隱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云固我者一云以我爲短少且固陋於我

案且猶將也固猶必也謂丞相豈少我哉將專必我哉故趙

高曰如此殆哉而沙邱之謀裂地而王之讒搆得乘閒而入也

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

案嗟乎與悲夫語複文選恩舊賦注引史記無悲夫二字近是又選注計作託

實無反心

案文選注反心二字倒

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

案之字疑衍俗議者卽上言人皆以斯極忠也謂察其本皆由自取與俗說異

蒙恬列傳

以是籍於諸侯　索隱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

案左氏文十五年傳宋司馬曰名在諸侯之策劉伯莊說是也方氏補正亦云劉氏是也春秋傳非禮也勿錯

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索隱參謂三卿伍謂伍大夫欲參伍更議

案參伍猶言錯互也史公自序云參伍不失集解以爲參錯交互正得其義索隱說謬

張耳陳餘列傳

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

案有當从漢傳作以

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　正義戲音羲出驪山

案正義出上當有水名二字

黥布列傳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　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

案俳笑猶戲笑也一切經音義十引蒼頡篇云俳戲也漢書布傳俳笑正作戲笑可知俳卽爲戲貞云俳優者謬也宜本攷證引急就章注云俳謂優之褻狎者也亦非其義

布甚大怒　志疑甚大二字當去其一漢書無甚字

案此疑以甚大駢用非誤衍說在序例

淮陰侯列傳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

案孫子九地篇云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案天下已集豈可爲逆於其必不可爲叛之時而夷其宗族

豈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讀此數語韓信心跡劉季呂雉手段
昭然若揭矣文家反覆辨論反不若此言之宛轉痛快

韓王信盧綰列傳局刊依宋本舊刻本索隱本删王字並案各本皆有漢書亦同疑出王字所以別於淮陰侯韓信也茲姑承舊待有識者鑒別焉

信上書曰國被邊　集解李奇曰被音被馬也
案漢書注引奇曰被音被馬之被蓋馬下捝之被二字殿本
也作反非

顇當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
案名富顯於義未安蓋上有貴字鈔者因誤衍富字耳漢傳
作名顯當世可證

田儋列傳

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　集解韋昭曰

海中山曰島　正義案海州東北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案入海居島蓋泛指東海中島韋說是也下云今在海中不
收又云守海島中可證也必如張說則海中亦為海州中矣
海州屬江蘇橫何緣至是乎

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
案今字復用疑誤衍其一且高祖在洛陽非暫居也不必云
今漢傳無上今字是也但此亦可以繁緟例視之

樊酈滕灌列傳

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
案絕疑斷字之誤絕本作㡭蓋斷之爛文也言不見臣等計
事豈獨與一宦者訣斷乎

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案漢書無縣字師古注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
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今案云近我以尊異
之則从漢傳為得

戰疾力　集解服虔曰疾攻之
案疾謂急劇也疾力並形容戰字服說非

攻下黃　志疑漢書作下外黃此缺外字
案毛氏集解本黃上捥補外字蓋亦據漢傳增入也

卒斬僦及特將五人　集解特一之特也
案特義如詩黃鳥百夫之特蓋梟將之號也裴說未塙漢書
注師古曰特獨也各獨為將益誤

張丞相列傳

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　索隱裴駰又引任安書誤為得

其實　校勘記集解不見引任安書
案索隱任字蓋涉任敖誤衍安為漢字之誤

緒正律歷　集解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
案爾雅釋詁云舒業順敘緒也故緒正者謂次序正齊之也
尋業非其義

蒼子復長　志疑御覽五百十九引史云蒼子復長八尺餘與
漢書同疑今本捝之
案集解引漢書云長八尺則裴氏所見史記已無八尺之文
御覽引史多混班書說已見上恐不足據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案必下當據漢書補欲字淮陰侯傳云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與此語意正同
數見不鮮　索隱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
案小司馬旣以數見爲時時來見又云莫令見不鮮之物增文解釋委曲難通劉攽校漢書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不美其說可从
無久慁公爲也　索隱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
案上文謂其子曰與汝約集解徐廣曰汝一作公疑史記汝本作公與此慁公並指其子也鼂錯傳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又曰人口議多怨公者又曰吾去公歸矣呼子爲公非僅有矣後人改上公字爲汝小司馬遂以下公字爲賈自謂

失之遠矣漢書上下並作汝注引服虔曰不久辱汝也移注史記塙切不易故劉攽說史記亦曰毋久溷汝也梁玉繩云兩公字殊不安漢書並改作汝甚當項羽季父項伯偁羽爲公鼂錯父稱錯爲公者三章時項羽方爲諸國長伯叔之禮蓋从畧錯父謂子爲公乃恨怒之辭補正說同皆不可以例陸賈也或者賈實以公呼子而史直書之以著其失言乎竝謂梁氏後說近是史臣傳神全在摹擬口吻高祖嘗自稱乃翁若正以名分亦豈古人稱朕與不穀之意哉惟不爾則不足以肖高祖之梟雄故史漢並不能就繩墨而改其言也然則改陸賈之言獨不失賈之神采乎方氏補正謂賈任達故偁其子爲公得其旨巳書賈之偁子爲公所以見賈之曠達亦猶書錯父謂錯爲公所以見錯父之怒也漢書錯傳集注引如淳說謂錯父偁錯爲公以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與梁氏謂漢書所改甚當並一偏之見也又崔適史記探源云偁人爲公非當時語乃太史公之辭也亦謬
食三萬戶侯
案侯字疑衍漢傳亦同
士務附　集解務一作豫
案作豫者爾雅釋詁豫樂也謂樂而附之也然作務爲是論語學而君子務本皇疏務猶向也慕也國策中山策必爲趙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亦向坿之意故高注云務附親也
沛公據雪足杖矛
案據讀爲遽

傅靳蒯成列傳

敖下　集解徐廣曰敖倉之下
案徐說誤也漢書注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
殺人不死　志疑范棫曰四字可疑漢書無此句是也殺人者死入關初約巳有明條豈于周緤獨破格乎諸大功臣未聞有此賜
案高祖卽位後不復守三章舊約諸凡嬴秦酷政依然遺留故逮孝惠卽位始除挾書之禁孝文卽位始除肉刑也緤爲暱臣或受特恩安可以諸大功臣比方乎班固不書蓋是闕疑

劉敬叔孫通列傳

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
案斤字衍漢書無說在荆燕世家

季布欒布列傳

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

案四當作三古四字作三故易誤也漢傳云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

高祖急至漢王遂解去　志疑方言高祖遽曰漢王似是兩人矣

案此例在呂后本紀

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

案而同則也說在經傳釋詞

袁盎鼂錯列傳

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集解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　索隱如說爲得　考證

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疏

案盎所以責絳侯者因高祖崩諸呂用事而弗能正也非罪其不能隨高祖死也是勃之不得爲社稷臣正坐主亡時不能干與亡時之政也如說至當若依徐說則主在與之同在主亡與之偕亡是晏平仲所謂私暱者之事烏得謂之社稷臣哉孚遠說陋極

今兒廷毀我

案漢傳廷作迺方是怨辭疑廷字誤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

案再三二字誤易當據漢傳及孝文紀正

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　集解徐廣曰議一作讙

案漢傳作口讓多怨公何爲也讙蓋是讓字之譌何下當有爲字何爲者謂疏人骨肉戒勿爲也何也者是恨問之詞徐引一本當與漢傳同也

謁者僕射鄧公　正義漢書作鄧先

案今本漢傳此處亦作鄧公惟下文云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又云鄧先時免蓋張氏誤記耳

張釋之馮唐列傳

卑之毋甚高論

案索隱本無論字

尉無賴　集解張晏曰才無可恃

案廣雅釋詁一賴善也孟子告子上富歲子弟多賴趙注同張氏增字解釋恐未合

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　集解徐廣曰斮一作錯駰案漢書音

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閒也　索隱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斮音側畧反蕠音女居反案斮陳蕠以漆著其閒也　札記御覽五百五十二引無蕠字漢書本傳及楚元王傳劉向說此事亦無漢紀并無此二字舊刻蕠作絮與索隱本同

案漢紀無陳絮二字故音義謂斮絮以漆著其閒也水經渭水注有陳字蓋本漢傳御覽引無絮字亦涉漢書也考蕠字說文不載玉篇蕠藘草也義異集韻九魚音袽黏著也則蕠漆義同故云漆著其閒也不云著蕠者嫌以爲實字古人引書多取大意不依原文今斮陳義同絮漆義同故或省去陳蕠字也小司馬旣分絮蕠爲二音復云斮陳則以蕠爲絮誤甚矣舊刻單本改蕠爲絮尤謬

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

案使騎捕語無結束漢書作捕之屬廷尉當據乙蓋騎捕得後乃屬廷尉非屬廷尉捕也

萬石張叔列傳

其執喪哀戚甚悼

案悼卽是哀戚史記雖恒有駢累然此句漢傳無悼字較是

上曰劍人之所施易　集解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

案爾雅釋詁弛易也釋文弛本作施是施易二字義同累用也郭璞注云相延易有拖引之義說文劍人所帶兵也帶劍必拖垂引延故曰人之所施易也下云劍尚盛未嘗服也語正相應小顏漢書注云施讀曰貤貤延也亦是此義如淳以爲貿易字誤矣或曰施易當作拖曳

朝廷見人

案見讀去聲見人謂顯著之人劉敞曰謂達官也

然歐驕雖治刑名家　正義刑刑家也名名家也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案上文集解引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引別錄說同又曰說者云刑名家卽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一（官本誤作二）也韓非傳索隱亦謂刑名爲名實相稱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刑非刑罰之刑與形古字通用形名猶言名實故其論云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商君列傳少好刑名之學義同陳氏瑚曰申韓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是知刑名爲一家張氏妄分爲二又以刑爲刑法俱肊說不可從也

田叔列傳

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札記此所字疑當在下文喜游諸公下

案張說非也喜游諸公者謂喜與諸公游也卽如張氏意亦當云游諸公閒不當云諸公所也漢書樂巨公下雖無所字諸公下亦無所字此不可以漢書爲例明矣鼂錯傳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先所倉公傳平好爲脉學臣意所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並與此同

何自敢言若主

案漢傳作何敢自言主

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　集解徐廣曰鄭當爲鄚　索隱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志疑徐謂鄭當爲鄚是下文家于鄭同譌文選七發呂向注以爲鄭人李善注引史作鄚人舊唐書地理志開元十三年以鄚類鄭字改爲莫也　札記扁鵲時未置勃海郡史亦無此書法當是後人竄改又云據下文乃齊人而家於鄭鄭字非誤

案韓詩外傳十說苑辨物並云鄭醫秦越人勃海郡三字蓋後人因下文臣渤海秦越人也誤補張氏札記說是也汲古本胡刻本文選七發李注亦作鄭人梁氏誤據俗本耳唐人以鄚類鄭字改爲莫蓋亦影響於徐廣司馬貞之說耳

少時爲人舍長　索隱劉氏云守客館之帥故號云舍長也

案索隱本爲下無人字觀伯莊注人字蓋衍

視見垣一方人　索隱眼通神也
案官本眼譌服
其聲動心
案趙世家心上有人字
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　索隱案傅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志疑虢滅已久此時焉得有虢古史謂薛久亡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虢蘇氏臆度之詞不足證也（中畧）說苑作趙甚是趙簡子之子爲桓子韓非所謂桓侯者鶡冠子世賢篇言魏文侯問扁鵲魏文與趙桓並世可以爲驗或曰晉孝公紀年作桓公與魏文侯同時當是扁鵲所見者

案梁氏所證係偶合非塙論也揆之本傳延繆輒見上文扁鵲方視簡子疾如其後復過趙而救其子不應至宮門下國中若勿識者縱曰中庶子未知扁鵲而鵲曰未嘗得望精光君曰未得拜謁於前又何說耶韓詩外傳亦作虢張機傷寒卒病論集序曰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蘇氏之說爲足據也索隱云虢改稱郭郭卽虢字一聲之轉也梁氏引或說謂晉孝公亦非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
案穰當從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一策府元龜八百五十八引作禳禳與穰形近故誤外傳說苑雖云有壞土之事然史記不必同也所禳之事非一端此次祈禳特急故云過於衆事也且暴蹷氣雖絶尚望其生也故急禳若治坟墓何急爲

以八減之齊
案齊同劑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　集解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此條集解官本無）　志疑趙簡子卒時至桓公午立凡九十三年何鵲之壽耶文選養生論李善注言史記自爲舛錯余疑卽趙桓子新序二仍史韓子喻老譌作蔡
案文選七發注引韓子作晉桓侯養生論注引新序亦作晉桓侯梁氏前云或曰晉孝公紀年作桓公與魏文侯同時桓侯或卽桓公史記偶誤以爲齊乎謂卽趙桓子無徵據未是
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
案多猶大少猶小也謂人之所苦苦於疾病重大而醫之所苦苦於道術微小也正義謂言人厭患疾病多甚集解引徐

廣曰所病猶療病也俱未得
妄切痛夫死者不可復生
案切疑爲竊字誤竊俗作窃因脫爛爲切耳
而刑者不可復續　集解徐廣曰一作贖
案作贖非文紀漢書刑法志並作屬師古曰屬聯也續亦訓聯與屬字通一本作贖者蓋後人誤會下文贖父罪句而改之耳
及所能治病者　集解徐廣曰一作爲爲亦治
案廣雅釋詁爲瘉也下文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治已者卽對痊瘉言也作爲字是
臣意對曰至臣意不能全也
案太倉公對詔語甚煩瑣疑史公逐錄原文未及刊正者或

謂其與扁鵲傳文筆不類疑出褚少孫輩之手恐未然也

臣意飲以火齊湯　札記案火疑大字之譌齊卽劑字扁鵲傳齊桓侯節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酒醪二字韓非子作火齊新序作大劑是其證後火齊字放此

案張說未塙下文云齊王侍醫遂病遂云扁鵲曰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是火齊者卽剛劑也素問玉版論要篇云其色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孫詒讓札迻云必齊對湯液醪酒爲文必字當爲火篆文二字形近因而致誤若是大齊則不應誤作必字矣是知新序作大齊者譌火爲大也說又詳余所箸素問解詁中

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　札記溼疑誤

案此腎病候也腎水藏故云溼然溼字當不誤

臣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　索隱旋乳者言迴旋卽生也

案旋猶俄也旋乳者謂俄而卽乳產也小司馬以爲回旋卽生下文病旋已亦爲回旋卽已乎天官書索隱旋疾也漢書董仲舒傳集注旋速也旋有疾速之義故典藉恆用以爲俄頃詞也詩中又每作卽時意

望之殺然黃　集解徐廣曰殺音蘇葛反　正義殺蘇亥反

案集韻十四點殺桑葛反散皃蘇亥反未詳

察之如死青之茲

案爾雅釋器云蓐謂之茲注茲者蓐席也素問五藏生成篇

云色見青如草茲者死此死青之茲之所本也蓋草蓐之色青而枯槁故云死青也王冰注以茲爲滋言如草初生之青色非也說又詳余所箸素問解詁中

心急然無苦

案急蓋忽字之誤上句云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苦故云忽然無苦也

病方今客腎濡　正義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　札記濡當作輸五藏之輸見扁鵲傳正義說非

案札記說是也渝輸古人通用左傳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穀二傳渝並作輸

故日月不下

案月卽月事也素問陰陽別論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

言曰藏氣相反者死

案言上疑脫師字此引師言爲據猶後引書也上文師言曰安穀者過期可證

吳王濞列傳

故王孽子悼王王齊七十餘城

案孽上衍王字當依漢書删

陛下多病志失

案失讀爲佚韓非傳云又非吾敢横失而能盡之難也索隱引韓子失作佚顧廣圻曰失佚同字漢書志失作志逸注師古曰逸放也佚逸音同義近

佗封賜皆倍軍法　集解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案淩本殿本軍並作常局刋从諸本作軍漢書亦作軍而集注引服云倍獲之常法與裴注同是史漢俱作常也

尙何誰拜

案何誰義同駢用

魏其武安侯列傳

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

案武安時已用事所欲者爲相耳欲字當在爲上漢書無爲相二字便無欲字可證也

已然諾　索隱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

案小司馬說非師古注漢書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近是曲禮云必謹惟諾語與此相似貨殖傳則猜刻矜已諾亦謂矜其必信之諾也正義云已音紀非

至旦平明

案旦上疑脫日字旦日明日也見項羽紀倉公傳謂至次日平明也旦卽平明旦平明疊用不成語矣此非駢字之比漢書亦誤

不仰視天而俯畫地

案此與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同以而爲則也而與則同義說詳經傳釋詞

韓長孺列傳

自上古不屬爲人　索隱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

案正文及索隱二人字皆宜作民疑小司馬避太宗諱幷改史文也

雁門馬邑豪聶公壹　索隱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

案匈奴傳漢使馬邑人聶公壹索隱云衞靑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余謂設翁壹爲名則不當省稱壹顧說是也

禔取辱耳　集解徐廣曰禔一作祇也　札記宋本毛本禔注同各本作褆

案易坎九五祇既平釋文云京作禔此是氏二字通用之證也祇既从示禔亦不應从衣明矣漢書禔作秖師古注曰秖適也又顏注竇嬰傳曰秖適也音支其字从衣蓋唐代所定與經典不合段氏說文示部注說之詳矣禔說文云衣厚禔也玉篇云衣服端正皃類篇云衣服皃是从示从衣截然不同也王筠說文句讀云集韻祇適也本史記韓長孺傳甚是周本紀虞芮爭訟亦云禔取辱視此

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

案漢書慰作尉師古曰古安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字耳是史記經俗人改竄矣

唯天子以爲國器

案唯古與雖字通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一本唯作雖可證也說又詳王氏張儀傳雜志

李將軍列傳

廣家世世受射

案索隱本出正文世受射三字疑貞所見本世字不重

中貴人將騎兵數十縱　集解徐廣曰放縱馳騁

案縱當从漢書作從師古注曰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必本字作從故或以爲放縱或以爲隨從也余意中貴人僅將騎兵數十不敢放縱馳騁

審矣小顏說是
莫府省約文書藉事　索隱案大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
兵行舍於帷帳殿本作兵門合施帷帳　故稱幕原誤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
爾雅訓莫爲大非
案宋祁校漢書注云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淳考漢書灼注與
此全異蓋宋氏誤耳又案小爾雅廣詁云莫大也索隱爾上
當依殿本補小字
廣出獵見艸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
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案復入下不應有石字疑誤衍漢書云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矣可證此誤
軍無導或失道

案漢書或作惑字通
敢從上雍　索隱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　志疑胡三省曰
雍蓋衍字
案大顏云漢書注以爲師古說豈小顏襲大顏注乎史文上
字當重顏氏胡氏說俱非詳武紀
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案忠實與誠信複忠實心從漢書作中心爲長
匈奴列傳
居於河內圁洛之閒　索隱晉灼音嚚當从漢書注改嚚四字合刻本無　三倉
作圁
案漢書作居于西河圁洛之閒注引三倉作圜圜本圁字集
解云音銀則作圁不作圜明矣三倉作圜或古字借用足知
漢書作圜未塙洛當作濼說見志疑
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
案集解於句注斷句非也蓋犇非地謂并代以臨胡貉也破
下據漢書補之字句讀自明
大會蹛林　索隱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蹛林
案此李少卿逸詩也書當作詩
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
案安上當从漢書補得字以上句例之自明下文使老者得
息幼者得長語同
衞將軍驃騎列傳
畜數千百萬
案漢書作數十百萬師古注曰數十萬以至百萬

遲明行二百餘里　索隱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
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遲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
案黎同犁尉陀傳云犁旦城中皆降伏彼集解引呂靜曰犁
結也結猶連及逮至也是犁與遲義同故鄒氏以黎訓遲小
司馬以黎爲黑未達訓詁尉佗傳索隱亦誤
有氣敢任　索隱謂果敢任氣也
案任謂任事也索隱非
平津侯主父列傳
守成尚文遭遇右武　索隱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
上武也
案遇與遭義同索隱增亂字釋之非也且與守成亦不相稱
漢書遇作禍師古注曰禍亂時則上武耳今以上句例之小

顏注或云遭遇禍亂時則上武史記既誤禍爲遇注文遂亦
挩去禍字漢書注則𢍰挩遭遇二字
時教使然也
案教亦使也
形束壞制　集解蘇林曰
案漢書集注蘇林作孟康
南越尉佗列傳
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　索隱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
被也恃也
案分字與介艸書形近疑分卽介字之誤也上文介漢使者
權與此正見一時行文用字之趣
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　索隱案龍亢屬譙國漢書作龔官本誤龔

侯服虔音卭晉灼云龔古龍字
案龍亢二字疑卽爲龔字誤分而更誤亓爲亢耳漢書顏注
極力保存古字故每字必注音訓以絶淺人改竄之弊是以
舛譌尙尠史記三家注畧不屬意字體是以展轉迻寫多嚮
壁虛造之文考證張照云案年表索隱曰龍魯邑蕭該云廣
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此處索隱自相矛盾
東越列傳
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
案郎中字倒當乙漢傳脫將字西南夷傳乃拜蒙爲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可知郎中二字𢘤誤倒
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
案尉佗傳瀨作厲集解徐廣曰厲一作瀨案瀨厲一聲之轉

朝鮮列傳
使御刺殺送何者　索隱卽送何之御也
案此索隱疑有錯簡史文連下朝鮮裨王長爲句謂何使其
御殺送者裨王御爲何僕明矣若謂送者之御則何安得使
之彼亦安肯自賊其主哉單本索隱出御殺何三字在爲名
美下是小司馬所見史記與今本不同也合刊者妄置此下
恐誤
朝鮮裨王長　正義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𤁀水何
因刺殺也案裨王乃將士長恐顏非也
案張氏說謬裨王雖爲將士長然不可云裨王長也猶宰相
爲百官長云宰相長可乎
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

案率同帥漢書作卒誤及字當从漢書作乃
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　攷異溫當從表作涅漢書亦作
涅陽
案索隱本正作涅陽侯不必以漢書爲証也官本漢書反誤
作沮局刊史記他處悉據索隱本改正此仍作溫札記不言
豈偶遺之乎
西南夷列傳
西南夷君長　正義在蜀之南
案南上本無西字此以南西北分寫故云南夷長以夜郎爲
最大其西靡莫之屬滇最大自滇以北卭都最大若總言西
南安得以夜郎屬之下文云獨置南夷夜郎亦可證夜郎屬南夷張氏亦不當云
在蜀南矣漢書正作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

乃拜蒙爲中郎將原作郎中將今依華陽國志乙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索隱案食貨輜重車也殿本作食糧及重也余疑輜上脫及字

案蒙所將者僅千人食貨輜重豈有萬餘人乎鄙意食猶糧重猶倍也言糗糧倍萬餘人明其糧食足也

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

案浸漢書作深

史記訂補卷七終

陳　準校

史記訂補卷八

瑞安李　笠學

司馬相如列傳

臨邛令前奏琴曰

案師古漢書注曰奏進也

而無是公在焉

案漢書在作存宋祁曰存疑作在笠案存在義同文選亦作存宋說未塙

射麋腳麟　索隱韋昭云腳謂持一腳也

案余蕭客文選音義梁章鉅文選旁證並引陸機詩疏云今幷州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也故相如賦曰射麋腳麟笠案陸說未塙詞賦義取誇張故詳寫獸徵魚鳥以形侈靡初非計其瑞否也幷州雖有如鹿之麟或係後人所命恐非相如所指也上林賦云拂鷖鳥捎鳳凰鳳凰亦瑞鳥不妨言捎麟雖瑞獸何諱言腳乎麟有別種鳳豈亦有別種乎說又見予所箸文選音訓中又索隱一字當從文選注作其毛本索隱初亦作持其腳後增一字於其下竄改之迹尚宛然可認也

其卑溼　索隱卑音婢卑下也

案漢書文選卑並作埤故師古李善並音婢史記若作卑則小司馬之音訓爲贅矣單本作痺溼注云音婢庳下也與循吏傳庳車訓同當據正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

案漢書同文選巨作其注善曰本或林下有巨字胡氏攷異云有當作作謂林下其字作巨也不云其作巨者因正文有兩其字以此分別之樹下有則字非也笠案

陰林巨樹以類偶舉或善所見本巨下衍其字善因誤於林字斷句而刪巨字耳樹下有則字亦因樹上衍字致誤上林賦深林巨木卽陰林巨樹也

靡魚須之橈旃　集解通帛爲旃也

案通帛爲旃爾雅釋器文

左烏號之雕弓　索隱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漢書注仙作天）小臣不得上挽得龍髯髯拔墮黃帝弓羣臣（漢書注作臣下）抱弓而號故名（漢書注有弓字）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

案單本索隱張揖云黃帝上仙羣臣舉弓抱之而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較婧約文選注引張說文亦少異漢書注引應劭云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與張說異

襞積褰縐　集解縐裁也

案文選旁證引段校云裁當作蹙

揚衪卹削

案索隱本卹作戌注同與漢書文選合（文選上林賦眇閻易以卹削史漢並作戌）削

扶輿猗靡　正義謂鄭女曼姬侍從王者扶其車輿而猗靡

案正義與張揖說同漢書注師古曰此自言鄭女曼姬爲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劉奉世曰扶輿猗靡此言衣裳稱美之貌耳不煩曲解綜上諸說以劉氏校語爲長集解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輿猗委也扶與輿猗與委聲並相近皆狀貌之詞二張望文生訓失之遠矣毛本王本輿並作與益足證輿非車輿之謂矣

噏呷萃蔡

案索隱本蔡作粲注引郭璞曰萃粲猶璀璨（殿本作粲）也則粲卽粲字別作聲轉爲蔡耳文選琴賦新衣翠粲注引子虛賦萃蔡作翠粲亦可證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　正義彷（官本脫此字）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仙（漢書仙作也是）

案仙字衍當从漢書正今本文選亦誤胡氏考異云袁本茶陵本云善無仙詳注音善不當有甚明（善注云若神已見上文）尤本此處修改添入乃其誤也漢書無今史記亦誤衍并正義所引戰國策末亦贅以仙字誤之說甚塙也梁氏旁證說同

媻珊勃窣　索隱盤跚勃猝韋昭曰（三字殿本奪）盤跚匍匐上下也

猝音素忽反

案文選李注引韋昭說無下字五臣注呂向曰媻姍勃窣美人上堤貌詳賦言上金隄不曰上下金隄向言是也下字蓋誤衍索隱本媻珊作盤跚窣作猝漢書文選珊並作姍

揚桂枻

案桂枻猶蘇軾赤壁賦所謂桂棹也漢書文選並作旌枻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　集解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

案漢書及六臣本文選亦作陽雲善本文選作雲陽詳漢書注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則作雲陽爲是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徐廣云陽雲之臺蓋語有挩誤朱氏珔因謂陽雲爲有據恐未

然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集解郭璞曰勺藥五味也
案勺藥所以調和五味非五味之一也故云勺藥之和漢書
注文頴曰五味之和也與郭說相似疑集解五味下奪之和
二字
胯割輪淬
案漢書文選淬並作焠說文繫傳胯臠二字下徐鍇引子虛
賦亦並作焠又徐氏以胯爲臠之借字
觀乎成山　索隱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山
下殿本山字說下誤小游觀音館也殿本作音一逸反一當从漢書注作工
案郭說是也下射之罘浮渤澥游孟諸與此一例小顏注漢
書李善注文選俱舍郭說取張說未知何意

右以湯谷爲界　正義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
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日所浴
案文選注云右當爲左字之誤梁氏旁證云湯谷是日出之
區當齊東界右字自爲左字之誤也乃史記正義以北向爲
解亦鑿矣後魏元萇溫泉頌曰於是左湯谷右濛汜南九江
北瀚海
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
案文選其於二字倒以十五字作一句讀
無是公听然而笑　索隱說文云听笑皃
案殿本載索隱云听音斷又音牛隱反無說文云云六字疑是
他家注𢈔入注師韓曰听通作哂矧䡴音軫一本作䡴當从說文之
弞爲正笑不壞面也在說見文選旁證

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　集解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
巖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　索隱服虔云丘名
楚辭曰馳椒丘且焉止息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如淳云丘多
椒也
案離騷馳椒丘且焉止息王逸注云土高四墮曰椒邱則椒
亦丘耳非謂有名椒之丘也是以謝希逸月賦云菊散芳於
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山椒江瀨並汎指也又郭氏云淤亦洲
名蓋亦是椒丘之類若以洲名爲淤則當云淤洲不當云洲
淤矣李善文選注引方言曰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
也此與郭注雖俱不見今方言然揆之義例善注蓋爲方言
原文璞注非原文也是椒丘洲淤並屬通名文選注引張揖
與顏監漢書注並云淤㵼也亦得其義如淳惑於下徑於桂

林句以爲椒丘與桂林偶舉故謬爲之說耳
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　集解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
南海經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
案如淳云桂林桂樹之林也漢書注泱漭大貌也文選注上文椒
丘洲淤下文隘陜穹石堆琦皆是汎言可知此亦非實指也
如說可从郭注與漢書音義必引山海經以實之與椒謂丘
名淤謂洲名譌同
洶涌滂濞　索隱澎濞波相戾也涌或作容澎或作滂
案索隱本滂濞作澎湃與漢書文選合今本作滂蓋从張守
節本說在下涌與容聲母同故涌或作容
澎濞沆瀣　索隱瀣亦作溉　正義澎普彭反溉胡代反　志
疑瀣乃溉之譌

案索隱本作滂濆沆溉與漢書合正義云澎普彭反則知今本作澎从張守節本改也張本上文作滂濆故此作澎濆又正義云溉胡代反則作濆者又非據張本也索隱本注云溉亦作瀣亦以溉爲正後人改溉爲瀣遂改注云瀣亦作溉與下離支作荔支謬同王氏雜志曾辨之

明月珠子玓瓅江靡

案玓瓅索隱本作的皪與漢書文選同李善注云說文曰玓瓅明珠光今本說文作色也玓瓅與的皪音義同則从玉爲正

鳿鵠鶬鴇

案漢書文選皆鶬在鵠上索隱本正文出鵠鴇二字則知今本史記鵠鶬譌倒耳

鵁鶄䴉目

案漢書文選作交精旋目索隱本䴉作鷃攷陸佃埤雅鵁鶄下引禽經云旋目其名鷃交目其名鳽方目其名鴋

華氾檘櫨　集解徐廣曰氾一作楓　索隱張揖單本揖誤籍曰華皮可以爲索九字殿本無　殿古今字林云櫨合櫓之殿本誤也木楓木厚葉弱支善搖八字殿本無　郭璞云似白楊葉殿本誤素圓而歧有脂而香出本各挩　犍爲舍人曰楓爲樹厚單本挩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楓爾雅云一名五字殿本無　欇檘二字殿本重　枰卽二字殿本無　平仲木也櫨今黃櫨木也六字殿本無　一云火燊木五字有亦　一云玉精食其子得仙也殿本作得爲神仙也○此條索隱各本互有舛誤爰錄其全文而校正之

案漢書文選並作華楓枰櫨詳索隱文則小司馬所據本亦作楓不作氾也單刊本正作華楓檘櫨疑史記本作楓徐據別本作氾云楓一作氾後人改正文爲氾因幷改集解耳與

沆溉離支譌同氾與楓檘與枰聲母並同

留落胥餘　考異漢書作胥邪邪餘聲相近郭景純不詳留爲何物案釋木劉劉杙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卽此留也

案文選旁證許氏慶宗以留落卽吳都賦扶留扶留藤每絡石而生故亦名留落落卽絡字胥邪仁頻幷閭皆一物不應留落獨分爲二也餘漢書文選並作邪古字通然索隱文皆作邪單本出正文亦作邪馬班或亦同文

劉莅艸吸　集解徐廣曰莅音栗　索隱劉音留莅如字艸古卉字吸音翕

案注家音釋原爲文字艱深而設吸字本易知注云音翕轉難識矣索隱本吸作歙與漢選合注加字下有又音栗也四字無艸古卉字吸音翕七字當从之據局刊本改已蓋校史者見集解已云莅音栗疑其複出妄删去之歙音翕七字蓋从漢書注文選注掍入又誤歙爲吸耳葉樹藩文選坿注曰劉莅卽流離艸歙卽欲吸欲古作翕見石鼓文省作艸注以爲古卉字譌也

蜼玃飛鸓

案索隱本鸓作蠝與漢書文選合六臣本文選作蠝尤本同胡氏考異曰集韻五旨蠝下重文有六而不載蠝可證其非

蛭蜩蠼蝚

案漢書文選蠼作蠷索隱本同然漢選無音切索隱引字林音狄則作蠼爲得疑毛晉刊索隱時據漢書校改也

扈從橫行　集解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矣　索隱晉灼曰扈大也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

案文選旁證曰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從駕謂之扈從始自上
林賦張揖以爲跋扈顏注因之亦以爲縱恣而行侍天子而
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近之
弄解豸　索隱豸音丈紾反又音丈介反五字殿本無
案索隱本豸作豸注同丈介反漢書注作丈介反近是
櫟蜚虡
案漢書文選虡並作遽
立萬石之鉅
案漢書文選鉅並作虡
鏗鎗鏜鼛
案漢書文選鏜鼛並作闛鞈音榻
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案漢書同文選無於後二字注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靡
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索隱本亦無於後二字但靡曼
美色四字在麗靡句上讀之較爲諧協且上下二句皆有靡
字張揖於靡曼句注云靡細也麗靡句無注則二靡字義同
古人文不避複今署上而詳下無是理也足知張揖注本亦與小司
馬本同善本文選亦譌倒六臣本及今史漢皆善所謂或本
也攷漢書傳首師古注云近代讀相如賦者皆改文字今依
班書爲正則漢書所載必較諸書爲足恃然顏氏亦引張揖
注則字句自當與索隱本同蓋今本漢書又非顏氏所定之
舊矣
便嬛綽約　札記蔡中統游毛本綽作婥
案綽漢書作繛莊子逍遙遊淖約若處子陸氏音義淖昌畧

反又徒學反字林丈卓反蘇林漢書音火也廣雅釋詁婥約
嫵媚嬽姍好也綽繛淖婥並字異義同
柔橈嬛嬛　索隱廣雅云嬛嬛容也張楫曰娟猶婉婉也
案嬛當从漢書作嬽說文嬛材緊也與此義無屬嬽好也一
曰娥眉皃與婉婉義正同廣雅釋訓亦云嬽嬽容也今索隱
引作嬛傳寫譌耳文選作嫚嫚尤誤
嫵媚姌嫋
案索隱本作嫵媚孅弱與漢書文選同从說文當作嫵娍蓋
或體也見集韻
抴獨繭之褕袘　集解徐廣曰抴音曳褕音褕　索隱張揖云袘
袖也漢書注袘作袣郭璞曰獨繭一繭絲也裨蒼云袘衣長皃也
案袘當从索隱本作袣漢書可證又抴漢選並作曳袣文選

作袣蓋唐避太宗諱以曳爲世也小司馬顏監李善皆唐人
其定本當同今本蓋經後人改易矣下文與世殊服文選世
作俗恐後世靡麗文選世作葉封禪文咸濟世而屈索隱本
世作代並視此
無事棄日
案文選旁證引倪氏思寬曰猶言無庸棄日也
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　正義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
采捕所取也並案漢書注云言恣其所取也此文有誤仞音刃亦滿也言離宮別館
勿令人居止殿本誤上並廢罷也
案張氏與小顏說同然俱非也實虛者切陂池與宮觀而言
人非水族何緣滿陂池乎且實陂池虛宮觀並謂天子虛實
之也今云人滿陂池任采捕則下句當云人虛宮觀任廢罷

是皆以人爲主矣文選注引司馬彪曰養魚鼈滿陂池而不
禁民共也郭璞曰虛言不聚人衆其中也二說方獲作者之
意又郭言人衆當兼輿服車馬奴婢而言
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索隱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
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
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也
案段氏說文刪字注云刪取猶節取也謂去其侈靡過實非
義理所尚取其天子芒然而思已下也既錄其全賦矣謂之
刪取何也言錄賦之意不在彼也藝文志曰今刪其要以備
篇籍刪其要謂取其要也不然豈劉歆七畧之要孟堅盡刪
去之乎
蜀人以爲龍

案索隱本無人字
自以女得使尙長卿晚　索隱小顏云尙猶配也本或作當蓋
後人改爾
案尙同上時長卿已貴故云尙作當非
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使畧定西夷
案漢書無同字同疑卽爲司字之譌衍
業已建之　索隱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
案業亦已也小司馬說非
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　札記毛本常下有人字與漢選合
案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云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
正用此語可証常下有人字是也索隱本亦誤
躬胝無胈膚不生毛

案索隱引張揖曰胈一作戚則史文有胈字明矣單本正作
躬奏胝無胈與文選合漢書則作躬傶骿胝無胈所謂一作
戚也戚作傶猶奏作䐦也又索隱引莊子云禹腓無胈腓殿本作胝文
選注作股並誤當據單本及莊子天下篇正
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索隱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己
并天爲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
案此本於易說卦傳參天兩地小司馬引禮非又參當讀爲
參互之參與貳字偶荀子賦大參天地註參謂與天地相參卽
副貳也易虞註崔注並云參三也非索隱說更委曲難通
蹋以艐路兮
案艐漢書作腶索隱本正文从舟注文从月
騰而狂趡

案漢書趡作趭音醮
左玄冥而右含靁兮　集解漢書音義曰含靁黔嬴也
案嬴當爲羸字之誤羸靁聲近黔含字通也上文相如過宜
春宮奏賦云通谷豁兮谽谺漢書作谽谺以偏旁例推今含
字通黔得省爲今故亦得爲含也殿本嬴作羸與雷一聲之
轉近是漢書作黔雷
呼吸沆瀣飡朝霞兮
案漢書兮字在飡上今以下句例之班書是也當據正陳元
龍輯賦彙外集曠達類亦从班書
歷撰列辟以迄於秦　集解徐廣曰撰一作選　索隱文穎曰
選數之也
案索隱本撰作選與漢書同故遥引漢書注釋選而不釋撰

也考顏監云近代之讀相如賦者皆改易文字競爲音說致失本眞徐廣鄒誕生褚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爲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小司馬與顏監同時所據又同豈裴駰所據卽徐野民改易之本與

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　集解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近世二字局刊誤倒之遺迹逖遠也聽謦遠古之風聲　索隱言循覽近代之事則繼跡可知也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

案逖聽當从漢書作聽逖與率邇偶徐云聽謦遠古之風聲疑裴本聽字亦在逖上今本誤倒耳文選亦誤風當讀諷聲謂聲教言循近者則踵蹈其步武聽遠者則諷誦其聲教與上尚書樹其風聲語異也注家並誤文選註亦非又索隱風聲

風雅之聲云云說甚陋單本無疑是妄人所益

逢涌原泉　集解韋昭曰漢德湊涌如泉原也　索隱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源之流也又作峯讀曰烽　札記逢涌索隱本逢與漢書文選合字類引亦同今本並誤湊

案漢書與善本文選並作逢五臣文選與此同依韋說當作湊張說當作逢是亦集解與索隱二本互異之證也逢與湊峯並相通借梁章鉅曰逢大也書洪範子孫其逢馬注禮記衣逢掖之衣鄭注並訓大此言漢之盛德若原泉大涌而出物諝曼羨也

物諝漫衍

案漢書文選漫衍作曼羨並聲近義通

下泝八埏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埏若八埏此據殿本局本改作埏音延非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

案文選注引孟康曰埏若垠埏地之八際也蓋集解若下捝垠埏二字八字誤在埏上耳下云下流於地之八際亦可證漢書注亦捝誤

進讓之道其何爽與

案索隱本其何作何其與漢書文選合

珍符固不可辭

案珍上當據漢書文選補示字集解索隱引漢書注並云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見意卽釋示字今史記誤捝耳

非唯濡之氾尃濩之　索隱胡廣曰氾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偏布散無所不濩之也

案漢書作匪唯偏我氾布護之文選同惟偏誤徧下又衍之

字胡氏考異已証其非觀索隱胡廣所釋史記亦作偏我也

君子之能　集解徐廣曰能一作態　志疑作態是也

案漢書文選並作態與下來字協韻說文態或作能史記或亦作能而捝其人旁耳

淮南衡山列傳

與故中尉蕑忌謀

案索隱本集解本蕑並作簡下同師古注漢書云今流俗書本此蕑字或作簡者非也

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

案復下疑捝王字漢書正作復王故城陽

拊循百姓爲畔逆事

案上已云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此拊循四字疑誤衍

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畧者
案此言賂遺游士奇材之在郡縣或侯國者以郡國二字爲
大小界域也國卽諸侯之界諸侯二字蓋後人妄增也漢書
正作賂遺郡國游士可證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　志疑振乃侲之譌
案若及也
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
案漢書伍被傳作五種百工而行注師古曰五穀之種也五
穀種種不辭疑史記作五穀漢書作五種後人誤混而又衍
爲重文耳
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
案魏其之寃史公目擊故尤耿耿不忘旣於本傳寓微言更

於各處互見蓋其性情流露不能自禁所以恒令人欷歔不
置也班氏謂其褒貶繆於聖人腐矣
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
案甚大逆五字複出而又無當疑誤衍漢書亦無
循吏列傳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　集解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
竹
案以水對上山採而言蓋謂田漁也故下云各得其所便徐
說未洽
狄行不足
案殿本行下衍之字
公以臣能聽微決疑

案公疑君字之誤史臣可稱文公曰公李離不當呼之曰公
也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公並作君當據正
汲鄭列傳
然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案城當從漢書作成此涉下深堅字而誤爲城也不知深堅
者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謂非謂城之深堅也漢書無深
堅下十字益可知守成之義矣
儒林外傳
至於廣厲學官之路
案路可云廣不可云厲厲與路字於義無屬疑卽廣字之誤
衍下文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漢書廣作厲可知廣厲形
近易誤也

於威宣之際
案於上當據漢書補至字
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　正義申蘋姓培固名公生其
處號也
案此與師古注漢書說同處字衍然云公云生者尊稱耳非
其號也生卽先生之省稱說在下高唐生索隱
恩施甚美
案施亦恩也讀去聲
治禮次治掌故　集解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
案此句頗難索解疑有錯誤一本次在治上近是漢書云以
治禮掌故疑史文亦同也札記引中統游本次亦作以蓋以
或作㠯與次字形近故易誤後人見史文爲次治禮掌故妄

以治禮爲首治掌故爲次因遂乙爲次治掌故耳集解引一
云次治禮學掌故次亦以字之誤學卽掌字之誤衍耳

酷吏列傳

昔天下之罔嘗密矣
案網當從索隱本作罔此从系者流俗人以罔爲罔極之罔
而誤改耳說文网部云网庖犧所結繩以漁罔或从亡网或
从系是網罔字同也孟子曰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趙歧注云是由張羅罔以罔民史公罔密之語蓋本孟
子說漢書亦作罔可證此誤漢書游俠傳漢興禁網疏闊亦
誤下文罔漏游俠傳文罔史公自序罔羅放失並可證
斲雕而爲朴　索隱應劭云削琱爲璞也晉灼云凋弊也斲理
凋弊之俗使反質樸

案索隱本雕作琱朴作璞師古漢書注曰琱謂刻鏤也字與
彫同小顏蓋主應說也考說文雕鷻也李將軍傳射雕注鵰
籒文从鳥琱治玉也彫琢文也是彫爲正字琱爲引申之字
鵰非此義經典相承叚爲彫字耳琱形近凋故晉灼誤爲
凋弊字也琱爲刻文故可與觚字偶依灼說上下不稱矣
郅都者楊人也　索隱漢書云河東大陽人
案漢書地理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東郡是楊與大陽地
異也或漢書誤楊爲陽因增大字或史記誤陽爲楊因削大
字未知孰是索隱本大陽作大楊益誤
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爲鴈門大守
案漢節作卽無持字此是班馬刪裁非有誤也
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　索隱漢書作寓人象
案今漢書亦作偶人
始爲小吏乾沒　集解徐廣曰隨勢浮沉也駰案服虔曰射成
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正義此二說非也案乾沒
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
札記案乾沒猶言陸沉謂陰取其利佞幸傳長公主賜鄧通吏
隨沒入之是也舊注皆迂
案此言湯爲小吏沉溺下僚猶無水而沒也故云乾沒下云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謂其顯揚對此乾沒而言也張文
虎言猶陸沈甚是補滑稽傳東方朔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
馬門與此爲小吏乾沒義正同也晉書潘岳傳云汝當知足
而乾沒不已乎抱朴子內篇黄白卷云浮深越險乾沒逐利
並與服虔說同不可以例此也曾國藩讀書錄訓詁雜記引

晉書證史記云乾沒者謂無故沒入人財物誤甚
剛暴彊人也
案漢書無彊字然史記有此句法
置伯陌格落長以牧司姦盜賊　志疑牧乃收之譌司卽伺字
札記牧淩引一本作收與漢書合漢書無盜賊二字疑此文
有衍誤
案商君傳云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索隱牧司謂相糾
發也此亦謂糾發姦人盜賊耳姦下似挩宄字或猾字與漢
書不同漢書牧誤收注云以收捕司督姦人非也牧與收形
近易譌商君傳牧司各本亦俱譌作收惟索隱本不誤王氏
雜志據之引周官禁暴民曰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
可證梁說未是

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

案卽猶若也說詳經傳釋詞

溫舒請覆中尉卒

案覆當作復

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

案十二字作一句讀陰陽猶向背也謂湯能伺人主之志趣忽陰忽陽與之上下周旋也漢書陰陽作阿邑師古注云此言阿諛人主顏色而上下也與陰陽人主義同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

案既云慘酷復云稱位足見酷吏皆出武帝之意與韓信傳贊天下已定乃謀叛逆同一筆法

大宛列傳

其東南有身毒國　集解徐廣曰身或作竵又作訖　索隱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卽天竺也

案呂氏春秋本生注天身也易說卦傳廣雅釋言並云乾天也是身天乾三字音義並同竺卽篤字故云卽天竺也乾或作乾故又誤爲竵訖西域傳作捐毒捐乾亦聲相近餘詳志疑

初天子發書易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案依裴注書易二字當乙宋祁校漢書西域傳亦曰古本作發易書

於是大斅抵

案漢書張騫傳斅作角同見李斯傳集解

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　集解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其前有罪而行賞計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

案謂適行者不得與奮行者齊賞是也謂其功勞不足重則適行者誰肯奮勇立功哉且上云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此若云絀其功勞是嚴斥其前罪也豈非自相矛盾愚意勞非勳勞謂力役也蓋適過者當任力役今以伐宛還皆免其勞役也此正以功抵罪與奮行者同其所賞而不同其所受耳

游俠列傳

既已存亡死生矣

案存亡死生當作存亡生死謂亡者存之死者生之也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薳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與此語同

侯之門仁義存　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輕健　殿本作徑挺　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考證余有丁曰案此卽上文鄕其利者爲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案仁義存者謂有仁義之名也與上其徒誦義下而取榮名一貫

比如順風而呼

案比如亦史公駢字殿本比作此非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

案漢書無矣字此文多一矣字則語緩疑誤衍非駢字

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案若及也

居邑屋至不見敬
案邑屋猶云鄉閭里閈也
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集解徐廣曰人以顏狀爲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惟用榮名爲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
案方言六既定也此言郭解狀貌不取而得榮名故以人貌榮名無定爲解徐說委曲難通

佞幸列傳

傅脂粉　索隱傅音附
案局本依單本附改付然傅本音付注云音付不亦贅乎但音附亦非依義當音敷廣雅釋言傅猶敷也荀子成相篇注傅讀爲敷詩長發釋文傅本作敷是傅敷古人通用之證
北宮伯子　正義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案伯子名北宮之宦

者也
案史文明以宦者二字蒙下趙同伯子二人趙同不曰南北宮何獨於伯子云北宮乎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歧注並以北宮爲姓則顏監說是也
顧見其衣裻　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　索隱裻音篤裻襦衫之橫腰者殿本脫腰字
案說文裻新衣聲一曰背縫國語晉語衣之偏裻之衣韋注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背縫在衣中故韋昭以爲在中也又莊子養生主緣督以爲經釋文引李注督中也督即裻之叚音也故衣裻帶後穿者謂其衣之背縫自帶以下穿破也漢書作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尻爲脊骨盡處見王逸楚辭天問注與背縫適相當故師古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小司馬襦衫橫腰之說不合古訓未可從錢氏三史拾遺亦云小司馬非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　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彼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　攷證楊愼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補正庸用也謂帝雖寵愛之而任用則不甚篤也　攷異不乃者不能也乃能聲相近言仁寵過於常人猶不能甚篤以見景帝之无寵臣也　札記乃不甚篤南宋本毛本作乃不各本倒
案不乃當依張校作乃不錢氏據誤本爲說非也過字庸字皆當斷句謂仁寵最過然亦平庸乃不甚篤所以見景帝無寵臣如鄧通韓嫣輩也此注重在近幸不必言用事若謂恩寵過常不甚用事則豈無寵臣乎諸家注皆有小疵

弦次初詩　補正延年能以弦音比次新造樂章也
案次當作歌上云延年善歌又云欲造樂詩歌弦之是知延年但能歌耳未必能比次也漢傳云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所造詩即初詩也索隱本出正文正作歌初詩蓋始去弦字也

滑稽列傳

國中有大鳥至賞一人誅一人　志疑大鳥之語髡蓋祖楚伍氏諫莊王故智耳
案大鳥云云呂氏春秋重言以爲成公賈諫荊莊王語新序雜事以爲士慶語與楚世家所說蓋並係史臣形容之辭非有事實也田完世家載威王賞即墨大夫烹阿大夫不明言淳于髡諫此以虛辭爲髡傳而注重在賞一人誅一人云云

讀者當自得之也梁氏以爲祖伍氏故智則固矣說又在序
例

探一豚蹏酒一盂
案說文盂飲器也方言盂宋楚魏之閒或謂之盌

所得錢財盡索之於女子
案索亦盡也說上文冠纓盡索騈字

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議論共難之曰
案少孫於答客難文多所竄畧校漢書文選自明然無關體
要不耐一一

意者尙有遺行邪其故何也
案漢選並無其故四字

連四海之外以爲帶
案局本帶作席

悉力慕義
案漢選義並作之宋祁曰慕當作募

子產治鄭　子賤治單父　西門豹治鄴
案索隱本治鄴作相鄭下二治字並作理
日者列傳

司馬季主　索隱季主見列仙傳
案今列仙傳無季主事

才不賢而託官位
案此反上才賢而言才上當據冊府元龜八百三十三補不
字

行洋洋也

案楚辭哀郢焉洋洋而爲客王逸注洋洋無所歸也

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
案各字疑衍其一
龜策列傳

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
案絜猶絜矩之絜各本誤潔

問其長老云
案問通作聞

因以譙酒佗髮　索隱佗音徒我反謂被髮也
案佗當讀爲拕我蓋俄字之誤索隱本佗作他

豈不偉哉
案偉異也見前

宋元王
案莊子外物篇作宋元君釋文宋元君李云元公也考宋有
元公無元王當是褚誤然索隱於衞平下注云宋元君之臣
也或小司馬所見本尙作元君今本誤耳不然索隱於元王
下當有說也

魚者豫且
案莊子外物篇豫且作余且又說苑正諫篇伍子胥諫曰昔
白龍下淸洽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則豫且亦善
射者也說叢篇蒲且修繳鳧鴈悲鳴列子湯問篇詹何曰臣
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淮南覽冥訓蒲且子連鳥於
百仞之上蒲且豈卽豫且乎

物或危而顧安

案顛反也
㥯㥯疾疾　集解徐廣曰一作病
案疾與下擇字叶作病非
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
案有同又衆音中
將以昔至明
案此句難解
足開肹開
案上開字衍索隱本無當據正
首俛大　索隱俛音免　札記索隱當次首仰下刪下文重出
之首俛大三字而以正義次索隱後
案索隱本出正文亦在足肹開下則其誤已久矣又俛同俯

集韵二十八獮亦音美辨切
卜病者祟曰
案者祟二字當乙
貨殖列傳
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索隱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
案往往猶麻麻也說在留侯世家
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案而同則見前
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　補正務取完善之
物可久藏且易售也其腐敗者則自食而勿市於人
案完物對下腐敗而言此言務求完善其貨物無停息其財
幣而亦同則食猶蝕也以物相貿易腐敗則侵蝕之物蝕則
財耗所以云貨勿留無敢居貴也方云自食豈賣之貨物盡
屬食品乎且腐敗之物亦何能市於人與自食乎其說之謬
明甚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
案上猶尚尚亦貴也下猶卑也卑亦賤也貴上賤下駢字
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集解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
也著音讀如貯　索隱著音貯漢書亦作貯貯猶居也說文云
貯積也
案廢古與發字通平原君傳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王念孫云廢即發之借字
平準書廢居索隱引劉氏云廢出賣居停蓄也仲尼弟子列
傳子贛好廢舉索隱引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
而買之廢之爲發可知矣居與舉聲近義通故徐野民所見

子贛傳作廢居也貯居義同故廢著即爲發貯亦即爲廢居
並謂或發或居以取財劉說是也漢書正作發貯鬻財曹魯
之閒然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是又以貯爲實
字矣
故曰吾治生產
案漢書無產字生即古產字疑一本作生一本作產後人誤
而兩存之也上文故善治生者下文蓋天下言治生者主白
圭並可證說又詳越世家
用谷量馬牛　漢書作牛馬　索隱谷音欲
案顧炎武音學五書云山谷之谷雖有穀欲二音其實欲乃
正音易井谷陸德明一音浴書暘谷一音欲左傳南谷中一
音欲史記樊噲傳橫谷正義音欲貨殖傳谷量牛馬二字誤倒索

隱音欲苦縣老子銘書谷神作浴神 案河上本亦作浴 是也

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案此言富之可重雖其智能盡殫不留餘力而讓財也

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錢賈

案田畜二字漢書不重疑史記衍

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索隱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案師古注漢書於貴字斷句云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愚按上句云賤賈不曰賤惡則下句不當云貴善可知已顏注是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案漢書云質氏以洒削而鼎食質郅聲同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臣瓚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火字非也楊雄譏周並以爲然按國語黎爲火正以諄曜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

案索隱既以火字爲非不應復云火正爲是其誤昭然正文北字當據索隱本與漢書司馬遷傳改火瓚注古文作火字火亦當作北字非也二字當在小司馬案下國語字上而非上復當有瓚說二字方合蓋瓚以作北爲是而貞以火字爲是也漢書注臣瓚曰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與貞注相似可證索隱本瓚注北字尚不誤後人見北字下有非也二字與宜曰北正語相戾故改北爲火因改正文火正爲北正耳

司馬氏世典周史

案索隱本世作代避諱也

賜死杜郵 索隱後改爲李里也

案李里二字殿本古香齋本俱誤倒

葬於華池 集解晉灼曰地名

案漢書注作池名

昌生無澤 索隱漢書作毋擇並音亦

案今漢書作毋懌疑後人以今音改漢讀也

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 正義布內反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 漢書注作法 惑於所見也

案師悖者謂以悖爲師也小顏說未是

贍足萬物 索隱贍單本作上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

案贍當从單本作贍與班書作澹並贍之借字也若作贍小司馬何庸作音乎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案貶天子三字誤衍孔子作春秋所以扶君抑臣明上下之分故曰達王事也貶天子非其義矣漢傳作貶諸侯討大夫無貶天子三字當據刪

下辨人事之紀

案漢傳紀上有經字蓋涉下文經紀人倫句誤衍

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集解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千里

案集解下一云二字誤衍漢傳作差以毫釐繆以千里

必蒙首惡之名　札記必蒙中統本譌家疑本作家
案張說非漢書注師古曰蒙猶被也不爲冡字審矣
且余嘗掌其官
案太史非暫任之官遷爲太史亦非既往之事嘗字未安嘗蓋卽掌字之誤衍也漢傳無嘗字
孔子戹陳蔡作春秋
案孔子世家儒林傳敘謂春秋作於獲麟之歲正文也此以困戹著書之意運事連類多屬譎辭如左丘失明不韋遷蜀韓非囚秦皆以意匠爲之非實錄也說又詳志疑
無爵封邑
案封字疑在邑下與上句從字爲韻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志疑困學紀聞十一引夾漈鄭氏云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何氏焯注以獵儒墨謂諸子明禮義謂荀卿亦未確孔墨同稱始於戰國孟荀齊號起自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見進學解蓋上二句指荀卿卽傳所謂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著數萬言者下二句指孟子儒林傳言孟子荀卿咸遵夫子之業非孟荀並列之證歟夫荀況嘗非孟子矣豈可並吾孟子哉
案獵儒墨遺文明禮義統紀二語總孟荀而言下絕利端始專指孟子列興衰始專指荀子分合甚明無煩曲說何氏梁氏說俱非也孟荀與墨子宗旨雖相反學理則相因也宋儒極力闢佛而其理學受佛家影響特深安知孟荀不胎息墨學而益登峯造極乎近人胡適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云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說而其言政無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愛而盛稱禹稷之行與不忍人之政則亦莊生所謂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者耳荀子非墨而其論正名實大受墨者之影響胡君此言足證孟荀與墨之關係矣又學術待非難而益明荀之非孟亦學人常度耳何害其爲儒家乎此而傳之何疑
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案索隱本蒯作蒯是
兵權山川鬼神　索隱案兵權卽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
案漢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注張晏謂遷沒後亡兵書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非也劉奉世云兵書卽律書今案上文序律書云非兵不强索隱云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强者則此律書卽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曰聞聲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此注云兵書亡少孫以律書補之是復以兵律歧而爲二非僅爲少顏所非抑亦前後予盾矣索隱本卽兵書也兵作律據改局本已無遷沒至補之十三字今上有其云兵三字較是然贊云百三十篇索隱亦云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兵誤同
畧以拾遺補蓺　集解李奇曰六蓺也　索隱漢書作補闕
案今漢傳亦作蓺注孟康曰蓺音褻謂褻下懷褋李奇曰蓺六蓺也師古曰蓺古藝字以諸說覈之漢書不作闕可知集解取李說亦是班馬同文之證宋祁校漢書曰越本補下有闕字闕蓺字連不成文義豈小司馬所見之誤本卽宋代所傳之越本乎

史記訂補卷八終

浙東章安攷古齋刻

史記舊書凡百三十篇褚少孫補缺者十篇近世傳本則混而爲一焉十篇外紀傳中襍史公以後事者尚多幾爲眞贋無分矣自裴氏校正舊籍而史記始稍稍可讀近儒崔適撰史記探源法更嚴刻史文之不出於司馬氏者幾抉摘無完膚矣然裴氏以來諸人以譌爲不譌既失之寬崔氏以不譌爲譌則又失之濫雁晴夫子於丁巳歲館余家課史之暇丕釐諸家之所爲乃撰史記訂補八卷抉摘微奧義證精碻有崔氏之嚴而不誣古人則又裴氏也稿成庋閣有年甲子歲秉鐸廣東大學諸弟子頗以是書爲問爰付梓人而命余任校刊之役余喜是書行世有功史學爲不淺也遂濡筆而識其末云民國十四年醉司命日弟子陳準謹跋

陸輯 5－100

〔清〕楊琪光撰

望雲寄廬讀史記臆説五卷

清光緒十年刻本

序

余曩與楊[redacted]仲琳觀察訂[redacted]都下或日一見或間日一見見輒論文余言八家楊子喜言秦漢余時偉其言而河漢之頃都寄其史記臆說示余已具體龍門矣固由功力深亦由資稟絕人也昔賢之宗仰者歸太僕失之纖方侍郎失之拘惟王荊公頗似之乃云讀孟嘗君傳歎手偶得後欲再爲而不能今覩楊子諸作得不震而驚歟余屢促其梓文以行世不應茲猶可自匿耶爲書數行於簡端以歸之試合刊以質讀斯文者當不斥余言爲阿好矣時光緒十年嘉平月黃岡洪良品拜譔

序言

文以神爲上氣詞法差次之遷史神俊逸諸作家弗良逮也惟歐陽廬陵歸崑山模似之均各嘶一代作者余近刻晷日讀一終篇綴數行抒胸所得就之工屑否不自知也竟伖錄覩知言者糾繩焉時

光緒十年三月生魄後六日珙光自序

望雲寄廬讀史記臆說卷一

（印章）

武陵楊其光著

讀五帝本紀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史公紀事上溯黃帝孔子言道史公紀功各有攸當也易亦載伏犧神農矣而書缺多間敘亦尤駭人聞聽故弗論然於二典語多增損更竄或謂所見古本殊或謂古今文多異皆非也不如是不見化用財成耳讀者亦可以是悟作文大法矣

讀夏本紀

世傳禹會塗山諸侯執玉帛至者且萬國豈索土皆不及百里歟何侯者如是之衆也然禹貢所載弱水鳥鼠山皆在今羌底西周時九州皆外不屬則夏九州必非僅如周之隘也且武城所稱微盧彭濮後皆爲夷岐山以西亦且棄之蓋德能及者臣屬德愈衰則守愈狹耳不然匈奴單于何猶爲夏后氏裔孫耶

讀商本紀

商之世賢聖君六七論者謂湯之風徂垂誡後嗣能守之勿替其實不然湯用唐虞傳賢之意而易爲立賢夫立賢自無問賢之非適適之爲賢此賢聖之所以衆多也於唐虞而洽人情之私於夏周尤合天理之正非僅守一偏而利害相間比也權而得其正歟異哉伊尹又以臣放棄太甲商君臣何善用權哉

讀周本紀

余讀詩至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謂先王之於夷狄去則舍之決不窮兵正昔人所云得上策者也又讀史知幽王亡於繒西夷犬戎夫幽王去宣王僅閱世耳昔王或不黷武何任夷戎偪處致宗祏顛覆而不顧耶然而宣王嘗料民於太原矣力不足非置之也未有力能制而聽其狂猘若是

讀秦本紀

秦之得天下成於韓魏之分晉前秦之思逞有强晉爲之蔽越國鄙遠卒儆於殽其明徵矣韓魏分晉之一即莫支秦莫支即不得不服役於秦並秦晉以摧天下天下摧矣蓋秦之始得爲强國得於據有函殽後之終得有天下得於撫有韓魏然秦非真能有天下也直寄耳後人嘗斥爲閏王

讀秦始皇本紀

秦爲尚力之國六國均以力故力强者勝然始皇居約易出人下聞國計卽舉國從無間疎遠卑賤古昔懿主何以加茲嚮使易李斯而輔以荀卿迪之元仗上追三王可冀也無如六王就畢足已不問而臣事盡阿順導助邪僻爲萬世禍首有由然哉然以呂易嬴史公別之於秦紀春秋書杞人滅鄫之遺法何後儒求其說而不得乃從而爲之辭耶

讀項羽本紀

天生重瞳子非戡亂以滅秦也秦之强豈張楚夥涉輩所能亢耶羽以萬人勇兼習萬人敵吳中子弟早憚籍矣及救鉅鹿諸侯皆壁上觀入轅無不膝行者章邯當之有不披靡者哉信哉天生重瞳子以亡秦也然欲以暴戢天下卒奪於陽里之酒徒夫陽里非能行仁義如姬宗之王也特寬大不苛細故僅勝於羽之剽悍耳惜乎羽有取天下之資而不知戢也

讀高祖本紀

劉季之得天下自謂得蕭張韓信數人然究基始入關約法之三章斯時秦民已懼季之不王秦也夫子綜述帝王政治於湯僅錄誓衆數語陸淸獻草憲宗責己詔讀者感泣遂因以中興辭之不可已如是尚辭哉然季入關旦信尚未親用而寬大之詞决非刀筆吏所能搆帝王之語尚體要此漢之所以王也歟

讀呂后本紀

高帝慮諸臣之反漢而不慮呂后之篡漢娥姁爲季微時妃其情性宜無不知一旦身死以權授之豈猶明者遠燭千里而不能見睫乎然高帝欲廢惠帝者屢矣正

其欲屈后耳無如絳灌輩屢爭而留侯亦爲畫策使高帝之志不得行於妻子嗟呼泥常經者之不克爾變也卒之孝惠之後竟革於代王乃又不守立長立適之說何耶臨變者可以審矣

讀漢孝文本紀

孝文之儉轂古今罕並卒底殷富衆謂其祖憲黃老在廷諸臣亦多用法然黃老爲吾道蠹病甚矣文帝率臣民而師法之我夫子之道不絕如縷其不及過曲阜專以太牢祀孔子之高帝遠甚且又非尊用儒術之孝武

比特資性厚屢有寬詔之下沛足培國本於深厚世以其長遂概其餘不之責烏足嗛後人哉

讀孝景本紀

孝景紀庸平無奇後人疑爲褚少孫補然孝景峻刻無懿美可尋而又七國俱起匈奴比歲擾邊陲故紀事僅以變祲爲終始焉夫七王之肇起張矣非有條侯得劇孟復用鄧都尉策且又非吳王不由田伯祿暨少將桓將軍之謀則漢之亡存未可卜矣然其幸者文帝深仁厚澤有以系之倘繼高帝之後以暴承暴則有難爲者矣後人乃以文景並稱豈不謬哉

讀孝武本紀

太史公遷卒於孝武之世孝武即不宜有紀且紀又雜以封禪事其必爲少孫裂之以足成無疑也孝武宏材鉅略嚮用儒術招賢良欲議立明堂改歷易服色均爲漢興七十餘載數帝所未之及而人每以開邊攘狄少之夫北狄之爲中國鉅患自殷商迄今數千年靡代蔑有惟漢禍少紓於他代然高帝困平城匈奴猖甚自是之後受其謾侮已歷四世武帝奮然始命將數破其軍毀其休屠金人會匈奴自行誅僇乃效順就撫而邊患甯息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夫鬼方即漢時匈奴高宗涇師旅於三年而不見斥於夫子蓋欲永逸者不得不暫勞也後論者動以武帝爲戒今猶襲之試提漢宋比論宋爲得乎抑漢爲得乎則漢武之開邊得失判矣吾故於此備論以曉之

望雲寄廬讀史記臆說卷二

讀三代世表

余讀三代世表而嘆史公之好異也孔子著春秋紀年月時日纖悉必盡而序尚書則略焉蓋以年世莫稽與其疑而存之何如疑而去之乃龍門於古籍燼亡後必論次以傳後且謂三代均出於黃帝而帝系至夏桀已二十四世至商紂亦已四十六世至周武王乃僅十九世歷世多寡懸殊若是其顯爲舛誤無疑矣以史公之智而不悟其誤而必載焉何耶

讀十二諸侯年表

此表大抵本之春秋然由魯隱上溯共和增百有十八年是時秦晉齊楚均未爲强國諸弱小尚未威而服焉且宣王中興方内畢朝羣侯未敢自專衡以義法祇宜括侯年於王年不得廢王表爲侯表又仍宜準春秋爲起訖或終之於魯哀公之世或至於戰國而止乃於春秋而多綴數年其義蓋何取耶

讀六國年表

六國細於秦後秦并六國而有之表之以秦爲經六國爲緯宜也史公謂由諸國史缺亡而秦史獨完爲然然法實有不外是特六國畢滅秦撫有宇內始皇之年世何亦附具於此是紊篇首本義矣此龍門之疎也若以秦年促不可紀而秦楚之際又何別紀耶思之思之均有不合者

讀秦楚之際月表

秦楚之際僅七年耳戰陣攻奪靡有甯息而號令三嬗卒歸於寬大之漢誰謂神器可以力爭耶子輿氏謂小賢德役大賢德弱小役强大皆主之於天蓋當天心未

定之時恃力者尚可强爭迨已有所屬則必德運一時者於此可識天命之歸

讀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夏殷時侯國萬合九州而析爲萬國輿地之隘可知矣周封諸侯亦不踰百里而漢不然冠侯以王已侈其名號而地大者連城數十小者亦十數城是以未閱世而稱戈反鬥者數起絕世者且及半焉不師古而任意此漢制所以爲世詬病也秦懲割裂漢懲孤立均未有當也欲復古者以漢爲鑒焉斯得矣

讀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redacted]越以二隅之眾侵害邊境漢武命將選眾延數十年其間得而侯者七十有五人是時中國耗弊井里莫保乃僅獲其醜虜獻之廟廷尚未能使之震懾嚮風馳義也而錫封者乃如是之眾信乎開邊爲臣下之利非國之福也然而侯者如是之眾則亦不足重矣然猶疇其戶邑以食孫子則過於後之有封爵無錫土者遠甚何後之侈侈者竟以爲莫之並乎

讀建元以來王子弟年表

周封同姓五十又五國漢初同姓之得國者僅八人詎不失之寡乎亦由其時親屬鮮少故廣其疆土以鎮四海而承衛王室後以系屬益疏叛逆屢萌竟有莫制之患主父偃建推恩分侯子弟之策而同姓侯之眾多幾與成周埒矣然周以寬仁受封者得歷世久遠不替漢則不數傳卽移其祚豈非以罔之密乎然則漢尚嚴酷立其朝者不獨異姓之可危而同支亦墜墜焉悲夫

讀高祖功臣侯年表

漢廷薄於醻庸韓信輩及身失侯酇侯獻侯亦歿世卽絕其侯存者僅矣逮孝武竟以列侯莫求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有餘人漢高以寡恩立基國子孫習之以爲適然然孝武又求周後立之何耶固以文武之功德不可絕祀不知功臣之冒鋒蹈刃於漢更有宜厚償者得於彼而失於此無他亦由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耳

讀惠景間侯者年表

高祖功臣索土而侯者八國後皆亡之惟長沙獨全而孝惠訖文景間追修及續封者亦有九十餘人固不可無紀然均無赫濯著人耳目雖載之不得與諸傳炳蓋

世祿之胄系鮮克自振後世之崛起者必爲草野之英俊傳曰晏安酖毒觀於此益信

讀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將相名臣皆各有傳以載其事蹟其不傳者必其無可表述者也乃此表又必均錄其升擢降卒之期似此瑣瑣者宜截而不列又若以傳狀多混合故以此清之然終不免贅矣紀傳之體此傳因彼傳而知前篇因後篇而備者不可枚述史以潔稱似此終鄰於不潔也則文之潔而不滓者眞難言矣

望雲寄廬讀史記臆說卷三

讀禮書

子朱子謂禮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蓋以人得二五生氣之正有和順篤敬之誠因著而爲進退揖讓之節固合內外表裏而一者也史公以宰制萬物御使羣倫嘆禮之美已舍中而言外得末而遺本烏得遽嘆其美乎若漢禮又皆襲秦故去禮遠矣龍門於聖學絕減後欲識禮文故網羅舊文好學深思而卒莫之能得遑問叔孫通哉

讀樂書

自古帝王受命未有不審音考律歌詩作樂以明盛治虞廷克諧無奪倫足和神人格舞鳥獸聲音之道微矣哉自器數失而不備依和之旨難言而武帝又以馬歌祀郊廟悖亂尤甚此史公所以讀虞書而感泣也然必有聖人而古音可復奚必改制改作徒滋紛擾以取譏後世耶

讀律書

王文成謂周改正兼改時以符春秋書正書王之例今讀律書月各係以律以此望敵知吉凶卜勝負則律亦豈可移易耶陽明子特據理以求古謂不宜如是之悖傎然孔子云中庸不可能也古制之不合中者夥豈祇一建子建丑已哉春秋實見其背濫太甚故甘冒僭犯之名而易以夏正有如程明道所云也況史公親覩十月歲首之制又安有不知而必首以十月哉

讀歷書

黃帝考星歷陶唐氏命羲和復釐正之有虞氏又載璿璣玉衡齊七政歷法莫備於斯矣至周幽王後疇人子

弟散處四夷造歷猶不失正軌唐以後用回回歷有明迄今用西人歷孔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吾於此亦云

讀天官書

世謂世道污隆人事乖舛天皆　垂象以顯示然薄蝕可先測而知而穢德必非先揆可見則災祲即非由昏虐之感應矣故有所不宜見亦有見而不必應乃或隨見而隨應者蓋亦偶合耳豈得以是爲感召乎然聖人必書以垂戒以人君尊崇無所畏惟惕以天變尚足儆

之[redacted]且以示敬天之勤焉乃古又有分度分野之說夫覆幬之下豈惟方內宜應其躔度耶尤不近理之誕說矣

讀河渠書

禹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行平地乃廝二渠以引之洵治河之要龍門特表以示後使遵之而不變則水患當不至斯之烈然漢塞瓠子築宣防猶不失古法自宋以後河逾南而災逾數至今則泛溢罔間安得復禹舊而淡千數年之鉅患乎噫吾願治河者細味斯書

讀平準書

桑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自古多陋之近東西夷師效其術有間至富庶者議者並欲中土同之然漢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且重出租稅以困辱之夫華夷之輕重貴賤相懸絕固無足怪何今與漢亦相殊若是也豈眞如龍門所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哉噫

卜式讓多產與弟又數致其財內行修也後又願輸國助誅匈奴諒必憤其屠戮無辜且驕恣陵慢有羞國紀故急輸委以撲滅之乃宏以不情少之豈以吝財而甘受匈奴之慢侮者爲近情乎何宏之非情也式不以自阻一再上陳之不已終邀帝眷而位致通侯孝武固欲以鼓舞末俗而人卒不應足見棄財赴義之難其人也乃漢僅一卜式而宏必貶之何耶且有謂卜之言船算事爲要名者李之何人之欲予人以短也

讀封禪書

嗚呼孝武英主之亞特蠱於方士誕言又務爲封禪以張其功均有干士君子之譏然封禪之舉猶其好大習耳而安期生之流荒誕之說何亦爲所惑耶盍前邪三

王而欲法堯舜汲黯已斥其多欲後聞黃帝亦曾行之遂舍堯舜而欲法黃帝仍法古過耳不然安期生之妄說豈足以惑帝耶

讀平準書

征攘四陲以彌禍變非得已也而賞賜行幸非不可已者亦歲輸數千萬値厲民以恣其去呂政者僅寸間耳所幸者寄付之臣寬以濟之與民樂生不然擾擾之眾有不挺險走乎覩其告緡縱諸令雖際末亂有不爲者而孝武行之久而不革多欲爲累竟至若是可概也夫

讀吳太伯世家

吳泰伯以其父太王欲立季歷以及孫昌逃之荆蠻義之推戴君吳泰伯無嫡嗣卒禪虞仲使太王欲其君周亦可傳世及昌泰伯亦必傳昌以慰父靈乃以泰伯之誠信能感劗髮文身之衆庶而不能喻其意於家人父子之間何耶然傳謂太王實始翦商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若是則泰伯欲留必不與之安矣嗟夫周人父子均賢聖而亦如是耶則父子之有異趣者不亦危哉

延陵季子僻處勾吳適上國觀樂而識清濁興衰存亡亦奇矣哉知人賢不擇地生也過齊而悅平仲過衛而悅蘧瑗史狗史鰌過鄭而悅子產皆一時之雋而札能識之其智之過人遠矣且窆穸其子又符於禮經孔子美之非溢詞也烏得以遜國釀亂少之哉

讀齊太公世家

太公佐武王取商定天下世傳六韜非實究於功利爲多子夏之學流爲莊周荀卿之徒而有李斯大抵承其流者弊滋於初耳齊後小於雜伯易世莫革其有所自來歟孔子論列古聖賢人而不及太公當即微示意焉耳

讀魯周公世家

周公旦封魯未之就使伯禽父主之即以公治周者治魯也季世周禮猶秉生其國者遂均有彬彬爾雅我夫子且爲儒道宗然魯有孔子竟未之用何益哉然而魯有孔子而周公之道益光

讀燕召公世家

書傳稱周公輔成王召公不悅周公作書譬之以留故有君奭篇然召公聽訟息於甘棠後至不伐其樹其必明且哲矣而何不察公旦之忠忱煩瑣陳而後解烏在其能明哲乎顧公徂東惟恃二公爲維持謂君奭爲周公辨誥召公者眞誣語也夫燕僻鄰於狄歷祀且八九百年亦可以識召公之盛德矣

讀管蔡世家

管蔡大都中材耳善惡因人與武周處亦寡子弟過失既封而武庚導以惡遂不克持而朋暱之此鴟鴞所云既取我子也不然果習惡如傲象必使有吏治之何使

之治殷哉夫臨變故而變易素守雖聖人亦莫之知嗚
呼險矣勿謂逆億　不宜存也

讀陳杞世家

陳杞均爲聖帝明王之後而滅於楚其間倏絕倏嗣雖
楚克存寬大亦舜禹德在人有不敢不祀忽諸者乃殷
商封禹後而不及舜裔而禹後又旋滅絕陳杞之得有
世家言周之厚過百王也豈得謂其徒尚文哉舜禹之
德宏矣[redacted]越田齊均爲其苗裔爲强國

讀衛康叔世家

衛多君子其國又多故吳季札言也溯康叔就封王戒
以求殷賢人君子長諸問而務愛民賢俊已立於朝矣
知必相引勿替逮靈無道猶有蘧瑗史魚等輔相之亡
後於諸姬職是故耳第其間屢構女慝而祀中微酒誥
梓材亦申以紂之亡亡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後嗣曾
不之戒何耶

讀微子世家

微子抱祭器適周周使復其舊已封之矣逮武庚滅惟
誥之主殷祀作賓王家耳不然必不以微子稱乃世謂
周不忍去其舊號眞瞽說耳已易其封又何有於名號
其猶稱微子必仍舊封也宋殆其後之更號歟況繼啟
者亦曰微仲必無舊號至二世而不革者觀此愈覺其
非矣

讀晉世家

唐叔就封箕子謂其後必大億就洪範五行纖緯之也
迄今考世家言文侯仇救周犬戎之禍文公重耳定襄
公之亂兩有勳於王室矣夫秦任好三置晉君論者謂
後之强大由此況有勞於王家其啟土益爵而爲諸侯

伯不亦宜哉厥後邦析於臣下亦由圖伯軌欲用天子
隧禮以導之歟

讀楚世家

楚地屬江漢被周化最先後甘以夷自列春秋遂以夷
外之然莊王昭王俱通大道稱於孔子孔子亦屢欲用
其國且屈平陳良各能以文雅德誼先北方學者楚之
爲國偶於鄒魯矣維楚有材信然
楚國方五千里卒滅於秦原其失由懷王用上官大夫
桀並庶孽子蘭之言兵挫地削以致不振終服役於秦

遂爲弱國又倚任春申而春申圖易其宗國未亡而祀先絶蓋義䛕之蔽明也任人之不當也乃策士以楚卒不耐戰善走爲楚病後楚三戶亦亡秦豈倏革其質行哉兵之勇怯惟將爲之拘於地勢質性者爲不知兵也

讀越句踐世家

吳越皆斷髮文身披草萊之國吳立國十餘世始知車乘始通於上國越自受封又歷二十餘世始有句踐著於經吳不旋踵而亡越亦隨之夫先以僻陋尚延祚於永世後則幾同文物之邦而卒亡者何也語曰汝汝者

昌隆隆者亡固勢之必然亦保持之失其道也

夏后帝少康庶子封於會稽是爲越鼻祖歷二十餘世而無顯君裔孫勾踐苦身置膽二十有二年觀兵上國沼吳朝周號稱霸王不可謂不賢矣然無辜而戮勳臣種蠡亦幾以不受分地誅何是人之忍哉卒不數世而國隨亡天之報施章矣然與之類者又或克昌厥祚此天道之不易知也歟

讀鄭世家

公孫僑夫子所稱遺愛有合君子之道者也迄今考其事蹟誠善辭令終不能彌晉楚之爭以息其眾恐救時濟世之君子當不止是且當國者必以進賢聖爲急夫子兄事子產積身畜德必爲深悉洞見竟不舉參國事吾恐竊位之誚將不僅臧孫一人當之也

讀趙世家

歸方皆謂趙事跡因與秦同祖蜚廉得不同於焚棄史得據以列入世家語之獨詳余不謂然世家言諸無異惟扁鵲語及簡子寤語此爲扁鵲方書矜其技而愲忚也不然左氏習長此邦又生同其時且素號愽[illegible]奚爲

遺此耶至後列敘王澤之神大陵之夢又必采之百家以藻其文矣安得遽謂秦之不焚棄其史耶

主父以吳娃孟姚故屈傑然之世子章後以娃死又憐世子而欲君之以致變生斃於沙邱夫父子之親甚於妃耦奚爲因姬姜之存亡而疏暱其子是昧棄末本也然古今英主傑士往往如是豈崛强剛悍之性終克之於柔乎不然以主父之英鷙辟國益疆爲諸侯雄詎宜移愛惡於長狻娃嬴也哉

讀魏世家

魏文侯師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又有李克翟璜魏成西門豹羊樂相與輔拂左右之卒不能與其國蓋德無慧智無術罔能易有成效管仲德非優於季路而得以霸顯信陵公子存而魏存亡而魏隨以亡以是尚權謀者因以藉口焉然而孔子立道綏動爲相三月而魯治又豈管晏輩所能及耶

讀韓世家

韓地彈丸數百里耳樞天下之中又衝當虎狼秦其上非有賢君詛辟臣非有藺相如廉頗杜赫樂毅之倫士卒亦非有跿跔科頭貫頤奮戟數百千萬之衆其先又非有積德累仁克光大其後世竟能與齊楚魏燕趙相終始乃史稱韓厥紹趙孤之子武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爲陰德致也豈其然哉然范雎之謀曰秦之失計遠攻楚趙而近舍韓魏誠哉是言

讀齊田敬世家

田敬仲奔齊爲工正當桓公時後嗣列爲大夫爲景公時二公極盛而田氏於其間爲專政篡國之由大氐陽亢陰萌亨極困生亦倚伏固然耳武曌日侍太宗側而

不悟武曌李之語檢點有天下周世宗於前之居是職者皆戮以無辜劉秀爲天子而歆易其名均不能杜遏更易之豈以兆祥之先呈者卽必遵厥乎信如是則修省爲無益矣

讀孔子世家

孔子爲魯大夫而史列之世家且於秦紀備載其生卒是以諸侯王擬孔子也王臨川謂進退失據余謂不然自邪說橫行誰復知味孔氏之言而史公尊尚其道無有殊異之能故列老莊於傳而躋孔子於世家以示無並夫以大夫而等爲諸侯崇矣奚不卽躋列之本紀乎豈猶拘於素王之說歟蓋人必有超世之見方有卓絕之舉

讀陳涉世家

嗚呼陳涉之庸也首事禍秦一呼而四方響應者何哉秦之虐民疾之如水火有倡而背者未有不雲會響應者要之涉爲秀民之尤非有戢暴安民之仁也漢高責實宜顯暴之以正人心乃反旌以守墓之典與葬藉以魯公禮則有不可同等語矣

讀外戚世家

竇少君生於微細絳灌輩爲擇師傅賓客遂爲退讓君子然讓爲美德之難能也學士大夫罔不足已自是詰其能曾不褐寛博若偶邀寵榮至於一命至翹首不可處下人何少君姻聯帝室厚賜田宅金錢封公家於長安少有賢人之助卽爲退讓人也豈性成非習歟恐亦爲史公飾揚之過也

讀楚元王世家

楚元王交暨子郢好儒術尊禮魯申公等及孫戊乃胥

靡申公國隨以亡盍以耆長刑僇則奸妄之徒彙征導以驕蹇淫亂遂成篡殺之謀不然以元王子父禮讓必不宜閱世卽殄後世不察咎其禮接儒生以速亡因以爲戒豈知其後王自行紛亂於元王何尤哉

讀荆燕世家

敬王孫定國烝於康姬而又報其弟妻世祿之子姓遂居寡禮義極其欲不如禽獸不止宜漢之執法者直梟之以存人紀若不然以肥如令郢人洩國陰事嫌之則人道不幾絕哉於此猶見漢治之近古也

讀齊悼惠王世家

漢法疎諸臣皆得言事諸侯王少有可疑者上皆知必嚴詰無能隱故燕王與其子昆弟姦齊厲王淫於紀翁主皆得治其罪降至後世如此類者必爲諱莫如深且以事無左証置言者以誣衊之罪則誰爲禍首務章之者已不啻掩覆彌縫將復何所畏忌耶此人道所以愈汚下也

讀蕭相國世家

秦燔棄詩書而用申韓法以虐黔首然天下書雖盡而

秦府書猶存蕭酇侯至咸陽不務求遺書而惟取申韓之律令後因爲漢制是不啻酷秦之續也卒自罹於隱室致已親罹受其禍殃有由然哉雖遣軍運漕助成漢帝之功而究遺後世千載之禍比擬當不居始皇下昔人云經不亡於秦君臣之焚燒而亡於漢君臣之入關則又以其罪浮於始皇李斯也蓋自有蕭何　古今之治體始截然爲二

讀曹相國世家

孝惠質行醕美高帝謂爲不類已使懿侯進引四皓佐

翼政化盡反高與何武健之治又復求魯儒先講求古昔先王遺制且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則終日將無晷刻暇何能日飲不事事乎乃孝惠使窋諷諫而參欲其垂拱是帝欲有爲而參必晏息無爲也漢一代刑政何始之參成之後之論者不之責反以賢相並美也鄙哉斯言

讀留侯世家

蘇氏謂留侯所見下邳圯上老父疑爲秦時隱君子亘然夫太公兵法世所多有而留侯所計畫亦非有鬼秘

神奇特言事中機宜耳然必以神鬼目之誣矣至辟穀導引輕身以疢疾故億古必有是術亦未言其爲黃石公授也蓋彼藉以釋劉季呂娥姁猜疑可全身耳斯正爲留侯之明哲歟

讀陳丞相世家

陳獻侯巧詐人哉當從淮陰侯時已必悉其人人以反聞宜爲力爭明其無狀或欲遠嫌怨不言可也奚又獻陰謀以助成高帝之忍哉綜其前後六計大氐均此類耳然對問相職乃克舉古相臣之事殆由少之好學得識此耳平之少學即能如是學其可少乎哉

讀絳侯周勃世家

絳侯與獻侯俱廢少帝迎代王得嘗罷倖然絳侯功多後以告反下廷尉枉矣條侯嚴軍律文帝以可任將兵誡太子遂已七國之難而太子竟以鞅鞅非少主臣少之遂無辜誅死漢尚嚴苛丞相鮮有得脫免者宜賈生之痛哭於帝廷也悲夫

讀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武慈孝侍竇太后疾食不甘味寢不成寐常欲

留侍宮廷此亦人子恆情世固未有無故棄養不顧者然末世人道廢絕蹈道者鮮梁王發於至性而能若此以孝諡之宜矣哉然出蹕入警車乘上擬天子且刺殺異議大臣匿賊不出儻非安國以至情系之孝王亦危矣究皆景帝之賜旌旗有以驕之又安知非景帝故縱以敗之歟噫

讀五宗王世家

孝景子十三人多廢法驕恣固因不置嚴師傅以善導之究由孝景躬行無以作之則耳夫景帝之投殺吳太

子誅絳侯條侯等不義何可一二數諸王奚能外有觀感而內爲慈訪也然河閒王獨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異哉豈以山東諸儒從游之效歟抑天特降畀於渫惡中以示人道之不絕於亭毒歟要皆前古所有也

讀三王世家

漢至孝武文教隆啟迄今讀三王策詞皆式於謨誥不同三章之僅有質勝也其時古籍湊出諸儒皆得進顯故斑然文采可觀焉然策語均肖三王質行知子若父恐亦孝武自成也三王克遵行無替何至爭立如燕旦竟以大逆誅死也哉然要由武帝之立少子無以服其心耳

望雲寄廬讀史記臆說卷五

讀伯夷列傳

伯夷絜行積仁孔子所稱得之無怨者而西山之詩旨異當與父死不葬扣馬諫詞同出於贗也乃史公謂爲考信而具之何耶夫伯夷雖困餓至今猶享祀不絕不可謂無報施也然有志自強立者惟期有以自異於衆焉斯已矣

讀管晏列傳

儒者挾刻覈之見以苛人輒謂春秋備責賢者引趙盾許止之文然盾止之事歐陽氏修已論之稔矣夫管仲以與爲取用術而非本於德晏平仲脫縲紲進御僕而終阻尼谿之封皆未聞道者夫子於管子之伯晏子之顯猶亟稱之謂爲求備者小人藉詆賢哲耳必若是則今古均少完人矣

讀老子韓非列傳

老莊申韓絕不相類史公謂刑名原本於黃老故合傳紀之蘇氏子瞻繹其說謂申韓推其無有始極爲慘礉殆非也夫無爲必不務修明其法制官事寢以耗弛而

民玩盜恣非嚴法烏足以已之漢文景尚黃老武帝時而酷吏興於治雖罔密務詆嚴亦勢使然哉龍門喜尚其術而於此合傳殆亦有不足者歟特列老子語孔子之語於傳首使異學者有所籍口尤爲吾道蠹病矣安得起龍門而一商斯言

讀司馬穰苴列傳

穰苴事不見三傳史謂區區爲小國行師不暇及司馬兵法而又爲之著傳傳其事豈善其斬莊賈能立威歟抑列其僅有微勞少威王誇其勳以示非實歟然後昆

未有不張皇揚厲其先烈以光其宗而炫世者豈僅一威王也乎哉又世鮮有不藉屈辱一尊寵以宣已威者又豈僅一穰苴也乎哉然而小矣

讀孫子吳起列傳

孫臏爲齊救趙語田忌不控捲搏撠而批亢擣虛恐古法所未有吳起爲楚將伐秦吮士卒疽卒不旋踵赴敵恐亦爲兵書所未載臏竟以剄龐涓顯名諸侯起亦爲楚平百越并陳蔡卻三晉弱秦成楚之强是善將者之不泥守成法也蓋老將搴旗斬將必有臨機設智於其間苟拘泥其成跡豈不爲所縛乎此項藉學兵法亦不之竟也然起指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國莫患親屬專寵弄朝柄引不急之官以行其私致國政日非起之行政正務去其積弊也而史謂其刻暴少恩豈卽以是歟抑別有所指名歟究之起聞母喪而不赴其忍心奚甚固已早斥絕於曾子矣

讀伍子胥列傳

世哀伍子胥賜死於吳死非其罪而不詆誹其鞭僇平尸豈以楚平無道誅奢及尚許其借力以雪父恥乎又

以羣侯尚爲周守土爲之屬者君臣之義分未定員權知輕重父恩尚切君義乎然揆之終有未合者夫子胥之受誅以嚭之讒故吳亡而勾踐亦以比周誅嚭後世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亦可以寢矣

伍子胥諫受越成引少康之復禹績而不舉夫差以蚤朝宴罷冀復父仇斯時夫差氣盈甚謂越何能爲非惕以憂勤之故不能激發其勇而杜越人之謀其後范蠡之諫勾踐卽以此言止越王不忍聞吳使之痛因以沼吳況吳更重以闔閭之命使無忘傷將指之憤乎乃員

置此不言亦諫衛之不講也然要由憒甚者心多覆耳

讀仲尼弟子列傳

尼父弟子異能之士七十有七人然表見於齊魯論者僅十數人史公合弟子問其顯有名年者尚三十有五人殆亦由附驥而名彰歟然荀卿數稱子弓賢子弓之字尚不列於傳（昌黎以馯臂子宏當之恐非其人）商瞿受易又不載其行跡則美行異能足為後世師法其湮沒而不稱者尚多也然則人之行事名字有傳有不傳亦有幸有不幸者耶

讀商君列傳

商君見秦孝公首語帝不許繼語王又不許始語伯與強夫商君烏知帝王哉其言帝言王者欲冀貰後人指責耳然今不責孝公不善商君之言帝言王而責商君導孝公棄古法究何益哉彼趙良說商君曰聚不肖而王者退又曰非其位而居之為貪位非其名而有之為貪名今則誰非聚不肖而王者歟又誰非貪位貪名者歟吾讀商君傳不禁擲筆 三嘆也

讀蘇秦列傳

蘇季子說諸侯情事形勝皆瞭然無倘恍者且其縱擒闔闢無不中其窾會故使聞者隨聲而從匪獨其說勝其謀計亦絕人也知屈首受書徧觀之功勤矣惟云得周書陰符揣摩之乃終不見施用何耶

讀張儀列傳

蘇秦張儀均戰國權變謀詐傾危之士世故以秦儀並稱究之秦連六國以賓秦秦之不敢出兵窺函谷關者十有五年尚有合於春秋外秦外楚之例儀則相秦蠶食羣侯且欺秦以劫周案圖籍令天下其悖逆已甚且

即以成效論亦徒有連六國事秦之名未若秦之曾見之實事也儀雖數暴秦之短以扶其說究何益也哉究何益也哉

讀樗里子甘茂列傳

樗里子以智名於秦能識數百年後天子之宮夾其墓而不悟胡衍之受金而解蒲圍甘茂知豫盟息壤杜樗里公孫之讒怨而不能倚齊使楚相之秦是皆有所蔽也甘羅以沖年能拒文侯之叱驅張卿之報趙且割趙破燕其智誠過人哉然後未聞其炳炳也童而智者老

而聖殆必以學擴之

讀穰侯列傳

人君置相不特疎遠之臣不得與之謀卽親臣亦不使參知焉奚況鄰國仇敵乎夫鄰之欲置者必其所親也否則必於彼有甚利也否則必於此有甚害也具此數者而從之是不啻操戈自刃矣異哉秦昭之初相趙人樓緩後趙又使仇液請魏冄爲相皆如其指幸緩與冄有利於秦苟反其道而用之不亦危矣哉

讀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爲秦將計斬三晉士卒共九十餘萬酷矣其誅死於秦宜哉其間阬殺趙降卒爲尤烈後項羽亦阬秦卒二十餘萬皆起作之俑也王翦功與之侔而酷少遜之至孫離亦敗虜於楚天之報施又豈爽哉

讀孟子荀卿列傳

史以孟荀合傳孟以子稱荀則書其字殆以孟子醇而醕荀大醕而疵也是史已有定論矣特孟傳猶附墨翟孟子距楊墨矣必綴於傳尾耶豈以墨氏所由殊途而建德一有未可以異學目之者歟然余亦嚮有是說今則不敢復爲斯語矣

讀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以李園女弟語謀篡楚宗忠臣豈若是哉故誅死於李園至今猶覺快焉然始以身徇太子俾與使者俱出歸楚而已當其禍謂不忠又豈能若是耶何初終異轍也蓋當未受細說惟知忠盡以報主後爲所蠱則牽係於柔情矣且又餌以利焉嗟夫利之足移人忠奸也可不懼哉

讀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以食客名其時荀卿於齊爲宿儒而獨遺之何耶豈亦食之已厠其列歟抑或薦於王不之顯用始去齊之楚歟然史謂孟嘗召致天下任俠姦人六七萬家於薛則荀子宜不爲所留養而掉臂而去者嗟夫無相士之明而徒羨其名宜爲人所欺謾也逮勢失背去而始悔其悵不已後乎然猶役於馮驩邪說終不之絕也可謂終迷者矣

讀平原虞卿列傳

平原之客以不得笑躄者頭乃引去然以一笑之故梟

人之首在槃散行汲者爲過當而客竟從而和之且以去就爭則客之爲客可知矣乃平原明悉其非亦斬美人首以謝均無足取者虞卿爭辨趙廷洞見表裏平原果傾身障蔽之何至以一魏齊故終去趙耶皆由其未識妍媸以定去留耳

讀魏公子列傳

戰國時四公子皆爭養士惟信陵君獲食客之助然無忌所傾身者必皆一時之俊觀夷門侯生之謀奪晉鄙軍皆委曲盡變且其枉車過市俾倪故久立以試公子

誠否又非苟以身許人者主客皆得其眞矣然魏僖釐王信秦反間不使盡其用惜哉惜哉

讀范睢蔡澤列傳

范蔡皆始困阨後繼踵取卿相又均以功名終夫秦諸臣以功高賜盡者屢矣二子均得以乞休全保其軀賢哉范叔不知蔡澤說之雖非忠誠之言而爲叔謀則善矣已亦以數月卽謝去解相印其知進退盈縮者乎況范叔說秦以遠攻而近取秦終以之并天下豈尋常謀臣所能見及之耶

讀樂毅列傳

樂毅相燕破齊封爲昌國君會昭王卒惠王代以騎刧毅遂降趙今觀復燕王書皆有道之言非苟爲炳炳者使樂子不遇而窮以老得著書以詔後當不居荀卿下惜急欲表見而徒爲偶合亦不得盡其意尚論者僅以之與策士絜度短長惜哉使樂毅從後思之亦必欲舍彼而得此矣

讀廉頗藺相如列傳

嗟夫何趙之多良將哉前有馬服君奢後有李將軍牧

其間並有廉頗與藺相如倘命將四出何難擴疆展土兼并天下乃廉頗僅數將後竟代以趙括傾長平卒四十餘萬國以不振相如以兩挫辱秦僅將攻齊不再見於傳李牧還以無辜誅有材不用卒并於秦惜哉吾於相如不服其智而服其勇於廉頗不服其勇而服其智究之非智無以成勇亦非勇無以表智兼之者甚難何於斯而竟見之哉

讀田單列傳

王蠋以布衣抗燕將不受其封至以死拒俾齊人相聚

於莒以立王田單用奇破燕師復齊故土使齊不得蠋無以固人心不得單亦無以走燕兵兩人皆相爲用者卒之田單封而蠋無聞處濁世者之必以功名顯也詎知民生無信不立蠋之功且有遠過於單者嗟嗟知此者蓋寡豈獨一齊襄也哉

讀魯仲連鄒陽列傳

旨哉魯仲連與其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之言哉夫春秋至戰國禍亂之極自天地剖判所未嘗有者非有震蕩乾坤之材能亦不能撥亂反之乎正仲

連雖有奇偉俶儻之畫策亦不過爲排難解紛已耳倘使就官任職必僅供奔走左右致詘於諸王矣故甘爲布衣以終身至今譚高節者猶首爲屈指焉賢如仲連可謂善置其身矣

讀屈平賈誼列傳

嗟呼屈子乃龍逢比干之流賈生亦王佐之材屈子生濁世事庸君其不得遂其學宜矣賈生遭際文帝之世殆世所稱至治之極者而亦不得行其志焉蓋有材者不屑苟合以取容而邪枉之臣又不容其廉直得則僅爲賈生不得則不爲屈原者幾希矣噫

讀呂不韋列傳

世爭傳秦政爲呂不韋子夫始皇立年僅垂髫耳不韋與其太后亂且懼禍使政果不韋子則太后無難直達其情夫秦政尚畏有遷太后之名决不敢加刃於不韋史無其文是政之不爲不韋子也然史既云子楚悅不韋有身姬而請之又云至大期而生子政是兩歧矣史公惡秦政特爲兩歧以誣之後人竟謂以呂代嬴政罪已不勝誅矣爲加之誣語乎余故爲表而出之

讀刺客列傳

惜哉荊軻與燕太子丹有刺秦之舉而不知講也政之暴豈可刼之使反六國侵地哉惟斃之隨與傾國之衆以臨其國當是時三晉新屬王翦又率大衆與荊人相持燕遣人立三晉後復使荊與翦和連如楚漢時則事必捷矣乃不知出此爲首刼地之謀使政得環柱走不及始擲匕首誅之竟爲侍醫夏無且提殺也燕亦以之買禍速亡惜哉丹有刺秦之舉而不知講也

讀李斯列傳

嗟呼李斯殆患得患失之流歟其輔秦之爲皆一得失之心成之當趙高謀易扶蘇斯猶斥以亡國之言後賄以封侯稱孤始允高策則觸除文學詩書百家亦必政先有厭非詩書之旨斯特逢之以固寵耳夫孔子之人已云亡其骨已朽於政何尤猶必齮齕其山林也此其厭棄詩書也必矣乃子瞻謂斯承荀卿之學爾然荀子之學奚有是哉特聞斯訴卑賤辱困窮兩言不之呵責使斯成爲無所不至之鄙夫有難辭其咎也吁善教者之宜杜遏其萌也

讀蒙[redacted]列傳

蘇子瞻謂蒙毅見始皇病而出禱不可言智余亦謂蒙[redacted]受賜劍之僞命而即就囚何若是之愚扶蘇之死已不能極諫使蹈非義之誅而復以身嘗試之不愚者曾出此耶矯使擁兵復請必得其僞即引兵誅高暨斯正其名罪復擇賢與長而變置胡亥則三十餘萬衆誰有能敵之者且送往事居忠義炳日星矣乃置此不圖甯甘就區區不逆命之小節其不足道奚甚焉吾哀扶蘇以無辜死而尤爲蒙[redacted]痛其不智也

讀張耳陳餘列傳

貫高以身無餘白趙王敖不反實具道本指於世公誠無慙立名義不侵然諾者高帝赦之均足流聲稱矣貫高又奚必仰絶肮耶然豈有慣末俗懷巧詐要寵獲榮名者歟綴列陳餘張耳傳後誠足恥其始相慕用後爭利相背之戾矣耳餘名譽雖高而識者終簿之何若貫高至今猶可想望其風烈焉

讀魏豹彭越列傳

酈生說豹豹謝以漢王慢侮罵詈諸侯如奴甘被刑戮而不從足見漢廷臣之鄙矣夫人臣道合留不合去况不以禮接而視若臧獲乎然皆鼓刀屠狗賣繒之流雖溺冠騎項固不以爲訴也吁先王禮貌臣工之意掃地淨矣士生其間者抑何不幸耶

讀黥布列傳

布爲羽軍鋒分王九江及羽攻齊布不發兵渡淮以從顧悅隨何之間降漢卒戮於漢溯布從羽擊章邯追殺芋心助惡濟暴於羽曾有力焉使終從之尚稱不二之臣乃數反覆雖漢之誅淮陰彭越等有以激之究布爲

無信之尤者幸禍攀於高帝時能自將誅豨耳不然誰足爲戎首以摧其鋭耶

讀淮陰列傳

觀人者不必於其重大者辨其疑似卽於微小可決其或然或不然也韓信於漂母並素所見德者皆以厚値償之豈臣漢反漢耶當其對楚使言雖死不易聞蒯通計終不忍背漢而曰漢終不奪齊也使漢果不奪其齊事漢當忠倍於何參等矣況易齊以楚猶朝雲夢不失臣禮其不背漢章矣乃縛以武士方居常鞅鞅疑有反跡究之議過信終非先也

讀韓王信盧綰列傳

信哉人臣之不可外交也韓王信以外交而見疑於漢盧綰以外交而來衍聞漢之誅功臣皆以無故況有詞爲名乎則信綰之受誅宜也然信等皆乘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得賜爵土奚能永守勿替常徼天幸耶然而子孫繁衆降狄復返漢仍復其舊抑又何哉

讀田儋列傳

儋爲故齊田氏舊族儋亡從弟橫逃至海島中漢使召之至洛陽自斬其頭授使者客五百人無一生者皆以殉誠奇烈善畫者莫能圖矣然橫以與漢王均南面不願臣事有節概者皆克强爲至客五百人皆蹈死於飴何哉孟嘗君食客三千有餘人至漢初任俠子弟家薛者以萬家豈以未報文者報橫歟不然橫雖賢不宜得士若是卽是[redacted]足[redacted]洴智伯豫讓矣

讀樊酈滕列傳

樊酈皆豐沛菽刀屠狗販繒流耳一旦起從沛公誅無道秦不啻雲蒸龍會皆克破軍降卒定郡國邑都立不世之勳名垂漢廷德流後裔豈非會逢其時耶夫豪傑崛起一隅其攀時而立名稱尚不可勝數況際季開國爲景運時乎惜僅得此輩不能黼黻以禮樂文章之盛也漢之得爲漢以此而漢之終爲漢亦以此

讀張丞相列傳

自周召後無有克舉相職者張文侯爲丞相十五年僅以比定律令著申屠節侯以剛毅稱而無術學卒毒恨憤死於錯其異於娖娖備員者僅矣然蒼感王陵生已之德至其卒猶朝侍食陵夫人可謂不負矣殆好古無

書不觀且通曉有以善葆其摯性歟

讀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以片言下齊數十城陸生進說而尉他屈服賈生畫策而周勃陳平得以成功其强於數十萬師旅矣胸中豈空無所有哉使得假尺寸柄必有異於周陳遠甚者何猶僅以說士稱之耶然世尚有負奇偉雄材堙沒而名不彰者酈賈輩猶爲不遇之遇者矣

讀傳靳蒯成傳

蒯成侯於高帝自擊陳豨至於泣下此殆欲以泣諫也

季已稱帝自行征討失御下之體矣又淮陰侯等無辜誅死值禍變竟無人以攘之明爲帝泣實陰有所泣也不然雖愛帝而何至泣耶在帝亦不以爲阻撓軍心且不以爲豫爲不祥也知帝亦必知之故寵以非常之權蓋漢時君臣間皆相濟以術固不可以常情測也

讀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僩高帝厭苦羣臣爭功說起朝儀然旣言夏殷周所因損益可知奚爲雜用秦儀哉嚮使通損周之文用殷之質如賈生所言雖百世不易可也乃希世度務

權恐不取合信如魯兩生所云[redacted]面諛者也春申君以一說定漢四百載之基高帝以口舌得官輕之豈知其心目已蚤渺餘子乎

讀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以諾聞關中諺以得黃金百斤不若得布一諾美之布安所得此聲稱哉後知爲曹邱生所游揚引爲上客又厚賄之夫人未有不喜人之附已而播美也然必褒稱如其實方足無愧使少有所浮其名則人我均玼於私烏遽得爲喜乎吾恐季布難逃於斯也彭越請贖

欒布。布後以就烹明越之無反皆以誠相與者信哉欒布誠古之烈士哉

讀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與鼂錯素不相能錯所居盎去盎居錯亦去究之盎爲智謀君子錯爲酷刻小人也古今來往往賢哲賊襲於僉壬錯竟誅於盎也必錯爲神人所共憤特假之於盎耳不然錯父必不飲藥以先免也然錯學申商刑名非遇景帝必不善其策景之善其言必其爲陗直刻深者也嗟夫吳楚之禍由兩人之陗直刻深成之後之

人君可不思鑒於此耶

讀張釋之馮唐列傳

從來一代治之成君實限之臣雖欲更之進之無能也釋之初見帝帝戒以毋高論使釋之上言三代帝王之盛必不見許矣然觀其辨官嗇夫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及捕驚乘輿盜高廟玉環均持法平非靡靡隨人者究不能舍秦漢之卑陋上躋三代非文帝有以域之耶彼馮唐之論牘已及之矣

讀萬石張叔列傳

言教之輒訟也惟躬行不言而易曉萬石君孝謹聞於郡國曾不以譙呵加有過惟不食冀悔遷故其子孫無敢有違者則勝於繼以怒而夷者萬萬矣倘復習於成憲則推行豈有既哉然世之文儒不知飭身於懿美之途而徒騖於爾雅致少之者謂世儒多文少質行如竇太后云云者可慨也夫

讀田叔列傳

文帝言長者能識長者田叔辨孟舒之爲長者眞能析及毫微質性固厚識尤卓也及案梁王獄尤賢於處骨肉焉彼世之讒慝者類其本先撥覩人猶已故不必爲系屬輒以術間之列此可爲末俗勸矣而子仁亦不受曾金懼喪先人名長者誠有後哉

讀扁鵲列傳

卜醫之微不宜編列傳而文又雜亂無紀王通政拯謂漢魏間習其術而不文者所爲歸太僕不言其贋且於上加以墨圍方氏靈皋雖不稱其義法亦未明其白黑若何陰陽若何以兩文家寢饋久於斯尚復如是甚矣文之不易辨也

讀吳王濞列傳

項羽得滎陽敖倉不之守漢取之而糧贏終以滅楚吳楚之役桓將軍說濞據雒陽食敖倉粟濞不用條侯乘傳車至遂食之以殄七國甚矣糧之所系匪輕也蓋餉糈贏則三軍氣盈匱則氣餒以贏卒摧餒兵有不奔潰狂走如猛狼驅群羊乎然則守甌脫而仰食數千里遙之餘粟不又有危如累卵者哉在持籌者善策之而已

讀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以竇太后之憎薄其官而求免是非留戀榮寵者

乃後以客之不踵門曰[redacted]惟與仲孺引繩批根然既薄其官於附勢之客又何爲嘵嘵耶遂借武安以腹誹心謗之柄兩人卒受駢誅一之不慎遂身敗名裂悲夫

讀司馬相如列傳

漢取士有經中博士科有賢良直言科外此尚匪一焉而司馬氏猶以貲方爲郎選舉烏足盡士哉彼得選者固不敢定其爲雋材今數兩漢之能文詞者屈指必首此焉此爲文章首猶必以貲進則士之枉於有司者詎不多乎哉詎不多乎哉

讀韓孝孺列傳

嗟夫戀人骨肉之難其人也梁孝王取嫌於景帝太后弗是也韓孝孺以數語俾終洩洩憲憲之由動以至性耳當見長公主泣見梁王泣豈徒然哉善哉雖有親父有時爲虎雖有親兄有時爲狠兩言讀者可以悉所處矣

讀李將軍列傳

李北平廣眞殘賊忍人哉雖遇士卒有恩非其本性也當誘降羌虜而阬者且八百[redacted]然已悔厥後又復加刃於止宿微嫌之霸陵尉則殘賊不其本性歟乃又無部曲行陣徒恃一矢夫數十萬之強虜豈一人射所能盡耶史公轉矜之一再述不已且謂沒羽於石也嗚呼謬且誕矣

讀匈奴列傳

史不譏武帝誅匈奴微詞以示譏然竟讀匈奴傳小入寇則小屠大入則大屠必帖潰而不誅禍其何極逮後屢挐壘搴旗鞮侯單于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其悚悖如是蓋夷性敗則恇恇得則悖自古然也然則彌邊

患徒曰餌之吾未見其能帖然也噫

匈奴當三代時僅如小侯秦晉嘗服役之戰國李牧以趙師禦之亦不敢犯至漢高以失道困於平城遂相戒不敢與校夫以區區眾不敵漢之一郡任其橫恣數十年固以兵挫之故歷世莫復亦由漢君臣不度彼此不權致敗之由甘受其詬辱耳乃至今猶爲漢憤何文景時君臣皆若無不可忍者耶

讀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俱以肺腑掌親用天子固不

能無私然詞時有溢量乃英帝之策勵羣材也史於褒功皆以天子語之以示非實過矣特靑掌寵倖而不引薦賢能乃飾詞於奉法盡職不敢侵奪天子之權安識大體哉然猶懲於魏其武安亦時爲之也彼肆娼忌者輒曰無材無材亘足慨耶

讀平津侯主父列傳

史稱平津行義雖修然亦遇時蓋以恢宏多詐足取合於主耳然主父輩均上書與時左而亦見收何耶蓋武帝雄才士當時有所能必令表祿故有恨相見晚之語

也然武帝不負諸人諸人何爲負帝哉

讀南越列傳

尉佗因任囂而據有桂林南海數千里之地擅兵稱帝僭矣然文帝以一紙書褫其魄卽抑號屈體請服歷世胡及嬰齊久傳勿替逮嫪氏恣其欲與少季亂致趙氏社爲墟嗟呼女慝之足禍人家國也竟若是哉

讀東越列傳

異哉田蚡之言曰越人相攻不足煩中國棄之弗顧然治則利其土宜亂則棄之四方聞之其誰不稱戈反門乃積弱之朝無不託爲寬大以便其畏葸卒流於不振比比有也嚮非莊助明詰其非越外生成江淮之間卽擾攘矣甚矣夫廷之不可無諍臣也

讀朝鮮列傳

朝鮮受師旅罔不棄甲輸忱自秦漢以降數千年鮮有敢抗戎行者豈風習固殊哉何嚮風披靡若是也然吾聞箕子之爲治也務以德化其地號易治豈猶有古之遺風乎究之勇於公戰亦不宜廢也

讀西南夷列傳

漢武遙通西南夷使者相望於道卒臨叔以兵終不能

使首善比於內諸侯迄今皆已納土置吏焉華夷之不敵久矣裂防者反以此藉口使主闡者終持兩端而莫敢嚮以兵嗚呼安得以此深曉之耶

讀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衡山均厲王子厲王以反殛兩王奚不懲而懊憹之反仍襲其故轍豈慓勇輕悍果種類然哉然淮南告敗於孽孫建衡山舉發於太子爽使建與爽具有遠識必不謀爲播揚三諫不已隨而號之或可彌禍變於已

萌乃父子相訐祖孫相圖致逆形顯暴至莫可飾掩同殃其身復可悔矣悲夫

讀循吏列傳

循吏傳不及三代之盛而僅列春秋時人漢立國已歷五君猶無一循良之可紀則吏治伊何矣要由其時士爭鶩於黃老刑名家言作吏者半刀筆之徒尚何知遵古循職以爲治哉乃世不察概謂孝武之任威使之豈知士習爲吏治本歟蓋自搜書之令下而文吏始稍稍競於治矣

讀汲黯列傳

汲長孺史稱好學武帝謂爲不學蓋長孺好黃老帝尚儒術故以不學少之究之帝好儒而未得其眞長孺所陳亦有與黃老畔者特於黃老爲多耳

然帝時舍已從之可嘉也鄭莊以貴下人客至貴賤無留門者亦足爲爲吏標則矣

讀儒林列傳

自秦燔棄詩書漢興七十餘年猶未下搜書之令武帝始茲茲天下靡然嚮風務於文學雖所得爲曲學阿世之公孫宏而彬彬文雅要自茲開之乃史公讀廣厲學官之功令奚爲嘆也方靈皐謂自孔孟以來群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殄滅擯棄未絕者至此盡廢棄無餘也是何言也歟是何言也歟

讀酷吏列傳

趙禹務在絕知交之請郅都公廉不發私書皆於當官謀稱其位者使非遇刻深之漢亦可爲治世良吏矣

惟武帝務爲刻急而禹等復以鷹擊毛摯助之民皆不寒而栗故均以酷烈名之遂與張湯輩同爲有道君子

所擯絕矣蓋治貴因時寬濟以猛猛濟以寬作吏者不可不察也

讀大宛列傳

西夷形貌皆深目多鬚頷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自漢迄今二千餘年不變乃古又稱多詐少信惟今謂其貴誠信豈不變其俗特變其質性歟然謂之爲信方可事吾羈縻使於此亦并捐之則任彼恣睢更有莫測之虞詐矣亦猶以美號加人人亦不自顧蒙於惡聲也究視漢時刱創以兵威者不啻天

冠地履矣何古今之不及耶

讀游俠列傳

言行必信果孔子亦謂之爲士乃史公於朱家田仲劇孟輩皆列於游俠朱家脫季布之阨及布貴終身不見與魯連不受平原金何異劇孟行大類朱家而才過之當吳楚反時條侯得孟如得一敵國然田孤孺尤有退讓君子之風然以不學無文不得與文儒伍嗟呼學其可少哉學則得列爲文人不學則儕於游俠

讀佞幸列傳

孝惠時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孝惠不足責文帝亦有鄧通何耶傳曰齊百工伻從王於周其時綴衣之微皆必擇端人正士豈容冠鵕鸃等廁其間哉況鄧通賜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又帝如其家遊戲豈有道君所宜耶宜有明中官之恣行矣噫安得復周制中官皆統以冢宰進退必爲所持耶

讀滑稽列傳

滑稽傳僅列湻于髡優孟數人皆以諫顯滑稽亦善諫者所不廢耳與其激烈憤爭無益於國何若微中以談言俾聽者歎爲解人君國身事均受裨也夫諫固多術而不必得其售惟以此行之未有不如所指者眞善諫之要術也後世於東方倩[redacted]魏文成外曾未多覯何耶

讀日者列傳

伏羲畫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周公繫彖傳詞自後罔不惟卜用周太史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晉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亦五世然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有通人達士莫能處吉凶判然否多中於人焉如司馬季主之能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

陽休咎之本豈世所恆有哉要亦必如是方無曠職矣

讀龜策列傳

邱子明卜戰伐攻擊預見表象遂有奇驗賞賜至數千萬後以眦睚不快因公行誅尋亦事覺同夷三族然古聖王設稽神求問必擇賢而用之蓋必潔其精神始能歸於至微也乃以私意撻策定數灼龜觀兆安見聖人立卜筮事之初旨乎然而古今異同古驗於爻義今惟視五行爲剋生漢卜又與今古殊卜固多術恐不若古之占爲有理也

讀貨殖列傳

孔子曰使回多財吾爲之宰又曰喪欲貧速爲南宮敬叔言之也是富厚亦爲聖人所不絕然必以不厭糟糠匿於窮巷謂足以傲世恐未見其然也史誌貨殖乃及掘冢博戲販脂賣醬洒削胃脯之微且及倚市門目挑心召之卑污詼謿謾笑以示玩弄古今之概無乃近於柳下不恭歟然其文則調絕千古矣

讀太史公自序

司馬談命子遷續其業竟況以周公之纘述孔子之作

春秋則其所承不誠重哉迄今言文家亦無不以史記繼周孔後也然周公得行其志孔子雖托空言卒脫陳蔡匡人之厄太史公竟罹蠶室遭宮刑洵伊所謂命也夫然非是則歧紛於利祿罷榮受公奉事私利文必不能若是之工乃世以其游江淮探禹穴浮沅湘涉汶泗過梁楚以歸之故何耶甚矣哉人之喜爲奇論也

跋

子長一記苞羅百代爲史家鼻祖自明歸太僕我
朝方侍郎各有論斷世重矜之然其所舉者文之義法而他不及焉　先生是編文外獨絕參伍以得其通錯綜以盡其變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徵文也必簡以深子長微恉發所未發筆亦遒峭徹至得子長之神其於歸方氏匪驂之靳直軼而邁之彼梁氏志疑王氏正訛之屑屑碎文瑣義者先生豈爲之哉近讀　先生碑板諸作無限層折尤深得子長家法子長所謂好學深思心

知其意　先生殆近之矣時光緒甲申十一月下浣武昌范志熙拜跋

〔清〕諸以敦撰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五卷附補遺一卷

清嘉慶刻本

史記漢書皆有表而後漢書無之漢末伏無忌黃景撰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撰百官表俱佚不傳有宋澧州參軍熊方補作東漢年表十卷朱竹垞太史謂宜附范史後以成一代完書者是也

高廟搜訪遺籍錄入　祕閣適古歙鮑君以文得宋鐫本請吾師錢竹汀詹事勘審抱經盧學士又重加攷訂始剞劂以行世余展閱數過覺兩先生所校舛漏尚多若非分條證明仍恐疑誤後學而盧氏移改之處有未經詳考者轉以貽將來之口實因取全史參互而釐正之盧氏采章懷注所引東觀記續漢書謝承書以及水經酈注補其闕而於袁宏後漢紀金石錄諸書皆未及焉竊以袁紀雖亦有譌繆然所采皆正史且曾見張璠漢記較范史似更親切今取其可信者兼載數條金石遺文確然可據間爲徵引足資討覈凡九閱月而成是編惜不能起兩先生於九原面質之好事如鮑君或附刊熊表之末亦讀史之小助也嘉慶十七年歲次壬申十一月錢唐諸以敦識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卷一

同姓王侯表

中山王茂十三年二月丙辰降封單父侯又更封穰侯　以敦案本紀云降封單父侯本傳云更封穰侯卽一事也紀傳各異必有一誤非先封單父又改穰也

淮陽王元以起兵號更始爲赤眉所敗死光武愍之建武元年九月辛未追封爲淮陽王　校舊脫死字作建武元年光武愍之封爲王語句不順今補正　以敦案此條舊注不誤元年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光武聞而愍之故詔內有吏人敢有賊害罪同大逆之語赤眉殺更始在十二月今曰敗死曰追封誤之甚矣

又成陽侯巡嗣後徙封灌澤　以敦案灌澤爲濩澤之譌郡國志無灌澤惟河東郡有濩澤侯國本傳云徙封灌澤章懷注今澤州縣攷唐志澤州有陽城縣本濩澤天寶元年改名今表作灌澤乃承本傳之譌又徙封濩澤者愚謂亦非劉巡本書寒朗傳有濩澤侯鄧鯉袁宏後漢紀作劉鯉卽壽光侯鯉也壽光屬北海建武二十八年徙魯王爲北海王劉鯉必于是年徙封濩澤故永平十八年明帝復以壽光封北海王子可以互證今以爲求之子巡所封雖據傳文然以袁紀及他傳參校其爲本傳之誤無疑

城陽恭王祉蔡陽建武十三年侯平以恭王子封　以敦案水

經沔水注濜水又西逕蔡陽縣建武十六年世祖封城陽王世子本爲侯國封年侯名皆與史異

（泗水王歙）淄川建武二年六月丙午侯終以歙子封 以敦 案攷袁紀歙子終與上少相善漢兵起新野終之力也上曰使歙父子並王者所以顯報之也是終自以功受封非因歙子

（又東安平侯茂）以終子封 校曰 舊無此條今案水經淄水下增 以敦 案此不特六傳所無而續漢郡國志東安平亦非侯國傳中兼及中山王茂乃淄川王之族父未必其子卽與同名恐酈氏記聞之誤附載可也不當增

（眞定王德） 校曰 王當作侯後皆倣此 以敦 案後倣此者惟長沙

河間此二王一改臨湘侯一改樂成侯當幷長沙河間改之不僅改王作侯也此校疏略

（又） 校曰 眞定王楊與前書表同傳作陽互異 以敦 案楊與陽古通寫如王德本紀作得亦通字此校不必

（宜春侯匡）朝陽侯孚以匡子封薨 校曰 舊作侯浮嗣今改正 以敦 案傳云子浮嗣封朝陽侯則浮本嗣爲宜春侯後徙朝陽傳于嗣字下失書徙字否則宜春並非故絕朝陽亦非紹封何以不嗣宜春而卽改封朝陽乎

（又侯護）以浮孫嗣 以敦 案傳云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國絕則浮傳國于子子又傳孫傳不載其子之名非孫護卽嗣浮也表誤又錢詹事續漢志攷異云五行志征西將軍劉尚乃南陽宗室襲封朝陽侯者恐非尚爲浮之弟並未襲封朝陽浮自傳國于子故再傳至孫尚何由得襲封乎

（長沙王興）建武初封 以敦 案錢詹事攷異云史不爲立傳本紀不載受封年月疑更始所封

（安衆侯宣） 以敦 案前書表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寵紹封則宣又名寵下云建武十三年侯松嗣盧氏既引前書何以不補此一世

（慎靖侯隆）十五年坐罪免爲庶人十六年復封扶樂鄉侯有功更封長平侯 以敦 案水經潧水注建武十七年更封劉隆爲扶樂侯攷隆本傳云十五年陳留吏牘上有書遣詣者攷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免爲庶人則隆之坐

罪削爵在十六年非十五年矣傳又云明年復封爲扶樂侯以中郎將副馬援擊交趾獲其帥徵貳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則隆之封扶樂在十七年其更封長平在二十年軍還之後表俱誤

（順陽懷侯嘉）侯參嗣坐罪削爲南鄉侯 以敦 案此南鄉乃鄉侯之名蓋由縣侯削爲鄉侯也與東鄉西鄉北鄉同特不載某邑之南鄉耳今下書郡名南陽認爲南陽郡之南鄉縣則仍是縣侯何以云削

（居巢侯般）侯憲嗣 以敦 案當書永元十年侯憲以般次子嗣蓋般長子愷避封二十年始聽憲嗣爵也

（齊武王演）哀王章建武二年四月甲午以演子封爲太原王

十一年徙爲齊王十三年二月丁巳降爲齊公以敦案建
武十三年章從太原王降爲齊公本紀所載如是袁紀亦
同本傳譌十三年爲十一年又譌公爲王其實一事並無
十一年先徙封齊之事表仍本傳之誤耳
〔又〕殤侯石嗣校曰案劉攽云殤當作煬以敦案本書章懷注殤
作煬不當引宋劉攽
〔齊〕哀王〔仲〕頃王晢以睦孫永初元年自壽光侯紹封以敦案
本傳書永平十八年封睦子二人爲縣侯此壽光侯疑即
二人中之冀封者袁紀晢作並名異
〔又〕永平十八年封睦子二人爲鄉侯名闕文以敦案斟鄉侯
威永元二年以睦庶子紹封北海王疑即二人中之一也

〔又〕平望侯毅以睦子建初二年封以敦案前志北海郡有平
望縣侯國續志不載則東京已并省故無此縣水經巨洋
水注引晏謨伏琛以平望亭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
是毅之所封乃平望亭侯史脫亭字光武封樊宏少子茂爲平望侯亦是亭侯
〔楚〕王英建武十四年四月丁巳封以敦案十四年當作十五
年
〔濟〕南安王康中元二年坐不軌削五縣以敦案傳云其後有
人上書告康謀議不軌事在顯宗時此承上文中元二年
誤
〔又〕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爲列侯名闕文以敦案濟南釐王
顯以錯子自阜陽侯紹封即其一也

〔又〕西平昌侯昱以香叔父永元中封以敦案侯昱封于永元
中當即在錯弟七人之內今云以香叔父封誤
〔東〕平憲王〔蒼〕任城王博嗣以河間王開子參戶亭侯延熹四
年四月甲寅紹封奉尚祀以敦案博爲章帝之孫與崇同
昭穆不當書于王崇之下當超一格另行書又參戶亭侯
之封疑在陽嘉元年河間王政弟十三人之內
〔阜〕陵質王〔延〕永平十六年以不軌徙阜陵王建初元年十一
月坐逆謀貶爲侯章和元年九月復王以敦案延徙阜陵
王食二縣貶爲侯食一縣章和元年復增封四縣并前爲
五縣表中削邑俱書此亦當補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六月戊戌立爲太子以敦案太子上
應加皇字

〔又〕汝陽侯琬以祗子初平中封以敦案本傳作初平四年
〔右〕光武二十有八人校曰案盧芳詐稱劉氏武帝曾孫亡入匈
奴欲爲漢帝後使使請降建武十六年封代王此實非同
姓然其封王實以同姓之故以敦案盧芳之封代王以其
久爲邊患又得匈奴之助故因其降封王以羈縻之豈因
其同姓哉校非
〔陳〕敬王〔羨〕頃王崇以羨子永寧元年自安壽亭侯紹封以敦
案崇爲羨子既不在永元十二年所封六人之內不知何
年封爲亭侯似此缺漏者多矣
〔又〕周亭侯參以羨子永元十二年封以敦案水經淯水注作

平周亭此承章懷注落平字又酈注云永元中封陳敬王
孫子蒸爲侯國疑子蒸爲參之子亦在永元中襲封耳
彭城靖王恭 公梁亭侯國以定弟本初五年封 以敦 案五年
當作元年
又梁父亭侯杞 以敦 案章懷注引東觀記杞作祀
樂成靖王黨 安平孝王得 校曰 河間傳得作德 以敦 案河間孝
王子得封安平王乃章帝之孫樂安王寵子嗣平原王亦
名得乃章帝之曾孫不應同名此作德爲是
淮陽頃王昞 常山靖王章以側兄永元十四年自防子侯紹
封 校曰 防與房同 以敦 案常山國有房子縣此作防者字之
譌也漢中郡有唐公房碑續漢郡國志作防錢詹事攷異
云漢人隸書房或作防因譌爲自旁盧云防與房同恐非
章之封房子侯大約在永元中側爲常山王之時本傳不
書某年封側兄爲縣侯史闕文耳
清河孝王慶 甘陵威王理以安平孝王德子建和二年六月
自經侯紹封改門爲甘陵奉孝德皇祀立凡二十五年薨
以敦 案甘陵王薨于嘉平元年本紀作恢名互異
又廣川王常保以慶少子永初元年封 以敦 案當書分清河
國封
河間孝王開 平原王顧傳作碩 以敦 案皇后紀作石石與碩
通本紀作碩字之譌也作碩爲是
又解瀆亭侯淑以開子陽嘉中封 以敦 案水經滱水注陽嘉

元年封
又侯萇嗣 校曰 傳作長 以敦 案樂成王萇爲濟北惠王子乃章
帝之孫此爲章帝曾孫不應同名作長爲是
城陽懷王淑 以敦 案河間孝王開子名淑何以叔姪同名必
有一誤
東海王敦建安十七年九月庚戌封 以敦 案錢詹事攷異云
東海國以魏受禪始除不應別封王子當是北海之譌

熊氏後漢書年表補校卷一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卷二　　民麓叢稾

諸以敦學

異姓諸侯表

阿陵侯任光侯世嗣後徙封北鄉以敦案北鄉縣前志屬齊郡續志無此縣則中興後已幷省矣濟北惠王子以北鄉侯嗣爲少帝亦是鄉侯疑任世以罪降封史不詳載耳阿陵屬涿郡表漏郡名

槐里侯萬脩侯普嗣後徙封泫氏以敦案普封泫氏在建武六年見水經沁水注據潘岳關中記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以其爲郡治故萬普徙封泫氏

浮陽侯劉歆以與劉植同迎光武封列侯建武二年更封浮

陽侯校日植傳云喜卒復封歆似不在二年以敦案水經淇水注浮陽故城建武十五年更封驍騎將軍平鄉侯劉歆爲侯國據此則歆初封之列侯爲平鄉侯其更封浮陽在十五年盧氏此校爲得但未攷水經注耳

東光成侯耿純以都尉迎光武以敦案都尉上落騎字

安平侯蓋延以都掾會廣阿以敦案都掾無此稱據傳延爲郡列掾州從事彭寵爲太守召行護軍故寵傳稱護軍蓋延此當書護軍

牟平烈侯耿況建武四年封隃麋侯五年封牟平侯十二年薨隃麋侯霸嗣校日傳云少子霸襲況爵然牟平之封卻歸於舒不可曉以敦案袁紀建武五年徵況還京師年老多病天子數臨問徵弇視疾弇舒並封列侯及薨子國以當嗣辭讓于少子霸天子許焉據此則舒之封牟平在況未薨之前故云子國當嗣以弇舒皆自有爵也錢詹事攷異云傳云封牟平侯乃封況子舒而況之封隃麋如故也史有脫文耳此論甚確表所書誤

又牟平侯舒以況子建武中紹封以敦案紹封誤辨詳上

陽夏節侯馮異侯彰嗣建武十三年更封東緡以敦案水經濟水注彰作璋十三年作十一年

廣平忠侯吳漢濯陽侯旦嗣建武二十八年分廣平國封以敦案水經濯水注旦作且字形相近未知孰譌嗣者嗣爲廣平侯也今廣平侯成爲奴所殺卽分廣平爲三國旦封

濯陽侯未嘗爲廣平侯何以云嗣又錢詹事攷異云濯陽新蔡屬汝南筑陽屬南陽與廣平遠不相涉何云分廣平國封疑後來徙封汝南范史失載至水經注云建武元年封則酈氏之誤也筑陽新蔡亦作元年俱誤

又筑陽侯盱以戎子建武二十八年分廣平國封以敦案本傳盱卒子勝嗣表脫勝一世水經沔水注此侯名財與史異

高密元侯鄧禹侯康延熹二年更封沘陽以敦案鄧皇后紀延熹四年更封康爲沘陽侯此作二年誤

又濟陽侯秉以統弟封校日本紀作淯陽蓋卽育陽此從李雲傳注作濟陽字形相近致互異以敦案水經淯水注淯陽

縣桓帝延熹七年封鄧秉爲侯國則淯陽爲是作濟陽者
字之譌也續漢志省作育陽屬南陽郡
舞陰壯侯岑彭侯杞嗣以敦 案東觀記作起見本傳注攷馬
融傳城門校尉岑起卽此侯
膠東剛侯賈復侯邯以復小子建初時紹封以敦 案袁紀侯
敏于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免爲庶人侯邯于是年四月丙
戌封
祝阿侯陳俊侯浮嗣後徙封蘄春以敦 案浮封蘄春在建武
三十年見水經江水注
安成忠侯銚期建平侯統以期子建武中封校曰建平水經注
作平輿建武三十年封以敦 案此見水經汝水注攷安成

屬汝南期子所封必在汝南郡故侯丹徙封葛陵亦在汝
南必不封統于沛郡之建平恐章懷所注爲誤本
參蘧鄉侯杜茂侯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謀反減死
國除以敦 案東平王當是王平之譌東字衍平王誤倒王
平顏忠楚王英之黨也
山桑節侯王常校曰水經睢水注高陽縣建武二年封王常爲
侯國以敦 案酈注云陳留縣有鉼亭鉼鄉世祖封王常爲
侯國則常所封乃鉼鄉侯盧氏遙接上文作高陽侯誤
宣平侯宋宏以舊臣建武二年二月壬子封栒邑侯以敦 案
宏以大司空封侯此猶襲西漢故事非以舊臣
新陽鄉侯楊茂校曰舊新陽鄉上兼出烏傷二字誤抗徐封烏
程之東鄉不出烏程此卽其例以敦 案表承傳中有可攷
者兼出縣名惟抗徐條偶脫烏程耳今不補烏程而獨刪
烏傷何以尹勳等七人失繫縣名者又增補之此爲自亂
其例
關內侯丁恭以諫議大夫博士建武初封校曰博士二字今增
案鍾興傳中有明帝復封恭之語豈增邑耶以敦 案興傳
云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下云帝善之帝者卽光
武也明字屬上句盧氏誤讀作明帝耳葢鍾興不受爵讓
于其師始封丁恭爲侯恭傳所云建武初乃爲諫議大夫
之時封侯在後表亦誤
遂鄉侯耿宿校曰案寒朗傳有隧鄉侯耿建當卽嗣宿者也又

有蘘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皆不得功狀與所封之年姑
附見于此以敦 案寒朗傳四侯惟朗陵侯臧信有攷耿建
當卽此侯之後鄧鯉袁紀作劉鯉疑壽光侯徙封蘘澤辨
詳淮陽王元條下劉建袁紀作竇建范史無曲成侯不可
攷矣
不其侯伏湛以名儒舊臣才任宰相建武三年三月壬寅封
陽都侯以敦 案湛以大司徒封侯與宋宏同豈因才任宰
相而封乎
又侯完嗣爲曹操所殺國除以敦 案伏皇后紀完卒于建安
十四年子典嗣十九年曹操弑伏后遂滅伏氏本傳缺略
此作爲操所殺誤又漏載伏典一世

則鄉哀侯侯霸以名儒舊臣建武五年十月壬寅封關內侯
以敦案霸以大司徒封與宋宏伏湛同非以名儒舊臣封
也十月當作十一月此譌
又侯昱嗣後徙封於陵以敦案水經濟水注徙封於陵在建
武十五年
向義侯王遵以隗囂將降建武七年封校曰案續漢書云上雒
侯以敦案王遵初降封向義侯乃名號侯與景丹之奉義
侯寇恂之承義侯耿況之興義侯同後封上雒縣侯上雒
屬京兆尹范史附載王遵于隗囂傳故略而不書
陵鄉侯梁統以與竇融等將兵來會建武八年夏封成義侯
十二年更封高山侯後定封陵鄉以敦案竺曾等皆書官
此亦當書武威太守又下書郡名汝南攷汝南無陵鄉縣
統初封名號侯更封高山高山屬臨淮郡即為縣侯矣後
定封陵鄉必非降為鄉侯攷水經淇水注引應劭曰東武
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後漢封太僕梁松為侯國東
武城屬清河統初封時陵鄉尚為縣疑國除後并入東武
城耳表書汝南蓋誤認安陵鄉為陵鄉也
又褒親愍侯竦以統子皇太后父永元九年追封以敦案皇
太后當書恭懷皇后以竦曾孫女亦為皇太后也此條既
改永元中為永元九年則樂平乘氏二條亦當改永元十
年
宣恩哀侯陰陸濦強侯博以與子永平元年封以敦案哀紀

博于肅宗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坐驕溢免為庶人四月丙
戌詔以博凶頑失道自喪爵土更封與子員為濦強侯范
史失載是侯博于建初元年坐罪國除侯員以與子建初
元年四月紹封表承本傳故漏
征羌節侯來歙以光武祖姑子建武十一年進伐公孫述為
刺客所殺追封征羌以敦案來歙父仲娶光武姑故王遵
諫隗囂云來君叔陛下之外兄也注亦云姑子本傳誤衍
祖字元本以為男固非盧氏改作祖姑子實沿本傳之譌
況歙以平羌隴之功封為征羌侯豈因姑子追封乎
射陽侯樊丹以敦案章懷注云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
此地也愚攷水經泚水注作謝陽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
謝為證則其地屬南陽郡乃鄉侯非縣侯史脫鄉字
褒成侯孔志侯損嗣永元四年徙褒亭以敦案孔歙碑載元
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勑碑陰有
褒成侯孔建壽碑立于永壽二年俱在永元之後洪适疑
建壽即損之字亦據安帝紀有賜褒成侯帛之語以證損
未嘗徙封其說是矣錢詹事攷異謂郡國志無褒成侯國
疑褒成之封當是亭侯然褒成始于平帝元始元年前書
亦不稱亭侯凡侯國不在郡國志者亦多若果褒成為亭
侯則形諸章奏不應省去亭字是褒亭仍是褒成之譌蔚
宗誤以為徙封也
新息忠成侯馬援侯遵嗣徙封程鄉永元中坐罪徙蕘以敦

案馬遵嗣封順陽侯後坐叔父光事徙封丹陽縣之程鄉侯廖傳不甚詳具當與防傳參看傳云防與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爲翟鄉侯不言遵爲程鄉侯者以事見廖傳而廖傳止言徙封不載遵所坐之事皆彼此互見從省文也今云先封程鄉後坐罪徙殊失攷矣表中大書丹陽二字亦非體例當書程鄉于前與翟鄉同

節鄉正侯趙憙永平元年定封節鄉侯 以敦 案趙憙于中元二年四月與李訢馮魴同日受封乙傳誤書永平元年此承其譌

楊邑鄉侯馮魴侯珫以定弟和帝時紹封 以敦 案袁紀于元興元年書夏四月封鄧禹馮魴後爲列侯則珫之紹封在元興元年四月本傳止言和帝時乃范史之疎略也

右光武侯者一百有七人 以敦 案光武封功臣三百餘人恩澤侯四十餘人今表所載不及其半湮沒者固多漏略者亦有如續漢郡國志汝南郡富波侯國錢詹事攷異引東觀記云光武封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今范史無此侯周均封富波侯大約在建武十三年王霸徙封向侯之後 水經河水注定襄武進縣世祖建武中封趙憲爲侯國又易水注光武即帝位封王興子元才爲北平侯益才爲安喜侯顯才爲蒲陰侯仲才爲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此皆史所不載者又馬援征交阯范史止載中郎將段志扶樂侯劉隆爲副袁紀尚有平樂侯韓宇范史亦無此侯又趙憙于建武初爲簡陵侯相又爲平陵侯相續漢志并無此縣疑更始所封後國除縣亦并省故無可攷耳水經注易水條恐酈氏得自傳聞中山之安熹蒲陰二縣章帝更名何以光武初年即有此稱

又案水經溼水注代郡之高柳縣建武十九年世祖封代相堪爲侯國此侯乃閔堪也十六年盧芳爲代王堪爲代相其封高柳侯范史失載盧校亦漏附識于此

關內侯桓榮以太常永平二年封 以敦 案榮以帝師授經十有餘年乃封詳載注中不當云以太常封

右孝明侯者五人 以敦 案寒朗傳楚王英案有曲成侯劉建袁紀作爨建疑是蓋上文劉鯉范史作鄧鯉知此亦譌也此侯功狀封年俱無可攷盧校附見于遂鄉侯之下仍作

劉建蓋未攷袁紀也又宗意傳顯宗時拜阿陽侯相錢詹事攷異云漢陽郡之阿陽志不言侯國惟上黨之陽阿爲侯國或陽阿之譌但此侯亦不知何人可見史之漏略

平陽侯曹湛以曹參後建初二年封 以敦 案此本范史章彪傳當書紹封但漢前書功臣表平陽侯十世孫宏建武二年以起兵佐軍紹封傳子曠今見是孟堅修史時尚存何以范史云建初紹封疑彪傳建初爲建武之譌其名之互異則此侯或有二名也又范史本紀永元三年詔曰曹相國及容城侯無嗣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攷前後書曹氏無別封容城侯者疑平陽侯曠嗣爵之後徙封容城薨後國除故和帝有紹封之詔其後或襲容城或襲平陽史文

缺略已無可攷雖屬臆說似于情事相合

鄧侯蕭熊以蕭何後建初七年封以敦案當書建初七年紹封

右孝和侯者五人以敦案獨行溫序傳序子壽為鄒平侯相范史無此侯鄒平屬濟南國永元十一年封濟南王錯弟七人為列侯疑此侯乃其一也又郡國志東海郡有郎邸侯國錢詹事攷異云永平中吳良左轉為郎邸長則明帝時未為侯國愚攷永元十六年封東海王肅弟二十一人為列侯此必二十一人之一其他志中所載侯國無攷者可以例推

當陽穆侯宋揚以清河孝王慶外祖父永初中追封以敦案清河王傳鄧太后崩有司請追謚宋貴人為敬隱后乃追封揚為當陽侯其事在建光元年此云永初中失攷宋俊等三列侯亦以是年封今並作永初誤

又列侯俊以揚子永初中封五千戶以敦案水經濟水注陳留郡長垣縣安帝建光元年封元舅宋俊為侯國則俊所封乃長垣縣侯范史失載其封年誤作永初辨見上

都鄉侯馬賢以敦案下書郡名常山但此為鄉亭侯之號非常山郡之都鄉縣也鄉有都鄉侯猶亭有都亭侯錢詹事攷異云都鄉者近郭之鄉班在鄉侯之上若以都鄉為縣名則靈帝時張亮等四人同日封侯豈共食一縣乎今表中凡都鄉侯皆書常山並非凡縣邑皆有都鄉鄧騭傳云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梁冀從封比景都鄉侯是其證也

宜城剛侯孫程以中黃門與定策功延光四年封浮陽侯一萬戶徙封宜城以敦案程之徙封在建初元年表漏書據袁紀程以呵叱左右為有司所奏免官徙封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乃更封為宜城侯范史失載都梁一節但云徙封宜城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詔書追求復故爵土則似仍與浮陽當從袁紀為是

范縣侯王道延光四年封以敦案錢詹事攷異云續漢郡國志范縣不書侯國而涿郡有范陽侯國疑范縣是范陽之譌

褒信侯李光以敦案郡國志褒信屬汝南今書郡名南陽乃承章懷注之譌

定潁昭武侯郭鎮以定策功永建初封以敦案袁紀永建元年封又郭鎮以尚書率兵斬閻景封非以定策功也

安鄉侯朱寵以太尉永建元年二月丙戌封以敦案寵封安鄉侯附見鄧騭傳未必即在拜太尉之月桓焉以帝師拜太傅其封陽平侯尚在復入授經之後知朱寵之封必與焉同時表中月日臆造可刪

右孝順侯者二十有四人以敦案水經陰溝水注渦水又東逕廣鄉城北漢順帝陽嘉四年封侍中摯墳為侯國即廣鄉也據此順帝時尚有廣鄉侯摯墳范史失載

費亭侯曹騰侯嵩嗣為陶謙所殺以敦案嵩于興平元年為

謙所殺見應劭傳此漏書年

安國亭康侯袁湯 以敦 案此安國亭不知屬何縣或安國縣之某亭失書亭名如下文之安陽鄉侯不其鄉侯皆然

亭侯州輔 以長樂太僕與定策功建和元年封 以敦 案隸釋所載州輔碑輔封葉縣之吉成亭侯葉屬南陽郡

新豐侯段熲 光和二年坐日蝕下獄死 以敦 案熲坐阿黨中常侍王甫爲陽球所劾下獄死不關日食詳百官表

新豐侯單超 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邑二萬戶三年正月丙午薨 以敦 案超與徐璜唐衡皆有襲封之人八年並降爲鄉侯其名不可攷附見于此

又 校曰 其鄉亭失繫縣名者並增補 以敦 案前新陽鄉侯楊茂元本有縣名盧氏刪去烏傷二字期與東鄉侯抗徐一例此又增補縣名前後不相檢照

東武陽侯具瑗 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邑萬五千戶坐事貶都鄉侯薨 以敦 案瑗貶都鄉侯在延熹八年表失書八年二字

上蔡侯左悺 以小黃門謀誅梁冀 以敦 案單超傳云悺衡皆小黃門史此落史字

汝陽侯唐衡 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邑萬三千戶薨 以敦 案單超之薨書年月日此漏書七年

宜陽都鄉亭侯尹勳 以尚書令謀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坐事自殺 校曰 傳云都鄉此云宜陽未詳 以敦 案勳于建寧元年九月坐竇武事爲曹節等矯詔誅表所書殊漏略又勳所封乃宜陽縣之都鄉侯見章懷注張敬周永並封鄉侯本紀當書勳等七人爲鄉亭侯因傳落鄉字熊氏因于鄉字下妄增亭字而盧校云宜陽未詳又誤認都鄉爲常山國之縣名皆誤也又宜陽屬宏農表漏郡名

山陽西鄉亭侯張敬 以敦 案山陽爲郡名無山陽縣表書漢陽更非漢陽郡有西縣與山陽何涉亭字衍辨詳上

脩武仁亭侯歐陽參 以敦 案脩武屬河內表漏郡名

寃句呂都亭侯虞放 以尚書謀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 以敦 案下當書建寧二年十月坐黨事下獄死又寃句屬濟陰表漏郡名

下邳高遷鄉亭侯周永 以敦 案下邳屬下邳國表漏書又誤增亭字辨詳上

關內侯黃儁 以尚書令延熹初封 以敦 案陳蕃傳作黃儁其賜爵關內侯在延熹四年陳蕃爲光祿勳之後與鄧萬世同時並封非延熹初蕃上書有云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則儁之先世有封侯而故絕者其人不可攷矣

聞喜侯竇武 延寧元年九月丁亥謀誅宦官事洩自殺 以敦 案延寧乃建寧之譌

南鄉侯左稱 封不得年延熹八年坐罪自殺 校曰 延熹二年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稱亦其一矣乃悺之兄 以敦 案左稱爲太僕則非宦者矣與所封之小黃門無涉

此校失攷趙岐傳有河東太守左勝卽此侯續漢天文志亦作勝名互異

又案下書郡名曰南陽攷左稱左黨皆以中常侍左悺弟兄封鄉侯黨爲北鄉稱爲南鄉不知屬何縣非南陽郡之南鄉縣也

右孝桓侯者二十有七人 以敦案邊韶傳韶于桓帝時爲臨潁侯相錢詹事攷異云和帝女封臨潁公主益公主之子襲封但不詳其封年又袁紀于建和元年書封中常侍劉廣等爲列侯范史無劉廣之名又永興二年書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范史不載又延熹三年書五月甲戌詔曰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

侯范史本紀無此詔書故表皆失載至通鑑于中平元年書何進爲大將軍封愼侯袁范二史皆無何進封侯之事不知司馬公何所據也

又案史記索隱引漢記云桓帝追錄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亦范史所無

又案永壽二年韓勑碑陰有曲成侯王暠不知何年所封

又延熹二年黃瓊封邟鄉侯邑千戸據范史本傳瓊辭疾讓封章六七上乃許之袁紀則云固讓不聽及薨贈車騎將軍邟鄉侯印綬謚曰昭侯則瓊已受封矣本傳亦云謚曰忠侯忠與昭不同而稱侯則一范史之誤可知

西鄉侯竇靖 以敦案下書郡名曰漢陽但此與南鄉北鄉東鄉同不知屬何縣漢陽郡有西縣非西鄉不當書漢陽

又案涿郡有西鄉縣見前書地里志又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和帝封班超爲定遠侯鄭善長以爲本西鄉縣治竇靖所封未必卽此此表凡遇西鄉皆以漢陽之西縣當之則更謬矣

錢塘侯朱儁光和元年封都亭侯邑千五百戸進封西鄉中平二年增邑五千戸更封錢塘 以敦案袁紀中平元年封儁上虞侯從上虞徙錢塘范史漏

關內侯張濟以司空病卒光和中以侍講舊恩追封 以敦案濟于中平元年罷司空其卒在罷官之後非卒于官又贈關內侯印綬在濟卒後表書光和中誤

又蔡陽鄉侯根以濟子光和中封 以敦案張角反後帝封楊賜賜上書願分戸邑于劉寬張濟乃封濟子則根之封在中平元年今云光和中誤

逯鄉昭列侯劉寬以光祿勳先策黃巾逆謀中平元年封 以敦案列當作烈據楊賜傳寬之封亦以侍講舊恩

安衆侯王敏以荆州刺史討斬趙慈功中平三年封 以敦案此盧氏據水經注補但酈注封在二年亦不言斬趙慈功則此侯封年功狀仍出臆度

烏程侯孫堅以佐軍司馬從破黃巾中平四年封 以敦案堅于中平四年爲長沙太守擊斬零陵賊封侯袁紀所載與三國吳志同今云以佐軍司馬破黃巾封不合

〔又〕初平三年擊劉表薨于荆州以敦案吳志裴注云據張璠漢紀及吳歷俱云薨于初平二年又孫策表云時年十七策卒于建安五年年二十六則初平二年爲是但范史及三國志皆在三年也

〔又〕侯策以建安二年嗣後徙吳以敦案策于建安三年徙封吳侯見吳志裴注

〔陽泉鄉侯黃琬〕以討賊功中平中封關內侯後徙封陽泉以敦案此當書以豫州牧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獻帝卽位更封陽泉方合

〔壯節侯傅燮〕校曰燮中平四年戰歿謚曰壯節侯非封也此誤以敦案傳燮爲中常侍趙忠所疾不得封侯本傳所載甚

明惟壯節下誤衍侯字校云謚曰壯節侯亦非

〔陽城侯劉焉〕以益州牧中平五年封以州叛興平中薨以敦案焉之封侯范史不載此據三國蜀志又焉卒于興平元年不當云興平中

〔襄賁侯劉虞〕以幽州牧中平五年封容丘侯進封襄賁以敦案虞封襄賁侯在中平六年

〔列侯張讓〕以中常侍封以敦案袁紀中平二年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十二人爲列侯卽張讓趙忠等十二人也表闕封年功狀

〔鄴侯袁紹〕以勃海太守封邟鄉侯以敦案紹初封邟鄉在中平六年表闕

〔右孝靈侯者十四人〕以敦案金石錄巴郡太守張君碑張君名訥勃海南皮人以中丞督捕揚州寇賊丙子璽書封都亭侯趙氏云安順以來揚州寇賊屢發不知張君爲中丞督捕在何年愚以隸釋攷之碑立于中平五年張君在巴郡之日則爲中丞封侯在靈帝時

〔高陽鄉侯蔡邕〕校曰舊脫鄉字以敦案邕所封乃陳留郡雍邱縣之高陽鄉見中郎集元本誤作河間郡之高陽縣故失書鄉字盧氏旣經校出仍書郡名河間疏矣

〔溫侯呂布〕以中郎將初平三年封都亭侯更封溫侯以敦案布封都亭侯在董卓殺丁原之後當是初平元年後以誅董卓功封溫侯則在三年表誤

〔漂陽侯陶謙〕以安東將軍初平中封以敦案此當書以徐州牧興平初封據謙傳時李傕郭汜作亂關中則非初平時也

〔都亭侯王斌〕以獻帝母兄興平元年封以敦案當書獻帝母靈懷皇后兄止云母兄與同母之兄無別又下書郡名廣漢更非章懷注云凡言都亭者皆近都之亭也錢詹事以爲都鄉侯在鄉侯之上則都亭侯亦當在亭侯之上薛洪初封列侯後徙都亭是其證也今表中凡遇都亭侯皆書廣漢殊不可解

〔列侯王邑〕以河東太守迎駕興平二年封以敦案邑所封乃安陽亭侯見魏志裴注引獻帝起居注

晉陽侯張楊以河內太守迎天子於內邑 以敦案內邑乃安邑之譌

武平侯曹操以曹騰孫建安九年六月封費亭侯九月徙封武平 以敦案此當書曹嵩子紹封又費亭武平之封俱在元年作九年誤

又臨淄侯植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 以敦案此當書以操子表落三字

又譙侯林以操子建安十六年封饒易侯 以敦案魏志裴注引魏書十六年封饒陽侯者名豹疑有二名表落五千戶三字

又鄗侯整以操子建安二十二年封 校曰二十二年舊誤二十一年封今改正 以敦案魏志書鄗戴公子整蓋此侯字子整與子勤子乘等同表脫子字又袁紀書二十一年封魏公子六人爲列侯今考幹彰袞峻彪五人皆以二十一年封尚闕一人或此侯先封鄉亭次年徙鄗史有闕文亦未可定

又鄧侯琮以操子據之子 以敦案前西鄉侯下書侯賛以譙侯林子則此當書以宛侯據子

又臨晉侯敏以操子均之子 以敦案當書以樊侯均子

逐鄉侯徐晃以都尉建安初從駕至安邑封都亭侯 以敦案當書以騎都尉說楊奉迎駕功封

列侯董承建安元年八月封 以敦案承時爲衛將軍以從駕功封下十一侯同

列侯伏完 以敦案完時爲輔國將軍

列侯丁沖 以敦案沖時爲黃門侍郎

列侯种輯 以敦案輯時爲侍中

東武亭侯鍾繇 以敦案繇時爲尚書僕射

列侯郭溥 以敦案袁紀溥作浦時爲尚書

列侯董芬 以敦案芬時爲御史中丞

列侯劉艾 以敦案艾時爲彭城相

列侯韓斌 以敦案斌時爲左馮翊

列侯羅邵 以敦案邵時爲侍中

列侯伏德 以敦案德以伏后兄爲中官僕射以上官名俱見

袁紀惟趙蕤無攷

務亭侯楊衆以從帝東還建安二年追封 以敦案衆爲楊賜曾孫由御史中丞拜侍中追前從駕功封務亭非追封也但袁紀云衆之封亦在元年與董承伏完等同日攷獻帝本紀書八月辛亥封董承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則楊衆在內非二年追封恐范史誤 袁紀衆時爲東萊太守

都鄉侯張遼以呂布都尉率衆降建安初封關內侯徙封都亭延康元年徙封都鄉 以敦案遼爲呂布騎都尉此落騎字又遼由關內侯封都亭侯進爵都鄉侯皆非徙封總因誤認都鄉爲縣名故下書常山郡其實非也

廣昌亭侯樂進以都尉從操征伐建安初封 以敦案進以陷

陴都尉擊呂布張超楊蕤等功封不應止書都尉又進子
一人封列侯名闕在建安二十三年前表失書
〔益壽亭侯于禁〕以軍司馬從操征伐建安初封以敦案禁與
樂進等皆當書從曹操征伐不應止書操字
〔都亭侯薛洪〕以袁紹長史率衆降以敦案洪本張楊長史眭
固使拒曹操今以爲袁紹長史誤
〔列侯張繡〕驃騎將軍張濟族子隨濟以軍功封宣威侯建安
四年降操封列侯邑二千戶以敦案此條誤當書宣威定
侯張繡宣威屬武威郡繡始封宣威侯建安十年從破袁
譚于南皮增邑二千戶魏志本傳所載甚明竝無建安四
年封爲列侯之事熊氏葢誤認宣威爲名號侯也

〔關內侯閻柔〕以將部曲從操擊烏桓建安四年封以敦案柔
于公孫瓚滅後遣使詣操受事拜護烏桓校尉在建安五
年曹袁相拒官渡之時後從征三部烏桓以功封關內侯
見魏志公孫瓚傳范史各傳同今作建安四年誤又關內
侯無分土下書廣漢不知所據
〔都亭侯賈詡〕以與張繡率衆歸建安初封以敦案詡以建安
四年封十八年曹操封魏王勸進列名書詡爲都鄉侯葢
由都亭進爵都鄉本傳失載
〔都亭侯鮮于輔〕以劉虞故將率衆歸建安五年封以敦案建
安十八年曹操封魏王勸進列名書輔爲昌鄉亭侯葢輔
已由都亭侯遷昌鄉史失載

〔安平亭侯曹仁〕以兗州牧從操破袁術陶謙袁紹等建安初
封都亭侯以敦案仁以別部司馬從操征伐書兗州牧大
誤兗州牧乃操之官也又仁封都亭侯在十一年壺關既
拔之後非建安初
〔高陵亭侯曹純〕以曹仁弟從操征伐建安初封以敦案純以
獲蹋頓功封在建安十二年書建安初誤
〔都鄉侯張郃〕以袁紹校尉降建安初封都亭侯以敦案郃以
袁紹寧國中郎將降曹操不當書校尉初字當作五年
〔都亭侯任峻〕以都尉從操征伐建安初封以敦案都尉上落
騎字又本傳云邑三百戶此漏
〔陵樹亭侯荀攸〕以軍師從操征伐建安八年封三百戶十二

年增四百戶薨以敦案攸卒于建安十九年見魏志裴注
十八年勸進攸爵爲謝亭侯亦見裴注葢由陵樹亭遷謝
亭本傳失載
〔又〕校曰水經注作陵樹鄉侯平陸縣也鄉字當是彼注誤以敦
案此見淯水注云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樹亭漢建安
中封尚書荀攸爲陵樹亭侯俗本譌作鄉字非酈注誤
〔列侯荀衍〕以監軍校尉誅反者高幹建安九年封以敦案建
安九年曹操拔鄴其時高幹以幷州降十年操討烏丸幹
復叛密遣兵襲鄴當在十年此云九年封誤又高幹于十
一年三月走荊州爲上洛都尉捕斬荀衍所誅者乃襲鄴
之兵不當書誅高幹

〔列侯韓浩〕以夏侯惇將從操征伐建安初封龔以敦案十八
年勸進書浩爵爲萬歲亭侯夏侯惇傳略
〔洧陽亭貞侯郭嘉侯李嗣〕以敦案李當作奕
〔列侯朴胡〕以邑夷王率衆附以敦案邑乃巴之譌
〔列侯杜濩〕以寶邑侯率衆附以敦案寶乃賨之譌
〔關內侯梁習〕以并州刺史建安中封以敦案當書以別部司
馬領并州刺史益賜爵關內侯之後始拜爲眞也
〔武始亭侯張既〕以新豐令從操征伐建安中封以敦案當書
以議郎參鍾繇軍事破張晟功封益既爲新豐令未常從
操征伐也
〔武安鄉侯臧霸〕以率衆歸從操征伐建安中封都亭侯以敦

案霸本將兵助呂布爲操募索而得非率衆歸操也
〔安樂鄉侯華歆〕以御史延康元年封以敦案歆在漢廷爲尚
書令其爲御史大夫在魏國既建之後乃魏官錢詹事攷
異辨之甚詳當書以魏國御史大夫封
〔安陵亭侯王朗〕以御史延康元年封以敦案自郗慮後漢廷
無眞授御史大夫者此亦當書魏國御史大夫
〔東陽亭侯曹休〕以中領軍從操征伐延康元年封以敦案休
爲中領軍在二十三年從操征伐之時未爲中領軍也且
彼時魏國既建亦非漢廷之官此三字當刪
〔右孝獻侯者一百有四人〕校曰移關內桓榮一人於此以敦案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王上箋勸進者有清苑亭侯劉若

樂鄉侯劉展南鄉侯董榮見魏志裴注二劉大約諸王之
後封列侯者其董榮不見于史又張飛封新亭侯在先主
定江南之後見蜀志本傳故建安二十四年上表漢帝稱
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若非出自朝命何敢形之章表
又是年申耽以上庸太守員鄉侯降蜀先主仍其故爵見
蜀志劉封傳又二十五年先主卽位其時勸進者有故議
郎陽泉亭侯劉豹靑衣侯向舉此二侯不得封年功狀然
亦漢之侯也附識于此校內桓榮當作桓典
〔烏程一人隨父〕校曰此孫策也先讓爵與弟匡見魏書建安二
年詔策襲爵見江表傳或匡是時已死也以敦案此云見
魏書及江表傳皆吳志裴注所引但據策本傳策并江東

之後曹操力未能逞乃以弟女配策少弟匡則匡竝未死
盧校失攷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卷二終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卷三　　　艮麓叢稾

諸以敦學

百官表

世祖建武元年

將軍七月壬午偏將軍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爲大將軍　以敦案是年耿純爲前將軍萬修爲右將軍皆未即位以前所拜故不書

衞尉更始將軍李通爲衞尉　以敦案袁紀世祖即位徵通爲光祿勳與范史異

宗正　以敦案是年宗正有劉延見馮衍傳表漏凡表中漏載未經盧氏校補者逐條摘出

二年

少府校曰朱鮪爲少府不得年　以敦案此見岑彭傳凡校補者須標明出處

三年

大司徒三月壬寅伏湛爲大司徒　以敦案當書行大司徒事伏湛

光祿勳　以敦案伏湛之弟伏黯爲光祿勳見伏恭傳不得年表漏

四年

將軍　以敦案是年陳俊以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見俊傳表漏

六年

太子太傅前太子少傅王丹爲太子太傅後遜位　以敦案丹被徵在道大司徒侯霸遣子迎謁攷霸爲大司徒在是年十一月則丹爲少傅已在是年之末因所舉者坐罪免歸復徵必不在一年中當書于明年

太子少傅左馮翊王丹爲太子少傅坐事免　以敦案王丹本傳鄧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免歸復徵則當加前字

七年

光祿勳博士郭憲爲光祿勳明年以病辭　以敦案杜林傳林于十一年代郭憲爲光祿勳則憲之病辭當在十一年非明年

十二年

大司空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成行大司空事　以敦案表中未見馬成當書姓又成于十一年代來歙守中郎將則此時已非揚武將軍此承本紀書之其實當書守中郎將

十四年

城門校尉郭門侍郎郭況　以敦案郭門當作黃門

十五年

太常　以敦案是年有太常登見本紀但不詳其姓攷岑彭傳有江夏太守侯登建武五年降封列侯疑即其人表漏

十七年

宗正　以敦案是年宗正有劉吉見光烈陰皇后紀表漏

十九年
〔衞尉〕侍中陰興爲衞尉明年遷以敦案興傳明年夏帝疾甚欲以興領侍中受顧命又欲以爲大司馬興固讓而止則仍爲衞尉也至二十三年卒官表書明年遷誤
〔執金吾〕侍中陰識守執金吾永平二年卒校曰識傳顯宗卽位拜執金吾但永平元年陰嵩已代其任當是先卒一年已去官也以敦案識傳並不言去官而興傳言嵩于顯宗卽位後拜長樂衞尉遷執金吾則不必定在元年蓋識卒後嵩乃代之校非
二十年
〔大司空〕四月庚辰大司空融策免六月庚寅太僕朱浮遷大

司空以敦案袁紀于二十一年十月書大司空融以疾策罷光祿勳杜林爲大司空無朱浮與范史異
〔少府〕東海相杜林爲少府以敦案林爲少府二年復爲光祿勳當書二十二年遷
二十二年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少府杜林復爲光祿勳十月林拜司空宏農太守劉昆代爲光祿勳二十七年遷表俱漏
二十三年
〔大司徒〕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以敦案虞延傳注引謝承書云況爲陳留太守在永平十五年其時蝗蟲大起泰山爾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

元年以況爲司徒與范史大異附識于此
〔大司空〕八月丙戌大司空林薨十月丙申太僕張純爲大司空以敦案袁紀于二十四年正月書林薨純爲大司空與范史異
〔大司農〕以敦案袁紀是年有大司農耿國據范史耿國代馮勤爲大司農在二十七年未知孰誤又卓茂子汎鄉侯崇官至大司農不得年表漏
二十七年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劉昆遷騎都尉代之者當是議郎席廣見陰興傳表漏
中元元年續漢志稱建武中元歷攷漢碑記皆有建武字但稱中元省文也宋莒公紀年通譜洪適容齋四筆辨之甚詳

〔司徒〕六月乙未司徒勤薨十月辛未司隸校尉李訢爲司徒前司徒禹復行司徒事以敦案禹因從幸太山行司徒事在馮勤未薨之前不當書于李訢後
〔司隸校尉〕沘陽長鮑昱爲司隸校尉以敦案昱之前當書李訢蓋訢拜司徒昱始代之表漏又水丘岑官至司隸校尉見董宣傳不得年表亦漏
〔河南尹〕以敦案郭唐官至河南尹見任光傳約在世祖時表漏
顯宗永平元年
〔光祿勳〕侍中竇瓌爲光祿勳明年遷以敦案此條當在和帝永元元年誤書于此

執金吾長樂衞尉陰嵩爲執金吾以敦案是年陰識尚爲執金吾明年識卒嵩始代之當書于二年

城門校尉以敦案永平中南鄉侯劉參爲城門校尉不得年見劉嘉傳表漏

三年

衞尉校曰趙孝永平中爲衞尉不得其年以敦案趙孝爲長樂衞尉據袁紀並未復爲衞尉且自此年後至十八年皆趙憙十八年後爲馬廖不應復有趙孝本傳云復以衞尉賜告歸當仍是長樂衞尉故云復也

宗正侍中劉平爲宗正十年以老病致仕以敦案平傳在位八年則病免當在十一年如范遷于四年爲司徒八年薨

郭丹傳云在位四年此其例也

四年

河南尹以敦案是年十月范遷以河南尹拜司徒則當書范遷爲河南尹表漏

五年

將軍二月甲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以敦案甲戌本紀作庚戌此譌據傳是年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其能驃騎將軍當在六年歸國時也

七年

執金吾衞尉馮魴遷執金吾以敦案魴于六年因從幸魯故以前司空行衞尉事車駕還京卽罷其時衞尉固趙憙爲之當仍書前司空馮魴猶之建武中元元年東封岱宗魴以太僕行衞尉事駕還仍爲太僕與此正同

十年

宗正校曰宜春侯匡爲宗正見郭丹傳不得年約在此時以敦案匡于永平中爲宗正亦見本傳攷劉平在位八年則致仕在十一年匡爲宗正當在下年

十一年

大司農大鴻臚牟融爲大司農以敦案融傳云代鮭陽鴻爲大司農則融之前當書鮭陽鴻表漏

十二年

太常行司徒事周澤復遷太常以敦案此時司徒虞延並未

去位澤以太常暫行其事罷後仍爲太常非遷也表誤

太僕遼東太守祭彤爲太僕十六年下獄死以敦案本傳彤出獄數日病卒非死于獄當書免不當書死

十四年

太子少傅太子少傅張輿卒以敦案汝官之卒例不專書當于十年條下增十四年卒方合

十六年

大司農越騎校尉樓望爲大司農以敦案是年六月王敏以大司農拜司徒則望之前當書王敏表漏

十八年

衞尉虎賁中郞將馬廖爲衞尉建武四年以特進免以敦案

建武乃建初之譌

大鴻臚 以敦案竇固傳云肅宗卽位徵固代魏應爲大鴻臚魏應于十八年遷光祿大夫固卽代之所謂肅宗卽位者蓋在是年八月後也表書于次年非

司隸校尉 以敦案水經洧水注永平中有司隸校尉犍爲楊厥據洪氏隸釋以爲酈注之誤辨詳延光四年

肅宗建初元年

少府 執金吾劉般爲長樂少府 以敦案是時執金吾馮魴爲之般于永平十年徵行執金吾事從幸南陽還爲朝侯 朝侯諸侯有功德者位次九卿見獨斷 後兼屯騎校尉此當書屯騎校尉不當書執金吾

司隸校尉 以敦案太尉趙峻之父趙興肅宗時爲司隸校尉見郭躬傳不得年表漏

河南尹 校曰宋嵩官至河南尹太尉由之父也不得年 以敦案袁安于明帝永平十八年爲河南尹在位十年宋嵩爲宋宏之弟當在其前應書于明帝時

三年

將軍 十二月丁酉行車騎將軍馬防爲車騎將軍 以敦案防以城門校尉行車騎將軍討燒當羌是年徵還據袁紀仍行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本傳云拜車騎將軍則當云領城門校尉今云如故則仍是以校尉行將軍蓋將軍本不常置軍還當罷今欲寵異馬防使與九卿絕席故不罷其行將軍事當從袁紀 續漢志云章帝卽位西羌反故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還後罷可以互證

少府 校曰少府成封不得年明年丁鴻代之 以敦案成封與諸儒論五經同異于白虎觀在四年見丁鴻傳不當書于此年

四年

少府 侍中丁鴻爲少府 以敦案是年成封爲少府其論五經同異在十一月未必當年去職又鴻于論經之後數受賞賜擢從校書始代封爲少府當在下年

五年

將作大匠 太中大夫馬嚴爲將作大匠 校曰嚴典郡四年始遷是官當在此年舊置前二年非也 以敦案嚴于二年拜陳留太守典郡四年徵拜太中大夫後遷將作大匠則當在六年

六年

大鴻臚 校曰韋彪前一年爲大鴻臚渻馮順也是年卒 以敦案順爲馮勤之中子尚明帝女平陽長公主官至大鴻臚不得年以愚攷之當在永平十二年牟融遷大司農之後蓋十三年卽爲魏應十八年遷光祿大夫竇固代之固于建初七年始轉光祿勳安得六年復有馮順盧氏見本傳有建初八年順子奮襲平陽侯之語又因韋彪至永元元年始離此職遂以爲在彪之前一年殊不知奮所襲者母

爵非父爵順卒蓋巳久矣此不參攷諸傳之失也

七年

太常 奉車都尉韋彪爲行太常 校曰行字今增 以敦案是年肅宗西巡故彪以奉車都尉行太常事太常固有人也舊作爲太常誤以致衞尉條亦誤

衞尉 校曰時馬防爲衞尉明年竇固代之不得始除授年 以敦案竇固傳云七年代馬防爲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爲衞尉乃傳文譌光爲防其實防未嘗復爲衞尉也且馬光于五年爲衞尉八年免表中所載甚明盧氏此校非

大鴻臚 太常韋彪遷大鴻臚永元元年去官 校曰彪以永元元年上印綬舊作元年卒誤 以敦案此當書奉車都尉韋彪蓋彪以從駕西巡行太常事事竣卽罷此條直書太常彪非是至彪之卒實在永元元年于前一年詔上印綬當書章和二年去官者仍元本書卒尚未爲失盧氏改之反成譌誤

執金吾 度遼將軍耿秉爲執金吾章和二年遷 以敦案秉于永元元年尚爲執金吾其遷在永元二年此譌辨詳後

八年

司隸校尉 尚書令張敏爲司隸校尉明年遷 以敦案張敏未爲尚書令亦未于肅宗時爲司隸校尉蓋敏于永元五年駁議輕侮法其云先帝一切之恩又云建初詔書則不在肅宗時可知因史于五年上脫去永元二字遂誤承上建

初之號書于此年又增一令字後見下文有和帝從之一語復于永元九年書之而未削去此條盧氏失校

元和元年

太尉 八月甲子太尉彪罷 以敦案袁紀以老病罷

三年

太尉 四月丙寅太尉宏免大司農宋由爲太尉 以敦案袁紀大司農上有丁卯字

廷尉 前廷尉正郭躬爲廷尉 以敦案本傳躬爲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方爲廷尉但不言其所歷之官也書前廷尉正誤

章和二年

少府 校曰安豐侯竇嘉爲少府永元四年免見竇融傳 以敦案袁紀永元二年議立北單于有少府睦識與司徒安太尉由太常鴻皆以爲不可立則竇嘉當在其後融傳云和帝初爲少府不必在卽位時也

司隸校尉 尚書宋意爲司隸校尉永元二年卒 以敦案意爲司空宗俱之祖范史作宋誤也表于宋均已改作宗此仍作宋誤又袁紀永元元年有司隸校尉司空蔡與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俱爲樂恢所劾范史恢傳亦云并及司隸校尉則巳非宗意傳云意卒于永元二年未知孰譌也

和帝永元元年

光祿勳 前侍中竇瓌爲光祿勳明年遷 以敦案竇憲傳是年

憲弟篤爲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何敞復上封事亦稱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則瓌爲光祿勳當在三年耿秉卒後蓋秉代桓虞非代竇瓌也瓌出爲魏郡太守亦在張酺之後酺于三年方遷河南尹辨詳後條又瓌以侍中駙馬都尉爲光祿勳前字衍

〔少府〕安陽侯郭璜爲長樂少府 以敦案安陽當作陽安

〔執金吾〕侍中竇景爲執金吾四年坐罪自殺 以敦案是年執金吾尚是耿秉雖據秉傳云拜征西將軍但其時勒銘燕然山文云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下云乃與執金吾耿秉憲稱車騎而秉不稱征西則仍是執金吾之官或其時行征西將軍並未去位景不得卽爲此官蓋二年秉遷光祿勳景始代之故憲傳于元年止稱景爲侍中奉車都尉及憲平匈奴之後北單于遁走始云景爲執金吾再以袁安張酺傳參攷則此條當在二年至景之自殺在免官之後傳云太后使謁者策免景官事在三年則當書三年免爲合

〔河南尹〕魏郡太守張酺爲河南尹 以敦案酺于永平十八年八月後擢爲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視事十五年遷魏郡太守當在永元二年其時竇憲遣掾夏猛詣酺請屬酺收猛繫獄會有贖罪令乃出贖罪令在三年正月則酺爲河南尹當在其後且酺于五年始遷太僕若此時卽爲京尹將置王調蔡嵩于何地耶

二年

〔太僕〕前執金吾馬光爲太僕四年免自殺 以敦案馬光以建初五年由執金吾拜衛尉八年免復位特進此時蓋以特進爲太僕書前執金吾誤

〔大鴻臚〕度遼將軍鄧鴻爲大鴻臚 以敦案壽張侯樊儵子梵爲郎二十餘年官至大鴻臚見樊宏傳約在鄧宏之前表漏

〔大司農〕校曰時大司農尹睦見袁安傳 以敦案安傳時竇憲上立匈奴降者阿佟爲北單于在耿夔破走北虜之後係永元三年憲傳亦在三年袁紀書于二年今云見袁安傳則當從范史不應附于此年

〔將作大匠〕校曰時竇褒爲將作大匠見竇憲傳 以敦案憲傳永元二年將兵出鎮涼州明年遣右校尉耿夔擊走北虜是時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褒爲將作大匠旣云見憲傳則當在三年

〔司隸校尉〕校曰時侍御史鄭據爲司隸校尉見張酺傳及章懷注引東觀記 以敦案鄭據亦見袁安傳註引續漢書時張酺方爲魏郡太守益知前一年書河南尹之誤鄭據之前爲司空蔡蓋蔡爲樂恢所劾據則又爲袁安所劾也又張霸于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公孫松松後爲司隸校尉不得年表漏

〔河南尹〕校曰時河南尹蔡嵩見章懷注引續漢書 以敦案蔡嵩

蓋代王調者調以此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任稜竹田免官見樂恢傳注引決錄注蔡嵩之後方及張酺耳

三年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耿秉卒竇瓌爲光祿勳表誤書于元年及瓌出爲魏郡太守代之者當是大鴻臚鄧鴻表于六年書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而光祿勳條不載鄧鴻亦漏

四年

〔太尉〕八月己丑大司農尹睦爲太尉錄尚書事　以敦案本紀作癸丑七月有己丑此譌

〔衞尉〕城門校尉張奮爲長樂衞尉　以敦案竇霸爲城門校尉在三年當在張奮之後則奮之遷長樂衞尉亦應在上年

或范書本傳誤書四年或霸爲校尉卽在四年史家蓋終言之此二條必有一誤

〔又〕司徒丁鴻以行太尉兼衞尉　以敦案是年衞尉爲鄧疊見和帝紀緣疊爲竇氏之黨將收付獄故以鴻行衞尉事也太尉由亦黨竇憲故鴻又行太尉

又按鄧疊于竇憲傳止言其以侍中行征西將軍副竇憲鎭涼州後與憲班師還京師卽收捕下獄袁紀及范史本紀皆稱衞尉鄧疊疑三年策免竇景出竇瓌爲太守竇篤亦罷衞尉以鄧疊代之仍行征西將軍事本傳失載耳

五年

〔太傅〕三月甲寅太傅彪薨　以敦案本紀作二月甲寅此三月誤（章帝章和二年書二月庚戌前太尉彪爲太傅本紀作三月與此正同）

七年

〔太常〕衞尉張奮爲太常　以敦案當書長樂衞尉

〔將軍〕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　以敦案當書雁門太守

九年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十一月呂蓋以光祿勳拜司徒則光祿勳當書呂蓋表漏

〔太僕〕以敦案是年十二月韓稜以太僕拜司空則太僕當書韓稜表漏又袁敞傳和帝時由東郡太守徵拜太僕表于永初元年書太僕袁敞爲光祿勳而于太僕條下仍漏

十年

〔太常〕以敦案是年十月巢堪以太常拜司空則太常當書巢堪表漏

〔大司農〕少府徐防爲大司農　校曰本傳防爲少府遷大司農並是十年舊置十二年誤　以敦案張禹傳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紀十二年大司農張禹爲太尉則是六年至十二年大司農皆禹爲之防蓋代禹者本傳接書于十年之下其書法與張禹傳同豈可據之改不誤者成誤耶

〔大鴻臚〕以敦案是年梁棠徙九眞還後爲大鴻臚不得年見梁竦傳表漏

〔少府〕以敦案是年梁雍封乘氏侯後至少府見梁竦傳不得

年表漏

〔河南尹〕以敦案應奉傳奉之曾祖父順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則順之爲河南尹約在此時明年轉將作大匠表漏

十一年

〔將作大匠〕以敦案應順和帝時爲將作大匠見應奉傳據章懷注引華嶠書在竇憲敗後視事五年攷六年有曹褒七年有周紆九年有馮柱則視事五年約在馮柱之後表漏

十四年

〔大司農〕以敦案是年大司農徐防拜司空當是鮑德代爲大司農德爲鮑昱之子昱傳言其爲南陽太守在職九年徵

拜大司農卒官據陳寵傳章和二年德尚爲黃門侍郎則徵拜大司農未必在張禹前故知當在此時也表漏

元典元年

〔光祿勳〕以敦案明年正月梁鮪以光祿勳爲司徒則是年光祿勳當書梁鮪表漏

殤帝延平元年

〔太尉〕三月辛卯司徒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以敦案三月乃正月之譌

〔太常〕以敦案是年六月尹勤以太常拜司空則太常當書尹勤表漏

安帝永初元年

〔太傅〕太傅禹乞骸骨以敦案是年禹見徐防尹勤策免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則乞骸骨之事不必書

〔司空〕九月辛未司空勤以水旱免太常周章爲司空以敦案章懷注云以水雨漂流也不當云水旱又太常上落庚寅二字

〔少府〕以敦案梁松子扈永初中爲長樂少府見梁統傳表漏

二年

〔太僕〕日校永初中有太僕鄧康見竇章傳不得年以敦案康爲太傅禹之孫順帝卽位爲太僕附見禹傳當在延光四年攷永寧元年康始謝病不朝太后怒遣歸國安得永初中卽爲太僕盧氏僅取竇章傳未取禹傳參校故云不得年

〔大鴻臚〕以敦案明年四月夏勤以大鴻臚拜司徒則是年大鴻臚當書夏勤表漏

三年

〔將軍〕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以敦案慬爲西域副校尉此落副字

四年

〔大鴻臚〕以敦案是年中郎將龐雄爲大鴻臚表漏

〔光祿勳〕以敦案明年正月李脩以光祿勳拜太尉則是年光祿勳當書李脩表漏

六年

〔司空〕四月己丑司空敏疾罷以敦案己丑本紀作乙丑以上

年正月庚辰朔推之則本年正月當得甲戌朔但正月有庚申則爲甲辰朔上年當有閏月乙丑乃三月二十二日己丑乃四月十七日然下文不當有己卯及攷袁紀乃是乙亥始知乙丑己丑皆譌

司隸校尉校曰時司隸校尉崔據見班勇傳以敦案班勇于元初六年議復置護西域副校尉時有長樂衞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及崔據今顯參二人皆書于元初六年此校載永初六年誤

元初元年

將軍度遼將軍夔免以敦案度遼上脫行字

太僕以敦案中常侍蔡倫爲長樂太僕在元初中表誤永初

大司農以敦案是年九月司馬苞以大司農拜太尉則大司農當書司馬苞表漏

二年

太尉六月丙辰太尉苞薨以敦案本紀作丙戌以九月壬午晦推之丙戌乃六月二日表誤

光祿勳校曰周暢爲光祿勳不得其年下年樊準實代其任以敦案暢于永初二年爲河南尹其時袁敞已爲光祿勳此年方拜司空下年又有樊準則暢爲此官在本年十二月何以云不得年

太僕以敦案是年七月馬英以太僕拜太尉則太僕當書馬英表漏

六年

河南尹以敦案是年河南尹鄧豹見皇后紀表漏

永寧元年

衞尉以敦案是年十月陳褒以衞尉拜司空則衞尉當書陳褒表漏

執金吾射聲校尉來歷爲執金吾以敦案歷傳代馮石爲執金吾則來歷之前當有馮石表漏

城門校尉以敦案楊邑侯馮珖爲城門校尉約在此時表漏

建光元年

太尉七月壬寅太尉英薨甲子前司徒愷爲太尉以敦案甲子上應書八月表漏

將軍五月庚申度遼將軍遵自殺校曰五月庚申舊脫今從紀補然庚申亦疑有訛以敦案本紀作五月庚辰今既從紀補書乃不書庚辰而又云庚申有訛何也

衞尉侍中馮石爲衞尉以敦案石爲衞尉當在永寧元年其時來歷代爲執金吾則石已遷衞尉矣熊氏止見是年本紀書幸衞尉馮石府未攷歷傳遂書于此年誤又石由執金吾遷衞尉本傳漏表書侍中亦誤

大司農以敦案是年大司農朱寵以上書追訟鄧騭等免官見騭傳表漏

執金吾校曰時執金吾鄧悝見孫程傳以敦案悝卒于元初五年至此已三年矣本傳止言其爲城門校尉袁紀稱故金

吾悝則悝爲此官在元初中孫程傳蓋追敘前事耳且來歷以執金吾遷太僕在明年此時亦無緣更有他人爲此官豈未參攷各傳耶

延光三年

〔太尉〕三月壬戌太尉震免戊辰光祿勳馮石爲太尉 以敦 案戊辰上當書四月表漏

〔光祿勳〕以敦 案是年馮石拜太尉代之者爲祋諷見來歷傳表漏

〔大鴻臚〕執金吾閻顯爲大鴻臚 以敦 案是年八月耿寶以大鴻臚拜大將軍則閻顯之前當書耿寶表漏

〔宗正〕以敦 案是年宗正劉瑋見來歷傳表漏

〔將作大匠〕以敦 案是年辟皓爲將作大匠亦見來歷傳表漏

四年

〔司空〕十一月己卯司空授免 以敦 案當書以阿附惡逆免

〔衞尉〕校尉閻景爲衞尉 以敦 案表于閻晏閻耀書卿校而景書校尉其實皆誤也凡校尉皆有名稱豈有無官名之校尉據安思閻皇后紀云景耀晏並爲卿校典禁兵乃史家撮舉而終言之景爲衞尉晏爲執金吾耀爲城門校尉此三官皆掌禁兵也熊氏旣誤認卿校爲官而又以景爲校尉失之疎矣

〔大鴻臚〕以敦 案明年二月朱寵以大鴻臚拜太尉則是年大鴻臚當書朱寵表漏

〔少府〕以敦 案是年十二月陶敦以少府拜司空則少府當書陶敦明年二月朱倀以長樂少府拜司徒則長樂少府當書朱倀表俱漏

〔司隸校尉〕長史陳禪爲司隸校尉 以敦 案凡三公將軍皆有長史禪爲車騎將軍長史表漏上四字

又案洪氏隸釋有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楊君犍爲人嘗奏請修復襃斜石門洪景伯以爲在延光四年楊名渙見華陽國志是陳禪之前有司隸校尉楊渙又洪云蜀中有晚出楊淮碑丁孟文之元孫亦爲司隸校尉不知在何帝時無可攷水經沔水注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集古金石二錄皆稱楊厥蓋因碑文云楊君厥字孟文遂以厥爲楊君之名隸釋據晚出楊淮碑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之語始知兩碑皆以厥爲語助酈注誤認厥爲名歐趙仍之耳至其開石門之道則在延光四年順帝紀云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襃斜路即其時也酈氏以爲在永平中者亦因文中有永平四年語不知碑文乃追敘永平詔書開通石門嗣遭西夷殘虐橋梁斷絕楊君請而復修歐陽棐集古錄目所載較明恐後人承水經注之譌附識于此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卷四

艮麓叢稾

諸以敦學

百官表

順帝永建元年

〔光祿勳〕校曰賈建順帝初爲光祿勳見賈復傳以敦案賈建爲此官傳云順帝時不言順帝初當書于許敬之後又細陽侯岑起順帝時爲光祿勳見岑彭傳當在陽嘉二年以後彼時起方爲城門校尉見馬融傳表漏

〔衛尉〕宗正劉珍爲衛尉卒前太傅石爲衛尉卒以敦案珍傳稱轉衛尉卒官則卒于此官不必定在一年中也馮石于策免太傅後復爲衛尉似在劉珍之前石卒後珍乃代之耳

二年

〔司徒〕七月壬午司徒張罷庚子光祿勳許敬爲司徒以敦案袁紀上年十月丁亥司徒張與司空敦同罷許敬代爲司徒與范史異據云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也袁在范前宜其所見較廣而范史于三公居官一無缺失反較袁紀爲詳恐有以意足成之處不可信此而廢彼也

〔太常〕太僕王龔爲太常校曰傳云元年徵爲太僕轉太常不言二年以敦案是年七月劉光以太常拜太尉則王龔之前當書劉光表漏至傳云轉太常不言二年此類甚多若據本傳改在元年將何以處劉光耶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七月許敬以光祿勳拜司徒則光祿勳當書許敬表漏

〔司隸校尉〕以敦案自元年虞詡之後未知代者何人攷劉淑祖稱爲司隸校尉見淑傳又陳翔祖珍爲司隸校尉見珍傳皆不得年或在其時表俱漏

〔河南尹〕以敦案是年郭鎮由河南尹遷廷尉則河南尹當書郭鎮表漏

四年

〔太尉〕八月丁巳太尉光免以敦案當書陰陽不和免見注引東觀記下二條同

又案袁紀八月丁巳策免者卽朱寵中間無劉光與范史

異

〔司徒〕十一月庚辰司徒敬免以敦案當書坐陵轢使官免

〔司空〕八月丁巳司空皓免以敦案當書以久託病策罷

〔宗正〕以敦案是年十二月劉琦以宗正拜司徒則宗正當書劉琦表漏

陽嘉二年

〔太尉〕七月己未太尉參以災異免以敦案袁紀罷參之免與司空龔同日較范史前兩月

〔太常〕大鴻臚桓焉爲太常以敦案是年六月孔扶以太常拜司空則桓焉之前當書孔扶表漏

〔大鴻臚〕光祿大夫桓焉爲大鴻臚以敦案是年八月施延以

大鴻臚拜太尉蓋焉爲此官數日卽遷代之者延表漏
〔大司農〕以敦案是年大司農劉據見左雄傳表漏
三年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十一月王卓以光祿勳拜司徒則光祿勳當書王卓表漏
〔大司農〕以敦案是年十一月黃尚以大司農拜司徒則大司農當書黃尚表漏
〔司隸校尉〕尚書令周舉爲司隸校尉漢安元年遷以敦案舉于是年爲司隸永和元年卽出爲蜀郡太守後復爲大將軍梁商從事安得云漢安元年遷此誤永和爲漢安也
四年

〔太尉〕四月甲子太尉延免以敦案當書以選舉貪汙免見章懷注
永和元年
〔將軍護羌校尉〕馬續爲度遼將軍校曰在順帝時舊繫此年未詳以敦案是年續代耿曄爲度遼將軍見南匈奴傳盧云未詳蓋不參攷各傳也
〔光祿勳〕以敦案明年三月郭虔以光祿勳拜司空則是年光祿勳當書郭虔表漏
三年
〔司徒〕八月己未司徒尚免九月己酉光祿勳劉壽爲司徒以敦案袁紀云尚以災異罷己酉作癸酉以閏四月有己酉

本月下有丙戌推之則己酉誤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九月劉壽以光祿勳拜司空則光祿勳當書劉壽表漏
五年
〔太僕〕以敦案明年三月趙戒以太僕拜司空則是年太僕當書趙戒表漏
六年
〔執金吾〕以敦案是年十一月張喬以執金吾行車騎將軍事則執金吾當書張喬表漏
〔城門校尉〕以敦案是年吳武以城門校尉遷度遼將軍則城門校尉當書吳武表漏

〔河南尹〕侍中梁不疑爲河南尹校曰據梁冀及張綱傳補後冀子亂爲河南尹不疑讓位歸第以敦案不疑轉光祿勳後尚有田歆房植諸人爲河南尹方及梁亂非不疑讓亂也
漢安元年
〔太尉〕十月辛未太尉焉免以敦案袁紀焉以災異罷司徒劉壽同
〔廷尉〕校曰時廷尉吳雄見李固傳以敦案固于是年爲太山太守杜喬薦之徵爲將作大匠喬以八月持節循行天下使還薦固則固之被徵當在冬末未必當年卽轉司農其與吳雄上書乃在固爲司農之後當書于二年
又案順帝時郭鎮子賀襲封定潁侯累遷至廷尉賀弟禎

亦爲廷尉俱見郭躬傳不得年表漏

〔大司農〕將作大匠黃昌爲大司農坐左轉將作大匠李固爲大司農以敦案是年十一月胡廣始拜司徒黃昌代之李固之拜或在明年

〔太子太傅〕光祿大夫杜喬爲太子太傅校曰其遷大司農不得年當在李固後以敦案喬傳止言其狗察兗州還拜太子太傅但太子立後始置官屬冲帝爲太子在建康元年四月喬爲太傅當在此時表誤至八月李固拜太尉喬遷大司農亦非竟不終年也

〔司隸校尉〕校曰時齊相王暢爲司隸校尉當在此年以敦案是年十一月趙峻以司隸校尉拜太尉則王暢之前當書趙峻表漏蔡中郎橋公廟碑有司隸校尉趙邟約在此時

二年

〔司隸校尉〕京兆尹馮緄爲司隸校尉以敦案緄傳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羣賊遷隴西太守又爲遼東〻守始徵拜京兆尹轉司隸以撫傳校之緄以御史中丞督揚州軍事在建康元年案得前一年卽爲司隸乎疑此條本在延熹二年誤載漢安二年也

建康元年

〔太傅〕八月丁丑太尉峻爲太傅以敦案峻爲太傅未有不錄尚書事者本紀書趙峻李固參錄尚書事卽二人竝錄尚書事與延光四年馮石爲太傅同參乃左傳參盟之參謂非一人也熊氏誤認參爲參贊故止書李固參錄尚書事趙峻條漏

〔將軍〕以敦案大將軍梁冀亦參錄尚書事表漏

〔大司農〕以敦案是年當書太子太傅杜喬爲大司農表漏

冲帝永嘉元年

〔光祿勳〕大鴻臚周舉爲光祿勳會母憂去職大鴻臚杜喬爲光祿勳以敦案喬轉光祿勳當在明年桓帝卽位之後蓋質帝崩時喬尚〻〻大鴻臚見李固傳表書于此年誤又案周舉以母憂去職當是河南尹梁不疑爲光祿勳梁冀傳云因中常侍白帝轉不疑爲光祿勳不書其年但明年卽有河南尹田歆又有河南尹房植則不疑之轉光祿勳當在此時至本初元年或讓位歸第或另遷他官杜喬乃代之耳

質帝本初元年

〔太尉〕司空廣爲大尉以敦案司空當作司徒

〔太僕〕以敦案是年閏六月袁湯以太僕拜司空則太僕當書袁湯表漏

〔河南尹〕以敦案种暠爲河南尹田歆所舉時暠年四十四見袁紀暠卒于延熹六年年六十一則本初元年正四十四其時河南尹當爲田歆又據黨錮傳云桓帝卽位擢周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則是年河南尹又有房植表皆漏又袁紀載延熹三年詔書有云故河南尹

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則田房以前又有鮑吉詔稱潛龍之舊蓋桓帝爲蠡吾侯時也

太常魏郡太守黃瓊爲太常以敦案是年瓊爲長樂少府據風俗通愆禮云河內吳匡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則瓊由魏郡太守入爲長樂少府方轉太常故本傳云出爲魏郡稍遷太常其曰稍遷則非徑由太守拜太常也清河王事在建和元年故知瓊爲少府當在此年

桓帝建和元年

太僕以敦案是年長樂太僕有州輔見曹騰傳表漏

少府校曰時少府房植見荀淑傳以敦案是年梁不疑封潁陽

侯袁紀稱爲少府似在房植之後蓋植與杜喬同薦荀淑喬時爲光祿勳在是年四月日食地震之後至七月封侯不疑已爲少府特未知不疑由何官轉少府或歸第後復拜此官本傳疏略不可攷耳

大司農以敦案蘇不韋傳有李暠由司隸校尉遷大司農約在桓帝時不得其年表漏

少府以敦案是年黃瓊爲長樂少府辨見太常條下本傳不載瓊爲此官范史之略也

大長秋中常侍曹騰爲大長秋加位特進校曰後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舊書卒誤以敦案曹騰之後州輔爲大長秋見碑騰蓋卒于和平中也元本不誤其爲陶謙所殺者乃騰子太尉曹嵩盧氏殊爲謬矣

司隸校尉以敦案蘇不韋傳有司隸校尉李暠郭躬傳有趙峻子安世亦爲司隸約在桓帝時表俱漏

河南尹校曰桓帝時鄧萬世爲河南尹見鄧禹傳不得年以敦案桓帝立鄧香女爲后在延熹二年嗣後萬世始紹封爲侯拜河南尹當在延熹七年明年后廢下獄死非竟不得年

二年

大司農校曰時大司農劉據見左雄傳以敦案據與左雄同時雄卒于永和三年至此已十一年矣書于此年大誤又是年十月張歆以大司農拜司徒則當書張歆爲大司農表

漏

和平元年

大長秋以敦案隸釋吉成侯州輔碑輔于和平中由長樂太僕拜大長秋當在此年

元嘉元年

太常前司空胡廣爲太常校曰時廣爲特進太常乃羊溥見黃瓊傳疑即羊續傳續父儒也但名互異耳以敦案是年十一月黃瓊始拜司空代之者爲羊溥胡廣爲太常當在二年又袁紀稱太常羊儒可爲儒即溥之證

大司農以敦案崔寔傳有大司農羊溥約在此時疑溥由大司農轉太常表漏

〔少府〕以敦案崔寔傳有少府何豹卽何休之父約在此時表漏

〔北軍中候〕史弼爲北軍中候以敦案隸釋祝睦碑云睦爲北軍中候轉尚書尚書僕射後至山陽太守卒于延熹七年則睦爲軍候當在史弼之前

永興元年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十月房植以光祿勳拜司空則光祿勳當書房植表漏

二年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閏九月尹頌以光祿勳拜司徒則光祿勳當書尹頌表漏

永壽元年

〔太常〕以敦案是年六月韓演以太常拜司空則太常當書韓演表漏

三年

〔司徒〕十一月司徒頌薨以敦案尹頌之薨袁紀在六月

〔司空〕十一月太常孫朗爲司徒以敦案司徒當作司空

〔太常〕以敦案是年十一月孫朗以太常拜司空則太常當書孫朗表漏

延熹元年

〔將軍〕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未幾徵還尚書种暠爲度遼將軍校曰陳龜一條舊漏种暠誤置二年之末案梁冀惡龜以暠代之通鑑在元年以敦案李膺于永壽二年爲度遼將軍延熹二年徵還則元年安得有陳龜龜之爲度遼將軍當在李膺之前种暠則代膺者也元本書暠于二年之末不誤惟漏載陳龜耳盧氏據通鑑移在元年與范史背至云梁冀惡龜以暠代之則更非是冀之惡暠豈亞于龜乎

二年

〔太尉〕八月丁丑太尉廣免壬午大司農黃瓊爲太尉以敦案丁丑袁紀作戊寅蓋丁丑誅梁冀戊寅免廣范史失書日也又袁紀瓊前免太尉在本年七月無復爲大司農之事故於十二月書故太尉黃瓊爲太尉至二年七月卒官楊秉方代爲太尉中間無劉矩俱與范史異

〔光祿勳〕校曰時光祿勳袁盱見梁冀傳以敦案袁紀是年有光祿勳王躬疑卽袁盱姓名互異耳

〔衛尉〕太僕周景爲衛尉校曰當在四五年間此年正其免官禁錮之時也以敦案景爲衛尉當在六年許栩之後蓋栩以衛尉拜司空景方代之又梁淑爲衛尉在此年見梁冀傳表漏

〔太僕〕尚書令周景爲太僕以敦案景爲太僕當在四五年間蓋景以竇憲故吏免官禁錮未必當年卽徵耳

〔廷尉〕校曰時廷尉邯鄲義又郭僖延熹中爲廷尉不得始除授年以敦案廷尉邯鄲義見梁冀傳郭僖于靈帝建寧二年

由太僕拜太尉當由廷尉遷太僕約在延熹八年馮緄之後

〔天鴻臚〕尚書令陳蕃爲大鴻臚以敦案是年八月盛允以大鴻臚拜司空則八月以前允爲大鴻臚蕃蓋代允者表漏

〔天司農〕度遼將軍嵩爲大司農以敦案嵩當作㬜㬜于此年代李膺爲度遼將軍不應便還盧校以爲疑當在三年是矣但盧氏旣移度遼將軍一條于元年與校中當年便遷之語自相矛盾

〔城門校尉〕校日時城門校尉竇武見黨錮傳當在元二年間以敦案武于延熹九年拜城門校尉永康元年上疏諫黨錮事本傳所載甚明今云在元二年間舛矣

〔河南尹〕度遼將軍李膺爲河南尹坐輸作左校尚書霍諝爲河南尹以敦案膺傳云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則膺初爲他官遷河南尹非由度遼將軍遷也且膺爲此官當在劉佑馮緄之後可以言之傳云膺案宛陵大姓楊元元行賂宦豎反坐輸作左校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佑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佑時亦得罪輸作蓋在同時矣而佑于延熹四年拜尚書令歷河南尹司隸宗正方轉大農馮緄傳云緄以延熹五年拜車騎將軍討蠻賊荆州平後復討長沙賊軍還策免再拜將作轉河南尹爲廷尉膺之爲河南尹在二人爲大農廷尉之時書于此年爲誤

三年

〔太常〕宗正劉矩爲太常以敦案是年七月虞放以太常拜司空則太常當書虞放矩蓋代放者也表漏

〔司隸校尉〕河南尹霍諝爲司隸校尉校日時又有左雄見章懷注周景傳引蔡質漢儀案雄傳云明年免當在此年以敦案景傳注所引漢儀恐有譌誤否則另是一人非左伯豪也伯豪卒于永和三年至此已二十二年矣盧據雄傳以爲當在此年不大謬乎

四年

〔廷尉〕少府霍諝爲廷尉校日此年纔爲少府其爲廷尉當在下一年以敦案諝本傳止言梁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亭侯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是諝終于

廷尉當在馮緄復爲廷尉之先何以黨錮傳又云尚書霍諝與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則永康元年武上疏訟黨錮在是年諝尚爲尚書二傳必有一誤疑莫能定

五年

〔將軍〕故議郎皇甫規爲度遼將軍數月遷中郎將張奐爲度遼將軍以敦案攷本傳規于是年冬徵拜議郎論功當封中常侍徐璜左悺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坐繫廷尉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其事必更歷數月至徵拜度遼將軍當在五年張奐代職更在數月之後表皆書于此年爲誤又奐傳止言其爲武威太守以規傳參校則奐由太守仍遷使匈奴中郎將及代規爲度遼將軍

規即遷代其職范史于奐傳不載殊爲畧矣

〔衞尉〕以敦案明年三月許栩以衞尉拜司徒則是年衞尉當書許栩表漏

〔大司農〕宗正劉佑遷大司農八年免以敦案佑本傳拜宗正三轉大司農則非由宗正即遷司農也八年坐輸作左校不當書免其遷司農亦當在彼時

〔司隸校尉〕從事中郎應奉爲司隸校尉八年卒以敦案應奉本傳馮緄討武陵蠻軍罷推功于奉薦爲司隸校尉不必定在是年也且六年有馮羨七年二月有魯峻俱爲司隸校尉詳後則奉爲此官當在七年之末又傳云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則當書九年免今書八年卒不知所據

六年

〔廷尉〕河南尹馮緄復爲廷尉以敦案緄以是年八月免車騎將軍復拜將作大匠三轉至廷尉未必即在此數月中當書于次年

〔司隸校尉〕以敦案寇榮傳榮亡命上書稱司隸校尉馮羨驅逐臣等是初逐寇氏之時馮羨爲司隸校尉雖不審其年但在應奉之前似當在此時表漏

又案袁紀于延熹元年書誅侍中寇榮誤也榮上書稱司隸應奉則在五年討武陵蠻之後必不在延熹以前故知彼書爲誤

七年

〔大鴻臚〕以敦案爰延傳延于桓帝時由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所上封事有河南尹鄧萬即鄧萬世之語則當在此年表漏

〔少府〕以敦案趙典由將作大匠轉少府見本傳約在是年表漏

〔將作大匠〕以敦案城門校尉趙典轉將作大匠尋遷約在是年表漏

〔城門校尉〕以敦案趙典以前右扶風徵拜城門校尉不得年表漏

〔司隸校尉〕以敦案隸釋魯峻碑云延熹七年二月丁卯由御史中丞拜司隸校尉尋以母憂去職則是年司隸爲魯峻應奉蓋在其後

〔河南尹〕以敦案寇榮傳並稱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則豹爲此官當在應奉初爲司隸之時大約不久去任鄧萬世代之攷何豹于元嘉元年爲少府至此已十四年疑即其人表漏

八年

〔太尉〕五月丙戌太尉秉薨以敦案風俗通恠神篇云橋元夜臥見東壁白光許季山外孫董彥興占之云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錢詹事云應劭與秉同時其日月當可信然則書五月者史誤也

又七月太中大夫陳蕃爲太尉以敦案袁紀蕃拜太尉乃十月丙寅與范史異據蕃傳所載讓太尉表有云不忩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廣爲太常在十月劉茂拜司空之後則十月爲是

太常太中大夫胡廣復爲太常以敦案是年十月劉茂以太常拜司空則胡廣前當書劉茂表漏廣由太僕轉太常見蔡中郎胡公碑

太僕河南尹杜密遷太僕明年免以敦案是年太僕有左稱二月下獄自殺見本紀及單超傳表漏代稱者疑是趙典典遷太常尤及之密耳是年當有胡廣由尚書令遷太僕見蔡中郎胡公碑范史失載

廷尉屯騎校尉馮緄復爲廷尉卒以敦案緄與劉佑李膺俱輸作左校應奉上疏理之得免後拜屯騎校尉轉廷尉李膺于是年十月陳蕃表讓太尉尚稱弛刑徒則免罪復官在十月之後緄爲廷尉當在明年

大鴻臚以敦案趙典由少府轉大鴻臚遷太僕當在是年表漏

司隸校尉故河南尹李膺爲司隸校尉明年坐免以敦案應奉上疏理膺當在是年十月以後傳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則免刑之後更爲他官傳不詳言稱故河南尹亦非疑膺爲此官未必卽在是年又單超傳稱司隸校尉韓演奏中常侍左悺罪惡及其兄南鄉侯稱悺稱皆自殺似二月以前應奉卽已去位豈奉上疏之時已轉他官史文有脫漏歟

九年

太尉前司空周景爲太尉校曰前司空舊誤作光祿勳今改正以敦案桓帝紀延熹九年九月光祿勳周景爲太尉表所據也蓋景免司空後爲光祿勳復拜太尉傳失載耳不得據傳而以爲誤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九月周景以光祿勳拜太尉十二月宣酆以光祿勳拜司空則是年光祿勳前爲周景後爲宣酆表俱漏

將作大匠校曰時司徒長史橋元爲將作大匠明年遷度遼將軍當在此時以敦案蔡中郎橋元碑元由司徒長史拜鉅鹿太守徵爲將作大匠被謗轉拜議郎是元以太守徵將作竝未到官本傳鈌畧盧校亦誤明年將軍條亦同誤

永康元年

衞尉長樂少府趙典爲衞尉明年卒校曰案傳云靈帝時遷長樂少府衞尉以敦案典于桓帝崩後冒禁奔喪爲大鴻臚所糾以租自贖再遷長樂少府衞尉歿桓帝之崩在十二月則典至京師已在明年表書于此年誤又隸釋衞尉衡方碑云永康之末君衞孝桓則是年衞尉實爲衡方矣

廷尉金石錄有廷尉仲定碑定爲太傅趙峻舉高行遷豫州刺史將軍從事累轉由城門校尉執金吾拜太中大夫遷廷尉熹平元年卒則定之歷官在桓靈間據碑云上以君先帝舊臣則其敭歷卿校當在桓世其爲廷尉與馮緄郭

禧孰先孰後莫能詳也

少府太守趙典爲長樂少府校曰時少府周靖明年遷見張奐傳以敦案典以太常免官就國冒禁奔喪以租自贖再遷長樂少府太守二字不知所本且當在建寧元年周靖以少府行車騎將軍收討竇武亦見武傳在明年九月何以知是年卽爲少府又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爲少府卿見黨錮傳不得其年

又案集古錄䟦漢八關名云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漢書桓帝母孝崇匽后居永樂宮和平中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又云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爲之則賈君亦宦者也據此桓帝時當有永樂少府賈某其名失傳至云賈君亦宦者此未必然靈帝時陳球劉寬皆爲永樂少府其爲長樂少府者率皆士人賈君疑非宦者附識俟攷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卷四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卷五

艮麓叢稿

諸以敦學

百官表

靈帝建寧元年

太尉正月庚子前太尉蕃爲太傅錄尚書事九月丁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之以敦案永康元年竇武上書稱尚書令陳蕃則蕃罷太尉後爲尚書令不當書前太尉又丁亥袁紀作辛亥以五月丁未朔推之則九月不當有丁亥當從袁紀辛亥乃九月七日也司徒司空將軍條下竝同誤

司徒九月丁亥司空寵爲司徒以敦案袁紀作丙辰乃九月十二日九月無丁亥辨見上

司空四月戊辰司空鄧免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以敦案集古錄魯峻碑云爲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累遷至司隸校尉在熹平七年則暢爲司空當在桓帝時與范史迥異

將軍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以敦案袁紀于延熹九年四月戊寅書特進竇武爲大將軍竝云武移病洛陽都亭固讓至于數十詔公車勿復通章不得已就職據此則武爲大將軍在桓帝崩之前一年且于黨事起後武所上表與范史文迥異表中第爲李固杜喬申雪而不及膺密後文始云李膺等被赦由武申救之也二書未知孰是但據范史武拜大將軍在靈帝未卽位之前必太后所命武以經行著稱曾讓還印綬豈于此時先

帝初崩嗣君未立嫌疑之際遽膺顯爵揆之情理袁紀爲長又徐璆傳父淑爲度遼將軍有名于邊不得年表漏

〔衞尉〕奉車都尉曹節爲長樂衞尉以敦案節爲長樂太僕本傳誤作衞尉辨詳後又是年長樂少府趙典爲衞尉卒表漏

〔太僕〕前太僕杜密爲太僕明年坐事自殺以敦案密以陳蕃輔政復爲太僕蕃敗卽黜歸本傳云明年以黨事被徵則已去官久矣是年十一月閹人襲以太僕拜太尉蓋代密爲此官表漏

〔廷尉〕以敦案據郭躬傳廷尉吳雄子訢孫恭三世廷尉吳雄于桓帝時爲司徒其子若孫爲廷尉約在靈帝時不得其年表漏

〔大鴻臚〕以敦案是年九月許栩以大鴻臚拜司空則大鴻臚當書許栩表漏

〔少府〕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爲少府尋遷越騎校尉楊賜爲少府以敦案是年九月周靖尚爲少府後及張奐賜爲少府疑在周靖之前

〔司隸校尉〕校曰司隸校尉許永見羊陟傳約當在此時以敦案陟傳永與前太尉劉寵同薦是年寵未爲太尉則陟之薦永不在此年斷然可知盧氏于馮方曹陵等見羊陟傳者皆補于光和元年而獨書許永于此年疎矣又是年廬江太守朱㝢爲司隸校尉見竇武傳明年下獄死表漏

又案郭禧子鴻爲司隸校尉見郭躬傳又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司隸校尉見徐璆傳俱在靈帝時表亦漏

二年

〔將軍〕長樂衞尉曹節爲車騎將軍月餘日罷校曰衞尉舊作太僕誤今據本傳改正以敦案靈帝紀正作太僕表所據也雖節傳作衞尉但據侯覽傳云代曹節領長樂太僕則作衞尉者誤矣盧氏失于詳考而遽改之非也月餘日乃百餘日之譌

〔太常〕大司農張奐爲太常坐黨事一年免以敦案是年六月許訓以太常拜司徒則張奐之前尚有許訓表漏

〔太僕〕校曰時太僕袁逢見崔寔傳當是復代密也以敦案是年六月劉囂以太僕拜司空十一月郭禧以太僕拜太尉則六月以前爲劉囂六月以後爲郭禧袁逢當在三年若云代密則置劉郭二人于何地況密後尚有閹人襲一人盧氏此校疎矣

〔少府〕河南尹㯗元爲少府校曰是年少府段熲見崔寔傳橋似在三年以敦案崔寔卒於建寧中不得年但以袁逢爲太僕攷之則當在三年熲蓋在橋元之後且熲爲破羌將軍三年春徵還京師安得於是年卽爲少府盧校非

三年

〔太僕〕以敦案明年三月李咸以太僕拜太尉則是年太僕當書李咸表漏又袁逢爲太僕亦在是年見崔寔傳逢轉執

金吾咸乃代之耳

〔大鴻臚〕以敦案是年大鴻臚袁隗見崔寔傳熹平元年拜司徒表漏

〔少府〕以敦案是年少府當書段熲辨見前代熲者爲宗俱辨詳下年

〔執金吾〕侍中段熲爲執金吾以敦案是年執金吾董寵當書于段熲之前又袁逢卒于執金吾當又在董寵前表俱漏熲蓋由侍中遷少府轉執金吾本傳失載少府亦猶逢傳失載復爲太僕耳

四年

〔太尉〕三月辛酉太尉襲以日蝕免太僕李咸爲太尉校日案章懷注胡廣傳引謝承書李咸以建寧三年自大鴻臚爲太尉與此不同又蔡質漢儀是年七月立宋皇后襲授璽綬又似襲未免以敦案袁紀是年太尉寵罷不書代者何人李咸于熹平三年代段熲爲太尉而段熲二年拜太尉又不書何人罷亦疑咸代聞人襲襲蓋于是年代劉寵爲太尉與蔡質漢儀亦合

〔司徒〕三月辛酉司徒訓免司空元爲司徒七月以災異免前司空栩爲司徒以敦案史自桓帝以來除拜多不書日表每承接上文儈出干支殊不知辛酉爲日食書也中間詔各官上封事又因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然後免司徒許訓若與太尉襲同日策免則當竝書二人可知此辛酉不實矣其餘似此者甚多可以類推又袁紀以日食之異策罷者太尉劉寵司空橋元俱與范史異

又案蔡邕傳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又似元于三年卽爲司徒然此不足據史文轉寫多誤或四年誤爲三年或司空誤作司徒皆未可定非本紀之譌也

〔太常〕以敦案是年四月來豔以太常拜司空七月宗俱以太常拜司空則太常當書來豔宗俱表竝漏

〔太僕〕以敦案隸釋宗俱碑俱由少府太僕拜太常則俱曾爲太僕似在三月李咸拜太尉之後以九月來豔拜司空俱又轉太常耳

〔執金吾〕以敦案是年宋酆爲執金吾見皇后紀表漏

〔北軍中候〕以敦案隸釋郭仲奇碑仲奇爲北軍中候建寧四年卒官

熹平元年

〔司徒〕十二月司徒栩以寇賊罷大鴻臚袁隗爲司徒以敦案袁紀袁隗爲司徒在熹平四年且有文異

〔河南尹〕以敦案袁紀是年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諫桓思后祔廟事與范史異愚攷蔡中郞李咸碑咸爲河南尹當在前恐袁紀不實據碑咸由度遼將軍徵河南尹母憂服闋爲尚書僕令去職復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范史無咸傳故不詳其所歷之官表遂失載附識於此

二年

太常 以敦 案是年七月唐珍以太常拜司空則太常當書唐珍又明年二月陳耽以太常拜太尉則代唐珍者爲陳耽表俱漏

三年

太尉 二月己巳太常陳耽爲太尉 以敦 案袁紀代段熲者爲河南尹李咸無陳耽與范史異

五年

太尉 五月太尉耽罷司空許訓爲太尉七月罷光祿勳劉寬爲太尉 以敦 案袁紀五月太尉李咸以病免光祿勳劉寬爲太尉中間無許訓

司徒 十一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 以敦 案袁紀作十二月丙戌攷是年閏五月次年十月癸丑朔則此年十一月不當有丙戌丙戌乃十二月二十七日作十一月誤

太常 以敦 案是年六月劉逸以太常拜司空則太常當書劉逸又明年二月孟戫以太常拜太尉則代劉逸者爲孟戫表俱漏

六年

太尉 十月癸丑太尉寬以日食免 以敦 案劉寬碑云以固疾遜位袁紀書于十一月皆與范史異

司空 七月司空逸免廷尉陳球爲司空十一月以地震免十二月庚辰太常陳耽爲司空 以敦 案靈帝本紀作衛尉攷陳球後碑云乃遷衛尉遂作司空則球由廷尉轉衛尉拜司空本傳失載又袁紀作太僕陳耽是月太常孟戫拜太尉不應同月兩太常疑太僕是

太常 廷尉陳球爲太常 以敦 案是年十二月甲寅孟戫以太常拜太尉庚辰陳耽以太常拜司空明年三月有張顥四月有來豔陳球蓋代來豔者表書于此年誤又漏書孟戫陳耽

太僕 以敦 案袁紀是年陳耽以太僕拜司空表從范史作太常然太常條下仍漏

將作大匠 虎賁中郎將羊陟爲將作大匠 以敦 案羊陟爲太山黨魁故本傳云黨事起免官禁錮卒于家豈至此年尚在辨詳下年又羊陟爲城門校尉未爲將作大匠表誤

光祿勳 以敦 案明年二月袁滂以光祿勳拜司徒則是年光祿勳當書袁滂表漏

又案隸釋有國三老袁良碑末云厥孫衛尉滂則袁滂曾爲衛尉洪景伯謂滂以光和爲相其作九卿當在靈帝之初愚謂滂是年爲光祿勳則其爲衛尉亦不過在熹平時未必在建寧時也又滂之祖袁良據碑云曾爲將作大匠良卒于永建六年則爲將作應在安帝之世此皆范史所不載姑附識于此

光和元年

太尉 正月太尉戫罷三月辛丑太常張顥爲太尉 以敦 案袁紀書孟戫罷太尉在五月又陽球傳張顥曾爲司空在前

且以羊陟傳攷之則顥此時復爲太尉辨詳河南尹條下

〔又太常陳球爲太尉十一月以日蝕免〕以敦案本紀于是年十月書丙子晦日食下書十一月陳球免袁紀書丙子晦于十一月之下卽書太尉陳球以災異免與范史異以是年二月辛亥朔推之則十一月丁丑朔丙子當爲十月之晦疑袁紀譌

〔司徒〕校曰時司徒有樊陵與太尉張顥同時見羊陟傳以敦案樊陵爲司徒未必在此時辨詳河南尹條下

〔司空〕四月丙辰司空耽以地震免太常來豔爲司空九月甍十月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以敦案袁紀陳耽于五月與太尉孟䫻同罷此從范史在四月但不應書丙辰丙辰乃

地震之日下有侍中寺雌雞化爲雄亦豈同日乎表往往承接上文多有未合又袁紀太尉張顥司空來豔以久病罷在冬十月亦與范異至袁逢本傳不言其爲校尉袁紀作射聲校尉范作屯騎未知孰是

〔太常〕以敦案是年三月張顥以太常拜太尉四月來豔以太常拜司空九月陳球以太常拜太尉攷上年十二月太常爲陳耽則陳耽之後有張顥張顥之後有來豔來豔之後有陳球表俱漏

又案明年三月張濟以太常拜司空則代陳球者爲張濟表亦漏

〔衛尉〕以敦案是年下邳相蔡質爲衛尉見蔡邕傳表漏又明年五月劉寬以衛尉拜太尉則代質者寬表亦漏

〔太僕〕校曰時太僕曹陵以敦案辨詳後

〔大鴻臚〕校曰時大鴻臚郭防以敦案郭防爲鴻臚未必在此年辨詳後惟明年三月劉郃以大鴻臚拜司徒則此年當書劉郃表漏

〔大司農〕校曰大司農馮方與太尉張顥同時見羊陟傳以敦案辨詳河南尹條下

〔司隸校尉〕以敦案袁紀云王甫之子萌先爲司隸遷永樂少府故萌謂陽球曰公以先後之義公假借老父則陽球之前司隸校尉當爲王萌又劉郃曾爲司隸不得其年大約在建寧中表漏

〔河南尹〕尚書令羊陟爲河南尹以敦案陟傳陟以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陟爲鉤黨著名之人列于八顧之中其以黨事被收在劉郃爲司隸之時見蔡邕傳注此時郃爲大鴻臚其爲司隸又不知在何時故邕稱陟爲故河南尹徒以陟傳有時太尉張顥一語遂以爲必在此年殊不知史家行文往往不檢卽如邕傳所稱司徒劉郃亦在未拜此官之前抑或張顥于建寧中曾爲太尉爲陟所奏亦未可知若其以黨事禁錮則確有可據盧氏載許永于建寧元年尚不過一二年之差而于郭防曹陵諸人則又補于此年頗屬矛盾總之陟爲河南尹當在鉤黨初起數年之間其不與李杜諸人同時收捕僅遭禁錮亦云幸矣若光和年間

斷不能容此黨魁也

又案趙壹傳云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往造河南尹羊陟故熊氏據之書于此年愚以爲壹傳誤也傳云司徒袁逢受計攷袁逢未爲司徒則逢乃隗之譌又云西還經宏農過候太守皇甫規攷規爲宏農太守在永康元年後轉護羌校尉徵還在熹平三年以前安得至光和間尚爲太守惟陟所薦之幽州刺史劉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卽熹平六年蔡邕所上七事中之三刺史名雖稍異（邕傳熙作熹恭作虔艾作芝）以卽其人以此參觀頗成疑竇

二年

〔太尉〕三月乙丑太尉元罷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四月辛巳以日食下獄死（以敦案袁紀二月乙丑太尉元以久病罷以四分術推二月有閏兩月皆有乙丑未知孰是至段熲爲陽球所奏劾與中常侍王甫同下獄死非關日食此據本傳言之然以日食下獄無是理也、）

〔司空〕三月司空（？）以地震罷（以敦案袁逢之罷未必由于地震據袁紀以久病罷表往往蒙上文言之以致段熲一條誤書日食）

〔少府〕（日校）時永樂少府王萌曹節傳作長樂少府（以敦案王萌被收卽在陽球爲少府之時則萌非永樂少府當從節傳）

〔將作大匠〕侍中何進爲將作大匠（以敦案進以女弟立爲皇后徵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攷何后之立在三年十二月進本傳誤書二年表乃仍之殊失攷矣河南尹條同誤）

四年

〔太尉〕九月庚寅太尉寬以日蝕免衛尉許馘爲太尉（以敦案袁紀書冬十月太尉許馘以辟召錯謬罷太常楊賜爲太尉校范史早一年）

〔司徒〕閏九月辛酉司徒賜病罷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以敦案袁紀于是年四月書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不堪其任罷太常袁隗爲司徒蓋上年（？）月卽書陳耽爲司徒故也與范史異）

〔將軍〕（以敦案袁紀書秋七月大長秋曹節爲車騎將軍十二月罷范史紀傳俱不載）

〔太常〕前司徒賜爲太常（以敦案明年四月袁隗以太常拜司徒十月楊賜以太常拜太尉則賜爲太常乃代袁隗不應書于此年且袁隗之前尚有陳耽表于陳袁二人俱漏）

〔衛尉〕（以敦案是年九月許馘以衛尉拜太尉則衛尉當書許馘表漏）

六年

〔太僕〕（以敦案明年四月鄧盛以太僕拜太尉則此年太僕當書鄧盛表漏）

〔大司農〕（以敦案明年四月張溫以大司農拜司空則此年大司農當書張溫表漏）

中平元年

太尉四月太尉賜免以敦案袁紀書以寇賊罷

司空四月司空濟罷以敦案袁紀書以久病免

太僕以敦案明年五月張延以太僕拜太尉則是年當書太僕張延表漏

廷尉以敦案明年三月崔烈以廷尉拜司徒則是年廷尉當書崔烈表漏

宗正甘陵相劉虔爲宗正五年遷校曰舊作三年誤以敦案劉虔于中平初始拜甘陵相未必什年卽徵且在劉焉之後焉轉太常虞始代之此年當書劉焉劉虔當在二年

將作大匠右扶風黃琬爲將作大匠以敦案袁紀琬爲尚書中平末奏彈太尉樊陵司徒許相頃之遷右扶風始歷九卿樊陵爲太尉在中平五年據此則琬于彼時始由尚書遷官一年之中出牧豫州又攷范史本傳亦云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之巳在光和六年乃拜議郎復出爲青州刺史遷侍中尚書亦有數年之久傳所云中平初出爲右扶風者誤也

北軍中候大將軍劉表爲北軍中候初平元年遷以敦案表爲大將軍掾此落掾字范史本傳不載其爲軍候三國志有之但表爲軍候無六年之久漢人劉鎮南碑云在位十旬拜刺史荊州初平元年十一月到官則表爲此官當在其年七月書于此年爲誤碑文附見蔡中郎集

司隸校尉校曰時司隸校尉張溫在此一二年間見蓋勳傳以敦案司隸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勳時爲討虜校尉與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在五六年間蓋五年八月始置佐軍校尉之官也盧云在此一二年間誤

河南尹校曰議郎李燮爲河南尹二年卒當在此時以敦案是年七月河南尹徐灌下獄死燮蓋在灌之後表漏

二年

太尉五月太尉盛大風雨雹免以敦案袁紀作久病罷此誤承上文

司徒二月己亥司徒隗以寇賊免以敦案袁紀書久病罷又己亥爲廣陽門外屋壞之日非袁隗罷司徒之日據錢詹事攷異云是年二月庚子朔不得有己亥本紀誤

司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楊賜薨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以敦案錢詹事攷異云以四分術推是月丙申朔無庚寅日月必有一誤愚謂此月誤也賜本傳九月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則當爲九月而非十月蔡中郎楊賜碑有三年九月小祥四年九月大祥語可證

廷尉以敦案水經睢水注橋元墓有三碑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立攷崔烈于是年由廷尉拜司徒代之者當是吳整元卒于光和六年碑蓋立于中平二年也

少府將作大匠黃琬爲少府以敦案此條誤辨詳上年

三年

太尉二月庚戌太尉張延罷車騎將軍張溫爲太尉以敦案袁紀書久病罷下接庚戌大赦天下則張延之罷非庚戌可知此誤承上文張溫爲太尉袁紀亦在三月

將軍二月庚戌大長秋趙忠爲車騎將軍以敦案袁紀書此條於四年九月傅燮爲漢陽太守亦在四年與范史異攷明年三月何苗爲車騎將軍不應趙忠又加此官但傅燮戰歿實在王國叛後而王國之叛袁范二史皆在三月則耿鄙討賊必在三月以後今傅燮之死反書在前恐范史亦譌傳燮傳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

光祿勳以敦案明年五月丁宮以光祿勳拜司空則此年光祿勳當書丁宮表漏

四年

太尉司徒烈爲太尉十一月罷以敦案袁紀書久病罷

太僕少府朱儁爲太僕尋遷永樂少府楊彪爲太僕以敦案袁紀是年執金吾甄舉爲太僕楊彪未必在是年表于五年書侍中楊彪爲永樂少府而此年即書爲太僕殊失檢照

大司農以敦案是年十一月曹嵩以大司農拜太尉則大司農當書曹嵩表漏

少府將作大匠朱儁爲少府以敦案明年五月樊陵以永樂少府拜太尉則此年當書永樂少府樊陵表漏

五年

將軍破虜將軍董卓爲前將軍以敦案是年八月董重拜驃騎將軍明年四月袁隗以後將軍拜太傅表俱漏後將軍袁隗亦見鄭元傳

太常宗正劉焉爲太常尋遷以敦案劉虞自宗正拜幽州牧其爲宗正在幽州未亂張溫討邊章之前則焉于彼時已遷太常不當書于此年

光祿勳以敦案是年九月劉宏以光祿勳拜司空則光祿勳當書劉宏表漏

衛尉太僕楊彪爲衛尉以敦案獻帝紀是年八月衛尉董重爲驃騎將軍則楊彪之前當書董重表漏

河南尹以敦案袁術由河南尹遷虎賁中郎將爲河南尹當在此年表漏蔡中郎集陳太丘碑有河南尹种府君在中平三年以後疑是种拂本傳畧

宗正南陽太守劉焉爲宗正以敦案焉以宗正遷太常當在二年辨見前

六年

太尉九月乙酉司空卓自爲太尉十一月癸酉自爲相國卓授虞爲大司馬以敦案獻帝紀九月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蓋董卓欲爲太尉故設大司馬之官以虞處之今書虞爲大司馬在十一月卓爲相國之後誤矣

司空八月辛未司空宏免并州牧卓自爲司空以敦案上文云辛未還宮則免劉宏非此日矣據董卓傳卓初入兵少率四五日夜出明還以爲西兵復至及殺丁原而并其衆

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宏而代之豈卽在還宮
之日乎
〔將軍〕以敦 案冀州刺史賈琮爲度遼將軍卒官見本傳又董
卓以袁術爲後將軍見術傳表俱漏
〔太僕〕河南尹王允爲太僕以敦 案是年有永樂太僕封諝見
孝仁董皇后紀表漏
〔光祿勳〕平原相荀爽爲光祿勳三日遷以敦 案明年二月趙
謙以光祿勳拜太尉則代爽者爲趙謙表漏又仲長統傳
有繆襲據章懷注[illegible]爲光祿勳[illegible]魏爲此官注家終言
之
〔大司農〕校曰時周忠爲大司農見周景傳以敦 案傳云景子忠
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則未必定在此時若以傳所云帝
崩于暉來候忠乃連而相及之詞非忠爲大司農之日是
年大司農當是張馴辨詳下年
又案伏完之父伏質官至大司農見伏湛傳不得其年約
在靈帝時表漏
〔北軍中候〕以敦 案何顒爲北軍中候在此年見魏志荀攸傳
注本傳失載
〔司隸校尉〕校曰中軍校尉袁紹爲司隸校尉見本傳及何進傳
以敦 案何進傳紹爲中軍校尉章懷注引山陽公載記同
紹本傳云爲佐軍校尉葢勳傳同今既稱中軍校尉不應
云見本傳

又案蔡邕讓尚書表有故司隸校尉河南尹張熹攷熹于
是年爲尚書其爲司隸不得年約在張溫以後袁紹以前
〔河南尹〕校曰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以敦 案蔡邕讓尚書表
稱尚書張熹爲故河南尹則王允之前當有張熹
獻帝初平元年
〔司徒〕庚辰太僕王允爲司徒以敦 案攷本傳允由太僕再遷
守尚書令方拜司徒當書尚書令王允此書太僕乃仍本
紀之誤
又案蔡中郎集讓尚書表稱允爲僕射其時馬日磾爲尚
書令本傳所謂再遷葢由僕射遷令也
〔太僕〕議郎趙岐爲太僕三年免以敦 案岐于三年八月副馬
日磾撫慰天下卽爲太僕在魯旭之後不當書于此年且
岐于興平元年徵書三年免亦誤又本紀書三月戊午董
卓殺太僕袁基則趙岐之前當有袁基表漏
〔大鴻臚〕前司徒彪爲大鴻臚校曰是年董卓遣大鴻臚韓融譬
解袁紹軍見紹傳以敦 案彪以光祿大夫遷大鴻臚不當
書前司徒至韓融于六月安集關東在楊彪之後葢彪轉
少府融代之也
〔大司農〕校曰尚書張馴爲大司農初平中卒官當在此時以敦
案馴以中平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則在靈帝時故云
初平中卒官葢曹嵩之後馴卽代之若書于此年則誤矣
〔少府〕大鴻臚楊彪爲少府校曰董卓使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

劾免在此年二月以敦　案劾免者免司徒也與少府何涉
此校無謂又是年少府有陰脩與韓融等安集關東葢彪
爲少府未久卽遷太常脩乃代之也
〔將作大匠〕校曰時將作大匠吳循見袁紹傳亦爲紹所殺以敦
案本紀作吳脩不當引傳吳脩諸人皆爲袁術王匡所殺
葢二人爲紹所使耳
〔城門校尉〕左車騎將軍嵩爲城門校尉免校曰朱儁爲城門校
尉亦當在此年以敦　案嵩于中平元年爲左車騎將軍二
年免五年復拜左將軍徵爲校尉則當書左將軍今書左
車騎誤又本年二月伍瓊爲城門校尉見本紀表漏朱儁
爲此官當更在其前葢儁遷河南尹伍瓊代之瓊被殺之

後始徵嵩耳
〔司隸校尉〕前太尉琬爲司隸校尉三年爲董卓將所殺以敦
案琬爲司隸校尉當在二年趙謙之後此據王允傳書于
元年但二年有趙謙安得此年卽書黃琬疑允傳乃史家
追敘之辭不足據也
〔河南尹〕以敦　案是年當書河南尹朱儁表漏

二年

〔太傅〕以敦　案是年二月丁丑相國卓自爲太師當書于此格
中
〔太常〕前司空拂爲太常明年戰死以敦　案是年太常爲馬日
磾七月拜太尉表漏

〔光祿勳〕以敦　案董卓傳是年光祿勳宣璠盧校補在元年誤
〔太僕〕校曰時太僕魯旭從帝西入關以敦　案魯旭官至太僕從
獻帝西入關三年戰歿見魯恭傳攷獻帝西遷在元年書
于此年誤
〔河南尹〕以敦　案是年朱儁棄官奔荊州董卓以楊懿爲河南
尹表漏

三年

〔太傅〕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以敦　案魏志
裴注引謝承書載胡母班與王匡書有云僕與太傅馬公
太僕趙岐俱受詔命攷胡母班被殺在元年而書稱太傅
馬公似日磾于元年已拜太傅但馬趙二君受使慰撫天

下范書袁紀俱在三年八月疑謝承所載不實附識俟攷
〔太尉〕四月辛巳卓自爲相國以敦　案卓爲相國在中平六年
此誤條當刪
〔司徒〕六月甲子司徒允爲李傕所殺以敦　案當先書四月辛
巳司徒允錄尚書事
〔將軍〕司隸校尉趙謙爲前將軍後遷爲左將軍以敦　案趙謙
以前將軍拜司徒並未遷左將軍疑誤
〔太常〕光祿大夫皇甫嵩爲太常病卒以敦　案嵩以十二月免
太尉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未必在是年當書于明年楊
彪之後據嵩傳云尋李傕作亂傕之作亂在興平元二年
間故知嵩爲太常在初平四年也

衛尉 校曰時衛尉种拂爲李傕所殺 以敦案种拂以太常被殺
見本紀及拂傳董卓傳誤作衛尉表于三年已書种拂爲
太常明年戰死盧氏復補此條殊失檢照
大鴻臚 以敦案是年六月長安陷大鴻臚周奐戰歿見本紀
表漏
四年
將軍 將軍鮮虞輔爲度遼將軍 以敦案輔本劉虞從事率州
兵爲虞報讎公孫瓚滅後將其衆奉王命拜建忠將軍曹
袁相拒于官渡輔身詣操拜左度遼將軍表當于建安五
年書建忠將軍鮮虞輔爲左度遼將軍此誤
司空 十月辛丑司空彪免太常趙溫爲司空 以敦案袁紀太

常上有丙午司空下有錄尚書事
太常 前司空楊彪爲太常 以敦案是年十月趙溫以太常拜
司空則當書趙溫爲太常表漏
衛尉 以敦案是年十二月張喜以衛尉拜司空則衛尉當書
張喜表漏
太僕 平原相陳紀爲太僕 校曰此年初太僕乃趙岐見袁紹傳
以敦案陳紀爲平原相在未徙長安之前傳云紀見禍亂
方作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疑即在是年下云又徵爲
尚書令則紀之拜太僕未到官也似在曾旭之前趙岐以
太僕出使其時此官即授朱儁若據袁紹傳以爲此年初
尚是趙岐則岐于興平元年就徵並未罷官朱儁何由復

爲太僕乎
興平元年
司徒 九月司徒嘉罷 以敦案袁紀作十二月司徒嘉久病罷
將軍 奮威將軍呂布爲左將軍 以敦案布爲左將軍在袁術
稱尊號布執其使韓胤送許昌之後術之僭號在建安二
年布爲左將軍亦當在彼時書于此年誤
衛尉 以敦案是年十月趙溫以衛尉拜司徒則衛尉當書趙
溫蓋張喜拜司空溫即代之表漏
少府 校曰案五行志是年殺少府田邠等 以敦案此事在二年
五行志亦在二年盧校誤
執金吾 以敦案是年王邠爲執金吾見皇后紀表漏

河南尹 以敦案是年有河南尹駱業見皇后紀表漏
二年
將軍 大將軍稠爲傕所殺 以敦案大將軍乃右將軍之譌
太常 以敦案是年太常有王絳見袁紀蓋代皇甫嵩者嵩卒
于李傕作亂之先當在是年之春 王絳魏志賈詡傳注引獻帝記作王偉疑今本袁紀譌
光祿勳 以敦案是年光祿勳鄧泉 五行志作淵蓋章懷避諱改泉 見本紀表
漏
衛尉 前太尉忠爲衛尉 以敦案是年十一月衛尉士孫瑞爲
傕汜所殺見本紀在周忠前表漏
又案范史本紀士孫瑞死于東澗之戰在十一月鄧泉宜

璠等之死在十二月據袁紀李傕遮留周忠等卽在其時則是士孫瑞死後周忠代爲衞尉可知也惟袁紀敍士孫瑞之死在渡河之後安得同時有兩衞尉其爲誤筆無疑通鑑亦承其譌殊失攷矣

廷尉以敦案是年十一月廷尉宣璠本紀作播爲傕汜所殺表漏

大鴻臚以敦案是年有大鴻臚榮郃爲郭汜所劫留見袁紀

宗正以敦案是年侍中劉艾爲宗正從駕東歸見袁紀

大司農前太尉儁爲大司農卒以敦案前太尉當書行車騎將軍又是年有大司農張義十二月戰歿見本紀表漏

少府以敦案是年有少府田芬十二月戰歿見本紀表漏五行志作田邠盧校誤在上年

將作大匠以敦案是年有將作大匠梁郃爲郭汜所劫留見袁紀又風俗通有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見御覽不得年

城門校尉以敦案是年有楊衆爲城門校尉後轉中丞爲東萊太守封列侯見袁紀

司隸校尉以敦案是年有司隸校尉管郃爲李傕所遮見袁紀

又案魏志賈詡傳注引獻帝紀司隸校尉榮邵與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衞尉周忠同爲李傕所遮袁紀他官皆同惟司隸作管郃鄭萬氏歷代史表亦作管郃其爲郭汜所劫留者袁紀有大鴻臚榮郃萬表作榮邵愚疑管郃榮郃同爲榮邵之譌卽是一人先爲大鴻臚後爲司隸校尉以字形相近轉寫譌誤劉艾乃彼時人所著獻帝紀諒不誣也通鑑作榮郃管郃所謂以譌傳譌

建安元年

太尉九月太尉彪病罷右將軍袁紹爲太尉以敦案袁紀右將軍上有冬十月戊辰

將軍九月司隸校尉曹操爲大將軍以敦案操以鎭東將軍領司隸校尉此當書鎭東將軍曹操自爲大將軍方合

太常前太僕趙岐爲太常六年卒以敦案岐以少府孔融光祿勳桓典薦就拜太常則不在此年蓋是時孔融未爲少府也又據袁紀四年二月書司空曹操讓位于太僕趙岐不穎則就拜太常亦當在四年

大鴻臚尚書令陳紀爲大鴻臚卒以敦案卒字盧校補但紀傳云卒于官非卒于是年也仍脫官字

少府將作大匠孔融爲少府五年免以敦案融傳是年領青州刺史爲袁譚所敗奔東山獻帝都許徵拜將作大匠至建安二年持節拜袁紹爲大將軍尚爲此官見紹傳安得元年卽轉少府此條當在二年再融免少府當在十二年曹操破烏桓之後故有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之嘲其時操制酒禁融頻書爭之遂至乖忤爲郗慮所奏免熊氏止見上文有五年字遂謂融于五年免官殊不知五年爲南陽東海二王而書下文有後操討烏桓一語豈未睹及耶

司隸校尉校曰操之前韓暹以大將軍領司隸校尉以敦案韓暹領司隸校尉范史不載袁紀有通鑑仍之但暹領司隸在八月癸卯至辛亥曹操卽自領此官暹爲司隸校尉不過八日盧氏未見袁紀此校乃本之通鑑耳

二年

太尉十二月太尉楊爲盜所殺以敦案本紀書盜殺大司馬張楊蓋楊自元年拜大司馬並未改太尉表誤

司隸校尉校曰鍾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不得年以敦案三國魏志曹操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袁紀于四年書十二月甲辰司隸校尉鍾繇持節鎭撫關中據此則在四年十二月

三年

將軍以敦案是年當書左將軍呂布爲曹操所殺表漏

河南尹符節令董昭爲河南尹後遷以敦案夏侯惇以建武將軍領河南尹見魏志本傳當在董昭之後表漏

四年

將軍三月衞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以敦案是年鎭東將軍劉備爲左將軍表漏

太常前太尉彪爲太常十年免以敦案趙岐以六年卒官彪爲太常當在其後本傳四年或六年之誤

七年

衞尉校曰徵征南將軍馬騰爲衞尉見董卓傳以敦案騰之徵爲衞尉據蜀志馬超傳注引典略在建安十五年故表據之書于是年盧氏據董卓傳以爲當在七年但卓傳上云七年拜騰征南將軍下云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騰爲衞尉則七年乃拜征南之歲非徵爲衞尉之年此校殊疎攷袁紀于十三年書十二月壬午徵前將軍馬騰爲衞尉似當從袁紀爲確

大鴻臚校曰徵安南將軍段煨爲大鴻臚卒見董卓傳以敦案卓傳所稱七年乃拜馬騰韓遂爲征南征西將軍之日及徵段煨又在其後非此年也

十五年

衞尉前將軍馬騰爲衞尉十七年坐子超反誅以敦案范史董卓傳騰拜征南將軍此據袁紀及蜀志馬超傳注稱前將軍但拜前將軍表例應書此漏

十八年

太常以敦案三國魏志裴注引獻帝起居注是年大司農王邑行太常事聘曹操三女爲貴人

大司農以敦案是年大司農王邑見魏志裴注

十九年

宗正以敦案是年宗正有劉艾見魏志裴注艾于興平二年曾爲宗正建安元年爲彭城相見袁紀此時蓋復爲宗正也

二十一年

將軍征南將軍曹仁爲車騎將軍 以敦案仁屯樊城被圍在
二十四年爲車騎將軍當在延康元年本傳云卽王位承
上文帝在東宮言書于此年誤
又案仁爲車騎將軍在魏國旣建之後所爲者恐是魏之
將軍非漢官也如于禁爲左將軍在建安中又夏侯惇于
建安二十四年爲前將軍延康元年爲大將軍表皆不書
蓋惇以伏波將軍爲漢官故拜前將軍魏志裴注引魏書
所載甚明則其爲魏臣確有可據曹仁亦當從此例推

延康元年

太常 以敦案是年太常爲張音見魏志裴注

增吳文緒 同校
男 嘉樂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卷五終

補遺

古人云校書如掃落葉信哉余校補熊氏後漢書年表九
閱月而始畢久乃付梓繼重檢覽頗或漏略且有散見他
書未經采取者條列以補所遺至若東觀記所載之滑侯
公賓就潁陽侯申徒志皆更始時封建武未必仍舊建武二年潁陽已封祭遵西羌傳之歸義侯滇岸爲領護羌校尉竇林承制
所封未膺朝命再沈約自序有海昏侯沈戎葛洪自序有
僮縣侯葛文皆出於私家譜牒不足爲據概弗闌入余老
境日增眼光蒙鈍補熊氏而又自補之用以爲愧云嘉慶
甲戌二月旣望諸以敦識

同姓王侯表

阜陵質王延節王代嗣永嘉元年十一月庚寅薨 案本紀
作七月庚寅表誤

又恭王便嗣延熹二年十月己亥薨 案本紀作二月己亥
推是年二月辛未朔己亥乃月之二十九日也十月無己
亥表誤

異姓諸侯表

固始恭侯李通 召陵侯雄以通少子封 案東觀記作新市
侯

冠軍侯王甫 以黃門令與誅竇武等建寧元年封都鄉侯三
百戶 案建寧元年所封乃朱瑀共普等十七人王甫並
未封侯觀曹節傳云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

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則甫不在十七人之內
可知下文云封瑀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三百戶
餘十一人皆關內侯恰合十七人之數甫僅遷中常侍黃
門令如故史有明文其封侯在熹平元年並非徙封不當
書於桓帝時

列侯許相 以中常侍封 案此卽後拜司徒之許相以諂事
宦官自致臺司封侯見許劭傳熊氏因呂強傳稱其與中
常侍曹節王甫張讓並封列侯遂吳忍相爲中常侍殊不
知彼時許相以侍中封侯史文甚明熊氏失於檢照耳

武平侯曹操 樊侯均建安二十四年薨 案魏志本傳均薨
子抗嗣則抗之嗣侯在建安時當補此 世

宋公 案殷後孔安於建武五年二月壬申封殷紹嘉公十
三年二月戊午本紀作庚午誤改封宋公見光武紀據章懷注武
帝封孔吉爲殷紹嘉公而前書恩澤侯表不載獨載周子
南君乃前表之漏也

衞公 案周後姬常於建武二年五月庚辰前書表作戊辰封周承
休公十三年二月戊午改封衞公以上二公皆建武時封
依前書周子南君之例當補載又據前書表周承休於建
武五年侯武嗣則封衞公者乃姬武范史尚書姬常恐譌

列侯寇張 案寇恂傳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八人他
無可攷惟兄子寇張姊子谷崇爲偏將軍附見本傳此恂
之兄子也

列侯谷崇 案谷崇爲寇恂姊子以軍功封見恂傳

皖侯劉閔 案馬援傳建武十七年爲維汜弟子李廣等攻
破皖城此侯被殺

列侯滿頭 案鮮卑傳以率種人內附侯建武三十年封

列侯陳省 案西羌傳蜀人應募刺殺零昌黨呂叔都侯元
初二年封

列侯羅橫 案此亦見西羌傳與陳省同功

率衆侯其至鞬 案鮮卑傳永寧元年率衆降封

率義侯張瞧 案此桂陽太守張隆子建武五年封岑彭傳
注引續漢書曰張隆遣子瞧將兵詣彭助征伐上封瞧爲
率義侯乃名號侯也

梧安侯某 案馬嚴傳注引東觀記云建武三年右扶風曹
貢爲梧安侯相攷前書楚思王子譽封梧安侯元始元年
封八年廢則新莽時已無此侯必建武時紹封者未必卽
譽也

元鄉侯張溫 案溫封元鄉侯見竇武傳注引漢官儀

海昏侯會邑 案此爲昌邑王賀曾孫建武時紹封以下八
侯皆見前書本表已見前書者不錄然又載安衆侯一人
其例不一故補錄之

長羅侯常翕 案此爲長羅侯常惠曾孫建武四年薨無後

平阿侯王述 案前書恩澤侯表平阿侯譚子仁孫述建武
二年薨絕此侯之名元后傳作術東觀記作述前志作逑

者誤也

紅陽侯王泓　案此爲紅陽荒侯王立曾孫以父丹爲將軍戰死往與上有舊建武元年紹封

建平侯杜憲　案此爲建平敬侯杜延年之元孫建武中襲以先降梁王不得代

爰戚侯趙牧　案此爲爰戚靖侯趙長年之孫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免

高昌侯董永　案此爲高昌壯侯董忠曾孫建武二年紹封

歸德侯諷　案此爲歸德靖侯先賢撣之孫建武二年子襄嗣至孫霸於永平十四年有罪免

歸德侯劉颯　案此侯見南匈奴傳說者多謂即前書功臣

表之歸德侯諷也攷前書歸德侯先賢撣之孫諷建始元年襲侯在位五十六年薨建武二年子襄嗣今此侯於建武六年尚使匈奴則非先賢撣之後矣且先賢撣歸漢未聞有賜姓之事而名又不同又自建始元年至建武六年已閱六十三載年幾耄耋亦未必遠使絕域其非一人無疑愚疑此侯乃更始所封之名號侯非汝南之歸德縣光武因其曾使外藩復令使北而爵號亦仍其舊再前表陽城侯劉德之後有名颯者王莽時廢絕或即此人亦未可知也

鍾離侯馮鄁　案東觀記鄁以光武姨子建武中封葢郭后之甥也范史不載

無錫侯陰盛　案東觀記云明帝永平元年封太后弟陰興之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㶏強侯陰盛爲無錫侯范史無陰盛

首鄉侯段普　案東觀記云曾孫勝坐殺婢國除

利取侯畢尋　案東觀記云元孫守坐姦人妻國除

夕陽侯邢崇　案東觀記云孫爲賊所盜亡印綬國除以上三侯不得封年功狀

臨沮侯翟于　案東觀記云翟歆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上書辭讓賜關內侯

列侯鞏順　案袁紀漢安元年封中常侍鞏順爲列侯范史無

揚鄉侯王賞　案續漢天文志云賞與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將兵西征據馬武傳止有中郎將王豐無王賞疑即其人

百官表

世祖建武十七年

將軍　案本紀是年段志爲車騎將軍與馬援討李廣等表漏

十八年

衞尉　案是年鄧晨從幸章陵行衞尉事見本傳表於馮魴韋彪等皆書此亦當書

二十三年

大司空八月丙戌大司空林薨　案是年八月推得己丑朔不當有丙戌此仍范史之譌

中元二年

太傅四月己卯司徒禹爲太傅　案四月推得癸巳朔無己卯本紀作丙辰此譌

顯宗永平十二年

司空七月乙亥司空恭病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爲司空　案是月推得癸丑朔無乙未乙未乃八月十三日疑范史失書月

將軍四月己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　案本紀作丙辰此譌

肅宗章和元年

司徒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司空袁安爲司徒　案癸卯在戊辰後三十六日不應同月推是月戊辰朔癸卯乃范史之譌司空條同

和帝永元五年

太尉十月辛未太尉睦薨　案是月推得辛卯朔不當有辛未此仍范史之譌

九年

執金吾　案是年劉尚爲執金吾行征西將軍事見天文志范史無

十年

司空七月己巳司空稜薨　案是月推得庚寅朔不得有己巳此仍范史之譌

安帝永初五年

太尉己丑太尉張禹以陰陽不和免甲申光祿勳李脩爲太尉　案上文有丙戌甲申更在前正月庚辰朔甲申乃月之五日己丑乃月之十日脩之拜官當在禹罷免之後此仍范史之譌

桓帝永康元年

太常　案續漢五行志注云桓帝之末中常侍管霸蘇康與太常許永等代作脣齒與黨錮獄則是年許永爲太常范史無

少府　案是年長樂少府劉囂見五行志

司隸校尉　案是年唐珍爲司隸校尉見五行志范史無劉昭注云史佚後亦爲司隸不得其年

靈帝建寧元年

太尉四月戊辰太尉景薨　案是年四月丁丑朔不得有戊辰此仍范史之譌

續補

永平十七年

司徒二月乙巳司徒敏薨　案是年二月推得丙辰朔不當有乙巳此仍范史之譌

熹平六年

太僕　案是年永安太僕王旻下獄死見靈帝紀表漏愚攷東漢故事太后宮置太僕故有長樂永樂太僕之官永安宮惟董卓遷何后于此靈帝前未聞有置官屬之事安得有永安太僕疑爲永樂之譌附識俟考

中平六年

太僕　案是年永樂太僕封諝見孝仁董皇后紀表漏

初平元年

司空　六月辛丑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　案是年六月推得己巳朔不當有辛丑□仍范史之譌

〔清〕吴增僅撰

三國郡縣表八卷

清光緒活字本

序

增僅少習俗學根柢至淺光緒丙子族父吉府招致維揚寓所讀書勉以務實十餘年來稍知爲學扃涂歲在丙戌以萃科博得一官候吏多閒未忘結習近年得明代馮刻三國志丹黃爛然審係何義門先生校本因通體過錄研悅至再復得洪北江先生補志於彼時疆域粗窺崖略尋校經久頗疑此事尚待詳求夫建安之初羣雄角逐爭相建置凡所增損史無其文三方鼎立名號紛歧疆場之間忽彼忽此又或置省無定分合不時承祚作志於文帝時則曰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於少帝時則曰多所置省不可勝紀沈休文去三國之時未至甚遠其作州郡志已言三國置縣不書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

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補苴之難何況今日北江之書據郡國志晉志等書彌縫離合至具苦心惟所列州郡縣道未盡求合史文竊謂曹魏建置始於漢末建安之際實大關鍵而洪氏於魏不言司隸幽冀并涼諸州部曾經省併之由三國建置多因漢制大郡之中皆置都尉而洪氏於吳但錄毗陵廬陵合浦三都尉反闕其餘諸郡又或漢末已省之郡猶爲當塗或其地已入東朝仍隸魏土或此縣彼邑準地望而不符或記事書年校他書而相伐蓋其難哉不揣檮昧稽合史文改志爲表求諸史文而不得然後旁及後世地志諸書又以 本朝輿圖證以先輩釋地識其方域正其譌誤始於獻帝初平溯源於後漢郡國三姓世系以次相承凡州郡離合之故縣邑沿革之由各因其時著之於表其有增立縣邑如地志泛言魏立蜀立者無年可考則列於三姓稱帝之初有漢時舊縣晉志所無而諸家地書亦無所考者則依郡國志錄於上方而闕疑其下其自漢至晉諸郡屬縣無改移者則三國當亦相同不復更加贅注其意所未盡尚待加詳者則別爲考證附於本州表末至於各郡都尉典農諸志不詳領縣究其領縣仍統本郡則概不別目第爲附著郡中又如郡縣割度增損洪志或有闕誤則或補或刪亦復稍參管見胡梅磵不云乎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以梅磵之精博尚爲是言荒落如增僅於北江先生不啻霄壤何敢求勝前賢特就我所見之書籍隨我所見之淺深累載搆綴積久成帙附會牴牾舛譌遺漏

知所不免安敢護前規杜糾歐是在直諒多聞之友矣

光緒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盱眙吳增僅謹識

魏州郡總目

司隸統郡七

河南領縣二十一原武領縣一宏農領縣七河東領縣十三

平陽領縣十河內領縣十五野王領縣一

豫州統郡國十

潁川領縣八襄城領縣七汝南領縣二十四弋陽領縣五

梁國領縣八陳郡領縣五沛國領縣五譙郡領縣十五

魯國領縣六安豐領縣四

冀州統郡國十三

魏郡領縣九廣平領縣十六陽平領縣九鉅鹿領縣八

趙國領縣六常山領縣七中山領縣十一安平領縣十五

平原領縣九樂陵領縣五勃海領縣八河間領縣十

清河領縣七

兗州統郡國八

陳留領縣十五東郡領縣五濟陰領縣九山陽領縣八

任成領縣三東平領縣八濟北領縣五泰山領縣十一

徐州統郡國六

下邳領縣十一彭城領縣六東海領縣十一瑯邪領縣九

東莞領縣五廣陵領縣四

青州統郡國六

齊國領縣十濟南領縣八樂安領縣九北海領縣五

城陽領縣十三東萊領縣十二

荆州統郡七

南陽領縣十七南鄉領縣八江夏領縣五襄陽領縣八

揚州統郡二

魏興領縣五上庸領縣六新城領縣五

淮南領縣八廬江領縣四

雍州統郡十

京兆領縣十馮翊領縣九扶風領縣十一北地領縣二

新平領縣二安定領縣六廣魏領縣四天水領縣六

隴西領縣五南安領縣三

涼州統郡八

金城領縣四武威領縣五張掖領縣七酒泉領縣九

敦煌領縣八西海領縣一西平領縣四西郡領縣一

并州統郡六

太原領縣十三上黨領縣十一樂平領縣三西河領縣四

雁門領縣五新興領縣六

幽州統郡國十二

范陽領縣八燕國領縣五漁陽領縣五北平領縣四

上谷領縣六代郡領縣三遼東領縣八昌黎領縣二

遼西領縣五元菟領縣三帶方領縣七樂浪領縣六

咸熙二年通計有州十二郡國九十三詳見考證縣七百二十

吏未詳

兵未詳

景元四年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男女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見考證

魏司隸部一

漢獻帝魏王操初平四興平二建安二十五	司隸東漢治雒陽建安十八年省見考證	河南尹治雒陽建安十八年并豫州	雒陽	鞏	平陰	成皋	緱氏	新城	偃師
魏文帝丕黃初七	司隸文帝即位復置通稱亦曰司州見考證通典魏治河南洛陽	河南尹復置司隸自豫州移還見考證寰宇記魏晉皆治洛陽	洛陽寰宇記魏受禪	鞏自故縣都洛見本紀注引魏略漢晉不改後凡此類皆不注	河陰寰宇記魏改今名屬河南	成皋	緱氏	新城	偃師寰宇記晉省入洛陽則魏此縣後凡此類皆仿此
明帝叡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	司隸	河南尹	洛陽	鞏	河陰	成皋	緱氏	新城	偃師
齊王芳正始九嘉平六	司隸	河南尹	洛陽	鞏	河陰	成皋	緱氏	新城	偃師
高貴鄉公髦正元二甘露五	司隸	河南尹	洛陽	鞏	河陰	成皋	緱氏	新城	偃師
陳留王奐景元三咸熙二	司隸	河南尹	洛陽	鞏	河陰	成皋	緱氏	新城	偃師

梁　新鄭　穀城　陸渾元和志漢屬宏農後屬河南　滎陽滎陽都尉治此　京　密

梁　新鄭寰宇記晉省　穀城寰宇記西晉省併入河南　陸渾　陽城故屬潁川沈志魏屬河南　陽翟注同前　滎陽　京　密

梁　新鄭　穀城　陸渾　陽城　陽翟　滎陽　京　密

梁　新鄭　穀城　陸渾　陽城　陽翟別立郡

梁　新鄭　穀城　陸渾　陽城　陽翟　滎陽　京　密

梁　新鄭　穀城　陸渾　陽城　陽翟　滎陽　京　密

卷　陽武　苑陵　中牟　開封　原武　河南　平

卷　陽武　苑陵　中牟王國黃初四年任成王彰子楷封此五年改封任成縣王　開封　原武　河南洛陽志魏省河南入洛陽晉復置　平縣地志無考後凡此類

卷　陽武　苑陵　中牟　開封　原武

右九縣移滎陽

卷　陽武　苑陵　中牟　開封　原武右九縣滎陽郡省還本郡

卷　陽武　苑陵　中牟　開封　原武別立郡

皆闕不注

滎陽郡正始三年分河南立見考證　滎陽　京　密　卷　陽武　苑陵　中牟　開封　原武

滎陽疑省還河南

恒農郡故曰宏農治宏農避獻帝諱改恆農建安十八年以郡屬雍州　恒農侯國建安二十二年曹幹封此　陝　黽池魏志賈逵傳逵爲令時縣寄治蠡城

宏農郡魏復爲宏農見考證復置司隸自雍州移還　宏農侯國黃初二年進幹爵改封燕公　陝　黽池

宏農郡　宏農　陝　黽池

宏農郡　宏農　陝　黽池

宏農郡　宏農　陝　黽池

原武郡咸熙元年以原武典農升爲郡見豫州陽城郡考證　原武餘縣無考　宏農郡　宏農　陝　黽池

宜陽 盧氏 湖 華陰 新安 河東郡 治安邑建安十八年以郡屬冀州 安邑 聞喜 垣

宜陽 盧氏 湖 華陰 移河東 河東郡 復置司隸自冀州移還黃初三年立曹霖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王遷國爲郡 安邑 聞喜 垣

宜陽 盧氏 湖 華陰 河東郡 安邑 聞喜 垣

宜陽 盧氏 湖 華陰 河東郡 安邑 聞喜 垣

宜陽 盧氏 湖 華陰 河東郡 晉書文紀甘露三年以司州之河東平陽二郡並并州六郡封司馬昭爲晉公 安邑 聞喜 垣

宜陽 盧氏 湖 華陰 河東郡 安邑 聞喜 垣

汾陰 大陽 猗氏 解 蒲坂 河北 濩澤 端氏

汾陰 寰宇記魏晉不改劉元海省入蒲坂 大陽 猗氏 解 蒲坂 河北 濩澤 澤州志魏仍屬河東晉改屬平陽注同前 端氏 新安 故屬宏農沈志引太康地志屬河東

汾陰 大陽 猗氏 解 蒲坂 河北 濩澤 端氏 新安

汾陰 大陽 猗氏 解 蒲坂 河北 濩澤 端氏 新安

汾陰 大陽 猗氏 解 蒲坂 河北 濩澤 端氏 新安

汾陰 大陽 猗氏 解 蒲坂 河北 濩澤 端氏 新安

平陽 楊 永安 寰宇記故曰彘縣後漢順帝改今名仍屬河東 蒲子 晉書北狄傳建

疑魏時移後仿此 平陽 楊 永安 蒲子

平陽 楊 永安 蒲子

汾陽 子相咸熙元年郭推广統封此胥志有北縣輿地廣記云晉置蓋魏末司馬氏置

安中魏武以匈奴南部居此 襄陵 絳邑 臨汾 北屈 皮氏

襄陵 寰宇記引賈逵碑詞逵河東襄陵人明帝太和二年卒考其時未立平陽故曰河東襄陵 絳邑 臨汾 北屈 皮氏 狐讘 中興後省元和

襄陵 絳邑 臨汾 北屈 皮氏 狐讘

右十縣移平陽

魏志劭復爵屬河東										
	平陽郡本紀正始八年分河東立方輿紀要治平陽見考證	平陽公國正始七年已氏公琮轉封北寰宇記魏屬平陽	楊寰宇記引地道記魏屬平陽	永安寰宇記魏屬平陽	蒲子元和志魏屬平陽	襄陵寰宇記魏屬平陽	絳邑平陽府志魏屬平陽	臨汾寰宇記魏屬平陽	北屈輿地廣記慈州本北屈吉鄉魏晉屬平陽	皮氏輿地廣記魏屬平陽
	平陽郡	平陽公國正元中增琮邑	楊	永安	蒲子	襄陵	絳邑	臨汾	北屈	皮氏
	平陽郡	平陽公國景元中增琮邑	楊	永安	蒲子	襄陵	絳邑	臨汾	北屈	皮氏

	河內郡治懷建安十八年以郡屬冀州	懷	河陽	軹	沁水	溫	野王	州	平皋	山陽	武德	修武	汲	共	獲嘉	朝歌魏武紀建安十七年以縣益魏郡注同前	林慮
	河內郡復置司隸自冀州移還	懷	河陽	軹	沁水	溫	野王	州	平皋	山陽公國建安二十五年獻帝禪位就封於此	武德侯國延康元年明帝叡初封此	修武			右二縣移冀州朝歌		
	河內郡	懷	河陽	軹	沁水	溫	野王	州	平皋	山陽公國青龍二年帝崩孫康嗣見後漢本紀	武德	修武	汲	共	獲嘉	朝歌	林慮右五縣朝歌郡
狐讘平陽府志魏屬平陽	河內郡	懷	河陽	軹	沁水	溫	野王	州	平皋	山陽公國	武德	修武	汲	共	獲嘉	朝歌	林慮
狐讘	河內郡	懷	河陽	軹	沁水	溫	野王	州	平皋	山陽公國	武德	修武	汲	共	獲嘉	朝歌	林慮
狐讘	河內郡	懷	河陽	軹	沁水	溫	野王別立郡	州	平皋	山陽公國	武德	修武	汲	共	獲嘉	朝歌	林慮

蕩陰 注同前

陽樊

波

省還本郡

左內史郡 建安初分馮翊西境置治高陵尋省見考證

野王郡 咸熙元年以野王典農升為郡見豫州襄城郡考證

野王

野王 餘縣未詳

京兆尹 建安十八年以

左馮翊 郡屬雍州見考證 注同前

右扶風 注同前

考證

魏十二州

馬氏文獻通考顧氏方輿紀要洪補三國疆域志諸書皆言魏有十三州曰司隸曰冀曰兖曰豫曰荆曰揚曰青曰徐曰幽曰并曰凉曰雍又增一秦州以足十三之數杜氏通典及歐陽氏輿地廣記云魏有十二州而或遺豫州或遺荆州皆誤也魏志蔣濟傳景初中濟上疏云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又杜畿傳畿子恕太和中疏云今荆揚青徐幽并雍凉諸州皆有兵矣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兖豫司冀而已十二州之名悉見於此惟不數秦州晉書地理志魏文帝即位分隴右置秦州後又云魏分隴右置秦州中

間暫廢考秦州接壤蜀漢如爲暫廢則州軍邊備之事亦應略著於史乃武侯姜維先後出師經四十餘年不聞有秦州刺史邊備之事是不得有秦州也元和郡縣志云魏分隴右置秦州尋省還屬雍州似爲近實

郡國九十三

案通典通考俱言曹魏有郡六十八今以晉書地理志序例之說推合其數知杜馬所言未爲甚誤也序例云武帝太康年既平孫氏凡十九州新置梁秦甯平四州郡國一百七十三注云仍吳所置二十五考吳時增置二十六郡朱崖入晉即省故此云二十五郡仍蜀所置十一考蜀時增置十一郡東廣漢郡入晉即省晉仍蜀置實只十郡蓋因陰平屬蜀故亦以爲仍蜀置也仍魏所置二十一考魏時增置二十五郡此云二十一者野王原武襄城三郡皆

魏咸熙初司馬氏所置雖在魏末實爲晉置又東莞郡魏晉之閒合幷暫廢故云二十三仍漢舊郡九十三考魏得漢郡六十九蜀得十吳得十七通計三國得漢郡九十六晉初省漁陽省陳郡又南北兩江夏合併爲一故云九十三濟南東郡考其省併均在太康元年後應在此數中晉初增置二十三凡改舊名者不在此數野王原武入晉已省惟襄城在此數內合計郡國一百七十三云云此太康初年郡國之數也資治通鑑紀晉亦在平吳改元之時今除晉初增置二十三其時晉沿吳舊者四十一郡仍吳置二十五得漢舊十六江夏併合入魏不在此數沿蜀舊者二十一郡仍蜀置十一得漢舊十沿魏舊者八十八郡仍魏置二十一得漢舊六十七江夏在此數內以八十八郡合晉初所省之漁陽陳二郡及魏末司馬氏所置之野王原武襄城三郡則曹魏實有九十三郡通典通考均言六十八者蓋依漢舊郡立言其誤九爲八者亦以漁陽爲魏武所省故不及也序例所言郡數適合而上文所注郡名多外者蓋郡數有舊典明文可用郡名無所據以意實之也

戶口

後漢書郡國志第一注引帝王世紀云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男女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今據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隱蜀志減蜀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得魏戶口數攷後漢興平建安之際天下分崩民戶減耗十裁一在魏志張繡傳曹魏得漢九州之地當時戶籍不過漢時一大郡陳羣杜恕傳迄乎三國之末總而計之其兵民戶亦不及二百萬魏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越三十六年而吳亡十又耗其三四推之蜀魏略可覩矣大抵死喪者居半逃亡者亦居半焉晉初一統當時流民漸歸故土太康元年得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資治通鑑越二年民戶亦不過三百七十七萬吳蜀之戶曾不及半陳羣傳注引太康三年地道記以百數十萬戶之脂膏塗三方數萬里之原野嗚呼民何以堪附誌於此庶幾覽斯表者有以知其世焉

司隸

後漢書百官志第五注引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省州併郡復禹貢九州省司隸部以其郡分屬豫冀雍三州豫得河南郡雍得京兆扶風馮翊宏農四郡冀得河東河內二郡其後三輔遂長隸雍州而司隸何時復置三河宏農何時還屬史無明文據晉志魏氏受禪置司州然魏因漢舊但有司隸校尉無司州刺史又并涼等州皆

復置於黃初元年以是互證知晉志所云魏置司州者卽復置司隸也 案晉志云魏氏受禪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晉遂定名司州而元和志寰宇記則云陳留王合三河宏農平陽五郡置司州資治通鑑云太康元年以司隸部置司州今考司州之名魏時屢見吳志孫權傳吳蜀通好交分天下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此司州之名載之當時盟約者晉書文帝紀魏甘露三年以司州之河東平陽等郡封司馬昭爲晉公此司州之名載之當時詔策者魏志杜畿傳杜恕上疏以兗豫司冀四州并稱此司州之名載之當時疏奏者皆非由後言之也以晉志通鑑之文詰之可見魏時司隸但通稱曰司州至晉太康元年始定名耳洪志誤據元

和志等書又誤增滎陽一郡今不從

滎陽郡

水經注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闕以東創建滎陽郡以李勝爲太守今考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豫州得河南滎陽都尉魏志孫禮傳禮在太祖時亦遷滎陽都尉是河南郡在漢末時已置有滎陽都尉至正始三年又升作郡耳惟沈志晉志皆言晉泰始初置滎陽魏時滎陽太守李勝而後但有傅嘏一人據魏志本傳嘏爲滎陽守時亦在正始末年齊王芳紀云自帝卽位郡國多所置省俄復還舊滎陽之省疑在嘉平初年也 又案晉志滎陽統八縣無原武以晉初原武郡縣俱省廢也考此九縣皆在河南鞏闕之東知魏立滎陽當盡有晉志所載八縣及原武一縣洪志以晉志無原武故不置錄然魏初於此置典農（魏志毛后傳及水經注渚水下）魏末又改爲郡則縣未廢也今據補入

宏農郡

通典云宏農避靈帝諱改恆農晉復爲宏農今考魏不避宏且身爲篡盜何有於諱蓋魏復舊名晉沿魏舊沿革諸書略魏言晉故以爲晉復也

平陽郡

洪志郡領十二縣蓋全據晉志今案魏志齊王芳紀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是平陽祇領十縣何時增益二縣史志無

考似不得率據晉志考端氏縣在沁水東濩澤縣在沁水西皆非汾北之地澤州志云端氏濩澤二縣屬河東郡後漢及魏皆因之晉改屬平陽郡一統志沿革表於曹魏平陽郡下亦不列此二縣較爲近實今從之

左內史郡

魏志裴潛傳注引魏略云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今考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所載雍州統二十二郡內無左內史知置郡未久卽廢也

魏豫州部二

漢獻帝 魏王操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	豫州 治譙	潁川郡 治陽翟	許 魏武紀建安元年曹公迎獻帝都此	長社	潁陰	臨潁	郾	鄢陵 侯國建安二十一年曹彰初封此	新汲	
魏文帝丕 黃初七	豫州	潁川郡 晉志治許昌當是魏徙	許昌 本紀受禪後改今名元和志魏遷都洛陽宮室武庫猶在許昌	長社	潁陰	臨潁	郾	鄢陵 公國黃初二年進彰爵	新汲	召陵 故屬汝南左傳
明帝叡 太和六 青龍四 景初三	豫州 徙治項	潁川郡	許昌	長社	潁陰 侯國太和元年陳羣封此青龍四年子泰嗣	臨潁	郾	鄢陵	新汲	召陵 侯國太和元年
齊王芳 正始九 嘉平六	豫州 徙治安成見考證	潁川郡	許昌	長社 侯國晉書宗室傳嘉平中司馬孚封此	潁陰 侯國	臨潁 晉書宣紀正始二年以縣增封司馬懿	郾 注同前	鄢陵 晉書宣紀嘉平元年以縣增封司馬懿	新汲 注同前	召陵 正始元年改封
高貴鄉公髦 正元二 甘露五	豫州	潁川郡	許昌	長社 侯國	潁陰 侯國	臨潁	郾	鄢陵	新汲	召陵
陳留王奐 景元[illegible] 咸熙二	豫州	潁川郡	許昌	長社 孚進封長樂公	潁陰 侯國景元元年泰子[illegible]嗣[illegible]弟溫紹封	臨潁 侯國晉書賈充傳充由臨沂侯改封此	郾	鄢陵	新汲	召陵

	襄城	定陵	昆陽	舞陽	父城			陽翟 陽城 綸氏 襄 潁陽
桓二年杜注潁川召陵縣	襄城	定陵	昆陽	舞陽 侯國晉書宣紀黃初七年封司馬懿此	父城	繁昌 故潁陰繁昌亭本紀受禪後改爲縣	郟 後漢省輿地廣記魏復立屬潁川 移河南	同前 [illegible]縣省見考
曹眞封此眞薨子爽嗣	襄城	定陵 侯國太和元年鍾繇封此四年繇薨子毓嗣	昆陽 晉書宣紀景初三年以縣增封司馬懿	舞陽 侯國	父城	繁昌	郟	
爽武安侯	襄城	定陵 侯國	昆陽	舞陽 侯國	父城 晉書宣紀嘉平元年以縣增封司馬懿	繁昌 注同前	郟	
	襄城	定陵 侯國	昆陽	舞陽 侯國	父城	繁昌	郟	
別立郡							右七縣移襄城	

襄城郡	襄城	定陵	昆陽	舞陽	父城	繁昌	郟	郡	新息	安陽	安城	慎陽	宜春	上蔡	平輿	定潁	灈陽
								汝南郡 治平輿	新息	安陽	安城	慎陽	宜春	上蔡	平輿 侯國建安二十三年曹茂封此	定潁	灈陽
								汝南郡 晉志治新息魏治未詳	新息	安陽	安城	慎陽	宜春	上蔡	平輿 黃初三年進茂爵徙封乘氏公	定潁	灈陽
								汝南郡	新息	安陽	安城	慎陽	宜春	上蔡	平輿	定潁	灈陽
								汝南郡	新息	安陽	安城	慎陽	宜春	上蔡	平輿	定潁	灈陽
								汝南郡	新息	安陽 侯國晉書荀勗傳司馬昭弟幹封此	安城	慎陽	宜春	上蔡	平輿	定潁	灈陽
襄城郡 咸熙元年以襄城典農中郎將改爲郡治襄城見考證	襄城	定陵 侯國景元四年鍾毓子駿嗣	昆陽	舞陽	父城	繁昌	郟	汝南郡	新息	安陽 子相咸熙元年荀勗封此	安城	慎陽	宜春	上蔡	平輿	定潁	灈陽

吳房	西平	新陽	西華	陽安	朗陵	汝陰	慎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褒信	汝陽	南頓	宋	項	細陽	山桑
吳房	西平	新陽	西華	陽安 別立郡尋省還	朗陵 移陽安尋還	汝陰	慎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褒信	汝陽	南頓	宋	項	細陽	山桑
吳房	西平	新陽 輿地廣記晉初省	西華 沈志晉初省	陽安	朗陵	別立郡												右十一縣移汝陰 潁州志魏省細陽入汝陰 移治郡
吳房	西平	新陽	西華	陽安	朗陵													
吳房	西平	新陽	西華	陽安	朗陵													
吳房	西平	新陽	西華	陽安	朗陵	汝陰	慎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褒信	汝陽	南頓 右九縣汝陰郡省移還				
吳房	西平	新陽	西華	陽安	朗陵 侯國晉書何曾傳咸熙元年封此	汝陰	慎 子相咸熙元年陳騫子遏封此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褒信	汝陽 子相晉書宗室傳司馬衡封此	南頓				

城父 移譙郡　弋陽 移弋陽　期思 同前　灈強　富波　宜祿　征羌　思善　召陵

移潁川　汝陰郡 元和志黃初三年置治汝陰見考證　汝陰

汝陰郡　汝陰

汝陰郡 疑嘉平中省　汝陰

慎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褒信　汝陽 公國曹彪封此尋封弋陽　南頓　項　宋

慎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褒信　汝陽　南頓　項　宋 景初二年移譙郡見本紀

慎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褒信　汝陽　南頓 右九縣還汝南　項 移東郡

陽安郡 建安三年置治朗陵尋省見考證　朗陵　陽安 右二縣還故南　弋陽郡 汝南志魏分汝南江夏置屬豫州蓋建安末魏武所遣治西陽見考證　西陽 故屬江夏沈志魏屬弋陽　西陵 注同前　軑 故屬江夏光州志魏

弋陽郡 黃初三年汝陽公彪進封此五年改封壽春縣王還國為郡　西陽　西陵　軑

弋陽郡　西陽　西陵　軑

弋陽郡　西陽　西陵　軑

弋陽郡　西陽　西陵　軑

陽弋陽右三縣魏初內徙非漢故地見荊州江夏考證　期思 故屬汝南　弋陽 注同前　梁國 治下邑　睢陽　下邑　虞　碭山

期思　弋陽　梁郡 受禪後除國為郡見考證晉志治睢陽魏治未詳　睢陽　下邑　虞　碭山 元和志晉以縣

期思　弋陽　梁國 太和六年元城王悌改封此後改為國　睢陽　下邑　虞　碭山

期思　弋陽　梁國　睢陽　下邑　虞　碭山

期思　弋陽　梁國 正元中復指悌邑　睢陽　下邑　虞　碭山

期思　弋陽　梁國 景元中又指悌邑　睢陽　下邑　虞　碭山

陽 蒙 甯陵

陽 寰宇記引太康志梁國有陽縣晉志無蓋太康後省 併入下邑
蒙
甯陵 侯國黃初四年陳侯泰改封此
陽夏 故屬陳通鑑胡注魏屬梁國寰宇記引地道記晉惠帝永康中復立不知何時省

陽 蒙 甯陵 侯國泰薨子初嗣 陽夏

陽 蒙 甯陵 侯國 陽夏

陽 蒙 甯陵 侯國 陽夏

陽 蒙 甯陵 侯國 陽夏

穀熟 薄
陳郡 漢舊國治陳元和志漢末陳王寵爲袁術所殺國除爲郡
陳 柘
武平 侯國建安元年曹公封此
長平

寰宇記魏文帝時省
陳郡 黃初四年淮南王邕改封此六年改封邯鄲縣王遷國爲郡
陳 侯國元年曹仁封此四年仁薨子泰嗣徙封甯陵
柘
武平 元和志晉太康中廢
長平 據形志晉初省

陳國 太和六年東阿王植封此改爲陳植薨子志嗣徙封濟北仍復爲郡
陳 柘 武平 長平

陳郡 陳 柘 武平 長平

陳郡 陳 柘 武平 長平

陳郡 陳 柘 武平 長平

苦 陽夏 甯平 新平 扶樂
沛郡 漢舊國治相魏志司馬芝傳芝爲沛郡太守在建安末年蓋漢末除國爲郡

苦 移梁國
沛郡 徐州志魏治沛

移譙郡
沛國 太和六年甄城王林進封此復改爲國

沛國

項 沈志引太康志屬陳郡疑是魏[illegible]改隸時移來
沛國 正元中增林邑

項
沛國 景元中復增林邑林薨子緯嗣

沛 杼秋 公丘 豐 蘄 相 符離 竹邑

沛 杼秋
公丘 移州彭城
蘄 公國黃初二年追封曹熊于此
相 符離 竹邑

沛 杼秋 公丘
豐 王國本[illegible]景初二年自彭城移還
廣戚 故屬彭城與豐同時移來

沛 杼秋 公丘
豐 王國嘉平六年以長子公琬襲昂爵
廣戚

沛 杼秋 公丘
豐 王國
廣戚

沛 杼秋 公丘
豐 王國琬薨子廉嗣
廣戚

汝 虹郡國志作紅 蘄 銍 龍亢 譙縣別立郡 鄲移譙郡 臨睢 太邱

汝 虹魏志明紀作虯 蘄 銍 龍亢 山桑故屬汝南據明帝景初二年紀沛國有山桑當是景初移 臨睢歸德府志三國魏省 太邱同前

右十縣移譙郡見汝陰郡考證

穀陽 鄲 向 建平 譙郡建安末年分沛郡置治譙見考證 譙侯國建安二十三年饒陽侯曹林徙封此 城父故屬汝南輿地

譙國黃初三年進譙縣公林爲譙郡王五年仍改譙縣王還國爲郡 譙王國黃初二年進林爵爲公三年進封譙郡王五年又改譙縣王七年徙封甄城王 城父

譙郡 譙 城父

譙郡 譙 城父

譙郡 譙 城父

譙郡 譙 城父

魏紀魏屬譙郡元和志魏鄲屬譙郡

鄲

鄲 宋故屬汝陰本紀黃初二年移屬此 苦故屬陳國與宋縣同時移來 譙王國太和三年追進熊爵爲王青龍二年子殤嗣四年薨無子國除 相王國太和三年追封曹鑠于此

鄲 宋 苦 譙 相青龍二年以侯王偃嗣尊薨國除

鄲 宋 苦 譙 相

鄲 宋 苦 譙 相

魯國治魯 魯

魯郡 魯

銍 符離 竹邑 龍亢 洨 虹 蘄 山桑右十縣皆屬沛景初二年同時移此見汝陰郡考證 魯郡 魯

銍 符離 竹邑 龍亢 洨 虹 蘄 山桑 魯郡 魯

銍 符離 竹邑 龍亢 洨 虹 蘄 山桑 魯郡 魯

銍 符離 竹邑 龍亢 洨 虹 蘄 山桑 魯郡 魯

鄢陵郡國志作	許	辟	卞	汝陽					
鄢晉志作鄢	許	辟	卞	汝陽	安豐郡黃初初年分廬江立方輿紀要治安風見考證	安風	雩婁	蓼	安豐安風津都尉治
鄢	許	辟	卞	汝陽	安豐郡	安風	雩婁	蓼	安豐
鄢	許	辟	卞	汝陽	安豐郡	安風	雩婁	蓼	安豐
鄢	許	辟	卞	汝陽	安豐郡	安風	雩婁	蓼	安豐
鄢	許	辟	卞	汝陽	安豐郡	安風	雩婁	蓼	安豐

此

河南尹建安十八年移來
復屬司隸移還

考證

豫州治

沈志豫州漢治譙魏治安成王應麟地理通釋魏治譙錢大昭三國志辨疑云郡國志豫州刺史治譙魏武分沛立譙郡改治汝南項縣謹案諸說各言一時事以魏志賈逵王凌毋邱儉三傳考之逵傳云文帝出征逵從至譙以逵爲豫州刺史似魏初仍治譙明帝即位逵猶在豫州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每出兵爲寇是時州軍在項逵卒州人感其功德立祠於項是明帝時徙治項嘉平中諸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正元二年儉以淮南壽春反儉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堅守大將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

從安風津擬壽春彼時儉得逕至項不聞州軍備禦刺史已徙治可知晉羊祜云魏武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通鑑胡注云如揚州刺史治壽春都督亦治壽春之類考安成在項縣南安風津在安成東南二百餘里誕督豫州諸軍取道安風津南擬壽春是安風當去州治不遠然則豫州徙治安成其在正始嘉平之際乎

綸氏

洪志於潁川郡下錄綸氏縣引元和志云晉始省謂魏當有此縣也今攷綸氏東界陽城西界新城北界偃師南界梁新城偃師梁漢時皆屬河南陽城一縣據沈志魏時移屬河南是則綸氏四境皆爲河南郡地安得越境以隸潁川乎疑魏時已省或與陽城陽翟同時徙

屬河南諸地晉書論沿革往往略魏言晉元和志之言未可泥也

襄城郡

洪志魏分潁川郡置考魏時無襄城郡建安元年曹公用棗祗韓浩議始興屯田州郡例置田官(魏志武紀幷裴潛注引魏書)襄城有典農中郎將(魏志裴潛傳注引魏略黃朗傳)奏通貢舉比之郡國(裴潛傳)咸熙元年罷屯田官諸典農皆為太守(魏志陳留王奐紀)都尉皆為令長(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故改令長若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其品秩與郡守同故改郡守者皆中郎將也)其時野王有典農(魏志晉宣穆張后傳)原武有典農(魏志毛后傳)晉書宗室傳太原王輔魏末為野王太守河間王洪仕魏歷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野王原武曹魏盛時幷無此郡其為典農所改無疑然則襄城亦為典農所改無疑也特咸熙改元之際晉國已建故沈志言魏置晉志又言武帝受命置也(晉書宣帝紀嘉平元年以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等縣封司馬懿繁昌父城晉時皆屬襄城而此時猶隸潁川亦足證襄城置郡在魏末矣) 又案晉書武帝紀罷農官為郡縣事在太始二年故襄城置郡晉志亦以為在是年也特紀年與魏志異當依魏志

汝陰郡

魏志明帝紀景初二年分沛國蕭相符離竹邑蘄銍龍亢山桑洨虹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諸家據為汝陰置郡之始洪氏則以魏初已立汝陰是年以沛國十縣來屬今案志文及洪說皆可疑元和志云黃初三年以汝陰縣屬汝陰郡明立郡不得在景初一也郡名汝陰屬縣當近汝水而十縣皆在渦水北與汝水不相涉二也割度屬縣必視形便如謂是年以十縣來屬而十縣之在渦水與洪志所錄郡屬諸縣之在汝水者中隔二百餘里不能相屬三也晉志所列汝陰屬縣無一與十縣同者四也反復審正知志文為汝陰郡為字衍也志凡例書以某某縣屬某郡均不加皆字如只宋苦二縣移屬譙郡則亦如鄀葉二縣之移屬義陽(并景初二年紀)不必言皆也今曰皆屬則統上十縣言之矣元和志銍山桑二縣皆云魏屬譙郡晉志譙郡屬尚有銍蘄山桑龍亢四縣可知魏明帝末年移沛國十縣屬譙至晉初又分竹邑等六縣還屬於沛也譙為曹氏豐鎬名列五都故劃度多縣蔚成大郡晉受禪後徙其屬縣所以削其本根也今移十縣入譙郡 又案晉志云魏置汝陰郡後廢太始二年置輿地廣記同寰宇記魏置汝陰郡司馬懿使鄧艾屯田於此後廢鄧艾屯田據本傳在正始中是後汝陰郡事不著史志疑汝陰省郡當在嘉平五年齊王省郡時也

弋陽郡

晉志魏文分汝南置今考田豫傳豫以弋陽太守從鄢陵侯彰平代始遷南陽太守曹彰征代據本傳事在建安二十三年而後漢書百官志第五注引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內載豫州本有六郡其時尚無弋陽知弋陽之立當在建安十八年後也

陽安郡

郡國志注引魏氏春秋云漢初平三年分二縣置陽安都尉今考魏

志李通傳記分汝南三縣以通爲陽安都尉在大破張繡下破繡爲建安三年事知魏氏春秋誤也惟洪志引趙儼傳袁紹招誘豫州惟陽安郡不動云云爲魏有陽安郡之證然袁曹搆釁爲建安中事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詳載豫州屬郡不及陽安汝南志云魏武立陽安郡尋罷疑爲近實　又案儼傳儼爲朗陵長注引魏略云儼與太守李通同治疑陽安當治朗陵洪志以爲治陽安亦誤

梁國

梁爲漢舊國魏志盧毓傳毓爲梁郡太守時在魏初是魏初改國爲郡也以獻帝禪位諸皇子皆降列侯推之見獻帝本紀　魏初凡劉氏而王者宜皆改降爲侯除國爲郡矣表中凡漢舊國魏初爲郡者皆依此例

陳郡

魏志諸王傳黃初四年封曹邕爲陳王是魏初改郡爲國六年省併諸縣詔改諸王皆爲縣王當還爲郡太和六年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復改爲國植子志徙封濟北曹植傳　復還爲郡孫該爲陳郡太守劉邵傳　在齊王芳時此其證也表中凡魏時還國爲郡改郡爲國者皆依此例

沛國

魏志諸王傳太和六年改封甄城王林爲沛王是彼時沛已改郡爲國明帝景初二年紀云以沛杼秋公邱等五縣爲沛王國者乃承上文分沛國蕭相等十縣爲言又豐國廣戚二縣新自彭城移屬沛國故特書之洪志誤會其意謂是年始改作國則上文當云分沛郡等十縣不得云分沛國矣況甄城王林先已封此乎

譙郡

晉志魏武分沛郡置元和志寰宇記皆云黃初元年置沈志引何志魏明帝分立沈云王粲詩既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粲是建安中亡知非明帝時置今考魏志粲傳粲於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武紀於二十一年書云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粲詩當作于此時蓋是時已立譙郡也然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春三月省州併郡詳載豫州得八郡其時尚無譙郡名以是參考疑因建安十八年夏五月魏國既建乃特立譙郡比豐沛耳

安豐郡

沈志魏文分廬江置安豐郡而於安豐縣下又云晉武帝立安豐郡前後不同洪志云沈志於尋陽郡下云太康元年省蘄春郡改蘄春之安豐爲高陵及邾縣皆屬武昌安豐縣應屬本郡而云蘄春之安豐者可證魏立安豐郡後蓋旋廢以其縣并蘄春郡至晉武太康中又廢蘄春郡而立安豐郡故志又云晉武立安豐郡今案吳立蘄春地旋入魏事在建安之際文帝即位地復入吳詳吳蘄春郡考證　即使魏廢安豐安得以其縣并入吳之蘄春乎況魏時安豐太守歷歷可考魏

志士基傳基出爲安豐太守在曹爽爲大將軍時則正始初年也後因爽專政以疾去官已在正始之末齊王芳紀注引魏略張特遷安豐太守時在嘉平五年晉書李胤傳胤爲安豐太守已在高貴鄉公正元甘露之際不數年而晉室已篡安得云魏立旋廢乎　又洪志郡屬有松滋縣云中興後省魏復立寰宇記云松滋漢屬江甯陵郡後漢省魏復立之以屬安豐及廬江等郡洪氏蓋據此也今考松滋晉始立縣非漢舊（荊州志亦云晉松滋非漢舊也）且漢志無江陵郡松滋古凡四一西漢松滋侯國屬廬江今宿松一晉豫州安豐郡所屬今霍邱一南宋江州尋陽郡所屬今德化一晉荊州南郡所屬今松滋四縣相去甚遠樂氏合廬江安豐南郡之松滋爲一似不可據今不錄

三國郡縣表卷二

盱眙吳增僅學

魏冀州部三

漢獻帝（魏王操初平四興平二建安二十五）	魏文帝丕（黃初七）	明帝叡（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	齊王芳（正始九嘉平六）	高貴鄉公髦（正元二甘露五）	陳留王奐（景元三咸熙二）
冀州（故治高邑寰宇記桓靈之間刺使常理鄴）	冀州（元和志黃初中以鄴爲五都之一移州治信都）	冀州	冀州	冀州	冀州
魏郡（治鄴建安十八年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二十一年進魏公爵爲魏王都鄴）	魏郡	魏郡	魏郡	魏郡	魏郡
鄴	鄴	鄴	鄴	鄴	鄴
繁陽	繁陽	繁陽（本紀太和二年封皇子穆爲繁陽王三年薨國除）	繁陽	繁陽	繁陽
內黃	內黃	內黃	內黃	內黃	內黃
魏	魏	魏	魏	魏	魏
黎陽	黎陽	黎陽	黎陽	黎陽	黎陽
陰安	陰安	陰安	陰安	陰安	陰安
斥邱	斥邱（東昌府志初省尋復置屬魏郡）	斥邱	斥邱	斥邱	斥邱
蕩陰（故屬河內魏武紀建安十七年移來）	蕩陰	蕩陰	蕩陰	蕩陰	蕩陰
					長樂（公國晉封宗室）

衛國 故屬東郡魏武紀建安十七年移來郡國志作衛公國元和志後漢改觀縣爲衛國縣魏武建安十七年紀正作衛國

發干 故屬東郡與衛同時移來

傳魏末司馬孚由長社侯進封此縣蓋魏末司馬氏爵故諸地志言晉置

東武陽 注同前

頓丘 注同前

館陶

元城

清淵

易陽 故屬趙國魏武紀建安十七年移來

邯鄲 注同前

襄國 注同前

廣平 故屬鉅鹿與易陽等縣同時移來

南和 注同前

右七縣移陽平

任 注同前

曲周 注同前

武安

曲梁

沙

平恩

朝歌 故屬河內建安十七年移來

林慮 注同前

廮陶 故屬鉅鹿與朝歌同時移來

梁期

右十一縣移廣平

右二縣移朝歌

廣平志魏省

廣平郡 本紀黃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地形志魏治曲梁三年封曹儼爲廣平王四年薨國除爲郡

曲梁

廣平 廣平府志魏屬廣平

易陽 通鑑胡注魏屬廣平

武安 元和志魏屬廣平

廣平郡 曲梁 廣平 易陽 武安

廣平郡 曲梁 廣平 易陽 武安 侯國正元元年召陵侯曲爽封王京平元年誅[illegible]除

廣平郡 曲梁 廣平 易陽 武安

廣平郡 曲梁 廣平 易陽 武安

涉（二漢志作沙魏武紀作涉通鑑胡注魏屬廣平）	南和（皇輿表魏屬廣平）	平恩（寰宇記魏屬廣平）	邯鄲（王國黃初六年陳王邕改封北元和志魏屬廣平）	襄國（畿輔志魏屬廣平）	任（通鑑胡注魏屬廣平）	曲周（據鮑勛傳縣屬魏郡西部立郡後當無改寰宇記云魏屬魏郡蓋據魏武建安十七年紀言之）	列人（故屬鉅鹿畿輔志魏屬廣平）	廣年（故屬鉅鹿皇輿表魏屬廣平）	斥章（注同前）	肥鄉（輿地廣記黃初）
涉	南和	平恩	邯鄲	襄國	任	曲周	列人	廣年	斥章	肥鄉
涉	南和	平恩	邯鄲	襄國	任	曲周	列人	廣年	斥章	肥鄉
涉	南和	平恩	邯鄲	襄國	任	曲周	列人	廣年	斥章	肥鄉
涉	南和	平恩	邯鄲	襄國	任	曲周	列人	廣年	斥章	肥鄉

（二年分邯鄲列人置屬廣平）	臨水（元和志黃初二年於滏陽置縣寰宇記魏屬廣平）	陽平郡（魏志本紀黃初二年以魏郡東部置水經注治館陶）	館陶（王國黃初六年河東王霖改封此）	元城（王國黃初六年京兆王禮改封此）	（元和志魏於縣置陽平郡）	清淵（臨清州志魏屬陽平）	衛國（樂進傳陽平衛國人）	發干（東昌府志魏屬陽平）	東武陽（黃初六年封皇子鑒於[illegible]其年薨無子國除輿地廣記魏屬陽平）	
	臨水	陽平郡	館陶（太和六年改封霖東海王）	元城（王國太和三年禮薨五年以曹悌奉）	（禮後六年改封梁王）	清淵	衛國	發干	東武陽	
	臨水	陽平郡	館陶	元城		清淵	衛國	發干	東武陽	
	臨水	陽平郡	館陶	元城		清淵	衛國	發干	東武陽	
	臨水	陽平郡	館陶	元城		清淵	衛國	發干	東武陽	

頓丘 沈志魏屬陽平　陽平 侯國黃初中楊侯徐晃徙封此縣故屬東郡元和志魏屬陽平　樂平 沈志魏立非後漢東郡樂平縣故地東昌府志魏屬陽平　朝歌郡 元和志黃初中分河內置屬冀州一統志云郡尋省見晉禮[illegible]　汲 寰宇記魏立朝歌郡於此　共 淇縣志魏屬朝歌　獲嘉 衛輝府志魏屬朝歌　朝歌 寰宇記魏屬朝歌　林慮 注同前　鉅鹿郡 晉志治廮陶　廮陶 未詳何時移還　鉅鹿　楊氏 魏補志魏仍屬

鉅鹿郡 治廮陶　廮陶 建安十七年以縣益魏郡　鉅鹿　楊氏

頓丘　陽平 侯國 晃子蓋嗣　樂平　右五縣移還河內　鉅鹿郡　廮陶　鉅鹿　楊氏

頓丘　陽平 侯國 蓋子霸嗣　樂平　鉅鹿郡　廮陶　鉅鹿　楊氏

頓丘　陽平 侯國　樂平　鉅鹿郡　廮陶　鉅鹿　楊氏

頓丘　陽平 侯國　樂平　鉅鹿郡　廮陶　鉅鹿　楊氏

南䜌　下曲陽　平鄉　鄡　廣平　曲周　南和　任 右四縣移魏郡　列人　廣年　斥章　廣宗　趙國 治邯鄲

鉅鹿晉省　南䜌 輿地廣記晉始省　下曲陽 晉志屬趙國左傳昭十二年杜注鉅鹿下曲陽縣晉初仍治魏晉　平鄉 順德府志魏仍屬鉅鹿晉移趙國　鄡 皇輿表魏仍屬鉅鹿晉移趙國　大陸 漢晉志俱無左傳定公元年杜注鉅鹿大陸縣疑魏立　右三縣移廣平　移安平　趙郡 晉志治房子魏治未詳

南䜌　下曲陽　平鄉　鄡　大陸　趙國 太和六年鉅鹿王幹改封此

南䜌　下曲陽　平鄉　鄡　大陸　趙國

南䜌　下曲陽　平鄉　鄡　大陸　趙國 正元中增邑

南䜌　下曲陽　平鄉　鄡　大陸　趙國 景元中又增邑

				中丘	柏人	邯鄲 魏武紀建安十
房子 故屬常山寰宇記引太康志屬趙國	元氏 故屬常山輿地廣記魏屬趙國	平棘 故屬常山元和志魏屬趙國	高邑 故屬常山贊皇志魏屬趙國	中丘 公國黃初七年乘氏公茂改封此	柏人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	中丘 太和元年徙封茂聊城公	柏人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	中丘	柏人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	中丘	柏人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	中丘	柏人	

七年以縣移魏郡 易陽 注同前	襄國 注同前	常山郡 漢常山國治元氏 范書獻帝紀建安十一年除爲郡	真定	石邑 前漢縣 中興省 魏武紀建安二十五年石邑鳳皇見 蓋漢
		常山郡 輿地廣記魏治真定	真定	石邑
		常山郡	真定	石邑
		常山郡	真定	石邑
		常山郡	真定 王國正元元年封故楚王彪世子嘉於此	石邑
		常山郡	真定 王國景元元年增嘉邑	石邑

末復立	井陘	南行唐	靈壽	九門	房子	平棘	元氏	高邑	上艾 移樂平見考證
	井陘	南行唐	靈壽	九門	上曲陽 故屬中山 畿輔志魏改屬常山	右四縣移趙國			
	井陘	南行唐	靈壽	九門	上曲陽				
	井陘	南行唐	靈壽	九門	上曲陽				
	井陘	南行唐	靈壽	九門	上曲陽				
	井陘	南行唐	靈壽	九門	上曲陽				

䜌城 元和志後漢省 方輿紀要魏省 蓋後漢末所省	蒲吾	都鄉	中山國 治盧奴	盧奴	漢昌
	寰宇記魏廢		中山郡	盧奴	魏昌 元和志文帝改今名
			中山國 太和六年改漢陽王袞改封此 復改爲國 青龍三年袞子孚嗣	盧奴	魏昌 青龍三年追封甄逸爲魏昌侯
			中山國	盧奴	魏昌
			中山國 正元中增孚邑	盧奴	魏昌
			中山國 景元中復增孚邑	盧奴	魏昌

安憙
安憙
安憙 青龍三年追封
安憙
安憙
安憙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廣昌	毋極	安國	蠡吾	上曲陽	安平國 治信都	信都	南宮	下博	武邑	堂陽
蒲陰 甄逸妻爲安憙君	望都	唐	北平	廣昌	毋極 輿地廣記晉省	安國	蠡吾 畿輔志魏仍屬中山	移常山	安平郡	信都	南宮 地形志後漢晉屬安平畿輔志三國魏屬安平晉志無甚東晉所省	下博	武邑	堂陽 地形志後漢晉屬安平晉志蓋暨東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廣昌	毋極	安國 侯國魏志毛后傳青龍三年毛嘉封此	蠡吾		安平郡	信都	南宮	下博	武邑	堂陽 魏志郭后傳青龍三年追封郭永妻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廣昌	毋極	安國	蠡吾		安平郡	信都	南宮	下博	武邑	堂陽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廣昌	毋極	安國 侯國正元元年高柔封此	蠡吾		安平郡	信都	南宮	下博	武邑	堂陽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廣昌	毋極	安國 侯國景元四年柔薨孫渾嗣	蠡吾		安平郡	信都	南宮	下博	武邑	堂陽

	觀津	扶柳	經	安平	饒陽 侯國曹林封此	尋徙封饒	南深澤	博陵 桓帝時置因以立郡建安末年省還見考證	
晉省	觀津	扶柳	經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博陸 輿地廣記晉改名博陸廢書魏所改見考證	棗強 前漢縣中興後省寰宇記魏復立畿輔志前漢屬清河魏屬安平
爲堂陽君	觀津 侯國郭后傳青龍三年郭表封此河間府志三國魏省觀津入蓚縣疑魏末所省	扶柳 公國太和五年追封曹協為慈殤公子尊嗣	經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博陸	棗強
	觀津	扶柳 公國正始九年尊薨無子國除	經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博陸	棗強
	觀津	扶柳	經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博陸	棗強
	觀津	扶柳	經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博陸	棗強

廣宗 故屬鉅鹿魏志郭后傳安平廣宗人通鑑胡注魏氏嗣度	(second period)
廣宗	(third period)
廣宗	(fourth period)
廣宗	(fifth period)
廣宗	(sixth period)

阜城	博陵郡 水經註桓帝置郡漢末罷還安平見考證	博陵 餘縣未詳	平原郡 治平原舊為國范書獻帝紀建安十一年除為郡故屬青州十八年移來見考證	平原 建安十六年陳思王植始封此十九年徙封臨菑	高唐	安德	西平昌 郡國志誤入樂安國小注中	般	鬲		
阜城 戍皇輿表少魏仍屬安平			平原國 魏志本紀黃初三年封齊公叡為平原王七年叡嗣位國還為郡	平原	高唐 侯國牙霸封此見徐晃傳裴注中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博平 故屬東郡輿地廣記魏屬平原	聊城 注同前
阜城			平原郡	平原	高唐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博平 侯國太和元年華歆封此	聊城 王國太和元年曹茂改封此尋進為王六年改封曲陽
阜城			平原郡	平原	高唐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博平 侯國	聊城
阜城			平原郡	平原	高唐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博平 侯國	聊城
阜城			平原郡	平原	高唐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博平 侯國	聊城

	樂陵 別立郡	厭次 移樂陵	濕陰 魏志王修傳作漯陰	祝阿	樂陵郡 建安十八年魏武分平原勃海置見考證沈志魏置樂陵屬冀州樂陵縣志魏置郡治厭次	厭次 寰宇記魏屬樂陵	樂陵 樂陵縣志魏屬樂陵	新樂 沈志魏立屬樂陵	陽信 故屬勃海元和志魏屬樂陵	漯沃 前漢縣中興後省沈志魏復立商河志魏屬樂陵	勃海郡 治南皮	南皮
茌平 故屬濟北國地廣記魏屬平原			移青州濟南	同前	樂陵郡	厭次	樂陵	新樂	陽信	漯沃	勃海郡	南皮
茌平					樂陵郡	厭次	樂陵	新樂	陽信	漯沃	勃海郡	南皮
茌平					樂陵國 正始元年曲陽王茂徙封此改郡為國	厭次	樂陵	新樂	陽信	漯沃	勃海郡	南皮
茌平					樂陵國 正元中增茂邑	厭次	樂陵	新樂	陽信	漯沃	勃海郡	南皮
茌平					樂陵國 景元中復增茂邑	厭次	樂陵	新樂	陽信	漯沃	勃海郡	南皮 [illegible]晉書宗室

東光　浮陽　饒安魏帝時立屬勃海見考證　高城　重合　條郡國志作修元和志作條縣亞夫所封當改爲修案田疇傳已作修蓨漢末敢　章武別立郡　陽信移樂陵　章武郡建安末魏武分勃海河間置皇輿表魏治東平舒　東平舒故屬河間　文安故屬河間一統志魏屬章武

東光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修　廣川故屬清河沈志魏移勃海　章武郡　東平舒　文安

東光　浮陽　饒安王國景初二年曹贊封此　高城　重合　修　廣川　章武郡　東平舒　文安

東光　浮陽　饒安贊徙封文安　高城　重合　修　廣川　章武郡疑嘉平中省見考證　東平舒　文安王國正始七年饒安王贊徙封此

東光侯國晉書石苞傳正元中苞封此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修　廣川　章武章武郡省縣當移還

東光侯國傳咸熙元年司馬伷封此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修　廣川侯國咸熙元年裴秀封此　章武

東州故屬河間一統志魏屬章武　章武故屬勃海一統志魏屬章武　河間國治樂成　樂陵故曰樂成寰宇記引郡國志後漢桓帝改今名　武垣　鄚　易　中水　成平　高陽　東平舒　文安　東州右三縣移章武

東州　章武　河間國受禪後魏爲郡黃初三年燕公幹進爵改封此年改封樂城縣王國還爲郡　樂成寰宇記當魏復舊名黃初五年河間王幹改封此七年徙封鉅鹿縣　武垣侯國黃初元年張郃封此　鄚　易城保定府志三國魏爲易城縣屬河間　中水　成平　高陽

東州　章武　河間郡　樂成侯國太和元年陽都侯曹洪封此六年洪子馥嗣　武垣侯國郃子雄嗣　鄚　易城　中水　成平　高陽

東州右三縣郡省後當還河間　章武郡省後當還勃海　河間郡　樂成侯國　武垣　鄚侯國　易城　中水　成平　高陽

河間郡　樂成侯國　武垣　鄚侯國　易城　中水　成平　高陽　東平舒　文安王國曹贊封此正元中復增贊邑　東州右三縣章武郡

河間郡　樂成侯國　武垣　鄚侯國　易城　中水　成平　高陽　東平舒　文安王國景元中累增贊邑　東州

甘陵郡 故清河國郡國志注桓帝建和二年改今名治甘陵范書獻帝紀建安十一年除為郡
甘陵
東武城
繹幕
貝丘
靈
鄃
廣川
河東郡
河內郡 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省司隸以河東河內二郡來屬
太原郡
上黨郡
西河郡
定襄郡 郡尋歷別訂并州

清河國 輿地廣記魏復為清河郡黃初三年封曹貢為清河王四年薨國除為郡
清河
東武城
繹幕
貝丘
靈
鄃 侯國黃初中朱靈封此見徐晃傳裴注 移勃海
右二郡復置司隸移還
右三郡復置并州移還

清河郡
清河 帝即位立皇子冏為清河縣王其年薨見考證
東武城
繹幕
貝丘
靈
鄃

清河郡
清河
東武城
繹幕
貝丘
靈
鄃

清河郡 省還本郡
清河
東武城
繹幕
貝丘
靈
鄃

清河郡
清河
東武城
繹幕
貝丘
靈
鄃

鴈門郡 同前
雲中郡 同前
五原郡 同前
朔方郡 同前 右八郡建安十八年省并州以郡來屬
涿郡
漁陽郡
廣陽郡
右北平郡
上谷郡
代郡
遼東郡
遼東屬國
遼西郡
元菟郡
樂浪郡 右十一郡建安十八年省幽州以郡來屬
右十一郡復置幽州移還

考證

廣平郡易陽

易陽故屬趙據魏武紀建安十七年移屬魏郡寰宇記云魏時移屬魏郡晉復屬廣平洪志據此以易陽爲魏郡屬縣考易陽東界曲梁西界邯鄲南界肥鄉肥鄉邯鄲皆屬廣平知易陽不能越二縣以屬魏郡通鑑胡注云易陽魏屬廣平蓋建安中移屬魏郡黃初中分置廣平又移屬焉樂史只就建安移屬言之耳今從通鑑注

陽平郡陽平

洪志陽平縣建安十七年移屬魏郡然魏武紀建安十七年以諸縣增益魏郡無陽平縣洪氏誤也惟魏初旣以陽平立郡似陽平縣當

隸本郡晉志陽平郡屬有陽平縣當是魏初立郡時自東郡移入

朝歌郡

洪志錄朝歌郡蓋據晉志序例考魏時諸臣無守此郡者魏承漢制每郡皆置郡丞諸曹掾吏而魏志諸傳及裴注中亦不見有居是官者則朝歌立郡未久也通典云魏置朝歌郡晉改汲郡晉志於汲郡下注云太始二年置不言朝歌改名通鑑胡注紀曹魏冀州統郡之數亦不及朝歌方輿紀要論歷代州域形勢於晉汲郡下注云魏置朝歌後廢太始二年改置汲郡疑爲近實（一統志亦云魏初置朝歌郡尋省）

常山郡上艾

洪志於常山郡錄上艾縣蓋據郡國志於井州樂平郡下亦錄上艾蓋據晉志然晉志常山郡下固無上艾郡國志云上艾故屬太原漢末樂平郡本分上黨太原所置知晉志樂平之上艾卽後漢常山之上艾矣上艾爲三郡錯壤之區實祇一地洪志於常山上艾下注云漢舊縣於樂平上艾下注云中與後省當是置郡時復置似誤今從晉志

博陵郡

郡國志安平郡屬無博陵縣輿地廣記云博野本漢蠡吾後漢屬中山桓帝父蠡吾侯葬此追尊其陵曰博陵因分置博陵縣晉改曰博陸爲高陽國治水經滱水注漢桓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安平據此則博陵郡縣爲桓帝同時所置也建

安初年魏武遷常林爲博陵太守（魏志林傳）十八年省州併郡獻帝起居注所載冀州統郡其一博陵迨入魏朝遂無可考則酈注所謂漢末罷還安平者亦確乎可信矣洪志於魏錄博陵郡而屬縣全據晉志以博陸誤入河閒失之　又案輿地廣記云晉改博陵爲博陸今考京兆高陵縣魏文帝改曰高陸意謂劉氏諸陵夷爲平陸也與改漢昌曰魏昌同一厭勝之意晉去漢遠無緣諱此似博陵之改博陸亦在魏初諸書于沿革略魏言晉耳

平原郡

後漢平原本隸青州晉志平原隸冀州今考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以平原隸冀州（獻帝起居注）五月以冀州之平原等十郡封曹操爲魏公

魏武紀蓋自移隸冀州後不復還隸青州晉時猶沿魏舊也

樂陵郡

晉志序例魏武置郡十二其六一 樂陵沈志魏置樂陵郡屬冀州新樂

縣爲今考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省州併郡所載冀州三

十二郡內尚無樂陵郡以韓暨傳考之暨於太祖平荊州時辟爲丞

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尋徙監冶謁者在職七年文帝始踐祚由

此以推文帝即位在建安二十五年則暨徙監冶爲建安十九事暨

守樂陵爲建安十八年事也然則樂陵置郡其在建安十八年五月

魏國初建時乎

勃海郡饒安

元和志漢靈帝時於千童縣置饒安水經注云後漢改千童縣爲饒

安縣今考郡國志無千童縣魏志文紀延康元年饒安白雉見裴

注賜勃海郡百戶牛酒則謂爲靈帝時置屬勃海尚可徵信洪志云

靈帝復於千童故處立縣改名饒安是也　又洪志郡屬有東安陵

縣蓋據晉志元和志及方輿廣記皆云晉立安陵屬勃海寰宇記亦

云晉所置東安陵即漢安陵舊理疑洪氏誤據晉志

章武郡

晉志序例魏武置郡十二其一章武後又云泰始元年置章武郡今

考獻帝起居注所載建安十八年冀州統郡之數尙無章武郡名則

郡立於十八年後矣魏志杜畿傳子恕嘉平元年免官徙章武郡志

于章武僅此一見後遂無考齊王芳嘉平五年紀云自帝即位至於

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疑章武郡於是時省廢至晉泰始元年復

立也

清河郡清河

魏志明紀黃初七年立皇子冏爲清河王清河下無縣字今考魏志

諸王傳彭城王據封濟陰國黃初五年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

定陶縣是後諸王皆以縣爲國至太和六年改封諸王始復以郡爲

國知冏所封爲縣王也今據列入

魏兗州部四

帝紀	州	郡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漢獻帝 魏王操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	兗州 治昌邑興平二年魏武領州牧徙治鄄城	陳留郡 治陳留	陳留	小黃	浚儀	尉氏	雍丘	襄邑 侯國建安二十三年郿侯曹峻徙封此	濟陽
魏文帝丕 黃初七	兗州 寰宇記魏自鄄城移治廩丘	陳留郡 黃初三年襄邑公峻封此五年復改封襄邑國還爲郡	陳留	小黃	浚儀	尉氏	雍丘 王國黃初四年鄄城王植徙封此	襄邑 王國黃初二年進峻爵爲公三年進封陳留王五年又改封此	濟陽 公國黃初二年以曹壹奉濟陽懷王後封濟陽侯四年進
明帝叡 太和六 青龍四 景初三	兗州	陳留國 太和六年襄邑王峻復封此又改爲國	陳留	小黃	浚儀 太和元年雍丘王植徙封此二年還封雍丘	尉氏	雍丘 王國太和元年植徙封浚儀二年還封此三年徙封東阿	襄邑 王國太和六年復封峻陳留王	濟陽 公國壹崇子恆嗣景初中復增邑
齊王芳 正始九 嘉平六	兗州	陳留國	陳留	小黃	浚儀	尉氏	雍丘	襄邑	濟陽 公國
高貴鄉公髦 正元二 甘露五	兗州	陳留國 甘露四年峻薨子澳嗣	陳留	小黃	浚儀	尉氏	雍丘	襄邑	濟陽 公國正元中又增恆邑
陳留王奐 景元三 咸熙二	兗州	陳留國	陳留	小黃	浚儀	尉氏	雍丘	襄邑	濟陽 公國景元中累增恆邑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郡
爵爲公	外黃	平丘	封丘	酸棗	長垣	扶溝	圉	考城	東昏 輿地廣記東漢省縣爲東明鎮	己吾	東郡 故治濮陽魏武紀初平二年徙治東武陽建安中東武陽移濮郡疑遂還治濮陽
	外黃	平丘 開封府志晉省	封丘	酸棗	長垣	扶溝 沈志引太康志陳留國有扶溝縣輿地廣記晉省開封府志魏屬陳留如故省入新汲詰太康後省	圉 地形志後漢及晉屬陳留後罷	考城 睢州志魏屬陳留如故晉省			東郡
	外黃	平丘	封丘	酸棗	長垣	扶溝	圉	考城			東郡
	外黃	平丘	封丘	酸棗	長垣 侯國正始中衛臻封此	扶溝	圉	考城			東郡
	外黃	平丘	封丘	酸棗	長垣 侯國臻薨子烈嗣	扶溝	圉	考城			東郡
	外黃	平丘	封丘	酸棗	長垣 侯國	扶溝	圉	考城			東郡

濮陽	燕	白馬	廩邱 故屬濟陰魏志王觀傳東郡廩邱人 左傳成九年杜注東郡廩邱縣寰宇記魏兗州自甄城移理東郡廩邱疑魏武領東郡時移來	甄城 故屬濟陰左傳莊十四年杜注東郡甄城縣當與廩邱同為魏武時移來	范 臨邑
濮陽 王國黃初七年贊王袞徙封此左傳僖十三年杜注東郡濮陽縣	燕 左傳僖二十四年杜注東郡燕縣	白馬 王國黃初七年壽春王彪改封此左傳襄二十四年杜注東郡白馬縣	廩邱	甄城 王國黃初二年曹植封甄城侯三年進王爵四年徙封雍邱七年譙王林徙封此	移東平
濮陽 王國太和六年改封中山王	燕	白馬 王國太和六年改封彪為楚王	廩邱	甄城 太和六年林改封沛王	
濮陽	燕	白馬	廩邱	甄城	
濮陽	燕	白馬	廩邱	甄城	

穀城 東阿 衛 陽平 發干 東武陽 頓邱 博平 聊城 樂平 右五縣移魏郡	濟陰國 治定陶 范書獻帝紀建安十一年國除為郡十七年皇子戚又封此	定陶	冤句	成陽	乘氏
右三縣移濟北 右二縣移平原 沈志魏陽平郡樂平縣并漢東郡樂平故地據此則魏樂平郡魏初已屬也	濟陰郡 魏受禪降熙為列侯國除為郡黃初中彭城王據徙封此五年改封定陶王	定陶 王國黃初五年濟陰王據改封此	冤句	成陽	乘氏 公國黃初三年平輿侯曹茂封此七年徙封中邱公
	濟陰郡	定陶 太和六年改封據復為彭城王	冤句	成陽	乘氏
	濟陰郡	定陶	冤句	成陽	乘氏
	濟陰郡	定陶	冤句	成陽	乘氏
	濟陰郡	定陶 伯 晉書宗室傳咸熙元年司馬幹封此	冤句	成陰	乘氏

句陽	單父	成武	已氏	離狐 李典傳典從太祖遷離狐太守是漢	末縣曾作郡他無可考甄旋立旋廢故不列自	廩丘	鄄城 輿地廣記魏武爲兗州刺史創業始此右二縣移東郡	山陽國 治昌邑范書獻帝紀建安十七年封皇子懿於此	昌邑
句陽 王國黃初七年范陽王敏徙封此	單父 王國黃初五年下邳王宇改封此	成武 侯國黃初四年曹整封此	已氏 公國黃初四年冠軍公琮改封此	離狐				山陽郡 魏受禪懿降爲列侯國除爲郡	昌邑
句陽 太和六年改封敏瑯邪王	單父 太和六年改封宇燕王	成武 公國太和三年進整爵青龍三年薨無嗣	已氏 公國景初元年琮坐罪貶都鄉侯三年復封此	離狐				山陽郡	昌邑 侯國太和元年滿寵封此
句陽	單父	成武	已氏 正始七年改封琮平陽	離狐				山陽郡	昌邑 侯國正始三年寵子偉嗣
句陽	單父	成武	已氏	離狐				山陽郡	昌邑 侯國
句陽	單父	成武	已氏	離狐				山陽郡	昌邑 侯國

高平	鉅野	湖陸	南平陽	方與	金鄉	瑕丘	東緡	防東	任成國 治任成	任成	亢父 侯國建安二十二年曹均封此二十四年薨子抗嗣	樊
高平	鉅野	湖陸 晉志作湖陸左傳襄十九年杜注仍作湖陸	南平陽	方與	金鄉	瑕丘 兗州府志魏因漢舊晉省入南平陽			任成郡 黃初三年立鄢陵公彰爲任成王四年薨子楷嗣徙封中牟國還爲郡	任成 王國黃初五年中牟王楷改封此	亢父 公國黃初三年抗徙封薊	樊
高平	鉅野	湖陸	南平陽	方與	金鄉	瑕丘			任成國 太和六年任任成縣王楷復封此	任成 王國太和六年仍封楷任成郡王	亢父	樊
高平	鉅野	湖陸	南平陽	方與	金鄉	瑕丘			任成國 正始七年徙封濟南國還爲郡	任成	亢父	樊
高平 侯國正元中諸葛誕封此甘露初起兵討司馬昭不克死	鉅野	湖陸	南平陽	方與	金鄉	瑕丘			任成郡	任成	亢父	樊
高平	鉅野	湖陸	南平陽	方與	金鄉	瑕丘			任成郡	任成	亢父	樊

東平國 治無鹽	壽張	須昌	無鹽	富成	東平陸	寧陽		
東平郡 改國治壽張黃初四年廬江王徽改封壽張王以東平郡為國五年改封壽張縣還舊東平郡見考證	壽張 王國黃初五年壽張王徽改封此	須昌	無鹽	富成	東平陸	寧陽 與地廣記縣至晉省	范 故屬東郡左傳莊三十一年杜注東平范縣	剛 故屬濟北郡國志作剛舊志作剛平左傳隱五年杜注云東平剛父縣定七年杜注云東平剛縣魏志諸王傳太和五年追諡公子勤曰剛殤公子是魏時當仍作剛
東平國 太和六年壽張縣王徽復封此	壽張 王國太和六年改封徽東平王	須昌	無鹽	富成	東平陸	寧陽	范	剛
東平國 正始三年徽薨子翕嗣景初中復增邑	壽張	須昌	無鹽	富成	東平陸	寧陽	范	剛
東平國 正元中又增翕邑	壽張	須昌	無鹽	富成	東平陸	寧陽	范	剛
東平國 景元中又增翕邑	壽張	須昌	無鹽	富成	東平陸	寧陽	范	剛

濟北國 治盧范書獻帝紀建安十一年國除為郡十七年皇子邈又封此復改作國	盧	蛇丘				剛	茌平	成	泰山郡 治奉高	奉高	博	梁甫	鉅平
濟北郡 魏受禪邈降為列侯國除為郡	盧	蛇丘	東阿 故屬東郡左傳隱四年杜注濟北東阿縣	穀城 故屬東郡左傳莊七年杜注濟北穀城縣	臨邑 故屬東郡沈志引太康志屬濟北	移東平	移平原		泰山郡	奉高	博	梁甫	鉅平
濟北國 陳王植子志自陳徙封此又改作國	盧	蛇丘	東阿 王國太和三年雍邱王植徙封此六年改封陳王	穀城	臨邑				泰山郡	奉高	博	梁甫	鉅平
濟北國	盧	蛇丘	東阿	穀城	臨邑				泰山郡	奉高	博	梁甫	鉅平
濟北國	盧	蛇丘	東阿	穀城	臨邑				泰山郡	奉高	博	梁甫	鉅平
濟北國	盧	蛇丘	東阿	穀城	臨邑				泰山郡	奉高	博	梁甫	鉅平 子相晉書羊祜傳咸熙元年祜封此

山茌 故曰茌通鑑胡注後漢改曰山茌	贏 漢末別立郡尋省還	萊蕪	南武陽	南城	牟	華 前漢縣中興後省漢末復立	
山茌 魏志齊王芳紀景初元年山茌言黃龍見	贏	萊蕪	南武陽	南城	牟 晉志作東牟誤見考證	平陽 前漢縣中興後省魏復置見考證	移琅邪
山茌	贏	萊蕪	南武陽	南城	牟	平陽	
山茌	贏	萊蕪	南武陽	南城	牟	平陽	
山茌	贏	萊蕪	南武陽	南城	牟	平陽	
山茌	贏	萊蕪	南武陽	南城	牟	平陽	

費	蓋	贏郡 獻帝時分泰山五縣置尋省還本郡見考證	贏	萊蕪	南武陽	南城	牟
移琅邪	移樂安						

考證

東郡

後漢東郡統十五城陽平衞國東武陽發干頓邱五縣建安中移屬魏郡魏時遂隸陽平樂平一縣據沈志舊縣已廢魏時別置屬陽平博平聊城二縣據輿地廣記魏時移屬平原左傳昭十九年杜注亦云平原聊城縣除七縣則濮陽白馬燕范臨邑穀城東阿也考杜預注左傳始于魏時故所引郡縣多沿魏舊沈志引太康三年地志已作濮陽而杜注仍作東郡是其證也杜注范縣已屬東平臨邑穀城東阿三縣已屬濟北其時東郡末罷知此四縣爲魏時移屬而魏時東郡屬縣仍漢舊者但有濮陽白馬燕三縣耳沈志引太康志濮陽國有濮陽白馬燕

廩邱甄城五縣據杜注皆屬東郡知晉濮陽卽魏東郡改名晉志云晉初分置誤矣

東平國

洪志黃初中壽張王徽進封此今考魏諸王無名徹者諸王傳太和六年曹徽由壽張縣王改封東平又高堂隆傳隆爲歷城侯徽文學徽徹形近洪志誤徽爲徹又誤太和爲黃初均爲失檢　又按徽以黃初二年由歷城公進爵爲廬江郡公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王五年曰壽張縣則四年所封之壽張固以郡爲國矣徧考史志無言魏改壽張爲郡者疑若曹彪封楚以淮南郡爲國曹禮封秦以京兆郡爲國皆暫時改置也蓋徽由廬江

郡徙封壽張其時壽張當爲東平郡治故以東平郡爲壽張國次年改封諸王皆爲縣王徽改壽張縣於是仍復壽張國爲東平郡及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於是改壽張縣王爲東平郡王黃初五年濟陰王據之改封胸定縣太和六年任城縣王楷之改封任城郡皆以其郡所治之縣爲國名雖改封實未遷地非若陳王十一年中三徙都也

山茌

山茌地理志作茬應劭音淄郡國志作茌晉志作山茌通鑑胡注云前漢茬縣後漢改曰山茌今按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山茌縣言黃龍見作山茌是也疑後漢末改

牟

洪志作東牟蓋據晉志今考二漢志均作牟左傳隱六年杜注亦作牟縣晉書羊祜傳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牟上亦無東字青州部東萊郡有東牟縣正以泰山有牟故加東字洪志誤據晉志今不從

平陽

沈志新泰魏立地形志亦云新泰魏置晉屬泰山今考魏志高堂隆傳泰山平陽人左傳宣八年杜注泰山有平陽縣水經注洙水西逕泰山東平陽縣晉元康九年改爲新泰縣元和志新泰魯平陽邑晉太始中羊祜表改爲新泰晉志云新泰故曰平陽據此則新泰爲平陽改名沈志地形志疑皆有誤今不從　又平陽洪志作東平陽左傳杜注及高堂隆羊祜等傳平陽上均無東字疑洪氏誤

嬴郡

蜀志糜竺傳竺爲嬴郡太守裴注載魏武表云泰山郡界曠遠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嬴郡今考嬴南武陽南城牟平陽五縣均泰山郡極南地地形長狹錯居東莞琅邪東海魯郡之間晉以之立南城郡疑即漢末嬴郡之五縣矣

魏徐州部五

漢獻帝 魏王操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	徐州治郯漢末州徙治下邳 見考證	下邳郡 漢舊國 治下邳 范書獻帝紀 建安十一年 除爲郡	下邳	曲陽	長成	下相	司吾	取慮	雎陵	僮	徐	夏丘	淮陵	高山 盱台
魏文帝丕 黃初七	徐州	下邳郡 黃初三年魯陽公宇進封此 五年改封單父縣仍還爲郡	下邳	曲陽	長成 侯國黃初中開	陽侯臧霸徙封此 下相	司吾	取慮	雎陵	僮	徐	夏丘	淮陵	魏吳兩界棄地見考證 同前
明帝叡 太和六 青龍四 景初三	徐州	下邳郡	下邳 王國太和六年聊城王茂改封此	曲陽	長成 侯國霸薨子艾	嗣 下相	司吾	取慮	雎陵	僮	徐	夏丘	淮陵	
齊王芳 正始九 嘉平六	徐州	下邳郡	下邳 王國正始五年徙封茂樂陵王	曲陽	長成 侯國	下相	司吾	取慮	雎陵	僮	徐	夏丘	淮陵	
高貴鄉公髦 正元二 甘露五	徐州	下邳郡	下邳	曲陽	長成 侯國艾薨子權	嗣 下相	司吾	取慮	雎陵	僮	徐	夏丘	淮陵	
陳留王奐 景元五 咸熙二	徐州	下邳郡	下邳	曲陽	長成	下相	司吾	取慮	雎陵 侯國魏志王肅傳咸熙元年[illegible]封此	僮	徐	夏丘	淮陵	

東城	潘旌	淮陰 移廣陵	淮浦 移廣陵	彭城郡 漢舊國 治彭城 魏志陳矯傳 矯爲彭城太守在魏武時 蓋其時改國爲郡	彭城	留	傅陽	武原	呂	梧	廣戚	菑邱	東海國 治郯 范書獻帝紀 建安十七年封皇子敦於
同前	同前			彭城郡 黃初四年義陽王據徙封此 尋改封濟陰	彭城	留	傅陽	武原	呂	梧	廣戚	豐 故屬沛據明帝紀景初二年云彭城豐國當是魏初移來王國黃初二年追封曹昂曰豐悼公五年加王號	東海郡 魏受禪降敦爲列侯國除爲郡輿地廣記
				彭城國 太和六年據由定陶復封此 復改爲國	彭城	留	傅陽	武原	呂	梧	廣戚 移沛國	豐 移沛國王國	東海國 太和六年館陶縣王霖封此 改郡爲國
				彭城國	彭城	留	傅陽	武原	呂	梧			東海國 嘉平元年霖薨 子啟嗣
				彭城國 正元中增據邑	彭城	留	傅陽	武原	呂	梧			東海國 正元中增啟邑
				彭城國 景元中又增據邑	彭城	留	傅陽	武原	呂	梧			東海國 景元中復增啟邑

此

後漢至晉皆治郯

郯 魏武紀建安十一年以縣益琅邪未詳其時郡治何所洪志云二十一年琅邪國除縣還復舊　費 建安十一年以縣益琅邪洪志云二十一年復舊　戚 注同前　祝其　朐　厚丘　蘭陵　承　[illegible]

郯　費　戚　祝其　朐　厚丘　蘭陵　承　昌慮　省

郯　費　戚　祝其　朐　厚丘　蘭陵 侯國太和元年王朗封此二年薨子肅嗣　承　昌慮　合城　利城 郡省還本郡

郯　費　戚　祝其　朐　厚丘　蘭陵 侯國　承　昌慮　合城　利城

郯　費　戚　祝其　朐　厚丘　蘭陵 侯國甘露元年肅薨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　承　昌慮　合城　利城

郯 侯國晉書[illegible]傳[illegible]封此　費 男國晉書宗室傳咸熙元年司馬洪封此　戚　祝其　朐　厚丘　蘭陵 侯國景元四年[illegible]於此[illegible]封承子　承 子相咸熙元年改封蘭陵侯王恂於此　昌慮　合城　利城

年分東海置十一年省　昌慮 餘縣未詳郡省後還東海　利城郡 魏武紀建安三年分東海置　利城 餘縣未詳　城陽郡 建安三年置尋移屬青州　琅邪郡 治開陽范書獻紀建安十一年立故琅邪王子熙為琅邪王二十一年[illegible]熙國除為郡　開陽　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利城郡 文紀黃初六年郡兵蔡方等反殺太守徐質此後無考洪志云因蔡方反廢郡　利城 郡省縣還東海　琅邪郡 輿地廣記後漢及魏皆治開陽　開陽 侯國臧霸初封此尋進封良城黃初七年封卞太后弟秉於此　臨沂　陽都 黃初末野王侯曹洪徙封此尋又徙封樂成　繒　即丘

琅邪國 太和六年句陽王敏封此　開陽 侯國秉薨子蘭嗣　臨沂　陽都 卞后傳太和四年追諡卞太后母陽都君　繒　即丘

琅邪國　開陽 侯國蘭薨子暉嗣　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琅邪國 正元中增敏邑　開陽 侯國　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琅邪國 景元中復增敏邑敏薨子焜嗣　開陽　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華 前漢縣後漢末復置臨參山疑建安初移來見考證	華	華	華	華	華
費 注同前	費	費	費	費	費
	安邱 故屬北海晉志屬東莞沈志引太康志屬琅邪蓋是魏舊	安邱	安邱	安邱	安邱
	劇 注同前	劇	劇	劇	劇
東武 移青州城陽					
莒 同前					
諸 同前					
姑幕 同前					
琅邪 元和志曹魏省入東武					
東安 別立郡					
東莞 別立郡					
西海					
鄫 建安十一年自東海移來尋復還譌					
蓋 注同前					
戚 注同前					
東安郡 漢末分琅邪置建安十九年省見考證					
東安 餘堅未詳郡省					

後移東莞					
東莞郡 建安初魏武分琅邪齊郡置見考證方輿紀要治東莞	東莞郡	東莞郡	東莞郡	東莞郡	東莞郡
東莞 故屬琅邪	東莞	東莞	東莞	東莞	東莞
東安 晉志屬琅邪沈志引太康志屬東莞蓋是魏武省東安郡時移來	東安	東安	東安	東安	東安 子相晉晉趙王倫傳咸熙元年倫封此
臨朐 故屬齊左傳莊元年杜注東莞臨朐縣	臨朐	臨朐	臨朐	臨朐	臨朐
廣 故屬齊晉志屬東莞	廣	廣	廣	廣	廣
蒙陰 前漢縣中興省晉志屬琅邪左傳莊九年杜注東莞蒙陰縣疑是魏初置郡時復立	蒙陰	蒙陰	蒙陰	蒙陰	蒙陰
廣陵郡 故治廣陵漢末徙治射陽尋還治廣陵	廣陵郡 黃初中徙治淮陰見考證	廣陵郡	廣陵郡	廣陵郡	廣陵郡
淮陰 故屬下邳疑與淮浦同時移來	淮陰	淮陰	淮陰	淮陰	淮陰
淮浦 故屬下邳魏志徐宣傳宣廣陵入爲	淮浦	淮浦	淮浦	淮浦	淮浦

海西（郡紀綱海西淮浦二縣作亂云云縣豐漢末移來）	凌	廣陵	江都	海陵	射陽	高郵	堂邑	輿	東陽	安平	鹽瀆
海西	凌	沈志三國時廢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通鑑胡注魏吳兩界棄地	地與堂邑接當亦兩界棄地	據吳志孫韶傳縣當廢爲境上地	注同前	注同前
海西	凌										
海西	凌						嘉平二年地爲吳據	當與堂邑同時入吳			
海西	凌	正元二年地當與廣陵縣同時入吳廣陵縣地濱江與吳接界疑併入吳									
海西	凌										

考證

徐州

郡國志治郯沈志魏治彭城按魏志武紀建安十一年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郯縣可割隸他郡是時刺史已徙治可知考武紀初平四年下邳闕宣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建安元年劉備領徐州呂布襲取下邳四年備至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又臧霸傳遣徐州刺史沛國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是彼時刺史固已移治下邳也曹爽傳注引魏略桓範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爭屋引節欲斬岐晉書宗室傳琅邪王伷出爲征東大將軍假節督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是魏及晉初皆未改治後乃徙治彭城也沈志疑誤

下邳郡高山盱台東城潘旌等縣

高山今地未詳孫權傳注引江表傳赤烏十年權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迎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據此則高山當近東城今滁州定遠間也三國之際淮南江北墟無人戶是以呂據督軍可以直入淮泗（孫亮傳）丁奉襲晉可以直攻穀陽（奉傳）而吳人何定建議且欲鑿聖谿以通江淮（薛綜傳）其閒魏無縣戍此可證矣高山盱台東城潘旌四縣皆在淮南孫權能至高山丁奉能至穀陽則四縣均爲魏之棄地可知矣（聖谿疑即今盱眙縣東聖人山下禹王河一名古河南至六合縣境有河身可辨六合縣人相傳名爲聖人河其下多石似是興工而未成者與吳志薛綜傳合）

琅邪華費

華費均西漢舊縣郡國志無蓋中興後省也考魏志武紀陶謙舉兵取泰山華費是漢末已有二縣矣洪氏云泰山都尉孔宙碑陰已載華縣時爲延禧七年左傳隱公八年杜注琅邪費縣九年注琅邪華縣蓋二縣復置於延禧以前建安初年魏武分琅邪北海置城陽東莞二郡城陽得琅邪之東武莒姑幕三縣東莞得琅邪之東莞東安二縣是時琅邪但有五縣二縣來屬或在此時

東安郡

魏志曹植傳注引文章志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杜畿傳注引傅子郭智爲東安太守東安置郡史無明文武紀建安四年

使臧霸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蓋漢末以青州寥濶分琅邪置也十九年省安東永陽郡安東蓋東安之訛

東莞郡

魏志臧霸傳尹禮爲東莞太守東莞郡名始見於此考其時爲建安初年蓋魏武置城陽郡時先後所置其後文帝明帝少帝時胡質張緝先後爲太守又晉書宗室傳司馬晃爲東莞太守在魏咸熙元年晃初封留無男相晃以西安男出守東莞武帝受禪封下邳王知則晃爲東莞太守在咸熙元年五等建封之際司馬未篡之前也東莞未廢可知而晉志云太康元年分琅邪置通鑑胡注云魏既分而復合于琅邪晉又分置蓋太始以後省太康元年復置也

廣陵郡

郡國志廣陵郡治廣陵通鑑胡注云魏之廣陵徙治淮陰漢之廣陵廢而不治方輿紀要云魏移廣陵治淮陰而以故城爲邊邑今考吳志孫韶傳權稱尊號韶爲鎮北將軍屯京城魏太和三年史稱韶爲邊將數十年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知魏時濱江不立郡縣而廣陵已徙徐泗可知也其後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孫韶等向廣陵淮陽夫曰淮陽地必濱淮吳人渡江直指淮陽則廣陵亦必濱淮可知也鄧艾平蜀表言魏士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本傳廣陵城陽壞地相接故艾并言之則廣陵雖已內徙猶爲邊郡可知也晉志廣陵治淮陰蓋因魏舊也或言漢末陳登爲廣陵太守治射陽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自此以後似亦未還舊治今考吳志權傳建安

十八年曹公恐濱江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戶皆東渡江魏志文紀黃初五年文帝幸廣陵故城臨江歎曰吳有人焉云云知是時廣陵已還舊治矣至六年則云幸廣陵故城曰故城者別乎新治而言據此推求則廣陵徙治當在黃初五年文帝初到廣陵改易將守時也洪志所錄之廣陵仍漢舊郡屬縣又多據晉志而廣陵江都堂邑等廢縣三少帝時地均入吳亦復錄入似於兩國疆域亦未分明

魏青州部六

漢獻帝 魏王操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	青州 治臨淄	齊郡 漢舊國治臨淄范書獻紀建安十一年國除為郡	臨淄 侯國建安十九年曹植自平原徙封此	西安	般陽	昌國	廣饒 沈志中興後省漢末復立		
魏文帝丕 黃初七	青州	齊郡 魏明紀黃初二年立皇子叡為齊公三年封平原王	臨淄 黃初二年貶植安鄉侯	西安	般陽 寰宇記晉省	昌國	廣饒	東安平 故屬北海沈志魏移屬	益都 沈志魏立寰宇記魏於今壽光南置縣屬齊國青州府志
明帝叡 太和六 青龍四 景初三	青州	齊國 齊王芳紀青龍三年封皇子芳為齊王	臨淄	西安	般陽	昌國	廣饒	東安平	益都
齊王芳 正始九 嘉平六	青州	齊郡 景初三年芳嗣位國還為郡	臨淄	西安	般陽	昌國	廣饒	東平安	益都
高貴鄉公髦 正元二 甘露五	青州	齊國 芳紀嘉平六年遷芳歸藩于齊又改為國	臨淄	西安	般陽	昌國	廣饒	東安平	益都
陳留王奐 景元[illegible] 咸熙二	青州	齊國	臨淄	西安 男相魏末司馬晃封此	般陽	昌國 侯國晉書任愷傳咸熙中愷封此	廣饒	東安平	益都

				廣 移東莞	臨朐 移東莞	濟南國 治東平陵	東平陵	於陵	歷城 侯國建安二十二年曹徽封此	東朝陽
東漢益縣屬樂安曹魏改名益都置縣壽光南屬齊國晉更名利益還屬樂安						濟南郡 一統志魏仍治東平陵	東平陵 左傳莊十年杜注濟南平陵縣	於陵 左傳昭十年杜注濟南於陵縣	歷城 左傳桓十八年杜注濟南歷城縣公國黃初二年進徽公爵三年進封廬江王	東朝陽 左傳襄二
	新沓 魏志明紀景初[illegible]年規齊郡故縱城為縣					濟南郡	東平陵	於陵	歷城	東朝陽
	新沓	新汶 魏志本紀正始元年規齊郡西安等縣為新汶南豐縣同前	南豐			濟南國 正始七年任城王楷徙封此復改為國	東平陵	於陵	歷城	東朝陽
	新沓	新汶	南豐			濟南國	東平陵	於陵	歷城	東朝陽
	新沓	新汶	南豐			濟南國 景元初增楷邑	東平陵	於陵	歷城	東朝陽

菅 鄒平

菅（皇輿表魏屬濟南） 鄒平（濟南府志魏因漢舊屬濟南） 祝阿（故屬平原左傳襄十九年杜注濟南祝阿縣） 濕陰（故屬平原左傳哀十年杜注濟南隰陰縣）

十七年杜注濟南東朝陽

菅 鄒平 祝阿 濕陰

菅 鄒平 祝阿 濕陰

菅 鄒平 祝阿 濕陰

菅 鄒平 祝阿（伯晉書宗室傳咸熙元年司馬遂封此） 濕陰

臺 土鼓 梁鄒 樂安郡（治臨濟） 高苑 臨濟 博昌 利 蓼城 壽光

樂安郡（晉志治高苑魏治未詳同否） 高苑 臨濟 博昌 利 蓼城 壽光

樂安郡 高苑 臨濟 博昌 利 蓼城 壽光

樂安郡 高苑 臨濟 博昌 利 蓼城 壽光

樂安郡 高苑 臨濟 博昌 利 蓼城 壽光

樂安郡 高苑 臨濟 博昌 利 蓼城 壽光（侯國宗[illegible]元[illegible]沖封此）

千乘 樂安 益 北海郡（漢舊國治劇范書獻紀建安十一年除爲郡） 平壽

千乘（與地廣記曾省同前） 樂安 蓋（故屬泰山沈志引太康志屬樂安魏志國淵傳樂安蓋人數改名益都移齊國） 北海郡（魏治未詳[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公[illegible]封此五年又封贊王） 平壽（左傳襄四年杜注北海平壽縣）

千乘 樂安 蓋 北海國（太和六年陽平王袞封此[illegible]） 平壽

千乘 樂安 蓋 北海國 平壽（侯國晉書宗室傳司馬殷封此）

千乘 樂安 蓋 北海國 平壽（侯國）

千乘 樂安 蓋 北海國 平壽（侯國咸熙元年駿徙封東年）

下密 膠東 即墨 都昌 淳于 高密 壯武

下密（沈志引太康志屬北海） 膠東（注同前） 即墨（左傳襄六年杜注北海即墨） 都昌（左傳襄十八年杜注北海都昌縣寰宇記縣漢魏屬北海）

下密 膠東 即墨 都昌

下密 膠東 即墨 都昌

下密 膠東 即墨 都昌

下密 膠東（子相咸熙元年王觀子[illegible]封此） 即墨 都昌

營陵					
平昌					
朱虛					
昌安					
右八縣					
夷安 移城陽					
安丘 移琅邪					
劇 同前					
東安平	移齊國				
拒					
觀陽					
城陽郡 魏武紀建安三年分北海琅邪置寰宇記理東武初屬徐州後移隸此見考證	城陽郡	城陽郡	城陽郡	城陽郡	城陽郡
東武 故屬琅邪	東武	東武	東武 侯國正始中王基封此	東武 侯國	東武 侯國泰始中封琅邪子繇
莒 故屬琅邪寰宇記魏置城陽莒縣屬焉	莒	莒	莒	莒	莒
姑幕 故屬琅邪左傳文十二年杜注城陽姑幕縣	姑幕	姑幕	姑幕	姑幕	姑幕
諸 故屬琅邪左傳莊四年杜注城陽諸縣	諸	諸	諸	諸	諸
壯武 故屬北海左傳	壯武	壯武	壯武	壯武	壯武

隱元年杜注城陽壯武縣					
淳于 故屬北海沈志引太康志屬城陽	淳于	淳于	淳于	淳于	淳于
高密 注同前	高密	高密	高密	高密	高密
營陵 注同前	營陵	營陵	營陵	營陵	營陵
朱虛 注同前	朱虛	朱虛	朱虛	朱虛	朱虛
昌安 注同前	昌安	昌安	昌安	昌安	昌安
平昌 注同前	平昌 別立郡尋省還	平昌	平昌	平昌	平昌
夷安 注同前	夷安	夷安	夷安	夷安	夷安
黔陬 故屬東萊沈志引太康志屬城陽萊州府志亦云縣當魏屬城陽	黔陬	黔陬	黔陬	黔陬	黔陬
東萊郡 寰宇記後漢移理黃縣魏不改	東萊郡	東萊郡	東萊郡	東萊郡	東萊郡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掖	掖	掖	掖	掖	掖
當利	當利	當利	當利	當利	當利
盧鄉	盧鄉	盧鄉	盧鄉	盧鄉	盧鄉
曲成	曲成	曲成	曲成	曲成	曲成
惤	惤	惤	惤	惤	惤
長廣 別立郡尋省還	長廣	長廣	長廣	長廣	長廣
牟平	牟平 寰宇記仍屬	牟平	牟平	牟平	牟平

東牟
不期
昌陽
挺 前漢縣中興省疑漢末復立
黔陬 今移城陽
葛盧

東萊 晉省
東牟 登州府志魏屬東萊晉省
不期
昌陽 輿地廣記縣漢魏屬東萊晉省之登州府志晉初省入長廣故沈志云魏帝立
挺

東萊
不期
昌陽
挺

東萊
不期
昌陽
挺

東萊
不期
昌陽
挺

東牟
不期
昌陽
挺

長廣郡 建安初魏武分東萊置尋省見考證
長廣
牟平 沈魏志何夔傳郡屬有此縣
東牟 注同前

平昌郡 沈志魏文帝分城陽置後省魏志孫禮傳歷平昌琅邪太守此外無考太康志平昌屬城陽知立郡未久復省遷本郡也餘縣未詳
平昌

昌陽 注同前
不期
挺 魏何夔傳長廣領縣六沈志引太康志長廣有挺不其二縣疑漢末立郡時有此二縣并前四縣為六縣也

平原郡 建安十八年移隸冀州

考證

濟南郡

資治通鑑晉武帝太康四年以濟南郡益齊國據杜預左傳注濟南有平陵歷城等縣知晉初濟南未省時郡屬諸縣猶仍漢魏之舊晉志濟南郡領平壽等縣以事求之未可强附矣晉志濟南領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五縣注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是謂濟南改名濟岷也然五縣中惟祝阿一縣臨濟水與平壽等四縣東西相距四五百里安得同隸濟南乎且漢濟南在齊國西晉志濟南在齊國東中隔一國又安得改濟南爲濟岷乎平壽下密膠東卽墨漢時皆屬北海郡知晉初改北海爲濟岷非改濟南也至祝阿一縣則誤爲屬入非濟岷所得屬也太康初年濟南已省其後亦未復立晉志濟南則濟岷之訛所當改正也

樂安郡

郡國志樂安爲漢舊國魏志王修傳袁譚以管統爲樂安太守是漢末已除爲郡也魏時諸王無封此者桓階傳階子嘉爲樂安太守劉劭傳亦有樂安太守夏侯惠蓋自漢末改郡未復爲國也地志多云魏有樂安國失之

城陽郡

案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詳載徐州八郡其一城陽通鑑胡注云置郡時屬徐州後移屬青州與起居注合今據之

長廣郡

洪志云魏分東萊北海置何夔傳遷長廣太守下言郡初立云云考范史及續志皆不載有長廣郡晉起居注始云咸甯三年以齊東部縣爲長廣郡領縣四晉地理志亦同惟無昌陽而此傳乃云領六縣有長廣牟平東牟昌陽其二縣當卽不其挺也疑當時因黃巾起靑徐問郡縣寥闊難治故又分東萊北海置長廣郡魏末郡或旋廢至晉咸甯三年復置耳太康地志不其長廣挺三縣俱云屬長廣則知咸甯三年前本有長廣郡後廢可知云云今考咸甯在太康前太康地志所云不其等縣屬長廣者卽指咸甯三年事安足爲咸甯前本有長廣郡證耶長廣太守見史者僅一何夔時尚在建安初年迨十八年詔復禹貢九州獻帝起居注所載青州屬郡已無長廣郡名蓋是時已省至晉又復置也　又洪志引魏志管輅傳注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陳承祐爲魏有長廣之證今考管輅別傳云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云晉書華表子廙字長駿華稱字知陳承祐亦字也陳壽傳壽字承祚遷長廣太守以母老不就則此承祐明爲承祚之訛壽遷長廣在晉初洪志未審

魏荊州部七

漢獻帝 魏王操初平四興平二建安二十五	荊州 故治漢壽劉表領荊州治襄陽建安十三年劉琮舉州降操季爲吳破荊州遂分見考證	南陽郡 治宛	宛 侯國建安二十二年曹據由范陽徙封此	冠軍	新野	西鄂	雉	魯陽 侯國建安二十二年曹宇封此	犨	堵陽	博望
魏文帝丕 黃初七	荊州 方輿紀要魏治宛	南陽郡	宛 黃初二年進據爵爲公三年徙封章陵王	冠軍 黃初三年鄧侯曹琮徙封冠軍公四年改封已氏公	新野 侯國黃初中文聘以長安鄉侯進封此	西鄂	雉	魯陽 黃初二年進宇爵爲公三年改封下邳王	犨	堵陽	博望
明帝叡 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	荊州	南陽郡	宛	冠軍	新野 侯國聘[illegible]養子休嗣	西鄂	雉	魯陽 王國太和六年邯鄲王溫改封此	犨	堵陽	博望
齊王芳 正始九嘉平六	荊州 徙治新野見考證	南陽郡	宛	冠軍	新野 侯國休卒子武嗣	西鄂	雉	魯陽 王國	犨	堵陽	博望
高貴鄉公髦 正元二甘露五	荊州	南陽郡	宛	冠軍	新野 侯國	西鄂	雉	魯陽 王國正元中增溫邑	犨	堵陽	博望
陳留王奐 景元三咸熙二	荊州	南陽郡	宛	冠軍	新野 侯國	西鄂	雉	魯陽 王國景元中又增溫邑	犨	堵陽	博望

舞陰	比陽	棘陽	湖陽	隨	淯陽	涅陽	鄧 侯國建安二十二年以曹琮奉曹沖後封此	酈	穰	朝陽	蔡陽	安衆	章陵 別立郡	平氏			葉 移襄陽
舞陰	比陽	棘陽	湖陽 輿地廣記晉省入棘陽	隨	淯陽	涅陽	鄧 黃初二年追封曹沖日鄧侯又進爲公三年進琮爵封冠軍公	酈	穰	朝陽	蔡陽	安衆 輿地廣記晉始省		移義陽			
舞陰	比陽	棘陽	湖陽	隨	淯陽	涅陽	鄧	酈	穰	朝陽	蔡陽	安衆					
舞陰	比陽	棘陽	湖陽	隨	淯陽	涅陽	鄧	酈	穰	朝陽	蔡陽	安衆	安昌 義陽郡省縣移還	平氏 同前	平林 同前	義陽 同前	葉 左傳昭四年杜注南陽葉縣
舞陰	比陽	棘陽	湖陽	隨	淯陽	涅陽	鄧	酈	穰	朝陽	蔡陽	安衆	安昌	平氏	平林	義陽	葉
舞陰	比陽	棘陽	湖陽	隨	淯陽	涅陽	鄧	酈	穰	朝陽	蔡陽	安衆	安昌	平氏	平林	義陽	葉

贊	順陽	南鄉	丹水	武當	陰	筑陽	析 右八縣移南鄉	復陽	成都	襄鄉	南鄉郡 晉志魏武平荆
											南鄉郡
											南鄉郡
											南鄉郡
											南鄉郡
											南鄉郡

州分南陽西界置輿地廣記魏置郡治南鄉 南鄉	順陽 方輿紀要魏置郡治此未詳魏是	酇 侯國建安二十二年曹袞封此諸王傳酇作贊一統志魏屬南鄉	丹水 左傳二十四年杜注南鄉丹水縣	武當 寰宇記自魏屬
南鄉	順陽	贊 王國黃初二年進袞公爵三年進封北海王四年良封此七年徙封濮陽	丹水	武當
南鄉	順陽	贊	丹水	武當
南鄉	順陽	贊	丹水	武當
南鄉	順陽	贊	丹水	武當
南鄉	順陽	贊	丹水	武當

南鄉	陰 左傳昭十九年杜注南鄉陰縣	筑陽 左傳桓十七年杜注南鄉筑陽縣	析 左傳僖二十四年杜注南陽析縣	章陵 郡建安初年以南陽章陵縣置郡		義陵 餘縣未詳
	陰	筑陽	析	章陵郡 疑黃初初年改郡爲義陽見考證	章陵 移義陽	義陽郡 沈志魏文帝立見考證後省黃初三年罷
	陰	筑陽	析			義陽郡
	陰	筑陽	析			疑省見考證
	陰	筑陽	析			
	陰	筑陽	析			

陵王據徙封此尋徙封彭城	章陵 黃初三年宛公據封此尋進封義陽王水經注黃初三年改名安昌寰宇記魏義陽領以下五縣	平氏 黃初三年改封郿侯整于此四年徙封成武	平林 洪志文帝興郡所立
	安昌	平氏	平林
	疑屬南陽	同前	同前

				江夏郡 故治西陵劉表時黃祖爲太守屯沙羨魏武平荊州以文聘爲太守屯石陽	石陽 沈志吳立縣旋入魏見考證
義陽 寰宇紀魏文帝分平氏立	平春			江夏郡	石陽
義陽	平春	鄀 魏明紀景初元自襄陽移來	犨 注同前	江夏郡 本紀太和元年分置南部都尉	石陽
同前	疑還江夏	疑還襄陽	疑還南陽	江夏郡 徙治安陸上昶城見考證	石陽
				江夏郡	石陽
				江夏郡	石陽

鄳	安陸 建安中縣入吳見考證	南新市 注同前	平春	鄀 縣棄爲境上地	西陽 亦境上地別置縣屬弋陽	西陵 注同前	軑 注同前見考證	蘄春 別立郡
鄳			移義陽					
鄳	安陸 青龍中縣復入魏	南新市 注同前						
鄳	安陸	南新市	平春 襄陽郡省縣還本郡 正始初地爲吳據					
鄳	安陸	南新市	平春					
鄳	安陸	南新市	平春					

沙羨 建安中縣入吳	竟陵 同前	雲杜 同前	鄂 同前	下雉 同前	蘄春郡 沈志吳立疑孫權破黃祖時立郡旋入魏見吳揚州考證	蘄春	襄陽郡 建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郡置方輿紀要治襄陽
					蘄春郡 黃初四年地復入吳	蘄春	襄陽郡
							襄陽郡 本紀景初元年分置南部都尉
							襄陽郡
							襄陽郡
							襄陽郡

襄陽	中廬 左傳文十四年杜注襄陽中廬縣	山都 故屬南陽沈志魏分南陽山都置郡	宜城 據魏志明紀景初元年分襄陽置都尉郡屬有此縣	邔 注同前	臨沮 注同前此縣在建安中屬先主末年始入魏見考證
襄陽	中廬	山都	宜城	邔	臨沮
襄陽	中廬	山都	宜城	邔	臨沮
襄陽	中廬	山都	宜城	邔	臨沮
襄陽	中廬	山都	宜城	邔	臨沮
襄陽	中廬	山都	宜城	邔	臨沮

旍陽 出同前沈志魏吳吳立	鄀 魏志明帝景初元年紀襄陽郡	邔 集二縣注同前	西城郡 魏武紀建安二十年分漢中安錫西城置水經注治西城常志魏屬荊州	西城	安陽 沈志漢末廢魏復立
旍陽	鄀	邔	魏興郡 水經注魏文帝改今名見考證寰宇記文帝時理洵口常志蜀平遂治西城	西城	安陽
旍陽	移義陽	移義陽	魏興郡	西城	安陽
旍陽	鄀 義陽郡省縣疑當移還		魏興郡	西城	安陽
旍陽	鄀		魏興郡	西城	安陽
旍陽	鄀		魏興郡	西城	安陽

魏陽 魏志明帝景初元紀郡有此縣疑與郡同立	平陽 沈志魏立疑亦與郡同立		上庸郡 魏武紀建安二十年分漢中置上庸都尉尋改爲郡見考證	上庸	錫
魏陽	平陽		黃初元年省郡入新城		
魏陽 據本紀景初元年移上庸	平陽	錫 本紀景初元年省錫郡以縣來屬			
魏陽 嘉平中省上庸郡此縣當移還	平陽	錫			
魏陽	平陽	錫			
魏陽	平陽	錫			

房陵郡 建安中分漢中置郡見考證	房陵			
黃初元年省郡入新城				
		上庸郡 本紀太和二年分新城置四年又廢景初元年又置見考證常志魏屬荊州	上庸 太和四年郡省移縣屬錫郡景初元年自錫郡移來	武陵 太和二年置郡時自新城移來四年
		上庸郡 嘉平中又省	上庸 省郡後移縣屬新城	
		上庸郡 本紀甘露四年又分新城置治上庸	上庸 復置郡時自新城移來	武陵 同前常志屬上庸
		上庸郡	上庸	武陵

郡省仍還新城	巫 注同前	安富 據本紀景初元年復置郡時自錫郡移來	魏陽 據本紀景初元年復置郡時自魏興移來		
		安富 省郡後移縣屬新城	魏陽 省郡後移縣還魏興		
	巫 同前常志屬上庸	安富 同前沈志引太康志上庸郡有安富縣		廣昌 同前沈志引晉地道記太康元年改上庸廣昌爲廣昌	
	巫	安富		廣昌	建始 [illegible]

- 錫郡 本紀太和二年分新城置景初元年省
  錫 據本紀省郡後以縣屬魏興
  安富 據本紀省郡後以縣屬上庸
  上庸 據本紀太和四年省上庸郡縣當移此故景初元年省錫郡又置上庸郡
- 蜀上庸竝魏末留見見荊州考詳

- 新城郡 黃初元年文帝合房陵上庸區寰宇記理房陵常志魏屬荊州見考證
  房陵
  綏陽 沈志魏立綏陽後改爲秭歸常志屬新城
  昌魏 沈志魏立水經注房陵所分左傳桓十二年杜注新城昌魏縣
- 新城郡 房陵 秭歸 昌魏
- 新城郡 房陵 秭歸 昌魏
- 新城郡 房陵 秭歸 昌魏
- 新城郡 房陵 秭歸 昌魏

- 沶鄉 沈志魏立水經注房陵所分左傳昭四年杜注新城沶鄉縣
  上庸 黃初元年上庸郡省移此
  廣昌 沈志魏立
  武陵 沈志中興後省晉復立據明帝紀縣初屬新城
  巫 沈志北巫下注云魏分新城之巫縣即是此洪志從沈志作北巫誤見考證
- 沶鄉
  上庸 太和二年又分置郡
  廣昌
  武陵 太和二年移屬上庸四年郡省移還
  巫 注同前
- 沶鄉
  上庸 嘉平中省上庸郡又移還新城
  廣昌
  武陵
  巫
- 沶鄉
  上庸 甘露四年又分置郡
  廣昌 移上庸
  武陵 同前
  巫 同前
- 沶鄉

- 臨江郡 沈志建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郡枝江以西立尋入吳
- 安富 沈志魏立
  錫 黃初元年上庸郡省移此
- 安富 太和二年移錫郡
  錫 太和二年別置郡
- 安富 嘉平中省上庸郡縣又移此
  夷陵 本紀嘉平三年蓋不知屬何郡以係新城太守州泰所置故附於此
- 安富 同前
  夷陵
- 夷陵

考證

荊州

後漢荊州統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七郡獻帝初年又增置章陵一郡建安十三年春孫權擊斬黃祖遂得江夏南境八月劉琮舉州降荊州盡入于魏其時又分南郡立襄陽郡分南陽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十月敗於赤壁於是零陵桂陽武陵長沙臨江諸郡悉入吳十二月周瑜破走曹仁又得南郡以南地魏遂不復南郡其時荊州所統祇南陽南鄉襄陽章陵及江夏之北境自是以後吳魏遂各置荊州爲兩界重鎭矣

通典魏荊州治宛今考魏志王昶傳正始中遷征南將軍都督荊豫

諸軍事昶以爲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乃徙治新野通鑑嘉平二年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胡注云魏荊州刺史與征南府并屯宛時已徙屯新野云云然則魏初治宛正始中又移新野也今從胡注

南陽郡棘陽

洪志云鄧艾傳義陽棘陽人考寰宇記魏義陽郡領五縣無棘陽疑艾傳從後追書故仍列南陽下蜀志來敏鄧芝傳言義陽新野人蓋亦同

章陵郡

案章陵縣故屬南陽魏武紀建安二年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則是時尙未爲郡後漢書劉表傳荊州八郡注稱漢官儀一爲章陵魏志劉表傳注引傅子蒯越佐表平定荊土詔拜章陵太守趙儼傳太祖征荊州以儼爲章陵太守則郡立於建安初年也十八年省州併郡獻帝起居注所載荊州統郡之數章陵尙未省廢黃初三年封曹據爲章陵郡其年徙封義陽王諸王傳 據水經注文帝改章陵縣曰安昌安昌爲義陽郡領縣以此推求義陽似卽章陵之改名也

安昌

水經注黃初二年改章陵縣曰安昌今考彭城王據於黃初三年封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安得二年巳改名安昌乎安昌改名疑當在彭城王據徙封義陽之初水經注所云二年當卽三年之訛

義陽郡

寰宇記魏文帝立義陽郡治安昌領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平春五縣洪志誤錄鄳縣今仍入江夏 沈志魏文帝立後省晉武帝又立晉志太康元年立今考魏志明紀景初元年以襄陽之鄀葉二縣屬義陽郡而晉志無之據左傳杜注葉縣已屬南陽是尤足證魏之義陽曾經省廢晉之義陽非魏舊矣魏志齊王芳紀云自帝卽位郡國縣道多所置省義陽之省或在是時今從沈志 又案晉書武帝紀咸熙二年十二月受魏禪改爲太始元年尋封皇從伯父望爲義陽王晉志云同時所封諸王皆以郡爲國則是太始元年已以義陽爲國安得云太康元年置乎受禪之初置郡以封諸王其事近實晉志太康疑太始之訛

也

江夏郡

建安中劉表以黃祖爲江夏太守屯沙羨吳志孫權傳　魏武平荊州以文聘爲江夏太守屯石陽魏志文聘傳嘉平中王基自城上昶徙江夏郡治之王基傳至晉於臨漳山下置沌陽縣江夏郡始自上昶移理焉元和志是終魏之世郡治皆在上昶也洪志據元和志云曹魏郡治安陸蓋上昶爲安陸縣地統言之也

石陽

沈志石陽吳立縣今考魏志文聘傳魏武以聘爲江夏太守文帝初年孫權自圍聘於石陽通鑑胡注云魏武以聘爲江夏太守治石陽

是石陽久已入魏以史事證之疑吳立石陽在破黃祖時魏得石陽在平荊州時

安陸

吳志周魴傳魴譎曹休箋云東主別遣孫奐治安陸城魏志蔣濟傳曹休至皖吳兵出安陸此吳黃武七年事知是時地猶屬吳至陸遜傳嘉禾五年遜遣周峻等擊安陸等三縣又王基傳安陸左右陂池沃衍水陸并農以實軍資云云據此則安陸入魏當在嘉禾之初也吳嘉禾五年爲魏青龍四年

南新市

吳志孫皎傳建安中賜南新市等四縣爲奉邑知是時新市地已入吳陸遜傳嘉禾五年擊新市安陸石陽三縣疑與安陸同時入魏也

鄳　軑　西陽　西陵　四縣

四縣皆在今黃州府境西陽西陵軑三縣諸地志皆屬魏弋陽而弋陽郡屬之弋陽期思二縣則在今光山境與西陽等縣南北相距三百餘里似西陽等縣非弋陽之所得屬矣繹地諸書西陽西陵軑三縣皆有二治晉略表云西陽晉初在光山吳平徙黃岡故有二治然則西陵與軑皆曹魏初置弋陽同時內徙是以亦有二治耳建安中孫權初破黃祖得江夏南境安陸新市竟陵雲杜鄳下雉沙羨等縣皆入於吳魏人濱江遂不復立縣西陽西陵鄳軑故地遂爲甌脫正始初年陸遜城鄳西陽等縣故地當亦爲吳有史文雖不著可以地

望知也故以意列入表

襄陽郡

沈志漢建安十三年魏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置元和志寰宇記俱云魏武平荊州時置惟沈志又引魏略云魏文帝置今考蜀志關侯傳曹公引兵退先主收江南諸郡以關侯爲襄陽太守駐江南是時先主固未有襄陽也三國諸臣遙領敵郡皆實有其地從無虛領其名者知魏略之言爲不可信也　又洪志以宜城爲襄陽郡治蓋據晉志今考魏志明紀景初元年分襄陽之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襄陽如治宜城安得分隸都尉乎方輿紀要云魏治襄陽晉初移治宜城知爲有據今從之

臨沮旍陽

沈志旍陽疑吳所立洪志云樂進傳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旍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則旍陽或係建安十三年南郡初入吳時所分置魏始置襄陽郡蓋無臨沮旍陽二縣故吳志朱然潘璋等傳皆云到臨沮禽關侯蓋自關侯敗後南郡復入於吳二縣或以此時隸魏也

西城郡

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水經注魏文帝改西城爲魏興治西城今以夏侯尚劉封等傳並兩傳裴注考之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北攻房陵殺太守蒯祺又遣劉封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眈舉郡降先主以眈領上庸太守以眈弟儀爲西城太守二十五年八月達降魏文帝合上庸西城房陵三郡置新城郡以達爲太守是時三郡地尚屬蜀文帝蓋遙置郡名使達領之耳至是年冬月夏侯尚襲破劉封平三郡九縣（九縣多未詳）於是以申儀爲魏興太守孟達爲新城太守據此推求其於西城故地置魏興以上庸房陵爲新城均黃初元年冬月事也今據水經注　又寰宇記引輿地志魏置魏興郡領洵陽等六縣洪云洵陽長利雖前漢舊縣中興後皆省沈志二縣皆晉太康四年復立安得云魏時即領洵陽六縣乎輿地志蓋誤以晉所領縣爲魏也

房陵郡

房陵縣漢屬漢中郡華陽國志元和志皆云漢末爲郡通鑑先主遣

孟達攻房陵殺太守蒯祺胡注云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領之今考劉表據有荆州八郡內無房陵疑建安二十年張魯來降時魏武所置至黃初元年復合於新城也

上庸郡

上庸縣漢屬漢中郡魏武紀建安二十年分錫上庸郡置都尉考上庸時未爲郡此疑衍郡字蜀志劉封傳注引魏略云申眈遣使詣曹公曹公使領上庸都尉此上庸置都尉之始至建安末劉封孟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眈舉眾降眈初爲都尉至是稱太守則是時已改爲郡矣黃初元年併於新城太和二年又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縣復置上庸郡四年又省景初元年又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郡（明紀）齊王即位郡國多所置省上庸再廢應在嘉平中故高貴鄉公甘露四年又分新城置上庸也

巫

洪志郡屬有北巫縣蓋據晉志案太和二年魏所分新城之巫上無北字吳宜都雖亦有巫縣與魏分立無取南北以爲識別及晉武平吳南北一家始於巫縣之在北者加北字以別於南沈志引何志云晉武帝立北巫縣亦以晉武改爲北巫遂誤云武帝立也　又沈志謂晉建平都尉領巫縣蓋自上庸移屬者巫上亦無北字其時猶未平吳故也　又案沈志云魏立綏陽後改爲秭歸此與巫縣不知何時置疑建安末年因南郡之巫秭歸二縣爲蜀所有魏又置此二縣

也

夷陵

魏志齊王芳紀嘉平三年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遷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考魏無南郡所置夷陵縣亦無旁證沈志汝南郡下注云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爲汝南縣孝武太元三年省沙羨併沙陽以其地爲汝南實土云云夷陵之僑蓋亦虛置以處南郡之降民非有實土南郡在吳而冈南郡之夷陵者魏以南郡爲中國土地暫淪異域不以敵國視吳也

三國郡縣表卷四

盱眙吳增僅學

魏揚州部八

漢獻帝魏王操初平四興平二建安二十五	揚州故治歷陽後徙壽春建安初又徙治合肥見考證	九江郡治壽春	壽春侯國建安二十一年曹彪封此	合肥	成德	下蔡	義成	西曲陽
魏文帝丕黃初七	揚州	淮南郡黃初二年封曹邕爲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爵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國還爲郡	壽春黃初二年進彪爵改封汝陽公五年後封此七年徙封白馬	合肥	成德	下蔡	義成	西曲陽
明帝叡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	揚州	楚國太和六年以淮南郡爲楚國改封白馬王彪于此	壽春	合肥青龍元年於縣西三十里建合肥新城爲重鎮	成德	下蔡	義成	西曲陽
齊王芳正始九嘉平六	揚州正始初徙治壽春	淮南郡嘉平元年彪坐罪自殺國除爲淮南郡	壽春	合肥	成德	下蔡	義成	西曲陽
高貴鄉公髦正元二甘露五	揚州	淮南郡	壽春	合肥	成德	下蔡	義成	西曲陽
陳留王奐景元五咸熙二	揚州	淮南郡	壽春	合肥	成德	下蔡子相咸熙元年蔣濟子凱封此	義成	西曲陽

平阿 鍾離	當塗	陰陵	浚遒	阜陵	全椒	歷陽 興平中孫策平江東此爲吳據	廬江郡 故治舒後徙皖建安末徙治陽泉見考證	陽泉 龍舒 六安 灊 舒 居巢 建安中地入吳旋爲棄地 臨湖 建安中地入吳 襄安 同前 皖 建安初地入吳
平阿 鍾離 吳魏兩境棄地見考證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廬江郡 黃初三年歷城公徽封此五年徙封壽張	陽泉 龍舒 六安 魏重鎮 灊 吳魏境上地見考證 同前
平阿							廬江郡	陽泉 龍舒 六安 灊
平阿 鍾離 正始初復置見考證	嘉平中地入吳 同前						廬江郡 發徙治六安見考證	陽泉 龍舒 六安 灊 嘉平中魏撤縣地爲戍守處
平阿 鍾離							廬江郡	陽泉 龍舒 六安 灊
平阿 鍾離							廬江郡	陽泉 龍舒 六安 灊

尋陽 同前	雩婁 蓼 安豐 安風
	右四縣移安豐

考證

揚州

後漢揚州統六郡興平元年孫策據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四郡魏惟廬江九江二郡之地（晉志）建安初策又擊破廬江太守劉勳於是廬江南境復爲吳有終魏之世揚州祇九江一郡及廬江北境耳

洪志云魏揚州治壽春今考漢揚州治歷陽漢末治壽春（郡國志注）劉繇爲刺史以壽春爲袁術所據遂渡江治曲阿（吳志策傳）興平中丹陽等郡爲策所據未知其時徙治何所也建安二年袁術敗亡于是州治復還壽春據常林傳注引魏略云建安中時苗爲壽春令揚州治在其縣云云此其證也未幾魏武表劉馥爲刺史復又徙治合肥（魏志馥傳）文

帝黃初五年親御龍舟幸壽春揚州界知是時壽春非州治也（晉志魏自合肥北至壽春置揚州刺史蓋壽春爲揚州北界也）嘉平末年毋丘儉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儉以計厚待揚州刺史文欽正元二年儉欽舉兵迫脅淮南將守吏民皆入壽春城（魏志儉傳）儉欽既敗諸葛誕都督揚州甘露元年誕有異志請十萬衆守壽春二年殺揚州刺史樂綝遂以壽春反（魏志誕傳）以是考之其時揚州固又還治壽春矣壽州志云正始初爲揚州治疑因王淩之叛辭連楚王（諸王傳及淩傳）壽春爲淮南要地司馬氏懲前毖後故徙刺史以鎮之也

鍾離等六縣

沈志太康元年復立當塗逡遒二年復立鍾離今考孫韶傳韶爲邊將數十年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鍾離當塗陰陵浚遒阜陵全椒六縣幷在江北淮南知魏初皆廢爲境上地矣　又吳志孫權傳赤烏八年裴注引吳歷馬茂本鍾離長爲王淩所失叛歸吳今考王淩都督揚州在正始初年是時鄧艾屯田淮南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阡陌相屬（太平御覽又冊府引此云鄧艾傳今魏志本傳無此文何義門云是承祚本書所當刊正）疑是艾屯田時復置魏末又省至太康二年復立也

廬江郡

後漢廬江郡治舒建安四年劉勳始移治皖（吳志孫策傳）通鑑胡注魏廬江治陽泉皇輿表及周氏晉略表又云魏廬江治六安吳平徙治陽

泉今按諸說皆各據一時言耳魏志滿寵傳太和六年吳將陸遜向廬江滿寵云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整兵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卽遁走據水經注陽宜口卽陽泉水之口據此則陽泉爲廬江郡治無可疑也吳志朱桓傳嘉禾六年（魏景初元年）魏廬江主簿呂習兵大請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全琮俱以師迎是時全琮爲督孫權傳於是年書全琮襲六安又朱異傳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時在正始中）據此則六安亦魏廬江郡治無可疑也汪士鐸三國廬江郡考云建安十九年吳破朱光拔皖城魏廬江太守遂治陽泉竊疑建安末徙治陽泉自齊王芳時又徙六安吳平又徙陽泉也

舒

洪志錄舒縣今考魏入攻皖吳皆邀之於夾石掛車問此二道在今桐城北境為漢廬江郡舒縣地其時為兩境界上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司馬懿率軍入舒始為魏屯守處未嘗置縣也

居巢

洪志於郡屬錄居巢縣今考魏武紀建安二十二年孫權在濡須築城拒守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又儲瑧傳吳使朱然入居巢蓋魏軍向東關濡須吳軍向六安合肥多道此地居兩界不可定其何屬也

魏雍州部九

漢獻帝魏王操初平四興平二建安二十五	魏文帝丕黃初七	明帝叡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	齊王芳正始九嘉平六	高貴鄉公髦正元二甘露五	陳留王奐景元三咸熙二
雍州建安初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置治武威十八年省涼州以諸郡併入雍州見考證	雍州輿地廣記治京兆長安	雍州	雍州	雍州	雍州
武威郡	文帝即位復置涼州移郡屬焉				
張掖郡	同前				
酒泉郡	同前				
敦煌郡	同前				
張掖居延屬國改為西海郡	同前				
張掖屬國右四郡兩屬國建安初年雍州所統	省				
西郡右六郡一屬國建安十八年以前雍州所統	移涼州				
金城郡	同前				
西平郡	同前				
京兆尹治長安	京兆郡通典魏改尹為守黃初二年封曹禮為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	秦國青龍三年封皇子詢為秦王改京兆郡為秦國	京兆郡正始五年詢卒國除復為京兆郡	京兆郡	京兆郡

	長安	霸陵	杜陵	鄭	藍田	商	上洛	陰般 上洛都尉治此故屬安定寰宇記縣帝末寄理新豐又引地理志云後遷理	末移縣屬京兆			長陵	陽陵	左馮翊 故治高陵魏志裴潛傳注引魏略建安初徙治臨晉	臨晉 侯國建安二十
郡縣王國遷置	長安	霸城 魏改今名見考證	杜 沈志魏改	鄭	藍田	商	上洛	陰般	高陸 故曰高陵屬馮翊寰宇記魏文帝改今名移屬京兆	萬年 故屬馮翊洪志黃初元年移屬京兆	魏省	魏省		馮翊郡 通典魏去左字	臨晉 侯國黃初五年
	長安	霸城	杜	鄭	藍田	商	上洛	陰般	高陸	萬年				馮翊郡	臨晉
	長安	霸城	杜	鄭	藍田	商	上洛	陰般	高陸	萬年				馮翊郡	臨晉
	長安	霸城	杜	鄭	藍田	商	上洛	陰般	高陸	萬年				馮翊郡	臨晉
	長安	霸城	杜	鄭	藍田	商	上洛	陰般	高陸	萬年				馮翊郡 晉書文紀景元四年以郡益晉公國	臨晉

二年曹敏封此	下邽 中興省魏志華歆傳歆求出為下邽令按漢末復立	池陽 安帝永初中以避羌寇徙北地郡寄治此後復舊土	重泉	頻陽	粟邑	蓮勺	郃陽	夏陽 順帝時徙上郡寄治此	雲陽	懷德 寰宇記後漢末立	高陵 建安初分馮翊東數縣為左內史郡治此後省見司隸考證	萬年
改封敏為范陽王	下邽	池陽 西安志曹魏仍屬馮翊	重泉	頻陽	粟邑	蓮勺	郃陽	夏陽	雲陽	懷德 疑省見考證	移京兆	同前
	下邽	池陽	重泉	頻陽	粟邑	蓮勺	郃陽	夏陽	雲陽 元和志魏司馬懿撫慰關中罷縣置撫夷護軍			
	下邽	池陽	重泉	頻陽	粟邑	蓮勺	郃陽	夏陽				
	下邽	池陽	重泉	頻陽	粟邑	蓮勺	郃陽	夏陽				
	下邽	池陽	重泉	頻陽	粟邑	蓮勺	郃陽	夏陽				

祋祤	衙	右扶風	槐里	平陵	鄠	郿	武功	美陽
祋祤 寰宇記縣漢末已廢元和志漢末北地郡爲虜所侵寄治此	衙 寰宇記漢末安帝以上郡避羌寇寄理於此因當衙縣上郡尋還舊治順帝時又徙夏陽	右扶風 治槐里	槐里	平陵	鄠	郿 侯國建安二十一年曹峻封此二十二年徙封襄邑復封曹整於此三十三年薨無子	武功 魏武徙武都郡於縣界	美陽 安帝永初中徙安定郡寄治此尋還舊治
		扶風郡 通典魏去右字	槐里	始平 寰宇記黃初元年改今名屬扶風	鄠	郿 黃初二年追進整爵爲郿戴公以曹範奉整後三年改封平氏	武功	美陽 黃初中又徙武都郡寄治此
		扶風郡	槐里	始平	鄠	郿 公國青龍四年以曹闌爲郿公奉整後	武功	美陽
		扶風郡	槐里	始平	鄠	郿 公國	武功	美陽
		扶風郡	槐里	始平	鄠	郿 公國正元中增邑	武功	美陽
		扶風郡	槐里	始平	鄠	郿 公國景元中又增邑	武功	美陽

雍	渝麋	杜陽	陳倉	汧	栒邑	漆	安陵	茂陵	漢興郡	雍	渝麋	杜陽	陳倉	汧	北地郡
雍 移漢興	渝麋 同前	杜陽 同前	陳倉 同前	汧 同前	栒邑	漆 移新平	安陵	茂陵	漢興郡 中平中立郡曰漢安建安中魏武改今名見考證	雍 獻帝起居注漢安郡領五縣此其一	渝麋 同前	杜陽 同前	陳倉 同前	汧 同前	北地郡 漢書本紀安帝永初五年以避羌寇徙郡治池陽順帝永建四年復
雍 漢興郡省移還	渝麋 同前寰宇記屬扶風曾省縣	杜陽 同前寰宇記引縣屬地道記晉省縣	陳倉 同前魏置鎮	汧 同前			魏省	魏省	郡省諸縣還屬扶風						北地郡
雍	渝麋	杜陽	陳倉	汧											北地郡
雍	渝麋	杜陽	陳倉	汧											北地郡
雍	渝麋	杜陽	陳倉	汧											北地郡
雍	渝麋	杜陽	陳倉	汧											北地郡

治水仰六年又徙治馮翊寰宇記域於馮翊祋祤等地置郡	泥陽 漢舊縣屬北地方輿紀要隸以北地寄治祋祤遂故祋祤馮泥陽寰宇記漢末北地但有泥陽富平二縣	富平 漢舊縣屬北地元和志後漢末移理彭陽縣界	弋居 寰宇記北地故郡後漢至晉戎虜所侵諸縣荒廢	廉 廢	參䜌 廢	靈州 廢	新平郡 郡國志注引袁山松書興平元年分安定鶉觚扶風漆縣置方輿紀要治漆縣	漆	鶉觚
	泥陽	富平					新平郡	漆	鶉觚
	泥陽	富平					新平郡	漆	鶉觚
	泥陽	富平					新平郡	漆	鶉觚
	泥陽	富平					新平郡	漆	鶉觚

安定郡 治臨涇范書本紀安帝永初五年以避羌寇徙郡寄治扶風美陽縣順帝永建四年復歸本土永和六年又徙居扶風界後仍還舊治	臨涇	朝那	烏枝	三水	名屬安定 涇陽 中興省范書本紀段熲追西羌及于涇陽似漢末已復立		鶉觚 移新平	彭陽 漢末徙北地富平縣寄治此縣遂廢	陰槃 漢末徙縣寄治京兆新豐界故縣遂廢
安定郡	臨涇 侯國黃初中楊秋封此見魏武紀注引魏略	朝那	烏枝	西川 寰宇記魏改今	涇陽	陰密 一統志魏復立屬安定			
安定郡	臨涇	朝那	烏枝	西川	涇陽	陰密			
安定郡	臨涇	朝那	烏枝	西川	涇陽	陰密 侯國晉書胡奮傳父遵仕魏封陰密侯			
安定郡	臨涇	朝那	烏枝	西川	涇陽	陰密 侯國			
安定	臨涇	朝那	烏枝	西川	涇陽 男國晉書宗室傳咸熙元年司馬遜封此	陰密 侯國			

廣	南平襄 襄字紀當魏廣	永陽郡 郡國志注初平四年置紀建安十九年省方輿紀要魏武改置廣魏治臨渭	臨渭 二漢屬漢陽初平四年屬永陽郡同時所置見考證
	廣魏郡	臨渭	清水
	廣魏郡	臨渭	清水
	廣魏郡	臨渭	清水
	廣魏郡	臨渭	清水
	廣魏郡	臨渭	清水

清水（首行注）中省魏志晉復屬方輿紀要屬廣魏

平襄 方輿紀要屬廣魏	略陽 同前	漢陽郡 故曰天水郡國志永平十七年更今名治冀	冀	上邽	顯親	成紀	西	
平襄	略陽	天水郡 魏復舊名見考證蜀志姜維傳注引魏略治冀	冀	上邽	顯親	成紀	西	新陽 沈志魏立方輿
平襄	略陽	天水郡	冀	上邽	顯親	成紀	西	新陽
平襄	略陽	天水郡	冀	上邽	顯親	成紀	西	新陽
平襄	略陽	天水郡	冀	上邽	顯親	成紀	西	新陽
平襄	略陽	天水郡	冀	上邽	顯親	成紀	西	新陽

略陽 移永陽	平襄 移永陽	獂道 移南安	勇士	隴	望垣	阿陽	蘭干	隴西郡 故治狄道晉書範安帝紀永初五年羌胡大
紀要魏分略陽置天水郡								隴西郡
								隴西郡
								隴西郡
								隴西郡
								隴西郡

援徙治襄武	襄武	狄道	臨洮	首陽	鄣	枹罕 魏武紀建安十九年首自隴西稱河平漢王宋建元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建安十九年遣夏侯淵討之枹罕屬涼州
	襄武	狄道 魏重鎮	臨洮	首陽	鄣	
	襄武	狄道	臨洮	首陽	鄣	
	襄武	狄道	臨洮	首陽	鄣	
	襄武	狄道	臨洮	首陽	鄣	
	襄武	狄道	臨洮	首陽	鄣	

平通鑑胡注建平枹罕縣略
河關 疑縣亦因羌亂而廢見考證
安故 同前
氐道 同前
大夏 同前
白石 同前
南安郡 郡國志注中平五年分漢陽置晉書地理志治獂道
獂道 寰宇記後漢末

獂道 龐德傳作狟道

獂道

獂道

獂道

獂道

干縣置郡
新興 通鑑胡注屬南安疑異郡同立
中陶 注同前
武都郡 治下辨屬涼州建安二十四年魏武徙郡寄治扶風小槐里常志魏復置郡屬雍州見考證
下辨
武都道
上祿
故道

新興
中陶
武都郡
下辨
武都
上祿
故道

新興
中陶
武都郡 太和三年郡地入蜀魏罷武都太守
下辨
武都
上祿
故道

新興
中陶

新興
中陶

新興
中陶

河池
沮
羌道
陰平郡 建安末魏武置常志屬涼州魏亦遙置郡屬雍州見考證
陰平
剛氐
甸氐
上郡 寰宇記安帝時徙郡寄治馮翊衙縣通典魏武省領縣詳并州

河池
沮
羌道
陰平郡
陰平
廢
廢

河池
沮
羌道
陰平郡 太和三年郡地入蜀魏罷陰平太守
陰平

宏農郡 右二十四郡建安十八年以後二十五年以前雍州所統

文帝復置司隸以郡還屬
秦州 元和志文帝分隴右置尋省還屬雍州
隴西郡
南安郡
天水郡
廣魏郡

考證

建安以來雍涼二州分合考

二漢無雍州西域諸郡皆屬涼州後漢郡國志涼州統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十郡又張掖居延兩屬國靈帝時又增置南安漢興二郡興平元年涼州數有亂河西四郡去州隔遠乃以河西四郡爲雍州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也范書獻帝紀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爲雍州章懷注云四郡謂金城酒泉敦煌張掖也無武威郡今考武威地居金城張掖之中金城地在河東實非河西之地魏志龐淯傳注引魏略云建安初以河西四郡爲雍州以張猛爲武威太守知初置州時有武威無金城也而晉志元和志又云建安初以河西五郡置雍州然金城隔在河東去武威等郡亦復稍遠當以范書爲據不及兩屬國者統於張掖郡也雍州既立旋改居延屬國爲西海郡又增置西郡共統六郡一

屬國此建安十八年以前雍州統郡之數也當初置雍州時涼州尙統金城隴西漢陽武都安定北地南安漢興七郡嗣又先後增置永陽新平西平三郡共統十一郡此建安初年至十八年涼州統郡之數也雍涼二州於是乎分十八年詔幷十四州爲九州魏志武紀以復禹貢之舊於是省涼州以諸郡幷入雍州又以司隸所部之宏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四郡幷寄治馮翊之上郡益之凡得宏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新平永陽南安二十三郡後漢書百官志第五注引獻帝起居注於是三輔至西域皆屬雍州魏志張既傳旋省上郡改永陽曰廣魏郡後又增置陰平郡仍得二十三郡此建安十八年以後二十

五年以前雍州統郡之數也涼州於是合而爲雍文帝卽位復置涼州張既傳宏農一郡還屬司隸又省張掖屬國及漢興郡改漢陽爲天水郡是時雍州凡得十三郡武都陰平旋爲蜀有則雍州所部京兆扶風馮翊新平隴西南安天水安定北地廣魏十郡也見下考證涼州所部則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海西平八郡也通鑑胡注亦云魏時涼州統此八郡雍涼二州於是復分凡此不能備著於表云

雍州

洪志雍州統五郡今考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與扶風馮翊三郡接三郡人民凍餓而京兆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據此則曹魏雍州實統十郡魏志郭淮傳淮爲雍州刺史時隴右

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恩威撫循羌胡則隴右地轄於雍可知晉志魏立秦州中閒暫廢秦始五年又以雍州隴西五郡隴西南安天水安定廣魏合金城陰平置秦州則隴西五郡魏時皆屬雍州可知漢興入魏已省新平及北地僑郡錯居馮翊扶風安定界中斷無遙屬涼州之理晉志皆屬雍州則魏時可知合之三輔恰得十郡洪氏未之深考故誤據晉志也晉志云晉初於三輔置雍州寰宇記云魏時三輔仍屬司隸魏略所云足以顯其誤

京兆郡霸陵長陵陽陵等縣

按漢時三輔諸縣凡以陵名者皆先帝陵寢所在因以立縣者也魏氏受禪於京兆之杜陵縣則去陵爲杜於高陵縣則改陵爲陸於扶風之平陵縣則改爲始平意謂夷漢陵爲平陸耳晉室得之于魏何

嫌於漢諸書多謂霸城之改長陵陽陵之廢皆在晉時不知杜陵高陵平陵等縣曹氏亦既惡而改之矣其他凡以陵名縣者豈能一仍其舊乎諸書略魏言晉未敢執也

懷德

寰宇記懷德故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十一里非漢懷德縣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縣又云富平縣後漢移於今甯州彭原縣界晉又移於今富平縣西南懷德城今考懷德爲前漢舊縣據元和志魏武移北地郡於殺䣕故地移富平於彭陽故地則寰宇記所云懷德徙治之地亦正在彭陽界中似懷德當屬北地惟輿地記云漢末北地郡但有泥陽富平二縣魏晉亦然不云有懷德蓋仍屬馮

翊旋立旋省故晉又移富平於懷德故城也

漢興郡

郡國志注引獻帝起居注中平六年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郡領雍渝糜杜陽陳倉汧五縣又引魏書云曹公分關中置漢興郡洪志云漢興疑即漢安改名并以魏志張既傳注引三輔決錄游楚爲漢興太守爲魏有漢興之證今考楚爲太守在建安十六年魏武定關中時吳志呂岱傳注引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西誘漢中張魯到漢興寋城以此互證似魏武既定關中改漢安曰漢興故魏書曰分關中置也惟游楚入魏已遷隴西太守魏時關中多事漢興太守史無所見竊謂曹氏篡漢郡名漢興曹所惡也中山國之漢昌

改曰魏昌矣漢興舊名其能仍舊貫乎蓋漢末所立入魏已省黃初初年於西城置魏興郡漢興之省當在此時

廣魏郡

郡國志注引獻帝起居注云初平四年分漢陽置永陽郡以鄉亭爲屬縣方輿紀要引此下云曹魏改永陽曰廣魏領平襄清水略陽三縣又於州域形勢魏秦州下注云廣魏治臨渭則仍晉略陽郡所領四縣也平襄略陽皆漢舊縣清水臨渭疑即初平四年因鄉亭改也

漢陽郡

晉地理志云晉始復漢陽爲天水洪志云魏志曹眞等傳已作天水蓋由後言之今考蜀志姜維傳諸葛亮向祁山天水太守出案行裴

注引魏略云天水太守馬遵魏志鄧艾傳有天水太守王頎此不得云由後言之也志於文帝紀則書云武都氐王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蓋是時未奪漢也於明帝紀則書云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應亮又王肅傳注引魏略薛夏字宜聲天水人太祖在冀州聞夏爲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漢陽兒輩欲殺之耳黃初中爲秘書丞帝告曹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後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云云以是證之凡史文於魏未代漢之先皆書漢陽而不書天水文帝即位之後則書天水而不書漢陽犂然有別蓋魏初已復舊名志失載耳

西縣

洪志郡屬有西縣始昌縣今考寰宇記始昌城一名西城即漢西縣

城方輿紀要云晉改西縣爲始昌晉志郡屬有始昌無西縣紀要所言以寰宇記證之知爲有據洪志併錄二縣誤也今不從

隴西郡枹罕河關等縣

洪志錄枹罕河關二縣今考魏志郭淮傳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又皇輿表引名勝志宋建因涼州亂據河湟魏武討平之枹罕諸縣廢爲曠野云云是後姜維伐魏往往經此蓋諸縣廢於漢末及至蜀魏遂爲兩境棄地故城多爲氐羌所居不得云魏有其縣也

南安郡

郡國志注引秦州記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道南安郡通鑑注亦引秦州記下云領獂道新興中陶三縣洪志於新興下不言何時置於

中陶下引沈志云魏立疑二縣皆漢末與郡同置也又鞏昌府志云曹魏分狟道置城武縣晉改新興未詳所據

武都郡

建安二十四年據通鑑先主取漢中以逼下辨魏武以武都孤遠令揚阜徙武都民氐出居京兆扶風天水界徙郡小槐里以阜爲武都太守魏志阜傳太和初年又以韋誕爲太守晉書魏恒傳時武都尙屬魏故置太守遙領實非僑郡也迨太和三年蜀建興七年地入蜀是後不聞有武都太守事疑故地既失遂幷太守罷之矣

陰平郡

沈志引何承天志云郡蜀漢時立元和志蜀建興二年置洪志云郡以建興七年始入蜀而云二年已置似誤晉志及通典又云晉初始置亦不合事實惟常璩漢中志以爲郡立於漢永平後然使永平後卽置則郡國志何以不錄展轉詳求不得一是漢中志云劉先主入蜀求武都陰平二郡不得晉志序例魏武定霸置郡十二其一陰平說尙近實今考建安十八年省涼入雍雍州二十二郡內無陰平名則郡爲二十年魏武平漢中時所置無疑今從洪說　華陽國志云魏亦遙置陰平郡屬雍州魏武以武都孤遠故徙其民氐遙治郡於小槐里陰平在武都北更爲懸遠必亦內徙及陰平武都入蜀陰平太守當與武都同罷或謂魏蜀各有武都陰平失之　又華陽國志有剛氐甸氐二縣一統志引龍安府志剛氐道爲涪水所出今涪水

實出府西則府境爲故剛氐道無疑云云今以鄧艾傳證之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境七百里卽剛氐甸氐等縣故地建安二十四年魏武徙武都氐民據通鑑有五萬餘落之衆二縣之廢當在此時洪志不錄是也

秦州

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於魏秦州下引世說賢媛篇注永嘉流人名云魏秦州刺史李康魏志李通傳裴注引王隱晉書李康作李秉晉書李重傳又作景並緣形似而誤考康爲魏初李通孫東晉李重父據王隱晉書云秉字玄胄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坐先帝云云以先帝稱文王明秉仕於晉初魏置秦州諸書云在文帝初李通卒於漢魏之際

年才四十二歲卽使秉生尙在童穉安得爲刺史乎且李重傳云父景秦州刺史不云仕魏卽王隱晉書所云官至秦州刺史正足明其仕晉終于秦州刺史非魏初所置之秦州也世說注疑衍魏字世說棲逸篇注引文字志李康祖康秦州刺史秦州上亦無魏字

魏涼州部十

漢獻帝 魏王操興平二建安二十五	涼州 故治隴靈帝時徙治冀建安十八年省入雍州見雍州考證	金城郡 治允吾	榆中	允街 金城 浩亹 破羌 臨羌 安夷 右三縣移西平 允吾 枝陽 令居	武威郡 治姑臧 姑臧 宣威
魏文帝丕 黃初七	涼州 魏志張既傳文帝卽位復置涼州輿地廣記魏治武威晉志魏涼州領戍已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	金城郡 晉志治榆中魏治未詳	榆中	允街 金城 浩亹	武威郡 姑臧 宣威
明帝叡 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	涼州	金城郡	榆中	允街 金城 浩亹	武威郡 姑臧 宣威
齊王芳 正始九嘉平六	涼州	金城郡	榆中	允街 金城 浩亹	武威郡 姑臧 宣威
高貴鄉公髦 正元二甘露五	涼州	金城郡	榆中	允街 金城 浩亹	武威郡 姑臧 宣武
陳留王奐 景元三咸熙二	涼州	金城郡	榆中	允街 金城 浩亹	武威郡 姑臧 宣威

揟次	蒼松	顯美	武威	張掖	休屠	鸞鳥	樸劇	媼圍	鸇陰	祖厲
揟次 魏志張既傳作且次	蒼松	顯美								
揟次	蒼松	顯美								
揟次	蒼松	顯美								
揟次	蒼松	顯美								
揟次	蒼松	顯美								

張掖郡 治觻得	觻得	昭武	屋蘭	驪軒	番和	刪丹	氐池	日勒 移西郡	酒泉郡 治福祿	福祿
張掖郡	觻得	昭武	屋蘭	驪軒 魏仍屬張掖見考證	番和 同前	刪丹 同前	氐池 同前		酒泉郡	福祿
張掖郡	觻得	昭武	屋蘭	驪軒	番和	刪丹	氐池		酒泉郡	福祿
張掖郡	觻得	昭武	屋蘭	驪軒	番和	刪丹	氐池		酒泉郡	福祿
張掖郡	觻得	昭武	屋蘭	驪軒	番和	刪丹	氐池		酒泉郡	福祿
張掖郡	觻得	昭武	屋蘭	驪軒	番和	刪丹	氐池		酒泉郡	福祿

表氏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	延壽	乾齊	敦煌郡 治敦煌	敦煌	冥安	效穀
表氏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	延壽	乾齊	敦煌郡	敦煌	冥安	效穀
表氏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	延壽	乾齊	敦煌郡	敦煌	冥安	效穀
表氏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	延壽	乾齊	敦煌郡	敦煌	冥安	效穀
表氏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	延壽	乾齊	敦煌郡	敦煌	冥安	效穀
表氏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	延壽	乾齊	敦煌郡	敦煌	冥安	效穀

拼泉	廣至	龍勒			張掖屬國	西海郡 故張掖居延屬國建安中改為郡見考證	居延	西平郡 方輿紀要建安
拼泉 晉志作淵泉	廣至	龍勒	宜禾 元和志魏分廣至立屬敦煌	陽關 元和志魏立屬敦煌	省	西海郡	居延	西平郡
拼泉	廣至	龍勒	宜禾	陽關		西海郡	居延	西平郡
拼泉	廣至	龍勒	宜禾	陽關		西海郡	居延	西平郡
拼泉	廣至	龍勒	宜禾	陽關		西海郡	居延	西平郡
拼泉	廣至	龍勒	宜禾	陽關		西海郡	居延	西平郡

中分金城置治西都見考證	西都（元和志魏分破羌立屬西平）	破羌（輿地廣記故屬金城建安中改爲西平郡）	臨羌（一統志魏屬西平）	安夷（同前）	西郡（輿地廣記建安中分張掖日勒縣立西郡）	日勒	武都郡　隴西郡　漢陽郡　安定郡　北地郡　南安郡　漢興郡　永陽郡　新平郡（右十七郡一屬國建安十八年以後二十五年以前皆屬涼州）
	西都	破羌	臨羌	安夷	西郡	日勒	
	西都	破羌	臨羌	安夷	西郡	日勒	
	西都	破羌	臨羌	安夷	西郡	日勒	
	西都	破羌	臨羌	安夷	西郡	日勒	

考證

金城郡白土

洪志郡屬有白土縣白土故屬上郡此據晉志錄入按魏志郭淮傳正始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似白土已與上郡同廢今不錄　又考漢魏之際雍涼二州諸羌雜居屢爲寇亂觀魏志郭淮張郃毌丘儉張既等傳知諸郡屬縣凡郡國志有而晉志無者大半皆氐胡所屯爲廢棄不治之地不必盡因魏省也

武威郡張掖屬國

郡國志郡屬有左騎千人官又張掖屬國有候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齊召南郡國志考證云皆官名非城名洪志於武威郡末注云又有左騎縣似誤今據齊說

張掖郡

洪志於郡屬不錄驪靬番禾刪丹氐池四縣今考魏志毌丘儉傳注引魏名臣奏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云云明紀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元川溢湧又引漢晉春秋云氐池縣大柳谷口激波湧溢通鑑據此云張掖谷口湧石負圖（此與魏氏春秋所云元川湧溢即是事或云刪丹或云氐池蓋二縣境地相接同屬張掖）又晉書崔遊傳魏末遊爲氐池長有惠政據此諸文是魏時四縣明屬張掖洪志以驪靬番和二縣屬武威以刪丹屬西郡又不錄氐池縣皆據晉志而誤今不從

酒泉郡

洪志郡屬有驛馬縣考二漢志無此縣諸地志亦無考此據晉志錄入今姑闕疑

敦煌郡

洪志據晉志以昌蒲爲郡治今按敦煌太守嚴見于志昌蒲一縣畧無可考疑洪氏誤據今從郡國志　又有伊吾縣亦據晉志錄入今考通典元和志寰宇記諸書皆言漢後皆爲伊吾屯田兵鎮之所未爲郡縣至後魏始置爲縣疑晉志已誤洪氏又誤據也

西海郡

郡國志於張掖居延屬國下注云建安末年立爲西海郡晉志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洪志云請置於興平中至建安末始置今考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涼入雍雍州二十二郡一爲西海據此推求則請立於興平二年而立郡在建安初年分立雍州之後也

西平郡

通典元和志寰宇記云建安中置水經注以爲魏黃初中置考魏志王修傳注引魏略郭憲建安中爲西平郡功曹又杜畿傳畿爲西平太守張既傳注引魏略云韓約使閻行別領西平郡考其時均在建安中其後麴演等舉郡叛武威顏俊求救於太祖文帝即位演又殺故太守以叛則郡爲建安中置無疑　又洪志不錄破羌縣今案沈志云西都魏分破羌立云分立明魏有破羌縣又輿地廣記破羌屬金城建安中改爲郡亦未言省今補錄　又洪志郡屬有長甯縣蓋據晉志錄入未詳何時始置諸書無考今姑闕疑

西郡

郡國志於張掖郡下注云獻帝分置西郡寰宇記云後漢興平二年分置輿地廣記云東漢分張掖日勒置考建安初分河西四郡置雍州尚無西郡則郡立於分置雍州之後矣

魏并州部十一

漢獻帝 魏王操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	并州 治晉陽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見考證	太原郡 治晉陽	晉陽	陽曲 元和志後漢末移縣于太原縣北	榆次	于離	孟	狼孟	陽邑	大陵 晉書北狄傳建安中魏武以匈奴中
魏文帝丕 黃初七	并州 晉志黃初元年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并棄之通鑑胡注引漢魏春秋黃初二年遷郡嶺南以勾注爲塞地廣記仍治晉陽	太原郡	晉陽 侯國黃初元年張遼封此遼薨子虎嗣	陽曲	榆次	于離	孟	狼孟 太原府志舊魏徙陽曲縣於太原北狼孟南而狼孟縣至晉亦廢	陽邑	大陵
明帝叡 太和六 青龍四 景初三	并州	太原郡	晉陽 侯國虎薨子統嗣	陽曲	榆次	于離	孟	狼孟	陽邑	大陵
齊王芳 正始九 嘉平六	并州	太原郡	晉陽 侯國	陽曲 侯國嘉平二年郭淮封此	榆次	于離	孟	狼孟	陽邑	大陵
高貴鄉公髦 正元二 甘露五	并州 晉書文紀甘露三年以并州六郡封司馬昭爲晉公	太原郡	晉陽 侯國	陽曲 侯國正元二年淮薨子統嗣	榆次	于離	孟	狼孟	陽邑	大陵
陳留王奐 景元三 咸熙二	并州	太原郡	晉陽 侯國	陽曲 咸熙元年改封統[illegible][illegible]子	榆次	于離	孟	狼孟	陽邑	大陵

部居此	祁 晉書北狄傳建安中魏武以匈奴右部居此	平陶	京陵	中都	鄔	茲氏 晉書北狄傳建安中魏武以匈奴左部居此	界休	虑虒	上黨郡 治長子元和志後漢末董卓作亂移理壺關	壺關	潞	屯留
	祁	平陶	京陵	中都 黃初三年以曹琬奉豐愍王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	鄔	移西河	前同	輿地廣記魏廢	上黨郡	壺關	潞	屯留 公國黃初四年薊公抗改封此
	祁	平陶	京陵	中都 侯國景初二年孫資封此	鄔				上黨郡	壺關	潞	屯留 公國景初元年抗薨子諶嗣
	祁	平陶	京陵 侯國正始中王昶封此	中都 侯國嘉平三年資薨子宏嗣	鄔				上黨郡	壺關	潞	屯留 公國
	祁	平陶	京陵 侯國甘露四年昶薨子渾嗣	中都 侯國	鄔				上黨郡	壺關	潞	屯留 公國正元中增諶邑
	祁	平陶	京陵 侯國	中都 咸熙元年改封宏[illegible][illegible]子	鄔				上黨郡	壺關	潞	屯留 公國景元中又增邑

長子	泫氏	高都	銅鞮	涅	襄垣	猗氏	穀遠
長子 公國景初三年中都公琬徙封此	泫氏	高都	銅鞮	涅	襄垣	猗氏 元和志屬上黨至晉省	穀遠 寰宇記晉省入
長子 嘉平六年改封琬爲鄴王	泫氏	高都	銅鞮	涅	襄垣	猗氏	穀遠
長子	泫氏	高都	銅鞮	涅	襄垣	猗氏	穀遠
長子	泫氏	高都 公國正元二年司馬昭封縣侯甘露元年進封公	銅鞮	涅	襄垣	猗氏	穀遠
長子	泫氏	高都	銅鞮	涅	襄垣	猗氏	穀遠

	沾 漢末改名樂平移樂平郡	轑阿 疑漢末暫移樂平郡見考證	陽阿 疑漢末省	樂平郡 晉志建安二十年立新興郡後又分上黨置樂平郡治樂平見考證	樂平 故沾縣漢末改今名見考證	轑阿
界休				樂平郡	樂平	轑阿
				樂平郡	樂平	轑阿
				樂平郡	樂平	轑阿
				樂平郡	樂平	轑阿
				樂平郡	樂平	轑阿

上艾 故屬常山治郡時移來見魏州考證	西河郡 范書順帝紀永和四年羌寇爲害徙郡治離石續漢注云西河本治平定元和志漢末大亂匈奴侵邊郡遂荒廢			離石 元和志靈帝末廢
上艾	西河郡 元和志黃初二年于漢茲氏縣復置西河郡	茲氏 故屬太原	界休 故屬太原汾州府志魏晉屬西河	離石 元和志黃初二年復置汾州府志屬
上艾	西河郡	茲氏	界休	離石
上艾	西河郡	茲氏	界休	離石
上艾	西河郡	茲氏	界休	離石
上艾	西河郡	茲氏	界休	離石 子相咸熙元年孫資子宏封此

	中陽 汾州府志漢末廢	平定	美稷	樂街	臯狼	平周	平陸	益蘭	圜陰 輿地廣記[illegible]廢
西河	中陽 寰宇記魏移縣寄理茲氏界汾州府志魏復置屬西河								
	中陽								
	中陽								
	中陽								
	中陽								

作舊水名

南　固陽（圖常作）　廣衍（右十三縣據地志內漢末羌亂荒廢）　雁門郡（治陰館元和漢末大亂匈奴侵邊郡縣荒廢）　廣武　汪陶　原平　繁時　崞　陰館　樓煩　劇陽　平城　馬邑　埒　鹵城　彊陰　武州　上郡（治膚施范書本紀安帝永初五年以避羌寇徙

雁門郡（太原府志黃初中移郡陘南魏志牽招傳郡治廣武）　廣武　汪陶　原平　繁時　崞

雁門郡　廣武　汪陶　原平　繁時　崞

雁門郡　廣武　汪陶　原平　繁時　崞

雁門郡　廣武　汪陶　原平　繁時　崞

雁門郡　廣武　汪陶　原平　繁時　崞

郡寄治馮翊順帝永建四年復歸舊治永和四年復並馮翊夏陽建安十八年移屬雍州畱曲魏武省上郡輿地廣記漢末郡縣皆廢）　膚施　白土　漆垣　奢延　雕陰　楨林　定陽　高奴　龜茲屬國　候官　五原郡（治九原輿地廣記爲匈奴所役魏曾荒廢）　九原（建安中徙匈奴北部居此）　五原（順帝永和中徙朔方郡治此）　臨沃　文國

河陰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
西安陽
雲中郡 治雲中輿地廣記魏晉荒廢
雲中
咸陽
楨陵
沙陵
沙南
北輿
武泉
原陽
定襄
成樂
武進
定襄郡 治善無輿地廣記漢末郡縣荒廢
善無
桐過
武成

駱
中陵
朔方郡 治臨戎范書本紀順帝永安四年以羌寇爲害徙郡寄治五原輿地廣記東漢後沒于戎狄
臨戎
三封
朔方
沃野
廣牧
大城 右四郡建安二十年省
新興郡 魏武紀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朔方五原四郡各置一縣領其民立以爲新興郡太原府志治九原
九原 故屬五原元和志漢末徙置太原陽曲縣界屬新興郡
定襄 故定襄郡省作縣元和志本漢陽曲縣地漢末移陽曲于

新興郡
九原
定襄

新興郡
九原
定襄

朔方郡 魏志本紀青龍三年復置甘郡中以并州諸郡封雲公內無朔方益旋立旋廢也僑縣未詳

新興郡
九原
定襄

新興郡
九原
定襄

新興郡
九原
定襄

太原界仍于此置定襄縣屬新興郡

雲中 故爲郡省作縣大同府志魏武復置屬新興郡一統志建安中移置今縛縣西南	廣牧 故屬朔方一統志建安末徙治今壽陽北屬新興郡	平城 故屬雁門元和志魏武鳩集散亡又立平城馬邑二縣屬新興郡見考證	馬邑 見前注均未詳從治之地
雲中	廣牧	平城	馬邑
雲中	廣牧	平城	馬邑
雲中	廣牧	平城	馬邑
雲中	廣牧	平城	馬邑

考證

幷州

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雁門西河之閒遂空元和志建安十八年省幷州入冀州其時以上郡別屬雍州見前雍州考證冀州兼得太原上黨西河定襄雁門雲中五原朔方等郡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其實地皆荒廢有名而已二十年魏武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等郡各置一縣立新興郡以統其民魏武紀黃初元年復置幷州二年遷郡於嶺南通鑑胡注引漢晉春秋於是棄雁門郡之陰舘等十一城於陘北徙新興郡雲中等四縣於陘南又移置西河郡於太原自是以後終魏晉之世不復越句注一步而漢時故地戎狄遂薦居矣

上黨郡轑阿陽阿

洪志以轑阿屬上黨陽阿屬樂平今以先輩釋地證之陽阿在今山西鳳台縣西北汪士鐸漢志釋地云爲晉上黨郡西南境轑阿卽今山西遼州治周濟晉略表爲晉樂平郡西南境接上黨東北境陽阿安得越上黨屬樂平乎漢時陽阿本屬上黨元和志云後漢分湼氏置陽阿屬上黨洪志於轑阿下亦引元和志云漢末分湼縣置不知後漢湼縣卽前漢之湼氏縣據吉甫書則轑阿陽阿同爲一地證之今地固區以別未應歧誤若此竊疑漢末省上黨南境之陽阿更於上黨之北境置轑阿旋置樂平遂爲屬縣晉改轑阿爲轑陽故晉志樂平有轑陽上黨無陽阿洪志據元和志寰宇記言轑陽爲陽阿所改疑因循舊誤

未可信也

樂平郡

晉志序例魏武置郡十二其一樂平劉逵魏都賦注延康元年芝草生於樂平郡水經注後魏地形志云漢獻帝置晉志樂平郡下又云晉太始中立今考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獻帝起居注所載并州諸郡尚無樂平郡名則郡與新興先後所置也晉書文帝紀魏甘露三年天子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封帝爲晉公是魏末樂平尚未省然通典元和志寰宇記皆言晉立樂平疑與東莞郡同省于魏晉閒也魏志管甯傳張琰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據魏武紀幹領并州在建安十年其時已有樂平縣晉志樂平郡置於建安二十年是樂平縣先置後乃即縣立郡洪志謂與郡同置非也晉志樂平郡屬沾樂平二縣并著水經注淸漳水下引晉太康志云樂平縣本名沾縣漢之故縣元和志寰宇記云樂平縣本漢沾縣晉於此置樂平郡又別置樂平縣考沾樂平二縣雖在一境實分二治疑漢末改沾曰樂平晉太始中復置郡時仍沿魏舊故太康志云本名沾縣漢之故縣也後又復置沾縣移置樂平縣故元和志云晉於此置郡又別置縣也今不錄沾縣

新興郡

洪志云寰宇記引闞駰十三州志建安中魏武集荒郡之戶以爲縣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九原等縣屬并州又云魏立新興郡於漢汾陽縣地今考樂史於靜樂縣下云漢汾陽舊地後漢末屬九原縣則知漢汾陽縣建初後省入九原十三州志云立郡九原縣界寰宇記云汾陽界其實一也 元和志魏武鳩集散亡又立平城馬邑二縣屬新興郡晉時還屬雁門魏志牽招傳太和二年烏丸校尉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軍到故平城便皆潰散曰故城則魏武所復立者當亦與雲中廣牧等縣同時徙置陘南可知矣元和志云晉屬雁門則終魏之世未廢二縣又可知矣惟據魏武紀省雲中等四郡郡置一縣領其民似新興初置但有九原定襄雲中廣牧四縣其置平城馬邑二縣蓋又在置郡之後矣

魏幽州部十二

漢獻帝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五 魏王操	幽州 治薊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見考	涿郡 治涿	涿	良鄉	方城	遒	故安	范陽 侯國建安十六年曹操封此二十二年徙封宛	北新城	容城 中興後省魏志孫禮傳容城人疑漢末復立	廣陽郡 郡國志注永平八年復置治薊
魏文帝丕 黃初七	幽州 文帝即位復置治薊	涿郡 魏紀黃初七年改名范陽郡	涿	良鄉	方城	遒	故安	范陽 黃初三年追封曹矩爲范陽公嗣子敏黃初五年以臨晉侯改封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	北新城	容城	廣陽郡 黃初二年宏農侯幹進爵封燕公改燕國
明帝叡 太和六 青龍四 景初三	幽州	范陽郡	涿	良鄉	方城 侯國景初二年封劉放此	遒	故安	范陽	北新城	容城	燕國 太和六年下邳王宇徙封此復改燕國
齊王芳 正始九 嘉平六	幽州	范陽郡	涿	良鄉	方城 侯國嘉平二年放薨子正嗣	遒	故安	范陽	北新城	容城	燕國
高貴鄉公髦 正元二 甘露五	幽州	范陽郡	涿	良鄉	方城 侯國	遒	故安	范陽	北新城	容城 侯國正元二年盧毓封此	燕國 正元中增宇邑
陳留王奐 景元三 咸熙二	幽州	范陽郡	涿	良鄉	方城 子相咸熙元年改封正方城子	遒	故安	范陽	北新城	容城 侯國甘露二年毓薨孫藩嗣	燕國 景元中又增邑

薊	安次	昌平	軍都	廣陽	漁陽郡 治漁陽晉志序例魏武省漁陽郡誤見考	漁陽	潞	雍奴	泉州	狐奴	安樂 漢末廢	傂奚 輿地廣記漢後省
薊 三年改封河間黃初三年徙封樊公抗爲薊公四年改封屯留	安次	昌平 護鮮卑校尉屯此	軍都	廣陽	漁陽郡	漁陽	潞	雍奴	泉州	狐奴		
薊	安次	昌平	軍都	廣陽	漁陽郡	漁陽	潞	雍奴	泉州	狐奴 魏志本紀景初二年省	安樂 本紀景初二年復置	
薊	安次	昌平	軍都	廣陽	漁陽郡	漁陽	潞	雍奴	泉州		安樂	
薊	安次	昌平	軍都	廣陽	漁陽郡	漁陽	潞	雍奴	泉州		安樂	
薊	安次	昌平	軍都	廣陽	漁陽郡	漁陽	潞	雍奴	泉州		安樂 公國水經注沽水下引魏遺記晉封劉靖子此	

平谷

三國郡縣表　卷五　魏幽州部十二　三

獷平
右北平郡治土垠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上谷郡治沮陽　居庸　沮陽　潘

北平郡寰宇記魏去右字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上谷郡水經注魏治居庸　居庸　沮陽　潘

北平郡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上谷郡　居庸　沮陽　潘

北平郡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上谷郡　居庸　沮陽　潘

北平郡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上谷郡　居庸　沮陽　潘

北平郡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上谷郡　居庸　沮陽　潘

廣甯　涿鹿　下洛　甯　雊瞀　代郡治高柳　代　平舒　當城　高柳　桑乾　道人

廣甯　涿鹿　下洛　代郡晉志治代當是魏徙　代　平舒　當城

廣甯　涿鹿　下洛　代郡　代　平舒　當城

廣甯　涿鹿　下洛　代郡　代　平舒　當城

廣甯　涿鹿　下洛　代郡　代　平舒　當城

廣甯　涿鹿　下洛　代郡　代　平舒　當城

三國郡縣表　卷五　魏幽州部十二　四

馬城　班氏　狋氏　北平邑　東安陽右八縣地爲鮮卑所[illegible]邑殘[illegible]荒之地　遼東郡治襄平魏志公孫度傳初平元年度自立爲平州牧建安九年死子康嗣康死弟恭立皆屯襄平

遼東郡

遼東郡太和二年公孫淵篡度恭位景初元年自立爲燕王二年司馬懿滅之遼東五郡入魏

遼東郡

遼東郡

遼東郡

襄平　汶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平郭　沓疑即故沓氏縣　北豐疑漢末立見考

襄平　汶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平郭公孫度傳文帝封公孫恭爲平郭侯　沓　北豐

襄平　汶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平郭　沓　北豐

襄平晉志魏置東夷校尉居此　汶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平郭　東沓疑因齊郡立新沓縣故此加東字見考證　北豐

襄平　汶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平郭　東沓　北豐

襄平　汶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平郭　東沓　北豐

按 望平 番汗 遼西中遼郡 魏志公孫度傳初平元年度分遼東置遼西中遼郡縣未詳 遼東屬國 昌黎 郡國志作昌遼見考證 賓徒
望平 遼西中遼郡 公孫氏廢之見考證
望平 移元菟 遼西中遼郡 公孫淵滅郡復合於遼東
遼東屬國 魏本紀正始五年復置遼東屬國改昌黎郡方輿紀要治昌黎 昌黎 正始五年與屬國同立 賓徒 晉志作徒疑亦
昌黎郡 昌黎 賓徒
昌黎郡 昌黎 賓徒

徒河 無慮 險瀆 房 遼西郡 治陽樂 陽樂 肥如 海陽 臨渝 令支
遼西郡 陽樂 肥如 海陽 臨渝 廣地記晉省入陽樂 令支 廣地記與縣至
遼西郡 陽樂 肥如 海陽 臨渝 令支
僞郡縣立 遼西郡 陽樂 肥如 海陽 臨渝 令支
遼西郡 陽樂 肥如 海陽 臨渝 令支
遼西郡 陽樂 肥如 海陽 臨渝 令支

元菟郡 治高句驪公孫康徙郡於遼東北二百里東僑置高句驪縣爲郡治魏因之見考證 高句驪 高顯 西蓋馬 上殷台
晉省 元菟郡 高句驪 高顯
元菟郡 高句驪 高顯
元菟郡 高句驪 高顯 望平 故屬遼東晉志屬元菟疑破淵後移來
元菟郡 高句驪 高顯 望平
元菟郡 高句驪 高顯 望平

候城 遼隊 帶方郡 魏志東夷傳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 帶方 列口 樂都 長岑 提奚
帶方郡 帶方 列口 樂都 晉志作南新志釋地晉改樂都爲南新 長岑 提奚
帶方郡 帶方 列口 樂都 長岑 提奚
帶方郡 帶方 列口 樂都 長岑 提奚
帶方郡 帶方 列口 樂都 長岑 提奚
帶方郡 帶方 列口 樂都 長岑 提奚

含資
海冥
樂浪郡 治朝鮮
朝鮮
屯有
渾彌
遂城
鏤方
駟望
帶方
列口
樂都

含資
海冥
樂浪郡
朝鮮
屯有
渾彌
遂城
鏤方
駟望

含資
海冥
樂浪郡
朝鮮
屯有
渾彌
遂城
鏤方
駟望

含資
海冥
樂浪郡
朝鮮
屯有
渾彌
遂城
鏤方
駟望

含資
海冥
樂浪郡
朝鮮
屯有
渾彌
遂城
鏤方
駟望

含資
海冥
樂浪郡
朝鮮
屯有
渾彌
遂城
鏤方
駟望

長岑
提奚
含資
海冥 右七縣移帶方
䛁邯
浿水
占蟬
增地
昭明

平州 景初二年滅公孫淵合遼東五郡置尋還合幽州見考證

[illegible]

遼東郡
遼西郡
樂浪郡
元菟郡
帶方郡

考證

幽州

魏志武紀建安十八年詔幷十四州爲九州其時涼州之省見於張既傳幷州之省見於梁習傳而幽州省置史無明文宣化志云建安十八年省幽幷屬冀曹丕初纂經略邊土更置幽州後漢書百官志第五引獻帝起居注云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冀州兼得涿郡漁陽廣陽右北平上谷代郡遼東遼東屬國遼西元菟等郡則不言省而與幷涼同時所省不言復置而與幷涼同時復置無可疑也今據起居注

范陽郡

洪志於郡屬錄長鄉縣引水經注云即前漢陽鄉縣太康地志有疑魏時所立按寰宇記前漢陽鄉後漢省晉復置爲長鄉縣涿州志亦云晉初置今不錄

漁陽郡

洪志不錄漁陽郡蓋據晉志序例以漁陽爲魏武所省也今考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獻帝起居注詳載幽州諸郡尚有漁陽魏志明紀景初二年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晉書張華傳父平魏漁陽郡守據此諸文知郡非魏武所省也近嚴觀元和補志云晉時始廢漁陽郡似爲得之

昌黎郡

洪志漢遼東屬國魏升作郡今考魏志齊王芳紀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都尉立昌黎縣以居之據此則遼東屬國漢已省廢

魏志公孫瓚傳瓚爲遼東屬國長史時在光和前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獻帝起居注所載幽州屬郡猶有遼東屬國蓋廢於公孫氏至是復置也其改爲昌黎郡疑當在是年立縣後矣　又考晉志云昌黎郡漢屬遼東屬國魏置郡是漢有昌黎縣也然二漢志無昌黎縣名郡國志昌遼故天遼屬遼西前志遼西郡有交黎無天遼顧炎武考古錄疑昌遼故天遼五字當作昌黎故交黎檢安帝紀鮮卑攻夫犂營章懷注云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又作扶黎章懷注同然則前漢名交黎後漢名夫黎又改曰昌黎後與屬國同廢入魏復

置又爲郡也

東沓北豐

魏志齊王芳紀景初三年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正始元年遼東汶北豐二縣民流徙渡海據此則遼東確有東沓北豐二縣郡國志有沓氏縣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載淵表云賊七八千人到沓津下又云別遣將韓起等馳行至沓通鑑青龍元年載陸瑁疏云沓渚去淵道里尚遠胡注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下又云景初三年東沓縣民渡海即沓渚之民東沓沓氏似是一地然魏略作沓不曰東沓亦不曰沓氏疑漢末去氏爲沓魏以齊郡立有新沓故於遼東之沓加東以別之承祚或由後言之耳

候城無慮

郡國志元菟郡下候城故屬遼東蓋自遼東改屬者而遼東仍有一候城遼東屬國有無慮亦移自遼東而遼東又著之似皆重出今不錄

元菟郡

魏志東夷傳漢武開元菟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靈帝建甯二年句驪王伯固降遼東熹平中伯固乞屬元菟通鑑青龍元年公孫淵斬吳使秦旦等六十人於元菟元菟在遼東北二百里胡注云此非元菟舊治也據此則漢末元菟已徙近遼東考東夷傳公孫康破句驪焚燒邑落句驪王伊

夷模更作新國王弟拔奇詣康降還住沸流水疑是時元菟屢被寇故徙近遼東又因拔奇之降故又僑置句驪以爲郡治也

平州

晉志魏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幽州方輿紀要引典略云景初二年始以遼東昌黎等五郡爲平州均不言有遼西今考昌黎置郡當在正始中景初二年安得有昌黎郡乎昌黎蓋遼西之譌　又魏志公孫度傳初平元年度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平州之號始此迨恭淵之際或自稱太守或自稱燕王平州之名久已不著蓋公孫度一時自稱固不同於建置也今從晉志　又案魏志蔣濟傳注引司馬彪戰略云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攻遼東考豫傳太和末豫領烏丸校尉以本官督青州兵往討遼東不云其爲平州刺史且平州置於公孫滅後當景初末太和中安得有平州刺史乎或豫領平州在魏置平州時領州未幾旋亦見省故承祚遺之彪蓋由後言之耳

蜀州郡總目

益州統郡二十二

蜀郡領縣七 汶山領縣八 犍爲領縣六 江陽領縣三

漢嘉領縣四 廣漢領縣五 東廣漢領縣四 梓潼領縣六

巴西領縣八 巴郡領縣四 巴東領縣五 涪陵領縣五

漢中領縣五 武都領縣六 陰平領縣二 朱提領縣五

越嶲領縣十 建甯領縣十 牂柯領縣七 永昌領縣八

興古領縣五 雲南領縣七

炎興元年通計有州一郡二十二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縣一百

三十九

炎興元年吏四萬人王隱蜀記

炎興元年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同上

炎興元年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同上

盱眙吳增僅學

蜀益州部

漢	蜀先主	後主
漢獻帝 劉焉劉璋 初平四興平二建安元年至建安十八年	蜀先主 獻帝建安十九年至建安二十五年 蜀漢章武二	後主 建興十五延熙二十景耀五炎興一
益州 蜀志二牧傳靈帝中平五年焉爲益州牧興平元年焉子璋嗣刺史故治雒徙治緜竹後又徙治成都	益州 先主建安十九年劉璋降先主遂定益州二十四年羣臣表上獻帝立先主爲漢中王章武元年即帝位於成都遂都焉	益州
蜀郡 治成都	蜀郡	蜀郡
成都	成都	成都
郫	郫	郫
江原	江原	江原
繁	繁	繁
廣都	廣都	廣都
臨邛	臨邛	臨邛
	湔 蜀志後主傳裴注湔縣屬蜀郡通鑑胡注引沈約曰蜀漢所立	湔
緜虒道	右五縣移汶山	
汶江道		
蠶陵		
廣柔		
湔氐道		
	汶山郡 建安末先主以蜀郡北部置見考證水經注治緜虒	汶山郡

犍爲郡 治武陽
武陽

南安
資中
牛鞞
僰道

南廣
漢安
江陽
符節 右三縣移江陽
江陽郡 建安十八年劉璋分犍爲置見考證輿地廣記

綿虒 晉志作汶川見考證
汶江
氐道 水經注釋蜀譏前氐道曰氐道晉志作升遷見考證
蠶陵
廣柔
都安 沈志蜀立輿地廣記蜀置屬汶山
白馬 沈志引太康志與樂本名白馬屬汶山洪志疑蜀立
平康 姜維傳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定之疑蜀立
犍爲郡
武陽

南安
資中
牛鞞
僰道
新道 疑蜀立蜀志李嚴傳嚴爲犍爲太守越嶲夷帥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云云一本作新道城未詳孰是
朱提
江陽郡

綿虒
汶江
氐道
蠶陵
廣柔
都安
白馬
平康
犍爲郡
武陽

南安
資中
牛鞞
僰道
江陽郡

治漢安
漢安
江陽 輿地廣記蜀屬江陽
符節 郡國志作苻漢志釋地云此符之誤文
蜀郡屬國 治漢嘉
漢嘉
徙
嚴道
旄牛
青衣 疑漢末復置見考證
廣漢郡 治雒

雒
新都
緜竹
什方
郪
廣漢
德陽
梓潼
涪

漢安
江陽
符節 蜀志輔臣贊王士爲符節長輿地廣記東漢曰符節晉曰符屬江陽
漢嘉郡 晉志章武元年以蜀郡屬國爲郡治漢嘉
漢嘉
徙 輿地廣記蜀屬漢嘉
嚴道 注同前
旄牛
青衣 疑復省
廣漢郡

雒
新都
緜竹
什方
陽泉 沈志蜀分緜竹立屬廣漢
郪
廣漢
德陽
五城 沈志引何承天志劉氏立元和志蜀先主立屬廣漢

漢安
江陽
符節
漢嘉郡
漢嘉
徙
嚴道
旄牛
廣漢郡

雒
新都
緜竹
什方
陽泉 右四縣移東廣漢

葭萌 白水 右四縣移梓潼

梓潼郡 常志建安二十二年蜀分廣漢蒲治梓潼 梓潼 元和志蜀屬梓潼 涪 注同前 漢壽 故葭萌縣常志劉氏更名屬梓潼 白水 常志屬梓潼

東廣漢郡 後主分廣漢四縣置治郪見考證 郪 廣漢 德陽 五城 梓潼郡 梓潼 涪 漢壽 白水

巴郡 故治江州興平元年劉璋分巴以江州為永甯郡治而巴郡徙治安漢建安六年改名巴西寰宇記劉璋改巴郡為巴西遂自安漢徙治閬中見考證 閬中 安漢 西充國 故曰充國初平四年分立南充國此遂加西字蜀志輔臣贊李福為西充國長沈志引太康志屬巴西 南充國 沈志引巴記初平四年分充國立蜀志張嶷傳巴西南充國人

漢德 晉志劉氏立屬梓潼 昭歡 沈志疑是蜀立見考證 巴西郡 閬中 安漢 西充國 南充國

漢德 昭歡 巴西郡 閬中 安漢 侯國建興十五年王平分此 西充國 南充國

墊江 宕渠 宣漢 漢昌 江州 枳 臨江 平都 樂城 據常志縣當是漢末立見考證 常安 涪陵 右七縣移永甯 魚復 朐忍 右二縣移固陵 永甯郡 興平元年劉璋分巴郡置建安六年改名巴郡寰宇記治江州 江州 枳 臨江 平都 樂城 常安 涪陵 移巴東蜀國

墊江 宕渠 建安二十三年別立郡尋省還 宣漢 宕渠郡省復屬 漢昌 注同前 巴郡 江州 蜀置江州都督屯此為重鎮 枳 臨江 平都 樂城 常安

墊江 移巴郡 宕渠 延熙中又置郡旋又省還侯國句扶封此見王平傳 宣漢 宕渠郡省復屬 漢昌 注同前 巴郡 江州 枳 臨江 平都 常志延熙十七年省 樂城 注同前 常安 注同前 墊江 沈志建興十七年自巴西移來

固陵郡 興平元年劉璋分巴郡置建安六年改名巴東 常志治魚復
魚復
朐忍
巴東屬國 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置治涪陵
涪陵
丹興 寰宇記建安六年劉璋分涪陵置屬巴東屬國
漢葭 注同前 葭常志作髮
永寧 注同前

巴東郡 常志建安二十一年先主復改為固陵[illegible]章武元年復改名巴東
永安 常志章武二年改今名蜀置永安郡督屯此為重鎮
朐忍
漢豐 寰宇記建安二十一年蜀先主分朐忍西北界置屬固陵
羊渠 據常志先主復置固陵屬縣六其一羊渠疑與漢豐同時置
北井 郡國志無此縣據常志固陵故屬宜都先主復置州時所移來疑先主所置沈志引太康志
巫 縣先屬巴東太始五年移建平興常志合故屬宜都常志建安二十一年移來二十四年宜都郡為吳有縣亦入吳
涪陵郡 建安末先主改屬國為郡元和志治涪陵見考證
涪陵
丹興
漢葭
萬寧 寰宇記先主改今名
漢復 寰宇記先主改郡時所立

巴東郡
永安
朐忍
漢豐 晉書宣帝紀帝至朐忍破蜀新豐縣新豐疑即漢豐之訛
羊渠 沈志引何承天志蜀建興八年[illegible]州牧[illegible]改羊渠立南浦縣常志[illegible]平後始省羊渠立南浦今從常志
北井
涪陵郡 寰宇記引太康志省丹興縣移郡理漢復
涪陵
丹興 常志蜀時省漢元所統五縣丹興其一縣蓋後主省
漢葭
萬寧
漢復
漢平 常志延熙十一年置治涪陵

漢中郡 元和志建安中張魯據此改郡曰漢寧治南鄭
南鄭
褒中
沔陽
成固
西城
安陽
錫
上庸
房陵

宕渠郡 寰宇記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分巴西置尋省還巴西
宕渠 據常志宕渠郡屬有此縣
宣漢 注同前
漢昌 注同前
漢中郡 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魏武平漢中復漢寧為漢中郡二十四年先主勒兵漢中魏武引軍退先主遂有南鄭等四縣地
南鄭 蜀置漢中都督屯此為重鎮
褒中
沔陽
成固
南鄉 寰宇記魏分成固立屬漢中建安二十年地入魏二十四年夏地入蜀二十五年秋復入魏見魏荊州考證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西陽 蜀後主時旋置旋省見考證
宕渠郡 延熙中後主復分巴西置後又省見考證
宕渠 郡省縣仍還巴西
宣漢 注同前
漢昌 注同前
漢中郡
南鄭
褒中
沔陽
成固
南鄉
武都郡 治下辨先屬雍[illegible]建興七年入蜀
下辨 常志一曰武街
河池
沮 寰宇記[illegible]志一曰武興蜀以其地當衝要道[illegible]

犍爲屬國 治朱提
朱提
漢陽
越巂郡 治邛都
邛都
臺登

朱提郡 常志建安十九年先主改爲郡水經注若水下
庲降都督 蜀置統南中諸郡初治南昌旋徙治平夷
云蜀治朱提
朱提
漢陽
南廣 故屬犍爲常志屬朱提
堂琅 中興省常志屬朱提方輿紀要蜀復立
南昌 輔臣贊鄧方爲朱提庲降都督住南昌縣蓋漢末立
越巂郡
邛都
臺登

爲武興督守之
武都
羌道
上祿
故道 寰宇記司馬懿襲蜀至此鞏昌府志三國爲蜀魏之界
陰平郡 先屬魏建興七年入蜀治陰平
陰平
廣武 沈志蜀立
庲降都督 延熙中又徙治味縣見考證
朱提郡
朱提
漢陽
南廣 別置郡後復省
堂琅
南昌
南廣郡 延熙中分朱提置後省見考證
南廣
越巂郡 常志建興初移治安上延熙二年還治邛都考證
邛都
臺登

闌
蘇示 郡國志作示
會無
定筰
卑水
三縫
潛街
遂久
青蛉
姑復 常志無晉志屬雲南疑漢末省東晉復立
靈關道 輿地廣記後廢
筰秦
大筰 常志漢末省
益州郡 治滇池
滇池
味
昆澤
同瀨
同勞
建伶
連然
牧靡 郡國志作靡

闌 常志云今省則蜀有此縣
蘇祁 蜀志張嶷傳作祁晉志同
會無
定筰
卑水
三縫
潛街
安上 疑蜀立張嶷傳作安定疑誤見考證
馬湖 常志云晉初省疑縣亦蜀立
遂久
青蛉
常志無疑蜀省
益州郡 通鑑胡注蜀初與蜀郡太守同治成都郭下
滇池
味
昆澤
同瀨
同勞
建伶
連然
牧麻 常志晉志均作麻

闌
蘇祁
會無
定筰
卑水
三縫
潛街
安上
馬湖
右二縣移雲南
建寧郡 常志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治味縣
滇池
味
昆澤
同瀨
同勞
建伶
連然
牧麻

秦臧 穀昌 雙柏 俞元 勝休 梇棟 毋掇 賁古

秦臧 穀昌 雙柏 俞元 勝休 梇棟 毋掇 賁古

秦臧 穀昌 雙柏 俞元 勝休 沈志引何志云故屬建甯晉武從漢古郡治之則蜀時仍屬建甯
移雲南
移興古
移雲南
存䮠 中興省寰宇記武侯南征置存䮠戍後改為縣
新定 太康志常志均有疑武侯新定南中時所置
毋單 故屬牂柯水經注蜀漢建興中移屬建甯

律高 牂柯郡 治故且蘭 故且蘭 談指 夜郎 毋斂 鐔 平夷

牂柯郡 沈志晉武帝復立當是蜀省
且蘭 常志晉志均作且蘭沈志云太康志無此縣未詳
談指 夜郎 毋斂 鐔 平夷

修雲 沈志晉武帝分建甯郡修雲俞元二縣復立律高則修雲當是蜀立
伶邱 伶晉志作泠今從常志
牂柯郡 且蘭 談指 夜郎 毋斂 鐔 平夷

毋單 西隨 宛溫 句町 鐔封 進乘 漏卧 談槀 漏江 同竝

毋單 西隨 宛溫 句町 鐔封 常志無晉志有疑蜀省晉後復立 注同前 沈志晉武帝復立當是蜀省 注同前

廣談 沈志引太康志縣屬牂柯常志有疑是蜀初立
移建甯
移雲南
右三縣移興古

永昌郡 治不韋
不韋 比蘇 巂唐 哀牢 博南 雲南 楪榆

永昌郡 常志云故郡治不韋今郡治永壽則蜀時仍治不韋
不韋 比蘇 巂唐 哀牢 博南 雲南 楪榆

永昌郡
不韋 比蘇 巂唐 哀牢 博南
右二縣移雲南
永壽 常志晉志有疑蜀置南 新志詳前
雍鄉 注詳前
南涪 注同前

興古郡 蜀志後主傳建興三年分建甯牂柯立水經注溫水下云治宛溫

宛溫

句町 常志屬興古

鐔封 沈志引太康志屬興古

西豐 故毋掇縣沈志引太康志屬興古劉氏曰蜀置

漢興 常志屬興古沈志縣名漢興當非晉立二志無疑蜀漢時置

雲南郡 蜀志後主傳建興三年分牂柯永昌置常志分越嶲建甯蓋分四郡所置寰宇記治梇棟

梇棟

雲南 沈志引太康志屬雲南常志同

青蛉 注同前

楪榆 注同前

遂久 注同前

貫古 常志屬雲南

西隨 注同前

考證

汶山郡

沈志引太康志漢武帝立孝宣地節三年合蜀郡劉氏又立今考後漢書冉駹夷傳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蜀志陳震傳震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蓋靈帝置郡後尋又還爲都尉建安末年先主又改爲郡也

汶江

洪志據晉志作汶山今按元和志汶江晉改曰廣陽寰宇記云晉改綿虒曰汶山知蜀時有汶江無汶山也今不從洪志

氐道

洪志郡屬有升遷縣據沈志引太康志屬汶山因疑縣爲蜀立今考水經注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縣本秦置後爲昇遷縣趙一清水經注釋於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句下注云蜀漢號湔氐道曰氐道晉改曰昇遷其說與酈注合疑蜀因別立湔縣改湔氐道爲氐道也

江陽郡

洪志漢末劉璋分犍爲郡置水經注故犍爲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郡蜀志楊戲傳注劉璋聞程畿之答龐羲遷畿爲江陽太守郡蓋爲畿而立而晉志云蜀章武元年始置今考益州初定劉邑彭羕爲江陽太守明非至章武元年始置可知當以蜀志及水經注爲

是
漢嘉郡青衣
沈志漢嘉故青衣縣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名漢嘉是漢嘉卽青衣
今考蜀志先主傳諸臣勸進表有青衣侯向舉似青衣縣漢末復置
惟輿地廣記云蜀先主置漢嘉郡領漢嘉徙陽嚴道旄牛四縣亦不
及青衣縣或蜀初又廢矣
東廣漢郡
常志延熙中分廣漢四縣置東廣漢郡咸熙初省晉志建興二年立
魏景元中平蜀省二書言省郡先後大略相同（魏以景元四年收蜀次年改元咸熙二說似異而實同）惟置郡一云延熙一云建興未知孰是要之此郡旣爲蜀亡

始廢補志卽當列目洪志不錄似疏通鑑胡注云東廣漢郡治郪縣
一統志云晉之廣漢郡卽蜀之東廣漢郡證以今地亦合今據錄入
梓潼郡漢德昭歡
晉志劉備立漢德以爲梓潼郡洪志不錄今考晉志有劍閣縣常志
無方輿紀要引輿地記云蜀先主以霍峻爲梓潼太守始置劍閣縣
通鑑胡注蜀分廣漢置梓潼郡劍閣縣屬焉竊疑劍閣縣如爲蜀立
常志豈得不載沈志云漢壽晉改曰晉壽與地廣記云晉桓溫平蜀
分晉壽置劍閣縣殆爲近實又洪志郡屬有昭歡縣晉志作邵歡今
考沈志邵陵郡之昭陽縣建安郡之昭武縣晉武帝皆改曰邵蓋因
避昭字而改沈曰蜀立得之　又案舊刻常志蜀分廣漢置梓潼郡

屬縣六曰梓潼曰涪曰漢壽曰白水曰廣漢曰德陽郪水廖氏校本
謂廣漢郡之廣漢縣德陽縣自在常氏蜀志中不得屬梓潼其說極
確然倂廣漢德陽二縣爲漢德一縣因改屬縣六爲屬縣五似猶不
合以沈志晉志考之其一疑卽昭歡也
三巴
分巴始末舊說不同郡國志注引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初平無六年當作元年）趙穎（蜀志劉焉傳及水經注均作趙韙）分巴爲二郡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爲
治安漢以下爲永甯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甯爲巴東郡以墊
江爲巴西郡此一說也常志獻帝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
建議分巴爲二郡穎欲得巴舊名故白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

巴郡江南龐羲爲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爲永甯郡朐忍至魚
復爲固陵郡建安六年魚復蹇胤白璋爭巴名乃改永甯爲巴郡以
固陵爲巴東郡（此下當有以巴郡爲巴西郡七字常志無蓋省文也）徙羲爲巴西太守此一說
也晉志初平元年劉璋分巴郡立永甯郡建安六年改永甯爲巴東
以巴郡爲巴西郡二十一年先主分巴郡立固陵郡（此先主復改巴東爲固陵郡非分置也參考常志自明）章武元年又改固陵爲巴東郡巴西郡爲巴郡此一說
也諸地志於此互有從違莫宗一是如譙氏之說則建安六年以後
無巴郡如晉志之說則章武元年以後無巴西然建安六年以後劉
璋有巴郡太守嚴顏（蜀志張飛傳）章武元年以後先主有巴西太守閻芝
（蜀志馬忠傳）明其時有巴郡與巴西且巴記旣云巴郡以墊江爲治矣安

漢在墊江上游永甯在墊江下游安漢焉能越境以隸永甯乎晉志既云以巴郡爲巴西是建安中無巴郡矣安得二十一年又分巴郡立郡乎既云分巴郡立固陵是建安中有巴郡矣安得章武元年又以巴西郡爲巴郡乎凡此矛盾徒滋疑誤諸家之說惟常志最可憑信試以今地明之從峽江泝流西上至夔州府爲魚復又西上至雲陽縣爲朐忍此常氏所謂朐忍至魚復之固陵郡也由雲陽西南至忠州爲臨江又西南至重慶府爲江州此常氏所謂江州至臨江之永甯郡也自重慶泝嘉陵江(卽閬水)北上至合州爲墊江又北至順慶府爲安漢又北至保甯府爲閬中此常氏所謂墊江以上之巴郡也建安十九年諸葛亮留關侯守荆州與張飛趙雲泝流克巴東此巴東卽固陵所改者也既克巴東遂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此巴郡卽永甯郡所改者也既下巴郡遂克巴西此巴西卽巴郡所改者也以是互證常氏不特於三巴事有首尾其於上下接壤亦復言下可指夫譙以蜀人紀蜀事宜無舛誤意其中或有脫文至晉志則依違于巴記常志語多糾葛洪氏據之失之未審或曰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魏武分巴以樸胡爲巴東太守杜濩爲巴西太守(資治通鑑有以任約爲巴郡太守七字)似劉璋既分復合至魏武又復分者今考建安十八年法正上劉璋箋略言巴東巴西已爲先主所有(蜀志法正傳)十九年張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魏志張郃傳)其非魏武所置可知而魏志云於是始分者自張魯降魏三巴屬縣或有改省當時建置必以某某縣爲

巴東某某縣爲巴西舊史書之遂謂三巴之名定自太祖承祚作志當據其文而三巴名之所起自可於史志參互得之或又曰魏志董卓傳注引漢紀蔡邕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考其時爲初平元年是三巴之改當在建安六年以前不知後漢書蔡邕本傳邕遷巴郡太守非遷巴東此巴東乃傳寫之誤當據范書改正也　又考水經注云初平元年劉璋嗣位以趙韙爲征東中郎將奏分巴郡據蜀志劉焉傳劉璋嗣位以韙爲征東中郎將事在興平元年(通鑑同)則分巴亦興平元年事矣巴記常志水經注晉志均作初平蓋相承之誤也今據劉焉傳更正

巴郡　樂城　常安

常志郡屬有樂城常安二縣云蜀延熙十七年俱省又云三巴分後巴郡屬縣七曰江州曰枳曰臨江曰平都曰樂城曰常安曰墊江則樂城常安俱爲漢末所立可知然其時墊江一縣已移巴西實只六縣建興十五年墊江移還巴郡方得七縣之數其後平都樂城常安三縣同時俱省故常志又云魏咸熙元年但四縣也

巴西郡

洪志郡屬有葭萌岐㮨二縣蓋據晉志錄入常志無今不錄

涪陵郡

常志三巴既分於是涪陵謝本白璋求以丹興漢髮二縣爲郡初以爲巴東屬國後遂爲涪陵郡分後巴郡屬縣七寰宇記漢獻帝建安

中涪陵[illegible]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葭二縣璋又分
涪陵立[illegible]縣合四縣置屬國都尉治涪陵先主改爲涪陵郡改永
甯曰萬甯又增立漢復縣後主又立漢平縣是郡創始于璋先主特
改名耳沈志云劉璋分置水經注云魏武分置均誤

酉陽

輿地紀勝溪州三亭縣西北一百九十餘里別有酉陽城乃劉蜀所
置寰宇記漢酉陽在今溪州大鄉界與黔州相去千餘里今三亭縣
西北酉陽城劉蜀所置非漢之酉陽隋圖經并言劉蜀所置酉陽爲
漢酉陽蓋誤認漢酉陽之地方輿紀要酉陽州下引胡氏曰三國時
分置酉陽縣於此屬涪陵晉省今[illegible]志[illegible]言蜀涪陵有酉陽縣蓋

後主時旋置旋省其後又省丹興故太康地記云涪陵領漢復漢葭
漢平涪陵萬甯五縣也寰宇記引

宕渠郡

寰宇記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分巴郡置尋省後主延熙中又置尋又
省常志宕渠郡延熙中置以廣漢王士爲太守郡建九年省今考蜀
志輔臣贊王士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南征轉爲益州太守
將南行爲蠻夷所害云云諸葛南征爲建興三年事則王士遇害亦
當在建興初年安得歿後十餘年又爲宕渠太守耶蓋士爲太守在
先主初置郡時常氏或誤記也　或言常志郡建九年四字爲晉初
紀年譌文[illegible]云地節元年汝

山白姓請騎武說官更賦至重無以供給求省郡郡建以來四十五
年云云今常志無此文當在汝山郡闕文中知常書多以郡建二字立文言非紀年之
偶誤也

漢中郡

洪志郡屬有蒲池縣常志晉志有未詳何時置地處邊要而于蜀無
考疑非蜀立今不錄又有黃金縣云魏黃初中分安陽立後屬蜀漢
今考元和志寰宇記并云黃金縣後魏文帝置晉志有此縣而常志
無似縣爲東晉所置後經省廢至後魏復立也洪志不知所據疑因
後魏誤爲曹魏因文帝誤爲黃初如寰宇記所云略陽故冀城魏黃
初八年改爲隴城以縣隸之其實黃初無八年曹魏無隴城也　又

有興勢縣通典云蜀分成固立今考晉志有興道縣常志無寰宇記
東晉置興道縣屬漢中後廢後魏延昌三年置興勢縣元和志後魏
宣武帝置興勢縣均不言蜀有此縣并以存考

庲降都督朱提郡

洪志先主又立庲降都督統南中七郡治味縣於朱提郡下又云庲
降都督之置在建安二十四年則朱提郡之置當在二十年今考蜀
志李恢傳裴註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甯州晉初置甯州號
爲南中立此職以統之常志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遣安遠將軍
南郡鄧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縣云云與蜀志輔臣贊合
是庲降都督當置於建安十九年不得至二十四年始置也惟常志

又云建安二十年鄧方爲犍爲屬國都尉先主因易名爲朱提太守
與前說十九年不合考先主定蜀爲建安十九年事輔臣贊及常志
皆云鄧方以朱提太守爲庲降都督是朱提置郡確在庲降都督之
前疑舊以常志前說爲是　蜀置四都督惟庲降都督統南中諸郡
異於永安江州漢中三都督故爲列目

南廣郡

常志蜀延熙中置以蜀郡常竺爲太守蜀朝召竺入爲待中巴西令
狐夷代之□□建武九年省今考東晉元帝卽晉王位於建康改元
曰建武次年卽帝位改元曰太興是建武無九年也且水經注云劉
禪延熙中卽南廣縣立郡是南廣縣當隸本郡而沈志引太康志云

屬朱提是晉初已無南廣郡安得至東晉建武時乎常志原文建武
上本有脫字也　又沈志云南廣郡晉懷帝分朱提置據晉書王遜
傳分僰南廣在元帝時似沈志亦誤要之此郡既為晉時復置則郡
爲蜀末所省可知矣

越嶲郡

洪志郡治會無今考常志云章武三年越嶲高叟太帥高定元稱王
都督李承之殺將軍梓潼焦璜破沒郡土丞相亮遣越嶲太守龔祿
住安上縣遙領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建興三年蜀安南
將軍馬忠率越嶲太守張嶷將所領之郡誘殺蘇祈邑君冬逢及其
弟隗渠等又斬斯都耆帥李承之首乃手殺焦璜龔祿者也延熙二

年乃還舊郡云云據此則越嶲初治卭都後因夷叛寄治安上延熙
二年已還治卭都矣會無爲東晉徙治常氏作志時猶以卭都爲郡
治知晉初猶沿蜀舊也　又案常志前条與蜀志張嶷傳略同惟疑
傳作安定縣常志作安上爲小異耳今考常志前後紀事均作安上
卽以嶷傳考之有云自旄牛道絕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則
知疑傳上文作安定者傳寫誤也洪志無安上縣今補　又常志有
潛街縣云是漢末置晉初省又有馬湖縣亦云晉初省則蜀時有此
二縣也洪志均未錄今補

建甯郡俞元

沈志晉武帝咸甯元年分建甯郡修雲俞元二縣復立律高縣似蜀

時當有俞元也然晉志有此縣而常志無常志郡屬有新定縣後又
云建武元年割新定興遷二縣新立平樂三沮二縣立平樂郡今考
郡國志俞元注引華陽國志云裝山在河中洲上今本無蓋闕文知晉初建
甯郡本有俞元今脫去也又常志新定縣已入平樂郡中不應復列
建甯郡下或新定卽俞元之訛

雲南郡

洪志郡屬有永甯縣不詳何時立常志無今不錄

三國郡縣表卷七

吳州郡總目

揚州統郡十四

丹陽領縣十　新都領縣六　蘄春領縣三　會稽領縣十

臨海領縣七　建安領縣九　東陽領縣九　吳郡領縣十三

吳興領縣九　豫章領縣十　廬陵領縣十六　鄱陽領縣九

臨川領縣九　安成領縣六

荆州統郡十五

南郡領縣七　宜都領縣三　建平領縣五　江夏領縣六

武陵領縣十　天門領縣三　長沙領縣十　衡陽領縣十

湘東領縣六　零陵領縣十　始安領縣五　昭陵領縣六

桂陽領縣六　始興領縣六　臨賀領縣六

交州統郡八

合浦領縣七　朱崖領縣二　交阯領縣十　新興領縣四

武平領縣十　九眞領縣六　九德領縣六　日南領縣五

廣州統郡六

南海領縣七　蒼梧領縣九　鬱林領縣九　桂林領縣八

高涼領縣三　高興領縣五

吳天紀四年通計有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三十一此就吳所輯之數言吳志孫皓傳注引晉陽秋作三百一十三

天紀四年吏三萬二千晉陽秋

天紀四年兵二十三萬同上

赤烏七年兵戶九十三萬一千郡國志第一注引帝王世紀云魏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所領數

天紀四年民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萬晉陽秋作二百三十萬此據晉志序例

吳揚州部一

盱眙吳增僅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

漢獻帝 孫堅策權初平四興平二建安元年至魏黃初二年	揚州 漢揚州所屬江東諸郡興平中盡為孫策所有元和志孫策置揚州于建業	丹陽郡 故治宛陵建安末徙治建業	建業 建安十六年自丹徒徙治此故曰秣陵吳志權傳十七年改今名二十五年又徙鄂	丹陽	蕪湖 侯國建安末徐盛封此	宛陵 侯國建安末呂範封此尋改封南昌
吳主權 黃武七黃龍三嘉禾六赤烏十三太元二	揚州	丹陽郡 盡治宛陵見考證	建業 權傳黃龍元年自武昌徙都此	丹陽 侯國權封孫皎子允于此允卒無子弟晞嗣有罪自殺	蕪湖 侯國黃武中盛卒子楷嗣吳于此置督又於縣境置牛渚督扶州督均爲重鎮	宛陵 侯國黃武元年諸葛瑾封此赤烏四年卒子恪己自封侯弟融襲爵
會稽王亮 建興二五鳳二太平二	揚州	丹陽郡	建業	丹陽	蕪湖 侯國	宛陵 侯國建興元年諸葛恪見殺[illegible]飲藥死國除五鳳中又封孫壹于此見孫綝傳
景帝休 永安七	揚州	丹陽郡	建業	丹陽	蕪湖 侯國	宛陵 侯國
烏程侯皓 元興一甘露一寶鼎三建衡三鳳皇三天冊一天璽一天紀四	揚州	丹陽郡	建業 甘露元年皓徙都武昌寶又還	丹陽	蕪湖 侯國	宛陵 侯國皓郎位削壹爵士國除

宣城	陵陽	石城 丹陽都尉治此	始安 孫休立見考證	白陽 注同前	涇	春穀	溧陽 侯國建安末潘璋封此	永平 沈志吳分溧陽立	句容	安吳 沈志吳立見考證	甯國 元和志漢末分宛陵置丹陽	廣德 元和志後漢分故鄣
宣城 侯國黃武初蔣欽子壹封此壹卒無子國除	陵陽 侯國黃武初周泰封此泰卒子邵嗣黃龍二年邵卒弟承嗣	石城 侯國黃武中韓當封此當卒子綜嗣後降魏國除吳于縣境置虎林督爲重鎮	始安	白陽	涇	春穀	溧陽 侯國嘉禾三年璋卒子平嗣以無行徙會稽國除	永平 侯國全尚封此	句容	安吳	甯國	廣德 侯國黃武中徐琨封
宣城	陵陽 侯國	石城	始安	白陽	涇	春穀	溧陽	永平	句容	安吳	甯國	廣德
宣城	陵陽 侯國	石城	始安	白陽	涇	春穀	溧陽	永平	句容	安吳	甯國	廣德
宣城	陵陽 侯國	石城	始安	白陽	涇	春穀	溧陽 侯國何蔣封此	永平 侯國何洪封此	句容	安吳	甯國	廣德

立厲丹陽

懷安 文獻通考吳分宛陵置

故鄣

於潛 洪志引吳錄云舊管字無水至晉始加

此

懷安

臨城 沈志吳立南徽志赤烏中分石城縣地置侯國赤烏中孫楷封此見孫部傳

故鄣 侯國黃武二年賦陵侯朱治徙封此三年卒子才嗣

於潛

懷安

臨城 侯國

故鄣 侯國

於潛

懷安

臨城 侯國

故鄣

於潛

懷安

臨城 侯國

安吉 郡國志注引吳興記中平二年分故鄣置

原鄉 郡國志注中平二年分故鄣置

歙 移新都

黟 同前

湖熟

江乘

安吉

原鄉

沈志孫氏省爲典農都尉注同前

安吉

原鄉

廢廣陵縣 先屬廣陵郡魏初爲境上地赤烏二年地爲吳據以下諸廢縣非吳丹陽屬縣而地

安吉

原鄉

廢廣陵縣

右四縣移吳興

廢廣陵縣

廢堂邑縣 先屬廣陵郡魏後爲境上地赤烏十三年作涂塘地遂屬吳

廢阜陵縣 故屬漢九江郡魏初廢其境上地

立丹陽 根封附列於此用者吳之

廢海陵縣 吳屬同前見考

廢江都縣 同前

廢輿縣 同前

廢堂邑縣

廢阜陵縣

廢海陵縣

廢江都縣

廢輿縣

廢堂邑縣

廢阜陵縣

廢海陵縣

廢江都縣

廢輿縣

廢堂邑縣

廢阜陵縣

歷陽 故屬漢九江郡興平中孫策渡江入吳建安十七年孫權作濡須塢又于此置濡須督遂爲重鎮

臨湖 同前見考證

襄安 同前

居巢 建安中縣屬吳後爲兩界境上地

新都郡 孫權傳建安十三年

廢全椒縣 舊屬九江郡見考

廢歷陽縣 見考

廢臨湖縣

廢襄安縣

新都郡

廢全椒縣

廢歷陽縣

廢臨湖縣

廢襄安縣

新都郡

廢全椒縣

廢歷陽縣

廢臨湖縣

廢襄安縣

新都郡

廢全椒縣

廢歷陽縣

廢臨湖縣

廢襄安縣

新都郡

分丹陽方輿紀要治始新	始新沈志孫權分歙縣立元和志本歙縣華鄉賀齊傳華鄉當作葉	新定沈志吳分歙縣南鄉寰宇記本歙縣安定鄉孫權傳屬新都	犂陽沈志吳分歙縣立孫權傳屬新都	休陽洪志引邑圖吳分歙縣西界立孫權傳屬新都	歙孫權傳屬新都	黟同前	臨川郡建安末年分丹陽置見考證假縣表詳	廬江郡建安初治皖屬吳尋入魏十九年復屬吳徙治尋陽與魏對壘	皖	尋陽建安二十五年移武昌見考證
	始新	新定	犂陽	休陽	歙	黟	臨川郡黃武初省	廬江郡吳初復移治皖赤烏中郡省見考證	皖廬江郡省縣移蘄春見考證	蘄春郡建安初吳立郡尋屬魏黃武二年復入吳見考證
	始新	新定	犂陽	休陽	歙	黟				蘄春郡
	始新	新定	犂陽	海陽休陽邑圖避孫休名改	歙	黟				蘄春郡
	始新	新定	犂陽	海陽	歙	黟				蘄春郡

			會稽郡治山陰	山陰侯國建安末賀齊封此	上虞	始寧郡國志注漢末分上虞南鄉立	餘姚	句章	鄞	鄮	剡	餘暨寰宇記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餘暨曰永興	諸暨	長山郡國志注引英雄交爭記初平三年分烏傷南
蘄春	尋陽自武昌移來吳于縣境置半州督爲重鎮	皖自臨江移來吳于縣境置皖口督爲重鎮	會稽郡	山陰侯國黃龍初齊子達嗣	上虞侯國孫策子紹由吳侯改封此	始寧	餘姚	句章	鄞	鄮	剡	永興	諸暨	長山
蘄春	尋陽	皖	會稽郡太平三年孫綝黜亮爲會稽王	山陰侯國	上虞侯國紹卒子奉嗣	始寧	餘姚	句章	鄞	鄮	剡	永興	諸暨	長山
蘄春	尋陽	皖	會稽郡	山陰侯國	上虞侯國	始寧	餘姚	句章	鄞	鄮	剡	永興	諸暨	長山
蘄春	尋陽	皖	會稽郡	山陰侯國	上虞侯國孫皓時奉坐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始寧	餘姚	句章	鄞	鄮	剡	永興	諸暨	

郡立會稽西部都尉治此				
烏傷	烏傷	烏傷	烏傷	
吳寧 郡國志註引越絕書興平二年分諸暨立	吳寧	吳寧	吳寧	
豐安 沈志興平二年孫氏分諸暨立郡國志注建安四年孫氏分太末立據賀齊傳太末有豐浦鄉當以郡國志注爲確	豐安	豐安	豐安	
太末	太末	太末	太末	
遂昌 郡國志注建安二十三年分太末立	平昌 洪志引記纂淵海赤烏二年改今名	平昌	平昌	
新安 元和志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都尉治此	新安	新安	新安	
定陽 沈志建安二十三年吳分新安立	定陽	定陽	定陽	
	永康 寰宇記赤烏八年分烏傷上浦立屬會稽	永康	永康	右九縣移東陽
	武義 輿地廣記赤烏八年分烏傷置後廢			
建安 寰宇記建安初分候官立南部都尉治此	建安	建安		
漢興 寰宇記建安初分候官立	吳興 黃武初改今名見建安郡考證	吳興		

昭武 沈志吳立元和志本漢治縣地	昭武	昭武		
南平 據賀齊傳漢末已有此縣寰宇記吳永安三年置誤	南平	南平		
候官 漢末立	候官	候官		
東冶 疑漢末分候官立見考證	東冶	東冶		
東安 沈志吳立	東安	東安	右八縣移建安	
	建平 故屬鄱陽疑吳初移來見考證	建平		
章安 東部都尉治此	章安	移臨海		
臨海 寰宇記引太康志吳分章安立臨海屬會稽郡	臨海	同前		
南始平 元和志吳分章安立寰宇記吳初置屬會稽	南始平	同前		
永寧 元和志吳分章安立	永寧	同前		
羅陽 沈志吳立	羅陽	同前		
松陽 寰宇記建安八年分章安南鄉立	松陽	同前		
		臨海郡 吳志孫亮傳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置方輿紀要治章安	臨海郡	臨海郡

章安 元和志吳分章安置臨海郡侯國太平三年孫奮封此
臨海 寰宇記引太康志少帝改臨海郡縣又爲臨海
永寧 元和志吳分永寧置臨海郡
南始平 輿地廣記吳屬臨海
羅陽 注同前
松陽 注同前
羅江 沈志吳立屬臨海疑

章安 侯國
臨海
永寧
南始平
羅陽
松陽
羅江

章安 皓殺奮國除
臨海
永寧
南始平
安陽 沈志孫皓改今名
松陽
羅江

與郡同立

建安郡 吳志孫休傳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置輿地廣記治建安
建安
吳興 寰宇記吳屬建安
將樂 寰宇記永安三年分建安校鄉立
昭武 輿地廣記吳屬建安郡
南平 吳興地廣記吳立建安
候官 元和志吳改屬建安

建安郡
建安
吳興
將樂
昭武
南平
候官 侯國

侯國永安三年封留略十羌爲候官侯
建平 寰宇記吳屬建安
東安 注同前
東冶

建平
東
東冶
東陽郡 吳志孫皓傳寶鼎元年以會稽西部置輿地廣記治長山寰宇記吳理烏傷今從輿地廣記
長山
烏傷 寰宇記引吳錄地理屬東陽
永康 輿地廣記屬東陽

吳郡 治吳建安元年孫策領會稽太守屯此策以事授權十四年徙丹徒黃初二年文帝封權爲吳王
吳 侯國建安二年魏武表封孫策爲吳侯

吳郡
吳 侯國權稱尊號封權子紹于此後改封上虞

吳郡
吳 侯國五鳳中孫基封此見孫綝傳

吳郡
吳 侯國

平昌 注同前
定陽 注同前
吳寧 金華府志屬東陽
豐安 注同前
太末 衢州府志屬東陽
新安 注同前
吳郡
吳 侯國

由拳	禾興 故由拳縣張昭封此尋徙封婁朱桓又封此赤烏元年卒子異嗣黃龍三年縣野稻自生改今名赤烏五年立子禾為太子又改縣名嘉興	嘉興 侯國太平二年異為孫綝所害國除	嘉興	嘉興 侯國皓即位封陸凱于此
海鹽	海鹽	海鹽	海鹽	海鹽
海昌 海昌屯田都尉治此縣蓋漢末立見考證	鹽官 輿地廣記吳立屬吳郡疑海昌歟	鹽官	鹽官	鹽官
錢唐 中興後省吳志闞澤傳除錢唐長在建安初年縣蓋漢末復立吳郡南部都尉治	錢唐 侯國黃武四年全琮封此赤烏十二年卒子懌嗣	錢唐 侯國太平二年懌降魏國除	錢唐 侯國永安元年封孫皓弟德于此	錢唐 侯國

富春	富春 移東安郡郡省移還	富春	富春	富春
	建德 元和志吳黃武四年分富春立侯國孫韶封此赤烏四年卒子越嗣	建德 侯國	建德 侯國	建德 侯國
	桐廬 元和志吳黃武四年分富春立	桐廬	桐廬	桐廬
	新昌 注同前	新昌	新昌	新昌
婁 侯國建安末年陸遜封此	婁 侯國黃龍初改封遜江陵侯而以由拳侯張昭改封此嘉禾五年卒子休嗣	婁 侯國	婁 侯國	婁 侯國
毗陵 毗陵典農校尉治此	毗陵 侯國黃武元年朱治	毗陵	毗陵	毗陵 侯國陸景封此

丹徒 元和志建安十四年孫權自吳徙理丹徒號曰京城十六年徙秣陵	丹徒 封此二年徙封故鄣 侯國黃武初孫桓封此孫韶傳嘉禾三年改縣曰武進	武進	武進	武進
曲阿 秦舊縣曰雲陽	曲阿 孫權傳嘉禾三年改曲阿爲雲陽侯國朱據封此太元中賜死國除	雲陽	雲陽 侯國永安中以授孫襲爵	雲陽 侯國
烏程 侯國靈帝末孫堅封此	烏程	烏程	烏程 侯國永安元年孫皓封此	
餘杭	餘杭	餘杭	餘杭	
永安 南史沈約傳初平四年分烏程餘杭置	永安 侯國黃武元年朱然封此六年改封當陽侯	永安	永安 侯國永安元年孫謙封此	

臨水 吳志賀齊傳建安十六年分餘杭置	臨水	臨水	臨水	
陽羨	陽羨 侯國黃武初年孫邵封此見權傳注引吳錄沈志吳省	陽羨	陽羨	右五縣屬吳郡
無錫				
安	東安郡 孫權傳黃武五年分丹陽吳會三郡稽地十縣爲郡七年省裴注引吳錄治富春 富春 還屬吳郡			吳興郡 孫皓傳寶鼎元年分丹陽吳郡立輿地廣記治烏程

	豫章郡 治南昌	南昌	豫章 郡國志注引豫章記建安中立	海昏 建昌都尉治此	建城	上蔡 郡國志注引豫章記中平中立	永修 注同前	建昌	漢平 沈志中平中立
	豫章郡	南昌	豫章	海昏	建城	上蔡	永修	建昌 侯國黃武七年封孫慮于此嘉禾元年慮卒無子國除	吳平 沈志吳改今名
	豫章郡	南昌	豫章	海昏	建城	上蔡	永修	建昌	吳平
	豫章郡	南昌	豫章	海昏	建城	上蔡	永修	建昌	吳平
烏程 上九縣據裴注引孫皓詔文錄入 餘杭 永安 侯國寶鼎元年謙自殺國除 臨水 陽羨 故鄣 侯國才卒子琬嗣 安吉 原鄉 於潛	豫章郡	南昌	豫章	海昏	建城	上蔡	永修	建昌	吳平

西安 寰宇記建安中分海昏立	彭澤 呂範傳領彭澤太守疑漢末嘗作郡後復省	艾	宜豐 元和志吳立	富城 寰宇記建安中吳分南昌立	新吳 郡國志注引豫章記中平中立元和志吳分海昏立		平都	宜春	樂平 沈志漢末置	南城 豫章東部都尉治此	臨汝	廬陵	石陽	永興	南野 右四縣移廬陵	鄱陽	鍾陵
西安	彭澤	艾	宜豐	富城	新吳	陽樂 沈志吳黃武中分上蔡立	平都	宜春	樂安 沈志吳改今名	南城	臨汝						
西安	彭澤	艾	宜豐	富城	新吳	陽樂	平都	宜春	樂安		右二縣移臨川						
西安	彭澤	艾	宜豐	富城	新吳	陽樂	平都	宜春	移鄱陽								
西安	彭澤	艾	宜豐	富城	新吳	陽樂			右二縣移安城								

餘汗				
鄡陽				
歷陵				
上饒 沈志吳立據賀齊傳縣已建安初立				
葛陽 元和志後漢分餘汗東界立				
建平 孫權傳建安十年分上饒立				
右九縣移鄱陽				
柴桑 移武昌				
新淦	寰宇記晉復新淦縣當是吳省			
廬陵郡 孫策傳建安元年策分豫章置元和志治西昌	廬陵郡	廬陵郡	廬陵郡	廬陵郡
西昌 故曰廬陵輿地記吳改今名	西昌	西昌	西昌	西昌
石陽 元和志吳屬廬陵	石陽	石陽	石陽	石陽
南野 南康志吳屬廬陵	南野	南野	南野	南野
遂興 輿地記吳大帝改名新興屬廬陵	新興	新興	新興	新興
巴邱 沈志吳立洪云與郡同立	巴邱	巴邱	巴邱	巴邱
高昌 注同前	高昌	高昌	高昌	高昌

東昌 注同前	東昌	東昌	東昌	東昌
興平 注同前	興平	興平	興平	興平
陽城 注同前	陽城	陽城	陽城	陽城
		吉陽 輿地記吳後主二年置屬廬陵	吉陽	吉陽
永新 沈志吳立縣蓋漢末置見考證	永新	永新	永新	移安成
雩都	雩都 元和志嘉禾九年立廬陵南部都尉治此輿地廣記治贛未詳孰是	雩都	雩都	雩都
贛 寰宇記吳屬廬陵	贛	贛	贛	贛
	揚都 寰宇記吳大帝分贛立屬廬陵	揚都	揚都	揚都
	平陽 沈志吳立	平陽	平陽	平陽
	南安 寰宇記吳大帝分南野立屬廬陵	南安	南安	南安
	陂陽 沈志吳立屬廬陵南部	揭陽 沈志吳改今名	揭陽	揭陽
鄱陽郡 吳志孫權傳建安十五年分豫章置郡國志注治鄱陽	鄱陽郡 沈志赤烏八年徙治吳芮故城	鄱陽郡	鄱陽郡	鄱陽郡
鄱陽	鄱陽	鄱陽	鄱陽	鄱陽
鍾陵 寰宇記吳大帝分鍾陵立鄱陽郡縣蓋漢末立	鍾陵	鍾陵	鍾陵	鍾陵

餘汗 方輿紀要吳屬鄱陽
鄱陽 注同前
歷陵 注同前
上饒 注同前
葛陽 元和志吳屬鄱陽
廣昌 沈志吳立疑與郡同立
建平

餘汗
鄱陽
歷陵
上饒
葛陽
廣昌
建平

餘汗
鄱陽
歷陵
上饒
葛陽
廣昌
建平

臨川郡 吳志孫亮傳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置洪志引記纂淵海治南城
南城
臨汝 寰宇記吳以南城臨汝二縣立臨川郡更置西平等八縣
西平 注見前
東興 注見前
南豐 注見前
永城 注見前
宜黃 注見前
安浦 注見前

餘汗
鄱陽
歷陵
上饒
葛陽
廣昌
孫建安
樂安 輿地廣記吳屬鄱陽方輿紀要孫休永安中自豫章析來

臨川郡
南城
臨汝
西平
東興
南豐
永城
宜黃
安浦

餘汗
鄱陽
歷陵
上饒
葛陽
廣昌
樂安

臨川郡
南城
臨汝
西平
東興
南豐
永城
宜黃
安浦

新建 注見前

新建

新建
安成郡 吳志孫晧傳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置方輿紀要治平都
平都 寰宇記吳屬安成
宜春 輿地廣記吳屬安成
安成 注同前
永新 寰宇記吳屬安成
新渝 元和志寶鼎二年分宜春立以渝水爲名寰宇記吳屬安成
萍鄉 元和志寶鼎二年分宜春立輿地廣記吳屬安成

考證

揚州丹陽郡

洪志云郡治建業今考後漢丹陽治宛陵建安八年孫翊爲太守遇害孫河馳赴宛陵吳志本傳則是時仍舊治也孫權遷都武昌以呂範爲丹陽太守治建業範傳時在黃武初及嘉禾三年諸葛恪爲太守討平山越時太守營府當已徙近山越又孫休居虎林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丹陽郡休傳建業濱江明是時郡治非建業矣沈志云晉太康二年分丹陽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以是參考知嘉禾初年實已還治宛陵也

始安曰陽

吳志賀齊傳鄱陽民尤突反陵陽始安涇縣皆應齊討之丹陽三縣皆降又諸葛恪傳恪在丹陽時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縛送府據此則郡屬當有始安曰陽二縣也漢志無疑皆漢末孫氏立

安吳

洪志云吳立程普傳討宣城逕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事尙在孫桓王時則此縣爲桓王過江時卽分置也

廣陵江都輿海陵四廢縣

諸書言廣陵後屬吳或言吳亦置廣陵郡今考吳志孫韶傳韶爲廣陵太守時屯京城當在吳黃初初年亦遙領耳其後江淮之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廣陵諸縣已爲兩界棄地五鳳二年使馮朝城廣陵其地始爲吳壤雖拜吳穰爲廣陵太守孫亮傳而城功無成孫峻傳其後更不聞有廣陵太守太平元年魏甘露元年吳人自江都入淮泗亮傳甘露元年魏咸熙二年紀陟聘魏魏主問吳之備戍幾何陟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孫休傳注引江表傳不曰廣陵而曰江都則但據其地以爲戍守未曾置郡可知而諸書所云廣陵後屬吳者蓋指廣陵故城言也　又案海陵輿縣與廣陵江都接皆濱江則二縣亦當屬吳

堂邑阜陵全椒三廢縣

吳志孫權傳赤烏十三年作堂邑涂塘寰宇記云愼縣東北六十四里有滁陽城吳赤烏十三年孫權遣兵斷涂作堰以淹北道遂築此城爲守備考愼縣今廬州府東北堂邑今六合相距太遠不合事實

且吳不能有合肥豈能越境築此城乎惟今滁州東有滁陽驛當卽吳滁陽城其地近出古磚有赤烏字亦可証也滁州得漢阜陵全椒二縣地滁陽既爲吳戍則二縣亦屬吳矣

歷陽縣

據吳志孫策傳策起兵歷陽用以平定江東其後橫江當利濱江諸隘皆有戍守沈志云太康元年復立歷陽縣云復立則知吳未置縣也

臨湖襄安二廢縣

濡須東關爲吳重地在今無爲州和州境於漢爲臨湖襄安二縣地縣雖廢必吳地也洪志以屬魏廬江似誤　又考吳志孫瑜傳瑜以

饒助爲襄安長顏連爲居巢長事在曹公初攻濡須後當建安十七八年閒蓋彼時襄安居巢吳尙置長後以兵衝襄安縣廢而地尙屬吳至居巢則爲兩界棄地故其後夏侯惇曹仁先後屯居巢（武紀）孫權又使朱然入居巢也（衛臻傳）

臨川郡

吳志朱然傳權分丹陽爲臨川郡時當在建安末裴注云此郡尋罷又周魴傳魴誘曹休箋云賊帥董嗣負阻劫抄豫章臨川幷受其害裴注云孫亮太平二年始置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今案魴誘曹休在黃武七年去建安末不過十年疑彼時立郡黃武中郡猶未省故魴箋與豫章幷言之至黃武以後郡始省廢如彼時無臨川魴安得言之裴注偶出誤記未敢信也今據魴傳列之於表其所屬諸縣大約西接豫章東接丹陽南接新都如臨城石城等縣皆是其地與太平二年所置之臨川名同而地異也

廬江郡

洪志於吳不及廬江郡今考建安四年孫策襲破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策傳）表用汝南李術爲太守給兵三千守皖（策傳注引江表傳）五年策亡術不肯事權權復攻之遂屠其城（權傳注引江表傳）時雖以孫河爲太守（孫韶傳注引吳書）然皖城已屠度已棄而不治孫河似只遙領其職故地復爲魏有建安十八年廬江等郡十餘萬戶皆東渡江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權征皖城獲廬江太守朱光於是廬江復又入吳（權傳）乃以

呂蒙爲太守屯尋陽建安末年孫邵爲太守（權傳注引吳錄）權卽王位又以徐盛爲太守（盛傳）嘉禾六年諸葛恪屯廬江赤烏六年司馬懿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於柴桑（權傳）自是以後更不見有廬江太守疑郡省於赤烏中也

皖

洪志以皖縣錄入魏廬江蓋因諸葛退屯柴桑以爲皖城復又屬魏也今考晉書宣帝紀帝入舒諸葛恪焚燒積聚退屯柴桑魏於是大興屯守王渾傳吳人大佃於皖武帝紀咸寧四年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以此證之終吳之世皖城并未入魏知懿所屯守者爲舒城非皖城也　又考建安十九年孫權征克皖城呂蒙爲廬江太守其時廬江所領似祇皖及尋陽二縣二十五年以尋陽改隸武昌祇皖城一縣屬廬江耳其後廬江郡省皖城未知何屬以地望推之似與尋陽先後改隸蘄春也

尋陽

吳志周瑜傳建安四年從攻皖城拔之復攻尋陽破劉勳此爲尋陽入吳之始其後皖城雖復入魏而尋陽依然屬吳十九年吳以呂蒙爲廬江太守屯尋陽是時尋陽當屬廬江可知二十五年由廬江改屬武昌（見下武昌考證）黃武二年又由武昌改隸蘄春（見下蘄春考證）沈志太康元年省蘄春郡復以尋陽屬武昌蓋終吳之世未嘗屬魏也或據魏志衛臻傳明帝到尋陽詔嘉禾中縣曾入魏然以明紀及孫權朱然兩

傳考之是歲魏青龍二年孫權攻合肥新城明帝親御龍舟東征未至數百里權遁走遂進軍幸壽春夫曰親御龍舟則循蔡潁以入淮也曰未至數百里則未至淮南郡界也曰進軍幸壽春則未越合肥也又安得南至尋陽乎則此尋陽二字爲誤文無疑也

蘄春郡

後漢蘄春縣屬江夏沈志吳立蘄春郡太康元年省今考吳志孫權呂蒙凌統諸傳建安十三年孫權擊斬黃祖遂得江夏南境蘄春郡當卽是時分江夏立建安十八年蘄春廣陵等郡十餘萬戶皆東渡江則是時蘄春又屬魏矣其後魏使謝奇爲蘄春郡典農都尉屯皖呂蒙襲破之據蒙傳在建安十九年以前雖破奇實未得蘄春地也

黃武二年魏以吳降將晉宗爲蘄春太守賀齊等生虜宗吳於是復置蘄春郡此據孫權傳及賀齊傳蘄州志謂建安中魏置郡不知劉琮未降前荆州悉隸劉表曹氏安得置郡乎今從沈志　沈志又云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洪志云蘄春郡入吳縣當從此時由武昌移屬其說近似今從之

會稽郡候官東冶

洪志於建安郡屬錄候官不錄東冶考晉志建安郡故秦閩中郡高祖以封南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爲東冶後漢改爲候官都尉吳置建安郡以候官屬焉據此則候官卽東冶矣然三國吳時候官東冶史文并見吳志孫亮傳孫綝黜亮爲候官侯呂岱傳會稽東冶五縣賊爲亂岱討之五縣平定賀齊傳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據此諸文候官東冶明爲兩縣呂岱傳東冶屬會稽考永安三年與候官同移建安也　又案郡國志會稽無候官縣蓋安順以後所置據吳志候官上無東字而諸地志均作東候官考前漢冶縣爲今福州府治候官縣在福州西北三十里冶縣實爲候官東境疑漢末既立候官縣尋又分爲東冶縣以在候官東有東候官之號故吳志但有候官東冶不見有東候官也諸地志不言漢末有東冶但言有東候官謂東候官卽候官與史志均不合未敢從也

臨海郡

洪志郡屬有甯海縣引何承天志云漢舊縣今考漢志續志均無此

縣寰宇記引臨海記云晉永和三年分會稽八百戶於臨海郡章安地立甯海縣似洪志誤據晉志今不錄

建安郡吳興建平東冶

沈志吳興漢末立曰漢興吳更名元和志云建安初分東候官立本名漢興吳永安三年改今名今考孫權初稱帝凡縣名有漢字者皆改曰吳如漢昌改曰吳昌漢平改曰吳平之類與曹丕之改漢昌曰魏昌皆恐去漢不速縣名漢興權所忌也疑建安初立曰漢興孫權稱王時卽改名不待遲至永安三年也　又洪志郡屬有建平而鄱陽郡又有之考建安鄱陽境接建平實一地據吳志孫權賀齊兩傳建安十年分上饒立縣十五年鄱陽立郡當與上饒同時移屬

寰宇記吳永安三年割會稽南部以建安將樂昭武建平吳興南平
東安候官等九縣爲建安郡疑建平一縣初屬鄱陽吳初移屬會稽
南部故永安三年屬建安也洪志誤　又洪志郡屬有東平縣無
東冶縣東冶當與候官同屬建安據寰宇記吳建安郡領九縣而所
載縣名但有八縣其一蓋東冶也洪云東平建安初分東候官置疑
東平即東冶之訛今不錄東平

吳郡嘉興

洪志嘉興秦由拳縣吳黃龍四年嘉禾興改曰禾興歸命侯父名和
又改今名按卅錄沈志原文與吳志不合今不錄

鹽官

水經江水注引太康地記吳有鹽官縣沈志引吳記云鹽官本屬嘉
興吳立爲海昌都尉後改爲縣寰宇記引吳錄地理云鹽官本名海
昌時改爲鹽官屬吳郡今考吳志陸遜傳遜初爲海昌都尉幷領縣
事裴注引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夫曰幷領縣事則丞上
海昌言之謂以海昌都尉領海昌縣事也蓋吳初立縣曰海昌後改
曰鹽官故吳錄曰本名海昌也晉沿吳舊仍曰鹽官故陸氏祠堂像
贊曰海昌今鹽官也參合史志疑吳錄爲確今從之

廬陵郡

郡國志注興平元年吳分豫章立今考吳志孫策傳置廬陵郡在領
會稽太守時策領會稽爲建安元年事則郡爲建安元年立也

永新

洪志於安成郡下錄永新縣云吳寶鼎二年分廬陵置蓋據元和志
今考吳志呂岱傳建安二十年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山陰
是漢末已有永新矣云寶鼎二年者蓋以是年立郡而誤也

鄱陽郡歷陽

歷陵縣屬豫章漢志續志同建安中移屬鄱陽孫皓傳天璽元年鄱
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裴注引江表傳云歷陽縣有石山臨水歷
陽長表上言石印發通鑑胡注云鄱陽無歷陽縣陽當作陵又引漢
州圖經云鄱陽歷陵有石印山洪志據之然呂範傳以彭澤柴桑歷
陽爲奉邑彭澤柴桑與歷陵地接去漢九江郡之歷陽縣隔大江數

百里不應志注並誤作歷陽疑吳既省廬江之歷陽而於鄱陽別部
時又改豫章之歷陵爲歷陽也惟寰宇記引吳志皓傳作鄱陽歷陵
未知孰是今姑從寰宇記

盱眙吳增僅學

吳荊州部二

紀年	州	郡	江陵	編 當陽 華容 枝江 作唐	孱陵
漢獻帝 孫堅初平四 策興平二 權建安元年至魏黃初二年	荊州 建安二十四年呂蒙襲破關侯江南諸郡復爲吳有吳遂與魏對置荊州治樂鄉見考證	南郡 建安十三年周瑜破曹仁遂得南郡以南地先治江陵後徙治公安見考證	江陵	編 當陽 華容 枝江 作唐 故屬武陵洪志云吳置南郡于江南當保此時移來	孱陵 故屬武陵爲與作唐同時移來侯國建安二十四年呂蒙封此
吳主權 黃武七黃龍三嘉禾六赤烏十三太元二	荊州 魏黃初三年孫權降魏魏以荊揚江表八郡爲荊州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權尋叛復舊	南郡	江陵 吳於此置皆爲重鎮侯國黃武初陸遜以婁侯改封此遜卒子抗嗣	編 當陽 華容 枝江 作唐 吳于此置公安皆爲重鎮	孱陵 侯國蒙卒子霸嗣吳于此置樂鄉督爲重鎮
會稽王亮 建興二五鳳二太平三	荊州	南郡	江陵 侯國	編 當陽 華容 枝江 作唐	孱陵 侯國霸卒兄琮襲侯
景帝休 永安七	荊州	南郡	江陵 侯國	編 當陽 華容 枝江 作唐	孱陵 侯國琮卒弟睦襲侯
烏程侯皓 元興一甘露一寶鼎三建衡三鳳皇三天冊一天璽一天紀四	荊州	南郡	江陵 侯國鳳皇中抗卒子晏嗣	編 當陽 華容 枝江 作唐	孱陵 侯國

州陵	夷陵 夷道 佷山 巫 秭歸	襄陽	中廬	監利	邔	宜城	鄀	臨沮	旌陽	宜都郡
州陵	夷陵 夷道 佷山 巫 秭歸 右五縣移宜都	襄陽 建安十三年地入魏	中廬 注同前		邔 注同前	宜城 注同前	鄀 注同前	臨沮 建安十三年地入吳旋屬先主二十四年入魏見荊州考證	旌陽 注同前沈志云吳所立疑卽建安十三年立	宜都郡 故曰臨江建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郡立尋入吳屬先主沈志十五年先主改今名二十四年復入吳水經注治夷道
沈志太康元年復立當是吳省				監利 輿地廣記吳分華容立尋省						宜都郡
										宜都郡
										宜都郡
										宜都郡

夷道 夷陵 通鑑胡注引張勃吳錄吳屬宜都 佷山 注同前 巫 吳志潘璋傳縣屬宜都後移屬固陵 秭歸 注同前 固陵郡 潘璋傳建安二十一年分宜都巫秭歸二縣置 巫 秭歸 同前

夷道 吳于此置督爲重鎮 西陵 孫權傳黃武元年改今名吳于此置都督爲重鎮 佷山 巫 固陵郡省縣又還屬 秭歸 注同前 疑黃武元年省見考證 還屬宜都 同前

夷道 西陵 佷山 巫 秭歸

夷道 西陵 佷山 移建平 同前

夷道 西陵 佷山

建平郡 孫休傳永安三年分宜都西部立 水經注治巫 通鑑胡注吳建平巫縣 巫 屬焉 秭歸 方輿紀要吳屬建平 興山 寰宇記永安三年分秭歸北界立 輿地廣記吳屬建平 信陵 沈志吳立 按亦與郡同立 吳于此置督爲重鎮 沙渠 元和志吳分巫縣置 輿地廣記吳屬建平

建平郡 巫 秭歸 興山 吳末廢地入晉見考證 沙渠

江夏郡 建安十三年孫權破黃祖遂有江夏南境置郡治沙羨 鄂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改名武昌割立郡 沙羨 移武昌

江夏郡 治武昌見考證 武昌 武昌郡省縣仍還屬江夏 黃武初權自建業徙都此 黃龍元年還都建業于此置督爲重鎮 後分爲左右部 沙羨 武昌郡省縣還屬 國黃武中孫 吳封此侯卒

江夏郡 武昌 沙羨 太平元年孫壹降魏國除 洪志云縣省

建始 疑亦與郡同立縣與郡晉省見考證 江夏郡 武昌

建始 江夏郡 武昌

下雉 建安末移西陵後又移武昌 陽新 注同前沈志縣見所立 竟陵 雲杜 安陸

柴桑 庶子吳于境置夏口舊汚中督均爲重鎮武昌郡吳移來于此置督 下雉 武昌郡省移還 陽新 注同前 竟陵 雲杜 安陸 嘉禾中縣入魏見荊州考證

柴桑 下雉 陽新 竟陵 雲杜

柴桑 下雉 陽新 竟陵 雲杜

柴桑 下雉 陽新 竟陵 雲杜

南新市
蘄春 建安初別立郡見揚州考證
石陽 沈志吳立旋入魏
西陵郡 吳志甘寧傳建安十九年分江夏之陽新下雉二縣置郡尋省
陽新 移武昌
下雉 同前
武昌郡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權治武昌
武昌 係權傳屬武昌
陽新 注同前
下雉 注同前

南新市 注同前
廢邾縣 吳初爲兩界境上地赤烏西年陸遜城邾其地始爲吳有見魏荊州考證
西陽故城 注同前
故軑城 注同前
西陵故城 注同前據一統志吳置西陵郡別是一地非漢江夏之西陵縣也
黃武初年郡省見考證

廢邾縣
西陽故城
故軑城
西陵故城

廢邾縣
西陽故城
故軑城
西陵故城

廢邾縣
西陽故城
故軑城
西陵故城

沙羨 注同前
柴桑 注同前自豫章移來
尋陽 注同前自廬江移來
武陵郡 治臨沅建安十三年地爲先主所有二十四年入吳
臨沅
漢壽
沅陵
辰陽
酉陽
鐔成
沅南
遷陵
零陽
充
孱陵 移南郡
作唐 同前

右五縣還江夏移蘄春
武陵郡
臨沅
吳壽 沈志吳改今名
沅陵
辰陽
酉陽
鐔成
沅南
遷陵
龍陽 沈志吳立輿地廣記吳屬武陵
黔陽 元和志吳分酉陽立屬武陵
舞陽 中興書方輿紀要吳復立屬武陵
零陽
充

武陵郡
臨沅
吳壽
沅陵
辰陽
酉陽
鐔成
沅南
遷陵
龍陽
黔陽
舞陽
零陽
充

武陵郡
臨沅
吳壽
沅陵
辰陽
酉陽
鐔成
沅南
遷陵
龍陽
黔陽
舞陽
右二縣移天門
天門郡 孫休傳永安六年分

武陵郡
臨沅
吳壽
沅陵
辰陽
酉陽
鐔成
沅南
遷陵
龍陽
黔陽
舞陽
天門郡

長沙郡治臨湘建安十三年屬吳地爲先主所有二十四年入吳
臨湘
攸
下雋
醴陵
劉陽沈志吳立輿地廣記屬長沙據吳志周瑜傳漢末已有此縣又吳谷朗碑劉秀無水
漢昌錢大昭曰□□碑陰有長沙漢昌卷祇字宜節

長沙郡
臨湘侯國黃武二年步騭以廣信侯改封此赤烏十一年卒子協嗣
攸
下雋
醴陵侯國黃武四年顧雍封此赤烏六年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
劉陽侯國黃武初潘濬封此赤烏二年卒子翥嗣
吳昌沈志吳改今名

長沙郡
臨湘侯國協卒子璣嗣
攸
下雋
醴陵侯國濟卒無子國絕
劉陽侯國
吳昌

武陵治零陽
零陽輿地廣記吳立天門郡于此
充輿地廣記縣有松梁山吳時石洞開闢名曰天門孫休置郡因名
漊中沈志二漢無太康志有疑吳立
長沙郡
臨湘侯國
攸
下雋
醴陵侯國永安元年以雍次子裕襲爵
劉陽
吳昌

零陽
充
漊中
長沙郡
臨湘侯國鳳皇元年步闡以西陵降晉陸抗擊破之步氏泯滅國絕
攸
下雋
醴陵侯國
劉陽侯國
吳昌

碑立于靈帝熹平時此縣必桓靈時置建安中別立郡尋省還
羅縣
湘南長沙西部都尉治此
連道
益陽
臨烝元和志吳分酃縣立諸葛亮傳注引零陵先賢傳云亮屯臨烝縣疑漢末立
酃長沙東部都尉治此
茶陵

羅縣
建寧沈志吳立輿地廣記屬長沙
蒲圻寰宇記黃武二年分沙羨置屬長沙吳于此置督爲重鎭
巴陵元和志吳分下雋立本漢下雋之巴邱地吳于此置巴邱督爲重鎭
湘南
連道
益陽
臨烝
湘西沈志吳立
衡陽元和志吳分湘南立
新陽沈志吳立
酃
茶陵

羅縣
建寧
蒲圻
巴陵
湘南
連道
益陽
臨烝
湘西
衡陽
新陽右七縣移衡陽
酃
茶陵右二縣移湘東

羅縣
建寧
蒲圻
巴陵

羅縣
建寧
蒲圻沈志晉太康元年立疑吳末所廢至晉復立
巴陵

昭陵　移零陵

零陵

漢昌郡　吳志孫權傳建安十五年分長沙爲魯肅爲太守屯陸口建安末年罷省

漢昌　餘縣未詳疑即呂蒙爲太守時所食漢昌劉陽下雋州陵四縣也

衡陽郡　孫亮傳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爲方輿紀要治湘

湘鄉　故屬零陵

重安　故屬零陵方輿紀要

衡陽郡　湘鄉　重安

衡陽郡　湘鄉　重安

吳屬衡陽

烝陽　注同前

湘南　長沙府志吳屬衡陽　注同前

湘西　注同前

連道　注同前

益陽　元和志吳屬衡陽

衡陽　輿地廣記吳屬衡陽

新陽　沈志元和志均云吳屬衡陽寰宇記云屬湘東今始從沈志

臨烝

湘東郡　孫亮傳太平二年分

烝陽　湘南　湘西　道道　益陽　衡陽　新陽　臨烝

湘東郡

烝陽　湘南　湘西　連道　益陽　衡陽　新陽　臨烝

湘東郡

長沙東部立方輿紀要治酃縣

酃

茶陵　方輿紀要吳屬湘東

梨陽　沈志云吳錄湘東郡有此縣疑與郡同立

新寧　輿地廣記吳立縣屬湘東疑與郡同立

陰山　沈志云吳錄湘東郡有此縣方輿紀要吳省桂陽陰山縣別匽陵山屬湘東

酃　茶陵　梨陽　新寧　陰山

酃　茶陵　梨陽　新寧　陰山

零陵郡　治泉陵建安十三年地屬先主二十四年入吳

泉陵　零陵　營浦　洮陽　洽道　營道

觀陽　輿地廣記吳分零陵置營陵方輿紀要吳于

零陵郡

泉陵　零陵　營浦　洮陽　洽道　營道　觀陽

新平　故屬桂陽沈志云吳錄湘東郡有此縣

零陵郡

泉陵　零陵　營浦　洮陽　洽道　營道　觀陽

新平

零陵郡

泉陵　零陵　營浦　洮陽　洽道　營道　觀陽

新平

零陵郡

泉陵　零陵　營浦　洮陽　洽道

營道　甘露中屬營陽後省遠

觀陽

建安中廢

始安　昭陵故屬長沙元和志後漢屬零陵漢末移來　都梁　夫夷

昭陽沈志吳立據吳志蔣欽傳漢末已有此縣　湘鄉　重安　烝陽

祁陽輿地廣記吳分泉陵立屬零陵　永昌沈志吳立　舂陵沈志漢書舂陵侯徙國南陽省縣吳復立屬零陵　始安　昭陵　都梁　夫夷

昭陽　高平沈志吳立　湘鄉　重安　烝陽

祁陽　永昌　舂陵　始安　昭陵　都梁　夫夷

昭陽　高平　湘鄉　重安　烝陽右三縣移衡陽

祁陽　永昌　舂陵　始安　昭陵　都梁　夫夷

昭陽　高平

祁陽　永昌　舂陵　移始安

右五縣移昭陵

營陽郡甘露元年吳分零陵置方輿紀要治營道壽省見考證　營道餘縣未詳

始安郡孫皓傳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方輿紀要治始安　始安元和志吳于縣置始安郡

桂陽郡治郴　郴　耒陽　便　臨武　漢寧

桂陽郡　郴　耒陽　便　臨武　陽安沈志吳改今名

桂陽郡　郴　耒陽　便　臨武　陽安

桂陽郡　郴　耒陽　便　臨武　陽安

屬荊州

平樂元和志甘露元年吳分蒼梧富川立屬始安　荔浦元和志吳屬始安　尚安沈志吳立方輿紀要吳置縣屬始安　永豐元和志吳甘露元年分營浦立縣

昭陵郡孫皓傳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立方輿紀要治昭陵諸地志作邵陵恐誤見考證　昭陵

都梁方輿紀要吳屬邵陵　夫夷輿地廣記吳屬邵陵　邵陽寰宇記吳屬邵陵　高平同前　新城方輿紀要引邵陽志吳置縣屬邵陵晉並入邵陽

桂陽郡　郴　耒陽　便　臨武　陽安

南平　曲江　桂陽　含洭　湞陽　新平元和志吳初分湞陽立　陰山

南平　曲江　桂陽　含洭　湞陽　新平　輿地廣記吳省

南平　曲江　桂陽　含洭　湞陽　新平移湘東

南平　曲江　桂陽　含洭　湞陽

南平　右四縣移始興

始興郡孫皓傳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立方輿紀要治曲江

曲江元和志曲江縣吳立爲始興郡

桂陽輿地廣記吳屬始興

含洭方輿紀要吳屬始興

湞陽元和志吳屬始興

中宿故屬南海沈志吳移始興

始興輿地廣記孫皓置縣屬始興郡元和志本漢之南海縣地

臨賀郡寰宇記黃武五年分蒼梧立治臨賀

臨賀輿地廣記吳於縣立臨賀郡

謝沐方輿紀要吳屬臨賀

馮乘元和志吳屬臨賀

臨賀郡　臨賀　謝沐　馮乘

臨賀郡　臨賀　謝沐　馮乘

臨賀郡　臨賀　謝沐　馮乘

封陽注同前　富川注同前　建興元和志吳分臨賀置屬臨賀

封陽　富川　建興

封陽　富川　建興

封陽　富川　建興

考證

荆州

建安十三年劉琮降魏魏盡有荆州之地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南入吳先主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孫權表以先主領荆州牧分荆州南岸地給先主於是先主遂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臨江五郡立營於公安爲荆州治十五年先主改臨江曰宜都二十年先主與權分荆州以湘水爲界先主得南郡宜都零陵武陵四郡權得江夏長沙桂陽三郡二十四年權使呂蒙襲取荆州南郡宜都零陵武陵四郡復爲權有吳遂與魏對峙荆州　又考吳志步騭傳注引吳錄云北降人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大向荆州

是吳之荆州在江南岸也元和補志吳荆州治作唐晉略表云治樂鄉以陸遜傳考之疑晉略爲確

南郡

洪志郡治江陵今考周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瑜傳及呂蒙襲破荆州領南郡太守時江陵未城吳志赤烏十一年始城江陵　遂住公安據蒙傳云蒙發兵時權在公安退還內殿云云可見諸葛瑾代蒙亦卽住此瑾傳是後魏人攻圍南郡皆須渡江以夏侯尚王昶傳觀之可見　沈志云吳南郡治江南又云晉改公安曰江安通鑑胡注云晉平吳以江南之南郡爲南平郡治江安參證史志知吳之南郡始終治公安也諸葛瑾傳注引江表傳公安靈鼉鳴童謠曰南郡城中可長生云云亦足證南郡治公安也

固陵郡

吳志潘璋傳權分宜都巫原文巫誤作王秭歸二縣爲固陵郡以璋爲太守考其時爲建安二十一年今考華陽國志先主改巴東爲固陵郡是時宜都屬先主故以宜都之巫縣移入固陵二十四年關侯敗後巫縣當入吳還屬宜都故是年權分巫秭歸二縣與蜀對置固陵也及章武元年先主伐吳復得巫秭歸二縣地蜀志先主傳　似吳之固陵當以是廢二年猇亭之役吳復有二縣宜又還屬宜都故孫休時又分宜都置建平也

建平郡信陵

沈志信陵疑吳所立今考吳志陸抗傳抗督信陵西陵諸軍事時爲孫皓建衡二年鍾離牧傳注引會稽典錄云牧弟徇戍西陵與監軍

使者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不聽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據此則縣蓋與郡同置旋棄不治復爲晉有矣

建始

方輿勝覽吳景帝置建平郡建始沙渠隸焉沈志建平郡下有建始太康五年省洪志云疑縣係吳永安中與郡同立後又屬晉至太康五年方省輿地志晉太康元年分秭歸巫縣置建始則誤今考吳魏各有建始縣沈志於上庸郡微陽令下注云魏立曰建始此魏末上庸之建始也方輿勝覽云吳置建平建始隸焉此吳末建平之建始也沈志於建平下云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郡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晉又有建平都尉領巫北井泰昌建始四縣晉武帝咸

甯元年改都尉爲郡於是吳晉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吳平併合五年自建始縣後復立下又云建始晉初所立其曰太康五年省建始又曰晉初立者蓋縣立於晉國初建時（時爲魏咸熙初）至太康五年省故沈志於五年省縣之後又追書之曰建始晉初所立也晉建平亦有建始者蓋初屬魏之上庸晉太始初改屬建平都尉也平吳之後吳晉建平既合爲一其時南北各有建始故武帝改建始之在北者曰微陽也至太康五年又省吳時所立之建始省後旋又復立故晉志上庸有微陽建平有建始輿地記以爲太康元年誤也　又考吳魏各有建始猶各有巫秭歸夷陵也考建始巫秭歸南北各有二治惟魏嘉平中所立夷陵不詳其地沈志亦知吳魏各有建始巫秭歸故於

北巫下注云魏所分新城之巫應卽是此於微陽下注云魏立曰建始於秭陽下注云魏立曰秭歸惟未經詳晰註明而於吳之建平領縣內又不及巫建始二縣故滋惑耳

江夏武昌二郡

吳志程普傳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時在建安末年建安二十五年權分江夏置武昌郡沙羨等縣移屬武昌江夏時當徙治據元和志吳江夏理武昌知其時武昌郡當省沈志引晉起居注云太康元年改江夏爲武昌郡元和志建安二十五年吳置武昌郡黃武初自建業徙都廢黃龍元年於此卽尊位還都建業歸命侯又都之後還都建業改爲江夏縣後復爲武昌輿地廣記黃武三年改鄂縣爲武昌縣及置江夏郡晉太康元年改江夏郡爲武昌郡諸書之言當非無據今以史文証之武昌郡祇一見權傳武昌太守祇一見士燮傳燮子廞爲武昌太守時爲建安末立郡之始權都建業武昌爲重鎭不應太守別無所見此可證者也黃龍元年權東巡建業留太子鎭武昌徵遜輔太子並掌荊州及豫章廬陵鄱陽三郡事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孫權詔云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遜傳）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左右兩部呂岱督右部以證遜傳所云則知所謂領武昌事者乃武昌郡督非武昌郡事也而所領三郡又不及武昌此又可證者也夫江夏爲漢舊郡輿建安二十五年吳置武昌明見于志歐陽氏豈得不知而輿地廣記乃云黃武三年置江夏郡者疑

黃武三年武昌已廢其時以尋陽改屬蘄春（沈志）度亦因省郡之故又以諸縣還屬江夏故移置江夏郡於武昌晉書王戎傳戎受詔伐吳前鋒進攻武昌江夏太守劉朗詣戎降此尤足證吳之江夏治武昌也後世地志多以晉志江夏武昌二郡并立遂謂吳時武昌未省未可據矣今從元和志

零陵郡永昌

洪志引韓當傳領永昌太守意謂永昌曾作郡今案蜀有永昌郡此特遙領耳

營陽郡

水經注魏咸熙二年吳分零陵置在營水南故名沈志營陽太守下

云江左分立洪志云疑吳立旋省至江左復立也領縣未詳

始安郡尙安

沈志熙平吳立日尙安晉武改名洪志并錄熙平尙安似誤今不從

昭陵郡

據吳志孫皓傳分零陵北部置邵陵元和志漢昭陵縣屬零陵郡吳分置邵陵郡今考昭陵後漢屬長沙吉甫蓋以漢末改屬零陵北部吳末因以立郡也然以昭爲邵係晉武時避諱而改如本郡屬之昭陽改曰邵陽建安郡屬之昭武改曰邵武之類是也昭陵本漢縣吳旣因之立郡無緣改昭爲邵承祚由後言之故作邵陵如晉改吳新興爲新昌而皓傳已作新昌是其例也輿地廣記云昭陵縣屬長沙吳置邵陵郡晉改縣曰邵陵縣名爲晉改則郡名亦晉改無疑矣

始興郡

洪志云晉志荆州下云始安始興臨賀三郡晉武平吳始移屬州而沈志惟於始興郡云晉平吳後以屬廣州而始安臨賀二郡於始立時卽云屬廣州今徧檢諸地志臨賀郡之立當在置廣州之前不得云立郡時已屬廣州通典云吳廣州領郡六亦不數臨賀元和志方輿勝覽臨賀始安二郡吳皆屬荆州則晉志之說較是今從之 又洪志據水經注於郡屬錄陽山縣云是歸命侯以含洭[illegible]立考沈志云吳始興郡無此縣當是晉後立輿地廣記云東漢陰山縣吳省之晉復置陽山縣屬始興郡今不錄

案寰宇記引蜀志云蜀先主於武陵五谿立黔安郡領五縣後主又增一縣今考武陵建安末入吳卽使先主前已立郡後主安得增縣乎元和志云先主置涪陵郡領五縣後主又增一縣武陵與涪陵境接黔安蓋卽涪陵之譌

臨賀郡

寰宇記吳黃武五年割蒼梧郡封陽臨賀馮乘富川蕩山桂嶺等六縣爲臨賀郡晉因之今考晉志臨賀領縣六無蕩山桂嶺二縣沈志云晉興安縣吳立曰建興隋志桂嶺縣舊曰興安是桂嶺卽建興也蕩山縣亦隋所改爲隋臨賀郡之綏越縣綏越或卽謝沐所改樂史蓋追錄之耳平樂府志吳臨賀郡領臨賀封陽謝沐馮乘興安富川六縣

吳交廣州部二

漢獻帝 孫堅 孫策 孫權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元年至魏黃初二年	交州 故治龍編元和志建安八年改交趾刺史為交州徙治廣信十六年徙治番禺	合浦郡 治合浦	合浦 徐聞 朱盧 高涼 別立郡 臨元
吳主權 黃武七 黃龍三 嘉禾六 赤烏十三 太元二	交州	珠官郡 孫權傳黃武七年改今名	合浦 珠官 沈志吳立 平山 沈志云吳錄有此縣 吳立 連道 注同前 昌平 沈志引太康志有蕩昌本名昌平太康元年改 右二縣移朱崖 移蒼梧
會稽王亮 建興二 五鳳二 太平三	交州	合浦郡 沈志孫亮復舊名見考證	合浦 珠官 平山 連道 昌平
景帝休 永安七	交州	合浦郡	合浦 珠官 平山 沈志引吳錄云永安 三年分置合浦北部都尉治此 連道 昌平
烏程侯皓 甘露一 寶鼎三 建衡三 鳳皇三 天冊一 天璽一 天紀一 元興一	交州	合浦郡	合浦 珠官 平山 連道 昌平 南平 疑吳末陶璜征定交廣時立見考證 毒質 同前

		交趾郡 龍編	龍編 苟屚 望海 羸𨻻 西于 朱䳒 曲陽 北帶 稽徐 定安 羌泠 封谿
朱崖郡 前漢舊郡晉志吳赤烏五年復立治徐聞見考證	徐聞 故屬合浦 朱盧 故合浦朱盧縣元和志吳改今名	交趾郡 吳治未詳	龍編 苟屚 望海 羸𨻻 西于 朱䳒 曲陽 北帶 稽徐 定安 麊泠 許靖傳交趾麊泠等縣晉志麊作糜 封谿 武寧 沈志吳立
朱崖郡	徐聞 朱盧	交趾郡	龍編 苟屚 望海 羸𨻻 西于 朱䳒 曲陽 北帶 稽徐 定安 麊泠 封谿 武寧
朱崖郡	徐聞 朱盧	交趾郡	龍編 苟屚 望海 羸𨻻 西于 朱䳒 曲陽 北帶 稽徐 定安 麊泠 封谿 武寧
朱崖	徐聞 朱盧	交趾郡	龍編 苟屚 望海 羸𨻻 西于 朱䳒 曲陽 北帶 稽徐 定安 移新興 移武平 同前見考證 吳興 見合浦南平考證沈志吳立 武安 注同前 新興郡 孫皓傳建衡三年分交趾

麊冷 方輿紀要治麊冷見考證元和志歸命吳分交阯麊冷置新興郡
嘉寧 元和志吳分麊冷立輿地廣記吳立屬新興
吳定 沈志吳立
封山 見南平考證
武平郡 沈志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立方輿紀要治武甯
武甯 沈志吳立輿地廣記吳立武平郡武甯後立武平
武平 通典安南府下有武平注云吳舊
平道 元和志本扶嚴地吳時開為武平郡立平道縣屬之
封谿 故屬交阯輿地廣記吳屬武平
軍平 寰宇記云今朱鳶縣吳軍平縣地晉置武平郡
武興 見南平考證
進山 同前
根甯 同前
安武 同前
扶安 同前

九眞郡 治胥浦
胥浦
居風
都龐 中興後省據吳志薛綜傳吳初已有此縣蓋漢末後立
咸驩
無功
無編
日南郡 治西卷

九眞郡
胥浦
移風 元和志吳改今名
都龐
咸驩
日南郡

九眞郡
胥浦
移風
都龐
咸驩
日南郡

九眞郡
胥浦
移風
都龐
咸驩
日南郡

九眞郡
胥浦
移風
都龐
移九德
常樂 元和志吳分居風立屬九眞
建初 沈志吳立
扶樂 見南平考證
九德郡 晉志吳置本周時越裳氏地元和志天紀二年分九眞之咸驩道屬交州治咸驩
咸驩
九德 元和志吳立縣九德
陽成 沈志吳立方輿紀要吳屬九德
越裳 注同前
扶苓 見南平考證
曲胥 同前
日南郡

三國郡縣表　卷八　吳薮州郡三　五

西卷　朱吾　盧容　象林　比景　南海郡治番禺　番禺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中宿　揭陽　蒼梧郡治廣信　廣信侯國建安末步隲封此　端谿　高要　猛陵　鄣中

西卷　朱吾　盧容　象林　比景　南海郡　番禺侯國黃武中呂岱封此　四會　增城寰宇記吳黃武中立　博羅後漢末縣置　龍川　中宿　平夷沈志吳立方輿紀要吳分番禺立屬南海　蒼梧郡　廣信黃武二年改封隲臨湘侯　端谿　高要　猛陵　鄣中

西卷　朱吾　盧容　象林　比景　南海郡　番禺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中宿　平夷　蒼梧郡　廣信　端谿　高要　猛陵　鄣中

西卷　朱吾　盧容　象林　比景移廣州　移廣州

西卷　朱吾　盧容　象林　比景

三國郡縣表　卷八　吳薮州郡三　六

荔浦　臨賀　謝沐　封陽　馮乘　富川　鬱林郡治布山　布山　阿林　安廣　潭中　桂林　新邑疑靈帝初谷永所置見考證　長平同前

荔浦　臨允故屬合浦何志引沈志吳時移　建陵輿地廣記吳初立屬蒼梧　新寧沈志吳立肇慶府志吳初立屬蒼梧元和補志云晉初立惟沈志又云太康元年改新甯曰甯新則吳有此縣　右五縣移臨賀　鬱林郡　布山　阿林　安廣　潭中　桂林　新邑沈志吳立疑誤　長平同前

荔浦　臨允　建陵　新寧　鬱林郡　布山　阿林　安廣　潭中　桂林　新邑　長平

移廣州

建始 同前
武安 同前
陰平 同前
臨浦 同前
懷安 同前
中溜
臨塵
定周

建始 同前
武安 同前
陰平 元和志本漢[illegible]靜縣吳改今名疑誤
臨浦 元和志本漢領方縣吳改今名疑誤
懷安 沈志引何志云吳改名未知先何名疑誤沈志云晉太康地志無疑是吳省

建始
武安
陰平
臨浦
懷安

增食
高涼郡 建安末吳分合浦置沈志治思平見考證
思平 沈志吳立
高涼
安寧 沈志吳立方輿紀要吳立高涼郡又置安寧縣爲治

高涼郡
思平
高涼
安寧
廣州 孫權傳黃武五年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高涼郡
思平
高涼
安寧

移廣州
廣州 孫休傳永安七年復分交州置元和志治番禺
南海郡
番禺

廣州
南海郡
番禺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平夷
中宿
蒼梧郡
廣信
端谿
高要
猛陵
鄣平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平夷
移始興
蒼梧郡
廣信
端谿
高要
猛陵
鄣平

臨允
建陵
新甯
荔浦
鬱林郡
布山
阿林
安廣
新邑
長平
建始

臨允
建陵
新甯
移始安
豐城 沈志吳立見南平考證
鬱林郡
布山
阿林
安廣
新邑
長平
建始

三國郡縣表　卷八　吳　廣州部三　　九

陰平　臨浦　懷安　武安　桂林　潭中

陰平　臨浦　懷安

右三縣移桂林

桂林郡　孫皓傳鳳皇三年分鬱林置　沈志治武安

武安

桂林　輿地廣記孫皓時詔縣爲小桂林

潭中　輿地廣記吳屬桂林

高涼郡　思平　高涼　安寧

常安　沈志引太康志桂林郡有常安縣疑亦吳立

武豐　見南平考證

粟平　同前

武城　同前

軍騰　同前

高涼郡

思平

高涼

安寧

高興郡　沈志吳又分合浦置疑孫皓新平當見考證

三國郡縣表　卷八　吳　廣州部三　　十

廣化　方輿紀要吳分高涼縣置廣化爲高興郡治

海寧　元和郡志吳立屬高興

莫陽　沈志引太康志縣屬高興

西平　方輿紀要吳分高涼置屬高興

化平　高州府志化州寰宇記日南地昔云子林南郡即此吳立化平縣屬高興

考證

交廣二州

按交州漢本定爲交趾刺史不稱州以別於十二州（後漢書郡國志作交州乃校者不審）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太守共表請立爲州自此始稱交州（九和）治廣信建安十五年徙治番禺（郡國志注引交廣春秋）黃武五年交州刺史呂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海東四郡爲廣州尋卽復舊（吳志呂岱傳）至孫休永安七年以交州土壤太遠乃分交州復置廣州於是徙交州治龍編而以交州之故治番禺爲廣州治（通典）

合浦郡

吳志黃武七年改合浦爲珠官郡沈志孫亮復舊名通典吳改爲珠官晉又爲合浦今考孫皓傳已作合浦今從沈志

朱崖郡朱盧

方輿勝覽云吳大帝於徐聞縣立珠崖郡沈志晉平吳省郡移徐聞縣屬合浦洪志引此而以珠崖爲郡治珠崖當隸本郡不必定爲郡治以方輿勝覽之言訂之似郡當治徐聞也沈志朱盧吳立縣本前漢所立建初後省吳蓋復立元和補志云朱盧後漢改名朱崖吳復名朱盧漢志釋地亦云朱盧卽朱崖洪志於合浦郡屬錄朱盧於珠崖郡屬錄珠崖疑誤今不從

交趾郡

洪志據晉志以龍編爲郡治今案水經注晉太康中交趾徙理龍編則吳時不治龍編也姑以闕疑

新興郡

洪志通典吳分置新興郡晉武太康中改爲新昌今考吳志歸命侯傳已云分交趾爲新昌蓋承祚從後言之

武平郡武甯

晉志交趾武平二郡各有武甯縣二郡界連未應無別沈志云武甯吳立何志武帝立太康地志無此縣而交趾有輿地廣記吳立武甯縣及武平郡以是參考疑吳初立武甯屬交趾後又移屬武平也洪志疑誤據

合浦郡南平壽質等縣

晉書陶璜傳孫皓以璜爲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眞屬國三十餘縣考璜以交州牧攻復交趾九眞日南等郡復與廣州刺史滕修破廣州諸賊是交廣二州新置諸縣均璜所開置爲多若交州合浦之南平壽質二縣交趾之吳興武安二縣新興之嘉甯吳定封山三縣武平之武甯武平平道軍平武興進山根甯安武扶安九縣九眞之常樂建初扶樂三縣九德之九德陽成越常扶苓曲胥五縣廣州桂林之常安武豐粟平武城軍騰五縣高興之廣化海甯莫陽西平化平五縣凡三十四縣或諸志已言吳末所立或晉志有其縣而諸志不能詳其始立疑卽璜所置三十餘縣也地居荒徼吳又卽亡入晉以後諸縣或存

或廢故諸書不能肎言耳

日南郡

沈志吳省日南郡晉太康三年復置今考歸命侯傳建衡三年虞汜陶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還屬華覈傳亦云日南孤危魏三少帝紀九眞日南郡聞呂興去順效逆晉書陶璜傳孟幹陳代吳之計帝以爲日南太守則吳時固有日南郡也

蒼梧郡

洪志郡屬有元谿武城二縣諸地志皆謂晉置今不錄

鬱林郡

後漢書南蠻傳靈帝建甯三年谷永爲鬱林太守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開置七縣考沈志元和志諸書吳時鬱林郡屬當有新邑長平建始陰平臨浦懷安武安七縣與谷永新開縣數適合又皆同屬鬱林而沈志云新邑長平建始武安四縣爲吳所立懷安爲吳改名未知其先何縣元和志又謂吳改廣鬱爲陰平改領方爲臨浦竊謂後漢郡國志於安順後所置郡縣卽不復載漢末大亂鬱林地處南徼聲息隔絕沈約志序謂三國無志置縣不書是彼時已無可徵以事求之疑新邑等七縣皆谷永所置吳初省廣鬱入陰平省領方入臨浦省某縣入懷安後又分武安置桂林郡後世徒見吳時有此七縣遂謂縣爲吳所立爲吳所改而谷永所開七縣致無可考於此不能無疑焉

桂林郡武安

洪志云武安沈志云應是吳立桂林舊治武安不知何時始徙又云縣故屬鬱林據此則吳立桂林郡時縣已移屬又爲郡治晉地理志武熙（晉太康元年改名）屬鬱林蓋平吳後郡移治潭中故武熙還屬鬱林也今從洪說

高涼高興二郡

沈志建安二十三年吳分合浦置高涼郡郡國志注建安二十五年置高梁太平御覽一百七十二引南越志云高涼本合浦地吳建安十六年衡毅錢博拒步騭於高安峽毅投水死博與其屬亡於高涼呂岱爲刺史博旣請降承制以博爲高涼都尉於是置郡其說與吳志呂岱傳合則郡爲建安二十五年置也惟晉志又云漢桓帝分交阯立高興靈帝改曰高涼沈志云吳又分合浦置高興郡曰又置者明先有此郡也疑桓帝初置高興靈帝改名高涼後爲夷賊殘破其郡遂廢建安二十五年呂岱到州賊帥旣降於是復置高涼孫皓初年廣州新置於是又分合浦置高興（廣東通志吳永安七年復分交州置廣州領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又析置高興桂林甯浦三郡以益之）晉志序例云歸命侯置郡十二其一宜都宜都爲劉氏所置史志俱詳未應晉志外誤至此此宜都疑高興誤文也　又案岱傳海南三郡海東四郡此七郡卽交阯日南九眞合浦南海蒼梧鬱林也惟無高涼郡高涼置於漢末而傳乃云七郡百蠻雲合響應似吳初已省高涼然薛綜傳黃武中綜上疏云今日交州

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若徭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
合高涼者假其威權庶可補復云云陸胤傳赤烏十一年高涼渠帥
黃吳等降云云是吳初郡實未省蓋因高涼本分合浦所置仍舉漢
之舊郡以爲言也吳志孫權傳權與先主分荆州南郡零陵武陵以
西屬備亦不及宜都蓋同此例
又洪志云廣州記漢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立甯浦郡晉志本之
今考沈志引吳錄景帝永安三年分合浦立北部都尉領平山興道
甯浦三縣晉太康七年始改合浦屬國都尉立甯浦郡偏檢諸地志
吳時所置郡皆無甯浦明爲太康中置廣州記及晉志皆不足據云
云

光緒甲午客金陵主余戚吳君可園時可園方從事於輿地之學取
洪先生稚存所補志三國疆域覆以陳志紀傳旁及裴注暨唐宋以
來　國朝諸地說鈎其異同訂其舛誤爲魏蜀吳郡縣表余以從軍
北行未及誦其業越二年歸自衛輝可園手巨冊語余曰曩所爲三
國郡縣表已定稾殆三年於茲牽於吏事時時不得自竟其緒發疑
補闕則丹徒陳君善餘之力不忍棄良友之所匡益與累年心力之
所自得將付排印子盍爲我志其事余受而卒讀其條例詳可園自
敘不贅言獨怪東漢以降史家創立隱逸傳例窮槁巖黃漫爲引許
流風所扇汨人心性江淮之士不知吳越何論楚蜀語以古事不知
宋唐何論晉魏規步百里睫視一時姝姝自悅抑何陋也世勢日闢
垂二千年海國六七環集而虎視大江失塹長城不險以今視昔谷
不侔矣可園方自憾其不能通外域文字奮竭其心力深譯他國史
志以擴我嚮略而徒尺寸於中原兩戒之地呫嗶千年僅爲學古之
一助旁皇屏息儳焉不可終日若謂將以是稍矜炫淵雅抗揖北江
則非可園之志也余既稔其始末敢爲志之如此丙申秋九月盱眙
秦其增

〔清〕尚鎔撰

三國志辨微二卷續三卷附雜詠一卷

清嘉慶刻本

序一

陳壽良史也承司馬遷班固之後作三國志夫犧農以來中國帝王無不大一統者故春秋史漢諸書皆統於一尊以明無二上之義至黃初以後其局一變禹貢九州之地忽焉三分鼎立此帝王之剏格也故陳氏作史亦剏其格志名三國明乎魏之不得統吳蜀蜀之不得統吳魏惟吳亦然歷晉唐無異說也自朱子作綱目特標昭烈爲正統後人因之而指摘陳氏之非曾不思史者傳信者也當其時昭烈之政教號令其能行於吳魏之地乎吳魏之人曾奉昭烈之正朔乎正朔之不奉政教號令之不行而曰此爲中國之君是誣天下後世也作史者不當如是或者援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此又不然彼時昭公雖出亡其國依然魯國也有國不可無君故書之若平王東遷孔子亦未嘗於豐鎬岐陽之地仍冠之以周也果若人言將韓魏趙分晉之後仍號其國曰晉元順帝遯於沙漠而仍號中國曰元可乎不可乎然則朱子以昭烈爲正統非歟曰儒者讀書當心知其意朱子生宋室偏安之日高宗之在杭州猶之昭烈之在成都倘不以正統歸昭烈是宋亦不得居有天下之名

也古人著書立說必尊本朝朱子尊宋因而尊昭烈此勢所不得不然者若溫公當宋室全盛之時其著資治通鑑卽仍陳氏之舊矣雖或溫公之識不及朱子之精當然彼亦各因乎其時爾且陳氏陽尊魏而陰予蜀卽朱子所本更不可不察也南昌尙君倚客精於史學著三國志辨微一書共五卷闡幽發隱一洗從來腐儒迂謬之說有先得我心者因以荒言引其端吳趨石韞玉序

序二

史之最難論者莫如三國志其例不一其旨甚微名尊魏而實帝蜀後人見其書昭烈爲劉備武侯伐魏爲入寇往往不論其世以辭害意豈非持論之苛與國初朱竹垞檢討陳壽論獨具卓識一洗唐宋諸人之誣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與簡明目錄出三國志微旨遂益明於天下予按三國志體例魏紀倣史漢蜀吳六主傳倣史記世家三國諸臣傳倣三傳史漢書法倣尙書春秋惜前人雖有辨譌考異諸書未能一一疏

通而証明也予邑尙君僑客博綜諸史於三國志致力尤深項客婁邨授徒之下取三國志詳辨其微凡事涉三國志者亦兼及之前後編爲五卷問序於予予攝篆婁邨簿書鞅掌愧於架上諸史不暇宣究間取其書而粗觀之見其議論精細引證詳明多啓前人未發之覆可謂有功史學矣前二卷已刻竣因捐俸續刊俾質諸世知言者或不以予爲阿所好也南昌萬臺撰

序三

曩讀陳壽三國志見其中多微詞頗疑壽之帝魏貶蜀依違非本意後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謂壽不以正統予蜀爲後儒之論端然晉承魏祚壽爲晉臣僞魏是僞晉也未免於不論其世竊喜管窺不謬又觀朱竹垞陳壽論惲子居書三國志後皆爲壽明冤遂欲作論以暢其說而因循不果丁丑客雲間雪窗多暇乃始取而論之成二十六條標題皆本陳志名曰三國志辨微夫壽之生平不無可議至三國志之微而顯志而晦則

不愧良史之才乃自宋儒綱目出人遂隨聲詆呵不加考究亦何以服其心哉予故於其黜魏尊蜀者雖一字之微必極力推闡又舉三國數大端辨其筆削凡朱惲所已論者槩不雷同用質世之君子嗚乎壽死已千餘年矣作史之心至

本朝而乃白此予柦所以痛知音之難遇也南昌尙鎔自序

三國志辨微目錄

卷一

武帝紀
漢相國參之後
倚王室之重
丞相魏公魏王
改建安爲延康
月犯心中央大星
董卓袁術
荀彧
二牧
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漢
殂
先主有高祖之風
皇后
太子瘖
大義
盖孫武之後
參分天下盟約

卷二

高貴鄉公卒
鷹揚之臣
王毋邱諸葛鄧鍾
先主伐吳
北地王諶自殺
諸葛亮將略
姜維
魯肅勸借荆州

三國志辨微卷一

南昌[illegible]治茲

武帝紀

吳志韋曜傳孫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陳壽旣知錄此語何以作武帝紀蓋晉受魏禪基於懿與師昭晉人作晉書議欲以正始爲限斷壽因援司馬遷秦本紀項羽紀之例爲晉之三王作嚆矢非本意也

漢相國參之後

壽序曹操之世系也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

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是明以操爲僞種矣乃其先則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漢相國參之後此何也蓋以操雖追尊爲帝列於本紀而其實固託名漢相者也夫參以相國而興漢操以相國而亡漢雖參之的裔亦無所逃罪況曹氏之僞種乎書此六字所以深著其罪也唐人撰晉書效壽紀武帝以宣景文列本紀亦知魏志之武帝紀卽蜀志之二牧傳吳志之孫破虜討逆傳本紀卷端固以漢相志其實耶最常與惲子居言及此惲曰君言是也不然則六字爲衍文矣

倚王室之重

董卓徙天子都長安操欲引兵與戰謂袁紹等曰向使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此卽後曰挾天子令諸侯之計壽載之於紀首所以著其竊漢帝建安二十五年大權之漸也

丞相魏公魏王

後漢書及綱目於操爲丞相爲魏公魏王皆書自爲壽獨書天子以之者爲書晉三王地也然紀雖回護而傳每露形迹故操甫爲相東下周瑜斥之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

進爵國公密諮荀彧彧以爲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彧以憂薨明年操遂爲魏公矣操爲魏王楊訓發表稱述功德時人笑訓希世浮僞崔季珪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有白崔此書傲世怨謗者操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崔爲徒隸使人視之詞色不撓遂賜死合觀三事亦春秋定哀多微詞之意也

又按董昭傳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後操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此更顯斥之矣

改建安爲延康

曹丕甫嗣位爲丞相魏王卽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其急欲簒漢可見矣及羣臣言符瑞勸進乃却之至十餘次此豈由衷之言耶故操以王終猶錄其九錫之詞丕以簒始不載其三讓之表也後沈約作宋書唐人作晉書及南北史於晉武帝宋武帝北齊文宣帝諸紀累載帝固讓臣固請之虛語能無愧於壽耶

月犯心中央大星

魏主叡問黃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

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銘按曹丕卒於漢建興四年三國紀傳是年並無熒惑守心之事惟魏志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四月癸巳昭烈崩於永安宮是天文固以蜀爲正而權之對謬也壽削權語而筆天文其以帝予昭烈者微而顯矣

或謂曹叡卒前亦月犯心中央大星何耶曰後帝不終帝位天下無眞人故叡亦應天象也

董卓袁術

魏志列傳以董卓袁術爲首董卓欲簒而未成評爲賊虐不仁所以誅曹操也袁術稱帝於淮南書爲僭號所以誅曹丕也史通謂引董袁諸人失斷限淺矣

荀彧

荀彧之爲人何氏以爲王佐才司馬懿以爲百數十年賢才無人能及鍾繇至比之顏子而壽獨責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且與兆亂之賈詡同傳蓋當時佐操成强勢者首曰荀彧貶彧所以貶魏也

二牧

劉子元謂壽不當以二牧冠昭烈不知此蓋有深意也按二牧傳劉焉聞董扶益州分野有天子氣之語

遂意在益州及領州牧陰圖異計殺害漢使造作乘輿子璋襲位遣陰溥致敬於曹操復遣張松詣操壽載二牧如此評之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焉聞董扶之詞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奪取非不幸也壽意葢謂昭烈之爲天子久著兆於益州焉璋僭逆宜爲所并故引魏豹劉歆之事暗以昭烈比高光其不曰慶鍾二帝而曰二主者爲蜀之二主發凡以明

已之改昭烈爲先主不得已而因魏人也（顧寧人力辨主字亦未喻此）然則壽以二牧冠昭烈乃先序其事以作案使時人不覺耳（後漢書劉焉傳删去董扶益州分野有天子氣之語非惟不知壽作意端緒亦不分明也）

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山堂考索載司馬溫公與劉道原書云劉備雖承漢然族屬疎遠是非難明今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爲比（通鑑亦載此說但字句微異）數語葢本裴松之觀松之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之注可見然松之秖云世數悠遠昭穆難明而溫公遂疑昭烈族屬疎遠是非難明亦列子所謂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者矣且晉書元帝紀末明云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生元帝溫公尚不辨眞僞使紹晉統豈可以昭烈族屬疎遠而疑其是非難明乎毋乃以身出於司馬孚孚自謂大魏純臣因帝魏以成先志也壽於先主傳首大書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又載蜀漢羣臣之表一則曰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再則曰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勝之胄本支百世宜即帝位以纂二祖以明昭烈之爲漢宗室信而有徵愍皇既廢於山陽昭烈自宜帝巴蜀以紹漢統後人每

謂溫公之黜蜀本於陳壽豈知壽不任咎耶

費詩諫昭烈不宜遽稱尊號習鑿齒駁之曰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强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裴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最善又謂武侯之仕蜀葢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已任故也是晉宋間人固皆以昭烈爲漢宗室蜀爲正統矣

漢

昭烈帝蜀本號漢以承漢非蜀也魏人改漢爲蜀使絕於漢改昭烈帝爲先主使同僭號日知錄論之詳矣壽雖以蜀名志仍而不改然先主傳中既書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見其與魏王之爲魏帝吳王之爲吳帝同一國號又載羣臣勸進之言曰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又載即位之文曰惟神享祚於漢家永綏四海其他若楊戲傳之季漢輔臣贊孫權傳漢吳分天下之盟書稱漢者不可勝數是知壽之以蜀名志者避荀勗等之謗也數稱漢於諸傳者著蜀之實也後人不能細考遂有漢晉春秋續後漢書季漢書之作紛紛

辨駁惟杜少陵詠懷古跡詩既曰蜀主窺吳又曰運移漢祚知壽筆意故蜀漢互見也（通鑑雖黜蜀然蜀俱改為漢）

殂

殂與崩古同一義故帝乃殂落虞史舉以書堯壽既回護篡晉僞以統與魏於操死書曰王崩丕叡書曰帝崩僞昭烈復書崩則必招時人之謗故於先主後主之傳再書曰殂以崩爲殂猶以帝爲主也或謂後人史鑑以殂書割據之主皆效陳壽壽書昭烈以殂恐非崩字之意曰壽於孫權之死也書曰權薨使果尊魏黜蜀則宜與權例書矣何以獨曰殂哉武侯出

師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後帝五年三月之詔曰昭烈皇帝萬國未靖早世遐殂壽之以殂代崩蓋本於此後人史鑑以殂書割據之主雖效陳壽實不識壽之用意也（操書崩者著其無君也司馬昭書薨者又爲晉諱予之以臣節也）或謂孫權傳何以復書劉備薨於白帝曰曹操死書曹公薨昭烈崩書劉備薨皆仍吳史之舊也

先主有高祖之風

壽之評曹丕也曰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而已評孫權也曰有句踐之奇而已獨於昭烈之評則曰有高祖之風其以蜀紹漢統此亦可見矣

皇后

壽於三國之皇后魏目曰后蜀目曰妃子吳目曰妃嬪似尊魏而黜蜀吳乃昭烈後帝之皇后皆書皇后與魏相同而孫氏諸后傳中獨貶爲夫人明吳不得儕蜀也吳不得儕蜀則魏之僞尊可知矣

太子璿

壽既正蜀漢皇后之名又書太子璿於目錄亦所以特尊之也若乃孫權太子登立十三年而卒孫皓太子瑾立十年而國亡吳志皆不著目所以明其爲僭僞也

大義

昭烈初見武侯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後武侯頻年北伐以伸討賊之大義而不幸早薨壽雖評其不長將畧乃定故事之表則曰時無名將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是併魏晉一概譏刺而獨尊蜀漢矣

蓋孫武之後

吳志孫破虜傳云孫堅蓋孫武之後蓋疑詞也此與武帝紀之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同一傳疑使昭烈是

非雖明壽亦必云其先葢漢中山靖王勝之後矣

參分天下盟約

或謂孫權卽位告天之文有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等語壽不載宜矣然與漢參分天下之盟約假亦不經何詳載不遺耶曰曹丕告天之文既不錄則權告天之文卽使毫無違忤亦斷不載至漢吳參分天下之盟約詆曹氏而稱諸葛其安慶而分災患有敵愾同仇之意且處處漢吳並題先漢後吳立言得體雖引晉侯分田界宋之事典而不確然終後帝之世吳竟不復違盟助曹爲寇則是盟固非泛泛

也安可不詳載耶

三國志辨微卷一

三國志辨微卷二

南昌 何鎔 治茲

高貴鄕公卒

司馬昭弑魏主髦於南闕下壽書曰高貴鄕公卒陔餘叢考議其爲本朝諱未能畧見端倪鎔按下文皇太后令有髦出取大將軍爲前鋒所害等語又載大將軍上言高貴鄕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云云合而觀之可謂據事直陳矣安得謂未見端倪 書卒不書地春秋書隱公薨之意也

鷹揚之臣

高堂隆上疏切諫魏主叙末言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鎭撫皇畿翼亮帝室叙雖褒其詔而不用其言是時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越十三年懿殺曹爽魏權遂移於司馬壽既全錄此疏復評其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此與陳思王傳皆做漢書傳劉向用意甚深

王毋邱諸葛鄧鍾

王淩之反也以司馬宣王誅曹爽謂齊王不任天位毋邱儉之反也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諸葛誕之反也以王淩毋邱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鍾會之反也矯太后詔廢文王然則四人非反魏也乃反司馬氏耳壽爲晉臣但直書其事心跡自見至於鄧艾之死尤爲誣寃壽既載叚灼理艾之疏許中復揭出作結所以特表之也

先主伐吳

孫權襲荆州害關侯昭烈大怒欲伐權趙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

子丕篡盗當因衆心以討凶逆不應置魏先與吳戰昭烈不聽壽又不載雲諫俱爲後人所議鎔按關侯率衆攻曹仁於樊樊城得漢水往往崩壞關既降于禁又斬龐德梁郟陸渾義士遥受印號爲之支黨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當此之時仁雖有徐晃兵救不能解圍洪河以南安知不爲關有乃權與吕蒙陸遜暗施譎計襲荆州以助操使拯漢之規於兹而止其當伐者一也及關敗而走操尚敕曹仁與趙儼毋窮追關權復遣將逆擊害關父子其當伐者二也且權久爲魏臣受操丕之封錫豈得謂非國賊若置吳伐魏雖可告無負於愍皇恐北伐之師甫出而魏吳必共抗矣魏安能遽滅乎以昭烈之雄才率巴漢之鋭卒激於義憤雖不能擒權滅吳勢可以吞荆楚然後厲兵秣馬直向宛洛亦未爲晚至結壘千里盡喪於陸遜之把茅此不特昭烈不及料亦權意外之獲也然則昭烈不聽雲諫壽不載於蜀志俱未可苛論矣或謂關素有并兼之心又不許權婚荆州之襲似由自啟兵端且魏人勸權躡關後實首禍也曰吳人嫉關之强故有關實熊虎接境可憂等語究之關五千鋭士何嘗夜渡瀨乎若謂許婚可固好

則前此權曾進妹矣昭烈之在公安每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未幾遣舟迎還此豈婚可固好者乎魏蜀二志雖有司馬懿蔣濟勸權躡後之語然觀吕蒙傳蒙密陳取關之計實在魏先因魏使至權乃顯言圖關自效耳總之關張無命秭歸蹉跌乃天不祚漢也

北地王諶自殺

或謂綱目大書皇子北地王諶死社稷壽不立傳殊爲寡識不知後帝奉書降艾之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壽附書於後主傳正所以愧後帝之降惟於勸降之譙周極稱其謀且載其慕孔

子遺風等語此則以從學之故過於回護後五代史馮道傳載時人稱道與孔子同壽之事卽做周傳以寓譏也

諸葛亮將畧

壽之論武侯也曰功德蓋世曰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又比之周召子產可謂極推尊矣至於武侯將畧合三國傳注觀之大都正正之旗堂堂之陣無巨平之譎計陰謀所以爲三代人物壽始以對敵值人傑回護本朝繼歸咎於時無名將故使功業陵遲終評之以應變將畧非其所長遂招後人譏議然觀漢中之討策出法正子午之計不從魏延謂之應變將畧非所長亦未可厚非也

或謂延子午之計懸危徼倖故武侯不從鎔觀延督漢中九年未聞過失陽谿之戰大破郭淮則延亦知勇畧備者矣

姜維

武侯後出師表雖有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等語然軍中病時謂魏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愼勿復來也費禕謂姜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

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徼倖而决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故姜維每欲興軍大舉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自禕卒後維乃累年攻戰功績不立遂致內訌外侮魏人入寇以姜維虐用其衆爲詞而又罷諸圍守兵退守漢樂開門揖盜及成都降艾又不能率拔刀斫石之將士背城死戰一聞後帝救令遽投戈甲降鍾會於涪城律以謀人軍師敗則死之義其罪豈可勝言耶壽以維與蔣琬費禕同傳著其係蜀之存亡而評中責其玩衆黷旅明斷不周一切僞降之謀皆削而不載所以深罪之也

或謂子深罪姜維伐魏然則武侯連年動衆亦非耶曰武侯德足以服蜀人力足以威魏人故可北伐且受昭烈之託義亦不得不討賊也後蔣琬繼武侯秉政屢欲出師不果可謂度德量力者矣姜維以羈旅託國値主昏民敝之時每動大衆內外怨咨而力又不能克敵豈可以人國爲徼倖耶觀武侯臨終之際不舉維任大事以繼琬禕是亦不滿於維矣

魯肅勸借荊州

昭烈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魯肅以爲曹公威力

寶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是肅之勸借荆州秪以荆州初得恩信未洽因昭烈素得荆人之心借使撫安其拒曹操非有愛於昭烈久假而不欲還也後金人得宋之汴京令劉豫帝八年亦是此意不料蛟龍得雨遂難卒制昭烈西得益州既無還荆州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於是始悔失計而責關侯壽深得其情故作魯肅傳於肅勸借荆州之下以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筆落於地數語插入著其計之得失各半又於呂蒙傳末載權與陸遜論周瑜肅蒙之語評爲優劣允當袁子才極稱肅計之得趙甌北又謂無借荆州之事皆非也

三國志辨微卷二

三國志辨微續目錄

去冬撰三國志辨微二卷甫脫藁即爲友人周南橋所刻頃閱何義門手評三國志抄本及錢竹汀三國志跋喜其先得心同復續三卷辨其事併論其文以史漢之佳妙前人論之甚詳三國志獨鮮也

嘉慶戊寅春二月南昌尙鎔

卷一

義兵

評

災異勿劾三公

封建

三少帝

帝幸太學問諸儒古義

劉廙

米賊

諸夏侯曹

杜恕家戒稱張閣

鍾繇華歆王朗

董遇

程昱守東阿

董昭陳末流之弊
劉子揚於魏備腹心
劉放孫資
蘇則
張遼合肥之役
王粲等六人
衛覬疏
仲長統
衛臻稱揚漢美
高堂隆

王昶戒子渾
王基據持鄭元義
卷二
魏改元曰黃初
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史官言景星見
孫夫人還吳
孔明
關張傳
梁郡睢渾羣盜
趙雲
諸葛亮以公義相取
許靖
秦宓辯帝系
劉巴
董允陳祗黃皓
劉封
孟達
當世伊呂
向朗

張嶷
姜維功績不立
楊戲贊
王嗣常播衛繼
卷三
孫破虜有忠壯之烈
孫策欲襲許迎漢帝
征皖城
劉備帥軍來伐
孫權使鄭泉聘於白帝

王表

劉繇

張昭

諸葛融攝兵業駐公安

鼎足江東

朱桓

陸遜

子禪襲位

鈔列陸凱諫孫皓二十事

胡綜賦

諸葛滕二孫濮陽

孫綝使孟宗告廟廢孫亮

漢書文詞典雅

蜀爲魏所并

其六十五條標題亦本三國志原文畧爲增損

先魏後蜀吳次第俱同前例

三國志辨微續卷一

南昌

義兵

曹操未平河北之前尙畏名義故紀始載其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又累載其舉義兵以誅暴亂兵以義動起義兵誅暴亂等語至爲丞相以後則建安　十五年十二月巳亥之令前後三讓魏公之令魏畧所載之謝書三辭魏王之書雖詞義可觀並削不載惟詳載其僭竊之事妄誕之令可謂深切著明義嚴斧鉞矣李安溪云操之功烈果能以忠順終之則伊周之勛誠不足茂惜哉

評

史記之有太史公曰猶左氏傳之有君子曰也間有韻語或總論全傳之旨或序其軼事並論贊兼行漢書不察無論襃貶俱名曰贊宜鄭漁仲駁之也三國志易之爲評則得龍門之意矣後漢書舍陳而學班何耶至史通貶陳評傒緩不切更爲無識

災異勿劾三公

災異策免三公漢舊制也魏主丕二年六月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丕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

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壽載此於文帝紀葢予其罪已而漢制宜改也宋包拯彈宋庠有曰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此雖開王安石喜事之端然較漢之徒以災異免三公者愈矣

封建

魏鑒漢初之弊封建諸王而無實卒爲權臣所篡故晉武帝甫踐阼即大封諸王平吳之後並假節之國各統方州諸軍事論者見其後日八王爭權兆劉石之亂每譏其法制未善然琅邪一綫能延百餘年於

江左究封建親藩之力也壽於明帝紀陳思王司馬朗高堂隆諸傳好載言封建之詔疏其致意深矣

司馬朗謂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後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鎔按此亦寓封建於郡縣之良法但魏時領兵者多異姓功臣而親藩禁削此陳思王所以發憤也鄧艾克江由後帝欲奔南而譙周力阻之者以無可恃也使南有諸王統重兵如霍弋羅憲周策何至遽行哉是蜀亡亦以無封建也

三少帝

武帝紀於曹操書太祖書公書王文明及三少帝紀於司馬氏父子書宣王景王文王皆不言帝者紀其實以辨名分也北齊書一紀三四帝謬矣齊王高貴鄉公陳留王紀目以三少帝者不予司馬氏廢也晉書直標海西公紀謬矣

帝幸太學問諸儒古義

鍾會稱魏主髦武類曹操石苞亦以爲非常人然大權爲司馬昭所竊一無表見壽載其詣太學問諸儒古義累數百言見其才器英明雖不討昭昭亦不能容也髦稱慕少康以爲收集夏衆復禹之績功德優

於高祖允其中興之本志壽不載於本紀爲晉諱也晉書載記載慕容盛與其臣論周公管蔡及太甲伊尹之優劣源出於此齊王紀亦累書講經毫無過舉竟至放廢此固曹操欺孤寡之報也

劉虞

光武謂杜威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乎是以更始尚存不妨自稱皇帝孺子嬰雖在翟義奉劉信討王莽綱目予之身爲宗子爲宗廟計蓋有不可太拘小節者也劉虞既帝室賢胄夷夏其聞當幼主播遷受制董卓羣雄仗義討賊雖不推戴亦

當併力而西以法光武之權變乃競相勸進不能承制封拜激厲義兵反拘匹夫之小節因讓不受圖弃匈奴倘不幸卓竟篡弒漢統遂絕虞將何以見高光乎卒之拜董卓之官嬰公孫之刃智勇不周身名俱否亦徒中袁曹之計矣（袁術曹操不肯帝虞）壽不爲虞立傳得毋以其讓王死難宜爲漢臣不可列於三國耶然以行事附公孫瓚傳意亦似不滿也

米賊

張角之黃巾張魯之米賊皆以匹夫倡邪教遂亂天下此世運一大變前此所未有也然魯雖久據巴漢

不敢稱王猶爲彼善於此故壽立傳於魏志不甚加貶詞焉（駱曜之教緬匿笮融之課佛經亦漢末亂民之尤者）黃巾之亂由於宦寺竊大權米賊之興由於州牧圖異計內外慎選其人則禍源塞矣（晉陳瑞自稱天師即米賊之餘習）

諸夏侯曹

或謂以吳志之例觀之夏侯惇及淵尙諸人當如周瑜魯肅等同傳曹仁及洪休真諸人當如孫靜孫賁等同傳乃壽以諸夏侯曹同爲一傳豈以夏侯與曹本一姓如諸孫之列宗室傳耶曰曹操既與夏侯同姓豈肯以女妻楙曹瞞傳及世語斷不可信悖子居

謂二氏世爲婚姻惇淵有開國勲與仁洪休真等及其亡也爽與元先後誅夷大權始盡歸司馬氏故合傳之以觀魏氏興衰之由乃作史定法其言允矣寻觀曹爽欲奪司馬懿之權而反爲所賣夏侯元欲代司馬師之位而反爲所戕才畧皆無足取且爽恣意妄作元未聞匡救之謀此豈堪膺重寄者故卽司馬氏盡除爽元所爲亦終必滅魏此又讀史者所宜詳考也

夏侯元言時事謂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便民省費可致簡一之化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杜恕家戒稱張閣

壽於邴原傳末載永寧太僕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如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壽載此者葢以士生季世既不能撥亂反正則宜家食自甘辭富貴以免患禍如管寧之淵雅高尚確乎不拔張臶胡昭之闔門守靜不營當世乃爲上計其次如袁渙邴原

張範輩之進退以道田疇王脩輩之抗節矯俗徐奕何夔司馬芝輩之守正不阿亦經世保身之善者夫荀彧之佐曹操滅羣雄欲已亂也而不免夭天年賈詡之勸傕汜攻關中欲救死也而不免兆大亂他如崔季珪孔融婁圭毛玠鮑勛諸人危言危行或誅或廢亦不知辭富貴以免患禍者也壽以荀彧司馬芝數十人連傳弁冕魏臣既錄杜恕之家戒復評以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尙直而能温自非兼才曷克備諸葢深爲荀彧崔季珪輩惜也其用意之微如此宜千載少測識者哉

鍾繇華歆王朗

魏志自鍾繇以前夏侯曹賈以外多可入漢史仕魏者亦頗愛名節不與其僭篡之謀非特荀彧書漢侍中志可嘉也此後則純乎魏臣矣繇與華歆王朗皆畀受漢爵乃於曹操死後競導丕篡毫不念漢以視彧阻九錫豈但上下牀之別哉壽雖隱其勸進之惡然首載曹丕作漢藩輔之釜銘末載王肅貶稱漢獻之謚議中言文帝踐阼鍾繇遷太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愧之之意隱然言外矣

陔餘叢考謂鍾繇書法妙絕古今本傳不載注中自應補入而裴注不及一字鎔按胡昭傳末言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壽紀載如此裴何必再注耶

董遇

董遇事曹氏三世無善可稱壽故不爲立傳然魏畧言遇善左氏傳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敎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此讀書之秘訣也宜何評極稱之

程昱守東阿

黄巾起東阿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邱山程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

走東阿由此得全壽載此事於吳傳殆欲爲萬世嚮亂民之法乎

董昭陳末流之弊

董昭於魏主叡六年爲司徒因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耶

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叡本疾浮僞遂斥免諸葛誕鄧颺等壽錄此等奏疏范蔚所謂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者也

劉子揚於魏備腹心

劉子揚視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亦慮變之一道乃出而輔操且勸操乘漢中之勝以取蜀欲其速平天下豈亦以劉氏種不足復遺耶何喪心若此劉自言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壽以載於其傳益深惡其不仁也

劉放孫資

漢之黃皓吳之呂壹魏之劉放孫資皆憑時主之寵竊弄機柄孫權能悟而誅壹引咎責躬尚不失爲英明故晚年雖多弊政猶獲延三世之祚漢魏俱不覺悟宜其速亡也壽雖爲晉諱不直言放資姦回然本傳既序其稱贊曹爽勸召宣王力阻宇肇之輔政又於辛毗傳言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亦未嘗隱惡也時晉荀勗爲中書

監與馮紞稱太子之德止賈妃之廢傾國害時時議以爲劉放孫資之匹然則魏志之詳序放資不特深著其罪蓋借以刺荀勗也華陽國志謂壽魏志有失勗意殆爲此與（何義門以孫資孫宏並論置呂壹不言似失輕重）

蘇則

晉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

陛下實應且憎鎔按華歆與陳羣皆力導丕篡惟恐漢不速亡豈復有不悅之色華嶠此言必僞造以掩祖惡者故壽不載於歆傳也蘇則傳謂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問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傅巽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孫盛責則懷二心乖君子去就之分不知則雖不及龔勝然較之華歆董昭諸人固自有別故壽美其以董昭爲佞人不許枕膝而評以矯矯剛直風烈足稱也嶠之書敍當即勳取此事

魏之篡實昭爲罪魁故深鄙其人曰佞則之悲較植尤義烈故獨表其對曰正

張遼合肥之役

序戰事最工者史記項羽紀淮陰侯傳漢書李陵傳後漢書光武紀壽雖不及其雄奇然觀張遼傳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此段序次生動不減史漢他若典韋龐德關壯繆黃忠周瑜陸遜諸傳序諸戰事亦極警健

王粲等六人

王粲等六人傳若出范蔚宗手鋪序詩文必累牘不盡壽惟節錄曹丕與吳質書品其才藻凡六人詩文一篇不載此筆力之高也

三國志既立傳而後漢書復傳者十餘人大約壽簡

而該范冗而弱可見其史才之高下也又壽每不重文士尤其史識之卓故孔融附於崔季珪傳仲長統附於劉劭傳皆不載其詩文范極力鋪張體裁轉覺不雅

衛覬疏

魏主叡時衛覬上疏有曰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異此壽所以名其志曰三國而不以魏爲正統也朱竹垞之論三國當從此悟出

明人動輕陳壽不知若無三國志蜀事不許而夏侯

湛之魏書行人且以蜀爲公孫之續不得與魏吳齒矣況壽志固灼然帝蜀哉

仲長統

浮文之好始於梁孝王而盛於丕植類書之作始於說苑新序而盛於皇覽淸談之習始於仲長統而盛於王何魏既盛行而流弊遂皆至無極可慨也後漢書載仲長統詩有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云云前人以爲開淸談之漸

衛臻稱揚漢美

曹丕篡漢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衛臻獨明禪受之義稱揚漢美此亦鄭君不名項籍之意也

壽故書而美之

自魏人導丕效莽以禪飾篡開權臣竊帝之端遂各執達天命之說相傳七百餘年接踵不絕至趙宋而後止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予觀曹氏凌衰時人競歸司馬氏蓋此輩之心死久矣

高堂隆

高堂隆祖賈誼王吉之意疏言移風易俗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改愚觀吳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宮府及州郡文書因漸作威福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吳國幾致危亂隆誠識治之良才也

魏之亡也由於戚屬疏斥乃在朝諸臣惟高堂隆棧潛二人上疏引前代之事勸曹叡親親壽以潛附於隆傳末蓋爲此也又按楊阜亦諫禁親藩

王昶戒子渾

魏王昶戒子書北齊顏之推家訓皆以身處偏霸之朝深慮禍患故倣馬援語意遞相推衍以遺子孫壽以昶書切於事情特載於本傳然昶好道家之說以元虛爲名之推崇釋氏之書以歸心爲教皆不能無弊也李延壽南北史體例多倣三國志然南史既從宋起則北史自應從周止乃以隋爲殿何以名南北史耶觀於三國志載賈充王渾諸人只言咸熙中爲某官不及晉事其義嚴矣

王基據持鄭元義

鄭康成隱脩經業集秦漢諸儒之大成雖頗有謬誤要不愧爲儒宗乃自孔融虞翻首發難端而蔣濟王肅李譔王弼復視同弁髦而肅尤甚於是一變而唐人撰正義而鄭學廢其半再變而宋人談性理而鄭學墜其宗三變而明人尚時文而鄭學遂失其傳矣壽以孫叔然駁釋聖證論書於王肅傳以王基據持

三國志辨微續卷二

南昌 尙鎔 治茲

魏改元曰黃初

文明諸紀不書蜀吳二主卽位及殂沒者不以魏統蜀吳也昭烈卽位傳先言魏文帝稱尊號改元曰黃初後帝襲位傳言是歲魏黃初四年孫權改元之前傳亦言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蓋紀明世變以便稱本國之年號也後此曹丕之卒叡芳髦奐之卽位卒廢蜀吳皆不書者不以告且避諱也蜀志書孫權稱帝吳王孫權薨吳大將軍

孫綝廢其主亮立瑯邪王休吳志書劉備薨於白帝者以蜀吳有慶弔之禮告則書也然權既稱帝而猶曰吳王則魏之不得爲帝可知矣論者以蜀吳書魏改元爲帝魏果爾文明諸紀何以不倣漢書南越尉佗自稱爲南武帝之例書蜀吳自立後帝孫權諸傳何以不倣春秋天王崩之例書文帝崩哉蜀吳二志止書魏主稱尊號紀不言其受漢禪取義顯然

或問評因學紀聞者以朱子帝蜀因南宋偏安此語何所本耶曰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錢竹汀亦有此說王深寧於此條下論黃權天文正統之對以不知獎貳守心爲虛妄故前卷辨之

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或謂後帝建興二年壽書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八字自來編年紀事無此書法鎔曰是時武侯爲相欲食兵足而民信以爲討賊之資有此善政壽故有此特筆也十年復書亮休士勸農教兵講武亦深予其善政覩於軍旅頻興國不貧而民無怨非以此與文中子謂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興蓋武侯之爲政嚴明忠愛風化肅然巳幾於三代之盛所未逮者禮樂耳

使天假以年何難復一統之基與百年之化哉程子謂禮樂未敢望他殆以其爲後帝寫中韓耶不知此特因後帝仁柔欲開益其意智統觀武侯所爲亦何者詭於道也

史官言景星見

壽謂蜀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乃後帝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改元豈前此無史而此時乃設官耶觀壽以蜀人作史而蜀志僅十五卷不及魏吳之詳信哉行事多遺也劉子元謂壽因父髡受辱故有此謗然壽良等無遺議劉說非

孫夫人還吳

妃子傳謂先主旣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注引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歸趙雲别傳亦同此說獨華陽國志謂法正勸先主還之似以正有勸納吳后之惡而加此醜誣也裴松之不引而辨之未免失之畧矣（常璩劉先主志全襲蜀志惟此事稍異）

孔明

抱朴子第二卷謂魏武帝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楊用脩以孔明爲諸

葛言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鎔按昭烈聞諸葛之名三顧草廬乃見而出若如抱朴所言則是操心欲用諸葛即往見前後不相符矣且諸葛僑襄陽之野去許甚遠爾時荆州未平操豈能越境舉用抱朴殆誤傳也又按魏志穎川胡昭亦字孔明曹操爲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旣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尙義不相屈穎川去許旣近抱朴此卷又稱述逸民所言孔明或指胡昭用脩不察遽指爲諸葛疎矣

關張傳

諸葛亮傳摅才情而騁筆力精深雅健雄跨馬班當爲三國志第一篇文字次則關張傳最警練壽謂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關張萬人之敵也關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數語爲兩傳關鍵如關擊顏良於白馬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操追昭烈於長坂昭烈棄妻子走使張將二十騎拒後張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决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此所謂萬人之敵也關恥與黄忠同列書問馬超人才張義釋嚴顏宿就劉巴則

驕於士大夫愛敬君子之明驗也至關之善待卒伍呂蒙謂其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可爲實證張鞭撻健兒日在左右昭烈戒其過差取禍可想見其不恤小人矣及帳下將殺張張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之曰噫飛死矣戛然竟止此與史記之烹宏羊天乃雨使武安侯在者族矣二結何以異哉

梁郟陸渾羣盜

或問關傳謂梁郟陸渾羣盜爲關支黨裴松之無注能詳數其人否鎔案武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裴注引曹瞞傳曰是

時南陽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袞與吏民共反與關連和叉麗悳傳侯音衛開等以宛叛叉胡昭傳陸渾民孫狼等興兵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賊寇叉晉書宣帝紀帝言荆州刺史胡脩麤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關圍曹仁於樊脩方果降關是侯音衛開孫狼胡脩傅方皆關之支黨也此外不可考矣

趙雲

或謂趙雲之爲人壽第稱其强壯別傳載雲駁時人以田舍分賜諸將之議及諫昭烈伐吳之語或非實

錄何通鑑皆載之曰何評已言別傳不足信矣通鑑載之者以其有資治道也吾鄉朱文端名臣傳亦以此載雲予曩不辨眞僞者世遠年湮事難以臆斷也

諸葛亮以公義相取

荀子曰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而唐之牛李宋之程蘇竟以君子致亂壽謂諸葛公與法正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此可見漢之君子非後世所易及也

許靖

老蘇極稱史漢與善隱而章之法而不及三國鎔案魏高堂隆傳畧載其忠懇之諫疏至以張掖異石爲祥瑞之失則書於張郃傳郭淮傳畧載其用兵之勝算至陽谿之敗則書於蜀志蜀許靖傳畧載其待人篤厚之事至踰城出降之惡則書於法正傳即史漢之遺法也後吳志張昭傳隱其勸迎曹操之謀至呂蒙傳末乃見亦是此法

秦宓論帝系

觀尚書明明揚側陋之語虞舜斷非堯族人且以堯之欽明豈不變美盡而遠以曾祖姑觀刑乎以舜之大知雖爲無後豈有不辟宗者乎史遷謂堯舜皆出

於黃帝蓋不足信也秦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惜其說不傳王符潛夫論以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之後不知何據宓所辨當亦如此

劉巴

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眞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裴松之引而不辨鎔按曹丕於建安二十五年十月篡漢當時中夏助逆既未聞一人

討丕如翟義亦未聞一人應蜀如隗崔傳謂人情未一四方延頸似空言無據也昭烈聞愍皇見害發喪制服是後羣下言符瑞勸進昭烈不聽直至次年四月武侯力勸昭烈乃從安得謂銳意欲即眞乎盜巴本不欲歸昭烈其與茂進諫猶是不樂推尊之意較費詩爲尤非且武侯明於事勢十倍於巴使果如先賢傳所言武侯安肯勸稱尊號以阻遠人之來乎爲此說者不過因劉巴之諫與雍茂之殺而妄爲附會耳何足信哉

先主傳削延康之號書建安二十五年諸葛亮傳書

二十六年（不書章武元年者以明魏雖改黃初蜀猶承用愍皇年號本無即位改元之意也）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以世祖耿純之事先主於是即帝位非得春秋謹嚴之微意不能有此等書法也

董允陳祗黃皓

董厥樊建附於諸葛亮傳者以其與諸葛瞻將護黃皓不守武侯親小人之戒蜀漢所以傾頹也陳祗黃皓附於董允傳者以守正之允旣卒祗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蓄皓之覆國實祗爲罪魁也允不與父和同傳者以其係漢之存亡如漢書之元后不與外戚同傳也史例隨時而變初無定體裴松之不察以爲子應繫父不可別載然鍾會與父繇諸葛恪與父瑾壽亦未嘗同傳但隔卷耳（後帝初無大過但寵一黃皓遂至覆國壽於後主傳景耀元年書曰宦人黃皓始專政其垂戒深矣）

後帝能聽姜維誅黃皓漢不速亡皓不寢維防陰平之表漢亦不速亡維若舉十萬之師由劍閣案道南歸鄧艾必成禽艾已訖還拒鍾會漢亦不速亡維若知後帝欲速降必倍道赴救雖素與執政者不平斷不使知衛敵之難（以上二事語本華陽國志）漢亦不速亡諸葛瞻能聽黃崇之諫引兵據險鄧艾不能入漢亦不速

亡後帝能固守待援不聽譙周之策漢亦不速亡而卒至速亡皆人謀之不臧似非天欲亡漢也（或謂鍾會果盡坑魏將維殺會艾蜀可復存不知維徒知謀附會艾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其計甚愚豈能還復蜀祚王崇已論之矣）

劉封

武侯戮馬謖習鑿齒非之勸昭烈除劉封李安溪不取似皆以武侯用刑爲過當者鎔謂謖違武侯節度以致大敗若論軍法自應戮以謝衆且後此累年出師將士用命無復向時之敗者皆有鑒於謖死不敢違武侯節度也此事豈可輕議耶至武侯慮劉封剛

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因其侵陵孟達不救關侯勸昭烈除之此亦未爲過慮蓋封既氣力過人又自恃位尊體親雖以關侯之元勳連呼發兵猶不承命以達之雄觀竟與爭而奪其鼓吹其剛猛難制可知封雖有不降魏之美然亦未必不因昭烈春秋高後帝幼而懦易世之後可以操戈入室而妄覬非分也因事除之宜矣

又武侯不善彭羕以其心大志廣難可保安也後果有逆謀外此如張裕以漏言誅則愛才而表請其罪簡雍劉巴驕傲則赦小過而不計魏延楊儀相怨則節取而不忍偏廢張裔岑述不和則與書講解蓋刑政雖峻而用心甚平是以西土咸服其能盡時人之器用而無身亡日能使廖立泣嘆李平憤死也

孟達

黃權立傳於蜀志而孟達附劉封費詩傳者以權之降魏不得已子崇又能死國難也達既負罪降魏又勸劉封效尤後雖復思歸乃反覆無恥之小人宜其見殺於魏也綱目予以死節過矣夏侯霸不立傳於蜀亦以其非本意

當世伊呂

杜子美詩每好用三國志而注家多不知如云伯仲之間見伊呂蓋用彭羕稱武侯足下當世伊呂之語劉克莊乃以爲此論發自子美豈未見三國志耶又陳矯等嘆曹仁爲天人語見仁傳子美天人夙德升之句當卽用此注家第引王粲傳注邯鄲淳語証據亦疎又按東觀漢記漢人稱光武爲天人

向朗

向朗傳謂朗少時雖涉獵文學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古義不干時事以

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此段淋漓盡致較漢書序河間獻王事尤爲淵懿宜何義門趙歐北皆讀之有餘慕焉

向氏始於殷向摯見呂氏春秋淮南子作向摯予尙氏始於韓尙靳見戰國策然自元以前向尙每互傳無定如漢之子平宋之敏中後漢書宋史以爲向氏稽康與山巨源書朱子名臣言行錄以爲尙氏高士傳亦作尙子平當以向尙字相肖音相同之故唐人注文選謂向尙不同未詳蓋未嘗細繹也然自敏中以後如元史之尙文明史之尙鑛不復互見矣玆因錄朗事而附論之

張嶷

武侯薨後國事有蔣琬費禕邊事有鄧芝王平馬忠張嶷國勢猶固嶷平定越嶲恩威並著而又能警費禕之待降戒諸葛恪之黷武明果忠烈卒殺身以成仁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壽序其降誘蠻夷事筆極精詳明唐應德廣右戰功序源出於此

姜維功績不立

武侯之將北伐也以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掌宮中之事以向寵掌營中之事再四丁寧益必內外無缺而後可出而圖敵又庲降有李恢賦出叟濮耕牛戰馬

金銀犀革充繼軍資費用不乏永安有李嚴催督運事漢中有呂乂領督農供繼軍糧長史有楊儀籌度糧穀故蔣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然猶以道險運艱屢退難克姜維北伐之時僅聞王嗣綏集羌人羌人出馬牛羊氊毦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雖書缺有間亦必不如武侯之周備至宮府之事毫無籌畫宜其功績不立也

維事事欲學武侯壽序維亦倣武侯傳如云時年二十七又云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又云求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皆似有意同前録嘗謂維之文武才畧固可立功然心驕太大視强寇如小兒有楚子玉今日必無晉齊頃公滅此朝食之意是以敗多勝少國覆身亡夫武侯之所以使魏畏如虎者以其謹慎也維學武侯而不知謹慎安得不敗乎鄧艾之矯命欲效王基之據南頓也而卒為鍾會所陷姜維之僞降欲效郭循之刺費禕也而卒為魏人所殺蓋二子徒效近事而不知時勢異也

楊戲贊

自司馬遷作史記有自序班固作漢書有敘傳後沈約作宋書魏收作魏書李延壽作南北史亦然壽獨否者公而不自私也然觀楊戲傳載季漢君臣之贊

華陽國志作楊義及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楊戲商畧意在不羣等語即謂之敘傳可矣贊以糜芳士仁郝普潘濬為殿者以普欲為忠義事而不終芳仁降吳致關敗而蜀削濬欲因會殺呂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嘆蜀無人力除黃皓以致國亡也語意頗採何義門評

王嗣常播衛繼

楊戲贊末載王嗣常播衛繼目云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於篇此自是陳壽原文何評目為裴松之注後人誤以為正傳豈以益部耆舊雜記為壽自著不應標此等目耶

然陳術著益部耆舊傳志在陳壽先安知壽非採術志耶

昨閱錢竹汀廿二史考異精博絕倫語多先得我心者諸史拾遺論王肅贊及此條未免附會何陳失之疎畧如壽評許靖載蔣濟廊廟器之論即評蕭載劉寔語之例也錢乃謂陳評從未引他人說至陳術附蜀志李譔傳明係漢人錢乃以為晉人不應承舛遝引其書是務伸已說并國志不覆檢矣

三國志辨微續卷三

南昌……治茲

孫破虜有忠壯之烈

孫堅傳謂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黃巾事於此始詳提何也蓋以堅討黃巾自皇甫嵩朱儁以外餘人皆不及其功也嗚乎使張溫聽堅誅董卓則王室不至亂諸郡如堅討董卓則長安不至遷此壽所以題曰孫破虜而詳序其起義兵拒和親修漢陵諸事評以有忠壯之烈也

孫策欲襲許迎漢帝

曹操擊昭烈於徐州田豐勸袁紹襲之操與紹相持於官渡孫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操擊三郡烏丸昭烈勸劉表襲許使三人之計行操雖未必遂亡然必不能成篡盜之勢也或謂三人計若成恐亦不利於漢獻鎔曰紹表寬雅好名有謀無斷必不敢為篡盜之事策雖驍雄然觀其責袁術僭號亦尚畏名義其襲許也殆欲挾漢帝自強以號令天下耳未必有異計也

孫堅傳不載匿璽事孫策傳不載于吉事所謂事多審正也

征皖城

蜀漢伐魏先主傳建安二十三年書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後主傳建興六年書亮出攻祁山冬復出散關圍陳倉九年書亮復出軍圍祁山後姜維亦屢書出攻出圍不言征伐乃孫權傳建安十九年書權征皖城二十年又書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權十八年又書車騎將軍朱然征魏相中後孫亮傳亦書恪率軍伐魏夫吳久稱藩於魏復叛而擾邊且書征書伐

而蜀漢之討賊反書出攻出圍者蓋壽本蜀人又曾仕蜀時人聞其作史必共疑其帝蜀使蜀志用直筆人必詆為謗書有蔡邕下獄之禍惟曲諱其事於蜀而附伸其義於吳使天下後世之識者反覆參觀自得其命意之所在此其一端也又按蜀吳各尊本國蓋倣史記世家體例漢建興八年魏使司馬懿張郃曹真分道入寇書由西城子午斜谷欲攻漢中延熙七年曹爽夏侯元入寇亦書向漢中即炎興元年司馬昭命鄧艾鍾會諸葛緒等入寇猶書數道並攻不言征伐且直書司馬懿者再此與魏紀書諸葛亮寇邊何異哉吳則書魏明帝東征懿俱書司馬宣王矣杭氏駁壽不諱炎然懿亦不諱似有他故

劉備帥軍來伐

先主傳章武元年先主忿孫權襲關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權傳亦書劉備帥軍來伐至曹丕擊吳則書魏文帝出廣陵蓋獨以昭烈為天討也

壽帝蜀義例具見於先主後主及妃子諸葛亮四傳吳四主傳亦附見但因避晉諱前後例不畫一如權傳書劉備亮書魏明帝東征之類使人難測耳

孫權使鄭泉聘於白帝

孫權傳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

始復通也是歲漢章武二年似是吳聘蜀之始然先主傳謂十月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似鄭泉之先權曾遣使至白帝不自泉始矣按昭烈於七月敗績八月還住白帝吳徐盛潘璋等競乞復攻權不從且甚懼者蓋曹丕於九月命將擊吳三道並進恐蜀順流報怨已難兼禦也權於十月改元拒魏必先遣使至蜀故宗瑋報命亦在是月至泉十二月聘白帝嘗是報瑋壽言泉聘始復通似有遺誤他如江表傳權云近得元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及吳書所載昭烈與泉

問答云云皆謬種流傳不足辨也

王表

蜀以黃皓徵信鬼巫亡國而曹叡亦奉壽春民妻爲神孫權亦尊羅陽王表爲王後嗣俱不復振逆周書所謂禍莫大於淫祭也然叡疾飲水無驗猶能殺妖而權竟令表亡去可謂至死不悟矣

劉繇

劉繇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使生於治世藻厲名行亦可資其坐鎮但非撥亂之才耳夫以太史慈之信義篤烈乃恐爲許劭所笑不用爲將何其固耶然不肯

如華歆降孫策亦不肯如王朗歸曹操志節猶可取壽所以立傳於吳志以冠吳人與（慈於建安十一年卒以未升天子之階爲賊故亦不與吳人同傳）繇南保豫章討笮融爲融所破復招合屬縣攻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屯兵處在豫章城東三十里予家瑶湖之側土城三匝今猶歸存鄉人感繇志節與慈並祀於土城中對岸有笮雄廟卽融死處也父老尚能言之

張昭

張昭諫孫權遣使拜公孫淵爲燕王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之對泣此段敘事如生可奪馬班之席（方正學以汲黯張昭之氣節並稱讀昭傳信然）曹丕受權降者以父嘆生子當如孫仲謀喜其臣於已且欲乘其無備以陰圖於後故封王加錫不納其臣之諫也權受淵降者欲誘淵與魏連兵已可以乘敝而取利且欲雪稱藩於魏之恥故不納張昭等之

諫也然遽遣萬人浮海何其闇耶

諸葛融攝兵業駐公安

范頵謂壽文艷不及相如然序次亦有艷者如士燮傳謂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夷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諸葛融傳謂融攝兵業駐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摴蒱

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淸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此二段設色古豔雖左屈無以過也（韓柳作碑記每有一段濃序處當從此種得來）

鼎足江東

曹操破荊州昭烈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昭烈程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張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雖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是三國鼎足之勢昱已逆睹之矣而武侯亦於隆中定三分爾肅初見孫權亦言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因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及劉表死肅又言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肅請得奉命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後皆如其言壽評以奇才不虛也肅獨識大體故周瑜將死薦以自代武侯聞喪亦爲發哀雖以智畧顯然行事猶正至呂蒙陸遜則純任譎計矣宜華覈稱董率之才獨舉肅以況陸禕也

朱桓

周魴譎誘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朱桓爲左右督將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孫權先與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事在建興六年八月鎔案此計若行魏必悉力赴救兵連不解而武侯散關之役不俟冬出必可以大得志也惜遜持重太過但貪近功耳

陸遜

易言師貞丈人吉弟子凶是以太公方叔以元老而建勳孟明趙括以新進而喪衆至如淮陰之年少立功未易數覯也乃孫策孫權既以少壯開霸基而周瑜陸遜復以少壯却大敵豈不異與然權之識才濟事（謂用瑜遜敗曹劉）尤爲曠古未有也

子禪襲位

或謂蜀志不書孫亮立吳志不書後帝襲位此必有

說銘曰常璩後主志書太子亮立以為古義壽不書者以孫權廢長立幼兆吳國之亂畧之以示貶也（觀孫亮傳不書亮建興元年可見）後帝不書襲位者以權傳上文既偽尊曹丕書劉備薨不便書後帝之立因於陸遜傳書備尋病亡子禪襲位八字以見其微意此皆倣春秋不書即位之例而因時變用也

鈔列陸凱諫孫皓二十事

壽序陸凱傳云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有此表又按其文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

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於篇然愛其指摘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於凱傳左蓋壽之作三國志欲崇實黜華以為勸戒凡有裨世教之言必悉力搜輯故蜀志載諸葛氏集目錄亦取其聲教遺言經事綜物有補當世非徒倣漢書揚雄傳著法言之目也至三國人無益之文賦則不少槩見矣此等史識雖馬班亦未逮何況蔚宗乃後人因三國志質直多束之高閣豈不謬哉

何義門以凱諫皓二十事為吳閭閻人所為譏壽載之識卑似未知壽作志之意

胡綜賦

魏志載曹植詩二篇吳志載薛瑩詩一篇胡綜賦一篇統觀三國志詩賦僅此四篇然語皆四言簡而不冗何體裁之雅潔也自此以後之史皆藉口學馬班競鈔詩賦而月露風雲之形狀累牘連篇矣

壽雖不重浮文然尚有刪除未淨者如周魴譎誘曹休之牋草胡綜偽造吳質之降文是也（錢氏考異與此頗同）

諸葛滕二孫濮陽

諸葛恪滕承嗣孫峻孫綝濮陽興五人同傳蓋倣史記廉頗藺相如合傳體也廉藺傳

附傳趙奢趙括李牧以廉藺聯貫魏其武安傳附傳灌夫以灌夫聯貫諸葛滕二孫濮陽傳以滕孫聯貫至濮陽之附尾以其為丞相猶李牧之附廉藺以其為良將文不屬而意相承也雖離奇變幻不及司馬遷之才然彷彿呼應英爽完密意匠亦極經營也自壽以後此體不復見於史矣（又按呂布張邈傳亦倣史記合傳體）

諸葛恪好大喜功欲學武侯而玩衆黷旅適同伯約所以身名俱喪也然恪既橫死吳人皆僅能自守危亡之兆已見矣

孫綝使孟宗告廟廢孫亮

魏王祥與吳孟宗始皆以至孝著名及祥爲太常曹髦被弒力不能討賊以酬三老之恩榮便當稱疾辭官超然遠去乃僅以老臣無狀一語自塞其責豈所謂國士之報耶宗爲光祿勲目覩孫綝廢亮未聞忠諫綝使告廟直任而不辭較祥更爲無節矣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取其移孝作忠也祥宗享千秋至孝之名而事君乃如此亦異於古之孝子矣

孫權將死而出封諸子恐其害幼亮也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盡徙其居意亦如此而亮卒爲綝所廢及休皓翦除弟侄而孤立之形較魏

尤甚皓乃累封諸子豈非伐根以求木茂哉壽責權閨庭錯亂殃流後嗣旨哉其言

漢書文詞典雅

壽於吳志累載華覈論史之疏始言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又言班固作漢書文詞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壽蓋以馬班自况而信其三國志文詞典雅必傳於後也常璩謂壽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鎔按三國志簡練精微不特憲章馬班兼得春秋藴嚴之旨晉宋以降史家競尙浮巧而典型遂湮矣此吳書韋昭等所撰史記立意成一家言故隨手筆削雖賈誼仲舒之策不著於篇漢書立意紀一代事故極力鋪張雖匈奴南越之書亦詳於傳然馬失之縱班失之繁壽去其短而取其長所以鼎足千古

蜀爲魏所并

昔人謂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謡然楚滅於秦亦未爲不幸也至蜀之後帝初無桀紂之惡遽爲司馬昭所滅在三國最爲無罪故劉淵起兵謚爲孝懷李特至蜀嘆其面縛壽曾仕蜀

安能無舊君之感乎觀其載賀邵之言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其爲羈僕意已見矣又於華覈傳書蜀爲魏所并覈疏言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其麥秀黍離之感一篇之中三致意較陸機辨亡更爲深慟矣而後人乃譏其黜蜀豈非寃耶

三國志辨微續卷三

三國志雜詠序

予既爲僑客刻三國志辨微三卷頃覩其詩集有三國志雜詠一卷因幷刻之僑客少穎異好博覧比長善著書人目爲才子嘗西浮沅湘東游吳越撰詩古文十餘卷此特其詠史之一耳予按前人詩集詠史者雖繁至專詠三國志者漁洋倘書而外殊不數見僑客於前人之詩最好蔣苕生太史其三國志雜詠雖以識議才氣勝然挾情韻以行不同史斷且與辨微互有發明故附刊於後而撮其梗概如此南昌萬臺澥雲序

三國志雜詠目錄

銅爵臺
曹丕四首
曹叡
陳留王
甄氏二首
郭氏
董卓
官渡
韓珩

袁術
劉荊州
呂布
陳元龍
陳容
公孫瓚
華歆
龐娥
曹子建三首
劉楨

阮籍
鄧艾
周宣
夷陵
後帝四首
諸葛忠武四首
馬超
龐士元
許靖
秦子勑

黃崇
姜維
宗預廖化四首
孫權
太史子義
士燮
袁夫人二首
周公瑾二首
虞仲翔
韋曜、

三國志雜詠

南昌　尚鎔　喬客

銅爵臺

干戈倔傍土木作漳水之濱起銅爵當途代漢基於茲闕內銅仙泪應落蚌珠荊玉皆羅致作賦登高爭獻媚回首觚稜金爵棲何如兩都愜人意朝憐才子暮憐香無限阿嬌臺上藏誰知七十二墳土賣履分香催死忙西陵鬱鬱排松栢歌吹喧闐尚如昔叔子雖佳大節虧果然不及嬋娟色高臺轉瞬埋棘中富貴豪華一夢空惟餘破瓦磨人墨作賦時追七子蹤

曹丕

眼底楊雄競美新豈知西蜀有君臣國珍雖與山陽共終覺升壇愧衛臻

二

連營能料夷陵敗四載無兵向漢中看到揚州三度下始知昭烈是英雄

三

雄畧應難及仲謀徒勞江上擁貔貅朔南豈是天能限轉瞬隆帆出石頭

四

皇覽徙勞撰述繁百家從古有專門類書多後文人少須向甌山探水源

曹叡

大星已落五丈原西顧無憂宮殿繁洛陽土壤劈自掘臣民何可辭艱難石英方盤泰山麓更徙銅仙出函谷隆阜徙勞口舌爭秦皇漢武須追逐從來治安驕侈生無奈蜀吳猶未平鳳凰只知飾金闕麋鹿乃欲游蘇城莫嫌操丕前規小燕子巢成育殊烏可惜遍天異代過無人肯奏初明表

陳留王

蜀既滅魏亦亡安樂公陳留王作虞賓勝山陽直至蕭齊才喪邦異哉奸雄流澤長

甄氏

榮若秋花婉若龍謀人畢竟是芳容幽州不逐袁熙去洛水翻令子建逢貝錦既成糠塞口驪珠欲獻恨縈胸那堪再誤同神女轉瞬巫雲隔萬重

二

以貌承恩孰令終出山泉濁合安窮錦袍衹愛平陽月紈扇常捐別殿風況有佳兒居少海忍將怨魄化驚鴻感甄一賦休誇色勁節誰如永壽宮

郭氏

婦人與政亡炎漢矯弊宜防后家亂藩王外戚俱無權却有田常六卿變曹氏從來立賤多緣衣黃裏悲如何可憐虞氏知亡國衆女君前任嫉娥君不見曹芳廢不能面與將軍議又不見昭弒髦誣以悖逆寃魂號鍾會毋邱徒假命豕寧秪授權奸柄惜哉矯枉過其正

董卓

妖人宦官一洗空天下健者惟董公張温刀下幸逃死乃敢廢弒窮奸凶關東徒聞義兵起君側除奸一

假子金藏郿塢漫肥身贏得臍燈照寃鬼悲乎哉天既生允清台階兆亂賈詡胡爲來衆人逐鹿阿瞞得火數四百誰然灰君不見新都篡漢漢猶復卓爲亂階漢遂覆蜀中雖有承祧人關洛寢陵秋草綠

官渡

竿摩車逼乘輿霹靂車走本初始於賊卓終賊操漢家幼主存若無陳琳草檄工罵賊畢竟才爲曹氏得既不能知已知彼毋攻人敗歸翻殺田豐身乃知本初不足數易京樓下巽秪徼幸成功勳袁劉俱是坐談客轉瞬奸雄加九錫嗚乎官渡料興亡讀史寧惟

一蘸甌

韓珩

袁家兄弟不相容北面曹瞞意各濃恥與烏丸盟白馬可憐子泰賣盧龍高軒漫泥雲中鶴恒節惟伴澗底松一座諛臣徒失色久拌鐵骨觸霜鋒

袁術

四世爲公輔居然僭帝王淮南眞鼠竊河朔尙鷹揚龍不知劉備蛙猶遜子陽如何塚中骨死得坐櫺牀

劉荊州

術生骨已枯表死屍猶香大會失官渡小惠留襄陽當其保江漢四海推富强進不除漢賊坐欲師文王豈知封豕多環視思啟疆荊州雖樂郊轉瞬爲戰場

呂布

取利惟乘弊寧論友與親白門終縛虎赤兔漫方人業聽公臺計難爲孟德臣豫州非亘信狡虜孰全身

陳元龍

生平不服許都議湖海遨游養奇氣餘子瑣瑣安能豪雄姿傑出欽劉備揭來許汜馳虛名下牀得臥猶爲榮扶世安民志素具求田問舍言誰聽背城一戰走孫策前代文淵堪接迹郄憐魚膾竟亡身贈志雄

深少人識

陳容

臨危蹈義卽君子寧與臧洪同日死天亡袁紹有明徵一日濫誅雙烈士雙烈挺節如松筠田豐沮授徒依袁如何面抗烏丸觸亂後韓珩尙感恩

公孫瓚

漢末尙奇節志在圖富貴矯情旣立名末路多可議公孫感太守日南冒瘴氣一服朝廷官縱兵遂無忌劉虞雖能殺袁紹安可避京樓高刺天鼓角下鳴地身已白刃蹈救無黑山至可憐井底蛙欲定天下事諸人入黨錮大抵皆瑣類東漢可與權豫章語應醉

華歆

漢人好比龍諸葛庶無負入龍與二龍苟劉已非偶異哉華子魚人乃推龍首秖宜錄朋羣妄作寧原友朋猶抗孫策歆迎竟恐後廢君止陶邱發壁牽伏后受禪色不怡勸進顏何厚旣將生口嫁忍妻吳兒母漫誇讓太尉固罷知不受一身事三國畢竟屬誰某其名雖附龍其行實如狗好龍多葉公所以流傳久

麗娥

倉公下獄緹縈救女子如斯不多覯誰知更有麗娥

覩獨報父仇誅李壽都亭白日開宛雲袖劍一擲風
雷奔不須更借佩刀力人馬血早殷車輪仇頭已截
顏不變肯與尹嘉逃圖憲共誇死父夙冤明更喜生
兒義聲振人生有志成者多强族遑力終如何表閭
作傳誰爭烈唐代惟聞謝小娥

曹子建

西施雖浣紗鑑水有真色胡粉徒飾貌究非天下白
陳思率性行反致參商隙白圭豈無玷終覺勝文石
曹睿任情人何以累加責子桓立爲嗣只是工矯飾

二

孟德鶩集林子桓雉竄囿文筆鳴鳳翔陳思實天授
七子各呈材誰能比松茂八代一宗工杜韓後來秀
世無慧業人相向嫓宿搆北地步邯鄲秖同牛馬走
何况孤豚賤郊天思衣繡

三

劉向少年日鑄金干大刑後以諫章顯忠比離騷經
晚節挺孤松陳思同此情美人恐遲暮苦口攄丹誠
事後或可思果然司馬興豈同靖王勝聞樂鳴不平
翹首望魚山菟裘惟自營可憐曹元仲髖髕如漢成

劉楨

劉楨諫議高天下詩句惟聞太子誇莫怪平原忘秋
實古今多是愛浮華

阮籍

一從操丕崇華士節義之風戛然止七子幾亡又七
賢林中把臂稱知已陳留阮籍名尤高俯視萬物如
秋毫廣武既將漢王笑河湄合繼焦先逃禮法森森
棄如土劉楨平視風猶古怪底窮途急泪多一朝酒
到兵家女濁酒惟澆磊塊胸詠懷詩句徒精工怍時
雖不同中散勸進何堪爲鄭冲謾云沈醉如埋照六
代狂瀾從此倒身入山林不肯深有人高卧蘇門笑

鄧艾

功成徼幸氣何矜欲學王基恐未能莫喜檻車來蜀
帝長安已命檻車徵

周宣

錢文磨更明象乃徵家事畢竟陳思王何曾有他志
妖言間骨肉丕叡逆深忌藩國皆如囚徒勞求自試
柳谷現蒼石燕巢育異類天將司馬興何以宣不議
篡齊非吕宗代漢乃王裔嗟哉深慮人不請誅五利

夷陵

赤壁一火曹兵奔華容再火幾獲瞞何事連營七百

里不防火攻來伯言公衡快士可嘗冠投閒乃督江北軍大將旗鼓建宜擇馮習何足居中權當時益德雖遇害文長子龍材出羣天教昭烈失防檢吳狗遂乃成奇勳或云愍皇廢數月義旗先指宜中原關侯之敗雖可恥較以國仇輕重分趙雲忠諫識大體纂盜當誅曹子桓罷兵講和且許瑾協力北征酬舊君胡爲湘西欲收地自取折辱慚終身豈知項王弑義帝高祖東來先定秦不聞漢沔順流下直抵彭城圖楚人光武昆陽既走邑乘勝可速臨秦川何以輿師狥潁汝入關不怵匡松先東郡太守討王莽四方響

應如風雲一朝陳留竟解甲逆賊虛語詠長安昭烈當年倘伐魏負隅虎抗徒實繁關東縱有裏糧士翟義覆轍空相循堂堂武侯腹心寄諫阻不肯同羣臣隗囂助逆或應討不獨關侯私恨伸齊襄大仇復九世公羊作傳猶褒嘆荊州既收向許洛豈遂晼晚忘君恩惜哉東行無孝直諸葛遠在儲皇前鯨失水波蟻能制龍無雲雨天難蟠若令水步疾趨進敵謀未定將奔還不然併力守關隘遜不能入焉能焚雄才有餘智術短結壘千里徒紛紜六軍一蹶不復振翻使料敗譙人欣四百年靈漸銷滅黃旗紫蓋興閶門

巴江怒號楚山暗轉眼永安啼杜鵑大義終當討漢賊泉來瑋往姑求援東隅既失北征阻徒托上將攻祁山昔者武安小豎子斷鋒一戰夷陵燔誰知陸遜茅火猛後先輝映驚人寰秦灰應遜漢灰黑千載孫吳遺恨吞

後帝

廟堂惟抱蜀政委四英謀可惜山頹後無人更運籌

二

李邈傾諸葛能教死獄中孝宣眞薄德不念霍光功

三

譙周何足罪黃皓竟全軀若使承明在難逃呂壹誅

四

帝作降王長諸臣盡詭隨一身難再辱只有李昭儀

諸葛忠武

一

中原逐鹿各從戎龍臥南陽耐困窮主是宗英方委質天留時棟獨撐空荊州若使還師取赤壁無煩乞火攻魚水偶乖熊虎失受遺愁絕永安宮

二

虎視龍驤十萬軍馬鳴關隴氣淩雲一匡乍建齊臣業三郡旋收漢賊氛士縱街亭違命敗土猶函谷約

盟分征蠻未逐文淵去落日揮戈死報君

三

天下三分勢已成也知圖蔓事難平偏安何以酬先帝討賊惟應激義兵充國屯田謀甚遠宣王畏虎寂無聲台星不向秋風落會見鸞輿返舊京

四

大樹飄零萬古哀惟將謹守托羣材承規蔣琬能支局驥旅姜維漫負才忍聽甘棠歌詠久空悲緜竹玉蘭摧巨勲雖讓伊周建四十餘年漢道恢

馬超

信布之勇何足奇羌心易得亦易離單馬縱能捉曹操闔門百口嗟無遺古人投鼠每忌器豈可妄起涼州師劫君老父俱弗顧何乃虎侯偏憚威徐庶南奔母陷賊孔明不强同扶危乃知人生貴大節馬兒畢竟非佳兒趙苞守城覩親死君子猶譏忠孝虧何况無端動大衆佳兵竟致三族夷走操不能拒渭北殺康空自稱征西冀城一閉進退谷徒使門宗泉下悲愼終雖表彭羕反好義敢並張飛垂君不見獄中慮患不討賊豫州終植皇王基

龎士元

驥足不能展遨游吳楚間南州作冠冕西蜀闢河山但欲功名就都忘進取艱法龎年若永定使舊都還

許靖

少小拙謀生終年馬磨營共誇廊廟器不入汝南評避虎甘浮海攀龍遠出城司徒寧稱職只是重虛名

秦子勅

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釆藻亦何傷吾愛秦子勅士人臥茅舍各有幽憂積草木尙鳴風豈能長默默蜀中盛文史揚馬最奇特先生堪並垂但恨寡篇籍始懷許由清終應益州辟漫云節不固時世有通塞鄒衍工談天卞和恥獻璧嗟彼攀龍人競崇戰國策

黃崇

不幸父降魏蓋愆原素心葛侯能據險鄧艾必成擒徒作三軍氣誰教半壁沉死應爲厲鬼殺賊報恩深

姜維

陰平一鬉遂難支應悔當年屢出師能使鄧鍾臨蜀滅姜維畢竟是雄兒

宗預廖化

七十名成尙在官皇輿敗績但求安諸君莫漫輕年少緜竹猶能大節完

二

四十餘年主澤長臨危竟使作降王太山豈遜鴻毛
重不死成都死洛陽

三

冠深猶可報朝廷揮刃虞淵鬼亦靈可惜霍羅俱外
任徒能三日哭都亭

四

故國從來重世臣李張雖死氣猶振李恢子球張飛孫遵與諸葛亮子瞻孫尚黃權子崇死節緜竹拔刀徒斫涪城石不及名家後代人

孫權

誰云吳主非英雄兩世山川能擴充都亭漫說侯貞
辱昭烈亦曾歸魏公虎踞還將石城起金陵王氣屬
孫矣不徒昭烈空爭衡操丕雄師到江靡憶昔桓王
開霸基大江以東皆畏威千將莫邪忽焉缺有弟守
業人心歸海水羣飛未能一朝曹暮劉計非失欲矜
句踐事吳奇肯效趙佗稱帝疾尺蠖屈志終龍伸金
車天子出閶門荆州雖致關侯敗魏士能同陳震分
惜哉衰年秕政作道國齊家肆苛虐黃旗纔見與東
南青蓋旋教入河洛我曾弔古浮江湘東抵建業西
武昌石頭城巔一以眺霸氣尚覺淩穹蒼雄畧聰明
眞不忝當時豪傑宜銜感可憐後世昏庸人但恃長
江天塹險

太史子義

截章報郡守射的開重圍丈夫感意氣遑計身安危
聶政有老母乃爲卿相知敢忘國士遇不使慈親怡
遼家苦岑寂劉牧聊復依惜哉不用將繫鯨空爾爲
桓桓孫伯符氣却千熊羆神亭偶鬬戰萬馬不敢嘶
誼旣金石堅意寧雲水移但恨帶長劍未獲升天墀
傳語曹阿瞞徒勢寄當歸

士燮

跨海保萬里儒生閒壯顏久諳書傳義歷試弟兄艱
避亂來羣彥揚威振百蠻却憐天子吏詔聽仲謀頒

袁夫人

父肆驕淫女傑眞無兒敢戀主恩頻誰知長信甘寥
落尚有蛾眉不讓人

二

豈復花前競玉姿涼風何忍毀西吹可憐薄命同馮
女不及黃泉君不知

周公瑾

東南久欲搆阜基說客徒勞閒雅規推宅方周孫策

急指囷旋識魯生奇家饒國色終無累友醉醇醪不
忍欺獨有交鄰少權畧真龍未許躍天池

二

當年一戰霸江東百萬曹兵忽失雄烏鵲南飛空繞
樹旌旗北捲快乘風能教漢鼎三方峙更勝張昭兩
世忠梁益未吞身遽死巴邱西望恨無窮

虞仲翔

孫權愛劉巴不與兵子語却徙虞仲翔學人賊文舉
芳蘭自古當門鉏貴遠賤近恒情拘仲翔猶容老交
阯不見暨艷無辜誅死人終不服子布生我何期逢

敬輿可憐孫權非曠宇家寶不若桓王儲會稽竹箭
東南美人生難得一知已海隅長沒不須嫌尚有青
蠅弔君死

韋曜

放眼觀萬古史才良獨難非惟二體諳尤必三長全
漢晉探私史宜道猶可伸幸逢班馬才各成一家言
立身倘不檢囹圄銜悲冤唐後皆官脩衮鉞誰敢專
逼人不世出俗筆污青編韋曜撰吳書原本久失傳
陳志二十卷精密多可觀青雖勝於藍良史流風存
惜哉涉末世屈死同囹圄造物豈忌才人禍堪膽寒
所以韓吏部不爲唐史官

〔清〕湯斌撰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二十卷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後印本

論君子者貴求之於其大尤貴求之於其深大者迹也古今來功蓋天壤言垂萬世人人可指而稱愛而傳所謂放之彌六合者是也若夫所以運此功之機發此言之本淵乎其不可測也邈乎其莫之禦也斯不謂之甚深甚深者乎在昔孔子之聖僅見行道之端於攝政之三月正叔元晦卒未獲大用於當世顏淵閔子騫終身修德求所謂著書立說以惠來世無有也將以功之未成因病其機爲未神言之未立遂疑其本猶未裕乎千載而下無不信孔子程朱所以不有其功者特有以抑之爲斯世斯民之不幸未嘗不爲之齎咨而涕洟於顏閔之無言則知其培擁根本之詣遠而未暇及耳然則得其培擁之裕而契其運用之神者豈有他哉亦惟於已試之功偶形之言紬繹之以抽其緒推究之以窮其涯深者既得而大者未竟不過時命不齊與夫望道未見之心豈其果有所弗逮也哉吾里大司空潛菴湯公君子也方入小學即以聖賢之學自力自筮仕後即以行其所學

自命嘗小試於關陝嶺徼而效解組歸田年未四十輒抱無悶之志日取先儒諸書而熟覆之更就正孫鍾元先生於夏峰久之表裏洞徹同異貫通然冲默自居卒不敢自名一說及爲魏蔚州所推轂受知
聖主寵眷吾道之行在史局則嚴是非在講席則恭敬沃撫江蘇無念不以民生爲先導　青宮無事不以養正自效竭齊焉必不顧就三代以下之功名人或迂之忌之以禍患怵之不少沮也及公卒天下之人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民其康乎天下之士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道其昌乎孰非以其必欲行決其能行於其不敢易言信其能言乎其不然者則公之不克自主與公所有待而不欲遽出耳公卒之三月其子溥搜得常所迫不得已者凡爲詩文若干卷在史局有明史稿若干卷在蘇州有奏疏若干卷屬余是正而刋之公之爲德爲民垂世立教之蘊亦可考見於是編矣讐校既竟各綴數語於篇末蓋以知公之深聊以質公於幽而大者不得盡見於世之故則又余之雪涕無從也康熙戊辰五月望日

本紀條例

一凡太祖自將如龍灣康郎之戰自當詳敘若命將則大攻戰方書

一初起兵收取地方如江陰常熟諸暨無為等州縣皆與敵隣境稱要地故備書其後必大郡始書蓋攻取次第不可畧不敢繁也

一實錄載至正十六年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而牧齋先生據俞本記事錄采子奇上孫炎書以為當在二十一年正月相去六年竊以當年史臣與太祖同時不應舛悞至此太祖是時兼總江南行中書省事則書中丞相之稱亦無足疑故仍以實錄為正

一太祖初制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為三大府而中書省尤重故中書除罷皆書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督除罷亦書六部隸中書省尚書初無定員有一部三四尚書者因其後漸重故除拜亦皆書罷中書省之後尚書左右都御史除罷皆書侍郎以下非超擢者不書行中書省參政初設則書其後由尚書遷轉則書蓋記尚書除罷非為行省參政也若尚書亦自罷中書後書似更簡當

一殿閣大學士四輔官雖不與政事而體甚重乃
太祖特置且無表可載故書如宋濂爲學士承旨
宋訥爲祭酒之類特書一二以著得人亦前史例
一旌表節孝不能備書有待詔旌表者書一二以
見開國所尚
一車駕幸某處車駕還京師用資治通鑑例王公
書薨侯伯以下書卒亦用資治通鑑例功臣人衆
其薨卒不能盡書自六王諸公及歿後贈公者書
歿於軍中卒於官者書餘不書
一德慶侯廖永忠卒實錄爲之立傳備書其功次

與卒之歲月而又曰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
爵而通鑑博論及劉辰國初事蹟皆曰誅死穎國
公卒實錄不爲立傳而寄傳於封拜條下宋國公
卒後即典全闕世不能無疑夫實錄於功臣書誅
者衆矣何獨於數公諱之宋公之死大都多影響
之辭穎公係傳謬妄不足道獨博論一書出自寧
藩似可尊信然則實錄所云賻遺之厚子權之襲
爵皆妄耶世遠言湮不得已證之前史前史凡明
正典刑者則書誅有他故者照常例書之如漢成
帝賜翟方進牛酒即日自殺上秘之此載方進傳

而成帝紀止書丞相翟方進薨此例之最可據者
況諸公之傳不能明言其故何嫌於書薨書卒乎
一太祖承元之後修復典禮功最大且多出獨斷
非由臣下奏請以有禮樂等志本紀不能盡載止
書一二大者
一昭示姦黨錄不見於實錄折衷諸家著述定以
二十三年五月牧齋云此錄次第刊布未必在此
時也且既云刊布應流傳天下何以止有內閣藏
本此不能無疑
一初封則書追贈不書因死節死事追贈者皆書

襲封不書因有功襲封者皆書大封功臣人衆不
能備書書侯者幾人此前史例
一實錄諸本多錯簡有與志表互見者俟志表成
再對校補删方可定本
大節目煞有發明

明史凡例議

明太祖四代考妣止當於本紀內載明不必另作附紀漢高祖父太公身為太上皇光武父南頓君身為邑令兩漢書皆不作紀況四祖皆先歿又無事可考乎唐宋史亦無此例

睿宗當依漢書定陶共王例為妥直作紀未安定陶共王哀帝即位追尊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如孝元漢史止稱定陶共王而已其追尊事皆叙入傳中故興宗當稱懿文太子睿宗當稱興獻王仍載入諸王下必君臨天下方稱紀則統系

分明耳

漢史以後止有儒林傳獨宋史儒林傳外特立道學傳以其時周程張朱繼洙泗之傳不可同於諸儒故特立一傳以表正宗康節南軒則羽翼程朱者也象山之學未大彰從之者寡自難與朱子並列蔡季通仲默呂東萊胡文定真西山學術最正著述最有功皆不得列於道學而黃直卿李敬子陳安卿張元德李公晦黃商伯獨得以門人附朱子之後可見當時史臣特表程朱之統系而未嘗一一較量其學術之高下也元之許魯齋吳草廬金仁山許白雲未嘗不可以稱道學而元史不立道學傳宋王兩先生於此蓋斟酌之詳矣明之儒者純粹正大莫如薛文清公而門人閻子與白堯佐不足大發明其學曹月川著書立教在文清之先涇野楓山虛齋整菴雖與文清之學相近要皆獨有心得非師弟相傳授其時程朱之學大明於世有志聖賢者皆能尋繹得之非如宋之濂洛關山延平紫陽確有淵源也白沙敬齋同出康齋之門而學術迥別可見學者貴自得不專在師傳也正嘉之間王文成倡良知之宗其門人為獨盛後

顧高諸先生雖亦嘗駁正無善無惡之說大端未始與陽明為異蓋陽明之學直截透快略近象山而與孔孟不悖實足為馳騖書冊忘却本心者下一箴砭其立言有過處門人有流弊不能為之諱至其見地光明發明本心如拔本塞源諸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不然豈百餘年高賢大儒盡為所惑從祀廟庭經舉朝會議盡雷同附和與今日修史如依宋史道學傳例則當以薛文清曹月川呂涇野胡敬齋蔡虛齋羅整菴等為一卷王文成鄒東郭錢緒山羅念菴等為一卷顧涇陽高景逸馮

少墟劉念臺等爲一卷道學傳不便用多人諸公以道學爲重亦不必入前大傳矣大約成弘以上文清之派爲盛嘉隆之際文成之派爲盛萬曆以後高顧諸君子終焉平叙一代之學統而序中論其學術之同異稍稍言及流弊固無妨也如不立道學傳止稱儒林傳則薛以相臣王以勳封俱入大傳儒林則以曹月川陳白沙陳克菴胡敬齋羅念菴王龍溪羅近溪諸公可得一二十人與註經釋傳者先後並列焉如漢之董江都唐之韓昌黎宋之司馬文正公皆在大傳固不碍其爲大儒從祀孔廟也總之修史與專家著述不同專家著述可據一人之私見奉
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評未可用意見肆譏彈也
或曰陽明功業學術實錄議之矣（辨得最明確）實錄亦不足信乎曰武宗實錄作於世宗初年操筆者多忌功爭名之輩定謚贈爵在隆慶初年從祀孔廟在萬曆十二年則事久論定也今不從事久論定之言而反從忌功爭名之說乎從來具臣濫叨卹典實繁有徒以陽明之功身後贈謚祭葬一切不行豈亦道乎且實錄何可盡信如以爲實錄可盡信也則

方正學叩頭乞哀亦可信乎
文苑必著述成家者方可入若以一二首詩佳便入文苑則文苑太濫矣酷吏與姦臣相去甚遠立心殺戮正人敗壞國家事此之謂姦臣意主於爲國而用法慘酷君子惡其不仁故名之爲酷吏觀漢史所載趙禹張湯董宣陽球或以廉平著或以彊項名特好殺人立威故史家置之酷吏所以嚴循吏之辨也若許顯純輩乃姦臣非酷吏也史家分限甚嚴未可以酷吏爲姦臣末減地也
宦官傳當分別邪正未可專論時代
宸濠寘鐇依漢書七國例爲妥不必立叛宗傳

議極平正且有關係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目錄

卷之一
太祖本紀
卷之二
太祖本紀
卷之三
太祖本紀
卷之四
太祖本紀
卷之五
曆志
卷之六
曆志
卷之七
曆志
卷之八
高文昭章睿景純七朝后妃傳
卷之九
王直王翺李秉崔恭姚夔尹旻列傳
胡濙魏驥列傳

苗衷馬愉高穀陳循蕭鎡王文江淵王一
許彬列傳
曹鼐張益鄺埜王佐丁鉉王永和鄧棨姚銑
鮑輝包良佐黃綬黃裳俞鑑申祐張瑺羅如
孫馬謙李昱列傳
李實羅綺王復趙榮列傳附袁彬哈銘沙狐狸
卷之十
于謙列傳朱驥范廣王偉附
楊洪郭登朱永列傳
徐有貞楊善石亨列傳
陳祚劉球鍾同廖莊章綸劉釪孟玘劉實楊
瑄列傳
卷十一
李賢彭時商輅列傳
岳正呂原劉定之劉珝列傳
軒輗耿九疇耿裕年富楊繼宗列傳
卷十二
周忱柴車陳鎰列傳
侶鍾白昂李敏葉淇李孟暘李衍林泮謝士
元夏塤邢宥列傳

王顒楊寧侯璡王越列傳
李時勉陳敬宗謝鐸魯鐸趙永劉鈜列傳
卷十三
羅通羅亨信馬昂寇深王來列傳
林聰葉盛朱鑑李侃沈固程信列傳
白圭項忠原傑列傳
王竑韓雍吳琛朱英鄧廷瓚余子俊徐廷璋
列傳
卷十四
金濂張楷張瓚孫仁汪浩陶魯孔鏞毛吉章

目錄　三

軏張海列傳
韓青种興蔣信周玉周璽董賓和勇張欽神
英列傳
蔣貴任禮趙安譚廣山雲毛忠趙輔李震王
信列傳
卷十五
錢習禮周叙陳音邢讓劉儼錢溥柯潛謝一
夔倪謙傅瀚黎淳王華列傳
陳文萬安劉吉列傳
方英毛勝陳友曹義施聚焦禮劉聚列傳

石璞薛希璉崔瑜石玥薛遠陳翼楊開翁世
資林鶚樊瑩王槩陳俊高明劉孜張鵬列傳
卷十六
練綱趙敔周斌盛顒張寧王徽莊泉黃孔昭
毛弘魏元鄒智李文祥列傳
孫鏜衛穎董興李文列傳
彭韶何喬新周經列傳
卷十七
徐溥丘濬劉健謝遷李東陽列傳
王恕倪岳馬文升許進列傳

目錄　四

卷十八
劉大夏戴珊張敷華列傳
鄒來學鄒幹王質焦宏孫原貞列傳
胡拱辰章敞李綱彭琉張悅列傳
黃潤玉劉綱應履平蔡蓁楊琚項騏吳偉英
昺楊璲列傳
何文淵李裕屠滽蕭維禎俞士悅列傳
卷十九
秦紘潘蕃孫需閔珪史琳何鑑列傳
周洪謨楊守陳列傳

張瑄楊信民潘蕃杜銘周季麟列傳
王繼王宇徐源韓邦問徐貫徐恪陳泰陳壽
列傳
卷二十
張文錦蔡天祐胡[illegible]清楚書[illegible]
祖蔡[illegible]列傳
王大用[illegible]史道王邦瑞郭宗皐列傳
王忬商大節翁萬達丁汝夔楊宗謙列傳
劉麟[illegible]以平許宗魯劉夔列傳
江東李文進[illegible]大有列傳

睢州 [illegible]
同里 [illegible]

太祖本紀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濠州鍾離人先世居沛徙句容熙祖徙家渡淮居泗上仁祖世珍始徙鍾離太祖乃仁祖季子也母淳皇后陳氏元天歷元年戊辰九月丁丑生於東鄉赤光燭天如火十歲徙西鄉既長鳳目龍顏奇骨貫頂廓

然有大志至正四年旱蝗民大疫皇考妣及伯兄相次歿太祖年十七貧無以殮鄉人劉繼祖畀以葬地既而二兄他徙求食太祖乃入皇覺寺為僧踰月僧散去太祖西遊至合淝道病有兩紫衣人與俱病差忽不見至六安遇一老人負篋行憊甚太祖憐之謂曰吾為翁負老人無所讓至朱謂太祖曰公有奇表貴不可言願自愛太祖辭謝問姓名不答而去歷光固汝潁諸州凡三年復還寺所居室夜復有光如晝時見龍形同侶異之十一年汝潁江淮兵大起十二年春定遠人郭子興據

濠州於皇覺寺太祖詣伽藍卜出避不吉卽守故亦不吉久之祝曰豈當從豪傑舉事耶投珓卽大吉念諸將皆無大略莫可共事者（見起事之慎規模便非常）有故人以書來招太祖不應會元將徹里不花攻濠俘其民太祖懼乃以閏三月朔入濠門者疑之執告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命長九夫凡攻伐往輒勝以素所撫宿州馬公女妻焉卽高皇后也軍中呼爲朱公子（敘事入本傳）太祖智略絕人而深沈不耀子興與孫德崖同起事不相能太祖屢調護之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州將彭早住趙均用奔濠脫脫命賈魯

進圍之太祖與子興竭力捍禦子興禮早住而輕均用德崖與均用謀執子興太祖力救得出十三年春賈魯死圍解太祖還里募兵得徐達一見語合又得湯和等七百餘人子興喜署爲鎮撫太祖以七百人歸別將而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有民兵號驢牌砦孤軍無所屬太祖命費聚等以計降之得壯士三千人而東夜襲元張知院軍於橫澗山得精甲二萬七月下滁州定遠人李善長來謁太祖器之留掌書記無何彭早住等請兵同守盱泗太祖辭不往早住死均用專兵柄益

以計殺子興太祖陰使人說均用均用亦憚太祖英武子興乃得將所部萬人至滁太祖以部兵三萬人歸之居無何子興信讒悉奪太祖兵太祖無預征伐而事之愈謹會元兵圍滁他將出輒敗太祖直前奮擊衆皆披靡徐引還子興感悟十四年春正月張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周冬十月元將攻之分兵圍六合其帥素與子興隙求救不許太祖曰六合與滁唇齒也請行子興日禱之太祖曰無疑何禱爲引兵東據瓦梁壘元兵務攻用計紿之以其衆還滁元兵不敢逼既而元兵大至

將攻滁設伏敗之復陰使人說其將乃解去十五年春正月取和陽連敗元兵子興檄太祖守和陽跪諸將上諸將多子興舊部曲不相下太祖祕其檄晨與諸將皆先入坐席右幾滿時俗尚右太祖後至卽坐席左及視事皆瞠目相顧不能出一語太祖剖決如流衆稍稍詘議分工甓城期三日太祖工告竣而諸將多不就乃出檄南向坐曰奉主帥令總諸公兵今甓城後期當行軍法諸將頓首謝自是皆慴服初諸將破城多暴掠太祖聚所掠子女於門令其家相攜歸去民大悅既而元兵數

萬來攻太祖擊敗之元兵復分屯新塘高望及雞
籠山阻我餉道太祖拔其旁砦數出奇兵破之無
何郭子興卒會穎川人劉福通奉韓林兒稱帝亳
州改元龍鳳國號宋移檄以郭子興子天叙為都
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太祖為左副元帥太祖
慨然曰丈夫寧能受制於人然是時徐壽輝據蘄
州方國珍據台州張士誠在高郵其餘跨州郡僭
名號者甚衆而林兒以宋後為名（其家愛不苟如此）乃用其年號以
令軍中時將謀渡江乏舟楫會俞通海等以巢湖
水軍來附喜曰吾事濟矣自往撫之遂以其衆出

江口擊敗元蠻子海牙軍六月乘風下牛渚拔采
石諸將以饑見糧畜爭取之太祖謂徐達曰今幸
克捷當乘勝直取太平若聽諸將掠食江東非我
有矣令悉斷舟楫放急流中謂諸軍曰今日破太
平會食遂自觀岸渡急攻拔其城執元萬戶納哈
出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禮葬之張榜
戒戢軍士斬違令卒以徇一軍肅然改太平路為
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太祖行大元帥事然幟
尚赤辛酉元將[illegible]等以舟蔽姑孰口斷歸路陳
埜先以方山民兵數萬來攻太祖命徐達等迎戰

復遣別將潛軍繞其後夾擊擒埜先衆悉降甲子
取溧水州秋七月壬辰命張天祐攻集慶路不克
埜先陽歸附而陰與元軍通太祖知其不誠縱之
歸埜先收餘衆屯板橋為告提且請用舟師搗鎮
江為持久計太祖報曰歷代以長江天塹故須會（情勢灼然故足折）
集舟師（人陰謀）今大軍既渡江據上游與前代事異宜乘
時進取紓迴何為八月丁丑克蕪湖置永昌翼九
月天祐再攻集慶埜先遂與福壽合大破天祐軍
天祐及郭天叙皆死埜先為青衣軍所殺十二月
壬子釋納哈出北歸十六年春二月大破蠻子海

牙於采石三月癸未至江寧鎮俘陳兆先降其衆
三萬六千人擇驍健五百人隸麾下衆不自安至
暮令悉入衛屏舊人獨馮國用侍太祖解甲酣寢
達旦衆相語曰朱元帥赤心待人敢不盡力庚寅
克集慶路元御史大夫福壽力戰死降軍民五十
餘萬太祖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干戈蓮（儼然）
起（衛公入蜀規模）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職業毋恐賢士有能
相助為治者吾禮用之吏勿貪暴以殃吾民舊政
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軍民大喜過望改集慶
路為應天府置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以禮葬福

壽得儒士夏煜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元江寧
二縣遂定都焉居數日將取鎮江慮兵爲民害召
諸將素不戢下者欲置之法李善長請救乃免戒
徐達等曰吾自起兵不妄殺若等宜體吾意丁酉
克鎮江改江淮府置淮興翼六月乙卯克廣德路
置廣興翼辛未置行樞密院於太平秋七月己卯
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府置江南
行中書省太祖兼總省事置僚佐李善長宋思顏
爲參議置江南行樞密院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
使司五翼元帥府辛巳士誠寇江淮徐達敗之於

龍潭遂攻常州不下九月戊寅如江淮府謁孔子
廟遣儒生告諭父老勸農桑還應天冬十月士誠
奉書修好請輸歲賦犒軍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
兵不報十七年二月戊申克長興置永興翼三月
壬午克常州置毘陵翼夏四月自將攻寧國克之
得軍士十萬屬縣皆下五月己卯克泰興六月己
未克江陰秋七月丁丑克常熟庚辰克徽州置雄
鋒翼九月癸酉婺源州元帥汪同來降甲戌江浙
平章夏章來降冬十月壬申克池州甲申克揚州
置淮海翼十二月己丑釋囚是年明玉珍據重慶

路十八年春正月甲寅湯和敗士誠兵於常州二
月乙亥以常遇春爲江南行中書省都督大元帥
康茂才爲營田使三月己亥錄囚丙辰克建德路
置德興翼夏四月己巳故天完將趙普勝陷池州
六月癸酉取浦江謝再興敗友諒兵於石埭甲午
廖永安敗士誠兵於常熟八月己丑吳良敗士誠
兵於江陰冬十月辛未取蘭谿置閩越翼甲戌克
宜興置全吳翼十一月甲子以婺州久攻不下自
將征之十二月庚辰如徽州召耆儒唐仲實姚璉
訪民事賜父老布帛壬午至婺元石抹宜孫自處

州來援胡德濟敗之城遂下甲申入城禁剽掠城
未下前一日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太祖駐師
處也丙戌置中書分省於婺州備官屬置金華星
源浦江各翼發倉賑貧民下令禁酒召儒士許元
等十三人直省中進講經史選富民子弟充宿衛
號御中軍有曾氏女子自言通天文以其惑衆戮
於市十九年春正月將取浙東戒諸將曰克城以
武而非仁莫能守也吾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
舉而定每聞諸將得一城不妄殺輒喜不自勝夫
師行如烈火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武豈

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命知府王宗顯
學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始聞絃誦聲人情懽悅
戊戌方國珍遣使貢獻胡大海克諸暨置明海翼
三月甲子士誠寇江陰吳良等擊敗之三月甲午
赦囚除大逆不道及敵之間諜外皆宥之丁巳朱
文忠敗士誠兵於建德趙普勝寇太平縣胡惟賢
敗之又寇樅陽石埭張德興敗之夏四月癸酉徐
達遣俞通海復池州以達爲奉國上將軍同知樞
密院事通海僉樞密院事戊寅胡大海敗士誠兵
於紹興又敗之於蕭山丁亥湯和敗士誠兵於常

州五月辛亥授胡大海進取方畧還應天八月庚
午取無爲州九月丁未克衢州置金斗翼十一月
壬寅克處州置安南翼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
行省叅政袁天祿等來請降三月戊子徵劉基宋
濂章溢葉琛至應天五月丁亥徐達敗陳友諒於
池州常遇春殺降卒太祖聞之不悅悉釋未殺者
閏五月丙辰友諒陷太平守將花雲朱文遜院判
王鼎知府許瑗死之戊午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叙事簡括有法）
自稱帝國號漢約張士誠夾攻應天將引兵東下
羣臣皆恐或請先復太平牽制之或請自將迎擊

之太祖皆不可乃先遣胡大海攻信州制其後而
召康茂才爲書誘致之李善長曰方患之何爲速
之太祖曰機不可失遲則兩受敵矣友諒見書果
引兵下太祖遣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軍伏石灰
山後徐達陣南門外楊璟駐大勝港張德勝朱虎
出舟師龍江關外太祖總大軍於盧龍山令偃幟
山左曰舉幟則伏兵盡起乙丑友諒舟至大勝港
璟整兵禦之友諒退向龍灣時酷暑太祖衣紫茸
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曰
天且雨趣食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信須臾大

雨衆心競奮雨止舉幟伏兵盡起達等水陸夾擊
大破之殺溺死者無筭俘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
等皆降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
太祖曰友諒愚至此何能爲也徐達乘勝遂復太
平取安慶置寧江翼戊寅胡大海拔信州置龍虎
翼六月辛亥築太平城壬子耿再成敗石抹宜孫
於慶元宜孫死太祖泚其節遣使祭之秋七月乙
丑浮梁守將于光降九月戊寅故天完將歐普祥
降二十一年春正月辛酉以鄧愈爲中書叅政仍
僉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二月甲申立鹽茶法

巳亥、置寳源局。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李善長兼
司馬、鄧榮爲中書省平章、常遇春爲叅知政事。薛
顯以泗州降。夏四月辛巳、李善長爲叅知政事。五
月甲戌、胡大海鎮金華。漢將李明道寇信州、元帥
夏德潤戰死。六月丙午、大海救信州、敗明道於城
下、執之。秋七月壬申、漢復陷安慶。八月己卯、遣使
通好元平章察罕。庚寅、自將伐漢。戊戌、復安慶、乘
風至小孤山。傅友德、丁普郎降。壬寅、及友諒戰於
江州、大破之。友諒夜奔武昌。癸卯、太祖入江州。甲

辰、進拔南康、蘄、黃、廣濟、饒州、建昌、撫州相繼下。二
十二年春正月辛亥、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
龍興降。壬戌、太祖入龍興、開倉庫賑窮乏。故友諒
所畜麋鹿於西山、悉蠲苛政、士民大悅。袁瑞、臨江、
吉安等府相繼下。乙亥、彭時中以龍泉降。二月癸
未、金華苗軍蔣英等殺叅政胡大海以叛、郎中王
愷死之。朱文忠遣兵討之、英降於士誠。丁亥、處州
苗軍李祐之等殺院判耿再成以叛、都事孫炎、知
府王道同、元帥朱文剛死之。辛卯、鄧愈留守洪都。
三月癸亥、降將祝宗等叛、陷洪都、鄧愈走還應天。

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死之。是月、明玉珍自稱帝
於重慶、國號夏。夏四月己卯、邵榮克處州、李祐之
伏誅。甲午、徐達復洪都。祝宗亡入新淦、伏誅。五月
丙午、朱文正鎮洪都。六月戊寅、察罕遣使來報書、
留我使不遣。秋七月丙辰、邵榮、趙繼祖謀反、伏誅。
八月癸巳、漢熊天瑞陷吉安。十二月丁亥、朱文正
復吉安。元戶部尚書張昶航海來通好。察罕卒、養
子擴廓帖木兒代將、遣使獻馬、歸我使者。二十三
年春正月壬寅朔、以湯和爲中書左丞。丙寅、遣都
事汪河往報擴廓帖木兒書。二月壬申朔、諭將士

曰、興國之本、在强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
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軍興以
來、民無寧居、田土荒蕪。故令將士屯田、且耕且戰。
數年之間、惟康茂才得穀一萬五千石。他將所部
軍不多獲、豈地利不均、蓋勤惰不同耳。其各督軍
士及時墾種、以裕兵食、國有攸賴。癸酉、士誠遣呂
珍破安豐、殺劉福通。戊寅、移浙江行省於嚴州。三
月辛丑、太祖自將救安豐、破呂珍兵、左君弼自廬
州來援、又破之。韓林兒來歸、徐達圍廬州、元將竹
昌、忻都乘間入安豐。夏四月壬戌、友諒圍洪都。乙

州諸全守將謝再興殺知州葉鳳叛附於士誠五
月己巳饒復陷吉安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死之
陷臨江同知趙天麟死之癸酉陷無爲州知州董
曾死之是月建禮賢館集劉基陶安諸人講論經
史張子明來告急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將舟師二
十萬救洪都友諒解圍迎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太
祖謂諸將彼巨艦不利進退可破也戊子徐達破
其前軍俞通海以火炮焚其舟二十餘艘潰軍死
者甚衆韓成等亦戰死張定邊直犯太祖舟舟膠
於沙幾殆常遇春從旁射中定邊俞通海援舟驟

進水湧乃解是夜命徐達還守應天明日友諒以
巨舟聯鎖重樓高者十餘丈太祖選輕利關艦躬
提麾鼓斬隊長退縮者十餘人士皆殊死戰丁普
郎等皆死晡時東北風起別以舟載乾荻乘風縱
火焚漢樓船數百艘煙焰張天漢之驍將多焚死
友諒奪氣屢戰二日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衆軍
踴躍相從呼聲動天地友諒遂大敗壬辰移軍泊
左蠡友諒亦移渚磯相持友諒盡殺所獲戰士太
祖悉出所俘有傷者療之遣還令曰但獲敵兵皆
勿殺遂出湖口立柵以待八月壬戌友諒食盡突

出太祖麾軍擊之友諒中流矢死俘其太子善兒
其次子理奔武昌九月壬申還應天論功行賞謂
諸將曰我救安豐使友諒順流乘虛直搗建康大（叙事不漏不冗得本紀體）
事去矣乃頓師南昌宜其亡也壬午復親征武昌
李善長鄧愈留守是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冬十月
壬寅圍武昌漢陽及湖北諸郡皆降追封死事功
臣張德勝等三人十二月丙申命諸將堅壁勿戰
還應天戊午閱武雞籠山群臣以功德日隆屢表
勸進太祖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人心未可
知也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櫜弓矢大告武成然後

與民更始今日之議且止群臣固請二十四年春
正月丙寅朔即吳王位建百官下教曰令以李善
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
章政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于宜協
心成治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弱威福下
移馴致於亂今儀鑒之立子標爲王世子二月乙
未復視師武昌癸丑陳理降漢沔荊岳皆下李明
道伏誅乙卯置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爲參政三
月乙丑還應天丙寅封理歸德侯丁卯罷起居注
給事中戊辰以湯和爲平章政事定大都督府等

官制。庚午。罷諸翼元帥。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
令日自古聖王必得賢士大夫以成治今幅員日
廣卓犖奇偉之才或隱山林或藏士伍非在上者
尊顯之無由自見有能上書陳治道武略出衆者
叅軍都督府以名聞。即文采不足而識量可稱亦
令詣闕將親試之。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
政事而精力已衰有司選年二十五以上有學識
才幹者送中書省叅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謝而
少者已習事則官使得人其下有司使明知予意。
御西樓有軍士十餘自言戰功求賞。諭之曰爾曹

不見徐相國乎貴爲元勳而同時相從者猶在行
伍予豈忘之顧才力弗能過人故也國家各爵惡
可倖得苟能立大功雖封侯不吝也皆愧服自是
無敢妄言者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牀進太祖曰此
何異孟昶七寶溺器亟毀之夏四月建忠臣祠於
康郎山祀丁普郎等三十五人又建祠於南昌祀
趙德勝等十四人丙午開鐵冶丁未徐達圍廬州
左君弼走安豐壬戌閱鼓鑄立部伍法六月戊戌
湖廣溪洞長官向思明等來附戊午命群臣直言
得失秋七月丁丑克廬州戊寅置江淮行省於廬

州八月壬辰常遇春克新淦乙未復吉安遂圍贛
州九月辛巳命塑功臣像於卞壼及蔣子文廟以
時致祭其南昌及康郎山處州金華太平各忠臣
廟有司致祭如之甲申徐達取江陵姜珏以城降
遂取湘潭辰衡諸郡土司易華降胡深敗方明善
於平陽冬十月乙未以廖永安爲士誠所執不屈
遙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己未張士信
侵長興十一月辛巳湯和敗士信於長興是月慈
利土官覃垕夏克武來附十二月庚寅徐達克辰
州遂克衡州丙辰新淦鄧仲謙作亂殺知州王貞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常遇春克贛州熊天瑞降
徐達取寶慶靖州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降遇春
進師南安韶州南雄皆降鄧愈討故漢將饒鼎臣
於安福何文輝討鄧仲謙斬之甲申大都督文正
有罪太祖自至南昌執之廢居桐城乙酉閩將士
二月己丑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胡深
擊敗之遂下浦城丙午士誠將李伯昇寇新城宋
文忠敗之五月乙亥常遇春克安陸己卯克襄陽
六月己丑思南宣慰使田仁智來附丁酉王國寶
會師克安福壬子胡深克樂清朱亮祖克崇安合

攻建寧、深被執死之。乙卯、諭民種桑麻木綿。秋七
月丁巳、湯和討叛將周安於永新。甲子、再與擴廓
帖木兒書。思州宣撫司田仁厚來附。壬午、置太史
監、以劉基爲太史令。九月丙辰、置國子學。明玉珍
遣使來通好、命都事孫養浩往報書。冬十月戊戌、
下令討張士誠。辛丑、徐達帥師攻淮東。乙巳、圍泰
州、敗其援兵。癸丑、信州賊蕭明犯饒州、知府陶安
敗之。閏月己未、太祖如江陰、授達方畧。戊辰、湯和
克永新、俘周安等以獻、誅之。庚辰、克泰州、俘卒五
千。遣戍辰潭二州。時大寒、人賜衣履布帛、妻子相

保、皆大悅呼萬歲。十一月甲申朔、盜陷婺源、知州
白謙死之。辛卯、徐達進攻高郵、命馮國勝節制高
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甲午、饒鼎臣敗死於茶陵。
己酉、以張昶傳瓛爲中書省參知政事。徐達敗士
誠兵於宜興。十二月乙卯、費子賢敗士誠兵於安
吉。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士誠窺江陰、太祖自將
救之、舟騎並進、士誠掠西津而遁、康茂才追敗之
於浮子門。辛卯、還應天、謂中書省曰、大亂未平、民
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之用、皆取于民、方東作、其
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諭風憲官存大體、勿縱

默、勿賣直。二月癸丑、湖廣參政張彬敗周文貴於
辰州。丁卯、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等來附。青田賊
夏清四犯慶元、浙東按察僉事章溢敗之。己巳、置
兩淮都轉運鹽司。下令曰、向以軍旅方殷、民竭力
供賦、而造酒醪以靡穀、故行禁酒之令。今欲塞其
源、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糯。是月、夏明玉珍卒、子
昇立。三月丙申、徐達克高郵、以所俘卒戍沔陽辰
州、賜粟布有差。大索軍中掠人妻女者罪之。夏四
月癸丑、明昇遣使來聘。乙卯、梅思祖以淮安降。庚
申、李濟以濠州降。壬戌、陸聚以徐宿二州降。甲子、

如濠州。丁卯、沛縣魚臺邳蕭宿遷睢寧皆降。戊辰、
方國珍遣使來貢。太祖追念皇考妣葬時禮未備、
欲改葬、或言王氣已固、不宜動、乃止、置守墓二十
家。鄉里父老來見、置酒宴飲極懽、召故人汪文、劉
英、各賜粟帛、曰、吾去鄉十有餘年、今乃得歸省墳
墓、與父老子弟復相見、追念艱難、誠可哀痛。今不
得久留、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無遠賈。濱淮諸
郡尚苦寇鈔、父老善自愛。今爲父老除租賦。皆叩
首謝。辛未、徐達克安豐、獲忻都等竹昌左君弼皆
走汴梁。分兵破擴廓於徐州。五月壬午、太祖還應

天見所過多荒蕪。諭有司招流移。庚寅求遺書。秋七月辛巳復遣使與擴廓帖木兒書。是月廖永安卒於平江。八月庚戌拓應天城。作新宮於鍾山之陽。辛亥命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政事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東征。親誓師。祭江。諭諸將戒士卒守紀律。若士誠全城歸命。不勞用師。苟或不然。克城之日。撫其人民。無妄殺人。才可用卽（爲盡德）選用之。聞士誠母葬閶門外。爲禁芻牧。諸將務相輯和。達等既受命。太祖問諸將用師宜孰先。遇春對以當直擣姑蘇。太祖曰不然。士誠與張天騏潘

原明相爲手足。今不先分其勢。遽攻姑蘇。援兵四合。何以取勝。莫若先拔湖州。繼收杭州。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此萬全之計也。癸丑諸將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熊天瑞叛降於士誠。甲戌敗張天騏於湖州。又敗士誠於皂林。九月乙未朱文忠攻杭州。己亥明昇遣使來聘。廖永忠取德清。丙午參政蔡哲報聘於蜀。冬十月壬子遇春敗士誠兵於烏鎮。甲子朱文忠攻桐廬。十一月甲申張天騏等以湖州降。辛卯朱文忠下餘杭。潘原明以杭州降。癸卯遂圍平江。甲辰送元丑的長壽北還。蔣英伏

誅。十二月己未置浙江行中書省於杭州。以李文忠爲平章政事。陳友定將阮德柔以建寧來降。始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甲子立郊壇宗廟。祭告山川。所司進宮殿圖。命悉去雕琢奇麗者。一代儉朴之風基此。

吳元年春正月戊戌令曰。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先勞。其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各一年。諭中書省進箋必寓警戒。毋飾虛美。戴德取沂州。李勝降。庚子松江嘉定降。甲辰復與擴廓帖木兒書。二月丁未傅友德執擴廓將李二於徐州。壬子章溢討茗洋叛將周遂卿斬之。癸

丑罷兩浙都轉運鹽司。乙丑書諭左君弼歸其母於陳州。三月戊寅蔡哲歸自蜀。圖所經山川扼塞以獻。壬午楊璟取澧州。思沅安撫使來附。丁酉始設文武科取士。賑靈壁虹縣流民。夏四月丙午克崇德州。壬子諭起居汪詹同等。史貴直筆。所以鑑也。凡予言行善惡。直書毋有所諱。乙卯中書平章政事俞通海卒。己未下書詰責方國珍擁兵觀望十二罪。丁卯李文忠調兵戍沿海州縣。五月旱。齋居減膳。己丑湖廣行省討平江寨賊王世明執之。己亥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令曰。予以布衣

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無有所歸。徐宿濠泗壽邳海安襄陽安陸等郡縣及自今新附之民、皆復田租三年。六月甲寅、罷參議府。戊辰、大雨。羣臣請復膳。太祖曰、亢旱爲災、皆予不德所致。今雖得雨、損稼必多。縱肉食能甘之乎。（盛德事）其賜民今年田租。癸酉、命朝賀罷女樂。誅參知政事張昶。秋七月乙亥、開定雅樂。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布帛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諭之曰、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甲申、左相國李善長等請曰、大王起濠梁、不階尺寸、遂成大業。四方羣

雄剗除殆盡、遠近莫不歸心。願早正大位、以承天命。太祖曰、自古帝王知天命已歸、猶且謙讓、以俟有德。嘗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驕恣速亡。吾豈能更蹈之。己丑、雷震宮門鴟吻。赦中外罪囚。辛丑、置太常、大理、司農、將作四司。八月癸酉、圜丘方丘及社稷壇成。甲寅、命協律郎冷謙定樂。丙寅、祀山川。還宮、諭世子等戒盈滿、謹怠荒。徵江西儒士顏六奇、蕭飛鳳、劉于至都、以老疾賜帛遣還。九月甲戌、太廟成。命朱亮祖討方國珍。戊寅、詔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外毋連坐。辛巳、

徐達克平江、執張士誠以獻。熊天瑞伏誅。癸未、取無錫州。乙酉、取通州。丁亥、諸將大會京師。己丑、張士誠自殺。辛卯、置宣徽院。丁酉、朱亮祖攻台州、敗方國珍、指揮嚴德戰死。戊戌、遣使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再以書遺擴廓帖木兒、賜之文綺。辛丑、論平吳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將士賞賚有差。克台州。癸卯、新宮成。命博士熊鼎書古人行事可鑒戒（太祖往往自發神謨、多超出漢唐諸王之上）者於壁、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以爲無益。故書此以備觀省。冬十月甲辰、

遣起居注吳琳等、以幣求遺賢於四方。乙巳、徙蘇州富民實濠州。丙午、定百官禮儀尚左。改右丞相爲左丞相。建元臣余闕祠於安慶、李黼祠於江州。壬子、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論之曰、國家立三大府、總天下之政。臺憲尤爲清要。治人者必先自治。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癸丑、以方國珍未下、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爲副、討之。甲寅、初定律令。丙辰、以書諭元將李思齊

張思道、丁巳、宴功臣於西樓、戊午、考正太廟雅樂、
庚申、與諸將謀北伐。常遇春請直擣元都、太祖曰、
彼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自頓堅城之（神謨妙算、不減漢世祖、唐太宗、而正大過之。真不世出英主也。）
下、餽餉不繼、外援四集、此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
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披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扼
其門戶。天下形勝、在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
勢孤援絕、不戰可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
隴、可席捲而定矣。諸將皆曰善。甲子、命右丞相信
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軍國重事鄂
國公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五萬、北取中原、

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
文輝為副將軍、取福建。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
周德興、取廣西。禡祭、大誓諸將。乙丑、遣世子諸臨
濠謁陵。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己巳、
以大軍北征、恐脫因帖木兒乘間竊發、申諭邊境
守將嚴兵備禦。蔡添祿取寶慶、新化。朱亮祖克溫
州。辛未、王宣遣使上表賀平吳、請內附。十一月、癸
酉、朱亮祖敗方明善於樂清。乙亥、明昇遣使來聘。
辛巳、湯和克慶元、國珍浮海。壬午、王宣叛、徐達討
斬之。乙酉、定太都督府及各衛官制。康茂才同知

都督府事。己丑、湯和、廖永忠會師討國珍。甲午、祀
圜丘、命世子歷農家、觀稼穡艱難。乙未、冬至、初頒
戊申大統曆。令自明年以十月朔頒曆為定期。戊
戌、命侍臣舉賢良。己亥、聞應天有滯獄、曰京師且
然、何況郡縣。諭有司自今依時決遣。庚子、韓政克
滕州。辛丑、徐達克益都。十二月甲辰、頒行律令。丁
未、張興祖下東平、兗東郡縣皆下。置尚寶司。己酉、
徐達下濟南。胡廷瑞下邵武。庚戌、張興祖下濟寧。
方國珍降。丁巳、胡廷瑞下建陽、徙方國珍官屬居
濠州。戊午、頒律令直解。命湯和、廖永忠自海道取

福建。左相國李善長率群臣奉表勸即帝位。三請、
皆不許。明日復率群臣固請、曰大王謙讓之德、聞
於海內、然天命不可違。願為生民計、狥群臣之請。
太祖曰、孤以中原未平、不敢遽自稱尊。卿等言為
生民計、其勉從卿。辛酉、李善長等進即位儀。甲子、
告於上帝。戊辰、登州、萊州降。湯和克福州。是歲、定
各縣為上中下三等。減金華田租。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於鍾山之陽。告
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祭告太
廟、追尊皇高祖考曰玄皇帝、廟號德祖。高祖妣曰

元皇后。皇曾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曾祖妣曰恒皇后。皇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祖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陳氏曰淳皇后。還御奉天殿，立皇后馬氏，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餘功臣進爵有差。丙子，詔告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為王。命製宗廟祭器，曰：禮順人情，俗儒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甚無謂。今太廟服御器用，皆如事生之儀。丁丑，奉天殿宴羣臣。戊寅，遷新宮。方國珍入朝，賜第居京師。辛巳，以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兼太子少傅，中書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兼同知詹事，中書左丞趙庸、右丞王溥兼副詹事，中書參政楊憲、傅瓛兼詹事丞，同知大都督府事康茂才兼左率府使，張興祖兼右率府使，大都督副使顧時兼同知左率府事，孫興祖兼同知右率府事，大都督府僉事吳禎兼左率府副使，耿炳文兼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鄧愈、湯和兼諭德，御史中丞劉基、章溢兼贊善大夫，治書侍御史

文原吉、范顯祖兼太子賓客，諭善長等曰：前代廷臣與宮僚不協，讒搆易生。朕以省臺勳舊輔導東宮，兼選名儒為之賓友，崇德尊賢，上下無間如斯（遠慮所以三百年太子皆參動搖者）制也，江充之奸無自而作。諭羣臣進讜言，戒省府功臣無驕盈保祿位。癸未，楊璟敗元兵於永州，寶慶衛百戶周廻戰死，遣官祭之。甲申，命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諭以賦役不均則百姓怨咨，無妄增損以病民，賜衣遣之。壬辰，胡廷美克建寧。己亥，遣官詣登萊祭海。庚子，以翰林學士陶安知制誥監修國史，命鄧愈為征戍將軍，取南陽以北州郡。是月，湯和下興化，克延平，執陳友定以獻，誅之。郡縣官來朝，諭以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靜養愛民），（如此安得不與）休息在廉吏，賜勑遣之。二月壬寅，詔定圜丘方丘宗廟社稷禮。湯和下漳州。癸卯，以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副，取廣東。汀州、泉州降。丁未，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戊申，始祭大社大稷。庚戌，定宗廟時享禮，春特祭，餘三時合祭。詔衣冠如唐制，禁襲蒙古服式語音及姓名者。癸丑，常遇春克東昌。甲寅，楊璟取寶慶，敗周文貴，遂下邵陽。命左丞相李善長祭告四瀆

巳未、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日月之行、猶有薄蝕。
朕舉事豈能盡善。比來臺臣久無諍言、豈朕不能
聽受耶。乙丑、初定役法、諭興作必於農隙。戊辰、始
定祭天地宗廟社稷冕服之制。庚午、追封皇姊爲
孝親公主、以李貞爲駙馬都尉、封恩親侯。庚午、選
國子生周琦等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辛未。諭翰
林學士朱升纂述女誡。鑄洪武通寳錢。制凡五等。
壬申、楊璟克全州。癸酉、遣官祭仁祖陵。及魯山淮
瀆、以太牢祀三皇。甲戌、賜武臣繡衣、諭以親賢士
大夫、以廣其識。癸未、楊璟下常寧。近臣請開山東

銀場、不聽。丙戌、武岡州降。衍聖公孔希學來朝。戊
子、諭山東郡縣訪求賢才、及廢官復論徵賢各從
其志、不得驅迫。流寓願歸鄉者聽。辛卯、彗星見昴
北、凡十九日滅。丁酉、鄧愈克南陽。巳亥、編存心錄。
徐達取汴梁、左君弼竹昌降。夏四月辛丑、蘄州進
竹簟、却之、命四方非奉詔毋輒貢獻。元江西分省
左丞何真以廣東諸郡縣降。丁未、始祫享太廟。戊
申、命圖古孝行及身所歷艱難起兵戰伐事爲冊
示子孫。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於洛水、遂拔河南
洊。廖永忠取龍潭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賜

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斛、乙卯、徵河南儒生
雎明義等至京。廖永忠執邵宗愚、斬之。廣東平。丙
辰、諭侍臣曰、宦官典兵預政、禍亂由之。履霜堅冰。
可不慎諸。丁巳、楊璟克永州。癸亥、置山東行中書
省、以汪廣洋爲叅政。追封胡深爲縉雲郡伯。甲子、
車駕北巡。丙寅、馮宗異入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遁
去。五月癸酉、袁州衛百戶艾明擊山寇戰死。遣官
祭之。巳卯、梧州降。庚寅、幸汴梁、改汴梁路爲開封
府。癸巳、置中書分省於開封、以楊憲署省事。是月
溽貴諸州皆下。六月庚子、大將軍徐達等入見行

在所。壬寅、親祀開封諸神祇、遣官祭境內山川。巳
未、徐達常遇春會師北征。壬戌、楊璟朱亮祖會兵
克靖江、沐英破金子隆於延平。戊辰、廖永忠下南
寧。江西江水暴溢、壞民廬舍、遣使振恤。是月遣使
祭元故平章察罕。秋七月巳巳、鄧愈取隨州。廣西
左右江土官皆降。壬申、遣使授大將軍徐達北征
陣圖。丙子、勅北方府縣官民新附、凋瘵將何以安
養之。其使流移、其簡徭役、以厚其生、勸孝弟、以正
其俗、無負朕意、命中書給賞以風厲之。戊子、象州
降。廣西平。巳丑、康茂才取安邑。庚寅、振恤中原民

老稚孤貧者。丙申、馮宗異留守開封。丁酉、皇太子
攝享太廟。都下火。大將軍徐達等會師東昌、南海
縣民亂。敕討賊被殺贈官立祠。揚州自五月至是（句不遣甸。騷矣）
不雨、傷稼。閏月庚子、徐達取衛輝。癸卯、取彰德。
丁未、車駕還京師。徐達取廣平。己酉、徵天下薦舉
賢才、授府州縣官、賜路費遣之。庚戌、詔定軍禮。壬
子、常遇春克德州。辛酉、徐達師次直沽。癸亥、大敗
元兵於河西務。乙丑、克通州。丙寅、元主北遁。季文
忠執金子隆。福建平。以水旱除蘇州太平寧國諸
府田租。八月己巳、詔曰、頃幸大梁、父老皆曰、宋之

舊京、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夫宅中圖大、則形勢重。
建邦啟土、則根本先。其以應天府為南京、開封府
為北京、朕春秋巡狩焉。庚午、徐達入元都。壬申、以
災異、論羣臣修省、詔中書省集耆儒議便民事、可
弭天變者。甲戌、革漢張道陵裔孫天師號。丁丑、遣
官釋奠孔子。定春秋二仲祀孔子儀。初設六部、以
滕毅為吏部尚書、楊思義戶部尚書、錢用壬禮部
尚書、陳亮兵部尚書、周禎刑部尚書、單安仁工部
尚書、以將作隸工部。罷司農大理二司、御史中丞
劉基還青田。己卯、詔天下、與民更始。赦殊死以下、

有司厚恤從征將士家。逋逃者得自首。新克州郡
妄殺者罪之。輸賦京師、道里遠者、官為轉運、毋重
困民。鎮江密邇京師、供億繁難、旱蝗尤甚、給復兩
年。所在荒田、聽民墾種、給復三年。衍聖公及曲阜
知縣並如前代制、復其家。頃因亂、刑民往往用軍
律。中書詳議務從中典。決囚必待秋後。書籍田器
不得徵稅。除逋租宿責、勿收。蒙古色目人有才能
者擢用。收恤鰥寡孤獨、癈疾不能自存者。民年七
十以上、一子侍。御史臺按察司慎選賢良方正之
人、以佐國家。儒臣同刑部官詳議唐律、日奏二十

條、取進止。壬午、改大都路為北平府。車駕北巡。癸
未、置燕山六衛於北平。賜長興安吉明年田租。戊
子、徐達分兵畧大同。癸巳、幸開封府。甲午、放元宮
人。命乘輿服御物當飾金者易以銅。九月壬寅、以
孫興祖領大都督分府、鎮北平。江西行省參政陶
安卒。戊申、取永平。癸亥、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必賴
賢士共理之。今賢士隱巖穴者尚衆、豈有司失於
敦勸歟、朝廷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賢
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賢士大夫幼
學壯行、豈沒世而已哉。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

能輔朕安民者。有司禮遣。賜將士陣亡者米布。乙
丑、常遇春徇下保定。丁卯、下中山。冬十月戊辰、明
昇遣使賀平元都。己巳、下真定。庚午、馮宗異下懷
慶。辛未、皇太子攝享太廟。癸酉、下澤州。乙亥、以滕
毅為江西行省參政、盛原輔為吏部尚書。丙子、命
郡縣考正祀典。丁丑、車駕還京師。馮宗異下潞州。
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己卯、誣告謀反者反坐、著
為令。戊子、徙北平軍民於開封。置京畿都漕運司。
辛卯、汪河奉使還、擢吏部侍郎。癸巳、傅友德下平
定州。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造水精宮刻漏、謂侍

臣曰、廢萬幾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
使移此心以治天下。何至亂亡。命碎之。丁酉、浚後
湖及龍灣河。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等循行天下
求賢才。庚子、有事於圜丘、還告太廟、御殿、行慶成
禮。辛丑、宴羣臣於奉天殿、宴東宮官及儒士於大
本堂。帝自作時雪賦、命儒臣作鍾山龍蟠賦、各賜
冠服。甲辰、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諭禮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後嗣秩止三品、不
稱褒崇、其進秩二品、賜銀印。丙午、詔郡縣各立社
稷壇、庶人祭里社土穀、禁淫祠。癸丑、以盛原輔為

山東行省參政、張明善為吏部尚書、周禎為治書
侍御史。戊午、康茂才克河中。癸亥、以手書召御史
中丞劉基於青田。甲子、詔定冠禮。定臨朝冕服及
王公以下冠服之制。是月、金商均房諸郡平。十二
月丁卯、以汪廣洋、劉惟敬為中書省參政、錢唐為
刑部尚書、錢用壬致仕。徐達破擴廓帖木兒兵、遂
克太原。乙巳、置登聞鼓於午門外。御史監視引奏
告究者。庚午、徐達分兵擊賀宗哲於石州。辛未、詔
定官民喪禮。壬申、改宣徽院為光祿寺。太史院為
司天監。癸酉、詔定皇太子以下婚禮。乙亥、馮宗異

克平陽。戊寅、徐達與諸將會師太原。己卯、以戶部
侍郎杭琪為本部尚書。辛巳、起復濟南府知府崔
亮為禮部尚書。壬午、馮宗異克絳州。丁亥、築壇祭
故功臣於雞籠山。壬辰、以平元都、遣使頒詔高麗、
安南、以書諭明昇。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二

雎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簣山評

太祖本紀

二年、正月辛丑、命天下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
不在祀典而功德及民者、其祠毋得輒毀、甲辰、以
蔡哲爲中書省叅政、乙丑、立功臣廟於雞籠山。丁
未、享太廟、以廖永安等七人配。定翰林院官制。庚
戌、遣官分祭嶽鎮海瀆。遣孔克堅祀孔子於闕里。
詔曰、朕起布衣、拯生民塗炭、命將北征、齊魯之民、

簞食壺漿以迎、朕甚嘉之、元年已免山東租、然苦
旱、民尚未甦、近平燕都、下晉冀、其民數被兵困、徵
斂尤甚、其免山東北平山西今年租稅、河南師旅
所經。未遑加惠。今大軍已北。西抵潼關北界大河。
南至唐鄧光息。悉與蠲免。稱朕恤民厚下之意。又
詔曰、朕肇基江左、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吾
股肱郡。供億煩重。今六合一家。我子孫百世何能
忘江左之民。去歲曾免田租。忽罹天災。惠而不及。
朕心缺焉。其復免諸郡及無爲州租一年。癸丑、吏
定太廟時享日期、用清明、端午、七月望、冬至、祭遇
祀馬神於後湖、乙卯、遣使以卽位詔諭日本占城
爪哇、西洋諸國、己未、製太廟四代帝后冠服成、命
各以二襲藏於廟、仍各別具二襲祝告焚之、庚申、
勑諭太原諸將、定大將軍以下位次、常遇春取大
同。振湖廣饑、是月倭寇登萊、二月丙寅、詔修元史、
遣使詔諭雲南、戊辰、遣官祭武成王廟、己巳、占城
入貢、辛未、遣使以璽書賜占城爪哇日本諸國、乙
亥、立仁祖陵碑、上陵名曰英陵、壬午、耕耤田、三月
丙申、以旱災祭告皇考妣曰、祖宗德配皇天、以有
今日。念微時荒歉。父母茹草雜炊糲。何敢忘茲者

風雨不時。願與后妃草蔬糲食。以答天譴。丁酉、遣
中書叅政蔡哲祀三皇、立十八壇、親祭祈雨。徐達
師入奉元路。張思道遁去。改奉元路爲西安府。振
關中饑。丙午、常遇春師入鳳翔。李思齊遁去。戊申、
爲文之要盡此。
諭翰林爲文宜明道理通世務無事浮藻。癸丑、置
北平廣西二行中書省、以盛原輔爲北平叅政、劉
惟敬爲廣西叅政、甲寅、以劉希魯爲刑部尚書、劉
友德克鳳州、戊午、諭中書省臣曰、太學育才之地
所以與禮樂明教化。古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爲先
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禮聘師儒。今學者日衆

而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
明軒敞使游息有地成德達才可望焉夏四月乙
丑遣高麗流人還國以璽書賜其國王丙寅常遇
春還師北平丁卯徐達取隴州戊辰置陝西山西
二行中書省以汪廣洋爲陝西參政楊憲爲山西
參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
授諸皇子經令功臣子弟入學庚午徐達取秦州
甲戌入伏羌乙亥編祖訓錄以留安仁爲兵部尚
書孫克義爲工部尚書致書元主併賜元將納哈
出書徐達取鞏昌丙子賜秦隴等郡田租丁丑馮

宗異取臨洮李思齊降顧時取蘭州己卯徐達取
安定州所向皆捷達入開城是月太倉衞指揮僉
事翁德破倭寇陞秩賞賚軍士有差淮安寧國鎮
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命自今可停獻瑞五月甲
午朔日有食之更英陵曰皇陵遣使詔諭土蕃丁
酉徐達取平凉達下延安辛丑張良臣以慶陽降
癸丑有事於方丘還告太廟御殿行慶成禮乙巳
幸鍾山歸至獨龍岡見農夫冒暑而耘遂徒步至
淳化門始騎入顧侍臣曰民惟邦本司牧者何可
不念也戊申張良臣以慶陽叛癸丑置福建行中

書省以蔡哲爲參政辛酉詔太常凡時物先薦宗
廟然後進御御史中丞章溢卒追封淳皇后父陳
公爲揚王母王氏爲揚王夫人皇后父馬公爲徐
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建廟於太廟之東六月甲
子寧州降庚午遣官祭蘭山壓死軍士己卯常遇
春李文忠克開平元主北遁壬午安南入貢遣翰
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封陳日煃爲安
南國王壬辰追封嚴德爲天水郡公秋七月癸巳
以世家寶爲刑部尚書乙未遣儒士歐陽佑十二
人往北平采元末事蹟修元史己亥副將軍鄂國

公常遇春薨於軍丁未廣西各土司入貢命世襲
如故中書省臣請遷諸洞蠻於內地不許丙辰明
昇遣使來貢八月癸亥親祭鄂國公遇春於龍江
甲子高麗國王王顓遣使來賀卽位請封爵乙丑
賜明昇璽書遣其使還國丙寅元兵攻大同李文
忠敗之執脫列伯降其衆萬餘人己巳命吏部定
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此輩止備使令不須多人
馭之之道當常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
驕恣畏法則檢束自古宦者敗人國家歷有烱鑒
世世子孫愼之左丞相李善長等上所修元史乙

亥、鎮撫吳祉敗倭寇於淮安。丙子、遣符璽郎偰斯
封王顓爲高麗國王。壬午、以給事中安縝爲兵部
尚書。癸未、徐達克慶陽、張良臣伏誅。戊子、以陸仲
亨署大都督府事。庚寅、命儒臣纂修禮書。詔天下
舉高志博學練達時務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聘
至京、參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其年過五十
未及四十者、兼通經術者勿遣。九月甲午、賀宗哲
寇蘭州、馮宗異擊敗之。辛丑、召徐達等還京、馮宗
異留總軍事。以楊憲爲中書省右丞、王居仁爲兵
部尚書。癸卯、詔以臨濠府爲中都、建城郭宮室如

京師之制。初行考績法。復和州殺王事者之家。丙
午、高麗賀天壽節、占城入貢。癸丑、考官懸制度。詔
有司舉通律呂者。甲寅、初製鐵券。乙卯、吐蕃寇洮
河、指揮韋正敗之。丁巳、賜元平章歐陽朝佐等三
百六十人冠帶、授官有差。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
等班師、還。皇太子迎之龍灣、仍送歸第。冬十月壬
戌、高麗使還、以璽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危保
國之道、仍賜王冠服、大統歷、六經、四書、漢書、通鑑
併樂器、及陪臣冠服、遣楊璟招諭明昇。己巳、以陳
亮爲中書省參政、知吏戶禮三部事。甲戌、甘露降

於鍾山、危素請告祖廟、宣示史館。不許。庚辰、圖信
國公達開平王遇春戰蹟於功臣廟。癸未、以雎稼
爲中書省參政、潭州衛指揮同知丘廣爲總兵官、
指揮僉事胡海、左君弼副之、討江左上思州蠻寇。
辛卯、詔曰、古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先於學校。兵
興以來、人習干戈、罔識俎豆。朕欲復先王之治、其
令天下郡縣皆立學校。是月、遣使致書元主、告以
順天道以存宗祀。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等還
自陝西。甲午、以孫克義爲河南行省參政、安縝爲
山西行省參政。乙未、以張允爲工部尚書、劉誠爲

兵部尚書。乙巳、有事於圜丘、以仁祖配。己酉、復以
周禎爲刑部尚書、貶世家寶爲廬陵縣知縣。庚申、
以朱昭爲戶部尚書、楊思義爲陝西行省參政。辛
酉、以侯至善爲中書省參政、樊思民爲戶部尚書、
振應天蘇松杭湖饑。十二月壬戌、遣編修羅復仁
主事張翩詔諭安南占城各罷兵。貶朱昭爲蘇州
府知府、以樊思民爲大都督府參議。戊辰、楊璟使
蜀還、李文忠俘脫列伯以獻。帝曰、惟才是用、止擇
其縛而官之。甲戌、遣中書省管勾甘桓等封阿答
阿者爲占城國王、高麗謝封爵。辛巳、馮宗異還自

陜西、以未召輒還、詰責之。壬午、詔以安南高麗占
山川著之祀典。甲申、振西安饑。己丑、大賚平定中
原及征南將士。庚寅、擴廓寇蘭州、指揮于光赴援、
死之。是月、上思州蠻寇平。是歲、置河東河間長蘆
陝西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及各提舉司。
三年、春正月、癸巳、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
出定西、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居
庸北征、命肅朝儀、非侍從大臣不得上殿。甲午、諭
御史臺按察司振肅紀綱、無負風憲之任、柬安知
府岑濮忠及其弟濮艮招諭雲南十六郡縣、因以
兵守其土。上聞、遣使賜以文綺、上尊、仍命招諭未
附者。定朝日夕月禮。庚子、遣使祀安南高麗占城
國內山川。壬寅、吏部請除有罪官於儋崖諸郡、帝
曰、四海一家、儋崖亦王土、宜撫以良吏、柰何居罪
人耶。辛亥、以胡惟庸爲中書省參政。丁巳、命戶部
主事李亨馳驛振西安鳳翔饑。以滕德爲兵部尚
書、貶周禎爲惠州府經歷、以班用吉爲刑部尚書。
二月、辛酉、帝行後苑、見乳鵲、嘆曰、鳥猶勞苦、是兄
父母恩乎。命群臣親老者歸養。甲子、祀先農。乙丑、
詔續修元史。庚午、召浙西富民入見、賜酒饌戒諭

數千言、因頒行之、曰教民榜。甲戌、肇慶府經歷裴
源遇賊不屈死之、贈官二等。丙子、朝日東郊。癸未、
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妻張氏爲王夫人、立廟滁
州。乙酉、指揮金朝興取東勝州。戊子、詔曰、國家稽
古建官、期臻至治、六部政繁任重、而在位未盡得
人、有司其悉心訪求賢才可任部務者。是月、李文
忠下興和、進兵察罕腦兒、執元平章竹貞。三月、庚
寅、詔蠲應天各郡、浙東江西河南北平山東租稅。
壬辰、享太廟、以常遇春配。戊戌、蠲徐州邳州夏稅。
庚子、置秘書監。壬寅、以吳琳爲吏部尚書、滕德李
廷桂爲戶部尚書。己酉、貶杭琪爲陝州知州。是月、
遣使詔諭日本、置察言司。夏四月、乙丑、冊封皇子
樉爲秦王、棡晉王、棣燕王、橚吳王、楨楚王、榑齊王、
梓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從孫守謙靖江王、設置相
傳官屬、詔告天下。丙寅、置大宗正院。徐達大破擴
廓於定西。己巳、再與元主書。壬申、安南以其國王
陳日煃卒來告哀、遣編修王廉往祭賻、吏部主事
林唐臣賚詔封日煃爲國王、祭漢伏波將軍馬援
於橫州。遣親王祭功臣廟。庚辰、置弘文館。癸未、以
楊憲爲中書省左丞、置磨勘司。是月、元主殂於應

昌慈利土司覃垕作亂楊璟討之不克五月己丑
徐達取興元鄧愈招諭吐蕃甲午置司農司於河
南乙未冊孫氏爲貴妃吳氏克妃郭氏惠妃郭氏
寧妃達氏定妃胡氏順妃申嚴宮闈之禁丁酉詔
舉博學篤行之士李文忠攻開平大敗元兵都督
孫興祖等戰死己亥詔曰成周取才貢士漢唐及
宋各有定制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其後權勢
之家引納奔競所得資品或反高於貢士士耻與
並進往往遯跡山林朕建官惟賢自今年八月始
設科舉之制士有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應

者親策於廷中外文臣皆由是選非是毋得出身
安南高麗占城皆得以鄉貢試京師甲辰李文忠
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乙巳建齋宮於圜
丘方丘之間丁未行大射禮戊申有事於方丘以
仁祖配定服色尚赤甲寅鄧愈克河州丙辰蠲蘇
州逋租三十餘萬石蔚州安定縣大風雨雹傷稼
詔自渡江以來先鋒元帥及都尉指揮子孫不能
承襲者祿其家遣使以書諭納哈出以汪廣洋爲
右丞相帝以久旱齋戒后妃執爨爲農家食太子
諸王親饋六月戊午朔四更帝布服草履步禱山

川壇露坐晝曝烈日夜臥地凡三日還宮
仍齋於西廡辛酉大賚將士疏獄囚求天下通經
術明治道者壬戌大雨癸亥詔嶽鎮海瀆城隍諸
神皆稱山水郡縣本名罷前代封號甲子設御史
糾儀禁官民禳告星斗僧道建醮用青詞及白蓮
等教扶鸞咒水諸術庚午改司天監爲欽天監壬
申左副將軍李文忠捷表至命凡仕元者勿賀諭
中書省曰元立國百年朕之祖父皆享其太平天
（天下之公待前王之厚無予奪亦三代而下未見有此氣象）
詎其運於朕何與捷音誇誕朕甚不取諭元主曰
順帝癸酉李文忠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至京封

崇禮侯安南國王陳日煃遣使謝恩貢方物丙子
祭告天地於南郊丁丑祭告太廟頒大一統詔於
天下編修羅復仁主事張誧還自安南以不受餽
獎之戊寅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瓜哇畏兒
諸國振溧水縣水災詔天下府州縣立城隍廟庚
辰右丞相汪廣洋罷葬宋理宗顱骨於永陵元四
大王犯大同指揮桑桂鄭亨擊敗之辛巳命州縣
立義塚核江南民田臨濠給復三年癸未增廣太
學生置親軍都尉府及儀鸞司滁州永延安雨雹
蠲田租是月倭寇浙閩沿海官兵擊敗之除臨濠

稅糧。吐番宣慰使何瑣南普等來降。秋七月丁亥、
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續修元史。壬辰、立
碑午門外。刻國家政令可爲定制者。辛丑、華察言
司王寅賜文武官朝服公服。甲辰、明昇遣使來獻
楠木。乙巳、吏部尚書吳琳致仕。河南田生蟲食麻
菽、命官捕之。甲寅、以王興福爲吏部尚書、陶凱爲
禮部尚書。山東自五月至是月不雨、青州蝗。中書
左丞楊憲有罪誅。八月丁巳、遣官釋奠孔子、勅衍
聖公致祭闕里、官具牲幣、歲爲常。乙未、都督同知
康茂才卒。命中書定職官居室與服等第。遣使招

諭吐番暹羅諸國。占城入貢、高麗謝賜冕服、納元
所授金印。乙丑、京師大雨水、振之。戊辰、改應天府
知府爲府尹。陶凱請御膳奏樂以征戰未息、不許、
禁官民服器僭用黃色及繪帝后聖賢像日月龍
鳳等形者。戊寅、詔諭三佛齊、浡泥、真臘等國。己卯
夕月西郊。癸未、更定宗廟四時祭期、用孟月、並歲
除凡五祭。乙酉、命掩骼埋胔。九月庚寅、以程昱爲
戶部尚書。丙申、盜襲莒州、同知牟魯死之。庚子、以
商暠爲吏部尚書、蔣思德戶部尚書、楊訓文禮部
尚書、劉大斯刑部尚書、安然安慶工部尚書。壬寅、

以李謙爲中書省參政。爪哇、西洋入貢。癸卯、天壽
節、祭太廟。癸丑、高麗入貢、賀皇太子千秋節。修大
明集禮成。冬十月丙辰、命儒士於午門與諸將帥
論說經書。賜畿內郡縣孤獨癃疾者布人一匹。辛
酉、高麗賀天壽節不及禮、其使而遣之。癸亥、命江
夏侯周德興爲征南將軍、討慈利土酋覃垕、及諸
洞蠻。辛巳、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是月
周德興至慈利、覃垕遁去。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
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班師還、車駕勞於龍江。甲午、
告於郊廟。以宋冕爲戶部尚書。丙申、大封功臣。進

李善長爲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封開平忠武王常
遇春子茂爲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帝與諸將從
容宴語曰、天下一統。諸將力也。徐達頓首曰、臣等
起畎畝、事陛下。每奉廟筭征伐。及其成功、不爽毫
髮。陛下殆天授、臣等何與焉。帝曰、天下初發難也、
諸雄並起。荒淫剽掠、爲生民患。張氏以富、陳氏以
強。馮陵吳楚、自謂無敵。朕孤軍渡江。一無所恃、惟
不嗜殺人、布信義而已。賴卿等同心共濟、故來者
如歸。人有言士誠偪近、宜先擊之。朕謂友諒志驕

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嵤小則無遠圖故友諒
有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以為之援向使
先攻士誠則浙西諸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
來是兩受其敝也二寇既除所以先平山東次河
雒者先聲既振幽薊自傾擴廓張思道李思齊皆
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燕則西走蜀故
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旣舉然後西征次第平
定而擴廓猶拒朕師向使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
負之數未可知也諸將皆服丁酉詔告天下戊戌
命李文忠掌大都督府事設壇祭諸將之戰歿者

辛亥料民數十二月乙卯朔封汪廣洋為忠勤伯
劉基為誠意伯謫王興福為西安府知府以郎本
中為吏部尚書辛酉大明志書成遣使致書元太
子并招諭和林諸部甲子遣官祭南海建奉先殿
乙丑貶商暠為侍御史以周時中為吏部尚書戊
辰封薛顯為永城侯貶居南海立厲壇於後湖庚
午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壬申周德興平長沙蠻
寇癸酉命守令久任丁丑禁武官縱軍蠹販戊寅
以馮勝為大都督府右都督己卯賜魏國公等勳
臣田放故元臣王成等二百餘人還鄉自春至冬

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直言得失甲申享太廟行
家人禮
四年春正月丙戌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
廣洋為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為中書左丞丁亥命
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
廖永忠為副將軍出瞿塘潁川侯傅友德為前將
軍濟寧侯顧時為副將軍出秦隴共伐明昇庚寅
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於臨濠甲
午復闕里孔氏二十六戶徭役丙申諸暨水蠲出
租己亥初定憲綱癸卯改建楊王徐王廟於墓所

以天寒發內府布帛製綿衣加賜薊朔寧夏守邊
將士乙巳中書省奏給京官月俸不聽丙午安南
貢馴象丁未令直省設科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
舉著為令戊申山西旱蠲田租二月戊午王廉林
唐臣使安南還其國王陳日熞遣使謝恩貢方物
前使張以寧同還卒於道以劉惟謙為刑部尚書
太白晝見丁卯改鑄小錢戊辰詔賜太平鎮江寧
國今年田租己巳奉先殿成帝及皇太子諸王日
二朝皇后率妃嬪日進膳月朔薦新以為常辛未
賜北方屯田民牛癸酉蠲慈利三年田租甲戌車

爲幸中都壬午還宮改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
遼東降改授遼東衛指揮同知三月乙酉策試貢
士賜吳伯宗等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
戌改築圜丘方丘壇癸巳賜功臣六公二十五侯
及丞相左右丞參政臨濠田丁酉罷司農司戊戌
日中有黑子壬寅詹施旱蠲田租癸卯命欽天監
官久任禁以醫祀三皇庚戌定有司三年稱職者
給誥癸丑中書省奏行百官起居禮進賀用樂不
許閏月己未以宋冕爲河南行省參政惡功臣守
墓人戶庚申收元五省八翼漢軍十四萬餘戶三

戶出一軍隸北平諸衛甲子貶班用吉爲江西按
察司副使丙子以李友諒爲刑部尚書庚辰以劉
貞爲治書侍御史壬午以陳修爲吏部尚書夏四
月癸未以蔣思德秦文繹爲戶部尚書丙戌傅友
德克階州戊子湯和克歸州己丑友德克文州都
督同知汪興祖戰死庚寅以伐蜀未捷復命永嘉
侯朱亮祖爲右副將軍濟師乙未廣德侯華高卒
於崖州庚子召陝西儒士趙晉浙江儒士張羽至
京辛丑傅友德克隆州癸卯克綿州丙午徵山林
隱逸及儒士貢舉下第者戊申太白晝見壬子元臣

醮壽祠五月乙卯詔賜江西今年秋租造用寶金
牌及軍中調發符牌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
尚書丙寅立大社壇於中都故元遼東平章洪保
保馬彥翬等殺指揮同知劉益乙亥詔賜浙江今
年秋租戊寅以楊訓文爲戶部尚書六月壬午太
白晝見傅友德克漢州以徐本爲戶部尚書辛卯
廖永忠入夔州戊戌夏丁世貞陷文州守將朱顯
忠死之壬寅故元右丞張良佐殺馬彥翬執其黨
以獻洪保保奔附納哈出癸卯湯和至重慶明昇
降是月納哈出據金山秋七月庚申傅友德下成

都李文忠按行四川撫綏軍民乙丑封明昇歸義
侯丁卯定科舉格禁吏胥應試辛未淮安侯華雲
龍執元平章僧家奴於雲州壬申元甘肅行省平
章阿寒柏等降率其官屬入朝古城告安南侵擾
詔諭安南罷兵丙子置四川行中書省以劉惟謙
爲參政庚辰江陰侯吳良平綏寧蠻砦丁世貞爲
其下所殺八月辛巳改造用寶金牌丙戌免徵沒
官田租己亥以左司郎中海淵爲戶部尚書庚子
周德興克保寧四川平癸卯詔諭佛菻戊申宜春
侯黃彬平贛州山寇己酉命陝西行省官同御史

民倉振饑。遣使諭雲南八番烏撒諸蠻。是月、高州海寇作亂、通判王名善死之。雷州千戶黃青討平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乙卯、以唐勘司令端以善為刑部尚書、遣御史分道覈倉庫鹽課。壬戌、以安慶為北平行省參政、朱守仁為工部尚書。丁丑、以州縣征稅侵漁、用富戶為糧長督鄉賦。是月、鄧愈平鄖縣盜。冬十月丙申、征西將軍湯和等班師還。是月、修京城。十一月庚申、命官吏犯贓罪者勿貸。甲戌、都衛指揮遴才授任、不許世襲、著為令。十二月甲申、諭勳臣約束僮僕。丙戌、命工部尚書朱

守仁廉察山東官吏、禁軍民浮海。庚寅、命漢中貯茶易馬西番。辛卯、大賚平蜀將士、課功以傅友德廖永忠為最。壬辰、賜湯和田萬畝。追封汪興祖為東勝侯、殉沿江蘆禁。癸巳、漢中知府費震有罪被逮、以其多惠政宥之。戊戌、授開平王遇春參隨六十八人官。壬寅、詔定官民揖拜禮。是歲、畿內河南陝西山西北平旱、大名水、蠲振有差。高麗日本真臘暹羅舶三佛齊浡泥皆入貢。

五年春正月壬子、置王府三護衛。詔以罪謫兩廣者屯田臨濠。癸丑、遣待制王禕詔諭雲南。壬戌、暹

羅斛瑣里爪哇入貢。甲子、遣行人楊載詔諭琉球。乙丑、賜魏國公達、曹國公文忠、宋國公勝、交趾弓矢。徙陳理明昇於高麗。戊辰、定文武選法。乙巳、命皇太子及秦王祭皇陵。庚午、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分道帥師討擴廓。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為副將軍、分道帥師討湖南諸洞蠻。靖海侯吳禎督海運遼東。二月庚辰、濬運河。癸未、臨濠火。丙戌、安南陳叔明入貢、卻之。蠲太原大同河曲鹽糧。辛卯、置四川

茶鹽都轉運司及秦州茶馬司。壬辰、都下火、燔衛軍廬舍倉糧兵器。乙巳、詔一家父子兄弟從軍者免其父兄。丁未、日中有黑子。天下建申明亭。三月戊申、復京師民徭役。己酉、諸將子弟幼者入國學。長者隨朝參。辛亥、命禮部明等威革舊習。壬子、以徐本為浙江行省參政、李友諒為福建行省參政、安然為山東行省參政、樂韶為兵部尚書、吳雲為刑部尚書、黃肅為工部尚書。丁卯、都督藍玉敗擴廓於土剌河。庚午、澧州洞蠻平。壬申、高麗賀平蜀、遣子弟入國學。四月己卯、濟南萊州旱、運粟振之。

戊戌詔天下行鄉飲酒禮是月楊璟平散毛等三
十九洞五月癸丑夜中都萬歲山雨雹大如彈丸
戒將士嚴備不虞以趙孚堅爲吏部尚書戊午以
旱宮中蔬食是夜大雨詔曰天下大定崇禮義正
風俗爲先曩者遭亂流散爲人奴隸者皆免爲庶
人貧無以自養者同里共貸之近代狃於習俗婚
姻論財喪葬富者僭侈貧者假貸務崇眩耀又有
惑陰陽拘忌停柩經年中書集議明示禁約考定
品官命婦冠服及士庶人衣巾婦女服飾頒式中
外期復舊典僧道齋醮往往男女溷雜飲酒食肉

有司嚴禁之闔廣私官男子役使者沒官爲奴驍
騎羽林江陰諸衛火倭寇海鹽六月丁丑遣吏部
尚書趙孚堅振山東饑戊寅馮勝克甘州庚辰登
萊東昌旱遣使馳驛蠲今年夏稅及逋租徭役丁
亥倭寇寧德自甲申至是日太白晝見賜京師民
戶帛一匹振東昌河間慶陽饑癸巳定六部歲終
考績法甲午以海淵爲福建行省參政青州萊州
蝗丙申郡縣立養濟院壬寅吳良平會同蠻寇癸
卯指揮毛驤敗倭寇於溫州甲辰鐫紅牌懸宮中
戒諭后妃李文忠兵至稱海宣寧侯曹良臣等戰

死元兵北遁庚辰四川平是月馮勝克肅州進兵亦
集乃路降其城還乙巳作鐵榜戒功臣秋七月甲
寅建觀星臺於中都之獨山丙辰湯和及元兵戰
於斷頭山敗績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辛酉京師
地震庚午高麗奏耽羅國不朝貢秀蘭山多逋逃
乞討罪不聽是月蘇州開封水徐州大同蝗鳳翔
平涼雨雹傷稼蠲田租八月丙子詔自今凡遇郊
祀皇太子留宮中居守己卯貴州宣慰使靄翠請
討隴居不聽庚辰通州海門水蠲田租罷天下賀
聖節及冬至表箋丙戌申明誡諭書成頒天下以

呂本爲吏部尚書壬辰錄用左降武職官丙申吳
良平五開諸蠻凡二百二十三洞倭寇福寧庚子
建開平王遇春祠於北平甲辰元兵襲雲內同知
黃理戰死九月乙巳修太廟戊午周德興克酒城
州壬戌聖壽節詔群臣勿賀仍諭高麗以後免賀
聖壽是日齋居蔬食歲爲常甲子占城入貢冬十
月庚寅高麗賀明年正旦詔諭自今三年一貢癸
巳王顒葬餌丁酉韃靼來降蠲畿內郡縣秋租十
一月癸亥詔建六公二十七侯第宅於中都洞閒
真定旱平涼雨雹傷稼並蠲田租是月徐達馮勝

鄧愈班師還大賚軍士吳禎還自遼東納哈出寇
遼東十二月甲戌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
之原朕數須條章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
有司奉行不力秩滿給由者往往不書農桑學校
實績甚乖朕意今後違制者降罰民有不奉天時
盡地利及師不教導生徒惰學者皆論如律辛巳
命百官奏事啓皇太子甲申幸三山門見役者裸
行水中日今日重裘猶寒役苦乃爾罷京師浚濠
及中都工作太白晝見丙戌都下火甲午以李信
爲吏部尚書庚子放內苑禽獸烏思藏入貢爲土

番所掠命鄧愈爲征西將軍討之壬寅楊載使琉
球還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入貢貶吳禎爲定遼
衛指揮使再遣使與元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
德書是月城大同
六年春正月癸丑遼東金復二州旱蠲田租羣經
類要成甲寅以舉入張唯王輝等爲編修蕭韶爲
秘書監直長讀書文華堂貶汪廣洋爲廣東行省
參政以李信爲山西行省參政戊午定校練軍士
律庚申訪求天下經術才德可爲祭酒者壬戌遣
使祭江瀆己巳烏思藏入貢庚午羅源山賊作亂

百戶王銘戰死是月安南陳叔明入貢謝罪詔
封命以前王印賜之二月辛巳置群牧監於滁州
壬午禁教坊以古帝王聖賢爲優戲者振崇明饑
戊子改群牧監爲太僕寺始定馬政增築國子學
舍乙未旌龍游縣民夏文昭四世同居一門三節
婦暫停科舉命舉賢才先德行庚子以陶凱吳雲
爲湖廣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顏希哲爲戶部尚書
壬寅命御史臺按察司考察有司明黜陟以牛諒
爲禮部尚書高萬傑爲刑部尚書三月癸卯朔日
有食之頒昭鑒錄於諸王甲辰禮部上所定禮儀

帝曰禮者人道之紀綱朕欲振舉廢墜其更與諸
儒參考（大哉王言）以復先王之舊乙巳分給事中爲六科戊
申大閱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大將軍率諸將北
平山西備邊是月修臨濠皇城袁洪平猺蠻寇
夏四月甲戌以黃肅高萬傑爲廣西行省參政己
卯賜故勳臣廖永安等謚號詔每歲春秋遣官祭
元臣福壽著爲令帝曰疾風識勁草其福壽之謂
乎爲人臣者當如是也乙酉以延安去年雨雹蠲
田租乙丑高麗入貢謝賜五月壬寅頒祖訓錄於
諸王癸卯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賜親王儀仗

車輅詔曰俗吏寡學術故犯法者衆自今省臺六部以經史時務課屬吏歲終考之戊辰以李敏爲工部尚書六月壬午盱眙進瑞麥薦宗廟乙酉以浙江按察司副使孫克義爲刑部尚書戶部郎中呂熙爲本部尚書是月築京城擴廓寇鴈門指揮吳均敗之北平河南陝西蝗汾州旱並蠲田租秋七月壬寅通考自渡江以來諸省水旱災傷撫慰振恤以御史中丞陳寧兼領國子監事庚戌增省府臺官祿以呂熙爲吏部尚書壬子以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陳寧爲右御史大夫丙子以丁玉馮

冕爲中書省參政樂韶鳳爲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克義劉仁爲兵部尚書劉惟謙爲刑部尚書俞溥爲戶部尚書詹同爲翰林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呂本爲太常寺卿丁未遣官祭功臣廟以新戰沒定遠衛指揮高茂等二十八人祔是月振蘇州延安饑蠲和州及河南胙城縣田租八月乙亥詔凡指揮沒於戰陣者皆賜公田乙酉建歷代帝王廟於京師辛卯徙朔州民於內地壬辰分天下府爲三等戊戌占城入貢奏敗海寇獻俘優賚之是月蠲葦州臨漳等縣田租衍聖公孔希學來朝

賜勅慰勞禮部致餼暨歸賚白金文綺光祿設宴翰林官餞之九月庚子以劉昭先爲禮部尚書趙翥爲工部尚書振冀州棗強饑應天浙江江西今歲糧稅悉代以布（此亦常貢之一端）壬寅編日曆甲辰設戒飭榜庚戌禁表箋奏疏用駢儷壬子振真定諸縣饑乙卯命諸司常事啟皇太子大者乃奏聞壬戌改臨濠府爲中立府冬十月丙子徙山西邊民於中都辛巳高麗貢馬庚寅以李儼爲戶部尚書陳礡爲刑部尚書壬辰考前代斜劾官官法癸巳以中書參政馮冕署刑部尚書丁酉立開平王廟於中立府

十一月辛丑命聊城縣修帝顓頊陵廟己酉占城攻敗安南來告捷遣使諭罷兵癸丑建歷代帝王廟於中立府建元世祖廟於北平汾州旱蠲田租州官上言秋種幸成願入賦如故帝曰此聚斂臣欲剝民以希寵已遭旱幾有收裁足食況已免復征不可謂信不許丁巳田州饑詔賜牛種仍蠲稅三年復以李儼爲刑部尚書己未聞滁州貢人參勞民罷之謂近臣曰在金華貢香稻朕止之遂於苑中自種數十畝所獲爲粲及計所入亦足供用太原歲進葡萄酒亦令停罷政在養民豈以口

復累民義甲子真定屬縣饑命尚書劉仁等分行
振恤仍蠲租稅丙寅冬至帝不豫改郊期於閏月
閏月乙亥壁故功臣子孫應襲者二百九人己丑
頒詳定大明律十二月丁酉詔府州縣止存一寺
一觀禁女子爲尼以唐鐸爲刑部尚書庚申濬陳
州河通漕是歲暹羅斛三入貢高麗眞臘三佛齊
各入貢帝曰外國朝貢無間遠近朕德薄何以當
之古之王者厚往而薄來其加賜文綺以答其意
是月待制王禕遇害於雲南
七年春正月庚子詔六部司官毋聽調振松江水

災命靖海侯吳禎爲總兵官都督僉事于顯爲副
出海捕倭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戊戌阿難功德
國入貢丁未皇太子諸王祭旗纛自庚戌至甲寅
日中有黑子丁巳濟南衞輝平陽太原汾州旱蝗
蠲今年租戊午詔修曲阜孔子廟及祭器設孔顏
孟三氏教諭癸亥發太倉振蘇州屬縣三月戊辰
以劉仁爲廣東行省參政癸巳暹羅斛入貢以無
表大却之詔遠國世一朝高麗三年一聘著爲令
安南陳叔明請以弟端權國事許之夏四月戊戌
以丁玉爲中書省右丞唐鐸爲太常寺卿都督僉

事藍玉等拔興和癸卯置鐵冶官一十三所甲辰
命山郡水不通漕者金銀錢布代輸乙巳命高陽
縣修帝高辛廟丙辰以汪廣洋爲左御史大夫五
月丙寅修皇明寶訓己巳蠲蘇松嘉興夏稅壬申
高麗入貢署名錯誤却其貢賜璽書責之癸酉以
侯至善爲中書省參政甲戌修太廟丙子以嚴達
爲工部尚書趙著爲禮部尚書戊寅眞定等四十
二府州縣旱蠲稅振恤辛巳振蘇州饑民三十萬
戶貸穀種農具癸巳減蘇松嘉湖四府極重田稅
之半甲午安南陳端奉表謝恩久旱親禱已而大

雨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致仕是月北平河
間山東河南捕蝗六月乙未日本入貢以無表文
却之癸卯復以詹同爲學士承旨壬子蠲陝西逋
租戊午置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
丞世襲汰北方減僻州縣官凡三百八人西域撒
里畏兀兒入貢癸亥召淮安侯華雲龍於北平李
於道是月陝西平涼延安靖寧鄜州雨雹山西山
東河南北平蝗並蠲田租秋七月倭寇膠州海州
官兵連敗之自庚辰至甲申太白晝見丁亥起李
諒爲王事壬辰以顏希哲爲山西行省參政李儼

爲陝西行省叅政、馬貫爲戸部尚書、八月甲午、覲
祀歷代帝王廟、復以牛諒爲禮部尚書、丁酉、以古
城去年告捷、遣使齎上尊金織文綺賜其國王、戊
戌、遣元威順王子伯伯詔諭雲南、庚子、改中立府
爲鳳陽府、辛丑、詔武臣戰死妻子不能自存者有
司以名聞、官爲存養、無使失所、遣使賜元臣禿魯
及乃兒不花書、甲辰、遣元舊官趙天佑詔諭大理、
庚戌、以孫克義爲湖廣行省叅政、丁巳、搆屋龍江
養貧民廢疾者、河間等府饑、蠲租振恤、九月丁丑、
遣買的里八剌北歸、仍與其父愛猷識里達臘璽

丙戌、誅元四大王黨三十六人、庚寅、貴妃孫氏薨、
冬十月庚申、琉球三佛齊入貢、十一月壬戌、孝慈
錄成、納哈出復寇遼陽、千戸吳壽敗之、乙丑、改建
奉先殿、丙寅、釋詿誤囚、丁丑、暹羅斛獻方物於皇
太子、命其使朝東宮、獻之、壬午、召用官吏以罪屯
田鳳陽者、乙酉、命儒士於諸司習吏事、十二月甲
午、員外郎許允德使朶甘烏思藏、戊戌、開封永、蠲
田租、甲辰、御註道德經成、甲寅、烏思藏入貢、乙卯、
刑部侍郎李浩使琉球、乙未、許允德卒於河州、庚
申、牛諒免、

八年春正月壬戌、以章善爲禮部尚書、癸亥、撒里
畏兀兒來朝、辛未、遣官祭功臣廟、以華雲龍等一
百八人祔、癸酉、山陽縣民請代父繫獄、帝曰爲孝
子屈法、釋之、丙子、洪武聖政成、辛巳、鄧愈等十三
公侯分詣諸省閱衛屯田、丁亥、天下立社學、是月
河決開封、高麗占城暹羅斛日本瓜哇三佛齊皆
入貢、二月辛卯、以李敏爲江西行省叅政、乙巳、以
都督府經歷韓焯爲戸部尚書、俞溥爲江西行省
叅政、馬貫爲浙江行省叅政、丙午、賚世通調戍、癸
丑、耕籍田、三月辛酉、造大明寶鈔、癸亥、蠲北平河

間租稅、丙寅、命皇太子及諸王祭皇陵、丁卯、高麗
國王王顓卒、來告哀、戊辰、選國子生三百六十人
分教北方、丙子、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戊寅、以
趙好德宋冕爲戸部尚書、癸未、置中都國子學、甲
申、德慶侯廖永忠卒、洪武正韻成、夏四月庚寅、改
建奉先殿成、辛卯、車駕幸中都、遣官祭滁陽王廟、
丁酉、皇太子攝享太廟、甲辰、祭告天地於中都、乙
巳、仁祖忌日、祭皇陵、遣官祭開平王常遇春祠、丙
午、遣李文忠祭楊王墓、辛亥、淳皇后忌日、祭皇陵、
丁巳、車駕還宮、河南彰德北平大名蝗、陝西臨洮

平涼河州雨雹傷麥、並蠲田租、罷修中都、止營建
兩京議、賜六部尚書及各行省參政公田祿米、誠
意伯劉基卒、五月戊辰、減漢中租稅、辛巳、以宋冕
趙好德爲陝西行省參政、是月貴州苗蠻叛、指揮
同知胡汝討平之、六月高郵水、滄景河間旱、蠲田
租、秋七月巳未朔、日有食之、辛酉、改作太廟、戊辰、
詔百官奔父母喪不待報、丙戌、以章善署湖廣行
省參政、是月應天湖廣旱、蠲田租、八月巳亥、勅韓
國公李善長等分道勸農、丁巳、太白晝見、九月辛
酉、改建大內宮殿、戊辰、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

南、丙戌、以張籌爲禮部尚書、冬十月丁亥、詔舉富
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乙未、築鳳陽皇陵城、丁酉、
占城暹羅斛三佛齊入貢、丁未、開封睢州淮安水
蠲田租、壬子、命皇太子諸王講武中都、詔天下都
衛並改爲都指揮使司、改大都督府、十一月甲戌、
甘露降於南郊、群臣稱賀、却之、戊寅、以李泰周書
爲戶部尚書、十二月戊子、京師地震、丙午、宛平蝗、
蘇松嘉湖等郡水、總[illegible]振恤、納粟出寇
揮馬雲葉旺敗之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三

雎州

同里

太祖本紀

九年春正月甲子、以徐本爲陝西行省參政、趙孛
堅爲廣東行省參政、左司郎中韓士原爲刑部尚
書、丙寅、遣官祭功臣廟、以余隆等百二十人祔、甲
戌、以都督僉事謝成、戶部尚書李泰等爲諸王相
傅、保定河間旱、蠲田租、二月巳丑、泰安州民得封
禪玉簡十六來獻、命仍瘞其所、辛丑、太白晝見、五

日、三月巳卯、詔曰、邇者西征燉煌、北討沙漠、軍需
甲仗皆資山陝、又有轉運之艱、內有秦晉二王宮
殿之役、民勞苦不休、比勅戶部較備蓄軍食、可支
三年、夏秋二稅其悉蠲之、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
平、湖廣、淮揚並蠲今年田租、夏四月甲申、李浩使
琉球還、其國王察度遣弟泰期從浩來朝、謝恩貢
方物、日本入貢、且謝罪、以表詞不誠、詔責問之、巳
丑、天下稅糧許銀鈔錢絹代輸、丙申、更置考功承
勅司文三監、巳酉、追贈死事功臣趙德勝等七人、
京師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月庚戌、始雨、五月甲

寅、安南入貢、乙卯、禁秦蜀軍民入西番互市、工匠作宮殿死者、給櫬槥、賜鈔歸葬、復其家三年、自四月庚戌、雨至是月、癸酉始霽、己卯、朶甘烏思藏灌頂國師入貢、六月丁亥、以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甲子、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丙申、以開封府知府王博爲戶部尚書、己亥、重建奉先殿成。戊申、岐寧衞經歷熊鼎還京、道遇寇死、賜祭葬、立祠。己酉、罷各布政司寶泉局鼓鑄、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甲寅、以韓士原爲江西布政使、乙卯、遣官祭功臣廟。以何文煇等一百六人

祔。甲子、立倒鈔法。己巳、以兵部侍郎李允爲本部尚書、丁丑、蠲蘇松嘉湖下田租三十萬石。灤州昌黎五縣旱。蠲租振恤。是月、湖廣山東大水、八月乙酉、以戶部侍郎周斌郎中俟斯爲本部尚書、丙申、親祀歷代帝王廟、己亥、暹羅入貢、己酉、遣官巡省歷代帝王陵寢。禁百步內芻牧。設守陵戶。修其崩摧者、定三年一遣官致祭。仍飭有司葺境內忠臣烈士祠。分遣國子生修嶽鎭海瀆祠。以後遣官及有司致祭、毋與京師春秋二祭同日、著爲令。是月、西番朶兒只巴叛、河州衞指揮使甯正討平之、九

月甲子、命凡邊衞指揮之殁王事者。按殁日遣官祭之、丁卯、高麗入貢、己巳、天壽聖節、免朝賀、勿奏事。閏月庚寅、以星變求直言、癸巳、定丞相以下各官品級。罷中書省平章參知政事等官。丙午、海州學正曾秉正應詔陳言。擢思文監丞。冬十月己未、太廟成。自是四時之祭皆合享。丙子、命秦晉燕吳楚齊六王練兵中都。十一月戊子、徙山西眞定民於鳳陽屯田、庚寅、旌蘄水縣民王燾七世同居。西域獻良馬、戊申、靖江王守謙就國。十二月庚戌、頒建言式、禁繁文。戊午、以浙江參政商暠爲北平參政

唐俊爲刑部尚書、江西參政李敏爲工部尚書、乙未、定諸司官以九年考滿。庚申、以中書郎中王敏爲吏部尚書、甲戌、貴州蠻犵狫叛、指揮顧成討平之。放元故臣蔡子英歸塞北。命都督同知沐英詣關陝問民疾苦。是年、革湖廣漢陽桂陽二府、天下州陞爲府者二、府改爲州者十八、州改爲縣者十二、畿內及浙江湖廣水、北平保定江西饒州旱、振恤有差。

十年春正月庚戌、以李允爲禮部尚書、陳銘爲兵部尚書、秦中爲刑部尚書、乙酉、翰林學士承旨宋

癃致仕。己亥、罷將作司。甲辰、諭中書省、元末銓法
淹滯、選人失守乏資、則餬口醫卜、使賢者喪所守。
自今以品爲差、給舟車路費。著爲令。丁未、罷思文
監。琉球入貢。是月、安南陳煓攻占城、戰死。高麗爲
故王王顓請謚號、以被弒不許。蘇松嘉湖水、戶賜
鈔一錠。二月乙卯、以唐侯爲福建布政司參政。丁
巳、貶李允爲太僕寺丞、陳銘爲兵部郎中。甲子、振
蘇松嘉湖饑、戶米一石、凡十三萬一千二百餘戶。
丁卯、詔免見任官徭役。己巳、遣御史吉昌等十三
人分巡天下。壬申、以北平按察僉事呂本爲禮部

尚書。三月乙未、免故官家徭役三年、仍選用其子
孫。夏四月己酉、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
同知沐英爲副、討土番。是月、太平寧國長沙宜興
錢塘水、振之。五月戊寅、覈戶、糧州改爲縣者十二、
縣併者六十。丙戌、高麗入貢、却之。戊子、以周斌爲
刑部尚書、呂本爲兩浙都轉運鹽使、李敏爲福建
都轉運鹽使、貶秦中商暠爲刑部郎中。丁酉、以偰
斯爲山西布政司參政、沈立本爲戶部尚書。庚子、
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同議軍國重事。
癸卯、湖廣水、戶賜鈔一錠。鄧愈敗吐蕃、追至崑崙

山、大捷而還。丙午、錢鈔兼行、戶部主事趙乾坐振
饑遲緩、誅。是月、指揮鄭遇春敗番寇於凉州。六月
丁巳、諭臣民言事者實封直達。罷磨勘司。丙寅、詔
政事無大小、先啟皇太子裁決、後奏聞。命李善長
等分祀嶽鎮海瀆。秋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以周
斌爲陝西布政司參政、尹性爲刑部尚書。遣監察
御史巡按州縣。占城、淡巴入貢。八月庚戌、建大祀
殿於南郊、合祀天地、改建社稷壇。丁巳、三佛齊國
王怛麻沙那阿者卒、其子麻那者巫里遣使入貢、
請印綬。是月、平凉隕霜殺禾稼。九月丙子、畿浙西

遭水田租。庚辰、諸王還自中都。乙酉、暹羅斛遣子
入貢、遣禮部員外郎王恒等賜以印綬。丙申、振浙
東遭水州縣。辛丑、以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
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冬十月丙午、社稷壇成、行奉安禮、以仁祖配。乙卯、
熒惑犯輿鬼。勅大臣修德禳災。復詔河州守將嚴
備不虞。振北平流民及永平遭水災者。戊午、封沐
英爲西平侯。辛酉、賜百官公田。甲戌、遣使立麻那
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新宮成、諭侍臣曰、朕凡有
興作、累歲再三、未嘗過度。皇后在宮中亦能以儉

率下躬服浣濯皆非矯也實恐暴殄天物傷民財
諸臣祿入有制宜體朕心崇節儉省浮費十一月
丁丑赦杖罪以下壬午罷四川茶鹽運司癸未瓜
哇入貢衞國公鄧愈薨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
天殿是月蠲河南陝西廣東湖廣今年田租周德
興有罪下獄特宥之四川土司董貼里叛命御史
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討之十二月乙巳朔日有
食之諭政事啟東宮者大臣更參酌可否然後奏
聞錄功臣死事及病卒者子孫五百餘人授指揮
千戶有差辛亥眞臘入貢戊辰丁玉至威州董貼

里降是歲高麗五入貢皆却之遣使責問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冊封皇子椿為蜀王柏湘王
桂豫王模漢王植衞王改封吳王橚為周王己卯
進封湯和為信國公是月安南國陳煓卒其弟煒
來告哀遣使往弔二月戊午浚滹沱河癸亥命皇
太子祀皇陵東平侯韓政卒辛未蠲晉州斥鹵田
租是月指揮胡淵平茂州蠻三月癸酉暹羅斛入
貢丁丑詔分考績官為三等稱職無過者賜坐宴
有過者立宴不稱職者立於門外壬午秦王樉晉
王棡就國禁奏事先白中書省丁亥命庶官有才

能居下位者毋限資格夏四月己酉闍婆入貢貶
張籌為員外郎以禮部侍郎朱夢炎為本部尚書
兵部郎中陳銘為吏部尚書丁卯沈立本免以戶
部侍郎費震兵部侍郎李煥文並為本部尚書是
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遣使弔祭之五月癸
酉詔纂春秋本末丙子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高
麗琉球入貢丁酉蠲蘇松嘉湖逋租六十五萬有
奇戊戌平陽廣平旱蠲租振之六月己酉以李煥
文為吏部尚書貶陳銘為都督府掌判官己巳五
開洞蠻吳面兒叛殺指揮僉事過興命辰州衞指

揮使楊仲名為總兵官討之秋七月丁丑山西猗
氏等縣饑陝西同華二州旱蠲租振之丁酉禁諭
戍人上封事己亥詔諭元丞相驢兒八月乙卯平
涼雨雹傷稼蠲田租壬戌烏思藏入貢丁卯蘇州
等府遭海患振之己巳以工部侍郎朱瑛為本部
尚書蠲應天等府廣德等州秋稅詔諭元將納哈
出九月丙申進封劉繼祖為義惠侯冬十月丙辰
河決蘭陽蠲田租辛酉占城入貢是月大祀殿成
十一月庚午五開蠻平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
將軍帥師討西番戊寅封丘河溢平涼蝗並蠲田

租蘇州知府李亨喪母、聞其廉謹。賜米鈔。勅葬之。
十二月己亥、蠲蘇松嘉湖五府魚課。癸卯、以刑部
侍郎沈亣本爲本部尚書、丁未、謚亨百花還爵斛
三國入貢、甲寅、衍聖公孔希學致仕、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丙辰、以李煥文爲四川布
政司參政、丁巳、朶甘烏思藏灌頂國師入貢、遣僧
宗泐等使西域、廣西布政使藏哲喪母、賜米鈔、自
是凡官以父母喪去官家居者、皆有賜。詔諭元丞
相哈剌章、蠻子、鑒兒納哈出等、遣高麗使臣還國、
賜勅諭之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燕王、周王、楚王、齊王自鳳陽
來朝、乙亥、罷天下鹽運司批驗所三十有二。己卯、
始合祀天地於南郊。丁亥、以陳煜爲吏部尚書、有
司任滿、屬地方者、減一考、乙未、詔居官三年無過、
遭喪去者、依品予半俸終制、未及三年者、予全俸
三月著爲令、丙申、命國子生歸省、賜衣鈔、其父母
祖父母伯叔父母人賜帛二匹。是月沐英討洮州
十八族叛番、丁玉討松州叛番、皆平之。二月乙巳、
雨雪連旬、勅賜天下窮民鈔、京師戶加鹽十五斤。
至十斤有差。三月戊辰、以費震爲湖廣布政使、戶

部侍郎顧禮爲本部尚書、壬申、以萊州府知府董
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
夏四月甲辰、眉縣民彭普貴作亂、知縣顧師聖遇
害、命恤其家。戊申、以沈立本爲江西布政使、乙丑、
詔致仕官四品以下者陞一等、賜誥勅、五月癸未、
蠲北平租稅。閏月戊戌、太白晝見、丁未、日本入貢、
六月壬申、定皇太子與諸王通問及相見禮。戊子、
詔國公年老者三日一朝、己丑、武昌陳州大水、秋
七月乙未、遣官祭功臣廟、以吳禎等百九十三人
祔。戊申、何鎮南普等攜家來朝、己未、李文忠提督

大都督府事、是月丁玉討眉縣賊、平之、八月戊寅、
詔元末案牘繁冗、吏非積歲莫能通曉、奸弊易生、
廷臣議簡明格式、頒示諸司、辛巳、諭中書省、人臣
事君、保全始終爲難、自今致仕官復其家。終身無
所與。鄉黨別席、同罰序齒。庶民以官禮見、九月乙
未、以顧禮爲刑部尚書、己亥、沐英大破西番班翻、
庚子、顧禮卒、癸卯、以通政參議方鼐爲中書省參
政、張籌爲禮部尚書、甲辰、以丁玉爲左御史大夫、
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重慶知府叚哲
爲中書省參政、戶部侍郎任彬爲本部尚書、丁未、

以常州知府張度爲吏部尚書己酉占城入貢中
書省不以時奏勑責之癸亥秦王晉王來朝冬十
月瓜哇暹羅俱入貢十一月甲午叙征西功仇成
等侯者十二人庚子雷甲辰貶殷哲爲右通政甲
寅濟寧侯顧時卒戊午以刑部員外郎呂宗藝爲
本部尚書辛酉以殷哲爲中書省左丞左參議李
素爲右丞兵部郎中趙本爲本部尚書是月都督
僉事馬雲討大寧寇平之十二月甲申以丁玉爲
大都督府左都督丁亥選儒寓京師有才能者授
官餘占籍賜鈔有差壬辰詔舉卜筮是月右丞

相汪廣洋有罪謫海南賜死於道安南入貢高麗
入貢却之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元吏部侍郎伯
顏子中飲鴆死
十三年春正月癸巳高麗入貢不如約詔詰問之
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謀反及其黨御史大夫陳寧
等伏誅己亥革中書省罷丞相歸其職於六部分
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庚子以山西參政侯斯
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應
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錫之誥命癸卯布告天
下乙巳御奉天門親除百官壬子遣官祭功臣廟

以顧時等二百八十人祔丁巳以安然爲左御史
中丞大都督府掌判官洪彝爲吏部尚書廣東衛
百戶翁顯討山寇戰死二月壬戌詔郡縣舉聰明
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及精通術數
者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發丹符驗天
下金穀之數壬申以侯斯爲禮部尚書命西平侯
沐英討脫火赤於和林乙亥遣官祀漢蔣子文晉
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五廟丁丑以重
定內外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制勒石三月壬
辰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十之二壬寅燕王棣就

國戊申更定六部官制庚戌琉球入貢壬子沐英
兵渡流沙俘脫火赤等及其部曲以歸夏四月乙
丑以禮部侍郎劉崧署吏部尚書賜京師民鈔以
丁多寡爲差孤獨老疾者倍之甲申都督濮英俘
元柳城王等及其部曲以歸戊子諭群臣曰天下
非乏賢也譬皐夔益稷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
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才有差等耳人主
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其吝舉所知以罪改封
廖永安爲鄖國公胡美爲臨川侯五月辛卯湖廣
置縣十三州陞府縣陞州者五六甲午雷震謹身殿

詔曰間者宰輔非才肆奸亂政朕思創造艱難生
民不易按法誅之昧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
朕甚懼焉可赦天下殊死以下免追逋軍蠲畿內
今年田租放山西軍二萬四千戶爲民釋京師及
臨濠屯田輸作者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已亥詔
曰朕君臨天下十有三年倉廩府庫皆民所供而
朕未有及民之惠何以慰天下之望其盡蠲天下
今年田租復罷黜官情可原者壬寅都督濮英兵
至赤斤站俘元幽王亦憐眞及其部曲以歸丁未
賜京衛軍士征戰傷殘者鈔癸丑以戶部郎中范

敏署才部尚書丙辰免太常齋郎徭役勅召教授
吳源儒士王本等至京署吏部尚書劉崧致仕罷
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日本入貢以無表却之六
月庚申蠲山西鹽課四川夏稅以布代絹癸亥安
南入貢丙寅雷震奉天門避正殿省愆丁卯罷王
府工役癸酉以太常寺少卿阮畯爲吏部尚書遣
使勅召儒士李延齡等二十一人丁丑置諫院官
戊寅詔軍民嫁娶喪祭之物皆勿稅己卯置行人
司甲申置判祿司禮部尚書偰斯致仕暹羅斛入
貢須臣戒錄秋七月壬辰復京官家癸巳罷秘書

監甲午太白晝見庚子留高麗使周誼於京師遣
其通事還禁高麗人擅入中國甲辰濮英兵至苦
峪大捷倭寇東莞戊申遣使勅召儒士林克堅等
十二人壬子李善長等表請賀天壽節章再上乃
許丁巳以禮部侍郎李晃試本部尚書八月癸酉
徵賢良方正楊遇春等至京遇春乞歸許之丙戌
置應天府學賜天下學校師生廩餼九月甲午日
本入貢却之乙巳天壽節始御殿受朝賀宴羣臣
於謹身殿古城貢馴象丙午置四輔官告太廟以
王本杜佑龔斅爲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

秋冬官缺以春夏官攝之是月安置宋濂於茂州
冬十月辛酉遣使勅召儒士宋訥等教諭石璞等
十三人勅吏部曰比遣使徧諭有司各舉才能以
備任使而有司不體朕意往往以庸才充貢已勅
所司按之以法其中諭有司加意詢訪務得眞才
壬戌罷諸王相傅置長史司高郵水蠲田租乙丑
以徐鐸試湖廣右布政使己巳賜諫官衣癸酉汰
天下巡檢非要地者三百五十四司甲戌雷電丁
丑琉球眞臘爪哇入貢己卯以李晃爲江西布政
司試參政十一月癸巳擢教諭石璞爲戶部侍郎

甲午詔公侯及武臣子弟習樂舞供祀事乙未徐
達還自北平丙午元平章完者不花與乃兒不花
寇永平指揮劉廣戰死千戶王輅敗之擒完者不
花以歸乃兒不花遁去癸丑定文官三考才能顯
著者賜誥十二月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
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
餘人各授布政使司參政參議等官有差遣使詔
諭日本是歲天下州陞爲府者一縣陞爲州者六
置州一置縣七十有三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

軍信國公湯和爲左副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爲右
副將軍帥師討乃兒不花范敏免命新授官各舉
所知定爲五等乙巳命吏部日引諸科賢才至端
門四輔諫院官問難以觀其能辛亥罷造兵器癸
丑詔公侯武臣子弟受業國子學丙辰詔求隱逸
以禮部侍郎李叔正爲本部尚書命州縣定賦役
冊刑官讞獄議定請旨送四輔官諫院給事中覈
奏行之有疑則封駁著爲令二月丙寅楚王楨就
國辛未以戶部侍郎徐輝試本部尚書丁丑申明
鄉飲酒禮設各承宣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更參

覈官田三月丙戌詔曰唐虞三代之君任賢使能
民皆遠罪刑措不用享年永久朕夙夜究心未臻
斯效意者委任非人致民陷於刑辟朕甚憫焉其
大赦天下與民更始丁亥復置各道提刑按察司
并分司庚寅詔徙流罪酌道里遠近務處以人衆
可居之地以全其生辛丑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
校授宋國公馮勝將軍印節制河南夏四月丙辰
改建國子學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己
未國子學司業劉崧卒甲子諭刑部曰惡名人之
所耻一有蹉跌雖悔何及自今犯者宥罪復職書

過於門啟則除之不悛者論如律是月大將軍徐
達等至北黃河西平侯沐英略公主山大獲復置
磨勘司五月乙酉哈梅里阿老丁來貢馬遣招諭
吐蕃是月五溪蠻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討平之六
月丙辰選國子生得三十七人命博極群書以埤
大用人賜羅綺市靴安南入貢以其掠邊郡却之
勑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戊寅築海鹽縣海塘成
秋七月丁亥以刑部郎中胡楨試本部尚書日本
入貢却之己亥故元將校火里火真等七十二人
率遺民七百七十餘戶來歸將校各賜文綺居[illegible]

民於北平月給米鈔。壬子、禁官民不得服元黃紫色。八月乙丑、南雄侯趙庸平陽春蠻寇、獻捷、命誅其魁、餘宥之。庚辰、河決祥符、命防護舊堤、勿塞河勞民。辛巳、徐達等北征還。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帥師征雲南。魏國公徐達鎮北平。壬辰、建滁陽王廟於滁州。丁未、以考功監令李濳為兵部尚書。是月、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江夏侯周德興等討平之。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癸丑、命法司錄囚、翰林院給事

中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後覆奏論決。甲寅、蠲京畿民田秋稅、官田減半。癸亥、遣御史林愿等分道錄囚。巳巳、禁瀕海民私通外國。陳州祥符水、蠲田租。壬申、定考功法。是月、海陽縣民作亂、趙庸討平之。周王橚就國。瓜哇入貢。十一月丁亥、以徐州直隸六部、嘉興湖州二府改隸浙江。壬辰、籍天下廢寺田沒官。巳亥、復置大理寺及審刑司。巳巳、朶甘烏思藏入貢。江陰侯吳良卒。起復太常寺卿唐鐸為兵部尚書。巳酉、禁有司煩學官以吏事。是月、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廣州海

寇曹眞攻東莞諸縣、南雄侯趙庸討平之。十二月壬子、以禮部郎中高信試本部尚書。丁巳、命翰林院春坊官考駁諸司章奏。辛酉、傅友德等克普定。戊辰、敗梁王兵於白石江、遂下曲靖、拔烏撒。癸酉、藍玉沐英下雲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奔於普寧、自殺。是月、唐勝宗平溫處山寇、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降。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始用九奏樂章。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下威楚路。丙戌、命侍講火原潔等編華裔譯語。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巳丑、減大辟

囚。庚寅、蠲開封府逋稅。乙未、瓜哇入貢。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二月壬子、河南水、勑駙馬都尉李祺振之。癸丑、置雲南都指揮使司。甲寅、置雲南布政使司、改中慶路為雲南府、詔告天下。壬戌、琉球烏思藏入貢。甲戌、天鼓鳴。祥符陳州水、蠲田租。以翰林典籍劉仲質為禮部尚書。閏月甲午、賜雲南土酋冠帶誥勅、任知州等官。癸卯、藍玉克大理、遂取鶴慶車里平緬、相繼降。西南諸蠻平。三月丙寅、以吏部試侍郎李信、工部試侍郎趙俊並為本部尚書。巳巳、賜雲南文武官衾服。庚午、河

決朝邑、夏四月甲申、還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
威順王子伯伯家屬於耽羅、丙戌、諭禮部曰、天下
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實爲闕典、
其定釋奠禮儀、頒天下學校、每歲春秋二仲行事。
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仍定府州縣學田爲三
等、丁亥、太白晝見、壬辰、詔蠲直隸諸府浙江江西
河南山東稅糧、乙未、改儀鑾司爲錦衣衛、丙申、更
定左右春坊官制、設司經局、丙午、西堡蠻寇普定、
指揮顧成敗之、五月己未、改建國子監成、乙丑、幸
國子監、行釋菜禮、禮臣曰、孔子雖聖人、臣也、宜一

奠再拜、帝曰、孔子明道德以教萬世、豈可以職位
論、乃四拜、御彝倫堂、祭酒吳顒等以次進講、帝曰、
中正之道無踰於儒、卿等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
生咸趨於正、則朝廷得人矣、取尚書大禹皋陶謨
洪範自爲講說、賜宴、翼日、吳顒率學官生徒上表
謝、人賜衣二襲、庚午、頒學規於國子監、癸酉、擢賢
良方正郭允道爲戶部尚書、丙子、廣平府吏王允
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
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而民業已定、若復設此、
必重擾之、杖之、流海南、丁丑、遣行人齎勅幣聘遷

明行修之士、見任教授等官、職專教士、毋遣、諭
臣曰、遼東早寒、士卒人稀、朕不欲置行省、勞百姓、
設衛戍之、歲餉海上、非得已也、每聞一夫嘗有航
海之行、家人號泣齎送、乃有溺死者、朕通夕不寐、
其議屯田法、六月戊寅、詔國子監官年老者、寒暑
雨雪免朝、是月、湖廣貴州各番酋洞蠻皆來朝貢、
雲南志書成、秋七月戊申、太白晝見、乙卯、滎澤河
溢、辛酉、太白晝見、旌真定孝婦劉氏、遣中使賜衣
鈔、復其家、乙亥、以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傅友德
等大敗烏撒、是月、靳春侯康鐸、宣德侯金朝興卒

於軍、八月丁丑、詔禮部設科取士、三年一行、爲定
制、辛巳、頒學校禁例十二、勒臥碑於天下明倫堂、
振嘉定饑、乙酉、禁私毀申明亭、丙戌、皇后崩、壬寅、
秦王晉王燕王周王楚王至京、定徵聘秀才以七
科考試、擢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乙巳、營陽侯楊
璟卒、九月丁未、太白晝見、己酉、吏部以所徵儒士
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諭之曰、
山林之中豈無如卿者、其悉告朕、於是儒士
薦董倫等、復遣使徵之、賜韜等鈔人一錠、尋各授
布政使等官、癸亥、置天下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

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為試僉事人按二縣諭曰吏弊莫甚於壘庸鄙次之廉問糾舉勿蹈因循甲子天壽節以皇后在殯不受朝賀庚午葬孝慈皇后於孝陵占城入貢是月雲南諸蠻復叛沐英討平之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設十二道監察御史壬午汝南侯梅思祖卒於雲南癸未詔天下來朝官各舉茂才一人戊子命按察司考察學官不通經術者送部別用其通經術能文章而滯下僚者以名聞癸巳諸王還國乙未齊王榑就國十一月癸丑冬至以皇后喪免慶賀賜京師官民國子

師生節錢戊午初置殿閣大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至京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辭歸壬戌勅修國子監藏書壬申擢監察御史任昂為禮部尚書癸酉福州衛請造戰船帝曰天下幸無事造戰船何為甲戌以兵部尚書唐鐸為諫議大夫都御史趙仁為兵部尚書十二月乙亥封李新為崇山侯己丑築山海衛城辛卯賑北平屯卒庚子

命軍士建言所司印封遞聞辛丑停山東採鉛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朔以皇后喪御殿不舉樂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並遣使入貢庚戌遣官祭戰歿指揮僉事羅桂卹其家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財求免事覺御史奏並置法帝曰生死大故父子至親見死而救於情可恕其救之罪（欵值之意可樹）論法司凡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後行毋重傷人命壬戌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國子監祭酒己巳暹羅斛入貢壬申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陳敬為吏部尚書二月戊寅旌欒城孝婦甄

氏門閭癸未旌登封孝子王中門閭己丑精誠錄成乙未命天下學校歲貢士於京師翰林考試不中者罰為吏丁酉蠲鳳陽和州田租三月甲辰命西平侯沐英留鎮雲南丙寅諭戶部曰鳳陽臨淮朕故鄉皇陵在焉令世世復毋事壬申罷提刑按察分司定詐偽律夏四月己卯詔外國朝正旦者俱於畿內會同入京無有先後甲申振蔚州饑乙未遣使齎勘合文冊賜暹羅占城真臘諸國己亥蠲寧國二十年逋租五月乙巳勅天下衛所以時訓練士卒至冬更番赴京較試庚申蠲畿內諸府

租稅甲子孝陵殿成六月癸酉命舉儒士吏員練達時務善詞命者戊子設左右都御史辛卯賜黔州民租秋七月壬子遣官祭媧皇陵於趙城壬戌禁力士校尉擅入官署庚午太白晝見四日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甲戌詔曰比者致事苟且上下相蒙閩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具云吏稱民安其令御史按察司巡行訪察之丁亥戒武臣請託有司乙未遣使頒賜占城暹羅真臘諸國九月甲辰詔曰頻歲豐稔民多貧困其咎安在豈徭役煩重吏因緣爲奸病吾民歟設不幸荒歉顧當何如

且農民最苦有司思所以振救之政令煩苛者罪不宥癸亥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副將軍討龍泉山寇分遣給事中等官清理軍籍冬十月甲申蠲蘄州東安魚課戊子詔京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給誥敕不稱者黜之著爲令高麗入貢却之乙未太白晝見四日安陸侯吳復卒於雲南十一月壬子詔文翁張詠附李冰祠卓茂黃霸龔遂陸抗陸凱李龍遷狄仁傑謝夷甫李輔李宗可各祀於其郡甲寅蠲鳳陽壽州今年田租十二月癸未江西參議胡昱請設衛禦盜帝曰民之爲盜

無良吏撫綏所致豈兵少耶是知其末不知其本也甲午刑部尚書開濟有罪誅須文達那入貢十七年春正月己亥琉球暹羅斛入貢乙巳故官有父母子女者月給米八斗無父母而子女幼者聽人收養月給米如之戊申旌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妻潘氏孝節己酉以左僉都御史詹徽爲左都御史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左參軍劉逵試刑部尚書右參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丁巳詔免外國入貢者私稅壬戌湯和築附海諸城甲子起復左通政余熂試吏部尚書丙寅起用罷免官

通經術有才幹者二月己巳遣僧智光等使西天尼八剌國庚午安南入貢三月戊戌頒科舉式晉國公李文忠薨丁未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班師還庚戌擢磨勘司令俞綸試兵部尚書壬子停造寶鈔蠲常德灃水逋租甲子赦天下丙寅詔改建法司於太平門外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爲潁國公陳桓等侯者四人以八事考覈有司著爲令癸未大賚征南將校是月天下歲貢及外國酋長遣子入學者凡數千人學舍不能容增築五百間於集賢門外五月甲寅恤海運溺死軍

上家丙寅、涼州衞指揮使宋晟討西番叛酋、至亦
集乃路、俘其國公平章以下、及所部萬八千七百
餘人、收其壯士九百八十人、餘悉遣還、以郭桓爲
試戶部尚書、擢祥符縣丞鄒俊爲大理寺卿、諭遼
東守將毋留高麗使、六月戊辰、詔天下諸司來朝
各書事功冊、己巳、城荊州、置親王博士。命禮部議
王與博士相見禮。戊寅、高麗貢馬二千匹、請以馬
代貢金、報可、辛巳、頒孔子廟樂器、壬午、蠲北平吉
安龍泉今年田租、己丑、以栗恕爲福建布政司參
政、乙未、睢州巳河決、秋七月戊戌、勅內官毋與外

事。諸司不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丙戌、州戶不及
三千改爲縣者三十七、己丑、免河南等布政使司
隱漏糧一十萬八千餘石。己亥、以徐允恭署左軍都
督府事、丙午、諭吏部郡縣薦舉多冒濫、自今取賢
由鄉舉里選、己酉、築後湖城、癸丑、命百官迎養父
母者官給舟車、甲寅、遣助教楊盤等使安南征餉、
詔朝覲官舉屬官廉能、及地方人才、吏部錄舉主
姓名、秩滿考覈、最視其黜陟、乙卯、詔郡縣賦役、驗
丁糧、均貧富、丙辰、赦降卒編入京衛者爲民、丁巳、
蠲畿內各府今年田租之半、戊午、用監察御史唐

鐸言、選練達通儒術吏事者、任布政按察之職、庚
申、以秋暑慮囚、壬戌、盱眙民僞造天書、伏誅、乙丑、
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來朝、八月丙寅、河決開封、遣
官塞之、乙亥、孝慈皇后祔廟、丙子、蠲開封遭水田
租。戊寅、復以任昂爲禮部尚書、己丑、蠲天下逋租。
甲午、蠲太原今年租。九月己酉、諸王還國、甲寅、權
高麗國事王禑請襲封、並請王顓諡號、不許、乙卯、
蠲西安今年租、癸亥、占城入貢、冬十月丙寅、冊李
氏爲淑妃、攝宮中事、丁卯、復遼東海運、丙子、河南
北平水、勅駙馬都尉李祺等六人分道振之、丙戌、

以左諭德趙瑁爲禮部尚書、丁亥、蠲大名遭水田
租。閏月庚子、選儒士五十人爲各道試監察御史、
乙巳、禁方面官侵郡縣之職、癸丑、命天下諸司刑
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審、後決、辛酉、
建學遼東。頒孔子廟祭器樂器、壬戌、蠲崑山遭水
田租。是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十一月丙子、
蠲廣東翁源縣租稅。庚寅、擢左審刑王惠迪爲刑
部尚書、十二月己亥、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今天下豈曰無賢者乎、昔常何薦馬周、
唐太宗嘉其能知人、今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

賞天下誰副朕望者壬子詔雲南三年田租是月
楊盤使安南還其國遣使入貢改作功臣廟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高麗暹羅斛琉球入貢甲子
擢太原府同知溫祥卿爲兵部尚書以山東左布
政使徐鐸爲戶部尚書廣東左布政使徐本爲工
部尚書貶郭桓爲戶部右侍郎麥至德爲工部左
侍郎丁丑高麗貢馬五千匹黃金五百斤銀布皆
五萬免其歲貢三年一朝如例己卯第天下民戶
爲三等壬辰建徐王享堂於宿州故里是月東蘭
州蠻韋富撓作亂廣西都指揮使司討平之二月

甲午雷電雨雹詔臣民極言得失己未魏國公徐
達薨是月松州羌反成都衛指揮僉事成信討平
之三月壬戌策試貢士賜丁顯等四百七十二人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增造京官居舍內外官父母
歿任所者有司舟車資送著爲令乙亥詔畿內各
府今年田租命進士觀政諸司在翰林院承勅監
者稱庶吉士辛巳罷考功監是月戶部右侍郎郭
桓坐盜官糧誅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
學士夏四月乙未五色雲見羣臣表賀不許勅諭靖
寧侯葉昇城海蓋復三州丁酉吏部尚書余熂有

罪誅辛丑太白晝見三日壬寅命錄有司善惡於
旌善申明二亭是月思州洞蠻作亂以湯和爲將
軍從楚王討平之五月丙寅罷刑部司丙子詔秦
州遭水田租覽輿地圖侍臣言幅員之廣古所未
有帝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
當戒愼元之天下地非不廣也一失其道國祚隨
滅可爲殷鑒是月應天荆黃常德大水六月癸巳
貶溫祥卿爲刑部主事辛丑太白晝見六日戊申
定外官三年一朝著爲令辛亥太白晝見秋七月
乙丑丹徒知縣胡孟通丞郭伯高坐事當逮耆民

詣闕請留賜酒慰勞之自是州縣當去官者老乞（此自善法在今日反激弊竇矣有治人而無治法一良然）
留者皆降勅獎勵賜衣幣復任丙寅命戶部以天
下稅糧課程之數勒石辛未減陝西隱漏地租十
二萬七千石甲戌遣國子學錄張溥行人段裕封
王禑爲高麗國王國子典簿周倬行人雒英頒詔
賜王顓謚甲申詔歲貢生員不中式提調官以貢（當時重歲貢之選如此）
舉非其人論貢不如期以違制論丙戌命國子生（當時重監生如此）
病者官給醫藥久病不痊者遣行人送歸經過所
司供藥物死者給棺斂仍歸其葬八月乙未詔邠
州立姜嫄公劉二廟丙午賜公侯鈔人一萬錠令

還鄉建第宅。是月河南水、發内帑鈔振之。九月乙亥、洞蠻吳面兒寇古州、戊寅、太白經天、與熒惑同度、有客星入太微垣、辛巳、有客星犯右執法、出端門、乙酉、太白晝見、夜有客星入翼、彗長丈餘、丁亥以翰林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太白晝見、犯熒惑、夜有客星在軫宿西南、彗掃翼宿、戊子、諭戶部曰、先王之世、男耕女蠶、雖遇水旱、無饑寒之憂、自什一途開、淫巧技作、然後農桑道廢、朕思足食在禁末作、足衣在禁華靡、其申諭天下四民、各安其業。毋得游食。庶民毋得衣錦繡。冬十月己丑、須御

製大誥、賜湘潭魯蜀四王十七史、蠲北平今年田租之半、庚寅、有客星犯東門、彗星掃天廟、癸巳、孟氏子孫以罪輸作、帝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宥之、遂遣還。因詔凡先賢子孫以罪輸作者並放免。丙申、太白晝見四日、築觀星臺於雞鳴山、以兩花臺爲回回觀星臺、丁酉、蠲廣東經亂逋租、辛丑、太白晝見四日、乙巳、湘王柏、魯王檀就國。蜀王椿居鳳陽。乙卯、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鐸爲刑部尚書、湯和俘吳面兒以獻、伏誅、十一月、蠲河南山東北平今年田租。十二月庚寅、潭王梓就國。丁

酉、修都城、丙午、詔曰、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悌、廉者潔己好修、如此則可以從政矣、其令州縣有孝廉著聞者、以禮遣之、非其人勿舉、戊申、貶茹太素爲監察御史、高麗入貢、是月平緬宣慰使思倫發反、都督馮誠討之、敗績、千戶王昇死之。罷各布政司鐵冶。

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應天北平大名遭水州縣。庚辰、湯和等平蠻還、高麗琉球暹羅斛入貢、二月丙申、耕籍田、癸丑、振河南饑。是月雲南臻洞西浦諸蠻叛、穎國公傅友德討平之、三月丁巳、罷審刑

司、辛未、須御製大誥續編、罷中外文武官節錢、俱賜宴、辛巳、復賜北方學校五經四書、壬午、吳江水、蠲田租、省躬錄成、夏四月丁亥、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覗河南遭水民戶、振濟不及者補給之、所鬻子女、官爲收贖。揚州興化水、免魚課。乙未、賜致仕都督瞿通王珪鈔、令還鄉建第宅。壬寅、詔凡民游惰不事生產及舍匿他境遊民者、徙之遠方、五月丙辰、以崇德知縣華煇、丞齊搏剛正執法、遣行人賫勅勞之。戊辰、新淦妖僧玉歟伏誅、丁丑、[illegible]河南民三千餘戶。六月甲辰、詔有司存問高年、其

八十以上貧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與縣官均禮、復其家。孤子無田者、歲給米六石。廢疾者、給米布如例。士卒傷殘、除其籍、復徭役三年。官軍陣歿、其子世襲者、爲令。丁未、青州旱、鄭州蝗、振之。詔河南供億軍旅不休、自今止徵原額稅糧、荒田聽墾、禁科擾者。癸丑、賜造賦役冊戶鈔。是月、麻哈苗𤼵作亂、傅友德討平之。秋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院備顧問、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布政按察司用之。八月辛卯、取畿內富民子弟補吏。甲辰、命皇太子修祖陵、塟德祖以下帝后衣冠。九月甲寅、占城遣子賀天壽節。庚申、沐英奏雲南屯田、紓民力、足兵食。詔可。召傅友德還。高麗入貢。丙子、兩盤。癸未、遣行人劉敏等頒賜眞臘諸國。冬十月庚寅、太白晝見、凡七日。頒志戒錄。十一月、湖廣朝納蛹𤼵作亂、指揮吳麟討平之。辛酉、日本入貢、却之。丁卯、高麗請易冠服、不許。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庚寅、蠲泗州陵戶徭役。癸□、頒御製大誥三編、禁外府衛所

遣將領慶賀親王屬職務者。戊申、安南入貢。是月、番寇作亂、指揮馬雄敗之。巨津州蠻叛、千戶浦泉戰死。吉安侯陸仲亨討之。置大寧衞、禦納哈出、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四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賁山評

太祖本紀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帥師二十萬討納哈出曹國公李景隆等繼之焚錦衣衛刑具二月壬午臨午門閱武甲申藍玉襲慶州辛卯琉球入貢乙未耕籍田宴群臣於壇所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是月沿海置衛防倭三月辛亥馮勝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師大寧癸酉高麗歸遼瀋流民四十五戶徙民戍都闢耕田夏四月戊子罷磨勘司庚寅蠲山東北平河南山西運餉大寧者今年夏稅禁番使以麻鐵出境五月丙子安南入貢六月甲申詔吏民戍遼東者力田講武不得更上封事癸巳以監察御史李原名為禮部試尚書戊戌太白經天庚子臨江侯陳鏞從征納哈出與大將軍勝異道遇寇被害丁未藍玉執納哈出降其眾勝班師還閏月庚申都督濮英遇寇死之甲戌詔民間子弟講讀大誥秋

七月丁酉禮部請立武學設武舉科建昭烈武成王廟帝曰立武學專習韜鈐是分文武為二也朕甚不取且太公齊侯而祀以王與周天子並不可其去王號從祀帝王廟壬寅太白三辰晝見封何真為東莞伯八月丁巳安南入貢庚申遣使頒印於真臘暹羅斛國癸亥建祖陵享殿癸酉馮勝械常茂至京九月戊寅封納哈出為海西侯癸未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庚寅蠲祖陵洒掃戶稅糧癸巳永城侯薛顯卒於軍乙未天壽節宴群臣於奉天殿高麗安南占城真臘撒馬兒罕入貢丁酉安置常茂於龍州丁未以藍玉為大將軍唐勝宗郭英為副北靖沙漠冬十月戊申封朱壽為舳艫侯張赫為航海侯建歷代忠臣廟成命應天府以四孟月及歲除致祭丁巳詔公侯駙馬等使非奉符不得乘傳丁卯頒禮儀定式丙子馮勝以罪召還就第鳳陽奉朝請十一月辛巳蠲延安山地稅壬午命普定侯陳桓等總制諸軍屯田雲南乙酉徵河南儒士岳宗原等九人授布政司官乙丑信國公湯和築寧海臨山諸衛五十九城防倭十二月丁亥琉球入貢己巳振濟南東昌東平饑民凡六萬

三千八百餘戶、庚午、西天尼八剌朶甘烏思藏入貢、壬申、遣刑部尚書唐鐸振登萊二府饑、是月、製大誥戒武臣、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思倫發入寇、馬龍都督甯正討敗之、壬午、復部州唐臣張九齡宋臣余靖祠祀、甲午、遣使馳驛振山東饑、仍逮治官吏之不以聞者、丙申、占城琉球入貢、二月庚戌、命官入流品以上非奏聞不得逮治、甲寅、詔以歷代名臣三十七人從祀帝王廟、罷隋文帝祀、庚申、蠲貴州土司逋稅、遣使勸六番茶課、仍聽民互易、丙戌、元四大

王來降、命隨西平侯英戍雲南、三月乙亥、策試貢士、賜任亨泰等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卯、東莞伯何真卒、乙酉、增修南郊壇壝、丙戌、遣安慶侯仇成振山東饑、庚寅、安南遣使來朝、己亥、遣進士行監察御史事、分巡州縣、以御史久任者與俱、是月、朶只生番寇潘州、指揮周助討敗之、西平侯英討思倫發、平之、夏四月壬子、蘭陽縣民陳濟樵等年百歲、賜里仁冠、月給酒肉、歲加帛絮、南皮縣民李敬先等、平遥縣民梁義等年九十八十、各賜酒肉帛絮有差、復其家、詔縣官時存問、遣行人

董紹戒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壬戌、高麗請絕屬鐵嶺、不許、丙寅、諭巡按御史、官吏貪墨蠹法者逮問、不得舉細事與大獄、己巳、太白晝見、是月、大將軍藍玉師至捕魚兒海、脫古思帖木兒北遁、獲其次子地保奴、班師、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戊戌、減豐城縣官租、辛丑、雷震玄武門、六月癸卯、雷震洪武門、甲辰、賜信國公湯和還鄉、丁未、以唐鐸為兵部尚書、甲子、命潁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左副將軍、普定侯陳桓為右副將軍、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為參將、討東川蠻、己巳、徵

隱士謝天敘為山西布政使司右參議、辛未、遣使祭雲南山川、諭武臣存恤軍士、秋七月癸酉、追封濮英為樂浪公、戊寅、遣使送地保奴於琉球、安慶侯仇成卒、甲申、置北平行都司於大寧、廐因帖木兒謀叛伏誅、丙戌、命武臣子弟習大誥、己丑、詔武臣年未六十致仕者、支原官半俸、甲午、除徐州蕭沛等四縣夏稅、丙申、太白晝見、辛丑、海西侯納哈出卒、占城入貢、八月壬寅、遷澤潞民於河北諸郡屯田、賜鈔、給復三年、甲寅、召致仕武臣任布政司官者、悉還職、乙卯、命九卿各舉文學幹濟之士、丙

辰八百媳婦國入貢、己未、青州饑、降匿災府州縣
官十七人、天鳴自壬戌至甲子三日夜不止、丁卯、
大將軍藍玉北征還、戊辰、宴北征諸將於奉天殿、
帝賦詩三章、羣臣皆和、封孫恪爲全寧侯、作八條
勅戒武臣、九月丙戌、秦晉燕周楚齊湘魯潭九王
來朝、暹羅斛真臘貢馴象、撒馬罕兒貢馬、丁亥、琉
球賀天壽節、壬辰、諸王還國、癸巳、越州土酋阿資
叛、西平侯沐英潁國公傅友德討之、冬十月癸卯、
電、丁未、更定屯田法、庚申、高麗國王王禑請遜位
於其子昌、乙丑、頒武臣訓戒錄、是月、東川蠻平、十

一月壬午、頒武臣保身勅、十二月壬子、高麗入貢、
癸丑、安南謝賜勅貢象、詔三歲一朝、象犀之屬毋
進、壬戌、進封藍玉爲涼國公、是年、安南黎一元弒
其主陳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二十二年春正月乙亥、詔修中嶽廟、壬午、拓大寧
會州富峪寬河城、丙戌、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
秦王爲宗人令、晉王左宗正、燕王右宗正、周王左
宗人、楚王右宗人、庚寅、署高麗國事王昌請入朝、
不許、是月、都督僉事聶緯等擊叛賊李羅哥於鄭
延平之、二月壬寅、賜耆民酒肉絮帛、癸卯、以刑部

右侍郎趙勉兵部左侍郎沈溍並爲本部尚書、壬
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癸亥、浙江金鄉衛造軍器
擾民、平陽縣知縣張礎具聞。帝嘉其稱職、遣行人
賚勅獎之。賜以上尊綵幣、丁卯、以戶部左侍郎楊
靖工部右侍郎秦逵並爲本部尚書、是月、沐英傅
友德大敗阿資於越州、降之、湖廣安福千戶夏得
忠結九溪洞蠻作亂、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
寧侯葉昇討之、昇執得忠以獻、伏誅、九溪平、三月
庚午、命潁國公傅友德等公侯都督二十四人分
駐川湖諸衛練兵、控制諸蠻、改給事中爲源士、貢

四月己亥、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貧民就耕淮南、
官給農具、復其家三年、乙巳、賜湖廣諸府貧民鈔、
庚戌、振萊州兗州饑、甲寅、遷元降臣於耽羅、丙寅、
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遣御史按山
東官匿災不以聞者、五月辛卯、置泰寧朶顏福餘
三衛於兀良哈、乙未、唐鐸致仕、僉都御史黃政從
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琬皆力戰死、是月、
都督何福平都勻叛蠻、六月辛亥、命舉孝廉茂才
年四十以下者試行人司、真臘暹羅斛入貢、是月、
河南開封彰德旱、蠲稅振貸、秋七月丁卯、賜百官

朔服錦綬。八月丙申、蠲江西徭役及荒田租。癸卯、署高麗國事王昌復請入朝，不許。乙卯、詔天下府州縣各舉高年有德識時務者一人，須更定大明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戊辰、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田里擢用驟峻，非所以重名器。帝曰：患不得賢耳。若伊尹出有莘，孔明起隆中，豈謂驟哉。振廣東饑。冬十月丁巳、西平侯沐英來朝，宴於奉天門。十一月己卯、赦思倫發罪，麓川平。命天下里選者碩隨有司入朝觀政，三月遣歸。乙酉、安南入貢。十二月丁酉、蠲南海逋租。甲辰、周王橚棄其國，貶居

雲南。丁未、都督僉事聶緯討把撒川叛番，敗之。庚戌、魯王檀薨。是年、高麗、古城、暹羅、併真臘並入貢。蒙古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帖木兒。

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召周王橚於雲南，長子有燉監國。丙寅、蜀王椿就國。丁卯、命晉王、燕王帥師（此諸王專將之始）征元咬住及乃兒不花，潁國公傅友德等皆受節度。甲戌、信國公湯和來朝，幸其第。辛巳、以韃靼指揮安童為刑部尚書。詔高麗人在遼東市易勿禁。乙酉、東川侯胡海充總兵官，討贛州山寇。勅齊王率兵聽燕王節制。賞平蠻功。庚寅、河決歸德州。是月、高麗請改立王瑤權國事，報可。二月丁酉、祭酒宋訥卒。甲辰、以刑部布侍郎凌漢署吏部事。壬子、以隱士吳敦義、李翰為陝西布政使司左右參政。丙辰、耕籍田。六科給事中父兄來朝觀政，人賜鈔，還，告諭鄉里，帥民為善。戊午、沅陵縣主簿張傑有（此曠典也。聖世磨礪人如此）罪，以其母苦節，宥之，加祿終養。庚申、武臣子弟嗜酒博奕、不習武藝、與民爭利者，奪俸，守邊。癸亥、藍玉克散毛洞。修歸德州鳳池河防。三月壬申、發山東河南倉粟貸貧民。丁亥、太白晝見。戊子、歟剌國

來朝。癸巳、燕王師次迤都，咬住、乃兒不花及忽哥赤、阿魯帖木兒皆降。夏四月丙申、潭王梓自焚。庚子、置京師外城十五門。閏月癸亥、燕王遣使奏捷，賜鈔百萬。安南入貢，以非貢期，遣還。己巳、以咬住（太祖顛倒人不測乃如此）為副都御史，忽哥赤為工部右侍郎，乃兒不花、阿魯帖木兒等各授指揮使有差。甲戌、始停期服奔喪之制。丙子、詔除滁陽諸監馬戶租、官田減半，永為例。己卯、免河泊所貢翎毛。戊子、賜宋國公十一公侯鈔。建先塋神道碑。是月、施南諸洞蠻、黃田山寇俱平。五月癸巳、以楊靖為刑部尚書，沈溍為工

部尚書、趙勉爲戶部尚書、秦逵爲兵部尚書、俱賜
誥、詔自今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復以沈溍爲
兵部尚書、秦逵爲工部尚書。詔遣公侯還鄉。六公
十侯各賜黃金鈔幣有差。乙未、哈梅里入貢。己酉、
播州貴州諸土司、皆遣子入太學。甲寅、遣天下隨
朝里老齎鈔七十九萬、各就本地糴穀立倉備荒。
乙卯、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自殺。吉安侯陸仲亨等
賜死。六月藍玉平都勻散毛諸洞蠻。丁卯、海門縣
颶風海湧、壞廬舍、溺死居民無筭。遣官修築堤岸
振之。辛未、賜公侯百戶鐵冊。庚辰、以左都御史詹

徽兼吏部尚書。丙戌、選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四
百五十二人、授以官。山東自閏四月不雨、至是月
戊子始雨。秋七月壬辰、河決開封。癸巳、崇明海溢、
並振之。命蜀王躬征南將士、功高者、賜爵一級。甲
辰、高麗遣使送元伯伯太子男六十奴等至京。賜
銀鈔有差。八月甲子、航海侯張赫卒。丙寅、河南北
平山東水、蠲振有差。詔選舉毋用吏。甲戌、清理鄧
符。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壬寅、封桑敬爲徽先伯。
冬十月、贛州山寇平。戊寅、頒韻會定正。己卯、振湖
廣道水州縣。甲申、封張銓爲永定侯。乙酉、禁軍民
交通外番。十一月壬子、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茹
瑺爲兵部試尚書。癸丑、選耆民百六十七人爲府
縣官。十二月癸亥、高麗貢玳瑁筆、分賜翰林學士。
戊寅、遣國子生十四人存恤山東流民。是歲、高麗
占城眞臘琉球暹羅斛西域西番諸國皆入貢。選
耆民授官千九百一十六人。諭侍臣曰、漢以爵賜
民至二三級者、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以
命有德、濫及不肖、賢者何勸焉。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巳、發吳縣長洲常熟民三萬
八千餘人修通州海岸。乙未、築上虞海堤。庚子、免

山東諸府魚課。丙午、振山東澧水州縣。戊申、命穎
國公傅友德、珮將軍印、充總兵官、定遠侯王弼、武
定侯郭英爲副、赴北平備邊。己酉、賜耆民酒肉絮
帛。庚戌、曲阜知縣以水災未報、當逮。帝曰、先聖之
後勿問、振之。振崇明饑。修圩岸。丙辰、蠲山東諸府
田租。二月戊午、西域哈梅里請以馬互市、不許。己
未、賜甘肅屯官農器穀種。壬申、耕籍田。甲戌、振徐
沛饑。己卯、琉球入貢。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遣魏
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等赴陝
西防邊。己丑、市馬高麗。乙未、遣靖寧侯葉昇練兵

甘肅丁酉策試貢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丙辰命齊王榑帥兵獵於開平壬秋
高入寇夏四月戊午暹羅斛入貢甲子振山東山
西流民乙丑振河南澧水州縣戊辰鑄渾天儀成
辛未冊封皇子橚爲慶王權寧王楩岷王橞谷王
松韓王模瀋王楹安王桱唐王棟郢王㰘伊王罷
承勅郎丙子夜有彗星二一入紫微垣閶闔門犯
天床一犯六甲掃五帝座庚辰修祖陵辛巳浙東
海堤成癸未命燕王總兵出塞五月辛卯幸龍光
山閱將士射柳戊戌命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

臨清乙巳以國子監生日本人滕祐壽爲觀察使
甲寅振北平遭水州縣自三月至是月不雨六月
丁巳清汰僧道命有司朔望謁文廟與師生講說
經史己未詔廷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
器用制度辛酉選歷事官分行天下勸學求賢甲
子以久旱慮囚甲戌賜諸王史記通鑑戊寅頒書
籍於北方學校秋七月丙戌毀天下寺觀逾額者
庚寅命刑部左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張構同㨿問使觀察使侍班備顧問糾正百司闕
遺丁亥東川侯胡海卒庚子徙富民實京師辛丑

蠲畿內諸府官租之半癸丑別失八里入貢八月
乙卯召秦王樉至京師乙丑皇太子巡撫陝西丙
寅遣使存恤鰥獨丁卯高麗貢馬己卯以山東河
南倉粟貸貧民辛巳太白晝見是月都督僉事劉
真等討哈梅里敗之九月乙酉高麗琉球入貢壬
事寬徹及御史韓敬評事唐鉦使西域甲午代州
五臺饑除軍糧庚子免建寧歲貢龍團茶罷閤門
使是月倭寇雷州百戶李玉鎮撫陶鼎戰死冬十
月甲寅遣使頒賜高麗丁巳北平河間水蠲今年
田租乙丑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稱旨擢僉都

御史賜福建耆民酒肉絮帛十一月癸未賜國子
生襴衫巾絛己丑占城入貢却之癸巳命天下生
員兼讀誥律己亥賞民間弟子能誦大誥者庚戌
皇太子還自陝西晉王棡來朝辛亥振河南遭水
州縣是月五開堂厓諸洞苗蠻作亂都督僉事茅
鼎楊春會師討平之十二月癸亥以詹徽爲吏部
尚書仍兼左都御史副都御史袁泰爲右都御史
癸酉高麗入貢戊寅購書福建頒賜北方儒學辛
巳阿資復叛命都督僉事何福爲平羌將軍討之
是月天下更造賦役黃冊成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來朝庚寅河決陽武
築隄防丙申送元梁王孫愛顏帖木兒於耽羅辛
丑宥死罪囚輸粟於邊壬寅晉燕楚湘四王來朝
丙午祥符河決蠲今年田租是月何福討都勻畢
節囉囉諸蠻克之二月丁巳青兗登萊濟南饑免
魚課戊午詔在外公侯還京庚申晉燕周楚湘五
王還國辛酉太白晝見甲子詔學校兼習射與書
數丙寅耕籍田癸酉將校謫戍雲南者俱復官庚
辰命天下衞所軍卒以十之七屯種十之三城守
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耆民詣闕言其廉惠帝

曰吏廉惠則民賴之朕所求也命復其官三月癸
未命宋國公馮勝等十三公侯分理陝西山西河
南諸衞甲申振北平水災蠲田租丁亥舳艫侯朱
壽左軍都督僉事黃輅督海運遼東庚寅改封豫
王桂爲代王漢王楧爲肅王衞王植爲遼王罷築
鳳陽城丙申遣官祭諸王國境內山川癸卯兩浙
鹽運使陳龔貶雲南有言其爲胡惟庸黨者以元
帝之加忠節如此
忠臣福壽子宥之夏四月建昌衞指揮使月魯帖
木兒等叛指揮使安的敗之轉攻薊州指揮僉事
魯毅敗之丁卯諭廷臣唐虞之時百僚師師君后

德讓諸臣景行古人無敢禮失度乙亥原輕繫囚
丙子皇太子薨戊寅詔都督聶緯權總兵都督徐
司馬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爲左右副討月魯帖木
兒五月癸未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入貢并遣
其從子入國學陳州原武水振之壬辰北平江西
陝西饑以倉粟貸之戊申以浙江按察司僉事解
敏署都察院事庚戌高麗入貢六月戊午封俞通
淵爲越巂侯癸亥頒學規於天下學校丁卯西平
侯沐英卒於雲南辛未振江西南安饑丙子蠲湖
廣竹山逋稅秋七月庚辰秦王還國癸未瞿能大

敗月魯帖木兒庚寅以雲南都指揮使甯正爲左
軍都督府左都督左軍都督府僉事馮誠爲右軍
都督府右都督同鎮守雲南辛卯以大理寺卿張
廷蘭爲左副都御史署院事丁未改詹事院爲府
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兼詹事八月癸丑代王桂
就國己未江夏侯周德興有罪誅庚申葬懿文皇
太子丙寅國子監闢射圃賜諸生弓矢丁卯命宋
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赴山西諭耆老以屯田
守邊至意開國公常昇等二十四人分行太原等
府屯田辛未燕王湘王來朝改建宗人府五府六

部太常司官署於朝門左右。甲戌、歲給公侯祿各歸賜田於官。丙子、靖寧侯葉昇坐胡惟庸黨伏誅、復武官誥戍大寧雲貴者宜須醒貪簡要錄。九月丁亥、以按察使張景德、張希仁、徐志行、何均實、同署都察院事。庚寅、立皇太孫允炆。戊戌、燕王、湘王還國。癸卯、工部尚書秦逵有罪自殺。乙巳、分遣國子生百七十一人考天下諸司案牘。戊申、疏溧陽縣銀墅東壩河。禁陝西都司遣兵隨秦王出入。是月、高麗門下侍郎李成桂廢其權國事王瑤。來請旨、聽之。冬十月乙亥、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十

一月甲午、藍玉俘月魯帖木兒以獻、伏誅。權高麗國事李成桂遣使奉慰貢祭禮。壬寅、詔鳳廬滁和民戶種桑棗柿各二百。甲辰、蠲祥符河浸田租。更定中外文武百司品階勳祿之制。十二月丙辰、安慶知州余彥誠以徵稅愆期、當逮。聞其勤於撫字、宥之。賜宴還職。用知事周昌言、士人坐微過謫者、有司皆得薦舉。庚申、琉球國山南王察度遣使入貢、并遣兄子入國學。乙丑、都督僉事楊春討靖州綏寧蠻寇平之。甲戌、以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兼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兼太子太保、詹徽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茹瑺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任亨泰為詹事府、兼翰林院修撰。閏月乙酉、更高麗國號曰朝鮮。甲辰、戶部尚書趙勉有罪誅、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朝鮮、安南及廣西、四川、雲南諸土司入貢、賜宴於會同館。冊美人李氏為賢妃、葛氏麗妃、劉氏惠妃。戊申、免天下耆民來朝。乙卯、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兼太子賓客。癸亥、肅王楧、遼王植、慶王㮵、寧王權就國。琉球入貢。戊辰、頒

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辛未、以刑部尚書楊靖兼太子賓客。二月丁丑、命晉王總兵出塞。遣使頒金銅信符於西涼山丹諸衛。有徵發合符始行。乙酉、蜀王來朝。涼國公藍玉以謀反及其黨鶴慶侯張翼等、吏部尚書詹徽等皆伏誅。丁亥、蜀王還國。庚寅、耕耤田。癸巳、朝鮮貢馬、賚以布帛。丙申、爪哇入貢。壬寅、西番僧貢龍馬。三月戊申、緬國入貢。辛亥、勅代王率護衛出塞聽晉王節制。乙卯、以駙馬都尉王寧掌後軍都督府事。丙辰、命馮勝、傅友德練兵北平、聽燕王節制。凡軍中機務先奏聞後啟王。

侍郎嚴震直並爲本部尚書辛丑禁公侯制度僭侈癸卯詔諸王入朝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丙午罷外司鼓鑄戊申選秀才張宗璐等隨詹事春坊入直文華殿辛亥勅遼東嚴備朝鮮癸丑以都督僉事劉德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袁洪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己巳右軍都督聶緯坐藍玉黨伏誅辛未遣官祭廬山爲周顛仙立碑是月普定土司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樂昌盜起指揮薩文討平之八月甲戌散騎舍人劉昌捕河北盜王天錫斬之庚辰除授官免試職癸未秦晉燕周齊五

王入朝賜天下儒學訓導冠帶戊子宴羣臣於奉天門赦胡惟庸藍玉餘黨庚子太白晝見九月道州蠻作亂永州百戶李實戰死指揮許仁討平之癸丑代肅遼慶寧五王入朝甲子東宮官缺命羣臣舉孝廉篤行之士以浦江鄭濟爲左庶子王懃爲右庶子會稽縣知縣鄭曾以執法被誣事白擢大理寺丞丙寅諸王還國壬申朝鮮謝罪入貢冬十月丙戌宥朝鮮罪己丑罷中都國子監以其師生入國學丙申擢國子監生六十人爲左布政使等官十一月甲寅發漢中等府民修棧道戊午詔

著爲令壬戌會寧侯張溫中軍都督蕭用坐藍玉黨伏誅甲子以駙馬都尉李堅掌前軍都督府事庚午頒諸司職掌及稽制錄夏四月乙亥孝感饑遣官乘傳發倉貸之自今凡歲饑先貸後聞著爲令己卯鎮海衛千戶黎旻巡海遇賊先遁百戶韓觀等四十人戰死詔錄觀等功黎旻伏誅壬午濟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甲申復指揮使四百七十九人官戊子周王及其世子來朝庚寅以久旱詔羣臣直言得失疏罪囚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坐謀逆伏誅辛卯琉球入貢遣子入國學壬辰高

郵興化滁州民饑官發倉振之報聞丙申榆社隕霜殺麥詔安南廢立絕其朝貢戊戌周王及其世子還國賜穎國公傅友德第於鳳陽甲辰太白晝見五月乙卯淮安鹽城旱官振倉粟之半報聞遣行人盡發之寬陝西民弟代兄戍監守相容者戊辰越巂侯俞通淵有罪削爵庚午琉球入貢六月丙子朝鮮入貢謝賜國號壬辰左軍都督馬俊坐藍玉黨伏誅遣使勅諭朝鮮丁酉禁錦衣衛鞫刑所逮者屬法司擧州吏目諸葛伯衡以廉擢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戊戌以戶部右侍郎郁新工部右

朝鮮人隔河互市、不許入境。己未、東莞叛寇何[illegible]
伏誅。丁卯、爪哇入貢。是月、青兗濟南濟寧水、十二
月壬申、貶嚴震直為監察御史。庚寅、暹羅斛入貢。
庚子、永鑑錄成、頒賜諸王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
百官、禁軍民用太孫太保太師等字命名。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蠲青州兗州田租。乙巳、命
都察院戒飭按察司官無竊祿狥私、禁寺院擅收
兒童為僧。辛亥、雲南洞蠻寇建昌、都督徐凱敗之。
甲寅、禁民間用番香。丙辰、召信國公湯和入朝、賜
鈔遣還。辛酉、命曹國公李景隆佩平羌將軍印、鎮

甘肅、以天下郡縣倉粟貸貧民。甲子、烏思藏灌頂
國師入貢。乙丑、建漢臣關羽廟於雞鳴山。二月庚
辰、詔罷在外文武諸司公宴。壬午、蠲如皐華亭通
賦。甲午、蠲山東遭水田租。是月、琉球緬國朶甘烏
思藏入貢。三月庚子、策試貢士、賜張信等一百八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辛丑、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
侯吳傑、沿海練兵防倭。癸卯、以太子賓客兵部尚
書唐鐸為太子少保。發山西軍城東勝北平軍城
宣府。丙午、蠲山東寧陽縣田租、仍杖使臣覈水災
之不實者。丁未、定武官比試之例。乙酉、授琉球国

王相亞蘭匏秩正五品、賜公服一襲。甲寅、命韓
松潘王模往省秦晉諸王。甲子、以四方底平、收藏
甲兵、示不復用。夏四月庚辰、詔乾州立唐臣渾瑊
祠。壬午、命民間高年有德者理其鄉之詞訟。丙戌、
徵儒臣訂正蔡沈書傳。爪哇入貢。五月甲寅、安南
入貢、郤之。癸亥、以少詹事兼翰林修撰任亨泰為
禮部尚書。丙寅、命諸司奉旨毋得稱聖、凡命遣皆
稱欽、著為令。是月、以吏部左侍郎翟善為本部尚
書。六月丁丑、蠲山東滋陽縣田租。戊寅、免海運。八
月辛未、蠲祥符陽武封丘遭水田租。癸酉、免輸桑

穰。甲戌、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銓、廣東備倭。乙
亥、遣國子生循行郡縣、興水利。丙戌、陝西階文千
戶張者叛、以左都督甯正為平羌將軍討之。以琥
鈔禁用銅錢、賜百官鈔、宴於醉仙樓。九月乙巳、凡
割股臥冰者不得旌表、著為令。丙午、撒馬兒罕入
貢。乙卯、朝鮮國王李旦遣子入貢。庚申、修寰宇通
志成。丙辰、復遼東屯田十年。以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曹銘為右都御史。冬十月壬午、令武官子弟年
十五以下、入府縣學講讀經史、兼讀御製武臣鑑
戒諸書、學成選任牧民之職。己丑、停建岷王宮殿

十一月戊戌、朝鮮貢馬、且謝罪、乙丑、潁國公傅友
德薨、是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等討敗之、十二
月辛未、鑿䕺林江、是月、紫江蠻作亂、都指揮程暹
討平之、賈哈剌寇鹽井、指揮僉事陳進戰死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申、朝鮮琉球入貢、辛亥、勅周
王晉王以河南山西衛軍築城塞北屯田、甲子、勅
燕王帥師征三萬衛。是月、階文叛寇及阿資皆平、
二月丁卯、宋國公馮勝薨、徙民東昌開蕪田、甲戌、
以工部侍郎王儁爲本部尚書、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王平爲右都御史、乙丑、諭天下民百戶爲里、凡

婚姻死喪疾病患難、春秋耕穫、協力相助、以敎民
厚、詔城邊郡、三月戊戌、命都督僉事朱信充總兵
官、督海運遼東、乙巳、谷王橞就國、癸丑、秦王樉薨、
戊午、罷太僕寺羣監官、以其馬隸有司、是月、陝西
四川二都司大敗西番、以其民編籍輸賦、夏四月
己巳、分遣國子生句稽吏牘、庚午、琉球入貢、辛未、
停建遼王宮殿。壬申、指揮姚祥俘蠻寇鄧華仔以
獻、伏誅、甲申、命致仕兵部尚書唐鐸招諭龍州土
官趙宗壽、五月癸丑、安南貢馴象、六月乙丑、肅王
楧就國、丙寅、冊秦世子尚炳爲秦王、壬申、詔土司

皆立儒學。辛巳、總兵官周興等追西陽哈至開原、
不及而還、己丑、勅曰朕自起兵四十餘年、凡人情
僞、無不洞悉、時於法外從權處斷、非守成之君所
可遵行、以後嗣君、止守律與大誥、不得擅用肉刑、
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分理庶政、
大權歸之朝廷、以後敢有請立丞相者、羣臣共奏
誅之、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具請上裁、不得擅自
逮問、秋七月、宜山蠻寇廣西、指揮韓觀討平之、戊
戌、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帝曰一邑偶
有之、不足衣被天下、何賀焉、丙辰、詔大臣負重譴

得免者列九品班後、戊午、詔曰孔子作春秋、明三
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於其中、處事
決疑、疇能合此、近諸生鮮明春秋、繼自今咸宜習
讀、傅士勤課之、有獻道書者、曰朕所用者、聖賢之
道、煉丹燒藥之說、誕妄不經、何所用乎、卻之、八月
丁卯、命左都督楊文珮征南將軍印、帥師討趙宗
壽及奉議南丹諸叛蠻、朝鮮貢馬、戊辰、遣禮部尚
書任亨泰、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方討龍州、慎
守邊境、毋納叛、啟豐信國公湯和薨、辛巳、兵部尚
書唐鐸還、宗壽伏罪、楊文移兵奉議、鐸參軍事、丁

亥命指揮僉事胡冕爲前將軍討郴州桂陽山賊九月甲午岷王楩就國丙申趙宗壽來朝貢丁酉崇山侯李新左都御史曹銘有罪誅籍京畿及山東税糧是夜初更天鳴自東北起南行至二更止己酉朝鮮入貢燕王代王進嘉禾庚戌頒祖訓於內外諸司勅後世有議更改祖制者以奸臣論殺無赦是月郴州桂陽賊平閏月丁卯貶翟善爲宣化知縣庚寅減親王歳賜祿米以資軍國是月鎮遠苗蠻叛指揮萬鐘百戶吳彬戰死指揮許能討平之罷各郡縣鐵冶冬十月庚子立皇太孫妃馬

氏是月廣南土官儂貞佑叛都指揮王俊討平之十一月貴州土官阿傍叛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乙亥禮部集要成頒示中外暹羅斛入貢是月奉議南丹都匀蠻寇悉平十二月壬辰詔山東河南新種桑棗與新墾田同免徵科朝鮮入貢以表辭不恭詰其使辛亥洪武志書成戊午遣內使趙達使暹羅斛祭其國王是年遣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天與水利天下開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有奇疏河渠凡九千二百有奇

二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爲禮部尚書己巳琉球入貢乙亥朝鮮請印誥不許二月己丑緬國與思倫發相攻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諭解之甲午禮部尚書任亨泰還自安南貶監察御史是月安南以陳叔明卒來告哀以叔明篡弑得國不遣使弔慰諭其國知之胡冕平廣東廣西諸寇俘渠魁以獻斬之仍戒其縱殺賑彭澤饑杖匿災者三月庚申都督朱信等督海運遼東辛酉楚王湘王入朝丁卯還國壬申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庭黜楊雄壬午遣行人陳誠立撒里畏兀兒爲安定衛指

揮使司癸未運農器於大寧衛以都督僉事徐增壽爲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李增枝爲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沐晟爲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夏四月丁未琉球入貢右軍都督府左都督甯正卒五月庚申蠲武安逋賦庚午遣使種桑於湖南諸郡六月戊申以工部左侍郎孫顯署本部尚書秋七月丙子蠲辰州麻陽逋租癸未晉王進嘉禾八月丁亥命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解邊任歸葬丁酉以大理寺寺丞夏恕署刑部尚書丁未詔畿內諸府田租己酉禮部尚書門克新卒貶都察院右都御史

丞恭爲刑部右侍郎、九月丙辰、修廣西興安縣靈
渠、朝鮮遣使賀天壽節、併送撰表人鄭總等、留之、
不遣、乙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二千五百餘人、語
及昔日共艱難。脫畧威嚴。款語移時。諸臣感激有
泣下者。冬十月戊戌、致仕武官人晉一級、授任邊
衞、甲寅、改天下按察司爲四十一道。十一月己卯、
免國子監官朝朔望、壬戌、蠲北平霸州大城田租。
己巳、頒稽古定制於功臣、壬申、以刑部主事鄧文
鏗署都察院事、戊寅、琉球入貢、十二月乙酉、遣行
人陳誠呂讓使安南、癸卯、朝鮮入貢、己酉、烏思藏

貢劍及甲冑、是月、順寧土酋阿羅作亂、西平侯沐
春討平之、是年、罷大理寺。
三十年、春正月乙丑、沔縣賊高福興作亂、征西將
軍耿炳文討之、丁卯、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置
行太僕寺。辛未、撤開平衞。乙亥、除黃河兩岸魚課
己卯、諭翰林官進讜言、改禮儀司爲鴻臚寺。頒爲
政要錄、二月丙戌、琉球占城入貢、朝鮮謝恩、戒諭
之、庚寅、水西土酋叛、顧成爲征南將軍討之、癸巳、
以工部左侍郎孫顯爲本部尚書、丁酉、勅秦蜀二
王巡禁私茶。己亥、命靖江王世子贊儀遍省諸王

甲辰、廷臣請討安南、不許、三月癸丑、策試貢士、賜
陳䢿等五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辛未、顧成
破水西叛酋夏怒、請加誅逆者誅三族、帝以其太
過、命如律、壬午、熒惑入太微、勅楚王楨謹天戒、是
月、古州上婆洞蠻林寬叛、千戶吳得鎮撫井孚戰
死。贈官世襲。恤其家。夏四月乙酉、勅晉王燕王備
邊十事、禁出海互市、辛卯、林寬犯新化、千戶紀達
敗之、己亥、命都指揮使齊讓爲平羌將軍、討林寬、
丁酉、華天下鐵冶所。癸卯、以楊靖爲都察院左都
御史、嚴震直爲右都御史、是月、築玉林天城、水西

諸蠻平、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寅、大明律誥成、
乙卯、命楚王楨、湘王柏、討古州洞蠻、丙辰、擢司務
暴昭爲刑部右侍郎、丙寅、山東流民屯田賜復一
年、己巳、始建遼王府於廣寧、諭都督陳信嚴備朝
鮮、己卯、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
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六月辛巳、策試禮部下
第貢士、賜韓克忠等六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置政平訟理二旛、慮囚、丁亥、勅楚王湘王生擒
蠻寇無得輕殺、己酉、詔陝西禁馬出潼關武關駙
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秋七月癸丑、命監

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暹羅例琉球入貢二月庚
辰設學於虎踞關教武臣子弟乙酉倭寇山東指
揮陶鏵敗之丁酉寇浙江千戶王斌鎮撫袁瀾戰
死恤其家甲辰賈哈剌伏誅三月戊申琉球入貢
巳未晉王棡薨癸亥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冠帶
並陪臣冠服甲戌鑼鳳陽懷遠去年田租夏四月
丁丑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謝賜貢馬及方物
罷回回欽天監戊子以刑部侍郎暴昭爲左都御
史庚寅五府兵部請討朝鮮不許丁酉立晉世子
濟熺爲晉王擢龍江衛經歷黃福爲工部左侍郎

壬寅蠲臨城山陽田租五月丁未西平侯沐春擊
平緬大敗之沐春卒都督何福執刀幹孟討思倫
發於平緬辛亥以昌邑去年海溢沒民田蠲其租
占城入貢甲寅帝不豫丙寅暹羅斛入貢再徙山
東流民一年丁卯高郵泰州水蠲田租閏五月乙
酉帝崩於西宮年七十一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
素不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天下臣民
哭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辛卯葬孝陵永樂元
年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
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謚曰

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
功高皇帝帝聰明神武勤於聽斷昧爽臨朝薄暮
還宮雖寒暑不廢士無貴賤皆得引見一事裁決
未當中夜弗寐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惶懼
體察政事次第劄記待旦行之侍臣承問以軒皇
養性之說進帝曰朕豈不知頤養可以永年但自
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怠而廢者天命去留人
心向背深可畏也何敢暇逸嘗曰天人之理無二（其言甚微舜命湯誓以後不可多見）
人當以心爲天指宮中隙地示太子曰此非不可
起臺榭爲遊觀地第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勞民也

視事東閣暑甚流汗侍臣見其更衣皆經澣濯御
史中丞陳寧等來奏事帝方免冠櫛髮見之遂移
入幃內櫛已正冠始出相見微時未嘗學問及攻
討四方與諸儒息馬講藝援筆爲文頃刻數千言
並極典贍無所凝滯與廷臣論及漢唐以來女寵
外戚宦官藩鎮禍及國家曰人君不邇聲色嚴宮
闈之防女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惟賢是用外戚
之禍何自而作供給掃除不假兵柄則無宦官之
禍上下相維中外相制防壅蔽謹下移使財歸有
司兵須合符安有權臣藩鎮之患至於修飭邊備

文德懷柔來者禦之去不窮追則疆圉鞏固萬世之法戒備矣

贊曰唐虞禪受尚矣湯武皆由諸侯而王漢高起徒步尚藉亭長唐宋之興皆因勢乘便太祖出自側微不階尺土一民而削平僭亂定有中原海外君長奉正朔受冠帶功烈之盛方冊所載未嘗有也承元之後制作禮樂修明舊章崇儒術重祀典求賢賜租之詔無歲不下禮高年褒孝弟勵農桑旌廉能重節義黜貪墨蓋功德兼隆焉至其家法謹嚴后妃不得預政外戚無請謁之私任五府六

部而朝無專政之臣置衛屯田而國無養兵之費尤其立法之善者獨是懲元政廢弛治尚剛嚴所謂治亂國用重典與然時時越法有所縱舍大抵疎於微賤而詳於貴近故功臣保全亦異於唐宋矣至朝鮮安南內亂則惟以璽書告諭不事征討又非好大喜功者所可及也祚幾三百不亦宜乎

綱羅裁制不蔓不遺諸大征討挈綱而已可謂極盡簡然篇幅循繁其勢爲之又何言哉

一代三百年規模備於是篇洵足冠冕全史

憶壬戌春先生以典試竣過里出此卷相示請余評其文體余目曰簡先生色喜曰吾恐不能當得此字耳問答之語如昨而先生已

兼箕歸天矣燈下閱此不禁淚落也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五

雎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簣山評

歷志

自古聖人致治歷數為先然大易之義取象乎革歷代推驗未有久而不變者也故黃帝迄秦歷凡六改漢凡五改魏迄隋凡十三改唐迄五代凡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迄元凡三改而元郭守敬授時歷為最密其法以至元十八年辛巳為歷元上推下驗歲實消長百年各一初定氣應五十五萬六百分閏應二十萬一千八百五十分轉應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分交應二十六萬一百八十七分八十六秒行之未久三十一年甲午五月望月食不效差天二刻守敬于是取諸應而損益之閏應為二十萬二千五十分轉應為十三萬二百五分交應為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惟氣應如初甲午改應元史失載夫守敬集歷學之大成加以精思廣測謂已盡運行消息之變矣乃當其世猶不免差焉豈非天載無窮其變遷尚多故與明初太史院使劉基進戊申大統歷迄監正元統制四準分以洪武

甲子為歷元其名雖易而法仍元舊所異者特去上下消長之說及改從應天晷刻耳太祖又嘗以回回歷科隸欽天監命翰林李翀等譯其書以與大統歷參校成祖北遷監官承用應天晷刻正統末議更造己巳大統歷晷刻用順天行之未久尋復舊晷嗣後大統寖疏交食多舛中閒當官治理則有若太常少卿童軒光祿少卿樂護華湘等書考正則有若鄭端清世子載堉按察使邢雲路等建議修改則有若中官正周濂南太僕少卿李之藻等最著然學屬專家監官往往拘泥舊聞憚於改作事同築舍迄無定論崇禎中議用西洋法命閣臣徐光啟光祿卿李天經先後董其事時布衣魏文魁上疏排之詔立兩局推驗莊烈愍皇帝亦於內庭設儀器躬測參校累年西法獨密然亦未及頒行此有明一代制歷之大槩也今采其沿革議論著於篇端大統曆以元統歷法通軌為斷回回西洋二歷法咸列于後備稽考焉

吳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太祖以大統歷成謂劉基曰歷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行度有遲速古今歷法有疏密必得其要庶能

無差卿等推步各宜慎之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爲
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十月甲午詔徵元太史
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
知郭讓朱茂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司天太監
趙恂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回回司天太監黑的
兒阿都剌監丞迭里月實凡十四人三年又召元
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歷法三
年定爲欽天監設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
曰回回歷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
五官正理歷法歲造大統歷御覽月令歷六壬遁

甲歷七政躔度歷上之御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
事六壬遁甲歷六十七事挈壺正知漏刻孔壺爲
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皆統於監正
丞十年三月丁未帝與群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
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
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二
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
也朕自起兵以來與書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
三年矣嘗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初居是宿之西盡
一夜則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自有

歷家本論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
之學乎十五年九月帝諭翰林臣李翀吳伯宗曰
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爲精密其緯度之
法又中國書所未備宜譯其書以時披閱遂召欽
天監靈臺郎海答兒阿答兀丁回回大師馬沙亦
黑馬哈麻等譯之十七年閏十月欽天監漏刻博
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令歷以大統
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
至元辛巳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
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
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
推演得洪武甲子閏準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
一十八秒氣準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轉準
分二十九萬九千六百九十分交準分一十一萬
五千一百五分八秒若夫七政之遲疾逆順伏見
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
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學若得斯人推大統歷
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疏奏報可擢統爲監正統
取元設時歷經去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錯綜

具文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歷元、命曰大統歷法通軌、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元至元辛巳歷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歷元、不用消長之法、以考春秋魯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歷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爲元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

刻、今當復用辛巳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入、元統亦奏辯所推甲子歷元實不謬、太祖曰、二統皆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歷元、而造歷依授時法推筭如初、二十九年、鑄渾天儀成、三十一年、罷回回欽天監、永樂遷都順天、監官承用統法、仍依應天晷漏、冬夏晝夜長止五十九刻短止四十一刻、正統十四年春正月朔、須己巳大統歷、冬夏至晝夜至六十一刻、其冬景帝即位、天文生馬軾、乞改大統歷晝夜時刻、下廷臣集議、監正許惇等奏、且監正

彭德清於觀象臺測驗、以北京校之南京、北極出地上高三度有奇、南極入地下低三度有奇、冬至晝短三刻、夏至晝長三刻、逐一考究、奏準改入大統歷內、永爲定式、軾起自軍匠、不諳歷數、其言妄誕不足聽也、帝曰、歷雖造於京師、而太陽出入度數、則當以四方之中爲準、昔堯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測驗於四方、以定四時之仲、今京師觀象臺在堯幽都之地、太陽出入之度、其可以爲準乎、今後造歷、仍用洪武永樂間舊制、景泰元年正月辛卯卯正三刻月食、欽天監誤推辰初初刻、致失救護、

下監官法司、論徒詔宥之、成化十年、以監官多不職、時雲南提學僉事童軒以知歷名、遂擢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十五年十一月戊戌望月食、先是欽天監奏月未入見食一分、已入不見食八分、至是辰四刻未入食既、軒具言晉隋以來雖立歲差之法、終鮮精密、況南北高下、地有不同、豈能脗合天象、監官不能隨時修改、故多舛謬、而帝亦以天象微渺、不之罪也、十七年眞定縣教諭俞正已上改歷議、謂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

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
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
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
之數編冊進呈下禮部尚書周洪謨掌欽天監事
童軒與正已參考講論洪謨等奏正已止據邵子
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
人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歷法俱各有差輕率狂
妄請下法司治罪而軒亦奏正已所進冊內每月
俱以大小編排止有合朔並無弦望於本年六月
後作閏六月夫本年若閏六月即今八月當作七

月觀數日以來氣候豈七月令乎又其言成化十
四年戊戌爲章盡之年當閏十月而不置閏故冬
至差一十二日且謂今歷冬至合朔閏月三者皆
差臣思歷日乃正朔之書借使置閏或差則寒暑
反易農桑庶務盡失其候矣晦朔弦望或差則本
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并所躔宿度亦俱差矣今
何爲盡驗乎况戊戌置閏遡而上之無不差者又
其言天地間有自然之冬至有自然之閏月非人
力私見所得而損益今乃自以已意創爲八十七
年約法每月大小相間編排有合朔而無弦望是

以區區私見強欲合天也宜正其罪以爲妄言之
戒下詔獄十九年三月己酉曉刻月食天文生張
陞上言以歷測象從古爲然然立法一定而天運
不齊故自何承天唐一行以來皆有歲差之法我
國家歷因元舊至今二百餘年而占候者尚泥古
法宜其舛也今月十七日曉刻月食以古法占則
食十一分八十八秒月未入見食八分四十一秒
月已入不見食三分四十七秒以臣新法占則食
十一分四十八秒與古法差四十秒月未入見食
十一分八秒與古法差二分六十七秒月已入不

見食四十秒與古法差三分七秒臣不自量欲以
辛丑起曆元用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
十五分爲中積分比授時歷稍加損益爲大明萬
年歷庶占候之際不致有誤章下禮部而欽天監
以爲祖制不可變於是歷說不行弘治八年八月
丙寅十一年十一月丁丑占月食皆不驗十三年
五月甲寅朔日食欽天監預推寅虧卯圓及期乃
虧于卯而復圓于辰十六年二月壬子望監官以
爲月當食一分二十秒已復不食正德十二年六
月乙巳朔十三年五月己亥朔兩日食起復皆舛

合於是漏刻博士朱裕上言授時歷法比漢唐以之
歷固爲精密但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歷
歲既久不能無差回回歷自開皇巳未至今九百
餘年亦有疏舛連年推筭日月交食筭多食少筭
少食多時刻分秒與天不合盖赤道歲差一分五
十秒距今正德辛巳當差三百六十分黃道歲差
一分三十八秒半今當差三百三十二分四十秒
若不量加損益將來愈久愈差乞簡命大臣一員
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
校驗奚疏奚密觀象臺測驗黃道赤道度分若干

日月五星躔度疏密漏刻科推測昏旦中星調品
晝夜壺漏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歷法仍遣官之
南京及浙江諸省候土圭以測今時視至元天道
修短若干節氣早晚何如往復參校衆途同歸則
交食可正而七政可齊章下禮部議覆以爲星歷
之學必得明天人之理如許衡郭守敬者斯可任
考驗之責裕及監官歷法未必皆精遽難委以是
任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筭與古法
及裕所奏各不同請至期考驗既而濂等言自漢
劉洪造乾象歷始覺歲周餘分太強晋虞喜宋何

承天祖冲之始立歲差法元許衡王恂郭守敬之
宗而用之損歲餘益天周強弱相減得日躔歲退
之差一分五十秒以至元辛巳歲前天正冬至日
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宿九度二十二分一十
七秒爲授時歷元推驗可謂至密但用之年久歲
差退發天度太遠致有差失臣考元至正戊子冬
至赤道歲差退天一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天九
十二分九十八秒永樂乙未冬至赤道歲差退天
一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二分八十六秒
成化辛丑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九十九分黃道歲

差退天九十一分四十二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
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
二分五十秒黃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
十四秒不經改正則推步豈能合於天道臣以歲
差之術參詳校驗考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
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合得辛卯日丑初
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
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爲歷元不用古法
積年則作一筭起每年加一筭仍減一用之其中
積分數目俱自此始其氣閏轉交四應併周天黃

道二十八宿十二宮次分界諸類歷法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勅禮臣併監正董理其事再選官生二三人與臣上自至元辛巳為始下至未來戊子為終通計二百四十八年將日月交食用古法新法逐一推算考驗精密庶合於天禮部覆奏以熹等所推近是但古法未可輕變請今後仍依古法推算再於官生內選精通歷學者同濂等以新法參驗久之果有定則別為奏請從之十五年禮部員外郎鄭善夫上言天道幽遠其數精微以人合天洵匪易事如歲差之法晉虞喜以五十年

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密矣今據法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臣以為欲定歲差宜定歲法歲有小餘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則二至餘分只爭絲忽此所宜定也其次宜定合朔古人以一日百刻而變為九十四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

一分前後為朓朒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至於日月交食日食最為難測蓋月食分數但論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且月小闇虛大月入闇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分故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其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如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日食歷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宜按交食以更歷元

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卽至于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而定不然則差之半秒積以歲月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不報十六年朱裕復言本監觀星臺晷表尺寸不一難以準測推算歷數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乞勅禮部會擧洞達天人精究理學大臣一員總理其事敦請編表以考四時日中之景仍乞遣通曉歷學官生赴河南陽城察舊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及山東湖廣陝西大名等處分立圭表以測晷景稽緣參驗定為成法庶幾合朔得真交食不謬詔下所司是年

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通曆法俱擢光祿寺少卿管欽天監事嘉靖二年湘言曆數之興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期于永久不變哉然不數歲而輒差者由天周日周之難齊也日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計去堯未四千年而差者五十度矣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元辛巳至今二百四十二年合差三度有奇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近臣以爲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

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巳伏望許臣暫任朝參督同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諸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晷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聞更乞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揚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其人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集議而護習曆不可改與湘所見頗異禮部因言我朝曆因于元經耶律楚材許衡王恂郭守敬諸大儒之手固難議改然推步之法貴隨時考驗符合天運今湘欲自行測候用定歲差不爲無識請行本監令二臣各盡所見窮極異同以協天道從之七年閏十月朔以大統曆推日不食以回回曆推日食二分四十七秒巳而不食十九年三月癸巳朔欽天監言日當食巳而不食帝大喜曰上天示眷朕知仰承實曆官推步之疎而帝反以爲瑞徵也隆慶三年掌監事順天府府丞周相刊大統曆法其曆原歷叙古今諸曆異同以爲王

元辛巳至今隆慶己巳計二百八十九年年遠數盈歲差天度失今不考差必愈甚苟非精理數善測驗者而漫言修改恐推演傳會反失其眞不若仍舊之爲愈時又有唐順之周述學等前後論曆順之善句股弧矢之法嘗言冬至黃赤道有二十四度之差而黃道在赤道外所以黃道歲差比赤道歲差少一十一秒此斜直之別也又云作曆造月道而不造星道蓋未備事也又云太陰第一第二加減如母子得子則不用母五星第一第二加減如兄弟相併而各致其用述學嘗撰大統萬年

通議、其論二至日度盈縮、曰赤道當天之腰圍、而
黃道出入赤道各二十四度、則黃道冬至之去南
極、與夏至之去北極、其相距之數均也、去極之數
既均、則其度之斂狹亦同矣、冬至日行黃道一度
五分、則夏至日行黃道亦當一度五分、今夏至日
行黃道不及一度、似乎冬至之度狹、而夏至之度
濶、是豈去極之度不均而斂狹之數有異乎、抑冬
夏太陽之行、真有盈縮之殊乎、而非然也、蓋天地
陰陽之氣有升降、而太陽之行亦隨之而有升降
故耳、自冬至以至於夏至、陽之升也、自夏至以至

於冬至、陰之降也、人在地中、觀其行度、則夏至之
太陽、若在輪廓之表、其度濶、故日行不及一度、謂
之縮歷、冬至之太陽、若在輻轂之間、其度狹、故日
行一度有餘、謂之盈歷、是日度有盈縮之異、乃日
道有升降之所致也、又論日食時差法、曰據午地
以論日食、如在午前、則未及黃白度分相掩、而人
在地中斜視、先已見食、及至黃白度分相掩則食
過矣、如地之偏東者、又方見食也、故午前日食則
見食速、而當減其午前分也、在午後則黃白度分
雖掩、而人在地中斜視、猶未見食、如地之偏西者

或先見食也、必俟月行更東、地中斜視、方能見食
故午後日食則見食遲、而當加其午後分也、所以
立時差分法、以加減定朔而為日食甚定分、又議
回回歷之日度、曰其白羊戌宮三十度、日行得三
十一日、即太陽之升而行黃宮之濶度也、人馬宮
宮亦三十度、日行二十九日、即太陽之降而行黃
宮之狹度也、其各宮分之日數有多寡、即大統歷
各黃宮日數之有多寡也、又議回回歷之五星緯
度、曰五星合伏之度、或於黃近、或於黃遠、或在黃
南、或在黃北、但每同經度而於緯度不易同也、若

經緯相同、則當星黃之交矣、交乃星與黃交合乃
星與日合、非一事也、餘議歷甚多、不具錄、萬歷十
二年、欽天監奏依大統歷推筭、本年十一月癸酉
朔、日食九十二秒、依回回歷推筭不食、已而回回
曆驗、禮科給事中侯先春奏、自洪武迄今二百二
十年、未嘗改歷、年遠數盈、漸差天度、邇者月食在
酉而曰戌、月食將既而曰未九分、差舛甚矣、即一
交食而氣朔閏餘躔離朓朒之類、盡屬參錯可知
今宜詔求天下深明歷理者、博采詳書、隨時考驗
且該監見有回回歷科、其推筭日月交食及五星

婆犯最爲精細要者日食時刻分秒並不差姑祗
以原并大統歷法遂置不用臣以爲授時歷可採
回回歷亦可採取其能合天度而已如果脗合何
妨兼入大統歷中以成一代之制詔曰可二十年
五月甲戌夜月食監官推筭差一日二十三年九
月鄭世子載堉進聖壽萬年歷疏畧曰高皇帝革
命之時元歷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但討論潤
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後漢志所謂三
百年斗歷改憲者宜在此時我皇上以萬曆爲元
而九年辛巳歲適當斗歷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

九之義歷元正在是矣高皇帝嘗有意考七政之
運行定二統之是否而未遂繼述之盛舉寧不有
待于今日乎臣嘗取大統與授時二歷校之考古
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且萬歷辛巳歲十
一月冬至大統在丁丑而授時在丙子乙酉歲冬
至大統在戊戌而授時在丁酉是皆相差一日夫
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天一月閏差一月則時
差一季時差一季則歲差一年其所差者豈小小
而已哉臣又推萬歷一百年冬至二歷相差十餘
刻一千年冬至二歷相差二日一萬年冬至二歷

相差百餘日或以爲授時減分太驟失之先天大
統不減失之後天或謂授時近密大統爲疎或謂
授時未必全是二歷強弱之間宜有所折衷於是
仰體太祖二統難憑之意和會二家酌取中數以
成新歷更採衆說所長彙爲一書名曰律歷融通
大旨出于許衡而與衡歷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
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
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
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曰日冬至
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

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
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
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
夫黃鍾乃律歷本原而舊歷罕言之新法則以步
律呂爻象爲首此與舊歷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
躔所在宿大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
在須女十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歷議曰劉炫推堯
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劆推堯時日
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盡堯時日在女虛間
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

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
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
間、執漏使然也、元人歷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
虛之交、而授時歷考之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劇
同、大統歷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炫同、相差
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
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
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
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説合、而與舊歷不同二也、春
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授時曆推之得

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歷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
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歷不同三也、授時
歷以至元十八年爲元、大統歷以洪武十七年爲
元、新法則以萬歷九年爲歷元、其餘各條不同者、
多詳見歷議、暨勅部會集大臣各儒參訂採用以
成一代之制、其法首曰步發斂、取嘉靖甲寅歲爲
歷元、元紀四千五百六十、朞實千四百六十一、節
氣歲差一秒七十五忽、歲周氣策無定率、各隨歲
差求而用之、律應五十五日六十刻八十九分、律
總旬周六十日、次曰步朔閏、朔策二十九日五十

三刻五分九十三秒、望策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
二分九十六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
四十八秒少、閏應十九日三十六刻十九分、次曰
步日躔、日平行一度、躔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
分、躔中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半、象策九十一度
三十一分二十五秒半、象策四十五度六十五分
六十二秒半、辰策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五秒半、
辰策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七秒半、赤道歲差一
分五十秒、黃道歲差一分三十八秒、盈初縮末限
八十八日九十一刻、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十

一刻、周應二百八十三度二十二分三十九秒、次
曰步晷漏、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冬至中晷恒
數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中晷恒數二尺三寸四
分、冬至晝夏至夜三十八刻、夏至晝冬至夜六十
二刻、次曰步月離、月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
七秒半、離周三百三十六限十六分六十秒、離中
百六十八限八分三十秒、離象八十四限四分十
五秒、轉周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轉中十
三日七十七刻七十三分、轉象六日八十八刻八
十六分半、轉差一日九十七刻六十分、轉應七日

五十刻三十四分、次日步交道、正交三百六十三
度七十九分三十四秒、中交百八十一度八十九
分六十七秒、距交十四度六十六分六十六秒、交
周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交中
十三日六十刻六十一分十二秒、交差二日三十
一刻八十三分六十九秒、交應二十日四十七刻
三十四分、次日步交食、日食交外限六度、定法六
十、日食交內限八度、定法八十、月食限十三
度五分、定法八十七、次日步五緯、合應土星二百
六十二日三千二十六分、木星三百一十日一千

八百三十七分、火星三百四十三日五千一百七
十六分、金星二百三日八千三百四十七分、水星
九十一日七千六百二十八分、周率、土星三百七
十八日九百一十六分、木星三百九十八日八千
八百分、火星七百七十九日九千二百九十分、金
星五百八十三日九千二十六分、水星一百一十
五日八千七百六十分、歷應、土星八千六百四日
五千三百三十八分、木星四千一十八日六千七
十二分、火星三百一十四日四十九分、金星六十
日一千九百七十五分、水星二百五十三日七千

四百九十七分、度率、土星二十九日四千二百五
十五分、木星十一日八千五百八十二分、火星一
日八千八百七分半、金星一日、水星一日、伏見、土
星十八度、木星十三度、火星十九度、金星十度半、
水星夕伏晨見十九度、晨伏夕見十六度半、又取
歷代國史所志歷五十家、校所距年、各以其術推
當時及近歲之冬至、復取新率上考、與相參得古
歷下推皆後天、惟統天授時與天合、而新率上推
則合者三十有六、以爲歷法最後最密之驗、又取
魯僖公五年丙寅歲正月至洪武十六年癸亥歲

十一月、二千三十八年之間、傳志所載二至晷景
凡六十事、用太初大衍紀元授時大統五歷、及新
法考之、惟授時合者四十八、新法合者四十九、餘
皆疎、又取漢武帝元光元年丁未歲、至陳宣帝太
建八年丙申歲七百餘年、閱史志原載日月食分
加時起復方位有據者數事、以元儒舊法新法
考之、仍取萬歷甲午已後日月交食亦各數事、校
其異同、往則稽於史、來則驗於天、以校二法之疎
密、其隋唐後未及千年不足證疎密者畧之、其議
歲餘也曰歷家所謂歲差者有三、日日躔歲差、日

五星歲差曰節氣歲差前代諸歷但有日躔差五星差其節氣差則自統天授時二家始焉夫陰陽消長之理以漸而積未有不從秒起便至分者授時歷於百年之際頓加一分考古冬至雖或偶中揆之於理實有未然假如春秋魯隱公三年辛酉歲下距至元辛巳二千年以授時本法筭之於歲實當加二十分得庚午日六刻爲其年天正冬至次年壬戌歲下距至元辛巳一千九百九十九年本法當加十九分得乙亥日五十刻四十四分爲其年天正冬至兩冬至相減得相距三百六十五

日四十四刻四十四分則是歲餘九分日之四非四分日之一也歷法之謬莫甚於此新法以其差率不均稍訂正之設若每年增損二秒推而上之則失昭公巳丑假如每年增損一秒或一秒半則失僖公辛亥今酌取中數每年增損一秒有奇則兩得之矣其法置定距自相乘七因八歸所得百約之爲分命曰歲差其議日躔也曰古歷緒餘見於經典灼然可考莫如日躔及中星焉而推步家鮮有達者穿鑿紛紜至今未定蓋由不知夏時之與周正異也殷夏歷以節氣爲主周歷以中氣

爲主何承天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爲上元進乖夏朔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嘗以新法歲差上考堯典中星則所謂四仲月蓋自節氣之始至於中氣之終三十日內之中星耳後世執著於二分二至是亦誤矣禮記註疏曰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歷正同但在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以歷法但舉大略耳此說得之漢志曰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又曰在牽牛之初宋祁曰建星在斗後十三度在牛前十一度

是太初所測亦止得其大略耳大衍歷議謂四分歷冬至後天三日日必先天三度故當時以爲日在斗二十一度以今密率考之實在斗十七八度之間而已劉宋之世何承天以爲日應在斗十三四度祖冲之以爲在斗十一度是亦未有定說唐一行曰日之所在難知漢世課昏明中星爲志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衝近於得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擁故漏有遲疾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大率冬至遠不過斗十四度近不出十度以此觀之一行所測蓋亦

未爲密也按東晉以前未有歲差之說自虞喜始覺其差故創立歲差術歷雖不傳其法可考也且如推堯元年冬至日躔宿度諸家所見亦各不同虞喜以爲在危何承天謂在須女十度左右劉孝孫以爲在危一劉焯以爲在虛六大衍在虛一紀元在虛六至授時歷上考往古每百年歲周長一分天周消一分堯距至元三千六百餘年依本法歲周當爲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六十一分天周當爲三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三十九分如是推之則堯時日在牛二大統歷不用消長之術則

當在危一有奇二歷相差二十六度其推冬至之日及有閏無閏亦各不同四仲中星各隨日躔而異諸家所見互有異同編以爲承天一行二家之說蓋近之矣其議晷景也曰自漢太初至於劉宋元嘉上下數百年間冬至皆後天三日何承天立表測景始知其誤然則觀天地之高遠在陰陽之消長以正位辨方定時考閏莫近乎圭表而推步晷景乃治歷之要也元許衡等造授時歷亦憑晷景爲本而於歷經不載推步晷景之術是爲缺略今以晷景名篇蓋補大統之缺也唐一行曰日行

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差疾徐不同者句股使然也直規中則差遲與句股數齊則差急隨辰極高下不同如黃道漏刻此乃數之淺者近代且猶未曉按自大衍而後各家步晷之術雖異大槩不過以距二至日分自乘爲實增損定率或乘除加減二至恒晷爲所求晷而已今用北極出地度數兼弧矢句股二術以求之庶盡其原又隨地形高下立差以盡變而此所未有也又曰南至晷景見於經傳者惟僖公五年昭公二十年二條而已餘或見於春秋命歷序等讖緯之書即漢

隋志所引者今皆未敢以爲據授時歷議據前漢志魯獻公十五年戊寅歲正月甲寅朔旦冬至引用爲首夫獻公十五年下距隱公元年已未歲百六十一年其非春秋時明矣而元志乃云自春秋獻公以來又云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驗誤矣夫獻公甲寅冬至別無所據惟劉歆三統歷是據也豈左傳不足信而歆乃可信乎太初元年冬至在辛酉歆乃以爲甲子差天三日尚不能知而能逆知上下數百載乎故凡春秋前後千載之間氣朔交食長歷大衍所推近是劉歆班固所說全非

也又曰大衍歷議謂宋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爲日度變行授時歷議亦云竊以爲過矣苟日度失行當如歲差漸漸而移今歲既已不合來歲豈能復合耶蓋前人所測或未密耳夫冬至之景一丈有餘表高晷長則景虛而淡欲就虛景之中考其真實或設望筒或置副表景符之類以求實景然望筒或一低昂副表景符或一前却所據之表或稍有傾欹圭面或稍有斜側兼以測景之人工拙不同用意詳畧亦異二至前後數日之景進退只在毫釐之閒僾俙之際要亦難辨夫陽城

岳臺晷分南北尚有不同況於四海九服之遠相去千百餘里委託之人未知當否既非目擊其實所報晷景寧足信乎其議漏刻也曰日月帶食出入五星晨昏伏見歷家設法悉因晷漏爲準而晷漏則隨地勢南北辰極高下爲異焉元人都燕其授時曆七曜出没之早晏四時晝夜之永短皆準大都晷漏國初都金陵故大統歷出入之時刻及晝夜之消長改從南京晷漏大統夏至晝冬至夜皆五十九刻冬至晝夏至夜皆四十一刻授時夏至晝冬至夜皆六十二刻冬至晝夏至夜皆三十

八刻相差三刻有奇今推交食分秒南北東西等差及五星定伏定見皆因元人舊法而獨改其漏刻是以互相舛誤也且元統改歷之時未能預知成祖遷都之事故不得不以南監觀星臺測驗爲準永樂以後自當宗法北監測驗所以大一統而尊帝都也故新法晷漏始從元曆所推爲其與今京師晷刻相合也其議日食也曰日道與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于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謂之食既若但在交前後而度相近者亦食而不既月行交外食偏南月行交內食偏北近於交際食分多

遠於交際食分少天之交限此大率也又有人之交限舊云假令中國食既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化外反觀則交而不食化外食既戴日之下所虧纔半中國反觀則交而不食何則日如大赤丸月如小黑丸共懸一線日上而月下即其下正望之黑丸必掩赤丸似食之既及旁觀有遠近之差則食數有多寡矣春分已後日行赤道北畔交外偏多交內偏少秋分已後日行赤道南畔交外偏少交內偏多是故有南北差冬至已後日行黃道東畔午前偏多午後偏少夏至已後日行黃道西畔午

前偏少、午後偏多、是故有東西差、日中仰觀則高、旦暮平視則低、是故有距午差、食於中前見早、食於中後見遲、是故有時差、凡此諸差、惟日有之、月則無也、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朔日食、大統歷推之今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區、遂至食既、彼處言官以歷不效爲言、然京師所觀止食八九分耳、故推交食、惟日頗難、蓋宇宙之廣、未可以一術齊、欲推九服之變、必各據其處、考晷景之短長、揆辰極之高下、順天求合、與地偕變、增損其法、而後準、也、歷經推定之數、徒以中國所見者言之耳、舊云

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又云、天之交限、雖係內道、若在人之交限之外、類同外道、日亦不食、此說似矣、而未盡也、假若夏至前後、日食於寅卯酉戌之間、人向東北西北而觀之、則外道食分、反多於內道矣、此前賢所未發、而舊歷所未及也、其議月食也、曰暗虛者景也、景之蔽月、無早晚高卑之異、亦無四時九服之殊、譬如懸一黑丸於暗室、其左燃燭、其右懸一白丸、若燭光爲黑丸所蔽、則白丸不受其光矣、人在四旁觀之、所見無

不同也、故月食無時差之說、自紀元歷妄立時差、金大定歷因之、元儒格物窮理、而亦爲其所惑、若授時歷月食求時差者誤矣、新法不用時差、直以定望加時、便爲食甚時刻、其議五緯也、曰古法推步五緯、不知有變數之加減、北齊張子信仰觀歲久、知五緯有盈縮之變、當加減以求其逐日之躔、蓋五緯不由黃道、亦不由月所行道、而出入黃道內外、各自有其道、視日遠近爲遲疾、其變數之加減、如里路之徑直斜曲也、宋人有曰、古今歷法、五星行度、惟留退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

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於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星行兩末、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絕故也、歷家但知行度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前代修歷、多止增損舊法而已、未嘗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可以算術綴之、昔蔡邕上書云、願僃員於渾儀之下、按度考數、著於篇章、以成一代盛典、夫古人何不飽煖自逸、而願爲此辛

苦事者、懼抱藝而長終、惜絕傳於來世、欲伸葵藿之忱、遑恤出位之罪哉、章下禮部、尚書范謙覆奏以大統歷造自太祖、行之二百餘年、一旦更新其名、既失創法至意、又駭中外聽聞、且考元志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歷、則萬年歷名元已有之、不便襲用、至歲差之法、上古無聞、漢洛下閎始知有差、晉虞喜始立差法、自後代有差法之議、竟無畫一之規、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

驗以漏刻、斯亦佹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歷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為百分、一分為百秒、可謂密矣、然渾象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於臬表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歟、今之談歷者、或得其算而無測驗之具、即有具而

置非其地、則亦無準、宜非專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歷相校、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於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載堉議遂格不行、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六

睢州湯斌

同里……

歷志

二十四年三月壬午古月食不應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言治歷之要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臣以四事窺天運胥日異而月不同即如今年日至大統推在乙未日申正二刻臣以癸巳甲午丙申丁酉之晷相加減實測二百五十九刻七十三分四十五秒得乙未日未正一刻復取前後

二十餘日計二千餘刻日日而量之秒秒而校之皆同未正一刻無殊科此日行所至昭昭在天可以數籌可以景測乃大統差至後天九刻餘計氣應應損九百餘分而不自覺豈其未嘗籌測耶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半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立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故耶且曆法疏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

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固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

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而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大統歷本之郭守敬以彼減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於周歲加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於周天窺度精到有陋太初大衍等爲不足言者然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則推驗之始已知有差何不即酌定畫一而必俟其退一度逾六十六年而後更無乃釐毫之際加之周天者微多減之周歲者微少纖悉難究姑置此爲盈虛之驗而探賾索隱不能不隨時以待歟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諸應宜俱

改使得中秘星歷一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而是時歷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歷者見雲路疏甚惡之於是監正張應候奏詆其誣且言僭妄惑世其心不可問禮部尚書范謙乃言歷數精微欲斟酌損益緣舊爲新非監官膠執成法者所能爲也乞以雲路提督欽天監事督率官屬精心測候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世世遵循以成一代之典章至律例所禁乃指民間妄言妖祥者爾若夫天官書天文志歷書歷志載在史册昭然可考固國家之大事學士大夫之所宜討論者也豈星官歷

士之所得私乎大明會典云天文地理藝術之人禮部博訪取用何嘗禁人習學乎監官拘守成弊既不能深思測驗以窮其變又不能虛心考訂以復其常今幸有其人所當和衷共事毋專已守殘徒懷妬忌爲也不報三十八年禮部上言先據欽天監奏本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七分五十七秒未時正二刻初虧申時初三刻食甚酉時初初刻復圓食甚日躔尾宿二十五度八十五分二十三秒及見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范守已疏稱親驗日晷未時不虧至申時初刻始見西南晷有虧形正

二刻方食甚酉初初刻尚未復圓而日已入地又以分數不至七分五十餘秒臣惟治歷明時國家要務歷官果按成法而差則當如前代歲差之法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歲冬至日躔當在箕四度三十二分明甚乃歷官七政歷內辛丑年已註箕三度後知其謬仍改箕四度夫歲差之法既有錯誤則日食安得與天符合今當博求通知歷學者令與監員集議又如華湘所言於冬至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次年冬至於各行度一一驗實以叅前聞則於成法果合果離果當修

改與否必有親切著明者而後歷可議也至於日食宜講里差蓋日輪大月魄小故自下望之南北不同則食分有多寡東西不同則食時有先後於此並加研考庶歷法靡差而明時有賴矣三十九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我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歷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照洪武中譯西域歷法例取知歷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禮部因奏精通歷學如按察使邢雲路兵部郎中范守已爲時所推請改授京卿共理歷事又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南京

工部員外李之藻、亦皆精心歷理、可與龐迪峩熊
三拔等同譯西洋歷法、俾雲路等參訂修改、然歷
法疎密、莫顯於交食、欲議修歷、必重測驗、乞勅所
司修治儀器、以便從事、疏入留中、四十年四月己
卯、曉望月食、先是欽天監奏推食六分二十秒、初
虧寅三刻、復圓辰初刻、至期測得寅三刻初虧、約
食三分餘、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
西歷法畧、言邇年臺監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
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
見大西洋國歸化遠臣龐迪峩熊三拔陽

瑪諾等、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久漸聲教、
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歷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道
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
六十度算之、地徑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
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
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
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
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
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表南景、亦有周圍
圍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爲一重天、層層包裹、

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
萬五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
當指列宿之天爲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
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
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
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
天、動運不同、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八曰七政諸天
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
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
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

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
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
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視法不同、而人從所居
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
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
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食差一時、而以南北相距
二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準、
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
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
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十

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無分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臣觀前此天文歷志諸書皆未能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為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辨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疎密校者哉、觀其所製窺天

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況見在臺監諸人、刻漏塵封、星臺迹斷者、自非可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麗廸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解人、伏乞勑下禮部亟開館局、將廸我等所有歷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稗補也、又禮科給事中姚永濟亦以為言、四十四年、邢雲路獻七政真數、其畧曰、凡步歷之法、必以兩交相對、彼交印此交、此交符彼交、兩交正而

中間時刻分秒之度數、自一一可按、七政之行、其理皆同、日月之交食、即五星之凌犯、以同度同道也、故日月食為日月交、五星在黃道間合伏為日與五星交、月與五星凌犯為月與五星交、木星與火星凌犯為木星與火星交、推之五星互犯、莫不皆然、故兩交相對而互相發明、七事之能事畢矣、以此法布筭、今歲七月十六日戊寅夜望月食、推得是月望、交泛分一十三日八十四刻五十六分六十三秒、入陰曆交前一度二十三分三秒九十五微、月食分一十三分五十九秒六十九微、定用分

六刻六十八分四十五秒二十一微、既內分二刻八十六分六十五秒七十微、既外分三刻八十一分七十九秒五十一微、初虧分六刻四十三分二十秒八十九微、食既分一十刻二十五分四十微、食甚分一十三刻一十二分六十六秒一十微、生光分一十五刻九十八分三十一秒八十微、復圓分一十九刻八十分一十一秒三十一微、初虧丑初二刻、食既丑正二刻、食甚寅初一刻、生光寅初三刻、復明寅正三刻、此月食之數、即日月交之數也、其推步五星盈初之數、即五星交之數也、一一數

定而七政明矣天啟元年春雲路詳述日月交食分數以備修曆言臣數歲以來勉竭心力正表槷度孔壺浮漏步得日月交食詳悉分數謹此具述按新法推泰昌元年庚申歲十一月十六日己丑夜望月食初虧漏下二百七十三籌五十三分計九十七刻三十四分食既漏下二百九十四籌六十分計八十八分生光漏下三百三十二籌四十分計七刻四十分復圓漏下三百五十三籌四十八分計二十一刻各以發斂求之得初虧夜子初一刻食既子正一刻食甚子正四刻生光丑初三

刻復圓丑正三刻月食一十四分九十九秒食甚月離黃道畢宿一十四度三十分一十秒而授時則推初虧子正一刻食既丑初一刻食甚丑正初刻生光丑正三刻復圓寅初三刻月食一十三分三十一秒月離黃道畢宿一十四度三十四分四十四秒與天不合如以授時為是臣當是日以漏壺自子平對至初虧月在五車星下天關星西諸王東第二星為九十七刻二十四分而夜子初一刻無疑適何觀在天管窺所共覩隸首所共筭者授時誤矣是其見在之數與天合符者也復以此

法推天啟元年辛酉歲四月壬申朔日食初虧申正一刻食甚酉初一刻復圓酉正初刻日食一分八十六秒復圓日在天未入地食不及三分不救而授時則推是日食初虧申正三刻食甚酉正初刻復圓戌初初刻日食三分九十一秒日未入已復光三分一十三秒日已入未復光八十秒與天不合以新法推天啟三年癸亥歲九月壬寅夜望月食初虧申正三刻食甚酉初三刻復圓戌初初刻月食五分三十八秒月未出已食五分二十五秒月已出見食一十三秒不及一分不救而授時

則推月食七分八秒月未出已食一分九十八秒月已出見食五分一十秒與天不合是其未來之數以見在之數知之者也再以此法上推而宋而唐而漢惟宋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日食五十七秒考宋史載是年五月朔日當食五分有奇候之不食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率表稱賀以郭守敬授時曆法算亦當食不食以新法推唐開元十二年甲子歲七月戊午朔日食在寅刻及日出止見食一分四十秒考唐史載一行算是年七月朔當食半強自交趾至朔方候之不食

一行以爲德之動天以授時法筭亦當食不食以
新法推漢靈帝熹平四年乙卯歲正月巳巳朔日
食在寅刻及日出止見食一分十秒考漢史無日
食蔡邕上書謂元旦親見日體微傷同羣臣赴宮
門欲救不得以授時歷法筭是日卯時日食夫此
三日食乃紊亂懸絕之最甚者凡日食不及三分
與不食同不救夜食亦不爲食唐宋皆食一分餘
筭不及三分而歷官皆以日月失行乃日月何嘗
失行漢唐宋及郭守敬俱筭差而新法俱筭合是
其已往之數與天合符者也漢熹平至今一千四

百餘年之久而新法猶合則未來皆合可知然臣
獨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天道高遠自古難求爲之
不察率多輕易作法訑訑自聖如元授時歷成著
爲歷經自謂推筭之精古今無比而未久輒差臣
今不揣妄意窺天亦安保其盡善第所立新法願
假近審臣今年七十有三矣止求進言非求進身
伏乞勑部議覆章下禮部至冬雲路又奏臣本年
春言四月朔日食歷數臨朔測驗分刻乃有不合
臣始悟歷元立法原自無差而其差者乃今大統
歷沿郭守敬授時歷之誤也蓋日食者月食之也

故正歷一準於月食而月之分數與限度定法皆
其綱領最大者授時定月食分三十分及十五分
月食限十三度五分定限八十七分此守敬率南
北日官以儀器測驗於天自丙子至庚辰又經甲
午再驗幾二十年自謂推步之精可永久無弊以
故大統歷用之臣今所步歷亦用之及四月朔日
食測驗方見其差乃悟以異乘同除另變其法變
月食分三十分爲三十五分變十五分爲十七分
五十秒變定限十三度五分爲十三度十二分五
十秒變定法八十七分爲七十五分諸數既變乃

依舊歷元立法布暦一一方合然後知歷元法原
自無差而其差者大統相沿授時法誤之也故必
如臣所推以五千七百四十爲日食成限以四千
九百二十爲月食成限以三十五分爲月食分而
黜郭守敬之三十分方爲正法章下禮部知之雲
路嘗言授時歷法上考下推毎百年消長一分而
李德芳疏稱消長一日德芳誤也若元統閏氣轉
交四準實皆授時之數接年續之但去其消長之
法而一無所改乃竟以修改自命將誰欺乎臣授
時之法乃六十六年三分年之二差一度統謂七

十年差一度亦非雲路復辨論授時大統二歷之失其論授時也一曰授時求盈縮遲疾差立二術一術不拘整日半日奇零時刻以平立差三乘之爲寄一術用加分損益積度乃以二日對減餘乘時刻立零數則分秒微有不合爲疎也一曰授時定南北東西定差先言陰陽二歷於南北定差云在盈初縮末者交前陰歷減陽歷加交後陰歷加陽歷減在縮初盈末者反是於東西定差云在盈中前者交前陰歷減陽歷加交後陰歷加陽歷減中後者交前陰歷加陽歷減交後陰歷減陽歷加

潛菴先生疑稿　卷之六　歷志　十三

在縮反是皆非也夫方求定差尚未有正交中交限度則陰陽歷去中前後度從何而出則於何處加減之正法曰南北差盈初縮末正交減中交加縮初盈末正交加中交減東西差盈歷正交中前減中後加中交中前加中後減縮歷正交中前加中後減中交中前減中後加爲是一曰授時引李梵蘇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其言似是而非也蓋月行高低處在牽牛東井至婁角始平行耆古時則然而久之則漸移他宿如日躔漢時在

斗而今退至箕所謂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者此也若謂爲月行當有遲疾由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則非蓋月行遲疾遠近出入所生乃月行一周天出入黃道內外寬狹所離之數在古時每周高低處在牽牛東井間平行俱在婁角至年久方漸移他宿耳故守敬引李蘇之言以證月行遲疾之理其說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一曰日食爲月所掩人以目視九服不同故有時差分月食行入闇虛異地所見皆同宜無時差故宋志應天等歷直以定望小餘爲食甚定分而紀元歷則立時差金

潛菴先生疑稿　卷之六　歷志　十四

重修大明歷亦用之授時歷因而未革其謂月食分視定望分在日周四分之一已下爲卯前巳上復減半周爲卯後在四分之三已下減去半周爲酉前巳上復減日周爲酉後以卯酉前後分自乘退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爲時差子前以減子後以加皆加減定望分此元史之文其說非也然授時時差之說固非而按以密率則月亦有時差焉其時差者乃人處其偏日出入分早晚不一則人目所視去日月對衝之中心少頃方至微有差殊也故以日周減卯酉前後分餘數止在刻下分

秒間爲時差以加於定望爲食甚定分然而有無減者以日月相對相迎之故耳若異地則反是此月食無時差中之時差也一曰元史載授時求月食既法以既內分與一十分相減相乘平方開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爲既內分非也蓋日大月之半故日食定法二十分月食定法三十分三十分半之而十五分乃月食既分如月食十分巳上者去其十分餘爲既单分是月西邊與日西邊齊至日東邊所食之數爲既单分也以既单分用減月食既分十五分餘

復以单分乘之平方開之所得以四千九百二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爲既內分以減定用爲既外分爲是若如授時云以既內分與一十分相減相乘夫未得數先安得有既內分一十分巳過之數又與既分無預何以相減相乘爲也且四十九刻二十分者乃以昏至曉夜六時因毎時八刻二十分所得之數爲夜定法也若五十七刻四十分者乃以曉至昏七時因毎時八刻二十分所得之數爲晝定法也晝定法乃推日食所用而守敬誤用以推月食定用分併食既分非其類矣今欽

天監用四十九刻二十分却是其論大統也一曰華象新書載斗綱所指謂之月建又載建子之月次名元枵以至建亥之月次名娵訾此趙緣督之言其說非也蓋在天宮次原與月建無關况正月昏時斗杓指寅惟雨水後六日則然雨水後六日以前斗杓不指丑乎雨水後六日指寅惟今時則然久之天星漸移數百年後不轉而二月指丑乎緣督不知而誤以天星之次舍加爲地盤之月建欽天監不知而刻於天文星圖考晷中幾何而不述亂人之耳目耶一曰四正者歲周之四分也冬

至卽冬正夏至卽夏正春分前三日爲春正秋分後三日爲秋正毎正初日則黃赤道同度如元授時冬至初日至箕宿十度至今萬歷年退至箕宿五度以推天正冬至赤道變黃道則惟宜以冬至初日下赤道度率二度八分六十五秒而一卽得黃道度正以是日赤黃道同度爲四正之一正也今大統推冬至初日因此時日躔箕五度遂誤用至後五度下率不及減以四度下率一度八分四十九秒減之若曰今日躔箕五度亦宜用五度率也則大謬不然矣夫日躔箕五度者乃三百餘年

自箕十度退至箕五度也與冬至初度行至至後之五度何關如久而日退於尾十九度亦將以十九度下之度率減之乎何悖戾之甚也一曰授時曆至元辛巳黃道躔度十二交宮界守敬所測也至今三百餘年冬至日躔已退五度則宜易考日躔宮界另以赤道變黃道以合今時在天宮界從古曆家未有以三百年後仍用三百年前黃道者考唐志云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元志云黃道宿度當據歲差所移依術推變嘉靖初樂頀亦嘗以是為言何監官不之察

也一曰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大都測景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反是我朝洪武初南京測景冬夏晝夜長止五十九刻短止四十一刻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曆法步洪武南京之刻漏冬夏二至各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晝夜六十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改人駭以為異而不知為順天測景宜然之數也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七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簣山評

曆志

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大統曆預推食三分二十四秒初虧巳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回回曆預推食五分五十二秒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時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光啟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初虧巳正三刻二分食甚午初二刻六分

復圓午初四刻六分應天府見食六分有奇瓊州府食既大寧以北不見食已而光啟之法驗大統回回曆皆疎莊烈愍帝切責欽天監官於是禮部言據五官正戈豐年等稱大統曆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即郭守敬授時曆也二百六十年來曆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竊詳曆始於唐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疎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時者至於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為極密然中間刻數依其本法尚

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職所能更改豈惟職等即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歷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在律歷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付之無可奈何良以心思技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夫彼立法者尚然況職等斤斤守法者哉今欲循守舊法向後不能無差欲行修改更非淺陋所及遵奉嚴綸措躬無地臣惟歷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歷我國家事事度越前代而獨此一

事畧無更定豈所以昭聖朝之令典哉乞允臣奏開局修改從之乃議以本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光啓督修歷法且言近世言歷諸家大都宗郭守敬舊法比於見在歷官藝猶魯衛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眞會似會皆古來所未聞惟西國之曆有之而舍此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宜取其法參互考訂使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即本朝之歷可以遠邁前代矣已而徐光啓上歷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

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眞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眞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

數密測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眞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眞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歷務疏奏報可九月癸卯開歷局命光啓督修歷法三年鄧玉函卒徵西洋人

湯若望、羅雅谷、譯書演筭、進光啓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協理曆事、府詹事督修歷法如故、時巡
按四川監察御史馬如蛟薦資縣諸生冷守忠精
歷學、都察院以所呈歷書送局、光啓復咨云歷之
始事、先定氣朔、歷之終事、必驗交食、今崇禎四年
辛未歲前冬至、大統歷推在庚午十一月十八日
亥正二刻、新法定在十九日丑初一刻五分四十
一秒、則大統歷已先天一十二刻有奇、乃守中所
推在酉初四刻、又先於大統一十六刻、比之新法、
共先二十八刻有奇、燕越蒼素、不啻遠矣、更考是

年四月十五日戊午夜望月食、欽天監推食限一
十四分九十九秒、初虧於正東、爲丑初三刻、食既
爲丑正三刻、食甚爲寅初二刻、生光爲寅正一刻、
復光於正西、爲卯初初刻、而新法所推則食限二
十六分六十秒、其在順天府、則初虧在丑初一刻
內第二十五分三十秒、食既在丑正一刻內第五
十一分二十三秒、食甚在寅初一刻內第六分四
十三秒、生光在寅初四刻內第五十九分二秒、復
圓在卯初初刻內第二分二十三秒、又依各省直
道里推之、如四川成都府則初虧在子正初刻八

十一分一十三秒、食既在丑初一刻二十六分六
十七秒、食甚在丑正初刻七十分六十三秒、生光
在寅初初刻二十六分四十秒、復圓在寅正初刻
五十分七十三秒、蓋順天府復圓之時、月輪准在
地平上、未入四川復圓之時、月輪尚在地平上一
十五度有奇、守中云加時在書、此則相左之甚而
明白易見也、四年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啓預
定月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用
地緯度算其食分多少、用地經度算其加時早晏、
月食分秒、海內並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

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
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
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
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
則其法爲未密也、唐書載北極出地自林邑十七
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庶
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從輿地圖約畧推步、開
載各省今食初虧度分、蓋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
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
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

耳、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闇虛體大於
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卽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
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於二道之交、故月
入闇虛一十五分、方爲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
乃得生光、故爲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歷推十八
分四十七秒、畧同此法也、已而四川呈報冷守中
原推四月十五夜十六日月食寅正二刻初虧、卯
初二刻食甚、卯正二刻復圓、月食一十三分二十
八秒、至期、叅政賀自鏡等、公同候驗、乃初虧正東、
子正初刻食既、丑初二刻食甚、丑正初刻生光、寅

初三刻復圓正西、寅正二刻、與新法脗合、守中所
推實差二時、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預推順天
府見食二分一十二秒、初虧午正一刻內九十四
分四十一秒、食甚未初二刻內一十三分三十二
秒、復圓未初四刻內五十一分三十三秒、食甚日
躔黃道大火一度二十五分二十八秒、月離白道
經度未至中交二度一十五分二十一秒、緯度距
黃道北實行七十五分二十二秒、不應見食、用三
差法筭得本地視行距黃道北二十七分、又用二
徑折半法、筭得見食分如前、應天府以南全不見

食大誤、以北食既、例以京師見食未及三分不救
護、光啟言日月交食皆天驗之大者、而月食在夜、
加時早晚、苦無定據、惟日食按晷定時、無可遷就、
故歷法疎密、獨此最爲的證、況臣等纂輯新法、漸
次就緒、而向後交食爲期尚遠、此時不一指實與
監員共見、至歷成之後、無憑取驗、何從強其必信
而安意習之乎、且是食之必當測候、有四說焉、按
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爲限、中前宜減、中後宜
加、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
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

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
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
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
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
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
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
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
果可無差、卽食於他時、而不在日中、卽差之原尚
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爲顯證、是可
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

期實候其加時又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眞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眞率二也時差一法溺于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爲黃道之中限乎因此推彼他術皆然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監臣

所最苦者從來議歷之人詆爲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郭守敬之法卽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於前多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以立法若前無緒業卽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疎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卽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徵驗從之至期光啟率監員預點日晷調壺漏將測高儀器推定食甚刻分應得日軌高於地平三十五度四十分又於密室中斜開一隙置窺筩遠

鏡以測虧復晝日體分數圖板以定食分候至午正二刻方見初虧至正四刻食甚儀上得日高三十五度四十分未初三刻內已見復圓食甚分數未及二分於是光啟言臣前疏四款其第二言本方里差經度未得眞率今食甚之度分密合在經度里差似已無煩更定矣獨食分未合原推者蓋因太陽光大能減月魄必食及四五分以上乃得與原推相合然此測用密室窺筩形象分明方能得此分數倘止憑目力則炫耀不眞或水盆映照亦蕩搖難定恐所少尚不止此也帝是之時有滿

城布衣魏文魁著歷元歷測二書是年令其子象乾進歷元於朝通政司送局考驗光啟爲摘當極論者七事其一歲實自漢以來代有減差至授時減爲二十四分二十五秒依郭法百年消一今當爲二十一秒有奇而歷元用楊級趙知微之三十六秒翻覆驟加與郭法懸殊矣所宜極論者一其一句股弧矢歷學之斧斤繩尺也每測皆資弧背每筭皆求弦矢而今歷測中循用圓三徑一謂方求矢之法此術一誤何所不誤所宜極論者二其一冬夏至不爲盈縮之定限今考日躔春分迄夏

至夏至迄秋分、此兩限中日時刻分不等、又立春迄立夏、立秋迄立冬、此兩限中日時刻分亦不等、此皆測量易見、推筭易明之事、蓋太陽盈縮之實限、宜在夏冬二至之後、而各有時日刻分代有長消加減、所宜極論者三其一 舊歷言太陰最高得疾、最低得遲、且以圭表測而得之、非也、太陰遲疾是入轉內事、表測高下、是入交內事、若云交卽是轉、緣何交終轉終兩率互異、旣是二法、豈容混推、以交道之高下、爲轉率之遲疾耶、交轉旣是二行、而月行轉周之上、又復左旋、所以最高向西行、則

極遲、最低向東行、乃極疾、正與舊法相反、五星高下遲疾、亦皆準此、所宜極論者四其一 日食法謂在正午無時差、非也、時差言距、非距赤道之午中、乃距黃道限東西各九十度之正中也、而黃道限之正中、在午中前後、有差至二十餘度者、若依正午加減、焉能必合、所宜極論者五其一 交食限定爲陰歷距交八度、陽歷距交六度、亦非也、本局著定陰歷當十七度、陽歷當八度、月食則定限南北各十二度、所宜極論者六其一 歷測云、宋文帝元嘉六年十一月己丑朔日食不盡如鈎、晝星見、今

以郭氏授時歷推之、止食六分九十六秒、郭歷舛矣、不知所謂舛者何也、如郭歷果推不盡如鈎、晝星見、則眞舛耳、今云六分九十六秒、乃是密合、非舛也、夫月食天下皆同、日食九服各異、前史類能言之、南宋都於金陵、郭歷造於燕中、相去三千里、北極出地差八度、日食分數、宜有異同矣、其云不盡如鈎、當在九分左右、而極差八度、時在十一月則食差當得二分弱、郭歷推得七分弱、非密合而何、本局今定日食分數、首言交、次言地、次言時、一不可闕、所宜極論者七、已而文魁反覆論難、語甚

忿激、於是光啓更申前說、開喻之、著爲學歷小辯、其一曰、歲實小餘、自漢迄元、漸次減率、彼皆實測實筭、以爲當然、何獨今日乃應驟加、或處士實測無見、然亦知冬至時刻、終古無定率乎、使果有定率、則處士所定歲餘、歲歲加增足矣、何爲每測必差、乃至較自定小餘更多四刻以上耶、今新法定用歲實更減於元、不知者必謂不惟先天、且先大統、乃以推壬申冬至、大統得己亥寅正一刻、而新法得己亥辰初一刻十八分、何也、蓋正歲年與步

月離相似冬至無定率與定朔定望無定率一也
朔望無定率宜以平朔望加減之冬至無定率宜
以平年加減之若郭太史所增減之歲實者平年
也故新法之平冬至雖在大統前其定冬至恒在
大統後也其二曰何股三乘術非誤也特徑一圍
三不合耳弧與弦終古無相準之率無論古率徽
率太一率即多分之至萬萬億猶是弦也不則外
周之切線也且弧弦之術舉手即須每推一法數
四用之即依古率推演已覺太繁況徽密諸率乎
新法於此有論說有立成有通率都爲八十餘萬

言作者雖勞用者甚逸且其爲用又甚大故名大
測處士欲羅而致之歷元中竊恐崇臺九成延袤
百丈而不混者或未易寄人廡下也其三曰舊法
冬夏二至爲盈縮之定限今云否者非無據也古
名歷家精詳測候見春分至立夏行四十五度有
奇立秋至秋分亦行四十五度有奇其度分等而
中間所歷時日不等又時日多寡世世不等因知
日行最高度上古在夏至前今世在夏至後六度
則夏至後六度乃眞盈縮之限此即眞冬至所自
出矣達者自能豁然其四曰舊法用圭表測太陰

謂得去地高庳者交道也非轉率也九年再測者
亦非測太陰測月孛也月孛東鶩月轉西馳兩道
違行是生月孛孛者悖也月轉至是則違天行故
最遲也九年以內孛實行天一周四年半在高四
年半在庳其測高測庳之月日太陰必與孛同度
既得同度必是最遲豈因圭表所測去地高下爲
其遲疾耶且孛雖九年而一周月則二十七日有
奇而一轉若洞悉交轉之義深明乎自之說即月
月自有其遲疾日日可得其高下何必九年哉如
必九年乃得則歲星須十二年塡星須二十九年

歲差須二萬五千餘年誰能待之其五曰日食距
午時差舊法以爲論時則定朔小餘五十刻是也
新法以爲論度則黃道九十度限是也時與度有
時而合有時而離有食在午中或近午左右而推
算時刻乃不合者其度限去午左右稍遠故也如
今年十月朔日食午正而監推乃在未初囘囘歷
在未正亦一證已其六曰日食距交限新法定爲
陰歷十七度陽歷八度非妄也即今年十月朔日
食甚依法推得日食甚時月未至中交十四度無
而食及二分則初入食限豈非距交十七度乎前

得定爲陰歷八度耶其說不自西法始大統曆法日食在正交中交限度法曰以視其交定度如在七度以下或三百四十二度以上皆爲食在正交夫置三百四十二度以減交終度餘二十二度則是正交後二十二度爲食限矣又月如在一百七十五度以上或二百二度以下皆爲食在中交末置交中度以減二百二度餘二十度則是中交前二十度爲食限矣、至宋
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曆官推當食
不食、司天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諸曆推算
皆云當食、夫於法則實當食、而於時則實不食、今
當何以解之、按西曆日食有變差一法、是日在陰
曆距交十度強、於法當食、而獨此日此地之南北
差、變爲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兩心俱

參直、實不失食、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
爲遠、實不得食、顧獨汴京爲然、若從汴以東數千
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餘里以外、將全見食也、推歷之難全在此等蓋日食獨在黃道中限乃無變差不在中限雖食午正亦必有之故日東西時差不以午正爲限以黃道九十度之正中爲限也[illegible]則時不同或多變爲少或少變爲多或有變爲無或無變爲有其多變爲少少變爲多者人但以推步爲未工竟不知未工者安在也無變爲有人多不覺然古史所載亦有食而失推者職此之故星歷家蒙失占之罰亦竟不知其所由推有變爲無則推步在先至期弗驗不得不傳耳
其七曰末一則本部原著百
二說、一謂南北里差、元史稱四海測驗二十七所
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強、揚州三十三度、今測

得一度三十二度半、較差八度少強、每度二百五
十里、推之、則二千餘里、爲其南北徑線、有里差則
有食分差、安可謂日食南北之分秒等耶、試問之
南來人、今年十月朔曾見日食與否、當自知之、一
謂東西里差、蓋大地人皆以日出處爲東、日入處
爲西、皆以日出時爲卯、日入時爲酉、有定東西、無
定卯酉也、南北里差、論北極出地若干里而高下
差一度、東西里差、論七政出入、亦若干里而後先
差一度、不易之定論、驗諸交食最易見矣、五年、光
啟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仍督修曆

法、是年十月十一日、光啟奏、本年九月十五日月
食、先時欽天監以授時曆法推初虧在卯初一刻、
臣等以新法推初虧在卯初三刻、回回科推初虧
在辰初初刻、三法異同、致奉詰問、正欲至期測候
藉以辨其離合、不意候至卯初、遂有陰雲、迄於天
明、未見開霽、三法是非、既無徵驗、則其所以不同
之故、臣不得不溯流窮源、而備陳之、蓋聞交食之
法、先求平朔望、平朔望之算、起於曆元、今曆法本
用元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當時所立四應
稍有未合、臣等新法、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曆元、一切

者相提、已推得舊法後天六十五分為半刻有奇矣、既得平朔望以求定朔望、定朔望即日月之食甚定分也、法以日躔盈縮、月轉遲疾、推其各差、又以兩差之校為加減時差、用以加減於平數得定數焉、昨九月十四日夜望、則太陽在縮曆、而授時法縮曆起夏至、不知日有最高、有夏至、兩行異法縮曆宜從最高起算也、惟宋紹興年間、兩行同度、郭守敬後此百年、去離僅一度有奇、故未覺、今最高一行已在夏至後六日有奇、以推縮差、則舊法後天一十八分有奇也、是日太陰在疾曆遲疾之

法、授時止論一轉周、新法謂之自行輪、月自行之外、又有兩次輪、以次密推、則舊法疾曆先天二度有奇、以推疾差、又後天四十分也、次以縮疾兩差相校、變為時而求定望、宜用減法、舊法則一推而得四十八刻九十分、新法再推、先得四十一刻一十三分有奇、次得四十四刻八分、兩得相校、又差三刻弱、故舊法之食甚定分得二十八刻弱、新法得三十刻弱、以推初虧、則舊法得在子正後二十二刻二十二分為卯初一刻、新法得在子正後二十三刻五十九分為卯初三刻、此舊法與新法異

同之因也、若回回曆又異二法者、臣等實未能詳曉其故、僅知彼曆元為阿剌必年、與隋開皇相值、去今一千三十餘載矣、年遠數殊、意其平朔望亦未合也、即以減分論、則是日太陽縮曆在四宮一度、依彼法得縮差一度四十一分、新法得一度四十三分、其差二分、太陰疾曆在十宮十七度、依彼法得疾差二度一十九分半、新法得二度六分、其差一十三分半、兩差相併得十五分半、變為時約彼法在新法後四刻、今差五刻者、意其緣或在曆元四應、否則創法之處距西一萬餘里、或里差又

未合也、總之三家所報、各依其本法展轉推求、乃始得之、不能立異以相畸、亦不能中變以相就、必欲辨其疎密、則在臨食之時、實測實驗而已、今已往之事、無復可論、將來準法、似須商求、所宜求者蓋有二端、其一曰食分多寡、按交食法中、不惟推步為難、併校驗亦復未易、日食時陽晶晃耀、每先食而後見、月食時游氣紛侵、每先見而後食、蓋食者二體相交之謂也、日食既交、因其大光入目未見、必至一分以上、乃得見之、月食未交、闇虛之旁、先有黑景侵入於月、及其體交、反無界限、故推

縱無舛謬、而校驗多任目任意、揣摩景響、不能灼見分數、以證原推得失、如宋臣周琮所定差天一分以下爲親、三分以下爲近、三分以下爲遠、非苟爲恕、蓋其術止此而已、今欲灼見實分、有近造窺筩新法、日食時用於密室中取其光景、映照尺素之上、自初虧至復圓、所見分數界限眞確、畫然不爽、月食不能定其分秒之限、然二體離合之際、鄰鄂著明、中間色象亦與目測迥異、此定分法也、其一日加時早晚、定時之術、相傳有壺漏爲古法、近有輪鐘爲簡法、然而調品皆繇人力、遷就可憑人

意、故不如求端於日星、晝則用日、夜則任用一星、皆以儀器測取經緯度數、推筭得之、是爲本法、其驗之、則測日有平晷新法、測星有立晷新法、皆轉石鏡銅、鏤畫數度、節氣時刻、一一分明、以之校論交食、皆於本晷之上、某時某刻、先期注定、至時徵驗、是合是離、灼然易見、此定時法也、二法既立、一遇交食、則諸術之得失疎密、自然莫遁矣、然臺官之歷、郭守敬之歷也、守敬之法、今日之所謂差、當時之所謂密也、古今月食、諸史不載、所載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於晦日者七十七、晦

初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疎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於晦日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則無晦食、更密矣、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猶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書晝者一、至加時先後至四五刻者、當其時已然、至今遵用不改、安能無誤、乃守敬之法、三百年來世共推以爲度越前代、何也、高遠無窮之事、必積時累世、乃稍見其端倪、故漢至今千七百歲、立法者僅十有三家、蓋於數千百年間、一校工拙、非一人

之心思智力所能黽勉者也、守敬集前古之大成、故所差僅四五刻、比於前代、洵爲密矣、若使守敬復生今世、欲更求精密、計非苦心極力、假以數年、恐未易得、何可責于沿襲舊法如諸臺臣者乎、六年冬十月、以山東參政李天經督修歷法、時光啓以病辭歷務、逾月卒、所著崇禎歷書幾百餘卷、七年魏文魁上言歷官所推交食節氣皆非是、於是命文魁入京測驗、是時言歷者四家、原設大統回回而外、別立西洋爲西局、文魁爲東局、言人人殊、議歷者如聚訟云、是年閏八月十八日天經言本年

八月秋分大統曆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初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約差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脗合新曆隨取輔臣徐光啟從前測景簿勘對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爲今日節氣差訛之一證蓋太陽行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之名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有奇矣夫過赤道二十三度有

奇爲眞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距不爲眞分乎卽舊法亦知分前分後之有晝夜平但拘泥一定之法平分歲實計日立算其於盈縮加減之理多所未曉無怪其認平與分爲二也何也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毎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日日不等必從最高起算用法加減之始得眞度分眞節氣故新法之與舊法惟冬夏二至止差時刻餘則有差至一日二日者不獨秋分爲然昔所當講求晝一者也九月十二日天經言臣考測七政須報會合凌犯行度內開九月初四日昏初火星與土星同度初七日卯正二刻金星與土星同度十一日昏初金星與火星同度臣偕羅雅谷等同郎中陳六韐等並監局官生詣觀星臺候至昏初用簡儀測得火星在尾四度五十分土星在尾四度七十分至初七日候測土金適遇雲掩難見十一日又詣臺仍用簡儀測得金星在尾十五度一十分火星在尾十五度二十分臣思火土之同度也舊法推在初七而臣報初四者合是舊法後天三日而新法密金火之同度也舊法推在初三而臣報十一日合是舊法先天八日而新法又密蓋

五星一道千古塵蒙卽守敬諸人當年且不能別創一解別樹一義如今日之累黍不差者何况剿襲舊說者乎又文魁奏天經所報木星犯積尸不合於是天經又言測驗之法非止一端測驗之儀非止一器要皆各適其用而窺管則創自西洋與用甚大窺管之制論其圓徑不過寸許凡兩星密聯星體細微及兩星相距半度以內新法所謂三十分窮儀器與目力不能測見者皆能別晰其容半度強者卽此管之度分也如觜宿三星相距二十七分則不能同見五車西柱下二星相距四十

四分愈不能同見其爲半度强明甚臣於閏八月
二十五日夜及九月初一日夜同部監諸臣在局
仰見木星在鬼宿之中距積尸僅半度因木星光
大氣體不顯是以獨用此管人人各自窺見積尸
爲數十小星團聚木星與積尸共納一管禮臣陳
六諮所謂恍見木星之側有數小星結聚云係鬼
宿中積尸氣者是也而文魁指爲未犯但據臆筭
未經實測據稱初二日木星已在柳初則前此豈
能越鬼宿而飛渡乎且臣報閏八月二十四日而
文魁筭在九月初一日相距七日度分已移乃執

爲不犯之證謬矣然木星之於積氣後此出鬼宿
退行時尚一犯焉既退而順行時又一犯焉非直
此日之犯已也十月十三日天經預報木星退行
順行兩經鬼宿行度尺寸晷刻已而皆驗八年四
月初四日天經上曆法條議二十六則其七政公
說之議七一曰諸曜之應宜改蓋日月五星各有
本行其行有平有視而平行起筭之根則爲應應
者乃某曜某日某時躔某宮次之數今新法改定
諸應悉從崇禎元年戊辰前冬至後己卯日第一
子正爲始二曰測諸曜行度用赤道儀尚不足應

用黃道儀蓋太陽躔黃道中線行日月五星各有
本道亦皆出入黃道內外而不行赤道若用赤道
儀測之則所得經緯度分須通以黃赤道率表乃
可否則所測經度宿次非本曜天上所在之宮次
也三曰諸方七政行度隨地推筭不等蓋日月東
西見食其時各有先後既無庸疑矣則太陽之躔
二十四節氣與月五星之掩食凌犯安得不與交
食同一理乎故新法立成諸表雖以順天府爲主
而推筭諸方行度亦皆各有本法四曰諸曜加減
分用平立定三差法尚不足盡加減平行以求視

行乃曆家之要務第天實圓體與平異類舊所用
三差法俱從句股平形定者於天體未合即各盈
縮損益之數未得其眞今新法加減諸表乃以圓
齊圓差可合天五曰隨時隨地可求諸曜之經度
蓋舊法欲得某日某曜經度必先推各曜冬至日
所行宮度宿次後乃以各段日度比筭得之今法
不拘時日方所只檢本表一推步即是六曰徑一
圍三非弧矢眞法蓋古曆家以直線測圓形名曰
弧矢法而筭用徑一圍三謬也今立割圓八線表
其用簡而大弧矢等線但乘除一次便能得之非

若向之展轉商求累時方成一率者可比七曰球上三角三弧形非句股可盡蓋古法測天以句股爲本然句股茲乃三腰之形句與股交必爲直角遇斜角則句股窮矣且天爲圓球其面上與諸道相割生多三弧形因以測諸星經緯度分二者一句股不足以盡之恒星之議四一曰恒星本行即所謂歲差從黃道極起算蓋各星距赤極度分古今不同其距赤道內外也亦古今不同而距黃極或距黃道內外則皆終古如一所以日月五星俱依黃道行其恒星本行應從黃極起算以爲歲差

之率二曰古今各宿度不同蓋恒星以黃道極爲極故各宿距星行度與赤道極時近時遠行漸近極即赤極所出過距星線漸密其本宿赤道弧則校小漸遠極即過距星線漸疎其本宿赤道弧則校大此緣二道二極不同故非距星有異行亦非距星有易位也如觜宿距星古測距參二度或一度半度又或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此非可證之一端乎三曰夜中測星定時蓋太陽依赤道左行每十五度爲一小時三度四十五分爲一刻今任指一星測之必校其本星

經行與太陽經行得相距若干度分又得其距子午圈前後若干度分則以加減推太陽距本圈若干因以變爲眞時刻四曰宋時所定十二宮次在某宿度今不能定於某宿度蓋因恒星有本行宿度已右移故也太陽之議四一曰太陽盈縮之限非冬夏二至此限亦微有行動蓋舊法以冬夏二至爲太陽盈縮初末之限即新法所謂最高及最高衝也因測冬至至春分又測春分至夏至中間日數不等覺冬至太陽行疾而盈夏至行遲而縮焉今新法亦測得自冬而夏自夏而冬或自春而

夏自夏而秋兩測中積非一算得此限不在二至已過六度有奇且年年行動初無一定之數二曰以圭表測冬夏二至非法之善蓋二至前後太陽南北之行甚微則表景長短之差亦微如冬夏至前後三日太陽一日南北行爲天度六十分之一設表長一丈冬夏至二日之景約差一分三十秒夫一分三十秒爲一日之差則測差一秒當爲六刻七分圭上一秒之差人目能保不誤乎且景符之光線濶亦不止數秒一秒得六刻有奇若測差二三秒算幾差二十刻又安所得準乎今法獨用

春秋二分蓋以此時太陽一日南北行二十四分計一日景差一寸二分即測差一二秒算不滿一刻其差甚微校二手爲最密三曰日出入分應從順天府起算蓋諸方北極出地不同晨昏時刻亦因以異大統依應天府推算是以晝夜長短未能合天甚至日月東西帶食所推未如所算多緣於此今悉依順天府改定四曰平節氣非天上眞節氣蓋舊法氣策爲一十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此乃歲周二十四分之一然太陽之行有盈有縮不得平分如以平數定春秋分則春分後天二日秋

分先天二日矣今悉改定太陰之議四一曰朔望之外別有損益分一加減不足盡之蓋舊法定太陰平行一日爲十三度有奇算朔望別有加法減法大率爲五度有奇然兩弦時多寡不一此加減法不足以齊之即授時亦言月朔望時一日平行十三度有奇朔望外平行數不定似明其理未著其法今於加減外再用一加減各爲二三均數理明而數亦盡二曰緯度不能定於五度時多時寡蓋緯度難定五度古今曆家俱言之以交食分數及交泛等測定黃白二道相距約五度然朔望外

兩道距度有損有益大距計五度三分度之一若一月有兩食其弦時用儀求距黃道度五度未能合天三曰交行有損益分蓋羅睺計都即正交中交行度古定交行一日逆行三分千百年俱爲平行今細測之月有時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合算因設一加減爲交行均數四曰天行無紫氣蓋舊謂紫氣生於閏餘又曰紫氣爲木之餘氣今細考諸曜此無行度無從而得無象可明則知作者爲妄增後來[illegible]會交食之議四一曰日月食徑分恆不一蓋日月有時行最高有時行最庳因高庳

遂相[illegible]有遠近近則見大遠則見小又因遠近得太陰[illegible]有時[illegible]有時[illegible]所以徑分不能爲一二曰日食午正非中限乃以黃道九十度限爲中限蓋南北東西差皆以視度與實度相校而得日月之[illegible]度[illegible]道則視度安得不從黃道論其初末以求中限乎且黃道出地平上兩象限自有其高也亦自有其中也此理未明或有宜加反減宜減反加者凡日食加時不得合天皆緣於此三曰日食初虧復圓時刻多寡恆不一非二時折半之說蓋視差能變實行爲視行則以視差[illegible]

前後鮮有不參差者、夫視差既食甚前後不一、又安能令視行前後一平、今以視行推變時刻、則初虧、復圓其不能恒為一也明矣、四曰諸方各依地經推算時刻及日食分、蓋地面上見日月出沒與在中各有前後不同、即所得時刻亦不同、故見食雖一而時刻異、此日月食皆一理、若日食則因視差、隨地不一、即太陰視距不一、所以見食分數亦因之異焉、五緯之議三、一曰五星應用太陽視行、以段日定之、不得、蓋五星皆以太陽為主、其與太陽合伏也則疾行、其與太陽衝也則退行、且太陽

之行、有遲有疾、而五星亦各有本行外之太陽遲疾、則合伏日數時多時寡、自不可以段目定其度分、二曰五星應加緯行、蓋月有白道、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而五星亦然、其出入各於黃道有定距度、又土木火三星衝太陽緯大、合伏太陽緯小、金水二星順伏緯小、逆伏緯大、宜詳考之、三曰測五星當用恒星為準、則蓋測星用黃道儀外、宜用弧矢等儀、將所測緯星視距二恒星若干度分、依法布算、方得本星真經緯度分、或繪圖亦可免算、十二月廿四日天經言大統載本年水星三月十

八日晨見、至四月二十一日晨伏、則前此皆見矣、新法載三四五六等月俱伏、臣會同監正張守登等、於四月十四日五鼓登臺測驗、良久、直至日出、委無水星出見、又於十七日、再三詳測、其不見也如故、則是新法所算水星晨不見、密合矣、又大統載本年水星八月初七日晨伏、不見、至九月二十一日夕見、則前此皆不見時矣、新法載七月二十五日水星晨見、至八月二十三日晨不見、又八月十三日、大統載木星在張一度、新法算得在張四度、是日子正初刻、與軒轅大星同度同分、臣因

於八月十三日子時會同守登等測驗、木星果與軒轅大星同在一線、少項、水星晨見東方、則是新法所算水星晨見又密合、而木星與軒轅同度亦皆歷歷不爽矣、本年八月二十七日新法算得木火月是日寅正二刻同在張六度三十三分、大統載是日木在張四度、火月張三度、至期測得木火月果在同度一線上、則是木火月同度、又與新法脗合矣、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曉望月食、天經及大統回回曆科各預推、順天虧復食甚分秒時刻天經恐至期雲掩難見、乃以法所推各省奏遣官

生赴河南山西分行測驗至期天經與羅雅谷湯若望大理寺評事王應遴禮部祠祭司主事李焻等同赴觀象臺而文魁亦在焉候至初虧臺官用簡儀測月得在卯初一刻四十三分與天經等所推合又同時用立運儀測得去極七十九度七十分校文魁所推差四度至食甚大統推食三分一十五秒月未入見食一分五十四秒回回推食一分九十三秒月未入見食三十五秒文魁推食四分三十一秒在天見食三分八十二秒是皆未至食甚月已西入地平而西局獨推食甚月在地平

上高四度二十分見食三分八秒月未入見復光六十五秒維時用立運儀測得月果西高四度餘政西局所推食甚時也復用簡儀測月得在卯正一刻與天經等所推又合且以至卯正二刻月光漸復而各法俱不得仍執帶食之說矣已而河南咨報月初虧時用象限儀測角宿南星西高三十七度二十七分推得爲寅正四刻內五十六分食甚測河鼓中星東高四十度弱推得卯正一刻內一十三分見食三分有奇復光未幾旋入地平與原推一一脗合而山西咨報望前測太原北極高

三十七度四十四分至食時雲掩無從考驗虧復是月得旨測驗月食新法爲近但以十三日爲雨水其再奏明天經覆言大統推本年正月十五日辛酉子正二刻雨水新法推本年正月十三日巳未卯初二刻八分雨水兩法相校先後幾差二日而臣豈無說而敢臆爲創改乎蓋論節氣有二法一爲平節氣一爲定節氣平節氣者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五爲歲實而以二十四平分之計日定率每得一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五十微爲一節氣故從歲前冬至起算必越六

十日八十七刻有奇而始歷雨水舊法所推十五日子正二刻者此也日度之節氣也定節氣者以三百六十爲周天度而亦以二十四平分之因天立差每得一十五度爲一節氣故從歲前冬至起算考定太陽所躔宿次止須五十九日二刻有奇而已滿六十度新法所推十三日卯初二刻八分雨水者此也天度之節氣也蓋太陽之行有盈有縮日日不等冬至後行盈盈則其行疾一日行天一度有奇夏至後行縮縮則其行遲一日所行不及一度此非用法加減之必不合天顧可拘泥氣

策以平分歲實平、請以春秋分證之、舊法推本年
二月十六日巳正四刻春分、新法則推十四日卯
正二刻五分、而舊法亦於本月十四日下注晝五
十刻夜五十刻矣、舊法又推本年八月二十三日
丑初三刻秋分、新法則推二十五日丑初初刻十
分、而舊法隨於本月二十五日下注晝五十刻夜
五十刻矣、顧名思義、分者黃赤二道相交之點、太
陽行至此點、晝夜之時刻、各等、過此則分內外而
晝夜遂有長短、乃晝夜平分在二月十四日與八
月二十五日、而春秋分顧推十六日與二十三日

乎、知春秋分則知各節氣、知各節氣則知雨水臣
前疏所謂冬夏二至止差時刻、餘則有差至一日
二日者、正指是也、已而天經於二分届期會部員
及監局官生、每午赴臺以象限儀累測午正太陽
高度、得二月十四日高五十度八分、十五日高五
十度三十三分、八月二十四日高五十度一十五
分、二十五日高四十九度五十二分、終測天經曰、
夫春秋分者、黃赤二道相交、太陽至此平分天中、
如京師北極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則赤道應
高五十度五分、自南往北者高度必漸多、自北往

者高度必漸少、理甚明也、今置二月十四日所
測、加以地半徑二分、校赤道已多五分、蓋原推春
分在卯正二刻五分、至午正已過二十一刻五分
矣、是時太陽緯行每日二十四分弱、時越二十一
刻五分、則緯行應加五分強、所謂自南往北高度
漸多也、至十五日并地半徑已多至三十分、況十
六日乎、置八月二十五日所測、加以地半徑校赤
道少一十一分、蓋原推秋分在丑初初刻十分、至
午正乃過四十三刻五分、則緯行應減一十一分、
所謂自北往南高度漸少也、若二十四日并地半

徑已多一十二分、況二十三日乎、既又以節氣圖
示之曰、內規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日
度也、外規分三百六十度者、天度也、舊法計日定
率、每得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四分有奇為一氣、
而新法止取天度十五焉、故自冬至起算、越九十
一日三十一刻六分而始歷春分者、日度為之限
也、乃在天則已踰限二度餘矣、又越二百七十三
日九十三刻一十九分而間交秋分者、亦日度為
之限也、乃在天所不及者尚二度餘矣、豈非舊法
春分每後天二日、秋分每先天二日耶、於是具顛

未奏聞是歲冬進天經山東按察使仍管歷務十
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天經等預推京師見食一分
二十秒初虧午正二刻五十六分食甚未初一刻
八十三分復圓未正初刻六十二分應天見食一
分二十二秒初虧午正初刻八十三分食甚未初
二刻七十六分復圓申初初刻四十二分濟南見
食二分三十三秒初虧午正二刻七十六分食甚
未初二刻五十六分復圓未正二刻七分福州見
食四分一十二秒初虧午正初刻六十二分食甚
未初二刻六十九分復圓申初初刻三十五分杭

州見食四分四十秒初虧午正二刻七分食甚未
正初刻三分復圓申初一刻六十九分朝鮮見食
三分八十六秒初虧未初初刻九十分食甚未正
二刻二分復圓申初二刻八十三分南昌見食二
分九十七秒初虧午初三刻四十二分食甚未初
初刻八十三分復圓未正一刻九十分武昌見食
一分八十九秒初虧午初三刻二十五分食甚未
初初刻六十九分復圓未正一刻六十九分開封
見食一分四十八秒初虧午正初刻五十五分食
甚未初初刻五十六分復圓未正初刻二十一分

州見食三分九十三秒初虧午正初刻六十九
分食甚未初一刻六十九分復圓未正二刻三十
五分太原不見食桂林見食一分八十九秒初虧
午初一刻四十九分食甚午正二刻七分復圓未
初二刻四十二分西安見食三十五秒與不見食
等貴陽見食九十五秒初虧巳正三刻七十六分
食甚午初一刻八十三分復圓午正三刻二分成
都見食九十二秒初虧午初一刻六十九分食甚
午正一刻二十一分復圓未初初刻五十五分雲
南見食一十六秒與不見食等食甚日躔黃道女

宿初度一十分依赤道爲女宿二度一十六分而
大統歷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歷推食三分七
十秒東局推止有游氣侵光三十餘秒已而會同
測驗惟天經所推爲密十一年正月詔仍行大統
歷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因年遠有差者準旁求
參考新法推測屢近許同回回科存監學習魏象
乾等賜白金紵絲散遣回籍七月進天經光祿寺
卿仍管歷務十四年十二月天經言大統置閏但
論月無中氣臣局新法尤視合朔後先今所進十
五年新歷其十月十二月中氣適交次月合朔時

刻之前所以月內雖無中氣而實非閏月蓋氣在朔前即此氣尚屬前月之晦也至十六年正月後止有驚蟄一節而春分中氣交次月合朔之後則其月當閏無疑也十六年二月乙丑朔日食新法推京師見日食分秒已而又皆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無何遇國變竟未施行

文簡意暢叙新法處詮次校詳會於法者深也

潜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八

睢州湯　斌潜菴撰
同里田蘭芳簣山評

高孝昭章睿景純七朝后妃傳

孝慈高皇后姓馬氏宿州閔子鄉人宋太保歆之後父馬公游俠尚節槩母鄭氏早卒馬公素善郭子興嘗避仇客濠以后託子興孥亦卒子興育之如已女既奇太祖遂以配焉后聰明有智略好書史太祖在軍有劄記輒命后掌之倉卒未嘗遺失子興信讒多猜忌后善事其妻張氏彌縫闕畧疑

釁漸釋太祖克太平后率將士家屬渡江龍灣之役盡發宮中金帛犒戰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以不嗜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也太祖深然之參軍郭景祥守和州人有言其子持鎗欲殺父者太祖將行誅后曰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實殺之絕其後矣太祖復察之果枉告后曰非汝言幾誤殺此子李文忠守嚴州楊憲言其不法事太祖欲召還后曰嚴州臨敵境不宜輕易將且文忠素賢憲言未可遽信太祖悟遂止文忠卒克杭州成犄角之功者后之力也后既多所裨益太祖雅重之

即帝位冊爲皇后嘗對群臣以唐太宗長孫皇后
相擬朙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
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群臣共艱難且妾
安敢比長孫皇后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帝欲官
后親族后曰陛下以聖德受命作事當爲後世法
願無以爵祿私外戚帝善其言而止后勤於內治
選女史數人日講說古訓至夜分不倦聞漢唐以
後惟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行事朝夕省覽
或言宋仁厚太過者后曰過仁厚不猶愈於刻薄
乎問女史黃老何教而竇太后好之對曰清靜無

爲若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也后曰孝慈卽仁義
事詎有絕仁義而爲孝慈者哉嘗讀小學以爲言
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請帝表章之帝性
英斷威福不可測后能隨事規諫或因服御詰責
左右輒曰陛下忘昔日艱難耶前殿決事或震怒
及還宮后從容諫曰人無全才願陛下器使赦小
過帝嘗霽容謝焉贊善李希顏教諸王經偶以管
擊王額帝怒甚后曰惡有以堯舜之道教吾子顧
怒之耶宋濂得罪幾不測后曰民家爲子弟請一
先生尙欲以禮全始終況貴爲天子乎其因事匡

或多類此帝嘗怒譴宮人后輒執付宮正司議罪
帝問其故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當怒行
罰必有輕重付宮正則酌其平矣一日問帝今天
下之民安乎帝曰后妃主內政此非爾所宜問也
后曰陛下爲天下父妾忝爲天下母民猶子也子
之安否何可不問歲凶憂形於色帝告以發倉廩
賑恤后曰賑恤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帝深然
之諸將克元都輸其實貨至京后曰元有是何以
不能守而失之意者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寶與帝
曰朕知汝意蓋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

下言妾與陛下起貧賤至有今日恆恐驕縱生於
奢侈危亡起於細微故願得賢人共理天下實大
寶也嘗曰人主自奉欲薄養賢欲豐命京官俸入
有限而家有遠近必有不能自給者仕宦亦難何
獨百姓帝幸太學還后問太學生幾何曰數千日
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無所仰給寧無累於
心乎帝於京官時賜周恤於監生月賜糧給其家
恩數甚優實自后發之帝嘗令應死囚築城贖罪
后曰罰役贖罪至仁也但久困之囚加以勞役恐
不免死亡帝遂罷其役悉釋之嘗請帝曰事幾得

失本君心之邪正、天下安危、視民情之苦樂、又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帝嘆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於冊、帝御膳、后嘗躬自省視、平居服大練澣濯之衣、雖敝不忍易、左右皆以為太儉、后曰、吾聞古之后妃、皆以富而能儉、貴而能勤、見稱史冊、蓋奢侈之心易萌、崇高之位難處、吾日夜惕厲、未嘗自寧、欲以身先後宮、為國家惜福耳、聞元世祖后煮故弓絃事、亦命取練織為被褥、以惠貧老、餘帛纇絲、緝成衣裳、賜諸王妃公主曰、蠶桑不易、此在民間猶為難得、汝

等生長富貴、不可不知也、命婦入朝、延接如家人禮、念父母蚤亡、言及未嘗不流涕、帝感其意、為修墓建廟、禮秩甚備、洪武十五年得疾、群臣請禱祀求名醫、后謂帝曰、死生有命、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陛下悼妾、必殺醫、是重妾過也、疾亟、帝問所欲言、曰、妾幸事陛下、承宗廟、母天下、婦人之榮、至此極矣、尚何言、惟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八月丙戌崩、年五十一、帝慟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庚子、葬孝陵、謚曰孝慈皇后、及小祥、禮部奏令天下諸司致祭、帝止之曰、后在時嘗不欲費天下財、今令天下致祭、非后意也、宮人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千萬年、毖彼下泉、悠悠蒼天、生皇子五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晉王、太宗文皇帝、周王、皇女二人、寧國公主、安慶公主、永樂九年、加上尊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加上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成穆貴妃孫氏、先世陳州人、父和卿、仕元、家江南常州、母晁氏、妃性穎慧、年十三、父母亡、隨仲兄蕃

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元帥馬世熊得之、育為義女、年十八、太祖聞其有容德、納焉、即帝位、冊為貴妃、位眾妃上、生四女、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薨、年三十有二、賜謚成穆、帝以妃無子、命吳王橚服慈母（一人之私而變前王之禮於三重創為未盡）服喪三年、東宮諸王皆期、勅儒臣作孝慈錄、庶子為生母服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期、自妃始、葬褚岡、賜妃兄瑛田租三百石、令供歲祀、後祔葬孝陵、

仁孝文皇后徐氏、鳳陽人也、父中山武寧王達、母謝氏、后生有貞質、父母課以經史、廣其知識、后一覽輒成誦、由是博通羣籍、見古人嘉言善行、一再

思輒曰此可做而行也洪武九年正月冊爲燕王妃王之北平后從之內政肅然王起兵后留與世子居守敵兵攻城甚急城中幾不支后親帥諸將校妻甲冑登城陴守城賴以完太宗即位十一月壬辰制曰自古內治之隆率由女德媯汭嬪虞塗山翼夏姬周之盛本自姜任迄我皇考龍飛啟運身致太平惟是我皇妣孝慈高后坤元合德克相厥成爾徐氏爲朕正妃贊助藩國二十年於茲朕躬行天討無內顧之憂今克濟艱難肅清寰宇亦惟是爾協贊力朕登大寶其立爾爲皇后后既正

位中宮益自祗勵凡有獻納多當上意嘗言累年南北戰爭兵民俱敝宜與休息時帝用人頗以新舊爲間后諫曰人才難得昔伊尹佐湯太公翼武皆勝國人況今賢才乃太祖所遺乎宜釋猜嫌悉用之帝嘉納每燕閒與帝語及先朝事上問猶記憶先后遺言何者最要乎后歷舉以對無遺帝稱善弟增壽陰有翊戴功爲建文帝所殺至是帝將追命以爵后力言不可帝曰后欲爲漢明德耶論今非以外戚故竟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昌襲爵命下乃以告后非后志也后以景昌年幼驟貴恐

負國恩爲先世辱請令就學帝從之初冊立皇太子封漢趙二王后曰太子天下本諸王藩屏所資願擇老成端士輔養德器會選宮僚帝仍用廷臣兼焉曰任使一則疑隙不生此誠先朝善制宜萬世守之帝以爲然后素愛太子仁厚而以漢庶人不雅馴頗厭之時時諷帝早教帝亦以爲然其遠識如此帝勞於政事每日旰未食后亦不食以待嘗問陛下與共圖政理者誰何帝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與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手書諭之曰妻之事夫其

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載諸史冊者古今人豈相遠哉吾在宮中旦夕侍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所與共理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詎無所以胡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及子孫矣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入見柔儀殿勞賜備至嘗觀女憲女戒諸書摘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又著勸善書復曾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

乙未崩年四十有六生仁宗昭皇帝及漢庶人高煦趙王高燧永安永平安成咸寧四公主后性不喜華飾自御儉素至病且大漸猶以民未休息為念勸帝廣求人才辨別邪正勿棄小過教子孫以學親宗室以恩馭外戚以法戒太子曰夙夜勤儉敬事君父崩後帝念之不忘謂羣臣曰皇后仁明賢淑漢馬后唐長孫之倫也雖處深宮無一念不在生民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是年十月甲午冊謚曰仁孝七年葬天壽山升祔太廟二十二年仁宗即位改葬長陵上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

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孝誠昭皇后張氏河南永城人父麒兵馬指揮以后貴封彭城伯見外戚傳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壬午冊為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冊為皇太子妃仁宗體肥碩不便騎射太宗恚之至命有司減食物一日當是時漢王高煦強武當上意仁宗在東宮瀕危居恒悒悒不樂后譬喻寬慰勉以孝謹卒賴以全仁宗即位立為皇后明年仁宗崩宣宗立尊為皇太后太后念祖宗創業維艱諭帝恪守成憲委任老成帝亦最孝一日奉太后游

西苑帝躬掖太后輿上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聖德太后悅酌酒賜帝且諭曰今天下幸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惟此下民天與祖宗之赤子宜加意愛養無使儉薄庶副天與祖宗之意帝拜稽首曰謹受教宣德五年二月帝以清明節近召蹇義楊士奇楊榮諭之曰皇太后篤念祖宗功德感慕不忘茲荷暮明帝奉太后謁陵著于史冊今朕將奉太后謁二陵以慰聖心禮蹇義等對曰太后聖孝陛下敬承之禮之正也帝以聞於太后太后喜趣二相五軍嚴備供具出大

內不煩有司帝躬櫜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帝下馬扶輦過橋從騎遠近呼萬歲聲動林野至沙河帝指天壽山曰二陵在其下后望之愴然時陵旁居民迎拜道左太后顧謂帝曰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聞長世惟是能安民耳國家輕徭薄賦存恤煢獨庶幾為民父母之道於是奉太后觀道旁農家召其婦問所業及安否其婦女老幼皆歡喜踴躍感誦[illegible]姬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嘗之舉以賜帝曰此農家味當知之明日見

扈從大臣張輔等於行殿慰勞甚至賜酒饌白金
文綺有差還京命帝作賞春賦敘道中景物及農
家作業之狀英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以書戒兄
彭城伯昶都督昇循禮度修恭儉自今惟朝朔望
勿預政事不然有祖宗法在不敢赦楊士奇等言
都督昇賢非他外戚比願仍令與聞政事有詔不
許先是宣宗崩后取宮中一切玩好及不急之務
皆罷之禁中官毋得用事時英宗幼冲大臣請太
后垂簾視事不許曰毋壞我祖宗家法使毋后預
政也是時政在臺閣委用三楊有詔凡朝廷大政

必先白太皇太后然後行太皇太后令悉付內閣
議決時王振有寵於帝太皇太后每數日必遣中
官至閣內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即以帖開某日
有某事來議如何施行太皇太后驗之有不付內
閣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
御便殿帝西向侍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儀
衛森然輔等西下拜太皇太后顧謂帝曰此五人
皆先朝簡任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可否非五人
贊成不可行也帝跽受命有頃召太監王振至俯

伏階下太皇太后顏色頓異叱曰汝侍皇帝起居
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帝跪為之
請諸臣咸頓首太皇太后曰皇帝幼冲豈知若輩
自古壞人國家多矣吾且聽皇帝及諸臣留振今
後再干國事必罪不宥正統七年十月大漸召大
臣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建文
臨御天下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
號大宗詔收方孝孺文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太皇
太后默然士奇等頓首稱受顧命而出乙巳崩合
葬獻陵后既崩王振遂用事未幾有土木之變人

益追思后以為宣英二朝天下治平羣賢在列后
之力居多時稱女中堯舜后生宣宗章皇帝越王
瞻墉襄王瞻墡十一月丁巳上尊謚曰孝誠恭肅
明德弘仁順天啟聖昭皇后祔廟

恭讓章皇后胡氏山東濟寧州人父榮以長女善
圖為女官給事掖庭得授錦衣百戶后其第三女
也諱善祥永樂十五年七月冊封為皇太孫妃二
十二年十月仁宗嗣位冊立為皇太子妃洪熙元
年七月宣宗即位立為皇后當是時海內寧謐車
駕數事遊幸后每乘間規諷帝頗不懌后素貞靜

恬澹善病艱嗣而貴妃孫氏有子寵冠後宮宮中
有諷后退遜者后表請閒居帝諭禮部曰比皇后
胡氏自罹多病不能恭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
退上表請間朕念夫婦之義拒而不從懇辭再三
益加惓切已從所志就閒別居其稱號服食侍從（此亦明朝一大變）
悉如舊冊孫氏爲皇后三年二月賜后號靜慈仙
師退居長安宮皇太后念其賢甚憐之嘗召入淸
寧宮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上恩禮甚篤正統七
年太后崩凡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后不敢與
孫后列乃同諸妃嬪祭奠因痛哭不已八年冬十

月薨初后之將廢也帝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
奇楊榮而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息中宮屢產
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宜男今幸貴妃有子必
立爲嗣母以子貴自古有之但中宮如何處置因
舉后過失數事榮曰如此則廢之可也帝曰有故
事否義以宋仁宗廢郭后對士奇曰古人有言臣
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子豈當議母且宋仁宗廢
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叩宮門諫皆
被黜史冊譏之今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臣
何敢將順議未決明日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

議如何榮於懷中出一紙列后過失二十事曰即
此可廢帝覽二三事遽赧然曰渠曷嘗有此宗廟
無神靈耶顧士奇曰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
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亦深悔願
陛下三思帝不懌而罷他日又召問五人輔原吉
言陛下愼處必求得當後獨召士奇士奇請問中
宮與貴妃情誼何如帝曰平日極和睦今中宮病
貴妃朝暮慰藉甚殷士奇曰如此惟乘后有疾導
之辭讓則進退以禮帝深以爲然又數日召士奇
曰卿言甚善中宮果欣然辭太后尚未聽中宮復

堅辭必得請士奇因曰若然則願陛下待兩宮兩
家如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禮有加帝
曰朕不食言后乃廢及薨孫后命廷臣議喪事時
士奇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曰當以后禮斂葬景
陵諸臣曰此非中宮意士奇不答惟曰萬世罵名
遂止議以嬪禮葬之金山后以無過廢宣宗晚年
亦悔之嘆曰此朕少年事欲復位號不果天順六
年孫后崩皇后錢氏爲英宗言胡后賢而無罪廢
爲仙師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
其位號英宗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

鬼神實式臨之然臣愚見顯陵寢享殿神主皆更
如奉先殿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七年閏七月加
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其陵寢不祔
廟此事惟楊士奇始終持正後來李賢亦好如楊榮蹇義敬宗夷僴之流奴材也
孝恭章皇后孫氏山東鄒平縣人父忠永城縣主
簿以后貴封會昌伯后有殊色性機警彭城侯麒
選媵孝誠皇后入宮時年十餘歲已而太宗爲太
孫選濟寧胡皇后爲妃而以后爲嬪仁宗踐御冊
胡皇后爲皇太子妃并以妃冠服賜后宣德元年
冊立胡皇后而后爲貴妃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

貴妃而下有冊無寶獨后有寵得請於太后特製
金寶賜之遂爲定例當是時后寵冠後宮而胡后
貞靜恬退且遘疾無子后陽朝暮慰藉而陰用計
傾之會英宗皇帝生於是后寵愈盛帝遂有廢立
之志使人諷胡后上表請閒后僞辭曰皇后病痊
當有子妾子敢先皇后子耶帝於是立英宗爲皇
太子宣德三年二月廢皇后胡氏下詔曰貴妃孫
氏昔皇祖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於後
宮實生長子爲皇太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
位中宮三月癸未冊立爲皇后五年二月從太皇
太后謁陵英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正統十四年八
月英宗北狩時京營單弱人情洶洶有建議南遷
者太后用侍郎于謙策決意戰守勅郕王監國立
皇庶長子爲皇太子己巳下詔曰邇因也先犯塞
毒害生靈皇帝恐禍連宗社親率六師往正厥罪
不意被留沙漠尚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
三人中擇其長且賢者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爲輔
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丙子文武大臣合辭請郕王
即位太后從之是爲景帝十二月丁未尊爲上聖
皇太后時英宗在迤北太后時以貂裘等物寄之

及幽閉南內困憊殊至太后時時遣中使問遺保
護百端得無恙焉天順元年二月英宗復辟召閣
臣李賢等曰朕惟母后深恩無以爲報況朕居南
內七年危疑之際實賴保全今又定策禁中俾朕
復位欲效前代上徽號少伸孝情如何於是賢等
擬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二年正月己卯上
寶冊頒詔天下六年九月乙未后崩乙卯上尊謚
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
陵祔廟父忠進封至安國公晉太保長孫繼宗嗣
會昌侯次四人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官於朝

孝莊睿皇后錢氏、直隷海州人、先世萬一以軍功封昭勇將軍、右金吾指揮使、世其爵、至后父貴、中軍都督、以女貴追贈安昌伯、正統八年、年十六、冊立爲皇后、事上恭謹、逮下有恩禮、十四年、英宗北狩、后每夜哀籲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股、復以哭泣傷明、傾宮中所有、佐迎駕之費、及在南城、不自得、后嘗曲爲慰解焉、初景帝卽位、遷居仁壽宮、英宗復辟、復正位中宮、待景皇后有恩禮、申明胡皇后之寃、復其位號、弟欽、鍾、皆以從上北征、沒土木、帝念之、欲封其子雄、后輒辭謝、帝以是重之、然竟無

子、妃周氏生子、是爲憲宗、天順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召皇太子曰、后名位素定、當孝養以終天年、與朕合葬、憲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加號慈懿、而尊其所生母貴妃周氏爲太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后崩、年四十三、位中宮者蓋二十三年、初將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錢后久病、宜止尊所生母爲太后、大學士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聊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合人心、彭時曰、朝廷所以服天下、惟在正綱常、若止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傳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時有故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殊、胡后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名分固在、豈得有殊議、若阿諛順從、是爲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然之、特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觀諭、纔命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是矣、然正宮例加二字、不然則無分別、於是尊后爲慈懿皇太后、須詔天下、及是后崩、復詔禮部會議葬祔禮、彭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內臣惟懷恩以爲正、夏

時曰、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宜入山陵、茅比胡后例可、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垂三十年、臣子豈容別議、一或乖禮、奚示天下、彭時謂廷臣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翼日、帝御文華殿、召輔臣至、問曰、慈懿禮將何如、彭時曰、陛下孝事兩宮、聖德彰著、今合葬裕陵、大孝乃全、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祔葬、則人心不服、如聖德何、劉珝曰、孝者從義不從令、帝默然良久曰、吾豈不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豈得爲孝、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始終如一、今安諸左、虛其右以

兩全庶不失先帝意上領之明日大臣奏言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廟正位中宮皇上嗣位已伸尊稱先帝夫婦之倫陛下母子之義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所宜合葬裕陵祔享太廟乃聞欲別卜葬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萬年後當與先帝並尊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則並祔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二后並配陵廟者未易悉數即漢文帝尊薄太后呂后雖得罪宗社卒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追尊李宸妃劉后雖無子與眞宗同享太廟是二君

者未聞以二后遺議而薄后宸妃未聞以並配失尊也今陛下奈何不遵先帝遺詔而見反出漢文宋仁下令慈懿皇太后不得與呂氏劉氏同尊享乎且千秋萬年後皇太后與慈懿同在陵廟使後世知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是臣等所深願也疏入猶命集羣臣議於是尚書姚夔詹事柯潛給事中魏元等皆執奏如初尚書李秉等復上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有祖宗之天下則當守祖宗之成法今以母后私違先帝意壞祖宗成法如大孝何疏上復率文武百官跪

伏文華門候旨自巳至申帝覽奏為懇請於皇太后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詞批答曰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皆呼萬歲而退謚上純孝兩宮無間議孝莊非出上意云明日上尊號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孝肅皇后周氏直隸昌平人父能以后貴追贈慶雲伯后初以宮人侍英宗以正統十二年十一月生太子是為憲宗天順元年四月冊為貴妃八年憲宗即位尊為皇太后與慈懿並是時孝宗生西宮母紀氏畏貴妃萬氏謀不測太后育之宮中飲食

起居必親視焉卒賴以全善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丙寅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十月乙亥孝宗即位加太皇太后七年七月不豫孝宗寢食不安夜起焚香祝天會春郊當宴以太后疾詔罷至是后體康復乃作誥諭略曰予自英皇[illegible]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克盡子道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無異一日皇帝嗣位實能繼述先志尊尚徽稱奉養之禮至隆厚矣予偶嬰痾疾皇帝夜起籲天為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勤湯藥奏功食飲如舊老年疾體竟底康寧以昔視今受予一道

予甚嘉焉蓋后遇疾時感上誠孝謂天下物皆帝所有無以爲報故托之文辭以彰聖孝且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焉帝亦奉表稱謝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后居仁壽宮十二年十二月清寧宮成后還居焉先是后外家有賜田本官地有司請釐正帝難焉后聞曰皇帝爲國守法奈何吾以家事撓之竟歸其地于官十七年三月壬戌崩己巳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合葬裕陵祀奉慈殿初慈懿崩已有周太后他日並祔陵廟之議至是帝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出

裕陵圖相示言孝莊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入主藹然發仁孝之旨入臣俱俔）間隔不通只此大非禮健等曰成化初事有難處（恭守正之見當上下情誼無和議論合禮令人）臣子姑委曲將順帝曰此皆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想呼嘆歎餘景象）昨見彭時姚夔奏章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禮健等奏先年雖定二后並配享英廟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帝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不足學宗廟至重豈可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重朕何敢忘但我朝祖宗以來無並祔事壞法安可自朕始欲于仁壽宮前殿別奉祀焉尚書吳寬奏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漢唐以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非禮不足法帝以爲然於是遂定祀於奉慈殿中外翕然稱合禮云嘉靖時奉主於陵殿止稱皇后父能晉太傅加寧國公后弟壽嗣慶雲侯或封長寧伯壽世襲壽子瑋瓚璣瑛或子瑭瑨皆授錦衣錦指揮

景皇后汪氏順天人父瑛兵馬指揮正統十年八月丙寅冊封郕王妃十四年十二月甲寅郕王以

監國即位冊爲皇后景帝廢憲宗爲沂王欲立其長子見濟爲皇太子后執不可且曰恐礙監國之稱帝不悅三年五月遂廢居別宮而以見濟母杭氏爲皇后甲戌禮部郎中章綸上弭災疏首請復后中宮忤旨逮繫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稱郕王妃景帝崩議令后殉賴李賢言遂寢憲宗既復東宮極感后意所以禮奉之甚隆尤見愛於太皇太后既遷居舊邸每遇節序必邀入宮中敘家人禮當遷舊邸時英宗以問李賢賢對曰於禮甚愜但用度不可缺帝曰更欲加厚又憲宗爲之護持故

服食供帳頗饒裕焉、然性沉毅、不能委曲、一日英
宗入內都求故所繫玉玲瓏、知在汪所、左右勸后
出還、上后堅不肯、後語人云、是實有之、吾謂景泰
往後亦嘗為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見
迫耶、且景泰天下尚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
索時、吾實怒而沉之井矣、其不欲與時俛仰如此、
后與景帝齊年、弘治中猶存、正德元年十二月始
薨、帝為輟朝三日、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
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杭氏生懷愍太子見濟、景
帝立為皇后、以景泰七年二月庚子薨、諡肅孝、祔

廟、天順元年、禮部尚書胡濙等奏、陛下正位改元、
杭氏以弟婦僭列太廟、時享不便拜謁、當遷別室、
詔從之、二月庚子、革封號為庶人、賢妃李氏、先景
帝薨、諡恭靖、
憲宗純皇帝廢后吳氏、順天人、父俊、以女貴官都
督同知、天順八年秋七月、冊為皇后、初帝在東宮、
英宗為擇配、得十二人、選王氏吳氏柏氏、留宮中、
及即位、太監牛玉用事、俊與深相結、故吳氏得冊
立為后、非帝意也、甫逾月、下詔勒上冊寶、廢居別
宮、於是下玉詔獄、俊及子雄皆遣戍登州衛、後孝

宗生、紀后暴卒、萬妃方專寵妬虐、賴后保抱惟謹、
故得免於禍、孝宗即位、念其德、命宮中進膳御服
皆如母后儀、官其兒子姪為錦衣衛千戶、正德中、
薨、以妃禮葬、
孝貞純皇后王氏、直隸上元人、父鎮、中軍都督、憲
宗為太子、選入宮、吳后既廢、其年十月、冊立為皇
后、后本英廟所親選、且孝順雍和、言動合度、既正
位中宮、益弘逮下之德、時萬妃寵冠後宮、后處之
坦然、孝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武宗即位、加尊太皇
太后、正德五年、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

三年二月崩、合葬茂陵、三月、上尊諡曰孝貞莊懿
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太廟、父鎮、追贈阜
國公、諡康穆、兄源、封瑞安伯、予世券、尋進侯、加太
傅、贈太師、諡榮靖、弟清、封崇善伯、濬、封安仁伯、源
子橋、嗣瑞安伯、
貴妃萬氏、山東諸城人、父貴、為縣吏、坐事徙霸州、
生妃、四歲入掖庭、為聖烈孫太后宮女、及笄、侍憲
宗於青宮、性警善媚、帝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
廢、實由妃、及孝貞正位中宮、每以厚德優容之、冊
封為貴妃、益尚機黠、六宮希得進御、帝每游幸宮

中妃嘗衣服爲先塋生皇子祐極帝喜甚至爲遣
中使四出祈祐山川立爲太子逾月薨妃亦自是
不復娠矣數年儲嗣未定中外爲憂言者每勸上
溥恩澤然未敢顯言妃之妬也惟給事中李森言
及之而寵乃益甚初居昭德宮後移安喜宮進封
皇貴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父貴授都督兄通授
都指揮使兄妻王氏出入掖庭權寵震一時大學
士萬安聯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凡朝士無恥希
進者蝟集其家會彗星屢見大學士彭時疏言外
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亦爲至急凡女子

中年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
宮嬪數多宜生者衆然數年未聞焉必愛有所專
過生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
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
息矣禮部尚書姚夔亦以爲言帝皆優詔答之曰
內事朕自有處尋六科給事中魏元等上疏曰竊
見年來災異疊仍近日彗星光拂台垣人心洶懼
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於后猶天之於地
不可參貳今道路謗言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
者大臣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屛息傾

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
雖深而視聽甚近袵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震
位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
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
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
陰陽各歸其分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御史康
永韶等亦以爲言帝覽之置弗省也妃益驕恣四
方所進奇貨皆歸之中貴用事者一忤妃意輒見
斥逐一時佞倖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
假貢獻內籍歛妃因作威福至於弄兵搆禍皆妃

主之也紀妃遜居西宮生子數年出妃飲之酒中
酖而薨梁芳韋興等承望妃意作奇技淫巧禱祠
宮觀及採買寶石帑藏爲之一空帝一日指示芳
等曰帑藏之空皆由汝二人吾不與汝計後人必
有罪汝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帝方鍾愛興
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
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止詠
富貴無窮豈直免禍哉芳然之言于妃妃力勸上
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應在東朝不寧帝領之意
遂寢二十三年春帝郊祀大霧人皆驚明日慶成

宴罷帝還宮忽報妃薨妃體豐肥是日以拂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病痰死帝聞憮然曰萬便長去吾亦安能久乎爲輟視朝七日謚恭肅端慎榮靖葬天壽山至弘治初言者藉藉有云母后遺痛未伸宜廢妃號籍其家賴天子仁厚重違先帝意卒置不究云

孝惠皇太后邵氏杭州昌化人知書有容色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術揮聘之已上馬迎矣墜而死其父林克漕卒攜至京師選入掖庭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三年封貴妃生興王祐杬岐王

祐棆雍王祐橒世宗入繼大統進稱皇太后太后老且盲矣喜其孫爲皇帝以手模世宗身頂至踵上尊號曰壽安皇太后大赦天下封弟喜昌化伯十一月庚申后崩癸未命擇葬地初卜橡子嶺而帝意欲附近茂陵數降旨集議大學士楊廷和等言昔宋寧宗欲祔孝宗於永思諸陵朱熹以爲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請如原議卜宅橡子嶺便帝猶豫未允後用工部侍郎賈詠議陵明年上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皇太后已加稱太皇太后尋奉主陵廟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九

睢州

同里

王直王翺李秉崔恭姚夔尹旻列傳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祖子與元末隱居教授不應辟舉洪武初徵爲說書論事稱旨授福建鹽運司副使父伯貞官肇慶知府直少以學自奮舉永樂二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簡內閣書機密文字除修撰成祖幸北平皇太子監國黃淮楊士奇留輔導直與焉還侍讀洪熙初遷右庶子兼侍讀學士

宣德中進少詹事凡朝廷大制作皆以屬直正統初修宣宗實錄直爲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尋出理部事八年遷吏部尚書也先犯邊車駕親征直率廷臣上言邊鄙之事惟在守禦嚴固而已國朝備邊最爲得策謀臣猛將堅甲利兵所在屯戍且耕且守足以久安今宜飭緣邊諸師慎固封疆申明號令堅壁清野按兵蓄銳坐以待之彼前不得戰退無所掠自當遠遁何必親御六師以臨塞下况秋暑未退旱氣蘊隆青草不豐水泉猶澀人畜之用實有未克又車駕既出四方狹有

急奏未能即達其他變故難保必無兵凶戰危固
王愼之以至尊躬履險地臣等竊以爲不可弗聽
先見 未幾有土木之敗景帝立直屢請迎上皇不允會
帝御文華門詔公卿雜議直抗言宜遣使勿貽他
日悔帝不悅既罷朝太監興安出曰公等固欲遣
使孰可行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相顧莫敢
發言直面發赤厲聲曰是何言莫非王臣惟上命
孰敢不行者言至再辭色愈厲安語塞卒遣使迎 持正
復其功爲多景泰三年以易太子進少傅兼太子 得失並見
太師直心知不可又不能强諫因累章求退居常

鬱鬱不樂天順元年致仕歸直方面修髯器宇弘
偉爲文章才敏而思密在館閣三十年恭勤不懈
及爲吏部與蹇義何文淵王翶先後共事義累朝
名德亦推重直稱其雅量尤留意人才南京吏部
尚書魏驥告老請留之刑部尚書缺舉鄺埜薦虞
祥爲戶部侍郎奇馬文升之才擢爲御史臨川聶
大年以直不相汲引爲文誚直大年死泣銘其墓
恨不能薦大年也歸田後常秉肩輿行阡陌間課
耕作子孫造稱觴爲壽怡然自樂年八十四卒贈
太保謚文端始直與金谿王英俱以留翰林並官

八座以直居第在東時稱英爲西王直爲東王然
英豪宕不羈直性嚴重寡言笑家法修整論者以
直爲優子積字希稷爲文有程度用薦爲泰和訓
導遷南京國子博士改翰林院檢討署監丞事訓
生徒寬而有法祭酒吳節亟稱之曰君子人也尋
以原官掌南京翰林院事聞母喪去官未至家卒
曾孫思自有傳

王翶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會試貢士於行
在禮部舉翶第五時成祖欲建都北平思得北士
用之得翶大喜召見賜酒食及殿對奏名二甲第

一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左遷行人宣
德元年以楊士奇薦擢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擢
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鎭守江西還復巡鹽浙江四
年松潘用兵命翶同都督李安往討之事平鎭守
陝西七年提督遼東軍務翶以遼東法令久弛將
士驕玩賊至皆不肯力戰因諸將庭謁召都督以
下責以喪師失律罪當斬軍中股栗叩首願效死
自贖翶乃自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
塹斥堠相望又以邊塞孤遠軍興輒虞匱缺緣俗
立法令有罪者悉得收贖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

無算遂督諸軍出塞屢有斬獲進右副都御史指揮孫璟以漏關輒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璟得無累卒以能將名十四年秋也先猝犯廣寧翱收兵入保或謂翱城不可守翱怒拔劍曰敢言棄城者斬伺寇怠遣諸將分道擊之也先勢蹙引去景泰三年還掌院事尋加太子太保會兩廣寇亂總命翱往寇聞翱至大懼欽服翱亦推誠撫之嶺南遂安翱久歷軍中恩威並用所至輒有功他人莫能及也四年召還遷吏部尚書與王直同掌部事天順改元直老乃專任翱時李賢為石亨所讒謫外帝以問翱翱力言賢無罪賢得留（可知怨入君側者猶爲難）賢在內閣亦左右翱翱以是得行其志帝嘗從容謂賢今六部皆得人惜吏部王翱老爾賢對曰翱雖老精力未衰聞滌命之說翱壽最高帝喜曰如此可無慮歟進退大臣帝必召翱咨可否寵待日隆群臣無敢望所推擇文武大吏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施聚焦禮范信皆為名臣（一段令）嘗侍遊西苑賜命扶還其家南城五花樓成召翱落之稱翱（主春之量下皆以動部李見臣王一德之美）先生賞賜優渥每引選入奉天門或雨雪中貴扶掖上下有所遊幸召翱俱輒傳侍郎代選然翱歸雖極暮必詣署閱所選惟恐有不當也憲宗立加太子太保特命免雨雪朝朝以朔望三上疏乞骸骨帝爲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忠肅翱剛明正直憂國奉（真公忠大臣心事一一寫出）公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稍未善攢眉終日聞四方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有無積儲民得不流離餓死否在銓曹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論薦不使人知忘情恩怨曰吏部豈快心恩怨地也（名言）自處尤廉峻景帝知翱貧詔爲治第鹽山力辭不受孫瓚廕入太學不使應省試曰汝幸得門廕勿妨寒士路有中貴遺明珠數顆辭之弗獲綴珠衣領間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女嫁爲畿內仕人賈傑妻翱夫人數遣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置酒跪請翱翱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亦卒不調也方曹欽反執李賢於長安門往見翱翱叱曰朝廷何負若若乃反耶殺李公毋寧殺我欽遽謝曰不敢驚長者賢得免每朝退孑然獨行馬昂崔恭輩皆

翺所推舉同列九卿直名呼之其為時嚴重如此
李賢嘗謂翺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
義皐陶九德王公有其五矣嘗對便殿英宗曰北
人文雅藻飾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
見非承望風指比
翺承帝指引用多北人然所舉皆能其職至姚夔
在吏部始推挽南人而清譽稍不逮翺故世以翺
為善知人子玹世官錦衣衛千戶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少孤力學正統元年進士授
延平推官郡中豪強為暴吏莫敢問秉下車立捕
治之為豪強所構下獄久之事得白秉亦由是知

名至都御史王文奇其才薦為都察院經歷久之改
戶部主事遷郎中督漕鳳陽理餉宣府所至事集
景泰二年侍郎劉璉督邊儲多侵欺秉劾去之就
擢秉為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參贊軍務時
邊警頻仍田畫荒蕪秉請三萬金市牛山東河南
給使播種秋熟還官民既樂業而邊餉亦足其明
年尾刺入貢秉言尾刺使臣至三千餘人馬駝雜
畜可四萬餘匹多寄牧宣府臣按永樂宣德間外
國進馬驗其不堪者令逐塞外水草不許入境自
正統間始入牧大同以故習地利數盜邊今貢使

人畜過多宜防其詐景帝善之是歲兼巡撫尋改
提督軍務薦葉盛知兵參贊獨石諸軍而奏總兵
紀廣副總兵楊能不職狀帝曰塞圍方棘不可以
細故拘大將下巡按御史覈報廣亦訐秉專權有
詔召秉還京科道交章言以[illegible]之口遽罷重臣
不可乃遣言官即訊廣訐皆妄秉視事如故秉盡
心邊政纖悉畢具凡所條奏輒報可下諸邊倣行
之秉益招徠流移興起學舍清理屯田給醫藥施
棺櫬掩骼見瘠遺骸萬五千簡選銳士教以戰陣
軍聲大振諸部落牧塞下廷議勦之秉曰邊外故

諸部牧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倖功開釁不祥莫
大焉乃止諸部質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以
上予一石幼者半之諸部盡求一石鎮將不可秉
盡予之曰使知朝廷貴人而賤物也專擅之罪吾
自當之帝聞之乃以秉為有識天順初罷天下巡
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人留用者四人秉復得巡
撫應天諸府歲饑出庫金佐運費易米以賑劾
罷貪吏數十人所部肅然太平知府缺秉薦刑部
員外郎歐陽熙瑞州通判史宗禮可補御史李固
等六人分俸養親名列不謹秉疏六臣以養得罪

傷聖明孝治乞宥之言官因糾秉方命遂召秉還
初秉在宣府嘗摘發武臣事屬巡按御史張鵬訊
鵬曰我豈公屬吏耶執不與訊秉奏劾下鵬治鵬
辭詘之曰非鵬李公奉詔也其後鵬與楊瑄因劾
曹石成南丹衛錦衣指揮門達封識梏拲遣千戶
監戍甚嚴行至南都瑄曰李公在此恐以前故不
能周旋我兩人語未既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
解帶貽之長跪千戶請脫其梏或曰此門錦衣手
自封識又曹石方橫恐爲公累秉曰苟有罪吾自
當之自是兩人所過士大夫皆厚爲禮人以此益

多秉秉既還會李賢請設諸邊巡撫如故而秉改
大同大同總兵石彪前已劾罷都御史年富益驕
恣秉持正自若彪益忌之會有守備久病秉請代
以長隨坐專擅逮下錦衣獄門達修前郤因指秉
先撫南畿薦歐陽熙等又爲李固等解罪爲徇私
又有希曹石意者摭拾秉近事帝俱命逮按之秉
力辨不屈有詔罷爲民居三年復以薦起南京右
僉都御史成化元年以邊關多故命秉巡撫宣府
兼理軍務召入爲左副都御史居兩月進左都御
史先是御史有所彈擊必先白都御史都御史承

望權貴意指而後敢許秉一聽御史所爲僉當
吏黜罷貪廢倍於其舊仕路爲之一清明年秋復
命整飭大同邊備並總督遼東首劾太監李良武
安侯鄭宏失律詔弗問時建州三衛毛憐海西等
使者入貢邊臣往往驗方物不稱輒拒郤之自是
貢使不至秉言懷遠之道來則受之計物厚薄適
以召釁非所以安邊也已何董山糾海西諸部落
入犯遼東秉遣諸將分據險要而提兵直入海東
山縣與寇遇指揮徐英失利先却秉拔劍將斬之
英願效死振戈復前諸軍鼓而從之遂大捷俘獲

甚衆明年還京師寇復至都指揮鄧佐力戰死遼
東大震復命秉爲總督與武靖伯趙輔率兵討之
比至以一大牢祭佐擢用其子而治副將施英逗
遛罪遂大發兵五道並進七日而至燔其廬帳斬
馘千計而還捷聞天子嘉其績賜麒麟服勞以牛
酒加太子少保先是吏部尚書王翱卒下廷推上
命待秉至是遂擢吏部尚書秉念受知最深報國
惟在用人奏擬遷擢汲汲恐後顧其爲人寬裕有
容中懷無隱而守法嘗至過當侍讀彭華者大學
士時從弟也屬其羣從及故人子秉皆黜之中官

欲用其鄉人爲要官秉執不可更予外補以天下
庶官厲民取財皆緣爲太學生時以次貧乏僨爲
之累乃倣古身言書判例試之四者不稱則給冠
帶還家由是諸太學生搆爲蜚語籍籍長安市左
侍郎崔恭以次當得尚書而秉顧出已上心頗不
平右侍郎尹旻常學於秉秉初皆屈意下之有所
商榷輒見聽從外人遂言吏部權盡歸兩侍郎矣
秉自是稍悔兩人亦頗嗛秉而御史康永韶者往
來秉所酒酣絮語數言商輅姚夔程信馬昂不稱
職狀會星變永韶請汰京官並言輅等當罷時考

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由是輅等益忌秉而京
官被汰者恚且詬曰去我輩足消天變耶御史戴
用請方面官如正統間例聽在廷三品以上薦舉
語頗侵吏部有詔從用言而令四品以上吏部具
缺取上裁於是御史劉璧吳遠馮徽言陛下高處
九重焉能盡臣下短長今云取上裁乃內閣欲攬
權耳請一切歸吏部便亡何又值計吏斥退者益
衆又多大臣姻黨旻爲上章請都御史覆考覈者
幾半給事中蕭彥莊險而鷙與大理卿王槩同郡
相比槩亦與秉去代其位嗾彥莊劾秉舉錯任情

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以攬權下法司議恭旻等
承伏曰言官所劾誠當顧吾兩人言之奈公不聽
何刑部尚書陸瑜附會二人意爲奏帝以秉負任
使奪太子少保致仕而罷布政使孫遇丘陵僉事
李齡等官三人皆世所目爲正人而彥莊指爲秉
私人者也又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爲誰則以劉
璧等三人對帝大怒俱下錦衣獄令雜治論杖贖
遂出璧等爲知縣而停彥莊俸丘陵訴彥莊前奉
使過治所嗔無禮際故見訐廷鞫果有因坐彥莊
誣罔謫大寧驛丞陵得復官方秉被劾時勢洶洶

且逮秉秉謂人曰爲我語閣中諸老秉罪惟上所
命第（閣正屬槩可想）毋入獄入獄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
咎畧不自辨是時天下舉子方會試禮部投卷奮
罵曰李公天下正人奸邪誣之若罪李公願罷我
等試以贖及見帝薄責秉乃已秉行官屬餞送數
百人有泣下者秉慷慨登車去時論益賢之秉去
而恭遂爲尚書秉居鄉與河州王竑並爲時望所
屬竑高自標置而秉謙和接物出入閭巷歲時伏
臘與嗇夫里老爲雞豚社飲竑頗以是爲言秉聞
之自若曰大臣者（名言）豈長爲之立朝居鄉固自異耳

秉誠心直道夷險一節屢遭謗黜角巾野服如將
終身然國家有事朝召夕至其後侍講陳音等薦
疏十餘上大臣終忌其方鯁竟不起年八十二卒
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彥莊之謫丞也署大寧縣為
盜所殺戕其家人以為有天道何異史記記武安之遭鬼笞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除戶部主事
歷郎中督延綏糧儲有能聲以李賢薦知萊州府
萊濱海難治恭至循行屬邑獎善良去貪暴增修
學宮廟堂齋舍萊庫歲入漕海布數萬以輒浥爛
守者率至破家恭請量留數千疋餘並出為軍餉

守者便之十三年大旱蝗恭親督捕焚瘞略盡乃
發郡縣倉勸富民出粟賑貸奏免屬邑逋租全活
甚衆明年也先犯京師恭集民兵數千遣官部署
入援是歲議城臨清檄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乏
食請俟秋成及秋檄再下始以郡民赴役無後期
者居郡六年萊人歌頌至比漢楊震震嘗刺是郡
民為立祠恭去後登萊復大饑萊父老相謂曰使
崔使君在我輩何至此因為樹碑震祠中超遷湖
廣右布政使苗寇侵武岡守臣議進兵恭督民兵
輸餉助之寇乃就撫公安監利流民擅相攻恭自

劾急急之變且大下令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遣
歸衆遂定尋遷江西為左臨行囊中惟圖書衣數
襲而已司有廣濟庫官吏乾沒至五十萬恭發其
奸上都御史韓雍按治之坐前布政使奪其官又
制均徭法酌輕重十年一役後遂守為定例弋陽
王奠壏訐寧王奠培不法韓雍率三司官以聞詔
遣中官方伯樂僉都御史余儼案之戍其教授游
堅王由是怨待三司寖倨恭不能堪王又嘗囑恭
增造宮殿又請南昌城內東西二湖汎歲祿於近
府屬縣恭皆執不從護衛軍有犯輒持法不少貸

王愈怒訐恭僭造火夫號衣諸事勑御史張綱覆
之無驗王復奏綱私庇恭於是恭與按察使原傑
巡按御史周一清連章論王私獻惠二王所遣官
人護衛軍生女長不令嫁輒收之逼內官熊璧自
殺其護衛橫甚不創奪慮有變帝遣中官懷忠偕
錦衣衛官案之具如恭等言坐奪護衛王誣奏恭
事置不問天順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
郡按部進耆老令人得盡言利病為興革佐都督
徐恭浚儀真漕河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已又治松
江起崑山之夏界口至嘉定之莊家涇凡浚萬四

干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塘、新涇諸水尺顯其利。因目曹家港爲都堂浦。先是周忱奏定耗羨則例。時頗稱便。李秉改定以賦之輕重遞爲盈縮。其例甚平。而難於稽算。吏不勝煩擾。弊益滋。恭乃罷去。悉如忱之舊。巡撫蘇松。自周忱後。恭爲特著。其行事多倣忱爲之。然尚嚴切。不若忱之寬。至欲瘉民疾苦。如痌瘝在身。則與忱無異也。四年。英宗以王翱請老。命舉一人佐之。翱以恭對。帝喜。以爲右侍郎。恭佐翱用人無偏黨。翱亦倚任不疑。帝嘗與李賢論王翱。因言恭與姚夔亦佳。賢對曰。恭夔才

器異日皆尚書選。帝以爲然。會帝崩。不果用。比翱卒。而憲宗竟採廷議用李秉。恭不悅。與右侍郎尹旻比而謀去之。而恭卒代秉爲尚書。未久。以母喪去。九年。起南吏部尚書。故例。南太學生歷事滿。必抵北京紀選。貧者苦在復。率多淹滯。恭疏請得紀選南部。尋奉勅叅贊南京機務。以疾累請致仕。許之。賜璽書嘉勞。傾都餞送十餘里不絕。十五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恭初無子。以從子珂爲後。已而生子瑭。恩廕皆屬珂。人以爲難。爲人廉靖自守。遇人不爲矯飾。而是非臧否。必歸於正。在吏部尤知大體。愛惜人才。獎拔後進。顧以排李秉爲時所議。不得比於翱秉云。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授吏科給事中。郕王監國。諸大臣議勸即位。未決。詢諸給事。夔曰。朝廷任大臣。正爲社稷計。何詢小臣爲。議遂定。也先薄都城。夔請檄總兵楊洪、曹義各部勁兵夾擊之。亡何師集。也先引去。景泰元年。超擢南京刑部右侍郎。三年。改南禮部。奉勅考察雲南官吏。明年還朝。留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之出。率群臣請立皇太子。商輅具稿

有陛下宣宗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皇帝之孫語。夔於立字上加一復字。疏具。擬詰旦入奏。而是夜英宗已復位。石亨等惡夔不附已。諸而出之南京。帝雅知夔。又微聞前復儲議。驛召還。賜二品服。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吏部侍郎缺。帝以問李賢。賢言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遂移吏部。有知府以貪敗。重賄石亨求復官。右侍郎孫弘。亨黨也。欲予之。夔不可。曰。我寧失官。不能隳人。已而亨敗。弘亦左遷。夔名益重。七年。進禮部尚書。夔明典禮。憲宗初即位。耕籍田。幸太學。悉夔奏請。帝頗事齋醮工役

賞賜寢廣夔率群臣上言陛下念祖宗付託閔斯
民艱瘁勿以目前無事而肆於佚樂以禮法齊家
以節儉制用官爵毋濫授金帛毋虛糜土木毋妄
興齋醮毋頻設出入有方遊幸有度留心萬幾無
怠政務帝嘉其言慰諭之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
故事明王不寶遠物請下詔非常貢毋得進又言
尚書王佐鄺埜土木死事雖贈少保未得易名請
比黃福例賜謚皆從之四年上言陛下春秋鼎盛
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廣胤嗣異端之說尤
不足聽乞罷西山所建寺塔斥回阿叱里之徒勤

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成憲以回天意又言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
守成化初政足矣帝嘉納之慈懿皇太后崩中旨
別議葬地大學士彭時商輅持不可帝重違周太
后意下廷臣集議夔率群臣疏言慈懿皇太后作
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險夷一德先帝吝禮（字字怨切）
始終無間陛下嗣位既隆所尊復崇所親至仁大
孝昭於天下今日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慎
違先帝之心損母后之德綱常大事使將來據禮（此與立太子二事尤偉）
而議改如陛下孝德何疏凡三上又率群臣伏哭

文華殿門聲徹大內帝爲感動固請周太后始從
其議旨下夔率群臣呼萬歲而退其後孝宗嘗見
夔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流民議官民子弟納
粟入監夔言太學育才之地頃年爲數已濫今復
有此恐天下以貨爲賢請別爲處置從之夔嘗薦
僉都御史張岐巡撫遼東坐累逮繫御史謝文祥
因劾夔失舉帝怒下文祥獄夔請宥文以開言路
因乞罷不許五年代崔恭爲吏部尚書明年以雪
雨失時率諸司條上時政因言陛下一身宗社生

靈所萃可憂之事方衆水旱災傷盜賊邊患無日
無之可憂也賢人未用小人未遠可憂也正道未
修邪術未屏可憂也乞令內閣諸臣每五日一奏
天下事陛下時御便殿咨諏可否而行之時畿內
大饑夔請遣官循行郡邑督有司行賑帝爲遣郎
中桂茂之等十四人往明年加太子少保彗星出
軒轅反覆諷諫語益明切江南海溢漂民廬舍夔
上言宋儒眞德秀云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
虫草木各得其所從來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
餘毋謂天道疎遠有象無應請命廷臣講求安民

弭患之方帝因飭勵百司免是年租賦鹽課皆白
蔞疏發之蘷見災異洊臻時憂形於色乞罷歸田
里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蘷才識通敏遇事
立斷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其在吏
部銓注明允論薦人才卒能稱職顧頗右南人又
不拘小節論者以蘷練達類唐杜黃裳而清謹不
及云
尹旻字同仁歷城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三年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景帝時國事
危疑旻建白多傳正議天順初遷左給事中嘗奏

事殿中英宗見其儀觀瓌瑋欲大用之累遷通政
司左參議冊封安南國王至廣東聞黎琮弒立乃
奏聞還京五年督餉陝西言邊騎芻秣不敷宜開
中鹽或即塞下募民輸納從事官吏及雜犯皆得
入粟贖罪請敕部議又言西邊輸輓動經數月至
外平京之人旱疫相繼又遭徵發漸以逃亡請丐
爲盜即寇患可除而隱憂方大帝以爲然詔遣官
亟蠲職守毋重困農民以母喪歸明年驛召至京
擢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成化初出董漕事事集
王翱李秉崔恭姚夔相繼主銓皆倚信旻旻有才

畧通敏無滯四尚書皆倚重之時在廷諸大臣南
北各私其鄉黨議遂興掌吏部者見忌尤易王翺
最號剛正在位爲久自秉以下不久輒罷而劾秉
者爲給事中江西蕭彥莊北人譁然指南黨善傾
危而內閣執政故南人也頗患之乃進恭以弭謗
甫數月恭以憂去及夔爲尚書好引用南人北人
又搆以蜚語至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彭時
欲召崔恭於南京而旻佐銓久欲得之不得已遂
用旻既爲尚書甄別人物隨才授任各得其職凡
經銓注雖稠人小吏既久猶識其名姦偽無所售

而考功一以典例行之一時選人皆以爲能歷加
太子少保至太子太傅凡典銓者十四年大學士
萬安與學士彭華皆有所干請旻不應安與華大
惡之方士李孜省貴幸用事亦屢干旻旻亦不可
又嘗應召陳言請罷傳奉毋傳奉下部旻輒持之
見旻之去雖非無過而實由此發之
故孜省惡之尤深於是安華孜省比而謀旻矣而
是時大學士劉珝旻鄉人也位亞於安安僤之不
得行既而珝免官歸安引尹直入閣共謀搆旻顧
未有以發也而旻子侍講龍頗通賂南人譁之旻
鄉人兵部郎中鄒襄坐事謫官而蔚州左衞指揮

使張瑨等奏留之下部議旻請可其奏孜省遂從
中諉之傳旨切責而安又使邏卒刺得裴瑨交通
狀遂下瑨等獄罷裴爲民而安等諷言官并劾旻
遂奪太子太傅踰月東廠官校復詗龍諸陰事下
龍詔獄於是言官復劾龍竊父權大開倖門而旻
縱子枉法失大臣體有旨執龍拷訊辭連多官獄
具除龍名旻致仕侍郎耿裕等以失救正停俸有
差侍郎侶鍾秦紘等皆坐旻鄉里故舊貶斥者凡
數十人孝宗即位孜省伏誅安等相繼罷斥言官
累疏薦旻而旻已老不果用弘治十六年卒年八

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恭簡旻既去而耿裕代爲尚
書兩月李孜省譖而遷之以李裕代

簡潔勁峭中許橫曲盡非海鹽所可肩隨

胡濙魏驥列傳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也生而髮白彌月乃黑見者
異之舉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
進戶科都給事中尋署祭酒建文帝之崩或言實
遁去諸舊臣多從亡者成祖大疑之熟察近侍中
獨濙忠實可任乃遣巡行天下名訪張邋遢而陰
察人心向背與建文帝所在時傳帝入滇南故濙
在湖湘最久十四年聞母喪還朝乞終制不許遷
禮部左侍郎仍遣之出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
均襄還朝會車駕北征駐蹕宣府濙夜馳謁帝已

臥聞濙至遽披衣起召入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
語濙頓首徐奏曰不足慮也濙未至時傳言建文
不獨寬憂成祖亦所以安建文也用心良苦
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及聞
濙語疑始釋仁宗監國數爲高煦所間復命濙至
南京詗察之濙密疏監國七事且言太子誠敬孝
謹無他帝覽之大悅仁宗即位轉太子賓客兼南
京祭酒後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歎曰濙忠愼
朕不及知也未及召而崩宣宗即位復禮部左侍
郎兼太子賓客其冬來朝留行在禮部明年代呂
震爲尚書二年賜第給閤三年賜銀章二其文曰

文恭世家清和恭靖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
扈巡邊盡賜所沒常豪民田宅尋兼詹事六年兼
領行在戶部事濙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
畫有章國家大議與閣臣相可否必執正論帝嘗
曲宴輒命濙與楊士奇蹇義夏原吉侍曰海內無
虞四卿力也正統元年失行在禮部印上章自劾
帝不問命改給九年引年請致仕不許十四年英
宗北征留守京師景帝卽位進太子太傅時雲南
金齒衞知事袁敏請遣使通候上皇起居下部集
議會遣右都御史楊善使瓦剌濙因言上皇蒙塵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 卷之九 三十一

已久宜附善等量齎服食御物如敏言不報上皇
駕旋勑禮部具迎復儀注王文以爲不可衆莫敢
言濙獨上儀注言宜遣禮部大臣迎至龍虎臺錦
（此是朝廷大節目亦是忠安大建白詳載乃史家善善得宜處）
衣衞指揮領官校丹陛駕輦迎至居庸關百官以
次出迎北郊外太上皇入自安定門於東上北門
南面坐皇帝見畢百官朝謁奉上皇入南內帝難
之曰迎駕居庸用一車二馬足矣給事中劉福等
言迎駕不宜禮太薄帝曰尊稱太上何云薄耶濙
言福欲陛下篤厚尊親耳朝退得一匿名書言上
皇至京師帝宜避位遜辭而後受命因述唐肅宗

故事給事中于泰以聞帝怒命按捕因下千戶龔
遂榮詔獄濙言父兄一也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
皇故事與今日畧同願陛下備法駕迎上皇安定
門外於禮爲宜帝竟僅迎東安門內駕入南宮百
官行見禮焉十二月濙率禮官請以正旦群臣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報二年災異乞歸不許三年以
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十
一月已上皇萬壽節濙請百官拜賀於延安門
不許英宗復位力疾入請老辭師傅職帝念濙前
後諸疏特賜寶鏹織金襲衣給驛舟以歸獨以易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 卷之九 三十二

儲故罷其師傅明年遣子長寧入謝帝慰勞有加
賜長寧官錦衣衞世鎮撫使歸終養濙爲人平易
寬和廉靜寡慾自奉簡薄與居有常立朝幾六十
年十知禮部貢舉雖傭夫豎子亦知其爲長者屢
（公一生大節目）
處人主骨肉危疑之際委曲調劑所全實多惟易
儲一事不能力爭士論猶有歎云弟克恭克寧克
（此責賢者之備意）
誠並年踰七十雍容白首名其堂曰壽豈卒年八
十九贈太傅諡忠安

魏驥字仲房其先固始人徙臨安父希哲洪武初
知上高縣又徙蕭山遂爲蕭山人驥少嗜學通五

經永樂三年鄉薦明年會試乙科授松江府學訓導以其知實踐爲訓諸生讀書學官後分自擕書粥務問與諸生相見必整衣冠無問寒暑士皆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詣闕請留命復任久之用薦遷太常博士太宗謂之曰劉履節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固不輕予人也十七年侍皇太子北上署行在太常寺事次年始舉郊壇宗廟耕籍諸大典禮驥皆與議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會太宗崩榆木川與議喪儀宣德初遷吏部考功員外郎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

郎踰年爲眞有進士未熟制求爲考功者同官將許之驥持不可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綱者惡逆當辟或憫其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謂此也獄決而雨畿甸蝗奉詔巡視問民疾苦所至蝗爲之息時中官王振怙寵擅作人主公卿道遇之皆斂輿却避驥輿遇崇文門獨不爲禮振銜之譖於帝一日帝御便殿忽召問驥驥具實對且慷慨言曰臣不才備位卿貳而避奄人臣不足惜奈朝廷何帝動容嘉嘆尋以老辭不許調禮部改南京吏部十三年滿九載入見乞致仕不許進

南京吏部尚書郕王監國率諸司條上安攘事宜多見施行景泰元年至京師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爲已（想見倩淡）（安和氣宇）私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端厚祗愼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恒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蒞官持大體在太常山川壇獲雙白兎圻內生瑞麥皆却不進奉使畿甸復漢循吏及唐狄仁傑祠家居二十年憂國及民老而彌篤蕭山故多水患有宋縣

令楊時湖隄遺跡驥躬倡修築西江北海湘湖螺山石巖畢公諸塘堰捍江潮興湖利鄉人賴之居恒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敎諭騏雖耄益恭謹時戴笠行田閒與野人田父雜處不爲崖異常遇錢塘王簿不及避簿遣隷訶問之徐答曰蕭山魏驥也王簿倉皇前謝驥慰遣之成化七年監察御史冢昉上言臣先任蕭山縣竊見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諳於世事曉於國體今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八歲臣讀前史有以歸老賜禄畢其身者有尊養三老五更者有

安車蒲輪召者有賜几杖者上齒德也驥齒德有餘爵在上卿以曾孟言可稱達尊乞下所司斟酌前代故事施行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使命未至驥以是月前卒預書戒其子完辭祭葬勿累鄉里病革起坐舉手曰無以報朝廷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賞葬并乞以工料金賑饑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許之賜謚文靖九年賜祠蕭山與楊時合祠驥性廉介富於文學常兩奉使冊封慶代二王府賜遺一無所受屢典文柄如陳循蕭鎡李賢周敘劉定之

輩出其門者多為名公卿所著有南齋集素履集理學正義水利切要諸書

胡公建白於骨肉之際魏公安閒於進退之間敘次處使人讀之一則慨然與懷一則曠然安遐

苗衷馬愉高穀陳循蕭鎡王文江淵王一寧許彬列傳

苗衷字秉彝定遠人永樂七年舉禮部會太宗巡狩北京詔中式舉人入國子監讀書九年車駕還京廷試擢衷一甲第二授編修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錄進侍講正統初以楊士奇薦與高穀馬愉曹鼐同直經筵三年預修宣廟實錄進侍讀學士十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入閣預機務景泰元年進兵部尚書兼學士會兩京多災衷上疏自劾乞致仕上賜詔曰卿高第發身事我皇曾祖考以逮於朕凡四十年歷官翰苑寅畏小心朕方進卿

大司馬兼翰林長官寔有倚毗曾未幾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士大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鏹金綺給冊以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卒年八十贈少保謚文康子薦官監察御史衷為人溫厚簡重外和內莊樂道人善嘗主考會試得姚夔呂原劉儼韓雍程信項忠白圭後皆以功名顯時稱得人

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宗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進學文淵閣召試稱旨賜寶楮正統元年楊

士奇薦直經筵三年進侍講學士五年入閣預機
務尋遷禮部右侍郎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
自愉始愉以文學受知兩朝爲人端重簡默門無
私謁論事務崇寬厚楊士奇嘗展墓還言所歷郡
縣預備倉多傾圮或謂茲事久廢無煩經營愉曰
政之興廢在人積貯天下大命也而可緩乎因署
議以聞帝爲遣廷臣巡視又奏郡縣獄歲久不決
率致庾死有乖天和宜遣練達刑名者詳審之帝
並嘉納勅下所司邊寇竊發上方命將征勦會其
別部使至衆議請執之愉抗言曰賞善罰惡爲治

之本因惡以罪善非法乘人之來而止之非武帝
從之厚遣其使於是所部皆感悅歲入貢不絕其
持論得大體類如此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十歲補諸生永樂十三
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舍人洪熙初以薦遷
翰林侍講正統元年用大學士楊士奇薦充講官
賜三品服與修實錄累進工部右侍郎入內閣典
機務英宗北征穀留守京師景帝立進工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掌閣務如故是時也先數請奉還英
宗而時出侵宣府大同間廷議遣使通問相顧莫

敢應中書舍人趙榮發憤獨請行穀壯之解所瑑
金帶以贈曰子忠義人也英宗還將至京廷臣議
奉迎禮有千戶龔遂榮者投書穀所言上皇之出
（此得附書法）
非爲遊畋令人心未厭禮宜從厚穀袖其書入朝
徧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都御史王
文趣止之餘皆錯愕不敢出言而穀執議益堅已
而言官奏聞景帝詰書所從得穀直前對曰得自
（可諸兩得）
臣所於是遂榮恐累穀自縛詣闕下下詔獄尋赦
出而卒具禮迎英宗安定門外如穀議景泰二年
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易儲議起大學士陳循

贊成之穀不敢爭尋加太子太傅亦不敢辭七年
進謹身殿大學士是歲秋陳循王文以子不得舉
鄉試搆考官劉儼等穀時在告强起力救之且曰
大臣子與孤寒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義命欲藉
此搆考官乎於是止黜林挺一人事遂已英宗復
位循文等皆得罪穀謝病而英宗謂穀長者曰穀
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常左右朕其賜金帛襲
衣給驛舟以歸尋復賜勅獎諭備至穀旣去位杜
門絕賓客有問及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居四
年病卒年七十穀美丰儀樂儉素任中書時嘗奉

命寫經寺中還兩徒跣歸或勞苦之穀對曰穀何足惜盍達執政白上止其事所全不更大乎聞者偉之及位台司繳廬獮田僅給晨夕身沒未幾子孫貧窶當時內閣七人獨穀號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人亦以是受知英宗成化初以姚夔言得贈太保謚文義

陳循字德遵江西泰和人舉鄉試第一永樂十三年進士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循才思敏發為文援筆立就且習熟朝廷典故成祖幸北京命循取秘閣書詣行在遂留侍焉洪熙元年進侍講宣德

初與楊溥同受命直南宮日承顧問賜第玉河橋西巡幸未嘗不從五年進侍講學士宣宗留心經史頗以文翰自娛御史張楷作詩獻帝涉時政帝疑其于進欲罪之循曰彼亦忠愛故也事遂解而御史陳祚出按江西又上疏勸讀大學衍義語頗譏諸帝大怒立命徑逮既而問循循頓首曰是誠當讀祚小臣且處遠方不知聖學淵懿然其心則無他也帝怒稍平比逮至下獄後竟死正統元年兼經筵講官七年進翰林院學士九年入文淵閣典機務十年進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之變

廷議洶洶循居中用事所言多見採納進戶部尚書兼職如故也先擁英宗入關索大臣出迎循請勅答邊精騎入衛且廣發榜文招諭回番以疑其心也先卒斂兵去英宗歸景帝無意返正循依違其間景泰二年進少保景帝欲易太子內畏諸大臣議先期召循等從容宴宮中各賜黃金甚厚循（事未與英公正相類）得賜意大感悅比乎詔下群臣議廢立循遂先以為可以恩加太子太傅循既寵任乃集古帝王行事名曰勤政要典上之帝嘉納七年進華蓋殿大學士是年秋以子英與少保王文子倫應順天鄉

試未中式遂與文揣考官劉儼黃諫欲中以危法賴高穀力救得免景帝重違循文意特賜二子會試於是言官交章論循文以天子股肱私其子撓亂國法宜賜罷斥帝心善之然竟無所罪也帝不豫廷議請復立東宮未決而奪門之事起英宗復位于謙王文皆置重典杖循百戍鐵嶺衛循久居政地而刻躁多私為士論所薄至嚴譴則石亨徐有貞輩為之非帝意也後亨等相繼敗循自貶所上疏言臣歷事列聖遭逢陛下備員東閣郕王攝位以臣遍歷典制使如舊供職論事不能迎合復

見疎外、及郕王疾篤、議立東宮、方具疏未進、而亨
等已迎駕復位、除郕王有疾、惟亨嘗蒙宣至齋宮
受命代祀、親見病已彌留、故與所親厚密議迎復、
冀邀功賞、臣思天位陛下所固有、百官六軍、誰不
傾心愛戴、當天與人歸之時、群臣備法駕、設大樂、
恭詣南內奉請臨朝、非特宮禁不驚、抑亦可示天此却是正論
下萬世、而亨等僥倖一時、計不出此、卒皆自取禍
敗、臣服事累葉、曾著微勞、實為所擠、惟陛下憐察、
英宗憫之、詔歸田里、抵家一年卒、循邑人蕭鎡、同
時在內閣、與循俱被劾罷為民、鎡字孟勤、宣德二

年進士、八年、宣宗命楊溥合選三科所得士、拔二
十八人為庶吉士、鎡為首、十年、授編修、正統元年、
進侍讀、十二年、為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病
辭、監丞鮑相率監生三千人叩闕請留、景帝可其
奏、命充經筵講官、二年、幸學、命坐講通鑑、尚書稱
旨、進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與陳循王
文輩同事、三年、易儲議起、鎡曰無易樹子、詔旨所
禁、刎天朝乎、不聽、以恩加太子少師、七年、進戶部
尚書、景帝不豫、諸臣議復立憲宗、吏部侍郎李賢孫誼
私以問鎡、鎡曰既退不可再也、於是衆喻其意、與

宗復位、遂削籍、天順八年卒、鎡學問該博、文章爾
雅、言動類長者、然性猜忌、遇事輒多退避、人以此
少之。

此傳為文刻陰傳麗醜正腸
王文、字千之、初名強、束鹿人也、永樂中由舉人計
好處神采飛動
偕京師、成祖命選下第者給冠帶入國子監進學、
文與焉、十九年、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持廉奉法、為
都御史顧佐所稱、時彰德妖賊張普祥謀逆、奉命
往治、還奏稱旨、賜今名、遷陝西按察使、正統四年、
以薦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入為大理寺卿、久
之、遷右都御史、劾吏部尚書侯璡貪墨、中外憚其

風采、十年、代陳鎰鎮守陝西、以疾求退、召還掌院
事、文為人深刻、有城府、果於自用、面目嚴冷、與陳
鎰同事、一揖之外、未嘗接談、顧不能無所附麗、嘗
希王振意、論大理寺少卿薛瑄獄、竟坐瑄死、為清
論所斥、也先寇大同、時議令邊民入城避軍鋒、文
獨謂也先無足畏、願鎮定無擾民心、已而寇退、景
帝遂以為能、益見委任、也先議送上皇還京、千戶
龔遂榮投匿名書於高穀所、言奉迎禮宜從厚、主
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穀袖其書入朝示文武
大臣、皆莫敢發言、胡濙王直欲上聞、文曰匿名文

書可上聞耶及龔盛程信疏入得旨文獨不懌英宗回鑾廷臣議往迎文曰公等謂上皇果來耶也先豈真不索金帛不索土地而遂送駕來耶辭色甚恚衆相覷莫敢言然惡之者滋衆矣三年廣西奸人黃玹請易儲下廷議文首云當易衆唯唯署名給事中李侃執筆大慟都給事中林聰抗言皇太子已立無過當置何地文怒瞋之聰不得已亦署而太子竟易文加太子太保當是時高穀與陳循不相能各欲引人自助於是請增閣員而文又深結中官王誠謀入閣益急循舉其鄉人蕭維禎

穀遂舉文於是以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文既秉政嗾御史王溥論聰欲致之死賴高穀力救得免而文遂與穀郤未幾奉勅巡視蘇松饑民獲長洲強盜許道師等二百人文欲張大其功悉坐以謀反械送京師言官請會官勘實減釋為奓蓋其刻深如此尋進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再進謹身殿七年以子倫不得舉與陳循訐考官劉儼等欲置於法語具儼傳景帝不豫羣臣請復立沂王文曰知朝廷之意誰屬耶議未定而英宗復位石亨等遂嗾言官劾文與于謙等謀迎立襄世

子命鞫於廷文力辨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俱可驗辭氣激壯廷臣知其誣無敢為之言者遂與謙同斬於市諸子悉戍邊一時人痛謙之死而亦知文之冤也然謙有社稷功而以文平日迎駕易儲之議實有以啓之故論者不能與謙同云憲宗立赦其子倫還改名宗彝復中成化二年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訴父冤詔復其官加太保諡毅愍宗彝機警巧宦附汪直開釁建州又曲斷御史強珍獄為時所譏

是篇於無貶辭處見不足筆法頗妙

江淵字世用四川江津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改

庶吉士正統元年授編修十二年以侍講選入東閣累進刑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郕王監國徐有貞倡議南遷太監金英叱出之踉蹌過左掖門時淵在直迎問之有貞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於是淵入因極陳固守之策時兵部尚書于謙亦以為言遂大見稱許未幾也先薄京師命淵參都督孫鏜軍事營於城西也先引還尋改戶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預機務景泰二年大理寺丞薛瑄自松潘督餉還乞致仕淵請留之以慰人望又言禮部侍郎王一寧可大用詔一寧侍經筵而瑄留

沿事如故、又言今春土星入垣、近日太白晝見、日食朔且、此紀綱不振、法度縱弛所致、往者星變、大臣求退、朝廷不許、忝冐班行、乞將臣先賜黜罷、則如臣之冐濫者、亦必自省、退避賢路、然後愼簡才賢以資任使、庶可感召天和、銷弭災眚、因陳三事、一請賞邊衞以孤也先之勢、一請釋飲丁以安軍職之家、一請禁誣訐以免枉濫之害、詔悉施行、明年、京師久雪不霽、淵又上言漢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茲當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協之、古法以爲人君刑法暴濫之

象、伏惟陛下恩威溥洽、凡一刑一罰、未嘗不出從寬宥、何上天示戒如此、臣竊恐有司奉行有所未至、寃枉有所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之三、今復移檄追徵、則是朝廷自失大信於民、怨氣鬱結所由致也、伏願陛下渙發德音、信詔令以保萬類、幸甚、有旨法司申寃濫、詰問戶部何故違詔、下尚書金濂於獄、卒免稅如令、以易儲恩加太子少師、五年同平江侯陳豫、往山東河南撫安軍民、淵請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修徐州東城、以護廣運倉、事下所司、當是時、內閣多不相能、而

陳循王文尤刻私、淵好議論、每爲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兵部尚書于謙以病在告、詔推內閣一人協理部事、淵有意出、而循文等難之、乃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而淵竟補工部、淵頗失望、明年、英宗復位、與陳循等俱謫戍遼東、未幾卒、後曹吉祥石亨敗、乃追復其官、

王一寧、仙居人、父俊、用任國子監丞、一寧年十三、隨父居京師、以能詩名、仁宗在東宮、聞之、召見試銀河詩、深見嘉賞、使讀書國子監、年二十二、舉進士、遭父喪、家居且十年、宣宗詔求文章之士、一寧

適需次至京師、吏部以名聞、召試稱旨、擢吏部稽勳司主事、供事文華殿、改翰林修撰、正統初、與修宣宗實錄、成、進侍講、復以母憂去、九年、充講官、授內使書、累遷禮部右侍郎、景泰元年、討貴州叛苗、命一寧督餉湖廣、軍與弗匱、一寧本以文術進、暇日輒詣學、召師生講論經義、居數月、湖湘士風爲之一振、明年、召還京師、仍理部事、以江淵薦、又內使王誠以受業舊恩左右之、尋遷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文淵閣、參預機務、三年、景帝易儲、加太子少師、是歲以疾卒、年五十有六、贈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諡文通二寧閣敏疏達爲文有體然圓熟
務世不能有所樹立士論惜之
許彬字道中寧陽人登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正統間累遷太常寺卿景泰元年英宗北還議遣近臣迎駕彬毅然請行至宣府謁見英宗命書罪己詔及論群臣勅仍遣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英宗八年正月景帝不豫武清侯石亨等密議迎駕南內以其謀問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元玉者有貞字也英宗復位進彬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入文淵閣辦事彬既執政推誠布公然亦無所建白未幾爲石亨所忌出爲南京禮部侍郎尋謫陝西參政亨敗乃復官卒贈禮部尚書諡襄敏
陳循王文高穀江淵既有事蹟可紀商文加意自成曲折餘因同類比附具始末而已

曹鼐張益鄺埜王佐丁鉉王永和鄧棨姚銑
鮑輝包良佐黃裳俞鑑申佑張瑭羅如
墉馬豫李昱列傳
曹鼐字德恒寧晉人宣德初以舉人署代州學正自陳年少不敢爲人師願入太學肄業戒得一尉官自效改泰和縣典史（明初用人不拘如此）七年部匠役入都疏乞會試中禮部第二廷試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正統元年兼經筵講官預修宣宗實錄書成進侍講五年二月以楊士奇等薦同馬愉並直內閣典機務九年進翰林學士鼐爲人內剛外和通達政

體時士奇等相繼卒凡議大政諸臣皆推決於鼐中官王振用事鼐正色不少假振亦憚而忌之尋遷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十四年也先寇大同王振勸帝親征鼐與諸大臣扈蹕從至宣府諸臣請班師不聽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是何意解惟一點至此）既而前驅敗報踵至振始懼還次土木也先遣使通和帝召鼐草詔答之寇騎突蹂陣而入鼐及從官數十人皆死之景帝立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官其子恩大理評事英宗

復位、加贈太傅、改諡文忠、又官其子錦衣衛百戶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授中書舍人、遷大理寺左評事、宣德九年、命
與庶吉士江淵、徐珵、蕭鎡等三十七人、讀書文淵
閣、正統三年、遷修撰、於內府、授小內使書、滿九載、
進侍讀學士、十四年五月、命入內閣、知制誥、八月、
從駕北征、死於土木、贈翰林學士、諡文僖、官其子
翊鴻臚寺序班、益能文、善小楷、與楊溥、善、又與太
常卿夏㫤、以著作相高、㫤見益石渠閣賦、遂不復
作文、其推重如此、

鄺埜、字孟質、郴州宜章人、父子輔、爲句容教諭、埜
登永樂七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或
奏南京鈔法爲豪民沮壞、帝遣埜廉視、衆謂將起
大獄、埜惟擒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
通矣、事遂已、倭犯遼東、戍守失律者百餘人、皆應
死、命埜往按問、埜開陳其可矜狀、帝以爲然、悉寄
之、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埜爲陝西按察使、勅以
便宜會兵勦捕、埜察其誣、乃反坐告變者、丁父憂
歸、服除、擢應天府尹、上言京郡秩三品、特給銀印、
與外郡不同、邇者監察官遇事、輒更追呼、非所以

重國體也、宜定式如古京兆之制、從之、正統元年、
進兵部侍郎、尚書王驥數出巡邊、埜獨任部事、四
年、京師霪雨、埜上言陰氣爲沴、兵象也、臣奉職無
狀、乞罷、優旨留之、天下軍衛總旗小旗當代者、例
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就試者、至終身不
得代、乃請於各都司試之、時以爲便、中官王振私
人徐晞爲尚書、埜持正不阿、晞雖險詐、亦雅重之、
十年、代晞爲尚書、十四年秋、也先入犯、振力主親
征、外廷不得與議、及詔下、埜抗言塞垣有警、邊將
足禦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自輕乎。不聽、車

駕出關、埜與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草中。力請回
鑾。振怒、令與佐隨輜重行。埜墜馬幾殆。或勸留懷
來就醫藥。埜曰、至尊在前。豈敢托疾自便。會雷雨
大作。太監郭敬密白振不可進狀。始議班師。次宣
府。寇騎踵至。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皆
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益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
言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計。何得以死懼我。振
愈怒。叱左右扶出。埜與佐相對泣帳中。亡何師覆。
埜死、年六十五、埜爲人端謹、性至孝、父子輔教甚
已。是子輔一好詩
嚴、埜在陝西、久思欲見父、會鄉試、與僚友謀聘父

爲考官子輔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何以防範馳書責之又嘗以絛市禍寄父子輔復貽書責曰汝掌一方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禍乃欲以汚我耶封還之埜奉書跪誦泣受教埜歷官四十年所在有冰蘗聲本父之教也景泰初贈埜少保諡忠肅官其子儀爲王事

王佐海豐人永樂中舉鄉試入太學肄業以學行著擢吏科給事中議論常持大體不尚苛細日吾爲國家愛惜人才不敢搜索士大夫隱私敗其名檢宣德初超擢戶部右侍郎六年平江伯陳瑄言

江南糧儲軍運不足請發民十二萬分直輓輸佐言江南民運已至淮徐若復調發是重困也惟就附近官軍擇便撥運量給庸耗便會江南巡撫周忱言與佐合卒從其議尋經理陝西糧儲時軍需收納稅糧奸蠹百端請改隸有司報可十年鎮守河南未幾召入爲左侍郎監督通州倉進本部尚書時南北軍興調發府庫日虛佐節省調劑經費不紬而民亦安之十四年從駕北征與兵部尚書鄺埜力請回鑾跪草中竟日王振怒不聽師陷土木佐死佐性坦直勤於學問雖政務棼集不廢書史爲政無赫赫名而事無不舉景帝立贈少保諡忠簡

丁鉉字用濟豐城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歷刑部主事郎中正統二年擢本部右侍郎與尚書魏源相參決號稱明允五年朝議受贓枉法者無多少悉戍邊鉉言如此則一錢之入與千萬同罪輕重失宜乃與源及都御史陳鎰議重者論戍輕者罰運磚米贖罪遂著爲令十年命往川陝運茶易馬時歲儉課艱奏減常數以俟豐歲公私便之十三年山東河南旱蝗鉉奉勅巡視發倉

廩賑貸吏民皆復業十四年也先犯大同王振主親征詔未下而外廷寖聞之鉉即上章言邊陲有警鎮將之責也何煩六師不報遂從行師次唐家嶺軍中夜驚失大將所在鉉嘆曰是豈可以用兵耶因詣行殿力請車駕還京師惟嚴號令明賞罰諸將用命敵當自退若輕萬乘以蹈虎尾如宗廟社稷何帝嘉其言未決退又上章力諍皆爲王振所沮師潰鉉死鉉貌皙白寡言笑退然若無能及任事強毅不回人以此重之景帝立贈刑部尚書諡襄敏錄其子琥爲大理寺評事

士永和字用節崑山人父有疾伏枕十七年永和奉事無懈以明經舉於鄉乞就教職以便養吏部尚書蹇義器之薦為兵科給事中正統間以都給事中超遷工部右侍郎往視淮南諸郡訪求利病致便宜於民比還掌部事河決山東改而北注漕河潰溢永和受命往治濬道有方比還扈蹕死於土木妻陸有賢行聞永和變痛哀成疾死

鄧棨字孟擴南城人永樂間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蘇松當代父老二千餘人詣闕乞留得請復留一年以楊士奇薦遷陝西按察使居陝十年不擕

家人子弟正統十年超遷右副都御史英宗北征扈蹕次榆林疏請旋軫言甚激切不報土木師潰從者請棨脫去棨叱之曰主辱臣死分也鑾輿不返尚何言歸深入死之贈右都御史謚襄敏子瑞大理寺右評事痛不得父尸以所收平日爪髮並字跡衣冠斂而葬之龔全安蘭溪人以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歷遷左通政黃養正名蒙以字行瑞安人九歲以善書薦授中書舍人累官太常少卿戴慶祖溧陽人王一居上元人並以樂舞生授贊禮郎累官太常少卿皆以扈蹕北征死

姚銑字孟聲侯官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初擢刑科給事中遭母喪服除改工科正統間引疾家居凡七載以薦起兵科都給事中上言外吏造作刑具非法考掠輕罪槩同重囚冤死者衆乞令天下錄每歲考死及繫死諸犯名數類為冊送三法司詳覈議格不行銑性恬退不求苟進歷二十餘年始遷一級扈駕北征策其必敗遣僕歸貽家人詩曰許國丹心今日盡輸忠白骨幾時還遂死於難

鮑輝字淑大平陽人宣德八年進士授工科給事

中改刑科上言有司抑配商鹽斂怨於上州縣官考滿貪緣保留宜禁止之畿輔山陝饑請命大臣亟賑之仍寬其徭賦以安民心正統間海內久安武事漸弛上言奸宄之伏恒於承平武備之修當於無事今天下都司衛所官溺於晏安器具不修軍士靡恤月支糧餉規避徵發比者延平寇起朝命兩都司調軍征進遷延旬月不能會集及至臨陣輒復畏縮幷賴朝廷威信賊悔罪自新欲藉此輩僇力剪除曷克有濟乞勅兵部議下巡按及清軍御史會同三司官大加簡閱推擇公忠智勇者

爲之將領、庶武備可飭、疆圉足賴、朝廷是其言、下
所司行之、車駕北征、輝督右掖軍紀戰功、師潰、土
木死焉、
包良佐、字克忠、慈谿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
事中、上言吏治考課未嚴、宜選清望大臣巡察、又
言福建官司貪黷致盜、宜正刑章、悉從之、至是從
駕、遇難死、
黃綬、平谷人、洪武末、以奇童召見、讀書國子監、正
統十年、舉進士、授山東道御史、律己嚴峻、十四年、
扈從北征、上言兵玩備弛、敵鋒正銳、陛下奈何以

祖宗付託之身、親蹈危機、不報、師次雞兒嶺、陣亡、
黃裳、字元吉、曲江人、少讀書、過目成誦、正統七年、
進士、授監察御史、院中彈文多出其手、都御史陳
鎰倚重之、十年、言浙江寧紹台疫死三萬人、宜蠲
租賑恤、又言科道考滿黜陟、當出上裁、若由吏部
奏升、言官職司糾彈、寧無致忤、欲如文彥博之薦
唐介、古今幾人哉、帝並從之、巡按兩浙、言經歷河
上見民遭水患、奏請賑恤、詔免淮徐濟寧諸郡縣
糧稅之半、仍發廩賑之、扈駕北征、歿於土木、同時
死者、御史張洪、魏貞、尹竑、章存德、夏誠、孫慶、林祥

鳳、申佑、凡九人、
俞鑑、字元吉、桐城人、正統六年進士、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車駕北征、郎中胡寧當從行、以病求代、鑑
慷慨許諾、或曰、公家遠子幼、奈何輕身耶、鑑厲聲
曰、此豈臣子言、身家時乎、因撫二子摩其頂曰、若
等自成人、我不能顧矣、時尚書鄺埜知其賢、軍事
多與之謀、鑑曰惟有力勸上班師耳、至土木、遇難
而死、
申佑、貴州人、爲諸生讀書思州府、累糧徒步、常從
父之田、父爲虎啣去、佑挺身持杖奮擊之、虎逸、父

免噬焉、正統中、以舉人肄業國學、祭酒李時勉被
枷國學門、佑隨石大用抗疏救之、尋舉進士、官御
史、扈蹕土木、死之、
張璁、字廷玉、慈谿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部主事
能洞晰疑案、立決淹獄、時尚書金濂聰察、頗輕屬
吏、璁抱案詣前、從容舉所鞫囚數名罪、矢口如流、
不煩省閱、濂改容禮焉、扈蹕土木死、稷澤字濟霖
永康人、劉會、英山人、同登正統十年進士、澤爲刑
部主事、會爲戶部主事、亦同死、
羅如墉、字本崇、尹昌、字輯禎、皆吉水人、正統中同

爲行人親征議起群臣逆知必敗皆畏倖免冒諫同官曰孰與吾偕行衆俛首未應如墉急對曰主憂臣辱今日又何擇乎遂自請行過太常劉儼曰此行必死以墓銘累君儼曰何至此如墉曰行當驗耳徑上馬去土木師潰同日死之

馬豫字彥安臨淸人宣德八年進士官大理寺副性剛直不阿讞獄詳明扈駕北伐土木先兩語其僕曰我奉駕而來一旦至此汝急歸告主母還臨淸我有死而已厲聲叱賊死之鄧鑑黃陂人官光祿寺署丞

李昱字文昭潞人宣德閒舉鄉試卒業太學授光祿寺署丞扈從北征師潰被執不屈臨以白刃昱曰主辱臣死今日固吾死所也遂被害

曹鼐鄺埜王佐其死表表諸臣同罹閔凶且生平各有善狀可紀固不忍沒之簡編之繁奚恤也

李實羅綺王復趙榮列傳 附袁彬 哈銘 沙狐狸

李實字孟誠其先武陵人後徙四川合州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景泰元年也先使阿剌請和諸臣奏請遣使迎復上皇景帝不懌賴尙書王直少保于謙言於是以實爲禮部右侍郎往大理少卿羅綺爲副勑出不及迎復事實驚入白內閣太監興安詬曰爾第奉黃紙以行他何與知實遂行既至也先引見上皇所居氈毳帳食飮皆羶酪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實等叩首泣下上皇問太后今上無恙實私以糗餌常服進上皇曰我此行非爲遊

畋爲宗社計耳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倘得歸願爲庶人守祖宗陵墓足矣因泣下實曰此皆王振所爲當年寵亦太過上皇曰此固朕之不明然振未敗時誰肯言者也先謂實曰皇帝在此我等不敢慢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陳奉迎意也先言朝廷遣汝通問何可遽言奉迎汝歸奏遣一二大臣來我奉駕回無疑（於此見上皇得歸實由于謙）也蓋自少保謙絕和議也先雖擁留上皇徒抱空質無所要其下亦厭兵故與實等言如此實等南歸未至京朝廷再遣都御史楊善往通問實還朝

上言臣奉使塞外見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惟陛下别遣大臣迎駕倘也先變詐不測則曲在彼若不遣使則曲在我惟陛下裁度臣不避斧鉞昧死以聞帝曰俟楊善還再議後善竟迎英宗以歸其始爲迎駕之議者實之力居多也尋進右都御史巡撫湖廣還掌院事坐事免官家居頗恣肆爲鄉人所訐下詔獄籍其家成化初復官卒實㓜以商遊江南舟覆幾溺死遂奮志讀書以功名顯平生好口辨不拘繩檢人以是少之

羅綺字尚絅磁州人宣德五年進士爲監察御史

遷大理寺丞景泰初也先屢使議和綺進右少卿副李實往也先見二人至喜遣使同綺追還擄邊兵馬遂定回鑾之議還朝出鎮寧夏三一年進刑部侍郎松潘蠻叛董卜韓胡都指揮克羅俄監粲攻下雜谷奪安撫司印土寇王永陷關堡都御史寇深不能治命綺往征之綺雄偉有謀開布恩信永期年克羅俄監粲悔過獻印遣將周貴等擒王永誅之松潘萬山巖業有賊卓勞阿兒結等常乘隙攻奪饋餉仰斧匱巖洞莫可究詰綺曰不大威之不懲簡選精鋭乘夜銜枚擣其窟穴綺介胄從之遂擒斬勞等顯示諸蠻連道無虞捷聞獎賚有加綺志在招降常破除崖岸一切以簡易從事間與蠻兒接杯酒歡松潘人愛慕不忍叛後改副都御史亦坐是得謗貶廣西參政既還磁與鄉人不相能告綺在松潘頗通賂遺又與州同知龍約私議朝政逮獄論死籍其家

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六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知邊情識大體凡論奏多可施行進通政司左參議英宗北狩景帝即位以復爲禮部侍郎同中書舍人趙榮出使也先營既歸改右通政俄轉左

進通政使英宗復位念舊勞進兵部左侍郎成化元年進本部尚書是時總兵趙輔會勦大藤峽諸賊調湖廣廣西土兵合番漢官軍分布梧潯廣州諸郡縣未幾以地方少寧奏請班師復言班師未可遽言請令會同都御史韓雍等詳議必勦撫得宜無後患而後可朝論是之未幾以尚書奉命巡邊復既知邊情因親身策馬相度形勢上言延綏寧夏甘涼一帶東起黃河岸府谷堡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腹中境外全無屏障惟恃墩臺城堡以爲保障耳又其地出入

參差道里不均遠者至一百二十餘里近者或五六十里軍反居內民反居外一遇有警官軍未行人民倉儲被掠已盡所設兵馬不過虛聲應援而已又西南直抵慶陽烽火不接防禦無聞其北面墩臺皆稀踈曠遠非禦邊之長策也臣集衆議必當更置為便及今聲勢稍寧先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委官監督協力興工移府谷堡於芭州舊城移東村堡於高漢嶺移響水堡於黑河山移土門堡於十頃坪移兔鶻堡於響鈴塔移白洛城於磚營移塞門堡於務柳莊不惟東西徑直

亦兼水草利便又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其間計里鳩工應增墩臺三十有五又寧夏中路靈州以南原無墩臺東西二路聲聞不接鹵騎深入路恒由此請移東路興武衛近內與花馬池靈州東西相距各百里自花馬池東南至環縣西南至小鹽池西路自分水嶺至靖鹵城中路靈州至石溝驛一路出葫蘆峽一路出萌城計二十里設一墩臺凡立墩臺者五十有八周遭築墻深厚寬廣可以客糧運又於其中招徠商旅通事惠工量撥近衛屯軍守禦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

益以邊郡之良騎緩急策應足以遙振軍威此一勞永逸之道也又以延綏城堡最為遼遠而官吏反稀請增官置帥駐兵高家堡龍川諸地先撥陝西鄜慶甘肅等軍輪班撥守不足則以士兵助之至於糗糧器仗取之少監庶幾戰守有人邊備克實捍禦可以無虞奏上皆報可復在邊建置如增立涼州中衛清理莊浪衛鎮羌驛路及永昌西寧諸城堡多合時宜而言者乃謂治兵非復所長特命白圭代之改復於工部加太子太保復謹守法制聲名尤勝於本兵時有中官領騰驤左右四衛

勇士厮養及牧馬軍餘乞製成衣袴以為冬賞復駁之兵部尚書余子俊謂復曰庫中衣袴甚多君何吝焉復曰祖宗立法胖襖袴鞋原留給應調征行之士使其刻日起程無勞縫製京軍守衛無調遣之勞則歲給冬衣破花令軍妻自為之此成憲也今四衛軍士既有歲給又以此加厚非惟失國家警備非常之意且使恩出內豎於國體甚褻于俊改容謝之憲宗素寵信番僧賞賜稠疊其封號有加至三十餘字者凡國王法師死京師例官為營造墳塔復言此僧平日受賜過多宜出其貲自

為營建不須動支官帑帝皆從之復之能持大體
類如此十五年災異求言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
四方水旱皆復與戶部尚書楊鼎南京兵部尚書
薛遠吏部侍郎錢溥四人失職所致宜賜罷斥上
不聽踰年復致仕又踰年卒謚莊簡
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寓閩縣初姓王氏其舅
薩琦為編修榮從來京正統間以善楷書授中書
舍人直文淵閣景帝即位也先奉上皇至土城邀
大臣出迎衆相視莫肯往獨榮毅然請行大學士
高穀壯之解金帶為贈加鴻臚寺卿與通政左參

議王復詣北營朝見上皇也先謂榮等皆微官宜
命大臣來還改太常寺少卿直文淵閣如故景泰
元年六月也先復遣完者脫歡來言欲送歸上皇
景帝疑其詐廷臣多力爭謂彼縱以詐來我當推
誠待之於是復以榮為工部右侍郎貳都御史楊
善為使奉英宗還京語詳善傳尋遷左侍郎英宗
復位遷工部尚書五年曹欽反殺指揮使逯杲都
御史寇深軍逼闕下榮披甲躍馬大呼於市曰孰
為豪傑來從我殺曹欽勿有退避頃之從者數百
人遂同懷寧伯孫鏜等擊敗欽東長安門外事平

論功兼支大理寺卿俸他日英宗與大學士李賢
從容論人才語及榮賢曰此人難得如曹欽反時
文臣畏縮遠遁況兵非己責孰肯身親嘗試者惟
榮躬擐甲冑振臂一呼從者甚衆夫能於矢石倥
傯之下奬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殆不易及帝曰
固忠臣也七年卒於官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袁彬錦衣校尉也從英宗北征沒鹵中飼馬以乃
使侍帝帝得彬甚喜彬識字善言笑時時為隱語
悅帝嘗得羊髀進而共嚼之哈銘者故與父某為
通事留北庭時脫衣易一羊見帝帝以銘曉鹵語

亦留之又有沙狐狸往來汲水負薪甚勤三人皆
為帝所親而彬銘則同帝臥起帳中帝苦野宿寒
彬常以脇煖帝足銘寢熟手加帝胷帝徐下之因
與說嚴子陵事銘叩頭謝彬嘗中寒帝親治糜食
彬且厭彬背令汗浹乃已也先聽太監喜寧計挾
帝掠大同萬全直趨都城復欲擁之襲寧夏說言
送帝達南京彬銘密告曰此去南京數千里何由
至耶帝乃止之寧恨計不行嗾也先殺彬帝為泣
請不得銘故嘔也先竟用談笑解也先欲以妹進
御彬教帝以婉詞却之帝留漠北朞年時鬱鬱不

樂多得此三人慰解既歸景帝䌷彬勞授試百戶
英宗復辟乃擢錦衣都指揮僉事理衛事銘為指
揮同知賜姓楊狐狸為百戶賜姓名李成以城東
第一區為彬第引太液池水繞其門彬娶使元身
孫顯宗主之間召宴畧用家人禮先後賜予甚渥
時門達驟寵貴與彬比肩不相能詗得彬妾父姦
利事奏下彬獄法司論贖罪還職達意未快會力
上某向役屬彬坐事戍邊歸而怨彬弗救也達遂
使訐彬受曹石金及諸不法數十事帝不懌曰彬
倚故人負我法當治顧謂達須終還朕一活袁彬

達加搒棟具誣服京城中有軍匠楊塤善海外丹
髹時號楊倭漆少年喜事輒擊登聞鼓訟彬冤并
下達問達怒榜且笞之曰必有人惎汝塤恐遂詭
死冤達意在內閣李賢仰而呼有陰事願白達使
前前曰小人何能辦疏乃李閣老代我草耳今望
累我若得引訊大庭當於衆前盡發若謀達喜促
罷笞與湯沐賜之酒肉入言於帝會三法司鞫午
門外欲遂執賢太監裴當以為不可乃止塤既至
闕下遂大呼天乎冤哉小人何從見李閣老門指
揮餌我令引若因探其懷曰肉猶在達出不意色

變累以達故遷罷訊竟以彬絞塤斬論上帝命調
彬南京錦衣衛毀賜第而錮塤於獄憲宗即位召
彬還達得罪減死戍嶺西彬餞且饋之人謂彬雖
武夫其事畧同古人云彬尋進都指揮同知致仕
子勳亦仕至錦衣都指揮僉事嘉靖中復追錄翼
衛功官其孫天章如彬職李成既為百戶恃舊恩
徑入內求遷官帝怒下之獄楊銘與達官也先帖
木兒謀脫成會帝幸曹吉祥家也先進為成請帝
知出銘意并繫之尋謫銘貴州副千戶後遇赦俱
復官至錦衣都指揮弘治中猶為大通事而成不
知所終

諸人以迎奉護駕同傳其文似不及通紀之
詳然國書例以具體為得要琢雖純健功固
不易耳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十

睢州

同里

于謙列傳　朱驥　范廣　王偉附

于謙字廷益其先世河南人曾祖九思仕元杭州路總管請老家錢塘遂爲錢塘人謙生而頎晳如冠玉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所相人無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謙音吐鴻鬯每奏對聲朗朗徹殿陛宣宗固目屬之巡按江西辨寃獄出數百

人於死還朝從征漢庶人既就縛帝猝命謙數其罪謙應聲數百言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不敢仰視帝大喜賞賚與大臣等五年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受命遍歷境內問民疾苦歲饑則多出官鏹糴民粟儉則減直以糶公私便之山東陝西饑民轉徙河南謙命各授田與牛種而寬其稅河將潰築隄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嘗率卒責以修補以大同在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請別設御史治之又奏奪鎮將私田爲官屯邊用克溢謙於吏術民事無所不精到而

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急當是時三楊當國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正統中議事京師或請具裝橐稍資餽遺謙笑舉兩袖曰吾惟有清風耳因賦詩見志謙薦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用事以謙無所餽嗛之嗾言官劾謙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罪未幾貰出左遷大理寺少卿河南山西民赴闕請留謙者近萬人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命以少卿復巡撫十二年始召入爲兵部右侍郎前後在鎮十八年矣十四年秋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

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諫不聽埜從行而謙留治部事土木師潰帝北陷京師大震太子幼皇太后詔郕王監國王御左順門廷臣爭言振罪應族王倉卒未有以應衆洶洶捽振黨錦衣指揮馬順及毛貴王遺二長隨下捶死之班行亂王懼屢欲起謙直前掖止之請下令曰順等有罪捶死弗論即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械其姪山磔於市諸臣始退王乃起還宮時日已向午謙袍袖盡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皇太后聞之曰國家幸

賴斯人尋進兵部尚書秀以軍事加太子太保謙不許乃上言扈駕大臣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卹報可九月景帝即位謙入見慷慨泣奏曰賊不道犯我邊陲邀留大駕既得志必長驅而南今六軍陷沒武庫兵器皆盡宜亟遣官分道募兵集民夫更漕卒練神機三營復令工部併日飭戎器戶部諭兵食總欄各邊鎮蒐乘繕械相機策應臣書生不諳軍旅當此國步艱難不敢不以身任如或不效則請治臣之罪以謝天下言畢嗚咽不止帝爲感動冬十月也先自紫荊關入

殺掠官民警報日急侍講徐珵好言天象倡言紫微中宮皆有變宜及時南遷廷臣多和之謙厲聲曰言遷者可斬也夫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陵寢在焉百官萬姓帑藏儲蓄亡恙一動足大勢去矣寇乘勝驕無足畏奈何欲蹈靖康覆轍乎帝是謙言議始定謙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鏜衛穎張軏雷通分兵出戰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監以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姚夔盡移郭外人入城所至堅壁清野勿與賊通州糧百萬悉散給官軍令運入[illegible]芻茭不及運者焚之勿資敵謙躬擐甲冑

慷慨誓將士人皆感奮也先衆薄城下石亨議斂兵老之謙不可曰賊氣張矣我奈何示弱迺軍德勝門外當是時諸門皆有兵總號二十萬賊見嚴陣不敢犯要大臣出議和索金帛帝以問謙謙曰臣受命治軍旅他非所敢聞也乃約戰初以上皇在寇軍未敢急擊諜知上皇既西發乃以火礮擊其營死者數千人也先大沮衆請乘勝追躡謙曰勝未足雪恥偶不捷所損多矣榜諭番回奚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之相持數日寇引去有詔褒嘉進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

謙固辭客有頌謙功者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但不城下盟耳敢邀賞哉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通和徐爲討賊計謙言前者非不遣使季鐸岳謙往賊旋入寇王復趙榮繼往不獲覲上皇一信何可言和且以義則讐不共天又寇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違之則速變若能大修武備相機戰守使彼欲不得逞上皇當自還矣因劾貴介胄之臣而退怯如此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無他議矣於是分遣都督劉全等屯眞保涿易五路以劉安統

之俄而也先逼朱謙於關子口又襲石亨鴈門謙請自將大軍會寇退乃止喜寧者故降賊也自宮爲奄人復沒漠北頗知中國險易虛實也先諸所要挾皆出寧謀謙密屬都督楊俊誘而磔之又授計侍郎王偉誘誅諜者小田兒也先既失內間數遣使通款許奉歸上皇時大臣王直等請遣使迎駕甚力帝不懌謙從容進曰天位已定誰敢異議（此上皇之所以得歸也）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耳帝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遣都御史楊善等復往上皇遂還京師先是永樂中番人降者處之近畿也先入

犯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奏籍其有名號者厚資遣從征有功則官之已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間無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衞所留老弱比入城悉委棄謙謂此宣府屏垣也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而召民屯田戰守又令成山伯王通城昌平衞陵寢平江伯陳豫築臨淸城皆爲重鎭三年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兼支二俸復固辭不許貴州苗作亂侍郎何文淵議罷布按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鎭之謙曰是棄之也持不可京軍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統卒有

徵調兵將皆非素習謙請選精卒十五萬分十營營置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小營營置一都指揮領之更番團操以待調遣餘歸本營訓練團營之制始此當是時也先既屢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南蠻西番復乘間蠢動命將出師變在俄頃謙內固京城外籌邊鎭條畫悉中（議論比范蔚宗）（敍典奧似班孟堅矣）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雖宿將勳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詰責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惴惴效力帝推誠倚任而口不言功深自歛飭帝嘗賜第闕西

謙曰國家多難何以家爲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旁無姬侍平時多宿直房以便朝謁間病痰壅帝遣中使史番省視見謙家具蕭然具以聞特勅尚方頒給和藥需竹瀝帝爲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謙柄用太過帝（以下歷叙所以敗）意益堅然怨謗自此深矣初徐珵議南遷因謙言（者極幽瑣）爲帝所薄後改名有貞求遷國子祭酒謙爲奏請帝不可有貞不知謙薦已深怨謙石亨初坐事繫獄謙請赦而用之城下之役亨功不如謙顧世侯

爵。乃請官謙子冕府軍副千戶。謙辭讓數四、且曰、縱臣欲爲子求官、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於亨。亨慚、益憾謙。屢辭兵柄、謙亦辭總督。帝爲論解。亨從子彪驍雄、謙數裁抑、出彪爲大同遊擊將軍。於是恨謙切骨。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皆與謙共事兵間、憚謙凌己、銜之。亦往往思搆謙。帝不豫、有貞與亨、吉祥謀開南城門、復上皇位。遂誣謙與大學士王文、太監舒良等欲盜金符、迎立襄世子、都御史蕭維禎責簿坐謀反、當族。廷鞫時、文不勝憤、仰首辨不已。謙曰、亨等意如此、辨何爲。獄具、英宗猶豫曰、謙實有功、若何。有貞進曰、不殺謙、今日之事無名。帝意乃決、遂斬東市、家屬戍邊。謙死之日、天日陰霾、行路涕泣。都督同知陳逵、密賂守者、收瘞其屍。吉祥麾下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謙死地而慟、吉祥抶之、明日復酹慟如故。謙之死、皇太后初不知、比聞、嗟悼累日。帝亦悔之。籍謙家、無長物、而正室鐍鑰甚固、皆上賜物也。代謙爲兵部尚書者陳汝言、亨黨也。未一年、敗、籍其貲、列內廡。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眷遇、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貲抑何多也。亨等皆失色。俄西北邊報

至、帝憂之。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當不至此。帝默然。成化元年、憲宗詔復謙官、赦其家、遣行人賜祭、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之。弘治三年、贈太傅、諡肅愍。萬曆中更諡忠肅。杭州墓側曰旌功、歲時有司祀焉。子冕、初官錦衣衛副千戶、謙既死、謫戍龍門衛、後復官、改文秩、授兵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南太僕司少卿、應天府尹致仕。有文學節槩、修潔、所至以幹濟聞。無子、以族人允忠子爲後、世杭州衛千戶、嗣孫嵩、官至鎮守福建都督僉事。陳逵、六合人、以廕任忠義左衛指揮、歷同知、李時勉嘗薦其才、鎮通州、及倒馬關、皆有捕盜功。

如漢書中霍光翟方進諸傳手法

朱驥、字尚德、大興人、祖喜、洪武中以儀衛司儀仗錦衣右所正千戶、世襲。驥初家貧未娶、落魄不爲人知。嘗給事尚書于謙門、謙奇其貌、以女妻之。謙妻董夫人恚曰、生女不求佳婿、顧與窮華耶。謙笑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歸驥。驥性寬厚、不習刑核。既嗣祖父官、益勤於其職。奉使江浙、罔餽遺一無所受。天順元年、坐謙事、戍威遠衛。成化初、赦還

復原官、以薦擢指揮僉事理衛務、上弭盜安民六事、帝納之、時五城官吏多玩愒、爲姦府、驥盡發其積弊、輦轂肅然、京師民大饑、致升斗爲旦夕計、所司逮捕輒論死、驥曰、此窮民可矜也、獄上多末減、妖僧真惠僞爲書誘惑同類、語涉不道、事覺、株數十百人、驥謂當罪者獨惠耳、愚民何辜、坐惠死、餘悉遣戍、邊衛卒告其鄉人傳習妖書、與詞、發受賞、驥斥之、焚其書、遣歸、先是、驥在薊所、邊寇入犯、從總兵高陽伯李文禦之、斬其首把禿王、至是論功、進指揮同知、世襲、累遷都指揮同知、帝察其忠實、

可大任、特擢都指揮使、掌衛事、兼理機務、賜勅褒美。奏[illegible]得入侍經筵。與宴。郊祀賜蟒衣。時以爲榮。[illegible]受。委任不爲勢利怵。嘗奉命杖忤旨者。或奏驥用杖小。帝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杖。弘治四年、卒於官、方天順間、門達逯杲先後掌錦衣衛事。皆爲羅織。虐害無辜。及汪直開西廠。事益恣橫。旗校四出。株連蔓引。衣冠惴惴不能自保。驥掌衛二十餘年。一以靜鎮之。小心慎密。不妄興一事。亦不妄遣旗校。僚屬有推任多至顯官。士大夫莫不賢驥。而嘆于謙爲知人。

范廣、丹徒人、世襲遼東衛都指揮、英宗北狩、景帝任尚書于謙、決策戰守、悉召諸宿將入衛京師、謙獨薦廣材勇、召爲後軍都督僉事、尋掌大營團子手、也先入犯、謙與武清伯石亨、帥師陳九門、廣爲左副總兵、城下之捷、以神鎗火箭殺賊數百人、復與楊洪孫鏜等分道躡寇、連敗之於固安霸州、奪還人畜萬餘、遷都督同知、謙請命諸將分營訓練、廣副石亨統四萬人、掌後軍都督府事、寇窺沙窩、廣屯隆慶右衛、率輕騎出黃花鎮、截賊歸路、頗有斬獲、景泰元年、又命總五軍大營、尋充剌寇萬全、

都督朱謙請益兵、謙奏廣充總兵官、與都御史羅通出鎮宣府、寇退、以邊軍餉乏、奉勅駐居庸關、旋召還、同石亨等練京營兵、左軍都督孫鏜出行邊、廣掌府事、廣驍果善戰。知禮義。爲謙所知。數與亨共治兵。亨及張軏皆深忌之。亨既謀殺謙。遂以廣爲謙黨。并論死。京師人既憐謙功大被誣。而又以廣同罹慘禍。爲之語云、鸞鷥冰上走。何處覓魚嗛。又云、京師米貴。安得飯廣。聞者哀焉。廣既死、張軏冒奪門功封侯、一日朝退。馬上爲拱揖狀。從者問之。曰、適見范都督也。歸而病遂死。成化元年、詔雪

謙宛亦復廣官子昇襲寧衛指揮僉事時有武興者以右都督充右副總兵與廣等同戰彰義門寇至前列神銃弓矢短兵次之殺傷甚多適有報劾內官數百騎爭功躍馬出陳亂輿中流矢死

論曰己巳之變社稷危而復安實于謙之功也當也先擁上皇諭下大同守者登陴謝曰賴天地宗廟之靈國有君矣嗚呼彼方挾上皇爲奇貨多方以脇我而我漠然應之示留之無益於是彼之氣屈而我奉迎之說得行謙之謀誠偉矣不然和議一行大勢在彼將帥爲所牽制國威不可復振鑾輿不可復旋其不至爲南宋也者幾希若易儲之事謙無一言豈其勢必有不可諫者然當景帝不豫懷獻先殞群臣非迎故君復辟則奉沂王即位此人心之公亦謙之志也乃憸邪之夫既乘間徼功而又誣罔誅戮以快私怨小人知有富貴已耳遑恤國家哉

論極盡當日情事得春秋是非之旨

王偉字士英攸縣人隨父伯靈謫戍宣府年十四宣宗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部主事甚有時望

景泰監國命偉行監察御史事糾集民壯守廣平遷兵部職方郎中上言二事曰勤政務曰專將權帝並嘉納時邊圉多事文移塡委偉援筆立就皆中機會少保于謙專任之引使佐己超拜兵部右侍郎奉命行邊常密奏方畧時有小田兒者本中國人降虜刺導也先屢爲邊患偉受謙密計至陽和城見其隨北使入貢伏勇士於道執而斬之紿虜曰彼思其親亡去矣自是邊患稍息天順初偉爲石亨所搆免官歸成化三年復召爲兵部右侍郎初亨搆于謙等黨逆鏤板榜示天下至是偉以爲言乃并毀之五年以病乞歸命還家養疾疾已北上卒於道年五十有三賜祭葬如例偉性頴敏善議論尤熟於邊事但頗任智數而急於仕進在兵部嘗揚于謙短謙語人曰王士英寧憂不得吾此位耶何用汲汲如此

楊洪郭登朱永列傳

楊洪、字宗道、應天六合人、世漢中百戶、父璟、戰死靈璧、洪以永樂初嗣官、調開平、八年、從文皇北征、至斡難河、獲人馬還獻、帝曰、將才也、命籍記之、（聖主知人。書在側後。時）洪熈元年、從陽武侯戰紅山、斬獲多。四年、命洪巡徼塞下、降璽書勞之曰、洪爲國盡力、不避險艱。朕用爾嘉、宜益愼重、毋輕而脫、有挾私害爾者、以聞。朕必治之。由是楊千戶名震北邊。六年、禦寇大石門、爲壘向賊、布持者以之、而別選驍騎繞出其後。寇遂乞降。或請殲之、洪曰、殺降不武。乃收其部落以

歸。明年、詔洪築城於西貓兒峪、留兵戍之。八年、追寇孤樹林、得甲首四十、累功進指揮僉事。英宗卽位、召入京師、問邊計、稱旨、進指揮使、賜金綺甲胄弓矢、進遊擊將軍、巡邊、遇寇、揮軍張兩翼進、擒其渠首白暖台、還遷都指揮僉事。當是時、中外方講和好、以故不大舉、卽擾邊、多者不過百餘騎、少者或十數騎、而洪機變敏捷、時出奇兵、或夜刼壘、亦嘗小北。於開平赤城諸要害處爲壘、旁設蒺藜、渠答環之。故敵兵不得逞。陝西參政年富言、諸將競卽其私、而忘國事、苟得如洪者二三人、卽邊患可

弭。帝以爲然、命副都督李謙守備懷來、尚書魏源巡邊、指揮杜衡誣訐洪、源爲雪之、而貶衡廣西部卒。李友金復誣訐洪、帝付洪自治、又常舉洪勵諸將。洪益自奮。兀良哈入寇、追敗之興州、斬獲甚衆。都督謙老而怯、洪在軍、嘗奬勵將士、當僇力擊賊、謙輒笑曰、徒殺吾人耳、賊可盡乎。語寖聞、遂召謙還、以洪代之。襲寇西涼亭、與兀良哈戰伯顏山、皆獲其渠首。洪嘗追賊、馬蹶傷足、奮起大呼、軍士隨之、卒大捷。帝降勅慰勞、且命醫乘傳視疾、遷都指揮同知、充左參將、鎮宣府、增築開平城、自宣府以

東至潮河川、益烽堠六十餘。尋進都指揮使、受詔追阿木狼犬、獲進都督僉事、充左參將、守獨石、累進左都督、賜璽書褒諭、佩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土木師潰、帝道宣府、也先僞詔洪開門迎駕、洪堅閉不出、對曰、臣奉陛下命守此土、天已暮、不敢啟。帝復爲書遺洪、洪縛其使上其書京師。時景帝立、使使馳報所獻上皇書、詐也。自今若此者無復受。尋封洪爲昌平伯、給祿千一百石。已率兵至土木、收甲胄器仗之屬、分給諸衞、以不先請、被詰責、亡何、也先大舉犯京師、洪將二萬騎入援、與都督孫

鑑花廣由涿州紫荊關轉戰至固安大捷進封侯
命以所部留京師總三千營兵兼領左軍都督府
事賜世券珮鎮朔將軍印還鎮宣府造連環萬弩
爲戰守具三年以疾還京尋卒贈潁國公謚武襄
洪在宣府最久撫循士卒不敢專殺士卒皆樂爲
死亦頗好學近儒者嘗請建學宣府教諸將子弟
識者多之洪卒子傑嗣侯庶子俊以擒喜寧功官
右都督從子四人能都督同知信都督僉事仁錦
衣衛指揮僉事智開平衛指揮使傑上言臣家一
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臣大懼盛滿

不足報稱乞停蒼頭職役許之嗣侯歲餘而卒傑
無子庶兄俊嗣侯驍勇每戰深入時也先數擾邊
俊請選沿邊將士分奇正兵擣其巢穴且曰三軍
之害猶豫最甚臣受恩實深即馬革裹屍所不辭
也少保于謙謂非萬全計遂寢景泰四年命充遊
擊將軍與都督劉深巡宣府經理獨石諸城參政
葉盛言俊曾潰軍乞罷遣乃令護瓦剌使臣出塞
至永寧衛被酒鞭守備都指揮姚貴貴[illegible]訐奏俊
又銜盛斥已悉封還已先後所得敕命明其有功
於是言官共劾俊跋扈命法司廷鞫論死子珍嗣

侯天順元年帝追恨洪守宣府不啟門而俊在永
寧懷來亦容戒將士毋輕納又爲石亨張軏所搆
竟斬西市珍戍廣西八年赦珍授龍虎指揮使孫
越乞調開平能少從洪學兵法從戰有功授鎮撫
洪從子宗周爲開平指揮使疾不任事以能代之
正統十四年遷都指揮僉事屢戰輒勝累遷都督
同知佐都督紀廣守宣府召總神機營兵天順元
年以迎復功進左都督與石彪合援大同有功封
武強流伯祿千石上疏請乘寇弊率兵殄之不許
能持身廉功名幾與洪埒卒無子以其弟倫襲羽

林右衛指揮使信幼武悍從洪征興州戰西涼亭
白塔兒再戰紫荊倒馬五郎河有功景泰二年累
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守宣府天順元年進都督
同知移鎮延綏佩將軍印明年擊走孛來毛里孩
於青陽溝封彰武伯寇入大同高陽伯李文不能
禦兵部薦信代之拜征西將軍總大同兵屢捷予
世券尋總三千營并將京營大同宣府兵出征延
綏與都御史項忠會兵拒寇大捷還鎮大同累歲
邏騎不敢南牧信在邊近四十年鎮以安靜然遇
戰輒克卒贈侯謚武毅自洪兄弟皆珮將印威名

震西北邊。一時推名將者、皆言楊氏。昌平侯俊[illegible]能亦以流爵弗世。而信獨傳其子珏。弘治元年、領將軍宿衞、逾年卒。子質、幼優給。久之得嗣。嘉靖中、領三千營右軍都督府僉事、卒。子儒嗣、領府軍前衞、卒。子炳嗣。隆慶初、右軍都督僉事、協守南京。已改左都督、

郭登字元登、臨淮人、武定侯英庶孫也。年七歲、書不再讀、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克勳衞舍人。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分鎮臨安、諸蠻長帖服、獻牛酒。九年、從沐斌征騰衝、積功署都指

揮僉事。十四年七月、也先大入寇。帝親征、至萬安。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乃加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守大同。會卒議班師、登言學士曹鼐、張益、駕入宜紫荊關。帝王振卒奏駕向居庸。至土木、帝北陷。當是時、大同城門晝閉。軍士戰死。所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予死問傷、親爲裹創傳藥。或謂登曰、事至此、城旦夕且[illegible]走[illegible]者何爲。登曰、吾與此城誓存亡。當不令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擁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曰、路至即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

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見。賂至。也先咲不應。登曰、此給我耳。當以計刼其營。奪駕歸。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也先驚擾、竟擁上皇去。登大慟曰、奴果敗吾事。時賊勢張甚。劉安以他故還朝。獨留登守大同。十月、也先犯京師、登欲率所部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畧曰、賊騎長驅。三關失險。流連內地。爲患匪輕。臣悉起軍民。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擊於外。使賊腹背受

敵。首尾不救。又曰、忠誠在己。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又疏言賊衆雖回。去邊不遠。傳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推。十二月也先再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疏言比者我師屢挫。寇勢方張。較其利鈍。誠難爲敵。臣愚以爲今日之勢。可以養銳。不可輕戰。可以智取。不可力爭。紫荊諸關。監選綠達有智計者。率敢死士。據高偵賊多寡。涿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積薪架礮。使烽煙相望。仍列偵騎遞報邊情。賊小至則擊

一烽一礮大至則舉三烽三礮京兵犄角分據要害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不出旬日賊必遁矣累遷右都督也先自屢勝來出入如無人登不勝憤晝夜激厲將士定賞格期必殺賊景泰元年正月忽報賊入境登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會日暮休兵夜二鼓賊自朔州掠回列十二營登召將士問計或言彼衆我寡莫若全軍且退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人馬疲今退賊以鐵騎追我立盡矣即拔劍起曰敢言退者斬乃上馬薄賊營時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率先陷其陣諸軍繼進登射殺二

人手格殺一人賊大敗追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級奪回人馬弓刀萬計捷聞封定襄伯食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賊數千爲當時戰功第一登因大同數被寇上疏曰大同地居邊塞賊不時出没軍民艱於樵採臣嘗出鄙見倣古製造爲偏箱車用以防護軍民其車轅長一丈三尺前後橫轅濶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各留置銃之孔輪軸如民間二樣輕車其出則左右兩箱次第聯絡前後兩頭藁軨相依各用鈎鐶互相牽搭棚布爲幕舒卷隨宜每車插小黄

旗以壯軍威仍載脫卸鹿角二長一丈三尺遇止離車十五步外鈎連爲外蔽每車用神鎗二人銅礮一人鎗手二人強弓一人牌手二人長刀二人通用甲士十人無事則輪流推挽有事則齊力防衛衣糧器械皆具車內遇賊來攻勢有可乘則開壁出戰勢或未便則堅壁固守外用常車載大小將軍礮每方五座共二十座每座用推挽及藥匠十二人共一百四十人其馬步官軍或一千或二千出哨策應轉輸樵採之人皆處圍中又置一四輪車高一丈二尺別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奇

上列五色旗覘某方有賊以某方之旗招呼聞鼓而進聞金而退相地度形斟酌進退行如長蛇首尾俱至止爲方城四壁堅合守已制人似爲可用巡撫沈固任事久邊境不戢登劾之曰左都御史固法令不行致邊城官吏大肆奸貪以灰土和米麥軍士饑寒無所控訴乞選廉明剛正者代固臣竊見禮部尚書楊寧河南左布政使年富皆足勝任乞勅廷臣會議選委一人與臣協理庶克有濟後果以富代固又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居官者惟肆貪婪絶無廉耻釀成汚濁之風致有

家壓之禍今狡賊雖云請和變態叵測儻或渝
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處
置一旦賊至猝無所措國家受侮已深邊事豈容
屢壞賊退欲大興屯田乏牛種疏乞官為措置四
年秋病召還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戰者不數百馬
僅百餘騎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人常恨
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造為攪地龍飛天
網諸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實地賊
入圍中發其機頃刻十餘里皆陷登智勇有文武
才料敵制勝不爽毫髮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

百戰未嘗挫衄當是時惟巡撫年富知登而登與
都督孫鏜齟齬鏜乞分登軍登稱疾不出富為聞
於朝帝詰責鏜天順二年奪爵為都督僉事鎮甘
肅成化初復爵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未幾召還
總神機營掌中軍府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八年
卒贈侯諡忠武登性至孝每有疾嘗兩刲股以進
居喪秉禮工詩所著有聯珠集登無子以兄尚寶
丞斌之子嵩請於朝為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
四年卒子綮乞嗣不許世授指揮使
朱永字景昌夏邑人為人長軀偉貌舉止顧盼有

威容人望之凜如也祖真以靖難功世授中都留
守指揮僉事父謙嗣累征迤北功陞萬全都指揮
使歷官左都督景泰初佩鎮朔將軍印總兵宣府
英宗北狩過城下謙率永出謁頓首哭獻犒軍費
屢出兵截戰有功以斬首中律封撫寧伯與世襲
當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謙帥宣府聲名略相
埒謙勇略文采雖不及登而持身謹慎卒以功名
終贈侯追諡武襄永嗣伯奉朝請英宗自南宮復
辟見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非宣府食我於門者
耶即日召侍左右有所詢輒以意對往往稱旨時

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恃寵驕恣英宗疑而惡
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洩英宗大漸諭皇太
子曰諸侯伯中惟永知兵可任大事尋總三千營
兼十二團營掌右軍都督府事時郭登出鎮甘肅
永奏留登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子在事入能屈
體為之下乎永笑曰吾知治天子軍須得材耳遑
問其他於是物情歸永成化二年荊襄盜劉千斤
作亂永同尚書白圭討平之賜爵侯六年阿羅出
寇延綏永復與左都御史王越出塞擊之擒斬有
功即軍中賜爵世侯留鎮三邊七年阿羅出再屯

柳樹澗、永出奇邀戰、有功。十四年、召還、再論塞上
功、加太子太保。聽汪直、方貴倖、喜言兵、遼東巡撫
陳鉞、希直意、詭言建州引朶顏三衛入寇、殺貢人。
起釁以爲兵端。鉞私說直曰、建州弱可乘也、計永
必帥師、直監其軍。而已得總制焉。時直已納鉞賂。
遂改命鉞。十五年十月、永果爲將軍、發兵襲破之、
賜爵保國公。鉞於是與直永有隙、而又不敢顯與
直忤、反曲體媚之。會套賊寇延綏、鉞聞、嗾直與師、
以永佩印爲將軍。合兵出塞、鉞偵知賊營在威寧
海子。乃與直謀曰、大同去威寧近、若隨大軍徐行、

必無奇功。乃紿永將兵出南路。而隨直選輕騎出
孤店關。乘風雪、薄威寧海子。盡俘其衆而還。時永
道迴遠、所費兵食巨萬、馬死者不可勝計。比至榆
林、敵衆散去、一無捕獲。於是鉞以文臣得封伯、直
廕錫踰等。而永無功、賞不行。自是永大慨悔、事直
愈謹。不敢復與鉞異矣。尋積前功、賜階光祿大夫、
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米三百石、予鐵券。明
年、復出大同、禦亦思馬因。賜爵世公。又明年、以鎮
朔將軍總大同宣府兵、還加太傅兼太子太師。永
前後凡八佩將軍印、入統六軍、盡護諸將、用法嚴

整。而制敵設奇、不能如王越。未幾、直敗、鉞亦敗、宣
永以有內主、獨不與。弘治初、進太師、改領後軍都
督府、總團營如故。自是朝廷清明、邊徼無事、兵亦
不復出矣。九年、卒、追封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
謙謚、辭、改武毅。子暉、將嗣爵、朝議以永功本不當
公、難之、詔特予襲一世。暉以從永塞下、亦多歷行
陣、既受爵、則年垂五十矣。尋掌右軍府事、寇犯延
綏、拜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逵、都御史史琳討之、
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暉繼永佩之、人以爲榮、會
天大雪、寇遠遁、兵出無功、而苗逵以倖故、要暉以

大捷聞。詔議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賊首才三級、
馬牛羊不及數百、而報功乃云斬獲無算、暉等相
率爲欺罔、請論罪。帝難苗逵、不聽、而賞亦薄。未幾、
復出禦寇宣府大同、加太保、卒、贈太傅。子麒、仍嗣
爲撫寧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與兩廣都御史
姚鏌平田州、誅岑猛、加太子太保、召還、卒。子岳嗣、
亦以平蠻將軍出鎮湖廣、罷歸、卒。從弟岡嗣、卒。子
國弼嗣、明亡爵除。

三將賢否雖殊、而方畧戰功各有過人處。叙
次亦堅鷙可誦

徐有貞楊善石亨列傳

徐有貞字元武初名珵吳縣人宣德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宣宗召試便殿名在第一即授編修正統初進侍講（初起國已異人）珵短小精悍目光爛爛爲人多智數好功名既入翰林不屑專以文章著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莫不究習尤喜占步星文自詡多奇驗時承平久武備媮惰珵上防邊疏數千言帝善之而不能用十四年乘輿陷土木郕王監國召廷臣問計珵言紫微垣已動宜亟南遷太監金英叱去之兵部侍郎于謙言倡議南遷者當

斬珵大沮不敢復言事景帝即位出文臣十五人分屯要害爲京師聲援群議循以珵爲才假監察御史守彰德下符集兵招致多（具見方略出衆）太行群盜竟什伍之不尺籍日事寧任若所之召還仍官侍講珵急功名既久不得遷因以玉帶遺陳循且曰竊推先生命當玉帶矣敢以獻循喜乃教之曰易君名身使朝廷習之遂更有貞是時用人決於尚書謙有貞欲得祭酒屬謙門下士爲遊說謙出意從之言於帝帝曰有貞雖有才華然爲人傾危使教國子不慮士心術壞耶謙不能對有貞不知罷已而反疑中沮積前事深怨謙景泰三年遷左諭德先是河決張秋運道阻前後遣使者治皆無功詔集議文淵閣舉代者廷臣以有貞名上而帝前復有左右之者遂擢僉都御史以行有貞既循河相度乃上言請先疏水勢次治決口後濬運道始作置起張秋至衛沁河流旁出不順者悉堰之長凡萬丈障水北歸漕河由是始通更築其缺爲水門大堰虹堤交相捍禦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百數十萬頃凡三載訖工語詳河渠志中遂進左副都御史還理院事時景泰七年也明年帝不豫內閣方

議復儲而都督張軏張輗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輩謀復上皇位亨人武夫不知計先詣叩太常許彬彬曰此希世功顧彬老矣無能爲有徐元玉者善奇策自負文武才不下于尚書而博學過之名位反出其下鬱鬱久思一逞盍就圖之元玉有貞舊字也亨故與有貞善諸人因夜會有貞家有貞大喜曰太上前親征非遊畋也天下無離心謀當出此第不識南城知此意否軏曰已有陰達之者曰必獲報乃可後夜復會曰報得矣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勿失會鹵騎薄都

城有貞言宜乘此陰納兵設有問以奉旨備非常對諸人既倉皇去有貞遂與家人訣曰歸則人不歸鬼矣往與軏亨吉祥及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守門內官及宿衛者出叱之皆退兵納已有貞命仍鎖諸門曰外兵入事去矣時天色晦冥衆惶惑曰事濟否有貞趣行且大言時至矣勿退既薄南城門錮有貞命撞垣入上皇燈下獨出問爾等何為有貞等俯伏合聲請登位乃呼舉來兵士驚惶不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前登輦又率諸人挽以行時星月忽明上皇因顧問諸卿為誰各具官對入奉天門有貞前導門者拒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反走既升殿諸人猶擁輦前武士以椎擊有貞上皇叱止之遂升座諸門啟百官方入候景帝視朝聞南城及殿中呼譟聲相顧驚愕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復位矣趨入賀是日有貞以本官兼學士參內閣機務又明日加兵部尚書未幾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列帝前遂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賜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祿千一百石世錦衣指揮使當給誥券竟自為之

辭有纘禹成功之語武功亦所自擇也當是時少保謙等既下獄坐以迎立外藩無左驗竟論斬人多歸咎有貞而陳循素有德於有貞者及其謫戍亦不能救也然一時內閣諸臣死徙斥逐畧盡於是事權盡歸有貞矣既得志帝又數數召見或命不時赴朝益自喜而窺帝因曹石輩求請無厭有倦色遂欲自異凡用人行政稍持正李賢復從旁助之亨大不悅吉祥初自慮不知書恐事歸司禮力贊帝聽任內閣欲使德已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阻抑吉祥亦怒曹石始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帝時時屏人言事因令小豎竊伏聽故洩其語帝驚問曰安得知左右對有貞實揚之不特此帝前後語某日某事外間無弗聞帝自是疎有貞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侵占民田帝獎其敢言兩人已疑有貞主使及張鵬等具草欲悉糾亨他罪狀未上而給事王鉉漏言亨因與吉祥同訴於帝下諸御史獄復伏地泣謂內閣實使之於是并下有貞與賢獄是時雷電冰雹大風折木帝感悟而重違曹石意出有貞為廣東參政頃兩人憾不已必欲殺之更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云有貞怨

堅使其客爲之行至德州、復逮問。煅煉其客。終不承。亨吉祥乃合言於帝曰、有貞武功伯誥辭出已手。雜他制誥中進得給與。禹帝王也。敢云纘武功。則曹操所始封。帝出示法司。於是刑部侍郞劉廣衡等復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不臣不忠。當棄市。會雷震承天門。遂宥死徙金齒。他日帝問有貞於呂原、對曰、被讒遠謫。不勝困頓。退而具疏訟其冤。天順四年、石亨父子已伏誅、吉祥亦疏遠、不任事、帝乃諭李賢王翺曰、徐有貞當時何大罪、而爲石亨

輩所陷耶、可放還。有貞自金齒歸、後二年、吉祥以反誅。時意氣尚壯。猶冀帝復召。嘗仰觀天見將星在吳。惟已足當之。故有力恒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兩廣征蠻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能將乎。遂放浪山水間。醉或達屋馳且呼。曰、人不知我。久之乃卒。或曰、奪門論功時、有貞語亨、願冠側注以從兄後。亨入言。卽得封。已而與亨左。時短之於帝。匿名書之獄。徵客馬士權幾不免。既出獄。許以女婚其子。既竟負約。時以是惜其才而薄其人。成化初、復冠帶。終無援而起之者。

(一段精光炯炯射人讀之使人嗚咽)

(書薄其人也)

叙法濃郁詳整在孟堅伯仲間

楊善字思敬、其先太原人、徙北平、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敏。能代人策事。燕師起、年甫十七、與城守、署典儀所引禮舍人。永樂初、召補鴻臚寺序班。尋改鳴贊、進司賓署丞、選侍皇太子、累進鴻臚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築室郭外。極園亭花木之勝。用以招致貴要。時時晏賞其中。每當朝罷休直。則車騎輻輳。以是大得公卿間譽。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正

統十四年、從北征、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年六十有五矣。也先入寇、善以曉暢軍事、改左副都御史、同都督王通提督守備京城。寇退、進右都御史、自侍郞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上皇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吾曹自相賀耶。衆媿爲之止。而朝廷所遣使漠北、若王復、趙榮、李實、先後奉迎、皆不得要領。意葢緩會也。先來責復等。非太臣。不能通兩國好。不得已、復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出家財、不

足則更稱貸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以（妙）
往既出境也先所使館件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
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謾應（妙）曰汝家幸
勝我耳雖然非福件驚問善曰往者六師之勁皆
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上皇幸故里一不爲戰備
故令汝得意今先後募得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
教以神鎗炮火皆命中百步外洞人馬腹南征二
十萬人亦已歸更得蠻中機弓伏弩傅毒藥射虎
豹立斃試良驗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錐
馬所值蹄立穿又購刺客千百輩夜度營幕若猱

猱件色動善因曰惜哉皆已矣無所用矣問何以
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好若兄弟而又何用也
因賂之件悉以告也先也先氣折次日入謁乃大
賂之也先喜坐定善直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
師歲使必三千人金帛器服接於道即稚子亡弗
賚者乃背盟好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
與我帛時有剪裂短幅者又前後使人往多不歸
善曰非削馬價也太師馬日增價不繼而不忍拒
以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先曰善善
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皆諸通事爲之也

事露已誅矣即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亦豈太
師意耶且先後使者來各賜織金衣歸行加賞宴
而使人間有在中國盜者歸恐得罪故亡去何從
知也也先復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兩入關殺我
軍民過當顧汝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
師獨好殺是故數見雷警不如與我和兩罷兵當
是時善反覆數千言未嘗一及迎上皇也先因謂
善汝大臣來勑書何不及奉迎善於是曰此欲成（更妙）
太師名令自爲之使載之詔書而太師奉行是迫（又妙）
朝命也非太師誠心也也先喜且曰皇帝歸還爲

帝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又曰古堯舜事
若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弟正合古也先（妙）
大服時有平章昂克者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
謂克得重寶而歸我上皇天下後世謂官人貪雖
然上皇歸而德太師則重寶亦繼至也也先大悅（妙）
曰者者凡言者譯言是也是時也先意已定謂其
衆曰曩令大臣迎今既至若不與失信還覈善笑（動於善言矣）
曰我止圖一美名史書好爲記之遂引善見上皇
善問安已侍立也先數目上上皇曰太師與汝
坐善頓首曰君臣之禮雖草野何敢廢哉也先嗜

指曰咄咄汝曹中國禮若此竟以輕騎奉上皇與善歸歸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尚書謙心許之從行子弟有得官者上皇居南宮元旦將復修賀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吾曹乃相賀也衆於是益稱之景泰三年易東宮加太子太保善始事王振後更善曹吉祥而與石亨比久之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迎復上皇謀遂與之合上皇復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歲祿千二百石予世券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

間處帶叙景帝遁秘有史法

部尚書兼領部事繼因王驥請改號守正文臣錄其子并養子出使功得祿秩者十餘人旬日間恩賜赫奕陳請無不允招權納賂與石亨張軏輩埒亨等忌之稍稍間於上以是漸疎絀未幾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善雖負才辨以巧取功名而憸枝多城府其爲序班坐事與庶吉士章朴同繫獄久相狎朴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密奏之朴遂誅死而善得復官于謙王文之僇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一時矯飾假忠非其性然也在鴻臚凡五十年諳習國家儀典無過善者卒之四年子琮以例奪爵爲錦衣衛指揮使然帝終念迎駕功孫增復得尚公主官駙馬都尉

叙出使一段以俚語形容愈覺筆墨飛動

石亨渭南人家世軍官亨嗣世父巖爲寬河衛指揮僉事累戰功至都督僉事充大同左參將守萬全路從子彪以舍人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亨爲參將彪亦積功至指揮同知參亨謀亨方面豐體美髯及膝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腹兩人初嘗貰酒市中有望氣者見而異之曰今平世奈何二人

有封侯相英宗師潰土木亨與總兵官楊洪坐不救兼與繫詔獄未幾也先復入寇有薦亨勇者兵部尚書于謙言於帝立出之令屯安定門亨善騎射有膽略每戰輒舞大刀先入彪能挽數石弓尤善用斧亨出則彪繼之故常爲軍鋒冠及是寇犯安定門亨即揮刀躍馬進左右衝突獨殺數十人彪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鼜湧鼓譟寇遂却轉戰至城南亨令彪以千人誘之寇見兵少果來薄亨大呼奮擊寇乃大敗追三日夜至清風店又敗之寇盡棄所掠餌我師得遁去塞外讋其名呼石爺

爺兵部上亨功第二封武淸伯尋進爲侯總京兵加太子太師彪擢都督僉事充大同遊擊將軍寇畏之亞於亨亦呼石王云當是時少保謙以尚書總督軍務亨雖爵爲侯每事稟成不得專已而恃功驕橫謙又時時裁抑之亨固畏不敢動而中實怏怏甚會帝不豫亨與張軏曹吉祥徐有貞輩奉上皇復辟遂誣謙與內閣王文謀立襄藩力贊英宗殺之語詳謙傳亨以奪門首功進封忠國公前後增祿三千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弟姪婿及義兒官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

奪門籍中得官者至四千餘人亨始嚴憚惟少保謙謙既死遂下視諸公卿日與曹吉祥出入禁廷進退文武大臣罷諸巡撫帝每曲意從之奪民田婦女田廬賕賄不勝計與徐有貞李賢有郄搆之詔獄岳正常以帝意諷使斂戢亦被讒逐亨既得意恩寵久而帝亦心厭之一日帝御翔鳳樓望見亨第極偉麗因問何人第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是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居誰敢僭擬若此者帝嘿然會亨所薦陳汝言以賄敗帝陳籍物廡下召大臣入視曰于謙在兵部久且事沒入無餘物汝言曾幾時累累若爾色變久之亨輩俯首而已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上意亨輩將不免矣是于謙之死皇太后不知後爲帝言謙屈狀參雜之功迎立外藩之誣帝始悟又嘗與李賢論救奪門賢極言此輩貪功冒險非實有忠愛心且其事不可示後世帝益大悟遂深惡亨輩尋諭門者總兵官非宣召不得納諸武臣不得日候亨門然間命亨巡邊以安其心從子彪猶以鎮番延綏殺賊功進爲侯亨武人不識事變初見帝親已[illegible]而李賢與錦衣逯杲寵出其上輒瞠目有慍色至

是失意遂怨望會彪謀鎮大同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之鞫得彪指使狀遂下彪獄法司獲其繡蟒龍衣并用違禁袞狀獻亨而指揮鄒叔彝習道甲兵符匿亨所被緝乃解亨兵柄罷歸第明年正月彗星見日暈逯杲言亨與從孫俊日造妖言怨望益甚且畜死士專望朝廷動止光祿寺火仰而嘻曰天也觀其心實不軌帝以章示廷臣皆曰罪不可宥遂收之籍其家二月亨死獄中法官請戮屍且以罪狀布告中外帝曰亨既死姑存之并原其子而彪與俊俱伏誅以璽書下諸王逆不得

已收亨意。初亨既殺于謙、又逐岳正徐有貞、庶不
爲衆所與、有門客謝昭自擬張鷟、勸之爲士間撫
州處士吳與弼名。遂託內閣賢代草薦之。亨父子
久在大同、習知士馬雄諸邊。已撫之素厚。緩急可
得力。且故時部曲佰往來其家。有童先者、嘗出妖
書示之。云惟有石人不動。誣亨爲逆。亨意亦欲與
彪表裏握重兵。以挾制朝廷。會帝疏薄之、謀益急。
數召親暱屏人語。延術士問禍福。又對客多愁嘆
不平。竟坐是敗。彪尤貪暴、嘗誣劾大同巡撫年富、
及即訊、事皆亡實。代王增祿米、彪言亨與已力。王

至爲跪謝、又數侮其總兵、總兵不勝憤、因彪嘗效
咸寧海子、遂爲蜚語云彪將反。促召還、未幾見誅、
同時曹吉祥從子欽、無戰功、以奪門驟封昭武伯、
亨死後一年竟反、

武功之喜事躁進、與濟之結援矯飾忠國之
怙寵驕橫、一一以質語肖之、髯眉宛然

陳祚劉球鍾同廖莊章綸劉釪孟玘劉實
瑄列傳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尋擢河南右參議、爲政務持大體。時方營建
武當山、祚言事忤旨、編置武當。且十年。躬操畚鍤。
不以爲勞。曰此上命也。宣宗初、召爲監察御史、巡
按福建。還、上言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蘇杭
舟楫、往往避江濤險惡、多取道於此、今河流淺狹、
如移邵伯閘壩官役、少事疏濬、更置閘儲水、以通
漕運、公私實便。從之。再巡按江西、上言宋儒真德

秀大學衍義一書、有裨治道、請於經筵進講。帝時（閒未）
（外本可知。帝不識大學）
方博綜經史、大怒曰、朕不識大學。尚堪作皇帝耶。
又其疏中有薄晳慾除遊幸。辨忠佞語。疑有所指
斥。逮下詔獄。併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英宗即
位、始釋出、復其官。還其家屬、則祚父已瘐死。祚再
疏乞歸葬、終喪許之。正統四年、巡按湖廣、時遼王
貴烚多不法事、祚抗章劾之。帝怒、復逮繫論死。未
幾遼事露、獄解。改南道御史、戶部侍郎吳璽奏舉
王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詔下法司、悅不勝拷掠
而死。祚劾法司以私意殺人、請罪之。刑科不聞有

所駁叅請與同罪帝韙其言會以赦免嚴勅所司
著爲令遷福建按察僉事閩人素悉祚剛直相戒
不敢撓法漳泉諸郡多淫祠悉撤毀之以其材治
學宮修廨舍寇起沙縣祚已移疾巡撫都御史薛
希璉強起之勦撫方畧多出於祚事平即致仕祚
嚴於疾惡剛介自持以言事數瀕死無所屈撓歸
而杜門却掃訂經籍立家訓言不及時事獨重其
里人那量旦則挾冊質疑薄暮乃歸量終歲不一（今日先難）
（得一不至門人況欲得不怪者）
至祚廬祚不怪也景泰三年冊懐愍太子尚書楊
翕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祚曰異哉公此行吾謂

公當諫也奚賀爲其見義明決雖老彌厲如此年
七十五卒四世孫鍪布政使恬愉寡營善大書爲
時所重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自守清（根本）
苦好讀書家居十年從學者甚衆授禮部儀制司
主事楊士奇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
院侍講從弟玭知莆田遺球夏布一疋封還之貽
書戒曰汝當力行清白此非所望也正統六年王
振用事欲立威邊方用兵部尚書王驥遠征麓川
球抗疏言麓川荒遠即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今

脫歟也先併吞諸部深謀入寇大臣舍門庭之近
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事西北
謹烽堠修墩堡選將練師豐糧裕糗庶有備無患
不報已而驥師再出球復上言臣聞明王不困中
國以事遠人故漢文棄尉佗之怨先帝釋黎利之
誅臣竊以麓川僻陋雖置之度外未爲失也必欲
（措置有方不同迂儒消兵之論）
治之請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土
兵以耕以守遍好木邦車里以爲外援雖不能速
於成功而制勝萬里無踰此也又不報八年四月
雷震奉天殿球又應詔上言臣按春秋知君心之

所感天心之所應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國家成敗
興亡莫不繫之昔桑穀生朝大戊修政而殷道興
雉雊於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省
愆而王化行故災異之來皆天心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陛下因天變素服輟朝下詔罪己與殷
宗周宣之心異世同揆矣臣竊以爲今日所當先
者有十事焉古之聖王動與天合雨暘寒燠罔不
時若惟能懋勤典學無益之事屛而不御故心正
而天從之臣願陛下御經筵之時多居宮苑之時
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危微精一之功極修齊

治平之道則學問至而天心順矣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有疑則與機務之臣商確而折衷之故權歸於主陛下臨御九年明習庶政誠宜循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以絕宵人之干預也夫君所與共天職者大臣也故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詢諸大夫詢諸國人又察其果賢也然後用之及其有犯不欲直指其罪曰簠簋不飾曰帷簿不修雖至大罪盤水加劍使自裁而已終不加刑也今者進用大臣未嘗出公論也及有小失輒桎

梏而箠楚之若奴隸然曾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之體也臣願自今任大臣務極天下之選愜衆論之公若有小犯姑置勿論果不可容然後下法司定罪使自就焉勿輒繫辱庶不乖與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者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曰惟寅直清今太常卿貳皆缺久無儒雅之臣考禮正儀於其間祀享寧無不虔禮度寧無少乖宜選儒臣俾領其職庶可明禮樂而享鬼神古者省方巡狩所以考政問俗而漢唐宋亦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

行郡縣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此典久廢不舉故吏多貪酷民不聊生軍衛之臣爲害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人分行天下無論文武官吏皆得考察黜罷貪墨旌表廉能詢軍民利病而興革之吏治修而民生安矣刑罰不中足召災譴古者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書云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者法司上獄有奉勅減重爲輕或加輕爲重法司既不能執奏處囚之際希合上旨冤抑之積職此之由臣以爲法司專典刑獄當俾各盡其職雖有

犯蹕盜環之事猶當如張釋之之執奏若有徇私枉法則罪不赦至於贖罪諸例如運磚納米亦非古法其究使貪者倖免廉者蒙辜宜詔法司自今臣下非犯公罪不得聽贖則刑賞無不中矣春秋營築悉書以示戒也今京師興作五六年矣雖曰不煩民而役軍軍非民乎既須之禦暴而又責之力役其何堪也比者四方災荒乞減租税多不見許即奉詔賑卹亦鮮實惠流徙失業實可傷痛兵凶戰危天道所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有七八今瘡痍未復又遣定西侯蔣貴遠征緬甸今獻[illegible]

任發於軍前夫思任發逋逃之寇耳果生擒以獻
亦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懸首通衢而已何補於國
家之治而緬甸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分麓川
之地若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
川生二麓川也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陛下每
錄重囚多暘曲原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人而爭
一邊荒逋竄之寇臣愚竊以爲舛也易曰君子思
患而預防之今脫歡也先貢使日增誠恐包藏禍
心爲患不測請分遣給事中御史閱視京邊官軍
及時訓練勿使助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四三

以求民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收中鹽
以厚儲蓄則武備無缺而外患無虞此皆今日急
務所以感格上天召致太平端不外此臣不揆愚
陋昧死上言疏入命五府六部都察院集議初球
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錦衣指揮彭德清者球鄉
人也素附振公卿率趨謁而球絕不與通德清恨
之遂指疏中親政攬權一事語振曰此暗指公耳
振推案大怒曰必殺之會修撰董璘自乞爲太常
寺官而球疏中有太常宜用儒臣語振遂捕球爲
同謀遂并逮二人下錦衣獄陰屬馬順從獄中殺

球夜深順攜一小校持刃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
呼太祖太宗在天汝何人得擅殺我頭斷而體猶
植遂擺倒支解瘞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
子鉞求球屍僅得一臂乃裹裙以殮順有子病久
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逾我
我劉球也順驚悸仆而子死小校素爲都御史耿
九疇所識覩豐而晳後一日相遇疽而瘠九疇驚
曰何頓改也小校泣曰奸人誤我殺劉公近聞劉
公忠臣即死不敢復見矣已何果死球之死也鄉
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爲文哭而祭焉名其地曰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九　卷之十　四四

祭忠臺土木之難振被殺朝士立擊順死景帝憐
球忠贈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鉞次鈺皆篤
學痛父冤遂絕意仕進躬耕養母球既得卹兄弟
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參政鈺雲南按察
使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十六年會試第一授編
修以母老乞歸母病思食鱔魚非其時矣璘禱於
神舉網得二鱔以奉母母病尋愈璘以是事神甚
謹已起轉修撰獄解遂歸不復出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父復官翰林院修撰與劉球
善以文學氣節相推重同少有手性嘗過廬陵忠

節祠嘆曰死後不入此祠非丈夫也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上言臣居草莽聞王振擅權戕戮忠臣劉球由是直臣鉗口無能止上皇之行遂有今日之禍既而陛下誅奸黨旌忠直親命六師禦敵於郊也先喪氣俛首北歸奈何邊氛甫退瘡痍未復而倦心遽生令人失望伏願鑒前車之覆轍奮發有爲無徇貨色無甘游戲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費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然後親率群臣

（古之諫臣如此不圖學士大夫以不知體咎之足見當時人心猶正）

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必改庶幾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又言昔者嘗命將帥各陳方畧經旬踰時互相推托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賢才之生何代無之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排抑尤甚所舉者皆居溫食厚之家親戚朋舊之子其長材屈抑下位者誰能薦之此臣所以撫膺長嘆而恐他日噬臍莫及也疏入下所司集議以聞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皆上章請罷詔悉留之會懷獻太子卒同入朝每與人論儲位事輒慷慨流涕因草奏先示禮部尚書胡濙濙見之

（當時）

昨舌戒無妄言同不聽遂上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無依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誠可爲宗廟社稷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用延祖宗無疆之休帝覽疏不懌後數日章綸繼以復儲言遂並下錦衣獄痛加拷掠窘辱萬狀繫獄踰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封並杖闕下同竟死時年三十二方同之上疏也其素所乘馬過溝忽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則奚懼同

（固有此言 之建言 必如此乃可）

死後三日馬長號數聲而死英宗復位嘆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歸葬時同屍瘞獄中久血漬皆闇洗出倍鮮好成化中復錄其次子越通政司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廪賜謚恭愍從祀忠節祠如同初志云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陝右饑命莊賑之得便宜行事全活甚衆時楊士奇久在內閣家人有不法者莊抗章論之或謂莊曰奈何不爲楊公

地莊曰此正所以為楊公也遷大理寺丞尋轉南京大理寺左少卿景泰五年災異求言莊因上言自上皇被留北庭陛下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上皇鑾輿未復為言陛下之心卽堯舜之心也頃宗社神靈廟堂勝筭迎歸上皇臣遠臣未知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臣向者伏睹上皇卽位之初冊封陛下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詣賀陛下於東廡恩禮隆洽百官感動今幸迎歸上皇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歲時令節仍令

群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又不特此也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大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謂勿負經也不行之文）亦為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卽弭災召祥之道亦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秋以考績來京而是時鍾同章綸方以請復儲觸帝怒

罪且不測帝因追恨莊遂并逮杖之貶定羌驛丞天順初召還遭父喪特與祭葬服除改南京大理寺卿尋遷南京禮部侍郎會御史有言莊者帝斥不聽曰廖莊大節可取召入為刑部左侍郎逾年卒莊以忠義聞天下素剛直言辭嘗憤激好面折人過然不矜細節喜與賓客游既在法司或勸稍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為斂衆哀錢助其喪人始信莊實廉靖云贈刑部尚書謚恭敏

章綸初名崙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

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遷儀制司郎中屢有建白條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並切時政五年車駕將幸隆福寺綸言以萬乘之君臨異端之地史官書之萬世傳之實累聖德帝覽疏卽止由是綸益奮發言事會御史鍾同請復立沂王為皇太子綸繼之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中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陛下同氣是為至親之兄也陛下親受冊封是為上皇之臣也上皇遠在塞外下詔傳位是以天位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亦天下之至尊也幸而奉迎還宮

是陛下之至願亦天下之至願也上皇天性謙沖
宅平居易伏望陛下時節朔望率群臣朝見於延
安門以隆尊崇之禮以敎天顯之情又復汪皇后
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
大本如此則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疏入帝大怒時
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郎下錦衣獄
拷訊又二日并下鍾同獄逮治炮烙煆煉逼引大
又帝亦陰遣乃留意者亦臣下附會
臣主使及交通南城狀瀕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
所為耶
雨黃沙四塞乃緩其獄令四繫之而廖莊自南京
來亦嘗請復儲位於是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之同

死莊遠謫綸仍囚繫英宗復位始出之獄中擢禮
部右侍郎命內侍檢綸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
言帝亟稱曰好臣子為朕家事受如此楚毒綸旣
以大節為帝所重而同列者多忌之繫獄久有足
疾石亨招公卿飲綸辭不往在禮部又與楊善數
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於帝出為南京禮部侍郎
尋改南吏部侍郎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
合乎天理
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
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則殊乞勅禮
部俟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奏救荒四事因

年勅綸會南京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綸與明持
論不協又吏科給事中王讓以爭坐位互有辨論
毛舉綸他細事奏之特遣侍郎葉盛等體勘事得
白五年星變自劾不許轉禮部左侍郎十二年請
老未幾卒綸處南都凡六考前後十有八年晚自
修身處世誠之不出此
號蘧夫嘗曰在我者有義在命在彼者非吾所知
也其始終彊直如此贈尚書謚恭毅官其次子立
為鴻臚主簿長子元應舉進士仕至廣東布政使
集亦不凡者不備
亦有直名當同綸下獄時進士楊集奏記于謙曰
他事
奸人黃竑進說易儲本為脫死計倘鍾章二公死

杖下奈清議何謙持示王文文曰書生昧朝體乃
有膽氣當進一級出之知安州進士授知州自集
始集字浩然常熟人
劉釪字伏和球次子也球以直言受禍釪與兄
鉞嚙指出血讀書養母誓不祿仕會景皇帝即位
言官訟球事下詔旌䘏江西巡撫楊彥謚勸釪就
試舉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巡按
直隸眞定有娶婦不安其室族長者愧焉棄斃之
有司坐以謀殺議抵者七人釪曰是何可深罪也
悉出之再按福建都指揮錢幹與其長有郄詆以

反釘鞫之、曰是勃谿誶語者何至是、卒釋之、汀州
豪有據鄰冢墓而不得者、則佯爲青烏家言曰、是
葬法當極貴、應出帝王、事聞、遣中貴人會釘雜驗
之、釘笑曰、此海濱斥鹵、寧有帝王地耶、置妄言者
於理、天順八年、遷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政、成
化七年、遷浙江按察使、尋調雲南、屢決疑獄、人曰
公恂雅士、爲學使匾宜、乃決獄明察如是耶、雲
南境與哀牢交趾錯、最桀驁難治、釘獨以恩信結
之、僰人愛婦去後、猶謳思不置云、釘生平事母孝、
與兄參政鉞極友愛、江西稱爲忠孝劉家

孟玘、字廷振、其先世臨淮人、徙鉛山、祖德、以浙東
金牌元帥歸太祖、立戰功、守閩之太平坊、因家焉、
玘登正統四年進士、歷戶禮二部主事、沙寇鄧茂
七反、官兵數失利、玘陳攻守策、用其議、卒俘茂七、
沙寇以平、土木之難、玘中數刃矢、貫其體、歷數屍
中得不死、景泰即位、議易儲、郎中章綸、御史鍾同
爭最力、同杖死、綸幽詔獄、玘繼有言、自分不免、復
不死、英宗居南內三年、羣臣無敢請朝謁者、玘因
早極諫忤旨、出知萊州、又知廬州、成化二年卒、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自

才薄、親老乞教職、不許、授金華府同知、金華旱、
多逋賦、民至鬻子女償之、實疏請得免、又贖還子
女、以母喪歸、廬墓三年、服除、遷順天府治中、景泰
中、以薦入翰林修書、爲人剛直峻峭、意所不可、雖
官貴人必面斥之、修書見人作不佳、輒面加雌黃、
人亦以此忌之、書未成、以三考滿、遷南雄知府、未
數月、有中官使嶺外、將至、遣卒先覘供張不辦、實
又不假色詞、卒怒還告、明日、從中使入驛、與諸從
騎弓劍列左右、群僚庭參畢、留實詰辱之、而南雄
民從驛門外望見、競趨入翼蔽實出、中使相視驚

愕、徐問實所以得民狀、欲召實謝之、實不往、中使
去至韶、韶人言南雄且驛書訟朝使矣、中使懼、急
遣騎馳奏、誣實毀勅大不敬、冀以抵罪、然實未嘗
先言也、既聞、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從官
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爲國家愛養
小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覽
書意稍解、而中官交譖之、竟瘐死獄中、實性無所介
不取民一錢、民有餽鵝者、實不受、民委之去、實縱
鵝門外、恣其所之、將去金華時、體無完衣、寒劇至
不可忍、則貸民毳焉以行、歷數里而焉裹、而識之

郵亭以昇其民公暇讀書卽肩輿中手一編不
中夜有得躡童子爇燈起書歿後南雄人哀而祀
之孫丙工部侍郎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
史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太監曹吉祥忠國公
石亨奪其田瑄列狀以聞英宗召閣臣李賢徐有
貞曰眞御史也命吏部識之且將大用瑄還京適
彗孛屢見曹石惡益張瑄復偕同官張鵬率十三
道御史共劾之有漏言於吉祥者吉祥與亨先入
反譖御史結黨激怒英宗及疏入召諸御史詰文

華殿俾誦彈章歷詰之瑄與御史周斌且對帝曰
諸罪果實何至今方言悉下詔獄獄官逼瑄誣引
左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刑極慘酷瑄瀕
死無一語他及而九疇綺及大學士有貞賢先後
併下獄會大風雨雹拔木壞屋帝亦感悟於是皆
得末減而瑄與鵬謫戍遼東鐵嶺衛道遇赦還或
謂瑄鵬宜詣亨吉祥謝庶免後患卒不往復謫戍
廣西南丹兩人同一手梏傳旨曰逃則殺之命一
千戶監行至南京巡撫都御史李秉出視之哭不
能起請於千戶脫手梏解所繫金帶遺之故得至

戍所無恙後五年曹石相繼誅乃釋歸憲宗卽位
復瑄官遷浙江按察副使修治定海城北捍海塘
縣西走馬堤鄞衢徤跳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
尤鉅尋遷按察使奏西湖水故可溉諸邑田十六
萬頃今湮過半請浚深之設防置閘抵海寧黃灣
溉諸邑田如故功未就而卒瑄伉爽有志節喜功
業才具亦足濟之病亟同官省候尚與論築海塘
法及浚西湖之利無一語及私子源字本清以通
曉天文仕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亂政上言自
七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

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
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皇上輕舉逸游弋獵
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
常第二曰天璇法星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
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令
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伐星
號令不明則不明伏乞祗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
戲禁游畋罷弓馬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
遠寵倖裁節賞賜親元老大臣日惟講習詩書以
弭災變疏下禮部部覆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宜

盡見之行事則聖德新治化者而天變自消矣帝是之。尋復上言十一月二十六日以來霾霧交作是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明年又上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更乞思患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等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有大小忠君之心一也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以傷重行至河陽驛卒其妻度氏斬蘆衣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士論多之而源以小臣抗節尤爲人所難萬曆中廷臣請追謚先朝名臣者必及源熹宗即位賜謚忠懷

一傳以進言合皆國家大計人倫至情可以正人心扶社稷生死不以動於中或顛至死或竟不赦是宇宙間氣所生而摹寫亦激壯毅烈使人感奮興起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十一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簣山評

李賢彭時商輅列傳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奇敏舉河南鄉試第一宣德八年進士使察河津蝗災得就見薛瑄瑄甚（爲正人）加器重（稱許不啻華衮之榮）正統初上言塞外降人官京師者不下萬人其俸視朝臣過十倍平時恃恩驕縱一旦邊陲有警勢難久安惟漸次出之於外既省虛費且可消患未萌時不能從其後土木變起所言皆驗除

吏部驗封司主事時文武官誥勅非九年不得給賢言限以九年或官不能秩滿或親老不待其不得者十常八九無以勸臣下請仍三年便從之太學因元舊敝陋賢言國家定都北京以來廢弛莫甚於太學創新莫多於佛寺舉措可謂大舛請以寺觀之費修舉太學養賢及民必收其效尋詔新太學實賢啓之十四年以文選郎中從北征瀕死得還景帝即位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曰顧箴銘曰戒嗜慾曰絕玩好曰慎舉措曰崇節儉曰畏天變曰勅貴近曰振士風曰結民心凡數千言帝善

之命翰林官書置座右、又上禦邊事宜、言迤北恃
弓馬、利馳突、請用戰車火鎗、行可爲陣、止則爲營、
使彼技無所逞、然決勝萬全、在嚴紀律、明賞罰、鼓
勇作氣、皆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如是而不取勝
者、未之聞也、是冬擢兵部右侍郎、明年、命察四川
不職吏、還改戶部、時也先數請講和、賢奏也先弑
主併吞諸部、包藏禍心、今聽其講和貢馬、輦送金
帛、醜類日強、生民日困、持此悠悠、實非長策、乞勅
邊臣、練兵觀隙、毋徒弱中國、兵部尚書于謙壯之、
請下其章、勵邊將、已遷吏部侍郎、英宗復位、命兼

翰林院學士、入直文淵閣、進吏部尚書、與徐有貞
同預機務、賢氣度端凝、善奏對、帝深眷之、山東饑、
出內帑銀三萬賑之、不足、召閣臣議、有貞謂須賑
多中飽、無益、賢曰、天下事在奉行得人、若懲宿弊
而不貸、坐視民饑死、是因噎廢食也、帝即命增四
萬兩、景泰中、三歲一度僧、以萬計、賢言此皆游手
之民、蠹國損食、請改十年一度、著爲令、會石亨曹
吉祥與有貞爭權不相下、并忌賢、已而御史楊瑄、
張鵬、交章論亨等不法、亨等疑有貞賢嗾之、泣愬
帝前、臣迎駕有何負、而有貞賢必欲殺臣、遂下有

貞賢詔獄、是日風雷大作、壞承天門鴟吻、帝懼、釋
之、並外謫爲參政、居二日、帝念賢無過、以語尚書
王翺、翺因言賢淳謹可大用、遂留爲吏部左侍郎、
尋復尚書學士入閣如故、亨知賢遠未可動、乃陽
與賢交驩、賢亦深自斂抑、（好作用）非宣召不入、而帝顧益
親賢、顧問無虛日、孛來嘗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
彼、可命將掩而取也、帝色動、賢曰、比歲災祲、中國
耗弊、惟休息是急、寇既不我犯、奈何自買邊釁、況
秦璽亡國之物、豈足爲寶、事遂寢、亨以文臣抑制
邊將、請罷各邊巡撫、未幾、邊檄騷然、賢奏復之、推

李秉、白圭等、時稱得人、帝既心厭亨等干政、嘗屏
人問賢、對曰、陛下惟獨斷、則權自不下移、倖門可
塞、未幾、亨敗、帝復問賢奪門事、賢言當時亦有要
臣者、臣不敢從、帝驚問何也、曰天位陛下所固有、
若郕王不諱、（是）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
門爲功、且奪之名、何以示後世、此輩貪富貴、非爲
社稷計、萬一事未行、郕王左右先覺之、（尤是）亨等無足
惜、將置陛下何地、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理明詞正氣沉之善也）
謂也、帝悚然、命革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始議革時、
帝慮搖衆心、賢請令自首改正不坐罪、乃可、已而

廷議按追其贓衆皆洶洶賢復請免追人心始安帝嘉其善處大事賜近第賞賚有加會舉大計朝覲官集闕下賢以為不大勸懲吏治不肅請旌尤異者汰入賜宴禮部帝命賢及王翺主之而黜不職者數百人四年孛來寇大同深入鴈門明年復寇涼州莊浪而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賢外禦邊計內請寬恤百姓罷一切徵求所言多見聽亨既死吉祥父子愈自疑八年曹欽反執賢於朝房擊傷其首將殺之賴王翺解護得免語具翺傳官軍圍欽亂第賢請降旨能擒賊黨者官之時方擾擾

不知賢所在帝得奏知賢在甚喜欽既敗召賢褒傷入見慰勞之賢言賊既誅宜亟宥脅從以安反側詔示天下停罷不急之務與民休息自曹石等排斥諫臣塞言者路天下事壅於上聞馴致禍亂非詔求直言不可帝皆從之加賢太子少保七年二月空中有聲賢曰上不恤下厥有鼓妖惟便民可以弭災因請罷江南織造清錦衣獄止邊臣貢物停內外采買帝未能盡行賢執爭數四同列皆寒慄賢退曰大臣知無不言豈可卷舌偷位耶嘗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或譖賢有私久之瑜至、

人謂且擬侍郎賢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信不篤矣竟擬尚書瑜果稱職時錦衣指揮門達怙寵多撓法賢間言帝今中外無事惟一害未除耳具陳達罪狀帝廉得其實召達告戒之達怨賢刺骨因袁彬獄嗾所訊軍匠楊暄使誣引賢暄不肯乃免語在達傳事既白乞罷不許當天順之世帝任賢甚專每獨對必良久方出有疑事悉咨（見賢之公忠亦見賢之作用）賢為可否賢亦竭誠奉公屢勸帝接見大臣有所推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及入對曰臣之所見如是文臣陛下問王翺武臣陛下問馬昂一時若

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程信姚夔諸賢皆引置卿貳許貴顏彪皆至大帥故人不病其專雖見疾權幸數罹讒口而帝獨不疑得展其志者以此也憲宗即位加少保進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光祿大夫柱國時議上兩宮位號賢請遵遺詔彭時繼之兩宮得並尊會災異屢見日黯無光賢言日為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和氣自生時門達謫嶺外其黨益怨賢搆以蜚語帝覺其誣下令禁捕匿名書賢又乞罷曰臣蒙先帝

殊遇感激圖效乃姦臣切齒甘心石亨曹欽門達
凡數見矣臣職在政府義絕姦私讒怨所歸中傷
百出不亟引避終不自全帝慰留之已又大風雹
拔郊壇樹賢具言天變孔赫乞勉加修省左右前
後宜擇老成端謹之人若逢迎喜事之輩願陛下
斥而遠之吳皇后廢南給事中王徽等請誅牛玉
語侵賢帝怒謫言者遣衞士宿賢家謹護出入而
賢遇事愈執持不少避奏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
楊宗以下爵復故少保于謙官賜祭改葬皆近倖
所不喜者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內庫車駕尚有未

經御者奚勞民爲遽報罷閒廢宮人賢請出之於
外帝立放千餘人成化二年遭父喪特詔起復三
辭不許遣中官護行營葬立促還至京又辭甚切
帝遣使至第宣意乃畱視閣事條上道中所見軍
民利病皆報可是歲秋又率廷臣言祖宗創業垂
統宮禁甚嚴毋縱出入帑藏克積無妄耗費伏望
省覽祖訓一書刻意恭儉帝嘉納是時番僧國師
出入宮禁佞倖賞賚耗內帑無算故其言如此冬
十二月卒年五十九帝爲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
始進有盛名楊士奇當國欲邀一見謝弗往也既

用自以受知人主事有得失言無不盡初慈壽
皇太后喪禮未終適孟冬享太廟請俟服除舉行
及郊祀帝以足疾欲遣官代復力請至壇卒掖而
竣禮慈靜仙師者宣宗故后也坐廢崩英宗以問
賢賢請復其位號乃謚恭讓章皇后景帝葬將以
汪后殉賢言汪后素失寵且二女皆幼可憫遂命
出居舊邸建庶人久錮大內英宗欲宥之賢力贊
曰陛下此心太祖在天之靈實式憑也英宗悅令
居鳳陽聽出入憲宗在東宮忽中讒言英宗不豫
臥便殿密告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

三思帝悟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謝太子抱帝足
而泣帝亦泣讒竟不得行處士吳與弼聘至不受
官賢請始終禮遇以勵廉節有試禮部不第者訐
考官有私英宗不悅賢對曰考官實公臣弟讓亦
不在中列可見矣帝意乃解錦衣衞訐臨川弋陽
二王陰事論死訊無左驗帝歎曰觀此則枉死者
多矣賢曰法司明知其枉畏此輩不敢申理乞明
詔諸司平反毋得畏勢引嫌帝立召面戒之由是
獄成有末減者又嘗言內帑餘財不以濟軍民則
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

賢秉政前後發帑金賑荒卹邊凡數十萬計賢皆
與有力故事方面官勅三品京官舉保賢改令吏
部每缺舉二人請上簡用並推之例始此自三楊
以來得君無逾賢者隨事進言往往切中素好汲
引獨葉盛以丘濬一言遂見齟齬羅倫坐論起復
謫官王翺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賢謝曰
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竟不為救當
世亦以是少之所著有古穰雜錄天順日錄各三
卷

賢為救時名相敘筆簡括善無毛髮之遺亦
是佳構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領鄉薦入國子學祭酒李時
勉名知人輒目為公輔器正統十三年舉進士第
一授翰林院修撰景帝即位同商輅入內閣預機
務遷侍讀繼母卒固請終喪忤旨去服除進左春
坊大學士遷太常寺少卿不復與閣事天順元年
岳正許彬既罷英宗求可任用者召見時問知為
狀元又問年幾何曰犬馬齒四十二帝笑曰正服
官時也賜食出明日詔入內閣預機務尋進學士
帝方專嚮大學士李賢數召賢獨對然賢特重時

退必諮之時引義不可或爭可否至失色賢亦服
其諒直賢嚴重欲置座文淵閣南向時力沮之曰
殿閣皆至尊所臨御人臣無南面禮賢不能奪憲
壽皇太后上尊號將下詔時謂此詔宜推恩賢以
一年兩赦不可時曰非為赦也謂宜下優老之詔
朝臣父母年七十與誥勅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曰善即奏行之帝雅愛時
風度會選庶吉士命賢多用北人南人必若時者
方可與選賢以語時時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南
人才出時上者正多也賢韙其言南人得與者三

人而張元楨與焉會門達陰搆賢於帝帝惑之曰
去賢行專用時矣或傳其語時矍然曰李公有相
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
頗聞帝帝意遂解其推能讓善又如此賢亦數稱
之曰彭純道真君子也英宗大漸與賢同受顧命
憲宗嗣位議上中宮徽號中官希旨言錢后久病
不當稱太后賢言遺詔已定何用多言時曰李公
言是也朝廷治天下在正綱常若遺所當尊虧損
非細頃之中官復傳言子為天子母為太后豈有
無子而稱太后者耶宣德間固有故事也時曰今

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嘗上表讓位退居別宮
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豈可以爲比乎爲
入臣子阿諛從順此萬世罪人也於是諸中官爭
爲危語以動時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靈爽在
上誰敢有二心中宮旣無子何利而爲之爭臣義
不敢默者凡欲全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
並尊爲宜議乃定時復以兩宮同稱未有分別乃（古人何等用心綵定）（無求藍和此此之詞忠）
請尊錢皇后爲慈懿皇太后周貴妃爲皇太后禮
成進吏部右侍郞兼學士知經筵成化元年進兵
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乞歸省遣中使護行已而

大學士賢卒時抵家未踰月手詔趣還朝地震陳
修省事宜帝嘉納賜麒麟服英宗實錄成進太子
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慈懿皇太后崩詔議山陵
諸中官復欲於裕陵左右別卜葬地時曰慈懿皇
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爲皇太后詔示
天下是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全母子之恩久爲
臣民信服矣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他無
可議且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高
祖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眞
宗太廟今若陵不祔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於

是諸大臣相繼上章爭之帝稍重違太后意時與
禮部尚書姚夔率群臣伏哭文華殿門不起聲聞
大內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前後兩大禮處
嫌疑之間得無闕失者時之力也是時萬貴妃專
寵無子會彗見時言修省之實宮中爲本請正宮
闈之分溥嬪御之恩用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
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或集廷臣僉議不可專
委近侍致政柄旁落帝雖不能盡從而心嘉其忠
四年副都御史項忠討滿四兵初失利伏羌伯毛
忠戰死朝議遣撫寧伯朱永在濟師永故難其行

多所邀請時度永怯賊且道遠師緩往必無益而
是時忠亦報兵圍滿四於石城遂力言永可無往
帝問故時曰賊若四出攻剽遣兵誠不可緩今入
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此困獸耳不一兩月必成
擒矣惟商輅以爲然而兵部尚書程信忿曰關中
旦暮危不遣兵必有執其咎者時終不爲動曰此
何慮觀項忠疏必能辦賊也已何滿四就擒卒如
時言尋改吏部尚書五年冬無雪時言自古天災
皆由民怨感召近日上供采辦城門監稅掊剋過
甚而獻珠寶者倍估增值漁耗帑藏愁苦閭閻乞

盡革以惠小民從之英帝固安公主居西內年已
及笄時請早下降俾無失時中官劉永誠歿其家
以軍功乞贈伯爵時引祖訓不許或言宋童貫且
封王伯何足靳時曰此豈盛世事耶時以舊臣見
禮重遇事爭執無避而是時帝稍倦勤大臣希得
進見白事又萬安同在內閣與戚畹中官連結上
下壅隔時頗懷憂七年冬彗復見時言政本七事
曰屏異端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勵職守
清官莊且請賜清宴面陳時失帝乃御內殿召時
等入見時方奏免武臣減俸一事未畢安遽大聲

呼萬歲引退時不得已亦退語在安傳自後不復
再召時恚恨爲安所紿求罷益切累疏乞骸骨不
許十二年進少保踰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諡文憲
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非有疾未嘗不在公公
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終不使其人知痛
自節損非其義不取平生無惰容外和內剛有儒
者風子顒蔭尚寶司丞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少穎敏力學宣德中舉浙江
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有明以制
科取士三試皆第一者惟輅一人除修撰選入東

閣習制誥輅丰姿瓌偉英宗目異之擢爲展書官
景帝即位命入內閣參預機務遷侍讀屢陳邊務
尋遷學士迎上皇至居庸關已上皇居南宮錦衣
指揮盧忠妄言告變中官阮浪被刑死猶亟窮治
不已諸大臣無敢言者輅獨奏曰不可聽宵人以
傷大倫帝悟乃誅忠三年廣西罪人黃玹上書請
易太子輅曰此國大事皇太后在上臣子誰敢輕
議而廷臣多附玹議於是皇太子遂廢爲沂王而
更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輅遷兵部左侍郎兼左
春坊大學士賜第南薰里明年懷獻太子薨八年

景帝不豫未有繼嗣衆心洶洶輅與禮部侍郎姚
夔請復立沂王爲太子不許將繼進輅援筆曰陛
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聞者
感動以日暮奏未及入而是夜石亨等已奪門迎
上皇復位諸大臣多見誅竄輅亦下獄上書自陳
爭復儲至再疏可覆驗石亨惡之文致于謙案中
論死久乃得旨奪官爲民憲宗立三年心念輅故
嘗持正議効忠多特遣使驛召至京以舊服見命
復原官仍入內閣首言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
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之號廣造士之法凡八事

亦嘉納是時大學士彭時當國慈懿皇太后之喪輅與時力持得祔陵廟如禮會御史林誠等詆輅不當用輅求罷帝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罪誠等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幸陛下允從奈何因論臣復責言者乎帝喜曰輅眞大臣也誠等得不問進兵部尚書時皇莊厲民甚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欲徙民塞外輅曰豈有紃民敢與朝廷抗耶且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遂從寬貸八年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帝任輅益專嘗召見語及景泰間事輅極言景泰有社稷功

帝號當復左右聞者皆泣帝亦泣遂下詔復景帝尊號祭禮如諸陵悼恭太子甍帝以儲位爲憂而西宮紀妃有子六歲矣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左右稍聞於帝帝喜立召見皇子遂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宮輅恐貴妃不利於皇子思爲保護計而難於言上疏畧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勅令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接見而皇子仍藉貴妃撫育宗社幸甚於是紀妃遷永壽宮輅又請出

皇子示羣臣勅禮部擬名以聞越數日帝自率皇子御文華門文武大臣進見輅趨御座前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位尚虛天下臣民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曰朕知卿意逾月紀妃甍輅請如宋李宸妃故事於是殯葬諡號悉如禮是年冬皇太子立加輅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十二年建玉皇閣宮北內臣執事與郊祀禮等輅言郊祀之典祖宗歲一舉行惟天至尊禮無煩瀆傳說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禮煩意怠如事天何詔爲罷祠

黑眚見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毋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許諸人直言曰分遣部使慮四省寃獄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沿邊關隘曰設雲南巡撫乾清宮門災工部請采木蜀楚輅曰上天垂戒宜少緩之以存警畏從之尋進謹身殿大學士時中官汪直督西廠特寵數興大獄輅率閣臣條直十罪言近日詗察太煩刑網太密人情洶洶疑畏蓋由陛下委聽斷於汪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皆自言親承密旨得專刑殺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擿奸禁亂

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皆由逯杲刺事激成痛可懲鑒非速罷伺察之司謬凶邪之黨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慍曰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實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敢擅收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緩急不可缺直敢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敢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不危時閣臣劉珝等亦同聲並爭懷恩咋舌退輅顧珝等謝曰諸

公皆為國如此輅復何憂是日遂罷西廠然直雖不視廠事而寵幸如故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曄有罪為直所發語連輅直又從中間之而御史戴縉王德頌直功以覬倖進請復西廠輅遂力求去加少保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有與抗者矣輅為人質直有容與錢溥黎淳不相能淳溥作文肆議訕輅不校至義所不可介然莫能奪初萬貴妃重輅名出父像屬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輅曰非上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子原臣成化二年進士翰林院侍講原輔刑部主事孫汝謙尚寶司丞

賢之才時與輅之守亦有明宰輔之表表者賢類姚崇時輅類宋璟其施設持守筆下暐厲剛確

岳正呂原劉定之劉珝列傳

岳正字季方漷縣人舉禮部第一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遷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以吏部尚書王翺薦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望遽色喜既登陛又喜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家何在曰漷縣又問舉進士何科曰正統十三年帝益喜曰汝既我北方人朕又首擢汝今用汝內閣須努力輔朕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石亨張軏遇之愕然比入帝曰今日擇一閣臣甚喜亨軏請爲誰帝曰岳正但官小耳須與吏部侍郎

兼學士亨軏以不由己進陽頓首賀曰陛下既得人俟試之稱職進官未晚也帝默然時時得召見言事欽天監湯序奏災異以奸臣未去帝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不足信事遂止錦衣官校邏得一妖言僧獄具坐反論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邏者準格給賞不宜與官朝論韙之亨與太監曹吉祥擅權有匿名書指斥吉祥罪狀吉祥怒請榜購告捕者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天子出榜購募未之前聞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以亡國願陛下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且必欲廉得其人緩則自露亟則逾匿吉祥方固爭帝曰正言是也因不問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言捕斬無算皆梟置林木間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沙漠無林木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是時亨吉祥勢大橫正間爲帝言盍早制之不者且有變帝曰汝可往告朕意正徑造二人所（忠朴可愛）諷令自戢解兵柄吉祥與亨忿謂正實短我顧藉上語刼我因合謀

去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草詔歷陳弊政詞切直亨等遂搆蜚語指爲謗訕謫廣東欽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旬日而兵部尚書陳汝言故曹石黨也正在帝前嘗言其不可用因銜正嗾邏者中以私事逮拷詔獄謫戍肅州鎮夷所都督季鐸遂奏奪其所居第正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掌墳且死涿人楊四者能急人難取醇酒醉解人夜伺其熟寐脫梏刼中又咲以金乃得至戍所亨吉祥既坐反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對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釋爲民憲宗即位御史呂

洪等、請復正官、吏部擬調南京、帝特留之、命充經筵講官、纂修英宗實錄、正既復官、自以爲當大用、賢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悅、頗怨望、有譖之於賢者、賢亦嗛之、故事、淸理武選貼黃、會推兵部侍郎及都御史各一人、時兵部尙書王竑等、會薦正可侍郎、都給事中張寧可都御史、有旨用侍郎王復、都御史林聰、而責會推不公、並出正寧爲知府、寧知汀州、而正知典化、寧亦負時名、故時論爲之譁然、正至官、勤修民事、與水利、又積穀貸民、手司出納、吏不得緣爲姦、由是民食其德、而規利者

騰爲謗言、三年來朝、遂乞致仕、時季鐸敗、勅還正故第、居三年、卒、正文章氣節、名動天下、在內閣才二十八日、任事敢言、或時廷爭、至語唾濺御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正慨然曰、上顧我厚、不敢不盡心、子以諫官處我耶、英宗亦悉其忠讜、戌時、謂近臣須還我生岳正、故權倖不敢加害、又時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用帝語自題像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靡慽也、其始終強項如此、正無子、一女、適李東陽、嘉靖中、追

贈太常寺卿、謚文肅、所著有類博稿十卷、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爲景州學正、父歿景州、不能歸喪、或勸火葬、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墓、哭甚哀、見者爲墮淚、已奉母南歸、家益貧、讀書學舍、知府黃懋得秀水學官文奇之、學官對曰、此里中童子呂生所爲也、呂生貧、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嘆、郡童子中乃有文士如呂生、急召入、見其衣藍縷、試之文、甚善、問經史、輒應口誦、懋益驚異、與善衣、謝不受、會葺學舍有餘材、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懋乃

益大奇、呂生、曰、呂生貧能如是、時知府得輒補學官弟子員、即遣原入學、是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爲正統七年、登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侍經筵、景泰初、遣祭蜀王、王子餽贐、謝不受、尋進侍講、遷右中允、與左中允倪謙、即文華殿東廡授小內侍書、一日帝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皆稱旨、問二人官階、對曰、皆正六品、命左右取官制覽再三、顧語各進官、而原得侍講學士、自是遷坐旁壁下、帝再至、問何乃蹁躚、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帝嘉其恭謹、後至館、輒立語、或東

西行。不復坐。俄進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左參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進翰林學士。原性厚重。儀狀端偉。石亨等用事。貴倨。顧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緋。原不答。無何岳正與原列上曹石罪狀。疏留中。曹石覺。大恐。先是承天門災。正草罪己詔。至是摘其語謂謗訕。帝怒。坐便殿。召群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恭謹。左右正何也。正遂罷去。原得留。與李賢同直內閣。賢遇事立斷。原守正恪誠。稍濟以持重。遭母喪。去。道景州。啟父柩歸合葬。舟中枕藉苫塊。極

哀毀。竟病。抵家遂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在內閣六年。持身端潔。疾得慮祿。分贍宗族。卒之日篋中惟賜衣幾襲而已。至老勤學不輟。所著有介軒集。子瑄。字秉之。初以父蔭補國子生。供事翰林選中書舍人。瑄負志略。手不釋書。爲文好左傳史記。唐宋諸大家不屑也。顧自以不階科目。恚曰。先公豈以任子期我哉。疏乞自試。言者劾其非例。憲宗特嘉許之。七年。中順天鄉試。已試禮部。不第。仍爲中書舍人。累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典屬國事。諳習掌故。琉球國請歲一入貢。意取貿市得便利。瑄以非制格之。回回貢使乞道廣東歸國。朝廷將許之。瑄持不可。曰。西夷貢有常道。更之起它釁。且經涉江海萬餘里。勞費滋甚。遂寢其奏。二十二年。以薦進南京太僕寺少卿。故事。太僕馬數。禁人不得問。卷簿多磨滅。登耗無考。瑄曰。它官不與聞。是也太僕職此而可貿貿耶。議請馬政卷簿。太僕官三年一照。著爲令。弘治六年。遷南京右通政。累遷太常寺卿。輯累朝祀典。因革若干卷。瑄所歷精辦。劉瑾方用事。不屈節會。爲言官摭論。不辯。再疏乞罷自號九柏山人。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父髦。有學行。永樂間領鄉薦。隱居石潭。日授定之書數千言。而不令作文。一日見其私作。喜曰。此子八面才。一第不足多也。正統元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及第。授編修。四年。京城大水。定之上疏。其畧謂雨水陰象。扶陽抑陰。在進賢退不肖。安內攘外而已。公卿侍從。當以時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察其才否而進退之。比歲西戎犯順。滇南寇警。宜督邊將修武備。漸移降人。以絕隱憂。今京官多不願爲守令。而守令亦不得入爲京官。坐此不自愛惜。又大臣及五品以上始得

薦舉人才、其途隘而難公、考唐宋舊制、朝士多帶
京秩任牧守出入洊更、以備公卿之選、又常叅官
受事三月、舉一人自代、吏部記其姓名、舉主多者
必公、舉主賢者必善類、遇有缺官選擇任使、二者
可畧彷行之、至於守令、牧養爲先、宜令風憲銓司、
詳加考核、毋取才辨而收猛酷、毋薄廉恕而長貪
婪、古者人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勸忠孝也、
今海內又安、無金革之變、凡文臣父母之喪、勿強
起復、以敦教本、夫輸粟授官、助荒政也、間有本非
好義、意在希恩、假借虛秩、滋爲不法、宜準官給誥

勅、例有犯坐名追奪、語多切時弊、不報、景泰元年、
進侍講、定之博學多聞、自以詞臣默默無所見、屬
邊事日棘、益發憤論列、上言昔者晉之懷愍、宋之
徽欽、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
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
數十萬之衆奉上皇於漠北者也、元帝繼統、高宗
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
以禦方張之敵、未有如今日也、先乘勝長驅、直抵
京城、以師武臣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
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雖

非陛下所能遽使之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
行之乎、臣愚敢陳所見、以俟採擇、臣觀近日京軍
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出奇制勝、甚至前敗
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
疊陣法、互相應援、不至狼狽、至鐵騎衝突、必資刀
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
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
執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此其明驗也、日者也
先出入、不能禁禦紫荊居庸號稱關塞、實皆坦途、
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朝夕之積也、

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晝疆分守之制、
陸則掘地爲塹、水則實檻瀦泉、或多植榆柳、以制
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古人之已事、今日
猶可行也、使臣內蘊忠悃、外工專對、漢文帝遣陸
賈、立屈尉佗、宋仁宗遣富弼、用讋契丹、奈何專以
譯人麤夫辱中國哉、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
令通敏者爲之介、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記、回日奏
聞、庶不至招釁啟戎矣、往者漠北降人留置京師、
授官職、給全俸、比或銜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
隙、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時、遷徙其人

遠居南土或以爲兵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又省俸給減漕輓不至重爲異日之患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衞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不習攻伐轉爲工商一旦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殆今宜痛革其弊勤加訓練其令而不率者則誅以狥夫養兵則費出於民兵敗而民受其禍況守令朘民猶將帥朘兵也今宜嚴糾考愼黜陟大臣舉官有犯贓者宜連坐舉主然後貪墨者少

薦舉者愼民賴以安矣古者販繒屠狗被褐捫虱之流遭遇雄主類皆與王致覇而括以趙奢之子隕首於白起離以王翦之孫繫頸於項羽將豈必有種哉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拘門閥公卿侍從亦令有知皆舉量能而任庶幾拔十得五將材由此而克矣蜀之圖輿漢也恃諸葛亮宋之圖禦金也恃張浚二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收後效乃復

用官今石亨等將兵禦敵未聞摧陷廓清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而爵晉通侯階登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宜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未爲晚也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項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則人知所勸戒矣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邪

正而加糾彈史官書言動以示勸懲君臣諮謀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陛下遵而行之決萬機也益以熟而察百官也益以明若僅封章奏入中旨傳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何由底雍熙乎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所謂仁明武即中庸所謂知仁勇也非學豈能之哉夫五經諸史至博也流覽多識卽儒生猶或難之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

其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於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今天下如金甌未缺、陛下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書奏、帝稱善、三年、遷司經局洗馬、會也先貢馬、乞通使、廷議請勿報、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我得益修內治、七年、遷右庶子、天順元年、

改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如故、尋進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知經筵、成化二年、進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三年、進工部右侍郎兼大學士、又進禮部左侍郎、四年、以旱定之上言、人主天也、中宮地也、今以旱風霾、二氣不和、是天地之心未暢也、意者謂陛下於中宮禮遇疏歟、英宗皇帝出建庶人、令配耦生聚、天下稱仁、今郕王女已及笄、宜早爲擇配、以繼英宗之志、伊傅周召之告嗣王、必曰成湯、曰文武、高皇帝德業隆盛、願陛下取御製諸書、及史臣所纂寶訓、與大學衍

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帝王致治保邦、佛老不與焉、今承平日久、民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增月盛、又復靡費於此、其何以堪、今縱未能盡去、請於先朝所賜寺觀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入、留中、議者謂其言或泥古、然所陳多大計、不肯容悅、慈懿皇太后崩、彭時請合葬裕陵、帝恐拂周太后意、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卽聖母有言、（古大臣風槩如此）亦不可從也、左右皆爲失色、五年八月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定之爲文援筆立就、稿不易幅、嘗有

質宋人名氏者、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詳博、一時制作、多出其手、於國史筆削尤多、性孝友、貧時授徒資養、既貴、則分祿以贍族人、弟賓之湖廣參議、安之鄉貢士、宜之泰州學正、皆嚴事定之如父、所著有易經圖釋十二卷、宋論二卷、策畧十卷、呆齋集十卷、

劉珝、字叔溫、壽光人、生而有文在其面、有老人相之曰、是類丞字、後當爲相、八歲能文、年十九中鄉試、初赴試時、道經臨淄、偕河溢、僕馬俱溺、珝行水中半里餘、神氣自若、人咸異之、明年、試禮部不第

入太學、與三原王恕、褒陵邢讓、爲同舍生、潔苦自勵。以學業志操見稱。登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修撰、天順初、遷右中允、侍講東宮、憲宗卽位、以舊宮僚浸見任用、歷遷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十年、進吏部左侍郎、直經筵、珝自以侍主上最久、盡心開導、時陳讜言、聞者敬悚、明年、詔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入文淵閣、預機務、帝每呼爲東劉先生、賜印章一、其文曰嘉猷贊翊、十三年、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謹身殿、珝丰姿秀偉、望

之儼然。在內閣遇事直言、無所回互。員外郎林俊論僧繼曉、內侍梁芳、下詔獄、珝於帝前解之、得免。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珝密疏力沮其謀、又素薄萬安、時時語坐客斥安負國、且亾行。安積嫌（往往敘細。瑣簡而詳。贅而歇。最足爲記事。法）因與劉吉比而搆爲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一日太監覃昌至閣、召安吉赴西角門、珝欲偕往、昌止之。至則出帝手封啟視之、乃訐珝與太監汪直有連。及縱子受金數事。安等佯驚曰、此卽匿名文書也。朝廷何不火之、而以付臣等。且事屬曖昧、何從而明。卽子有過、珝亦未之或知也。昌曰、向科道官劾汪直疏、上已評無劉名。今聖意堅不可回。二公不早爲計、明日且將無及。安曰、珝親已老、俟其親終。奔喪而歸、何如。曰不能待也。安曰、如此則請令珝以親老乞休。朝廷以禮遣之、庶全君臣始終之義。昌曰、聖意正欲如此。當以語劉。次日珝遂上疏致仕而不及養親。帝命昌再出問安、安曰珝欲去久矣。此書蓋預撰者。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許之。仍賜馳驛月廩歲隸白金楮幣甚厚。一如安言。其實排之使去者、安與吉也。先是汪直用事時。大學士商輅常率珝等共攻之。帝震怒、傳旨詰

責。珝對益侃侃、遂罷西廠、無何復設、珝常以爲憂言之。帝不聽。其後直出鎭大同、寵漸衰。言官交章發其罪、有旨朝廷自有處置。安揣知帝意、始具疏論罷。珝雅不欲與安共事、故不列名。安等遂以是誣之。然當時內閣三人、惟珝爲獨賢。景泰間、常議迎鑾。成化初、與議慈懿皇太后喪禮、有大臣之節。爲人性剛、不能容物、好談論、惡之者輒以狂躁目之。卒爲小人所中。帝以東宮舊臣、亦知其無過、竟迫于浮議、遂使倉卒引退、而彭華、尹直相繼入內閣。安吉之黨、乃益固。弘治三年、珝痛父歿、哀毀成

疾卒贈太保諡文和其先丁母憂時曾廬墓側鄉人表其所居爲仁孝里嘉靖二年言官上其孝行遣官致祭賜祠額曰昭賢

岳正之剛方呂原之謹慤劉定之文如賈長沙劉珝節如申屠嘉能使之精神躍然

軒輗耿九疇耿裕年富楊繼宗列傳

軒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未除官督漕淮上冬月墮水既出擁被坐有司亟進衣不受俟舊衣乾衣之（今人必以爲矯）授行人司副正統元年擢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劾奸貪污者多投牒引去清理江南浙江軍政劾不職官四十餘人遷浙江按察使前使者汰不檢輗力矯其弊妻挑井爨所着寒暑一布袍而已居常蔬食與僚屬約三日出俸市肉一觔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不過一豆間或具雞黍聞者盡驚異軒廉使何上客乃割雞

耶聞輗喪偈楯郎行同僚不及追送服除擢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時士寇吳金八等攻掠城邑殺長吏輗至遣間諜懸賞格復調沿海備倭官軍分守要害親督將士與戰平之福建賊羅丞廖寧八攻劫尤溪漸抵浙境輗發兵指授方畧捕其渠魁賊遂潰散改掌南京都察院天順初英宗加意用人既召耿九疇爲右都御史而以輗爲刑部尚書未幾九疇爲石亨擠去輗亦病請致仕帝親召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一竹籠是汝耶輗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已可再用乎輗頓首辭疾

帝賜白金爲道路費。亨敗、帝復思覾、召爲左都御
史、總督江南糧儲、而九疇亦召還爲南京刑部尚
書。覾復以老乞骸骨、不待報、徑歸。抵家、時未午、趣
具浴。浴畢、問天早暮。家人曰午矣。欠伸而卒。覾性
方嚴。遇人無賢否。峻拒不與接。其在南都。歲時詣
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衣端坐。寂無一
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其來。輒
避去。不樂與之處。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
覾與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李賢稱之曰、軒公
鳥中孤鳳也。在浙江、與南海周新並名、與耿九疇
同舉進士、同被召命、同以剛直著。故天下又稱曰
軒耿。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
六年、授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
年、大臣言兩淮鹽法弊、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
推擇爲鹽運司同知、廉直不可干以私。條奏鹽法
便宜數事、著爲令。遭母喪、鹽場民數千人詣闕乞
留。遷都轉運使。時軒覾爲浙江按察使、剛介有聲。
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旁、一童子曰、水清不若使
君清也。已而被誣、逮至京。事白、擢刑部右侍郎。慶

辨疑獄、無所撓屈。鳳陽歲凶、盜且起、勅往撫之。奏
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其地、招徠流民七萬戶、
境賴以安。尋奉命兼視兩淮鹽政、奏罷易米法。景
泰初、勅錄諸郡大辟囚、九疇悉心平反、釋冤囚二
十六人。有婦人至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
弟殺婦、苟誣服、九疇廉得殺婦者、出苟于獄、人服
其明。代還、巡撫陝西、勵廉能、屏貪墨、威望益著。先
是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以故多
偃蹇、不奉束約、九疇首奏改之。邊將請增臨洮諸
衛戍兵、九疇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

精練習、勤撫卹、絕侵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一
可當百、不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邊民春夏出田
作、秋冬輒徙入塞、九疇奏邊將所以禦寇衛民也、
今民皆避寇失業、大不職、因禁民入徙、有被寇者、
治守帥之罪、轉右副都御史、會有旨市羊角爲燈、
奏言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
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其事遂止。繼
以災異詔求直言、復上奏曰、天下有必然之理、有
或然之數、理可盡而數不可泥、願陛下延儒碩以
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佞、擇守令以惠黎元、簡將

師以固邊疆、此所謂必然之理、不可忽也、優詔答之、天順初、議事至京、帝顧侍臣曰、耿九疇廉正人也、留爲右都御史、時子裕任給事中、上言臣父子同居要地、非宜、改裕翰林檢討、九疇自慶遭逢、益思所以報稱、因奏陳五事、曰崇廉恥、清刑獄、勸農桑、節軍賞、任風憲、帝嘉納之、時邊境多事、九疇謂罪由石亨、將率諸御史廷劾之、事泄、反爲誣逮詔獄、帝察其冤、僅謫江西右布政使、尋調四川、帝念九疇不置、與李賢論人才及之、賢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乃召還、將以爲禮部尚書、旣至、憐其老、改

南京刑部尚書、居一年卒、帝深悼之曰、朕置九疇于南、欲遂其優閒耳、而遽亾耶、賜諡清惠、九疇性孝友、親歿、遇亾忌悲慟如初喪、事兄盡禮、嘗慕司馬光之爲人、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交遊不泛、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於人材邪正之辨尤嚴、累遭讒困、卒不改其操、子裕自有傳、

裕字好問、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轉工科、天順元年、以九疇任都御史、父子例不同居言路、改裕翰林院檢討、是年九疇以劾石亨貶、而裕亦坐貶泗州判官、尋丁父憂、服闋、補定州、成化初、言者白其無罪、復召還爲檢討、與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歷國子監司業、祭酒、時異姓諸侯伯年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類古諸侯勲戚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帝聞而嘉歎、歷吏部左右侍郎、進本部尚書、當是時、大學士萬安用事、安故與裕不諧、又李孜省私其鄉人、欲使代裕位、遂造飛語、會進士陸瓚授鎭江推官、瓛自謂先世蘇州人、乞于他省、改授吏部、不爲覆奏、又戶部郎中汪洪自宣府督糧回、未久卽升叅議、併爲東廠所發、瓛洪皆下獄、侍郎黎淳坐調南京、而裕奪

俸兩月、帝旣已薄責裕、科道更交章劾裕、帝復宥之、裕入謝、旣出、而帝怒曰、吾再寬裕罪、宜兩謝、今乃一謝、豈以奪俸故意不足耶、命中使詰責、用是調南京禮部、而李裕遂爲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尋召入爲禮部尚書、時孝宗新卽位、厲精求治、所行大典禮、併下裕議、裕博通掌故。酌古今。引經傳。一時翕然稱善。又持重識大體、崇王請朝、裕言王雖至親、于制不得朝、況今歲饑、所過供億、民將不堪、請遵祖制便、帝乃遣書止王毋朝、撤馬兒罕由海道貢異獸、裕與侍郎倪岳極

言貫㒸嗜利、輒開[illegible]遣、宜却去、勿令遠人敬窺伺心、㦤內多自宮求進者、裕疏請禁止、違者治其罪、自此民間自宮之禁始嚴、弘治六年、復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九年卒、贈榮祿大夫、太保、謚文恪、官其孫爲中書舍人、裕美鬚髯、善談論、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不爲毀譽愛憎搖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義所不可、卽內降墨勅、封章抗議、錚錚然不少貶屈也、有弟任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故遲之、曰吾弟當如是、人服其無私、父子清修、不營產業、雖兩世俱登華要、蕭然澹泊、與儒生無異、御

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謂廉介端貞、莫如王翺、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私、莫如耿裕、時論以爲知人、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授山東德平訓導、乞修定文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九載、擢吏科給事中、上言國家可憂、邊寇爲甚、近年招納醜類、縻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招危、必在于此、宜遣還故土、消我內釁、府軍前衛幼軍、原選取民間子弟、隨侍東宮、今死亾殘疾、仍于民間僉補、富者皆以賄免、請於二十五所

內以一所調補、又軍民之家、規免稅徭、冒爲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享溫飽、宜悉遣復業、議多施行、出爲陝西參政、遷河南布政使、歲饑、流民至數十萬、肆剽掠、富賑撫之、皆定、會也先數侵邊、乃以富爲右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富執法嚴、所至釐革積弊、玩法者多不悅、代府諸王亦怨之、襄垣王遜燂誣奏富、景帝知其枉、勅王守法度、勿得汚風憲大臣、有小卒吳淮告富不法、謂侵郭總兵、坐于謙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

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位諸總兵上、以軍令出翺等故也、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先是富嘗按山西參政朱厚、坐厚法、厚反誣富、景帝曰、厚怨富、誣富、欲得自便、富持法平、朕終不以一人言辱賢臣也、竟削厚官、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亦訐富、御史言富枉狀、事得白、天順初、石彪在大同、復忌富、覺中富危法、逮至京、英宗素知富、又大學士李賢力爲之解、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得致仕去、未幾、起南京兵部右侍郎、尋轉左、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四年、召參

爲戶部尚書左右不悅富者輒巧譖沮富帝不聽
謂李賢曰富能執法正宜司國計以吏部尚書
王翺年老謀繼之者賢曰非富不可帝益器重富
不置成化初陝西數用兵督餉非其人軍興屢乏
富薦楊璿余子俊可使吏部論富侵官富曰薦賢
爲國非私也若事必任已恐乖推讓之美因力求
去不許是年卒于官謚恭定富在位自以受知主
上當任無所讓遇大事僚佐有未決者富言君等
第無署名有利害我自當之性剛介特甚尤惡干
請人度不能得之富事且行故言不可且不行故
言可富輒反之即爲所欺亦不悔焉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獄囚桎梏久多瘐死繼宗慨然曰此輩即應死
奈何不令緩須臾哉時與食飲櫛沐活者數百人
吏部尚書王翺聞而賢之薦知嘉興府繼宗攜一
蒼頭書一僕署中蕭然如旅舍而爲政則務恤民
時時集父老問風俗禁民爲非博奕樗蒲之具市
不得鬻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里有節孝
令長各得以其名上其巨猾則立見鋤治不少貸
有張昇者爲暴于郡吏不敢詰繼宗寘諸法民謠

曰虎去害除其樂何如里豪盜官絹上官欲貰之
指豪語繼宗曰是當有失主繼宗曰朝廷乃失主
告者何人也曰太守即告者上官語塞御史行郡
清軍杖人輒至死繼宗榜通衢曰御史杖人至死
者詣府告理見御史曰爲治有大體公奈何欲補
已絕之伍而殺不辜之命乎請以屬太守御史不
能折從之顧怒甚將行突入郡衙繼宗引臥內發
篋示之敝衣數事而已御史慙而去郡當孔道中
官往來索厚賂繼宗直與菱芡歷日中官曰我無
需此太守幸多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曰諾即

發牒取庫金錢語之曰金錢在也布絹可市而有
矣幸與太守印劵他日好磨勘中官咋舌不敢受
繼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來朝郡縣
官孰廉直對曰天下官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
耳九年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輒
仰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揚
子異時官吏所需取辦和買民間供僎守內臣張
慶日萬錢繼宗悉裁罷之慶積不能平有兄敏在
司禮每於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
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曰勿與較上已知其人矣

聞毋喪、立解印跣哭出止驛亭下、一老蒼頭、挾衣數襲、律書數卷、相隨去、服除、以僉都御史巡撫順天、京畿戚宦多侵占民田、繼宗廉知、盡奪而還之、按部至黑水石門黃土諸鎮、亭堠多不治、繼宗仰嘆曰、朝廷以腹心寄臣、諸要害一不爲備、設有緩急、奈何督將士修飭、夙夜戒警、一時軍政肅焉、會有日蝕星變之異、求直言、繼宗應詔請取回諸鎮守中官、及罷中外文武臣貪殘害民者、且曰、臣效王珪確論、督撫大吏、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輗者、任之知府、必賢

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之器、不堪任使、奏入不報、而貴近益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按察副使、繼宗單車之任、并蒼頭去之、洞傜反、官軍數萬不能下、繼宗親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衆望見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賴公活吾屬。願受約束。不敢復叛。亂遂定、弘治初、遷湖廣按察使、甫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曰吾以除貪汚氣也。于是人人股慄。尋擢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去雲南未久、至司多舊僚、相見歡好如初、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其不職者八人黜之。未幾、卒于官、繼宗常言吾初仕。欲學包拯。終不能及。然所至發姦摘伏。皆有異績。其下畏之若神明。論者謂於拯無忝云。繼宗居憂時、汪直往弔於墳所、拜起、手捋繼宗鬚曰、比聞公名。今覩乃爾。繼宗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

此傳以淸節爲綱其他才能特經緯而筆亦淸辣使人讀之有餘畏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十二

雎州

同里

[library seal]

周忱　柴車　陳鎰列傳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以應列宿、忱自陳年少、乞預、帝嘉其志、許之、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忱有經世材、入仕幾二十年。浮沉部曹。洪熙中、始遷越府長史。人莫之知也。當是時、蘇州因國初爲張士誠所據。其義兵頭目之田與給賜功臣暨豪強兼并沒入者。悉以私租科税。故田賦獨重、一郡積逋至七百九十餘萬石、松江常州亦然、宣德五年、以夏原吉薦、擢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忱至、詢問父老。得其要領。乃移行在戶部書曰、忱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游惰、勸耕稼、蓋游惰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興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今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常輕去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而無所容。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其一大戶

苞蔭也。富豪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奪人子女。賜之姓而目爲義男。更其名而命爲僕隸。是人既得爲其役屬。又不復更其差糧。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減矣。其一豪匠冒合也。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差徭者。率依歸焉。在南者應天不知其名。在北者順天亦無其籍。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一人爲工。而隱蔽數人。有司不敢問。比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衰矣。其一船居浮蕩也。蘇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流移之人。挈家於舟。以貿易爲名。規免賦役。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地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舟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削矣。其一則軍囚牽引也。犯罪之人。遣戍各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餘丁。遣徙各驛站者。又招鄉里小戶爲役使。如淮安二衛。蘇州遣戍者不過數人。今塡街塞巷。皆軍人之家屬。儀眞一驛。蘇州站徒者不過數家。今連栟接棟。皆囚丁之戶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姓名。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消矣。其一屯營隱占也。太倉鎭海金山等衛。青村南滙吳淞江等所。

官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民轉相依附州縣文書頻移衛所堅然不答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耗矣其一隣境避匿也有司教養無方禁令廢弛遂使斯民流移轉徙舍瘠土而就膏腴營新居而棄舊業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令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相容而置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寡矣其一僧道招誘也天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鄉里游惰之民率相依爲之執役假服緇黃僞

持鉢錫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勞者常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周旋者常八九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狹矣凡天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者蘇松僥倖之人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皆游惰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非立法以治之其害固未易去也於是朝中公卿爭言忱曉暢吳中事宜請令得便宜行事矣於是忱創爲平米法令大小戶一例加耗請工部鑄鐵斛給屬縣

於是出入均平先是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減原額十之二三戶部止減抄沒官田而舊額不減忱乃與知府况鍾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不勝者正在舊額官田請令蘇松嘉湖等官田準民田起科於是蘇州得減課七十餘萬石初各府秋糧無倉可貯糧長收之私家各曰團糧侵漁不可勝計忱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命諸縣於水次置便民倉每歲夏稅秋糧之數填錄帖而分給之視舊所減三之一矣又於糧長中以力產厚薄分上下

戶爲押運以均其勞逸遠近糧有存剩積之諸倉號曰餘米米有羨則減耗次年徵十六又次年徵十五更有羨乃奏立濟農倉水旱不時農民缺食及綱運丁風漂盜奪者賑給轉假秋成還官其修築圩岸開濬河渠人支餼廩不責償也又於農時假貸必驗下戶貧乏者給之亦以秋成與糧并賦若凶歲則再賑其奸頑不償者令有司書其名不復再給是年夏江南旱三吳饑民三百餘萬盡發諸倉猶不足贍忱乃積思蘇松常三府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以給官軍月俸若令就此給發既免

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亟
請於上。行之明年再饑。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
貧。而民不知災。先是民棄官田而逃者。人一履畝。
即執以償其賦。民田多棄而不耕。忱召民開墾。而
薄其稅。以招徠之。奏請絕戶官田、不分舊額。抄沒
悉炤民田例起科。其坍陷諸田。復盡除其稅。於是
田野日闢。流亡來歸。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
船則出官廠、民則自雇舟、率三石而致一石、經年
往復、動失農時、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於淮安瓜
州諸水次設爲交兌之法。又恐兌舟遭風。令州縣

支羅餘米。建倉瓜州。以俟交兌。而民運之困蘇。江
南馬草運赴兩京、所費不貲、忱建議運北者於通
州草場。設立官庫。改爲折色。運南者則輕賚赴彼
買納。人稱便焉、先是洪武初、以北方久被兵、民不
能買馬當站、令蘇松常鎮四郡、合民糧五百石以
上者、代出上馬一匹、四百石以上者代出中馬一
匹、三百石以上者、代出下馬一匹、分給北直山東
山西陝西驛遞、而總其事于馬頭、永樂中、猶沿爲
故事、當編買之時、三吳民糧不敷、每馬一匹、有編
貼四五十家、多至二三百家者、一夫被勾、則貼戶

數百、民無寧日、而鋪墊之費不與焉、忱建言各地
驛站所在。有司俱有孳生馬匹。可以選補各驛。附
近衛所旗軍。可以當站。洪武初、借編江南驛馬。不
過二千。若今照數撥替。占用官馬不多。可免江南
數百萬家徵斂勾稽之苦。又令每田一畝。收米九
合。隨糧帶納。別貯廒倉。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給
米備償。而馬頭科斂之患息。方忱之初至江南也。
有所興革。人多駴之。法行既久。東南無事常賦之
外。一無他役。百姓不知有催科。於是忱益務爲寬
大。凡置兵船。建閘壩。浚河堤。修廨舍學校先賢祠

墓。橋梁道路。歲費以萬計。皆取之餘米。即客有介
朝士書來者。人人得其歡心。每議事入京師。往返
數千里。但以尺符須府縣。境內帖然。正統初、兩淮
鹽課虧、勅忱巡視、忱奏令蘇州等府、每縣撥濟農
贏米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準其縣明年田租。
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
食米。公私便之。已又奉勅經理兩浙及松江鹽課、
時華亭上海二縣、各場逋課至六十三萬餘引、竈
丁逃亡、忱治之一如治田賦。謂田賦宜養農夫。鹽
課宜養鹽丁。復上言四事、一謂竈丁貧乏之年。盆莫

辦宜官鑄鐵鍋給之。一謂竈丁之外復有滷丁竈丁辦課而已。滷丁乃諳煎煑。今竈丁既貧滷丁益窘。前代嘗有贍鹽官田。分給竈丁。洪武初。乃責其田賦。令二縣竈丁歲征秋糧五六餘萬。請即存留本地。免其兌運。所省耗米。存養滷丁。及所雇補煎逃戶額鹽之人。一謂鹽場舊設總催頭目。赤身畢猾。生事朘削。竈丁失業。職此之由。請擇殷良竈丁充役。則事易集而人不擾。一謂官課之虧。由私鹽得售。雖有緝捕。陰寄心腹。宜擇良民爲老人。率里甲往來巡視。私販發露。必究所經道路及容縱之

人。則民間無所藏奸。而鹽徒息矣。上命速行之。當是時。忱所節竈戶運耗。乃得餘米三萬二千餘石。亦倣濟農倉法。置贍鹽倉。分貯。既以賑贍鹽丁。復補逃亾缺課。又遠鄉竈丁。艱于親賷者。例出柴直。亦貯各倉。爲支給。由是竈丁復業。鹽課大殖。九載考滿。轉戶部左侍郎。巡撫如故。明年。浙西以海潮嚙岸爲患。忱至海鹽。築捍海塘。逼郡七縣役夫萬人。自春至冬。費以萬計。度支纖毫皆出公帑。民力畧無損焉。忱既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益破去崖岸。雖皁官賤吏。苟有計畫。必虛心延

訪所至。問父老利病。或微行。與田夫野老談農桑瑣事。以此益悉民情。嘗詣吳淞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崑山顧浦諸河。使水汛流駛。下流之壅盡滌。至於金山衛獨樹營。及劉河諸浦。無不盡治。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然所興革。既大破成法。諸奸猾不便者。播流言沮壞之。戶科給事中李素等遂言忱妄變舊章。專擅科歛。掊多益少。乞正其欺罔之罪。忱上章自理。言臣誠妄作聰明。擅爲更變。然江南蘇常諸郡。自永樂元年至宣德七年。蘇州一

郡積欠七百九十三萬六千有奇。松江常州亦然。臣受命以來。破例立法。正供無缺。節省浮費更多。贏餘留備賑濟及軍需供用。未嘗煩國民間積逋亦以次補完。臣所坐如此。願伏罪法司。不恨。帝乃置不問。而奸民尹宗禮等。竊羨餘互相告訐。以撓其法。忱乃召宗禮等問曰。是反不便於爾耶。乃謝事不理。亾何。奸弊紛起。民皆流涕道路。及復故。乃安。正統十四年。進戶部尚書。尋改工部。仍巡撫江南。遣郎中朱昂、趙泰、主事吳復、張愷隨忱分理諸務。景泰元年春。奉勅同兵部尚書王驥、豐城侯李

賢提督南京各衛所屯田以人言自劾乞罷帝召忱還以戶部侍郎李敏代之忱復上章自理朝廷雖知其無他然竟以疾致仕忱既去戶部取忱所積餘米括爲公賦官吏因之侵漁儲備蕭然其後（良法立之不易以一人廢之議爲可惜古今皆然可爲三歎）三吳大饑道殣相望課逋如故矣忱歷事五朝幾五十年巡撫江南者二十二年剛直不撓終始一致其愛民也出於至誠又性機警能應變吳中歲祲米值騰踴忱知湖州大稔令人多齎金往湖人聞大賈來皆昂其直忱密戒止勿糴第盛言吳地米價高移之可得倍稱於是諸賈爭運入吳忱乃

盡發倉廩貸民市價大平諸賈失望忱乃召諸人勞以牛酒出官錢平價糴之且給以屝屨資諸賈皆得意去倉庾復滿朝廷嘗以綵繪宮殿勑忱供牛膠萬觔會忱赴京遇諸途勑使趣之還忱不應至京言內庫貯牛皮至多歲久朽腐請以煎膠歸卽以羸米市皮還庫也先犯都城朝議欲焚通州倉絕寇資忱方入覲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宜卽以給之徒付煨燼何爲時邊事孔棘忱任工部兵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忱依數成造獨兜鍪以水磨礦時日忱令鍪以錫旬日畢具忱於四

方陰晴風雨無不知有言于某日江中遭風失米者忱言是日江中無風取日記示之其人驚服性又強記人或以錢穀刑獄故亂其舊案試之忱歷言向支撥決斷時日按籍考驗無一爽者忱去後吳人遍立生祠祀之景泰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襄與忱同事者知府況鍾同知趙泰鍾自有傳泰字熙和潞城人永樂中舉人授常州府同知有廉惠聲濬孟瀆得勝二河置魏村閘民不言勞歲旱禱雨立應飛蝗入境焚香籲天蝗盡他徙忱鍾奏減重賦泰亦檢常州浮糧請並減之秩滿陞工部郎中復佐忱巡撫江南以疾卒人皆惜之

論曰周忱爲國家理財節用之臣能虛心訪問善採衆謀計畫深遠苟可利國利民破格爲之是以聲施至今尸祝不絕均是財用出入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豈有異道哉夫亦盈縮于緩急貴賤之間而爲之制耳然非幽隱畢察纖悉不遺何以及此嗚乎若忱者可謂古之遺愛矣

摹畫處使人奮然生任事之心篇章沉贍力敵班范

柴車字叔輿錢塘人永樂二年以舉人授兵部武

選司主事、歷員外郎、從尚書方賓、扈駕北征軍事倚辦、倉卒無所留滯、八年、出爲江西叅議、歲餘、入爲職方司郎中、會訛言上游將有變、詔沿江擇郡守、以車知岳州府、三歲、郡大治、復入爲職方郎中、宣德五年、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奉勅往山西、遼東、甘肅、清屯飭邊、所至皆有實績、正統元年、朶兒只伯寇凉州、命尚書王驥等經畧、而以車叅贊軍務、副總兵劉廣援鎮番、遇寇而退、寇逼凉州、廣閉門不出、寇大掠而去、反冐功徼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詔械廣父子至京師、又寧夏守將胡清勝逗丧

師失律、鎮守太監王貴部下賽因不花等漏泄邊情叛亾、復歸貴、匿不以聞、車並劾奏、帝嘉其公忠、賜白金文綺以旌之、有長脫脫木兒者、永樂初、隨其部長來歸、未幾叛去、至是復來歸、車以其叛服不常、請薄賜賞賚、徙江南、衞所給以室廬廩祿、無使同類交引、爲中國患、下部議、尚書王驥請依永樂間例、處之河間、德州、車議遂不行、旋以敗朶兒只伯功、進俸一級、車盡心邊務、尤杜絶徼幸、凡有功賞、雖奉詔、必覆驗而後行、詐冐者必據法糾正指揮劉永、訟車減其功賞、永有內援、降旨嚴詰車

言永功不副賞。臣何敢市恩以枉軍法。岷州土官后能以家人冐功得陞賞、車奏罷其所陞官、能復以爲請、帝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冐如能者非一二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諸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命死敵者何以待之。陛下倘以能土人、宜寬假。則以他名賜爵。人莫敢援例。若以詐冐得官。則軍法不信。臣竊以爲不便。帝深嘉其忠、復遣使賜白金文綺、特命進從二品祿、三年、進兵部尚書、仍叅贊軍務、旣而事平、召還理部事、侍經筵、尋請歸省墓、定限往還、賜鈔遣焉、明年還朝、疾作、

遣太醫日往視、尋卒、車歷仕四朝、操履清潔、在江西時、以採木入閩、經廣信、其府官以舊知餽蜜一罌、發視皆白金、車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卻不受、邊將多以宴樂爲豪舉、車斥去酒肉不御。凡公宴皆不赴。其介特多此類。故當時稱風節者。必舉車。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四川道御史、遷湖廣按察司副使、再歷山東、浙江、皆有名稱、宣德十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正統二年、詔兼提督寧夏、延綏邊備、六年、代還、踰年、又命鎰往、且聽便宜行事、九年、進右都御史、尋以延

寧甘肅邊務廢弛，詔鎰與靖遠伯王驥往理之。十年，又代還。鎰自宣德末出鎮陝西，十餘年間，兩被徵還，隨以陝人保留，故入朝未幾，旋即赴鎮。至是始召還理院事，不復遣矣。英宗北狩，郕王監國，鎰同尚書于謙等奏奸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手數千言，請族誅之，痛哭聲徹殿庭。王遽起入，太監金瑛傳令百官且退，衆欲捽瑛，瑛懼，入請命。鎰籍振并其黨彭得清等家，磔振姪錦衣指揮王山于市，衆心始定。于謙慮奸宄乘亂竊發，建議分遣廷臣撫綏軍民，因薦鎰及羅通、曹泰、楊信民等奉敕往，而鎰往通州、河間，至于臨清，所在措置得宜，軍民安堵。景泰二年，陝西歲饑，流亡塞路，軍士萬餘人控所司，願得鎰來賑恤，活萬姓。監司聞，朝廷慰諭遣之。居一年，賑貸撫摩，襁負咸歸。還朝，賜玉帶、白金、綵幣，進太子太保、榮祿大夫、左都御史，理院事。鎰性寬恕，品格端凝，偉貌豐髯。自爲御史，居官格慎，而風裁儼然。在陝西，儲峙糧糗，選厲將士，

如此精置使

人鄉得不愛戴長民者不觀此鼓舞其人參士

興凡水利屯種，咸悉心籌畫，曲盡其道。又於甘肅、

木無佾

寧夏極邊修築臺堡千餘所，雖寇騎突犯，常先事爲備，不至喪失。故每還朝，陝人必遮道泣送，不忍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十三

舍。比至，懽迎或走數百里外。久旱，鎰至必雨；雨久必霽。人益愛戴之，呼爲黑髯慈父云。然在院建白殊少。以疾乞致仕，給驛歸。卒，謚信敏。

三人以通材懋績著，文亦有組舞磨控之樂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十三　卷十二

十四

佀鍾白昂李敏葉淇李孟暘李衍林泮謝士
元夏塤邢表列傳

佀鍾字大器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長身白皙不
妄語笑授監察御史巡視兩淮鹽課一時中官奉
使過淮者皆屏不與見風節大著又按應天浙江
皆力持憲綱凡行臺亭榭舊以備遊眺者悉封不
視嘗曰小民之不得安於田里者有司虐政害之
也彼賣菜傭何為哉一時墨吏皆望風引疾去還
掌諸道章奏都御史馬文升為汪直所忌諷鍾劾
之鍾不可遂被譖受杖卒不屈以都御史王越薦

遷大理寺右寺丞尋轉左十八年遷右少卿明年
大同有警命鍾出撫畿輔事定還朝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保定等府兼督紫荊等關二十一年召為
刑部右侍郎遭母喪歸道與都督王信遇諸漕河
持體高簡信以其慢已乃以事中之服闋謫知雲
南曲靖軍民府改徽州復召為大理寺左少卿三
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兼總督糧儲擢
廉吏禁侵漁歲大水條奏寬恤事宜戶部格不行
非遣廷臣齎帑金賑杭嘉湖三府因上言蘇松杭
嘉湖五府均赤子也論賦役則蘇松為重論災傷
則三府較輕今三府蒙賑恤而蘇松之民乃獨不
蒙軫念乎帝覽奏感動又言江南水旱頻仍蘇松
下田苦水而徽寧山田苦旱請停本年貢物勸民
輸粟備賑俱報可六年召為戶部右侍郎總督京
儲八年改吏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十三年遷戶
部尚書時國用不足上言冗食太多宜汰內降官
吏光祿寺供應太繁宜減內侍及畫工番僧酒饌
天下糧稅歲不充用宜自郡王以下祿廩量為裁
減太倉銀不宜收入內庫內庫所蓄金帛不宜修
醮造像及充私賞城門中使不宜干預國課其辭

剴切又創板庫以貯羨金積至四十餘萬兩在部
四年屢賜金幣有疾遣醫診視慰諭有加會貴戚
奏乞鹽引鍾執奏不與帝卒從之而以不能檢其
子為言官所論鍾不自安請老給驛歸武宗即位
詔進榮祿大夫居家以書史自娛言及時事輒鬱
鬱不樂正德六年卒年七十三病且革其子以後
事請不答但曰天下事大可憂而已

白昂字廷儀武進人天順元年進士為南刑科給
事中劾戶部尚書張鳳不法忤旨自南京械至下
詔獄已而得釋成化四年因災異上言六事其畧

謂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罷織造
矣而織造自如禁權豪不得中鹽不得乞地矣京
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已而皆如故願陛下守大
信勿以親倖易廢頃之御史謝文祥論事得罪昂
奏文祥所言誠妄但因而竄逐恐言官解體非盛
世事遷應天府丞歷南大理寺少卿進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兼操江時巨寇劉通出沒海上昂調兵
遏其歸路通大窘乃宣布威信縱之去通感泣盡
率其黨以降昂倣古在泮獻囚之義坐太倉學宮
受之執送京師進右副都御史尋遷南兵部右

侍郎鳳陽皇陵圮詔治之時歲歉興大役人以為
憂昂刻期督工役速而費省且以羸錢賑恤災民
民不病饑弘治三年改戶部左侍郎河決金龍口
漕運多阻昂奉勑往治從上游相度水勢發卒數
萬自陽武至儀封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至
尉氏下潁州合淮水入海於是修汴堤樹以萬柳
又命郎中婁性于宿州濬古睢河入運道命主事
謝緝築蕭縣徐集諸口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
修古河堤自東牟至興濟鑿小河十三道引水入
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水漲縮

以時開閤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以濟時高郵甓
社湖震蕩善覆舟乃用知州毛實言開復湖于東
岸連亘五十里名曰康濟舟行往來便之進右都
御史掌院事以天下衛所士卒十去其五所司侵
牟莫可究詰預覈尺籍定數俾清軍御史案籍搜
考以絕奸欺六年拜刑部尚書昂議法嘗本忠厚
御史李興以疾惡過甚捶人至死論辟昂曰興固
可罪然所致死多奸豪大猾與故殺者殊科興因
得免嘗患條例繁多吏得因緣滋弊迺刪複釐麗
奏頒中外官司守以為式嘗自誦曰君子之心公

而恕又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溫故治獄平反
為多然性尚圓通善因事為功故事成而人不忌
之在部七年以病乞休加太子太傅乘傳歸卒贈
太保謚康敏毛實餘姚人成化間進士知霸州以
霸為九河之交多水患乃自黃岱口至清河口築
堤九十餘里以防桑乾河之衝自莫金口至苑家
口築堤三十餘里以遏中亭河之溢或謂皆受昂
指云昂子圻字輔之年十九舉進士由主事數遷
至浙江參議時有承劉瑾風旨議開處州銀坑者
圻執不可不得已請以贖金充內帑旬免事得寢

鄞少年爲日本館甥、隨使入貢、鄞人執少年使大喙䜣曰、中國亾此人、何損治體、而乃以瑛瑛啟邊釁、縱逸去、長與有田嚙於水、凡八十頃、而稅仍在民、民病甚、䜣爲奏免、轉福建參政、汀漳盜起、䜣率民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解散去、進山東左布政使、遷應天府尹、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上便宜七事、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而所出者反至一百五十餘萬、䜣以爲根本重地、儲蓄減耗、至所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

不法者數人、旋以母憂得疾卒、子悅字貞夫、初以蔭補國子生、後推蔭與弟、登進士、歷官尚寶司司丞、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天順初、貴州苗蠻作亂、奉敕往撫之、比還巡按畿內、振肅風紀、人不敢爲奸、嘗行部薊州、見饋餉取道海口、多遭覆溺、因建議別開三河、避風濤、運艘得直抵薊州、軍民便之、出爲浙江按察使、歷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成化十三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逼近漠北、游騎出沒守墩軍輒被掩殺、敏簡壯士設伏、伺其至、突起擒之、自是不復犯、又以山東河南輸糧赴鎮、每歲數萬石、皆更涉險遠、運費數倍、敏計正支外、悉令輸銀、將士得以市戰馬、治軍裝、邊用益饒、民力不困、居三年、召爲兵部右侍郎、時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附汪直、啟邊釁、數以威脅兵部、敏屹不爲動、未幾、以疾乞歸、二十二年、河南大饑、敏方家居、條上救荒數事、起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提督紫荊等關、明年、改命督漕淮上、因極言漕政宿弊、皆由京通二倉官吏責取羨餘、正額日虧、盤剝守

候、積不能堪、丁役逃亾、大誤漕計、是利歸官吏、而害貽軍國、宜嚴加禁革、令巡倉御史覺察奏聞、至于改兌糧米、乞溯通倉、免其赴京、便、敕下所司行之、尋進戶部尚書、時水旱見告、所在乞免田租、章滿闕門、敏手自裁決、奏報曾無留滯、孝宗嗣位、例行賞賚、而邊境方以乏儲告、又成化之季、工役齋醮、冗官濫賞、費皆累鉅萬、府庫爲之虛耗、敏悉心籌畫、因言鹽法爲國用所資、比者歲久法壞、當簡風力大臣往經理之、詔如其議、而是時諸貴戚頗恃恩幸、與民爭利、有欲請京畿隙地及乞鷹房

牧馬場千頃者敏悉執奏謂畿內地在祖宗朝貴戚故嘗乞請朝廷不許而以與小民至公也今不可中變又言鷹房牧場止二百餘頃其餘皆民產也今奪耕耨之區爲牧放之所不可以示天下已而事並得寢會京師大水詔群臣陳時政闕失敏復極言畿內官莊之濫勢豪之橫其言侃侃貴戚爲之斂戢在部五年以疾致仕敏歷仕四朝留心國計其所論列愷切而暢於事理生平篤行誼好儒雅所得祿賜悉以分諸昆弟故人家無餘財嘗因親喪里居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

講習其中又市地數十畝以供廩給及巡撫大同時遂具疏籍之于官請勅額曰紫雲書院大同在邊地孔廟舊無雅樂敏奏請頒賜俾諸生以時肄習大祠之得備樂祀孔子自敏始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葉淇字本清山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時有與淇同名同官者言南城事英宗復位言者已外任誤執淇鞫之備極慘刑久之察其枉遠言者伏誅而出淇知武陟縣歷遷廣西按察司僉事捕南寧寇詔賜綺帛遷陝西副使備岷州撫松潘賊以功進按察使成化二十一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鴈門諸關尋改大同贊理軍務弘治元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四年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時哈密陷于吐魯番守臣欲處之內地請給廩食以還淇不可曰是自禍也事得寢廷議[illegible]輒持不可曰謀國惜財用獨不患轉輸費耶明初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米豆商人近邊[illegible]運以故耕者趨利邊地盡墾城堡倉廒增至數（視目前趨利兩字遠害者不可以謀國）萬淇以爲就邊納糧價少而商人有遠涉之虞不若於運司納銀價多而商人得易致之便遂奏請

兩淮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輸太倉銀庫收貯分給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兩雖得稍贏而邊地遂至荒蕪倉廒爲之日傾年例之銀官吏侵蝕散及軍士十僅六七糧價騰貴邊計日絀洪永之法不可復矣或曰淇與大學士徐溥同年厚善此議實溥教之而淇家居淮上鹽商皆其鄉曲故意主（云有不）便（公私皆無以自解）而不計其誤國也九年充廷試讀卷官忽眩仆於御座前遂致仕卒贈太子太保從子贄歷官刑部侍郎

李孟暘字時雍睢州人以鄉舉卒業太學祭酒邢

議爲言官所訐下獄孟暘率同舍生詣闕請代辭
氣激烈義聲動一時舉成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
事中奉使大同歸陳邊備十事多見採納所言民
兵事著爲令時占城爲安南所侵其國王遇害詔
遣使封其弟齊亞麻勿菴爲王未至而勿菴死其
臣提婆苔賄使臣取所封印意圖自王使還其國
人復推勿菴弟古來以請帝怒坐前使罪遣孟暘
往定之孟暘上言占城險僻安南未靖而提婆苔
又圖自王萬一弗順損中國威宜縱來使傳命古
來出境受詔使提婆苔歸所封印仍勅安南悔過

勿得妄有所侵帝以其言爲然孟暘留廣東數年
卒致古來於崖州定其封而還蓋成化二十年也
遷禮科都給事中弘治初出爲湖廣左參政進廣
西左布政使八年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
請改折勳臣祿米以省轉輸民便之進南京戶部
侍郎十五年進南工部尚書中官議修舊宮計費
以百萬孟暘曰國家定都北京爲萬世不拔之基
修此何爲議乃寢南畿織造多取資蕪課歲久爲
勢家所侵孟暘一清之于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
言者欲蠲蕪課孟暘言蕪洲人爭佃之其利可知

苟蠲其課而用不足則將加派於民是損本實而
益浮羸也人服其遠識正德初見權奸用事慨然
曰可以去矣抗疏力請致仕錫誥給驛月廩歲隸
如制卒年七十有八孟暘明經博學所爲文號南
岡集弟孟晊同榜進士官按察使以風節著
李衍字文盛隆慶州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兵部主
事歷遷郎中成化初出爲河南右參議檄所部戶
樹桑棗長吏歲上其數即用以課殿最農政具舉
內艱服除改理四川松藩糧儲見彭家河荒田召
問土人地可耕而棄之何也衆謂生蠻爲患衍相

要害設墩堡塹柵爲防民耕無擾時松藩有堡曰
張臘茂州有堡曰松溪往往爲生蠻所攻衍督兵
擒斬數百人蠻乃遁捷聞賜鈔幣灌縣都江堰壞
歲役夫四萬人修之吏因緣爲奸堰卒不成衍減
其夫十之八吏無所牟利不逾歲而告成久之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十六年進戶部右侍郎巡
視山海關兵備置牀子弩萬五千弩可射三百餘
步又設飛六不飛石各數十萬塹山城峭壁東西數
百里入爲左侍郎權尚書事府畿輔大旱穀不登
當輸邊者請折銀就糴穀踊貴衍奏請輸銀太倉

而以太倉米輸邊米價遂平二十年總督三邊軍
儲兼賑饑民時關陝不雨三年矣衍步禱輒雨引
涇水爲渠以溉田民賴其利還朝賜賚有加明年
爲本部尚書[illegible]遷倉條吏弊其名無骫法者衍
簡直[illegible]入不[illegible]曲雖權貴不爲掩護權貴人亦
多[illegible]之言官[illegible]交[illegible]刻遂致仕弘治五年以立太
子恩進[illegible]一品年七十四卒於家
林泮字[illegible]閩[illegible]縣人成化八年進士授南京大理
寺評[illegible]寺正以治獄名出知廣州府郡有藍瀵
諸[illegible]亂泮督兵入其巢擒斬[illegible]魁因圖其地

形[illegible]平之豐湖堡十三村民聚爲盜親入其
村[illegible]信盜悉化爲良民遷廣西參政督屯田
糧[illegible]遣糧三十萬莫能辦泮閱湖南米賤乃下
令[illegible]直[illegible]銀糴米湖南通糧遂足歷江西左右布
政使入爲順天府尹進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尋
進南京戶部尚書時劉瑾亂政大臣多以中旨罷
泮[illegible]出部勒致仕復坐以他事罰米二百石輸
邊泮性廉介歷仕三十七年歸無室廬寄寓僧寺
生平重節義知廣州時嘗過厓門山見大書刻石 卽此已可傳
上元丞相伯顏滅宋于此泮磨石改書宋太傅樞

密院使張世傑死節于此
謝士元字仲仁閩縣人景泰間進士授戶部主事
督通州倉上疏言事尚書年富器之時與閹宦抗
閹不勝忿計中傷士元去羅織士元罪卒無所得
出爲建昌知府大新學宮作禮樂器立觀德亭行
射法購書萬餘卷貯講堂建祠祀李覯表孝子節
婦閭爲敦化表忠勸學三圖圖系以詩俾絃誦知
嚮慕俗爲之一變先是民習僞訟士元至摹僞
券訟田宅推其豪者一人先入甫上券士元疾叱
之曰僞耳僚吏愕不知所以士元笑曰券今式而

所訟乃二十年事豈非僞耶民驚以爲神皆逸去
歲饑士元捐俸金爲倡勸富民開廩延羅民賴以
濟九載秩滿民詣闕上書請留詔加俸治事如故
以憂去服闋補廣信府永豐有銀穴久閟而處州
民常盜發動至數千人兵吏憚其驍獷皆自惜時
士元遷四川右參政將代或勸士元先去以避其
鋒士元曰見難而避無勇貽患於人不仁乃勒兵
循靈山以東趨之賊陽遁兵亦休且炊賊奄至進
刺士元傷左股血流洞韡士元裹創力戰獲其賊
首俘斬甚衆卒塞銀穴而還旣至四川東鄉故盜

數三㘭巴縣有司莫敢制士元督兵捕斬數百人盜幾盡衆議徙縣士元不聽曰盜不能遠畏有備耳樾縣吏修陴以士兵戍之卒亦無憂居六年以廷薦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有大小娃者將煽亂士元託行邊馳往指揮部署壁壘肅然賊大恐私幸其未發獻羊豕羅拜道左曰乃今得幸見公士元褰帷徐行命譯者揚言德威慰遣之事乃定先是輸邊者多爲姦利士元遣吏覆覈得逋米十三萬石有奇會大祲流民趨就食士元爲廣室十餘區廩以食之醫病葬死給歸者以符使傳食

至其家所全活數萬人弘治中以疾致仕又三年卒士元性孝友弟若姪終身不析居遇事不顧利害必達其志尤惡邪術在建昌南城民得石像蒙腐鼠置屋上羣鴉噪啄往來翔集民佯驚聚其隣觀之咸以爲神趨祀者日衆士元取其像碎于庭乃止士元喜論兵晚年好讀易作玩易軒所著有約菴稿數十卷

夏塤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廣西福建皆以除貪戢盜得名天順初清軍江西劾鎮守太監葉達不法狀直聲益著六年遷廣東按察使兩廣舊用兵守城時兵不足以鄉民代之塤曰疇無父母妻子願使舍其家以衞人哉悉遣歸民皆感泣曰夏公活我也塤復上言猺獞之亂脅民爲賊進則驅以當矢石退則殺之民之苦賊久矣今用兵不已饋餉日增恐外患未除內變先作此不可不熟慮也請慎選府州縣官撫綏招徠俾耕鑿之民懷恩固守脅從之衆聞風來歸又擇方面大吏總領其事則任專而人附今日急務莫切於此帝是之都御史韓雍等旣破賊凱還侈張供具塤徐進曰師以爲民乃以燕樂病民可

乎雍改容謝成化初遷布政使已徙江西人咸喜曰是能抗葉太監者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境連苗獠多劇寇塤立互知會捕法賊皆斂戢古州苗萬數徙居爛土已久有誣爲賊鄉導者廷議逐之塤亟奏曰馭蠻如馭虎狠靜則置之使不覺動則羈縻使勿爲患今方靜奈何動之事遂寢松茂請益兵塤謂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以精銳四千八百人更戍一無所增條上六事曰嚴責成以馭將慎舉錯以安民權事宜以制變量繁簡以任人重將權以禦寇欵設官攢以典出納皆撫馭要

訐尋引疾歸生平剛介廉潔未嘗詘意於人人亦
不得干以私好讀書職務填委未嘗少廢然頗涉
高亢且不耐事故卒以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鏶
字德樹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時李孜省亂政不欲
仕上書乞近府教職吏部尚書王恕惜其才不與
俾歸益讀書弘治初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御
史湯鼐給事中方向中書舍人吉人各上疏言時
政論劾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太監蔣琮等以直
節相標榜御史魏璋希吉意劾鼐逮錦衣獄辭連
智等鏶適謁選抗疏論救言文祥等皆以言得罪

夫言官無流竄之加不足彰其譽罪愈重名愈高
但非人主之福耳惟聖主優容之則言者無禍亦
無名名固歸於人主矣因極論劉吉等壅蔽言路
吉大怒矯旨併下詔獄尋釋之遂謝病歸家居十
年始起赴選時火篩入寇廷議急征勦鏶獨以寇
選人即能言大事如此使此輩居言路天下事豈足慮哉
患雖可憂而蕭墻隱禍尤切復上疏陳自家抵都
數千里間百姓流離賦役煩苦勢豪橫害與有司
不能鎮撫歷叙其饑饉流亡之狀且引宋太祖燈
宴為戒乞移見在之冗費助軍需勿取已困之民
財充妄用疏入不報尋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守備

太監違禁受民詞疏請奪其權復不報乃請假終
養嘉靖初詔起用以老辭年八十餘卒初父塤撫
四川時鏶方弱冠即爲詩以盈滿諷塤欣然解組
歸五年而歿當是時塤父子皆以清節直行著於
東南

遇事則直前遇官則恬退世少此人

邢表字居正文安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獲嘉知縣
民狡獪多盜表專結以恩信均徭薄賦復流民七
千八百戶擇民間俊秀子弟建社學教之久之境
內無盜以治行高等擢彰德知府調衞輝歷山東

布政司左叅政進右布政使以憂去服闋補四川
値旱災道殣相望修常平倉法出庾廪賑恤全活
數萬弘治三年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
地表言川事之壞由土司之驕湍也且制苗未可
純用漢法而貪帥往往好爲激變以邀功名諸偏
裨又多紈袴子弟柔脆不任馳驅以故竊發本易
制也必縱之而使張即大創亦易舉也又必弛之
而使蔓蓋不蔓則無以糜大官之錢不張則無以
爲封拜之地此西南諸蠻所以易戢而難靖者職
斯故也乃簡壯勇充部伍誅首惡安反側置戍建

堡烽堠相望于是伏莽遂息又言大荒之後繼以
大兵民乃艱食亂是用長竊謂屯田不舉非所以
計久遠也顧屯法之不行者緣歲有豐歉而租無
增損一遇凶荒穀未登場追呼已迫此邊陲所以
饒可耕之田而草萊滿望荷戈之士不免庚癸之
呼也今與軍民約課耕不課稅俾沿邊曠土盡力
闢墾粟多則價賤以銀易粟農民無輸將之苦而
邊儲無匱乏之憂此百年無弊之道也奏上報可
行之二年得羨穀數萬會有建昌之役戎服臨陣
者八閱月以疾卒于軍歿之日家無餘貲軍民縞
素者數月

一傳雖若無赫赫然之蹟而勁潔雅素使循良
高蹈之節畢見無遺不媿良史

王驥楊寧侯璡王越列傳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
有膽畧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使山西奏
錫鹽池逋課二十萬人皆德之遂遷其省按察司
副使召入爲順天府尹擢兵部右侍郎時承平久
軍政漸弛驥以整飭戎備爲已任奏減內外衛所
及王府護衛餘丁之在營者又定陝西衛所軍士
更番操練法九載進尚書坐議邊事遲五日期與
侍郎鄺埜同下獄尋釋之正統二年阿台朶兒只
伯數侵掠甘凉諸邊諸將莫能禦於是英宗命驥

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
安敬爲偏將驕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寇
至魚兒海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
還曹翼言狀英宗審勑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
以狗驥故秘之而疾驅至軍中大會將士方就列
問諸將曰曩大軍追敵逗撓誤事者爲誰諸將伏
地頓首曰諸將皆無狀然先退者都指揮使安敬
也驥命縛敬立斬轅門下而顧都督蔣貴曰公爲
大將遇敵輒引退亦當死貴惶恐伏地不敢仰視
久之乃稱詔責狀以聞一軍股慄遂大閱將士分

兵晝地使諸將自爲防禦會別部把禿孛羅寇莊
浪都指揮魏榮遂擊走之而盡收其男女駝馬以
歸軍爲之一振驥以二月出八月還京阿台尋復
入寇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爲副而特命
驥往監督諸將悉取進止驥諜知寇營所在乃選（何異叙衜）
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直擣狼山而自與任禮等（青之用武關車時）
率大軍爲後繼且謂貴曰勉旃不成功無相見也
貴遇寇於石城擊走之驥曰寇未大衂驟退且復
來使我疲於奔命非計也乃令貴復帥精騎二千
出鎮夷關晝夜兼行追及大敗之得其左丞及裨

將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
千計驥與任禮兵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
五人萬戶二十人招降部落數十帳窮追至黑泉而
還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
赤三十人駝馬甲兵稱是是役也分道出塞期會
夾攻轉戰二千餘里阿台走死論功貴禮皆封伯
而驥以兵部尚書兼支大理寺卿俸尋詔還理部
事六年有麓川之役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
一郡宣慰司土官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遣將討
之不利廷議遣官招諭而王振方用事喜功名驥

知振指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紬廷議拜蔣貴爲平
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
之轉餉半天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
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會天大暑衆請按兵
驥曰賊方熾毒吾民敢阻軍者斬於是部署諸將
至金沙江分軍三路擣上江寨上江賊扼塞攻三
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乘勢力攻斬首五萬餘
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賊乘險自守驥督兵深
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敗其象陣於泥溝
等拔摩泥寨長驅抵麓川俘斬及溺死者數萬思

任發奔緬甸以大捷聞而是時維摩土司韋郎羅
僭稱廣新王詔驥移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
也遣偏師壓其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驚潰韋
郎羅走安南即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王大懼
斬其首并縛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司儂郎與
抗正交惡搆兵十餘年驥移文諭之立解師還帝
遣戶部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
賜宴奉天門封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予鐵券
世襲指揮同知賜賚逾等貴亦進封定西侯驥自
是以勳爵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而是時思任發

尚賓緬甸其子思機發。率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于是驥率都督冉保、毛福壽及定西侯等、會木邦等蠻兵進討。而思機發走入緬甸。竟不可得。僅縱兵擒其巢。俘其妻子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二。立隴川宣慰司而還。驥加祿三百石。貴五百石。亾何思任發爲千戶王政所殺、而思機發兇暴益甚、數入寇、時定西侯巳死、復以驥爲總督、宮聚爲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直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潛渡破之。賊又立柵於鬼哭山巔。驥縱火。連破諸寨。墜崖谷死者以萬計。而竟不能得

思機發。當是時王師屯孟那。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又千餘里。諸蠻見大軍。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而窺大軍亦欲還。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誓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乃班師。議者。頗咎驥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雲南訓導詹英抗言驥等多役民夫。麾下大軍一日起行。互相蹂踐。又每軍負米五斗。跋涉山谷。不勝其苦。自縊者多。師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縮朒不敢攻。指[illegible]

路宣翟亨等。侯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主之。僅停奬勞而巳。尋改驥爲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魁劉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再加歲祿百石、子世券、土木之難、廷臣劾振、因連驥、景帝以驥多功、置不問、復召爲總督南京機務、南畿素習偷惰、戎務廢弛。驥至。一以所馭軍法教之。而尚書于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帝雖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閽人。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畱四人。驥獨畱六人。驥老。且八十。躍馬食肉。縱酒。盛聲伎。

如故。會石亨等奉英宗復辟、驥與焉、仍召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光祿大夫、柱國、數月、請老、又三年、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瑺嗣、瑺卒、子添嗣、添尚嘉善長公主、卒、子鋐嗣、鋐卒、子瑾嗣、瑾卒、子學詩嗣、學詩卒、無子弟學禮嗣、從驥南征文吏中名最著者、爲楊寧、侯璡、

楊寧、字彥謐、歙縣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正統四年、朝廷命將討思任發、寧隨行、次麓川、賊遣人僞約降、衆皆喜、寧獨曰、兵未加而敵降、是誘

我也衆以爲迂因請督運金齒已而郎收衆以失
機譴寧因此知名遷郎中十六年兵部尚書王驥大
舉伐麓川仍以寧行師入境寧督戰攻賊上江砦
矢石如雨寧戰益力遂克之進攻沙木籠山賊柵
險拒守寧曰賊狃于前勝當多方分其勢使不暇
併力乃可圖也驥從之令諸將並進連破七寨事
具王驥傳師還超拜刑部右侍郎九年參贊雲南
軍務至鎭練兵伍督屯耕有土目恭項者嘗隨征
有功寧奏置隴川宣撫司以項爲宣撫人皆悅服
時朝議以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諸蠻或謂其

地險惡多瘴癘不可城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恤
其他卽往相地度工勵諸將士月餘而工畢因建
學舍選生徒令務學以變其俗境內化之十一年
召還復命巡撫江西時浙閩東粤寇盜並發江右
當其衝寧按郡縣增修城垣練兵爲備賊有侵軼
者輒擊斬之皆畏避不敢犯寧益鎭以簡靜暇則
徧歷諸郡宣上德意詢求民瘼遠近以安景泰初
入爲禮部尚書與胡濙同治部事未幾以足病調
南京刑部尚書天順改元致仕歸踰年卒年五十
九子偶以寧麓川功授嶽州府世襲千戶

侯璡字廷玉澤州人少慷慨有大志舉山西鄉試
第一宣德二年成進士爲行人會四川雲南廣西
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決命璡往悉爲更正而還帝
以爲能尋副禮部侍郎章敞使交趾抵關關門甚
卑監先驅者請傴而入璡不可曰此中國所謂狗
竇也土人出入固當豈敢以辱天使請從此還交
趾人爲毀關乃入由是事璡益謹及歸毫髮無所
受遷兵部主事嘗從會昌伯趙安尚書柴車等出
鐵門關禦寇有功進郎中尚書王驥討麓川璡參
軍事賊攻大侯瑛州璡率偏師往救令曰賊驕矣

我宜速戰掩其不備可破也卽麾兵亟進賊出不
意大潰斬首萬級遂乘勝下石甸等十餘寨時驥
至麓川賊據險監軍不得進璡由高黎貢山兼程
夜行與大軍合壓其巢遂平麓川師還拜禮部右
侍郎亾何遂代楊寧鎭雲南予勅便宜從事會再
討麓川餘黨璡引偏師由平崖南襲思機發所居
寨獲其妻孥及輜重萬計捷聞遷左侍郎母喪歸
葬畢促還鎭尋改兵部左侍郎時思機發竄孟養
復命王驥南征璡與都督張軏分兵進勦抵金沙
江造船先濟斬獲功爲多還鎭雲南景泰初遣使

賚勅嘉勞值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城中食且盡命璡督軍往討時普定圍急乃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都督田禮以兵來會克龍里寬城羊腸楊老諸寨新添平越諸圍俱解捷聞加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諸苗時暑雨進兵中瘴癘舁至普定對將吏無一語及私惟飭以會兵進勦無遺民患而已遂卒年五十有三帝聞甚悼惜之歸其柩於澤州官爲營葬焉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博涉書史爲文章援筆立就

善騎射好談經濟大畧年二十六中景泰二年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旋風掣其卷颺去監試御史爲言得給卷畢事逾年朝鮮貢使至攜所颺卷以進景帝見越姓名請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因授監察御史英宗復辟毎視朝見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特遷山東按察使大同報警議置巡撫帝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弃巳撫宣府吏部乃以越請延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帝望而喜曰此非快御史耶可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邊警稍息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卒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還京病良已成化三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襲破敵於崖窰川又破之於黃草梁進右都御史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後坐擁旄纛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跳盪武騎爲腹心親與寇角或設伏邀擊破之故所至有功九年十月同武靖伯趙輔統兵搜套越諜知滿都魯孛羅忽亂加思蘭等渡河分寇西路而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將精騎五千襲之（寫得英氣烈烈）出榆林過紅兒山蹹白鹹灘兩晝夜行八百二十里將至分兵千人

爲十伏而身與寧等張兵爲兩翼薄其營大破之擒斬三百餘級獲女稺駝馬器械無筭焚其廬帳而還滿都魯方行剽至韋州輜重充溢以牛車爲營衛越命副總兵王璽等邀擊之斬其紅衣三驍將衆潰圍而去明日總兵劉聚又伏兵敗之於三坌及歸而廬帳妻子畜産皆蕩盡乃相顧痛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自滿都魯等據套以來朝廷三遣大將聚兵八萬費軍需巨萬皆莫敢深入當此之時越爲奇功加太子少保總督三邊未幾徙鎮固原自以功大賞薄爲尚書白圭所抑快快

稍疾請還京師命與李賓同掌院事兼提督十二
越功大賞薄祇心願圖卽歿于汪直以自見
團營因請移所加官爵賞破紅鹽池將士不報進
飼其倖賞祿等擅家自失威柄有以驅之也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時太監汪直用事年少好言
人主御將可不慎哉
兵越陰附之適大同告警詔保國公朱永爲將軍
越爲總督直監其軍越至大同大破敵於威寧海
子而永無功論在永傳擢聞封奉天翊運推誠宣
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仍兼左
都御史錫券世襲越既受封宜就西班御史許進
等引王驥楊善例奏請仍領院事而越亦自願列
故班許之尋復出師至大同適寇從山東堡入越

縱兵擊之於黑石崖擒十八人斬首百級獲馬七百
餘匹詔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
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以直
在事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事總督
五軍十二團營兵馬竟就西班且望侯矣汪直任
事久爲其儕偶所忌而大學士萬安劉吉皆側目
於越復命越爲將軍同直出宣府禦邊事平越等
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寇入河西清水營諸路越
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墥兒山參將支玉敗之
於大宬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三

人斬首三百餘寇亦創懼不敢近邊論功僅加祿
米五十石而直賞亦薄尋改征西將軍鎮大同不
得稱大帥猶與直共一鎮安等復請移越帥延綏
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
調直於南京御馬監直既行則奸大露給事御史
交章糾直因並糾越詔削官爵追誥劵徙置安陸
州盡奪其諸子官越既敗一時朝士大夫雖快其
去然亦有謂罰太重非平者又其在臺端所旌拔
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大官而故吏將佐多貴顯
時時稱越才弘治元年赦還尋上書自列冤狀會

有左右之者孝宗命以左都御史致仕越姿表奇
敘進一段風神奕奕使人不厭作史須以下看
邁議論英發久歷邊陲於敵情誠僞將士勞逸無
不瞭如指掌對陣意思安閒謀而後發其自奉若
諸侯王而御軍恤士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
知所從人亦樂爲之用又長於吏事剌案章奏口
占授記悉中條理下至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
貫通越既以功名自負遂破崖岸而爲之軍行過
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
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以歸一日大雪在
延綏張燈豪飲氈帳中使諸伎抱琵琶捧觴而一

千戶詗敵還即召入與譚敵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譚則益喜命彈琵琶侑酒并金巵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汝無妻乎以與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使紅鹽池之役夜襲滿都魯帳將至暴風起塵翳目衆或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歸而猝遇敵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遂下馬拜之功成推以爲千戶越在安陸與還濟獵射張飲聲樂如常時而其進取志不少衰家近京師得通於貴倖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言

官論罷又數年火篩犯邊兵部言宜得一重臣往勳吏部居濂以越名上帝召陛見進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賜勅許便宜行事越至軍督將出戰斬首捕生過當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因請以兵援哈密復其王思立功還故爵事未行會中貴人李廣敗言者頗牽連及越以憂悸卒於甘州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諸子皆官衛指揮使初越在時人多咎其好事貪功開邊釁及越死而帥卒懦弱其冒功費財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二王固是可惜人無如功名之念太急耳非寧靜無以致遠負才者最宜三復

李時勉陳敬宗謝鐸魯鐸趙永劉鉉列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童丱時即知嚮學輒以聖賢自勵曰顏四勿曾三省吾則何人敢不加勉稍長益自刻勵常冬夜讀書以衾裹足納桶中達旦不輟遂博涉經史舉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與修太祖實錄以憂去服闋授刑部主事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改翰林院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同侍講鄒緝條上十五事多見採納尋坐謗下獄得釋仁宗時復上書言事觸忌諱帝怒甚命武士縛至便殿以金瓜撾之脅折仆地舁出復

蘇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又明日下詔獄時帝已疾亟時勉疏寢不出其語秘世莫得而知也宣宗立以時勉戇言抵先帝狂率無人臣禮命左右就獄縛時勉入訊必殺之已又令錦衣王指揮即縛時勉斬西市毋復入王指揮趨從端西門出而時勉已爲前使者縛入端東門相左遂得至帝前帝一見盛怒急令誦前奏何語時勉誦至六事止言曰天威嚴重臣已不能記憶帝色稍霽曰是第難言爾問草安在對曰焚之矣于是帝意益解更以時勉爲忠臣立釋其縛復官侍讀尋遷侍讀學士帝

幸史館循故事撒金錢于地眾皆俛首拾取時勉獨植立不動帝乃出袖中餘錢賜之他日又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曰時勉卿非朕安能飲此酒哉時勉頓首謝正統三年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尋遷國子監祭酒時勉性方嚴然在太學又不專尚苛切務以平恕得士心其立教一倣宋胡瑗遺法隨才成就之齋舍中燈火徹曙吟誦聲相答諸生貧不能室者病不能藥者死不能斂櫬者悉出俸錢營助以是士爭自勸勉視時勉如父母會王振用事朝士多造門時勉獨不往及振奉命詣

文廟進香又抗不爲禮振心銜之未有以中也先是彝倫堂前有大樹旁枝頗妨諸生班直時勉命芟之振因矯中旨以擅伐官樹爲時勉罪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荷校監前官校至時勉方課士東廂徐召諸生前面定所業高下顧其屬曰以此揭之榜俾有所勸懲語畢乃行神色自若諸生號泣走闕下請救有石大用者具疏請以身代諸生皆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所使詗事者聞諸生語不平恐激變適會昌侯孫忠亦因太后言帝事乃釋會昌侯者太后父也時方生日太后使人須

賜其家侯因附奏臣今歲殊不樂問其故曰比年
每得公卿爲賀李祭酒不過一幅帕絹然得此人
一至爲榮今公卿皆集獨祭酒爲朝廷械禁座中
無此客故不樂太后乃語帝曰祭酒貴臣奈何辱
之帝亟命出時勉時已荷校三日帝初未之知也
時勉既得出自念奉天子命表率多士朝廷固當
以禮接之徒以失閹寺歡乃致囚辱師道廢譃不
尊欲留恐再辱遂力求去帝不許復累章懇請歲
輒三四上至十二年乃賜金帛馳驛以歸時勉將
就道士大夫皆祖帳都門外太學師生具旗幢鼓

樂送者幾三千人無不泣下者王直見而嘆曰二
疏以後未有此也既歸家貧不能自給及聞帝北
狩悲慟遣孫驥詣闕上書言選將練兵親賢遠佞
復讐雪恥數事景泰優詔答之遂以是歲卒年七
十七巡撫都御史韓雍爲請謚於朝下禮部議尚
好會書不公則議格矣
書胡濙言時勉官止四品而學行無媿古人宜如
雍請謚曰文毅成化五年追贈禮部侍郎改謚忠
文石大用豐潤人在太學久未知名時勉被逮號
于衆曰師猶父也今罹難爲弟子者忍坐視乎倡
諸生伏闕請代衆初難之大用曰朋友急難况師

乎獨自閉門草奏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時勉奉
朝命爲太學師今以細故械首囚辱事關綱常且
年幾七十更值炎暑臣恐其死亾無日伏乞容臣
代以全師生恩義諸生隨之者數千人於是大用
一日名重都下未幾舉鄉試官至戶部主事

敘兩受禍處如書

論曰時勉當仁宣之世瀕死者再矣其不死者幸
也然使時勉遇暴主批逆鱗以死亦無足深怪二
君明之令主而遏其怒幾殺直臣杜諫諍之門沮
敢言之氣其爲主德累豈細哉昔伊尹之告太甲

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甚矣人主於逆耳之
言不可不深思而熟審之也

此論專戒聽言者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蘩知德興縣有聲敬
宗舉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與修
五經四書大全改翰林院侍講獻北京賦及爲善
陰隲頌十七年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其
冬甘露再降孝陵松栢復爲頌以獻敬宗文辭典
雅甚爲帝所稱賞母喪歸宣德改元召修成祖仁
宗實錄尋擢南京國子監司業秩滿遷祭酒敬宗

持身嚴、雖燕居未嘗有惰容。其在太學。力以師道自任。訓士規範。肅於朝廷士事。敬宗亦如對君父。諸生會食時言笑稍失次。即令待罪堂下。不少貸。以故始或有怨者。然久之無不安習其教。北雍生徒聞敬宗名。至請于朝。願改而南從卒業。襄城伯李隆雅重敬宗、知其善飲、時時置酒延款、一夕飲過劇。兀坐豎頹中。言貌儼然。如未嘗飲者。人或微伺之。見敬宗拳握甚謹。其自檢攝如此。嘗考績至京師。王振欲見之、令侍郎周忱致語、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而私謁中貴。諸生即不我知。我何面目對諸生哉。忱乃謂振曰、敬宗倔強。未可以力致。獨其書法高。公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必來謝。見之易矣。振遂貽敬宗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幣。終不往。在太學二十餘年。其所教士。有位至卿貳者。敬宗獨久不調。蓋以此也。吏部尚書王直嘗欲用為刑部侍郎、敬宗謝曰、忝與公為知己。奈何釋俎豆之事而辱以司空城旦書乎、直乃已。景泰初致仕、又數年卒、年八十三、後追贈禮部侍郎、謚文定、初敬宗與李時勉同在翰林、袁忠徹善相、嘗令並立、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敬宗儀望魁偉。美鬚髯。時勉貌稍寢。又短小。人或未信。及二人皆官祭酒。並負重望。時勉寬平。得士心。而矜嚴好禮。則推敬宗。一時稱為南陳北李云。

謝鐸字鳴治、台州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成化中、累官侍講、嘗奉命校理通鑑綱目、因言宋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不能推之政治、終無救于敗亡之禍。願陛下親賢講學、窮理修身。以立大本。毋為二君之徒。好帝御經筵、鐸進講中庸誠之之義、以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行仁義而閨門多慚德。為不誠。梁武好佛法。唐德宗任盧杞。不審於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否。為不能擇善。唐明皇開元之政。幾致太平。末年乃溺于所愛。憲宗削平僭亂。後乃信方士迎佛骨。為不能固執。反覆引喻。蓋以諷諫也。帝善之而不能用。尋以丧去。既終制。稱疾不起。弘治初、起修憲宗實錄、未幾遷南京國子監祭酒、條上修明教化六事、其一正祀典、請進楊時從祀、而罷吳澄、以澄忘宋事元故也、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仍留如故、其明年、遂請致仕、家居久之、言者交

爲卽家拜禮部侍郎掌祭酒事鐸念求退得遷非義所安固辭乞舊官供職不許時章懋亦被召爲南祭酒兩人俱以學行重天下南北之士皆以爲得師云鐸嘗以太學人才所自出不可不清其本請禁納粟納馬之例又以士能飭廉隅恥趨競皆在上者有以養之監故有羨金悉籍之官均贍學宮生徒不私一錢在南時搆東西書庫樓庋經史鏤版於北則拓廟街市廬舍三十餘區爲博士助教講肄之所十六年引年請老詔特予告正德初大臣復有薦鐸宜大用者劉瑾勒令致仕五年卒

贈禮部尚書諡文肅鐸生平學問以綱維人倫爲宗以剖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遺外聲利爲情嘗擬皇明鐃歌十二篇上于朝以鋪張太祖功烈之盛又上烈祖詩十二章以爲繼述守成之助皆傳于世嘉靖中禮官復議祀典竟從鐸言罷澄從祀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鐸性廉靜閉門自守不妄與人交武宗立出使安南餽遺一不受安南人稱歎還遷國子監司業累擢南祭酒尋改北鐸屢典成均教士切實爲學不專章句嘗以師嚴然後道尊士有假歸廢學者痛加訓飭必使悔過乃已人皆肅然久之謝病歸有終焉之志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言祭酒師儒之長前代多以德器醇厚者爲之誠爲國育才以化民成俗非細故也伏見前祭酒魯鐸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崇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聖明踐祚正育賢成德之時如鐸者宜如孝宗朝謝鐸故事特賜召用以爲多士矜式乃復起爲南祭酒踰年復請致仕累徵不起卒諡文恪鐸以德望重于時居鄉日有盜

掠人牛馬或紿云魯祭酒物也立縱之去大學士李東陽生辰鐸與趙永皆其門生也相約各以二帕爲壽比檢笥已亡有徐曰鄉有饋乾魚者盍以爲烹魚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其風致如此

趙永字爾錫臨淮人與鐸同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復與鐸相繼爲國子監祭酒師道甚著世宗幸學永進講大禹謨敷陳剴切帝屢目屬之尋遷南京禮部侍郎大學士楊一清重其才欲引以自助乃爲他語挑之永正色曰可以褻冕汚吾道

平遂請致仕去時人皆稱其廉介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彌月而孤事母以孝聞永樂中以善書徵入翰林舉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錄遷兵部主事正統初再預修宣宗實錄遷翰林院侍講以內閣曹鼐薦教習庶吉士正統十四年進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景帝再攝諸司勸進鉉獨不署名鉉同郡人楊翥以故郕邸長史入朝主鉉家帝數召見翥內殿翥薦鉉及呂原可大用帝以疏授中官朱某曰識之久之莫問也會中官病延醫盛叔大既知其爲長洲人

因曰長洲有劉先生寧識之乎曰劉鉉學士耶古貌人也中官曰上知之行且大用之矣君幸爲我邀來一見可乎盛退告鉉鉉不懌曰上奚從知我必翥言也主於我而言我豈彫琢我哉且我見中官何爲終不往當是時易儲之議漸起會禮部兩侍郎缺廷議擇可任者帝命取翥疏送閣中大學士陳循因擬鉉江淵阻之曰此素不能任事乃更用編修薩琦鉉聞而喜曰江公知我未幾遷國子監祭酒及景帝立子見濟爲太子廷臣皆具表稱賀鉉獨否司業謂鉉百官俱賀國子監獨無可乎

鉉正色曰成均以課士則可以表賀則不可遂止英宗復位閱易儲賀表獨無國子監官名問大學士徐有貞曰爾時祭酒何人有貞以鉉對召見文華殿歎息褒嘉良久曰遂煩卿傳太子遷少詹事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恭鉉在翰林與王璲同時璲爲文若宿成鉉必淹時乃就然沈至深切期於經國臣主璲亦不及也在太學規條嚴整與人雖造次未嘗一語出於浮薄若同官子弟見焉拜起必如禮性廉厲不治產業楊士奇嘗至其居湫隘無以容足徘徊太息而去子瀚嚴毅有父風官

至按察司副使孫棨以任子爲郎至太常卿

數祭酒皆以嚴正風骨勝而鉉更冷峻文以本色語繪之其氣猶嶽立紙上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十三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簣山評

羅通羅亨信馬昂寇深王來列傳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曾祖仲淵、國初以富民徙實京師、永樂中上書言事、成祖嘉之、仁宗監國時、嘗請東宮白江寧上元兩縣令冤、仁宗稱爲長者、通弱冠舉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四川、蜀藩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悉收之、始蜀中士大夫見通年少稍易之、至是皆驚服、通一用璽書以威嚴爲治、還朝、偕諸御史請罷巡邊、忤旨、未幾、會交趾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獠新附、不樂受約束、中朝士憚往、乃詔御史尋三級知交趾諸州、而通得清化、無何、黎利復叛、而成山侯王通兵敗、擅與利媾、檄割七城與利、清化亦在割中、通怒曰、王通不受上命、喪師辱國、此誠通生死所耳、于是獨不與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人來攻、通出奇大敗之、賊不敢復嚮清化、踰年、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率吏士歸、交趾事大壞、帝怒、收成山侯論死、贖爲庶人、餘罷斥殆盡、而獨引勞通、改戶部員外郎、遷兵部

郎中、正統三年、從尚書王驥北征、坐事下獄、久之、謫容山閘官、調東莞河泊所、景帝即位、邊事棘、廷臣有以通名薦者、召復爲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通上言、臣竊見鄧艾取蜀、蜀守成都、備艾、艾從劍閣緣崖而入、蜀破、而守成都者猶不知、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鎭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秦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一失守、則敵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百三十所、須多方設備、京師乃固、又乞命大臣總督軍務、帝即擢通副都御史、便宜行事、已而也先擁衆入塞、破紫荆關、直犯都城、尚書于謙等營德勝門、力戰却之、尋復通居庸、甚急、會天大寒、通令老弱汲水灌城、城冰堅滑、不得近、七日乃走、通追擊大破之、捷聞、賜璽書褒獎、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通計宣大諸路關口墻柵爲敵殘破、請勅石亨自紫荆出大同、楊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統督官軍堵塞修理、因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敵勢、都城之戰、斬獲幾何、而冐濫陞賞、又言拖玉珥貂者、皆全軀保位之臣、曾無報國奉公之志、與謙等忤、未幾、也先

復寇宣府謙因言宜選謀畧大臣往鎮山西楊洪
亦乞遣文職重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樁營護山
西俔運廷臣推通往通意不樂請與謙洪同行帝
仍以命通通提兵至懷來逐寇出長安嶺外師還
協贊京營軍務四年進左都御史旋加太子少保
景帝不豫石亨張軏謀復上皇密語通通曰竊觀
天象事必濟予老矣不能從諸公好爲之壽遭喪
歸天順三年起復右都御史未幾致仕年八十餘
臨終諸子進藥通曰羅通生死豈在草木哉成化
中隆慶州父老詣闕頌通功勅祠居庸關邊人以

通爲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永樂二年進士授工科給
事中坐事貶交趾洪熙初起爲監察御史巡按畿
內有聲超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二年阿台
朶兒只伯擾邊參贊陝西軍務同都督蔣貴等率
師搜捕貴等駐師魚海逗留不進亨信至其營讓
之曰公等受國恩甚厚握重兵臨敵退縮安用公
等且公等特畏死耳死國法孰與死敵貴等色變
佯應曰諾然終無進兵意亨信乃上疏曰臣等奉
命出師以陛下神靈士卒用命芻茭盈積車中充

滿一鼓而進賊必成擒都督臣貴等逡巡不發老
師玩寇遂無成功今水凍草枯宜且休師多遣間
諜探賊所在請俟來春專命重臣量調精兵約會
寧夏軍馬仍從魚海分道進擊庶賊首可得邊境
可寧帝以章示尚書王驥併下貴等貴等感奮明
年戰千石城大捷東西夾擊千有餘里斬獲無算
阿台朶兒只伯以數騎遁論功進亨信祿一等賚
白金文綺先是遭父喪請歸帝令奪情視事至是
始命歸葬賜楮幣千緡令事竣還朝巡撫宣府大
同總督屯田十年進右副都御史前後奏汰冗官

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皆報可又言臣觀瓦剌情
狀惟俟釁端欲爲邊患請修各衞城堡以防深入
宣府距懷來二百餘里空濶無援請于淨水坪立
馬營移保安衞美谷所于沙城西互相聯絡而於
險阨峪口各立關隘於計爲便時議難之石亨請
科大同四州七縣民三丁之一爲兵亨信奏止之
又有詔令宣府諸衞軍餘田地量畝起科亨信言
塞北諸軍防邊勞苦其餘丁無他生業惟事田作
冬春迎送瓦剌使臣秋月修治關梁斥堠不遑休
息一歲在田不過數月耳邊地磽瘠霜早收薄若

徵其稅則人不復耕必逃竄他所軍必攜貳誰與
共守帝嘉納之十四年轉左副都御史會土木變
作廷議徵宣府兵入衛官吏各率其民棄城走亨
信仗劍坐城門下令曰敢出城者手斬之又進諸
將而誓之曰朝廷付亨信以此城亨信以死守之
而已顧諸君無懷他志城中老稚聞亨信言乃稍
定也先奉車駕至城南傳諭開門亨信立城上語
曰吾奉天子命守此城不敢擅啟閉也先引去當
覘其時之難爲則功爲甚偉
是時天子既北寇日薄城下闔門左右皆爲戰場
積骸偏山谷而朝議紛紜未定擁兵之將愕眙蹴

踖亨信以孤城當其衝外禦強寇內屏京師卒能
全城還報天子景泰元年以年踰七十乞致仕不
許是秋入京陛見辭益力免冠叩首上見其着兜
鍪處顛髮皆盡乃許焉歸八年卒年八十有一
馬昂字景高滄州人貌魁梧鄉舉授序班正統初
擢監察御史整飭大同兵備刑部失囚尚書以下
俱獲罪超擢刑部右侍郎改副都御史參贊甘肅
軍務劾都督王喜玩寇罪喜坐謫戍亦斥蒙古罕
東諸番屢掠人貢駝馬昂率兵邀擊之擒其酋某
泰初以疾乞休帝不悅命致仕未幾兩廣總督王

翺入爲尚書起昂總督軍務兼巡撫兩廣昂至擒
賊渠周鐵等獻俘京師進右都御史又平斗峒賊
改左都御史未幾復乞致仕入見留巡山西諸邊
還掌院事天順初進兵部尚書帝素偉其貌又以
李賢薦甚眷之石亨敗其黨冒奪門軍功者盡削
職又悉調老弱軍官于外而行之有次第不驚擾
昂力居多五年陝西邊警總督與懷寧侯孫鏜西
征師且出會曹欽反夜戰于東華門外竟斬欽以
功加太子少保世錦衣衛百戶仍掌部事自是寵
遇日加珍奇文錦之賜勳戚莫敢望焉成化初調

戶部尚書與都御史林聰等點閱京兵檢精銳爲
十二營更番教練又定將領黜陟之制議皆自昂
發之未幾以星變致仕昂屢任邊陲曉暢兵事英
宗委任昂與吏部王翺埒每召見詢將官短長用
邊鎮巡撫必令李賢王翺與昂議故一時邊鎮督
撫多得其人及爲戶部亦欲理財裕國顧會計非
其所長功名損于兵部時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謚
恭襄錄子忠國子生恕錦衣世百戶
寇深字文淵真定唐縣人幼機警永樂中以諸生
上書告鄉人謀變得召爲國子生時有言山東饑

義多積弊遣中官陳保往察之求國子生敏練者得深與俱深會計精詳保甚喜還朝聞之於帝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盡心刑獄大臣亦稱其才正統初以薦遷山西按察司副使錄囚諸郡奏釋五十餘人十一年四川松潘不靖守臣請選才勇武臣出師勦之帝方以撫循爲意雅不欲用武臣乃召深同鴻臚寺署丞祁全往撫諭未幾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松潘兵備至則奏請諸將徐貴郭禮孫敬畫地分守而悉聽鎮守都指揮僉事王杲調遣經畧稍定即率兵破賊砦擒其渠魁械送京師諸

番讋服乃相其要害建關堡城池六十餘所哨臺三百七十餘座平治險阻開通餉道邊境晏然以功進左副都御史有綵幣白金之賜尋改提督遼東軍務深爲人剛果遇事敢任在蜀旣樹威名及往遼官屬皆畏憚而深顧稍尚寬和衆加悅服妖賊李福惠聚衆鼓亂深遣都指揮周英捕獲之景泰五年有邊寇深分遣將士追勦頗有斬獲威名益振深在邊歲久以母老累上章乞歸不許七年還京議事時母年九十餘矣深懇請歸省至家母已病篤服闋進左都御史當是時邊疆多故帝以深歷練既久雅重之嘗召訪政務呼老寇而不名然深無學術晚年益嚴刻忮急睚眦必報百僚震憚初善事曹欽父子已而漸疎欽頗恨及深掌憲職而十三道御史連章劾欽欽益恨之次骨未幾欽反執深深不屈遂遇害年六十九贈少保謚莊愍

王來字原之慈谿人偉姿貌倜儻不羣少隨父居金谿里中有叢祠俗云善爲人禍福羣惑焉來谷勞其象燬之撤其祠父桓洪武中爲盧氏知縣以老歸嘗爲武弁誣搆下於理來甫弱冠即上書白

父冤宣德二年舉會試乙榜授新建縣教諭先是王府時祭多以生員充樂舞生來請以道士易之著爲令以薦擢監察御史巡按蘇州勅偕巡撫侍郎周忱考察官吏中有請自上裁語來曰貪官汙吏當去即去之遲留何爲請易勅奏上從之中官陳武假挾太皇太后懿旨橫江南來擿其與詔不合者將劾之武懼爲稍沮還愬於帝翼日朝罷帝問都御史顧佐蘇州巡按爲誰佐以來對帝曰識之後毋失此人也正統初少師楊士奇薦爲山西左叅政廉明練達事至立決巡撫侍郎于謙亟稱

之將舉以自代然剛銳太過時傷嚴察為當道所
不容遂調廣東左參政十四年遷河南左布政使
有言周王將謀不利者朝議討之來力陳不可自
詣王宮歷歷陳禍福王悔悟闔宮痛哭急讓還護
衛卒以自贖事乃解河水溢且齧汴城來築堤捍
之城以無虞景泰初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
河南湖廣尋進都御史兼大理寺卿苗民亂黔楚
間官兵連歲撲勦不得滅命來往總督之來馳至
湖廣沅州分兵九萬八千為五哨進逼靖州連戰
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走匿香爐寨寨懸萬山

中陡絕不可上來審嚮導樹木柵架飛樓以岔鎗
火箭晝夜夾擊發巨礮裂其崖石拔寨生擒賊首
韋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餘悉撫定遂於貴州清
平道上刻石紀功曰平蠻恩信碑師還帝召見便
殿慰勞之遷南京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天順初
致仕成化六年卒於家

林聰葉盛朱鑑李侃沈固程信列傳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刑科給事
中景帝即位劾光祿卿奈亨附王振得卿寺亨坐
罷去又劾總兵官孫鏜楊洪石亨不協降勅諭之
景泰元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劾駙馬都尉石璟橫
奪民田璟坐免官時司禮監金英家奴李慶殺人
法司莫敢問聰劾英怙寵并論都御史陳鎰王文
御史宋瑮謝琚等畏勢長奸又內侍單增驕縱大
臣有傀贈如王振時者聰復率六科十三道盡暴
其惡皆下錦衣逮治久之宥鎰文而罷瑮等聰直

聲震朝廷二年上皇將還議迎復禮千戶龔遂榮
投匿名書于高穀家穀以示廷臣王直曰此所謂
禮失求諸野耳胡濙欲上聞王文止之聰上言直
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語齟齬大政詔按之遂榮
恐累穀自首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冀
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
言和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聰言上皇北
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從厚無貽他
日悔三年議易儲聰與御史朱英言不可然未敢
爭尋命廷臣俱兼宮僚聰改右司直郎商輅曰言

官不可無聽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四年也先遣使
來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賜勑書而難
其稱下廷臣議聽言也先弒逆而遣使入貢將覘
朝廷有人否耳今從其所自稱則長賊志而示中
國弱若仍其故號又恐激其怒爲邊境患請待以
常禮賜勑來使令歸語以君臣上下之分順逆吉
凶之道庶國體不失亦可示强於外乃大臣議至
欲稱爲瓦剌可汗意謂不從彼稱必召邊釁借使
稱之彼復他求又將若何臣愚以爲不稱可汗他
日入寇尚可明正其罪恭行天罰一稱可汗則陛

下既已與之矣後將何以正其罪乎時安遠侯柳
溥郎中章綸亦以爲言帝卒從諸大臣議稱可汗
答之戶部侍郎張睿國子祭酒劉鉉並母喪奪情
聽抗言侍郎六卿之亞祭酒師儒之宗忠孝大節
所關請令遵制終喪大臣身係安危不得已奪情
起復亦一時權宜非經世之大典若一槩奪情遂
成故事子道既虧臣節難保時無金華請循舊章
時論偉之五年因災異率六科給事中條上修德
弭災事宜累數千言其大要以絕玩好謹嗜慾戒
逸樂公黜陟爲崇德之本雜引五行諸書謂積雪

窮陰震雷不時皆陰盛陽微小人進君子退之象
且言陛下之臣得無有君子尚在疏遠而小人幸
蒙親任者歟得無有驚桀專恣竊祿苟容者歟木
冰兵象也山東河南徐邳淮泗之間水旱相仍貧
窮無告而外敵强橫所當思患而預防之又曰齋
醮供僧之費雖曰給自內帑其實出於民間借曰
祈福禳災而天災疊見民艱自若何補國家之分
寸又曰武清侯石亨都督王竑等奏討牧田動至
二三百頃加以狡猾之徒倚勢橫侵怨歸朝廷何
可不禁語皆剴切中時弊帝嘉納焉當是時諫臣

惟聽與葉盛最著然亦用是爲人所忌又嘗劾吏
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
通政使李錫雖或留或罷而大臣忌之愈甚都御
史王文入內閣因諷御史黃溥等劾聽數挾制吏
部紊亂選法因摭拾數事以聞詔集廷臣會鞫坐
大臣專擅選法論死禮部尚書胡濙不署名曰大
臣以私怨殺諫官不可拂衣出議亦旋罷濙歸稱
病數日不朝帝遣太監興安問之對曰老臣本無
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帝聞即釋聽左遷國子
監學正英宗復位超擢右僉都御史賑饑山東還

進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賊以便宜擒渠魁數人餘無所問丁內艱起復固辭不許命掌院事天順五年曹欽反冐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力言其害欽妻父賀老以素與欽絕請宥之先是都御史力能制十三道御史使不言聰掌臺諸御史爭言事大臣多厭之或以咎聰聰曰已不能言而復道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命聰往撫奏請發倉及留漕粟數十萬石賑之九載滿進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八年致仕十年起掌南京都察院事十三年召入

多此一起

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文升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于官贈少保謚莊敏聰恂恂和易遇事剛決知無不言晚更為謙厚與物無忤或疑稍涉浮沉遼東之行與汪直共事不無附會聲望因之少損云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英宗北狩郕王監國盛率同列請先誅將士扈從失律者然後選將練兵為復讐計也先迫都城一日三上疏言兵事聞者壯之寇退復言也先以送駕為名志在索賂緩戰守之具誤將士之謀不可不察也昔金兵南下宋人狃於和議遂成靖康之禍可為炯鑒又言宜明賞罰以示勸懲勇戰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此當賞也其守禦不嚴赴難不力者當罰也遷都給事中時有議留邊帥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寇馬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則知邊關不固雖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而已如陵寢郊壇何如圻甸生靈何臣謂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為亂勑盛往視除貪虐賑饑寒民稍解散歸而上言

流民幸成編戶然人雜五方其情不一鬭爭讐殺旱蝗相仍請加寬恤英宗將入關有投匿名書請迎駕避位者諸大臣畏忌不敢言盛具疏進之又聞帝在宮中好乘舟射魚請復午朝以絕佚豫一時直聲震都下遷山西參政以李秉薦協贊都督孫安軍事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遭寇殘燬盛至次第修復列上利害興革八事又設烽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illegible]士立社學置義塚療疾扶傷纖悉備具又請帑金五千兩買牛千頭俾戍卒不任戰

者屯田以給軍食在鎮五年邊用以饒遭父喪去英宗素知其名天順二年起復爲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與都督顏彪破賊砦七百餘所斬首萬級方請立軍府梧州居中調度爲破峽計或有以殺降謗者遂召盛還代以韓雍丘濬素與盛不相能上書內閣李賢頗實其事又有譖言賢信之故勑雍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置不辨遂還成化初代李秉巡撫宣府復舉官牛車屯之法修築屯堡七百餘所墾田四千頃邊用復饒寇希入塞三年上疏言臣見故永寧伯譚廣居宣府二十餘年至今

兒童婦女皆知其名臣誠感嘆以廣之功名爵位及身而止請加贈謚錄及後人以爲邊臣之勸臣因推舉耳目覩記如廣類者若鎮守廣西都督山雲浙江都督許亨寧夏都督張泰等皆有賢聲臣又因而推舉文職大臣如廣類者則純誠朴忠如王直胡濙高穀清德正學如儀智薛瑄陳璉吳溥楊翥吳訥風節凝峻如錢習禮李時勉廉恭體國如[illegible]逹古朴顧佐王質魯穆李崇楊信民軒輗王宇公勤一望如金忠張本魏源張驍羅汝敬劉中敷鄺埜王佐王卺侯璡徐琦王士嘉李嘉段民熊

宏金問薩琦王恂張鳳沈翼年富賈銓太學校範如胡儼陳敬宗他如魏驥陳泰李敏馬謹亦有可稱又有沒於王事如鄧棨等者國家有道之長百年於茲仁賢輩出中外皆有其人臣寡陋不能悉知乞特命儒臣紬閱記載大集在廷博求公議其行能尤著者並加恩典昔漢晉於蕭何羊祜則恩及其妻唐太宗於屈突通張道源則錄及其子陛下誠採臣議舉行漢唐令典百官有位風勵實多帝稱善於是廣得贈侯賜謚而顧佐軒輗馬謹王士嘉沈翼之後皆得收錄當時益以盛爲賢頃之

遷禮部右侍郎明年改吏部李賢卒勑尚書王翺簡可入內閣者翺舉柯潛等五人盛名在第四帝不果用時虜久居河套廷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勑盛往與督撫詳議以聞初盛爲諫官喜論兵事歷南北邊常多建白旣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久虛轉運復艱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上疏以守爲長策戰乃權宜如必決計用戰亦宜堅壁清野伺其剩掠而歸氣盈心惰則設伏以邀其前縱騎以襲其後令彼一遭挫衂庶可遏其再來又或乘其

入掠分遣精卒進擣老營彼將反顧內外夾擊庶多鹵獲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帝善其言然廷臣猶主復套之說盛既歸遂命趙輔出師用衆八萬費鉅萬計兩年迄無功而還人以是服盛之先見焉尋轉左侍郎卒謚文莊初盛爲給事中與林聰並以敢言名後聰以劾遼東馬文升事爲時論所譏尹旻與張寧論六科人物寧獨稱聰旻曰季聰何敢望與中也其爲當時所重如此

練達通方復能持以老識明臣之不數見者

點睛處能使其隱悉見

朱鑑字用明晉江人舉鄉試授蒲圻教諭宣德初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時梅花峒賊蕭啟寧等久勦無功鑑論降之請復舊制命副使僉事按行所屬問民疾苦湖湘俗重貨殖男女過三十尚無室家鑑申明洪武禮法其俗遂變事滿當代部御史顧佐等奏留久之正統初復按廣東馳諭欽州叛民黃金廣等散其衆明年代還帝命勲衛官習兵法臣鑑諸書擇御史董之臺議推鑑乃奏設武學著爲令七年轉山西左參政進右布政使景帝監國就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鑑上言聖駕北轅

古今異變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是何奸邪竊弄遂使至此夫既往難追將來宜謹今也先奸詐百端剽掠殺戮動數十萬復假托和親往來遣使一則覘我虛實一則逼我降人蓋以送駕爲由則必開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即有辭請選將練兵重其事權監軍中貴悉行停罷重整散漫之兵廣募智勇之士罄奸邪之積發太倉之陳重懸賞格用勸膚功再徵勤王之兵合力復讎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如也先欲送駕結好實固未爲可喜虛則愈宜加防務令单騎斂甲仍勅驍將謹備雖暫苟安還

當振旅竊見王振濁亂天下震驚神器江南寇發皆以誅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自秦漢唐宋以來喪位失國未有不由此者昔太祖高皇帝與群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機伏望念祖宗開創之勞將相經營之苦選智勇托忠義開直諫之路杜權倖之門凡軍國重事委任大臣必當有濟苟或仍用內侍竊持國柄外寇不至內變必生欲以雪耻復讎臣未見其可太后讀其疏至泣下景帝即位首劾通事指揮李讓潛通乜先剌罪請增置通薊諸巡撫帝悉從之景泰元年移鎮

鴈門、上皇還國、帝勅邊將掩擊也先、鑑上言臣聞帝王不計小忿以安民、也先慕義請和、送還上皇、彼以誠來、我宜以誠報、且其歸去邊未遠、我既失信、彼且無狀、臣愚未見其可、帝嘉納焉、因命兼巡撫山西、會遣大臣案行天下、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多所論劾、鑑言自幹至、民間刁訐日甚、請召幹還、幹因論鑑狥護、帝是幹言、召鑑還佐院事、未幾乞致仕歸、初景帝易儲、鑑貽大學士陳循書言其不可、且曰陛下於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奈何反爲幽閉、循省覽驚悸、不敢言、士論壯之、成化十四

年卒、先是寇逼鴈門、鑑遣兵禦之、麾下壯士陳福、躍入陣逐北數十里、明年、戰代州、賊圍之數重、矢下如雨、福殊死戰、賊爲斂却、遂潰圍出、福慷慨誓滅賊、病不解甲、擊賊歸、血汗沾背、力竭病渴、數日死、福莆田人、年三十六、

李侃、字希正、東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也先犯京師、議者欲燔城外積芻、無爲寇資、侃言臣竊計寇輕剽、無持久心、請勿燔、便、景帝爲遣都御史陳鎰禁止之、嘗面糾戶部尚書金濂違例徵歛罪、詔宥之、侃跪伏帝前、不肯起、言濂罪大不可赦、卒下濂獄、時有易儲之議、百官皆署名、侃與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持不可、久之度不可爭、乃署、執筆而慟、及選宮僚、以侃有聲望、擢詹事府丞、時史館欲倣朱熹例修宋元綱目、奏選文學之臣充纂修官、侃與焉、書未成而英宗復位、改太常寺丞、丁父憂、服闋補太僕丞、進少卿、未幾、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首劾巡按御史李傑不職、傑坐除名、貪墨者望風斂避、時邊方無事、侃志在安輯、飭守備、廣儲積、以振風俗正人心爲務、乃至令吏胥被儒巾服、時雍雍趨

走、以爲可變化其心、論者頗以爲迂、尋以母憂去、軍民擁留、至不得行、服除、固請致仕、成化二十一年卒、侃于官纔四品、例不得賜䘏、帝念其賢、特賜祭葬、侃性篤孝、北兵犯京師、二親在容城、請告冒白刃迎之、晩年家居貧甚、死之日、幾無以爲斂、子二、德恢、德仁、俱進士、歷官有聲、

沈固、字仲威、丹陽人、幼受書鄉塾、日記萬言、太祖御製大誥三篇成、令有司舉秀民能讀者、固方九歲、與選、召至京、試誦、終篇無遺謬、賜鈔遣還、既弱冠、舉京闈鄉試、授沂州同知、諸老吏皆畏憚之、州西

貿山社、故産銀鑛、或言于朝、請置局採辦、下有司
勘實、固執奏詔利少而費多、恐擾民生變、成祖是
其言、事遂寢、徵入爲戸部員外郎、遷郎中、出爲山
東右叅政、督餉北邊、還會仁宗立、命以本官同武
安侯鄭亨督軍鎭大同、賜璽書以行、宣德間數建
白邊事、有言大同民私隱田稅者、遣侍郎柴車等
按之、固言邊地薄而賦重、人所不堪、且戎事方殷、
宜從寛、大帝嘉其識體、正統初、特詔褒美、賜白金
文綺、以上言西北二邊脫歡等數入爲寇、彼未經
大創故也、計諸關隘、延袤千里、寇所從入不可勝

備、間與之值、薄有斬獲、而近奉詔旨、不許窮追、以
是往往得志去、有輕我心、臣謂不探虎穴、安得虎
子、請勅緣邊諸將、臨戰見可而進、勿憚追奔、平居
則多置間諜、覘賊牙帳所在、乘隙突出、搗其巢窟、
或數以輕騎撓之、彼將奔命不暇、何寇之能爲、未
幾、固與征西前將軍方政、游擊將軍楊洪等、率師
護朝貢使臣出境、因絶漠度赤山、耀兵破敵而還、
尋命綜理兵食、特鑄總督邊儲印、使佩之、乃復陳
邊計、謂兵之所需、惟餉爲急、將欲安邊、當務久計、
臣嘗歷尋大同、頗知地理、其中路有青楊林馬頭

山西則有樺皮溝、行院屯、稍迤而東、則爛柴溝、陽
和灘諸處、皆沃土美水草、先朝屯種所也、自邊患
日深、鎭臣遷民入保爲免禍計、其地遂爲廢壤、臣
謂古今備邊長策、莫如屯田、此趙充國之所以困
先零也、宜分遣諸屯步卒、就近墾治、而以春秋陳
兵護其耕穫、足國贍軍、無便于此、又言大同爲雲
朔巖疆、密邇巨敵、每遇征討、諸將奉勅盡行、倘敵
以偏師綴我、而潛軍趨鎭、何以禦之、自後出戰、居
守、當分任其責、庶可萬全無害、時善其策、而不能
用、七年、加戸部右侍郎、丁母憂、帝以邊事方棘、詔

馳驛奔喪、事畢還鎭、固揣知脫歡子也先日益強
盛、必懷異圖、因上邊情十事、未報、而也先果分道
入寇、朝廷命西寧侯宋瑛撫師、督戰不利、惟固以
居守獨完、會帝信王振言、下令親征、振威脅文武
大臣以從、次大同、固入謁、欲言不得間、車駕遂北、
後也先擁帝復至大同、固獨與廣寧伯劉安率衆
出城朝見、帝命括金帛犒也先軍、衆難之、固曰、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急、正人臣效死之時、
而惜庫物耶、昔甯俞納橐饘以救衛侯、陳平用秘
計以免漢祖、古今皆以爲功、不以爲罪、倘天佑皇

朝以權道餌之、脫吾君于難、雖不奉命、猶將爲之
況聞命乎、固請奉詔、有罪當獨坐、不以累諸君、衆
皆曰善、遂盡所有獻焉、事聞、戶部請下吏、較勘、欲
因以中之、固不爲動、其事亦卒白、是年冬、以城守
却敵功、累遷至左都御史、爲言者所忌、引去居亡
何、英宗復位、召固至、入見便殿、慰諭再三、即日拜
戶部尚書、賜白金文幣、奇南帶、織金雲鶴襲衣、每
內宴、固必與、或時偕遊西苑、數賜珍果尚方食、一
時諸大臣無與比、三年、上疏乞骸骨、帝亦念其老、
許之、陛辭之日、仍賜宴及鈔幣有加、憲宗嗣位、進

階榮祿大夫、卒年八十一、固歷事五朝、任邊鎮者
二十七年、前後所得璽書三百餘函、章奏亦數百
篇、爲人多籌畧、尤善談邊事、初在大同時、郭登爲
鎮將、英宗駕至城下、固首議迎鑾、而登一意拒守、
其後登數有戰功、帝以此得返、然帝卒憾登而德
固、固遂以恩寵終其身、獨在大同、以中貴勢焰方
盛、奏請給內官誥勅、朝廷以非舊典、不從、爲世所
譏云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洪武中徙河間、舉順天鄉試、
登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英宗北征、偕廷

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也先南侵、景帝
命信監軍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
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
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採納、也先進薄都城、
都督孫鏜禦之失利、急呼城門求入、信堅持不可、
上言鏜小失利、即開門納入、寇將益張、人心益危、
趣鏜戰、必效死力、帝立下詔勿納鏜、鏜附城殊死
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自城上鼓譟、發火
鎗礟石爲鏜聲援、也先引退、遂請勅于謙石亨務
勞關廂外、號令諸將以此、軍威益振、景泰元年、冊

封華陽王妃、充副使至蜀、還言道過畿輔、民饑乞
賑貸、又言河間因被兵、罷遣學官生徒、乞復舊、皆
報可、進左給事中、廷議奉迎上皇、時有襲千戶者、
投密書太學士高穀家、言禮宜從厚、穀言於朝、衆
相視莫敢發、信倡同列會疏入奏、留中不報、英宗
居南宮、信上中興固本十策、首言敬天、謂天象屢
變、請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聞者壯之、三年、出
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遼東巡撫寇深奏倉官吏
辛盜糧一石以上者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許、
信立碎而火之、曰彼眞盜死不足恤、今故爲此斛

置人死地。豈情也哉。尋以憂去。六年、起補四川理餉。松潘土酋作亂、偕侍郎羅綺、破其黒虎諸寨。天順元年、入賀。時錄景泰間進言者、于是留為太僕寺卿。故事太僕當理營衛馬、信綜核不少假借。而是時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以奪門功有寵。為上言太僕苛急、請改隸兵部。信言高皇帝諭太僕寺馬數、勿令人知。若改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獨以責兵部。帝是其言、命復歸太僕。二年、遷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董山、潛通朝鮮、受中樞院使制。信廉得其制、辭奏請先

發伐其謀。帝遣一給事中使朝鮮、一錦衣譯官使建州。初不肯承、出制辭示之、皆驚愕服罪、乞貢馬以謝。李來將入寇、信提兵出境外屯三月、乃解。會都指揮夏霖與總兵海寧伯董興相倚、恣為不法。與曹吉祥姻也。僉事胡鼎、發霖奸贓四十事、信以狀聞。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入霖賄、為言虛實相半、寃濫。因劾信輕聽鼎言。吉祥主之、逮下詔獄。事白、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以憂去。成化元年、起兵部、尋轉左。當是時兩廣川陝荊襄諸路用兵、信區畫方畧、皆中機宜。未

幾、四川山都掌蠻叛。師久無功。進信尚書、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向金鵝池。又分三路、期會於大壩。用神銃勁弩攻賊、連破二十餘砦、斬俘甚衆。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信又陰察九姓土獠附賊、還師勦之。遂請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論功進兼大理寺卿、賜白金綵幣。言官劾信上首功不實、信四疏乞休、不許。六年春旱、應詔上言、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邊事益

壞。四方流民、盡聚荊襄、不早區畫、變且將起。天子六師、居重馭輕。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緩急可憂。凡此皆宜更張之大者。詔下所司、尚書白圭難之。未幾、三邊有事。而荊襄流民為亂、卒如信言。時有搜勦河套之議、信執不可。大同守將楊信、請師三萬巡邊。信曰、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卒與二萬人、而其議遂罷。改南京參贊機務、劾免應城伯孫繼先、其黨皆謫嶺表。軍府肅然。明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世錦衣百戶。信才氣果鋭。然沉思曲筭、顧不輕發。方征川蠻、詔進退生殺

皆得便宜從事信自出師迄凱旋不敢擅戮一人擅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信曰刑賞人主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輒自專非人臣之道且必有奇禍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訟獄事信曰叅贊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職也論者以爲得體子敏政字克勤十歲以神童薦英宗詔讀書翰林大學士李賢彭時學士呂原中允劉珝皆當世碩儒成就之講授賢尤愛重之以女妻焉舉成化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與修續資治通鑑綱目諸書如言宋石守信王審琦不

預陳橋之謀周韓通李筠李重進書死節開寶八年李煜降始罷分註書正統張世傑死之下書宋亾之類條例皆自敏政發之又言宋太祖太宗授受大事也當時史臣不能詳記遂啟千古之疑別著宋紀受終考三卷當是時翰林中稱敏政學問博贍李東陽文章俊雅陳音性行眞純爲成弘兩朝之冠未幾詔侍講經筵尋兼東宮講讀孝宗即位叙進宮臣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憲宗升祔詔議祧遷之制及孝穆皇后神主奉享之禮敏政代太傅英國公張懋等草奏謂德祖比周之

后稷太祖太宗比周之文武俱百世不遷宜祧懿祖一廟孝穆皇后比周之姜嫄及宋之章獻章懿三后宜別廟奉祀與禮臣議合帝皆從之又請釐正文廟祀典謂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宜各祀於鄉后蒼說禮萬言號曲臺禮戴聖等皆受業今禮記非后蒼不傳宜加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蘧瑗林放公伯寮不在弟子之列申棖申黨申續疑爲一人秦冉顏何疑字畫譌誤隋王通宋胡瑗身立師道宜加封爵從祀乞別祀

啟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程珦朱松從祀大抵敏政議論與宋濂相表裏又請錄開國功臣後嗣又請以楊時從祀孔廟其博綜典禮類如此敏政爲人高自標置俯視其儕偶先是臺臣奏進賢退不肖敏政名在所進中當事者已有逐敏政之心矣會兩災御史魏璋遂指摘及之詔以詹事府少詹事致仕已復召還遷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以憂去弘治十年起纂修會典副總裁辭不就明年服闋進禮部右侍郎又明年主會試忌之者誣敏政洩策題粥進士得金

錢無算言官華泉林廷玉疏相繼入帝逮訊午門所言皆不實泉等調外任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要津人亦幸敏政敗汙蔑去則不可復起廷辨日並無相左右者敏政竟奪職致仕逾年憤懣卒後闡事大白刑部主事鍾祥沈文華抗疏伸雪贈禮部尚書敏政修眉長髯風神清茂其論從祀諸賢與錄開國功臣後嗣嘉靖中議禮多見施行有篁墩集九十卷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遺民錄五十卷皇明文衡一百卷瀛賢奏對錄十卷子壎以祖信功官至錦衣衛副千戶

此皆以剛直著稱而宜力邊徼者

白圭項忠原傑列傳

白圭字宗玉南宮人正統七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陷御史得生還者二人圭其一也郕王攝位簡廷臣分道募兵勤王而圭得澤州會寇退召還遷陝西按察副使民有掠食官糧者有司置之法圭惻然曰民以饑故至此可憫也杖而釋之遷浙江布政使值葉宗留亂後力請巡撫孫原貞奏蠲逋賦浙人以安天順二年進右副都御史贊理湖廣貴州軍務同南和侯方瑛破東苗水車壩等五百餘寨擒賊首千把豬俘斬各數

千人賊既平會湖廣災就命巡撫有勑督造戰艦甚急僉議賦材於民圭持不可請於藩府以抽分木代造民多德之四年召為兵部右侍郎會孛來寇莊浪命圭與左都御史王竑出贊軍務入對便殿賜賚優渥比至陝邊軍新失利寇張甚圭按兵不戰寇分道自東園堡渡河入掠圭馳至固原寇奄至從騎僅百人令悉下馬結陣以待寇銜枚者三疑有伏乃引去躡擊之獲二十餘騎及馬牛羊以歸又追戰於花馬池頗有斬獲寇乃解去明年進工部尚書成化二年荊襄賊劉通石龍並聚眾

行剽逼所部至四萬餘人、僭號稱王、撫寧伯朱永將諸道兵往討、而命圭爲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圭與永決策、深入南漳、分兵遏其奔路、擊賊鴈坪、及古路山、斬其子劉聰及其黨苗虎、乘勝蹙賊格兒山、賊退保巖砦、圭身自督戰、士皆攀藤葛爭先登、呼聲震岩谷、又遣別將以勁卒千人、取間道出賊後、焚其巢、斬首數千、通遂就擒、龍逸去、未幾又追擒之、並其黨六百三十餘人、獻俘京師、流民受撫者萬餘人、奏言荊襄山谷阻深、流民嘯聚、往往弄兵、今幸掃除、議于房縣南漳當陽嶮臨增官分戍、

報可、遭父喪歸葬、明年加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召還、提督十二團營、賜玉帶寶刀、織金麒麟服、寵之、乞終制不許、四年、彗星見、請分命大臣巡問疾苦、旌廉黜貪、以弭天變、從之、滿四之叛、關中大震、圭舉都督劉玉爲帥、卒能平賊、以母喪歸、又詔促還朝、遂卒于官、贈少傅、謚恭敏、官其子錦衣百戶、圭凝重有器度、嘗會議邊務、請勅王越等調兵大舉搜套、收一勞永逸之功、越奏不可、乃止、紀典征討、未嘗令家人冐功得官、公退輒閉門靜坐、請謁多不得通、雅篤故舊、有喪不能舉、輒爲殯其在貴

州時、人有憤中官虐、欲刺之者、誤入圭所、圭擁衾問之、刺者驚曰、我公也、卽自刎不殊、仆于地、圭呼燭視持救、善遣之、人稱其雅量、子鉞、字秉德、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弘正二朝、累官禮部尚書、兼學士、入內閣、數爲考官、典誥勅、掌翰林院及詹事府事、加太子少保、鉞以名公卿子、習聞典故、加之問學、詞翰清蔚、見稱於時、爲尚書時、劉瑾用事、雖稍歛遜、然能不失其正焉、正德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裕、

項忠、字藎臣、嘉善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遷員外郞、從英宗北征、被俘、爲之飼馬、乘間挾良馬南奔、馬疲、輒棄之、徒跣七晝夜、得還、遷郞中、景泰初、遷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攜男婦數百、剽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此賊無家也、勿妄殺、已而有俘者、訊之、果良民被掠者、盡釋之、四年、從都御史馬昂征瀧水猺、言於昂曰、此猺倚大藤峽、恃險播惡、脅從者衆、難以進攻、莫若懾賊以威、諭民以德、民出則賊勢弱、而成功易矣、昂喜、以軍委忠、監之、忠遂與諸將進兵、破函口關、追斬其酋、降數千人、丁父憂、起補山東、天順初、進陝西按察

使會歲饑不待報輒發廩賑活萬餘人丁毋憂歸陝人赴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羌叛忠上言羌志在鹵掠而已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以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三日卒降其衆而還成化元年毛里孩孛羅忽爭河套遂犯楡林忠請選河州諸衞銳卒及慶陽壯勇禦之浹旬不退廷議命彰武伯楊信寧遠伯任壽總兵李杲合三鎭兵往援薄有斬獲遽請班師無何毛里孩大掠延綏復遣信出討而以忠爲提督軍務於是劾諸將擁兵觀望罪遂督諸軍大破之擒

斬五千降詔慰勞忠請合諸鎭兵十萬以明春出塞逐寇會毛里孩棄套東遁乃止歲大饑築西安及延安臨洮等城使傭作力食西安水泉鹹不可食爲開龍首渠三十里以便民汲又疏涇陽鄭白渠灌田七萬頃名其渠曰廣惠三年召還爲右副都御史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刼其從子指揮使璹據石城以叛旬日間衆且二萬官軍數失利命忠總督軍務與都督劉玉往討之集兵八萬九月忠至固原與巡撫馬文升相度形勢分軍七屯環城十餘里賊乘高拒我伏羌伯毛忠戰死劉玉被圍

中流矢軍稍引郤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狥衆奮勇力戰圍解救玉出忠語衆將曰賊據險可坐困不可仰攻也會有星孛在參分諸將爭言罷兵忠曰昔李晟討朱泚不熒惑守歲乎而卒克敵今何疑焉石城東西皆峭壁無水泉文升請斷賊樵汲路賊稍稍困廷議遣撫寧侯朱永率京兵四萬濟師忠慮京軍脆弱不足用且永至事權必撓乃上疏言狀曰賊行就俘濟師無益大學士彭時商輅言觀忠布置必能破賊而兵部尚書程信難之忠乃請永循邊而西勿遽至軍而督兵攻城益急賊詐

請降忠玉單騎至城下與四璹語良久文升率兵繼之直前挾璹以歸四沮喪復堅壁不出十一月忠遣卒由間道乘高縱火會風大作飛炬入城燔其棧棚而文升令軍士平濠直進賊窘多出降者楊虎狸者素爲滿四所信夜出汲被擒忠叱令斬之虎狸伏地乞効死忠乃賜以金鈎束慰遣之越數日虎狸果誘滿四出官軍擒之急擊下石城夷險阻瘞戰胔鑿石紀功還軍固原生擒者八百餘人械滿四及其魁黨一百人送京師伏誅請於石城北增設一衞留兵戍守關陝悉平初忠督兵行

間矢石雨下不少避文升勸忠持重忠嘆曰受命討賊久無成功吾義當死文升服其忠勇當石城未下時天寒甚出師且百日朝議慮賊乘間與李合關中且大亂賴忠王文升料敵明審露宿原野者六旬卒能殄滅巨寇然朝中自彭時商輅外忌之者衆同時若趙輔劉聚王越功不能過忠輒取封爵而忠僅進一階尋召還以右都御史協理院事白圭之平劉通也諸郡邑戍守未設無何荊襄大饑其黨李原王洪等復相聚作亂流民歸者近數十萬人僭名號署官屬流刼諸郡七年命忠總

督軍務同都督李震往討至襄陽見兵單弱奏調永保土兵諸將請速進兵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非爲寇也既陷賊中不能自脱耳乃分兵列山口要害多設旗幟鉦鼓而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衆故聞忠誅滿四名已震恐至是攜老弱來歸者甚衆先是白圭常遣錦衣百戸吳綬贊叅將王信軍因説信曰一招而賊瓦解如是安用我輩遂爲浮言以敗撫事而圭聞之亦請毋調土兵忠驚曰彼來歸者畏兵威耳且山中賊尚衆若止兵不調彼何所畏出者復入其及圖乎

乃疏論綬罪帝召綬還而聽忠調土兵如故四月兵大集合二十五萬人分八道進忠與震建大將旗鼓於房竹間賊匿老弱深山中而出精鋭數萬以抗我師縱土兵擊之斬獲二百忠度賊出入所經處伏鋭卒六千于山側令散兵縱馬解鞍以誘賊賊出伏發大敗之忠度官軍連勝賊勢必潰復遣父老入山招之旬日流民歸者復數萬原洪等伺隙出刼李震同副使余洵乘暴雨溪漲賊半渡横截擊之賊墮溪死者千計遂擒原洪斬俘二千出賊家屬二萬八千有奇戸選一丁戍湖廣諸衛

餘附籍給田忠恐餘孽未盡復督軍入山搜捕俘斬八百獲器械雜畜以數千計捷聞降詔褒諭當忠撫治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驅迫死者枕藉山谷會有星孛天田言官遂指忠妄殺所致帝曰流民爲患中外交咨賴忠等掃除今乃追論耶不聽白圭亦言所上首功前後不合亦不聽於是進忠左都御史震左都督諸將賞擢有差忠上疏自列臣肅將天威克平遺寇媢嫉之徒播爲流言至謂彗孛皆臣所致夫荊襄寇亂遠邇荼毒臣所俘者皆首惡也今諸臣言皆良家子不知前歲

奏猾獄者誰耶樞臣白圭亦嘗身任其事矣今日之舉圭之遺也盍亦少思乎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臣幸際聖明不加斧鉞然衆口鑠金其實可畏乞賜骸骨勿使臣爲馬鄧之續溫詔答之（竊謂此功較平浦西更難）自是荆襄無賊患者三十餘年入爲刑部尚書踰年代白圭爲兵部尚書錦衣百戶韋瑛挾汪直數興大獄忠奮筆草疏偕諸大臣發直瑛等姦狀會大學士商輅等亦發直十罪詞甚激切帝不得已

戍瑛罷直西廠直見帝泣訴曰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奴也帝爲之調賜等南京以慰其意又以御史戴縉訟直奉法無他乃復令直領廠事如故而吳綬自荆襄還爲千戶附直用事因誣訐忠下廷訊忠抗辨不少屈竟奪官去初直用事諸大臣恥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因相引附嗾言官排異已者於是大學士商輅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尚書薛遠兵部尚書程萬里相繼去而直益橫已而諸姦皆敗大臣相繼復官忠得復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倜儻諳練剛直不阿能

知人服善在兵部以職方司爲要樞遂調劉大夏陸深爲郎部務悉舉子經孫錫皆舉進士經江西參政錫南光祿卿鏞以忠蔭世蘇州衞指揮錫子治元夢元皆舉進士自忠大征荆襄後其地幾空已而歲復饑流民復集有司懲前事嚴逐之而已祭酒周洪謨閔其事爲著流民說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卹則轉徙其間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爲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又援晉僑置南雍州爲徵成化十二年流民大集右都御史李賓恐生變乃即洪謨說上之而湖廣巡按御

（用史聯綴法）

史吳道宏亦請如洪謨言遂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蒞之

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正統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江西捕猾盜數百人有能名就遷江西按察使成化初遷山東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召爲戶部左侍郎十六年巡視河南奏黃河爲患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就淤墾種以給口食供賦稅蓋取此以補彼也奸徒陰結王府官校與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徼賞王府輒便收占民不聊生請自今奸民謫戍王府官受獻橫占並治以法

從之遭母喪去會江西盜起以傑兩任江西能得民詔起復往治事平改右副都御史傑爲人廉靜有智畧推誠待物所至有功而區畫荆襄流民功尤偉荆襄之上游曰鄖陽介湖廣河南陜西三省間錯山谿箐中多曠土元末流民入據爲亂洪武中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正統初流民稍集詔御史金敬撫輯未定而還自是集聚益多無所稟約束黠悍者直相雄長成化初劉千斤亂尚書白圭勦平而戍守未設餘孽李鬍子復亂流民從者至數十萬人都御史項忠復討之既定下令逐

流民有司乘兵威迫遣盛夏道暍多以流亾疾疫死十二年復大集于是勦驅策並困右都御史李賓請立州縣統治仍置衛所資守禦憲宗是其議命傑以左副都御史往撫之傑至徧歷山谿宣上德意延問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籍爲土著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陜西撫按官籍之得二十一萬三千餘戶聽歸故土者十之一二其願留者許各占曠土墾治爲業流民與土著相糅錯居因覘要害析地寘縣於湖廣得竹谿鄖西於河南得桐柏南召伊陽於陜西得白河山陽又陞商縣爲商州即鄖縣設鄖陽府衛立行都司而總制以都御史得撫治八郡有事得調發三省文武吏如指臂凡設府衛各一州一縣七薦知鄧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擇隣境良能吏爲之所集流民爲戶一十九萬一百七十有奇計口三十九萬有奇墾荒田一萬四千頃有奇圖上其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代已任帝覽奏大悅悉報可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傑而進傑爲右都御史由是荆襄千餘里竟以無事將還朝而左都御史王越忌之言于內閣會南兵部尚書缺吏部以侍

郎滕　翁世資名上皆見格乃特命傑傑既以勞成疾聞命鬱鬱不樂疏辭不許卒于南陽之驛舍年六十一八郡民聞之流涕爲立祠蓋撫定流民使占籍其說雖創自周洪謨奏於李賓吳道宏等惟傑處之能盡其方畧云贈太子太保錄其子宗敏國子生

叙戰撫處銳氣磒畫如見鐵馬交馳軒輊煦沫

王竑 韓雍 吳琛 朱英 鄧廷瓚 余子俊 徐廷璋

列傳

王竑字公度其先居江夏祖俊卿坐事戍河西遂爲河州人少豪邁負氣自以生長西鄙志存立功登正統四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正色敢言以汲黯朱雲自期英宗北征陷土木郕王攝朝午門群臣劾王振誤國讀彈文畢王曰出待命衆皆哭伏地不起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竑奮臂起捽順髮嚙其面罵曰若黨權奸爲惡致皇帝蒙塵罪當誅今尚敢爾耶與衆共擊之立斃

王遽起入竑率群臣隨王仍伏地哭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振黨王毛二閹猶在請寘于法遂出二人衆又捶殺之曳三尸東安門外籍振家當此之時竑名震天下郕王已卽帝位也先擁衆數萬挾上皇犯京師命竑爲僉都御史同太監興安提督守禦九門也先退命竑守居庸關時邊鎭累陷人無固志居庸都指揮夏忠等護運軍糧中道聞敵聲以爲寇至輒奔還竑劾奏之一軍震懾遂大閱士卒繕險隘飭戎備居庸屹然稱重鎭尋以疾代還景泰二年督漕淮上兼巡撫江北諸郡首

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戍會歲大祲竑引咎疏曰竊見山東河南抵江北徐淮自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霪潦廬舍漂蕩稻麥汙萊入春連月風雨沍寒天意不測甚爲可畏在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今方春陽長候類秋冬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衆也伏望陛下念宗廟社稷之重上天告戒之切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進君子退小人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

民以植邦本庶人事修而天變可回臣濫居臺憲致此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以答咎譴疏入帝下詔申勵大臣勅所在發廩賑濟然是時徐淮道殣相望竑不待報卽開倉發賑已而山東河南流民就食者聞風猝至諸廩悉竭惟廣運倉尚有餘積而留備京儲主以中官竑欲發之主者不可竑往告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民窮至此旦夕且爲盜將上憂朝廷豈惜京儲耶公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公以謝衆然後自請死耳竑辭色俱厲而中官亦素聞其殺馬順名懼而從之竑復

上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內外問刑官自死
罪以下得入粟于被災所在就便貯賑帝從其議
命侍郎鄒幹賫帑金三萬兩馳赴淮徐聽竑便宜
調度竑躬自巡問遣屬吏四出勸諭富民及沿淮
上下商舟悉令出粟所全活者百八十餘萬人復
業者五千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
有醫藥死者具棺殯乃自劾前矯制罪以其狀聞
初帝得流民奏大驚曰吾民其饑死矣奈何及竑
疏至喜曰賢哉都御史也活我百姓其勿劾遂進
左副都御史仍治淮安英宗復位石亨張軏等用

事以汰冗員左遷浙江叅政亨復追論竑是嘗首
擊振黨者遂除名編管江夏居亾何帝于宮中得
竑景泰中疏有正倫理篤恩義語顧左右曰竑此
言乃為朕也因錄治漕功遣官送歸河州天順五
年孛來寇莊浪命都督馮宗往討詔竑以原官與
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竑與宗擊孛來于紅崖
子川敗之班師入朝英宗慰勞備至仍令督漕撫
治淮揚先是竑救荒時淮人歌之曰生我者父母
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軍民安堵立祠祀之及是
聞竑至遠近皆相慶老穉紛紛迎拜道中至戴其

不止憲宗即位言官稱竑才望可屬重任不宜久
在外遂召為兵部尚書時兩廣苗賊據大藤峽稱
亂帝銳意征之下廷臣集議竑首舉都督趙輔前
侍郎韓雍可用苗賊遂平因言總兵官征討毋得
奏帶私人妄冒功次又請復京營軍士舊額禁勢
家豪帥擅役營丁其言與時忤不報及薦都給事
中張寧修撰岳正為閣臣李賢所沮並出之于外
竑憤然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
遂三上章乞休竑歷官十餘年在兵部僅三月而
聲望重一時無賢愚皆信之既歸御史吳遠等合

疏薦竑練習邊務緩急足恃乞速起用以慰羣情
不果用家居二十餘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毅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徙家宛平弱冠舉進士授監
察御史負氣果敢陵諸御史上嘗錄囚碭山教諭
丘純遇膳夫過其父教令逃去因告純殺其子
取河中浮支解尸以證他御史榜掠純遂誣服坐
以極刑雍疑之蹤跡得其人究始白巡按江西衆
猶易雍年少及視事諱厲風發糾彈墨吏五十七
人前後御史皆不及會歲饑廬陵盜起雍與巡撫
侍郎楊寧設計捕劇賊二百餘人悉戮之境內以

安寧語人曰韓公雖年少才百倍寧何可當也時
福建鄧茂七反有詔江浙會征既而福建巡按御
史以賊且受撫止兵勿進雍曰賊果降退師未晚
也趣進兵賊果復叛賴雍定之浙江御史初得福
建牒止不進及賊平以其牒奏聞福建御史坐死
人以是益知雍多大畧尋遷廣東副使大學士陳
循知其才言于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江西諭
劾寧王不法事遂削護衛時雍年未三十也而諸
所更定施行後來皆守爲成式天順初坐陳循累
貶山西副使尋罷歸未幾召爲大理寺少卿尋復

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深素剛愎而獨心重雍
石亨既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房邀亨午具用朋
黨律罪死雍抗言律文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耳
今以一飯當之非律意也且亨盛時大臣中罔有
朝夕趨其門宴會累時者獨坐敬何也敬遂獲免
遭母喪去以邊警起復巡撫大同召見文華殿賜
鈔勞之曰煩卿守北門雍經畫部署不由成法邊
備大修寇不近塞七年召還議事帝壯其表留爲
兵部右侍郎閣大學士賢曰安得風度如雍者而
代之未幾又坐侍讀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參政雍

既屢進屢黜甚不得意日從賓客賦詩選勝而已
會兩廣寇起命都督趙輔發湖湘閩廣士漢兵討
之兵部尚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若屬之討賊
可免南顧憂遂以雍爲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至則
會衆議進取輔曰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也雍曰
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得制閫外苟利國家專之可
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兩廣地鮮完郡大藤
峽賊根本也不以全師搗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
兵勢弱趨末難盡今全師據其地則南可援高肇
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

勢若常山之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此之謂也輔曰誠如公言于
是以雍爲才軍事一決于雍雍乃以三萬人兼程
而前至全州陽峒西延苗賊爲梗雍首擊滅之斬
失律指揮四人于軍門將士皆股慄至桂林雍按
地圖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峽之羽翼也不先翦
除則峽勢不孤乃以承順保靖兩江土兵十六萬
人先破修仁進至力山俘斬八千餘荔浦亦定遂
直抵峽口有儒生里老數十人伏軍前曰我輩皆
賊久矣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馬首爲嚮

導雍[illegible]左右叱曰此皆賊耳轉斬之左右初亦疑
旣[illegible]而利刃出乃悉支解分對林箐中累累相屬
賊大驚曰天神至矣悉反走遂連破石門諸寨賊
復遁入桂州横石諸崖據險立柵雍揮壯士以大
斧刋木開道衆軍鼓噪並登賊遂大潰前後斬[illegible]
四千七百有奇磨崖紀功而[illegible]峽故有藤如虹[illegible]
兩崖間至是斷之更名斷藤峽復遣將[illegible]
高峯諸賊大勢俱平雍因請改上隆州[illegible]
故土官岑鐸領州事諸巡檢以有功土人爲之立
藤縣千戶所而以盜人從軍者李[illegible]之長又請

授新會知縣陶魯爲[illegible]憲職[illegible]守梧[illegible]諸郡詔
悉如[illegible]議進副都御史提[illegible]兩廣軍[illegible]子錦
衣千戶雍以讓其弟而輔封武靖伯[illegible]以兩粵遼
遠復請重臣分理軍事奇以父艱去[illegible]巡按御
史龔晟僉事陶魯林錦並以兩廣事[illegible]宜專請開
府梧州仍命大臣總制部議以爲無如雍者再起
復進右都御史以往雍在[illegible]歲擬王公三司長
吏長跪白事[illegible]設銅鼓[illegible]十儀節詳審賓從極
一時之選軍務填委判[illegible]如流而賦詩飲酒不[illegible]
然軍府取用過侈又以事[illegible]决爲[illegible]守中官所忌

遂以驕奢見糾遣使即訊無所坐竟致仕歸雍洞
達剴爽重信義臨戎蒞政决機致勝發奸摘伏如
神而事簡（此制事核本）必平不爲崖谷盛年引歸鬱鬱以終人
多惜之年五十有三謚襄毅嘉靖初言官追論雍
功請錄其後兵部言雍故與趙輔同功運謀决策
實出於雍陶魯軍績皆雍指授其勞勤實與前總
督尚書王翺埒今輔子孫世承伯爵翺魯之後俱
襲錦衣而雍嗣不延世請比翺例不報同時有張
祚者華亭人景泰中進士以御史遷廣東僉事雍
委任先於陶魯常率兵分路進討凡軍糧倶倚辦

之僅再遷秩終河南副使
吳琛字與璧繁昌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
犒軍甘肅巡按四川皆有名英宗初石亨亂政琛
與同官糾之忤旨調知遷安縣適有雨雹之異命
還職故事三法司會讞獄囚及十三道文案必擇
御史中有才望者綜理之琛與焉進大理寺少卿
歲餘遷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西番扒沙巴哇等七
族歲寇邊累撫之不服琛與平羌將軍衛潁討之
斬獲甚衆以功加俸二級成化初以議事入京留
佐院事時淮南薦饑奉命賑恤以便宜專决爲權

貴所嫉，被誣左官，代者林聰，行事一準琛舊，謂琛
實益民，未嘗負國也。由是誣白而名益著。遭喪服
將闋，適兩廣總督韓雍以艱去，乃即家命琛往代。
半歲，雍奪情再至，乃召琛還，復巡撫湖廣。五年，西
邊有寇警，廷議以琛常在西陲，習知兵事，調琛巡
撫陝西。楚人遮道訴，鎮守三司官連章留之，詔特
報可。進副都御史。未幾，雍致仕，復推琛往。知雍以
驕侈罷，于是矯以清約。琛武功不如韓雍，撫循招
徠亦不若朱英最著。然自雍大猕之餘，因時勸誘，
使柳慶猺獞蒲伏聽命，琛之功實多。一年，卒于官。

人又謂琛在兩粵日淺，使得如湖湘時，功名亦未
必少遜英也。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而孤，能自感奮，通易書
詩三經。正統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十四年，浙閩
盜起，帝簡御史十三人與中官分守各郡，而英得
處州。時葉宗留反，其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駸駸
合閩寇。時大軍尚駐金華，處州道梗，英從間道至，
榜諭脅從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送
慶元。諜者報賊衆來劫，中官大懼，英立戮明松等
于市，賊遂散去。事平，還朝。景帝將易儲，英獨與林
聰言其不可。會帝召內閣江淵議事，英前詣淵曰：
無故易皇太子，人心大失望，公當國，不可不爭。已
而竟易之，英與聰相向泣。尋有詔風憲官被告訐
者悉外補，英復極論之。英為御史有名，坐是不為
執政所悅，遷廣東參議。過家省母，橐中惟賜金十
兩。母曰：兒居官若此，吾無憂矣。英至廣，撫凋察招
流亡，立均徭法，其法以十年為限，一役九休，民甚
稱便。峒蠻為亂，撫之不定，進兵討之，其黨降者百
餘人，大帥悉欲誅之，英固爭，戮首惡而已。都御史
葉盛屬英督察勦賊者，參將范信誣廉橫間民為
賊，欲殲之，英馳赴信壘，即訊，悉縱去。信忿其計不

行，旬月不肯還。會盛使至，英密請令信班師，全活
者甚衆。以事入京，時林聰已為都御史，詣英曰：君
沮易儲，當時雖無封事，盍亦自列，吾能證之。英恥
於自言，竟不答。尋進參政，遭母喪去。服闋，補陝西
遷福建右布政使，居二年，遷陝西左布政使，所至
用均徭法，民大便之。尋擢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會
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英熟粵事，遂以代琛。馭
兩粵自韓雍大征之後，民徭窮窘，將帥喜邀功，張
大聲勢，利在俘掠，名為賜勦。英至則以守易攻，揭

榜購誅首惡脇從歸服許爲編戶約飭將士無得
恫張先後平鬱林木頭諸蠻招荔浦馬平蒼梧陽
朔諸猺凡爲戶四萬三千六百丁十五萬田糧萬
五千有奇復請建永安州以處降蠻兩粵以靖賜
勅褒諭進右都御史食祿從一品田州知府岑溥
與從子思明知府欽久內鬨酋長黃明烝溥祖母
因閒欽以叛總兵請用師英曰何事于兵吾將使
岑氏獻其首耳遣閒使諷欽誅明以雪恥欽感泣
斬明傳首軍門交趾老撾治兵相攻邊臣入告帝
問英處置之宜對曰交趾蕞爾國不過與老撾爭

甌脫耳遣使諭之當卽悔懼帝從其言交趾果上
表謝罪貢方物如舊其爲治以明決佐其持重皆
此類也在粵十年召還掌院事考滿加太子少保
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英與韓雍吳琛俱以御史起
家有名先後總督兩廣雍雖才寃有功顧爲人恢
闊自奉贈遺過侈因得謗去琛務爲謙抑有所贈
遺幾及金帛輒辭不受至英益標清節妻子不從
之官惟一老蒼頭給侍而已有時璽書旌以金幣
英受藏璽書貯金幣於庫自言吾莅官苟得爲民
省一錢還室神氣頓爽英在甘肅積軍餘二十萬

在兩粵四十餘萬悉付司計者不上聞或問之答
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謂英知大體云正德中
追諡恭簡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淳安縣
多惠政而無赫赫名九載未遷巡撫廣西都御史
張鵬獨知其才薦知梧州府會丁母憂去服除遷
太僕寺丞時貴州新設程番府地在萬山中夷獠
雜居吏部難其人特推廷瓚爲知府廷瓚悉心規
畫凡城郭衢巷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獠使
受約束政平令和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

二價四境晏然寖知禮讓巡撫陳儼以廷瓚治績
異等奏請久任九載始遷山東叅政尋進布政使
弘治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黑苗稱亂
滇蜀道梗勅廷瓚提督軍務同鎮遠侯顧溥統兵
八萬討之始至招撫不從乃調兵食決策征勦苗
逆順雜處廷瓚布檄山谷順命者撫之臨陣號令
嚴明將士無敢踰越破砦百餘擒其渠首獻俘京
師斬獲八千招還流移五千餘戶捷聞降勅褒嘉
廷瓚奏言都勻清平二衞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
驕恣發虐苗民致使生亂四十餘年軍疲戍守民

囯轉輸今幸元憝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爲郡縣流官與土官兼治之於計爲便詔曰可于是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置官吏具如廷瓚議八年召爲左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事僅數月出爲提督兩廣軍務鎮梧州自都御史韓雍平大藤峽後率選憲臣有才望者鎮撫其地多以威嚴爲治廷瓚一鎮以簡靜凡事總大綱而已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汰諸冗員曰祿奉出於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刼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間廷瓚言都御史金澤

巡撫偏方非宜請以江西一省付澤而使二司聽節制庶可調度兵餉遷衡州兵備治所于郴州以便控制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給隙地屯田爲久遠計上悉從之廷瓚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發若鬱林川雲爐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瓚設法擒李景先覃傑等二百餘人餘解散歸農兩廣無事廷瓚性樂簡易自爲州縣至大寮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人莫能及也自梧州召還復

命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廉介重信義子俊少孤才畧開敏登景泰二年進士歷戶部郎出知西安府城中水鹹飲輒病爲開新渠引灞滻水貫城市人得戶汲號余公渠又涇陽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輸乃鑿山開水道灌田千頃居六年以治行考最賜璽書旌異超擢陝西布政使時會討滿四供餉立辦成化八年擢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初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榆林置十八砦成化中始置衞而規制褊隘子俊請廣其城

增築營堡以陝中詭漏軍籍及罪謫戍子孫不習南土者皆聽編伍實之建學立官師擇其少俊補弟子員又教軍士樹蔬果開界石拓地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由是榆林始爲重鎮是時邊北部落入河套久不出帝數遣文武重臣督諸軍禦之子俊疏言陝西三邊延慶最近內地國初逐斥遺寇黃河外盡延慶無馬跡至正統初稍渡河殺掠始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復我東西諸邊各據險難犯唯延慶地無險阻利馳突數來侵犯掠我邊人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

中而我列戍守禦反在其外宿兵旣無寧息芻餉
費且億萬臣以爲沿邊界石一帶墩臺空處築墻
立堡其間多高山峻厓依山隨勢或剷或築或加
挑塹緜引相接爲邊墻便報可于是東起淸水營
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
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臺如新月狀以
瞭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厓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
七十有八大墩一十有五役兵四萬餘人不三月
告成自是塞外偵騎望之輒指去十二年移鎭陝
西討平岷州叛羌賜勅奬勵條上安民選將之方

朝廷皆議行之十三年入爲兵部尚書子俊在邊
久熟知敵情將校勇怯道里險易出入所由凡邊
臣奏議從中調度輒中機宜以母憂去服除改戶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秋大同報警命總督宣府大
同山西三關軍務以爲戰車可當鐵騎繪式奏上
試之不果用寇亦引去尋召還會星變上言乞罷
土木重鹽法停濫恩禁爭利杜貴倖之乞閑田罷
中官之預外事帝皆嘉納二十二年再出總督宣
大子俊果銳有爲當鎭撫延綏時創立邊墻謗怨
遙起卒堅執以成功至是欲推榆林法盡修宣大

兩鎭邊墻事已得請而忌之者衆交章論劾至遣
工部杜謙等勘報奏言子俊在鎭二年用官銀一
百五十萬兩糧料二百三十餘萬石勞民耗財不
爲無過奪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歲餘復召
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不許溫旨賜賚有加會楚
蜀大祲慮有變奏遣將臣鎭壓以銷未萌疾且革
猶屢問章上得報否或曰章猶未下側身面內而
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外和內嚴正不
忤俗廉不市名奏對符機援筆立就文簡義該平
生仕宦多在西北而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嘗曰人

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必爲
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大利害當身任其責
豈得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又嘗極論都御
史陳鉞希汪直意開遼東邊釁宜寘重典貴州守
將請合兵討播賊子俊謂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
必要功也奏請勿許百戸韋瑛以附汪直譎成妄
告人妖言謀變子俊拒不問瑛自所私太監尚善
定屬有司捕繫百餘人欲煅成獄子俊曰是當歸
之法司廷鞫皆妄遂斬瑛餘悉遣去其愼重類此
子寘以廕累官錦衣衞同知忤劉瑾調南京孫承

勛承業嘗進士承勛翰林院修撰承業雲南按
司僉事
徐廷璋字公器羅山人性豪邁有才畧景泰二年
進士授工科給事中上言七事畧謂師保之官惟
人不求備今每部增尚書都察院增左右副僉都
御史三十餘人徧加宮銜名器濫矣教職之選宜
用副榜舉人取備師資今專取歲貢監生儒士充
位素無積學問難茫然師儒陋矣科舉歲貢宣德
正統間例無冗濫今二者增額四倍煩耗無益士
路蕪矣天子綏來萬方不貴異物近年蠻裔屢貢

金銀寶石火雞白鹿之屬未足爲祥而驛送騷然
煩費遠人窺中國矣國家特遣封疆大臣鎭撫要
害今河南山東湖廣浙江皆內地可省巡撫而并
力于遼東承平紫荆各邊境且毋令久任以滋熟
玩則封守固矣京師地稱首善天下所取則今節
序男女溷集焚香寺觀風俗以壞而小臣阿附大
臣奸邪滋長政府不清並宜禁治以正百官萬民
者也疏入景帝報曰朕初嗣位故加舊臣以公孤
之職餘可采用遷省四巡撫久之以憂去天順五
年遷兵科都給事中時錦衣指揮門達事敗命廷

臣會鞫衆猶畏達不敢言廷璋怒叱校尉刑訊達
乃伏辜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成化元年
改甘肅奏邊臣方畧所言決功賞任智勇二事稱
旨命亟行之八年改巡撫寧夏擊邊寇有功指揮
以下加級者三十五人又多修治邊墻塹山堙谷
亘數百里邊人以爲保障當是時余子俊巡撫榆
林馬文升巡撫陝西廷璋名蹟次于余馬稱關中
三巡撫然邊隅不靖間苦侵掠九年兵部尚書白
圭奏稱廷璋剛方有爲未嫻軍旅請與湖廣巡撫
吳琛更調以盡其才帝不允會參贊軍務左都御

史王越奏韋州之捷兵部奏驗所斬首多中國人
面目官兵妄殺冒功而巡撫徐廷璋有疾並未督
陣宜案治帝命科臣勘實以聞是年寧夏地數震
帝雖置前事不問而廷璋已倦邊事十一年致仕
去

竑雍英子俊皆慨有用之才其叙賑饑征大
藤治楡林瀕腴有史法

滑菴先生擬明史稿卷十四

睢州湯斌著

同里[illegible]

金濂張楷張瓚孫仁汪浩陶魯孔鏞毛吉童軒張海列傳

金濂字宗瀚淮安山陽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風裁嶄然建白爲多宣德初巡按廣東廉名甲於一時正統元年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時征朶兒只伯督餉軍中以功擢僉都御史提督寧夏軍務濂有心計善籌策儲胥充裕西陲晏然尋

進副都御史還京奏對稱旨拜刑部尚書十三年沙縣民鄧茂七反初遣都督劉聚等同僉都御史張楷討之久無成功朝廷以聚等兵寡不足滅賊乃勅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范雄董興率京營二萬人及浙江江西都司軍合四萬七千人會討而以濂參贊軍務當是時帝念茂七本良民有司撫御失宜遂至挺而走險下詔赦脅從禁株連又用戶部主事孟玘言勅諸將分道並進領據要害以防奔突訓勵諄複更以楷等逗遛降旨切責先是楷等敗書啓聞至是見

朝廷震怒又大軍將至而賊圍延平日久乃奮發與劉德新設伏攻之茂七死餘賊復擁其兄子伯孫據九龍山接戰濂與陳豫及楷合兵列陣山口掩旗息甲出羸卒以誘賊而別選精兵伏其山後賊果空壁來攻伏兵乘虛入據其營盡執其家屬賊退無所歸副使邵宏譽統兵繼之遂獲伯孫捷聞帝以閩寇稍平令楷等旋師討浙寇而以餘黨付濂經理濂亦不能大有所勦除御史顧瑄等上章糾劾詔勿問土木之難戶部尚書王佐死乃調濂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邊事方殷濂志期

濟國會官集議樽節糧儲便宜十六事以聞大約減歲辦裁冗官停二俸並支罷師生會饌諸費綜核纖細怨謗不恤一時國用軍需賴以不匱瓦剌遣使進馬及送使臣高能等來朝帝欲斷其往來不復遣使濂言遣使通和行之已久一旦謝絕恐啟邊釁今人民凋敝倉廩空虛緩急誠爲可慮且曰漢高帝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何況今日若遽欲雪恥復讐恐非萬全之計帝曰遣使與否朕自有處平城之事非所宜言景泰二年詔免天下稅糧濂慮經費日絀移文停徵米麥其銀布絹紵

徵輸如故有司追呼加切民頗怨望學士江淵給事中李侃皆以爲言科道因交章劾濂身總邦計使朝廷失信於民且發其私家數事詔下都察院獄濂上章自列尋詔削其官保調工部未幾吏部尚書何文淵以經理財賦非濂不可乃還戶部旋以易儲復宮保致仕卒遣官諭祭仍以軍功追封沭陽伯諡榮襄厚賻其家濂性廉介剛果然褊急不能容物接下多暴怒在刑部值王振用事數以私怨興獄而濂持法又頗刻深士大夫以是少之焉入默案辨之寃大是是非之正至謂承望振意未必然也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初奉命督關中車騎從北征先期而集還受監察御史有巨盜繫刑部獄吏受賕陰脫之楷劾罷尚書趙羾以下十餘人名聲大振歷陝西僉事副使時靖遠伯王驥巡邊楷上安邊十二策于朝多見采納正統十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畿甸蝗勅楷往馳行八郡捕之眞定知府慢令奏請枷號衆皆震悚蝗災爲息福建鄧茂七反衆至數萬詔御史丁瑄乘傳往撫而以楷監左都督劉聚及都督僉事陳榮陳詔劉德新等兵往討之至南畿分遣德新由江西建昌會邵武而自以二千人由浙入閩處州賊葉宗留掠鉛山道梗楷軍至廣信不得前聞人趣楷進軍者相屬而浙東諸司請楷便宜擊宗留巡按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留猖獗郡邑危在旦暮皆國事也豈忍坐視楷不知所從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使將五百人往戰黃柏鋪殺傷相當宗留中流矢死賊退保陰崇源山復擁葉希八爲帥而茂七悉衆趨延平瑄率官軍嬰城固守遣使馳迎楷麗水盜陳鑑湖者率所部附茂七亦與希八等聲援相聞希八等見官軍趨閩急復出掠

欲引衆走浦城楷復命戴禮拒之陳榮言于楷曰受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我輩逗遛不進祗遣一部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乃屬榮兵二千人會禮擊希八等而鑑湖從旁設伏夾擊官軍大敗榮禮死焉事聞朝廷以楷等兵少慮不足滅賊乃命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統京營及江浙兵四萬七千人往討楷謂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必有懼心可因以攜之卽具榜遣人馳諭威信時賊務圍將樂劉德新乘夜襲破之圍解而寧陽侯大軍亦至楷方駐兵建寧乃陰致賊黨黃琴羅汝

先爲間諜誘茂七復攻延平于是設伏後洋沙溪而以輕兵挑之佯敗賊追入浮橋瑄督軍出城夾擊賊遂大潰茂七中流矢死楷遂斬其首露布以聞都督僉事徐恭討陳鑑湖未克楷旋師協擒之景泰元年回朝先是言官劾楷逗遛罪英宗屢下詔切責及茂七之死實由丁瑄督指揮劉福之功楷掩而有之福不能平因訟其事寧陽侯以聞詔免官歸里天順初得復官致仕明年楷入謝會陝西用兵使督軍餉還爲南京右僉都御史入賀卒于京師楷喜吟詩其征閩也言官論其執詩玩寇

又居官頗縱弛無廉介之譽其再起也或言因賂曹吉祥得之故人競振暴其短或至過實云

始終敘征鄧茂七一事文頗詳委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初爲工部虞衡司主事有聲郎署間嘗從尚書石璞督餉陝西河南又從侍郎趙仁塞決河于沙灣並以才見稱遷郎中天順四年出知太原府丁父憂服除補寧波有中官福住者監市舶怙勢肆虐瓚條上其罪住及其黨皆伏法瓚直名震一時出爲廣東參政遷浙江左布政使成化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蜀中苗番雜處地險阨而民好亂瓚欲以教化撫綏其民乃編教令數十條使吏入山遍諭之十二年播州宣慰使楊輝奏本州舊有天壩干諸寨近爲生苗竊據數擾邊勅瓚便宜行事而是時松潘茂疊諸番皆竊發攻圍城邑殺傷將吏朝廷以地荒遠既寬諸將失律之罪而詔瓚兼督松茂安綿諸軍事瓚以松潘險僻運道艱阻未可輕舉而播州生苗占據內地宜先剪除遂率兵至天壩干曉以威信賊崛強如故乃督軍與輝等分道夾擊破寨十六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以萬計置安

寧宣撫司而還事聞降勅獎勞瓚以母病乞歸中路聞喪而松茂諸番復挾蠻部以叛詔奪情視師乃馳還至軍審度形勢自松潘至威茂皆複嶺相屬路險隘而松潘茂州疊溪三城爲蜀西塞洮河江漢之源皆出焉古維州舊壤也自三城無備故番人得闌入爲寇出沒安綿江油石泉間瓚乃檄總兵官堯彧及參將孫暠分駐其地爲聲援而乘間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自是轉輸稱便爲持久之計十四年六月會師攻白草壩西坡廝定數寨斬獲亡算曲山三寨負險自保

復進兵擊破之諸番望風降附先後破寨五十有二降寨一百有五展拓茂州城池增置墩堡留兵戍守遂上疏班師朝廷嘉其功進戶部左侍郎辭歸終制南京御史郭經等上言四川西塞重地巡撫未易得人乞留瓚經理不報十五年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廬等府卒于官瓚才氣過人喜以功名自見忌者或咎其啟釁生事然能熟諳番情知地形險易威望聞于西南人亦莫能過也

孫仁字世榮貴池人景泰二年進士奉命聚永平

山海邊餉賜金勞之明年授南戶部主事天順中歷工戶二部郎中嘗提督濟寧閘河再督糧京畿監戶部倉七年出知順慶府以憂去服除補西安時方征固原仁轉餉給事有詔優獎尋遷本省參政累進左布政使會四川巡撫張瓚被召赴闕遂以仁為右副都御史代之瓚既大破松茂諸部及仁代帝亦稍厭兵屢詔鎮巡官毋擅啟邊釁即有警當以撫諭為先故仁一以簡靜為務時召其渠率諭護守約束是時諸部亦新經創多不振故蜀民益得休息仁益設關隘嚴守禦使人得保聚為

久安計乃奏以僉事范純為大壩兵備副使備控州生苗以都指揮劉昇守碉門紫石指揮使陶亨守越嶲備黎雅二州番羅諸族又以都指揮李鎬為松潘參將備龍州安綿石泉諸蠻經歷歲月次第彌縫其闕置戍多于瓚時其他緣邊僻邑壤接羌番俗獷悍難馴者則皆分地立縣或陞縣為州或易置長吏以治之而已終仁之世未嘗大用兵惟平黑虎等三寨然亦皆先撫諭降三千餘人而黑虎賊首猶拒命始勒兵捕斬數十級焚其寨而還其後火掌壩諸番糾衆阻絕糧道仁已得請出

師會招討司禽其渠以獻師亦旋罷番漢之人並安之故仁雖無大戰功而名與瓚等二十一年進戶部侍郎因乞骸骨歸仁為人能持重養威未嘗因事倖功蒞蜀八年善拊循百姓以禮遇士大夫朱濂墓在成都毀于水仁為遷葬適蜀王府承奉宋昌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遂請以葬濂昌以濂名臣且同姓許焉時論兩賢之

論曰甚矣任事之難也張瓚帥蜀服叛定亂之勛于西南為最著然當時或譏其啟釁及張大鮮實者此與李德裕經畧維州而牛僧孺忌其成功何

以異哉孫仁當廓清之後繼以休息非其才有不能亦措置之勢則然觀其防維周密爲數世計功亦不在瓚下矣

論二人爲稱情

汪浩字弘初石首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天順中遷四川按察司僉事蜀地險多盜有司莫敢問浩募選壯士躬自訓督出入險阻成夔潼嘉諸賊以次就俘自是才名著聞就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成化初都督何洪指揮耑英等爲反賊趙鐸所殺鐸勢益猖獗韋軒以討賊

無功被逮浩奏請調兵會勦憲宗命廣義伯吳琮僉都御史吳琛等率京兵以往未至浩申明賞罰鼓厲將士縛竹典史蕭讓率里長王志恭等奮勇擊敗賊衆鐸勢遂沮引其黨趨彰明縣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道上參將周貴率兵直擣其巢鐸倉皇奔石子岡儀麾兵斬之或曰龍州土兵殺鐸不之識也儀紿取其首傳送成都遂罷征西之師浩乃奏要害之地設隣水樂至東鄉資陽四縣以控制之報可三年山都掌蠻叛命襄城伯李瑾兵部尚書程信討之至永寧衛集議方畧衆謂賊據山

砦路險峻驟難撲滅浩慷慨言曰賊恃險爲民害久矣今將軍率大兵至若不一創賊將益蔓請爲公身任之信壯其言明年二月信定議分五軍並進都督芮成自戎縣入都御史陳宜參將吳經自芒部入都指揮韓忠自普水腦入貴州總兵南寧伯毛榮爲左哨自李子關入而浩率參將宰用爲右哨自渡船舖入俱會大壩榮先進浩繼之賊憑高倚險鏢弩礧石亂下諸軍萬弩仰射賊多被傷遁入深箐于是乘風縱火焚其屋廬畜聚殆盡其龍背豹尾等砦皆克斬五千餘級擒二千人獲銅

鼓四十捷聞降勅獎諭賞賚有差尋遷右副都御史初長寧人侍讀周洪謨建議山都掌蠻地設長官司戎縣流官專轄漢民帝善之下鎮守巡撫宣諭諸蠻諸蠻大悅詣敘州見都督芮成貢馬謝恩成勞之浩與成議立都掌箐前大壩三長官司令諸蠻自擇首領疏上行鑄印矣戎縣人不利土官者詆成所招諸蠻梟雄可慮宜乘機誅之浩以爲然自成都馳至戎縣諸蠻來迎浩責讓之伏甲出立殺二百七十餘人成聞之怒然畏浩不敢自異遂誣稱蠻初降復叛竟以捷聞餘蠻忿甚遂赴貴

州詐降都指揮丁實等迎入伏起殺官軍五千人。浩聞變夜奔長寧賊追之不及呼于城下曰是周侍讀使都御史殺吾父兄誓屠此城無遺也既聞戎縣人刼其家乃解去自是攻掠無虛日縣官詰浩告急浩輒怒曰我方奏捷何又有賊耶捶之幾死然賊終欲求撫乞改設土官貢馬如故不敢言殺父兄事浩以前釁抑不與奏至是大軍會勦雖幸成功而浩與成終不相能訐奏被逮廷鞫浩杖死多人帝亦素聞其暴戾特降旨譴成獨石衛而成亦貪縱不法僅錄二級論者以浩殺降致亂功

不敢過云其破大壩也賊遁入凌霄城城險峻不可登其南深箐數十里無人跡敘南衛指揮使李鐄率三千人梯雪嶺再宿至其下賊不覺也故破之斬三百餘級墮崖死者甚衆後叙功獨不及鐄時論惜之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起家舉人累官浙江按察司副使正統十三年處州賊葉宗留等逼蘭溪成晝夜警備擒其黨與數百人降者二千餘人宗留遁入温台山谷間久之其黨陶得二復出攻武義武義故樹柵為城成方督兵力戰賊伏諜燒柵

不支遂遇害事聞贈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廕魯年二十以父任授廣東新會縣丞知縣王重奇之授以經魯曰從重後堂授經出治丞事無何學益進魯為人慷慨饒智計能斷大事顧倜儻不事規檢形貌頹然且日當謁上官令尉咸集魯嘗昏睡後期至遭詈罵益放意自若總督兩廣都御史韓雍之討大藤峽也威儀環衛甚盛自監司以下輒長跽受教魯隸麾下日久無所見長有猾賊最剽黠所居峒又在惡溪嵓箐間屢攻不能破雍方晝寢深思魯執食器徘徊根闥間雍微見之叱曰丞乃平

視我且揣我何事魯歷階上徐應曰公得毋以某峒事耶此甚易耳雍怒戟手言曰賊扼險塞自固吾提兵深入所部文武將吏不下百十人顧無一勝任者若言易何也且若丞一邑不能辦安能辦賊若狂悖應受笞當是時環戟門將吏皆失色莫敢仰視魯抗言曰明公柰何輕量天下士夫所謂賊難破者非破賊難也難其人也明公讀古史抑嘗見有蔣琬龐統其人乎彼皆治一邑不稱卒為蜀名臣明公第不用魯耳誠用魯此區區者猶為明公破之言未畢雍立起改容曰吾今任若所為

然須士卒幾何曰三百人雍少之魯曰足矣出樹幟下令軍中曰有能力舉百鈞射中二百步者立幟下再試三軍之士十五萬之衆及格者僅二百五十人復募數日又得五十人魯曰吾事濟矣與三百人俱冒矢石扳砦先登遂大破賊斬首無筭所俘獲錢帛子女悉分予三百人氣益奮當是時賊聞陶家軍至卽抱頭竄遇則自縛乞活無能有所枝梧督府兩廣勁卒往往俱出三百人下雍所籍以平賊者魯功為多會重死卽代重為新會知縣無何遷廣州府同知仍知縣事歷廣東按察司

僉事副使進湖廣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奉璽書兼廣東副使并治廣西時人稱為三廣公魯自丞至布政使平瀧水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凡所置縣輒立學宮以興教化為先又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二萬一千四百餘級撫十三萬七千人兩廣倚以保障者四十五年卒賜祠新會錄其後一人為錦衣千戶

孔鏞字韶文孔子五十八代孫也高祖克信元季僑居長洲父友諒舉進士知雙流縣多政績擢刑科給事中卒鏞少孤力學時督學御史孫鼎教人務先德行置敦本籍列鏞名于首鏞用是益勉勵登景泰五年進士知都昌縣分戶九等以定民賦設倉水次以便收歛民甚利之尋以弟絡尚寧府郡主改知連山縣連山壤接昭賀猺獞出沒無廨宇可居俸給皆絕鏞訪知民所在親往招之望見皆驚走既而炊飯民舍輒留錢償其值民漸親鏞相率還鏞慰勞賑恤俾復故業教以耕織戰守道路漸通縣治以復會御史葉盛督兵征廣西檄鏞隨軍鏞所至招徠皆聞風降附諸將有妄殺人者

鏞嘗力爭全活甚衆以薦遷知高州府府數被寇先是守者皆齷齪無大畧民自遠來奔率閉城門弗納遂為賊所殺又疑城中人為賊戚屬株連加屠戮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內應率致城陷鏞至乃開門悉納來者加意撫摩為義塚城外以瘞民之疾疫死者自是流亡日歸城不能容于東北門築新城以居焉時賊屯境內者千計而鄧公長馮曉二人為之魁公長屯茅峒曉屯化州屢招之不從鏞一日晨起屏騶從以羸卒四人控轡出城直抵茅峒道遇賊徒告曰我新太守也爾當導行漸

近峒林木蔽虧羸卒逸其二公長驟聞太守至不知所爲亟呼其黨環甲出迎鏞已至下馬入坐庭中公長見鏞坦易甚且從者止二人與其徒皆卸甲羅拜鏞使前諭以禍福如家人語賊徒有泣下者曰吾未晡食當設草具公長跪上酒食既食日且暮願留宿山中夜解衣酣寢凡再宿而返公長遣數十騎送之城中人皆驚以爲太守且爲賊所執鏞使數十騎止城外而獨與羸卒入城取穀帛使載之而歸公長益感泣遂自焚其巢率黨千餘人來降公長既降諸賊次第納款獨曉恃險未

服鏞選死士三百人乘夜抵化州曉不意兵至倉皇出匿獲其妻子以歸撫恤甚厚曉聞之亦大感泣遂以其黨五百人降境內悉平事聞賜璽書褒美遷按察司副使遭母喪服除改廣西猺獞聞鏞名相率遠遁遷廣西按察使又遷布政使遂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勑便宜行事時清平部苗阿溪者桀驁多智其養子阿剌以勇力相資橫行部落中守臣皆得溪賂驕不可制鏞以問監軍總帥皆爲溪解鏞乃行部至清平聞指揮王通頗明大義優禮之詢以時事通條對甚悉而獨不及溪

鏞曰吾聞此中事阿溪爲大若不言何也通黙然再問終不對鏞曰吾以若能辦大事今庸人耳通曰公毋以阿溪爲也通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不辦公將損威而通且赤族矣顧溪所恃者二人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必欲致溪先得此兩人則溪乃可圖也翼日鏞大會將校曰吾欲擇一人堪巡徼者因熟視曾曰可衆出鏞謂曾曰汝何得與賊通曾大驚辨不已鏞曰阿溪歲賂上官皆汝導之不服斬矣曾叩頭不敢言鏞曰吾今貰汝欲取溪計安出曾曰阿溪不易得也必更得陳瑞

謀之乃可鏞曰汝爲我呼入瑞入鏞訊之如曾瑞屢顧曾曾曰明公已知之矣第當相盡力耳二人卒以計擒溪剌磔之境上群蠻震懾邊徼無事鏞素秉清節先時自廣東還家人私攜一英石既至舟矣鏞怒而投之水中鏞歷仕三十餘年皆在邊陲觸瘴成疾上疏乞骸骨不許弘治初召爲工部侍郎行至富陽卒年六十三卒時日正中白氣自舟尾上貫天表一大星熒熒然人目之爲孔鏞星同時有信宜知縣李時敏平樂人亦以才幹稱嘗平廣賊亂以功遷化州知州粵人並稱孔李云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少補生員，教官以贄薄朴之，吉不平，起碎所衣衫出，乃以儒士中鄉試。景泰五年舉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司分理在京刑獄，而廣東司當治錦衣衛卒。衛卒天子親軍，主陰刺百司事，故號橫。而是時掌衛事門達尤縱惡，雖大臣稍失意，輒搆以重法，以故皆震恐。卒有犯，下司悉好遣之，莫敢問。至吉獨法治不稍貸，卒大憾，群詈吉曰毛葛刺云。吉嘗遇門達西街，諸官引馬避去，吉獨于馬上舉鞭抗揖過。達愕然顧左右曰：「誰也？」左右曰：「是所謂毛葛刺者也。」於是達

怒，百計求吉過。會吉以病誤朝參，下衛，衛卒聞之喜，且走白達曰：「毛葛刺至矣。」掄巨杖杖之，骨見幾死。既而復職，即緹錦衣卒如故。稍進至郎中，遷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惠二府，黜墨吏，摧強宗，陰除奸先為民患者，民大悅。久之當代，百姓詣撫按乞留者以萬數。方是時，劇賊楊輝據程鄉之寶龍峒，而其黨曾玉、謝瑩據龍歸石坑，已攻破安遠、上杭，將還攻程鄉。于是撫按具疏留吉，乃料民壯，檄旁近官軍，得七百人，裹糗倍道，一日行二百餘里，賈明掩至石坑。賊出三千人陳山下，官軍見賊衆

驚却，吉拔劍先登，軍皆殊死戰，自辰至午，賊敗走，追之，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乘勝破龍歸及寶龍諸峒，遂斬輝、瑩。會高、雷、廉三府苦賊，請吉往。時三府獨海康知縣王騏數破賊，吉至，即督騏領民壯與賊戰，賊敗，斬首數百級，奪回被掠子女千計。既而賊分三道攻吳川，吉命騏出賊不意，破其一，餘皆遁去。進副使，降勅獎諭，委以全廣軍務，使便宜調度，而騏亦得遷雷州府通判。成化元年，賊寇翁源，吉帥官軍二千餘人兼程進，斬獲百餘級，賊西奔。既而新會告急，吉率都指揮焦用、

指揮閻華、孫璧合官軍民壯至大磴，與賊戰，賊敗走，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里而舍，分兵三道，期雞鳴蓐食進擊。會夜晦失期，賊覺，走伏山後。軍士突入空營，爭取其輜重，賊擁衆馳下，官軍大亂。賊迫之，閻華馬躓見殺，衆皆潰。吉仗劍大呼遮之，不能止。從吏廖振白吉避去，吉叱之，且毆且戰。賊合力趨吉，吉猶斬數人，刃折，遂遇害。先是嶺表將士無敢殺賊者，惟吉與王騏協力。騏，大理人，以方戰先吉死。事聞，贈吉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諡忠襄；騏贈雷州府同知。子科，舉進士，歷官雲南按察

使

童軒字士昂上元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永樂初命入文淵閣纂修步算諸書軒幼穎敏博學彊記舉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有志經世之業杜門深居不妄交遊上言六事曰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多見採納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鯁諸物以萬計軒極言其不可英宗復位劾戶部尚書張鳳反坐下獄會帝於宮中見軒前後奏疏嘉其敢言特詔復官尋改戶科成化初軒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

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特其末耳願時引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矣賢才隱于下僚或居散地有終身不得見一能展一策者宜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即進用大臣亦召二品以上於便殿各舉一人以對科道糾察其非則賢才進矣臺省建言意本忠愛賞其直而貸其過則忠諫出矣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宜即加優恤則民生遂矣多方求將歷試所長官民小罪令輸粟于邊則邊備

修矣帝優詔答之四川盜王應高趙鐸叛勅軒往撫至則遍歷賊巢宣布威德諭以禍福應高等先後迎降軒召與飲食盡慰遣之進都給事中既而復畔去軒上言蜀寇狡詐難信宜決策用兵遂偕鎮巡三司分兵入險斬獲頗衆軒以爲鐸無足慮遽請班師且進露布自敘功伐既而四川守臣報鐸勢復張于是廷議譁然歸咎于軒詔下法司論死而軒堅持鐸無足慮會捷奏至得寬其獄坐貶壽昌知縣未幾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究改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雲貴學政軒又習知歷法時

欽天監官治歷多舛廷臣交章薦軒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再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俞正巳請改歷法命軒與之考論不合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杪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不同故耳正巳不知古法欲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理復言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皆從之俄以病歸孝宗即位復召掌監事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辭監事且舉吳昊張紳高

鍾自代其冬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兼巡撫時四川歲祲開倉賑貸爲粥以食餓者流移之民給以餱糧俾復故業南路鎮番苦蠻酋出入歲減軍糧以備犒賞軍多逃亾軒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兵食以足又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又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松茂一路尤稱崎嶇宜捐之則關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

之機凡八害三利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又薦按察使林俊才可任巡撫時論韙之遷南京吏部侍郎再進南京禮部尚書前後陳奏累數千言皆軍國重務累疏乞歸許之軒質清氣粹癯然若不勝衣而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足自名家天性孝友事嫡母過于所生分祿以養兄子終身如一日至其自奉蔬食飲水泊如也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少保

張海字文淵德州人也舉成化二年進士由戶科右給事中四遷至順天府丞進太僕寺卿丁艱服除赴補遇吏部尚書尹旻以人言去位一時政府盡斥其同鄉人海亦黜爲雲南鶴慶知府弘治元年召爲順天府尹遷兵部右侍郎六年命與都督同知侯謙偕往經畧哈密哈密者古伊吾盧地永樂二年以元裔安克帖木兒貢馬太宗封爲忠順王卽其地建哈密衛以居之使通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道忠順王死兄子脫脫嗣位賜金印誥命數傳至罕愼爲土魯番所殺朝廷復立其孫陝巴爲王土魯番又襲執之遣兵據其地故孝宗命海等經畧焉海謂禦戎之道先固疆圉如永昌鎮

夷等衛比近甘肅今永昌既被殺掠而鎮夷人戶牛羊茁壯敵尤覬覦兩路孤懸難守宜擇謀勇二人率游兵二千互爲策應內既無虞徐圖其外自治之道也奏免副帥一人罪鎮守以下三人以爲誤事之戒乃上安邊方畧六事其一爲先計以遏亂畧大約謂土番蟠據西域交搆叛夷以規貢利昔莎車殺漢所置王馮奉世矯制誅之郅支單于拘留漢使陳湯矯詔殺之今阿黑麻殺罕愼有莎車之罪執陝巴有郅支之惡臣計此賊專仰貢路爲生可以計屈未可兵破若仍姑息恐墮其計中

以占哈密爲利階，以豐陜巴爲奇貨，亂亦何時已耶。不若追回給賜土番賞賚，收貯甘州，封閉嘉峪關，暫絕西域貢道，拘留其使，以彰天威，以挫寇志，縱一二人歸，語其酋自審去就，責重諸將練兵聚糧，爲經久之圖，俟彼款塞求通，果有誠意賓服，上請區處，則內振國威，外定禍亂，哈密可復也。帝從之。當是時，大通事錦衣衛指揮僉事王英上言，朝廷設立哈密，當西域諸國貢路，每歲諸方貢使至此，必少憩以館穀之，或遇番寇，劫掠則兵馬亦可接護，柔遠之道可謂至矣。今土番奪城劫印，并執

陜巴，跡其所爲，悖逆殊甚。聞罕東左衛居哈密之南，野乜乞里居哈密之東北，怨土番次骨，今宜降勅旌勞罕東赤斤等部，使與火者贊亦甚盡力合攻，以除土番之患，是以寇攻寇之計也。又進西諸國皆藉入貢互市爲利，今因土番爲逆，下令諸國使臣不許進貢，則諸國因失互利，必與爲仇，而阿黑麻子亦不得諸國賄賂，不能無怨，是土魯番之城空無人跡，必弗能久占哈密矣。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撒往，如歸陜巴，聽其入貢，否則卽留前使，勿遣。海至甘州，奏立奄克輩爲都督指揮等官，分居

苦峪城，以圖興復，又移勅令送歸陜巴，竟不報。乃修嘉峪關，捕哈密奸人私通土魯番者，悉戍廣西。復上奏曰，今土魯番貢使復來，而陜巴尚未歸，城池尚未復，臣謹遵成算，凡所貢方物，盡驅出關，示以絕意。其前次貢使仍舊拘留，封閉嘉峪關，用遏西域貢路。此後如天方國或撒馬兒罕使臣來貢，仍詳驗放入，其來自土魯番者一切拒之。至於哈密餘人，令暫居苦峪城，修隍濬池，使行有所齎，來有所止，耕牧者亦頗有其具。臣當歸朝復命。海還自甘肅，言官並劾海等奉命經畧哈密二年，事未

就理，輒上奏請還，及至眞定，復得勅令賑恤甘凉邊軍。海等又不請命，徑自入朝，宜諭以法。而帝亦怒其無功，因逮下法司獄。壽貶山西參政，至任未逾年卒。（附事以究其終，史法則然）自是之後，經畧哈密者皆不得其要領。延至嘉隆之末，哈密終爲土魯番所據，殘裔款關內附，督撫王夢弼命寄居甘肅之間，時北敵日強，朝廷頻歲僅備北邊，無暇及關外事矣。

論曰，太宗初置哈密，本以館穀西番，隔絕羌寇，乃脫脫既無嫡嗣，罕愼陜巴並以非類援立，溺凶不堪負荷，至拜牙郎直從叛如流水，乃欲強之歸國

爲我外藩甯有異乎揚雄萬里後言輿繼祗令小醜得挾城印爲市靡敝中土蓋亦慎矣張海受事二年未見成功急於言歸卒挂吏議後馬文升襲擊牙蘭最爲得筴惜閫外違制敗我艮謀彭王兩經略並以邊才倚用然彭躁而疎王忮而愎適以殭事供陰陽報復之用功罪翻局若反手可爲寒心乃議者至謂哈密不復比于鄧隲之棄凉州然則光武之閉玉門反不足法歟

論極得理

諸人事各不同賢否亦異或以戰功在邊方並有可論故相聯成篇耶

韓青种興蔣信周玉周璽董賓和勇張欽神

英烈傳

韓青全椒人英勇過人善騎射永樂中太宗征迤北聞青名命爲前鋒攻殺甚衆師駐陽和命青率勁騎擊賊賊望風潰從宣宗討漢庶人又討甘延諸叛羌累進山東都指揮僉事操持清愼門無私謁暇則與賢士大夫論說今古以資見聞嘗駐節臨淸總督江淮漕運將士不勞而事集土木之變出守紫荆關關寛敞多岐路守者恇怯青倉卒招勁騎百餘諭以忠義令盡死報國衆皆感泣也先

悉衆南侵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青縱兵騎逆戰于升兒灣身被數創中流矢自午達申轉戰益力賊圍之數重欲招降青青大罵不屈自刎死是日監軍副都御史孫祥亦死閱三日得青屍躬無完膚顏面如生贈鎭國將軍山東都指揮同知以子嗣爵

种興順天通州人初襲義勇左衛指揮僉事以薦進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北征以功進都指揮同知二年敗賊於駱駝山巡邊至本納荒泥禽賊把台等六人論功賚白金綵幣從遊擊將隊友襲阿

艮哈首功最進都指揮使壽守備廣武景泰初充左叅將鎮守寧夏西路天順元年賊犯洛陽川營於羚羊角屯興率師禦之於河賊不得渡乃陽循故道北歸而伏兵於壆左右興率銳卒千餘人追擊之至洛陽川伏發爲流矢所中裹創力戰以死事聞遣官諭祭子泰授肇昌衛指揮使興老將習兵大小數百戰未嘗衂至是孤軍出河外救援不至爲敵所誘邊人哀之

蔣信者忠勇王金忠甥也初名把台成祖時忠率部衆來降把台實贊成之既而成祖知其謀特授

都督乃賜今姓名屢從戰塞北有功宣宗立念信遠來歸化無資産自給命給全俸及忠卒無子遂封信忠勇伯食祿歲千石土木之敗降也先也先以爲族類甚愛之令隸其弟賽罕王部下而信頗不樂也鬱鬱思南歸其年秋獲諜者三人二爲瓦人喜寧家奴一廼信麾下指揮使安猛哥始知信已降敵而也先謀入寇故使三人來覘且潛結指揮石連台爲內應於是斬諜者籍喜寧家而釋信家不問恐驚諸降人也已而定襄伯郭登復獲諜者械至京且述喜寧代也先畫策將以五月陽稱送太上皇歸因突據京師先遣間窺軍馬虛實大明皇帝果立否立者何如人又言信常謂太上皇語輒痛哭云帝歸則信歸帝留則信留其心常在中國彼誘也先肆掠者乃喜寧及小田兒也又言先是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京城下卯那孩平章及弟孛羅死人馬傷斃者十餘萬今大營柵九龍口精騎屯斷頭山所甚畏者中國大砲神銃短鎗爾會死刺使皮兒馬黑麻來貢馬且約和信舊部將伯顏答里從信因遣密告少保于謙曰信感國恩思歸久矣不獲間每南望揮涕懟死無地謙因

奏言信倍德降敵罪宜孥戮陛下不忍加誅矜全其家恩甚厚信或未知宜令伯顏答里北還密諭信妻子無恙令畫策沮敵毋南寇或伺間擒殺也先來歸拜王爵因敵用間事成足以弭亂不成亦足疑寇心景帝從謙言信從上皇至大同大同諸將吏不敢出喜寧嗾也先殺袁彬信告上皇獲免上皇在迤北信擁護功居多後卒從上皇歸居無何卒贈忠勇侯謚信順子也兒孛忽嗣封天順元年改名善

周玉字廷璧其先滁人父賢有勇畧善戰積功北

七遷至後軍都督府僉事充右參將守獨石天順
二年寇犯延綏召賢帥師往援與賊戰多斬獲三
年哨賊野馬澗爲流矢所中死贈都督同知玉時
甫弱冠痛父歿王事感憤誓滅賊授萬全都司都
指揮同知督屯田巡撫葉盛薦掌都司事成化元
年王越總諸道兵以爲遊擊將軍領奇兵是歲援
延綏斬獲甚衆九年春寇逼漫天嶺率所部拒之
斬首七十餘級獲駞馬器仗以萬計論功進都指
揮使時賊雖挫衂然尚據河套爲巢穴議潛兵擣
之諸將相顧莫敢任玉慷慨請行與許寧率輕騎

直趨紅鹽池擒斬三百五十餘人焚其巢俘斬無
算進署都督僉事十年秋援宣府西路戰於馬營
齊家溝再戰赤城所向皆捷明年遂充副總兵鎮
宣府十三年佩鎮朔將軍印留鎮諜報賊數窺邊
玉計大創之率兵出青邊口至紅崖復至龍門獅
子衛屢破其衆追奔至水磨灣乃還功最進署都
督同知十九年賊出柴溝堡玉逐之抵白腰山尋
復援大同天城追擊之於定安營皆斬獲賊級奪
其軍資牛馬而歸以二功得予實授仍署右都督
是年掛征西將軍印徙鎮寧夏冬十月敗賊衆兒

渻二十二年寇犯甘肅命掛平羌將軍印鎮守賜
勑奬勵蓋至是凡三佩印矣明年實授右都督先
是成化初土魯番入哈密擄王母金印去至是復
殺都督罕愼據其城朝議大發兵進討玉請因延
西使還命齎詔往諭可不煩兵革已果入貢帝大
悅賜勑奬諭玉嚴毅凝峻自偏裨至大將撫士卒
有恩稍不用命罰無赦每遇敵計定後戰故常取
勝寇至見其旗幟輒驚遁邊關倚重者三十餘年
然亦因是成疾前後七十疏乞解兵柄皆不允弘
治八年卒謚武僖

周璽字廷玉其先遷安人後家東安璽少負氣自
豪遇事剛決無所避精騎射知兵習戰所向輒有
功成化二年襲父職指揮使七年征迤北功進署
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分守陽和十六年威寧海
功進都指揮同知調大同副總兵十七年黑山墩
功進都指揮使十八年黑石崖功署都督僉事十
九年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人赴懷仁
賊逼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援之夜遇賊乘勝
張甚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退則無遺
類矣衆感奮與戰賊少卻良久復深入璽臂中流

矢呼左右援鋒督戰益銳與子鵬擊殺數十人會
遊擊[illegible]軍劉寧至合兵中軍潰卒亦稍集共擊賊
賊退諸失律者皆坐罪璽獨以功實授都督僉事正
二十年總兵鎮代州兼督鴈門三關弘治初移鎮
陜西復充總兵官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璽嘗念
大功未立旣開府益自樹立修邊墻繕墩堡訓軍
積粟爲經久計忽得疾且革召諸子曰吾承祖父
業歷邊鎮二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幸有功今得佩
印專閫更復何望獨未嘗大創賊報天子爲憾今
死矣氣垂絕忽大呼曰好殺好殺遂瞑

董寶字世宏先世廬寧人祖真保燕山左衞百戶
從成祖起兵歷指揮僉事戰死夾河父智代任至
大同中屯衞指揮使徙治河間寶驍勇鐵面膂力
絶人性沉毅寡言笑稍長涉經史習金版六韜善
騎射一時軍職子弟無及者兄宣嗣父職卒無嗣
寶繼任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給事中程信薦其
謀勇召赴京城下之捷廷議追追躡寶言國兵新
衂賊勢尚張不若固守賊內不得戰外無所掠必
引去尚書于謙深然之先是永樂中處降人河間
東昌諸郡爲肘腋患會西南用兵謙奏選其驍勇

從都督毛福壽征蠻而餘衆乘間剽刼謙謂寶可
任薦署都指揮僉事將兵自京抵河間悉捕之新
督河間瀋陽大同三衞兵盜平遂命鎮守河間地
瀕水土城壞賊至拒水守之寶甃外城增重門訓
民戢士人賴以安景泰四年召還督操神機營六
年從南和伯方瑛征湖廣五開銅鼓苗四十餘戰
皆捷至擡羅擡綱二寨山益險惡衆驚顧莫敢前
寶奮勇先登諸軍乘之遂克以功實授都指揮僉
事天順元年署左軍都督府僉事嘗與諸公矦校
射南苑矢發皆中帝大喜他日指謂諸將曰此黑

面都督最善射特賜鈔幣二千曹欽反寶率麾下
士邀戰西長安門外賊潰奔還家遂與諸軍擒欽
論功實授都督僉事是歲總揚州諸道備倭軍開
府於吳厲將士嚴斥堠簡修戰艦戎器暇則延禮
師儒凡武學與鄉選輒厚贍之隸庠序者爲蠲其
徭役時以爲賢尋兼領蘇常通泰諸州郡時鹽徒
錢厚聚衆倡亂僭號江海上公東南騷動寶畫圖
分諸道刻期進兵策賊敗必走江北廖角嘴約巡
鹽御史伏兵數百爲應且曰如約當捕賊無餘不
然且逸其半已而失約寶獨以兵進獲厚及其黨

數十人。餘奔喙角嘴。其料敵如此。成化九年、以疾歸、子清襲爲永清左衞指揮使。賓少孤、事母至孝、毋病、日跪奉湯藥、三月不懈。諸子皆訓以禮義、無席寵怙侈者。家居崇經講武、有古儒將風。

和勇、迤北人。祖阿魯台、初爲瓦剌馬哈木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內附。永樂初、封和寧王、仍居漠北。後復叛、宣德九年、爲瓦剌脫歡所殺。其子阿卜只俺勇之父也。窮蹙來歸、命隨軍積功爲中軍都督、賜第京師。尋卒。勇以父故、爲錦衣指揮使。正統十四年、英宗北陷也先、擁衆入紫荆關。總兵官楊洪等

帥師敗之。勇從諸將追擊、大有斬獲、歷遷都督僉事。天順元年、進都督同知。五年、都御史葉盛、都督顏彪討兩廣蠻賊、以勇爲遊擊將軍。成化元年、大藤峽賊復反、仍以遊擊將軍從都御史韓雍征蠻將軍都督趙輔統兵往討。師至潯州、諸將並進、勇斬級功多、進左都督、封靖安伯、食祿千一百石。勇爲將猛而有方畧、性廉謹。兩廣之役、諸將滿槖中裝、勇於財物無所私、世以此多之。卒、贈侯、謚武毅、子忠亦歷戰功爲錦衣指揮僉事。乞嗣伯、不許、得指揮使。

張欽、字克敬、京衞人。世將家。永樂二十一年、代父任南京留守右衞指揮僉事。正統六年、從征麓川、抵鎭康州、破降其酋。進攻上江諸寨、下之。王驥奇其功、承制進都指揮僉事、將諸軍自沙木籠山進圍麓川。欽率偏師潛入其中堅、大軍乘之。思任發走緬甸、餘衆悉降。師還、得世襲指揮使。八年、掌中都留守司事、以所部兵從寧陽侯陳懋討閩寇鄧茂七、進都指揮同知。景泰元年、再從入閩、殲餘寇延平、進都指揮使。尚書于謙上欽前後功、奏署後軍都督府僉事。調中軍。天順元年、副彰武伯楊信

守延綏、慶陽。明年、孛來寇神木、帥師禦之於柴溝。掟閘、進都督同知、充左參將專守延綏西路。孛來旣不得志、復大入安邊營。欽分道拒之、連戰於花馬池、野馬澗、俘其將鬼力赤、獲駝馬兵仗、及還所掠人畜。視柴溝倍之。特勅褒諭。楊信奉詔移大同、欽代領其衆。尋佩征鹵副將軍印、總延綏各道兵。成化元年、召還、復理中軍。時方大閱、簡精兵十二萬、欽分統揚威營、蓋出入兵間者三十五年。卒、贈左都督。

神英、字景賢、壽州人。祖忠、父傑、永樂中、從北征、累

立戰功官至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天順元年䘵
卒英襲職爲榆林寧塞營守備屢將騎兵從都督
張欽叅將房能彰武伯楊信戰寧夏皆功最成化
元年兵部尚書王竑行邊奏英功進都指揮僉事
四年從征石城復有功進都指揮使充延綏右叅
將時𠂀加思蘭潛伏河套數入寇英率師禦之敗
之於開荒川復敗之於蘆溝以功進署都督僉事
余子俊建議築邊墻英經營規度子俊數稱其能
十三年掛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寧夏已改
靖西將軍鎮延綏復改鎮朔將軍鎮宣府𢎞治元

年以大同爲京師屏蔽英宿將有功緩急可倚頼
乃復佩征西前將軍印總兵鎮守中軍令嚴斥堠
寇憚之毋有侵犯輒挫衄去十三年召還京統理
果勇營務明年充右叅將督京營兵征延綏再充
左叅將治兵宣府所向克捷論功爲諸將冠正德
元年進都督同知僉書左軍都督府事勦畿輔劇
賊進右都督五年給事中殷𥚃劾英年老不任軍
旅致仕是時劉瑾用事英素習瑾有旨英歷官五
十餘年戰功多下兵部議封爵尚書曹元謚錄上
英前後首功中律復下廷臣議英敢異遂封涇陽

伯食祿八百石予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論英
以金寶萬計賂瑾得封奪爵繳誥券仍以右都督
致仕然英實驍勇敢戰先登累有斬獲功

論如衡平方可是非古人

蔣貴任禮趙安[illegible]山[illegible]毛忠趙輔李震于

信列傳

蔣貴字大富江都人由燕山護衛卒從成祖起兵積功至昌國衛指揮同知已從平交趾四出沙漠敗敵于九龍口洪熙元年復敗之大松嶺斬獲功多進都指揮僉事移掌彭城衛宣德二年松潘蠻叛充右參將帥兵往討首募鄉導絕險而進賊大驚一日十數戰遂敗之明年進都指揮同知鎮守密雲諸關尋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貴大閱士卒進兵連破四十餘砦斬首千五百級俘獲稱是以

功進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鎮守其地正統初召還爲右都督是時阿台朶兒只伯數擾塞下殺掠吏民邊將屢失利乃命貴仍以右副總兵與左都督任禮分道禦之禮與貴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兵至魚兒海約貴軍夾擊之爲安敬所誤乃遣王驥責狀語具驥傳貴感奮後戰于石城斬獲功最冦竄兀魯乃地貴自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追至敗之俘其左丞脫羅及稗校數百人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阿台朶兒只伯以數騎遁去還封定西伯祿

二千石佩平羌將軍印鎮其地是役也任禮趙安皆有功封伯而上以貴功尤大予世券是時雲南麓川思任發叛官軍討之不利于是命尚書王驥總督軍務而貴爲平蠻將軍合漢土兵十五萬人往討頒行賜賚甚厚驥貴以二萬人趨上江居五日閱師江上抵麓川思任發携一子間道走孟養獲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進封貴爲侯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而貴非驥亦無由奮發成大功思任發既竄其子思機發糾餘衆居麓川者往來窺伺復命驥總督雲南

率都督同知冉保等討之比至思機發已前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驥請濟師改命貴佩印冉保毛福壽爲左右參將調土兵五萬往討發卒轉餉三十萬人貴等至雲南檄緬甸令送思任發緬人陽聽命而遷延不至驥謂貴曰此紿我也過江則扼我歸路且瘴癘將發不戰何待乃進次騰衝分軍爲五與貴及都督沐昂各將一軍馳之及江緬人擁衆大至驥乃誘其使宣言驥搞而貴潛以兵沿江下焚其舟數百艘緬人潰遂趨者藍擣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脫身走得其

妻子部落九十餘人、象十一。而還。益貴祿五百石、
正統二年、總兵禦邊、又明年卒、年七十、贈涇國公、
諡武勇、長子義跛、以義子琮嗣侯、領直宿將軍侍
衛、成化初、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琮少敏慧、畧涉
經史、一時諸子侯多推讓之、頗尚氣挾詐、在鎮惡
巡按御史鄭已矜傲、誣以罪、按之無驗、而琮方有
寵、竟坐已、成八年、召還、協守南京、兼督操江、十年、
以災異上章乞解機務、且言血氣方壯、願領邊寄
自効、帝褒荅之、尋召總神機營兵、十年、琮上言太
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復築土城、以衛居民、誠萬世

之業、今北京止有內城、正統己巳之變、衆庶奔竄、
內無所容、前事可鑒也、又言養兵之制、莫善屯田、
今竭東南民力轉漕以實京庾、又勞八郡民飛輓
以供邊餉、兵民俱敝、費出無經、則以屯田之利未
徧舉也、且大同宣府諸塞下膏腴土田、無慮數十
萬、悉爲豪右所占、租稅不供、稍遇兵、荒全仰內郡、
即畿內八郡良田、勢要之家、又妄以荒蕪陳乞、日
益朘削、失業之民、控訴無所、脫使邊關警、內郡何
由濟、運道阻、京師何由給、居安思危、不可不慮、琮
入、下所司、雖不能盡行、時論韙之、十三年、帥京軍

二萬、往大同防秋、陳軍中機宜十餘事、皆報可、明
年召還、加太子太保、十五年、偕太監汪直、尚書林
聰、按事遼東、并圖上方畧、二十年、鹵大舉入寇、詔
琮佩將軍印、總京兵往禦、兼節制宣大諸軍、亾何
鹵引去、班師、又明年、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明年卒、
贈涼國公、諡敏毅、子驥嗣侯、典京營兵、弘治八年、
充總兵、守薊州永平山海、十三年、佩前將軍印、鎮
遼東、徵還、侍衛、董神機五千營、十八年、守湖廣、正
德初、劉瑾方橫、嘗索賂于驥、驥弗予、亾何卒、驥歷
官中外二十餘年、卒之日、家無餘貲、子經嗣、卒、子

傳嗣、嘉靖三十一年、鎮兩廣、以平猺功、加太子太
保、卒、無子、弟佑嗣、卒、子建元嗣、卒、子承勳嗣、卒、子
惟恭嗣、卒、子秉忠嗣、京師陷、乃絕、
任禮、字尚義、臨漳人、洪武末、隸籍大興衛、從成祖
起兵、累功爲指揮同知、四從出塞、進都督僉事、從
宣宗征漢庶人、擢右都督、尋轉左、正統元年、佩平
羌將軍印、充左副總兵、鎮甘肅、與蔣貴等並出塞、
無功、三年、以總兵從王驥西征、擊敗阿台朶兒只
伯於石城、復帥兵追至梧桐林、執其樞密同知院
判等官十五人、又至亦集乃地、執其萬戸二人、朶

兒只伯遠竄禮將二千騎追襲五百餘里至黑泉
而還以功封寧遠伯食祿千二百石八年四月赤
斤蒙古衛都督僉事且旺失加請移居內地以避
瓦剌禮持不可已而請建寺其地禮又持不可十
一年沙州衛都督僉事喃哥等欲內附未決禮以
大軍薄之盡收其部落入塞復發兵抵罕東擒叛
酋鎖喃奔十四年也先分道入寇抵肅州禮遣都
督王喜禦之喜違禮節制戰臨水堡敗復益兵令
都指揮劉震截之兩山口又敗奉御阮和都指揮
谷聰胡麟指揮閻震皆戰死失亡士馬以萬計徵

還兵部劾之詔杖喜百謫戍甘肅震責狀宥禮等
以伯就第景泰元年復起督三千營巳命率兵巡
易涿真保諸州郡以老辭勅致仕久之起守備南
京天順初入掌中府亡何以老奉朝請禮起卒伍
至大將雖不知書而持律守正未嘗有過在邊歲
久熟知外國情形正統時嘗奏也先久蓄異志狡
焉思逞不可不為之備時王振用事以為過慮未
幾果有土木之變人稱其先見成化初卒贈侯謚
僖武子壽從征朶兒只伯王驥言其驍勇冠軍朝
廷賞勞有加後征滿四失律徵還下獄論死減戍

廣西卒子弘乞嗣與世京衛指揮使
趙安狄道人洪武間坐從兄琦罪謫戍甘州永樂
初貢馬除臨洮衛百戶使西域從北征以功進指
揮同知宣德中充左參將從都督陳懷征松潘番
寇有功進都督僉事奉詔使畢力木江還復以左
參將從都督史昭討曲先斬俘為多又同侍郎徐
晞征阿台朶兒只伯等進都督同知尋充副總兵
守甘肅正統三年從王驥西征擒乃顏剌忽及奄
克台等封會川流伯食祿千石四年鎮涼州安勇
毅有將畧屢立戰功與任禮名相埒卒於官諭祭

葬卹如例子瑛都督同知卒子鉞乞嗣伯不許
譚廣丹徒人開國初為燕山百戶從成祖起兵首
轉中朝入陳槃等三十二人敗尚書齊泰兵又戰
白溝真定夾河以功遷指揮使又敗都督韓觀兵
遷大寧都指揮使再從出塞至九龍口以神機營
兵先鋒破敵進都督鎮宣府洪熙元年佩鎮朔將
軍印宣德八年廣以事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翔
深知御將之術故撫馭各得
言官交章奏劾帝曰漢大將軍衛青提兵於外將
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為知體蓋
善作威福艮臣弗為廣武人不學未達此義念久

在邊圉其有之都察院仍封示彈章俾之知儆正統元年以捕獲中律封永寧流伯食祿千石九年卒于鎭廣素以驍果知名文皇帝出塞每用爲前鋒鎭宣府二十年威行塞外十年子亨爲指揮使屢乞嗣伯吏部言非世券不許成化三年巡撫宣府僉都御史葉盛言故永寧伯譚廣逮事太宗功在漠北所統部曲號譚家軍鎭宣府兒童婦女皆知其賢而爵位僅及身而止與功不稱事下吏部格不行時論惜之

山雲徐州人父青永樂時官都督僉事雲姿貌魁

梧善騎射性廉勇有智畧以廕爲金吾左衞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達山海程率有功又從成祖出塞力戰擒斬多進都督僉事初青從高皇帝起百戶積勞二十餘年後從燕王南下有功始得僉軍府而雲年少彎弓馳邊塞不數年遂如父官於是一時徹侯宿將無不羨其材洪熙元年命充遊擊將軍備薊州永平山海宣德二年代顧興祖鎭廣西時猺洞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以萬計雲至肅號令公賞罰臨敵身先士卒設奇用間賊不能測三年討忻城蠻寇譚圄等於永淳縣破之四年進勦柳潯二州寇廖得寧藍其陸等斬之五年討平樂蠻再討慶遠諸蠻九年督部將彭英李義等勦捕思恩蠻寇覃公砦梁公放潘通天等追捕餘黨悉平之凡雲前後征勦共斬首九千三百七十七級歸陷賊男婦二千二百四十四人擒殺與安諸邑寇渠魁二百九十四人收七源等州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人築堡九城四傳舍五百餘區分列要害偵探迅密又道兩江狼兵屯種近山荒田斷賊出沒自是猺獞屈服終雲之世悉受約束威行嶺表先是諸蠻歲掠吏民以萬

計官軍討捕則退保巖砦山固多藤蔓引糾結上壘木石官軍至則斷藤下之人皆辟易雲一日聚牛羊縈葦其角夜半發火驅向賊賊望見以爲大軍至亟斷藤木石盡下比明不見官軍遂弛備雲乃引軍馳造其下賊木石已盡遂登山殲之凡雲臨敵應變類如此方雲之始至也有鄭牢者帥府老隸也逮事前帥韓觀觀威嚴每醉後命牢傳令殺人牢疑不當輒留之俟觀醒入白其究觀悔爲貰其人益德牢以其能釋己過也至是有言牢於雲者雲進牢試問曰自古爲將者不忌貪此地饒

珍貨我亦可貪乎卒曰白袍黥墨不可湔也雲曰人言土司餽獻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卒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矧前帥之敗尠不由賄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雲竦然舉手謝之雲既絕餽獻頗更以嚴法馭諸司曰此輩獷悍不知朝廷法久矣若遽示姑息亂之道也至撫輯軍民則率尚慈惠人以此益畏愛之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擅作威福雲自陳上不問三年卒初韓觀守廣西專殺慶遠諸生來迓觀曰此皆賊覘我也推出斬之雲鎮廣西幾十年恩威並用不輕殺人故

卒之日粵人巷哭罷市立祠祀之上聞贈懷遠伯謚襄毅子俊襲府軍前衛指揮

毛忠字允誠先世蜀人後徙武威曾祖哈刺歹洪武初率衆歸附遂隸籍涼州父寶以勇力選充總甲永樂中從捕沙州叛寇進伍長復從出塞授永昌衛百戶卒忠膂力絕人善騎射年二十代寶爲兵從征寧夏至賀蘭山後擒斬有功復從北征至牛壁山宣德中從征曲先叛寇進永昌副千戶再從征哈喇脫歡進指揮僉事從破阿台兵於涼州又從破敵於黑山進指揮同知正統元年從總兵

蔣貴征朶兒只伯以七騎破其前鋒功最進都指揮僉事尋進同知哈密使臣朝貢歸過罕東地被掠命忠出罕東追撫忠至大集渠魁諭以恩信皆羅拜盡歸其所掠而還沙州都督喃哥潛通瓦剌謀入寇忠設計擒斬之進都指揮使征罕東功最進右軍都督府僉事援參將劉震於半截墩斬獲甚衆充右參將鎮甘肅先是忠擒番僧加失領真至京師赦不誅逃至也先營用事禮部侍郎李實往迎英宗僧欲中忠以奇禍設問答語告實實歸奏之朝廷知其誣不問調守福建英宗復位即日

召爲都督同知命同西寧侯宋誠出鎮甘涼召見文華殿賜玉帶明日再賜白金織幣尋又召至文華殿面諭降勑獎勵賜銀鈔兵出涼州三戰三捷論功進右軍左都督孛來擁衆寇莊浪與總兵衛潁分兵追擊之賊少却即領騎士三千於涼州十二里舖立營衆方集賊數萬騎突至忠率將士悉力拒敵賊應弦墜馬者無算衆稍却賊帥復立陣前大言以惑我軍圍益急忠單騎出責以不臣之罪目皆盡裂會援軍大至賊遂解去復大捷於永昌同衛潁征番忠先登手斬番賊轉戰俘獲功多

封伏羌伯、食祿千石。[illegible]甘肅固原州滿四反、聚眾萬餘、據石城、官軍追勦、皆莫能破。憲宗命右副都御史項忠督師討之、令忠率甘涼軍馬往會。[illegible]至、都御史命忠等由木溝頭進。忠令日開砲聲而進、見烟舉而回。次日薄石城門、遇賊迎戰、以三百騎衝砲架山、截山奪險、連破七峯。山上老稚號泣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收軍。賊乘風盡抽餘黨以死決戰、忠孤軍相持、自巳至酉、大小十餘戰、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盡。忠為流矢所中、回至半山而卒。忠孫鏜前後躍馬射賊甚

眾、賊執鏜、斷指裂顙、曰、爾能復射否。是日、從子海及鏜同沒於軍。事聞、追贈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侯、諡武勇、世襲伯爵。忠初名鉛、刺後始賜姓及名。生長西陲、知邊情、由校尉至大將、屢經戰陣、奮勇卻敵、敵所畏惟忠。忠死、益肆猖獗云。初、忠之死也、夜半風起、折旗纛、拔廬帳、營中士卒皆聞甲馬聲。幕下卒王寬夢忠告曰、我[illegible]馬上生擒滿四。既覺、驚愕。御史鄧本端聞之、即起視、曰、噫、毛公死矣、幸助我滅賊。當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四就擒伏誅。忠子俊、先卒、孫鋭嗣、有祖風。弘治十三年、鎮兩廣、再加太子太傅。正德三年、劉瑾索鋭賄、不能應、落太子太傅、奪祿十五。勤能、瑾誅、鋭自陳、得還祿、復官。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諡威襄。子江嗣、卒、無子、弟漢嗣、卒、無子、姪桓嗣、卒、子登嗣、卒、子國輔嗣、卒、子承祚嗣、明亡爵除。

叙戰功官爵謹嚴似樊酈諸傳

趙輔、鳳陽人、梁國武桓公德勝從孫也。父本字宗立、未生而孤。既長、襲任邳州衛指揮使、督造海舟、創新閘、以才能稱。於戎事尤練習、從太宗入金陵、四征沙漠、又從宣宗討漢庶人、功最、進山東都指

揮僉事。山東饑、朝議停支屯卒月糧、本爭曰、支尚苦不給、不支則轉溝壑矣。發廩給如故。吏不可、本曰、有罪我當之。因以上聞、卒如所請。未幾卒、輔嗣為濟寧左衛指揮使。正統十四年、也先內犯、吏部尚書王直等薦輔才、召署都指揮僉事、管京營。景泰元年、充左參將、出守懷來。天順初、進都督同知、掌右軍事、與董造南內宮殿、又督運木植於徐州、工成、賜白金綵幣。成化元年、上戰車制。是年、兩廣蠻作亂、兵部尚書王竑薦韓雍總軍務、乃以輔為征蠻將軍、發兩京江西湖廣兵討之。輔親督戰、至

大藤峽擒斬賊級二萬一千有奇俘獲賊屬一萬二千奪回被俘男婦六千四百馬牛羊輜重不可勝數破賊寨八百三十燬賊房二萬五百師還封武靖伯食祿千二百石是年餘賊復相聚爲盜巡按御史端宏奏輔等破峽有功然妄言賊息民安罪亦當問輔上疏自陳并請率兵圖效詔止之三年五月充總兵官同都御史李秉率兵討荆山大捷進流侯輔自起偏裨至大將兩平劇寇皆以材可一邪一將以禦命有濟畧爲時所稱大藤之役機宜悉出韓雍而輔推誠初湖無敗而遂進節制以致敗衂也善下及討荆山復與李秉同心協力故所向輒有

功八年癿加思蘭出没河套廷議大發兵勦之尚書白圭請遣威望武臣爲總兵乃復命輔偕右都御史王越剋期大舉輔越議還兵守邊圖進取爲言官所劾十一月以疾還十年輔辭流侯乞世伯帝許之二十二年卒追封容國公謚恭肅子承慶嗣卒子弘澤嗣卒子世爵嗣卒子幽斌嗣卒子光遠嗣卒子祖芳嗣明亡爵除

李震南陽人父謙都督僉事震嗣指揮使正統中征兀良哈木麓川並以功屢遷都督僉事大順四年充總兵官征武岡黎平賊五年進攻兩廣貴州蠻進都督同知成化元年還兵征荆襄賊進左都督十二年震奏沅靖等衛控制川貴廣西諸蠻頃見蔡溪清水江苗賊攻掠獲利輒相効尤請如靖遠伯王驥故事會兵搜勦期于殄滅憲宗曰蠻附見。萬果得御。將制友撫衆邦不靖自古患之要在邊將羈縻得宜使不敢越境爲亂而已曷必以殄滅爲快哉震等其與川貴廣西將吏各督兵民分屯要害仍相度機宜酌量勦撫若賊勢果熾必須統軍進討宜俟轉輸既足奏取進止十三年與右副都御史劉斌督軍分五道而進破寨六百有奇斬獲萬計勅獎諭之封興

寧流伯食祿千石震在荆襄與參將吳經有隙經弟綬掌鎮撫司從汪直刺事適有道人以黃白術得罪卽附奏震嘗匿道人私習讖緯將謀不軌遣使逮至京震途遇直呼曰一介武夫蒙恩擢爵富貴已極更欲何爲此仇家吳經所爲願公聽察直佯若不聞下震錦衣獄鞫訊無驗久之帝亦察其枉宥之直敗震乃得復爵乞誥券不許卒後子昂不得嗣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父忠征迤北戰死母岳氏生信甫半歲苦志守節奏開並旌忠節正統中信襲

寬河衛千戶十四年也先犯京師拒戰西直門進
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
天順五年署都督僉事守代州提督鴈門關成化
初守荆襄二年石龍劉通反信度房陵地勢險阻
率數十騎據之時民兵不滿千人賊衆四千餘突
至力攻主帥逗遛不援信拒戰四十餘日乃選死
士從間道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疑援兵且至驚
走追斬六十級轉都指揮同知鎮臨淸兼理倉儲
凡官民利弊及河道閘壩區畫悉中條理移鎭湖
廣有詔詢軍民機務條上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

省徭役立賞罰選廉能禁竊盜練將才愼守備又
以地方水災禾稼漂没鄖陽新築城垣傾頹過半
奏陳備患之策帝皆嘉納永順保靖二土官世相
仇殺信諭以禍福卽解靖州及武岡蠻久不戢守
臣議勦滅之信不可乃親詣邊境召諸蠻犒以牛
酒責其跳梁無狀衆稽顙曰累歲苦揮使徵索故
亂耳今將軍卹我厚敢復反耶亂遂平十七年疏
言湖廣諸蠻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利其
竊發可以邀功今宜選精銳愼隄防其患自息荆
襄流逋本避徭役耳濫加誅殺恐及無辜城池器

械以備不虞當亟修繕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
未竟餱糧已空機杼方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
可得也乞選守令加意存恤濫陞官爵無慮千百
皆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査勘削奪三司方
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
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所部指揮劉斌張
全有智勇疏薦於朝其畧曰英雄之士處心剛正
安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
多隱志士沉匿朝廷雖欲得人任用何能廣乎遷
都督同知總理漕運慷慨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

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滌肺腸少盡區區耳帥府舊
有湖前帥擅漁利其中信開通以泊運舟凡公私
勢要奪水病運道者一裁以法信沉毅簡重喜儒
素出入省騶從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貲累
子孫我所遺也歷鎭三十年不營私產不爲子弟
乞官遇故人婚喪則傾貲助之子繼善從善皆舉
進士有名

此武臣之功德並懋者叙戰功各有簡法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十五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賁山評

錢習禮周叙陳音邢讓劉儼錢溥柯潛謝一夔倪謙傳瀚黎淳王華列傳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六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時上北征踰二年始殿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習禮家故與練子寧有姻鄉人忌之者恒以是持之楊榮乘間白於帝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帝笑曰使子寧在朕且用

之況習禮乎事遂解洪熙初遷侍讀知制誥宣德三年進侍讀學士宣宗好文翰屢燕見儒臣元夕召近臣觀燈萬歲山賜宴習禮與諸臣賦詩以獻又駕幸史館親賦招隱歌以示習禮進學士掌翰林院事院署初建命大學士皆至習禮不爲設座或疑之習禮曰此非三公府也楊士奇等請於帝帝乃命工部具座禮部叙位次于是士奇等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上習禮曰事由上定則可吾豈敢爲佞乎人以爲有體十年進禮部右侍郎習禮雖猶滯在翰林多清暇以文章議論爲士類所推每佳時休沐同寅朋文酒倡和爲樂至於要職劇務雅非所好禮部雖位望優崇然簿書期會旹與諸部相參命下日或往賀之習禮曰吾今且爲有司矣何賀爲力辭不允又命兼署吏部是時王振日用事達官多拜其第習禮恥爲之屈意不自得因自陳年老不可用乞骸骨既致仕乃大喜曰爲侍郎久妨吟咏今縱吾於雲霄間矣公卿大夫餞別都門外各賦詩爲贈習禮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娛習禮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好古秉禮教人不倦畀主文柄知名士皆出其門家居十五年卒

年八十有九謚文肅所著有應制歸田諸集

習禮清正文雅爲翰林佳士使以子寧累廢朝廷幾於失人可知人主以寛大爲盛德

周叙字功叙吉水人年十一能詩永樂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承詔作黃鸚鵡賦稱旨授編修宣宗時預修太宗實錄書成進修撰英宗時修宣宗實錄充經筵講官進侍讀上言君道莫大於奉天恤民臣職惟在於輔君成化比者天旱陛下責躬虔禱而臣下不聞効忠補過徒見陳情乞用之章掌銓選者罔論賢否徒循資格司國計者不問農桑

惟勤賦斂、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其中正、風憲乏
激揚之公、言官惟緘默是尚、又僧道舊有定額、近
歲多至數萬、徭役乏人、戶口日耗、蠹損國政、莫此
爲甚。今京畿山東、流民衆多、皆有司不能矜恤所
致。夫風憲爲耳目之司、守令任撫字之寄、宜精其
選、風憲得人而後守令盡職、則風憲又守令之綱
領也、帝以章示諸大臣、于是吏部尚書王直等、皆
引罪求罷、帝慰留之、十一年、奉命祭衡山、事竣過
家、以枉道爲怨家所訐、詔勿問、未幾、調署南京院
事、尋進侍講學士、請重修宋遼金史、敍之先人嘗

言三史當以宋爲正統、遼金皆當附書、敍著論申
述其旨、至是特疏以請、詔許自撰行世、敍遂日夜
纂輯不倦、然卒未成書、郕王監國、上言昔周公輔
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太子、値板蕩之秋、視
周公尤爲艱鉅、雖曰日望鑾輿早還、然敵情叵測、
時日悠邁、人心易搖、可不深謀熟慮乎、謂宜先聲
選辨士、卑詞重幣、暫爲君父屈、若能鑾輿旋軫、則
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
甲數百萬、豈不能汛掃北庭、以圖報復哉、謹陳八
事、曰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賢才、安民心、廣言

路、議幾微、修庶政、累數千言、王嘉納焉、景帝卽位、
復上致治保邦、中興太平諸策、引喻開諷、帝深嘉
之、尋以疾卒、敍生平負氣節、內剛外和、篤於行誼、
登獲有婦人以妖幻動一時、其甥因之登太常寺
丞、賀者盈至、敍曰、人爲妖遠之不暇、矧賀之也、其
持正類如此、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
化二年、授編修、是時憲宗倦勤、而番僧左道日由
中官以進、音上疏曰、養德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
於好問、今陛下雖御經筵、勢分尊嚴、上有疑而不

問、下有陳而難明、聖學之疎、實緣於此、願退朝之
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從容賜坐、有疑輒
問、必能啓沃聖聰、有所裨益、異端者正道之反、害
治之大者也、今所號佛子法王眞人、無寸長可采、
名位尊隆、賞與濫溢、宜一切罷遣、自今有請修建
寺觀者、悉置於法、庶幾妖妄可絕、正道以明、不聽、
又請召還李秉、羅倫、張元禎、王徽、章懋等、復原官
而舉陳獻章、列言職、亦不聽、音既屢言事、而中官
佞倖多惡之、有旨責其偏見妄言、音不爲動、司禮
太監黃賜母死、廷臣皆往弔、翰林獨無詣者、一日

侍講徐瑱言于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
應或默、音大怒曰、天子侍從之臣。相率而拜內侍
之庭、其若清議何。議遂寢、汪直在西廠、氣焰烜赫、
其黨韋瑛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偉家、并拷
掠其妻子、衆駭莫敢問、音居比舍、亟乘墉呼曰、爾
何人。乃敢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
乃敢不畏西廠。音厲聲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陳
音也。其人既素聞音名、又辭氣剛正。乃爲之少戢。
十三年、進侍講、十九年、遷南太常寺少卿、時大學
士劉吉、有父喪、詔起復、吉陽疏辭、陰托外戚萬喜

言于上、固留之、音自南京貽書勸其力辭。吉不悅、
其後有缺吏部、擬音、吉輒力阻之曰、音腐儒不可
用。以故累年不得調。弘治二年、署南翰林院事、六
年、吉敗、乃進太常卿、七年、卒于官、音性寬緩、懵于
世務、人或戲之、置不較、爲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
經學、一時名公卿、如大學士王鏊、太常卿齊章、通
政吳裕、布政使倪阜等、皆受業其門云、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院檢討、景泰元年也、先遣使同李實來請
和。且言將奉上皇還京、群臣請遣實復往、帝難之、

及遣使竟不及迎復事、群臣交章請、帝命侯楊善
回再議。讓上言、近者群臣請迎復上皇、封章數上。
陛下不許。豈不以也先變詐不足信歟。如以爲不
足信、則前此已不必講和矣。我之所以和者、爲上
皇也。不迎上皇而與之和、將安圖乎。夫天下之事
成敗勢也。君子於事、不必其皆成、惟爲所當爲而
已。上皇之於陛下、君也、兄也。迎復之事、所當爲也。
于此不圖。臣恐竊中賊計、彼將假大義以爲入寇
之端。臣未知孰爲曲直也。如從群臣之請、則上皇
之回否雖未可必、而陛下篤君親之義、昭然於天

下矣。臣又聞兵家以曲直爲壯老。我迎而彼不許。
則曲在彼矣。由是而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疏入、
得優旨、當時服其忠鯁。丁父憂、起復、進修撰、成化
二年、遷國子監祭酒、創立勅諭學規諸碑、修國子
監通志、課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人
以是稱之、五年、遷禮部右侍郎、七年、下詔獄、先是
國子監例有師生會饌錢、相沿日久、讓取以新學
舍、暨碑刻諸費、不籍記、又不文移有司、遂爲典簿
王允所私、陳鑑代讓、亦不察核、至是給事中丘弘
等言之、掌助教事檢討葉時、復訐允、下刑部、請逮

譭鑑置對不許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譭鑑及司業
張業坐監守自盜論死譭獄中上書言與學士萬
安李泰素有隙故倡此而丘弘承風奏劾且寘言
黼刑部使傳致臣帝命會官雜治國子生虞楷楊
守阯等奮曰邢公振勵學校不私一錢今被誣吾
儕義不可不救於是生徒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
司議得免死贖爲民九年卒年四十五譭剛直負
才氣敏於文藝然狹中有所輕重人輒形辭色鋭
意師道而忌者輒之卒得禍楷東陽人舉鄉試第
一能文章早卒守阯後官至布政使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幼端介好古力學弱冠中鄉
試潛心學問凡二十六年正統七年舉進士第一
授翰林修撰十二年選講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
學制誥儼與爲景泰三年遷左春坊大學士修君
鑑寰宇通志及宋元通鑑綱目進太常寺少卿兼
侍讀學士七年與編修黃諫主順天鄉試內閣陳
循子瑛王文子倫就試皆不得舉循等論奏儼閱
文不明取士徇私又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誕在
中列而譯字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試例不黜
落榜發無名因劾儼違制且摘試題雖欲自絕并

策問有無正統語激帝怒請如洪武中罪劉三吾
等例重開科考試於是六科給事中張寧等交章
論循文壞法營私失大臣體請逮問如例帝曲宥
之命翰林院覆閱諸得舉者高穀懼儼等禍且不
測因奏事召至榻前力言二臣子文亦可觀願解
有定額儼等本無罪由是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
賜舉人許赴會試王文復疏辨帝不喜曰敢再言
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明年英宗復位循文得罪
二子竟不得試儼性剛直取予不苟族人貧者爲
喪葬婚娶倣范仲淹立義田人有貸輒焚其券立

朝侃侃不爲勢利屈爲文春容典雅以古學名于
時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

　如典試起獄事以事則足以考見一時得失
　以文則足以添加篇牘色態

錢溥字原博華亭人正統四年進士召試薔薇露
詩稱旨命教內侍書授翰林院檢討累官左諭德
天順元年改尚寶寺少卿時叙奪門功溥謂兵部
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母后
徽號未加獨非缺典與汝言以其言入奏英宗大
喜尋遷侍讀學士六年頒詔安南貽書與其王論

郊迎禮甚悉、瀕行、贐以金、不受、王遣陪臣齎金入奏、乃以帝命受之、時以為得體、顧性輕躁、嗜進、自教內侍書、遂與中官往來、王倫受業於溥、尋事憲宗於東宮、頗恣肆、英宗不豫、倫出謁溥、溥欲深相結、因坐倫上座、置飲、至晡、語間、倫問東宮納妃事如何、溥曰、當以遺詔行之、溥所居與學士陳文鄰、每內侍來謁、必邀文共飲、至是、獨不召文、文疑之、使人密伺、得其語、及帝崩、草詔、李賢當秉筆、文奪之曰、已有草之者矣、因言溥倫畫計、將退賢、進溥、罷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遂下溥獄

坐交通近侍律論死、尋赦免、謫廣東順德知縣、成化二年、復故官、閒住、九年、起掌南京翰林院事、秩滿赴京、擢南京吏部左侍郎、為給事中張海所劾、時溥入賀聖節、因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卒、諡文通、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少穎異、數歲能詩、弱冠舉於鄉、以地遠京師、不忍離親赴舉、讀書蓮花峯下、景泰二年、登會試、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尋侍經筵、朝廷制作、多出其手、進右中允、修歷代君鑒成、有金綺之賜、四年、修寰宇通志、歷司經局洗馬、與庶

天鄉試、抵揚州、有舉子賂求關節者、潛怒執付有司、棘闈肅然、天順初、遷尚寶少卿、兼職如故、憲宗卽位、以舊宮僚、擢翰林學士、英宗實錄成、進少詹事、有詔議慈懿太后喪禮、潛率僚屬上章、請祔葬裕陵、援引古制、辭極明切、諸大臣相繼力爭、未得旨、潛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再疏爭之、頃之、召至文華殿面諭、皆從其請、未幾、賜經筵儒臣七人冠服、時潛已聞父喪、乃卽家賜之、潛居喪盡禮、會缺祭酒、帝難其人、有詔起用、潛乞終制、言忠孝無二理、事君事親無兩心、使親喪可短

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帝為感動、許之、潛素無疾、居苫塊久、患左足風痺、竟不起、訃聞、帝悼惜、特遣官賜祭營葬、時年五十一、潛為學士、以古文教庶吉士、前則李東陽等十八人、繼則林瀚等二十四人、古文號一時之盛、公餘輒偕門人覽勝賦詩、卽院中後圃搆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芙蕖、嘗宴息其中、後人稱為柯亭、植栢數株於後堂、號學士栢、風流文采、偃映前後、而遇事敢言、屹如山岳、為可重云、

謝一夔字大韶、新建人、祖丞亨、避讐外家、冐王姓、

至一夔始復姓、謝父得仁、爲汀州推官、以廉幹稱、鄧茂七圍汀州、率民兵擊走之、官軍俘三百餘人、盡誣爲賊、得仁白都指揮馬雄、悉遣歸、雄得汀人通賊名姓、將斬以狥、得仁力請、焚其籍、在汀十八年卒、吏民請于朝、立祠祀焉、一夔天順四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與修英宗實錄、憲宗初、爲日講官、彗星見、應詔陳五事、曰正宮闈、曰親大臣、曰開言路、曰愼刑獄、曰戒妄費、語多剴切、時命儒臣纂宋元通鑑綱目、一夔分修元史、因推廣前待制王褘之論、以泰定帝世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

木兒迎立明文、與圖富貴、乃于燕帖木兒舉兵、以謀逆書、凡將兵附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賊書、一正前史之謬、進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儀文制度、悉加釐定、二十二年、進工部尚書、帝信梁芳言、復建大永昌寺、命一夔督造、辭疾、不允、恚憤而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生平篤於孝義、成化時、請假省墓、立義學義田義倉、鄉閭德之、主應天鄉試、得王鏊、分校南宮、得羅倫、皆爲名臣、

倪謙、字克讓、其先錢塘人、洪武中、徙實京師、遂爲上元人、生有四乳、目光如電、年十八、舉進士第三授翰林院編修、博綜掌故、雖老於文學者、弗能及、奉命祀北岳、使朝鮮、景泰初、以左中允同呂原入直文華殿、一日帝命謙講匡風、原講堯典、既罷、帝問二人何官、對以左中允、兼侍讀、帝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乃命以侍講學士兼中允、尋轉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遣祭遼荊楚三藩、還、進學士、侍憲宗於東宮、明年、主順天鄉試、左都御史寇深屬中其子林、謙不從、又謙受業生章綸亦不得中式、啣之、於是與錦衣衛緝事者比、言謙出使、爲遼府儀賓謀復爵、謙爲具奏

稿、得金幣無算、以章綸爲徵、下詔獄、移都察院、深論謙當謫戍開平、憲宗立、上疏自理、詔以原官致仕、尋起爲翰林學士、與子岳同入史館、纂修英宗實錄、遷南京禮部右侍郎、復爲言官所論、乞休、憲宗念其舊勞、召起原職、力辭不許、與同官請建皇儲、再上疏、天災勤聖學、育人才、數事、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僖、謙性孝友、兄誠爲士也、築別墅於韓橋江畔、足跡不入城市、人或言其弟姪之貲、即掩耳而走、謙事之終身無間言、誠卒、無嗣、謙撫孤女、過於所生、爲尚書時、私居閭閻

甚狹列肆皆鐵工謙與從出入衆皆起立謙語之
曰汝吾鄉人毋爲我出入妨爾作務再論乃從後
一御史亦居於此憤民倨坐執送有司加罪民訴
曰小人爲倪尚書所誤備述前事且云愚民無知
實不曉御史又尊於尚書也有司愳而釋之所著
有玉堂上荅歸田南宮遼海皇華諸稿共二百卷
子岳阜岳自有傳阜以進士爲庶吉士歷官四川
右布政使以廉介著
傅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除檢討憲宗即位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

可讀命中使持至史館適瀚在直即次爲韻語授
中使以復憲宗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九載進修
撰遷左諭德充經筵講官侍孝宗於東宮弘治初
進太常少卿兼侍讀憲宗實錄成進太常寺卿兼
侍講學士掌院事六年遷禮部右侍郎初禮部十
年一度僧道以左都御史馬文升言停止至是復
行開度僧道集京師者以萬計瀚言此輩蠹耗天
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亦當稍錫
裁抑或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一度便詔曰可時以
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論羅從彥李侗亦當

從祀瀚言二子著述視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
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
濫乎乃止俄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十
三年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災異日
聞瀚上言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節儉以
先天下陝西地震亦甚復同府部大臣條奏三十
一事皆報可陝西巡撫熊翀等以鄠縣民所得玉
璽獻以爲秦璽復出乞頒示天下瀚言自有秦璽
以來歷代完缺眞僞之跡具載史冊今所進璽形
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贋作無疑且人主受命在德

不在璽太祖以聖德受命製傳國璽聖子神孫恪
奉祖訓百餘年來别無古璽而休徵滋至今日卽
得秦璽安所用之孝宗以其言爲是薄賞其人遣
之保定府獻白鵶以爲瑞瀚劾其妄在部建白多
傅正議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瀚博學強記
處事縝密雖小不苟獨以程敏政之獄頗爲士論
所薄初瀚謀入內閣嗾同鄉監生江瑢劾大學士
劉健等冀代其位既而恐謀泄遂倡言瑢與學士
程敏政善且奏詞決非瑢所能而奏中排抑勝已
一言又實敏政平生心事以此大臣多不直敏政

適鈫政有科場之獄言官交攻大臣無左右之者遂不能白鈫政既死瀚自禮部代鈫政爲詹事瀚家人晨起忽見鈫政入瀚室又數見怪瀚因憂悸成疾踰年死人始知璐之奏有由也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成化元年充經筵講官遷左諭德左庶子十四年擢吏部右侍郎二十二年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弘治元年擢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有門生令華亭以紅雲布寄淳淳不納卽書其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茶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以疾致仕卒謚文僖淳性介寡合然爲庶子

時訓導高瑤請追上景皇帝廟號其言曰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鑾輿何由而返迨先帝復辟其貪天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俾不得正其終典禮未稱人心憤鬱願追加廟號展親親之義下禮部議之淳駁之曰郕王（瑤本二道但問其心果如何耳）卽帝位承國於何君受命于何主在當時雖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雖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然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先帝明並日月裁處已久人心已定若誤聽高瑤加郕王廟號必祭告太廟行祔享之禮必遷梓宮造山陵必追復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誣先帝爲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太甚）不然彼草茅疏賤安敢妄言以煩天聽哉帝曰景泰已事朕不介意豈臣下所當言顯是獻諂希恩其罷議淳素稱長者一時士論譏之

論曰景帝功在社稷正位七年非甚失德復其位

號誰曰不宜黎淳篤行君子也力詆景帝不遺餘力至目高瑤疎賤之臣必有小人主之何異同文之獄也憲宗昔以東宮見廢無所介意且曰獻諂希恩帝眞明主哉

王華字德輝餘姚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孝宗卽位與修憲宗實錄充經筵講官丁父憂服闋遷右諭德上勤學疏其畧謂詩云學有緝熙於光明今一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旬日始一舉行則緝熙之功無乃有間與帝嘉納自是御講筵日勤弘治九年充日講官賜金帶

明年、兼東宮講讀、進翰林院學士、教庶吉士、纂修
大明會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尋進禮部右侍郎、
仍兼日講、蔣張皇后寵眷正隆、而內侍李廣方用
事、一日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事、諸學
士以爲當遷就諱之、華持不可。特誦說詳盡、開諷
明切。左右悚然、而帝亦樂聞不厭。罷講、特命賜僎。
尋轉左侍郎、武宗卽位、劉瑾用事、士大夫奔走其
門如騖、華獨不往、時子守仁、爲兵部主事、以言事
觸瑾坐貶、而華亦遷南京吏部尚書、華平生孝友、
居鄉多厚德、瑾微時、從華鄉人遊、頗聞其槩、又在
講筵、數以古道規切人主、瑾重之、使人通慇懃、冀
往謝、華又不應、瑾怒、遂以中旨勒致仕。既而有以
同年生所爲事誣華者、或曰不自且得罪、華曰、訐
友過以免罪、吾不爲也。華氣質醇厚、不立邊幅、母
岑氏、封太夫人、年百歲、華亦踰七十、朝夕嬉戲左
（比爲○人生難得事○）
右。宸濠反、守仁起兵討之、時遠近傳聞孩譁、或謂
宸濠將陰遣刺客、請爲避地計、華曰、守仁仲大義
討賊、我可先去以爲民望乎。趣府縣調兵食、禁訛
言以安人心。武宗南巡、奸黨害守仁功、飛語搆陷、
上叵測、華寂若無聞。惟戒家人謹出入愼言

語而已。世宗卽位、守仁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
伯、遣行人存問於家、有羊酒之賜、朝廷推論守仁
功、進封華及其祖父皆伯爵、部咨至、屬疾且革、聞
使者已在門、促守仁出迎曰、雖倉遽、焉可廢禮。是
日遂卒。年七十七、

陳文萬安劉吉列傳

陳文、字安簡、廬陵人。正統元年進士、授編修、文頎皙、儀觀甚偉、大學士楊士奇重之。十三年、詔選翰林十八人進學東閣、文與焉。英宗初御經筵、充展書官。帝屢目屬之、尋進侍講。景泰二年、以大學士高穀薦、遷雲南右布政使。雲南地遠民貧、連歲轉餉貴州、勞費尤甚、文乃畫策商賈代輸、而倍其直以償之、令下、商皆懽趨、民間歲省亦過半。境內稅課額鈔七十餘萬、典者率多侵欺、官或累歲不能得俸、文按治如法、課日羨溢、居數年、諸事修舉。久之

轉廣東左布政使、以母憂未赴。英宗復位、問左右向侍朕經筵頎而皙者今何官耶、曰布政使、召至京、以為詹事、乞終制、不許、遂侍東宮講讀。六年、學士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曰柯潛可、出告吏部尚書王翺、翺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明日賢入見、以聞、遂進文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文既入、數與賢爭事、曰吾非若所薦也。搆錢溥、韓雍、皆坐謫去、語具溥傳。憲宗即位、改吏部左侍郎、同知經筵事、再進禮部尚書、兼職如故。時修撰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又陰助賢、倫坐貶、益為時論所薄。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卒、贈少傅、諡莊靖。文以才能自許、初久滯在外、士大夫多冀其進用、及被召、洊參大政、未聞有所建明、朝退則引賓客故人置酒為曲宴、頗多請屬、又性卞急少容、雖睚眦忿不釋也。文歿後、禮部主事陸淵之、御史謝文鐸等、皆具疏論文不當得美謚、帝以謚典已行、寢其奏。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視其外寬然長者也。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景泰中、以易儲遷左春坊司直郎、轉右中允、改

尚寶司丞、仍兼編修。天順二年、進侍講、兼學士。成化改元、進少詹事。五年、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安初為編修時、李泰與之同官、內侍李永昌養子也、少于安十二歲、安頗兄事之、得其驩。泰有內援、然每遷必挾安、使出已上。俱累官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會閣臣缺員、內議將用泰、輒又讓曰萬安可、少長于泰、又賢。退以語安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也。安既用、亡他長足見知主上、則陰結帝左右伺喜怒、外以勢恫喝諸省、曹取貨賄而已。而是時昭德萬貴妃方寵冠後宮、安私于閹

侍曰妃故眉山人安族姑也而又與安妻有連妃
常欲張其門閥與他妃競聞之大悅安與妃弟錦
衣指揮萬通爲族屬數往來其家通妻王氏有母
至自博興王謂其母曰竊家貧時以妹爲人婦今
安在也母曰弟記爲四川萬編修者詢之編修固
萬早年官耳由是又與通爲姻婭通妻出入掖庭
安得悉知宮中動靜勢益固七年十二月彗星見
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懸隔上下不交請時
召閣臣面議政事大學士彭時亦以爲言于是司
禮監諸內臣乃約以帝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情

意未孚姑俟再勿多言也及入時首陳一二事帝
方可其奏安遽叩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等不得已
皆同聲叩頭出諸內臣語人曰若嘗言不得召見
既見呼萬歲耳實無一奇謀至計也聞者閧然謂
之萬歲閣老時輅等甚恨之未幾帝命太監汪直
刺事西廠權力傾中外輅率內閣抗章劾罷其事
甚偉安初已列名而潛使人布腹心于直俄復設
西廠輅引去安遂爲閣臣首孝宗出閣進吏部尚
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太子太保歷少傅兼太子太
師華蓋殿大學士進少師預機務者凡二十年內

廷宮掖外交宦寺朝野疾之如仇而位秩亦日崇
會帝季年倦于政任李孜省使伺察百官得密奏
人皆側目安欣然與相結反假之以竊弄威福楚
除異己先時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皆以守正
罷諸大臣中負重名如王恕馬文升等皆什伯出
安上而中外推公輔嘗首王恕斥貪庸必首安故
尤以忌見擯一時六曹卿寺無有敢誦言其罪者
惟大學士劉珝性伉直與之爭輒計逐之自是內
閣亦無人其所與共事者尹直彭華皆小人也而
尚書尹旻侍郎泰紘輩悉文致其罪以去安自知

負國甚又懼帝寤覺其奸乃數刼制言官而私挾
媚道以蠱惑帝有倪進賢者粗習書滑稽亡行與
安暱日引與論御內術輒驗因令就試得第負緣
爲庶吉士授御史安遂上其術禁中帝甚愛之孝
宗初立言者將共攻安忽有詔不許風聞糾劾衆
皆疑安所屬草爲已地憤益甚適御史湯鼐以會
勅詣閣安從容語以故曰此褁面意也鼐即以其
語奏聞謂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今安即塞言
路歸過於君無人臣禮奸邪不可用於是庶吉士
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俱交章列其罪狀先是帝

在東宮。已素惡安。會憲宗崩。內侍于宮中得疏一
小篋。則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帝命太監
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喑不
能出聲。及諸臣疏入。帝即日下其章。令恩面詰之。
每展一牘。安輒絮辨跪泣。求哀無去意。恩直前摘
其牙牌曰。請出矣。始惶遽索馬歸第。上疏乞骸骨
時安年已七十餘。尚於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也（失實、猶之正）
歸一載卒。猶贈太師。諡文康。初孝穆皇太后之薨
內廷藉藉言。謀出昭德宮。及安將敗時。縣丞徐頊
上書發其事。命下禮部議覆奏。請逮萬家親戚曾

出入宮闈者。鞫問。安驚懼不知所爲。賴其黨尹直
尚在內閣。共擬旨寢之。而孝宗亦仁厚。置不問。其
後安子禮部侍郎翼。翼子翰林編修弘璧。並縊恣
早死。家財累鉅萬。妾媵僮僕挾之以奔。皆立盡。當（快心語亦無容詒）
時謂安雖倖免于族誅。而子孫亡遺種。
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充經筵講官。進修撰。吉無學術。惟善潛伺
勢。能附會以取容而已。天順四年。鄭世子祁鍈及
涇陽王祁銑以罪徵至京。命吉與陳鑑教之。吉等
拜揖。世子及王皆還荅。帝聞。心善之。因遣歸藩。而

以吉侍憲宗講讀于東宮。遭母喪去。憲宗即位。以
舊宮寮。進侍讀。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累遷禮
部左侍郎。尋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預機務。十三
年。進禮部尚書。兼職如故。會閣臣商輅率同官劾
汪直。請罷西廠。吉與焉。帝使太監懷恩至閣詰責。
次及吉。吉具對如輅等言。是時兵部尚書項忠同
六卿會疏力爭。懷恩陰主于內。吉亦無能與之異。
同得不敗。明年。孝宗出閣。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
大學士。又四年。遭父喪。有詔起復。吉三上章乞終
制。而陰屬貴戚萬喜爲援。帝降勅遣官召還。吉遂

緋衣視事。編修陳音以書勸其終制。不報。而對客
談笑無戚容。由是人始惡之。是年。文華大訓成。加
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改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尋進少保。兼太子太傅。孝宗初立。
言者多攻內閣。會星變。庶吉士鄒智上言。星變見
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
因言萬安、尹直、劉吉皆小人。而以王恕、王竑、彭韶
爲君子。吉甚銜之。已而安、直皆被論去。而吉獨留。
委任愈益專。吉慮言者將及已。乃建議欲超遷科
道官。處以不次之位。又奏拔給事中賀欽。御史[illegible]

珍員外郎林俊等十餘人皆知名士故人無復不
言之者壽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知經筵
事會天壽山大風雹壞寢殿兀帝諭群臣修省右
庶子張昇上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
爲安尹直相繼斥罷獨劉吉尚存厚結言官昏夜
款門柔佞取容無所不至貴戚萬喜依憑宮闈鬼
焰熏灼吉與締姻諸托公府賂入私門吉以患失
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旅進實爲汗顏因疏其十
罪宜亟斥譴以應災異御史魏璋劾昇謫南京工
部員外郎明年璋復以妖言劾御史湯鼐知州劉

槩下獄辭連兵部主事李文祥吉以宿憾諷璋入
智名智坐謫死四年憲宗實錄成進吉少師華蓋
殿大學士秩一品加特進會帝欲封張皇后弟伯
爵命撰誥勅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方
可其實稽遲以俟賄耳帝偵知之惡其詐勒令致
仕去踰年大盜入其室驚怖死年六十七贈太師
謚文穆吉在政府十八年多與僉壬游喜同而惡
異廷臣與之忤輒使言官劾去之有所論列必巧
竊美名自緣飾孝宗朝嘗被命撰禱雨文吉言邇
者奸倖襲用李孜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
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幸而有中以希進用謹按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臣恐倖門一開爭言
祈禱啟釁召禍實基于此其言頗似知道者又因
星變請省用度戒游樂屏讒佞止齋醮及軍士久
勞工役燒造內官擾民俱宜停罷帝亦信其忠誠
甚見聽用雖屢被劾而進官加秩無虛歲或嘲之
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及既斥瀕行京師人羣譁
于市曰棉花去矣天下閧而笑之

姦狀醜態描寫都盡使後有所戒如禹鑄九
鼎神姦辨而民無逢不若之虞矣

方瑛毛勝陳友曾義施聚焦禮劉聚列傳

方瑛全椒人曾祖得從開國初爲百戶父政靖難功爲左軍都督府同知洪熙宣德間屢佩將軍印總兵鎮交趾開平大同正統三年征麓川戰沒贈威遠伯諡忠毅瑛以父功爲金吾指揮使發憤報父仇乞領父兵從定西伯蔣貴攻思任發敵死先登破賊寨進都指揮使七年從靖遠伯王驥征貢章沙壩河樻諸蠻進後軍都督府僉事充叅將守雲南時賊子思機發復據孟養瑛率兵進剿獲其妻子象馬而還十三年擒師宗州賊首黑救畨來

等還京進都督同知已而從兵部侍郎侯璡征貴州功最進右都督充總兵移守貴州景泰元年征香爐山功轉左再平草塘叛賊壽召還分總五軍營封南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佩平蠻將軍印討銅鼓諸苗俘斬無算留鎮湖廣貴州英宗復位進流侯明年東苗干把猪僭號稱亂擒送京師又明年出剿都勻平之最功前後凡平寨一千二百斬首萬七千俘獲二萬有奇平苗之功無與爲比瑛天資英邁通古兵法而行師制敵不主故常是以所向有功常上兵法及陣圖老將多稱之四

年卒諡忠襄子毅嗣卒子壽祥嗣卒以嘗論大禮得贈太子太保子東嗣卒子炳嗣卒子應奇嗣卒從叔華嗣卒子一元嗣明亡爵除

毛勝初名福壽薊州人伯祖毛那海洪武二十一年歸附授燕山中護衛閣牧官三十一年隨成祖征九門克懷來有功進副千戶克雄縣真定進指揮僉事攻取大寧鄭村壩又戰白溝河攻濟南有功又戰東昌藁城及渡江入應天歷進都指揮同知卒無子福壽祖安泰那海母弟也嗣爲羽林指揮使卒長子濟嗣濟卒無子福壽嗣以兄濟九龍

口功授都指揮使正統六年從靖遠伯王驥征麓川擊走刁招漢從攻思任發有功進都督僉事明年再攻麓川功最進同知十四年擊也先于大同斬獲功最進左都督巡徼紫荊倒馬諸關景泰元年重安江苗賊叛充副總兵率河間東昌降人往討戶部主事陳汝言言福壽先世本塞外人恐其志不可信勅王驥善御之無使驚疑以邀成功既至請濟師總戎者有難色福壽曰吾奉命討賊惟敵是求即日以兵壓其境賊衆躍馬致師福壽挾弓注矢一發殪其首餘賊驚潰由是香爐山諸寨

皆望風讋服、生擒渠首韋同烈記哥等、送京師斬
之。峒賊以平。論功、封南寧伯、五年、進屯金川、斬俘
功最、與世券、始改名勝、字用欽、復移金齒、彈壓諸
蠻。勝在鎮、號令雖嚴、而御軍撫蠻、率以仁恕、刁放
韋復叛、勝率精兵突至騰衝、親縛放韋、衆悉竄伏。
天順二年卒、贈南寧侯、謚忠壯、子榮嗣、成化四年、
從襄城伯李瑾討四川山都掌蠻、先登、八年、坐法
調廣西立功、卒、子文嗣、卒、子艮嗣、卒、子重器嗣、卒、
無子、弟邦器嗣、卒、弟國器嗣、卒、子孟龍嗣、明亡爵
除、

陳友、全椒人、事太宗為騎卒、遷百戶、從征迤北、進
千戶、正統初、通使順寧王、招脫歡來降、進都指揮
僉事、充遊擊將軍、將兵出寧夏塞、進都督僉事、又
將兵出龍門口、進同知、充左參將、南征苗賊於香
爐山、進右都督、鎮守湖廣、天順元年、南征苗賊於
五開銅鼓諸山、封武平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出鎮
番衞、俘斬無算、充總兵、捕套賊於延綏塞外、封流
侯、最功招降者一、南征者二、出塞者五、歷事四朝、
垂四十年、未嘗敗北、四年卒、贈汭國公、謚武僖、子
能嗣、卒、子綱嗣、卒、子勳嗣、卒、無子、弟熹嗣、卒、子大
策嗣、卒、子永祿嗣、卒、子世恩嗣、明亡爵除、
曹義、字敬方、儀真人、祖勇、燕山衞百戶、父勝、指揮
僉事、義弱冠襲父職、時太宗肅清沙漠、將士非邀
遷不得從、義屢蹕出塞、至半壁山、宣德初、江西洞
賊竊發、義往撫剿、正統初、出遼東寧遠塞、追敵於
白雲山、取其輜重、復從成國公朱勇、會兵兩汊口、
敗敵於羊腸河、十四年、與敵戰遼河、摧其前鋒、旋
師至廣平山東川洲、敵騎還至、迴兵擊破之、景泰
初、追敵至梨皮峪、鷹湖東、與參將胡原分左右翼
夾擊、殲焉、巡邊至仙靈寺、敵穿塞深入、義率副將

焦禮等、設三伏以待、薄暮敵至、奮擊大破之、最功
前後大戰十一、小戰二十、俘獲七百五十餘人、畜
產二十餘匹、奪還被掠男婦八千、器械輜重無算、
由都指揮僉事、歷中府都督僉事、遼東副總兵、佩
前將軍印、左右都督、封豐潤伯、歲祿千二百石、賜
世券、未幾、奉朝請歸京師、天順三年卒、贈豐潤侯、
謚莊武、子鱗先卒、庶子振嗣、坐法、革衣冠、習禮國
子監、逾年復爵、又坐法奪祿一年、卒、庶子愷嗣、卒、
嘉靖中、子棟乞嗣、吏科駁義非開國靖難功、不得
嗣、上與棟嗣伯、卒、庶子崧乞嗣、吏部言曹義以邊

來立功封伯、傳三世、于奪、請上裁、松得嗣、卒、子文
炳嗣、卒、子國治嗣、明亡爵除、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立功洪武永樂間、至金吾衛
指揮使、將兵從出塞、歿於陣、聚嗣官、累有戰功、正
統九年、以都指揮從征兀良哈、拔砦搴旗、歷都督
僉事、遼東叅將、進都督、總兵官、英宗陷廼北、聚聞
慟哭。即日集將校勤王。部下或獻牛酒、聚曰今天
子安在、吾心何饗此。悉拒不受、倍道馳至京師、屯
兵守禦。天順元年、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
券、聚為將武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練

有法、增繕亭障、興學校、講禮讓、邊人皆畏服之、卒、
贈懷柔侯、謚威靖、子榮嗣、卒、子鑑嗣、坐法論貴州
立功、赦復爵、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卒、無子、弟瑾
嗣、卒、子蕭乞嗣、吏部以聚無他奇功、幸封伯、而孫
鑑復犯法、蒙恩宥數世、在典為濫、請上裁定、詔子
蕭嗣伯、卒、子嵩嗣、卒、子光祖嗣、卒、子壯猷嗣、明亡
爵除、
焦禮、字尚節、山後人、父焦八思台、洪武中歸降、除
薊州衛指揮僉事、禮以舍人從軍有功、太祖喜、與
禮官、辭不受、宣德初、嗣父官、累立功于遼東、嘗從

生擒賊帥、進遼東指揮使、再進都指揮僉事、以征
哨功、進同知、正統初、用都督曹義薦、進都指揮使、
禦寇於海西、獲士馬甚衆、勅守寧遠、論功進左軍
都督府僉事、協理府事、仍守寧遠、敗敵於境外、進
都督同知、再進右都督、充副總兵、景泰元年、破敵
于小團山、斬獲數千、生致渠魁一人、轉左都督、英
宗復位、封東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與世券、明年、
召至京、謁見便殿、慰勞有加、賜織蟒甲冑弓矢諸
物甚備、遣還鎮守遼東、二十餘年、年八十二卒、贈
東寧侯、謚襄毅、適孫壽嗣、卒、無子、壽弟俊嗣、卒、子

淇嗣、卒、子一鳳嗣、卒、無子、淇弟詢嗣、卒、無子、再從
姪棟嗣、卒、子文耀嗣、卒、子夢熊嗣、明亡爵除、
劉聚、清豐人、太監永誠從子也、驍勇有智畧、永誠
鎮甘肅、聚隨塞上立功、歷官都督同知、天順五年、
曹欽反京師、捕賊有功、進右都督、成化六年、統兵
出延綏塞、遇敵、身被七創、濺血殷鞍、馬督戰愈力、
大破乜烈忽、斬首百餘級、俘獲二千人、封寧晉伯、
代武靖侯趙輔為將軍、將陝西諸路軍馬出榆林
塞、斬首四百五十級、獲馬牛羊無筭、與世券、是年、
再出塞搜套、敵忽太至、聚設伏破之、斬首百五十、

殺奪人畜數萬、十年卒、贈寧晉侯、謚威武、聚雖借
中璫起家、剖符封伯、然屢經戰陣、能自致於功名。
黃草梁之戰、敵合圍數重、聚率家僮及麾下數十
人潰圍南出、人服其勇、子祿嗣、卒無子、弟福嗣、福
爲京營總兵、加太子太保、弘治十三年、孝宗召輔
臣於平臺、議諸將去留、福與成山伯王通皆勸能、
卒、子岳嗣、卒無子、從子文嗣、卒子艮璽嗣、卒無子、
叔斌嗣、卒子應元嗣、卒子天錫嗣、明亡爵除、

諸傳簡而不瘠

石璞薛希璉陸瑜石玥薛遠陳翼楊鼎彙世
賓林鶚樊瑩王槩陳俊高明劉孜張鵬列
傳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間貢士、授監察御史、宣
德間遷江西按察使、再遷山西布政使、璞性剛介、
有治才、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婦歸寧、失之、婦
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誣棄屍前塘中、使求
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曰殺人而棄尸、非深
怨者不如是也、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禱於神、夜
夢人畫一麥字、璞思曰、麥者兩人夾一人也、比明、

械四趣行刑、四未出、適見一童子從門屏窺、亟捕
之、童子懼、悉吐實、則二道士素與婦通、匿之稿麥
中、實未嘗死、前塘所得者、蓋他人屍也、人號璞爲
斷鬼石、正統十三年、擢工部尚書、河決滎陽東衝、
往治決口、尋塞、處州盜起、往討平之、景泰初、也先
寇獨石、璞兼大理寺卿、往督軍務、事平、進太子太
保、六年、少保于謙以病在告、調兵部尚書、協理部
事、七年、湖廣苗叛、奸民李珍魏元冲爲之用、又命
璞總督軍務、以計擒珍、元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
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帝謂大學士賢曰、石璞

純臣也聞尚使然苦貧盍爲我召之既至青袍角 〔時君臣情相通如此〕
帶以入帝問前賜爾緋玉安在璞頓首謝言臣孤
忠無援自分塡溝壑矣陛下無故召臣臣懼無狀
必有罪當誅謹耳帝悅是時璞微賤故命以左都
御史掌院事于南京成化元年致仕歸璞在山西
時其妻與諸僚妻讌歸而有慍色璞怪之對曰今
日比肩列坐者皆金珠綺繡冠帔甚都吾蕭然荆
布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爾何坐曰席首璞曰使
吾壘於官汝安得此座彼金珠綺繡者後欲居汝
席者得乎璞歸無室廬假官署以居後於城西作

屋三楹卑闇殆不可處邑人有爲典史歸者治具
延璞陳金銀杯斝十餘璞遽問爾官幾年曰未一
考也然則爾胡歸曰奸民以貪蟣我耳璞怫然曰
使吾治爾爾尚得還鄉里哉拂衣出

薛希璉字廷器麗水人宣德五年進士以年少詔
歸學三年召授監察御史負氣敢言正統元年擢
河南五年廷選侍郎何文淵等十餘人賜璽書分
行天下舉荒政而璉得江西以便宜興水利廣儲
蓄民甚德之超遷刑部右侍郎八年巡視畿內理
鳳陽屯田巡撫南京十二郡所至不拘文法而能
恤民疾苦十三年與崇信伯費釗都督范雄偕鎮
撫福建時福安賊陳嚴四等自稱王集衆千餘焚
掠福州所屬州縣而沙縣賊羅丕廖寧八等亦以
千餘人入尤溪殺其主簿詔都督高禮指揮仲福
將兵往助釗雄等亾何賊突入汀之清流大掠于
是福建告急之使踵至詔趣高禮等進兵希璉使
人抵賊壘諭降其脅從者以萬計他盜逃入海者
亦棄兵自縛請死璉悉釋之使歸田而令范雄等
督兵分道擊負固者擒斬殆盡羅丕等竄匿深山
中下令懸重賞購之于是沙縣人羅文遏等易置

酒奉賊誘致丕執之以獻函首送京師論功入爲
刑部尚書景泰三年考察山東官吏黜貪酷者二
百五十餘人時旱蝗禱泰山而雨蝗悉斃因發廩
賑貸活饑民無算天順初調南京刑部尚書未幾
疾作卒于官年六十璉儀度修整言論雍容而行
已在清濁之間才足任事不尚訐直士論多之

陸瑜字廷玉鄞縣人宣德八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郎中仲闕見而偉之數舉國初律令沿革告瑜於
是瑜於律例多所諳究進員外郎正統九年歲旱
敕理淮蘇諸郡刑獄悉心平反得減罪者千三百

陞八尚書金濂亟稱其能進郎中超遷山東右布
政使景泰二年山東洊饑民忿富戶閉糴相與挺
而發其粟以強刦坐死者三十有六人瑜至則悉
出之曰百姓苦饑擾粟苟活耳遂得末減河決張
秋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往治瑜躬督其役水患遂
息尋轉左天順二年大學士李賢薦其才召入為
刑部尚書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衛卒
誣指揮李斌與弟僆謀逆達鍛成獄復下法司諸
臣相顧莫敢議瑜獨以為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
司所執者祖宗之法瑜何敢棄法而枉族人達遂

譖瑜黨惡已而英宗察其無他置不問五年曹欽
反繫其佃戶數千人坐以叛黨將誅之瑜詔都御
史李賓曰欽反起倉卒佃戶何由得知況相去或
數百里乎李以為然於是數千人皆得免當是時
瑜奉公守法習熟典故凡大獄屬官不能決者則
以白瑜瑜輒舉某時某事類此退索故牘閱之年
月一無少謬以此甚當帝心帝或遊幸時時召從
行禮遇優渥成化三年夏以尚書滿九載乞休不
許五年疾劇甚遣中使御醫臨問乞休又不許越
兩月疾再作懇辭官許之賜鈔慰勞尋以仁壽太
后加尊號推恩進階一品弘治二年卒年八十一
諡康僖瑜官刑部尚書十五年不隨時浮沉諸司
賢者禮之如賓其不稱職者馭之甚嚴然既敗則
坦懷相待不咎既往是以人咸安之與門達素不
協暨達敗言者爭欲寘之死瑜言達典制獄任情
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較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
可知天討非人市名之具
得不死以是人服其量然考達罪狀實不容誅云
石瑁字信之應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初授禮
科給事中尋出知金華府處州賊楊熙流刧郡縣
瑁修城積粟以備之已而軍興日費不貲百姓避

寇來者皆乏食瑁將發倉以濟大吏或難之瑁曰
彼迫於饑殍則亦為盜耳夫迫民為盜與擅發官
粟罪孰重我寧就其輕者卒發粟濟之流民不至
填溝壑而軍餉亦不告匱朝廷聞之以為能超遷
福建右布政使尋擢南京吏部左侍郎以王翺薦
代蕭晅為禮部尚書瑁愊愊無文寡學問典禮尤
非所長大學士李賢每以為言帝曰姑留之恐後
來者亦未能遠過也六年夏四月帝御奉天門有
旨召禮部官瑁舉止失措帝頗不懌命賢諭意令
自引退及瑁具疏自陳帝念其篤實無他過意不

忍。曰琄大臣。豈可以小失去哉。遂復留、七年、以老致仕、卒於家、

、琄爲人似無足取然存之可見有弱諸帝待臣下忠厚

薛遠、字維遠無爲州人、正統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景泰中、進郎中、承部檄覈南畿逋稅、得羨餘萬石、歸之於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抉隱匿、邊餉以足、天順元年、使交趾還、擢本部右侍郎、以母喪歸、五年、河決開封、詔起復工部侍郎、總督河道、至則集丁壯三萬餘人、分工授任、決口遂塞、

又至揚州海門、鑿河四十里、以洩積潦、蠲穀賑饑、伐材爲屋、以處流移、比還、民遮道攀留、數百里不絕、成化初、兩廣蠻獠叛、朝廷與師征之、遠以戶部侍郎往調兵食、念賊方據險、非重賞則士不効死、而重賞之、即所費不貲、乃諭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於是人皆奮勇赴敵、師抵大藤峽、遠躬冒矢石、腹背夾攻、賊平、轉左侍郎、賜金綺、尋進尚書、總督京儲、時汪直用事、衆爭趨附、遠獨與之抗、直嗾言官論之、遂致仕歸、十五年、以薦起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餘、復力請致仕、卒年八十有二、遠於禮樂兵刑、天文律歷、靡不涉獵、尤熟國家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皆手自裁定、吏胥拱手奉行而已、仕宦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時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也。人以是益稱之。

陳翼、字冲霄、虹縣人、正統元年進士、授行在戶部主事、二年、也先寇邊、王師北征、公私無宿儲、翼承命往永平諸府、備芻糧百萬、還奏稱旨、復命羅粟遼東實邊、事竣、進郎中、督漕江西、先是歲賦俱軍運、時方用武、有司督民趣辦甚急、翼至、曰賦無後

期、足矣。奚亟爲。案行郡邑。勸富家具舟分漕。且撫慰之曰。此一時權宜。師還不爾勞也。衆皆樂從、以父喪乞歸、督撫交章留之、詔翼卒事、翼已歸里、聞命、復往督漕、抵京師、乃歸終喪、會詔大臣薦舉方面、即家擢山西右布政使、至則奏蠲逋粟十餘萬石、五臺山木、民以爲利、時禁採取、翼弛其令、鴈門關既設兵屯守、復役民分戍、請罷遣歸農、暇日祭忻州城、又增修陽曲諸廟學、民不知役、天順初、召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時西邊連歲用兵、民重困、翼拊循備至、籍貧民計口給食、免逋租

民以稍甦、文廟祭祀、以歲儉不具牲牢、翼請非蠲
朝尊崇先師之典、且無以化導邊氓、奏復如舊制、
孛來入寇、邊將輒失利、翼移檄諸郡、固城堡、繕器
械、募材武士爲士兵、參以官軍爲守禦、計遷南戶
部左侍郎、成化元年、總督京儲、首劾罷不職者數
人、時倉庾廢壞、修復之資、例取具軍役、而公有餘
材、則積以待儆、翼歎曰、虛有用之物、困無告之民、
吾不忍爲也、皆便宜從事、遭繼母喪、命起復、翼乞
終制、既禫、進南戶部尚書、總督如故、翼感恩遇、每
晨興入公館治事、日旰未休、卒以此成疾、疾甚猶

日省署文移、不少息、遂卒於官、爲人嚴毅有風槩。
自爲郎署、人已憚其剛直、及出吏藩鎮、入長臺憲
年德益茂、後進以得容接爲幸、而下吏趣走聽令、
無敢仰視者。
楊鼎字宗器、咸寧人、家貧力學、舉鄉試第一、試禮
部不第、例入監、聞南祭酒陳敬宗學行、請往從焉、
頗此等事使人長氣
負笈走數千里、不攜一僮自隨、及居門下、躬自執
爨、敬宗以爲難、既閱其文、嘆曰、此六館中顏子也、
有知府某者、聞其才、將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
乃屬鼎鄉人尚書徐琦、謂敬宗曰、楊生貧而婦家

故饒、幸稍資給、雖父母聞、必喜、何辭爲、敬宗亦勸
之、鼎曰、原憲雖貧于道則富、倚頓雖富于道則貧、
鼎從先生學、其敢慕富乎、敬宗益重其操、正統四
年、舉會試第一、廷對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一時
館閣諸臣、皆素知鼎賢、而大學士楊士奇、尤器重
焉、會被選進學東閣、岸然以功名自許、不甚屑屑
爲文辭、嘗建言修飭戎備、遍漕三邊、同輩皆誚其
迂、鼎益自信、未幾也先果大入寇、詔推擇才望之
臣分守要地、卽改鼎監察御史、備兖州事、平、進侍
講兼左中允、以閣臣高穀薦、侍經筵、尋擢戶部右

侍郎、初鼎自兖還也、論功將進副都御史、辭弗就、
至是廷臣復言其有經理才、遂超數階佐戶部、鼎
自以淸修篤學、理國計、司利權、雅非所樂、而受任
後、甚有能聲、天順元年、轉左侍郎、爲兵部尚書陳
汝言所忌、以事中之、時汝言方有寵、帝賢鼎、獨置
不問、嘗命中官牛玉諭旨、欲以江南折糧銀入實
內帑、而以他稅物充武臣俸、鼎從容陳其不可、牛
馬羊房芻議徵什二、又以民艱沮之、皆得報罷。
成化四年、進本部尚書、時延綏用兵日久、廷議欲
預徵邊餉、鼎上疏曰、阿羅出住牧河套、數爲邊患、

迨今三年矣，國家耗費數百萬。一切權宜補救，如引鹽收馬徵運之法，亦既盡行，而軍興之乏如故。蓋無有爲國家計長久者也。今民罷財匱，復議預徵，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夫越千里而餽糧，陸輓則艱，舟運則易。今之黃河，卽漢唐漕運故道也。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然鹽艘木筏往來不絕。三門而上，故有小河，可達延綏。若放古人倒倉之法，以務粟分貯水次，溯流徐運，何憂不濟。舟楫既通，不惟民困得蘇，且可歲帶解鹽數十萬，以益淮課，資國用。此萬世利也。疏上，請身督其事，報可，而當時多謂難行，議遂沮。十五年，乞休。凡五上章，乃以太子少保致仕，賜敕給驛舟，仍月給米二石，輿夫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恩禮有加，蓋自鼎與尚書鄒幹始也。鼎在翰林，有盛名。官戶部最久。嘗書十思于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以自省。其他規畫，多鑿鑿可施用。所創立鹽稅二法，允稱善者。以淸操持正見重累朝，常謂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惟識廉恥二字耳。年七十六卒。贈太子太保，諡莊敏。子時暢，進士，官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時敷，領鄉薦，兵部司務。

翁世資，字資甫，莆田人。父瑛，官翰林院檢討。世資從侍京師，因爲國子生。舉正統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性強記，好檢閱圖籍，凡戶口登耗、條例沿革，輒能究悉，遂以明習典故聞於時。尋以父喪去官。景泰初，邊事孔棘，戶部調度芻餉，章日數上，而尚書金濂性復嚴急，尚綜覈，諸曹郎無足當意者，顧獨以世資爲能，因奏起復。世資固辭，得終制。服除，復補戶部。常典各司章奏，有大事，濂必與諮謀，未嘗不稱善。進本司郎中。適江南水災，屬世資往勘，因發粟賑濟，奏免稅糧五十萬石，雜辦倍之。英宗復位，大臣多見罷黜，獨以姚夔、世資可大用，乃擢夔禮部右侍郎，而以世資爲工部右侍郎。會內織染局言蘇杭等府歲造文綺七千餘疋不足用，乞倍其數，督以常官。世資謂東南水潦，民方艱食，宜稍撙節，以甦罷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榮、瑄皆難之。世資曰，卽得罪，某獨坐，不以相及也。疏入，帝果怒，推主議者，于是下世資錦衣獄。久之，念其無他，然猶貶衡州知府。到官，直疑獄數十人。有衛帥不法，爲世資所裁抑，遂誣以怨望訐

奏逮至京已而帝覺其枉謫衛帥徙之他郡而復
世資宣成化初遷江西左布政使尋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上言山東比歲洊饑穀貴傷
農民吏糴穀輸官其直數倍今新稅雖從減免而
舊逋仍復追徵是重困也宜止徵起運京儲及徐
德臨清諸倉米其存留者通行會計約支數年則
宿逋改折銀布充給官吏俸錢俟年豐復舊如此
則積儲不乏而穀價可平又言諸倉存積米麥歲
久恐致紅腐宜俟來春二穀未登分給貧民秋成
徵還官庾並報可八年歲復大祲奏發倉粟五十

萬存活百餘萬人又令民墾閒田萬九千餘頃具
籍以聞是年九月召拜戶部左侍郎未幾命提督
倉場進本部尚書領職如故十七年掌部事世資
久歷戶部自景泰中爲郎已獲時譽至是得專國
計凡財賦出入劑量盈縮多適事宜又二年得疾
乞休以太子少保致仕乘傳以歸月廩歲夫如例
行至儀真卒贈太子少傅世資體貌魁碩饒心計
才思通敏而頗尚浮靡不矜細行論者少之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
御史時言官皆新進喜事好捃摭人細過鶚獨持

大體不尚苛細嘗監試京闈大學士陳循王文子
不得舉以私憾誣考官又以鶚同邑林挺得舉並
誣鶚私挺逮挺詔獄將中鶚以法賴言官交章劾
循文事得解英宗復位召大臣擇言路有才望厚
重者知大郡遂出鶚知鎮江府陛見賜食及楮幣
論擺用意鶚至府盡革諸弊政之不便民者然未
嘗一言暴前人短人以是益賢之鎮江漕河經孟
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
陽以避之鶚謂其道迂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
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濬之便通舟春啟閘秋潦

壩功力較省從其議果便無何調蘇州蘇俗誇詐
好興作鶚一切鎮之以簡靜卽有建革必詳審至
再吳人重鶚名望旦夕效居數月輒笑太守迂緩
久之見所區畫皆久遠計則又大喜稱林太守康
濟才超遷江西按察使讞獄必麗情法不意爲亟
輕廣信妖賊妄稱天神聚衆旁近邑盡驚鶚榜幾
其魁遂解歷左右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
萬石嶺南有猺寇鶚調兵捍境上寇不得入成化
六年擢南刑部侍郎以母憂去服除召入北部諸
年未五十譽望出諸公右衆冀其大用未幾卒鶚

隸禮法、造次必恭慎、公餘輒危坐讀書、事母孝、母性嚴、曲得其懽心、歷仕二十六年、歿之日、不能具棺斂、友人爲經紀其喪、其廉潔如此、嘉靖二十二年、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部尚書、諡恭肅、

樊瑩、字廷璧、常州人、天順八年舉進士、引疾歸養、久之、拜行人、奉使四川、屏餽金不受、土官作却金亭識之。擢監察御史、會山東盜起、瑩奉璽書追剿、不逾月、獲其渠首、巡兩淮、條上淸軍事宜、著爲令、又巡按雲南、交人誘邊氓掠殺吏民、方議用兵、瑩馳檄諭禍福、交人畏其淸梗、皆款服、改松江知府、

松賦役繁重、歲用民夫輓漕數百萬石、民夫不相統制、即有耗、輒均補、奸猾因以爲利、又其遞運諸費、率皆沿途易米取辦、益便侵漁、用是連歲耗折、瑩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雜費、每歲徵米自長運外、餘悉以銀代、民咸懽趨、巡撫下其法於他郡、悉遵行之、尋遭母憂去、起補平陽府、以侍郎費孔昭薦、超遷河南按察使、時巡撫徐恪屬所司聚錢穀數萬、遺謝以問瑩、瑩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耳、夫何難、恪於是奉瑩、部吏鈎考、旬日宿蠹一清、進應天府尹、遷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鎮田楷

兩廣猺獞爲寇、衆幾三萬、瑩曰、賊衆如此、理不可盡殺、乃下令宥脅從、討擒其倡亂者十八人、置之法、餘并解散、時所屬水旱、諸藩府繕修未息、瑩奏通廣鹽、以助工作、給賑恤、停罷諸不急之費、以百萬計、民不至困、以疾乞休、家居七年、言官交章論薦、大學士李東陽、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並稱譽於朝、起撫治鄖陽、改南京刑部侍郎、十六年、雲南晝晦五日、命兼左僉都御史、巡視雲貴、至則劾奏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罷不職文武吏千餘人、時年幾七十、單車尋問疾苦、雖巖谷險阻、亦必親至、經

畫措置、威惠大行、土官畏服、召爲南京刑部尚書、十八年夏、致仕、優詔褒嘉、給月廩輿夫如例、正德初、劉瑾用事、以會勘陞平侯爭襲事、牽連及瑩、削秩罰米、尋卒、瑾誅、贈太子少保、諡淸簡、瑩誠愨坦易、所居僅蔽風雨、鄉隣老穉、見者翕翕然皆接以誠、農月坐籃輿戴笠行田間、與耕夫相應荅、子孫習其教、無不朴愿力學者、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遷湖廣右參政、再遷河南按察使、雋邁刻厲、有才負氣、尤熟於刑名、時囚繫滿獄、槩訊

鞫數日、獄爲之空、天順初、爲邏校所誣、下詔獄、槩
之在湖廣也、襄憲王素才之、至是王入朝、帝問所
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自發河南。百姓數千遮道
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扶善有恩有
威。殿下幸爲百姓轉奏天子。還我王廉使。帝聞之
喜。立釋槩復任。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關
中洊饑、盜賊竊發、槩設法賑荒、全活數萬人、七年、
遷大理寺卿、在寺十年、凡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
反、時法司聽獄、頗尚深刻、槩獨持明允、濟以長厚、
諸所審駁、會文切理、讞獄者傳以爲式、汲引屬吏

有與爲同列者、然好面折人過、人亦忌之、成化八
年、遷刑部尚書、大學士商輅、薦槩代姚夔爲吏部
尚書、當是時、內閣與銓曹遞相齟齬。南北黨迄不
相下。姚夔在部五年。北人多不服。而槩亦不得吏
部。乃議者謂李秉之去。彈稿由槩所爲。又云刑部
尚書陸瑜致仕。槩謀代其任。左侍郞曾翚、其鄉人
也。以資望不服。抗疏而去。士論惜焉。卒、謚恭毅、子
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終廣西參政、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歷員外郞中、嘗督餉天津、部征秋芻、歲增三十

餘萬束、俊言舊負未辦、新額薦積、人不能堪、請止
輸原數、便、詔許之、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假
俊便宜督餉、時郡邑殘破、軍興旁午、俊悉力籌畫、
賦不加而餉足、母喪乞歸、不許、明年、蠻平、始歸、成
化元年、超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四年、進戶部右侍
郞、俊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鎭芻粟、奏請裁酌、
手批口答、曲折盈縮、無不當其宜、尚書楊鼎甚倚
重之、京師大饑、詔發太倉粟平糶、權貴有乘時射
利者、俊曰、凡糶以升斗爲率、過一石者非貧民也。
宜勿與、其計遂阻。饑民獲濟、八年、用兵河套、勅俊

總督軍餉、俊言楡林延綏、糧道險遠、輸者病之、請
發帑金于近邊市易、且修西安韓城同官運道、以
便飛輓、論功進俸一級、明年、改吏部侍郞、再進南
京戶部尚書、按典制、拒請託、節省浮費、不下數十
萬、歷吏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致仕、俊歷官數
十年、所在有稱、然功名獨顯於戶部、時卒、謚康懿、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彭城
民苦官吏貪暴、訟於朝、明當按問、時例越訴者戍
邊、明上言戍邊之例、防誣訴也、今民所訴不誣、法
止當杖、鄉民趙釗等爲妖言、吏貪功誣以謀反、獄

上明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帝皆曰可、巡按河南時黃河南徙、近河居民占耕新灘、議者欲履畝增稅、明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異日復爲巨浸、民何以堪。事遂寢、天順四年、御史趙銘等劾朝覲官、語觸忌諱、帝怒詰疏出誰手、衆懼莫敢對、明曰實明爲之、帝怒解、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石亨旣誅、籍其家僮僕皆見收、明言亨誅有罪、然無反狀、僮僕不宜坐、免者百人、其持法平恕多類此、尋遷大理寺丞、成化初、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會霪雨爲災、明上言陛下卽位以來、罷貢獻、革宿弊、宜上

格天心、雨暘時若、乃自春徂夏、陰陽愆期、霪雨過節、洪範五行傳曰、陰氣強積生雨水之災、臣以理推之、君爲陽、臣爲陰、豈權下移歟、朝廷爲陽、宮禁爲陰、閹宦盛歟、惟陛下亟修人事、以廻天心、時稱其直、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明造巨艦、榜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又授方畧於御史顧以山、藏號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乘高候望、賊出沒蹤跡皆得之、江海爲之一清、奉命淸理鹽法、劾罷中官大吏數人、側目者衆、十六年、考察南京庶官、奏罷不職者九十六員、吏部侍郎章綸言其黜陟任意、事

下侍郎葉盛體勘、明因乞罷、不許、無何以終養告歸、十四年上杭盜起、卽家起明討賊、力疾赴閩、平之、卽乞休、納符勅、去、嘗言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去、有疾二宜去、親老無兄弟三宜去、以治盜宜再起、賊平宜再去、自稱五宜居士、卒、後其子請謚、廷臣多素不合者、格不行、士論惜之。

劉孜、字顯孜、萬安人、正統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十四年、巡按遼東、英宗北狩、脫脫不花來寇、孜督邊將抗禦、監軍官潛與寇通、卽劾罷之、聞京師有

南遷之議、飛騎馳奏、乞斬言者、以固人心、疏薦郕理王倫可大用、期濟當代、廷議以邊務方殷、孜爲將士所憚、更留一載、景泰四年、遷山東按察使、再遷左布政使、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江南財賦自周忱後、鮮能得其要領者、孜規條悉仿忱舊、不事煩擾、時松江多蕪田、稅不可除、累及里甲、孜減其稅科、召民分佃、謂之官租、不踰年、蕪穢盡闢、常額復舊、又歲積羨米二十萬、以備凶荒、民咸賴焉、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懲南部法令久弛、一切矯之以嚴、以疾致仕、歸舟至嚴州富春山而卒、

張鵬、字騰霄、涞水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居官以謇諤稱、然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為能、嘗上書言四事、曰戒怠荒、端國本、罷供獻、重名器、帝皆嘉納焉、六年、監湖廣南和伯軍、明年、清理京畿馬政、英宗復位、石亨恃奪門功、怙寵恣威福、鵬憤甚、率同官楊瑄等合疏糾之、亨泣愬帝前、訐鵬為已誅內官張永姪、故結連諸御史誣己、遂被搆、謫戍遼陽、又徙廣西南丹衛、成化元年、言官白其枉、詔復官、遷福建按察使、四年、擢左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廣西既鵬舊所謫戍地、諳獠土俗、一切洞悉其

所施設、民皆便之、五年、言官列中外大臣不職者、誤及鵬、帝必知其忠、弗問、尋命理南京都察院事、復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時境內苦盜、鵬葺捕有方、踰年盜息、仍還京理院事、未幾、進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尋召入、歷兵部左右侍郎、進尚書、深以生事喜功為戒、尤剛勁能執持、武臣有乞金齒衛參將者、堅不許、遼東守臣以所俘男女獻、帝悉以分賜諸宦官、鵬懼邊將因之肆暴掠、開邊釁、立奏止之、雲南孟密思柄屬木邦久之、益強、因請自置官司、領屬修貢、鵬曰、彼今且驕恣如是、況重以

朝命、將益橫、後患不可制、事遂寢、居數年、以太子少保致仕、歸七年卒、年七十二、謚懿簡、

論曰、鵬為人戇直、始雖落落難近、卒坦率無他、鵬人亦以是服之、生平大節、尤在其為御史時、石亨怙寵、而鵬早發其謀、後不幸言而中、曲突徙薪、鵬豈不愧諫職哉、

此直節大臣而有方面勳者、詮次極真厚不浮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十

斌 潛

芳 贊

練綱趙敔周斌盛顒張寧王徽莊昶黃孔昭

毛弘魏元鄒智李文祥列傳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嗜學通春秋、爲人風䇿孤峭、不能與世軒輊、宣德間、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正統十四年、郕王監國、綱上中興八策、曰謹天變、急先務、正軍法、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舉、察群吏、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

禍爲福、在君心一轉移間而已也、先遏京城、復上言賊不道、非直邀詐大駕、索求金帛、且將效金人以汴宋愚我也、國家輿圖之廣、倉廩甲兵、固非汴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所倚爲安危者、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伯石亨耳、宜令堅守中軍、遣將分兵擾戰、俟其深入、乃奮擊之、仍勅各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更擇宗室親王忠孝著聞者、同鎮巡官募義士入援、文武群臣敢主和議及倡言南遷者、即爲奸臣、立誅之、勿使誤國、疏入、帝嘉納焉、擢浙江道御史、景泰二年、巡視兩淮鹽政、劾駙馬都尉趙輝、權貴爲之斂戢、綱以漕舟出江陰夏港孟瀆河入江、抵瓜州、往往失利、請濬常州南新河、泰興北新河、及江都白塔諸水、參差相對、橫渡較近、又以立閘開河、工費繁浩、請借商舟財力、商苦久候、當必樂從、下廷議、命尚書石璞按視行之、時宣府都督紀廣、與巡撫李秉互訐、命綱與給事中嚴誠往察、還奏二臣相爭、皆細故、請勿問、詔求直言、率諸御史陳儲邊恤軍選將及優禮大臣諸事、復以吏部違制、舉用有過監司楊珏李顒等、率諸御史極論其私、且言往者按察使何自學

張清輩、皆以應黜舉用、旋復自敗、又副使陳賢、僉事曾蒙簡、或考滿平遷、或未久優擢、爾時臣等非不欲論劾、但直言觸忌、往往輒爲所擠、是以言官盡以言爲諱、至寧負主上、不敢犯大臣、今吏部專權鬻爵、日以滋甚、臣等如復不言、陛下何由得知、請下尚書何文淵侍郎項文曜於法司、并治王直俞山失察之罪、帝是其言、姑宥文淵等、明年、文淵下獄致仕去、帝命廷臣舉可任吏部者、綱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守正不回、三人者、皆可稱任使於

是以翺爲吏部尚書富爲戶部尚書瑄亦相繼薦
用初京師戒嚴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歲久多逃
去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綱言召募之初皆激
以忠義許事定遣還今日久未沾恩賚饑寒迫身
勢必逃亾陛下好生何忍使無辜之民名編尺籍
刑賞失中恐生他虞且邊方需人正殷倘更召募
誰復應之有詔毋問來歸者數千人帝嘗以綱協
贊延綏軍務綱自陳名輕任重乞領都御史帝不
許因并寢其命五年巡按福建時旹臺山民聚爲
盜渠魁逸而脅從逮繫者纍纍綱悉釋之趣師勦

捕且罪逸渠魁者於是與藩司忤而按察使楊珏
故爲綱所論乃以綱縱盜聞當道亦交忌之遂謫
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以父喪歸遂
不復出葺舊業尹山之陽奉先賢范仲淹文天祥
像其中語人曰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公否則
爲文公死爾今兩失之故奉遺像以見吾志綱性
剛峭嫉惡有不可必面折之遇事敢言臺中爲之
語曰殿學手棘綱口
趙敬字叔成武進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江西道御
史貢顯中以言事謫介休知縣尋復職成化元年

赦故尚書于謙子冕還籍敬因上言謙爲石亨曹
吉祥等誣陷榜其罪以示天下不一二年亨等皆
已伏誅當大駕北狩寇逼都城人心洶洶獨賴有
謙力排羣議保固宗社其功不小今以冤死乞收
回前榜特從褒卹以慰孤忠帝曰御史言是自昔
奸邪不甚人之罪則不能大己之功朕在青宮稔
聞謙冤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於是復謙官
遣行人致祭冕還府軍千戶敬之力也又言張鵬
楊瑄天順初論亨誚成已蒙召用郎中吳節御史
蕭淵等所犯皆輕均應復職帝並從之巡按江西

歲饑請留兌軍米納倉備賑蠲免戶口鹽鈔民賴
以濟江西俗尚囂訟動輒誣訐有司風憲官往往
不察實否槩從逮繫敬以爲激濁揚淸自有憲體
不當爲違道干譽之事請遣勅巡按按察今後職
官有罪審實請旨不得輒行逮繫帝從其言於是
誣訐稍息秩滿當代士民詣闕請留戶部尚書馬
昂亦以江西浮議敬不可去就遷爲按察使敬在
江西久習知利弊至是益勤於職吏民畏愛然執
法徑情頗不便於豪右朝貴亦多忌之十四年入
覲敬與福建布政使鍾淸浙江按察使劉釪皆以

清慎負時望、並坐黜。士論惜焉。時浙江布政使張清亦廉謹被劾。清巴縣人、宣德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布政使、奉職清苦、非客至不御酒肉、人號爲菜張。浙俗素侈、一教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以老疾罷。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景泰間進士、授御史、侃侃不事細瑣。歷巡南畿、河南、陝西、有能聲。天順改元、石亨、曹吉祥輩擅權作威福、排陷善類、無敢攖之者、斌偕同官張鵬、周瑄疏其欺罔大罪十餘事。帝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歷詰之、衆惶懼伏地、不能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疏朗讀、不少懾。每讀至一事、

輒正色別白之。且讀且對、歷陳二人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帝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朝廷論功行賞、乃曰濫哉、斌曰此輩皆貪天功、且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何。帝默然、已悉下錦衣獄、斌貶江陰知縣、諸御史亦坐貶。後曹石敗、帝從內閣李賢議、黜冒迎駕功遷官者四千餘人、卒如斌言。斌爲政外雖嚴厲、內實坦恕。其知江陰也、士民向風、屛息久乃愛戴之、嘗爲歌曰、旱爲災、周公禱、甘露來、水爲患、周公禱、陰雲散、擢開封知府、江陰民扳轅泣留不可得、爲立生祠勒碑、其知開封、又大治、遷陝西參政、至廣東右布政使、涖事甫閱月卒。

盛顒、字時望、無錫人。景泰二年進士、授河南道御史、直諒敢言、英宗復位、石亨曹吉祥倚奪門功、專權開邊釁、顒中夜徬徨曰、事關軍國、烏可畏禍不言耶、偕同官張鵬楊瑄等、將具疏論之、而兵科給事中王鉉者、故曹石私人也、洩其謀于亨等、於是二人先入泣訴帝前、帝大怒、翼日諸御史疏始上、

帝御便殿、召諸御史入、盛氣待之、擲疏案下、令自讀、讀至半、帝曰止、乃摘疏中語折之、顒等辨不屈、帝意稍解、而亨等復泣訴不已、於是鵬等皆謫戍、顒坐貶束鹿知縣、縣民苦徭役不均、顒爲立九則法、後莫能改、丁母憂、民相率詣闕請留、不得、候服闋、復詣闕乞顒再任、朝廷許之、亨等敗、以薦擢知邵武府、再調延平、歷遷雲南右布政使、丁父憂、服除、改陝西、尋轉左、召入爲刑部侍郎、俄調南京、未行、會山東旱饑、盜起、命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相機畫策、取前人救荒之政、合於時者、次

第舉行賑恤之餘所儲尚五百餘萬蠲省民更來就食復行九則法于諸郡訪求前代賢臣有功齊魯者爲建祠祀之在任三年年七十以老疾致仕歸卒年七十五居官四十餘年不附權要雖歷危險晩隮通要以功名終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居官戇直不阿每遇大議帝輒問張給事云何七年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預鄉薦誣訐考官劉儼等幾得罪寧上疏言科目之制本以搜羅寒畯若大臣皆私其子則公器祇爲請

託之階其何以示天下閹者避之天順中數數裁抑曹石請乞事聲名大振太監覃包慕其名數遣人邀與相見卒不往人以是益賢之朝鮮擅殺毛憐內降遣寧往旣行復勅使臣取便進止寧時已至遼陽卽拜勅言此大事也曷敢自便竟至朝鮮致命而還有請以天縱字加孔子稱號者寧言孔子道大德尊非稱謂所能盡今第當遵行其道不（今之尊朱子尊孔明互爲之出力敎辨者當念此言）然卽加至百字何益帝以爲然成化初皇太后生辰設齋建醮太臣至斂金錢爲太后祈福寧言人臣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當勸以去逸欲卽欲爲太后祈福惟當輔相陛下和保小民惠濟四海故詩言求福不回書言天壽平格若崇奉釋老事祈祝行之祇壞名教傳之懼傷風俗非所以贊聖孝也帝可其奏寧前後守正持大體用是頗見知于上然亦爲大臣所忌會南京給事中王徽等以劾牛玉倂及閣臣禮官法司得遠謫寧與六科申救諸大臣益不悅會尚書王竑薦寧及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有旨皆出爲知府而寧得汀州寧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表節義勵學校一切厲民弊政悉罷去郡政一新居汀三年朝議

將起風望之臣巡按御史張敬特薦寧不報寧遂力請致仕歸寧魁壘負志節然亦矜才傲物坐蒙忌嫉家居二十年卒無子有二妾寧死剪髮誓死不下樓者四十年詔以雙節旌之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南刑科給事中憲宗卽位與同官王淵上言伏惟陛下嗣登大寶屢詔求言忠言讜論日進於前事在陛下者固已舉行矣其下所司者或不便已私輒託他故抑之至奸佞在位尤懼直言故於進言也尤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搜其瑕疵凡有更

爲則曰變亂成法凡有爲衆則曰專擅壅政凡有
彈劾則曰挾私排陷非徒無益於國實足自禍其
身言路之壅實坐於此伏望於當行者卽賜施行
卽言之不當亦宏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則明目
達聰事無壅蔽又見比歲以來大臣犯公罪者繫
累下獄裸衣受刑不數日尋復舊職夫大臣群僚
之表也陛下誠重大臣要使勿輕進而已顧乃屈
辱之如此彼將何顏立人上乎今內外總兵官非
倚勳戚則憑賄賂率多鄙夫何當重任推原其故
由本兵不得其人故也今兵部尚書馬昂臣以其

人無大畧當罷自古人君禁廷侍御未有不用宦
官者中間賢者固有而奸邪實多若委以國政授
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則愛之終則殺
之非所以保全之也臣願陛下法高皇帝而已矣
不許私立產業不許典兵預政不許與文武官交
接惟擇謹愿者奉侍左右厚其賞賚使他無所冀
此天下之福亦宦官之福也無何中官牛玉以選
后不慎謫種菜南京將至徽奮袂呼曰賊在近膚
可洗乎亟率同官李鈞等合疏糾之畧曰人主治
天下在明號令修紀綱其要人主操賞罰之柄而

已牛玉選后不當以致廢立當明賜誅殛用快中
外乃僅薄譴陪京臣恐紀綱號令自此不振矣冊
立大事閣臣漫不加意掌禮之官阿附於先執法
之司苟容於後臣以爲皆可罪也且臣等昔有疏
言保全宦官事乃保全之道未聞而牛玉之禍旋
作夫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
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吉祥天順初
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所以預防安
知牛玉之後終無玉耶將李賢在內閣而疏侵及
之帝怒責徽等妄言俱貶遠方州判而徽得普安

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章數上最後御史
楊琅言之尤切幾得罪徽在普安七年強項一如
爲諫官時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起爲陝西左
參議尋病歸遂卒年八十三徽論治每誦張宣公
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
耻不飭奔趨日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
刻忌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爲文以
典雅爲膚淺怪刻爲古健儲巏林俊皆服其言子
韋弘治間進士太僕少卿性至孝有文學名
莊泉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翰林檢討與陳獻章羅倫爲友成化三年十一月以明年內庭張燈命翰林分撰詩詞昶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疏諫曰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罷貢獻停不急之務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今日之舉將以兩宮皇太后在上欲[illegible]奉以[illegible]其懽耳然臣聞大孝尊志不在玩好臣等伏觀兩宮母后秉[illegible]仁之德著於天下豈以張燈爲樂哉況今川廣弗靖遼東寇亂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當與同憂之日又何暇爲此耶且翰林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十一

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亦當爲之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出引蘇軾宋祁爲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張燈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妄陳于[illegible]此直微事細故亦何足論然止漆器惡旨酒[illegible]臺古之聖帝明王正以微不可縱漸不可長也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憂去不復

起居定山垂三十年巡撫王恕以白金十五鎰斂廬昶曰受官辦以理私廬不可不尚著述有所自得輒見於詩嘗曰聖賢爲世道或制其過輔相其不足諸子於傳註所以引不及者至矣今學者執鬮見至於汨溺淪胥非制其過可乎大臣論薦章十餘上俱不起大學士丘濬語人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昶也昶不得已乃出謁吏部不拜而尚書耿裕延接甚恭或謂昶過倨昶曰第求不失己足矣官外物耳復行人司副遷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居十二日以疾乞歸定山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十二

有鳳皇翔千仞之勢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黃孔昭字世顯黃巖人父瑜兵部職方主事賢名甚著孔昭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旣長建寧知府賀竑知其賢舉爲松溪訓導不就以天順四年進士授屯田主事嘗奉使江西鄉人仕其地者以尺帛餽郤弗受寮友憚其嚴峻以計擠之無所得同司郎坐事去官孔昭獨署司事悉革宿弊名大起遷都水員外郎改文選進郎中持選法惟謹尤汲汲以人才爲念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斯可以

濟事須者司銓衡以閉門絕客爲高天下人才何
由而知公退客至輒延見察其才質高下悉以與
論爲冊記之故薦用悉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
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卽不能盡阻後其人多自敗
衆益服其先見有大臣任子將選而死乞京銜掩
棺應之曰朝廷名器非賻襚物也生平不妄交游
惟布政使陳選侍郎謝鐸以道義相好奉詔薦舉
人才孔昭舉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
士論以爲得人謝鐸嘗曰黃君在文選每見其喜（一二語盡孔昭甚高）
則知賢者之爲進見其憂則知不肖者之不得退

如是者十五年始終不少變遷右通政三年進南
京工部右侍郎孔昭體貌嚴重不苟語笑嘗朝罷
有太監立禁城柳陰邀與語輒徑出不顧爲文以
實理勝所著曰定軒集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
毅子傭亦爲文選郎中子縮以廕仕至禮部侍郎
毛弘字士廣鄞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
中歷都給事中性伉直喜言事無所回互成化初
憲宗用閣臣商輅言復修撰羅倫官弘因請悉復
天順以後因言被斥者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
鈞李翔等官以廣聖德全國體不報又言近陛下

退朝之暇常事內操礮聲遠聞震驚宗廟近災變
疊見日月赤色陰氣晦蒙大風震烈黃霧蔽天遼
東宣府地震有聲四川地震者三百七十五次揆
厥變異皆陰盛陽微之象也況寇盜充斥水旱洊
臻倉廩多虛公私交困正陛下側身修行思患預
防之時豈宜以逸樂爲事伏望以敬作所崇尚儉
約罷宴遊以養聖心輟濫賞以足國用日御經筵
講明聖學勅戒臣工同加修省庶幾天怒可回人
心以慰時御史展毓等亦以是爲言帝並嘉納又
以內廷張燈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直諫忤

旨各廷杖貶外任弘率同列上言臣聞君明臣直
懋等直言實由陛下聖明一旦遠斥恐遐邇流傳
有損從諫之美章上帝怒稍解懋等得改調南京
又有旨嚴禁博徒枷項死者三十餘人弘等奏重
犯論死行刑猶待霜後稍可矜疑卽從末減今以
博戲之過一時畢命荷校其於聖世祥刑之意不
無有傷況小民蚩蚩亦有故誤乞分輕重三等庶
幾刑當其罪帝遽報可又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
等以星變請退學士商輅尚書姚夔等帝怒其妄
詆大臣廷鞫下獄弘率同列上言朝廷設立言官

欲使之言爾習為緘默非國家之福乞賜優容
以昭修省之實會畧亦為言之乃予杖復官江西
正一嗣教真人張元吉兇暴貪淫至僭用御器擅
易制書私室置獄備極慘毒或磔人肢體投諸深
淵有司莫敢誰何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敔試
士發策詢及民瘼臚列元吉罪狀敔亦未敢問也
其族人赴闕具奏遣官往勘得實械送法司鞫之
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言元吉所犯律當極
刑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應封無
使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帝可其奏命監候未決

也弘憤然具奏曰元吉罪大惡極宜押赴市曹誅
之何所待也既而有旨宥死戍邊弘復言王制執
左道以惑衆者殺不以聽陛下縱欲宥元吉如王
法何不報當是時朝廷有大政事衆必覩弘言為
可否弘持正未嘗有所阿附朝士皆私相謂曰言
路有人慈懿皇太后崩議葬祔禮弘言慈懿作配
義正詞嚴方是以道事君
先帝為皇上母葬祔裕陵主祔太廟為萬世不易
定禮陛下生事兩宮如一天下稱孝今慈懿崩逝
乃欲別葬是有二也即皇太后不從亦當幾諫無
使得罪祖宗貽譏天下後世會閣部大臣力爭卒

合葬如禮皇太后聞其言問左右毛給事何如
人真諫官也無何中寒疾暴卒朝野惜之子驊以
舉人知光山縣有惠政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
中其年九月星變元率諸給事上言竊見入春以
來災異疊見近又彗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
微之證也臣等待罪言路固知言出禍隨然與其
不言而得罪宗社不若言之而得罪陛下為愈也
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有不可得而參貳者
焉傳聞陛下或有參貳之者尚書姚夔等向嘗言

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制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
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聞少增衽席雖微
懸象甚著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
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之愛專情壹之人而不求
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又四方水旱民困日急盜
賊日盛荊襄流民所在刼殺夫君者民之父母也
子有疾苦父母必為之寢食不安今陛下作民父
母聞民饑寒不見省懼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尚
書馬昂身列六卿視為泛常凡有奏報不曰彼處
設法則曰窒礙難行徵有利害即乞聖裁持尋常

庭闈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饑寒而父
母罔聞也今民間無可以爲計者乞罷征稅發內
帑遣官賑濟庶可少收人心又朝廷寵信僧道
賚無限費財建無益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
以法王名號出乘椶輿導用金吾儀仗縉紳爲之
避路賜予駢蕃過於親王悖理亂法莫此爲甚乞
革去法王等號遣發本國追取賞賜以賑饑民仍
勅寺觀永不得擅請齋醮以蠹國用又天下之財
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蓋由賞賚無節玩好
太多或造塔寫經或畫像琢玉一物之微累價鉅

萬夫人君賞合於理則人心喜賞當於功則人心
勸賞不易得則人心樂伏願屏絕玩好罷斥不急
之務至于雲南礦場悉宜停止又大臣者君之家
子而群臣則衆子也若家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
父者恬不之治則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
奸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
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
體其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
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當是時尚書姚夔
御史康永韶等相繼有言帝悉優詔答之四年六

月慈懿皇后崩時議以爲不當祔葬裕陵大學士
彭時等力爭大臣伏哭文華殿門元率給事三十
九人交章論辨御史康永韶等亦率同官四十一
人繼之卒得祔享如禮元出爲福建右參政巡視
海道嚴禁土人不得越海私販有海商賫重貲賂
元元怒曰吾昔爲貧諸生猶不爲非義動今幸貴
顯何至以賈人金汙我叱出之毋憂歸廬墓三年
復除江西參政卒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嘗居龍泉庵
家貧掃樹葉焚之讀書達旦成化二十二年鄉薦

第一計偕道出三原尚書王恕家居智往見之曰
治道消長在君子小人進退方今小人在位群奸
肆毒智此行非爲一第正欲上告天子使進君子
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明年成進
士選庶吉士旣疏論時事會憲宗崩孝宗卽位萬
安劉吉輔政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
文祥並以進賢退不肖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唾
罵之智皆與之善安等惡之弘治二年星變求直
言智上言伏覩今月十日五鼓大星飛流起西北
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人馬辟易蓋陽不能

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斥宦官遠左道滅浮費抑冗員凡天下人所欲未得所患未去者以次罷行宜其克享天心而變異若此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事天者猶未至與伏讀明詔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許人指實條具以聞夫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不可得也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不可得也臣見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

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觀望而不來天下之邪必盤結而不去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野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開明朝政必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醇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

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臣願陛下寻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興矣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猗角而明皇之朝政亂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微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曾之盛衰也臣願陛下待宦官者一以太

○眉○眉○辨○剃○劃○切○許○罔○文○之○

○衰○勁○亦○類○賈○長○沙○

祖爲法則君子可進而小人可退矣不報頃之爾差印馬赴閣會勅抗言公等輔新政未見盡善安謂我輩非不竭力如上不從何爾退即劾安不當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既而安與直並罷爾等益自喜志得行相矜詡吉愈側目嗾御史魏璋能去爾等者予若美官璋日夜伺爾等短爾壽州人也知州劉槩嘗以書貽爾言夢一人騎牛陷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捉牛角引之出占之曰人騎牛象國姓也石子一文五色彈也公彈章具文采稱第一也引之出公引君當道也爾出書

示座客璋頗聞之其明年四川饑遣官往賑吉人
上言所遣人不任宜令甯等往於是璋遂劾人抵
抗成命更相薦譽私立朋黨并發槩與甯書詞連
智文祥並下獄鞫之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
自若對狀言智與甯等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
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
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
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舍此不知其
他刑官坐以妖言惑衆罪死侍郎彭韶辭不判吏
部尚書王恕謂律重妖言如亾秦者胡之讖是也

今槩語雖狂妄意在報國昔秦時以忠諫為誹謗
深計為妖言天下非之臣恐陛下以一槩累平明
之治今後世不獨過秦也刑部尚書何喬新亦爭
之槩與甯等皆減死遠戍智文祥謫官智謫廣東
石城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人餽
遺之不受至石城都御史秦紘檄令住廣州修書
因與陳獻章遊士多從之學居四年以公事至順
德暴卒年二十六廣人歸其柩于蜀甯久錮河西
及謝遷相乃得釋還壽州而魏璋當時遷大理丞
尋坐他罪下獄王恕出之為同知悒悒死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右布政使父
瀩仕至參政世有名德文祥少好學以風義自持
成化末與萬安孫弘璧同舉進士安欲引附己令
弘璧延欵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奮筆立成有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見之不悅也
孝宗新政上言祖宗剏立六部又設內閣分理庶
務參贊萬幾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
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
員阿順者則交相援引違忤者則巧為讒謗朝野
寒心道路側目伏願陛下嚴飭左右明彰國法擇

謹厚謙畏者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諏治理
推心委任不復猜疑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
忠自許年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
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材識伏願陛下起竑等置
之公輔俊等列之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必有
裨補且人材難得自古為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
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豈無思奮能知愧負即是名
流樂其危畱斯為下品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群寮
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耻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
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餘皆許以自新以

圖後效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至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違欲罪之伏願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議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諫猷可採者獎其情而亟行其策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人主有問必以他事中傷如有所疑乞賜斥時引對疏入召至左順門中旨詰責文祥從容置對而出尋除咸寧縣丞弘治元年以南京吏部主事儲巏言召還以爲兵部主事未幾

吉人之獄起謫貴州興寧衞經歷既抵任都御史鄧廷瓚奉命征苗否以方畧奇之欲薦爲憲職文祥言昔以言事出今以軍功進可乎因請進表京師南還至商城曲河適大雪渡河冰陷溺死年三十文祥弱冠意氣傲視一世旣顛躓久更深自抱損以浮名爲戒享年不永人皆惜之

論曰漢史傳賈誼之死曰年三十二矣蓋惜之也今觀智年二十六文祥年三十殆不及矣讀其二疏豈止痛哭流涕長太息哉然賈生遇文帝猶得爲長沙王傳二子遇孝宗顧擯斥窮荒不得其死君臣之際難言之矣然則賈生者未可謂之不幸也

此皆以直諫顯而清骨勁節尤純粹無疵有明賢臣也叙亦激昂爽直可誦

孫鏜衛穎董興李文列傳

孫鏜、大同人、永樂中、襲指揮同知、從出塞有功、進都指揮僉事、正統中、充參將、捕處州賊、遷都督僉事、加右都督、擊也先有功、景泰初、坐事下獄、以武清侯石亨等疏救、得釋、尋爲大同副總兵、與郭登不協、乞罷兵柄、不許、四年、請盡統精銳出塞襲也先、勅止之、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官、與兵部尚書馬昂西備邊、期以七月庚子出師、而昭武伯曹欽謀於是日舉兵、殺鏜、昂奪其軍、反先一夕、召其黨

群飲于家、時鏜侯陛辭、宿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自欽家逸出告變、鏜作奏、投長安右門罅上聞、帝遽縶中官曹吉祥宮中、而啓詔皇城京城諸門勿啓、曹吉祥者、欽之繼父、與謀者也、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欽知事泄、遂呼躁四出、殺左都御史寇深等、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遂火東安門、鏜呼瑾不敢出、乃促其二子輔、軏、召集征西兵二千人、鏜大呼曰、曹欽反、先立功者、侯矣、衆從鏜逐賊、至東安門、天漸曙、賊稍稍散去、軏猝與欽遇、揮刀中欽臂、賊亦刺軏殺之、欽負傷、

率數十騎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不得出、乃竄歸其家、時大雨如注、鏜調神砲諸營兵、奮呼而入、欽投井中死、盡擒其黨、伏誅、鏜進封侯、加祿二百石、與世券、贈軏義勇衞百戶、世襲、成化元年、盡革奪門功、帝曰、鏜有勞於國、可食祿奉朝請、七年卒、贈淶國公、謚武敏、子輔、乞嗣、帝曰、鏜以奪門封、然滅曹賊功大、輔可嗣侯、輔卒、子泰嗣、卒、子應爵嗣、卒、子瑛嗣、卒、無子、弟琱嗣、卒、子秉元嗣、卒、子世忠嗣、

衞穎、華亭人、父青、都督僉事、穎襲山東濟南衞指揮使、正統九年、遷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禦也先

有功、進都指揮同知、又禦寇黃花鎮、白羊口、遷都督僉事、再戰西直門、紫荊關、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充總兵、守宣府、四年、掌京營、天順元年、加左都督、進封宣城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移鎮甘肅、五年、佩將軍印、奏移莊浪城堡、又條上三事、散官儲以犒軍、戶給苑馬以壯兵威、設罪贖以贍財用、皆從之、八年、征西番功最、成化元年、盡革奪門功、穎以軍功得不革、增祿百石、四年、被劾奪祿、尋命食祿奉朝請、弘治十一年卒、贈侯、謚壯勇、子璋嗣、卒、子錞嗣、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卒、子守正嗣、卒、子

國本嗣、
董興、鄉里未詳、以都督僉事從寧陽侯陳懋等征閩寇鄧茂七有功、進都督同知、正統十四年、廣東賊黃蕭養反、僭號順天王、總兵安鄉伯張安與戰溺死、都指揮僉事王清被執、遇害、嶺表大震、廷議擇將、命興充左副總兵、調江西兩廣兵討之、而以戶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當是時、蕭養圍廣州且四十餘日、城幾破、城中人饑死者相枕藉、巡撫都御史楊信民冒圍而入、信民恩德素著于廣、益事招徠、賊將就撫、會信民卒、賊乃益熾、景泰元年二

月、興始至廣、調兵未集、蕭養屯河南岸、聲勢甚盛、興之發京師也、天文生馬軾從行、長於占筮、善決事、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曰、此何祥也、對曰、雞鳴不以時、由賞罰不信也、願公申嚴軍令、無妄殺、興性果銳、而不能戢下、故軾以是戒之、經淸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此武王伐紂之兆也、事雖不同、然勝可必矣、至是、諸將士見賊勢方衆、欲請濟師、軾曰、兵貴神速、請濟師則緩不及事、奉詔討賊、廣民皆引首以望成功、所調狼兵驍悍可用也、安能按兵爲持久之計乎、興從之、與賊相持旬日未決、

三月初、夜有大星墜河南、軾以占書告興曰、自今更四旬、賊可破也、四月、興率兵至大洲頭、猝與賊遇、戰、遂大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蕭養中流矢死、函首送京師、梟于市、其黨曾贊等百餘人並伏誅、興復進兵攻三山、潘村、五斗、北水、冲鶴、金斗諸堡、皆克之、燔其廬舍、而大艮堡賊黃大綱、蕭養父也、擁衆萬餘、舟八百艘、縱橫海上、興分兵三路攻之、擒大綱等、俘馘甚衆、捷聞、天子嘉其功、進興後軍右都督、鑑右都御史、將士各增官有差、其後左監丞阮能駐廣州、能有內援、頗驕橫、興畏之、凡事依

違、不能自主、威望大損、有賊黃公麗引山猺爲亂、陷欽州、降于交趾、海寇乘之攻新會諸縣、都指揮僉事杜信戰死、興遷延不能救也、六年、召還、同撫寧伯朱永、都督同知衛穎、分督宣府果敢振武三營、顧與中官曹吉祥姻婭深相結、天順初、以奪門功、封海寧伯、食祿千一百石、仍理後軍都督府事、總兵遼東、益事苛斂、比罷、都指揮夏霖爲奸利、巡撫程信屢劾之、曹欽反、吉祥伏誅、坐黨、流廣西、時人以興附權嗜利、無大將才、而平黃寇功不可沒也、

李文西寧人會寧伯英之義子也幼從英征安定曲先等寇授西寧衛指揮僉事進都指揮使鎮西寧土兵遷右都督孛來屢爲邊患天順元年以文爲征西前將軍總兵官鎮守大同夏四月孛來貢使五百餘人還過大同高山站以供饋不敷殺戍卒百人奪馬甲而去未幾以二千餘騎犯威遠衛文嚴陣以待敵騎薄陣文揮兵衝擊擒斬甚衆積功封高陽伯尋坐事貶都督僉事時毛里孩寇延綏以文爲總兵官同定遠伯石彪會都督楊信等擊之斬七十餘級成化初四川番蠻作亂調文鎮

守威茂二年黑虎等寨番賊來攻保子關文遣兵擊之斬首六十餘級文撫治番裔大著恩信而哈密爲土魯番酋速檀阿力所併屢爲邊患兵部尚書白圭等言哈密實西域咽喉地也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諸衛爲土魯番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大上命集廷臣議之於是會昌侯孫繼宗等上言今番寇黨與未成宜遣使勑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貢使既至宜因賜之勑諭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奸謀縱哈密不能自存而諸衛內附之志亦得以自固因舉文等曉習番情請令經復哈密許便宜從事憲宗從之乃勑文偕右通政劉文等率師往文等遣指揮僉事馬俊等齎勑往諭速檀阿力俾還哈密速檀阿力遣使以番書及方物隨俊等入貢哈密土人潛從來歸者五百人文等以聞且言速檀阿力所部馬步兵不過三千餘請與巡撫都御史朱英等調官軍會赤斤罕東等衛及哈密都督罕慎等尅期收復朝廷從之其後師雖無功土魯番自是不敢輕犯內地文歷戎行久士卒樂爲之用弘

治二年卒子鏞世襲西寧指揮使

叙事約而暢朴而腴三國南北史不足爲役

彭韶何喬新周經列傳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成化初爲刑部員外郎疏論僉都御史張岐不稱風紀宜召用王竑李秉葉盛以副人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遷廣東司郎中司隸畿輔事多涉貴近藉勢請託韶守法屹然一無所撓錦衣指揮周彧太后弟也以真定武強武邑二縣民田浮於賦額奏請籍爲閒田命韶往視韶至循田周覽而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于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來賦額已定許民

開種卽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功臣戚里之家與國咸休豈與民爭尺寸之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之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邀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交章論救得釋他日復有請荒田者帝怒顧左右曰爾或爲彭韶所持使朕至今負慚豈宜更有陳乞立却其奏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爲何彭六年遷四川按察副使尋進按察使秉正嫉邪悉罷淫祠之在境內者署前有廟祀五顯韶以爲不經而以趙抃遺愛在蜀撤五顯像而祀之

請王府祭葬宜停遣內官及行人以省勞費又奏雲南鎮守太監錢能貢象馬寶石珍禽之屬近又進金燈號爲奇絕萬里勞民騷擾郵傳乞正其罪十四年遷廣東布政使以新會舉人陳獻章爲賢首薦之時汪直用事中使四出鎮守太監顧恒市舶太監韋春珠池監丞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論奏最後錦衣鎮撫梁海者太監芳弟也往來廣中尤橫韶極言其害芳方有寵見疏大怒謀傾韶會帝以韶言切直意不懌芳輒從傍言彭韶多事方命邀名徙以左班相左

右益恣肆無忌如此帝瞠目視之芳伏地叩首噤不敢發然未幾竟改調貴州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薦爲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星變上言臣伏見彗見天田初發於歲終再見于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臣見陛下嗣位之初宮闈正肅名秩粲然家禮正矣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周矣禁止貢獻儉德昭矣愛惜名器用人慎矣邇年以來宮中進奉貴妃加于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陛下春秋鼎盛嗣續宜繁而震位尚虛人心疑

懼此正家之道不終也增寺人員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付其手作奸犯法一切優容此防微之道不終也各省鎭守中官爭市珍異動稱勅旨科擾小民古人遇災必減膳撤樂而今更縱刑餘漁民蠹國此持儉之道不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寺告而歸廪食與大濫加庸鄙爵賞一輕誰人知勸此用人之道不終也惟陛下翻然覺悟愼終如始天下幸甚時已召爲大理寺卿未入京疏入卽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孝宗卽位召爲刑部右侍郎無何嘉興百戶陳輔盜販獲罪因而

作亂勅詔巡視浙江詔至劾罷不職守臣誅其首惡數人事遂定旣以本官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詔以浙西通舟楫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因定其輸直輕重奏蠲宿負減處溫二府課額以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苦繪爲八圖以獻弘治三年入爲吏部右侍郎時王恕爲尚書詔同心持正力拒權貴請謁斷絕銓法稱平其冬彗見天津應詔陳政刑失中者數事謂彭城伯張信與沙門宗鼎相訐皆以無驗論贖旣而信罷兵柄鼎置不問是玩法也中官劉玉與囚孫泰通外戚謀復親藩乃付叅

法司而玉留中是庇奸也刑部讞囚論鬼薪或輸白巠所以備營繕也乃令浚河塹以待遊觀餙舘字以俟行幸是啟侈也贖鍰雖非正供亦民脂膏乃以爲浮屠道士之用是養邪也此數事者其端一開不可復杜欲以消災異致太平難矣又請午朝無虛循故事宜日御左順門如大除拜大災異閣臣面議取旨部臣就御前敷陳政務庶世事日熟而群臣邪正可見帝皆嘉納明年進刑部尚書詔在郎署旣與喬新齊名至是遂代喬新爲尚書持法明愼與喬新相當也安遠侯柳景鎭兩廣都

御史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與慶雲伯家有連誣紘遂並逮詔力持之卒抵景罪褫其爵贓入八百兩有旨免追詔復執奏言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而獨蒙寬典是臣等守法愧於韋澳也且贓可倖免則他日爵位征鎭何求不得奸回藉口法吏灰心非國家之利也然景竟以內援得免御史彭程監視光祿寺論修理皇壇器皿言此李孜省以齋醮欺先帝者陛下奈何蹈此帝怒下程詔獄部言程爲御史論

諫乃其職顧援引往事致傷聖懷然其心欲因事
納忠耳臣聞光祿歲費無紀悉爲侵漁及今不節
難爲繼矣帝乃令光祿具歲費之數以聞韶在部
近侍多不悅嘗摘發司屬小過怵韶韶不爲動會
有荊王見濬事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明苗通高
永殺人坐死復減等遣戍昌國公張巒起墳宏壯
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黠民冒充陵廟戶及旗校
匠丁名目致賦役不均流亡日衆皆弊政之大者
韶因亢旱極言之不報遂累疏乞致仕不許自劾
素餐上慰留之又累疏始命乘傳歸弘治八年南

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請舉遺逸因言韶與何喬新
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韶歸
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正德初林俊巡撫江
西言韶謚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謚文庶
足服今信後事雖不行士論韙之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父文淵吏部尚書喬新少
多疾年十一讀通鑑續編修撰周旋問孺子知其
義乎喬新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
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官紀羲軒多誕妄而
並遼金于宋於義未當旋大驚曰子才識不凡將
來名位非我所及也舉景泰五年進士奉使淮西
知縣閻徽少受學於文淵以白金文綺爲贈喬新
力却之徽曰吾寄吾師非贈子也喬新曰子奉吾
父附他人則可附吾則不可卒不受使還授南京
禮部主事遭父喪歸服除改刑部主事歷遷郎中
案錦衣衛諸官校獄無稍貸名由是起遷福建按
察司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採壽寧銀礦所過剽掠
喬新募兵擊斬之福寧豪民尤氏橫暴殺人出入
以兵甲自隨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所居瀕海歲出
與諸番互市謀作亂喬新設方畧先後掩捕海濱

以寧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歲課多破產
奏減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民恃險僻不供
徭賦喬新白都御史即里置縣行部問民疾苦次
第興除不屑以簿書爲能遷河南按察使都御史
原傑招撫流民至南陽引以自助先是都御史項
忠驅逐流民嚴厲過當及聞傑至皆逃竄山谷喬
新親入山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
使荊襄大水均賑卹平徭役輕重列九等民稱便
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小王子犯塞喬
新伏兵灰溝營邀擊之斬獲甚衆進副都御史奏

執理獄未減為多爰書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入為
刑部右侍郎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命
喬新往督軍務喬新獲諜者知虜營可取將出奇
擣之小王子遁去喬新善體察民隱自河南湖廣
所至皆值水旱或平糴或賑貸隨時制宜全活者
不可勝計至是山西復大饑人相食請蠲租賦
發內帑及鹽課銀數萬兩粥祠部僧道牒得粟數
十萬石擇有司之賢者分賑死者瘞而葬之又儆
民疏濬渠償以粟所活三十餘萬人招還流亡十
四萬戶濬渠成民賴其利山西人尸祝之還朝擢

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搆怨友奏愛有異謀
命喬新往勘還朝喬新言楊氏有播五百餘年群
蠻所戴一旦四裂之恐驟見酋長窘辱驚擾為變
乞召二人面質弗實獄從之還奏愛實不反友恃
父寵圖奪其官耳請薄罰愛而處友以遠郡播人
遂安弘治元年進南京刑部尚書言沿江蘆洲率
為中官占奪有訟者輒云為進奉計今陛下既罷
貢獻乞以蘆洲還民上以為可召入為刑部尚書
與王恕馬文升彭韶並負時望而喬新與韶並以
刑部郎起家法律尤所熟習錦衣衛官校有所逮

捕率齎駕帖不關白法司喬新請復先朝精微批
之舊以遏矯偽其明年京城大水恐內外刑獄有
枉者上言大明律高皇帝所親定列聖所推廣情
理輕重可為至備然其文深奧官吏講解未明往
往以辭害意臣按律子孫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
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親告乃坐又曰
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婦者勿論夫既云親告矣
又云誣告者良以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後妻
憎前子者有愛少而憎長肥子而瘠孫又有憎子
孫及子孫婦者今親告遂坐則雖薛包王祥之行

所失一言且不免誅而今問者遇有前事輒云親
告坐絞豈不誤哉按律編發邊遠充軍北人戍南
南人戍北固以懲罪亦以遠奸而近者徒取實邊
云可屯田禦敵不問南北多發西北邊衛往往逃
竄為惡如故逃者雖仍論死犯者終莫省戒況其
中又有曉邊情習番語者有如漢之衛律宋之張
元亡入其中為敵謀主不可不鑑臣按律計贓科
罪必須估鈔然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
則隨時國初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
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乃絞今坐一兩也監守

溢銀四十兩乃斬今則坐五錢也書曰衷者中也
不輕不重之謂也乞下臣言會議時劉吉在內閣
素嫉喬新悉格不行郎中魏紳者喬新素重之大
理丞缺御史鄒魯覬焉喬新薦紳魯大恨會喬新
外家與鄉人訟即誣喬新受其金錢爲行賄吉取
中旨下諸人錦衣衛獄或勸喬新恕喬新曰恕已
則自文恕人則涉許吾有解去耳頃之竆治無驗
予致仕後魯爲仇家矐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焉
喬新博學嗜古聞異書輒從假錄至三萬餘卷手
自較讐尤深於周禮所著有周禮集註宋元史臆

見椒丘稿年七十餘卒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及
喬新請謚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之由上
聞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逝士類咨嗟林
俊爲之請謚上令考當日致仕之故不知陛下欲
與洗雪前枉耶亦聖意別有所存耶臣考喬新學
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鄒魯
挾私誣以小事一辭不辨歛然退歸杜門著書入
事寡接四川土官楊愛感其舊恩寄以藥物峻辭
却之於此不受其他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
新剛介之名滿于士大夫之口鄒魯擯死人謂殃

慶之公若必考退身之緣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
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然
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贈官加謚
有此昌言棐于易名多矣
亦陛下今日勸懲之大權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
廣昌知縣張瀠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予詹明
年賜謚文肅喬新孫源萬歷初爲刑部右侍郎亦
有淸節瀠舉鄉試第一授安慶府推官到官三日
吏白當伏謁監司瀠聾曰非吾所能即棄官去
魏紳字廷佩曲阜人年二十六舉於鄉弘治初爲
刑部郎中爲尚書何喬新所器重遷南京大理寺

丞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於偏頭關迤西要害
地築邊置墩賜璽書慰勞又以寧武關城隘而兵
单脆擴城數十里建營舍募土兵進右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定崇明之亂弘治十八年進刑部右侍
郎明年正月卒紳事親孝親喪廬墓感嘉禾之瑞
長身美髯居官所至有聲人皆服喬新之知人
周經字伯常其先陽曲人後寓江浦南京刑部尚
書瑄子也舉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與劉健張
元楨並爲李賢彭時所重授檢討歷左春坊左中
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太子起立拱聽閣臣謂

宜請太子出經不從迴翔翰苑幾三十年孝宗卽
位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已而進禮部右侍郎改
吏部尋轉左侍郎上欲以通政司經歷高得祿爲
參議經執不可靈壽人私獻民田于太監李廣經
同王恕論奏戶部弗允更會諸司奏事得寢六年
上以災異求言尚書耿裕復推經草奏經請早視
朝勤聽政節儉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
語尤切直上使左右密訪草疏主名裕曰疏名首
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時
論兩賢焉九年歷戶部尚書當是時孝宗寬仁弘

恕戶部管天下利權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
勝紀少不如意毀謗隨之經按行祖宗成憲事所
不可雖成命已下抗疏力爭閹官戚畹凡有請乞
一切罷減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者屢矣寬逋緩
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免每委官監稅
恒以節愛爲言課入多者與下考異時苛切之風
爲之少衰先是諸王府多請自領河泊所稅經言
有傷國體且民力不堪皆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
造者請長蘆鹽引鬻於兩淮經言鹽筴本以濟邊
各有分地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又織造浙江者

請竹木稅經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
並執不與上是經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兵部
尚書馬文升請太倉銀市馬既得旨矣經曰糴馬
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權
非祖訓上改命以太僕寺銀給之給事中眷昂言
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度
頁言此卽有若何儆之意
支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造賞賚齋醮土
木爲費日廣不是之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
給事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
經言以小民膏血供耳目玩好不可內靈臺奏洒

掃卒當給月廩經言禁地非外人得入不過爲守
者私役耳再疏爭之淸寧宮災議修建兵部欲調
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言東土歲歉民貧不可使
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雇役壽寧侯張
延齡乞於河間賜田畝加稅二分經言王府賜田
例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憲宗妃家私田與
民田比一切奪以歸民壽寧不宜獨異疏三四上
爭之經之執持類如此太監李廣既死帝得其朝
臣饋遺簿大怒科道官因劾諸臣有及經者詔槩
置不問群臣廷謝經獨上疏曰昨日科道官劾奏

故太監李廣並奔競李廣之人臣名亦與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臣果蒙列聖任用受恩如天惟自淬勵無負終始果若科道所言是匪類也當自慚死矣待譴責且人之奔競李廣者莫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否更乞勅法司將廣家人嚴加鞫問必究簿籍所在臣果有饋遺卽不須多但寸金尺帛卽誅臣以示百官果無干涉亦乞洗雪使天下曉然知臣非貪嗜無耻之人庶幾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汚忍垢苟就班行必將悲傷抑鬱死塡溝壑

日且不瞑帝慰答之十三年以星變乞致仕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武宗嗣位起南京戶部尚書辭不赴三年再起禮部復辭降勅趣至京疾作累疏乞休許之踰三年卒贈太保謚文端經子曾舉進士官尚寶少卿

論曰語有之爲法曹而刻則傷人身爲戶曹而刻則破人家故頭會箕歛之法慘于赤族而桑弘羊孔僅之禍烈于周來趙張有激乎其言之也彭韶何喬新之在刑部可謂明允詳慎矣若夫周經在戶部先恤民後理財慘刻聚歛之風爲之少變嗚呼若三人者豈非有猷有守之大臣歟

一論極盡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十七

雎州湯　斌潛菴著

同里田蘭芳簣山評

徐溥丘濬劉健謝遷李東陽列傳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知瓊州、有惠政、父鑒、以孝聞、溥兒時不爲嬉戲、異氏譽他子弟歌善、溥曰、歌能顯親揚名耶。裒取經書法言、置大篋中自警。里師疑爲弄具、迫視之、乃大驚、謝曰、吾不能爲若師矣。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遷左庶子、少詹事、轉太常寺卿、兼學士、進禮部侍郎、改吏部、

憲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同日入內閣、知經筵、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以總裁官、加太子太傅、戶部尚書、進武英殿、七年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謹身殿、時欽天監正李華以不職罷、傳旨復其官、溥言陛下即位以來。大小遷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旨擢。以發于睿斷。今傳帖一行。倖門遂啟。臣等不敢奉詔。後會星變地震乞罷、不許、八年同健薦李東陽謝遷入內閣、太皇太后欲令崇王來朝、帝已降旨、溥等言藩王入朝。非例。□□尚書倪岳等亦言之。乃止、占城國王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官往諭、溥又言外國相攻。有司馳檄諭之足矣。何勞遣使。倘或抗令。致虧國體。問罪興師。則費財勞力。於國無益甚。不可也。時以爲知體、是年十二月、詔撰三清樂章、溥同健等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物以簡爲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蓋祭不欲頻。頻則反瀆。物不欲豐。豐則反褻。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此之謂也。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老聃當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

非禮也。至於郊祀樂章。皇祖舊製。今所傳三清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可爲後世法、臣等誦讀儒書。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國家初設文淵閣。簡學士居之。誠欲其議政事。論經史。弼補闕失。非欲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臣等待罪此地。而使異端雜進。輔導無狀。不勝惶恐。帝嘉納之、是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十年二月、溥等復言祖宗朝。嘗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諸司章奏。決斷不時。經筵日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正

人既疎則邪說必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此真古人所不敢言不知古人之心何以能然無他見義明也）者宋徽宗崇尚道教科儀符籙一時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致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殞其身雖杖殺柳泌竟亦何益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自古姦臣佞人蠱惑君心必以太平無事為言禍患一來悔之無及唐臣李絳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

承平日久狃於晏安然工役繁興兵民困苦近歲以來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妖異疊聞將然之患誠為可憂伏願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講學以勤接下以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奏入帝亟報可雖未遽能去廣而天下頌之未幾以疾辭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明年以目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賜襲衣白鏹月米歲夫如例踰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謚文靖遣行人諭祭

者九溥承劉吉恣作威福之後一處以簡靜有所謀議歸于慎守成法而已退食私第咨訪人才如恐不及登崇賢俊一時號稱得人人有過誤輒為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以微瑕棄吾不忍也或病其無所建白謝曰祖宗法度甚備患不能守耳何更張為嘗因事納忠屢遇大獄事連宗藩貴近遽繫言官皆委曲調劑卒全國體儀容儼雅和易可親而倉卒剖決非其所長嘗弘治十年溥等請孝宗省覽章奏三月甲子帝遣太監韋泰召溥同健東陽遷至文華殿命近御案授筆劉司禮太監皆

環跪取諸司題奏令面擬批答以進帝應手改定畧無凝滯晝漏頻移賜茶而退論者以為自英宗與李賢召對燕閒至今四十年來此事僅見而溥等應對不能稱上意為可惜也性好古玩或投以名畫輒得薦舉時論譏之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日誦萬言貧不能致書或假之市肆或走數百里求藏書家委曲與之交因得借觀至五六年不倦其顓篤如此舉鄉貢第一景泰五年中會試廷試當元以貌寢二甲首選庶吉士洗馬李紹謂劉定之曰丘

靜生長名邦。兼奉庭聞。固宜浩博。丘君海外孤生安所師友。乃亦如是。援編修盂習本朝典故。兼好談兵法。成化初兩廣未靖、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討之。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曰、兩廣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愚以爲廣東宜用逐、廣西宜用困。何也。廣東故無賊。皆自廣西。賊歸、廣東定矣。所以必逐也。廣西賊巢、多踞峭嶺險峽。官軍雖百萬不能入。所以必困也。然逐當爲四路。一自廣州趨肇慶歷四會封川沂于藤江。一自新興至高州徑電白出茂名問道下岑溪。一自藤縣沂江登

陸由鬱林博白達雷州、復自石城過靈山下橫州。一自連州徑賀縣出平樂而皆會於潯州。此逐策也。廣西猺獞、以大藤峽爲巨藪。龍栗諸蠻、視爲動止。其地前臨河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其田盡在山外。俗惟刀耕火種。無儲偫。若進兵屯守。擾其耕耨。蹂其青苗。使賊出無所掠。退不得耕。不過一二年可坐困矣。春夏之交蠻地大瘴。進兵必以七月。春夏返兵潯州。既秋復進。更番休息。士不告病、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多於昔者。大都皆良民耳。寇既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復刼持而虐用之。大軍至則賊遁逃。不可復見。而良民盡殲焉。其情可哀也。今宜宥脅從之民。許其殺賊贖罪。有陷賊歸願報仇者、編爲義兵、罷總兵旗牌及挽弓報効諸名目。土官從軍。凡所俘獲。悉畀之。禁兩江私鹽。以資賞勞。如是而軍威不振。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其策、聞于上。命錄示趙輔韓雍、卒用以破賊。皆濬之計也。遷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讀學士、濬在講筵雖貌寢陋而音旨洪暢、憲宗獨悅之、累遷國子祭酒、加禮部侍郎、宋眞德秀大學衍義、至修身齊家而止。濬更採輯經

傳子史言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爲百六十卷凡列總目十二、細目百十有九、曰大學衍義補、又爲一卷曰審幾微、以補前書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書適成、表上之、帝深嘉悅、賜白金文綺、命所司鏤板以行、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以老乞休、命朝朔望、以終史事、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不允、濬將以大學衍義補次第奏行、乃首言儲圖籍事、其畧曰、前代藏書之富、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國家圖書之儲、兩京皆有專官、而文

淵閣書目不及前代十一、兩京國子監所存、不過累朝頒降典籍而已、請將內閣藏書、分官考校、其有副本分送兩京國子監、無副本者、付監鈔錄、再勅天下提學憲臣、將內閣未備書籍、購訪民間、繕寫藁獻、高皇帝御極三十餘年、詔令文辭、多出宸衷、非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至當時儒臣所纂、又有寶訓日曆聖政記等書、藏之秘閣、臣民無由觀記、請鏤板頒布、更倣貞觀政要、提綱分類、以昭謨烈之盛、列聖實錄、代經六帝、世盈十紀、既無石室之藏、又無名山之副、典守或疎、恐遂沉沒、後之

秉史筆者、傳聞異辭、無所考信、請於文淵閣旁、別建重樓、累以甎石、銅匱扃鐍、庋之高層、爲異日纂修之資、時中官李廣漸進左道、濬因災異上言、成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五六百震、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于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于震動、在京師邊防爲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甚可畏也、臣願陛下體上天仁愛之深、念亂

宗基業之重、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惑於異端、節財用、勿至於耗國、公任使、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知濬老儒多讀書、奏入輒報可、六年、當大計官吏、吏部尚書王恕奏黜罷者幾二千人、濬請如唐虞三考黜陟之制、（未爲大錯）未及三載者復任。雖經一考。非貪暴有顯蹟者。且勿斥。因擬旨留七十人。恕頗不悅。有客作大司馬王公傳者。歷叙恕諫疏。濬以恕爲沽直。居恒與門客言之。且言恕行事不合祖宗

（此則彼此俱有未盡）法度。會內宴。濬以內閣坐恕上。而恕以位公孤。不相下。以是交有言。而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憾恕。訐其變亂舊章。又言及作傳事。恕疑濬教之。遂力求去。文泰下獄。詞果連及濬。濬亦抗疏自辨。帝不問。言者譁然。（此則大非光明事）多不直濬矣。踰年、加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累以疾辭、不許、八年、卒于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濬好議論。與人爭是非。未必一一中道。而博辨不少屈。既老右目失明。諷讀著書不輟。以通鑑綱目義重正統。秦漢隋唐之間。予奪太速。次其治亂升降與國

秕偏全作世史正綱承諸儒言行作家禮儀節集
朱子微言作朱子學的然評確往事如爲矯激如
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范仲淹生事之類皆
怪誕可駭至修英宗實錄或云于謙之死當以不
軌書則曰已已之變微于公社稷已矣豈得爲武
臣修私怨哉其持正又如此性廉介所居城東私
第極湫隘四十餘年不易正德十年以巡按御史
言賜祠于鄉曰景賢以配宋學士蘇軾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少好性理之學與里中老儒
閻禹錫白良輔遊得河東薛瑄之傳登天順四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遷修撰歷右諭德
左庶子進少詹事孝宗即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健性簡靜直方在翰
林閉戶讀書寡交遊人以木强目之及入閣則練
習典故有經濟大畧與徐溥丘濬同事正色無所
假違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以總裁進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帝雖親政猶守憲宗之舊未
能有所興革太監李廣用事宮中健等亦不能有
所施設也七年進武英殿加太子太保明年濬卒
健同溥薦李東陽謝遷入東閣十一年進謹身殿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已何溥致仕健爲
首輔與東陽遷同心輔政會淸寧宮災引咎避位
因言古之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近年以來災
異頻仍內宮火災尤甚議者或以爲天道茫昧變
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海內乂安患不足
虞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
妄之術適足以褻天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
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從來姦佞常用此說熒惑
聖聰因而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
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愁嘆之聲仰干和氣天心

仁愛降災異以警動陛下此正奮發勵精一新庶
政之日也温詔嘉納而是時李廣懼罪自殺其黨
蔡昭等爲請祠額已得旨健等爭曰內臣之有祠
額祭葬非禮也廣死而奸露人方以陛下當追正
其罪乃復厚其卹典使奸欺之徒與忠良無別何
以勸來者臣等不敢奉詔事遂寢明年國子生江
瑢上書指斥政府健等合疏請罷帝慰留之而下
瑢于獄健等又言陛下以臣等使言者獲罪臣等
罪滋大帝乃赦瑢其冬淸寧宮成命能仁寺番僧
設壇祝之健以爲不可帝雖不能止而心是之十

四年秋帝以軍輿缺餉屢下廷議健等上言天下
之財其生有限非平時節縮緩急安足賴今光祿
歲供無藝織作務爲新巧宮觀齋醮之費累千萬
太倉所貯不足餉戰士而內供至四十餘萬宗藩
貴戚占中鹽乞賜田動亦數千萬而土木工作傳
奉之祿夫匠之餼廩不與焉欲財之不匱其道無
繇願陛下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廷臣得畢獻
救荒革弊之策臣等爲陛下酌行之詔曰可居數
日復有詔遣中官建醮武當令健等撰祝文及勅
健等諫曰頃臣等所請幸陛下垂聽今甫數日又

有此命臣等將順是陛下爲不信而臣等將蒙阿
諛之誅乃罷弗遣是冬監督軍務太監苗逵詭奏
搗巢以三級報捷兵部擬擢七人賞四千餘人而
中旨復下健等擬進先登者秩二百有奇健等言
功薄而濫賞諸邊尤而效之寇至誰禦此國家大
計臣等不敢壞兵部法遂寢明年夏詔擬浮屠宗
贊健等疏曰王言天下後世所取法也如宋太祖
贊孔顏高宗贊七十二子史冊傳之以爲盛事本
朝惟英宗冲齡即位嘗御製佛子像贊當時大臣
不能引義固諍臣竊恨之仰惟陛下聖明重道宗

儒中外臣民拭目以觀聖政者親製贊辭以張異
端之教流播四方損國體不細帝爲之遽止冬東
宮有疾帝視朝漸晏健等力諫帝由是益勵精省
覽至乙夜不倦嘗召三人至文華殿或平臺煖閣
面議政事健等知無不言累賜健等玉帶蟒衣十
六年以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進華蓋殿是歲一品滿九載命兼支大學士祿
當是時國家號爲平治帝事兩宮皇太后甚孝謹
而兩宮皆好佛老以故宮中多設齋醮又遣中使
進神袍于泰山或晝散燈市上健等諫曰天下事

有輕重緩急不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毋論
也夫事之重且急者親賢愛民賞功罰罪是已陛
下于聲色貨利無所嗜好但恐佛老神鬼之事有
妨聖政耳夫當祭之神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
及古聖賢其禮有時而其用有節于政與民無害
也佛老之教則不然夫寵僧道則尊賢之禮疎崇
祭藏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爲仁厚則賞功求進
者得蒙濫賞以慈悲爲寬容則壞法失律者得逃
重罰弊無大于此者帝嘉納之明年復有詔遣廷
壽塔於朝陽門外健等復諫曰前代人主信佛老

者莫如梁武宋徽。一則餓死臺城。一則身虜五國。殷鑒不遠。豈可忽諸。太祖列宗以堯舜周孔之道傳之于今。何藉于佛。今寺觀相望。僧道日繁。且造延壽之名。上惑聖聽。陛下信其游說。輙與施行。夫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寺塔。不知誰與延之。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致祥。聖子神孫。享萬萬無疆之壽。何假于僧道寺塔之力。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君王之壽。則臣等罄家出貲。身就工役。亦且爲之。但決知其無是理耳。祖宗朝間有寺塔之舉。當時財力有餘。

雖終無益。未見大損。今太倉空乏。邊餉匱絀。災傷逃亡。賑濟無措。而寺塔之費動以數萬計。若省此財爲賑濟之用。卽可以活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祈福延壽之一道哉。又封道士杜永祺等爲眞人。使健等草勅。復諫曰。在廷師保大臣。至尊顯矣。必待秩滿績最。乃得錫封。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而妖妄賤流。乃至十八字。傳之百禩。謂陛下賜之。臣等又爲之辭。其若之何。疏入。皆罷。是夏。小王子犯大同。帝問所以禦之者。健言。塞上兵少。京軍止可相助爲聲援。不若生長邊方之人。習諳戰鬭。多力選募。厚其賞勞。兵可毋調而集也。因備陳安邊事宜。亡何邊警狎至。帝選京軍四萬人。將使馳援。語健等曰。大同朕股肱郡。赤子遭屠。朕不可已。健對曰。陛下垂念赤子。幸甚。顧京軍須整備。未可輕發也。遷亦曰。京師固重于邊。東陽曰。北方諸部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皆其衝也。若牽我于西而乘東之虛。何以爲計。宜少待其定而圖之。帝以爲然。會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如健等言。乃止。小王子亦尋退。帝在位久。益明習機務。而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惡慘刻。欲盡革諸煩苛弊政。健等亦

竭誠盡慮。每召對。輙屏左右。左右竊從門屏窺伺。聞上數數稱善。帝或偶恙。不能親祀。或視朝少遲。必使中官諭意。如睿皇后陵廟禮。張天祥獄。進退府營公侯伯。去留大臣。釐飭屯田。鹽法。茶馬諸政。健勛贊爲多。當是時。健等三人在內閣。而馬文升劉大夏韓文戴珊在部院。天下想望丰采。帝語及宮中事。毅然欲芟削近侍權。復高皇帝之舊。健等亦未敢輕發也。而上體清羸。太子未壯。恒倜然憂之。十八年。帝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力疾起坐。執健手曰。太子頗聰明。但未知好學。先生輩善輔之。

健等頓首謝曰敢不盡力武宗嗣位加健左柱國
三人並以古制輔翼嗣君海內晏然而帝在青宮
頗事宴佚比即位宦者導之爲聲色犬馬之好于
是初政寖弛會京師陰雨自六月至于八月健等
相顧曰此陰盛陽微之徵也乃上言曰陛下登極
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以來未聞減冗
員幾何革傳奉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
所以不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諸門局倉庫及諸
省守備內臣舊設有數今且數倍朝廷養軍若匠
費以百萬計僅足供其使令寧可不汰文武諸臣

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內官御用諸監
匠官畫士多至數千人剝民膏脂以供無益寧可
不罷承運司鑰庫金錢皆累數百萬支放存留寧
可不稽更如內苑珍禽奇獸宜放之山林先朝宮
人亦宜遣使寧家庶政令日新乃可化災爲福溫
詔答之文華殿舊供佛像健極言非禮帝立命撤
去已而遣東陽祭靈濟宮二真君健等言淫祀也
宜罷且請自今閣臣惟奉命釋奠孔子其餘槩無
所預帝以祀典已久不欲變第令以後太常寺致
祭而已屬中官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

谷大用張永用事號爲八黨相率撓府部權而帝
益蕩遊無節不親政事健請裁汰內官請經筵日
講章數十上既而吏部尚書馬文升戶部尚書韓
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張敷華各上章爭職
掌健等擬旨如文升等言帝不聽令更擬健等力
諫又不報乃上疏自劾求罷曰臣等愚昧先帝顧
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
者地動天鳴五緯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災異
疊見不可勝紀京師道路殺人各邊敗書累至民
生困苦府庫空虛歷觀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

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百司庶府倣傚成風執奏
者謂之瀆擾釐剔者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
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臣等叨居
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議
擬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見省若冒顧命之名
不盡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
謂臣何又數日率同官陳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
倖尤切健自以年踰七十輔導無狀力求罷免前
後章十餘上情辭迫切皆慰留不許又因災異上
疏曰自古人君以敬勤爲德怠荒爲戒近來視朝

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稀遊戲漸廣時當長夏停止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所事事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京師災異棱四方九重天心示警亦已明甚伏望陛下爲宗廟社稷計天下幸甚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休矣健等乃言曰陛下幸聽臣言臣等死且不朽請以府部諸臣所言摘其要者願置之座

隅朝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供食疏入報聞而已於是健等以政事日紊皆由瑾等連章請誅之而言官亦交章論諸閹並下閣健等持之甚力瑾等業已窘相對涕泣會韓文率九卿伏闕上疏帝命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入內閣議一日三至且欲安置瑾等於南京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而使彼倖若此臣耄且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遷亦堅持之兩人聲色俱厲而東陽獨無言寬等辭

去健以岳素惡瑾等所爲令與范亨徐智密請於上誅瑾等而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不庇已遂泄其謀於瑾瑾等泣訴帝前俄有旨收岳等下掖庭獄而命瑾掌司禮監健東陽遷即日乞致仕遂聽健遷去而留東陽焦芳因之入內閣健之去賜勅給驛月粟歲夫猶循舊典給事呂翀劉蒞言健遷顧命老臣宜留輔朝廷不可聽去不報健出日東陽祖餞欷歔健正色曰何用此爲當日出一語則今日同歸矣瑾恨不已盡捕治言官之論救健遷者禠韓文官居一年矯旨列健遷等五十三人爲

姦黨榜示朝堂又二年坐推舉廢才抱德士草詔出健等官罰米健家居杜門謝客親知罕見其面瑾誅復官致仕比聞帝數巡邊幸江南輒歎息不食曰吾死誠無以見先帝輒舉孝宗時事淚潸潸下也嘉靖初命行人賫勅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爲比又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官其孫成學爲中書舍人卒年九十四遺表勸上正身勤學親賢遠佞累數千言帝震悼賜恤甚厚贈太師謚文靖健在內閣正色率下同列無所黨比寮寀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論事關大體者輒

侃侃言之。時李夢陽、何景明諸賦高翼下士爭效之。李東陽以詩文汲引名士，而健若不聞，獨教人通經窮理，至斥李杜爲酒徒。景明年少有文名，且健同鄉人，謂當得翰林，而健以爲其福薄，不許也。

健諸議論皆昌偉，欲去劉瑾，尤爲功在社稷。

叙次處精神嚴而動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復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遷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孝宗即位，進左庶子。中官郭鏞請豫選女子入宮，或諸王館中習禮，以待冊封。遷上言：伏聞陛下用內官

言，欲豫選妃嬪，以充後宮，臣竊惑之。六宮之制，固所當備，但山陵未畢，禮當有待。臣意進言必以廣儲嗣爲說。陛下富於春秋，中宮正位，則其餘嬪御宜可少緩。俟諒陰既終，徐議其事，未晚也。臣聞九經之義，違色爲先。陛下嗣服伊始，正親賢修德之時，奈何以宮闈細故，爲聖德累。帝善之。時帝方嚮學，遷務積誠以開上聽。每進講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如侍上前。及當講，敷敶詳明，帝數稱善。弘治四年，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相繼丁內外憂。八年，同李東陽入內閣。時服未闋，力辭。服除，始拜命。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以親賢遠佞、勤學戒逸爲皇太子勸，帝甚嘉悅。十六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遷長身玉立，儀觀俊偉。時劉健爲首輔，遷與東陽三人同心劾職。健任事剛確，東陽長於文學，而遷持論諤諤，與之相濟。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時兵部以塞下乏軍興，議加南方折徭之一。遷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使輸金以寬之。若復議益，民將不堪。且足國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事遂寢。孝肅太后崩，禮官擬與孝莊

太后並祔太廟。遷請如周祀姜嫄禮，別立奉慈殿祀之，中外翕然。事具禮志。遼東守將張天祥妄殺冒賞，近倖欲曲庇之，遷執不可。內府諸庫及倉場馬坊各司內侍，多作奸集賄，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軍不隸本兵，空名支餉，遷皆承閣請旨禁約。且日嚴立科條，有犯必誅，近倖益側目。無何，帝大漸，召遷三人至御榻受顧命。武宗嗣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與健等秉持古義，初政猶肅，而帝好馳騁犬馬，不樂詩書。因天變，閣臣皆上章自劾，遷求去甚力。既不得，復上疏薦吳寬、王鏊自代，不報。劉瑾

等八黨亂政遷益不得其職居恒悒悒與健等奏
請誅之而言官章疏相繼上下閣擬旨遷又與健
力持必誅瑾等會尚書韓文帥九卿伏闕上書帝
遣中官陳寬等至閣議欲發瑾等南京安置遷持
愈堅語中泄瑾遂掌司禮監遷等連爭不允遂具
疏乞致仕當孝宗時遷既力抑近倖瑾等久啣之
至是憾益甚疏上遂聽其去然猶以顧命臣須勅
給驛月廩歲隸尚如例頻行更賜白金綵幣及既
去而吏部尚書焦芳繼入閣嘗憾遷舉寬鏊自代
而不及已瑾又以閣議時遷嘗訾訾刺刺切齒欲

甘心於遷遣偵四出伺遷事無所得會詔舉懷才
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
試吏部文中有引用恭顯事者瑾大怒下詔獄搒
掠劉刺械戍鎮番而以四人者遷鄉人也其草薦
舉詔則健為之遂矯旨黜健遷為民而遷弟兵部
員外郎迪子編修丕皆坐削籍仍榜禁餘姚人並
毋得為京朝官方遷之去也言官交章請留皆下
詔獄人為遷危至是危益甚而遷處之坦然曰天
祐皇明我當無他日與客圍棋賦詩若不知有憂
患者五年瑾誅詔復職致仕世宗即位言官交薦

始遣使存問起迪叅議丕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
入謝曰臣猥蒙孝宗知遇顧託之重不自量力思
圖報稱格心無術引身退避自分與草木同腐幸
溝壑未塡得逢聖明不加負國之誅反錫優老之
典顧慈恩厚效死何時惟有一言少資獻納臣聞
說命曰學于古訓又曰監于先王成憲仰惟聖性
睿哲本屬生知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
分直進講燕閒之時尤宜博覽群籍以廣見聞苟
有疑義即召勸講之臣面賜質問戒一暴十寒之
失積日就月將之功祖宗成法斟酌古今萬世可

以常行奈何政久弊積漸失其初宜申飭百司講
求成憲苟有窒礙即召執政之臣面加商確務合
舊制夫一日萬幾未易周遍而一心萬化惟在知
要若夫軍民利病政治闕失明詔所司直言無隱
況以言為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為陛下次第陳之
惟兼聽廣納不以疎賤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
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帝溫旨慰答仍廕子正中
書舍人嘉靖二年詔有司存問五年遣行人齎手
勅即家起拜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遷
年已七十九矣力疾至京未幾即求去而帝待遷

守舒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郊祀賜織錦大帶及以病告則太醫賜藥餌光祿致酒餼使者相望於道而還竟以疾辭去十年卒于家年八十有三謚文正遷器量弘達而處事斂決每中機要大同邊警孝宗欲選京軍馳援遷曰京師固重於邊健東陽亦力言之遂止然警亦尋息荆襄流民將爲變遷調旨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時附籍者衆編戶約三十萬後其議中止而餘衆復叛其明審如此子丕鄉試第一登進士及第歷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李東陽字賓之先世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大書景帝召見甚喜抱置膝上賜珍果寶鈔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業京學年十六舉順天鄉試天順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父喪服闋與修憲宗實錄遷左庶子實錄成進太常寺少卿掌翰林院事充經筵日講官弘治五年旱災求言時經筵方講孟子東陽引孟子中切君心治道者數條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以余事劉健薦進禮部右侍郎典誥勅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當是時孝宗思更新庶政徐溥劉健相繼柄國東陽與謝遷同日登用凡遇時政闕失無不盡言極諫東陽長於文辭章奏起草恒必屬之孝宗嘗虛懷容納匡救爲多一時並稱賢相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言臣奉使遠涉川陸適遇亢旱風霾屢作天津一帶夏麥枯死秋種未播挽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臨清安平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陽諸府流亡載道人至相食江南浙東方數千里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日之儲俸糧有累

月之逋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窮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京城修造前後相仍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族田連郡縣請乞不已徵求過[illegible]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托名皇親附搭鹽船聲言造[illegible]關津網羅商稅國家建都于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

內官縱使群小掊擊閘河官吏逐散囂販窮民所在騷然未易枚舉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知也是皆始于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蓄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今公私交困惟在聖心轉移之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飭群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貴戚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

虛文伏望採擇斷在必行帝嘉嘆悉付所司因自劾求退不許明年孝宗不豫與健遷同受顧命武宗即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好佚遊不親政事同健遷力諫章十餘上多不見省是時劉瑾等專政號爲八黨東陽與健遷連章請誅瑾等及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伏闕上書帝命中官陳寬等一日三至閣議將安置瑾等于南京健遷力持必誅之而東陽獨無言事具健傳東陽與健遷乞歸瑾等以東陽不言爲德即帝亦厭健等乃聽其去而以溫旨留東陽東陽耻獨留據案流涕乞同罷不

許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瑾益專權甚焦芳入內閣與之比朝政益亂東陽彌縫其間外爲隨順時時有所補救瑾方以威劫士大夫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以奉使乘肩輿爲邏卒誣執瑾荷校東長安門東陽力救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糾彈失瑾意亦荷校東陽又力救都御史楊一清以直道忤瑾羅織逮繫東陽又力救見朝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罪者朝臣悉下詔獄東陽又力救乘間言于帝曰陛下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

之後繼以陽春此天道也今或以一時之失而錮數十年之遠以一事之錯而累數十人之衆人才難得伏望矜察帝不省而瑾亦微銜東陽摘其所修通鑑纂要中疵謬數條及謄寫不精者諷言官劾東陽不敬凡與事各官奪俸黜名者二十餘人東陽僅得不坐焦芳忌東陽位壓已上又其子黃中不得一甲益憾之日思所以中傷而東陽與瑾深相結每調旨先探瑾意即瑾有奏輒擬覆答瑾亦重其詩文元明宮成東陽爲撰碑頌于是與瑾相得甚歡凡瑾所爲刻覈事嘗緩頰寬譬雖以

啙調事往往得解被其德者以爲委曲濟事保全
善類天下實受其福而氣節之士多薄之南京吏
部侍郎羅玘者東陽門下士也獨上書東陽曰公
竭忠盡誠天下皆知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謂
公當伾伾者皆自爲謀者也百歲後公身集百詬
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當此不言誰復言
者因請削門生之籍遂自致仕去東陽得書俯首
長吁至夜不能寐累疏辭位不得然居恒憶玘言
往往泣下瑾敗東陽言臣備員禁近與瑾事體相
關調旨撰勑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

家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稿臣委曲匡持
期于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應黜罷六復
何言且請磨元明宮碑文帝慰止之頃之以寘鐇
誅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奏言天意昭回
聖心洞悟奸閹屛除罪藩斯得臣請奉身以退不
許河南宼平論功賜賚辭武廕改文職御史張芹
言東陽顧命大臣方瑾亂政降禮屈辱遂使驕橫
荼毒天下今又冐受恩賞雖善爲身謀如先帝之
命何疏入東陽持之而泣帝奪芹俸以慰之帝雖
事遊嬉終以東陽先朝老臣體貌頗優東陽亦時

時爲正言有旨增修豹房禁內建立佛寺東陽言
此舉上累聖德無以垂示將來中官谷大用辭免
西廠復命提督官校緝訪訛言東陽言訛言禁之
足矣更增官校徒滋驚疑且大用既免驟復恐損
政體最後帝雖不盡聽然優詔答之帝用近侍言
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
陽力持不可特大臣臺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
比差可
詔帝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夕屬草東陽極言不便
者十且曰府部科道皆稱不便豈臣輔導之地獨
敢誤國帝不聽明日旨從內降東陽乃請休致詔

許之猶賜勑褒諭令有司時加存問月廩歲隸如
例子兆先有文名早卒廕姪兆延爲中書舍人又
四年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慧悟夙成文章遍天
下朝廷詔令典冊多出其手數典文衡程式爲時
所重工篆隸尤嫻樂府好推挽才儁一時名士羣
出其門朝罷講藝談文吐納風流而稍近通脫東
陽之病也楊一淸視之東陽曰身後事敢以相累
一淸曰本朝無謚文正者請用以奉公東陽自床
上頓首曰荷公厚意後竟得之故人以爲溢美云
論曰孝宗之世最多名臣內閣五人溥以寬和著

濬以博綜聞雖名有所短皆稱賢焉未可執一而論也健還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閹豎亂政秉義固諍確乎其不可拔庶幾古大臣風烈說者謂申屠嘉之於鄧通韓琦之於任守忠皆能伸威廟堂決策呼吸似非健還所能及然自太祖廢丞相閣臣權徵與漢宋迥異而閹豎盤結根深武宗溺于宴佚欲以力爭而誅其左右之近習亦已難矣使因羣閹之請謫之南京俾離左右不至蠱惑君心或可從容得志而幾事不密遂令僉邪得以抵隙示恩垂成而敗可為痛惜要之剛直之節始終不渝事君之道健還無媿焉兩朝章疏載其大者庶後有所考東陽依違固寵晚節不振若當時一言相助並出都門何至獨蒙垢厲乎

如此大篇約而該詳而不穢良史才也論尤名通

王恕倪岳馬文升許進列傳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以治古文辭為業而恕為學專以明體達用本之經術以究極當世之務以是不得留（當時翰林之選已異于永樂時如此）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議行之景泰五年遷揚州知府值歲饑請賑于朝不待報即發倉粟賑之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延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士風興起天順四年以考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嶺寇犯贛州奉檄討平之轉河南為左成化元年擢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撫治南陽荊襄諸府地險阨秦楚之流民萃焉礦盜亦不時起軍府初立事多草創恕大第經畫境內以安奔母喪兩月盜復起詔還任至則盜並解散劉千斤之亂總兵官朱永既平賊欲縱兵俘馘以邀功恕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死衆肅然莫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民建祠繪像事之乞終制不許四年改巡撫河南進左副都御史時大水賑災均賦民無流亟七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復奔父喪服除以原官治漕河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上言自京師抵

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頻仍民皆艱食乃三月
甲午山東晝晦災譴非常乞命廷臣講求弭災恤
患之策帝為給復山東一年九年遷南京戶部左
侍郎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
雲南在萬里外地接交南而鎮守中官橫甚欲借
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僮往是時鎮守太
監錢能遣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異裝
玩好馳驛諭安南王黎灝灝報以生金通犀象齒
數往來互市又遣指揮盧安蘇本百戶楊能與千
崖孟密諸司交通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懼自

殺繫安等於獄悉籍其貲因露章劾能私通外國
罪當死能又遣使乘驛進貢鸚鵡恕上言明王不
貴遠物今萬里勞人貢一羽族恐天下有以窺上
意因盡發能貪黷暴橫狀且言昔交趾以鎮守非
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啟釁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帝為感動命能還安置南京而付安等
九人于理當是時安南王灝潛遣人入臨安市生
銅鑄兵器欲乘間襲滇徼恕事且不測明年進右
都御史又明年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恕在雲南
九閱月疏數十上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illegible]

奉三尺往返僅衣書一囊而已十五年進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未幾以原官兼右副都御史巡
撫南畿南畿諸郡賦役繁重有司收納率多羨入
請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槩及庖人賤工請稍
裁損又織造纙綵貢獻花木禽鳥供億頻數民不
堪擾上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
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恐因而妨政事失人
心耳願陛下崇恭儉為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勅
中外無獻珍玩奇貨生民幸甚皆報可應天鎮江
太平寧國廣德官田稅重奏減耗米十餘萬石以

常州羨米補夏稅六萬石及諸府戶口鹽鈔六百
萬貫各郡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而周行賑貸
全活者至二百餘萬人太監王敬以中旨下常州
取截江網及刺絲觀音羅漢恕又上言帝王之盛
有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上不之取而取截江
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不足汚清覽又太監王
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乘傳至江南收市
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民間財貨人心洶
洶恕上言當此凶歲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珍
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

半臂褙子、進氈琶捍撥、雙牙合子等物、蔽頭不詔、臣何敢不勉力効之。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帝乃下敬詔獄、併其黨十九人、皆謫戍、而梟王臣首於市、遠近稱快、論者謂南畿自設巡撫以來。前有周忱、後有恕。忱官十八載。恕未及其半。忱善調物情。而恕剛方、爲權倖所嫉。忱易而恕尤難也。二十年、復改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復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察其少自斂抑。坦懷待之。尋以年至乞休、不許、秩滿、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

郎林俊論中官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請帝造寺、宜正其罪、忤旨、下詔獄、都督府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恕言京師祀天地止一壇、享祖宗止一廟、而奉佛多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此外也。俊言當、不宜罪。會星變、還俊等官。然帝不能無嗛、而恕益侃侃論列無少避。天下爭傾慕之。遇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恕直聲震天下。貴近皆側目。而帝愈心厭之。二十二年、以起用

傳奉官、恕上言政令失信、語尤切直、俄有旨削官保致仕。恕既去。名益高。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不可使去、帝怒、貶之。廷臣相繼推薦、皆不報。孝宗立、召爲吏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言官交章言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備顧問、帝曰、朕用變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誰謂無所不聽。何必內閣也。恕既受命、益以天下事自任。帝於東宮舊侍多所甄進。又欲廢爲莊田。恕爭之力。帝嘉納、以報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相訐、詔論綰而琮獨罷。恕言不可示天下以私、撤王

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有恕言王國之就藩、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宜收成命、賜書諭王、壽寧伯張巒、請勳戚語、勢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又遽有此請、乞罷聖旨、不可許。通政司經歷高祿、巒姊壻也、超遷本司參議、恕又言祿歷官未久、驟遷美秩、無以服天下心、願陛下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勿妨公議。帝多聽從。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而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奪景爵、戶部尚書[illegible]

知無不言。有不合。輒引疾求退。帝嘗溫旨慰留而
大學士劉吉深嫉之。凡有奏請。必加沮抑。恕以不
得其職。屢乞骸骨。帝輒巽辭報謝。遇大風、雨雪。皆
令免朝。歲時珍饈金綺之賜。與閣臣埒。無何、吉罷
復與大學士丘濬相左。六年、考察朝覲官。恕奏黜
而濬調旨留之者七十餘人。恕因求罷不許。有劉
文泰者、太醫院判。以求遷官爲恕所阻。內啣恕。故
往來濬家。知濬忮恕。因奏恕里居日。屬人作傳。鏤
板行之。於疏草留中者。槩曰不報。彰先帝拒諫之
失。無人臣禮。恕自理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

仕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望於先帝者。且傳中所載
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無賴小
人。逞此機深文巧之辭。必有老于文學而多險謀
者主之。乞賜廷鞫。以正法紀。遂下文泰獄。獄具。詞
連濬。謂疏中沽直謗君四字出濬意。帝貶文泰官
責恕沽名。令焚其傳草。而置濬不問。恕以是求去
益力。遂聽馳驛歸。又二年、濬卒。文泰往弔。濬夫人
叱之出。曰以若故。使我公齮王公。負天下不義名。
何弔爲。聞者快之。恕晚益究心學問。士大夫問業
者日至其門。正德初、遣行人賚手勅存問。復上言

國家大政數事。又三年卒。年九十三。卒之日、有風
雷白氣之異。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歷
中外五十餘年。始終無一疵玷。天下稱名臣者必
首恕。一時如彭韶、張悅、周經、耿裕、何喬新、倪岳之
徒。悉引置至大寮。王徽、黃仲昭、賀欽等皆被薦用。
弘治十餘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
恕之力也。恕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字
天宇。幼時著太極動靜圖說。爲人傳誦。始婚自著
婚禮用中。呈父恕擇用之。年二十餘、領鄉薦。弘治
六年成進士。恕嘗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人

名諭士人不可不。

才難得、清言固有由也。上之人養之者未盡其道。
存此子心
下之人又售之急。既已得官。或無暇于學。或自謂
無用學矣。識見既卑。踐履必薄。規爲必麤。雖有美
質。安能成材乎。恕深然之。會恕致政。即令承裕告
歸侍養。授徒于弘道書院者十餘年。正德初、始除
兵科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三百石。輸邊。父
喪歸。起故官。遷太僕少卿。累進戶部侍郞。嘉靖元
年、拜南京戶部尚書。在部二歲。清逋稅一百七十
萬石、積羨銀四萬八千餘兩。人稱其幹濟。世宗手
書清平正直褒之。致仕卒。謚康僖。人謂能繼父業

如范忠宣於文正云。

倪岳字舜咨尚書謙長子也謙嘗奉詔祀北岳因祈子于神母姚夜夢緋袍神入室寤而岳生故名之曰岳舉天順八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成化中進侍讀充經筵講官久之進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岳爲人瓌瑋秀異目光炯炯望之若神人然自少文章敏捷居官益博綜經術貫穿經世之學每大廷集議輒慷慨極論一切軍國便宜多所條定又長於奏疏操筆數千言會文切理無不春容條暢善啟人主意既佐禮部是時耿裕方爲尚

書常稱疾在告惟以方正持大體諸若禮文制度率皆待岳而決弘治改元憲宗祔廟議起議者咸謂太祖爲不遷之祖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祧岳言是知尊太祖而未知太祖之尊其祖也國家自德祖而上莫推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其不可祧也明甚懿僖仁三祖當祧今宜祧懿祖一廟別於寢廟後建藏祧所以效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奉祧主合享以備古大祫之制禮也議者又謂孝穆皇后當祔廟者岳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又有欲改孔廟從祀諸儒及七十二子者岳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各抱遺經專門授受故得復存自唐之注疏咸加祖述訖今引用尚多何可盡廢至于七十二子名字相沿已久生二千餘年之後安敢臆定詔悉從其議諸疏皆岳所具草也會災異求言岳與裕合疏陳七事已又獨陳八事大率諷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四方奢靡成俗財匱民窮惟從上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

宗室之分封益增後將何以繼之是宜以時減殺比歲額外設官多濫凡所供億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亦宜以時裁革其言雖不盡用然公卿間率推重岳與王恕馬文升劉大夏三人者齊名朝廷帝亦深器其才有意大用之矣於是遂代裕爲尚書又數勸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好貪進忠直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買胡邀利以奇獸獻者不可受番僧惑世以異術售者不可進故事歲終類上四方所奏災異具文而已岳必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爲諫言甚懇至冀以感動帝心帝頗嘉納焉

調南京吏部、改兵部、糸贊機務。召爲吏部尚書。蓋以進退人才爲己任、干請皆遏不行、或謂岳別白太過、且召怨。岳笑曰、吾職當如是耳、他非所恤也。同官中允推遜馬文升。然論事不肯苟阿、文升嘗言方今財用大耗、惟蘇松折糧銀價可稍增以儲國費。岳曰、東南民力已竭、顧復重之。萬一有意外變、誰任其咎。事乃止。十四年卒于官、贈少保、謚文毅。岳前後所上奏疏甚夥。其在南京論西北用兵利病畧曰、近歲毛里孩、阿羅忽、孛羅出、乩思加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兲

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肆掠之所、擁衆長驅、遠逾千里、近不下數十百里、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藏、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以致兵勢不戢、邊患靡寧、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宅、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

溢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被掠平民、捏稱首級、凡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達、人心厭於轉移、無効疲于奔歎、況乎聲東擊西者、敵人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二　卷十七　卌

奸態也、擣虛批亢者、兵家之長策也、豺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遠近坐困、其謂爲得策乎。至於延綏兵馬屯集、軍餉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西嚮、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已斃矣、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甚不得已、令民輸[illegible]粟以補官、然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之、而倉庾

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以給鹽、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緻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不知者以茶鹽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尅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鼓腹之樂、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八口米一升、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

攘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所經、悉有開支、背公行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又曰、舉朝論議紛紜不一、其有懷敵愾之心、馳夷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武揚威、足使河套一空、計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僥倖萬一、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情見勢屈、爲敵所乘、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復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盡除

朶顏諸衞、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諸衞也、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耳、今設若是、將使藩籬頓壞、邊釁益多、妄挑禍患、是爲無策、或又謂昔之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矣、今之延綏不易守、莫若并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異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夫亦謀國之謬者矣、遂條備邊五事、其一爲復邊漕、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

河南所給、三方俱近黃河、中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艘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右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衞及陝州諸倉、諸州衞地皆濱河、可通舟楫、倘踵故跡而行、以省陸用之費、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方今河道、當潼關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以達邊堡、又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且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加以修濬、必可行舟、此宜命水部諸臣、示以必

行之意相度地形訪求故跡某處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設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舟以備裝運悉疏通而導滌之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遠之利不但三方之困獲紓雖遠方之物不難致矣岳之立論詳盡切于世用皆此類也所著有青溪漫稿六十卷明代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而後再見云岳無子以弟阜之子彩爲後官至徽江知府有惠政彩子民悅蘄水知縣民悅子翰儒尋甸知府皆以文章世其家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瓌奇多膂力幼與羣兒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登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還領全臺章奏遭母喪服除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進南京大理寺卿遭父喪四年固原滿四刼其從子指揮璘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討之敗績遂下詔獄即家起文升爲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項忠率諸軍討之文升急馳傳至陝時項忠兵已發則簡卒乘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馳至軍與項忠會賊來與戰殺傷相當而伏羌伯毛忠輕敵先登中流矢死軍稍引卻文升率麾下爲後繼且令斬先退者軍始定既而知賊城中無水芻粟漸匱乃斷其樵汲路賊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輕騎往未得要領文升復繼之遂挾璘以歸滿四益堅守石城外濠深十丈不可攻文升令軍士人負一土囊塡濠濠平大設攻具賊甚懼降者日衆誘滿四執之賊平諸固原召諭父老奏復三年選鋭卒千人從軍而移璘於西安左衛復其故官西人皆悅不復叛以功進左副都御史會漢中李胡子渲關火蝎兒蒲城王彪肆起刼掠悉捕滅之殲

西固番族之不即命者三十餘曹臨洮鞏昌饑轉粟賑給全活以萬計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遼騎充斥進提督甘凉寧夏三鎭軍務臨鞏寇警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俘其平章迭列孫寇復掠韋州深入好水川文升復破之於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得勝坡岷州番叛發精騎五千至細草灘獲其渠首西鄙以寧文升軍功甚盛奏捷不爲誇張中亦無主之者故大者僅賚金帛小者報聞而已十一年入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出總遼東軍務製五花營八陣圖訓士還進左侍郎加俸一級

文升既去陳鉞代爲巡撫鉞爲人貪而險好詞將吏小罪輒罰馬而釋之由是馬價踊貴而將士益無所顧忌文升上言邊政因及之鉞以是嗛文升鉞無才畧不能撫輯諸邊衞於是海西及建州三衞皆叛十四年正月入寇鉞不能拒適僧格等十八族貢使至撫順鉞方謀所以自解乃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擣巢捷於是諸衞益憤大掠不可禦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憲宗令中官懷恩詣內閣會兵部議尚書余子俊曰屠貢使何以弭釁或言以大官餌之文升曰此何足釋忿宋李

繼遷事可鑒也恩曰然則遣大臣偕譯使往撫耳其意欲以阻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言於帝即命文升偕通事詹昇往直聞之已不能無憾乃令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又謝絕之疾馳至鎮宣璽書撫慰被屠家賜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衞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多詐乃具言其狀而伏兵爲備越數日果引兵入伏發斬俘數千酋長懼而乞降文升請於朝得襲官者十餘人事遂定而汪直欲自以爲功仍統兵至開元文升語之曰事幸定矣直不懌文升又與之抗禮奴視其左右落落無

所餽遺直益怒而陳鉞則戎裝遠迓飭廚傳盛供帳更易青衣私見直叩頭爲便辟狀復賄其傔從直大喜鉞復乘間毀文升直既怒文升遂與鉞日夜謀所以傾之然無以發也文升還賜牢醴視事如故而遼東守臣以失事聞詔逮都督歐信等至以直故久未訊會直往河南遂下信等獄直歸怒甚請與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獄遂解而鉞賂直傾文升益急直還遂密奏文升在鎮禁易農器使海西人不得耕故叛帝頗信之於是復遣直偕聰往勘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而

聰竟不敢異遂下文升錦衣獄謫戍重慶衞天下聞而冤之直遂與鉞大發兵討海西耗費無算久之直敗詔復文升官十九年起左副都御史復巡撫遼東士卒聞之皆鼓舞文升至是凡三渡遼遼人益謳思之亾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歲旱文升預留江南糧二十萬石舟費十萬金免一切採辦悉力賑䘏民無流殍召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思與民休息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升持不可但請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事時方士李孜省用事疏其

剛直乘間擠之以中旨謫南京而郎家起余子俊代之孝宗在東宮雅聞文升名及即位旣罷遣李孜省等乃召文升爲左都御史陛見賜衣文升感殊遇益自奮勵帝躬耕藉田旣宴敎坊以雜伎進出狎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而已狎語何爲卽斥去御史糾儀下獄文升言陛下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又上時政十五事皆鑿鑿中時宜帝悉報可次第施行之遇水旱災異隨事匡救中外倚以爲重尤留心邊計請嚴甘京守禦逐部落之牧河套

者尋命提督十二團營掌院事如故未幾子俊卒復爲兵部尚書時京師大水陳時政十餘事語多侵貴幸而嚴覈六軍諸校黜其貪懦者三十餘人於是多怨文升或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觸帝知文升深下詔錦衣衛大索而給文升騎士十二出入爲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小王子以數萬騎犯大同塞下勢洶洶帝使中官挾醫視疾因問計文升謂小王子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寄爲之備而聲言逼之小王子果從去有僞爲小王子書求貢者文升曰詐也旣而小王子果別有書來人服其識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勅還之不肯聽會二國各入貢文升請面折於廷因諭以恩威利害安南詞服卒還其侵地廣西土司岑欽與從子溥相讐殺守臣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納欵請罪其持重識機宜皆類此遭繼母喪手詔起復文升力請終制不許累進太子太保疏陳賦役之弊謂四方災異皆由於此帝爲惻然下所司議所以紓民者先是土魯番鎖檀阿力擒哈密王母奪其金印久之鎖檀阿力死其子阿黑麻

以金印哈密來歸文升謂哈密不擣恐爲甘肅憂求得元後陝巴立之復爲阿黑麻所虜文升請執阿黑麻貢使在京師者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欲用漢陳湯故事遣將襲斬之進與副將彭清乘夜直抵哈密阿黑麻懼乃上書謝罪而歸陝巴及金印文升亦奏還其貢使而哈密復語具進傳十三年火篩寇大同烽火達京師帝召諸大臣入對便殿文升薦保國公朱暉等練兵爲備更遣許進陳鋭率師出宣大禦之火篩尋退文升以揚國威內杜倖門凡關大體切機要者盡思極慮

訶謗無所避。皇太子出閣、文升頗聞太子好佚遊、上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虧損盛德。帝深感之。乃用諭德王鏊等十餘人爲講官、有旨授畫工張玘等二十七人爲錦衣千戶、文升言此先朝弊孔。賴陛下塞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昌軍職。使邊將解體。江南歲祲、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言指揮爲武臣要職。不可。帝皆爲停止。清寧宮災、詔議更作、文升言團營軍困於役。楚蜀連年災祲。不勝採辦。今三殿儲木可材。太僕

潛菴先生史稿 卷十七 列傳三十二 冕

寺馬價薪司薪、收其價可以佐費。不足則幸發內帑繼之。工可就。帝從其言、故工成而公私不告匱、十四年陝西地震、請停齋醮、罷傳奉、撤織造絨褐中官、賑卹死傷之家、皆優詔從之、文升雖爲兵部。而國家事有當言者無不盡言。未嘗以職守拘如此、最後復上安邊十二事、累數千言、其設總制大臣、裁內官冗員、帝頗難之、文升數爭執、卒不果行。先是吏部尚書缺、廷推文升、而都御史屠滽越次得之、文升頗不平。滽乃陽爲退遜、班其下。及滽致仕。又廷推文升。而言官乃言文升才宜司馬、不當

遽復以倪岳代滽、而特加太子少傅以慰之。是歲岳卒、文升始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傅、十七年、當大計天下吏、帝召文升至煖閣、諭以大彰黜陟、以副委任、文升頓首謝、時年已老、艱步履、命中官掖之下階、於是罷不職官二千餘人、至考察京官、而給事中吳蕣、王盖自以躁妄嘗斥、因先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人無閒言、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諸陵廟、文升因悉考天下災異上之、而條修省十餘事。皆優詔嘉納、

潛菴先生史稿 卷十七 列傳三十二 辛

始文升爲都御史、時王恕在吏部、二人皆知無不言、恕切直、而文升練達、每一疏出、天下爭相傳誦、及恕去。人望皆歸文升、太監李廣挾左道貴幸、朝士多趨其門、及敗、彈章滿闕下。公卿無得免者、獨不能及文升、以此、公卿益嚴事之、而天子愈任益專、迨爲吏部、年八十、每朝見、修髯長眉、衣冠甚偉、任事未嘗少衰、孝宗崩、梓宮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自謂知遇之隆、不足報稱、云武宗立、吉凶典禮、計費二百萬、戶部至議裁諸王賜例及借公莊田租、諫文升言新主嗣位、恩未下而先

奪之非禮也預籍藩布政司及大都帑積數請使進之得數百萬不搜括而用足弘治中天子最愼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奏革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爲太后兩宮費因革中官之主皇莊者中官王瑞以大婚禮器篆刻𤸎字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已得旨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臣議皆如文升言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朝

政已移於中官而文升在位久左侍郎焦芳覬文升位欲奪之會兩廣總督缺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怏怏不欲行乃諷御史何天衢劾文升衰老不任職文升力求致仕先後二十一疏許之芳與劉瑾善遂代文升爲吏部尚書文升之歸人主尚優禮之賜璽書寶鏹錦綵乘傳以行給月廩歲隸傾都供張送之居三年而焦芳搆於瑾坐薦許進及雍泰指爲朋黨削秩尋卒年八十五瑾誅始復官贈太傅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思慮精深博通故實文武兼資尤長於應變功在邊鎭外國

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厲廉隅子繩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其介操如此没後逾年而河北盜趙燧等流剽河南至禹州以文升家在焉捨之去文升雖貴且老好學不倦所著有西征石城興復哈密撫安遼東三記奏議數十卷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按甘肅山東皆有聲還京劾都御史陳鉞救御史強珍坐奪俸有道士以黃白術干興寧伯李震不遂走愬于汪直誣以謀反逮震及家屬下錦衣

獄鍛鍊之廷臣皆知其寃畏直莫敢言進獨發道士奸狀乃磔道士而釋震直怒欲中傷無所得摘他疏中訛字奏之杖幾殆滿三考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有欲私勢家子弟者進厲聲曰天下公道盡廢幸此事存若爾是無事不壞也東昌有武人子懷金挾一生飲酒家是夜武人子被殺無主名有司捕生栲訊生自誣服進疑之私念必酒家所爲悉拘縣中賈客驗其私歷于殺人之次日見酒家易布數疋一鞫而伏乃釋生弘治元年纍遷西按察使尋擢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小王子死刺

二族聞進威名來修貢職當是時大同士馬強軍容嚴整而進沉毅果敢倏忽應變具合機宜以故毎貢多者三千八少者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俛首聽命而不敢譁代藩諸郡王多恣橫與巡撫通餽遺乾沒芻餉進一切持以法無所假武邑王聰沐不法奏黜爲庶人諸宗室由是憚進巳而劾太監石岩貪暴岩亦指進擅用旌幟貶兗州知府抵任更爲寬平不復如向時或問其故進曰昔爲法司今則郡有司耳何可同七年遷陝西按察使明年吐魯番阿黑麻刼忠順王陝巴而使其

將牙蘭據哈密牙蘭機警有謀力能並開六弓夜宿常十徙常輕中國兵部尚書馬文升旣奏執其貢使以爲辦此事非進不可乃薦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進旣至謀潛師襲取哈密城諸將皆難之進曰蕞爾小醜敢陸梁如此者謂我不敢深入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何以威遠夷吾非貪功以雪耻也總兵劉寧力贊之乃結赤斤罕東爲援而厚撫哈密遺族居苦峪者又連和小列禿部落使斷吐魯番東援牙蘭之路籌畫旣定十一月調集番漢軍出嘉峪關命副將彭淸爲前鋒進寧與鎭守太監陸誾統大軍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於羽集乜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偃臥馬下進出帳外勞軍聞異鳥悲鳴將士或泣下露衣進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矣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雨雪冐雪兼程而進又六日侵晨奄至哈密城下四面攻之賊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師呼譟並進鑿城爲坎蟻附而登賊衆大潰退保土刺土刺者華言大臺也諸軍旣入城復戰於土刺下斬首六十餘級獲陝巴妻女及馬牛羊二千有奇牙蘭乘間遁去餘衆逃匿山谷惟土刺

守者將千人諸軍發砲石攻之死者復百十人猶未下問其俘則皆哈密人爲牙蘭所刼者進乃傳令勿攻寧附進耳謂之曰斬此八百人可得封侯進不可遣使諭降之卽下於是探牙蘭所向分守要害而疏請懷輯罕東諸國藉以爲援散吐魯番黨與以孤其勢遂班師還事聞陞進右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越二年阿黑麻遣使上書謝罪以陝巴及金印來歸西域遂定進之力也明年改撫陝西繼張敷華之後因其舊加整齊焉關隴稱治十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外戚奪河間民田進覆覈

歸之民、十三年、火篩犯大同、游騎及宣府、勅進與
太監金輔平江伯陳鋭共禦之、從征諸將多貴遊
子弟、爲參隨、冒功賞、進出居庸關、令盡編伍軍
法部署。諸貴介不便、競媒蘗之。已而總兵王璽違
進節制、致敗、進劾奏之。孝宗以進不會同輔鋭、責
其偏執、召還京。言官劾輔等玩寇殃民、并及進、乃
令致仕。既歸、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等論薦者四
十餘疏。未及召而孝宗崩、武宗即位、乃召爲兵部
左侍郎、提督團營、進薦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報、當
是時兵部尚書劉大夏屢求去、進至大夏曰、吾可
潛菴先生史稿 卷十七 列傳三十二 五十五
去矣、薦進曰、勉爲國家負荷、報先帝德。正德元年。
竟代大夏爲兵部尚書、時帝多不親政、疏請勤聖
學、戒游逸、復條時政最急者、乞鑒古人宮府一體
之意、勿中阻、時太監王岳奏官校王縉等緝事捕
盜有功、有旨各陞一級、進言邊將出萬死得一賊
首、始晉一級、此輩冒濫陞賞、邊將聞之、孰不解體、
又言團營軍士、非爲營造而設。且養兵之道、必於
無事時得其心。始能於有事時得其力、因備言內
監占役軍士、納錢諸弊、又蒐輯累朝事例、奏爲絜
令、以杜吏奸、居兵部半歲、改吏部、凡薦人先行詢

後才。藝尤重氣節。恬退之士、行取推官羅鳳、文諭
文選郎、不詭郎以告進、進曰、爲推官不屈文選、他
日不爲强項御史耶、遂用之、郎中孫燧、爲進素識。
諸郎頗候問、而燧踪跡殊疎濶。至推大理寺丞、乃
獨及燧。平生嚴毅自持、後進入謁、必留語良久。以
觀其才、故用之各當其任。然劉瑾方恣橫、進多與
牴牾、亦不能盡行其意。瑾惡楊廷和、劉忠、進即出
之南京、人或以是讓進、方進督團營時、與劉瑾同
事、進既練習軍務、嫻操口授方畧、談笑指揮、意
度閒雅、瑾及諸老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三校至
潛菴先生史稿 卷十七 列傳三十二 五十六
帳下、各杖數十、瑾詰其故、進出權貴請託札示之。
瑾益心折、至是、終惡進、欲去之、而大學士焦芳、以
干請不得、積恨尤甚、因謀用張綵、爲文選郎、共圖
擠進、故事、主事署員外、得爲郎中、進有所推、瑾以
爲非制、又以雍泰平日剛暴、進薦雍爲欺、遂與馬
文升、劉大夏、俱削籍、進子詔、讚、在翰林、皆調外任。
瑾怒猶未解、摘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羅役錢、失
勾校、欲籍其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贈太子
太保、嘉靖五年、諡襄毅、入子六、登科、詔舉郡試登
卒、詔南京戶部尚書、讚、文淵閣大學士、詩、工部郎

中詞知府論兵部尚書

王恕之持正倪岳之練達馬文升許進之方畧庶幾一代偉人而進稍不逮也文字篇幅亦謹嚴

睢州湯斌
同里

劉大夏戴珊張敷華列傳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以鄉舉知瑞昌縣有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則誣民反有司議加兵仁宅单騎入山招之民爭出辨遂罷兵擢御史歷廣西按察副使土酋黃玹殺其兄珦及其家七百人仁宅與叅政曾翬往治之玹啓使人通款而父子挾重兵相詷仁宅陽許諾留翬潯

州而自至南寧玹使二子來謁伏甲執之玹迫則間遣人入京師請易儲遂得脫且驟遷都督因撫他事以報仁宅遂謝事歸橐僅七金時稱廉吏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解館當留顧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再遷郎中討論邊疆河漕覈兵籍虛實強弱奏覆悉中機宜而是時中官汪直用事與保國公朱永威寧伯越比而創邊釁大夏欲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會安南黎灝侵占城地西畧諸蠻部敗于老撾直欲乘間討之以中旨索永樂間下安南故牘

大夏亟匿之吏不能得尚書余子俊數榜吏大夏
徐告曰兵數一開（要言不煩）西南立糜爛矣籍有無不足詰
也子俊悟事因得寢朝鮮入貢道經鴉鶻關既迂
迴又苦建州邀截請改由鴨綠江便中官有朝鮮
人陰爲之地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便昔人
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祖宗微意不可變乃
弗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每調發軍馬尚書
必問劉郎中云何用其言輒效秩滿擬進太僕卿
（好志趣與宋人乞郡之意不同）
而大夏志在親民亟請外得福建叅政遷廣東右
布政使轉浙江爲左所至興革皆爲久遠計在廣

東討後山賊不計首功俘至召土人驗實乃坐全
活甚衆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往治
之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周覽形勢上言
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勢難猝治當於上流分導
南下再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
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奏入報可工方興而東堤
復決九十餘丈于是命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銳協
理之而山東副使楊茂仁請召還興銳以專事權
抒財力有旨逮茂仁下獄群議沸騰謂河卒不可
治大夏屹不爲動乃先疏荊隆口黃陵岡導河上

流南下徐淮復疏孫家渡四府營以通運道築長
堤首起胙城歷長垣東明曹縣以達于虞城凡三
百六十里築新堤自荊隆口至小宋凡一百六十
里五旬而告竣更張秋曰安平鎮賜璽書褒美進
左副都御史理院事轉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年
奉勅經理宣大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宣大市糴皆
爲勢家子弟利此行剛則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名言）
以理不以勢策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
至則詢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懸價市糴令官民願
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芻自百束以上皆聽往時糴

買芻粟千石芻萬束乃聽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
利權今法立人得自告輸勢家即欲收買無所得
不兩月庾豐士飽邊人便之明年移疾乞致仕疏
三上得歸築草堂東山下天下因稱之曰東山先
生二年用廷臣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勅使及
門補二僮遂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亦
精心無倦禁鎮守中官及總兵私役軍士裁省供
億盜賊爲之衰止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亡何召（此便是脚要知與前）
（稍試吏請外不是兩心）
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謁帝曰朕數用卿
而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今天

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足辦（此其所以能辦也）此故辭耳帝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國家徵歛有常何至今日而民窮財盡也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他不具論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無何又召問天下軍士強弱對曰今天下民窮而軍尤甚欲作其銳良難帝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其貧何故對曰江南困于轉漕江北困于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月糧行糧半與其帥共之軍得無窮乎（聖主）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明日詔內外諸司各以利

弊聞帝方銳意太平察知大夏廉且練事委任益重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或專（一路寫大夏言事惻怛動帝虛心委任不移不飾如親都俞氣象）及大夏或與珊同召諸大臣不能與也中官苗逵在延綏嘗出塞小有尅獲輒以捷聞帝欲令帥師大舉而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乎延綏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幸而全軍以歸未可爲善帝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不嘗破敵乎對曰陛下神武自上符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昔且其時淇國公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沙漠奈何易

言之虔今惟守爲勝算耳時戴珊亦從旁贊決帝（何等聽受）遂曰微二人朕幾誤先是帝以問大學士劉健健亦力言其不可帝猶未信也至是乃止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印不得恃其部落彊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帝問大夏對曰皆不可麟貪虐失衆心無能爲也請勑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旣失意久之復使使詣大夏求印大夏曰麟苟篤忠貞且爲朝廷名將何印之足云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三邊缺總兵

帝命中官李榮語大夏用李傑本外戚薦也（爲此輩所借亦大難）榮曰有旨傳奉大夏且執奏肯聽奴輩口語邪帝手書傑姓名朝罷召授之大夏退語同列曰此非帥臣選別推二人以請中旨卒用傑未幾以不稱職論罷帝謂大夏曰悔不用卿言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請發保定操軍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京東兵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而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門帝以示大夏曰（讒邪何以逞）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修清寧宮下部役軍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之五帝命中官語

內閣擬旨詰責劉健曰惜軍力兵部職也近劉尚（一時論恭之推亦見）
書屢乞休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
職固辭更用何人代之中官以聞帝欣然如大夏
請當是時大夏在兵部以天下安危爲已任而扶
引善類尤切刑部尚書閔珪讞獄忤旨帝與大夏
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珪
所爲無足異者帝色解竟允珪奏郎中李夢陽建
言下詔獄賜還職會大夏獨對帝曰比外議若何
大夏頓首言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
天地其隨事効忠類如此帝嘗召大夏便殿諭曰

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其具
揭帖以進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
異斜封墨勅耶陛下遠師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河等五大）
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矣揭帖徒滋弊且非示
後世法臣不敢効順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
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凡用人行政惟求順理久
之自治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
引避去嘗入對久憊不能興帝呼李榮掖之出既
出榮扶而請曰吾輩事上久罪多矣幸公少隱之
大夏曰主上聖明大夏於政事外不敢輕毀讐人

今日力求退耳一日大夏與珊對畢帝曰覲吏來
集聞諸大臣皆引嫌杜門若二卿縱開門延客誰
復以賄通也因出白金二錠分賜之曰小佐爾廉
戒毋延謝恐（鑒十）他人或觖望大夏與珊受帝眷既深
所賚金幣上尊歲時不絕而大夏至賜玉帶麒麟
服與劉健首內閣馬文升以師臣爲六卿長不敢
望以是廷臣多側目帝故知之益倚重咨訪政事
無虛日而天下亦引領望治未幾帝崩武宗即位
好狎遊大夏請裁革中官冗員罷錦衣千戶金琦
太和山守備韋興職任皆不聽時戴珊已卒大夏

知不可爲遂引年乞骸骨章四上詔加太子太保
賜璽書乘傳歸瀕行又賜綵幣寶鏹而給事中王
翊張袞乞勉留大夏不報李夢陽作東山草堂歌
以送之詞旨激壯天下傳誦大夏既歸葛巾野服
往來山水間然嘗儆裝若遠行狀或問之曰瑾方
橫須有地置我矣初孝宗問邊餉匱絀之由大夏
言臣在廣城撫按鎮司供億不敵一中官餉安得
不絀帝曰今後必廉如鄧原麥秀而後補不然姑
闕之又孝宗言諸司弊莫甚於御馬監光祿寺大
夏復勸帝獨斷行之遂勅兵部同給事中御史淸

理歲省冗費十餘萬金又管團營時議革騰驤四
衛軍士萬三千九百有奇天下稱快而近幸滋不
悅比大夏歸諸軍士當番直故不入帝怪之問左
右皆曰劉尚書所汰也帝不懌中官甯瑾素重大
夏叩首曰此先皇帝意遂免無何劉瑾亂政與諸
中官修舊郤又劉宇者孝宗嘗斥爲小人亦怨大
夏不爲之解遂與焦芳比而譖于瑾曰籍大夏家
可當邊費十二會尚書潘蕃以土官岑猛事下獄
詞連大夏瑾因坐以激變左都御史屠滽言檢律
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

陽亦爲之娓解瑾又使詗大夏家貧始得戍肅
州衛大夏年七十三徒步荷戈匍匐至大明門下
叩首而去觀者塞路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進食所
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
瑾絕饋問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
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
挈子姓大夏曰吾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
得罪忍令同死戍所邪五年夏赦歸八月瑾誅復
官致仕言官請併復廩秩而中官用事者終嗛之
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羸散之故舊宗

族居數歲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嘗言
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獨戒利亦當遠名（士人亦嘗如此）
又嘗[illegible]曰予有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
一所[illegible]山草堂僅數楹性不飲酒客至舉觴相
勸而已[illegible]遠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
小[illegible]已家居有門下生爲巡撫枉百里謁之
道[illegible]者問孰爲尚書家扶犁者引之登堂卽
大[illegible]曰人生蓋棺論定身在一日猶有一日（實實下乎人語）
之[illegible]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
問大[illegible]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

入[illegible]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
此

[illegible]生平最所欽仰此傳形其美玉無瑕
[illegible]徵不獨事功之偉學問之精并君臣
一德僚友同心弘治十八年太和景色一一
[illegible]傳神手也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昪以鄉貢官教授好抗言
高論嘗奏禁吏胥疲癃乘馬有提學居喪起復者
昪告之曰風化所繫無以示諸生事遂寢珊幼端
亮明性理學與劉大夏同舉進士成化初擢御史

督南畿學政、正身率士、敦實抑浮、十四年轉陝西
按察副使、仍督學政、所部雖窮鄉、無不至、約束嚴
明、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旌表節孝、士子久而
益親、三遷至福建左布政使、自奉儉約、無他嗜好、
終任不持閩海一物、弘治初、以王恕薦、擢副都御
史撫治鄖陽、豪右多納亾命爲利、珊刻日令自首、
部勒驍銳、製營陣法、蜀盜野王剛初起夔州、流劫
竹山平利諸縣、勢張甚、守臣莫敢發、珊請合四川
湖陝兵討之、檄副使朱漢等分道並進、誅其渠魁、
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入爲刑部右侍郎、與尚書

何喬新、彭韶、先後協心、執法不阿、尋轉左、勘荆晉
二王府獄、稱平允、進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召爲
左都御史、掌院事、益自檢飭、雖簿書之細、必極精
覈、帝嘗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
析、帝嘗霽顏納之。獄以不枉。會考察京官、給事中
吳蕣、王蓋、慮以不職見黜、連疏誣詆文升及珊、自
劾乞休、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
素著、不可因浮詞致廢大典、帝下詔慰留、珊言蕣
蓋自知應黜、故先劾臣、臣今黜之、彼曰挾私、避嫌
不黜、是負委任、卒皆黜之、帝知珊清謹、每御便殿。

或坐金臺。輒宣劉大夏與珊。接膝面語。至移晷刻。
賚金幣上尊珍饌無虛月。一日與大夏對、良久、帝
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門何必杜。各
賜白金。屬勿廷謝、曰汝同列有相忌者。珊以老疾
求退。優詔勉留。遣醫賜食。慰諭有加。珊感激泣下
帝爲動容。一日私懇大夏曰、珊老病、子㓜。恐一旦
溘先朝露。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深。何惜爲珊一
言乎。大夏唯唯。後帝召大夏議事畢。問珊病近且
何如。大夏具言珊實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伏乞
憐允。帝曰、彼教卿言耶。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珊

珊恐徼誠不能動天聽。令臣代奏。誠如聖諭。帝曰、
三代以下無此君臣
主人留客、堅客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朕
以天下事付託卿輩、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
舍朕。先歸、泫然者久之。大夏出以告。珊泣曰、臣死
此官矣。亾何帝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
視事、疾再作。遂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德
性和粹、洞達無城府、顧耿耿不苟合、奉職守法、不
爲物撓、而意常近厚。通籍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勤
官守、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退居惟焚香讀書而
不獨居官當如此
已。初大夏常語人、在位不可多受人知、平生得數

人相助德業者足矣以故立朝惟與珊及李東陽
張敷華善及珊卒而敷華入左都御史與珊齊名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為御史從英宗北征
死于土木敷華少負氣節年七歲里有祉樹為祟
庵群兒盡伐之祟除里人異焉景泰初錄死事後
廕國子生舉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解館當爾
與劉大夏獨願就部曹以周知庶政授兵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敷華廉重有威與大夏並名郎署
閩還浙江參議監溫處礦課景寧礦盜起鎮巡議
加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弭也親從數十騎往諭賊

露刃待諦視曰真我張公也咸投刃羅拜聽命乃
斬渠魁十二人餘悉解散累進右布政使凡居浙
十餘年無赫赫聲而境內大治遷湖廣左布政使
荆王見潚故驕縱脅守臣取蘄州治為宮敷華獨
不為署奏乃寢其後王卒以罪廢歲大祲出官錢
糴修學宮俾貧民資其傭直全活甚衆弘治四年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中道奔母喪服闋仍巡
撫如故山西歲歉藩祿不繼請增河東鹽課以資
之會霖雨躬禱於神池獨不壞又言大同邊餉多
折納利商困民非經久策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

運米民便之八年改撫陝西下令婚娶無論財喪
葬不得舉樂以興民俗有妖僧張金峯聚徒山中
為亂廷議且用兵兵部尚書馬文升獨曰張都御
史必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金
峯以獻九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十二年改右都
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暴不
法者時漕司負算例得假太倉金稍寬其息明年
來償前負則又前後相踵積負滋多敷華曰上剝
下攘漕坐是困國貸取息非政體也峻為之禁高
郵湖堤歲久且圮浚深溝以殺水勢又築寶應堤

民利賴焉十四年改南右都御史振肅風紀與吏
部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稱南都四
君子會考南曹瀚欲悉汰鄙薄者敷華多保持之
嘗曰寧失不明毋為不仁瀚亦不能奪也十七年
上言天下災異薦臻意者忠讜之言或未盡行奸
貪之吏或未盡黜或科歛重而民窮或工作頻而
軍困或奔競者漸昌乾没者漸肆或儉約之風未
興或僭踰之俗未革乞命中外臣工各加修省至
諸司所陳民間利病往往中格宜申飭之以課實
効帝嘉納之明年孝宗崩武宗嗣位遷南京刑部

尚書尋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敷華久在南都聲望已重驟掌內臺天下想望風采自處剛嚴杜絕奔競而愛惜人才務持大體時馬文升劉大夏相繼去國帝不親政權歸閹寺非復孝宗之舊矣劉瑾等號為八黨給事艾洪等以為言帝下詔切責敷華上疏請貸之頃之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蒞御史朱廷聲徐鈺趙佑等交章劾瑾必寘之法帝曰朕自處之于是敷華乃上疏曰臣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誠以君天下者當嚴恭寅畏不可怠也致治之盛

莫過虞周虞氏兢業萬幾周家天保治內采薇治外克艱厥后無敢戲豫是以神化宜民馨香昭受天啟皇明聖神相繼太祖高皇帝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太宗文皇帝有言天下雖安不可忘危膺眷迓休有繇然矣孝宗皇帝方大有為而龍馭上升繼序不忘實在陛下夫何春夏以來宴樂逸游日狎憸壬政令與詔旨相違行事與成憲相乖以致上干天變下拂人心今給事中蒞御史廷聲等連章論列陛下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陛下曰朕自處置臣竊嘆之臣請畧言時

政之弊如四十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號為勇士織造停矣又織造傳奉革矣又傳奉鹽法方遣大臣整理而太監復奉帶引鹽地畝方遣科道清覈而太監仍奏討田土管操太監何以數更鎮守內臣何為屢換王欽鄧廣未嘗到部而與甘寧監倉則政令紛拏韋經索取官庫而准雇覓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百官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有言天下大器置安則安置危則危宋綬有言自古帝王未嘗不學真德秀有言無逸則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

漢所以興隆陳子昂曰人不可使窮窮則奸宄生臣願陛下詳計而審處焉疏入不報而八黨益怒其冬十二月嗾瑾矯詔勒致仕敷華即日買車就道至徐州洪坐小艇觸石幾溺死瑾恨未已更欲借總漕楚糧浥爛且坐贓罪修撰康海知之過瑾曰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公秦人也忍相薄耶瑾意乃解然猶以朋黨榜之朝堂家居一年病且革衣冠揖家廟返榻而卒敷華與戴珊相繼入臺其行事頗類而剛介過之瑾誅後二年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敷華明辨義利較若黑白有所不可不以利

害禍福爲遷就總漕時嘗督運入京諸大璫因閣臣李東陽致名香爲壽巽往謝敷華固辭重違閣臣意各報以幣使者出復反之曰幾誤矣吾生平（方是典正檢點）無內交願一旦自敗耶其後劉大夏薦敷華帝曰敷華誠佳但太峻耳（公之品可知）爲部郎嘗奉使道遇盜刼其囊得七金而已使隷市肉屠訟隷易金或曰安知非相公金屠曰相公惟用俸金無惡金也孫鰲爲御史亦以鯁直著

三人品地才幹誠有明不多得之人所遇之時亦人生不易遇之時文字一一與他分明

鄒來學 鄒幹 王質 焦宏 孫原貞列傳

鄒來學字時敏麻城人宣德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督餉鎮番總督王驥一見器之尋遷員外郎麓川之役驥請以從軍令督前鋒所向克敵降附甚衆遷郎中賜白金文綺以內艱去起復爲通政司㕘議總理山海關糧儲正統十四年擢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總理糧儲兼巡撫順天永平時邊事孔棘來學廣斥堠謹烽燧舉將材守要害寇不敢犯因上言承平日久武備懈弛關隘非不可守而軍伍精銳者半爲權豪所占乞懲艾簡閱之兵

氣庶可振作又言神京四塞之地寇敢深入者以有險不守故也今議者類以斂人畜窖芻粟爲至計此可施之邊城未可用之畿甸也以都城而議堅壁清野九門之外將悉聽其蹂躪乎宜急選禁旅付文武大臣分屯險要俾首尾相應及其惰歸內外夾攻必獲全勝廷議韙之寇退因命來學率所部趨紫荊關偕總兵楊洪追躡之有功遂命提督居庸紫荊倒馬白羊龍泉諸關武臣皆聽節制來學又言畿甸迤西山川固爲險阻而夷坦尚多寇騎隨處得以闌入若分守諸臣誠能漸次修塞

自當有監可憑。乃平日虛應故事。臨時束手張望。
媮惰之弊。今日爲極。臣非不知因循者合人情。更
張者招物議、特以邊陲重寄。不容坐視廢弛。遂修
築喜峯界嶺董家羅家諸口。及一片石羅文谷各
關城。務極雄壯完固。遷薊州倉于城中。更令兵民
屯耕守以省轉輸。京東西邊。至是晏然、景泰中、蘇
松諸郡頻年水旱、進副都御史往撫之、旣至言江
南之民、疲苦已極、雖百方寬卹、饑窮自若也、乞留
本歲京糧三十萬石、已徵者悉貸於民、來歲聽臣
設法償官、庶國賦不虧、饑民得濟、詔從之、先是江

南諸郡苦民運、已而令軍兌輸京、民稍休息、及邊
警調軍防秋、仍令民自輸、役者五十萬人、羨費銀
三十萬兩、米四十萬石、正糧少而浮用多、民復大
困、至是來學請復軍兌之法、民困以紓、一年卒于
官、來學經理之才、亞于周忱、特以撫吳日淺、故聲
施不及云。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父濟、永樂中少詹事、仁宗於
春宮甚被禮遇、卒時、幹尚幼、適仁宗監國南京、卽
遣補應天府學生、賜鈔二千貫、月給米二石、以資
養之、幹感奮力學、正統四年、舉進士、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歷武庫司郎中、英宗北陷、都城戒嚴、一時
甲仗糧餉、綜理需人、超擢兵部右侍郎、幹才具敏
捷、倉猝應變、或不待奏報施行、輒得其宜、一日諸
軍擁東城門、請給芻藁、時鄉民萬餘避兵城下、呼
號求入、守者難之、幹曰、芻藁不得、馬瘦斃已耳、城
以衞民、有急而拒之。焉用城爲。亟啟門納之。景泰
元年、改禮部、三年、奉勑考察山西官吏、奏黜布政
使侯復等五十餘人、河南鳳陽大水、詔往賑救、奏
免稅糧十餘萬、旣歸、復督理易州山廠、積弊頓革、
因請設主事、綜核其事、幹總大綱而已、三年召還

治部事、尋遷左侍郎、天順初、尚書胡濙致仕去、諸
冊立大禮、並從幹裁定、時襄王來朝、故事當祭門
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無知者、幹檢太常故典
行之、潘王佶焞奏弟妹婚嫁、已受封冊、適遇父喪、
未得成禮、今已越大祥、請擇吉舉行、下部議、幹言
三年之喪、禮之大者、且服內成婚、律有明禁、今王
與郡王郡主皆父喪未終、輒行婚禮、不可、帝曰、此
長史不能輔導之故、詔巡按御史執問如律、帝不
豫、請復行皇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七年、幹知貢
舉、適貢院火、逮下詔獄、尋釋之、成化二年、巡撫畿

內進南禮部尚書尋改吏部居二年召還復禮部
幹爲人謙謹喜稱人之善遇事不肯詭隨嘗因災
異極言姦費濫賞及修苑囿設齋醮之弊加太子
少保屢疏乞歸汪直嗾言官論之命馳驛歸月米
歲夫加厚弘治中浙江饑幹手疏以聞孝宗嘉其
身居田里能達民隱詔有司如所奏賑恤仍出內
帑緡幣勞之比至幹已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
謚康僖
王質字夢瓘太和人永樂中由鄉貢爲南陽縣學
訓導擢監察御史遷四川叅政時松潘土酋爭地

仇殺久不能平質召其長開諭禍福皆感悟各歸
所侵地結爲婚媾久之遷山東布政使正統六年
入爲戶部右侍郎八年刑部尚書缺上命大臣擇
老成謹厚者吏部尚書王直等言無如質優遂進
刑部尚書居五月坐失獄仍左遷戶部右侍郎質
故在部明習典故檢覈部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
內外輕重咸有品式尋命經理福建浙江銀場質
雅知開場不便迫上命不敢辭鬱鬱不樂道病卒
質久宦家無長物不蓄姬媵然廉而不苛持論和
平人以此多之初洪武時各銀場歲課福建二千

六百餘兩浙江二千八百餘兩永樂以後歲有增
益宣德間福建至四萬二千餘兩浙江至九萬四
千餘兩自是地力殫而民不堪命矣帝初卽位詔
閉礦罷冶勿言場課民大蘇至是有盜礦脉相殺
傷者御史孫毓等遂言復開銀場則利權在上盜
無所容事下兩省三司集議惟浙江按察使軒輗
奏言戢小盜有司事耳開場雖一時之利而費出
民間官吏驛騷人心搖動其患甚大朝廷是其言
寢之已而給事中陳傳阿中貴意復請開場諸言
利者附和之天子因以爲然以質廉謹使典其事

質既卒朝廷以閉礦久今初開損大臣不祥乃議
二省場課視宣德時各征其半然猶數倍國初而
內外使者冠蓋相望閭閻供億過於公稅於是民
困盜起至正統末以王師討之乃定
此以礦場之害附見可存
焦宏字克明葉縣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監察御
史巡按貴州有疑獄論死者已百餘人宏鞫實盡
釋之抵罪裁十人而已由是名譽大著遷江西按
察副使進右布政使奏免九江蘆課興學舍修復
濂溪書院羅郡邑髦士習業其中厚以廩餼文風

大振正統六年入爲戶部右侍郎時倭寇數犯內地命往浙閩蘇松飭兵備禦宏奏緣海衛所宜畫疆分守不得互諉增設城堡戍卒周歲交代勿踰時日以均勞逸嘗親歷衛所廉察軍吏得其營私虐公狀請分勅御史巡視閩浙使懲戢奸頑益嚴武備朝廷皆見施行又嘗巡行至嘉定民訴故有田數百頃已歸官而責賦如故驗之果然曰我方佐司農而民間有此困乎立奏蠲之踰年復督北征軍餉奏修山海衛遷安鎮倉廒增置喜峯口平坡倉廣儲糧糗自是軍行無乏時有言開閩浙銀

場者命往勘之宏心知其害民然不能強諫乃言采銀誠可利國但礦脈消長無時開場之後恐滋奸僞而已十年朝廷以陝西緣邊多宿重兵仰食內地河南近陝設衛與屯恐無實効乃命宏巡歷二省起歸開至甘肅凡倉廩虛實耕穫勤惰皆分別賞罰之次年陝西大熟奏旗軍月餉以穀賤願折銀乞依所請貯穀各邊益寬輸輓從之七月還部宏自爲御史至侍郎歲歲出使所歷東西南北經行萬里未嘗言勞最後大軍討思機發復督軍餉直抵金沙江昌瘴癘輸糗糒弗絕師還便道抵

家病益甚遂卒年五十八

孫原貞本名瑀以字行江西德興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巡撫侍郎于謙舉以自代王振阻之不果用尋遷浙江左布政使時福建賊吳金八等流刧溫處巡撫軒輗奏遣原貞會勦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參贊軍務景泰元年三月京師烈風晝晦詔求直言原貞傷英宗信用王振之失而慮中原流民未復爲國家隱憂上疏近萬言其論流民畧曰臣前任河南參政稽察流民逋三十萬戶開封兗州鳳陽大名壤地相接河濱湖泊蒲葦

彌望天旱水涸遂成膏腴逋逃之民潛耕其中及河流泛溢復轉徙他鄉今南陽南鄧襄樊漢沔之間流民日衆饑寒交迫相聚爲盜以中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昔者陳涉王常張角王彌皆由此而起萬一歲逢饑饉其中保無弓馬迅捷膂力過人如黑山飛燕黃龍大眼白波左校之徒猋焉起彊雖勞師十萬轉輸千里難遽成功謂宜及年穀豐熟遣大臣循行責令有司籍爲編民驗丁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桑農舉鄉飲以導其父兄立社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約使知敦本設義倉使知

備荒德禮以道之刑法以齊之然後徐議賦役庶無將來之患也其論權幸畧曰昔堯舜之世猶流共工殛伯鯀况後世之臣而謂無共鯀哉高皇帝設中書省以總政權及胡惟庸誅詔罷中書太宗時錦衣衛紀綱恃恩弄權貪利僭分事覺誅其黨籍其家榜示天下垂戒後世上皇信任王振擅作威福內外官僚罔不畏憚正直氣沮奸宄朋興迨至妄意邀功輕玩巨寇雖上皇智勇天錫然目未見敵身未經戰且幃幄運籌朝士莫預安能定廟筭以授諸將哉是以諸將不知主謀諸軍不知將

令鋒刃未接營陣已陷當國家全盛之日軍非不精馬非不良兵甲非不堅利臨機失措不戰而喪師辱主為萬世笑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權奸誤國如此殺身赤族雖其自取然也先且乘勢入關犯京師驚陵寢賴陛下委任將相協力運謀誓師問罪彼始悔禍奉歸乘輿斯皆往事鑒戒昭然今所任用未聞有此然宜慎之於未然伏惟陛下視朝之暇日御便殿集勳舊之臣延英俊之士訪論治道商確政事好問好察以通下情明目達聰以廣上智總攬乾綱獨奮英斷法堯舜之除凶體祖宗之去邪務兼聽以納讜言毋偏信以長奸計則賢者日進官皆得人而權倖遠矣帝嘉納其言二年閩浙盜平進兵部尚書鎮守浙江福建奏置雲和宣平景寧永安壽寧五縣明年致仕原貞清慎自持功名皆著于浙未嘗一日在朝廷人以為未盡其用歸老歲寒溪因以歲寒自號卒年八十九子需成化八年進士南京吏部尚書自有傳

胡拱辰章敞李綱彭琉張悅列傳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性簡朴、敝衣、疏食、澹如也、正統四年進士、授黟縣知縣、三年上績吏部、縣民念其貧、醵金追送境上、一無所受、擢福建道御史、陳鹽掌院事、慎許可、拱辰獨當其意、遭父喪歸、英宗北狩、吏部遣官至家奪情起復、乃馳驛還京、補江西道御史、屢上封事、惓惓以選將保邦修德彌災為言、天順元年、遷貴州左參政、分守威清、時安莊衛白水堡諸蠻、叛服不常、犵狫蠻頭目沈時保入見大言我所轄多豪惡、願得號令相畀鈐束之、

不然恐貽他日患、拱辰厲聲叱之曰、但斬爾頭、籍爾財產、此即號令、無他也、時保股栗不敢仰視、遂過普定、以告副總兵方瑛、遣普定衛指揮郭貴往擒之、并其妻子、寘之法、其患始息、復以討[illegible]官奢貴而遣其所善王遜宣諭土官安隴富于是金雞劉佐等驛道悉通、成化元年、遷廣西布政使、會猺人作亂、命都御史韓雍討之、拱辰協同總兵官冒險深入平荔浦、遂乘盛水陸間進、復平斷藤峽、進四川左布政使、八年、擢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巽時剽掠渠魁、悉以計捕獲之、十一年改南京兵部侍郎、時憲宗春秋已盛、儲位尚虛、拱辰首與倪岳崔恭等、疏請蚤定國本、言甚激切、廷臣交章繼之、憲宗嘉納、時孝宗生已六歲、因立之、儲位遂定、明年轉南京左副都御史、十七年入賀萬壽、上章乞休、召至便殿、慰留之、二十年、進南京工部尚書、修內府宮殿、經理朝陽門外桐滌諸園、務節財省事、人便之、奏增虞衡營繕二司主事各一員、十三年、年七十、以老乞歸、許之、進榮祿大夫、孝宗聞其貧不能具衣食、命有司給月廩歲隸、進光祿大夫、賜賚有加、武宗即位、遣行人齎璽書存問、

三年卒、年九十有二、巡按御史史鑑言拱辰廉貧可憫、卒之日幾不能歛、棺衾資于有司、衣帛助于親黨。帝震悼、贈太子少傅、謚莊懿、拱辰仕宦五十年、非大節慶。不衣綵繡。非賓祭。不具雞豚。於先世室廬無所增飾。清慎之名。重于朝野。尤嗜書、所著有雞肋集、錦官稿、從征稿、華封紀事、山居雜咏、亦拙齋詩集、等書

章敞、字尚文、會稽人、永樂二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十年、授刑部主事、同纂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重賚金幣、敞性剛毅、遇事不

肯婞婀、而善決疑獄、時西山有刼盜詔捕之急、捕
者拖執數百人、敞察其枉、惟留一人拘之、餘悉遣
出、期詰旦復至、同官疑之、詰旦數百人皆如約至、
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所拘一人實盜也、衆始服
其明、其審他獄如此類甚衆、轉員外郎、尋遷郎中、
改吏部、宣德中、擢行在禮部右侍郎、奉使安南、黎
利權署國事、遣人請相見禮、敞語之曰、天使啣命
撫輯爾邦、禮制有定、何用請爲、利聞惶恐、趨拜、奉
事惟謹、敞正色待之、及還、餽贐一無所受、利以所
餽物付貢使將中道致之、及關、敞親閱所貢方物、

餘悉緘付關吏、後利死、其子麟署國事、敞復奉命
往、關吏識之曰、此前却金使者也。正統初、晉王請
故護衛軍田、田久爲民有、勅敞往經理之、至則較
軍數授田、餘悉歸民、王不悅、敞曰、藩國先設三衛、
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軍田歸一所、得無太過。且
王藩屏朝廷。軍民皆一體。奪民益軍。非至公之義
也。王悟曰、方面諸官、蚤有此言、吾豈敢上煩朝廷、
還奏、帝深嘉之、未幾、遷左侍郎、時尚書胡濙政尚
寬大、敞佐以嚴明、承平既久、典禮品式、因革輕重、
不能無異、吏胥因緣爲奸、乃集國初至今所行條

格、參酌定例、事獲適宜。奸弊頓息、比歲度僧道輒
以千計、請依洪武間例、三歲一度、外國貢使日給
廩餼、庖人常侵尅之、敞聞之、曰小人爲口腹計、而
使朝廷薄柔遠之禮。可乎。卽令所司具日給之數。
付通事稽核。或給不如數。通事以告。輒督治之自
是遠人以爲朝廷恩禮有加。貢獻益謹。敞爲人重
交誼、拯濟患難、惟恐弗及、在刑部時、有同官二人
坐累戍邊、資送甚厚、歿、又爲經理喪事、恤其孤嫠、
人稱其德、正統二年卒、祭葬如例、
李綱、字廷張、長清人、幼從父來京師、家僮驅車行、

失足墜車下、車轢身橫度、而不傷、人咸異之、登天
順元年進士、授監察御史、以公廉伉直爲名、疏陳
時政得失、無所規避、出按南畿浙江、先爲條教風
告官吏、有不悛者、然後執法彈劾、舉廉能、獎恬退、
庶事咸理、威名流聞、奉使陝西延綏、編集土兵、處
置得宜、邊人畏服、還遷太僕寺少卿、視馬眞定、永
保間、往時視馬者至有司歛錢饋遺、率以爲常、至
是風清弊絕、一日按行冀州、劇賊驅騎猝至、乃從
容解鞍相示、賊指綠人曰、此豈太僕李公耶、我等
誤矣、羅馬遜謝而去、遭憂、服闋、遷左僉都御史、總

督漕運、與平江伯陳銳共事、奏請運艘遭風失糧者、免其逮問、軍民稱便、以疾卒于官、銳爲具含歛、啟其篋、視之、惟敝衣數襲而已、揮涕曰、眞君子也。爲奏其清節于朝。特賜祭葬、時同邑有張綱、字大振、第進士、授監察御史、時中官曹吉祥、欲庇一指揮、庶奪嫡、綱疏阻之、出按寧藩、削護衛軍士、再巡湖廣、有李總兵者、遺以千金、綱却之、仍糾其罪、屢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禦邊有功、憲宗嘗比之王越、以剛直不合於時、引疾致仕、卒、高安字曰恭、雎州人、弱冠、第進士、知文水縣、踰年、縣大治、擢監

察御史、手裁嶄然、汪直用事、以不附己、期中傷之、伺察無所得、直心亦服、乃白憲宗曰、天下不要錢官、御史高安耳、年三十六卒於官、

彭琉、字毓敬、安福人、幼聰敏、有志操、永樂十六年舉進士、時初建京營、大臣薦琉才、命董其事、令行無後期者、溧水人虞眞、以財力自雄、數梗法、琉召諭之曰、若所以安居享豐產者、朝廷賜之、而顧梗法何耶、不改、吾將執三尺繩汝、眞自是馴服、侍郎李友直嘉其能、爲之延譽、事竣、授政和知縣、御史李宗時巡銀場、惡琉禁其家人爲奸利、乃文致以罪、坐枉道還家、罷爲民、洪熙元年、以薦授臨清教諭、造士有成法、楊士奇高其學行、薦爲翰林院編修、琉益甘貧勵學、正統初、與修五倫書、及宣宗實錄、時簡儒臣有學行者十三人、授憲職、提督天下學校、而琉得廣東、比至、峻規條、嚴考課、開導諸生、務先德行、後文藝、增修黌舍、凡二千餘間、書籍殘缺者、刻而傳之、嶺南士風、爲之一變、復兼督農桑、黜陟官吏、皆奉法不撓、秩滿、遷山西按察司副使、仍督學政、景泰初、罷提學、改任湖廣、贊理廣西軍務、踰年、引疾致仕、家居久之、忽疾作、不能言、秉筆

書曰、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又曰、保躬全歸、始終不移、書畢而卒、生平寡嗜欲、甘勞苦、居官泊然如布素、勤於職務、動以古人自處、廉名直節、雖老不衰、所著有備忘錄、愼庵等集、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出爲江西僉事、遷浙江提學副使、初循例糊名校士、既而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直書諸生姓名、權貴請囑、屹不爲動、成化二年、以湖廣按察使入覲、時中官尚銘、在東廠用事、詗察入覲官、動輒羅箝、衆兢趨

其門、悅獨不往。銘銜甚。命邏卒日夜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悅名益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遷工部右侍郎。孝宗初立、諸大臣多上疏引去、悅曰新君嗣位、正當竭股肱報國、豈臣子言去之時耶、尋改禮部、再改吏部。弘治六年、大旱、上陳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並嘉納。時尚書王恕負時望、悅左右之、兩攝選、衆議翕然。恕致仕、衆望屬悅、時議用翰林入吏部、悅出爲南院右都御史。八年遷南京吏部尚書、明年改兵部贊機務、嚴重不撓、每議事持大體、留

都倚重、嘗謂人曰、古聖賢所爲、皆大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不及、况復濟以私乎。在刑部、有囑所親者、曰不敢紕公法、但對簿乞假一詞、使渠知某曾爲之地耳、訖事卒不言。問之曰、彼故無罪、吾據法宥之、敢僞以市恩乎。或言有善讀書不能作吏者、悅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是救以無用時過讀書之弊開天下以爲學之路有功名教之言）天下有緣儒術爲吏治者而過焉、吾不信也。六疏乞歸、賜璽書乘傳歸、居處舊廬、杜門謝客、見風俗奢靡、力崇節儉、書箴于屏、爲薦紳倡、世傳誦之、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黃潤玉劉綱應履平蔡蒙楊琚項騏吳倬張昺楊峻列傳

黃潤玉字孟清、鄞縣人、生而頴異、方嚴、好禮義、五歲侍母病、夜不解帶、六歲就塾、書過目輒成誦、行道見遺金不顧、人皆異之、十二歲聞郡守修鄉飲禮、往觀之、歸而書其儀於冊、家人曰、書此何爲、曰此。先。王。教。人。孝。弟。之。遺。意。也。故。識。之。耳。歲十三、爲永樂元年、父被擇當遷實北京、潤玉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見。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與同役者築室城北、墾圃鬻蔬以爲生。

稍隙。輒肆力於學。嘗曰。學。聖。人。從。分。寸。始。又。曰。明。理。在。讀。書。制。行。當。謹。獨。其立志如此、舉京闈鄉試、授建昌府學訓導、外艱服闋、改南昌、用薦擢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奏斥藩臬以下不職者百二十餘人、正統二年、新設直省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改廣西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粵右地阻蠻徼、人文樸儉、潤玉督勅師儒、振起文教、士始彬彬向學矣、丙艱服闋、改湖廣僉事、持法甚嚴、時巡撫都御史李實乘勢驕橫、潤玉獨無所加禮、連黜墨吏二人、皆實姻黨也、實大怒、摭其短不得、乃劾

潤王不諳刑律坐貶合山縣知縣縣多逋稅潤玉謂稅逋由於民之失業乃浚麻河以通水利農桑太與縣有蘆場吏胥叢穴爲奸蠹潤玉悉革其弊徭均訟平民感悅之尋請老致仕居家二十年杜門不出學者稱爲南山先生卒年八十有九平生峻介寡交遊所稱許者惟李時勉薛瑄二人而已所著有儀禮戴記附註經書補註學庸通指考定深衣古制寧波簡要志孫子註南山理事錄南山詩文稿若干卷子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有政聲

劉綱字文紀禹州人敦確有幹局永樂中第進士爲府谷知縣政教兼舉治行大著遷知寧州綱以寧凋敝日久因俗爲治教民播種之方誦讀之要均賦役置屯田簡兵練武不專事繩墨期年廢墜俱興以母憂去代者已至民詣闕奏留成祖別用代者令綱起復乘傳往綱益慎獄省刑民不忍犯州有龍尾湫時出光怪遠近詫以爲神綱伺其光見射之應手而滅洩其水觀之巨黿也一日行野中值橫石爲矼馬驚不度諦視之則范仲淹所撰狄仁傑碑也即呼役起立之建祠祀仁傑人稱異焉後丁父憂又以州人奏留仁宗特賜璽書褒異加四品服嘗以考績至京帝親召問勞以酒饌正統初以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居寧凡三十四年去之日父老步送數百里哭聲震野寧州舊有六君子祠祀狄仁傑以下嘗爲刺史者至是生祀綱其中改曰七君子祠家居十餘年年八十四卒寧民問遺踵至其卒也多裹糧致弔明興以來爲州之久得民之深無綱如也孫宇弘治間爲大學士贈綱如宇官

應履平浙江奉化人第進士授德化知縣歷官吏

部稽勳司郎中出爲德安知府秩滿遷貴州按察使履平性剛直所至袪除奸蠹論事不避嫌怨舊制都督遣人下諸衛徵發必領內府勘合赴都司稽驗不敢越司下衛至是軍府使者往往不領勘合止給本軍關文乘傳四馳經歷諸衛朘削軍旗軍旗苦之而右軍府使黔者尤甚宣德七年履平疏言勘合之設所以防奸今悍不遵用脫有詐僞何從稽察臣竊謂內而軍府外而閫司兵政所關誠非細故嗣後五府遣使無勘合者臣請令所司執詣京師付法司治罪宣宗善其言命右軍府具

寔以聞復命行在都察院移諸司承守之諸軍府爲之戢伏貴州地接廣西時都督僉事山雲鎭廣西備禦蠻獠調貴州各衛軍歲以萬餘人春秋更代逃亡則取原衛軍補伍履平奏言貴州地連滇粤苗蠻雜處但宜示之兵威未可繩以刑憲若軍伍空虛緩急何賴今每歲遣往廣西備禦諸軍於彼逃亡於此責補如宣德五年二月遣發五千餘人逃者二千八百有奇今年補之明年復然不數年後貴州衛所必空而總兵官山雲不究遠圖惟計近利誠恐積久軍困民殘咎將誰執乞勑兵部

凡貴州調往廣西官軍悉令還衛非惟少息士卒亦且預備不虞疏聞命兵部檄雲嚴責廣西都司屬衛追取逃亡軍士補伍其貴州現調操備者暫留粤中俟編發軍士足用卽盡遣還當是時雲自謂鎭粤有功雖朝廷采用履平言顧嘗心輕履平部檄到大笑曰書生何敢妄言正統元年履平遂劾雲專權擅威福詔誥責雲雲乃大驚上章自理朝廷雖宥其罪仍降勅戒諭雲自是氣懾者久之履平又以軍伍不足請自後衛所官旗雜犯死徒流者俱送鎭將立功期滿還伍其邊軍犯盜及上

官民與官旗罪輕者俱入粟贖罪從之三年轉雲南左布政使四年征麓川官軍回駐金齒者數萬人供億難繼履平奏量留偏裨率附近士卒備禦餘宜遣回聽調發報可尋乞致仕去履平在黔久過黔黔民皆涕泣其後猶追思飲食必祭之

蔡蒙字時中吳縣人年十一有文名知府況鍾奇之撫其背曰孺子幸自愛他日名位當類我以貢入國子監兵部尚書馬昂言樞曹奏牘皆關機密不宜純用掾吏乞簡太學生繕寫稱職者以不次用詔許之蒙歷事僅半載吏部考績優等授浙江

溫州府同知礦盜起命中使督兵捕之城中民聞兵且至皆懼遽撤橋梁壘石塞路蒙夜半聞報驚起急率衆撤石通道伐木爲輿梁黎明兵至乃通行無滯會大雨雪兵僵死過半議選丁壯補伍蒙請曰賊本烏合竄跳山谷間爭小利耳非大敵也今盜兵燹之處求生無路必致死力卽殄滅所傷實多莫若遣一介使往諭之彼且立解散矣中使曰善然非君莫可屬者蒙卽許諾單騎抵賊巢慨諭禍福賊大感悟皆乞降事平取民之丁壯爲銀賊長領坑夫事採鑿而俾素封家就其地結廬

以居故盜卒不能起山潦嚙樂淯田數十頃而賦稅如故民患之蒙築堤堰謹蓄洩水不爲害浙西大饑遣官往賑徵粟有司他府倉卒不能辦獨蒙備粟五萬石以待民受其惠遭父憂歸起復知湖廣辰州尋改廣西之南寧南寧蠻獠雜處蒙治之三年俗大變田州土司岑猛與其族弄兵蒙往曉譬乃戢服久之乞歸蒙起太學生至郡守有名如鍾言

楊琚泰和人也喜言兵景泰五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出鎮山海關成化二年進武選郎中征西軍前

紀功上奏言臣奉命巡行見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稀疎武備单弱以致套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已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有鹽池海子葭鄜之民往往出墩外田作正統間寧夏總兵黃鑑欲將偏頭東勝兩關黃河西岸至寧夏黑山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有奇聚材官驍卒發勁弩長戟於十三城堡中則七百里之地易于偵望不難守矣當時議者不察徒以地平衍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欲將延綏一路營堡

移徙直道以府谷堡移柴關故城孤山東村二堡移野蘆川神木堡移楊家城栢林高家二堡移石落澗雙山堡移真溪灘榆林城移樺林白澗灘響水波羅二堡移白上窯土門堡移白臘峯大兎鶻堡移溫柴關龍州城移北城寒門堡移古窯清邊營移蒯河寧塞營移察罕腦兒直與安邊定邊相對形勢鉤聯墩臺絡繹則寧夏東路與偏關河邊營堡俱在其內矣而當時守土者又以徙置煩勞已之二策不行至今貽患臣以長言質之土人皆云若如前策移營展堡不惟可以禦敵於外且使

軍民得田作於內積之數年邊儲漸充轉餉可省臣竊見套賊連年入寇朝廷命將徂征調兵四萬有奇人馬芻粟日費四百餘金以一歲計之當費十五六萬而賞勞轉運之費不與焉孰若以一年之費給寧夏偏關軍民使協力移展城堡密置墩臺且守且耕之爲愈也憲宗以爲然令備邊兵部尚書王復經理焉時寧夏副總兵林盛亦好言兵上書言臣見榆林寧夏一路有警卽調京軍及各鎮士馬久頓邊城寇乃安處河套彼反爲主我反爲客勢成倒置敵若大舉調集之軍雲合霧散亦

與城守者無異、今陝西西安洮河秦鞏等衞諸軍、約有十萬簡閱精壯可得四五萬人脫有寇警卽令鎭守諸官酌量緩急分調平凉固原環慶鄜延名路表裏應援則戰守有備旣不遠煩師旅亦可少省芻糧如果賊勢甚張、許乞師應援蓋古之將者賞罰誠信號令嚴明故士卒畏將不畏敵今則反是以修明軍務爲立異坐視姑息爲老成平居乏馭下之威臨事多犯令之卒敗軍誤國職此之由向者賊衝突邊疆尚能捍禦今遠居河套安可窮搜但使我能練兵儲粟堅壁淸野使彼進退失

利可不驅而遁且今邊衞貪官狡卒糾結成風賣富役貧抽強配弱是以甲仗非素習之器隊伍無共難之心養士雖多無益國計憲宗亦是之而寢尋出爲參議往治荊襄禁老龍隄疏竹筒河皆有益於民而開設鄖陽功尤多以參政卒盛亦累功至總兵

項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進士授南京吏部司務歷遷南京刑部郎中當憲宗卽位詔求直言麒應詔陳五事曰務正學納諫諍崇節義遠近習弭天變語甚切直皆人所不敢言未幾以病乞致仕甘貧屢空僦屋以居巡按御史高其節授室一椽始遂棲托家居三十年無疾而終巡按唐鳳儀以麒與王琦稭遂良同里表其里爲忠淸里學使孔天胤又別建揚淸祠以祀之

吳倬字克大淳安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王恕巡撫江南薦倬理蘇松諸郡刑獄聽斷明允遷貴州按察司僉事貴多軍衞生徒無廩餼站軍亦無額糧倬始設學田又請給站軍粟月三斗改建新添衞學通關索嶺驛路修舉廢墜官民稱便程番盜起守臣逃走三司議發兵莫敢前

倬曰此可撫而定也單車諭降之都勻地形險阻蠻獠跳梁且百年屢征不克弘治三年巡撫都御史鄧廷瓚薦倬才擢都勻兵備副使時太監江德鎭遠侯顧溥及廷瓚會四省兵討黑苗乜富架等倬遣熟苗詐降乜富架誘令入寇因伏兵擒之并執其二子諸路乘勝深入抵其巢穴凡破一百一十餘寨斬級俘獲八千餘捷聞降勅獎勞又賊圍官兵于合江州復率師援之賊解圍走時倬威名大著賊望風奔潰相戒避都勻副使當是時萊蘭和壁犁田諸洞悉下平麻六洞九名九姓等諸苗

亦皆歸附設府州縣控馭之貴州爲之一靖蓋倬之功爲多廷瓚上平賊功以倬爲最副使俞俊次之倬進秩二級俊一級七年遷雲南按察使以父喪歸服闋補廣西十四年入覲卒于興安驛

張昺字仲明寧波人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初至平畝稅之不均者民便之行邑界見大樹蔭二十餘畝昺曰是將病田使從吏伐焉父老謂此樹神不可伐不聽甫運斤血出衆懼欲止昺怒手持斧爲倡三日卒斷其樹樹有巨巢墮三婦人絕而蘇自言爲狂風吹至樓上與

少年俱不知在樹巢也知爲妖攝驅之還家縣俗尚巫有巫厲人能隱形吏莫敢捕昺馳至其家以縣篆加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有寡婦惟一子爲虎噬具牒控虎即移檄于神約五日繫虎至及期果二虎伏庭下昺挾弓矢出叱曰誰食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免一虎起歛尾去其一伏不動昺抽矢三發皆貫其首殪焉以虎畀節婦一縣稱爲神君邑大旱所禱不雨昺乃齋宿神祠夢婦人衣縞素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即躬至其所鞫之蓋傳四妻祝氏夫死舅姑迫令改嫁潛投後圃池中死舅姑即死所填以土久不泄昺命啟土貌如生乃罪其舅姑爲文弔之忽雨如注諸異政多此類擢南京監察御史時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與太監汪直比而搆邊釁昺曰是爲國家害不小即抗章論之辭連內閣司禮監由是內外大臣皆啣昺然未有以發也會昺劾南京守備太監蔣琮琮因誣昺擅威福昺坐貶通政司經歷尋以薦遷四川按察司僉事進副使太監馬某以術士周慧善黃白術將進之朝昺曰是柳泌也即擒慧論罪徙之極邊歲餘引疾歸家四明之棟莊因以

爲號環堵蕭然出入不能備騎從而意致客與以經史自娛有餽之者輒不受居數年都御史王熼以賑至餽昺百金堅拒不得乃受下戶饑民例一分以咎其意鄞知縣丁某重昺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昺曰吾誠不給芋栗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絕家人至不能忍及卒含歛不具有司經紀其喪其淸節如此

楊峻字惟高進賢人成化二年進士知丹徒縣寬嚴並用百廢俱興召爲雲南道御史出淸軍湖廣擿發奸弊吏莫能欺擢廣東僉事有千戶濫殺冒

功事發逃匿詐言已死有司繫其僕于獄二十餘
年矣峻鞫其妻無戚容疑之密遣人踪跡果得之
廣州丁憂服闋改福建汀漳兵備歷遷副使按察
使左布政使皆在浙有報父讐抵死者峻以其孝
特釋之鎮守中官恣橫峻面數其罪取鐵索欲與
之駢鎖詣京勢乃稍戢改南京光祿卿凡所供具
悉爲減省故事歲進酒十萬甖軍民轉運稽程屬
吏多獲罪峻請命巡倉者監之宿累始除弘治十
六年以年至七十謝政歸正德七年卒峻爲人方
嚴涖事精敏終日儼然未常悅人以詞色人亦多

不悅之以此不獲柄用守官廉服食儉素有人所
不堪者所居與縣治隣致仕十年足跡未嘗一至
縣門親終廬墓至老生日不舉宴誨後進必以正
篤于故舊盛衰如一鄉邦重之

三傳無一超群事堪濶筆墨而文亦簡淨不
蔓

何文淵李裕屠滽蕭維禎俞士悅列傳

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監察
御史巡按山東洪熙元年命考察四川吏治殿最
稱當宣德五年以都御史顧佐薦賜璽書出知溫
州府三年政化大行一郡稱治七年冬入覲道括
蒼嶺永嘉丞遣其子以金賄之後人爲立却金
館帝聞其政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詔奬勞宴于庭
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既復任感帝恩遇益盡心職
業暇則與諸生周旋章綸輩講論經史後皆以文
行名處州盜起官軍討之不克文淵詗知賊據烏

風洞悉捕其渠魁時都指揮李貴等執平民使誣
服文淵移牒言賊已獲所捕皆平民也于是二百
餘人皆得釋民有兄弟爭財召父老諭以天倫大
義兄弟感悔如初布政使黃澤上其治行賜璽書
奬勵增秩守郡如故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文淵
宜大用乃超擢刑部右侍郎軍民號泣請留瀕行
送者萬餘人立祠祀焉正統元年理淮揚鹽法五
年復理京畿荒政麓川思任發叛已遣人謝罪廷
臣復議討之文淵請遣官宣諭如終梗化相機捕
勦免出師轉餉之勞六年旱勅審繫囚時苦盜言

者請自今有犯以竊盜榜其門文淵具言律有常憲今爲盜者多若盡署門數年間竊盜牌額遍海內實傷治體議乃寢以疾求罷許之景帝即位陳循薦起爲吏部左侍郎貴州蠻反文淵請罷布政司仍如洪武中設總兵官鎮守于謙言其非便遂止景泰元年進本部尚書以易儲恩加太子太保文淵在温州廉靜寡欲稱良吏及起爲吏部聲譽大減會災異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等交章論其貪縱奸邪請罷黜以回天意文淵疏乞致仕帝温旨慰留於是聰等論益力并劾左庶子周旋旋故文

淵在温州所拔士帝欲宥之給事中曹凱廷爭曰文淵奸邪旋黨比法不可縱乃並下獄文淵故與太監興安善其得留也安有力焉聰劾章內有囑託內臣語帝詰責乃釋文淵命致仕英宗復位革所加太子太保文淵自以易太子詔中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二語出其手慮及禍時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道廣昌有傳泰來爲文淵者遂自經死子喬新別有傳

觀此可知人之才具有宜不宜用人者可不知器使之義乎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天順中巡按陝西上安邊八事其選將練兵汰守令安流民皆中時弊詔所司行之安遠伯石彪坐首功不實下裕覈之彪從父忠國公亨以書求庇裕焚其書以實聞亨亦旋敗由是有強直聲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平青州大峴山賊七十餘砦遷陝西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數裁抑權貴禁投獻韋和買減惜薪司夫役府中有給引錢數千緡例歸尹裕減其直悉貯之官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務兼巡撫鳳廬諸郡請濬白塔孟瀆二河以便漕

又以張秋南旺淮安西湖諸隄植木捍水歲修築非久安計乃與郎中楊恭主事郭昇等準其直以石易之民不病役尋丁父憂服除進右都御史佐院事汪直既敗裕因請雪諸臣之忤直得罪者帝不悅與左都御史屠滽皆奪祿又以籤御史得謗調南京秩滿赴闕留爲工部尚書未幾轉吏部時鄉人李孜省方幸故得驟遷裕頗病之乃力主持(以下皆以掩所入之不正)正釐弊謂僚屬曰諸君亦知天官名曹之意乎五服五章天所以命有德也今與諸君約願無獲罪于天故事考察黜吏之目有四曰老疾曰貪酷曰

素行不謹裕奏言人之材質不同偏執則類酷遲鈍則類軟乞剏立才力不及一途以惜人才帝善之遂著爲令尹旻爲尚書深疾江西人以故爲萬安李孜省所傾裕徵之一無所較人服其公弘治初言者謂裕之進由孜省不當久居位裕爲辨誣録連疏乞致仕去正德六年卒年八十八裕歷中外所至以廉介稱及既貴爲孜省所累天下惜之

屠滽字朝宗鄞縣人成化二年進士試監察御史明法令善折獄嘗奏讞援筆立成不煩竄易都御

史王越使掌諸道奏章且薦才可大用超擢僉都御史調南院安南侵占城逐其王子古來奔廣東事聞於朝遣滽出按滽移檄安南王諭令罷兵乃募勇健千人以海舟二十艘護古來歸國古來持寶器異香爲報滽悉不受既而古來遣使以聞奉命乃受于是以所獻貯禮部弘治初總制兩廣未幾召還掌院事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尋遷吏部尚書滿三年加太子太保既又以太子出閣加太子太傅在位練達精敏嘗因災異請革內降除授謂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數十年不得一官

而白身之人或因奔競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爲訓且今之傳奉卽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降之職甚爲政體之累陛下當遠宗堯舜近守祖法豈可襲漢唐宋之弊政乎衆皆服其確論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復抗疏曰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奈何開此萬一聞于塞外將謂中國戰馬財用俱已空竭不亦生戎心乎議遂格毎註選至烟瘴地輒停筆（此尤見仁心爲賢）久之曰是必擇其風土相宜者因奏著爲令科道龎泮等下獄率府部院寺大臣爭之得釋顧疎于

防檢時時爲言官所論會尚書周經以劾免帝召滽問滽曰此言官挾私耳經無過且言官無不挾私者因并辨劾己之枉辭氣頗忿帝不悅詔詰責之滽乃乞去滽家居恒鬱鬱不樂武宗初徵詣京師當是時大臣守正者多去位而滽獨以故職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滽長議論而善與時俯仰然素明達遇義所不可亦不苟從劉瑾惡劉大夏誣其爲都御史時激變土官岑猛論死滽曰大夏無死罪得減論故瑾亦嗛之正德四年致仕越三年卒贈太保諡襄惠滽性寬厚在吏部辨事官捧硯滽

初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墨汁衣上匍伏請罪澈笑揮曰去去吾方惡其太白亦何罪嘗自謂手持此筆論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世稱其長者有鄉人冐稱澈子請謁郡縣其怨家發之澈呼至但相戒曰汝甘為吾子置而翁何地耶國法可畏後慎勿為此

蕭維禎本名兆以字行廬陵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正統初汰冗官維禎當去尚書魏源奏畱之歷本部郎中擢大理寺丞扈蹕北征師潰土木維禎得間亡歸時有令潰卒過期不首者罪之

維禎言方今人心洶洶招徠之猶恐不至柰何欲罪之遏其歸路乎遂罷其令景泰元年進大理寺卿有尚寶丞篚殺家奴論死維禎曰殺奴而死則殺平人者何以加之以是得釋三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協理院事與易儲議加太子少保四年掌院事八年正月景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等何官答曰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安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為社稷計（眞是可鄙）徒日日問安何為耶眾嘿然而退維禎同副都御史徐有貞集諸御史曰與安之言若達其意否眾

曰儲宮立無他患矣維禎喜曰然眾還草疏畧言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伏望蚤建元良正位東宮以定人心稿具明日集文武官於左掖門會議具題維禎舉筆更建字為擇字眾愕然奏上不許於是中外憂慮時傳旨十七日御朝廷臣議俟帝視朝復請至期遂有奪門之事英宗復位執于謙王文下獄石亨徐有貞等謂謙文與中官舒良等謀迎襄王然實無顯迹廷鞫曰維禎遂文致謙等獄俱坐謀逆死謙等寃死雖亨輩主之而維禎黨奸誣忠當時人尤切齒未幾英宗亦燭其奸

調南京以遠之四年遷南刑部尚書後左都御史寇深為曹欽所殺議舉代者大學士李賢薦維禎帝曰此人素於吉祥通慇懃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七年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以病致仕家居八年卒賜祭葬如例謚文耶

俞士悅字仕朝長洲人面鐵色而儀觀岸偉發聲如洪鐘永樂十三年舉進士擢監察御史歷遷湖廣按察副使民不戒於火延及臬署僚吏皆駭走士悅具衣冠向火再拜風徐返火滅歲旱有司用道家術焚蛇磔燕士悅命屏去齋沐露禱大雨三

且正統四年進浙江布政司參政初至佯若不解事者羣吏易之越數日盡得其姦猾狀發擿若神吏大驚倭寇犯境城乍澉二浦以備七年遷河南右布政使三日召爲大理寺卿英宗北征擢右都御史留守京師也先入寇同都督衞頴守德勝安定二門不解甲者十餘日事平進刑部尚書景泰元年修倒馬關卒二百人逃歸法當戍而卒皆訟冤言逃由食盡士悅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此卒食盡而逃又自首可原也請自今卒逃而自首者謫使守瞭二年期滿遣去報可著爲令三年以易

儲加太子太保顧士悅既位卿貳晉宮保號尊顯矣乃爲希世保位計輒隨人俛仰靡所執持是年大旱因言者革錦衣衞官校後南京守備言江淮間盜賊蝟起乞行御史錦衣衞緝捕士悅因以爲錦衣官校可復給事中葉盛曰錦衣官校爲民害久矣幸一旦革去奈何欲復乎于是士悅又以爲盛言是果不可復少保王文銜給事中林聰劾己思中以危法會聰所親坐事應笞聰爲之請主者發其書下聰刑部獄士悅因阿文意論聰死禮部尚書胡濙稱病曰朝廷無故殺言官使老臣心悸

帝竟釋聰勑建隆福寺成併僧又希帝意請收所梟賊首釋荷校罪人以廣福利爲刑科給事中尹旻所劾士悅不懌因乞休不許自是益事殘刻少所平反七年有卒爲怨家所訐下部逮訊員外郎彭廣案之以爲誣士悅恐失出獲罪遂欲論死廣具以聞調都察院錦衣衞鞫之廣所案是士悅愈不平復執奏更命會鞫于廷卒竟無罪以故益爲人所薄天順改元下獄謫戍遼東成化初赦還復其官遂卒

文淵裕濂維禎士悅各不能以功名終而文

淵治郡屠濂達事愛才猶爲可取維禎則小人之尤當在誅殛之科又當别論也文則入還生面而功過亦不相掩春秋法也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十九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賁山評

秦紘潘榮孫需劉珪史琳何鑑列傳

秦紘字世纓單縣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監察御史司收局內監傳鉉兒肆惡紘劾並其罪又聞遣中官往江南採翠毛魚鮓等物即疏諫止權貴因以事中之謫北黃驛丞以御史薦擢爲遷知雄縣奉御杜堅捕天鵝至其境從人暴橫紘執而杖之堅奏下錦衣獄民數千人詣闕訟寃詔貰之

調府谷遷知葭州泰州俱有善政母喪歸起知鞏昌府累遷陝西參政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鎮國將軍奇澗奪人田產紘劾之慶成王爲奏辯且誣紘諸違法事詔削將軍官爵祿米有差責王縱子姪奏削祿米三之一紘無所坐然以王故改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紘獨與抗禮且奏直所至煩擾百姓直還帝問巡撫孰賢直以紘對帝出紘奏示之直叩頭伏罪益稱紘不置帝賢紘而釋直不問逾年又改撫宜府紘在邊親被甲與諸將士逐寇戰順聖川又戰興寧皆捷寇遠遁嘗上言宜大糧芻不足故以河東兩淮鹽引召商上納而商乘時射利始則不報以要輕價終則緩納以待時豐本欲濟急而反緩不及事不若以兩處鹽引卽本地變價輸銀宜府便又言各邊鎮守官每以官舍自隨專營私弊無益於事請停罷皆從之召還理院事遷戶部侍郎時大學士萬安與吏部尚書尹旻交惡旻既罷以紘旻鄉人嗾御史誣紘爲黨出爲廣西參政稍遷福建布政使弘治初王恕特奏爲左副都御史督理漕運進右都御史總制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虐不法紘劾奏之而景亦

摭他事誣紘詔下景獄命給事中屈伸往勘具得景贓私巨萬沮壞鹽法交士官通番貨杖殺軍職諸狀而紘獨在任有親故過之會與見亦以是爲罪當是時景累世勳舊又姻連太后周氏家勢張甚勘官不得不以微罪坐紘而景猶抗不服於是會官廷鞫逮紘至京對簿法司卒當景死帝特宥之而紘亦致仕言官交章訟紘枉王恕言景當死陛下既免之矣而恩不及紘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寬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也何以昭勸懲之典哉乃以爲南京戶部尚書十一年引疾

去去三年寇數入固原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尚可用起戸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固原踰年兼督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軍務紘言固原爲陝西要路官軍萬八千八散守城堡二十四所兵分則力弱非益兵不可顧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凉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甘凉與京營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一遇有事輒請京軍援應豈強幹弱枝之道哉今後京營兵毋輕發其臨鞏甘凉諸軍各還本鎭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各守其地則人以戍爲家而樂於趨役軍以將爲命而自奮

戰心庶爲兩得又言治邊之道守禦爲本平凉北四百里舊有豫望城固靖北三百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峯臺城此皆要地最宜設備修此三者東連環慶北顧韋州烽火相傳互爲聲勢此第一阸也稍南軍民野處所當隨山修堡使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鎭戎所海剌都打剌赤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犬牙叅錯此第二阸也又南則有固靖二衞平灘堡一條城東山城白陽城分布守禦此第三阸也又益南則有火龍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乃深入腹裏之路山間蹊徑用力不多其

着各以石甃其門俱用鐵裹牆上建營房分兵防護一夫守險百人難越此第四阸也布置既定則我之往攻易彼之入犯難紘初至固原見士狹民貧爲拓城郭定鹽價不匝月商旅皆集民用漸裕又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閒田無慮數十萬頃但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增築一小堡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居種規摹已定而寧夏都御史劉憲意多不同紘言臣嘗論三邊要害延綏甘凉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士馬雖怯弱而河山險

阻惟花馬池至固原士馬怯弱墩臺疎遠一有警即至固原而入腹裏故花馬池必當增築城堡墩臺韋州豫望城諸處必當增築居種屯堡今固原迤南修築將完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垂成之工必且就廢深爲可惜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終此邊防爲便於是帝下詔責憲憲伏罪卒如紘策又嘗以意作戰車試之輕利可用名曰全勝車上之頒其式于各邊紘在事三年督修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邊塹六千四百餘里邊鎭屹然前後經略西陲者皆以

紱爲第一云楊一清踵紘後行邊至其地嘆曰秦公文吏觀其行事雖古名將何以加之其爲人推服如此尋又召還視部事以老疾乞休疏數上乃許之明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廉介絕俗居官五十餘年出鎮南北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常不得飽又性剛不受屈折督漕運時以御史姜洪文移不遜上書論之謫洪乃已在廣被逮官校至紘方議討後山諸賊治軍事畢從容就（謂臺深沉不附以強項爲主）道儀衛騶從畧不貶損既踰嶺始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民夷雜處總制體統崇重遽就拘執恐

損國威使彼有輕朝廷心今既踰嶺真囚人矣自處嚴重多此類人皆憚之

論曰自秦築長城以限內外而歷代防邊之議於是昉矣明興定都於燕設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寧夏甘肅六邊各屯重兵守之其後大寧徙薊州危三韓沒山海震東勝失山西薄河套棄固原迫四鎮始皆稱邊然前之邊六而守日堅後之邊九而守日瑕豈非在乎得人不得人與宣正以還爲邊患者大率在西北其間邊臣以功名著如王驥陳鎰余子俊馬文升輩多可稱道若其相地形險易量士馬強弱規畫精詳經理微密爲邊塞永久之利則紘尤不可及焉於戲令任事之人皆如是奚至貽朝廷外顧之憂哉故取紘在邊時行事議論節錄之而著於篇

是何用意不但區區以著作爲心

潘榮字尊用漳州龍溪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景泰初擢吏科給事中言停起復抑奔競數事轉左給事中時詔禮部言官假名報怨者具奏罪之榮因上言致理之道求言爲要故尚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稱舜之德曰明目達聰好問好察

邇言禹之興曰聞昌言則拜頌湯之聖曰從諫弗咈其他英君誼辟或置鼓以求諫或設木以招謗所以有過則改聞善則從當時治安後世稱聖陛下卽位以來累詔求言中外咸慶頃因言官陳列違忤聖意遂至勅部參詳跡涉私嫌卽從吏議此詔一下士大夫以言爲諱今兀剌陸梁邊疆多事正陛下憂勤採納之時恐未可以此阻言者之路也報曰國家法制久定今有假託建言用報私讐故有此禁何曾阻抑言路仍勅部具悉朕意五年請假省親帝念其貧賜楮帛爲道里費遭父喪服除

出使琉球賜玉帶麒麟服使還進吏科都給事中
成化六年二月京師陰霾晝晦榮率同官上言陛下庶政一新自宜天心降格乃者風霾屢作當晝晦冥豈應天之道猶有未至歟人君一身動與天準敬天之道不獨齋戒祈禱而已政令不宜下民失所非敬天也崇尚珍玩費用不節非敬天也後宮無序恩澤不均非敬天也爵濫及於賤役賞妄加於無功非敬天也願陛下痛自悔勵實圖修省庶幾天意可回災異可消不報未幾遷南太常寺少卿十二年進南戶部右侍郎總督南京糧儲尋

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領部事嚴剔積弊免軍士盤運之費倉積羨糧數萬斛奏上備賑饑用十七年入爲戶部左侍郎署部事歲旱漕河淤塞奉勅督治運舟綜理有方飛輓無阻進本部尚書以老疾乞休給驛歸月廩歲隸如例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保

孫需字孚占德興人成化八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善決獄有疑案一經需讞無不立斷由是有聞于時運河淤塞時議取徑別鑿一河久之不就乃屬需需相地授役約先完者賞衆懽趨旬日告成三年考績當遷巡撫年俸奏請留任又三年擢南監察御史時妖僧繼曉以左道得倖需偕同官上書請誅之帝怒其戇杖于朝直聲益振嘗巡倉中都鎮守中官驕倨榜其門曰謁者入文東武西需不往將上疏劾其僭中官懼卒正賓主之禮遷四川按察副使歲大祲需聞湖廣有積粟偕僉事金澤往貸得三十萬石分地賑給全活無筭以父憂去故事監司出峽率令有司編筏傳舟以防灩澦之險至荊州市其竹木值數百金需拒弗用亦竟無他服除補湖廣未至道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布

政使益以清節自勵浙人稱清德者必曰前劉後孫劉者大夏也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歲凶汴河溢嚙城城且壞需令民築堤而予之傭値趨者日衆堤成而饑民獲濟公私便之有旨下河南取牡丹三千本植禁中需上言役耳目以勞民力非盛世事泌陽知縣馮憲忤宗藩已下撫按會訊尋復逮詔獄需又言國家令如反汗何以示天下事並得寢居三年鎮守中官劉瑯恢民自殖需輒以法裁之且禁民不得投牒瑯所有犯者據法論戍瑯大恨詬需跽請曰盍稍縱繩墨

使得飲勺水于此乎、需不聽、鄉內懟恨需次骨、陰謀去需自便、遂調撫陝西、比至拊循士卒、聞警、必擐甲先驅、而需亦勞悴、且病矣、乞休不許、無何召還京、其去河南及陝西也、民皆遮道呼號、千里不絕、彰德府官、以銅雀硯贈行、亦卻勿受、論者以其廉不可及、時鄖陽流民無所歸、乃改需提督鄖陽、需招徠諭告、給牛種、散廩餼、安輯者數萬口、乃建學舍、令子弟講誦其中、暇則身往課習、民無惰業、境內武當山、遇禱祠、輒賦民錢、需曰、山有香錢鉅萬、守者皆牟以自利、而顧以皮縣累吾民、何也、令

籍貯均州、自是民得無賦、正德初、進南兵部侍郎、榮王之國、過金陵、欲登城眺覽、需謂祖制不得擅登、王亦憚之而止、其剛嚴如此、進南禮部尚書、劉瑾用事、遷官者率行賕以謝、需獨無所餽、瑾銜之、撫他故罰米輸邊、意猶未已、復矯旨令致仕、瑾誅、起南工部尚書、改刑部、又改吏部尚書、考察庶官、所黜數人。或頗負時望。聞者疑之。及廉其實。所黜果當。於是益服需之明。復上言修政弭災、戒遊佃、抑權幸諸事、皆切直不報、以年及辭位、詔乘傳歸、有司月廪歲隸如例、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江西按察副使、進廣東按察使、成化二十一年、南贛盜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上言盜賊之作、皆由於巨室橫取民財、民不堪命、故挺而走險、請治豪右之不法者、以絕其源則盜可得而弭也、於是貴人多忌珪、欲中傷之、而李孜省因言珪不勝任、天子以爲然、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復副都御史、巡撫畿甸、進刑部侍郎、四年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峇峒瀧水柳慶平樂諸猺獞之爲亂者、相繼討平、其討古田也、都

督馬俊及叅政馬鉉、敗死、時謂致敗自俊、珪曰、吾總督諸軍。奈何獨罪死者乎。乃引咎自劾。時議欲濟師、珪不可、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相率歸降、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梗、詔下處分、珪曰、是各有罪焉、乃檄安南無得挾私貨。憑祥龍州無得阻貢物。其爭遂息。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十三年、召爲刑部尚書、前後屢治大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恕。樂工袁林以罪死獄中、逮者訐刑部郎中丁哲濫刑致之、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宦官從中主其

事衆相顧莫敢言珪第擬如律及吏徐珪爲哲申理并下獄窮治珪復執如初僅得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以襲殺冒功大理寺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於獄孝宗大怒親鞫于廷將置一貫重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徙帝怒不解又力諍曰法如是足矣于是一貫止貶官去後又嘗讞獄不稱旨固爭帝不悅與尚書劉大夏論及之大夏曰法司執法恩歸朝廷似未可深究上曰爾第言古者何人如此執法大夏見帝怒莫知所對因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

士執之而已帝默然久之徐曰朕亦知閔珪老成欲求一人易之不可得但凡事執持太過耳明日卒從其議及劉瑾用事遂請致仕卒贈太保諡莊懿

　秦紘清幹閔珪守法令人有何處得來之歎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值佞倖用事朝廷頗事宴遊上元張燈費以萬計又崇飾浮屠剎宇相望琳抗章論之直聲震一時九年出爲陝西右參議鞏昌番賊爲梗率兵捕擊盡降其衆遂出行部自安定歷會寧金蘭抵秦州增斥堠繕城堡以斷賊路又轉關中之粟以實甘凉往來邊徼凡二年盡得其形勝扼塞及戰守方畧俄以憂去服除補福建轉江西左參政南贛盜起攻城邑殺官吏督兵勦捕俘斬七百餘人弘治元年遷右布政使四年轉左藩府歲祿多倍取於民琳請所司類輸之民免侵削琳既久歷外任悉諳利弊方鋭意爲民興革無何擢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諸關畿甸民困於重役戍卒疲於罰班而滹沱水張溢壞民廬舍乃爲定徭役免重稅開支流民賴以甦嬖臣犄肯籍

眞定大名諸州縣果園以備供應琳上言此地入之朝廷何啻毫毛而實百姓衣食之原也窮民失業變生可虞惟陛下念之詔遣官覆視如其言乃止九年入爲工部右侍郎與尚書徐貫盡力曹務嘗因災異上言停織造省供應皆報可十三年以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畧紫荆等關尋進右都御史大同邊警頻聞朝廷命太監苗逵爲監督保國公朱暉爲總兵而以琳提督軍務琳先馳至鎮會計兵馬芻糧俄寇退還掌院事十四年小王子自寧夏犯固原又犯楡林假琳便宜行事益兵七千

人率偏師先往薄有斬獲未能得其要領時南京刑部員外郎李萉言河套不可棄而給事中周旋亦言琳疎畧不檢有旨責琳治軍無狀於是以保國公朱暉爲大將軍出宣府都督李俊李澄爲左右叅將出大同與琳會師延綏暉等既至覘敵兵所在乘夜潛師直擣河套敵不意大兵驟至驚遁乃毀其廬帳而還捷聞各賜勅褒美副以綵幣寶鏹琳入朝陳邊務十三事十七年復與保國公暉治兵京營武宗初立國事搶攘宣府遊兵復失利與暉提師赴援琳出宣府暉出大同分督諸將合

勢邀擊斬獲以百計捷再上褒諭如初師還帝遣中官迎勞寵賜有加琳自居九列前後請老十餘疏輒慰留平生多藝能於諸推步占候醫藥之術靡不通涉一日見熒惑犯左執法謂人曰是必有當之者已而左都御史戴珊卒曰未也及代掌院事不踰月亦卒年六十有九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再贈太子太保

何鑑字世光浙之新昌人年二十八登進士時有詔年三十者得赴翰林選同列多增年以進鑑曰未入仕先欺君可乎獨不赴明年授宜興知縣疾

白糧攬運者累民更議毎甲選六戶自運歲貢茶萬五千斤額外解費不貲鑑僱舟解送罷尚京馬船軍民便之十年以卓異徵入爲御史巡宣府大同中官廖禮同叅將周賢捕妖人逵逮良民百餘鑑覆按非實奏宥之決遣者七人而已查盤邊儲侵耗劾巡撫鄭寧及監司以下數十人置裨將孟璽朔觀等四十人于法十五年巡鳳廬淮揚等郡鳳陽陵軍倚禁木殃民鑑按視其地命止禁山麓其平地樵採者不坐著爲令十七年出爲河南知府上遣中官陳喜開取嵩盧等縣礦洞鑑力止不

可且陳狀已而竟無所得値歲大凶懸格勸富民輸賑借徐淮二倉餘米蘇常二府錢帛而停解本郡漕糧以活饑民其時他郡人相食盜賊殺官刦庫河南獨晏然治行稱天下第一遷山東叅政歷四川左布政使吏部尚書王恕等考績鑑復第一用是不三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視江浙糧儲弘治七年蘇松大水饑民嘯聚以便宜發漕米十五萬石賑之十年巡撫山東適闕里廟災廟故金章宗所建規制卑隘請于朝拓而新之工費十五萬取給關稅亾累民十八年以刑部左侍郎兼

僉都御史、覈河南湖廣陝西戶口、期年報籍、得戶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奇、丁口七十三萬九千六百有奇、疏條處置地方十事以聞、正德二年、進南京兵部尚書、時內外守備皆劉瑾私人、諸衛弁倚藉聲焰、鈎聯千貫、鑑略無所顧、發軍中積弊、檢覈五十一衛軍官、權貴無所關請、乃銜鑑、中以蜚語坐事罰米、後瑾誅、諸附援者誅斥殆盡、而鑑召入為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奉勅提督軍務、賜蟒衣玉帶、先是霸州文安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以誅瑾為名、擁衆數千、殘破畿南州縣、山東河南並受其

毒、而藍廷瑞鄢本恕方四劉烈起四川、延及襄漢、李四仔汪成一、王浩八起江西、阻桃林洞華林寨、大帽山為亂、皆張甚、帝既命刑部尚書洪鍾總兵官楊宏往四川、都御史陳金副總兵張勇往江西、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往畿輔山東各率兵征討、又以兵部尚書王敞疎闇不任兵樞、特改命鑑、鑑選練將士、奏起劉瑾所罷宿將白玉等數人、修濬畿輔山東城隍、令鄉鎮結伍立柵相應援、令河南山西發兵守黃河、斷太行、以防奔突、令京操官軍留守本處郡邑、令漕船各簡精卒一人駐所

過河濵、護運通行旅、詔悉從之、亡何、賊屠齊強破廣平清河南宮故城獻縣而北、鑑奏遣都督張俊王琮分禦之、文安霸州賊聞之遁還山東、馬中錫張偉擁兵不截戰、鑑劾以縱賊、徵下詔獄、調宣府副將許泰遊擊郤永帥師入駐涿州、延綏副將馮禎駐保定、又奏遣侍郎陸完督軍、已而賊復至霸州、都人震恐、帝召問策所出、對曰、邊兵已到涿州、賊來正自送死、但恐陸完南行、急諭之可及也、夜啟正陽門出檄、檄至、完軍方發、遂反趨固安、合諸將兵禦賊、賊大敗、官兵勢振、完乘勝驅之、許泰敗

賊于牛壁店、郤永敗賊于鑑橋、馮禎新至、敗賊于裴子岩、鑑以軍威已立、患賊多奔逸、不能旦夕盡、方謀益兵四路截勦、而帝忽遣太監谷大用伏羌伯毛銳軍臨清、賊覘知大用等軍稍遠、時十二月朔、欲因帝出祀南郊、犯車駕、先日奔霸州、二更報至、鑑未寢、手書帖子、遞入長安門、記守門中官姓名、令逐門遞入、司禮監立達御前、傳九門嚴守、縋城令通州良鄉涿州各為備、又以常制調禁軍營于南海子、蘆溝橋、羊角房三所、令既定、夜漏方五下、厥明、帝召問今日可出否、鑑奏已有備、當蚤出

以安人心。駕遂出，婚禮而還。賊西南掠新城、饒陽、臨城、趙州、晉州諸州縣而去。鑑度其不東，向臨清，必南趨彰德，促完等分道急追至彰德。賊方圍湯陰，望風遁走。許泰、馮禎追戰敗之，賊渡河冰陷死者無算。詔加鑑太子少保，諸將陞賞有差。時楊虎、劉七分兵自宿遷破睢寧、靈璧、虹縣，轉掠亳州，爲砲擊覆舟，虎及其黨九人溺死，而劉三、趙風子、邢老虎代領其衆，賊勢復張，入河南，破虞城、裕州等二十四州縣，焚刼殺戮，掘壟墓，酷甚。鑑復檄宣府、大同、遼東、延綏諸鎮將續調未發兵各數千，遄赴

軍前，責諸將計日滅賊，且請都御史彭澤往河南督之。帝嘉其能，賜麒麟服。七年正月朔日方朝，忽傳賊又抵霸州，群臣皆變色，鑑默計宣大續調兵已至涿，從容發符調先在涿兵赴霸堵殺，賊復遁去。時陸完在山東，恐賊偪京師，方遣將赴援未至，而霸圍已解。賊先後破州縣無算，流毒數千里，然四窺京師，卒不能過霸州一步。自是郤永敗之穆陵，時源、神周敗之汴梁，仇鉞、彭澤敗之汝寧，永復與許泰敗之臨朐、沂水。賊日奔而南，轉掠武昌、九江間，復折而泊舟通州狼山，竟爲諸將所殲。彥名、

授首。六七相繼溺死，由鑑舉用陸完、彭澤及再調邊兵之力也。事聞，適陳金、洪鍾平江西、四川捷奏，上論功，加鑑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廕一子錦衣百戶。八年，予告歸。鑑爲人誠寔果敢，遇所當爲，輒毅然爲之，雖怵以利害不易。嘗病錦衣衞爲諸閹窟穴，冗官至千餘人，奏乞簡斥。宸濠以賂瑾復護衞，及瑾敗再革，鑑爲兵部，濠百計不能復。鑑去一請即得之。其與人平恕，常市隙地建坊，鄰家帽其勢昂不利己，鑑聞之令埋深二尺許。鄰人德之。後他坊多仆，而此獨堅無恙。里居六年，講

士。大。夫。衆。皆。不。可。不。念。此。

求鄉邑利病，興革必得請而後已。衆爲之立祠，頌曰鄉德士大夫，稱五峯先生。

清節通材區畫處亦凜凜有色氣

周洪謨楊守陳列傳

周洪謨字堯弼四川長寧人也正統十年進士善文辭諳國家典故授編修遷左贊善勸景帝親經筵以講聖學謹聖德以惇化本復條上時政十二事尋轉侍講掌南京翰林院成化初召修英宗實錄進侍讀學士四川蠻寇作亂上書言禦寇方畧寇聞之怒至圍長寧欲刼其家歷兩京國子監祭酒上言祀禮儲蓄省刑減役薄稅等十事憫荆襄流民之變著流民圖說後李賓原傑從其議以有成功又請加孔子帝號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

宜增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籩十豆各增十二六佾之舞增爲八且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兩階今舞羽居上樂器居下非古制憲宗命禮官議尚書鄒幹覆奏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大成至聖之號祖宗以來既仍其舊不必增益今神聖廣運出於伯益贊堯之言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彷彿也籩豆佾舞之數祖宗斟酌已有定式易諡號加器數舉不足爲孔子重輕惟佾舞居下宜命太常考正之洪謨復以爲言憲宗降制籩豆佾舞俱如奏增焉

進禮部右侍郎尋代張文質爲尚書當是時國家承平典禮時舉四裔朝貢不絕皆洪謨掌其儀節大者如東宮大婚太廟祔祧前此未有盡洪謨與內閣大臣參酌定制行之又言尚書蔡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敍占步不合手製其器以木代之規制工巧人服其精西番烏斯藏合諸族入貢邀賞踰舊額歲增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稱烏斯藏族益不可究請覈日本入貢例給與符二十道書其使名及貢物於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是後納否即斥去時以爲便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

時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洪謨言此陰勝之象豈可賀耶平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在朝知無不言弘治初致政歸力疾上安攘事宜其論積民食畧曰國家設預備倉以積穀有司視爲具文宜立規制通行天下凡積粟以萬石爲率遇上年官積十之三中年十之二下年十之一積久十里小縣可至十萬石百里大縣可至百萬石有司以積穀盈歉爲殿最不幸遇災驗口賑給俟上年還官中年還三之二下年三之一槩蠲其息凡官民所積小縣滿十萬大縣滿百萬則有備無患矣

其撫流民畧曰、西漢時召信臣守南陽、流民自附八萬餘口、東晉時雍州舊在西安、因流民來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松滋縣舊隸廬州、因流民來聚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其後南雍州併於襄陽、松滋縣隸於荆州、此往事之可法者也、成化七年、從檢討張寬之奏、流民聚處者、械歸里、適値溽暑、饑渴而死、疫癘併行、舟師遞解者、懼其相染、覆之於江、後令都御史原傑招撫、計死者九十餘萬人、故當時四川陝西地震五百餘次、災傷徧于天下、此今事之宜鑒者也、今宜著令流民與各郡縣相隣者、倣召信臣故事、聽其附籍、仍復九年、待其安定、然後徵之、遠而不可附籍者、倣晉南雍州松滋縣故事、設州縣、置官吏、編里甲、建庠序、以教治之、則流民盡良民矣、其弭強寇畧曰、東漢時、廣陵賊張嬰寇楊徐、太守張綱单車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卽降、今強寇時常有之、宜先令人以張嬰故事、備錄本末、開諭招撫、如其聽從、散歸農畝、否則征勦未晚也、其勦廣寇畧曰、漢順帝時、日南象林蠻反、乃募蠻裔、使自相攻、嶺外悉平、唐明皇時、西原賊黃乾耀等叛、詔募瓌古酋領

方子彈甘令暉等討之、遂斬乾耀、今廣西左右兩江知府土兵、不下四十萬、若蠻人出没、不調中國軍馬、止用土兵征勦、轉輸金帛、以資糧餉、如其有功、歷階而上、以至都督而止、則人皆赴功、無不可破之賊矣、其議征西南裔及土蕃畧曰、漢昭帝時西南姑繒葉榆殺藍州太守、乃召畇町侯亾波擊之、唐德宗時、土蕃入寇、乃召雲南異牟尋擊之、今貴州苗賊、卽古西南裔、如其出没、則調貴州四川各宣慰司土兵以征之、松潘卽古之土蕃、山路峻嶮、輸轉愈難、常被截掠、此四川之大害也、乞將松潘官軍、留其半守禦、移其半於山麓之下、庶省運糧之五、仍召松潘所轄四宣撫司長官、與約、能勦捕諸羌者、陞賞逾格、則四川大害可除矣、其征勦雲南邊境及經制雲南境外地方畧曰、雲南老撾等處、地瘴氣毒、進者必死、若不得已而征之、宜調土兵、資以餽餉、約以陞賞、昔唐調異牟尋以征土蕃、遠在境外、尚克成功、況近在雲南者耶、至於臨安縣南有野人一區、內不屬雲南、外不屬交趾、宜善諭其酋長、許建衙門、自推寨主、允其三年貢馬、免一應差撥、內可以屏障雲南、外可以捍蔽交趾

矣其經制湖廣諸蠻畧曰宋太祖時辰州秦再雄武畧勇健擢辰州刺史終太祖世邊境輯寧今辰州諸地克平宜如宋太祖故事使各峒酋長自擇可立宣撫長官司并土官知府等官則邊徼無虞矣其經制四川都掌大壩畧曰太祖經畧雲南貴州及各邊境設立土官宣慰宣撫知府知州知縣等官獨廣西蠻蜑湖廣苗獞溪峒四川都掌大壩三處未盡設立每有出沒剽掠之患宜如祖宗成憲設立土官爲便洪謨之留心世務長於議論多此類也又謂有明五經取士士遵濂洛成說應主司求其於精微寧無疑辨偶紬閱有得輒爲剖析得二百四事名辨疑錄以獻意欲掇於諸經本註之下恒自詡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雖三公之貴不與易也（古人自重其書如此亦是一病）書上不報然洪謨讀書論事好執已見果於自是晚年章奏多爲人指摘天子獨諒其朴忠弘治三年卒謚文安

楊守陳字維新鄞縣人父自懲爲縣吏有陰德守陳景泰元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遭父喪祖父母繼沒居廬七年服除授翰林院編修累遷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進講武成篇

因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逸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爲肆情聲艷者乃啟祿山之變是何也蓋大舜武王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憂勞於先逸安於後後世人主則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陛下留意左右聽者悚然退相語曰眞講官也尋進侍講學士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泊然退處當路有欲援之者謝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二十年今老矣顧改志耶孝宗出閣復爲東宮講官遷少詹事弘治元年宮僚皆進官擬進南京吏部右侍郎帝曰守陳宜留此因改北憲宗升祔禮官議祧懿祖而以德祖比宋僖祖不祧守陳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今請祧德懿熙三祖而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則祧而太祖太宗百世

不遷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恩義各盡、庶無悖禮、時不能從、然識者是之。又言宜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御早午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臣侍班進講、凡四書五經諸史祖宗典訓、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躬加研閱、倘有所疑、則錄示講官、使得面對、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內閣府部院寺大臣科道官、輪番列侍、遇有大政會議、使人各盡其謀、陛下寄而

行之、其餘具本奏者、則召內閣面議批、凡內外官員見辭赴任、或自任所來見者、陛下必俯降辭色、曲詢利弊、俾各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而加黜陟焉、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如一、若但如近日日講午朝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帝深嘉納、後數年。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面相可否。皆守陳發之也。會充憲宗實錄副總裁、因請解部務、專史職、不允、因言吏部

進退百官、王恕尚招人言、臣何人、豈勝此任、乃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事史館、守陳嘗云、國可滅、史不可滅、（皆極有關係）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初守陳居喪時、作禮記周禮儀禮私鈔、繼旁讀群經、見先儒傳註有不合意、又作周易尚書詩春秋孝經大學中庸論語私鈔、

於書謂舜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語。非史臣紀事之詞、古者罪人不孥。而漢書引湯誓孥作奴。蓋或奴或僇。隨其罪之輕重施之也。大誥今蠢今翼日、當以今翼為句、謂武庚今無知。如蟲之蠢動。今有黨如鳥之翼羽日字應屬下句。猶左傳曰衛不睦也。於詩以卷耳為大夫行役者之作。謂陟岡陟砠。馬瘏僕痡、非后妃思慮所及、以栢舟非婦人之詩。謂其心不可轉。威儀不可選。正孔子所謂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者也、至以鄭衛之詩非即鄭聲。其辨尤詳。大約謂春秋主事當無不

載詩主辭。當有所擇。朱子修通鑑綱目、于莽操呂武之事。靡不備書。其續楚詞則神女季姬、皆斷爲禮法之罪。人高唐賦亦視爲倡家之讀。禮若鄭衛諸篇。果爲淫者所作。聖人必不錄之矣。其不肯與人苟同類如此也。弟守阯、南京吏部尚書。從弟守隨、工部尚書。守隅、廣西布政使。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守阯字惟立。成化十四年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三年滿考、會其從兄守隨官御史、爲姦人李孜省所中、謫官、守阯亦遷南京侍讀、弘治元年、召還纂修憲宗實錄、進左諭德、

累遷侍講學士、掌翰林院事、南京吏部右侍郎、疏乞省墓、回京、遷左、請老、不許、武宗卽位、以年滿七十、進尚書致仕、劉瑾專政、奪所加官、瑾敗、乃復、家居七年卒、贈太子少保、守阯文學議論、頗似守陳、歷官亦畧相同、嘗對掌南北翰林院、時人榮之、守陳殁、哭奠於私室者二年。人稱其孝友。守隨字惟貞、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權貴人犯法、敷按治之、嘗劾奏僧繼曉、直聲震一時、巡按江西、李孜省姦暴鄉里、守隨舉按其罪、當謫戍、孜省走京師結納中貴、以左道得倖、守隨自江西還、孜省已爲

太常丞、守隨卽言孜省贓吏。不宜典祠廟百神之祀。改上林苑監、已而吏部擬守隨大理寺丞、南京大理寺少卿、皆爲孜省所格、久之、遷應天府丞、時孜省益貴用事、被密旨得舉察百官、矯中旨調南寧知府、孜省誅、擢應天府尹、先是守隨官府丞時、守備太監蔣琮、陳祖、侵後湖壖地爲田、又漁於湖、爲御史孫紘所論、下守隨勘、悉繩以法、琮等深怨之、至是復爲所搆、謫廣西參政、久之、稍遷按察使、擢南京操江都御史、大理寺卿、正德初、進工部尚書、仍掌寺事、太監李興、盗皇陵木、罪當死、劉瑾爲

請間、守隨峻拒之、興謂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十萬養親、以三十萬脫我死、何不可爲者、守隨持與益急、卒以內降免、亡何、諸大臣韓文等伏闕論瑾、守隨又獨疏言其姦狀、文等既被逐、守隨亦致仕、瑾尋指斥大學士劉健等五十三人爲奸黨、守隨與焉、削其官、又追論守隨在大理時治獄失當、罰米二百石、瑾敗、復官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少保、謚康簡、茂元字志仁、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數辨冤獄、有聲、遷湖廣按察副使、以喪去官、服闋、補山東副使、河決張秋、命都御史劉大夏治

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治之初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茂元上言神示此異必有警戒水陰也象應後宫今后戚家怙勢暴横乞加裁抑以消災變又李興陳銳參隨人衆日費不貲乞召還之以治河事專委大夏又請罷取天下畫工仍革臨清鎮守時壽寧侯兄弟貴倖用事所為多不法廷臣無敢言者茂元疏入下獄言官交章論救孝宗知其無罪然亦未能遽釋也久之謫長沙府同知自免歸尋起知安慶府遷廣西叅政正德初劉瑾擅政中外官餽問稍後輒獲譴或以諷茂元茂元

歎曰餽從何出非盜官帑則朘民膏以此自救是畏無妄之災犯有名之律譴將益深其可乎遂不應致仕去瑾誅再起江西叅政尋遷雲南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復召為南京右副都御史時方討筸子坪五寨平頭烏雞苗寇茂元以為兵糧已集事貴神速若需後人至寇有備矣乃督將士進發不一月寇悉奔潰進南京兵部侍郎改刑部卒年六十七楊氏自守陳以清節著兄弟父子閒自相師法皆質直不阿遇事敢言見稱于時為世家云

周楊文臣之清正者摘取諸㢚議俱摭要語足徵先生能長于識

張瑄楊信民潘蕃杜銘周季麟列傳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也少貧從母受經於姊夫李侃正統七年與侃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再進至郎中出爲吉安知府吉安俗尚巫刻木像神丹漆而衣冠之聚衆迎導舉國若狂瑄嚴禁弗止後於途遇之大怒即叱令棄像水中寘首事者於法無何瑄遘危疾郡之父老皆曰神爲祟也請復之瑄復大怒不許疾亦尋瘥會大饑白上官不俟報輒發廩賑貸更建祠祀忠節修治文廟府廨橋梁道路使民各以力食一切俱舉民不知饑吏部考績

第一遷廣東右布政使時廣西流賊越境寇連山瑄督軍擒其渠魁遂築城堡大治兵陽江新興諸賊以次悉平時兩出師征大藤峽瑄功爲多每捷聞朝廷輒賜綵帛銀牌以旌其功最後賜織金雲鶴衣一襲瑄益感奮凡事務爲久遠造預備倉凡六十二修陂塘圩岸凡四千六百餘增築廣州新會等十二城軍民賴以安堵成化四年轉左布政使明年滿九載當赴京軍民奔走乞留於是鎮守巡撫交章薦其治行請再任以慰民情詔許之八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所屬州縣無經歲之儲勸民出羨粟貯倉以備荒復餉額以恤軍士閩安鎮出海口二港元時用鐵纜橫截港口以禦海寇其後寖廢瑄命所司造鐵纜三纜長皆百餘丈兩岸維以鐵杙中以二十筏駕之小港如制而纜差縮由是海寇絕跡不敢近又以計捕斬山賊渠首散其餘黨朝廷以爲能降勅褒嘉鎮守太監金勝暴橫不可制瑄劾去之閩俗信陰陽拘忌有停喪十餘年不葬者下令計日舉葬人無敢違舊俗爲之一變未幾調巡撫河南時按察使何喬新副使陳選並有廉能聲特薦於朝時稱知人

河南軍糧舊例交兌元城非河南境難鈐制請改置倉於彰德水次軍民稱便會汴梁饑發官廩爲粥於城四門外及各寺觀無衣者給官庫布綿無室者以關廂空屋處之流民如歸十四年改南京刑部左侍郎進本部尚書在部九年斷獄明允二十三年致仕弘治七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八瑄知吉安時巡撫都御史韓雍威望烜赫屬官皆望塵羅拜瑄不少詘雍亦重之暨爲布政使而雍復受命提督軍務瑄事之甚謹或謂瑄風節減于昔時然能贊襄成功有足多者至其師事李侃終身不

改人以古道稱之無異辭云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新昌人永樂十八年鄕薦宣德五年除工科給事中正統八年出爲廣東布政司參議廣東去京師遠物產富饒官其地多以黷貨聞吏治日媮信民以潔廉寬大爲治暇則巡行衢市田野問民所苦有以鬬訟牽連者輒縱遣之初信民之出也受密旨許言事至是訪民間利弊所宜與革輒條奏聞上悉可其奏凡所建罷十餘事信民性易直負意氣不下人同僚居官不法者輒面折其過即一善可錄位雖賤必甄拔不遺嘗

曰吾受朝廷付託之重俾甸宣一方忍視民愁嘆困苦之不恤乎廣東按察使郭智居官不法信民劾罷之代智者黃翰行事如智又劾罷之詞連僉事韋廣上書訐奏信民遂並逮赴京師廣人走萬里詣闕言信民公勤廉能乞畱以安百姓既而法司鞫得實翰廣皆坐除名復信民官會土木之變命守白羊口而廣州賊黃蕭養作亂僭號東陽王據五羊驛爲行宮都指揮王清戰死嶺表大震事聞詔遣都督董興帥師往討廣人在京師者連章乞信民乃以信民爲僉都御史巡撫廣東捕盜時

先是賊圍廣州官軍戰屢敗守土者閉門禁民出入樵采路絶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給民木鐵得出入自如賊至乃收保廣人大悅信民宣布朝廷威德激勵士卒屢戰屢捷繼乃使人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蕭養感泣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憾尅期納欵信民单車出受降賊數萬人皆讙曰果吾楊公耶爭投戈羅拜有泣下者會董興軍至聲言勦賊賊忽中變夜有大星隕廣州城外又七日信民暴疾卒景泰元年三月十二日也軍民奔走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曰楊公死吾屬無類矣未

幾董興平賊所過悉屠戮民仰天號曰楊公在豈使吾曹至是哉訃聞錄其子玘爲太學生立祠廣州成化二十年從選人盧從愿請命有司歲以忌日祭信民祠著祭典謚恭惠初永樂中粤人周志新爲紀綱陷死信民時存恤其家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不及也戶部侍郎陳璉嘗稱信民存心仁處事義子民信終始一心夷險一致人以爲篤論云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從父徙京師占籍畱守前衞初冒鍾姓舉成化二年進士始授刑部主事遷郎

中山西沁源王與知州金澤互訐蕃往按置其左
右用事者于法雲南鎮守中官錢能貪利啟釁都
御史王恕劾之蕃又往按知事由指揮盧安論如
律并請治能士論壯之出知安慶府以嚴明爲治
改鄖陽時鄖陽初開撫治流民遂爲土著四遷至
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軍務常单車
行視松茂邊人畏服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兵
部未幾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兩廣自韓雍後幕
府威重軍門執鋭者常萬人蕃悉罷去僅留數十
人給使令餘并以配諸將備調發與將吏約依故

事無所紛更有密封白事者一切禁罷然其節制
特嚴號令出卽大將不敢喘息方面官稍違約束
輙法治不少貸瓊州黎符南蛇叛於海南衆號數
萬官軍擊之不下蕃率狼土兵二萬渡海往討初
遇賊不利都指揮何清戰死蕃親鼓之諸軍皆殊
死鬬乃破賊斬南蛇平其巢群黎悉定論功進左
都御史而思恩知府岑濬與其兄子田州知府岑
猛相讐殺不解濬攻陷田州猛走軍門乞援蕃檄
濬罷兵弗聽蕃乃合總兵毛鋭等兵十餘萬分六
道破諸關隘圍濬於舊城濬自殺梟之以狥思明

酋黃紹與其子文昌叛蕃遣將討之皆伏誅而豐
湖十三猺寇及惠州古三仔唐大髻等以次悉平
凡五年間前後斬獲土寇一萬三千有奇又奏裁
冗官二十七員嶺表大治正德改元召爲南刑部
尚書亾何乞致仕命乘傳歸初蕃既平岑濬之亂
請改二府設流官而降猛同知時尚書劉大夏議
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及蕃去而猛復叛瑾遂用
此逮蕃及大夏下獄將論死以大臣申救減戍甘
肅瑾誅詔復官歸里凡六年卒卒之日屬其子曰
吾貧不能喪衣裁被體卑其封毋先爲葬期陰陽

拘忌吾所不信須晴日卽襄事可也其子泣而從
之嘉靖十八年用御史傅鳳翔請賜葬祭先是蕃
從兩廣入爲尚書歸家無宅稅他人宅居而監毎
與鄉人飲必露坐花下醉任所之及被逮鄉人同
遊者皆相送蕃械繫拱手就道觀者流涕

杜銘字敬修金堂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刑部河南
司主事總十三司章奏羣僚堂叅時羅立壓事各
以疑獄質銘如銘言所治獄輙善歷官郎中他司
正郎缺卽以印綬委銘兼領之毎出署羣吏抱印
纍纍歸私第人以爲榮景泰六年尚書江淵巡視

南畿河南山東舉銘自輔未幾奉璽書慮囚貴州出滯獄數百人遭喪服除例改他部刑部奏再借銘治獄一年庶無冤囚復除河南司天順四年甘肅警急兵部尚書馬昂行邊舉銘參議幕府尋遷雲南按察司副使一年守臣交章薦補試按察使尋改貴州爲眞居三年遷湖廣左布政使治行悉稱異等成化八年召爲戶部侍郎轉刑部十一年按事襄垣王府未還會寇犯河套入北邊卽道中命銘提督山西三邊軍務銘出代州歷鴈門寧武至偏頭關遍行邊壘覽形勝險要阨塞時時召老

兵退卒問戰守之宜建議偏頭關東連威遠西帶保德北接沙漠烽烟驟起戍者出戰邑遂爲虛請設千戶所一領十百戶所卽以戍兵願留者實其伍又置按察副使督治三關勿使勁卒占役私家於要害設立墩堡壁壘旌旗相望寇知有備遁去二十一年遷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尋改刑部尚書銘久典刑獄明於法令持中不苛時稱平允當銘爲侍郎貴州畢節衛入訟都指揮林晟與其子雄不道謂反形已具朝廷遣科道並錦衣衛官按其事銘謂使者曰銘故嘗官於彼晟寃後論法事誠有之銘敢保其無他使者入銘言至彼按之果亾所得晟德銘遣人致重賂謝銘曰吾爲國法耳寧爲晟耶拒弗受乞歸賜寶鏹給驛以行歸題其廬曰敬齋兄弟賓客日過從農時扶杖課家人田作耕父野叟爭攜酒餉銘銘引滿不辭家居十有餘年卒

周季麟字公瑞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清禁軍及畿內山東西邊軍得健卒八萬歷員外郎郎中弘治初遷浙江參政武康盜起馳入山中撫定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籌國計搜剔隱蠹

周王欲罪其世子季麟爲之調護王怒解卒以慈孝名撫按交章薦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先是哈密爲土魯番鎖檀阿力所據朝廷立陝巴爲王復爲土魯番阿黒麻襲執朝廷遣許進巡撫甘肅進乘夜直抵哈密阿黒麻懼乃歸陝巴并所奪勅印季麟承進之後會左都御史王越等請仍立陝巴爲忠順王給以原勅還居哈密而季麟須教令使阿黒麻受約束議朝貢如舊制諸部帖伏而陝巴之族安定國王亦慕義來享帝嘉悅賜季麟金綺奬勵有加北庭小王子擁衆數萬入河套往來

波羅賀蘭間季麟諜候至重間諜寇不爲患因劾總兵官恭順侯吳鑑怯懦狀詔罷鑑而以武安侯鄭英代之踰西安設防冬民兵五千以寇警偶召入城守歲久爲例民患之季麟乃下令歲用千人春秋更番而罷四千人歸農民皆大悅而勢家要人舊役民兵者多不便之會以閣臣薦召還調薊州薊州草場御馬監京營牧地與民田接畛往往侵蝕爭訐無虛日季麟考圖籍正疆界衆愜服而權貴侵蝕者又不便之十八年武宗嗣位以病乞歸旣而劉瑾搆以他事奪職罰米千石瑾誅例復

官而季麟老矣正德十三年卒贈右都御史謚僖敏

王繼王宇徐源韓邦問徐貫徐恪陳泰陳壽

列傳

王繼字述之祥符人也成化二年進士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山西風裁特著潘府有欲脅奪民居者畏繼而止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進山西按察使中官奉命採石膽於紫碧山求之不得繼令取小石子給之中官怒曰石膽古書所載何以云無繼曰麟鳳亦古書所載今有之乎事遂寢丁憂服除兩遷山西右布政使孝宗卽位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哈密忠順王爲土魯番所滅

據其土地繼訓練將士昭示德威土魯番款服卒立忠順王後繼唐白金文綺之賜弘治三年改撫宣府尋調甘肅五年進南京兵部右侍郎九年召爲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儲十年進戶部尚書督倉儲如故時李廣權傾中外大臣多賄結之繼獨不與通至是廣死籍其家得納賄簿言官劾論章日數十上帝悉宥之明日早朝空班謝罪惟繼與兵部尚書馬文升垂紳屹立無怍色焉當時廷臣雖家優容亦漸罷去而繼與文升之名益著無何改南京刑部尚書尋調兵部參贊軍務以疾乞致仕

寫得有聲有色

有旨慰留、報未至而繼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繼爲人清愼誠愨。有才識。遇事敢爲。歷官四十年。所至有聲。家無厚蓄。李廣之敗。風節特著。當時望其大用。而反有留都之調。天下惜之

王宇、字仲宏、祥符人。童丱時、日記萬言、巡撫侍郎于謙、一見奇之、曰此大器也、登正統四年進士、授南戶部主事、管理糧儲、痛革宿弊、廉能之聲大著、遷知撫州府、處士吳與弼、隱居學道、宇薦於朝、郡治旁爲前官種魚塘、宇塡爲倉、儲粟萬石、以賑饑、宜黃山中多虎、宇爲文禱於神、虎一夕逸去、金谿

民聚衆剽掠、宇曰此廹于饑寒耳、開倉賑之、皆涕泣散去、初赴撫州時、所攜止朝祭服一襲、律令數卷、比去、不增一物。天順元年、超遷山東布政使、歲大饑、設法賑濟、全活數萬人。二年、擢左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兼理大同、時石亨與姪彪、驟貴驕恣、而大同其舊鎭地、索取尤橫、皆莫敢誰何、宇獨抗疏劾之、以爲大奸莫甚于此、乞置于法、以消未形之患、聞者無不敬憚。亨彪敗、帝嘉其忠直、尋遭母喪、歸、召起復、拜大理寺卿、固辭終制、不許、七年卒、貧無以斂、帝聞惻然曰、此佳士也、遣官祭葬、

徐源、字仲山、長洲人、少好學工文、成化中、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歷員外郎中、集羣吏自誓曰、某硜硜知朝廷法耳。諸權貴請囑、戒閽者勿通、而陰籍其姓名、若將入奏者、權貴凜然、賄託遂絕、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耗祿不貲、絕者往往以疎遠、襲至不可究詰、源奏名器宜愼。必核實宗派、乃許襲、濫冐者一切報罷、舊例以罪亾者落職、源謂罪有重輕、以笞杖之故而革其職。不已甚乎、出爲廣東右叅政、時勦雲桂猺獞、源督餉舟車相屬、師以克濟、弘治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値歲饑、源與勅使侍郎何鑑、分行賑濟、剳臨淸倉米入萬餘石、補歲漕額、明年將徵償、源奏民賴賑給得稍蘇、而又遽征之、與不賑何殊。詔悉蠲之、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大索輿馬役夫、民爲騷動、源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淤者立通、得順流而東、公私無擾、未幾致仕、卒、源溫粹寬仁、稱長者。而執守堅定。雖當官案牘山積。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文章博雅。王鏊亟稱之。

韓邦問、字大經、會稽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大理寺評事、轉寺副、奉勅慮囚四川、釋寃獄九十餘人、出

知淮安府、淮當南北之衝、供役甚繁、邦問隨事節省、民德之、江北四府多滯獄、泗州官軍嘗誣奏無辜、逮死者衆、邦問辨理、咸得其情、遷陝西參政、歷四川廣東布政使、所至皆以惠聞、弘治十二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洞民負險爲盜、歲久莫能制、邦問奏立土官軍、布威德、地方以寧、太監駐饒州、燒造供御磁器、邦問力言小民凋敝之狀、可憫、祖宗恭儉之節、當師孝宗、感其言、中止、邦問性直、遂爲當路者所阻、抗章請老、不許、改撫河南、有旨取樂工、邦問弗遣、上疏引放鄭聲爲戒、

詞甚切直、報可、正德改元、遷南京大理寺卿、累遷刑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餘年、恭儉清慎、始終一節、卒、謚莊僖、

徐貫、字原一、淳安人、幼明敏、從姚夔受春秋、登天順元年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郎中、貫在郎署久、習榀務、一時以爲能、遷福建右參政、巡視海道、分守延邵等四府、閩中饑、出官廩賑救、全活甚衆、進右布政使、復值大疫、死者相枕藉、奉勅祭告封內山川、復發庫帑給棺瘞之、轉山東左布政使、弘治元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左法令久弛、反側跳盪、患且不測、貫始至、劾參將佟昱不職、黜之、鎮守總兵多役軍卒爲佃戶、悉行禁革、時議城瀕河川、貫與兵部侍郎王宗彝、巡撫屠勳、相視地勢、以川口土浮脆、城不便、請增兵戍守邊境、以寧、七年冬、召爲工部左侍郎、蘇松漸遭水患、命往治、貫講求水利、以吳淞白茅港東臨大海、西接昆承諸湖、泛溢不常、爲患尤鉅、乃起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旁浚斜堰七浦塘諸水、慮費無所措、與巡撫何鑑議、役其地、即用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凡用粟二十八萬石、役夫二十

五萬人、不旬月告成、東南民賴之、九年、進本部尚書、清寧宮災、上弭災六事、止織造、恤邊民、停傳奉、恤供應、節財用、戒無益、皆切中時弊、帝爲之加太子少保、彗星見、上疏乞致仕、加太子太傅、馳驛歸、歲給夫米、優其老、卒、贈太保、謚康懿、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以吏部侍郎葉盛薦、授工科給事中、轉湖廣左參議、三遷至河南左布政使、徽王自署吏、恪以非制革之、王怒、指恪侮慢、請治其罪、帝曰、藩王置吏、非祖制也、恪革之固當、以書諭王、勉自愛、河徙逼汴城、廷臣議徙

諸王府三司於許、恪極言不可乃止。弘治三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戶部遣使督逋賦甚急。恪言河徙民困、請免徵。許之。弘治七年、河復決張秋、廷議謂河不可治、有請復海運者。恪上言黃河之患、古今有之。瀆決瓠子、被災不過數郡、武帝至躬勞萬乘、沉璧馬、禮神祇、將軍以下皆親負薪卒成宣房之築。況今日事關漕運、尤不可已者哉。議者見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薄堤復潰、遂謂河不可塞、至欲復行海運、臣竊以為過矣。夫黃陵岡非真不可塞也、顧修築堤防之功多、疏濬分殺

之功少、河淺水溢、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今宜先加疏濬、自榮澤孫家渡下至項城南頓、使由泗入淮、以殺其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使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通。且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昔元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餘錠、凡庸工物料、衣糧醫藥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匱晝之勞、而河患以平。今工興費繁、所在倉廩空虛、敢請下詔、凡畿輔河南山東應用人夫、每名免稅糧二

石、役夫十萬所、免歲計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國家無窮之利、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所費甚寡、收效甚博、何憚而不為之。再請勅劉大夏專理河事、戶工二部協心贊襄。臣雖庸劣、當竭智力、與大夏隨地分工、官吏軍民中有才能巧思者、使各效其用、毋計日月、必求成績、小有僨敗、勿輒阻撓。詔所司議行。御史言漢中鄖陽夔州皆去省遼遠、盜發不能治、請別立一省、專蒞之下諸巡撫議。恪獨持不可、遂寢。恪在河南久、權倖多不便、謀去之、無何、調巡撫湖廣。臨行、汴人為之罷市。有司以羨

金冶行、恪正色拒之、且自咎曰。吾乃不為人所信如此。湖廣始建藩封、宦豎旁午於道、載鹽百餘艘、抑市於民。恪立捕其下、置於法。權倖愈不便、百計譖毀。帝知其忠直、降中旨遷恪南京工部侍郎。恪上言爵祿者天下之公、傳奉非美名、顧臣何人。敢干清議。臣自惟釋褐登朝、未嘗有所攀援。今日之遷、實出意外。願陛下毋以臣廢國家法。辭氣峭直。求退甚力。帝曰此朕意、卿勉就職。恪始拜命。在工部勾計詳密、胥吏無所售其奸。權倖家舊例乞給班匠、恪悉斬不與、怨之者衆、賴帝知之深、故譖卒

不能行也、以年至請致仕、不許、六載考績、進階正
議大夫、賚治尹、入謝、疾作、於廷中命給驛歸、言者
數言恪敦重可任大事、將起用、不果、恪儀觀甚偉、
生平慕魏騏爲人、故功名畧與相埒、臨終、自以受
主眷深、未能報稱、戒其子勿請卹典、以重吾過、朝
廷聞之、賜葬祭如制、

陳泰、字吉亨、光澤人、永樂中、舉鄉試第一、宣德中、
除安慶府學訓導、正統二年、廷臣交薦其賢、擢監
察御史、奉命按貴州、時都指揮宮聚素桀驁、聞泰
至、斂戢不敢肆、大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千爲鄉

導、戰失利、輒殺士兵冒功、泰奏罷之、越數月、召還、
復巡按山西、會南北畿旱澇相仍、詔求直言、泰言
洪範庶徵皆由人事、乞罷大臣不法者、以回天意、
於是都御史陳智、侍郎李庸、祭酒貝泰等、皆罷去、
奏劾山西布按及州縣官之貪殘者、悉寘之法、明
年、復被命巡按山東、泰以在職多匪人、瀕行上疏
數千言、大要以選賢去奸爲治本、帝嘉納、尋擢四
川按察使、踰年、蜀大治、都御史寇深忌其才名、嗾
所私陳敏誣泰杖殺人、下刑部獄久之、得白、復故
官、十四年、也先入寇、命協同諸將守紫荊關、巡視

沿邊諸屯堡、景泰元年、遷大理寺右少卿、守備白
羊口、再遷右僉都御史、鎮易州、節制紫荊倒馬諸
關、區畫戰守甚周、寇知有備、不敢犯、三上章辭位、
不許、五年、轉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浚
臨清濟寧諸河道、七年、巡撫蘇松常鎮暨嘉湖諸
郡、蒞下嚴而不苛、政令清明、吏不能作奸、天順初、
御史沈固言六部尚書都御史增設多員、請行裁
汰、泰左遷廣東按察司副使、連遭父母憂、服闋、復
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父老聞其至、競相告曰、陳
憲使復來、吾輩無患矣、至則劾罷貪墨吏數十人

蜀復稱治、八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兼督漕
運、成化元年、力辭歸、家居五年卒、泰操履清白、有
才力、爲御史時、以搏擊得名、所至風規稜稜、而功
名於吳蜀尤著云、

陳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洪武間、戍籍遼東衞、壽
少故貧、甚落落自豪、稍長、從賀欽學、已乃遍歷宣
府大同關西諸鎮、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無所遇、
歸理舊業、登成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閱視
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數人、時萬貴
妃專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干國

法壽抗疏論之逮繫詔獄壽得釋弘治元年以都
給事中遷大理寺丞壽調南京光祿寺少卿進南
鴻臚卿十三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會火篩入
寇出奇兵卻之加俸一等十六年進南京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以劾劉瑾被逮
壽抗疏申救瑾怒奪職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
守中官廖鑾暴虐吏民楊一清言壽忠鯁輕去執
宜起撫陝乃即家拜命至陝清勁執法鑾爲之斂
戢未幾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去陝時陝人號哭擁
車幾日不得行壽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無隱

獨不妄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以刑官能
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楊一清曰朱
王秉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
惜程伯淳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闕則可若
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嘉靖初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以羊酒彩幣存問
於家時年八十有三壽歷官四十餘年大半在散
地食祿任事不久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
著老年諸子旅寓飄泊壽竟蕭然殁不能葬久之
親舊相周僅畢其喪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

仁廉恤下請卹其後其感人久而無斁如此

諸短篇雖無意爲文然端凝有法至其括圳
生平頗露手稜猶是語學編中所少

睢州湯斌

同里

張文錦蔡天祐胡瓚張瓚劉源清楚書樊繼祖蘇祐列傳

張文錦山東安丘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爲安慶知府宸濠反衆號十萬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文錦與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宸濠遂留攻安慶僉事潘鵬安慶人也持檄至城下招降其家人登

城相見遙呼問安否崔文手斬之磔其尸投城下引弓射鵬鵬走免文錦盡誅鵬家宸濠大怒親督兵運土塞隍樹雲樓高十餘丈瞰城中嫚罵斥文武官不識天命文錦亦於城中架飛樓張弩射之夜縋人焚其雲樓賊復架天梯來攻又以油葦焚之攻城十八日衆慮不支文錦呼天以禱士氣愈厲銳募死士夜劫其營營中數驚竟夜不得休息會王守仁已取南昌遂倉皇引去宸濠之不能揚帆直下留都者文錦與銳等之力也及宸濠平論功超擢太僕寺少卿嘉靖元年拜右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文錦既以拒宸濠得重名遂銳意振刷而操切無序大同北距塞四望平漫寇一鳴鞭蕩無可禦文錦曰鎮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寇犯宣府不數戰不能近城以葛峪白陽諸堡爲之外蔽也大同何以獨否於是議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曰水口曰宣寧曰只河曰柳溝曰樺溝參議韓邦靖估工費三十萬文錦不懌邦靖以疾歸文錦遂減爲三萬奏聞興工參將賈鑑督役嚴急堡成簡略過甚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衆皆憚行請召募新丁不聽總兵太監咸以爲言文錦怒曰

如此則令不行矣夫令行自近始鎮撫親兵部曲先往則衆軍莫敢譁矣鎮撫親兵皆素游佚有良室宅聞當發皆大恐請單身分番又不聽文錦嚴令趣之鑑白文錦杖其隊長督之行於是軍心忿不可解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焦山墩文錦恐與寇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鑑等大懼乃復相聚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倉卒踰垣匿宗室博野王府諸亂卒圍王府大呼曰張巡撫不出我且焚王宮王懼出文錦鑑等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

仗焚鎮守總兵公署總兵江桓等皆走免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於獄脅令爲帥巡按王官以事聞帝咎文錦撫馭失宜命兵部侍郎李昆承詔赦亂卒昆言文錦築堡守險爲邊鎮建不拔之功（其論極平恕）惟剛愎自用不恤羣情致茲大變文錦不足惜國家百五十年紀綱法度一朝隳壞痛恨何可言今當急罷羣情所不順者敕新任鎮巡官協衷共濟王事惟是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恤不報其妻李氏上疏辨冤帝怒命執抱疏人治之于是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奏文錦邊圉重臣剛愎

致變誠宜加譴以爲付託不效之戒然事在朝廷雖誅戮之可也若假手士卒傳之四方寢生陵替之階於國家所損不小乞矜其哀顧量賜優卹復降旨詰責於是言者以文錦爲諱萬歷中始下所司議卹贈右都御史謚莊愍猶以其守安慶功也

蔡天祐字成之河南睢州人父晟歷官濟南知府以廉惠著天祐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封駁不避權貴出爲福建按察司僉事時江西盜起帥兵協勦平之轉山東叅議龍山淄川盜起捕其魁餘黨悉散轉副使守遼陽值歲歉多方賑恤活飢民萬餘人闢海道圩田六萬頃民名之曰蔡公田累轉山西按察使嘉靖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大同五堡兵亂殺巡撫張文錦天子以文錦剛愎致變命侍郎李昆承詔曲赦亂卒而朝議選京營兵萬二千人將西征遠近汹汹天祐聞命就道或勸之曰賊據城公以孤身入虎狼之羣危道也不若徐行候京兵至同進勦可以有功天祐曰前撫以剛愎致變首惡者數悍卒耳非舉城盡叛也急之變且中起如藩王官民何于是從數騎皆賓客儒生入其城詰旦集軍

士諭以朝廷威德令獻首亂者兵可罷衆心稍定會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征甘肅過大同亂卒疑甚適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衆益恐曰此奉密旨盡殺大同人以犒軍者夜二鼓火起卒盡甲圍枝驛館枝從門間出牒示之乃解夜復火起殺知縣王文昌燔民居數十閒代王棄宮奔走宣府天祐以狀聞于是上命戸部左侍郎胡瓚總制宣大軍務詔曰索首禍宥脅從師次陽和天祐復集衆傳詔諭之與總兵桂勇捕誅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上疏乞止瓚兵先是勅前鎮守太監王覲及

華任總兵江桓，廖時寶疏首惡姓名，覲疏五人，桓時疏八人，皆以郭鑑為首。至是，勅瓚按名捕誅。瓚仍駐兵陽和，聲言進討，天祐復與勇計擒郭鑑等十一人斬之，函首送瓚。越二日，鑑父郭疤子復糾胡雄、徐氈兒等煽惑諸卒，夜攻破勇第，殺家眾，磔屍于坊。執勇將殺之，天祐聞變亟馳曉諭，勇得不遇害。斬徐氈兒等，亂稍定。代王還大同，瓚遂班師。吏部左侍郎孟春言疤子未獲，恐潛逃塞外為邊患，乞仍勅瓚或別遣大臣亟往，務盡根株，而薊鎮總兵馬永請督軍進討。天子嘉之。疤子自度不免，

復潛入城謀亂，夜焚總兵王振第。明旦，天祐令閉城大索，獲疤子、胡雄及其黨焦啞雲等三十四人，悉斬以狥，脅從者宣詔宥之，人心帖然。事聞，天子嘉其功，進副都御史，又勦靈丘礦賊，論功賜金幣有加。五年，鹵騎犯大同，率所部與戰，斬獲功多，降勅獎諭。九年，陞兵部左侍郎，在大同時，藩祿久缺，奏勅便宜措置，增淮商引價，御史李天樞追論之，有詔覈實。天祐疏請致仕。明年，上察其枉，而劉源清總制宣大，薦天祐自代，即家起用，至中途疾作，辭歸。逾年卒于家。天祐少負異資，精易數，兼通歷象兵法，好賓客，坦易寬和，而發奸摘伏若神。大同兵亂，憲府胥隸皆其黨，都御史動靜，亂卒皆知之。天祐招星卜琴奕賓客往來，具悉軍中情事，以此得成功。在鎮七年，德威大著，去後，父老為立安輯祠。為文必傳經義，與崔銑相上下。自奉淡薄，田園不及百畝，所居石岡書屋，僅蔽風雨。著石岡集十卷。

胡瓚，字伯玠，直隸永年縣人也。弘治六年進士，授行人，冊封湖廣、河南、山西諸王，以廉謹聞，擢監察御史。外艱服闋，出按陝西。時劉瑾竊柄，以瓚不附

己，凡符檄下諸司未辦者，皆責瓚督竣之，遂留陝二年，始得代。瑾誅，進南京大理寺丞，歷右少卿，尋轉左。時江西副使胡世寧奏宸濠有異志，權倖多納濠賂，逮世寧繫獄，錢寧脅法司坐以誣告親王罪。法司皆心知其不可，而莫敢言。瓚獨嘆息曰：世寧之言果盡誣乎？夫人臣出萬死為國家効忠，而殺之如公論何？於是得輕比奏入，留中。人謂且不測，久之，世寧得遣戍，而瓚止奪俸，直名由此益著。擢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陳邊務六事，皆報可。武宗巡幸至鎮，寇大至，瓚督官軍與戰，斬馘甚衆，勝

以璽書蟒衣三襲白金三十兩廕一子錦衣百戶
瓚以地處沙漠車駕不宜久留且扈從諸臣多怙
勢撓法上疏極論請蚤回鑾輿至引漢袁盎諫文
帝西馳峻坂之論辭極剴切月餘不得報人又為
瓚懼瓚曰苟無害軍民身家何慮焉久之竟不得
報因復乞休許之十六年即家起南京操江嘉靖
元年拜右副都御史逾年進南京刑部右侍郎尋
改北轉戶部左侍郎四年大同兵變殺都御史朝
廷命大臣撫之益驕悖勅瓚提督軍務偕都督魯
綱統兵往瓚曰此首惡數人耳新撫足辦之矣未

至大同四十里駐兵聲言進討巡撫蔡天祐先後
捕誅亂卒郭鑑等函首送軍門瓚遂班師還京于
是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交章論瓚等奉命
討賊兵不臨城遽請旋師當下所司責狀帝以渠
魁既殲地方幸平不問也屢疏乞休溫詔勉留之
初魏國有賜田山海撫寧諸縣幾千頃後讓歸官
給民為業而其孫光祚復請之瓚奏撫寧邊近塞
下一旦奪貧民田恐生意外變帝以為然卒不與
蓋其持論不阿類如此陞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歸
逾月以疾卒年五十有九

張瓚直隸滄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吏科給事
中累遷左通政太常寺卿嘉靖十年歷戶部右侍
郎大同兵變劉源清進討不効遂改瓚兵部左侍
郎兼副都御史往代其任瓚入軍下令曰毋攻城
吾將有詰也因遣騎招孫允中於懷仁使入城宣
諭又遣副總兵梁震乘隙率家丁五百人入城會
巡撫樊繼祖用郎中詹榮計斬黃鎮等函首獻軍
門瓚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他諸將以
次上謁又明日與御史蘇祐張鼓吹肅儀衛自南
門入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賞賚有功將士城中

乃大定瓚還駐宣府遙制之留梁震及參將史俊
屯于大同東西二路備邊所調兵悉歸原鎮事聞
帝大悅詔戶部發帑金十一萬賑被難軍民召瓚
還京賞勞甚厚三邊總制尚書唐龍奏遣大臣調
度甘肅兵餉以瓚往勅許便宜行事十四年總督
兩廣召入為兵部尚書駕幸承天皇太子監國留
京師參贊機務二十一年提督團營仍理部事瓚
狀貌魁梧相者言其多厚福久居本兵未嘗有所
更張所建議者建堡築塞選山東河陝礦徒戍守
之外囁嚅充位而已帝於封疆諸臣督責最嚴偶

失機宜訶譴隨之而瓚獨以諳練[illegible]褒嘉
皇穹宇及宗廟殿成輒加宮保賜恩廕朝廷大典
禮如冊妃嬪立東宮輒充捧冊寶使祭祀郊壇分
獻視牲賜予頻繁廷臣莫敢望焉御史包節劾其
貴官驕汰瓚疑都御史王廷相嗾之因訐廷相交
結方士廷相上狀自明俱令供職如故御史胡鰲
謝瑜任瀛桑喬相繼論劾章十餘上而給事中王
曄更劾其與嚴嵩胡守中陰結郭勛大蠹兵政其
言至不可聞皆蒙溫旨慰留御史黃正色劾瓚疏
內有守藩臬無善狀語瓚乞罷云臣未任藩臬但
司馬重任非庸劣所堪帝見言者多失實而以瓚
爲醇謹不植黨於是奪正色俸而瓚之寵眷益固
矣帝嘗與大學士李時言其處置大同事得宜及
卒贈太保諡恭襄卹典加厚果如相者之言云
劉源清字汝澄山東東平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江
西進賢知縣時宸濠反源清以縣當午道即日規
戰守計揭旗大書誓死報國四字仍積薪環室戒
曰即事急火吾家毋汙賊手會宸濠妃家婁伯及
閩人樂圍以兵出縣境源清募死士二百人繞出
其後獲伯圍誅之賊復移檄招降源清立斬其使

以是濠兵不得越進賢而東宸濠既平召入爲監
察御史尋遷大理寺丞未幾擢僉都御史巡撫宣
大俺答大舉入寇總兵被圍源清遣所部將馳救
斬馘數十級寇遁去滴水崖卒郭春等據城叛僞
稱大王天師等號源清遣兵傳城呼曰擒春等數
人而止於是守陴者執春等以獻斬之進副都御
史再進兵部左侍郎總制宣大十二年十月大同
卒王福勝王保等殺總兵李瑾先是瑾請於源清
大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突騎大同自五堡變
後軍法陵替瑾持法素嚴而源清下令峻急故福
勝等倡亂殺瑾從者六七十人擁朱振攝指揮使
巡撫潘倣倉卒不知所爲亂卒脅令具疏乞宥代
王走避宣府源清上聞命總兵郤永討之師次陽
和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失在過寬語五堡遺孽
見之輒偶語不自安謂將追理往事也倣捕亂卒
十餘人僉事孫允中檻詣軍門請旋師且曰五堡
事朝廷已處分幸勿復以爲言源清曰曩胡總制
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復蹈前轍乃以
四屬御史蘇祐而遣參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
捕亂黨比曉訛言屠城夜鼓譟四起允中歸由撫

之始定先是叛將遣人賫金帛出塞爲邏者所
源清薄訊具得振受擁立規畫城守狀爲書召振
至訊之振懼仰藥死明日兵至城東亂兵開關迎
戰殺參將曹安等官軍斬關而入城下死者可藉
是時郤永與遼東遊擊武鎧據南關參將段堂據
東關副總兵張鎮據北廠三面攻城城中脅故指
揮馬昇楊麟爲渠帥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迄不
可下永議決水灌城傚與鎮國將軍俊㰉等六人
諭止之不聽俊㰉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
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塞外兵南襲金陵以撼朝

廷傚列將士貪功妄殺狀閻道上之源清亦奏傚
等黨逆卒抗王師言官劾傚罷去源清因多設邏
卒邏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請益師至
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
賊兵部尚書王憲以爲然疏請得旨選官軍萬二
千人命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都御史都督僉
事江桓佩印充總兵官以往轉通州倉米十二萬
於懷來城戶部侍郎張瓚督餉給事中俞朝宴御
史蘇祐紀功既而桓奏慚改用遂安伯陳鏸代之
師出有日帝悟大同驟變不足煩重兵罷如京等

勿遣專責源清永進討而是時大學士張孚敬力
主源清議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頗言用兵之非
然不敢顯陳也官兵圍城久樵採路絕城中大困
兵部知城不可攻復下安撫之令源清樹幟招降
諸叛卒稍稍自投翼日城中出樵採者三百餘人
永悉執之舉城慄慄亂卒盡裂招降幟復潛勾塞
外酋長十餘人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那
顏者華言大人也張樂宴酋長城闉內數日塞北
精騎南掠朔應諸州山西繹騷源清告急請募九
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之已得一意攻城帝不許

源清乃百道進攻募黠夫穴城爲毒烟所燻死者
相藉源清復請築隄壅水灌之帝大不懌且曰宣
大京師北門何可破壞源清亦知事不可爲乃自
劾求去帝責其避難負託與永並下詔獄遂以張
瓚爲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代其任給事中曾
忭言大同亂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也
議者曲從輕比於法未盡源清貪功僨事誠難辭
罪第往爲進賢令宸濠之亂倡衆死守有保障功
嘗蒙八議之貸不聽久之赦源清爲民永錮二級
隆慶初言官交章追論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如例

源清忠貞孝友崛起寒素偉幹負氣臨義不顧利
害嘗有恩廕舍其子而廕弟之孤人以爲難子爾
牧舉進士累官戶部郎中西苑建醮詔所徵發常
以帑藏空乏聞輒減損其額積爲中人所嫌會嚴
世蕃舍人竊占邊鹽爲爾牧所奏世蕃恨之風御
史以變亂錢法劾爾牧杖一百削籍人尤冤之
楚書字國寶寧夏左衛人嘉靖二年進士知寶坻
縣調餘姚丁艱服闋補曲沃入爲兵部職方主事
大同兵變劉源清攻城不克世宗遣書往視尋諭
閣臣曰朕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叛軍戕殺主

將罪不可原既赦脅從攻城何爲郤永驕縱無謀
劉源清貪功嗜殺至引水灌城玉石何由得分北
門重地祖宗所遺必欲城破人誅異日何以修復
今當罷諸路兵別遣通曉機宜文武大臣計擒渠
魁庶不至師老財匱於計爲宜書既奉遣未行聞
亦得机宜
帝閤中語乃馳至大同張榜宣示城內於是大同
宗室官吏耆老皆知攻城非出上意遂開門迎書
入書復具陳朝廷威德城中皆呼萬歲其夕馬昇
楊麟遂擒黃鎮等斬之次日巡撫樊繼祖單騎入
斬一二人以徇又二日總制侍郎張瓚與御史蘇

祐具儀衛入撫定軍民蓋書之力爲多遷尙寶司
丞進少卿遷太僕十八年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宣府時邊備久弛書躬巡關隘還上言宣府
諸路墩臺宜修者凡一百餘座邊垣宜築者凡二
萬五千丈峻崖宜剷削者凡四萬五千丈請發內
府金錢及時鳩工詔以太僕馬價三萬金與之事
竣巡按臣閱視以聞十九年秋俺答擁數萬騎聲
言將東入書策其必西檄總兵白爵等整師以待
果自萬全右衛入爵敗之于宣平其別路入者副
總兵雲昌敗之爵又大戰於北莊俺答兵過桑乾

河半渡遇雨急擊斬獲甚衆捷聞詔進書副都御
史爵都督同知賞賚將士金幣有差明年以討隆
慶州妖賊張雄等功有白金綵幣之賜俺答再入
寇多所殺掠給事中劉繪論之遂回籍
樊繼祖字孝甫鄆城人曾祖敬洪武中進士累官
刑部侍郎督餉安南繼祖登正德六年進士授臨
穎知縣入爲監察御史巡按陝西時武宗幸大同
俺答入寇繼祖上言陝西當榆林寧夏甘肅三邊
而西海又有亦卜剌部落東西遼濶調度應援必
待奏請而寇氛猝至勢若風雨今俺答深入亦卜

虜漸徙而東、恐兩地交逼、南北攻擾、鑾輿在邊可
不深慮、訪之父老、云往年寇犯平凉、以有固原總
制、故得飛調甘延兵會戰、寇懼而還、今請暫命大
臣、開府固原、提督三邊、控制諸路、俟事定回京、庶
得權宜制變之道、疏入不報、而時論韙之、嘉靖元
年、上言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人、孰不延頸舉踵、
以望德化、即臣近所睹聽、似漸不及於始者四事、
敢冐昧以陳、陛下即位之初、日進詞臣、講論經史、
今乃於孟冬輒罷、此志一懈、親便佞之時多、接士
大夫之時少、勵精圖治之心、或轉而為晏安佚豫

之漸、是勤聖學漸不及始也、初特召閣臣楊廷和
等於便殿、與之議國政可否、近倖不得與聞、數月
以來、茲典中輟、票擬多不見俞、豈廷和之議論有
乖於前耶、是信大臣漸不及始也、初言路廣開、每
賜采納、邇來如張銳張雄等獄、臺諫交章執奏、竟
從寬貸、而罪本茂謝珊一言冐昧、即加譴責、是廣
聽納漸不及始也、初賞必及於有功、罰不遺於顯
惡、乃今超擢加於藩邸舊人、而倡義督師削平濠
亂如王守仁者、遷延數月、未蒙行賞、盧明商忠等
明與濠通、皆得寬貸、懷藏二心者、何所憚耶、是明

賞罰漸不及始也、帝嘉納之、又查勘畿輔皇莊、清
出侵占民田二萬餘頃、才名大著、轉河南副使、陞
江西參政、時大同兵變、殺總兵李瑾、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大同、馳至陽和、與劉源清議不合、遂上疏
請假金牌入城諭之、可立下、不然恐賊計無復之、
北走塞外、貽患非小也、不俟命、即用郎中詹榮計、
使指揮馬昇、千戶楊麟募死士、捕斬首惡黃鎮及
許章等十人、遂單車入城、宣布朝廷德威、撫定軍
民、事聞、天子大喜、賞賚金幣有加、逾年、以捕獲叛
人楊鉞論功、陞副都御史、築聚落高山二堡、扼寇

要衝、帝以大同自張文錦修堡致變、撫臣相視為
戒、莫敢任事者、繼祖獨力任之、特予恩廕、進兵部
左侍郎、駕幸承天、提督薊州山海邊備、進兵部尚
書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宣大、時吉囊數擾掠關南、
督兵應敵、積首功八百五十七級、改工部尚書、殿
工起、採辦大木、督發不匱、後以太子少保致仕、
蔡祐、字允吉、山東濮州人、少遭母喪、值寇至、家人
趣之避、泣曰、母殯在堂、兒將焉往、願以死守、俄而
寇去、人稱其孝、嘉靖五年成進士、知吳縣、縣編里
五百、徭賦十年一更、簿書紛不可紀、祐分置櫃里

治長使各署民產高下參伍定役徭賦稱平晏
奢靡治尚敦朴三年化行丁嫡毋艱服闋補束鹿
縣多弊四一日省釋百人民有昵妾殺其妻而沉
之井者前令弗能問也祐捕置之法一境肅然未
幾召為監察御史十二年元日副都御史王應鵬
以奏疏誤落職名下詔獄祐偕諸御史論救皆廷
杖無何出按宣大大同兵變殺總兵李瑾裔都御
史潘倣上疏白狀以為瑾素虐所致祐謂瑾縱有
罪軍士可擅殺乎即具疏言大同變雖由於激成
姦實本於玩生乞集廷議以正國典帝以為然遣

總督劉源清等帥師討之兵臨城下大同大窘而
惑於屠城之說不敢下祐遣人諭之曰凡用兵固
欲安之也而訛言逆命者何遽下即免不則族矣
久之鎮撫王寧出見持城中耆吏署狀歸爲黃鎮
等乞原陰以詹榮謀告巡撫樊繼祖密檄馬昇楊
麟先後捕斬黃鎮等傳首出獻次日祐按轡入城
集文武將佐置酒高會賞賚有功將士大同遂定
踰年按江北值大旱請帑金六萬賑貧民賴以濟
符離河患築石隄十里人號蘇公隄按山西滅大
辟四五十餘人擢河南道出為江西提學副使轉

山西參政分守雁門三關召入為大理少卿歷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頃之進副都巡撫山
西築寧武關城召入為刑部侍郎改兵部嘉靖二
十九年以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
軍務是秋俺答犯京師提兵入援斬首虜數十奪
馬牛以萬計論功賜金幣廕子國子生俺答乞貢
市祐請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朝議偉之自翟鵬有
撤邊之議行之數年祐深以為不便奏曰宣府之
邊千有餘里一鎮之軍率不過七八萬每里七八
十人豈足守禦寇聚而多我分而寡一處潰入千

里皆成虛設寇既入邊我兵反後此撤邊之失也
臣以為守邊不足不若聚而守堡各路并兵固守
要害騎兵相機戰禦其入衞之兵暫駐懷保永隆
間聞警分道入援亦制敵之一策也疏上報可歷
右都御史俄而俺答以二十萬入紫荊關分掠山
西祐督諸鎮兵邀擊於廣昌靈丘至磁窯口大戰
俺答中伏砲而去斬首四百有奇捷奏祭告郊廟
榜示九邊歷兵部尚書總督如故廕一子錦衣千
戶未幾以年老致仕祐居邊十年知人善取下馬
芳劉漢胡鎮董一奎皆拔自偏校各樹功名其人

援京師也與咸寧侯鸞俱而鸞遂拜大將貴寵無與比至是出行邊使使告祐請以首功一級爲公少子官祐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吾子非能從軍也吾又旦暮罷去不敢以累將軍蓋其守正如此祐既去鎭俺答入塞總兵岳懋戰敗許論奏兵敗由芻餉不給以祐在鎭漫不省憂所致帝怒逮下詔獄而祐請餉奏牘具在疏辨帝不省竟落籍爲民隆慶改元詔予冠帶立東宮覃恩復故官家居十八年卒祐爲人豐肌偉岸戟髯電目而和易可親不爲城府立朝耿介有大節爲文典雅督學

江西時日閱數百卷卒能背誦決科名次第毫髮不爽人服其才云

此數人皆首尾大同變事得失不同文能曲盡可觀

王大用翟鵬史道王邦瑞郭宗臯列傳

王大用字時行揚州興化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治漕舟兼理臨淸漕閘大用性果毅以功名自任會流寇劉六犯臨淸大用輒募卒會兵備使出郭而陣分道邀賊輒引去出爲廣東僉事樂昌盜流刼湖南會兵討之大用帥所部深入奕戰斬馘千餘進一級復征淸遠猺賊渡湟江馳入巢中獲其酋斬馘千餘再進一級又攻黃藤峽及十八山諸巢獲其酋斬首二千餘以功進副使兵備如故世宗即位餘征白水黎蠻及嶺西高京洞

賊功賜白金綵幣累遷廣西左布政使歷應天府尹嘉靖九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廷臣以大用知兵習塞上事請改大同大同兵單屬乏悍卒數戕主帥拜命者多難之大用毅然就道至則破孝文山賊劉善果折廷相等獻馘京師天子以爲能條邊備四事其議邊垣事略曰臣待罪行邊得遍覽諸鎭他鎭邊垣相近斥候爲易惟大同三邊遠者二百餘里近者四十里道里遼曠亭障不相屬卒有緩急難以救助而游徼偵卒恐爲敵獲輒伏匿近地以故牒報不符情實而陷賊中者往往

泄我機密邊備不飭職由于此且士卒月廩必具轉車人徒齎至二邊須多遣將校分部護之卒鍾致一石而區脫鹵獲不與焉臣愚以為移入二邊并力守禦便疏入報可大用勇于任事吏張無漸給事中張潤身秦鰲交章論之兵部議改調而吏部以大用才識素優若因人言輒易則事權漸損于是大用上疏自劾曰大同譬之下都頑民五堡之變張文錦不善用周公而敗蔡天祐繼之勢不得不為召陳七年于茲至臣則畢公之時也抵鎮以來有華上下觀聽輒相疑駭以是二臣得

於風聞欲為陛下忠謀顧臣自反不得其咎請行勘明帝褒留之再疏乞休改撫順天召掌院事會朶顏三衞擁眾叩關詐稱入貢詔大用督參將周璿蕭陞詣關閱實大用單騎入城調兵扼險令璿等張左右翼犄角之寇謀泄宵遁復諭其酋長幹維者令獻里谷關地延袤五百餘里以為可繕邊垣省關營費大半與定盟約而去而御史張祿先時按大同與大用不相下至是劾大用生事搆怨竟坐免久之復用廷臣薦起巡撫四川當是時天子方齋祀太乙羣臣爭言符瑞而大用屢以地震水旱請修省斷租帝頗厭之或以告大用大用曰臣老矣豈敢以符瑞結主知哉已而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會川番亂給事中扈永通追論之遂回籍聽勘久之得白晚家儀真年七十五卒賜祭葬如例

翟鵬字志南直隸永平府撫寧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九門課時劉瑾竊柄羣黨橫索無度鵬奏復榷鈔之制商民稱便督延綏邊儲魏彬家在榆林諸弟姪專擅鹽利復設搶納之法諸商稱平鹽課以裕遷員外郎視十庫倡同事者條

上十事皆報可進郎中出為衞輝知府治行為一時冠世宗入繼大統道經其郡官使往來供應浩繁皆先期立辦而民不擾舉卓異有年酒綵幣之賜調開封府釋冤四五百餘人陞陝西副使整飭洮岷邊備時亦卜剌數入寇設四裨濟洮二城奏留甘涼班軍戍守會同參將王機出奇斬獲寇大挫衂進本省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自安化之變將士驕惰卒伍率習匠藝占役鎮守私第守墩者類皆貧寒老弱不任干戈甲去乙來頻年不歇甚至夫擬守墩妻為坐鋪鵬盡清占役定

畨上之法。勞逸得均。又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數年不守。寇騎往往由之以入。憑陵內地。鵬盡復之。邊務次第修舉。而與都督僉事趙瑛不協。會警報至。瑛遣遊擊李勳禦之。勳不肯行。語侵瑛。鵬遂別遣他將而劾瑛威不能制下。瑛大憾。託疾辭任。鵬遂奏聞。且舉副總兵江桓以代。詔不許。而瑛憾彌甚。會寇大入。桓逗遛不戰。亡失數多。瑛遂奏鵬用人失宜。鵬亦奏瑛驕抗。廷議兩罷之。二十一年。起原官。整飭直隸山西等處軍務。時俺答犯石州。調兵禦之。俘馘甚衆。以功陞兵部右侍郎兼左

僉都御史。總督宣大。上言邊事。以各邊遇中國被掠人近塞駐牧者。宜多方招徠。而罪其殺降邀功者。又言寇一入境。官軍奮勇遏敵。雖無所斬馘。地方賴以無虞。其功當錄。又如賊衆我寡。奮身鏖戰。雖有損折。未至殘害地方者。其罪當原。以俘馘論功固也。亦有臨戰當先摧鋒陷陣者。不暇斬級。而後軍乘勝斬獲者。豈宜獨計其功。以損折論罪固也。亦有數營並進。逡巡觀望者。得以苟全。而間或力戰損軍者。豈宜獨治其罪。帝以爲然。時有降人言寇將以三十萬人犯。鵬駐師宣府請餉。疏三至。

兵部令馳赴朔州。以便調度。而帝亦見爲畏縮。降旨切責罷任。且以文臣總督。徒擁虛名。牽制誤事。非祖宗之舊。併罷不設。鵬既去。而俺答復大入山西。廷議非鵬無可任事者。起仍前總督。且益以山東河南。並聽節制。比前加重焉。時吏部尚書許讚議邊塞漸頹。當傾天下財力修築。廷議難之。鵬獨以爲戰不足者守有餘。乃於衝要浚濠爲垣。延袤三百九十餘里。增築新墩二百九十二座。護墩堡一十四座。增設守備操守十四員。起營房一千五百間。得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以地募軍。省帑金

數十萬。又以大同路遠。不便轉輸。請將宣府客兵餉銀改運大同。其應運大同軍糧。留給宣府客兵。兩鎮稱便。又言防邊禦寇。戰守有要。欲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再設遊兵。分駐寧武雁門等關。敵如攻邊。戍兵登陴拒敵。遊兵出關夾攻。所謂守中有戰。東自大同西抵老營堡。因地設伏。預有定算。視賊所向。分兵待之。又於宣大三關之界。各設勁兵。以防奔逸。選善戰官軍六千。分左右兩營。總督躬自將之。隨機策應。所謂戰中有守。帝以其言下文武總督大臣。仍勅諸臣敢阻撓致誤軍機

者許鵬按問參奏仍詔自今遇敵如有退縮逗遛
者都指揮以下即斬以徇鵬感帝知遇益奮勵以
圖報稱遣千戶火赤力等遠出塞外偵探將有大
舉至豐州遇寇薄有斬獲以路遠軍士飢疲亡失
略相當具實陳狀帝以將士深入嘉其忠勇厚賜
賞卹亡失不問也又以舊例兵皆團操鎮城聞警
出戰近年邊患漸熾往往夏秋之間分駐邊堡謂
之暗伏今後請自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
擺邊九月終還鎮遂著爲令二十三年三月俺答
寇龍門所督總兵郤永等斬五十一級以功陞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賞白金綵幣有加
大抵鵬之爲帥以申明賞罰蒐討軍實嚴號令謹
烽諜遠斥堠固要害爲務夙夜孜孜不遑寧處而
呼吸應變非其所長九月巡撫都御史朱方請撤
薊鎮防秋客兵本兵毛伯温郎中韓暘題覆并將
宣大三關客兵盡撤鵬不能爭俺答偵知遂於十
月初九日由膳房堡入塞鵬自朔州聞警夜半馳
至馬邑調發兵食而親至渾源督戰當是時羽書
旁午烽火達西內俺答越挿箭嶺而南攻破縣邑
焚掠畿甸帝方大怒而兵科給事戴夢桂劾朱方

建議撤兵致寇乘間入犯鵬手握重兵漫不可否
俱逮繫詔獄御史舒汀等併論及本兵於是伯温
罷任方暘皆廷杖鵬遂遣戍至河西務爲民家所
窘鈔關主事杖其居民廠衛以聞復逮至京尋卒
於獄鵬所至皆有實蹟自守清白常祿外纖芥無
苟取初在衛輝將入覲行李蕭然通判王江署府
事夜懷金遺之自責曰豈我素履未孚於人耶江
慙而退奉命查勘總兵官白爵事太監張佐遣書
求救且致黃金百鎰旣開封呼其使而反之秉公
按覈不少假借其剛介如此

史道字克弘涿州人父俊成化間進士歷官按察
副使道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
事中爲人壯往敢決以才氣自負嘗疏論谷大用
江彬誤國謀逆尚書王憲附麗阿黨諫止大臣楊
廷和等及太監張佐等封爵論救王瓊陸完死罪
章數十上多見採納嘉靖元年奉使朝鮮未幾出
爲山西按察僉事道疑廷和擠已時廷和方爭興
獻大禮不能得而道上疏論廷和專擅且言先帝
稱威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爭今於興獻帝一皇
字一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冀以動帝聽尚書喬

宇彭澤交劾其妄帝亦切責之下詔獄給事問
御史曹嘉相繼論救帝怒其朋比皆謫外而道謫
南陽通判再謫金縣丞久之歷僉事入爲光祿寺
少卿時楊一清張孚敬不協道因疏言輔臣宜和
衷體國優詔答之亡何陞僉都御史轉大理寺卿
遂掌都察院事因會推失誤爲汪鋐所糾罷任十
五年即家起僉都御史巡撫大同道自以家居幾
輔習知邊塞情形又屢經摧挫思有以自見至鎮
之明年親督兵會總兵梁震禦寇於玉林川又禦
之於沙河捷聞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十七年

禦寇於丁家林及石嶺關十八年又禦於碌础河
前後斬渠魁一人卒二千餘人獲馬駝牛羊三萬
器械五萬又擒獲妖賊王逼礦賊王喜等事聞帝
嘉其功賚以金幣大同自張文錦築堡致變後督
撫率尚因循無敢任事者道獨慨然曰前人病坐
操切耳非任事之咎也乃建鎮遠鎮川弘賜鎮鹵
鎮河五堡聯絡相應廣地數百里督軍士墾田萬
餘頃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二十年俺答阿不
孩遣使石天爵款塞求貢道欲行羈縻之術遂具
疏上聞兵部以寇勢方張遽求入貢非情實且天

爵本中國人久居塞外疑爲間行撫按究問而道
縱之歸坐是鐫級而小王子遂擁衆並塞南掠岢
嵐石州忻平壽陽至太原陽曲被掠者宗室四人
儀賓一人軍民殺掠五萬一千七百餘人京師震
驚大同鎮卒陰與之折箭爲盟往來輒以所掠餽
重遺之假道爲道知之不問也尋亦坐此削籍三
十年起左侍郎總理六同馬市初咸寧侯仇鸞倡
通市之議至是俺答投譯書宣大總督蘇祐求通
市祐以聞鸞力主之楊繼盛疏諫下獄廷臣遂不
敢有異議者道以昔嘗主通貢未成邊警益甚遂

以此自任開市於大同鎮羌堡道疏言俺答與其
子脫脫等易馬二千七百餘匹進謝恩馬九匹譯
表一通南向黃幄香案叩頭極恭謹今秋可無虞
若曰久不渝盟非臣所敢知至於先事之防在我
不可或緩其再市及宣府開市日期乞賜裁定事
下兵部而仇鸞言夸俗以九數爲至敬宜遣官賚
勅宣諭仍厚賞以嘉向化帝以爲然賜俺答金帶
錦衣仍命道遍諸宣府延寧經理開市事宜未行
而寇騎犯左衛道詣之則曰此中國叛人蕭芹爲
源所爲芹自言有妖術咒人人死喝城城頹俺答

惑之乃捕其黨五十餘人執芹源妻子告俺答越
喝城不效則執以予我脫脫曰某日將自右衛入
試喝城無敢掠也道上聞且言俺答怵於妖黨臣
多方操縱已得要領諸部以俺答為雄把都辛愛
皆其親子弟制馭外國在此人而已仇鸞亦以為
言未幾寇騎果犯右衛立賞格購芹源脫脫執之
致塞上帝嘉道功拜兵部尚書始俺答入市驅馬
至城下計直取償其後往往以羸馬索厚直弗予
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㡯
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羸馬掠之而去俺答

部落往來城外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逆拒初
市止馬易布帛至是欲以牛羊易粟麥朝議難之
道又上言俺答貪而勢強凡資於我者非鈔掠無（其言抑何悖也）
由得也故歲被其侵暴彼之富者有馬而貧者不
能得粟麥富者十二貧者十八今不通融恐衡決（是何言與）
約束有誤大計是時俺答數遣使問市期而廷臣
謂所求漸侈將來益有難從之請議久不決道又
上言臣於三月臨邊俺答卽傳諭各部禁其南牧
今請以牛羊易粟盡借以定諸部落之心且撤邊（可謂力任矣）
之費最無益也若暫停二十日移其所省糧料卽

可辦此市費弘賜等堡蓄糧尚多權宜假借亦足
支給所易牛羊充官軍俸廩為利亦溥惟速降明
旨邊地幸甚是時宣大督撫蘇祐何晉等見廷議（見亦非忠于國者）
不協慮蒙首禍皆上言以為不可而仇鸞亦變初
說兵部尚書趙錦以羈縻終非長策大學士嚴嵩
亦以為不宜聽要挾示弱於是下詔切責道不務（極是）
邊備令解任而敕邊臣一意戰守通市事始絕然
宣大邊防廢弛遂不可復矣給事中何光裕御史
龔愷等交劾道誤國帝怒其希旨各廷杖而光裕
遂死杖下復以道兼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道

以屢被人言引疾請休許之逾年猶以邊功加太
子少保廕子錦衣百戶

暢言馬市之弊而次道主持之論其罪自見

王邦瑞字惟賢河南宜陽人少倜儻負大略總丱
為諸生時山東盜起上勦寇十四策於河南府府
官異之曰洛陽年少何多奇耶舉正德十二年進
士改翰林庶吉士丁父憂服闋以王親出為廣德
知州丁祖憂服闋補滁州以條[illegible]經史百家時之
學宮士民稱服其德累遷南京吏部文選郎中出
為陝西提學僉事糾正學書院坐歲貢不[illegible]

州知州再轉陝西副使整飭固原兵備時巡邠盜李孟春流劫河東西督兵勦平之民乃大埔邦瑞本以文章飭吏治自是始用武略顯尋丁祖母憂服闋復提學陝西轉叅政又以毋憂解職既連遭丧家居日久益肆力於學凡古今成敗典禮兵賦法制沿革皆能究其原委尤留意於邊防山川險易城堡道路歷歷如指諸掌服除以才望特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修營制廣間諜具悉塞外情事寇嘗乘冰一入整兵設伏敗之邊境寧謐轉南京大理寺陞兵部右侍郎轉吏部左侍郎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都城舉朝震驚帝歷選廷臣可預大計者特命邦瑞巡視九門乃陳守禦五策請勅營兵陣郭外啟門納四郊避寇者寇退請錄九門諸將徐鏞等功治都指揮僉事陳善等五十八員罪又請築重城浚九門濠塹設閘大通橋蓄水皆報可已而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贊理京營軍務邦瑞見營制久弛上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比肩聯跡號爲最盛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而爲兩官廳雖寖不如初然軍士尚足二十八萬有

奇承平既久武備益弛今據籍止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者不過五六萬人而已事勢孔亟戰守之用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以此應敵何克有濟臣謂軍伍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及坐營等官多世冑紈袴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空名支餉臨操則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軍安得足且精乎往者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己陰行阻撓而軍士又習驕惰厭紀律輒藏

匿逃散流言肆起清理未半事竟中止彫敝至極遂啟戎心今陛下親見其害矣伏願大振乾綱嚴勅提督朱希忠陳鏸等洗濯自新推讓賢能以保祿位選科道六員逼察十二團營人馬數目叅考戶部糧籍簡汰老弱勾補逃亡然後人給衣甲器械簡謀勇將官以時訓練科道官監視察覈循弊以聞陛下尤宜精心聽納毋爲浮言所搖庶幾軍政可飭邊防無虞帝甚嘉納命給事中俞鸞御史呂光洵簡閱軍實鸞等還奏各營缺伍一萬三百人存者率老弱遊惰不任干戈于是罷希忠鏸等

任下兵部更議營制改十二營爲三大營設文武大臣各一總其事又設副將以下若干員裁革內臣提督監槍等項若干人公侯伯悉令自陳聽取進止兵部罷黜都指揮以下不職者若干人別選知兵將領充之而邦瑞又舉編修趙時春主事申旞改兵部銜專理營務于是戎政騷騷改觀矣帝益才邦瑞乃以爲兵部尚書邦瑞亦以封疆爲已任陳安攘十二事而咸寧侯仇鸞自大同提邊兵入衞虛聲冒功因主戎政勢張甚鸞奏革薊州總兵李鳳鳴大同總兵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勳

代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珏帝皆從之邦瑞言朝廷易置將帥必採公論斷自宸衷所以愼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鸞擅自更易臣恐邊將釁端日啟不報鸞欲節制九邊總兵邦瑞以爲不可鸞議罷築薊鎭邊垣邦瑞又以爲不可鸞積不能平而邦瑞騰章劾鸞跋扈不道狀鸞陰中之詔奪其官冠帶領職頃之罷爲民邦瑞去而鸞益横久之得罪帝乃思邦瑞言卽家召拜戎政兵部尚書邦瑞以老獲用見營務久弛慷慨陳列次第施行未幾病卒于官贈太子少保諡襄毅遣行人護喪歸葬

邦瑞嚴毅有執識量弘遠遇大事應機立斷歷官四十年所至有建樹尤以廉節著卒後戎政缺人帝輒思曰何處得王邦瑞其爲上眷憶如此云

郭宗皐字君弼先世江西萬安人明初徙山東登州福山所遂爲登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尋詔諸改庶吉士者皆罷爲進士受官如故宗皐得刑部主事尋改監察御史十二年十月星隕如雨宗皐上言變生無常有先事而爲兆者有後事而爲應者舉莫知其端深求而的指之則鑿矣惟人君反躬修德斯得其要陛下毋以目前拂意之

事爲足應毋以前人附會之說爲足信隆謙冲虛受之德崇易簡寬大之政庶未來之變可消也時世宗新失哀冲太子及大同兵變以爲足應星異疏入大怒下詔獄問目前拂意事安所指也宗皐對狀言始因星變竊意陛下必思天意所在而愼防之尋乃有大同之變及皇子之薨臣恐陛下以二事足當之而遂弛修省又素閱天官諸書見古人推測災異其說多妄臣愚望陛下刻意修省勿盡信前聞而求之事應直敦崇寬厚察納忠言不事以嚴明爲政天下幸甚帝益怒廷杖四十未幾

出按蘇松奉憲綱從事行部秉馬不御肩輿太倉鹽徒為盜擒其渠魁盜遂衰止復按順天會廷推巡撫保定劉夔協理院事宗皐論夔無行誼不稱綱紀大臣奪俸兩月尋遷山西按察副使備兵鴈門轉陝西參政入為大理少卿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邊備寖弛陳便宜五事大略以遠偵探選兵馬增戍卒蓄芻糧給火器為要天子以其言切當皆報可宗皐性簡伉在蘇松時大學士鼎臣奉召入都道出吳門登舟一揖不交一言而退其論劉夔也以薦大學士時之子少卿坦為佞諂大

臣多忌之又初登第與江西士大夫修鄉曲誼及夏言嚴嵩秉政乃自引避不從里子旅謁撫幾甸不通請問琉璃河成言嵩出視又不迎勞以此二人嗛之尤甚會宗皐請修居庸關欲支築邊餘銀為工料費帝疑有侵冐而大臣復中之遂罷歸下戶部鉤校居一年覆奏所放散具有質佐乃召復故官巡撫大同上谷有警改撫宣府無何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大同當兵變後上下務為姑息衆反不安宗皐以法御之卽有亂行不少假賚軍中肅然二十八年九月俺答以三萬騎

犯萬全左衛輒遣將有所斬獲賊引而東次沙嶺堡總兵趙國忠相持不解宗皐復遣大同總兵陳鳳等以奇兵遮寇而身擐甲冑提輕騎逐之至鷂兒嶺大戰自辰至酉會大風雪俺答退還營次日復戰斬一酋首明年六月俺答再犯大同宗皐遣將與戰逐北斬首鹵九十級而會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達陝西人也膂力絕人平生遇敵好離營陷陣所向有功[illegible]是時俺答先以數騎入邊邊尉報狀御史胡宗憲喜事人也會夜飲醉屬達曰將軍可趣擊賊達請寇有伏兵夜出不利請待

旦乃發宗憲大呼若欲墨吾白簡耶達不得已以二百騎夜出至弘賜堡寇衆大入圍之數重衝突不得出而椿方分兵擊寇零騎於彌陀山聞之引兵救達寇四面騎皆會矢下如雨皆死焉二將死處去制府二百里宗皐聞其被圍趣發兵往救至則無及敗書聞天子愍之贈達左都督謚忠壯椿都督同知謚忠勇各立祠予廕而宗皐與巡撫都御史陳燿奪俸視事以二將雖歿而寇亦旋遁官軍被傷者少故也無何給事中唐禹追論達刻死疆埸獨其二子世傑授以血戰潰圍此數十年邊

闢未有之大勛禹意在申明達功而未知宗皐發
蹤指示逐北斬級狀是時帝齋居西內覽禹奏不
懌者數日有詔逮二子同廕而逮宗皐及燿至京
各杖一百燿遂死而宗皐戍陝西靖虜衛至戍所
僦民屋以居耕牧自給暇則手錄方書施藥餌進
生徒講論經義居塞上十七年世宗一日札問兵
部故督臣宗皐安在以謫戍對廷臣部使薦至十
餘疏而大學士嵩沮之竟不復召也隆慶改元奉
遺詔從戍所召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
至則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道中陞南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而宗皐以年迫七十上疏求罷帝亦
念其老許焉萬曆六年大婚禮成宗皐年滿八十
詔守臣及門存問十年元子生詔存問如初以都
御史吳時來請詔給廩米輿隸歲以爲常十六年
年滿九十遣行人奉絲幣羊酒稱制存問家居二
十餘年卒晚年恩禮大臣所未有也宗皐爲人剛
方嚴重言笑不苟取予必慎故事宣大三鎮供制
府私藏歲若干金皆斥爲公費令解官收掌司其
出入天性孝友所得祿賜先進父母弟嘗有疾灼
艾煩難之解衣先灼以分其痛內政整肅子孫布

衣芒屩不尙紛華年雖高歲時大節必攜香上[illegible]
出入里門不設車蓋。氣骨強健。澹泊自甘聲色玩
好。一無所嗜。故臨難不懾享有耆壽云。

數公正氣嘉猷表表過人而各有微累然實蹟
非巳生獨史道爲難免君子之責也筆墨淋漓
使其遂無遁情

王忬商大節翁萬達丁汝夔楊宗謙列傳

王忬字民應蘇州太倉人父倬武宗時南京兵部右侍郎忬以嘉靖二十年成進士授行人選監察御史皇太子出閣疏請崇師儒避宮僚慎選近侍且以武宗居青宮爲戒其言譊譊世宗嘉納之又劾罷緩帥朱興出視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已復起按湖廣時宦官廖斌鎮承天暴橫自恣陷前御史至成忬至與之約日中貴人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之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請爲百姓治之於是斌戒戢其下終任無敢犯法風裁大著代

還復按順天二十九年俺答自宣府東行犯古北口忬策邊防必潰驟上書言狀且言潮河川有徑一日夜可達通州而通州軍儲所聚臣請馳往守之既至趣吏士登陴徙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俺答部大至竟不能踰河而西時帝坐齋宮深念邊事得忬疏大喜而又使諜覘畿輔諸城惟通州獨完又覘忬晝夜擐甲舉覘間愈益大喜會御史袁廷願劾都御史王儀庸懦不職遂特旨超擢忬右僉都御史代之忬既驟超遷益思所以發舒會敵退請發帑金振諸中兵者又請築京城外郛及議

通州之張家灣築沿河敵臺時議者欲增薊營兵忬又言京軍歲費芻糧百萬緩急無所賴宜汰不宜增又請設薊遼總督置涿昌通密四鎮拱護神京次第報可有白金文綺之賜逾年巡撫山東甫三月而倭寇起廷議置重臣視師以原官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諸郡仍敕便宜調發臨陣按軍法誅賞無何改巡撫忬才識通敏承朱紈之後方圓並用而寬大善用人時叅將俞大猷湯克寬以材勇聞忬推心委任又奏釋在繫都指揮盧鏜尹鳳等分置諸郡犄角應援倭賊汪直結砦

普陀乘風憑陵諸郡而其黨徐學毛勳徐海彭老等列兵近洋與之呼應忬授策大猷等率狼土兵及温台黥徒夜從間道火其巢賊衆大潰克寬夾擊之俘馘三百餘焚溺死者無算忽風起軍亂賊乃逸去尹鳳將閩兵邀於表頭北茭諸洋又俘馘三百餘人有蕭顯者尤桀黠屠南沙還逼松江盧鏜掩擊大破之斬其首先後奏捷如採淘港石墩長礁吳淞諸戰俘馘率以數百計又擒漳州通倭姦民蘇老等三十餘人請旨誅之其入奏也不自以爲功率歸之諸將故人多用命焉天子亦以忬

不負委任累賞銀幣有加忬行部計倭所由道凡二十餘縣次第畢城之獨慈谿人言不可城及忬去一歲而慈谿竟爲倭所破三十三年俺答入大同陷大將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帝以問閣臣嵩惶恐不知所對帝曰獨王忬可耳遂手勑進右副都御史移撫之比至鎮值歲祲請內帑金錢十餘萬賑之全活萬計會俺答復入寇合宣府兵破之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尋轉左兼副都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把都兒等數萬騎犯古北喜峯冷口諸隘凡三敗之明年小王子屯

懷來川攻南塘黒衝峪已又攻大石溝連擊敗之兵部尚書楊博稱忬制勝萬全爲之請敘于是進右都御史廕一子世襲千戶辭不受三十五年打來孫等犯喜峯一片石督兵拒走之未幾闌入灤河頗有所殺掠詔切責奪一官明年把都兒辛愛等合兵犯馬蘭義院諸口郤之詔復所奪官又以遼左功錄一子入國子監忬初以守通州功爲帝所知自御史超拜都御史皆出特簡非由廷推也而忬亦思奮發以圖報稱帝亦雅器其才恭注特重雖小有挫衄常屈法宥之及灤河之役宦官及

官人家被傷者號泣帝前帝心頗動而是時大學士嵩擅權其子世蕃貪饕屢責賄于邊帥忬不能副其望又時時讌會對客彈指言其父子貪橫將敗國事嵩頗聞而銜之而忬子世貞文名重海內數以口語失歡于世蕃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糾嵩父子死東市世貞爲經紀其喪作詩哭之嵩恚之次骨然未有以發也時議者以薊鎮練兵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忬獨以爲此名美而無裨實用調發如故而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既命下忬又執奏薊鎮川原平曠獨恃入衛

兵擁護神京奈何聽隣鎮調發臣不敢奉詔帝怒曰向命薊鎮練兵而忬不奉行每歲防秋惟恃徵調此豈爲國遠謀者而今且紛爭如是耶兵部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虛實與操練若何期一月還奏而兵部遣職方郎唐順之往還奏曰昔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illegible]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鷙即今薊鎮之兵也以臣所見不惟尺籍耗減非復往時之[illegible]卽見守邊者除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

民兵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兵憊馬朽甲鈍戈合
廩廩餉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之變及近日
寬佃河流土墻之寇至于近徼宣遼遠徵延固以
禦之甲胄戟兵於道途杼軸匱竭於轉輸蓋積弊
之極其勢不得不出於此練主減客聖諭久須不
謂歲以徵發為常鎮兵置而不理誰之咎也總督
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珮及諸將領袁正等俱
宜坐曠職誤事之罰而給事中王文炳因言兵既
鈌伍而糧無減額疑有侵冒疏上獨珮削籍忬等
鐫俸二級而已帝間以問大學士嵩邊兵入衛乃

舊制乎嵩對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
七年劉六猖獗始調許泰谷永領邊兵討賊繼而
江彬統宣大兵至京扈武宗南巡識者憂之云此
輩窺京軍単弱必驕横難制矣未幾大同叛亂實
由于此往者仇鸞奏選邊兵十八枝防護京陵未
曰守薊鎮也何棟奏薊鎮練兵未完暫借二枝防
守非成例也至忬始盡調邊兵分守要害歲以為
常去歲遠徵邊兵致寇乘虛入犯遼左遂空實由
邊備久弛互相因循爾忬志隙于前恐誤國事帝
聞之益惡忬矣三十八年把都兒辛愛數部屯會

州挾朶顏酋影克哈孩為嚮導意在西入而聲言
將東犯義院冷口以紿我師忬信以為然請援兵
不報遂引兵而東虜乃以其間由潘家口入渡灤
河大掠遵化遷安玉田薊州駐內地五日由大安
口而還事聞有旨切責令勉力圖後効第錄諸將
歐陽安等論死而御史王漸方略等言忬病悸不
任事負上恩當罷有旨停俸而略論之不已且言
其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逮忬及中軍遊擊張倫
下詔獄刑部當忬守備不設律戍邊帝曰諸將皆
斬出令者顧得附輕典非法于是改忬當失陷城

寨倫當失誤軍機律論斬穆宗即位遵遺詔卹死
事諸臣世貞與其弟世懋伏闕上書白寃狀特復
故官久之復錄遼左功贈兵部尚書予祭葬

商大節字孟堅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八年舉於鄉
再上春官不第遂教諭洛陽嘉靖二年成進士授
豐城知縣豐故無城累遭寇掠大節始城之捕境
內巨盜幾盡以治行最擢兵科給事中丁內外艱
服闋降鹽城縣丞三遷刑部郎陞廣東僉事整飭
高肇兵備撫綏猺獞遣其子弟習禮學宮期年而
蠻俗一變會黎人反海南駐兵凌水擣其巢以功

增祿賜金幣三遷山東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保定兼提督紫荆等關日選將練兵慮俺答倔
强一旦乘虛內侵隱憂方大疏請重根本護神京
語甚切至時帝方修眞西苑未省也無何召入理
院事而俺答大舉薄都城奉命巡視九門時內外
搶攘上疏請固守關廂以安重地一事權齊號令
以張軍威急誅叛賊以拯生靈存恤內外軍民以
固衆志懸重賞招忠勇以壯國勢侃侃數千言奏
入報聞而是時仇鸞拜大將軍恩幸無比鸞嘗陰
遣家丁時義勾俺答入寇及都城事急提兵入援

旣自以爲功恐人發覺其奸狀見大節疏有急誅
叛賊語以爲意有所蘊銜之次骨及大節進左副
都御史經略京城內外募民間蒼頭伎勇與等四
千人并簡隸兵部巡卒別爲一軍訓練鼓舞聲威
大振鸞益忌之大節奉命經略特爲捍衞都城鸞
乃奏畫地分守以京城外二十里爲大節信地且
選大節部下精兵五萬人自隸而以羸弱京軍付
大節大節以身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巡捕兵
舊不隸京營劾鸞包藏禍心帝亦就排之帝方急
寇難見之以爲退避遂逮下詔獄論死未幾鸞敗

大節故部曲石鐘孫九思等數百人相率伏闕訟
冤兵部侍郎孫時徵因言大節志在國家祇爲逆
鸞掣肘以底於法乞俯順羣情還其初服帝以爲
狥私降旨切責久之察大節無罪行釋之適病卒
人皆恨鸞無不惜大節者

翁萬達字仁夫廣東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
部主事權河西務戚畹侵商稅疏糾之督通州倉
權貴撓運道奪其舟風裁凜然再進郎中賑幾輔
飢減騶從遍歷鄉村民得實惠事聞有金帛羊酒
之賜出爲梧州知府時咸寧侯仇鸞鎭兩廣縱健

卒橫行市肆間萬達縛其尤橫者十餘人杖繫之
鸞不敢問其下亦斂迹十六年安南鄭惟憭告莫
登庸篡弒狀帝欲討之廷議未決又二年命鸞爲
將軍兵部尚書毛伯温參軍務率師進討蔡經巡
撫廣西而以萬達爲廣西征南副使關吏飫莫氏
賂常伺我兵虛實往來不能禁萬達密遣間諜入
安南旬日盡得其狀乃下令曰敢有出境通賊者
磔之會龍川憑祥土舍有趙楷與韋應李寰者潛
亂爲登庸鄉導萬達乃告伯温曰三兇相倚迫之
則變生緩之則滋蔓然趙楷徂詐李寰梟雄難以

兵勝惟韋應懊懦寡慮可以計擒斷其中堅使不
相屬然後楷寰可次第獲也伯温以爲然于是單
騎突至太平召思明土官黃朝諭以大義朝遂設
計擒應以獻楷寰遂相繼就俘先是左江斷藤峽
猺酋侯公丁爲亂巡撫議征之會安南之役不果
公丁益肆劫掠至是經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
百戶許雄素通賊狀貸其死令以計紿公丁出見
因屬參議田汝成檻致經所磔之乃令副總兵張
經與指揮高乾分兩軍夾擊賊巢斬首千餘級餘
賊奔入羅連山追至又斬首百餘級萬達復移兵

古陶小田降者三千人藤峽悉平進浙江右參政
伯温以安南未歸命而萬達曉暢軍機請留廣西
天子從之于是又告伯温曰今日所以處安南者
有三揖讓而告成功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從而
兵不血刃中策也三令五申草薙而禽獮之此下
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誘縱
不得上可得其中伯温又以爲然乃建大將旗鼓
於鎭南關榜諭登庸束身來歸待以不死萬達與
張經統兵四萬人駐憑祥誓師以聽捕獲安南間
諜丁南傑厚賞而遣之南傑遂說登庸及其姪文

明等四十八尺組繫頸詣鎭南關降詔罷安南爲
都統司班師論功有詔增級賞勞白金綵幣有加
進四川按察使歷陜西左右布政使二十三年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本年進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二十五年代王宗室充
灼等謀召小王子入塞爲亂密行總兵周尚文捕
其黨敵代王收充灼等械至京伏誅論功進左都
御史兼官如故（至論）尋奉詔會三鎭官議上防邊修守
事宜大略言設險有常道用兵無定術審形勢與
時勢之宜而以定規畫度工費爲修邊之事愼防

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
節財用爲守邊之事累數千言帝嘉納之又言大
同爲山西藩籬宜掣山西擺邊兵馬併力以守有
旨允行而巡撫山西都御史孫繼魯以爲不便萬
達再疏辨之且請賜罷詔逮繼魯勘問而令萬達
嚴督總鎭等官亟圖振舉繼魯竟械死獄中又言
自今各將妄殺降冒功者按實後不必解京許巡
按御史得於秋後梟示又上邊儲二十事皆次第
報可又於三鎭築邊二百餘里墩臺百七十餘座
繪圖以進覈原估節省九萬餘兩又倣古火器之

制造連珠先鋒鐵棒雷飛等砲一時軍聲大振二十八年二月偵得俺答將大舉犯宣府以宣府總兵趙卿怯懦奏調大同總兵周尚文禦之俺答果以數萬騎自滴水崖南下至隆慶州橋南遊擊王綸袁正與戰俺答稍引卻移營南向尙文與遇曹家莊搏戰未決萬達督兵數千自懷來疾馳去俺答營四十里會日暮西風暴作索車數百輛曳柴鼓譟而進塵氛漲天俺答大驚軍中呼曰翁都堂兵至矣夜解圍遁去萬達奏言俺答窺宣府將懦遂肆憑陵賴宗廟神靈偵報蚤聞先期徵發諸將

摧鋒陷陣使不得南嚮居庸臣幸待罪行間敢昧死上將士功次當是時寇勢猖獗京師震驚帝憂甚密遣使偵得萬達親督戰狀捷聞大喜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賚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賜以璽書將士賞勞有差會本兵缺召入掌部事以父喪回籍逾年俺答入寇郭宗皐等被逮廷議奪情詔起仍總督宣大具疏乞終喪會俺答薄都城本兵丁汝夔得重譴乃復改兵部尙書萬達方結廬墓間聞命扶病單騎就道未四（見素無成謀一時望助之念皇急也）十日抵京是時帝日夜望萬達至意遲之屢以問

大學士嚴嵩嵩對曰君命召不俟駕況今寇在門庭猶觀望遲廻如臣誼何嵩素嫉萬達剛止特以事變倉卒簡任出上意故因問中傷之而帝果大怒（擿上意熟在一果字）遽改用王邦瑞而貶萬達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紫荆等關又以京察自陳乞罷任終制帝疑其避事益怒遂降旨切責削籍頃之復起爲兵部尙書命下而萬達病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至孝父歿既葬身負土爲墳日上下山數里不自知勞爲人精強沉毅抗視千古操筆爲文頃刻萬言辭氣慷慨浩乎若長江大河至其蹈艱履險動

有成算善御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力料敵甚審臨戰嘗身先士卒馳騁矢石間故所至敵輒失利嘗曾銑請復河套時爲議上之大略言復套與搗巢不同謹亭障飭戎備和行伍養元氣以俟其隙爲計之得大學士言不能用也論者惜之所著有稽愆集平交紀略總督奏議若干卷隆慶初追諡襄毅

丁汝夔字大章山東霑化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再調吏部文選進考功員外郎世宗時議與獻禮

具疏明爲人後義廷杖謫官久之復職出爲山西
副使外艱服闋補陝西尋進參政三遷山西左布
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內艱服闋巡撫保
定疏言保定六郡延袤數千里紫荊倒馬故關諸
鎮外控雲朔內拱京師宜廣集兵馬分路按伏留
班軍以資防守調遊兵以聯聲援畜積馬厚儲胥
以壯軍勢各條列上之又言國初邊糧采徵本色
故倉庾充盈邇來改折軍士不能宿飽今宜豐歲
徵米貯倉以後貴則收本色賤則改折於餽餉爲
便皆報可改總督南京糧儲兼巡撫應天時值歲

祲請於鄰省平糴免徵關鈔再發南京三十六倉
量糶以濟飢民勸富家出穀備賑酌給散官章服
應解戶部倉糧權收折色於荒政爲宜皆勅下所
司行之入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以先任舉劾
互異左遷湖廣參政甫三月起巡撫河南入爲吏
部左侍郎嘉靖二十八年十月進兵部尚書兼提
督團營當是時俺答日強邊事孔亟汝夔驟膺重
任思有所更張條上邊務十事其飭營制曰京營
額設官軍三十八萬有奇今僅十三四萬除定薊
州兩鎮官軍十二三萬今不滿十萬倉卒有變何

以應之請於團營中預選精壯充勇敢等四營每
營各滿萬人以曾歷邊方戰陣將官領之居常操
練有警出征不必别立四聽征營分弱營勢其兩
官廳六枝出征六枝操練每枝各三千人更番調
遣三大營及顯武等八營亦皆以時訓練有警則
先發兩廳出征官軍分戍各關次將勇敢等營分
布四方爲正兵兩廳備調者四枝列四隅爲奇兵
二枝往來巡哨爲遊兵仍於防秋月量發保定薊
州兵策應各關選河間保定精兵二枝每枝三千
人一駐通州一駐易州以備東西各關應援其餉

邊鎮務實政廣儲積時餽餉重犒賞開使過寬受
降急撫綏正軍法諸事皆鑿鑿可行帝嘉納之然
汝夔性寬大長者長于謀議至于倉卒應變非其
所長當是時天子方齋居西內厭聞兵事而大學
士嵩當國擅權事多掣肘不能有所施爲明年八
月俺答入犯偵報錯互京師日數驚汝夔急集諸
營兵點閱登陴老弱纔五萬人又多占役勳戚中
貴家倉皇索武庫兵仗閹豎不時發汝夔讀甚遲
日夜調勤王兵先後集都下而禁衛單弱慮起內
變侍郎王邦瑞請以巡捕軍營長安街汝夔亦請

[illegible]挈外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有詔推大臣歷
方嫺韜鈐者。吏部以舊尚書楊守禮侍郎劉源清
史道。副都御史許論名上。汝夔自以身任本兵。而
求及在籍舊臣。慮有中傷者。遂具疏請委部事於
侍郎謝蘭。而躬督諸將出城禦寇。嵩語汝夔曰。塞
上敗可掩。公樞府也。失利輦下。如國威何。謂旨不
允。仇鸞自大同遠來。兵飢疲無所食。往往入村落
肆行劫掠。或椎髮詭稱遼陽軍。巡撫王儀捕治之
死者數人。鸞兵大譁。帝聞之。命逮儀。鸞兵益驕。汝
夔不得已禁勿捕。民間不知。見稱遼陽軍。謂汝夔

山東人。存鄉曲情。相庇護。及寇薄城。汝夔恐喪師。
令諸將堅壁勿輕戰。俺答遊騎至安定門。楊守謙
按兵不動。亦以兵部未檄調爲辭。語聞禁中。城外
火光燭天。諸宦寺見城外園墅殘毀。環泣帝前。訴
丁楊貳於寇。帝怒甚。俺答退趨白羊口。京師解嚴。
汝夔陳狀引罪。帝以變出非常。欲有所誅罰以懲
後。命執下獄。且趣具獄詞。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
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獄延緩。刑科給事中
張侃杜汝禎烏從善。以違旨覆奏各廷杖。從汝夔
守備不設律。棄市。妻流于戍。天下冤之。當汝夔之

承訊也。職方郎中王尚學從坐。汝夔曰。罪在本兵。
司屬無與。尚學得減死。赴西市時。猶問左右。王郎
中免乎。王之子化適在旁。謝曰。荷公恩免矣。汝夔
嘆曰。汝父勸我出兵。我爲內閣所誤。汝父免。我死
無恨。聞者爲之泣下。隆慶改元。都御史姜廷頤爲
訟冤。兵部尚書楊溥題請復職。曾孫鳴陛。吏部郎
中。最知名。鳴陛字仲玉。萬歷四十一年進士。知固
始縣。興學校。開水利。治行爲一時最。入爲吏部稽
勳主事。轉驗封考功署司事。再轉文選。外艱服闋。
補稽勳員外。當服闋時。爲天啟七年。吏部尚書周

應秋欲藉鳴陛爲重。鳴陛惡其附璫。馳書顯絕之。
未幾。應秋以璫敗。人服其持正。且有先見云。家居。
白蓮賊煽亂。散家財募士登陴固守。城以完。起驗
封郎中。年四十三。病卒于官。

楊守謙字允亨。湖廣長沙縣人。嘉靖八年進士。二
十五年。由陝西左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與舉
營田。可以內省京運。外嚴邊防。因薦副使張鎬爲
提調。通判張應麒爲總委。牛種取自本省。不以煩
司農。帝稱爲忠謀。詔允行之。經畫具有次第。俄移

撫延綏請留鎬久任以終其事又二年營田大興計秋穫可當帑銀十萬邊關穀價頓減十之五守謙因薦鎬可大用且言延綏安定等邊地多曠土亦可比例興舉今軍需浩繁財用大匱部曲屯田此趙充國之所以制零羌也疏入帝大悅詔戶部通飭九邊東自遼瀋西至固原諸鎮撫臣悉心講求務盡地力守謙等特賜褒賚以風有位守謙又言激勸軍士惟在重賞賞不踰時則士心競奮今令甲斬首一級者歷一級不願歷者予二十金爲賞已薄而又查勘文移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

近以宣大事棘增賞格至四十金猶未優厚請增爲六十金總巡官驗明卽給蓋增級襲廕有官者利之窮卒生計窘迫覬賞而已誠見斬馘者不移時卽得金彼被甲荷戈之輩誰不相顧動色願忘其死若是則寇不足平也兵部亦以爲然定斬首一級者予五十金著爲令二十七年以修邊功增俸賜白金綵幣有加二十九年進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等關八月俺答入犯古北口京師震驚守謙聞警率先提師入援至良鄉詔列營崇文門外時仇鸞自大同至朱楫祝福馮登亦各

以其兵至人心稍定有詔守謙提督團營時寇營去京城僅十里鸞在通州列營河西自固守謙移東直門有詔同仇鸞調度各路兵馬相機戰守未幾以鸞爲大將軍守謙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時鸞自孤山移東直門徘徊觀望僞斬死酋報功張大虛聲守謙兵移安定門薄俺答營俺答兵勢甚盛守謙念衆寡不敵且無後繼願以身蔽都城而本兵丁汝夔亦慮喪師戒勿輕戰遂堅壁不動諸將離城遠見守謙不戰亦皆堅壁賊遂焚毀城外民間廬舍幾盡有

詔守謙與總兵朱楫等并力擊之楫等見寇勢盛莫敢前守謙亦以兵部未檄調爲辭帝大怒曰守謙名入援何擁衆自全遂同汝夔執下詔獄坐失誤軍機律竟斬西市守謙生平坦易無城府三任邊撫馭下多恩禮無赫赫名而好爲人遠之謀嘗與寇營相持時幕中客有勸之戰者應之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死之日邊城多流涕者

此皆鸞嵩中傷者其事亦足令人酸鼻而俺答薄都城亦一一備悉

劉麟陳其學党以平許宗魯劉夔列傳

劉麟字元瑞南京廣洋衛人弘治九年進士觀政工部時外戚用事給事中龐泮等交章論劾悉下詔獄麟偕同榜進士陸崑奏言帝王通治道而來諫議今泮等獲罪後有利害誰復敢言不報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錄囚畿內全活三百九十餘人歷郎中出知紹興府劉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而後敢受任麟獨不往拜命即行屢郡政號康平而瑾銜之甫五月摭細故罷為民士民醵金為贐麟曰昔劉寵一錢猶何多金也麾之去瑾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四十五　卷二十　五十五

誅起知西安遭母喪蹤服闋轉陝西參政關中飢邊警月至時議加賦助軍儲麟曰靖邊本以為民今若此內難亦可慮也會陝民詣闕陳困苦狀議遂寢乃聚儲政抑侵漁賦不增而餉足才名彌著入為太僕卿未幾進副都御史巡撫真定以病引歸久之起大理卿遷刑部侍郎進工部尚書請得進退其屬一時郎署極天下之選時供費浩繁而庫藏不立小吏得錮出納國計日耗麟於是建議曰愛民必先節用財貨乃國脈民命所關何可不慎請立庫名曰節慎蓋用財宜節取民宜慎也天子以為然日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自是貪鄙者無所容又大內設二十四監局造作不協典式糜費無慮萬萬麟疏陳十二事報可其節省者十之五而中官多不便之會詔中官督蘇松織造麟以為非舊制爭之忤旨遂致仕顯陵宮殿雨漏復追論及麟坐削籍下居浙之長興三十餘年與孫太初龍子霓為友蕭然一室賦詩自娛非慶弔大故未嘗至城市臧獲數輩僅給洒掃而已建安李尚書嘗訪之於峴山下了無宿具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旦好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四十五　卷二十　五十六

（雅事可傳）

樓居而力不能構用筐籃輿懸之於梁僅可弓卧其上下收放皆自握之名曰神樓索其友文徵明繪神樓圖註丹經幾萬言年八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清孤足為羣公之冠

陳其學其先為宣城人五世祖廸建文時禮部尚書不屈文皇帝與其妻管六子七孫同日死自有傳幼子珠生甫五月乳母芮潛置溝中得免至八歲為怨家所訐文皇帝特宥其死詔戍撫寧尋徙登州遂為登州人父鼎弘治十八年進士為給事

中劾權瑺繫詔獄嘉靖初起官累陞至應天府尹
其學以嘉靖二十三年成進士授行人爲人沉靜
耻干謁遇事蹇諤不苟隨人意尙書許瓚語人曰
此君大有父風選湖廣道監察御史時都督陸炳
假竊威福下逐答令旗校驛騷道路以目自立錢
法禁民間錢不得行至爲罷市又使其私人徐某
結京山侯元專擅鹽利撓鹺政其學歷數其罪劾
之有詔下徐某獄而責炳元對狀皆惶恐引罪謝
久乃得免一時權貴爲之斂跡至相遇輒引馬避
道曰無犯陳御史巡按兩淮鹽法利甲天下弊竇

百出廉得窾要爲四事上之又言河臣胡松漕臣
韓士英皆莅任不閱月驟遷卿貳視官如傳舍此
國計所關宜久任以專責成又言江洋盜賊充斥
總兵李俊脂韋不能制請吏選才將任之又言進
奉內臣科斂驛傳請飭南京守備慎擇貢使次第
皆報可轉陝西按察僉事巡慶陽遷參議守榆林
再遷副使兵備肅州三任皆邊塞重地益習知地
形險易鹵情緩急時哈密倡亂躬擐甲胄率師出
嘉峪關三百里直抵燉煌申明戒約酋長出不意
羅拜謝罪邊關無虞遷參政守花馬池防秋者三

尋陞山西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會俺
答兀慎入犯左衛同將軍劉漢等禦之指授方略
斬捕首鹵過當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韓藩歲
祿不給奉國將軍融爔等百四十人至西安大噪
其學檄布政借帑金給之列狀上聞廢融爔爲庶
人事見韓王傳頃之以本官總督南京糧儲條上
三事請本折兼收民稱便焉尋遷戶部右侍郎兵
部左侍郎總督陝西軍務考績陞右都御史總督
如故俺答入寇延綏號二十萬總兵郭江壁壁不
戰其學度寇深入遣都司馮時泰出塞擣其巢寇

遂不得逞志而去。時泰陷沒巡按御史溫如玉以
聞有詔圖後効未幾定邊被寇殘掠江等戰死如
玉請褒恤江等而亟治文武諸臣兵科給事中歐
陽一敬總論之歸聽勘事旣白卽以原官總督宣
大丘富等入犯弘賜堡督戰敗之斬首鹵過當詔
理京營戎政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歷官自監司
至制府身不離塞垣晝操閱軍士夜讀兵書未嘗
有一日暇逸先後斬獲招降修墩繕垣以功加一
品俸廕子姪各一人賜金幣者九家居門巷蕭然
無聲色之奉置學田以贍貧士。特詔存問有司月

孖麋米卒年八十謚恭靖

覚以平字守衡河南禹州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爲人清節挺然無所附麗管淮安倉宦官李宣乾沒糧儲具疏糾之回部監收京畿錢糧寶坻歲解紅花子以石計價止七錢闔人例收至三十倍有奇以平議令改解本色闔人久視爲利藪假餽肉酒實以白金以平卻之卒改本色民稱便又張銳之甥郭金錢寧之僕胡泰冈利病民致虧國課以平奏請監追銳寧大怒將借事中傷校尉偵察卒無所得而止有吏除夕投金於戶

以平元旦入署呼吏出金問之吏具服笞而遣之自是無敢以私嘗者武宗新收家將朱乾等犯禁令以平收繫兵馬司將具疏江彬聞之怒呼數十人執以平至豹房面奏請旨將置之法帝時方臥不省久之事竟寢再遷郎中風節大著而才能任事時京畿大祲請發太倉米十餘萬石平糶仍煮粥食飢民米價不增全活甚衆前後尚書孫交秦金皆稱其才可大用部中事悉以委之世宗大禮議起同黃待顯等跪伏左順門廷杖下獄久之吏部擬以提學外補秦尚書曰金老矣部事賴此官

贊理疏留之逾年擬陞光祿少卿以平曰往見少卿有以鴿卵不備爲內臣窘辱者某不能爲也力辭出爲浙江温處兵備副使温處軍素驕因餉不給嘯聚爲亂単騎諭之衆皆首伏懲其魁桀即日解散督府獲海賊五百人欲以爲功訊之皆海中漁者爲賊所掠悉縱之曰殺無辜以幸賞吾不爲也遷叅政分守兩浙再遷廣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入爲太僕寺卿無何進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昌平爲京陵要衝供億浩繁奏減賦役十之二濬薊州運河以

通軍需入佐理院事十八年六月雷震奉先殿自陳遂致仕歸以平學有原本所至聚鳩生畯講學無虛日家居三十四年太監黃錦與舊相知南行過禹許以起用比北歸再過以平杜門不復與（勁節可師）見語人曰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司馬子長之所耻也元稹晩依宦豎得相豈如白居易之爲全節耶內外臺諫前後論薦二十二疏堅志不起薦疏中有言其可屬大事者暑月見邸報寒邑凜然見于顏面其避名恬退如此

許宗魯字思誠陝西咸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宸濠變起上言親王護衛宜隸守臣以消奸萌時論韙之世宗即位奏請勤視朝罷傳奉絕貢獻惜爵賞重邊備寬徵斂累數千言帝嘉納之出按宣大大同將素驕悍難制察其甚者置之法一時行伍肅然先是太監劉祥乾沒邊餉以萬計罪止罷鎮復請下獄追問祥大懼盡償所沒權貴爲之斂跡御史曹嘉以論諸大臣被謫宗魯疏救之又劾武定侯郭勛太監蕭敬不法事不報後以地震上言羣小竊政柄宮壼議外事國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獲而遽釋

蓋猶指勛敬輩也一時以爲危言宣大故有大邊正德初以地遼遠棄不守邊備寖弛宗魯條畫大邊急宜復狀廷議難之因補築近邊訖工有銀幣之賜具疏辭且曰願陛下無忽重地是後俺答日強宣大益多事人服其蚤見云出爲湖廣提學僉事湖廣地最曠遠往時學臣三歲始一試宗魯一歲輒遍所至以行義教士遷霸州兵備副使既去而楚士思之具白撫按疏留以副使仍提學如故入爲太僕少卿遷大理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荊等關保定爲畿輔近地使車絡繹供[illegible]爲艱乃嚴覈郵符又定府州縣徭役等式築[illegible]障滹沱河以功特賜璽書羊酒綵幣旌焉十二年察典拾遺罷歸二十九年俺答犯都城召復原官駐昌平無何進副都御史移撫遼東遼東故與三衛互市時議俺答開市遼東宗魯上疏言不可者十事遂寢引疾致仕所著有少華遼海歸田諸集數十卷

劉夔字舜龢山西襄垣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刑科右轉戶科左世宗即位有詔起用太監蕭敬夔上言臨御之始當更新庶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四十五　卷二十

政不宜先嚮用閹豎此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辭意侃侃留中者累日帝察其忠實無他卒降溫旨慰之京東民田爲權倖所據奉勅往訊按籍悉歸之民夙裁大著以伯兄龍爲禮部侍郎例改翰林院檢討內艱服除與修武廟實錄事竣擬加秩謝恩後復疏辭帝疑其矯出中旨謫外任通判大名[illegible]則葺元城書院進諸生闡經義與文教不以遷交自居久之始進南京宗人府經歷戶部郎再遷[illegible]學河南歷山東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歲飢責所屬捕盜驅蝗民賴以安更飭兵食繕[illegible]

障居三年關塞無警又以其暇治運河葺嶽祠數
辟璽書褒美召入理院事而御史郭宗臯論其薦
舉少卿李坦事以坦爲大學士時之子指爲附會
天子以爲誣奪宗臯俸褒仍巡撫逾年具疏乞歸
家居六年卒著黃巖集金陵稿恒暘集處州錄及
奏議七卷

江東李文進龍大有列傳

江東字朝陽山東朝城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部
主事歷刑部員外郎中出爲河南按察僉事累陞
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在任四年拜兵部右侍郎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疾歸起總督宣大還理部
事嘉靖三十七年俺答圍大同右衛詔東以侍郎
權總督宣大救之當是時俺答駐右衛城西黃台
吉駐東南脫脫駐西北去城各三舍許而撫臣朱
笈總兵襲業皆以候代不視事有尚表者以罷任
參將運餉入城爲寇所遮不得出遂取庫藏甲冑

弓弩分授丁壯堅守以待外援被圍久芻糧俱盡
輒括食馬牛撤屋而爨訛言沸騰士卒無叛志東
受命卽日就道約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勛選主客
兵七萬人持七日糧運米萬斛倍道趨進距右衛
百里晝鳴鼓發銃夜列萬炬火光燭天俺答諸部
望見以爲援兵大至卽解去東等具儀衛入城表
伏道左東下車執手慰勞拊循軍士宣朝廷德意
城中皆呼萬歲先是朝廷有棄右衛之議帝疑之
以問大學士嵩嵩意欲棄之而不敢任對曰本兵
奸知林甫之陷人
許論嘗總督宣大當知狀請降旨問之論入見極

言石衞在大同西北孤懸塞外昔日所以得安由
東西堡寨聯絡策應也今墩堡悉毀于寇遺一孤
城聲問隔絕兵無宿糧不能持久今圖永安必復
兵馬原額連歲荒歉芻粟踴貴能歲辦五十萬金
則此彈丸小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爲難辭欲帝自（亦奸）
棄之帝閱顧拊几嘆曰無右衞是無大同也于是（英主明斷所以不墮奸人彀中）
毅然更易文武大吏勅部措餉發兵中使錯互於
道至是圍解兵部尚書楊博以聞帝大喜下詔命
東馳驛還朝賜二品大紅紗衣一襲東上守城將
士功帝爲之陞張承勛尚表等四百二十八人明

年拜戶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加
太子少保辭不允時振武營兵變之後議者以爲
營兵可罷東言振武營之選將以備倭今倭患未
可逆睹而遽議罷非計也天子以爲然尋以澁河
兵變南京科道楊銓劉行素等論東馭軍無紀有
旨解任無何起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又明年總督
宣大軍務上疏曰邊事孔棘謀臣經略無慮數家
有爲修邊之說者以爲延袤數千里築垣乘塞可
恃無虞而寇潰墻直入曾無藩籬之固有爲築堡
之說者以爲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星羅碁布遍滿

川谷然烽燧一警望風瓦解近遂有謂守不足恃
倡爲主戰之說者以爲專以戰勝爲功不計敗亡
之罪而不度彼巳易於嘗試良將勁兵銷亡殆盡
凡此之計臣目見其困矣臣愚妄謂今日惟以守
邊堡爲要而守之之法有十積穀一也還徵調二
也練士兵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火墩以便耕牧
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
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
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逼外十也此十說者
擬之犂廷老上拓壤猨居誠非遠猷而言之必可

行行之必可成成之必可久無出於此今日大弊
尤在文武異心上下不相信責速效者務粉飾之
計憚明作者務因循之圖過疑畏者又逡巡而不
敢試其所長夫亡羊補牢固已爲晚然方病蓄艾
尚猶可及臣勉率諸臣同心戮力務祛夙弊惟陛
下寬其文法俾得少効尺寸臣不勝大幸天子以
爲然明年幸夏把都兒入犯薊西烽火徹大內東
提兵急趨總兵胡鎮奮擊於孤山賊氣奪宵遁東
突出戰於石匣斬首七十九級捷聞加太子太保
廕一子國子生賜蟒衣玉帶在鎮四年前後條議

邊計不下數十率朝上夕報可帝嘗遣中使饋金
慰勞璽書褒獎一時邊帥不敢望也後命兼督薊
遼等六鎮巡邊卒於懷來贈少保謚恭襄東性慷
慨豁達推誠御下所至人樂爲用自奉儉約官登
八座田園不增海內服其清德獨在宣大聽議誤
劾山西副使張學顏爲時所譏云
李文進四川巴縣人舉進士授衢州府推官爲人
英毅有節槩遷事侃侃敢言遷給事中陳邊計十
二事多見省納時京師有僧號通法師者聚衆說
法于天寧寺文進上言妖僧通法師聚徒衆建壇

場受戒說法擁以蓋輿導以鼓吹四方緇衣聚至
萬人跪拜伏聽男女混淆甚有逋罪縣徒髡髮隱
匿因緣爲姦故四月以來京師內外盜賊竊發輦
轂之下豈應有此又富民豪族朋連黨結倡爲外
護愚民破財竭產爭先布施因而乾沒重耗民貲
大者甚亂小者導侈皆非細故乞捕外護爲首者
數人及通法師者按治其罪諸郡邑名山古剎如
有佛子法師假以講經聚至百人者一體禁止庶
邪說不興異端可息疏入帝稱善者久之命捕法
師及寺主下錦衣衛拷問禮部通行禁飭出爲浙

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改岢嵐兵備歷山西按察
使未幾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三十八年九月
俺答入犯宣府洗馬林及蔚州川文進督兵策應
以功賞金幣有加大同右衛北歷玉林三百餘里
接東勝川地曰豐州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
等居之築城堡宮室甚壯麗開良田數千頃號曰
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誘鹵入
寇中國甚被其害是時俺答引衆西掠且一年留
部落千餘人于豐州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避暑
而富等居板升如故文進慨然曰此中國隱患也

不取將不可制而是時總兵劉漢及舊將俞大猷
皆負勇略喜功名乃謀乘間取之部分叅將王孟
夏麻祿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前進漢與副總
兵趙岢等分三哨營於玉林監爲後勁孟夏祿夜
半疾馳昧爽及于豐州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
生擒六十七人縱火焚其宮室時富先隨鹵帳北
徙趙全走匿墩上麻祿督兵掘墩幾墮矣會俺答
兵大至乃引退自馨僅而得免擒其弟自檣及其
母胡氏以歸獲牛馬橐駝無算兵還渡黑河爲追
騎所及且戰且却還與大營合鹵衆乃馳去諸堂

遂以甕日入邊往返凡五日捷聞帝大喜漢等俘
賞文進廕一子國子生賚以金幣遂進副都御史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益自奮發上書願乘春夏北
馬羸弱揚兵搗巢請勅三鎮撫臣合兵共擊使腹
背受敵且欲復車戰之制徵善馳射之士遞相教
練又欲修宣府北垣以爲外護繕南山墩戍以爲
內防其言甚偉兵部以搗巢未宜輕言南山陵寢
所在宜慎重而劉漢又以六月出塞敗于黑河而
還巡按御史董學因論文進不能節制帝以秋防
無問逾年卒於官詔錄其邊功賜祭葬

龍大有湖廣茶陵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初知祁州
調開州丁艱服闋補廣德州陞南京刑部郎出知
平樂府進廣西副使浙江叅政再遷河南右布政
使所至以廉謹聞嘉靖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明年俺答阿不孩遣石天爵滿受禿滿客
漢來款塞先是華人李山陷漠北而肯切羈留中
國俺答屢請以山易肯切朝廷不許至是復遣天
爵等至天爵去年爲史道縱歸道坐鐫級而滿客
漢者肯切之子也邊人不敢納以告大有大有令
墩軍誘至縛天爵而殺受禿等乃以計禽聞事下

部議謂天爵本以華民爲俺答役使去歲守臣失
計放還遂致塗炭山西震驚畿甸罪不可貰大有
應機禽獲功最大請優錄之以作邊鎮之氣天子
以爲然詔進兵部右侍郞兼副都御史巡撫如故
諸文武將吏陞職增祿賚金幣者數十人巡按御
史侯叓亦進一級遂磔天爵及肯切于市傳示九
邊天爵之來也具言塞北事謂俺答小王子等九
部駐青山艷中國幣帛計所以得之者惟攻掠與
貢市二端攻掠得人畜而幣帛絕少且有損失不
如貢市完因遣天爵等持令箭爲信誓請貢市一

請不得則再再請不得則糾衆三十萬一循黃河
東墕南下一自太原東向而以勁兵屯大同三關
待戰其計如此大有既奏磔天爵等于是俺答大
忿六月悉衆入寇掠太原及平陽潞沁諸郡縣屠
殺極慘輒以誘誅天爵爲辭大有素廉謹無濟變
大略平生仕宦半在東南邊塞機宜多有未諳見
寇氛日熾憂惶不知所出奏請調兵協守三關天
子亦深憂邊患有旨亟遣遼東兵分駐紫荆居庸
薊州兵駐白羊倒馬龍泉故關羽檄相望於道而
給事中馮良知等論劾大有以爲詐功冒賞曾無

防禦之能給事中劉綸併劾山西撫臣劉臬宣府
撫臣楚書俱下部議而大有竟削籍遣戍大有忞
以謹厚稱至是以目功見罪時論惜之

序

史之爲體有三曰紀傳曰編年曰記事記事之源出自尚書編年之法昉于春秋後世紀事本末資治通鑑實因之惟其有所視效故能精約曉暢使人流覽玩索易見旨趣獨是紀傳創于靴代弗得聖人述作以爲依歸雖文筆所至震悍飄忽而寄騷情于賞功罰罪之外其意類多難明要以究天人之理盡古今之變維世道正人心茲乎未有津涯也後之倣其制者亦徒摹其絺鏤濃孅至于體要之尚闕焉弗講求其先民是程以庶幾經世之典也蓋其難哉惟陳壽志三國稍悟向來之失於是芟刊淘滌以簡攝腴雖未蹈言約指遠之域而規模於焉粗具吾里湯潛庵司空學精而閎博居平於天道人事往古來今之變皆已洞悉幾微與人言敷陳詳明而事族所會直抉片言人皆服爲不煩及其再入史館適有纂修明史之役嘗有書來曰僕以猥才末學濫膺編述不特班馬門庭所不敢望即求如陳承祚之裁制終覺未能是言也蓋謂承祚盡刊繁枝獨存勁幹與古經記事之法有合實慕之非斯之也乾其爲書明治亂辨盛衰

崇賢良黜奸回辨天人于毫芒别是非于微末雖依承祚而取義實精體準三國而折衷歸當遂使紀傳一體無傷詞費寧特並驅袁馬直可上溯二經譬人見濫觴之出以為易挹然終日酌取萬古不能盡也乃所修僅英景憲孝四朝諸臣列傳不得兼總條貫互見經緯以盡其化裁之妙為可惜焉雖然知樂者聆一音而神會夫大成之美知味者吮一臠而腹飫乎九鼎之膏然則即四朝之治亂與諸臣之賢奸而損益勸懲之理不可推之于先生所未言以識危微興衰之幾也哉今而後史家之體有以各得往聖傳心之要其先生為之權輿也夫

同里田蘭芳拜撰